晉書目錄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帝紀十
志二十
列傳七十
載記三十
帝紀
晉書卷一
帝紀第一
高祖宣帝 懿
晉書卷二
帝紀第二
世宗景帝 師
太祖文帝 昭
晉書卷三
帝紀第三
世祖武帝 炎
晉書卷四
帝紀第四
孝惠帝 衷
晉書卷五
帝紀第五
孝懷帝 熾
孝愍帝 鄴
晉書卷六
帝紀第六
中宗元帝 睿
肅宗明帝 紹
晉書卷七
帝紀第七
顯宗成帝 衍
康帝 岳
晉書卷八
帝紀第八
孝宗穆帝 聃
哀帝 丕
廢帝海西公 奕
晉書卷九
帝紀第九
太宗簡文帝 昱
孝武帝 曜
晉書卷十
帝紀第十
安帝 德宗
恭帝 德文
志
晉書卷十一
志第一
天文上
晉書卷十二
志第二
天文中

晉書卷十三
志第三
天文下
晉書卷十四
志第四
地理上
晉書卷十五
志第五
地理下
晉書卷十六
志第六
律歷上
晉書卷十七
志第七
律歷中
晉書卷十八
志第八
律歷下
晉書卷十九
志第九
禮上
晉書卷二十
志第十
禮中
晉書卷二十一
志第十一
禮下
晉書卷二十二
志第十二
樂上
晉書卷二十三
志第十三
樂下
晉書卷二十四
志第十四
職官
晉書卷二十五
志第十五
輿服
晉書卷二十六
志第十六
食貨
晉書卷二十七
志第十七
五行上
晉書卷二十八
志第十八
五行中
晉書卷二十九
志第十九
五行下
晉書卷三十

志第二十　刑法

列傳

晉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一　后妃上
宣穆張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
景獻羊皇后
文明王皇后
武元楊皇后
武悼楊皇后　左貴嬪　胡貴嬪　諸葛夫人
惠賈皇后
惠羊皇后　謝夫人
懷王太后
元夏侯太后

晉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　后妃下
元敬虞皇后　荀豫章君
明穆庾皇后
成恭杜皇后　章周太妃
康獻褚皇后
穆章何皇后
哀靖王皇后
廢帝庾皇后
簡文宣鄭太后
簡文順王皇后
孝武文李太后
孝武定王皇后
安德陳太后
安僖王皇后
恭思褚皇后

晉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三
王祥　弟覽　鄭沖
何曾　子劭　遵　石苞　子崇
歐陽建　孫鑠

晉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四
羊祜　杜預　子錫

晉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五
陳騫　子輿　裴秀　子頠　從弟楷　楷子憲

晉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六
衛瓘　子恒　孫璪　玠　張華　子禕　韙
劉卞

晉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七　宗室
安平獻王孚　子邕　邕弟義陽成王望　望子河間平王洪　洪子威
洪弟隨穆王整　整弟竟陵王楙　望弟太原成王輔　輔弟翼
翼弟下邳獻王晃　晃弟太原烈王瓌　瓌弟高陽元王珪　珪弟常山孝王衡
衡弟沛順王景

列傳第十六
劉頌　李重
晉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十七
傳玄　子咸　咸從父弟粹
晉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十八
向雄　段灼
閻纘
晉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阮籍　兄子咸　咸子瞻　瞻弟孚　從子修　族弟放　放弟裕
嵇康　向秀
劉伶　謝鯤
胡毋輔之　子謙之
畢卓　王尼
羊曼　弟聃　光逸
晉書卷五十
列傳第二十
曹志　庾峻　子珉　珉弟數
郭象　庾純　子爰
蔡洪
晉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皇甫謐　子方回　鞏虞
束晳　王接
晉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邵続　阮种
華譚　裴頠
晉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愍懷太子遹　子彰　藏尚
晉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陸機　孫拯　弟雲　弟耽　從父兄喜
晉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夏侯湛　弟淳　淳子承
潘岳　從子尼　張載　弟協　協弟亢
晉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江統　子彪　惇　孫楚　子棗　洎　纂　纂子統　紬
晉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羅憲　兄子尚　滕修
馬隆　胡奮
陶璜　吾彥
張光　趙誘
晉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周處　子玘　玘子勰　玘弟札　札兄子鯤

周訪 子撫 撫子楚 楚子璲 璲子城 撫弟光 光子仲孫
晉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汝南文成王亮 子粹 矩 裒 宋 殿 矩子結
楚隱王瑋 趙王倫
齊王冏 鄭方 長沙厲王乂
成都王穎 河間王顒
東海孝獻王越
晉書卷六十
列傳第三十
解系 弟結 結弟育
孫旂 孟觀
牽秀 繆播 從弟胤
皇甫重 張輔
李含 張方 閻鼎
索靖 子紞 賈疋
晉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周浚 子札 楨 從父弟顗
成公簡 荀晞
華軼 劉喬 孫耽 耽子柳
晉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劉琨 子蕃 現兄輿 輿子演
祖逖 兄納
晉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郗鑒 李矩
段匹磾 魏浚 族子嶽
郭默
晉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武十三王 元四王
簡文三王
晉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王導 子悅 恬 洽 劭 薈 洽子珣 珉 劭子嶷
晉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劉弘
陶侃 子洪 瞻 夏 琦 旗 斌 斌 範 岱 兄子瞻 瞻弟輿
晉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溫嶠 郗鑒 子愔 愔子超 愔弟曇 曇叔父盛
晉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顧榮 紀瞻
賀循 楊方 薛兼
晉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劉隗 孫波
刁協 子彝 彝子逵
戴若思 弟邈 周顗 子閔

晉書卷七十
列傳第四十
應詹　甘卓 鄧騫
卞壼 從父兄敦　劉超
鍾雅
晉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孫惠　熊遠
王鑒　陳頵
高崧
晉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郭璞　葛洪
晉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庾亮 子彬 羲 龢 弟懌 冰 條 翼
晉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桓彝 子雲 雲弟豁 豁子石虔 虔子振 弟石秀 石民 石生 石綏 石康 豁弟秘 秘弟沖 沖子嗣 嗣子胤 嗣弟謙
弟修 徐寧
晉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王湛 子承 承子述 述子坦之 褘之 坦之子愷 愉 國寶 忱 愉子綏 承族子嶠 袁悅之 祖台之
荀崧 子蕤 羨　范汪 子甯 叔堅
劉惔　張憑
韓伯
晉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王舒 子允之　王廙 弟彬 彬子彪之
王稜　虞潭 孫嘯父 兄子騑
顧衆　張闓
晉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陸曄 弟玩 玩子納
何充　褚翜
蔡謨　諸葛恢
殷浩 顧悅之 蔡裔
晉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孔愉 子汪 安國 弟祗 從子坦 嚴 從弟羣 羣子沉
丁潭 張茂　陶回
晉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謝尚　謝安 子琰 琰子混 安兄奕 奕子玄 安弟萬 萬弟石 石兄子
朗 朗弟子邈
晉書卷八十
列傳第五十
王羲之 子玄之 凝之 徽之 徽之子楨之 弟操之 獻之 許邁
晉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王遜　蔡豹
羊鑒　劉胤

桓宣 族子伊 朱伺
毛寶 子穆之 安之 孫璩 宗人德祖
劉遐 鄧嶽 子遐
朱序
晉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陳壽 王長文
虞溥 司馬彪
王隱 虞預
孫盛 干寶
鄧粲 謝沉
習鑿齒 徐廣
晉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顧和 袁瓌 子喬 喬孫崧 瓌弟猷 從祖準 準孫耽 耽子質 質子湛
豹
江逌 從弟灌 灌子績
車胤 殷顗
王雅
晉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王恭 庾楷
劉牢之 子敬宣 殷仲堪
楊佺期
晉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劉毅 兄邁 諸葛長民
何無忌 檀憑之
魏詠之
晉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張軌 子寔 寔弟茂 寔子駿 駿子重華 重華子耀靈 耀靈伯父祚 重華弟玄靚 玄靚叔天錫
晉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涼武昭王李玄盛 子士業
晉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孝友
李密 盛彥
夏方 王裒
許孜 庾袞
孫晷 顏含
劉殷 王延
王談 桑虞
何琦 吳逵
晉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忠義
嵇紹 從子含 王豹
劉沈 麴允 焦嵩
賈渾 王育
韋忠 辛勉
劉敏元 周該
桓雄 韓階

周顗　易雄
樂道融　虞悝
沈勁　吉恢
王諒　宋矩
車濟　丁穆
辛恭靖　羅企生
張禕
晉書卷九十
列傳第六十　良吏
魯芝　胡威
杜軫　賈允
王宏　曹攄
潘京　范喜
丁紹　潘智明
鄧攸　吳隱之
晉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儒林
范平　文立
陳邵　虞喜
劉兆　氾毓
徐苗　崔遊
范隆　杜夷
董景道　續咸
徐邈　孔衍
范宣　韋謏
范弘之　王歆
晉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文苑
應貞　成公綏
左思　趙至
郭湛　裴據
褚陶　王沉
張翰　庾闡
曹毗　李充
袁宏　伏滔
羅含　顧愷之
郭澄之
晉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外戚
羊琇　王恂弟虔　愷
楊文宗　羊玄之
虞豫子胤　庾琛
杜乂　褚裒
何準子澄　王濛子修
王遐　王蘊
褚爽
晉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六十四　隱逸
孫登　董京
夏統　朱沖
范粲子喬　魯勝
董養　霍原

郭琦　伍朝
魯褒　氾騰
任旭　郭文
龔壯　孟陋
韓績　龐秀
龐湯子莊　郭翻
辛謐　劉驎之
索靖　楊軻
公孫鳳　公孫永
張忠　石垣
宋纖　郭荷
郭瑀　祁嘉
翟硎先生　謝敷
戴逵　龔玄之
陶淡　陶潛
晉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藝術
陳訓　戴洋
韓友　淳于智
步熊　杜不愆
嚴卿　隗炤
卜珝　鮑靚
吳猛　幸靈
佛圖澄　麻襦
單道開　黃泓
索紞　張敬
王嘉　僧涉
郭璞　烏摩羅什
鳥萇　臺產
晉書卷九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　列女
羊耽妻辛氏　杜有道妻嚴氏
王渾妻鍾氏　鄧攸妻曹氏
愍懷太子妃王氏　鄭休妻石氏
陶侃母湛氏　賈渾妻宗氏
梁緯妻辛氏　許延妻杜氏
虞潭母孫氏　周顗母李氏
張茂妻陸氏　尹虞二女
荀崧小女灌　王凝之妻謝氏
劉臻妻陳氏　皮京妻龍氏
孟昶妻周氏　何無忌母劉氏
劉聰妻劉氏　王廙女
陝婦人　靳康女
韋逞母宋氏　張天錫二妾閻氏　薛氏
荀崧妻張氏　竇滔妻蘇氏
荀組妻毛氏　慕容垂妻段氏
段豐妻慕容氏　呂纂妻楊氏
呂紹妻張氏　李玄盛后尹氏
晉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　四夷
東夷　夫餘　馬韓　辰韓　倭人　裨離等十國
西夷　吐谷渾　焉耆　龜茲　大宛　康居　大秦

南蠻 林邑 扶南 北狄 匈奴
晉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六十八 叛逆
王敦 沈充 桓溫 王恭
晉書卷九十九
列傳第六十九
桓玄 卞範之
殷仲文
晉書卷一百
列傳第七十
王彌 張昌
陳敏 王如
杜曾 杜弢
王機 祖約
蘇峻 孫恩
盧循 譙縱
載記
晉書卷一百一
載記第一 前趙
劉元海 子和 劉宣
晉書卷一百二
載記第二 前趙
劉聰 子粲 陳元達
晉書卷一百三
載記第三 前趙
劉曜
晉書卷一百四
載記第四 後趙
石勒上
晉書卷一百五
載記第五 後趙
石勒下 子弘 張賓
晉書卷一百六
載記第六 後趙
石季龍上
晉書卷一百七
載記第七 後趙
石季龍下 子世 邃 韜 冉閔
晉書卷一百八
載記第八 前燕
慕容廆 皝 高瞻
晉書卷一百九
載記第九 前燕
慕容皝 慕容翰 陽裕
晉書卷一百十
載記第十 前燕
慕容儁 封恒 李產 產子績
晉書卷一百十一
載記第十一 前燕
慕容暐 慕容恪 陽騖 皇甫真
晉書卷一百十二
載記第十二 前秦

苻洪　苻健
苻生 苻雄　王堕
晉書卷一百十三
載記第十三　前秦
苻堅上
晉書卷一百十四
載記第十四　前秦
苻堅下 王猛　苻融　苻朗
晉書卷一百十五
載記第十五　前秦
苻丕　苻登 索泮　徐嵩
晉書卷一百十六
載記第十六　後秦
姚弋仲　姚萇
姚萇　姚興
晉書卷一百十七
載記第十七　後秦
姚興上
晉書卷一百十八
載記第十八　後秦
姚興下 尹雄
晉書卷一百十九
載記第十九　後秦
姚泓
晉書卷一百二十
載記第二十　後涼
李特　李流 李庠
晉書卷一百二十一
載記第二十一　後涼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
晉書卷一百二十二
載記第二十二　後涼
呂光　呂纂
呂隆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
載記第二十三　後燕
慕容垂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
載記第二十四　後燕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
載記第二十五　西秦乞伏　北涼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磐　馮跋 馮素弗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
載記第二十六　南涼
禿髮烏孤　禿髮利鹿孤
禿髮傉檀
晉書卷一百二十七

載記第二十七　南燕

慕容德

晉書卷一百二十八

載記第二十八　南燕

慕容超　慕容鍾　封孚

晉書卷一百二十九

載記第二十九　北涼

沮渠蒙遜

晉書卷一百三十

載記第三十　夏

赫連勃勃

右晉十二世十五帝一百五十六年

中朝四帝都洛陽五十四年

江左十一帝都建康一百二年

自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國十六國附其書起乙酉盡庚申

晉書目錄

晉書目錄考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貞觀中太宗勅史官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等纂錄晉書採取正典與舊說數十餘部及十六國僞史共爲紀志傳記又命李淳風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詳加考正太約類例多出於敬播而天文歷律則李淳風爲之今書中宣武紀與陸機王羲之傳乃太宗所御製也

晉書目錄考證

晉書卷一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帝紀第一

宣帝

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姓司馬氏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歷唐虞夏商世序其職及周以夏官爲司馬其後程伯休父周宣王時以世官克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爲氏楚漢間司馬卬爲趙將與諸侯伐秦秦亡立爲殷王都河內漢以其地爲郡子孫遂家焉自卬八世生征西將軍鈞字叔平鈞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潁川太守儁字元異儁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卽防之第二子也少有奇節聰朗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南郡太守同郡楊俊名知人見帝未弱冠以爲非常之器尚書清河崔琰與帝兄朗善亦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漢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爲司空聞而辟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臥不動及魏武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勑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於是使與太子游處遷黃門侍郎轉議郎丞相東曹屬尋轉主簿從討張魯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既而從討孫權破之軍還權遣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魏武帝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邪答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讓讓者畏天知命也

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爲太子所信重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遷爲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貪爲首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帝又言荊州刺史胡脩嚴暴南鄉太守傅方驕奢並不可居邊魏武不之察及屬將關羽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脩方果降羽而仁圍甚急焉是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爲近賊欲徙河北帝諫曰禁等爲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疎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所令掩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羽公安拔之羽遂爲蒙所獲魏武以荊州遺黎及屯田在潁川者逼近南寇皆欲徙之帝曰荊楚輕脫易動難安關羽新破諸爲惡者藏竄觀望今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後諸亡者悉復業及魏武薨於洛陽朝野危懼帝紀綱喪事內外肅然乃奉梓宮還鄴

魏文帝卽位封河津亭侯轉丞相長史會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宛帝曰孫權新破關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爲患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不爲寇魏文悔之及魏受漢禪以帝爲尚書頃之轉督軍御史中丞封安國鄉侯

黃初二年督軍官罷還侍中尚書右僕射五年天子南巡觀兵吳疆帝留鎮許昌改封向鄉侯轉撫軍假節領兵五千加給事中錄尚書事帝固辭天子曰吾於庶事以夜繼晝無須臾寧息此非以爲榮乃分憂耳

六年天子復大興舟師征吳復命帝居守內鎮百姓外供軍資臨行詔曰吾深以後事爲念故以委卿曹參雖有戰功而蕭何爲重使吾無西顧之憂不亦可乎天子自廣陵還洛陽詔帝曰吾東撫軍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事於是帝留鎮許昌及天子疾篤帝與曹真陳羣等見於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詔太子曰有閒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卽位改封舞陽侯及孫權圍江夏遣其將諸葛瑾張霸弁攻襄陽帝督諸軍討權走之進擊敗瑾斬霸弁首級幷錄還縣騎將軍

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詔帝屯于宛加督荊豫二州諸軍事初蜀將孟達降也

魏朝遇之甚厚帝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達吳固蜀漸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爲患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與不決帝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帝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閣塞以救達帝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爲木柵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於宛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悅附焉初申儀久在魏興專威疆場輒承制刻印多所假授達既誅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帝新克捷奉禮來賀皆聽之帝使人諷儀儀至問承制狀執之歸于京師又徙孟達餘衆七千餘家于幽州蜀將姚靜鄧他等帥其屬七千餘人來降時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隱實屬帝朝于京師天子訪之於帝帝對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宜弘以大綱則自然安樂又問二虜宜討何者爲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搤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墜破之必矣天子並然之復命帝屯于宛四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與曹真伐蜀帝自西城斬山開道水陸並進沂沔而上至于朐腮拔其新豐縣軍次丹口遇雨班師明年諸葛亮寇天水圍將軍賈嗣魏平於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帝西屯長安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統車騎將軍張郃後將軍費曜征虜護軍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張郃勸帝分軍住雍隴爲後鎮帝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踞布禽也遂進軍隃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糧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瀔陽與亮相遇帝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幽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爲重圍帝攻拔其圍亮窘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軍增封邑時軍師杜襲督軍薛悌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爲寇隴右無穀宜及冬豫運帝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少爲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動矣於是喪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與京兆天水南安監冶

青龍元年穿成國渠築臨晉陂溉田數千頃國以充實

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帝節度諸將欲住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原將北渡渭帝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帝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于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帝知其必敗遣奇兵掎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六百餘人時朝廷以亮儀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幗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立軍門帝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詗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帝弟孚書問軍事帝復書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

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帝者帝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權穀甚衆帝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幸毗以爲尚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損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敎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帝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帝問曰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既而告人曰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亮部將楊儀魏延爭權儀斬延行其衆帝欲乘隙而進有詔不許。

三年遷太尉累增封邑蜀將馬岱入寇帝遣將軍牛金擊走之斬千餘級武都氐王苻雙強端帥其屬六千餘人來降關東飢帝運長安粟五百萬斛于京師。

四年獲白鹿獻之天子曰昔周公旦輔成王有素雉之貢今君受陝西之任有白鹿之獻豈非忠誠協符千載同契俾乂邦家以釐厥休邪及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徵帝詣京師天子曰此不足以勞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煩耳君度其行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豫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今懸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距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子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是時大脩宮室加之以軍旅百姓飢弊帝將卽戎乃諫曰昔周公營洛邑蕭何造未央今宮室未備臣之責也然自河以北百姓困窮外內有役勢不並興宜假絶內務以救時急。

景初二年帥牛金胡遵等步騎四萬發自京都車駕送出西明門詔弟孚子師送過溫賜以穀帛牛酒勑郡守典農已下皆往會焉見父老故舊謦欵累日帝歎息慢然有感爲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羣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遂進師經孤竹越碣石次于遼水文懿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帝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遇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帝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初文懿聞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權亦出兵遥爲之聲援遺文懿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帝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特水草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帝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權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權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調功力不設雖嘗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懸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東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過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禽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橦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白有芒角自襄平城西南流于東北墜于梁水城中震懼文懿大懼乃使其所署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乙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皆斬之檄告文懿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爲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耄必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文懿復遣侍中衛演乞赴日送任帝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文懿攻南圍突出帝縱兵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既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滿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以爲京觀儁公卿已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收戶四萬口三十餘萬初文懿

纂其叔父恭位而囚之及將反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文懿皆殺之帝乃釋恭之囚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令曰古之伐國誅其鯨鯢而已諸爲文懿所註誤者皆原之中國人欲還舊鄉丞聽之時有兵士寒凍乞襦帝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乃奏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遣千餘人將吏從軍死亡者致喪還家遂班師天子道使者勞軍于新增封食昆陽幷前二縣初帝至襄平夢天子枕其膝曰視吾面僥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先是詔帝便道鎮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帝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詔曰聞側惠望到到便直排閤入視吾面帝大遽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臥內升御床帝流涕問疾天子執帝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大將軍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及齊王即帝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爽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乘輿入殿爽欲使尚書奏事先由己乃言於天子徙帝爲大司馬朝儀以爲前後大司馬累讓於位乃以帝爲太傅入殿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如漢蕭何故事嫁娶喪葬取給於官以世子師爲散騎常侍子第三人爲列侯四人爲騎都尉圖讓子第官不受

魏正始元年春正月東倭重譯納貢焉耆危須諸國弱水以南鮮卑名王皆遣使來獻天子歸美宰輔又增帝封邑初魏明帝好脩宮室制度靡麗百姓苦之帝自遷東還役者猶萬餘人雕玩之物動以千計至是皆奏罷之節用務農天下欣賴焉

二年夏五月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圍樊城諸葛瑾步騭掠柤中帝諫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來圍樊不可卒拔挫於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帝曰邊城受敵而安坐廟堂禮場騷動衆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乃督諸軍南征車駕送出津陽門帝以南方暑濕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休戰士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吳軍夜遁走追至三州口斬獲萬餘人收其舟船軍資而還天子遣侍中常侍勞軍于宛秋七月增封食鄧臨潁幷前四縣邑萬戶子第十一人皆爲列侯帝勳德日盛而謙恭愈甚以太常常林鄉邑舊齒見之每拜恆戒子第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損之又損之庶可以免乎

三年春天子追封諡皇考京兆尹爲舞陽成侯三月奏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既東南諸陂始大佃於淮北先是吳遣將諸葛恪屯皖邊鄙苦之帝欲自擊恪讓者多以賊據堅城積穀欲引致官兵今懸軍遠攻其救必至進退不易未見其便帝曰賊之所長者水也今攻其城以觀其變若用其所長棄城奔走此爲廟勝也若敢固守湖水冬淺船不得行勢必棄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

四年秋九月帝督諸軍擊諸葛恪車駕送出津陽門軍次于舒恪焚燒積聚棄城而遁帝以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潁之南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于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

五年春正月帝至自淮南天子使持節勞軍尚書鄧颺李勝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勸使伐蜀帝止之不可爽果無功而還

六年秋八月曹爽毀中壘中堅營以兵屬其第中領軍羲帝以先帝舊制禁之不可冬十二月天子詔帝朝會乘輿升殿

七年春正月吳寇柤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曹爽曰今不能修守沔南而留百姓非長策也帝曰不然凡物致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以不審毀令賊以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梁柤中將何以救之爽不從卒令還南賊果襲破柤中所失萬計

八年夏四月夫人張氏薨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五月帝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爲之諺曰何鄧丁亂京城

九年春三月黃門張當私出按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與曹爽爲伎人爽晏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帝亦潛爲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帝會河南尹李勝將莅荊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

意算體乃稱帝使羣氣機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纡州纡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黍本州非纡州帝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纡州勝復曰當黍荆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威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測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帝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景帝爲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到陣闕下經爽門爽慢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內踈而智不及驽馬總棧豆必不能用也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爲周勃矣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羲營帝親帥大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於洛水浮橋上奏曰先帝詔陛下與王及臣升于御床攝臣胷曰深以後事爲念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羣臣要職皆置所親宿衛舊人並見斥黜根據盤牙纔悉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伺候神器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前言昔趙高極意秦是以亡呂霍早斷漢祚永延此乃陛下之殷鑒臣授命之秋也公卿羣臣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皇太后皇太后勑如奏施行臣輒勑主者及黃門令骾爽羲訓吏兵各以本官侯就第若猶留車駕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詣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不通奏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樹爲鹿角發屯兵數千人以守桓範果勸爽奉天子幸許昌移檄徵天下兵爽不能用而夜遣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詣帝觀望風旨帝數其過失事止免官泰還以報爽勳之通奏帝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大目鼂爽指洛水爲誓爽意信之桓範等援引古今諫說萬端終不能從乃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得以侯還第不失爲富家翁範拊膺曰坐卿滅吾族矣遂通帝奏既而有司劾黃門張當纔發爽與何晏等反事乃收爽兄弟及其黨與何晏丁謐鄧颺畢軌李勝桓範等誅之蔣濟曰實真

之勳不可以不祀帝不聽初爽司馬魯芝主簿楊綜斬關奔爽及爽之將歸罪也芝綜泣諫曰公居伊周之任挾天子杖天威孰敢不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有司奏收芝綜科罪帝赦之曰以勸事君者二月天子以帝爲丞相增封潁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纡前八縣邑二萬戶奏事不名固讓丞相冬十二月加九錫之禮朝會不拜固讓九錫

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帝立廟于洛陽置左右長史增掾屬舍人滿十人歲舉掾屬任御史秀才各一人增官騎百人鼓吹十四人封子彤平樂亭侯倫安樂亭侯帝以久疾不任朝請每有大事天子親幸第以諮訪焉兗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淩貳於帝謀立楚王彪

三年春正月王淩詐言吳人寇淦水請發兵以討之帝潛知其計不聽夏四月帝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淩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曰淩若有罪公當折簡召淩何苦自來邪帝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卽以淩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淩呼曰賈梁道王淩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至項仰藥而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纡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天子遣侍中韋誕持節勞軍于五池帝至自甘城天子又使兼大鴻臚大僕庾嶷持節策命帝爲相國封安平郡公孫及兄子各一人爲列侯前後食邑五萬戶侯者十九人固讓相國郡公不受六月帝疾夢賈逵王淩爲祟甚惡之秋八月戊寅崩于京師時年七十三天子梁服臨弔喪葬威儀依霍光故事追贈相國郡公第乎喪陳先志辭郡公及輼輬車九月庚申葬于河陰諡曰文貞後改諡文宣先是預作終制於首陽山爲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三篇斂以時服不設明器後終者不得合葬一如遺命晉國初建追尊曰宣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陵曰高原廟稱高祖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丞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及平公孫文懿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

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云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嗣世所以得天下等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遂其猜忍蓋有符於狼顧也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爲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爲憂三王已來處其憂而猶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強弱相陵遂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繼治武以稜威用人如在己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載緯景慮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滌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掌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鬬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頻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爽阻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進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榮華甚霍光之寄嘗謂場藏盡飾伊傳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戚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揜面恥效偽以成功石勒蹄言笑裒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鑽椎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覩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漏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己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況以未成之晉基遺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實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晉書卷一



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臣人龍按左傳重爲句芒重黎爲祝融一出於少昊一出於顓頊是重黎爲二人而史記楚世家及太史公自序竟以重黎爲一人此書及宋書衡璿云大晉之係始自重黎皆昔人相沿之謬也

圍將軍賈嗣魏平於祁山○臣頁袞按三國志諸葛亮復出祁山賈嗣魏平數請戰又亮使魏延等赴拒大破之此云賈嗣不作賈翊又下文亮益盛而還及追擊破之等語俱與志異

晉書卷一考證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帝紀第二

景帝

景皇帝諱師字子元宣帝長子也雅有風采沉毅多大略少流美譽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常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魏景初中拜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爲選用之法舉不越功吏無私焉宣穆皇后崩居喪以至孝聞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祕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事平以功封長平鄉侯食邑千戶尋加衛將軍及宣帝薨議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天子命帝以撫軍大將軍輔政

魏嘉平四年春正月遷大將軍加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命百官舉賢才明少長卹窮獨理廢滯諸葛誕毋丘儉王昶陳泰胡遵都督四方王基州泰鄧艾石苞典州郡盧毓李豐掌選舉傅嘏虞松參計謀鍾會夏侯玄王肅陳本孟康趙酆張緝預朝議四海傾注朝野肅然或有請改易制度者帝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詩人之美也三祖典制所宜遵奉自非軍事不得妄有改革

五年夏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口帝曰諸葛恪新得政於吳欲徼一時之利幷兵合肥以冀萬一不暇復爲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幷力合肥卒如所度帝於是使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距之儉欽請戰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太半乃勒欽督銳卒趣合檛要其歸路儉帥諸將以爲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正元元年春正月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敎冗從僕射劉賢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輔政帝密知之使舍人王羨以車迎豐豐見迫隨羨而至帝數之豐知禍及因肆惡言帝怒遣勇士以刀鐶築殺之遽捕玄緝等皆夷三族三月乃謁天子廢皇后張氏因下詔曰春臣李豐等靖譖庸回陰搆凶慝大將軍糾虔天刑致之誅肆周勃之克呂氏霍光之擒上官曷以過之其增邑九千戶幷前四萬帝讓不受天子以玄緝之誅深不自安而帝亦慮難作潛謀廢立乃密諷魏郡承太后秋九月甲戌太后下令曰皇帝春秋已長不親萬幾耽淫內寵沉嬖女德日近倡優雖其醜虛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又爲羣小所迫將危社稷不可承奉宗廟帝召羣臣會議流涕曰太后令如是諸君其如王室何咸曰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權定社稷以清四海二代行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惟命是從帝曰諸君見望者重安敢避之乃與羣公卿士共奏太后曰臣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承安萬國皇帝春秋已長未親萬幾日使小優郭懷袁信等裸袒淫戲又於廣望觀下作遠東妖婦道路行人莫不掩目清商令令狐景諫帝帝燒鐵炙之太后遣合陽君卓帝嬉樂自若清商丞龐熙諫帝帝勿聽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帝甚恚望熙諫帝怒復以彈彈熙每文書入帝不省視太后令帝在式乾殿講學帝又不從不可以承天序臣請依昔漢霍光故事收皇帝璽綬以齊王歸藩奏可於是有司以太牢策告宗廟王就乘輿副車羣臣從至西掖門帝泣曰先臣受歷世殊遇先帝臨崩託以遺詔臣復忝重任不能獻可替否羣公卿士遠惟舊典爲社稷深計寧負聖考使宗廟血食於是使使者持節衛送舍河內之重門誅郭懷袁信等是日與羣臣議所立帝曰方今宇宙未清二虜爭衡四海之主惟在賢哲彭城王據太祖之子以賢則仁聖明允以年則皇室之長天位至重不得其才不足以寧濟六合乃與羣公奏太后太后以彭城王先帝諸父於昭穆之序爲不次則烈祖之世永無承嗣東海定王明帝之弟欲立其子高貴鄉公髦帝固爭不獲乃從太后令遣使迎高貴鄉公於元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置情舉趾高帝閑而憂之及將大會帝訓於天子曰夫聖王重始正本敬初古人所慎也明當大會萬衆瞻穆穆之容公卿聽玉振之音詩云示人不佻是則是效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雖禮儀周備猶宜加之以祗恪以副四海顒顒式仰癸巳天子詔曰朕聞創業之君必須股肱之臣守文之主亦賴匡佐之輔是故文武以呂召彰受命之功宣王倚山甫享中興之業大將軍世載明德應期作輔遭天降險帝室多難齊王莅政不迪率典公履義執忠以寧區夏式是百辟總齊庶事內摧寇虐外靜姦宄日昃憂勤劬勞夙夜德聲光于上下勳烈施于四方深惟大議首建明策權定社稷援立朕躬宗廟獲安億兆慶賴伊摯之保乂殷邦公旦之綏寧周室蔑以尚焉朕甚嘉之夫德茂者位尊庸大者祿厚古今之通義也其登位相國增邑九千并前四萬戶進號大都督假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劍履上殿賜錢五百萬帛五千匹以彰元勳帝固辭相國又上書訓于天子曰荊山之璞雖美不琢不成其寶顏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仲尼有云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仰觀黃軒五代之主莫不有所稟則顓頊受學於綠圖高辛問道於柏招逮至周成旦望作輔故能離經辯志安道樂業夫然故君道明於上兆庶順於下刑措之隆實由於此宜遵先王下問之義使講誦之業屢聞於聽典謨之言日陳於側也時天子頗修華飾帝又諫曰履端初政宜崇玄樸並敬納焉十一月有白氣經天

二年春正月有彗星見于吳楚之分西北竟天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作亂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為壇盟于西門之外各遣子四人質于吳以請救二月儉欽帥衆六萬渡淮而西帝會公卿謀征討計朝議多謂可遣諸將擊之王肅及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帝自行戊午帝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會于陳許之郊甲申次于潁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儉欽移入項城帝遣荊州刺史王基進據南頓以逼儉帝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其城帝曰諸君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且儉欽欲蹈縱橫之迹習儀秦之說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鬭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帝屯汝陽遣兗州刺史鄧艾督太山諸軍進屯樂嘉示弱以誘之欽進軍將攻艾帝潛軍銜枚徑造樂嘉與欽相遇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譟而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帝謂諸將曰欽走矣命發銳軍以追之諸將皆曰欽舊將鴦少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帝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三鼓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帝遣左長史司馬璉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使將軍樂綝等督步兵繼其後比至沙陽頻陷欽陣弩矢雨下欽蒙楯而馳大破其軍衆皆投戈而降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儉聞欽敗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傳首京都欽遂奔吳淮南平初帝目有瘤疾使醫割之鴦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囓被敗而左右莫知焉閏月疾篤使文帝總統諸軍辛亥崩于許昌時年四十八二月帝之喪至自許昌天子素服臨弔詔曰公有濟世寧國之勳克定禍亂之功重之以死王事宜加殊禮其令公卿議制有司議以為忠安社稷功濟宇內宜依霍光故事追加大司馬之號以冠軍大將軍增邑五萬戶謚曰武公文帝表讓曰臣亡父不敢受丞相相國九命之禮亡兄不敢受相國之位誠以太祖常所階歷也今謚與二祖同必所祗懼昔蕭何張良霍光咸有匡佐之功何謚文終良謚文成光謚宣成必以文武為謚請依何等就加詔許之謚曰忠武晉國既建追尊曰景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景皇帝陵曰峻平廟稱世宗

## 文帝

文皇帝諱昭字子上景帝之母弟也魏景初二年封新城鄉侯正始初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值魏明奢侈之後帝蠲除苛碎不奪農時百姓大悅轉散騎常侍大將軍曹爽之伐蜀也以帝為征蜀將軍副夏侯玄出駱谷次于興勢蜀將王林夜襲帝營帝堅臥不動林退帝謂玄曰費禕以據險距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旋軍以為後圖爽等引旋禕果馳兵趣三嶺爭險乃得過遂還拜議郎及誅曹爽帥衆衛二宮以功增邑千戶蜀將姜維之寇隴右也征西將軍郭淮

自長安距之進帝位安西將軍持節屯關中爲諸軍節度淮攻雄別將句安於麴久而不決帝乃進據長城南趣駱谷以疑之雄懼退保南鄭安軍絶援帥衆來降轉安東將軍持節鎮許昌及大軍討王淩帝督淮北諸軍事帥師會于項增邑三百戶假金印紫綬尋進號都督統征東將軍胡遵鎮東將軍諸葛誕伐吳戰于東關二軍敗績坐失侯蜀將姜維又寇隴右揚聲欲攻狄道以帝行征西將軍次長安雍州刺史陳泰欲先賊據狄道帝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衆穀作邸閣乾而復轉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諸羌爲後年之資耳若實向狄道安肯宣露令外人知今揚聲言出此欲餌也維果燒營而去會新平羌胡叛帝擊破之遂耀兵靈州北虜震讋叛者悉降以功復封新城鄉侯高貴鄉公之立也以參定策進封高都侯增封二千戶毋丘儉文欽之亂大軍東征帝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及景帝疾篤帝自京都省疾拜衛將軍景帝崩天子命帝鎮許昌尚書傅嘏帥六軍還京師帝用嘏及鍾會策自帥軍而還至洛陽進位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輔政劍履上殿帝固辭不受

甘露元年春正月加大都督奏事不名夏六月進封高都公地方七百里加之九錫假斧鉞進號大都督劍履上殿又固辭不受秋八月庚申加假黃鉞增封三縣

二年夏五月辛未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綝以淮南作亂遣子靚爲質於吳以請救誕者請速伐之帝曰誕以毋丘儉輕疾傾覆今必外連吳寇此爲變大而遲吾當與四方同力以全勝制之乃表曰昔管蔡布叛逆漢祖親征隗囂連戾光武西伐烈祖明皇帝乘輿仍出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暫臨戎使將士得憑天威今諸軍可五十萬以衆擊寡蔑不制矣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后東征徵兵青徐荆豫分取關中遊軍皆會淮北師次于項假廷尉何楨節使淮南宣慰將士申明逆順示以殊賞甲戌帝進軍丘頭吳使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三萬餘人來救誕諸將逆擊不能禦將軍李廣臨敵不進泰山太守常時稱疾不出並斬之以狥八月吳將朱異帥兵萬餘人留輜重於都陸輕兵至黎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禦之異退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



襲都陸焚其輜重苞泰復進擊異大破之異之餘卒饑甚食葛葉而遁吳人殺異帝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殺之適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若其不爾彼當突圍決一旦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留食盡口衆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三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廣軍士大豆人三升欽閉之果喜帝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石苞王基並請攻之帝曰誕之逆謀非一朝一夕也衆糧完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欽既同惡相濟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損游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戮吾當以長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賊陸遁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絶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賊外賊破欽等必成擒矣全懌毋丘儉婦父也得罪於吳全端兄子禕及儀奉其母來奔儀兄靜時在壽春用鍾會計作禕儀書以譎靜靜兄弟五人帥其衆來降城中大駭三年春正月壬寅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內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疑貳會欽計事與誕忤誕手刃殺欽欽子鷟攻誕不克踰城降以爲將軍封侯使鷟巡城而呼帝見城上持弓者不發謂諸將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而拔之斬誕夷三族吳將唐咨孫憲孫彌徐韶等帥其屬皆降表加爵位廣其銳疾或言吳兵必不爲用請坑之帝曰就令亡還適見中國之弘耳於是徙之三河夏四月歸于京師魏帝命改丘頭曰武丘以旌武功五月天子以幷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鴈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八郡地方七百里封帝爲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晉國置官司焉九讓乃止於是增邑萬戶食三縣諸子之無爵者皆封列侯秋七月娶錄先世名臣元功大勳之子孫隨才敘用

四年夏六月分荆州置二都督王基鎮新野州泰鎮襄陽使石苞都督揚州陳騫都督豫州鍾毓都督徐州宋鈞監青州諸軍事

景元元年夏四月天子復命帝爵秩如前又讓不受天子既以帝三世宰輔政非己出情不能安又慮震孚將臨軒召百寮而行放黜五月戊子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殺甲於陵雲臺召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

詔示之戒嚴俟旦沉業馳告于帝帝召護軍賈充等爲之備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族誅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充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謂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刺之刃出於背天子崩于車中帝召百寮謀其故僕射陳泰不至帝遣其舅荀顗輿致之延于曲室謂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斬賈充微以謝天下帝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於是歸罪成濟而斬之太后令曰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爲庶人此兒亦宜以庶人禮葬之使內外咸知其所行也殺尚書王經貳於我也庚寅帝奏曰故高貴鄉公帥從駕人兵拔刃鳴鼓向臣所臣懼兵刃相接即勑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者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入兵陣傷公至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貳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惟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元輔義在安國即駱驛申勑不得迫近輿輦而濟妄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怛痛恨五內摧裂濟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收濟家屬付廷尉太后從之夷濟三族與公卿議立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爲帝六月改元景辰天子進帝爲相國封晉公增十郡加九錫如初羣從子弟未侯者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固讓乃止冬十一月吳吉陽督蕭慎以書詣鎭東將軍石苞僞降求迎帝知其詐也使苞外示迎之而內爲之備

二年秋八月甲寅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國印綬司空鄭沖致晉公茅土九錫固辭

三年夏四月肅愼來獻楛矢石砮弓甲貂皮等天子命歸於大將軍府

四年春二月丁丑天子復命帝如前又固讓三月詔大將軍府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舍人十人夏帝將伐蜀乃謀衆曰自定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道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溼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虞定虢吞韓幷魏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尾離絶舉大衆以屠城散銳卒以略野劍閣不暇守險關頭不能自存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將軍鄧艾以爲未有釁屢陳異議帝患之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於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于武街絶維歸路鎭西將軍鍾會帥前將軍李輔征蜀護軍胡烈等自駱谷襲漢中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帝斬以徇九月又使天水太守王頎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頎趣甘松鍾會分爲二隊入自斜谷使李輔圍王含於樂城又使步將易愷攻蔣斌於漢城會直指陽安護軍胡烈攻陷關城姜維聞之引還王頎追敗維於彊川維與張翼廖化合軍守劍閣鍾會攻之冬十月天子以諸侯獻捷交至乃申前命曰朕以寡德獲承天序嗣我祖宗之洪烈遭家多難不明于訓曩者奸逆屢興方寇內侮大懼淪喪四海以隳三祖之弘業惟公經德履哲明允廣深迪宣武文世作保傅以輔乂皇家櫛風沐雨周旋征伐劬勞王室二十有餘載毗翼前人乃斷大政克厭不端維安社稷暨儉欽之亂公綏援有衆分命與師統紀有方用緝寧淮浦其後巴蜀屢侵西土不靖公奇畫指授制勝千里是以段谷之戰乘釁大捷斬將搴旗效首萬計孫峻猾夏致寇徐方戎車首路威靈先邁黃鉞未啓鯨鯢竄迹孫壹構隙自相疑阻幽鑒遠照奇策洞微遠人歸命作藩南夏爰授銳卒畢力戎行暨諸葛誕滔天作逆稱兵揚楚欽咨逋罪同惡相濟帥其蝥賊以入壽春憑阻淮山敢距王命公躬擐甲冑龔行天罰玄謀廟算遵養時晦奇兵震擊而朱異摧破神變應機而全琮稽服取亂攻昧而高墉不守兼九伐之弘略究五兵之正度用能戰不窮武而大敵殲潰旗不再麾而元惡授首收勍吳之俊臣係亡命之逋虜交臂屈膝委命下吏俘馘十萬積尸成京雪宗廟之滯恥拯兆庶之艱難埽平區域信威吳會遂戢干戈靖我疆土天地鬼神罔不獲乂乃者王室之難變起蕭牆賴公之靈弘濟艱險宗廟危而獲安社稷墜而復寧忠格皇天功濟六合是用疇咨古訓稽諸典籍命公崇位相國加于羣后啓土參墟封以晉域所以方軌齊魯翰屏帝

室而公遠蹈讒損深履沖讓固辭策命至于八九朕重違讓德抑禮虧制以彰公志于今四載上嗣在昔建侯之典下逮兆庶具瞻之筌惟公嚴虔王度闡濟大猷敦尚純模省繇節用務簡勸分九野康乂普霑荷榮養之德餘寒蒙矜卹之施仁風興於中夏流澤布於遐荒是以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狂狡貪悍世爲寇讎者皆感義懷惠款塞內附或委命納貢或求置官司九服之外絕域之垠曠世所希至者咸浮海來享鼓舞王德前後至者八百七十餘萬口海隅幽奇無恩不服雖西旅遠貢越裳九譯義無以踰維翼朕躬下匡萬國思靖殊方寧濟八極以膺眉壽未賓禽荊作猶潛謀獨斷整軍經武簡練將帥授以成策始踐賊境膺時權陷狂狡奔北首尾震擾衆其戎帥屠其城邑巴漢覆壘江源雲徹地平天成誠在斯舉公有濟六合之勳加以茂德實總百揆允釐庶政敦五品以崇仁恢六典以敷訓而靖恭夙夜勞謙昧旦雖尚父之左右文武周公之勳勢王家罔以加焉昔先王選建明德光啓諸侯體國經野方制五等所以藩翼王畿垂祚百世也故齊魯之封於周爲弘山川土田邦畿七百官司典策制殊軫后憲襄之難桓文以異戴之勢猶受錫命之禮咸用光嘗大德作範于後惟公功邁於前烈而實闕於舊式百辟於邑人神同恨焉豈可以公讓沖而久淹弘典哉今以幷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雁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弘農雍州之馮翊凡十郡南至於華北至于壺口西踰于河提封之數方七百里皆晉之故壤唐叔受之世作盟主實紀綱諸夏用率舊職爰胙茲土封公爲晉公命使持節兼司徒司隸校尉假卽授印綬策書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茲玄土苴以白茅建爾國家以承藩魏室昔在周召並以公侯入作保傅其在近代鄧侯蕭何實以相國光尹漢朝隨時之制禮亦宜之今進公位爲相國加綠綟綬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恩弘大猷榮正典禮儀刑作範勞訓四方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遭和陰陽敬授人時晉夫反本慶殖維豐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光敷顯德惠下以和敬信恩順庶尹允諧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公鎮靖宇宙翼播聲教海外懷服荒晉款附殊方馳義諸夏順軌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開賢料材簡

求俊逸愛升多士實彼周行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嚴恭寅畏底平四國式遏寇虐訏厥不作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公明慎用刑剛恤大中章厥天威以糾不虔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爰整六軍典司征伐犯命淩正乃維誅殛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公纂祀蒸蒸孝思維則篤誠之至通于神明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晉國置官司以下率由舊式往欽哉祇服朕命弘敷訓典光濟庶方永終爾明德丕顯余一人之休命公卿將校皆詣府嘖旨帝以禮辭讓司空鄭沖率羣官勸進曰伏見嘉命顯至籍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實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己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也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實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枉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來馳回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克禽圖闔之將虜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憚三越宇內康寧討慝不作是以時俗晏懷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奉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愆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遡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令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海而謝支伯登箕山而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爲鄰何必勳勳小讓也哉帝乃受命十一月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踰絕險至江油破蜀將諸葛瞻於綿竹斬瞻傳首進軍雒縣劉禪降天子命晉公以相國總百揆於是上節傳去侍中大都督錄尚書之號爲麥鄧艾爲太尉鍾會爲司徒會潛謀叛逆因密使譖艾咸熙元年春正月權車徵艾乙丑帝率天子西征次于長安是時魏諸王侯悉在鄴城命從事中郎山濤行軍司事鎮於鄴遣護軍賈充持節督諸軍據漢中鍾會遂反於劍監軍衛瓘右將軍胡烈攻會斬之初會之伐蜀也西曹屬邵悌言於帝曰鍾會難信不可令行帝笑曰取蜀如指掌而衆人皆言不可唯會與

晉意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縱有異志無能爲也卒如所量景辰帝至自長安三月己卯進帝爵爲王增封幷前二十郡夏五月癸未天子追加舞陽宣文侯爲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爲晉景王秋七月帝奏司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大保鄭沖總而裁焉始建五等爵冬十月丁亥奏道吳人相國參軍徐劭散騎常侍水曹屬孫或使吳喻孫皓以平蜀之事致馬錦等物以示威懷景午天子命中撫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

二年春二月甲辰朐忍縣獻靈龜歸於相府夏四月孫皓使紀陟來聘且獻方物五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入佾設鍾虡宮懸位在燕王上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皆如帝者之儀諸禁網煩苛及法式不便於時者帝皆奏除之晉國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尚書中領軍衛將軍官秋八月辛卯帝崩于顯陵時年五十五九月癸酉葬崇陽陵謚曰文王武帝受禪追尊號曰文皇帝廟稱太祖

史臣曰世宗以數略創基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之跡空存翦商之志彌遠三分天下功業在焉及蹈劍銷氛浮淮靜亂桐宮胥怨或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連於此歲魏武得意於茲日軒懸之樂大啓南陽師摯之圖於焉北面壯矣哉包舉天人者也爲帝之主不亦難乎

贊曰世宗繼文邦權未分三千之士其從如雲世祖無外靈關靜氛反雖討賊終爲弒君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帝紀第三

武帝

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寬惠仁厚沉深有度量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歷給事中奉車都尉中壘將軍加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假節迎常道鄉公於東武陽遷中撫軍進封新昌鄉侯及晉國建立爲世子拜撫軍大將軍開府副貳相國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無後以帝弟攸爲嗣特加愛異自謂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讓立世子屬意於攸何曾等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髦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

咸熙二年五月立爲晉王太子八月辛卯文帝崩太子嗣相國晉王位下令寬刑宥罪撫衆息役國內行服三日是月長人見於襄武長三丈告縣人王始曰今當太平九月戊午以魏司徒何曾爲丞相鎮南將軍王沉爲御史大夫中護軍賈充爲衛將軍議郎裴秀爲尚書令祿大夫皆開府十一月初置四護軍以統城外諸軍乙未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潔身勝讓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爲己是時晉德既洽四海宅心於是天子知歷數有在乃使太保鄭沖奉策曰咨爾晉王我皇祖有虞氏誕膺靈運受終于陶唐亦以命于有夏惟三后陟配于天而咸用光敷聖德自茲厥後天又輯大命于漢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軌虞夏四代之明顯我不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輔亮我皇家勳德光于四海格爾上下神祇罔不克順地平天成萬邦以乂應受上帝之命協皇極之中肆予一人祗承天序以敬授爾位歷數實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於戲王其欽順天命率循訓典庶綏四國用保天休無替我二皇之弘烈帝初以禮讓魏朝公卿何曾王沉等固請乃從之

泰始元年冬十二月景寅設壇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單于四夷會者數萬人柴燎告類于上帝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協皇運紹天明命以命炎昔者唐堯熙隆大道禪位虞舜舜又以禪禹遵德垂訓多歷年載暨漢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撥亂濟時扶翼劉氏又用受命于漢粵在魏室仍世多故幾於顛墜實賴有晉匡拯之德用獲保厥肆祀弘濟于艱難此則晉之有大造于魏也誕惟四方罔不祗順廓清梁岷包懷揚越八紘同軌祥瑞屢臻天人協應無思不服肆予憲章三后用集大命于茲炎維德不嗣辭不獲命於是羣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獻陪臺暨于百蠻君長僉曰皇天鑒下求人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讓所得距違天序不可以無統人神不可以曠主炎虔奉皇運寅長天威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永荅衆望禮畢即洛陽宮幸太極前殿詔曰昔朕皇祖宣王聖哲欽明誕應期運熙帝之載肇啓洪基伯考景王履道宣猷緝熙諸夏至于皇考文王叡哲光遠允協靈祇應天順時受茲明命仁濟于宇宙功格于上下肆魏氏弘鑒于古訓儀刑于唐虞曁咨羣后爰輯大命于朕身予一人畏天之命用不敢違惟朕寡德負荷洪烈託于王公之上以君臨四海惴惴惟懼罔知所濟惟爾殷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貳之臣乃祖乃父實左右我先王光隆我大業思與萬國共饗休祚於是大赦改元賜天下爵人五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復天下租賦及關市之稅一年逋債宿負皆勿收除舊嫌解禁錮亡官失爵者悉復之丁卯遣太僕劉原告于太廟封魏帝爲陳留王邑萬戶居于鄴宮魏氏諸王皆爲縣侯追尊宣王爲宣皇帝景王爲景皇帝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宮曰崇化封皇叔祖父孚爲安平王皇叔父幹爲平原王亮爲扶風王伷爲東莞王駿爲汝陰王肜爲梁王倫爲琅邪王皇弟攸爲齊王鑒爲樂安王幾爲燕王皇從伯父望爲義陽王皇從叔父輔爲渤海王晃爲下邳王瓌爲太原王珪爲高陽王衛爲常山王子文爲沛王泰爲隴西王權爲彭城王綏爲范陽王遂爲濟南王邈爲譙王睦爲中山王淩爲北海王斌爲陳王皇從父兄洪爲河間王皇從父弟楙爲東平王以驃騎將軍石苞爲大司馬封樂陵公車騎將軍陳騫爲高平公衛將軍賈充爲車騎將軍魯公尚書令裴秀爲鉅鹿公侍中荀

勳爲濟北公太保鄭沖爲太傅壽光公太尉王祥爲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爲太尉朗陵公御史大夫王沈爲驃騎將軍博陵公司空荀顗爲臨淮公鎮北大將軍衛瓘爲酇陽公其餘增封進爵各有差文武普增位二等改景初歷爲太始歷以酉社以丑戌辰下詔大弘儉約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頒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己巳詔陳留王載天子旌旗備五時副車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如魏舊上書不稱臣賜山陽公劉康安樂公劉禪子弟一人爲駙馬都尉乙亥以安平王孚爲太宰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詔曰昔王淩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鄧艾雖矜功失節然東手受罪今大赦其家還使立後與滅繼絕約法省刑除魏氏宗室禁錮諸將吏遭三年喪者遭事終喪百姓復其徭役罷部曲將吏長以下質任省郡國御調禁樂府雜戲百戲之技及雕文游畋之具開直言之路置諫官以掌之是月鳳皇六青龍三白龍二騏麟各一見于郡國

二年春正月景戌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節四方循省風俗除穢祝之不在祀典者丁亥有司請建七廟帝重其役不許庚寅罷雞鳴鼓辛丑尊景皇帝夫人羊氏曰景皇后宮曰弘訓景午立皇后楊氏二月除漢宗室禁錮己未常山王衛瓘詔曰五等之封皆錄舊勳本爲縣侯者傳封次子爲亭侯爲鄉侯爲關內侯事侯爲關中侯皆食本戶十分之一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庚午詔曰古者百官官職王闕然保氏特以諫諍爲職今之侍中常侍實處此位擇其能正色弼違匡救不逮者以兼此選三月戊戌吳人來弔祭有司奏爲答詔帝曰昔漢文光武懷撫尉佗公孫述皆未正君臣之儀所以藉廉未賓也皓遣使之始未知國慶但以書答之夏五月戊辰詔曰陳留王操尚謙沖每事輒委非所以優崇之也主者喻意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壬子驃騎將軍博陵公王沈卒六月壬申濟南王遂薨秋七月辛巳營太廟致荊山之木梁華山之石鑄銅柱十二塗以黃金鏤以百物綴以明珠戊戌譙王遜薨景午晦日有食之八月景辰省右將軍官初帝雖從漢魏之制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喪者戊辰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遂禫祫而後復吉及太后之喪亦如之九月乙未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傅玄領諫官上書諫諍有司奏請穆之詔曰凡關言人主人臣所至難而苦不能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懷慨也每陳事出付主者多從深刻乃云愚貸當由主上是何言乎其詳評議戊戌有司奏大晉繼三皇之軌踐舜禹之跡應天順時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虞遵唐故事奏可冬十月景午朔日有食之丁未詔曰昔舜葬蒼梧慶不易敢禹葬成紀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閑之旨所徙陵十里內居人勳爲煩擾一切停之十一月己卯倭人來獻方物幷圖丘方丘於南北郊二至之祀合於二郊罷山陵公國督軍除其禁制己丑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爲景懷皇后辛卯遷祖禰神主于太廟十二月罷農官爲郡縣是歲鳳皇六青龍十黃龍九騏麟各一見于郡國

三年春正月癸丑白龍二見于弘農澠池丁卯立皇子衷爲皇太子詔曰朕以不德託于四海之上兢兢祇畏懼無以康濟寓內思與天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於置胤樹嫡非所先務又近世每建太子寬宥施惠之事閒不獲已順從王公卿士之議耳方今世遭垂平將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使百姓蠲多幸之慮篤終始之行曲惠小仁故無取焉戚使知聞三月戊寅初令二千石得終三年喪丁未薨昏罷武衛將軍官以李憙爲太子太傅太山石崩夏四月戊午張掖太守焦勝上言氐池縣大柳谷口有玄石一所白書成文實大晉之休祥圖之以獻詔以制幣告于太廟藏之天府秋八月罷都護將軍以其五署還光祿勳九月甲申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之本也其議增吏俸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以太尉何曾爲太保義陽王望爲太尉司空荀顗爲司徒冬十月驍士卒遭父母喪者非在罹場皆得奔赴十二月從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山陽公劉康來朝禁星氣讖緯之學

四年春正月辛未以衛瓘令裴秀爲司空景戌律令成封爵賜帛各有差有星孛于軫丁亥帝耕于籍田戊子詔曰古設象刑而衆不犯今雖參夷而姦不絕何德刑相去之遠哉先帝深愍眾元哀矜庶獄乃命羣后考正典刑朕守遺業

永惟保乂皇基恩與萬國以無爲爲政方今陽春養物東作始興朕親率王公卿士耕籍田千畝又律令既就班之天下將以闡法務本惠育海內宜寬有罪使得自新其大赦天下長吏郡丞長史各賜爲一匹二月庚子增置山陽公國相郎中令陵令雜工宰人鼓吹車馬各有差罷中軍將軍置北軍中候官甲寅以東海劉喬有至行拜爲郎以中軍將軍羊祜爲侍書左僕射東莞王伷爲侍書右僕射三月戊子皇太后王氏崩夏四月戊戌太保雎陵公王祥薨己亥葬武帝文明皇后王氏於峻陽陵罷撫威揚威護軍官置左右積弩將軍六月甲申朔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吏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年錄囚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使若朕親臨之敎喻五敎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恩勤正典無爲百家庸末致遠必泥士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悌於族黨悖禮棄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田畴調生業修禮敎設棄令行則長吏之能也人窮匱農事荒廢監起刑獄煩下陵上蕃禮義不興斯長吏之否也若長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身行貪穢詔讒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並謹察之揚清激濁舉善彈違此朕所以垂拱總綱責成於貳二千石也於戲戒哉秋七月太山石崩泰星西流戊午遣使者侯史光循行天下己卯謁榮陽陵九月青徐兗豫四州大水伊洛溢合於河開倉以振之詔曰雖詔有所欲及奏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可隱情冬十月吳將施績入江夏萬郡寇襄陽遣太尉義陽王望屯龍陂荊州刺史胡烈擊敗郡吳將顧容寇夷林太守毛炅大破之斬其交州刺史劉俊將軍修則十一月吳將丁奉等出芍陂安東將軍汝陰王駿與義陽王望擊走之己未詔王公卿尹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十二月班五條詔書於郡國一曰正身二曰勸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敎本惠末五曰去人事庚寅帝臨聽訟觀錄廷尉洛陽獄囚親平決焉扶南林邑各遣使來獻

五年春正月癸巳申戒郡國計吏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景申帝臨聽訟觀錄囚徒多所原遣青龍二見於滎陽二月以雍州隴右五郡及涼州之金城梁州之陽平置秦州辛巳白龍二見於趙國青徐兗三州水遣使振恤之壬寅以侍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衛瑤都督青州諸軍事東莞王伷爲鎮東大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丁亥詔曰古者歲書羣吏之能否三年而陟黜之諸令史前後但倒遣踈劣而無有勸進非黜陟之謂也其條勤能有稱尤異者歲以爲常吾將議其功勞已未詔曷相諸葛亮孫惔才器史夏四月地震五月辛卯朔風皇見于趙國曲梁交趾九真日南五歲刑六月鄴奚官督郭廣上疏陳五事以諫言甚切直擢爲屯留令西平人麴勇伐登聞敏吏多秩滿有司奏乘市帝曰朕之過也措而不問罷鎮軍將軍復置左右將軍官秋七月廷軍公荀顗薨九月有星孛于紫宮冬十月景子以汲郡太守王宏有政績賜穀千斛十一月遣對誕皇弟北爲城陽哀王以皇子景度嗣十二月詔州郡舉勇猛秀異之才

六年春正月丁亥朔帝臨軒不設樂吳將丁奉入滿口揚州刺史牽弘擊走之三月敕五歲刑已下夏四月白龍二見於東莞五月立齊王攸子冏爲安平侯承爲南宮王六月戊午秦州刺史胡烈擊叛羌於萬斛堆力戰死之詔遣侍書石鑒行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與奮威護軍田章討之秋七月丁酉復龍右五郡遭寇害者租賦不能自存者廩貸之乙巳城陽王景度薨詔曰自秦始以來大事皆撰錄秘書寫副後有其事輒宣聚集以爲常丁未以汝陰王駿爲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九月大宛獻汗血馬焉耆來貢方物冬十一月辛酉雍行鄉飲酒之禮賜太常博士帛牛酒各有差立皇子東爲汝南王十二月吳夏口督前將軍孫秀帥衆來奔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會稽公戊辰復置鎮軍官

七年春正月景子皇太子冠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匈奴帥劉猛叛出塞二月孫皓帥衆趨壽陽遣大司馬望屯淮北以距之三月景戌司空鄭公裒薨癸巳以中護軍王業爲侍書左僕射高陽王珪爲侍書右僕射孫秀都督荊豫諸軍事五千人來降夏四月九真太守董元爲吳將晁汜所攻軍敗死之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弘討之軍虜內叛圍弘於青山弘軍敗死之五月立皇子

憲爲城陽王雍涼秦三州饑赦其境內殊死以下閏月大雩大官減膳詔交趾三郡南中諸郡無出今年戶調六月詔公卿以下舉將帥各一人辛丑大司馬義陽王望薨大雨霖伊洛河溢流居人四千餘家殺三百餘人有詔振貸給棺秋七月癸酉以車騎將軍賈充爲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吳將陶璜等圍交趾太守楊稷與夷林太守毛炅及日南等三郡降於吳八月景戌以征東大將軍衛瓘爲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景申城陽王憲薨分益州之南中四郡置寧州曲赦四郡殊死已下冬十月丁丑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巳衛公姬署薨十二月大雪罷中領軍幷北軍中侯以光祿大夫鄭袤爲司空

八年春正月監軍何楨討匈奴劉猛屢破之左部帥李恪殺猛而降癸亥帝耕于籍田二月乙亥禁彫文綺組非法之物壬辰太宰安平孝王孚薨詔內外羣官舉任邊郡者各三人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讜言審諤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爲患豈以爭臣爲損哉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夏四月置後將軍以備四軍六月益州牙門張弘誣其刺史皇甫晏反殺之傳首京師弘坐伏誅夷三族壬辰大赦景申詔復雕右四郡遇寇害者田租秋七月以車騎將軍賈充爲司空九月吳西陵督步闡來降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宜都公吳將陸抗攻闡道車騎將軍羊祜帥衆出江陵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巴東監軍徐胤擊建平以救闡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十二月肇攻抗不克而還闡城陷爲抗所禽

九年春正月辛酉司空密陵侯鄭袤薨二月癸巳司徒樂陵公石苞薨立安平亭侯隆爲安平王三月立皇子祇爲東海王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五月旱以太保何曾領司徒六月乙未東海王祇薨秋七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吳將鄧皇以江陵征虜將軍王渾擊敗之罷五官左右中郎將弘訓大僕衛尉大長秋等官鮮卑寇廣甯殺略五千人詔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備六宮采擇未畢權禁斷婚姻冬十月辛巳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十一月丁酉臨宣武觀大閱諸軍甲辰乃罷

十年春正月辛亥帝耕于籍田閏月癸酉太傅鄭光公鄭沖薨己卯高陽王珪薨庚辰太原王瓌薨丁亥詔曰嫡庶之別所以辨上下明貴賤而近世以來多皆內寵登妃后之職亂尊卑之序自今以後皆不得登用妾媵以爲嫡正二月分幽州五郡置平州三月癸亥日有食之夏四月己未太尉臨淮公荀顗薨六月癸巳臨聽訟觀錄囚徒多所原遣是夏大雩秋七月景寅皇后楊氏崩壬午吳平虜將軍孟泰偏將軍王嗣等帥衆降八月涼州虜寇金城諸部鎮西將軍汝陰王駿討之斬其帥乞文泥等戊申葬元皇后于峻陽陵九月癸亥以大將軍陳騫爲太尉攻拔吳柤里城獲吳立信校尉莊祐吳將孫遵李承帥衆寇江夏太守劉弘擊破之立河橋于富平津冬十一月立城東七里澗石橋庚午帝臨宣武觀大閱諸軍十二月有星孛于軫置籍田令立太原王子緝爲高陽王吳威北將軍嚴聰揚威將軍嚴整偏將軍朱貫來降是歲豐陝雨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

咸寧元年春正月戊午朔大赦改元二月以將士應已娶者多家有五女者給復辛酉以故鄴令夏侯有清稱賜穀百斛以奉祿薄賜公卿以下帛有差叛虜樹機能送質請降夏五月下邳廣陵大風拔木壞廬舍六月鮮卑力微遣子來獻吳人寇江夏西城戊己校尉馬循討叛鮮卑破之斬其渠帥戊申置太子僕事官秋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邵國螟八月壬寅帥王子文薨以故太傅鄭沖太尉荀顗司徒石苞司空裴秀驃騎將軍王沈安平獻王孚等及太保何曾司空賈充太尉陳騫中書監荀勗平南將軍羊祜齊王攸等皆列於銘旌九月甲子青州蝗徐州大水冬十月乙酉常山王殷薨癸巳彭城王權薨十一月癸亥大閱於宣武觀至于己巳十二月丁亥追尊宣帝廟曰高祖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是月大疫洛陽死者太半封襄陽爲鉅鹿公

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廢朝賜諸散吏至于士卒葬各有差二月景戌河閒王珠薨甲午赦五歲刑以下東夷入國歸化幷州虜犯塞監幷州諸軍事胡烈擊破之初熾煇太守尹璩卒州以熾煇令梁澄領太守事熾即令狐豐廢澄自領郡事豐死弟宏代之至是涼州刺史楊欣斬宏傳首洛陽先是帝不豫及瘳羣臣上壽詔曰每念憤過疫氣死亡爲之惻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艱邪諸

上禮者皆絕之夏五月鎮西大將軍汝陰王駿討北胡斬其渠帥吐羲立國子舉庚午大雩六月癸丑鄯善龜茲于寘焉耆于氐自春旱至于是月始雨吳京下督孫楷帥衆來降以爲車騎將軍封丹陽侯白龍二見于新興井中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吳臨平湖自漢末雍塞至是自開父老相傳云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癸丑安平王隆薨東夷十七國內附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詔給棺衣鮮卑阿羅多等寇邊西域戊己校尉馬循討之斬首四千餘級獲生九千餘人於是來降八月庚辰河東平陽地震己亥以太保何曾爲太傅太尉陳騫爲大司馬司空賈充爲太尉鎮東大將軍齊王攸爲司空有星孛于太微九月又孛于輿丁未起大倉於城東常平倉於東西市閏月荊州五郡水流四千餘家冬十月以汝陰王駿爲征西大將軍平南將軍羊祜爲征南大將軍丁卯立皇后楊氏大赦賜王公以下及于鰥寡各有差十一月白龍二見于梁國十二月徵處士安定皇甫謐爲太子中庶子封后父鎮軍將軍楊駿爲臨晉侯是月以平州刺史傅詢前廣平太守孟恒清白有聞詔賜帛二百匹恒百匹。

三年春正月景子朔日有食之立皇子裕爲始平王安平穆王隆弟敦爲安平王韶曰宗室戚屬國之枝葉欲令奉率德義爲天下式然處富貴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糾合兄弟而賦棠棣之詩此姬氏所以本支百世也今以衛將軍扶風王亮爲宗師所當施行皆諮之於宗師也庚寅始平王裕薨有星孛於西方使征北大將軍衛瓘討鮮卑力微三月平虜護軍文淑討叛虜樹機能等破之有星孛于胃乙未帝將射雉慮損麥苗而止夏五月戊子吳將邵凱夏祥帥衆七千餘人來降六月益梁八郡水殺三百餘人沒邸閣別倉秋七月以都督豫州諸軍事王渾爲都督揚州諸軍事中山王睦以罪廢爲丹水侯八月癸亥徙扶風王亮爲汝南王東莞王伷爲琅邪王汝陰王駿爲扶風王琅邪王倫爲趙王渤海王輔爲太原王太原王顒爲河間王北海王睦爲任城王陳王斌爲西河王汝南王東爲南陽王濟南王耽爲中山王河間王威爲章武王立皇子瑋爲始平王允爲濮陽王該爲新都王遐爲清河王鉅平侯羊祜爲南城侯以汝南王亮爲鎮南大將軍大風拔樹發寒且冰郡國五陨霜傷穀九月戊子以左將軍胡奮爲都督江北諸軍事兗豫徐青荊益梁七州大水傷秋稼詔振給之立齊王子襲爲遼東王貴爲廣漢王冬十一月景戌帝臨宣武觀大閱至于壬辰十二月吳將孫慎入江夏汝南略千餘家而去是歲西北雜虜及鮮卑匈奴五溪蠻夷東夷三國前後千餘輩各帥種人部落內附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三月甲申詔書左僕射盧欽卒辛酉以詔書右僕射山濤爲詔書左僕射東夷六國來獻夏四月蚩尤旗見於東井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涼州刺史楊欣與虜若羅拔能等戰于武威敗績死之弘訓皇后羊氏薨秋七月己丑祔葬景獻皇后羊氏于峻平陵庚寅高陽王繼薨癸巳范陽王綏薨荊揚郡國二十螣大水九月以太傅何曾爲太宰辛巳以詔書令李胤爲司徒冬十月以征北大將軍衛瓘爲詔書令揚州刺史應詵伐吳皖城斬首五千級焚穀米百八十萬斛十一月辛巳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甲申勅內外敢有犯者罪之吳昭武將軍劉翻屬武將軍祖始來降辛卯以詔書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羊祜卒十二月乙未西河王斌薨丁未太宰朗陵公何曾薨是歲東夷九國內附

五年春正月庚帥樹機能攻陷涼州乙丑使討虜護軍武威太守馬隆擊之二月甲午白雞見于平原三月匈奴都督拔弈虛帥部落歸化乙亥以百姓饑減御膳之半有星孛于柳夏四月又孛于女御大赦降除部曲督以下實任丁亥郡國八雨雹傷秋稼壞百姓廬舍秋七月有星孛于紫宮九月甲午麟見于河南冬十月戊寅匈奴餘渠都督羯雍等帥部落歸化汲郡人不堉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秘府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東西凡二十餘萬以太尉賈充爲大都督行冠軍將軍楊濟爲副總統衆軍十二月馬隆擊叛虜樹機能大破斬之涼州平肅慎來獻楛矢石砮

太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五色氣冠日癸丑王濬克吳尋陽頴鄉諸城獲吳威武將軍周興二月戊午王濬唐彬等剋丹陽城庚申又克西陵殺西陵都督鎮軍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璩西陵監鄧廣壬戌濬又克夷道樂鄉城殺夷道監陸晏水軍都督陸景甲戌杜預克江陵斬吳江陵督王延平南將軍胡奮魁江安於是諸軍並進樂鄉荊門諸戍相次來降乙亥以濬爲都督益梁二州諸軍事復下詔曰濬彬東下掃除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驅直造秣陵與奮戎審量其宜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大兵既過荊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預當分萬人給濬七千給彬夏口既平奮宜以七千人給濬武昌既下戎當以六千人增彬太尉充移屯項總督諸方濬進破夏口武昌遂泛舟東下所至皆平王渾周浚與吳丞相張悌戰于版橋大敗之斬悌及其將孫震沈瑩傳首洛陽孫皓窮蹙請降送璽綬於項邪王伷三月壬申王濬以舟師至于建鄴之石頭孫皓大櫬面縛輿櫬降于軍門濬杖節解縛焚櫬送于京都收其圖籍得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三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其牧守已下皆因吳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簡易吳人大悅乙酉大赦改元大酺五日恤孤老困窮夏四月河東高平雨雹傷秋稼遣謁者中張側黃門侍郎朱震分使揚越慰其初附白鹿見于頴丘三河魏郡弘農雨雹傷宿麥五月辛亥封孫皓爲歸命侯拜其太子爲中郎諸子爲郎中吳之舊望隨才擢敘孫氏大將戰亡之家徙於雲陽將吏渡江復十年百姓及百工復二十年景寅帝臨軒大會引皓升殿羣臣咸稱萬歲丁卯薦鄧滇酒于太廟郡國六雹傷秋稼庚午詔諸士卒年六十以上罷歸于家庚辰以王濬爲輔國大將軍襄陽侯杜預當陽侯王戎安豐侯唐彬上庸侯賈充項邪王伷以下增封於是論功行封賜公卿以下弗各有差六月丁丑初置翊軍校尉官對丹水侯睦爲高陽王甲申東夷十國歸化秋七月虜鮮卑泥寇西平浩壹殺害將以下三百餘人東夷二十國朝獻庚寅以尚書魏舒爲尚書右僕射八月車師前部遣子入侍己未封皇弟延祚爲樂平王伷龍三見于永昌九月羣臣以天下一統屢請封禪帝謙讓弗許冬十月丁巳除五女復十二月戊辰廣漢王贊薨

二年春二月淮南丹陽地震三月景申安平王孚薨賜王公以下吳生口各有差詔遣孫皓妓妾五千人入宮東夷五國朝獻夏六月東夷五國內附郡國十六雨雹大風拔樹壞百姓廬舍江夏泰山水流居人三百餘家秋七月上黨又暴風雨雹傷秋稼八月有星孛于張冬十月鮮卑慕容廆寇昌黎十一月壬寅大司馬陳騫薨有星孛于軒轅鮮卑寇遼西平州刺史鮮于嗣討破之三年春正月丁丑罷秦州幷雍州甲午以尚書張華都督幽州諸軍事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鮮卑慕容廆於昌黎殺傷數萬人夏四月庚午太尉魯公賈充薨閏月景子司徒廣陸侯李胤薨癸丑白龍二見于濟南秋八月罷平州寧州刺史三年一入奏事九月東夷二十九國歸化獻其方物吳故將冤恭帛奉舉兵反攻害建鄴令遂圍揚州徐州刺史筑陽侯司馬駿討平之冬十二月甲申以司空齊王攸爲大司馬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項邪王伷爲撫軍大將軍汝南王亮爲太尉光祿大夫山濤爲司徒尚書令衛瓘爲司空景申詔四方水旱甚者無出田租

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尚書右僕射魏舒爲尚書左僕射下邳王晃爲尚書右僕射戊午司徒山濤薨二月己丑立長樂亭侯寶爲北海王三月辛丑朔日有蝕之癸丑大司馬齊王攸薨夏四月任城王陵薨五月己亥大將軍項邪王伷薨徙遼東王襲爲東萊王六月增九卿禮秩詳案二千餘落內屬秋七月壬子以尚書右僕射下邳王晃爲都督青州諸軍事景寅充州大水復其田租八月都督豫州諸軍事汝南王亮薨以尚書左僕射魏舒爲司徒十二月庚午大閱于宣武觀是歲河南及荊州揚州大水

五年春正月己亥青龍二見于武庫井中二月景寅立南宮王子玹爲吳樂王壬辰地震夏四月任城國地水赤如血五月景午宣帝廟梁折六月初置黃沙獄秋七月戊申皇子恢薨任城梁國中山雨雹傷秋稼滅天下戶課三分之一九月南安大風折木郡國五大水隕霜傷秋稼冬十一月甲辰太原王輔薨

十二月庚午大赦林邑大秦國各遣使來獻閏月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預卒
六年春正月庚申朔以比歲不登免租貸宿負戊辰以征南大將軍王渾爲侍
書左僕射侍書稽察都督揚州諸軍事楊濟都督荆州諸軍事三月郡國六隕
霜傷桑麥夏四月扶南等十國來獻秦雒四千餘落內附郡國四旱十大水壞
百姓廬舍秋七月巴西地震八月景戌朔日有食之減百姓綿絹三分之一白
龍見于京北以鎮軍大將軍王濬爲撫軍大將軍九月景子山陽公劉康薨冬
十月南安山崩水出南陽郡獲兩足獸龜茲國書國遣子入侍十二月甲申大
閱于宣武觀旬日而罷庚寅撫軍大將軍夏陽侯王濬卒
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乙卯詔曰比年災異屢發日蝕三朝地震山崩
邦之不臧實在朕躬公卿大臣各上封事極言其故勿有所諱夏五月郡國十
三旱鮮卑慕容廆寇遼東秋七月朱提山崩犍爲地震八月東夷十一國內附
京北地震九月戊寅驃騎將軍扶風王駿薨郡國八大水冬十一月壬子以龍
西王泰都督關中諸軍事十二月遣侍御史巡行水諸郡出後宮才人妓女以
下三百七十人歸于家始制大臣聽終喪三年己亥河陰雨赤雪二頃是歲扶
南等二十一國馬韓等十一國遣使來獻
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太廟殿陷三月乙丑臨商觀震夏四月齊國大
水隕霜傷麥六月魯國大風拔樹木壞百姓廬舍郡國八大水秋七月前殿地
陷深數丈中有破船八月東夷二國內附九月改營太廟冬十月南康平固縣
吏李豐反衆衆攻郡縣自號將軍十一月海安令蕭輔衆衆反十二月吳興人
蔣迪衆黨反圍陽羨縣州郡捕討皆伏誅南夷扶南西域康居國各遣使來獻
是歲郡國五地震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詔曰興化之本由政平訟理也二千石長吏不
能勤恤人隱而輕挾私故興長刑獄又多貪濁煩撓百姓其勅刺史二千石糾
其尤濁舉其公清有司議其黜陟令內外羣官舉清能拔寒素江東四郡地震
二月侍書右僕射陽夏侯胡奮卒以侍書朱整爲侍書右僕射三月丁丑皇后
親桑于西郊賜帛各有差壬辰初幷二社爲一夏四月江南郡國八地震龍西
隕霜傷宿麥五月義陽王奇有罪黜爲三縣亭侯詔內外羣官舉守令之才六
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徙章武王威爲義陽王郡國三十二大旱傷麥秋八月壬
子星隕如雨詔郡國五歲刑以下決遣無留庶獄九月東夷七國諸校尉內附
郡國二十四蝗冬十二月癸卯立河間平王洪子英爲章武王戊申青龍黃龍
各一見于魯國
十年夏四月以京兆太守劉寶陽平太守梁柳有政績各賜穀千斛郡國八隕
霜太廟成乙巳遷神主于新廟帝迎于道左遂祫祭大赦文武增位一等作廟
者二等丁未侍書右僕射廣與侯朱整卒癸丑崇聖殿災五月鮮卑慕容廆來
降東夷十一國內附六月庚子山陽公劉瑾薨復置二社冬十月壬子徙南宮
王承爲武邑王十一月景辰守侍書令左光祿大夫荀勗卒帝疾瘳賜王公以
下帛有差舍章殿鞫室火甲申以汝南王亮爲大司馬大都督假黃鉞改封南
陽王東爲秦王始平王瑋爲楚王濮陽王允爲淮南王並假飾之國各統方州
軍事立皇子乂爲長沙王颖爲成都王晏爲吳王熾爲豫章王演爲代王皇孫
遹爲廣陵王立濮陽王子迪爲漢王始平王子儁爲毗陵王汝南王次子叡爲
西陽公徙扶風王暢爲順陽王暢弟歆爲新野公瑰邪王覲弟繪爲東武公繇
爲東安公繼爲廣陵公卷爲東莞公改諸王國相爲內史十二月庚寅太廟梁
折是歲東夷絕遠三十餘國西南夷二十餘國來獻壬戌廣漢徼外夷女十萬口
來降
太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乙巳以侍書左僕射王渾爲司徒司空衛瓘爲
太保二月辛丑東夷七國朝貢瑣邪王覲薨三月甲子以右光祿大夫石鑒爲
司空夏四月辛丑以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錄侍書事己
酉帝崩于含章殿時年五十五葬峻陽陵廟號世祖帝宇量弘厚造次必於仁
恕容納讜正未嘗失色於人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故得推轂羣賢經緯四方承
魏氏奢侈之後革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厲以恭儉裁以寧約有司嘗奏御牛
青絲纏斷詔以青麻代之臨朝異裕法度有恒高陽許允既爲文帝所敬允子
奇爲太常承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受譴之門不欲接近請出爲長史帝

乃追述允夙著稱奇之才權爲祠部郎時論稱其爽犯平吳之後天下乂安遂怠於政術耽於遊宴龍愛后黨親貴當權舊臣不得專任舉童素廉清謁行矣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負荷然恃皇孫聰睿故無廢立之心復庸非賈后所生終致危敗遂與腹心共圖後事說者紛然久而不定竟用王佑之謀遣太子毋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彊帝室又恐楊氏之偏復以佑爲北軍中候以典禁兵既而疾彌留至于大漸佐命元勳皆已先沒羣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小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數人佐之楊駿秘而不宣帝復尋至迷亂楊后輒爲詔以駿輔政促亮進發帝尋小間聞汝南王來未悉欲見之有所付託左右答言未至帝遽困篤中朝之亂實始于斯矣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提劒御宇敷化導民以伐代勞以治易亂絕緣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魏紹許奇雖仇讎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論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車修武用恩啓封疆決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機表爲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機度削迹兵無血刃揚越爲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稽古觀風教敷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驕泰之心因而斯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親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將遡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遠所倘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廣故賈充凶豎懷姦志以擅權楊駿豺狼包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晏出諒闇未周藩翰擧親以成疆連兵競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僞擁衆各擧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豪所大以貪人棄其小而自託爲天下笑其故何哉夏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實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肯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



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閑其端而世祖戒荀勗之奸謀述王渾之僞策心屢發於衆口事不定於己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貴三世而成業延二聖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舉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晉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武帝紀二年春正月景戌○臣龍官按是年二月至六月所紀日之干支往往錯亂如二月己未常山王衡薨丁丑郊祀配天柒祀配帝庚午詔遣侍中常侍匡救不逮計己未至庚午距十二日庚午至丁丑又距八日不應丁丑反在前也又夏五月戊辰詔陳留王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壬子驃騎將軍博陵公王沈卒六月壬申濟南王遂薨計戊辰距壬子凡四十五日不應一月中有之或壬子與下壬申前後顛倒故耳

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南監本誤西下文太康元年二月平南將軍胡奮鎮江安本傳云以功累遷征南將軍今從三國志改正

晉書卷三考證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帝紀第四

惠帝

孝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泰始三年立爲皇太子時年九歲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武帝崩是日皇太子卽皇帝位大赦改元爲永熙尊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爲皇后夏五月辛未葬武皇帝於峻陽陵景子增天下位一等預喪事者二等復租調一年二千石已上皆封關中侯以太尉楊駿爲太傅輔政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遹爲皇太子以中書監何劭爲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戎爲太子太傅衞將軍楊濟爲太子太保遣南中郎將石崇射聲校尉胡奕長水校尉趙俊揚烈將軍趙歡將屯兵四出冬十月辛酉以司空石鑒爲太尉前鎮西將軍龍西王泰爲司空

永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期臨朝不設樂詔曰朕夙遭不造淹恤在疚賴祖宗遺靈宰輔忠賢得以眇身託于羣后之上昧於大道不明于訓戰戰兢兢夕惕若厲乃者良迷之際三事股肱惟社稷之重率遵冀室之典猶欲長奉先皇之制是以有永熙之號然日月踰邁已涉新年開元易紀禮之舊章其改永熙二年爲永平元年又詔子弟及郡官並不得謁陵景午皇太子冠丁未見于太廟二月甲寅賜王公已下帛各有差癸酉鎮南將軍楚王瑋鎮東將軍淮南王允來朝戊寅復置祕書監官三月辛卯誅太傅楊駿駿弟衞將軍珧太子太保濟中護軍張劭散騎常侍段廣楊邈左將軍劉預河南尹李斌中書令荀俊東夷校尉文淑尚書武茂皆夷三族壬辰大赦改元賈后矯詔廢皇太后爲庶人徙于金墉城告于天地宗廟誅太后母廣氏壬寅徵大司馬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衞瓘輔政以秦王柬爲大將軍東平王楙爲撫軍大將軍鎮南將軍楚王瑋爲衞將軍領北軍中候下邳王晃爲尚書令東安公繇爲尚書左僕射進封東安王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庚戌免東安王繇及東平王楙繇徙帶方夏四月癸亥以征東將軍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西諸軍事太子少傅阮垣爲平東將軍監青徐二州諸軍事己巳以太子太傅王戎爲尚書右僕射五月甲戌毗陵王軌薨壬午除天下戶調絲絹賜孝悌高年帛米人三匹六月賈后矯詔使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衞瓘乙丑以瑋擅害亮瓘殺之曲赦洛陽以廣陵王師劉寔爲太子太保司空龍西王泰錄尚書事秋七月分揚州荊州十郡爲江州八月庚申以趙王倫爲征東將軍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河閒王顒爲北中郎將鎮鄴太子太師何劭爲都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徙長沙王乂爲常山王己巳遷西陽公蒸尊爲王幸未立龍西世子越爲東海王九月甲午大將軍秦王柬薨辛丑徵征西大將軍梁王肜爲衞將軍錄尚書事以趙王倫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冬十二月辛酉京師地震是歲東夷十七國南夷二十四部並詣校尉內附

二年春二月己酉賈后弒皇太后于金墉城秋八月壬子大赦九月乙酉中山王軌薨冬十一月大疫是歲沛國兩雹傷麥

三年夏四月滎陽兩雹六月弘農郡兩雹深三尺冬十月太原王泓薨

四年春正月丁酉期侍中太尉安昌公石鑒薨夏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壽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及百姓廬舍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六月壽春地大震死者二十餘家上黨郡山崩殺二十餘人秋八月郝散帥衆降馮翊都尉殺之上谷居庸上庸並地陷裂水泉涌出人有死者大饑九月景辰赦諸州之遭地災者甲午枉矢東北竟天是歲京師及郡國八地震

五年夏四月彗星見于西方牢于奎至軒轅六月金城地震東海兩雹深五寸秋七月下邳暴風壞廬舍九月鳳門新與太原上黨大風傷禾稼冬十月武庫火焚累代之寶十二月景戌新作武庫大調兵器丹陽兩雹有石生于京師宜年里是歲荊揚兗豫青徐等六州大水韶遣御史巡行振貸

六年春正月大赦司空下邳王晃薨以中書監張華爲司空太尉龍西王泰爲尚書令衞將軍梁王肜爲太子太保丁丑地震三月東海陽翟傷桑麥彭城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夏四月大風五月荊揚二州大水匈奴郝散寇度元帥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張損死之馮翊太守歐陽建與度元

戰建敗績徵征西大將軍趙王倫爲車騎將軍以太子太保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鎮關中秋八月雍州刺史解系又爲度元所破梁雍氐羌悉叛推氐帥齊萬年僭號稱帝圍逕陽冬十月乙未曲赦雍涼二州十一月景子遣安西將軍夏侯駿建威將軍周處等討萬年梁王肜屯好時關中饑大疫

七年春正月癸丑周處及齊萬年戰於六陌王師敗績處死之夏五月魯國雨雹秋七月雍梁州疫大旱隕霜殺秋稼關中饑米斛萬錢詔骨肉相賣者不禁丁丑司徒京陵公王渾薨九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爲司徒太子太師何劭爲尚書左僕射

八年春正月景辰地震詔發倉廩振雍州饑人三月壬戌大赦夏五月郟縣石破爲二秋九月荊豫揚徐冀等五州大水雍州有年

九年春正月左積弩將軍孟觀伐氐戰于中亭大破之復齊萬年徵征西大將軍梁王肜錄尚書事以北中郎將河間王顒爲鎮西將軍鎮關中成都王穎爲鎮北大將軍鎮鄴夏四月鄴人張承基等妖言署置聚黨數千郡縣逮捕皆伏誅六月戊戌太尉隴西王泰薨秋八月以尚書裴頠爲尚書僕射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蝕之京師大風發屋折木十二月壬戌廢皇太子遹爲庶人及其三子幽于金墉城殺太子母謝氏

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大赦改元己卯日有食之景子皇孫臧卒二月丁酉大風飛沙拔木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于南方癸未賈后矯詔害庶人遹于許昌夏四月辛卯日有蝕之癸巳梁王肜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爲庶人司空張華尚書僕射裴頠皆遇害侍中賈謐及黨與數十人皆伏誅甲午倫矯詔大赦自爲相國都督中外諸軍如宣文輔魏故事進爵故皇太子位丁酉以梁王肜爲太宰左光祿大夫何劭爲司徒右光祿大夫劉寔爲司空淮南王允爲驃騎將軍己亥趙王倫矯詔害賈庶人于金墉城五月己巳立皇孫臧爲皇太孫尚爲襄陽王六月壬寅葬悼懷太子于顯平陵撫軍將軍清河王遐薨癸卯遷梁陽陵樓秋八月淮南王允舉兵討趙王倫不剋允及其二子秦王郁漢王迪皆遇害曲赦洛陽平東將軍彭城王植薨改封吳王晏爲濟北王以齊王冏爲平東將軍鎮許昌光祿大夫陳準爲太尉錄尚書事九月改司徒爲丞相以梁王肜爲之冬十月黃霧四塞十一月戊午大風飛砂石六日乃止甲子立皇后羊氏大赦大酺三日十二月彗星見于東方益州刺史趙廞與洛陽流人李庠譙成都內史耿滕健爲太守李密汶山太守羅恒西夷校尉陳總據成都反

永寧元年春正月乙丑趙王倫篡帝位景寅遷帝於金墉城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廢皇太孫臧爲濮陽王五星經天縱橫無常癸酉倫害濮陽王臧洛陽流人李特殺趙廞傳首京師三月平東將軍齊王冏起兵以討倫傳檄州郡屯于陽翟征北大將軍成都王穎征西大將軍河間王顒常山王乂豫州刺史李毅兗州刺史王彥南中郎將新野公歆皆舉兵應之衆數十萬倫遣其將閻和出伊闕張泓孫輔出崤坂以距冏孫會士猗許超出黃橋以距穎及穎將趙驤石超戰於溴水會等大敗棄軍走閏月景戌朔日有蝕之夏四月歲星晝見冏將何勗等擊張泓於陽翟大破之斬孫輔等辛酉左衛將軍王輿與尚書淮陵王漼勒兵入宮禽倫黨孫秀孫會許超士猗駱休等皆斬之遂倫歸第卽日禦輿反正羣臣頓首謝罪帝曰非諸卿之過也癸亥詔曰朕以不德纂承皇統遘不能光濟大業靖綏四方近不能開明刑威式遏奸宄至使逆臣孫秀敢肆凶虐親閒王室遂奉趙王倫擅據天位鎮東大將軍齊王冏征北大將軍成都王穎征西大將軍河間王顒並以明德茂親忠規允著首建大策匡救國難尚書漼共立大謀左衛將軍王輿與羣公卿士協同謀略親勒本營斬秀及其二子前趙王倫爲秀所誤與其子等已皆金墉逆朕幽窮閨闥豈在予一人獨攀其慶宗廟社稷實有賴焉於是大赦改元弘農郡殺五斛大酺五日誅趙王倫錄陽王威九門侯賁等及倫之黨與五月立襄陽王尚爲皇太孫六月戊辰大赦增吏位二等復封賓徙王晏爲吳王庚午東萊王蕤左衛將軍王輿謀廢齊王冏事泄蕤廢爲庶人與伏誅夷三族甲戌以齊王冏爲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成都王穎爲大將軍錄尚書事河間王顒爲太尉錄丞相復置司徒官己卯以梁王肜爲太宰領司徒封齊王冏功臣萬旗率平公路率小黃公

衛毅平陰公劉真安鄉公輔秦封丘公秋七月甲午立吳王晏子國爲濮王復封常山王乂爲長沙王八月大赦戊辰原徙遷者益州刺史羅尚討羌破之己巳徙南平王祥爲宜都王下邳王權薨以東平王憲爲平東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九月追東安王繇復其爵丁丑封楚王瑋子範爲襄陽王冬十月流人李特反於蜀十二月司空何曾薨封齊王冏子冰爲樂安王莫爲濟陽王超爲淮南王是歲郡國十二旱六蝗

太安元年春正月庚子安東將軍譙王隨薨三月癸卯赦司冀兗豫四州旱太孫尚薨夏四月彗星晝見五月乙酉侍中太宰領司徒梁王肜薨以右光祿大夫劉寔爲太傅太尉河間王顒遣將衛博擊李特於蜀爲特所敗遂陷梓潼巴西廣漢太守張徵自號大將軍癸卯以清河王遐子覃爲皇太子賜孤寡帛大赦五日以齊王冏爲太師東海王越爲司空秋七月兗豫徐冀等四州大水冬十月地震十二月丁卯河間王顒表齊王冏親倚神器有無君之心與成都王穎新野王歆范陽王虓同會洛陽請廢冏還第長沙王乂率衆禦屯南止車門攻冏殺之幽其諸子于金墉城廢冏爲北海王寔大赦改元以長沙王乂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莱侯冰子焰爲齊王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赦五歲刑三月李特攻陷益州荆州刺史宋岱擊特斬之傳首京師夏四月特子雄復據益州五月梓潼曼張昌舉兵反以山都人丘沉爲主改姓劉氏僞號漢建元神鳳攻破郡縣南陽太守劉彬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北middle大將軍宋岱等討張昌于方城王師敗績秋七月中書令卞粹侍中馮蘇河南尹李含等貳於長沙王乂乂疑而害之張昌陷江南諸郡武陵太守貫隆零陵太守孔越豫章太守閻鴻武昌太守劉根皆遇害昌別帥石冰寇揚州刺史陳徵與戰大敗諸郡壘壁皆陷淮人封雲舉兵應之自皐陵寇徐州八月河間王顒成都王穎率兵討長沙王乂帝以乂爲大都督帥軍擊之庚申劉弘及張昌戰於清水斬之顒遣其將張方賴遣其將陸機率秀石超等來逼京師乙丑帝幸十三里橋遣將軍皇甫商距方於宜陽己巳帝旋軍于宣武庚午會于石橋天中裂無雲而雷九月丁丑帝次于河橋壬午皇甫商爲張方所敗甲申帝軍于芒山丁亥幸偃師辛卯舍于豆田癸巳倘書右僕射與晉侯羊玄之本帝旋于城東景申進軍緱氏擊率秀走之大赦張方入京城燒清明開陽二門死者萬計石超逼乘輿于緱氏冬十月壬寅帝旋于宮石超焚緱氏殿御無遺丁未破率秀范陽王虓千東陽門外戊申破陸機于建春門石超走斬其大將賈棠等十六人縣首銅駝街張方退屯十三里橋十一月辛巳星晝隕聲如雷王師攻方壘不利方決千金堨水碓皆懸乃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廩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號爲四部司馬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至一城而已壬寅夜赤氣竟天隱隱有聲景辰地震癸亥東海王越執長沙王乂幽於金墉城尋爲張方所害甲子大赦景寅揚州秀才周玘前南平內史王矩前吳興內史顧祕起義軍以討石冰冰退自臨淮趨壽陽征東將軍劉準遣廣陵度支陳敏擊冰李雄自郫城攻益州刺史羅尚尚委城而退雄益有成都之地封鮮卑段勿塵爲遼西公永興元年春正月景午尚書令樂廣卒成都王穎自鄴襲于帝乃大赦改元爲永安帝遇於河間王顒密詔雍州刺史皇甫重以討之沉舉兵攻長安爲顒所敗張方大掠洛中遷長安於是軍中大餓人相食以成都王穎爲丞相穎遣從事中郎盛攀等以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穎皆殺之以三都兵代宿衛二月乙酉廢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幽皇太子覃復爲清河王三月陳敏攻石冰斬之揚徐二州平河間王顒表請立成都王穎爲太弟戊申詔曰朕以不德纂承鴻緒于茲十有五載禍釁滔天奸逆仍起至乃幽廢重宮宗廟圮絕成都王穎溫仁惠和剋平暴亂其以穎爲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如故大赦賜諫寡高年帛三匹大酺五日景辰修繕太廟服器以太尉顒爲太宰太傅劉寔爲太尉六月新作三城門秋七月景申朔右衛將軍陳眕以詔召百寮入殿中因勒兵討成都王穎戊戌大赦復皇后羊氏及皇太子覃己亥司徒王戎東海王越高密王簡平昌公模吳王晏豫章王熾襄陽王範右僕射荀藩等奉帝北征至安陽衆十餘萬穎遣其將石超距戰己未大軍敗績于蕩陰矢及乘輿百官分散侍中嵇紹死之帝傷頰中三矢七六月帝遂幸

超軍銳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超遣第熙奉帝之鄴賴帥羣官迎謁道左帝下輿涕泣其夕幸于賴軍賴府有九錫之儀陳留王送貂蟬文衣麟尾明日乃備法駕幸于鄴惟豫章王熾司徒王戎僕射荀藩從庚申大赦改元爲建武八月戊辰賴殺東安王繇張方復入洛陽廢皇后羊氏及皇太子覃匈奴左賢王劉元海反於離石自號大單于安北將軍王浚遣烏丸騎攻成都王賴于鄴大敗之賴與帝單車走洛陽服御分散倉本上下無齎侍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貨用所在買飯以供宮人止食于道中客舍宮人有持升餘粳米飯及糗蔡豆豉以進帝帝噉之御中黃門布被次覆幕市賣米飯盛以瓦盆帝噉兩盂有老父獻蒸雞帝受之至溫將謁陵帝裹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歔欷及濟河張方帥騎三千以陽燧青蓋車奉迎方拜謁帝躬止之幸巳大赦賞從者各有差冬十一月乙未方請帝謁廟因劫帝幸長安方以所乘車入殿中帝馳避後園竹中方遣帝升車左右中黃門鼓吹十二人步從惟中書監盧志侍側方以帝幸其壘帝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宮分毋府藏魏晉已來之積掃地無遺矣行次新安寒甚帝隨馬傷足尚書高光進面衣帝嘉之河間王顒帥關中諸軍步騎三萬迎于霸上顒前拜謁帝下車止之以征西府爲宮唯侍中荀藩司隸劉暾太常鄭琰河南尹周馥與其遺官在洛陽爲留臺承制行事號爲東西臺馥景午留臺大赦改元復爲永安辛丑復皇后羊氏李雄僭號成都王劉元海僭號漢王十二月丁亥詔曰天禍晉邦家嗣莫繼成都王賴自在鄴貳政績虧損四海失望不可承重其以王還第豫章王熾先帝愛子令聞日新四海注意今以爲皇太弟以隆我晉邦以司空越爲太傅與太宰顒夾輔朕躬司徒王戎參錄朝政光祿大夫王衍爲尚書左僕射安南將軍尉安北將軍幽平北將軍騰各守本鎮高密王簡爲鎮南大將軍領司隸校尉權鎮洛陽東中郎將模爲宿北將軍都督冀州鎮于鄴鎮南大將軍劉弘領荊州以鎮南土周馥據胤各還本部百官皆復職齊王冏前應還第長沙王乂輕陷重刑封其子紹爲樂平縣王以奉其嗣自頃戎車屢征勞費人力供御之物皆減三分之二戶調田租三分減一蠲除苛政愛人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大赦改元以河間王都督中外諸軍事

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在長安夏四月詔封樂平王紹爲齊王景子濟方廣皇后羊氏六月甲子侍中司徒安豐侯王戎龍陵西太守韓稚攻秦州刺史張輔殺之李雄僭即帝位國號蜀秋七月甲午倘書諸曹火燒崇禮闥東海王越嚴兵徐方將西迎大駕成都王賴部將公師藩等聚衆攻陷郡縣害陽平太守李志汲郡太守張延等轉攻鄴平昌公模遣將軍趙驤擊破之八月辛丑大赦驃騎將軍苑陽王虓逐襄州刺史李義揚州刺史曹武殺丹陽太守朱建李雄遣其將李驤寇漢安東騎大將軍劉弘逐平南將軍彭城王釋于宛九月庚寅朔公師藩又害平原太守王景清河太守馮熊庚子豫州刺史劉喬攻苑陽王虓於許昌敗之壬子以成都王賴爲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鎮鄴河間王顒遣將軍呂朗屯洛陽冬十月景子詔曰得豫州刺史劉喬檄稱賴川太守劉與逼脅驃騎將軍虓距逆詔令違構凶逆擅劫郡縣合聚兵衆擅用荀晞爲兗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荊州刺史劉弘平南將軍彭城王釋等其各勒所統逕會許昌與喬幷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爲大都督統精本十萬建武將軍呂朗廣武將軍馮嵩建威將軍刁默等爲軍前鋒共會許昌除與兄弟丁丑使前車騎將軍石超北中郎將王闡討與等赤氣見于北方東西竟天有星孛于北斗平昌公模遣將軍宋胄等屯河橋十一月立節將軍周權詐被檄自稱平西將軍復皇后羊氏洛陽令何喬攻權殺之復廢皇后十二月呂朗等東屯滎陽成都王賴進據洛陽張方劉弘等並按兵不能禦苑陽王虓濟自官渡拔滎陽斬石超襲許昌破劉喬於蒲喬奔南陽右將軍陳敏舉兵反自號楚公矯稱被中詔從沔漢率迎天子逐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賴遣弟恢南略江州刺史應邁奔弋陽

光熙元年春正月戊子朔日有蝕之帝在長安河間王顒閻劉喬破大懼遣殺張方請和於東海王越越不聽宋胄等破賴將樓夏進逼洛陽賴奔長安甲子越遣其將祁弘宋胄司馬纂等迎帝三月東萊徵令劉柏根反自稱假公襲臨淄高密王簡奔聊城王浚遣將討柏根斬之夏四月己巳東海王越屯于滎

遣弘農太守彭隨北地太守刁默距祁弘等於湖五月壬午西南流范陽國地燃可以爨壬辰祁弘等與刁默戰默大敗順穎走南山奔于宛弘等所部鮮卑大掠長安殺二萬餘人是日日光四散赤如血甲午又如之己亥弘等奉帝還洛陽帝乘牛車行宮藉草公卿啟涉戊申驃騎范陽王虓殺司隸校尉邢喬己酉盜取太廟金匱及策文各四六月景辰朔至自長安升舊殿哀感流涕謁于太廟復皇后羊氏辛未大赦改元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太廟更賈苞盜太廟璽衣及劍伏誅八月以太傅東海王越錄尚書驃騎將軍范陽王虓爲司空九月賴丘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送之于鄴進東贏公騰爵爲東燕王平昌公模爲南陽王冬十月司空范陽王虓薨虓長史劉輿害成都王穎十一月庚午帝崩于顯陽殿時年四十八葬太陽陵帝之爲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悉召東宮官屬使以尚書事令太子決之帝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可引書妃從之泓乃具草令帝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高平王沉作釋時論南陽魯褒作錢神論盧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時之作也帝又嘗在華林園閑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愛蔽皆此類也後因食糜中毒而崩或云司馬越之鴆

史臣曰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遷宥人褒奴共叔帶並與裏后與犬戎俱運昔者丹朱不肖賴王逃責相彼凶德事關休咎方乎土梗以墜其情導暑之氣將闡淫龜之音罕記乃彰嗤笑用符顛隕豈通才俊彥猶形於前代增淫助虐播於當今者歟物號忠良於茲拔本人稱妖孽自此疏源長樂不祥承華非命生靈版蕩社稷丘墟古者敗國亡身分鑣共軫不有亂常則多庸暗豈明神喪其精魄武皇不知其子也

贊曰惠皇居尊臨朝聽言厥體斯昧其情則昏高墓堂子長夜窈窕金墉毀冕蕩陰釋位及爾皆亡滔天來遭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帝紀第五

孝懷帝

孝懷皇帝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屬孝惠之時宗室攜禍帝冲素自守門絕賓遊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於時初拜散騎常侍及趙王倫篡見收倫敗爲射聲校尉累遷車騎大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未之鎮永興元年改授鎮北大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十二月丁亥立爲皇太弟以清河王覃本太子也懼不敢當與書令龐陵侯繭曰二相經營王室志寧社稷儲貳之重宜歸時望親實之業非大王而誰清河幼弱未允衆心是以虧升東宮復繕藩國今衆與播越二宮久曠常悉氏羌飲馬於涇川蟻衆控弦於鶉水宜及吉辰時登儲副上奠大鴈早寧東京下允黔首喁喁之望帝曰卿吾之宋昌也乃從之

光熙元年十一月庚午孝惠帝崩羊皇后以於太弟爲嫂不得爲太后僭清河王覃入已至尚書閤侍中華混等急召太弟癸酉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羊氏爲惠皇后居弘訓宮追尊所生太妃王氏爲皇太后立妃梁氏爲皇后十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己亥封彭城王植子融爲樂城縣王南陽王模敬河間王顒於雍谷辛丑以中書監温羨爲司徒尚書左僕射王衍爲司空己酉葬孝惠皇帝于太陽陵李雄刺帥李離寇梁州

永嘉元年春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除三族刑以太傅東海王越輔政錄尚書事中丞諸葛玫二月辛巳東萊人王彌起兵反寇青徐二州長廣太守宋顯東平太守應吠並遇害三月己未朔平東將軍周馥斬送陳敏首丁卯改葬武悼楊皇后庚午立豫章王詮爲皇太子辛未大赦庚辰東海王越出鎮許昌以征東將軍高密王簡爲征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鎮襄陽改封安北將軍東燕王騰爲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諸軍事鎮鄴以征南將軍南陽王模爲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鎮長安幷州諸郡爲劉元海所陷刺史劉琨獨保晉陽夏五月馬牧帥汲桑聚衆反敗魏郡太守馮嵩遂陷鄴城害新蔡王騰燒鄴宮火旬日不滅又殺前幽州刺史石尠於樂陵入掠平原山陽公劉秋遏害洛陽步廣里地陷有二鵲出色蒼者冲天白者不能飛建寧郡夷攻陷寧州死者三千餘人秋七月己酉朔東海王越進屯官渡以討汲桑己未以平東將軍琅琊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鄴八月己卯朔撫軍將軍荀晞敗汲桑於鄴甲辰曲赦幽幷司冀兗豫等六州分荆州江州入郡爲湘州九月戊申荀晞又破汲桑陷其九壘辛亥有大星如日小者如斗自西方流於東北天鼓赤俄有聲如雷始脩千金場於許昌以通運冬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甲寅以尚書右僕射和郁爲征北將軍鎮鄴十二月戊寅幷州人田蘭薄盛等斬汲桑於樂陵甲午以前太傅劉寔爲太尉庚子以光祿大夫延陵公高光爲尚書令東海王越矯詔因清河王覃于金墉城癸卯越自爲丞相以撫軍將軍荀晞爲征東大將軍

二年春正月景子朔日有蝕之丁未大赦二月辛卯清河王覃爲東海王越所害庚子石勒寇常山安北將軍王浚討破之三月東海王越鎮鄄城劉元海侵汲郡略有頓丘河內之地王彌寇青徐兗豫四州夏四月丁亥入許昌諸郡守將皆奔走五月甲子彌遂寇洛陽司徒王衍帥衆禦之彌退走秋七月甲辰劉元海寇平陽太守宋抽奔京師河東太守力戰死之八月丁亥東海王越自鄄城遷屯于濮陽九月石勒寇趙郡征北將軍和郁自鄴奔于衛國冬十月甲戌劉元海僭帝號于平陽仍稱漢十一月乙巳尚書令高光卒丁卯以太子少傅荀藩爲尚書令己酉石勒寇鄴魏郡太守王粹戰敗死之十二月辛未朔大赦立長沙王乂子碩爲長沙王渤爲臨淮王

三年春正月甲午彭城王釋薨三月戊申征南大將軍高密王簡薨以尚書左僕射山濤爲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等四州諸軍事司隸校尉劉暾爲尚書左僕射丁巳東海王越歸京師乙丑勒兵入宮於帝側收近臣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延等十餘人並害之景寅曲赦河南郡丁卯太尉劉寔薨老以司徒王衍爲太尉東海王越領司徒劉元海寇蒙陽遣車騎將軍王彌攻之王師敗績于

延津死者三萬餘人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夏四月左積弩將軍朱誕叛奔于劉元海石勒攻陷冀州郡縣百餘壁秋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三所各廣三丈長三百餘步幸未平陽人劉芒蕩自稱漢後聚衆稱帝號於馬鬬山支胡五斗叟郝索衆數千爲亂屯新豐與芒蕩合黨劉元海遣子聰及王彌寇上黨圍壺關幷州刺史劉琨使兵救之爲聰所敗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及聰戰又敗超融死之上黨太守鹿淳以郡降賊九月景寅劉聰圍浚儀遣平北將軍曹武討之丁丑王師敗績東海王越入保東城聰至西明門越擊之戰于宣陽門外大破之石勒寇常山安北將軍王浚使鮮卑騎救之大破勒於飛龍山征西大將軍南陽王模使其將淳于定破劉芒蕩五斗叟並斬之使車騎將軍王堪平北將軍曹武討劉聰王師敗績壁奔還京師李雄別帥羅羨以梓潼歸順劉聰攻洛陽西明門不剋宜都夷道山崩荊湘二州地震冬十一月石勒陷長樂安北將軍王斌遇害因屠襄陽乞活帥李惲陳盛等帥衆救京師聰退走惲等又破王彌于新汲十二月乙亥夜有白氣如帶自地升天南北各二丈

四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二月石勒襲鄄城兗州刺史袁孚戰敗爲其部下所害勒又襲白馬車騎將軍王堪死之李雄將文碩殺雄大將軍李國以巴西歸順戊午吳興人錢璯反自稱平西將軍三月丞相倉曹屬周玘帥鄉人討璯斬之夏四月大水將軍祁弘破劉元海將劉靈曜于廣宗李雄陷梓潼兗州地震五月石勒寇汲郡執太守胡龕遂南濟河梁陽太守裴純奔建鄴大風折木地震幽幷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馬毛皆盡六月劉元海死其子和嗣僞位和弟聰弒和而自立秋七月劉聰從弟曜及其將石勒圍懷詔征虜將軍宋抽救之爲曜所敗抽死之九月河內人樂仲執太守裴整叛降于石勒徐州監軍王隆自下邳棄軍奔于周馥雍州人王如舉兵反于宛殺譙令長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大掠漢沔新平人扈寶馮翊人嚴嶷京兆人侯脫等各起兵應之征南將軍山簡荊州刺史王澄南中郎將杜蕤並遣兵援京師及如戰于宛諸軍皆大敗王澄獨以衆進至沔口衆潰而歸冬十月辛卯晝昏至于庚子大星西南墜有聲壬寅石勒圍倉垣陳留內史王讚擊敗之勒走河北壬子以驃騎將軍王浚爲司空平北將軍劉琨爲平北大將軍京師饑東海王越羽檄徵天下兵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若今日尚可救後則無逮矣時莫有至者石勒陷襄城太守崔曠遇害遂至宛王浚遣鮮卑文鴦帥騎救之勒退浚又遣別將王申始討勒于汶石津大破之十一月甲戌東海王越帥衆出許昌以行臺自隨宮省無復守衛荒饉日甚殿內死人交橫府寺營署並掘壍自守盜賊公行枹鼓之音不絕越軍次項自領豫州牧以太尉王衍爲軍司丁丑流氏隗伯符等襲宜都太守鄧啼奔建鄴壬申始攻劉曜王彌於瓠壘破之鎮東將軍周馥表迎大駕遷都壽陽越使裴碩討馥爲馥所敗走保東城請救於琅琊王睿襄陽大疫死者三千餘人加涼州刺史張軌安西將軍十二月征東大將軍荀晞攻王彌別帥曹嶷破之乙酉平陽人李洪帥流人入定陵作亂

五年春正月帝密詔荀晞討東海王越壬申晞爲曹嶷所破乙未越遣從事中郎將楊瑁徐州刺史裴盾共畢晞癸酉石勒入江夏太守楊珉奔于武昌乙亥李雄攻陷涪城梓潼太守譙登遇害湘州流人杜弢據長沙反戊寅安東將軍琅琊王睿使將軍甘卓攻鎮東將軍周馥於壽春馥衆潰庚辰太保平原王幹薨二月石勒寇汝南汝南王祐奔建鄴三月戊午詔下東海王越罪狀告方鎮討之以征東大將軍荀晞爲大將軍景子東海王越薨四月戊子石勒追東海王越喪及於東郡將軍錢端戰死軍潰太尉王衍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尚書鄭豫武陵王澹等皆遇害王公已下死者十餘萬人東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尋又沒于石勒賊王桑冷道陷徐州刺史裴盾遇害桑遂擾淮至于歷陽五月益州流人汝班梁州流人蹇撫作亂於湘州廣刺史荀眺南破零桂諸郡東掠武昌安城太守郭察邵陵太守鄧融衡陽內史滕育並遇害進司空王浚爲大司馬征西大將軍南陽王模爲太尉太子太傅傅祗爲司徒尚書令荀藩爲司空安東將軍琅琊王睿爲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越之出也使河南尹潘滔居守大將軍荀晞表遷都倉垣帝將從之諸大臣畏滔不敢奉詔且宮中及黃門嬖寶財不欲出至是饑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帝召羣臣會議

將行而警衛不備帝撫手歎曰如何會無車輿乃使司徒傅祗出詣河陰脩理舟楫爲水行之備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爲盜所掠不得進而還六月癸未劉曜王彌石勒同寇洛川王師頻爲賊所敗死者甚衆庚寅司空荀藩光祿大夫荀組奔懷帝太子左率温畿夜開廣莫門奔小平津丁酉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爲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燒宮廟遷辱妃后吳王晏竟陵王楙尚書左僕射和郁右僕射曹馥尚書閻丘沖裴桀王棱河南尹劉默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以帝爲會稽公荀藩移檄州鎮以瑯琊王爲盟主豫章王端東奔荀晞晞立爲皇太子自領尚書令具置官屬保梁國之蒙縣百姓饑儉米斛萬餘價秋七月大司馬王浚承制假立太子置百官署征鎮石勒寇穀陽沛王滋戰敗遇害八月劉聰使子粲攻陷長安太尉征西將軍南陽王模遇害長安遺人四千餘家奔漢中九月癸亥石勒襲陽夏至于蒙縣大將軍荀晞豫章王端並沒于賊冬十月勒寇豫州諸軍至江而還十一月猗盧寇太原平北將軍劉琨不能制徙五縣百姓於新興以其地居之

六年春正月帝在平陽劉聰寇太原故鎮南府牙門將胡亢衆衆寇荊土自號楚公二月壬子日有食之癸丑鎮東大將軍瑯琊王睿上尚書檄四方以討石勒大司馬王浚移檄天下稱被中詔承制以荀藩爲太尉汝陰王熙爲石勒所害夏四月景寅征南將軍山簡卒秋七月歲星熒惑太白聚于牛斗石勒寇冀州劉粲寇晉陽平北將軍劉琨遣部將郝詵帥衆禦粲詵敗績死之太原太守高喬以晉陽降粲八月庚戌劉琨奔於常山辛亥陰平都尉董沖逐太守王鑒以郡叛降于李雄乙亥劉琨乞師于猗盧表盧爲代公九月己卯猗盧使子利孫赴琨不得進辛巳前雍州刺史賈疋討劉粲於三輔走之關中小定乃與衛將軍梁芬京兆太守梁綜共奉秦王鄴爲皇太子於長安冬十月猗盧自將六萬騎次于盆城十一月甲午劉粲遁走劉琨收其遺衆保于陽曲是歲大疫

七年春正月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丁未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三十帝初誕有嘉禾生于豫章之南昌先是望氣者云豫章有天子氣其後竟以豫章爲皇太弟在東宮恂恂謙損接引朝士講論書籍及即位始遵舊制臨太極殿使尚書郎讀時令又於東堂聽政至於宴會輒與羣官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祕書監荀崧又常調人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爲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

## 孝愍帝

孝愍皇帝諱鄴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也出繼後伯父秦獻王東襲封秦王永嘉二年拜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及洛陽傾覆避難于藍田縣與舅荀藩荀組相遇自密南趣許頴豫州刺史閻鼎與前撫軍長史王毗司徒長史劉噂中書郎李昕及藩組等同謀奉帝歸于長安而噂等中塗復叛鼎追殺之藩組僅而獲免鼎遂挾帝乘牛車自宛趣武關頻遇山賊士卒亡散次于藍田鼎告雍州刺史賈疋疋遣遣州兵迎衛達于長安又使輔國將軍梁綜助守之時有玉龜出霸水神馬鳴城南焉六年九月辛巳奉秦王爲皇太子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大赦加疋征西大將軍以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爲大司馬賈疋討賊張連遇害衆推始平太守麴允領雍州刺史爲盟主承制選置建興元年夏四月景午奉懷帝崩問舉哀成禮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衛將軍梁芬爲司徒雍州刺史麴允爲使持節領軍將軍錄尚書事京兆太守索綝爲尚書右僕射石勒攻龍驤將軍李惲於上白惲敗死之五月壬辰以鎮東大將軍瑯琊王睿爲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大司馬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又詔二王曰夫陽九百六之災雖在盛世猶或遭之朕以幼沖纂承烘緒庶憑祖宗之靈羣公義士之力蕩滅凶寇拯拔幽宮聽望未達肝心分裂昔周邵分陝姬氏以隆平王東遷晉鄭爲輔今左右丞相茂德齊聖國之昵屬當特二公掃除餘穢奉迎梓宮克復中興令幽幷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梁涼梁雍武旅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分遣前鋒爲幽幷後駐赴同大限克成元勳又詔瑯琊王曰朕以沖昧纂承洪緒未能暴夷凶逆奉迎梓宮枕戈煩寃肝心抽裂前得魏浚表知公帥

先三軍已據壽春傳檄諸侯協齊威勢想今漸進已達洛陽涼州刺史張軌乃心王室連旗萬里已到汧隴梁州刺史張光亦遣巴漢之卒屯在駱谷褒川驍勇其會如林聞遣使適還具知平陽定問云曲沃釐盛餘胡衰破然猶特險當須大舉未知公今所到是以息兵秣馬未便進軍今爲已至何許當須來旨便乘輿自出會除中原也公宜恩弘謀猷勳濟遠略使山陵旋反四海有賴故遣殿中都尉劉勳蘇馬等具宣朕意公茂德昵屬宜釐東夏恢融六合非公而誰但洛都陵廟不可空曠公宜鎮撫以綏山東右丞相當入輔弼追蹤周邵以隆中興也六月石勒害兗州刺史田徽是時山東郡邑相繼陷于勒秋八月癸亥劉勳等達于揚州改建鄴爲建康改鄴爲臨漳杜弢寇武昌焚燒城邑弢別將王真襲沔陽荊州刺史周顗奔于建康九月司空荀藩薨于滎陽劉聰寇河南河南尹張嶷死之冬十月荊州刺史陶侃討杜弢黨杜曾於石城爲曾所敗己巳大雨雹庚午大雷十一月流人楊武攻陷梁州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黑霧著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辛未辰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于西方而東行丁丑大赦楊武大略漢中遂奔李雄二月壬寅以司空王浚爲大司馬衛將軍荀組爲司空涼州刺史張軌爲太尉封西平郡公幷州刺史劉琨爲大將軍三月癸酉石勒陷幽州殺侍中大司馬幽州牧博陵公王浚焚燒城邑害萬餘人杜弢別帥王真襲荊州刺史陶侃於林鄧侃奔還中夏四月甲辰地震五月壬辰太尉領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張軌薨六月劉曜趙典寇新豐諸縣安東將軍索綝討破之秋七月曜典等又逼京都領軍將軍麴允討破之典中流矢而死九月北中郎將劉演剋頓丘斬石勒所署太守邵攀景戍鄒見襄平單于代公猗盧遣使獻馬牸子馬生人

三年春正月盜殺晉昌太守趙珣吳興人徐馥害太守袁琇以侍中宋哲爲平東將軍屯華陰二月景子進左丞相琨琅琊王睿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保爲相國司空荀組爲太尉大將軍劉琨爲司空進封代公猗盧爲代王荊州刺史陶侃破王真於巴陵杜弢別將杜弘張彥與臨川內史謝摛戰于湘谷摛敗績死之三月豫章內史周訪擊杜弘走之斬張彥於陳夏四月大赦五月劉聰寇幷州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綵帛不可勝紀時以朝廷草創服章多闕勑收其餘以實內府丁卯地震辛巳大赦勑雍州捿鄠埋瘞脩復陵墓有犯者誅及三族秋七月石勒陷襄陽害太守韓弘劉聰寇上黨劉琨遣將救之八月癸亥戰于襄垣王師敗績荊州刺史陶侃攻杜弢弢敗走道死湘州平九月劉曜寇北地命領軍將軍麴允討之冬十月允進攻青白城以豫州牧征東將軍索綝爲尚書僕射都督宮城諸軍事劉聰陷馮翊太守梁肅奔萬年十二月涼州刺史張寔送皇帝行璽一紐盜殺安定太守趙班

四年春三月代王猗盧薨其衆歸于劉琨夏四月丁丑劉曜寇上郡太守藉韋率其衆奔于南鄭涼州刺史張寔遣步騎五千來赴京都石勒陷鷹丘北中郎將劉演出奔五月平虜太守曹嶷害南廣太守孟桓帥二郡三千餘家叛降于李雄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蝗秋七月劉曜攻北地麴允帥步騎三萬救之王師不戰而潰北地太守麴昌奔于京師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建威將軍魯克散騎常侍梁綜少府皇甫陽等皆死之八月劉曜逼京師內外斷絕鎮西將軍焦嵩平東將軍宋哲始平太守竺恢等同赴國難麴允與公卿守長安小城以自固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兵東屯霸上鎮軍將軍胡崧帥城西諸郡兵屯遮馬橋並不敢進冬十月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太半太倉有麴數十斛麴允屑爲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泣謂允曰今寇厄如此外無救援死於社稷是朕事也朕念將士暴離斯酷今欲因城未陷爲羣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遺書朕意決矣十一月乙未使侍中宋敞送牋於曜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宋敞奉帝還宮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時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蕃殺隱士霍原以應之及帝如曜營實在城東豆田壁辛丑帝蒙塵於平陽麴允及羣官並從劉聰假帝光祿大夫懷安侯壬寅聰臨殿帝稽首于前麴允伏地慟哭因自殺倘書辛賓梁允侍中梁濬散騎常侍嚴敦左丞相藏振黃門侍郎任播張偉杜曼及諸郡守並爲

曜所害華輯奔南山石勒圍樂平司空劉琨遣兵援之為勒所敗樂平太守韓據出奔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叛降于勒十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己未劉琨奔薊依段匹磾

五年春正月帝在平陽庚子虹霓彌天三日並照平東將軍宋哲奔江左李雄使其將李恭羅寅寇巴東二月劉聰使其將劉暢攻滎陽太守李矩擊破之三月瑯琊王睿承制改元稱晉王於建康夏五月景子日有食之秋七月大旱司冀青雍等四州螽蝗石勒亦競取百姓禾時人謂之胡蝗八月劉聰使趙固襲衛將軍華薈於定穎遂害之冬十月景子日有食之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為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欷流涕聰聞而惡之聰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為聰所害十二月戊戌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十八帝之繼皇統也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牆宇頹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衆唯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闕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云

史臣曰昔炎暉杪暮英雄多假於宗室金德韜華顛沛共推於懷愍樊陽寂寥兵車靡會豈為不足而情有餘乎喋喋遺萌苟存其主譬彼詩人愛其棠樹夫有非常之事而無非常之功詳觀發迹用非天啟是以輿櫬銜璧可得而言焉泊乎五都三陜並皆淪寇龍州午首故以立君股肱非挑戰之秋劉石有滔天之勢樞機中斷干戈外絕兩京淪狄再駕徂戎周王隕首於驪峯衛公亡肝於淇上願為一郡其可得乎干寶有言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大小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內夷曹爽外襲王淩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己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機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埽而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至于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維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杖王杜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為伊周夕成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世利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揚元海王彌撓之於青冀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彼元海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禦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藪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消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至於公劉遭夏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至於大

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從之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至于文王而雖新其命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妃后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成婦道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以三聖之知伐揚夫之討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接於三代宜景遭多難之時跌蹈擊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遘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恩庸於亳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也二祖遹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曠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佞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靣共嗤鄙以爲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愚奔於貨欲之塗遂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執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貴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莊櫛織維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泆之過不拘妒忌之惡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知非也又況責之閑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水斯潰而決其隄防如火斯蕩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垂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愚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鐵神之論而覩龍路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主治之幸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苑嬖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強臣愍帝奔播之後徙厠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皇帝

贊曰懷佩玉璽愍居黃屋鑾墜三山鯨吞九服獯入金商穹居未央圖顏盡仆方駐咸僵大夫反首從我平陽主憂臣哭于何不臧

晉書卷五

孝愍帝紀前得魏浚表○上文大司馬王浚移檄天下此魏字當是王字之訛

晉書卷五考證

唐　太宗　文皇帝　御撰

帝紀第六

元帝

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也咸寧二年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藁如始刈及長白豪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目有精曜顧眄煒如也年十五嗣位琅邪王幼有令聞及惠皇之際王室多故帝每恭儉退讓以免於禍沉敏有度量不顯灼然之跡故時人未之識潘惟侍中紹異之謂人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元康二年拜員外散騎常侍累遷左將軍從討成都王穎蕩陰之敗也叔父東安王繇爲穎所害帝懼禍及將出奔其夜月正明而禁衛嚴警帝無由得去甚窘迫有頃雲霧晦冥雷雨暴至徼者皆弛因得潛出穎先令諸關無得出貴人帝既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以策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俱歸國東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也假帝輔國將軍尋加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俄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越西迎大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以顧榮爲軍司馬賓禮爲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並爲腹心股肱賓禮名寶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屬太妃薨于國自喪奔喪葬畢還鎮增封宣城郡二萬戶加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受越命討征東將軍周馥走之及懷帝蒙塵於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爲盟主江州刺史華軼不從使豫章內史周廣前江州刺史衛展討禽之愍帝即位加左丞相歲餘進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遣諸將分定江東斬叛者孫弼於宣城平杜弢於湘州承制赦荊揚及西都不守帝出師譬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徵天下之兵尅日進討于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光皆以爲中興之象焉

建武元年春二月辛巳平東將軍宋哲至宣愍帝詔曰遭運迍否皇綱不振朕以寡德奉承洪緒不能祈天永命紹隆中興至使凶胡敢帥犬羊逼迫京都朕今幽塞荊城憂虞萬端恐一旦奔潰卿指諸丞相具宣朕意使振萬幾時據舊都脩復陵廟以雪大恥三月帝素服出次舉哀三日西陽王羕及軍諮參佐州征牧守等上尊號帝不許羣等以死固請至于再三帝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惟有賠節死義以雪天下之恥庶贖鈇鉞之誅晉本琅邪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反國羣臣乃不敢逼請依魏晉故事爲晉王許之辛卯即王位大赦改元其殺祖父母父母及劉聰石勒不從此令諸參軍拜奉車都尉據屬騎馬都尉辟據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據乃備百官立宗廟社稷於建康時四方競上符瑞帝曰孤貧四海之責未能愚懷何徵祥之有景辰立世子紹爲晉王太子以撫軍大將軍西陽王羕爲大保征南大將軍漢安侯王敦爲大將軍右將軍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將軍左長史刁協爲尚書左僕射封王子宣成公裒爲琅邪王六月景寅司空幷州刺史廣武侯劉琨幽州刺史左賢王弼海公段匹磾領護烏丸校尉鎮北將軍劉翰單于廣寧公段辰遼西公段眷冀州刺史祝阿子邵續青州刺史廣饒侯曹嶷兗州刺史定襄侯劉演東夷校尉崔毖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等一百八十人上書勸進曰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監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蒸黎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威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是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下世邁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難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寢極失御登遐配帝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璿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政四海想中興之英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薦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奉表使還乃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庭神器流離再罹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血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冏鼎司閑閱夏慭精爽飛越且驚且慨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聞

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無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絶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遵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征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號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敘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中興周詩以爲休詠況茂勳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覲徵獻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夷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上尊號願陛下存蹕禹至公之情狹由巢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慰宗廟乃顧之懷下釋普天傾首之勤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幾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已殆曠之淡辰則萬幾以亂方今踵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黎元波蕩無所繫心安可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遠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者惠公廣泰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絶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猷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親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忝於方任久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與覲威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帝優令答之語在瑋傳石勒將石季龍圍譙城平西將軍祖逖擊走之己巳帝傳檄天下曰逆賊石勒肆虐河朔遺誅歷載遊魂縱逸復遣凶黨石季龍犬羊之衆越河南渡綴其鴈門平西將軍祖逖帥衆討擊鄴時遺散今遣車騎將軍琅邪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逕造賊場受逖節度有能梟季龍首者賞絹二千匹金五十斤封縣侯食邑二千戶又賊黨能梟送季龍首封賞亦同之七月散騎侍郎朱誕尚書郎顧球奉帝痛之將爲舉哀有司奏舊尚書郎不在舉哀之例帝曰喪亂之葬特相痛悼於是遂舉哀哭之甚慟丁未梁王悝薨以太尉荀組爲司徒鴈山導之薨八月甲午封梁王世子鬼爲梁王荊州刺史第五猗爲賊帥杜曾所推遂與曾同反九月戊寅王敦使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討猗爲其將杜曾所敗誘等皆死之石勒審東兆太守華辟梁州刺史周訪討杜曾大破之十月丁未現邪王裒薨十一月甲子封汝南王子弼爲新蔡王丁卯以司空劉琨爲太尉置史官立太學是歲揚州大旱

太興元年春正月戊申朔臨朝懸而不樂三月癸丑愍帝崩閏至帝斬縗居廬景辰百寮上尊號令曰孤以不德當厄運之極臣節未立匡救未舉夙夜所以忘寢食也今宗廟廢絶儲兆無係羣官庶尹咸勉之以大政亦何敢辭輒敬從所執是日即皇帝位詔曰昔我高祖宣皇帝誕應期運廓開王基景文皇帝奕世重光經熙諸夏愛整世祖應天順時受茲明命功格天地仁漑宇宙昊天不融降此鞠凶懷帝短世越去王都天禍薦臻大行皇帝崩祖社稷無奉肆羣后三司六事之人嚮諮庶尹至于華戎致辭大命于朕紹予一人畏天之威用弗敢遑寧增南郊受終文祖焚柴頒瑞告類上帝惟朕寡德讎我洪緒若涉大川罔知攸濟惟爾股肱爪牙之佐文武熊羆之臣用能弼寧晉室輔予一人恩與葛國共同休慶於是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庚午立王太子紹爲皇太子壬申詔曰昔之爲政者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故我清靜而人自正其次聽言觀行明試以功其有政績可述刑獄得中人無怨訟久而日新及當官敢斷茹柔吐剛行無阿撓修飾時譽者各以名聞令在事之人仰繩前烈同心戮力深思所以寬衆惠役惠益百姓無廢朕命遠近稱貴一切斷之夏四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加大將軍王敦江州牧進驃騎將軍王導開府儀同三司戊寅初築招魂葬乙酉西平地震五月癸丑使持節侍中都督太尉幷州刺史

廣武侯劉琨爲段匹磾所害六月旱帝親雩改丹陽內史爲丹陽尹甲申以尚
書左僕射刁協爲尚書令平南將軍曲陵公荀崧爲尚書左僕射庚寅以梁州
太守李矩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戊戌封皇子晞爲武陵王初置諫鼓
謗木秋七月戊申詔曰王室多故姦凶肆暴皇綱弛墜顛覆大猷朕以不德統
承洪緒夙夜憂危思改其弊二千石令長當祗奉舊憲正身明法抑齊豪強存
恤孤獨隱實戶口勸課農桑州牧刺史當互相檢察不得顧私虧公長吏有志
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惏穢濁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縱蔽
善之罪有而不知當受闇塞之責各明慎奉行劉聰死其子粲嗣僞位八月冀
徐青三州蝗靳準弒劉粲自號漢王冬十月癸未加廣州刺史陶侃平南將軍
劉曜僭卽皇帝位于赤壁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新野王邪
薨加大將軍王敦荊州牧庚申詔曰朕以寡德纂承洪緒上不能調和陰陽下
不能濟育羣生災異屢興咎徵仍見壬子乙卯雷震暴雨蓋天災譴誡所以彰
朕之不德也羣公卿士其各上封事具陳得失無有所諱將親覽焉新作聽訟
觀故歸命侯孫皓子璠謀反伏誅十二月劉聰故將王騰馬忠等誅靳準送傳
國璽於劉曜武昌地震丁丑封顯義亭侯渙爲琅邪王己卯琅邪王渙薨癸巳
詔曰漢高經大梁吳無忌之墓齊師入魯脩柳下惠之壟其吳之高德名賢或
未旌錄者其條列以聞江東三郡饑遣使振給之彭城內史周撫殺沛國內史
周默以反

二年春正月丁卯崇陽陵毀帝素服哭三日使冠軍將軍梁堪守太常馬龜等
脩復山陵迎梓宮于平陽不尅而還二月太山太守徐龕斬周撫傳首京師夏
四月龍驤將軍陳川以浚儀叛降于石勒太山太守徐龕以郡叛自號兗州刺
史寇濟岱秦州刺史陳安叛降于劉曜五月癸丑太陽陵毀帝素服哭三日徐
揚及江西諸郡蝗吳郡大饑平北將軍祖逖及石勒將石季龍戰于浚儀王師
敗績壬戌詔曰天下凋弊加以災荒百姓困窮國用並匱吳郡饑人死者百數
天生蒸黎而樹之以君選建明哲以左右之當深思以救其弊昔吳起爲楚悼
王明法審令損不急之官除廢公族疏遠以附益將士而國富兵強況今日之
弊百姓凋困邪且當去非急之務非軍事所須者皆省之甲子梁州刺史周訪
及杜曾戰于武當斬之禽第五猗六月景子加周訪安南將軍罷御府及諸郡
丞置博士員五人己亥加太常賀循開府儀同三司秋七月乙丑太常賀循卒
八月肅慎獻楛矢石砮徐龕寇東莞遣太子左衛率羊鑒行征虜將軍統徐州
刺史蔡豹討之冬十月平北將軍祖逖使督護陳超襲石勒將桃豹超敗沒於
陣十一月戊寅石勒僭卽王位國號趙十二月乙亥大赦詔百官各上封事并
省衆役鮮卑慕容廆襲遼東東夷校尉平州刺史崔毖奔高句驪是歲南陽王
保稱晉王於祁山三吳大饑

三年春正月丁酉朔晉王保爲劉曜所逼遷于桑城二月辛未石勒將石季龍
寇厭次平北將軍冀州刺史邵續擊之續敗沒於陣三月慕容廆奉送玉璽三
紐閏月以尚書周顗爲尚書僕射夏四月壬辰枉矢流于翼軫五月景寅孝懷
帝太子詮遇害于平陽帝三日哭庚寅地震是月晉王保爲其將張春所害劉
曜使陳安攻春滅之安因叛曜石勒將徐龕帥衆來降六月大水丁酉盜殺西
中郎將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張寔寔弟茂嗣領平西將軍涼州刺史秋
七月丁亥詔曰先公武王先考恭王臨君琅邪四十餘年惠澤加於百姓遺愛
結於人情朕應天符創基江表兆庶宅心襁負子來琅邪國人在此者近有千
戶今立爲懷德縣統丹陽郡昔漢高祖以沛爲湯沐邑光武亦復南頓優復之
科一依漢氏故事祖逖部將衛策大破石勒別軍於汴水加逖爲鎭西將軍八
月戊午尊敬王后虞氏爲敬皇后辛酉遷神主于太廟辛未梁州刺史安南將
軍周訪卒皇太子釋奠于太學以湘州刺史甘卓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九月
徐龕又叛降于石勒冬十月景辰徐州刺史蔡豹以畏懦伏誅王敦殺武陵內
史向碩

四年春二月徐龕又帥衆來降鮮卑末波奉送皇帝信璽庚戌告于太廟乃受
之癸亥日鬭三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癸酉以平東將軍曹嶷爲安東將軍
夏四月辛亥帝親覽庶獄石勒攻厭次陷之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沒于
勒五月旱庚申詔曰昔漢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時涼州覆敗諸爲奴婢

亦皆復籍此累代成規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難爲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
秋七月大水甲戌以尚書戴若思爲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幷冀雍六州諸軍
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丹陽尹劉隗爲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
州刺史鎮淮陰壬午以驃騎將軍王導爲司空八月常山崩九月壬寅鎮西將
軍豫州刺史祖逖卒冬十月壬午以逖弟侍中約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十二
月以慕容廆爲持節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平州牧封遼東郡公
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戊辰大將軍王敦舉兵於武昌以誅劉隗爲
名龍驤將軍沈充帥衆應之三月徵征西將軍戴若思鎮北將軍劉隗還衛京
都以司空王導爲前鋒大都督以戴若思爲驃騎將軍丹陽諸郡皆加軍號加
僕射周顗尚書左僕射領軍王邃尚書右僕射以太子右衛率周鎮行冠軍將
軍統兵三千討沈充甲午封皇子昱爲琅邪王劉隗軍于金城右將軍周札守
石頭帝親被甲御六師於郊外遣平南將軍陶侃領江州安南將軍甘卓領荆
州各帥所統以躡敦後四月敦前鋒攻石頭周札開城門應之奮威將軍侯禮
死之敦據石頭戴若思劉隗帥衆攻之王導周顗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六軍
敗績尚書令刁協奔于江乘爲賊所害鎮北將軍劉隗奔于石勒遣使謂敦曰
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於琅邪以避
賢路辛未大赦敦乃自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封武昌郡公邑萬戶
景子驃騎將軍秣陵侯戴若思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武城侯周顗爲敦所害
敦將沈充陷吳國魏乂陷湘州吳國內史張茂湘州刺史譙王承並遇害五月
壬申敦以太保西陽王羕爲太宰加司空王導尚書令乙亥鎮南大將軍甘卓
爲襄陽太守周虑所害蜀賊張龍寇巴東建平太守柳純擊走之石勒遣騎寇
河南六月旱秋七月王敦自加兗州刺史郗鑒爲安北將軍石勒將石季龍攻
陷太山執守將徐龕兗州刺史郗鑒自鄒山退守合肥八月敦以其兄含爲衛
將軍自領寧益二州都督琅邪太守孫默叛降于石勒冬十月大疫死者十二
三已丑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荆州刺史武陵侯王廙卒辛卯以下
邳內史王邃爲征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新昌太守梁碩
起兵反京師大霧黑氣蔽天日月無光石勒攻陷襄城城父遂圍譙破祖約別
軍約退據壽春十一月以司徒荀組爲太尉己酉太尉荀組薨罷司徒幷丞相
閏月己丑帝崩于內殿時年四十七葬建平陵廟號中宗帝性儉儉沖素容納
直言虛己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爲言帝命酌引爵復之於此
遂絕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囊爲帷遂令冬施青
布夏施青練帷幔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
文綵從母弟王廙爲母立屋過制流涕止之然晉室遷紛皇輿播越天命未改
人謀叶贊元戎屢動不出江畿經略區區僅全吳楚終於下陵上替憂憤告謝
恭儉之德雖充雄武之量不足始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
始皇東遊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及孫權之稱號自謂當之
孫盛以爲始皇遽于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歷數猶爲未及元帝之渡江也
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應在於此矣咸寧初風吹大社樹折社中有青氣占
者以爲東莞有帝者之祥由是徙封東莞王於琅邪即武王也及吳之亡王濬
實先至建鄴而皓之降款遽歸璽於琅邪天意人事又符中興之兆太安之際
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及永嘉中歲鎮癸酉太白聚斗牛之閒識者
以爲吳越之地當興王者是歲王室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俱適
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植共一口
以貯酒焉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
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史臣曰晉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扇鼎七廟墮尊滔天方鎮則民懷其舊德者
矣昔光武以數郡加名元皇以一州臨極置武宣餘化猶暢於琅邪文景垂仁
傳芳於南頓所謂後乎天時先諸人事者也龍章啟號高建成陰星斗昭祥金
陵表慶陶士行雄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爲分陝之計江東可立或高推
未拂而遽心斯徑迴首朝陽仰希乾棟帝猶六轡不居七辭而不免也帝候線
惟詳刑鼎化抑揚前軌光啓中興古者私家不蓄甲兵大臣不爲威福王之常
制以訓殷監中宗失馭強臣自亡齊斧兩京胡羯風埃相望雖復六月之憩無

閑而嬰屬之歌方遠享國無幾哀哉

明帝

明皇帝諱紹字道畿元皇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建興初拜東中郎將鎮廣陵元帝爲晉王立爲晉王太子及帝即尊號立爲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略敏賢愛客雅好文辭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溫嶠桓彝阮放等咸見親待嘗論聖人真假之意導等不能屈又留武藝善撫將士于時東朝濟濟遠近屬心焉及王敦之亂六軍敗績帝欲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固諫抽劍斬轅乃止敦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慶萬大會百官而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峯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稱爲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止

永昌元年閏月己丑元帝崩庚寅太子卽皇帝位大赦尊所生荀氏爲建安郡君

太寧元年春正月癸巳黃霧四塞京師火李雄使其將李壯任回寇臺登將軍司馬玫死之越傳太守李劍漢嘉太守王載以郡叛降于雄二月葬元帝于建平陵帝徒跣至于陵所以特進華恒爲驃騎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乙丑黃霧四塞景寅隕霜壬申又隕霜殺穀三月戊寅朔改元臨軒停饗宴之禮癸而不樂景戌隕霜殺草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災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石勒攻陷下邳徐州刺史卞敦退保盱眙王敦獻皇帝值置一紐表將謀篡逆飄朝廷徵己帝乃手詔徵之夏四月敦下屯于湖轉司空王導爲司徒自領揚州牧巴東將軍柳純爲敦所害以尚書陳頵爲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幽州刺史五月庚師大水李雄等寇南州刺史王逸遣將姚岳距戰於堂狼大破之梁碩攻陷交州刺史王諒死之六月壬子立皇后庾氏平南將軍陶侃遣參軍高寶攻梁碩斬之傳首京師進侃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秋七月景子朔震太極殿柱是月劉曜攻陳安於隴城滅之八月以安北將軍郝詵爲尚書令石勒將石季龍攻陷青州刺史曹嶷遂害冬十一月王敦以其兄征南大將軍含爲征東大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以軍事饑乏調刺史以下米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丁丑帝臨朝停饗宴之禮癸而不樂庚辰赦五歲刑以下術人李脫造妖書威衆斬于建康市石勒將石季龍寇兗州刺史劉遐自彭城退保泗口三月劉曜將康平寇魏興及南陽夏五月王敦矯詔拜其子應爲武衛將軍兄含爲驃騎大將軍帝所親信常從皆公乘雄冉曾並爲敦所害六月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宣猴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故黃敦故謂帝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飄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羹以七實糗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糗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而止不追帝僅而獲免丁卯加司徒王導大都督假節領揚州刺史以丹陽尹溫嶠爲中壘將軍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以光祿勳應詹爲護軍將軍假節督朱雀橫南諸軍事以尚書令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諸軍事以中書監庾亮領左衛將軍以尚書卞壼行中軍將軍徵平北將軍徐州刺史王邃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祖約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劉遐奮武將軍臨淮太守蘇峻奮威將軍廣陵太守陶瞻等遣衛京師帝次于中堂秋七月壬申朔敦遣其兄含及錢鳳周撫鄧岳等水陸五萬至于南岸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躬率六軍出次南皇堂至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左衛參軍陳嶷虞等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于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王敦憤悔而死前宗正虞潭起義師於會稽沈充帥萬餘人來會含等庚辰築壘于陵口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以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義與人周撫殺敦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于壽春乙未賊衆薄水護軍將軍應詹帥建威將軍趙胤等距戰不利賊至宣陽門北中郎將劉遐蘇峻等自南塘橫擊大破之劉遐又破沈充于青溪景

申賊燒營宵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於是分遣諸將追其黨與悉平之封司徒王導爲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丹陽尹溫嶠建寧縣公尚書卞壼建興縣公中書監庾亮永昌縣公北中郎將劉遐泉陵縣公奮武將軍蘇峻邵陵縣公邑各一千八百戶絹各五千四百匹尚書令郗鑒高平縣侯護軍將軍應詹觀陽縣侯邑各千六百戶絹各四千八百匹建威將軍趙胤湘南縣侯右將軍卞敦益陽縣侯邑各千六百戶絹各三千二百匹其餘封賞各有差冬十月以司徒王導爲太保領司徒太宰西陽王羕領太尉應詹爲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劉遐爲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庾亮爲護軍將軍詔王敦羣從一無所問是時石勒將石生屯洛陽豫州刺史祖約退保壽陽十二月壬子帝謁建平陵從大祥之禮梁州太守爨亮益州太守李遐以興古叛降于李雄沈充故將顧颺反於武康攻燒城邑州縣討斬之

三年春二月戊辰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三月幽州刺史段末波卒以弟牙嗣戊辰立皇子衍爲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三日賜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癸巳徵處士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爲博士夏四月詔曰大事初定其命維新其令太宰司徒已下詣都坐參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中又詔曰餐直言引亮正想羣賢達吾此懷矣予違汝弼堯舜之相君臣也吾雖虛闇庶不距逆耳之談稷契之任君居之矣望共勗之己亥雨雹石勒將石良寇兗州刺史檀贇力戰死之將軍李矩等並衆潰而歸石勒盡陷司兗豫三州之地五月以征南大將軍陶侃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荊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王舒爲安南將軍都督廣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六月石勒將石季龍攻劉曜將劉岳於新安陷之以廣州刺史王舒爲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湘州刺史劉顗爲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大旱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秋七月辛未以尚書令郗鑒爲車騎將軍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假節鎮廣陵領軍將軍卞壼爲尚書令詔曰三恪二王世代之所重興滅繼絕政道之所先又宗室哲王有功勳於大晉受命之際者佐命功臣碩德名賢三祖所與共維大業咸開國祚土誓同山河者而並廢絕禋祀不傳甚用懷傷主者其詳議諸應立後者以聞又詔曰郊祀天地帝王之重事自中興以來惟南郊未曾北郊四時五郊之禮都不復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載在祀典應望秩者悉廢而未舉主者其依舊詳處八月詔曰昔周武克殷封比干之墓漢高過趙錄樂毅之後追顯既往以勸將來也吳時將相名賢之胄有能纂修家訓又忠孝仁義靜己守真不聞于時者州郡中正亟以名聞勿有所遺閏月以尚書左僕射荀崧爲光祿大夫錄尚書事尚書鄧攸爲尚書左僕射壬午帝不豫召太宰西陽王羕司徒王導尚書令卞壼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將軍陸曄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丁亥詔曰自古有死賢聖所同壽夭窮達歸於一概亦何足特痛哉朕枕疾已久常慮忽然仰惟祖宗洪基不能克終堂構大恥未雪百姓塗炭所以有慨耳不幸之日斂以時服一遵先度務從簡約勞衆崇飾皆勿爲也衍以幼弱猥當大重當賴忠賢訓而成之昔周公匡輔成王霍氏擁育孝昭義存前典功冠二代豈非宗臣之道乎凡此公卿時之望也敬聽顧命任託付之重同心斷金以謀王室諸方嶽征鎮刺史將守皆朕扞城推轂於外雖事有內外其致一也故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譬若脣齒表裏相資宜戮力一心若合符契思美焉之美以緝事爲期百辟卿士其總己以聽於冢宰保祐沖幼弘濟艱難永令祖宗之靈寧於九天之上則朕沒于地下無恨黃泉戊子帝崩于東堂年二十七葬武平陵廟號肅祖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于時兵凶歲饑死疫過半虛弊既甚事極艱虞屬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潛謀獨斷廓清大祲改授荊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強本弱枝雖享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

史臣曰維揚作寓憑帶洪流楚江恆戰方城對敵不得不推誠將相以總戎麾樓船萬計兵倍王室處其利而無心者周公其人也威權外假嫌隙內興彼有順流之師此無強藩之援商逵九亂堯止八音明皇負圖屬在茲日運籌帷於掌握起天旆於江靡掃其餘燼有若秋原去表經而職戎揚斬鯨鯢而弄國闕鎮荊威權州分江漢覆車不踐貽厥孫謀其後七十餘年終懷敬道之釁或曰興亡存運非止上流豈制鎮不殊而弘之者異也

贊曰傾天起害猛獸呈災瑯邪之子仁義歸來龔行趙璧命箠荆臺雲瞻北晦江望南開晉陽禦敵河西全據胡寇雖艱靈心弗爽三方馳騖百揆從響實命還昌金輝載朗明后岐嶷軍書接要莽首晨懸董臍昏燎厥德不回餘風可劭

晉書卷六

晉書卷六考證

元帝紀有司請市雀釵○雀監本譌崔 臣人龍按晉令六品以下得服雀釵據此改正

歲鎮熒惑太白聚斗牛之間○斗牛一本作牛女 臣宗楷按漢志星紀主吳越則斗牛女皆屬揚州但稱貴揚州之域天文分野斗牛居多今從監本

晉書卷六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帝紀第七

成帝

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太寧三年三月戊辰立爲皇太子閏月戊子明帝崩己丑太子卽皇帝位大赦增文武位二等賜鰥寡孤老帛人二匹尊皇后庾氏爲皇太后秋九月癸卯皇太后臨朝稱制司徒王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參輔朝政以撫軍將軍南頓王宗爲驃騎將軍領軍將軍汝南王祐爲衛將軍辛丑葬明帝於武平陵冬十一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廣陵相曹渾有罪下獄死

咸和元年春二月丁亥大赦改元大酺五日賜鰥寡孤老米人二斛京師百里內復一年夏四月石勒遣其將石生寇汝南汝南人執內史祖濟以叛甲子尙書左僕射鄧攸卒五月大水六月癸亥使持節散騎常侍監淮北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州刺史泉陵公劉遐卒癸酉以車騎將軍郗鑒領徐州刺史征虜將軍郭默爲北中郎將假節監淮北諸軍劉遐部曲將李龍史迭奉遐子肇代遐位以距默臨淮太守劉矯擊破之斬龍傳首京師秋七月癸丑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平南將軍襄陽伯庾亮卒八月以給事中前將軍丹陽尹溫嶠爲平南將軍假節都督江州刺史九月旱李雄將張龍寇涪陵執太守謝俊冬十月封魏武帝玄孫曹勳爲陳留王以紹魏景寅衛將軍汝南王祐薨己巳封皇弟岳爲吳王車騎將軍南頓王宗有罪伏誅貶其族爲馬氏免太宰西陽王羕降爲弋陽縣王庚辰赦百里內五歲以下刑是月劉曜將黃秀帥成寇衡平北將軍魏該帥衆奔襄陽十一月壬子大閱於南郊改定王侯國秩九分食一石勒將石聰攻壽陽不剋遂侵逾阜陵加司徒王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征討諸軍事以鎭之歷陽太守蘇峻遣其將韓晃討石聰走之時大旱自六月不雨至於是月十二月濟岷太守劉圖殺下邳內史夏侯嘉叛降石勒梁王翹薨

二年春正月寧州秀才龐遠起義兵攻李雄將任回李離等雄遣其將羅恆費黑救之寧州刺史尹奉遣裨將姚岳朱提太守楊術援遠戰于臺登岳等敗績術死之三月益州地震夏四月旱己未豫章地震五月甲申朔日有蝕之景戌加豫州刺史祖約爲征西將軍戊子京師大水冬十月劉曜使其子胤侵枹罕遂略河南地十一月豫州刺史祖約歷陽太守蘇峻等反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入姑孰屠于湖壬子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庚申京師戒嚴假護軍將軍庾亮節爲征討都督以右衛將軍趙胤爲冠軍將軍歷陽太守使與左將軍司馬流帥師距峻戰於慈湖流敗死之假驍騎將軍鍾雅節帥舟軍與趙胤爲前鋒以距峻景寅徙封瑯琊王昱爲會稽王吳王岳爲瑯琊王辛未宣城內史桓彝及峻戰於蕪湖彝軍敗績車騎將軍郗鑒遣廣陵相劉矩帥師赴京師

三年春正月平南將軍溫嶠帥師救京師次於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岳鄱陽太守紀睦爲前鋒征西大將軍陶侃遣督護龍登受嶠節度鍾雅趙胤等次慈湖王愆期鄧岳等次直瀆丁未峻擒自橫江登牛渚二月庚戌峻至于蔣山假領軍將軍卞壼節帥六軍及峻戰於西陵王師敗績景辰峻攻青溪柵因風縱火王師又大敗尙書令領軍將軍卞壼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並遇害死者數千人庾亮又敗于宣陽門內遂攻其諸第與郭默趙胤奔尋陽於是司徒王導右光祿大夫陸曄荀崧等衛帝於太極殿太常孔愉守宗廟臧寧勝麾戈接於帝座突入太后後宮左右侍人皆見掠奪是時太官唯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百姓號泣聲震都邑丁巳峻矯詔大赦又以租約爲侍中太尉尙書令自爲驃騎將軍錄尙書事吳郡太守庾冰奔于會稽三月景子皇太后庾氏崩夏四月石勒攻宛南陽太守王國叛降于勒壬申葬明穆皇后于武平陵五月乙未峻遣遷天子于石頭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峻以倉屋爲宮遣管商張瑾弘徽寇晉陵韓晃寇義興吳興太守庾冰王舒等起義兵於三吳景午征西大將軍陶侃平南將軍溫嶠護軍將軍庾亮平北將軍魏該舟軍四萬次于蔡洲六月韓晃攻宣城內史桓彝力戰死之壬辰

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魏該卒于師廬江太守毛寶攻賊合肥戍拔之秋七月祖約爲石勒將石聰所攻衆潰奔于歷陽石勒將石季龍攻劉曜於蒲坂八月曜及石季龍戰于高候季龍敗績曜遂圍石生於洛陽九月戊申司徒王導奔于白石庚午陶侃使督護楊謙攻峻于石頭溫嶠庾亮陣于白石竟陵太守李陽距賊南偏峻輕騎出戰墜馬斬之衆遂大潰賊黨復立峻弟逸爲帥前交州刺史張璉據始興反進攻廣州鎮南司馬曾勰等擊破之冬十月李雄將張龍寇涪陵太守趙弼沒於賊十二月乙未石勒敗劉曜於洛陽獲之是歲石勒將石季龍攻氐帥蒲洪於隴山降之

四年春正月帝在石頭賊將匡術以苑城歸順百官赴焉侍中鍾雅右衞將軍劉超謀奉帝出爲賊所害戊辰冠軍將軍趙胤遣將甘苗討祖約于歷陽敗之約奔於石勒其將牽騰帥衆降峻子碩攻臺城又焚太極東堂祕閣皆盡城中大饑米斗萬錢二月大雨霖景戌諸軍攻石頭李陽與蘇逸戰於柤浦陽軍敗建威長史滕含以銳卒擊之逸等大敗含奉帝御于溫嶠舟羣臣頓首號泣請罪弋陽王羕有罪伏誅丁亥大赦時兵火之後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甲午蘇逸以萬餘人自延陵湖將入吳興乙未將軍王允之及逸戰于溧陽獲之壬寅以湘州并荆州劉曜太子毗與其大司馬劉胤帥百官奔于上邽關中大亂三月壬子以征西大將軍陶侃爲太尉封長沙郡公車騎將軍郗鑒爲司空封南昌縣公平南將軍溫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始安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庚午以右光祿大夫陸曄爲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復封高密王紘爲彭城王以護軍將軍庾亮爲平西將軍都督揚州之宣城江西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鎮蕪湖夏四月乙未驃騎將軍始安公溫嶠卒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會稽吳興宣城丹陽大水詔復遭賊郡縣租稅三年八月劉曜將劉胤帥衆侵石生次於雍九月石勒將石季龍擊胤斬之進屠上邽盡滅劉氏坑其黨三千餘人冬十月廬山崩十二月壬辰右將軍郭默害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劉胤太尉陶侃帥衆討默是歲天裂西北

五年春正月己亥大赦癸亥詔除諸將任子二月以尚書陸玩爲尚書左僕射孔愉爲右僕射夏五月旱且饑疫乙卯太尉陶侃擒郭默於尋陽斬之石勒將劉徵寇南沙都尉許儒遇害進入海虞六月癸巳初稅田畝三升秋八月石勒僭即皇帝位使其將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退歸武昌中州流人悉降于勒郭敬遂寇襄陽屯于樊城九月造新宮始繕苑城甲辰徙樂成王欽爲河間王封彭城王紘子浚爲高密王冬十月丁丑幸司徒王導第置酒大會李雄將李壽寇巴東建平監軍毋丘奧太守楊謙退歸宜都十二月張駿稱臣於石勒

六年春正月癸巳劉徵復寇婁縣遂掠武進乙未進司徒郗鑒都督吳國諸軍事戊午以運漕不繼發王公已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二月己丑以幽州刺史大單于段遼爲驃騎將軍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癸未詔舉賢良直言之士夏四月旱六月景申復故河間王顒爵位封彭城王植子融爲樂成王章武王混子珍爲章武王秋七月李雄將李壽侵陰平武都氐帥楊難敵降之八月庚子以左僕射陸玩爲尚書令

七年春正月辛未大赦三月西中郎將趙胤司徒中郎匡術攻石勒馬頭塢剋之勒將韓雍寇南沙及海虞夏四月勒將郭敬陷襄陽五月大水秋七月景辰詔諸養獸之屬損費者多一切除之太尉陶侃遣子平西參軍斌與南中郎將桓宣攻石勒將郭敬破之剋樊城竟陵太守李陽拔新野襄陽因而戍之冬十一月壬子朔進太尉陶侃爲大將軍詔舉賢良十二月庚戌帝遷于新宮

八年春正月辛亥朔詔曰昔大賊縱暴宮室焚蕩元惡雖翦未暇營築有司屢陳朝會逼狹遂作斯宮子來之勞不日而成既獲臨御大饗羣后九賓充庭百官象物知君子勤禮小人盡力矣思蠲密網咸同斯會其赦五歲刑以下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斤以上者景寅李雄將李壽陷寧州刺史尹奉及建寧太守霍彪並降之癸酉以張駿爲鎮西大將軍景子石勒遣使致賂詔焚之夏四月詔封故新蔡王弼弟邈爲新蔡王以束帛徵處士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五月有星隕于肥鄉麒麟騶虞見于遼東乙未車騎將軍遼東公慕容廆卒子皝嗣位六月甲辰撫軍將軍王舒卒秋七月戊辰石勒死子弘嗣偽位其將石聰以譙來降冬十月石弘將石生起兵於關中稱秦州刺史遣使來降石弘將石

季龍攻石期於洛陽因進擊石生俱滅之十二月石生敗郭將郭權遣使請降
九年春正月隗石于涼州二以郭權爲鎮西將軍雍州刺史二月丁卯加鎮西大將軍張駿爲大將軍三月丁酉會稽地震夏四月石弘將石季龍使石斌攻郭權於滑陽之六月李雄死其兄子班嗣僞位乙卯太尉長沙公陶侃薨大旱詔太官儉膳省刑恤孤寡賑貸節用辛未加平西將軍庾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秋八月大雩自五月不雨至于是月九月戊寅散騎常侍衛將軍江陵公陸曄卒冬十月李雄子期犇李班而自立班弟玝與其將焦會晏訓等並來降十一月石季龍徙石弘自立爲天王十二月丁卯以東海王沖爲車騎將軍項郡王岳爲驃騎將軍關陵人朱燕斬石季龍將郭祥以彭城來降
咸康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增文武位一等大酺三日賜孤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米人五斛二月甲子帝親釋奠揚州諸郡饑遣使振給三月乙酉幸司徒府夏四月癸卯石季龍寇歷陽加司徒王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以禦之癸丑帝觀兵于廣莫門分命諸將遣將軍劉仕救歷陽平西將軍趙胤屯慈湖龍驤將軍路永戍牛渚建武將軍王允之戍蕪湖司空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帥衆衛京師賊退向襄陽戊午解嚴石季龍將石邃寇中廬南中郎將王國退保襄陽秋八月長沙武陵大水東南徵處士翟湯郭翻冬十月乙未朔日有蝕之是歲大旱會稽餘姚尤甚米斗五百價人相賣
二年春正月辛巳彗星見于奎以吳國內史虞潭爲衛將軍二月罷軍用稅米空懸五十餘萬石尚書謝褒已下免官辛亥立皇后杜氏大赦增文武位一等庚申高句驪遣使貢方物三月旱詔太官減膳免所旱郡縣繇役戊寅大雩夏四月丁巳皇后見于太廟丙寅秋七月揚州會稽饑開倉振給冬十月廣州刺史鄧岳遣督護王隨擊夜郎新昌太守陶侃擊興古並討之詔曰歷觀先代莫不褒崇明祀寘禋三恪故杞宋春土光于周典宗姬侯衛垂美漢冊自頃喪亂庶邦殄悴周漢之後絶而莫繼其詳求衛公山陽公近屬有履行參明可以繼承其祀者依舊典施行斬作朱智浮桁十一月遣建威將軍司馬勳安集漢中爲李期將李壽所敗
三年春正月辛卯立太學夏六月旱冬十一月丁卯幕容皝自立爲燕王
四年春二月石季龍帥衆七萬擊段遼于遼西遼奔于平岡夏四月李壽弒李期僭即僞位詔號漢石季龍爲幕容皝所敗癸丑加皝征北大將軍五月乙未以司徒王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郗鑒爲太尉征西將軍庾亮爲司空六月改司徒爲丞相以太傅王導爲之秋八月景午分揚州置安州
五年春正月辛丑大赦三月乙丑廣州刺史鄧岳伐蜀建寧人孟彗執李壽將霍彪以降夏四月辛未征西將軍庾亮遣參軍趙松擊巴郡江陽獲石季龍將李閎黃桓等秋七月庚申使持節侍中丞相領揚州刺史始興公王導薨辛酉以護軍將軍何充錄尚書事八月壬午復改丞相爲司徒辛酉太尉南昌公郗鑒薨九月石季龍將夔安李農陷丙南張賤陷郛城因寇江夏義陽征虜將軍毛寶西陽太守樊峻義陽太守鄧遐並死之夔安等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距戰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安乃退遂略漢東掠七千餘家還于幽冀冬十二月景戌以驃騎將軍項邪王岳爲司徒李壽將李奕寇巴東守將勞揚戰敗死之
六年春正月庚子使持節都督江豫益梁雍交廣七州諸軍事司空都亭侯庾亮薨辛亥以左光祿大夫陸玩爲司空二月幕容皝及石季龍將石虎戰于遼西敗之獻捷于京師庚辰有星孛于太微三月丁卯大赦以車騎將軍東海王沖爲驃騎將軍李壽陷丹川守將孟涉劉寧李秋皆死之秋七月乙卯初依中興故事期望聽政於東堂冬十月林邑獻馴象十一月癸卯復項郡比歲豐七年春二月甲午朔日有蝕之己卯幕容皝遣使求假燕王章璽許之三月戊戌杜皇后崩夏四月丁卯葬恭皇后于興平陵實編戶王公已下皆正土斬白縗秋八月辛酉驃騎將軍東海王沖薨九月罷太僕官冬十二月癸酉司空興平伯陸玩薨除樂府雜伎罷安州
八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蝕之乙丑大赦三月初以武悼夏皇后配饗武帝廟夏六月庚寅帝不豫詔曰朕以眇年獲嗣烝緒託於王公之上於茲十有八年未能闡融政道翦除凶穢夜戰晨歷遠寧庶今遘疾殆不與是用震悼于厥心予齡眇眇未堪艱難司徒琅邪王丞親則母弟體則仁長君人之風允塞時

塗肆爾王公卿士其輔之以祗奉祖宗明祀協和內外允執其中嗚呼敬之哉無墜祖宗之顯命壬辰引武陵王晞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癸巳帝崩于西堂時年二十二葬興平陵廟號顯宗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之知及蘇峻平問庾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庾懌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與犬犬斃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飲藥而死然少為舅氏所制不親庶政及長頗留心萬幾務在簡約常欲於後園作射堂計用四十金以勞費乃止雄武之度雖有愧於前王恭儉之德足追蹤於前烈矣

康帝

康皇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咸和元年封吳王二年徙封琅邪王九年拜散騎常侍加驃騎將軍咸康五年遷侍中司徒八年六月庚寅成帝不豫詔以琅邪王為嗣癸巳成帝崩甲午即皇帝位大赦諸屯戍文武及二千石官長不得輒離所局而來奔赴己亥封成帝子丕為琅邪王奕為東海王時帝諒陰不言委政于庾冰何充秋七月丙辰葬成皇帝于興平陵帝親奉奠於西階既發引至閶闔門升素輿至于陵所己未以中書令何充為驃騎將軍八月辛丑[illegible]以江州刺史王允之為衛將軍九月詔琅邪國及府吏進位各有差冬十月甲午衛將軍王允之卒十二月增文武位二等壬子立皇后褚氏建元元年春正月改元振恤鰥寡孤獨三月以中書監庾冰為車騎將軍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李壽敗其將李恒于江陽五月旱六月壬午又以[illegible]有司奏成帝崩一周請改素服御進[illegible]常夫至于君親[illegible]名教之重[illegible]代[illegible]之始先王[illegible]可[illegible]大敗之秋七月石季龍[illegible]

西驍騎諸軍事以輔國將軍琅邪內史桓溫為前鋒小督假節帥衆入臨淮安西將軍庾翼為征討大都督遷鎮襄陽庚申晉陵吳郡災八月李壽死子勢嗣僞位石季龍使其將劉寧攻陷狄道冬十月辛巳以車騎將軍庾冰都督荊江司雍益梁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以驃騎將軍何充為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輔政以琅邪內史桓溫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褚裒為衛將軍領中書令十一月己巳大赦十二月石季龍侵張駿駿使其將軍謝艾拒之大戰于河西季龍敗績十二月高句驪遣使朝獻

二年春正月張駿遣其將和驎謝艾討南羌于闐和大破之二月慕容皝及鮮卑帥宇文歸戰于昌黎歸衆大敗奔于漠北四月張駿將張瓘敗石季龍將王擢于三交城秋八月景子進安西將軍庾翼為征西將軍庚辰持節都督司雍梁三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平北將軍竟陵公桓宣卒丁巳以衛將軍褚裒為特進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兗州刺史鎮金城九月巴東太守楊謙擊李勢將申陽走之獲其將樂高景申立皇子聃為皇太子戊戌帝崩于式乾殿時年二十三葬崇平陵初成帝有疾中書令庾冰自以舅氏當朝權侔人主恐異世之後戚屬將疎乃言國有彊敵宜立長君遂以帝為嗣制度年號再興中朝因改元曰建元或謂冰曰郭璞讖云立始之際丘山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諱也冰瞿然既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驗云

史臣曰肆虐滔天豈伊朝夕若乃詳刑不怨庶情猶仰又可以見逆順之機焉成帝因削弱之資守江淮之地政出渭陽聲乖威服凶徒既縱神器阽危京華無載庚之實宮室類咸陽之火桀犬吠堯封狐嗣亂方諸后羿曷若斯之甚也反我皇輿不有晉文之師繫于苞桑且賴陶公之力古之侯服不幸臣冢天子寶逼則遷宮北面則諸遺策用為恆範顯宗於王導之門斂衣前拜豈魯公受玉之卑乎康亦克儉于躬庶能激揚流弊者也

贊曰惟皇夙表余舅為戮勤於致寇拙於行師火及君屋兵纏帝帷石頭之駕夢內含[illegible]康后天賓居哀禮縟豐其方與降齡奚促

晉書卷七

成帝紀平南將軍襄陽伯應詹卒○明帝紀太寧二年封護軍將軍應詹襄陽縣侯此稱伯與前小異

晉書卷七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 帝紀第八

## 穆帝

穆皇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建元二年九月景申，立為皇太子。戊戌，康帝崩。己亥，太子即皇帝位，時年二歲。大赦，尊皇后為皇太后。壬寅，皇太后臨朝攝政。冬十月乙丑，葬康皇帝於崇平陵。十一月庚辰，車騎將軍庾冰卒。

永和元年春正月甲戌朔，皇太后設白紗帷於太極殿，抱帝臨軒。改元。甲申，進鎮軍將軍、武陵王晞為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鎮軍將軍顧衆為尚書右僕射。夏四月壬戌，詔會稽王昱錄尚書六條事。五月戊寅，大鴻臚、尚書令、金紫光祿大夫、建安伯諸葛恢卒。六月癸亥，地震。秋七月庚午，持節、都督江荊司梁雍益寧七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征西將軍、都亭侯庾翼卒。翼部將干瓚、戴羲等殺冠軍將軍曹據，舉兵反，安西司馬朱燾討平之。八月，豫州刺史路永叛，奔于石季龍。庚辰，以輔國將軍、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持節、都督荊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石季龍將路永屯于壽春。九月景申，皇太后詔曰：「今百姓勞弊，其共思詳所以振卹之宜。及歲常調非軍國要急者，並宜停之。」冬十一月，李勢將爰顏來奔。涼州牧張駿伐焉耆，降之。

二年春正月景寅，大赦。己卯，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都鄉侯何充卒。二月癸丑，以左光祿大夫蔡謨領司徒，錄尚書六條事，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及謨並輔政。三月景子，以前司徒左長史殷浩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夏四月己酉朔，日有蝕之。五月景戌，涼州牧張駿卒，子重華嗣。六月，石季龍將王擢襲武街，執張重華護軍胡宣。又使麻秋、孫伏都伐金城，太守張沖降之。重華將謝艾擊秋，敗之。秋七月，以兗州刺史褚裒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地震。十一月辛未，安西將軍桓溫帥征虜將軍周撫、輔國將軍譙王無忌、建武將軍袁喬伐蜀，拜表輒行。十二月，枉矢自東南流于西北，其長竟天。

三年春正月乙卯，桓溫攻成都，尅之。丁亥，李勢降，益州平。林邑范文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以尸祭天。夏四月，地震。蜀人鄧定、隗文舉兵反，桓溫又擊破之。使益州刺史周撫鎮彭模。丁巳，鄧定、隗文復入據成都，征虜將軍楊謙棄涪城，退保德陽。五月戊申，進慕容皝為安北將軍。石季龍又使其將石寧、麻秋等伐涼州，次于曲柳，張重華使將軍牛旋禦之，退守枹罕。六月辛酉，大赦。秋七月，范文復陷日南，害督護劉雄。隗文立范賁為帝。八月戊午，張重華將謝艾進擊麻秋，大敗之。九月，地震。冬十月乙丑，假涼州刺史張重華大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大將軍，武都氐王楊初為征南將軍、雍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並假節。十二月，振威護軍蕭敬文害征虜將軍楊謙，攻涪城，陷之，遂取巴西，通于漢中。

四年夏四月，范文寇九德，多所殺害。五月，大水。秋八月，進安西將軍桓溫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西中郎將謝尚為安西將軍。九月景申，慕容皝死，子儁嗣偽位。冬十月己未，地震。石季龍使其將苻健寇竟陵。十二月，豫章人黃韜自號孝神皇帝，聚衆數千，寇臨川，太守庾條討平之。

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大赦。庚寅，地震。石季龍僭即皇帝位於鄴。二月，征北大將軍褚裒使部將王龕北伐，獲石季龍將支重。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龍驤將軍朱燾擊范賁，獲之，益州平。封周撫為建城公。假慕容儁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大單于、燕王。征西大將軍桓溫遣督護滕畯討范文，為文所敗。石季龍死，子世嗣偽位。五月，石遵廢世而自立。六月，桓溫屯安陸，遣諸將討河北。石遵揚州刺史王浹以壽陽來降。秋七月，褚裒進次彭城，遣部將王龕、李邁及石遵將李農戰于代陂，王師敗績，王龕為農所執，李邁死之。八月，褚裒退屯廣陵，西中郎將陳逵焚壽春而遁。梁州刺史司馬勳攻石遵長城戍，仇池公楊初襲西城，破之。冬十月，石遵將石遇攻宛，陷之，執南陽太守郭啓。司馬勳進次懸鉤，石季龍故將麻秋距之，勳退還梁州。十一月景辰，石鑒弒石遵而自立。十二月己酉，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鄉侯褚裒卒。以建武將軍、吳國內史荀羨為使持節、監徐兗二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州

刺史

六年春正月帝臨朝以諸夏寧故辭而不坐閏月冉閔殺石皇僭稱天王國號魏擊滅石祗僭帝號于襄國丁丑彗星見于九己丑加中軍將軍殷浩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假節氐帥苻洪遣使來降以爲氐王封廣川郡公假洪子健節督河北諸軍事石將軍劉寧國縣公三月石季龍故將麻秋殺苻洪于枋頭夏五月大水鷹江太守袁真攻合肥克之六月石祗遣其弟琨攻冉閔將王泰於邯鄲琨師敗績秋八月前國將軍龍王無忌等守健帥衆入關冬十一月冉閔圍襄國十二月免司徒蔡謨爲庶人是歲大疫

七年春正月丁酉日有蝕之辛丑鮮卑段龕以青州來降苻健僭稱王國號秦二月戊寅以段龕爲鎮北將軍封齊公石祗大敗冉閔於襄國夏四月梁州刺史司馬勳出步騎三萬自漢中入秦川與苻健戰于五丈原王師敗績加尚書令額和開府儀同三司劉顯殺石祗五月祗兗州刺史劉啓自鄄城來奔秋七月前書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顓和率甲辰塢水入石頭燔死者數百人八月冉閔豫州牧張遇以許昌來降拜鎮西將軍九月竫陽太陽二陵崩甲辰帝素服臨於太極殿三日遣兼太常趙拔修復山陵冬十月雷雨震電十一月石祗將姚弋仲冉閔將魏脫各遣使來降以弋仲爲車騎將軍大單于封高陵鄉公弋仲子襄爲平北將軍都督幷州諸軍事幷州刺史平鄉縣公脫爲安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十二月辛未征西大將軍桓溫帥衆北伐次于武昌而止時石季龍故將周成屯廩丘高昌屯野王樂立屯許昌李歷屯衛國皆相次來降

八年春正月辛卯日有蝕之劉顯僭帝號於襄國冉閔擊破殺之苻健僭帝號於長安二月竫平梁陽二陵崩戊辰帝臨三日遣殿中都尉王惠如洛陽以衛五陵鎮西將軍張遇反於許昌使其黨上官恩據洛陽樂弘攻晉陵戴施於倉垣三月使北中郎將荀羨鎮淮陰苻健別帥使順陽太守薛珍擊破之夏四月冉閔偽尊容偽所滅偽帝號於中山稱燕安西將軍謝尚帥姚襄與張遇戰於許昌之誡橋王師敗績苻健使其弟雄攻壽春之秋七月大雩石季龍故將王擢遣使前降拜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丁酉以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晞爲太宰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爲司徒征西大將軍桓溫爲太尉八月平西將軍周撫討前將軍文於洛城斬之冉閔子智以鄴降晉襄武侯其僞國璽送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晉昌百僚畢賀九月冉智爲其將馬顯所執降于幕容恪中軍將軍殷浩帥衆北伐次泗口遣河南太守袁乾據石門竫陽太守劉遠戍倉垣冬十月秦州刺史王擢爲苻健所逼奔于涼州

九年春正月乙卯朔大赦發重華使王擢與苻健將苻雄戰擢師敗績貴重皇太后與帝同拜璽平陵三月旱文州刺史阮敷討林邑范佛於日南破其五十餘壘夏四月以安西將軍謝尚爲尚書僕射五月大疫發重華復使王擢襲秦州取之仇池公楊初爲苻雄所敗秋七月丁酉地震有聲如雷八月遣兼太尉河間王欽修復五陵冬十月中軍將軍殷浩進次山桑使平北將軍姚襄爲前鋒襄叛反擊浩浩衆潰重還保譙城丁未涼州牧張重華本子耀靈嗣是月謚祚弒耀靈而自稱涼州牧十一月殷浩使部將劉啓王彬之討姚襄復爲襄所敗襄遂進據考陵十二月加尚書僕射謝尚爲都督豫揚江西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鎮歷陽

十年春正月己酉朔帝臨朝以五陵未復縣而不樂涼州牧張祚僭帝位冉閔降將周成舉兵反自宛陵襲洛陽辛酉河南太守戴施奔新蔡丁卯地震有聲如雷二月己丑太尉征西將軍桓溫帥師伐關中屠揚州刺史殷浩爲庶人以前會稽內史王述爲揚州刺史夏四月己亥溫及苻健子萇戰于藍田大敗之五月江西乞活郭敞等執陳留內史劉仕而叛京師震駭以吏部尚書周閔爲中軍將軍屯于中堂豫州刺史謝尚自歷陽還衛京師六月苻健將苻雄率衆及桓溫戰於白鹿原王師敗績秋九月辛酉桓溫振旅引還

十一年春正月甲辰侍中汝南王統薨平光校尉仇池公楊初爲其部將梁式所害初子國嗣位因拜鎮北將軍秦州刺史齊公段龕據幕容恪將樂圖於鄧山敗之夏四月壬申隕霜乙酉地震姚襄帥衆寇外黃冠軍將軍高季大破之五月丁未地又震六月苻健死其子生嗣偽位秋七月宋混張瑾祚張作而立

穆璽弟玄靚爲大將軍涼州牧遣使來降以吏部尚書周閔爲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王彪之爲尚書右僕射冬十月進豫州刺史謝尚督幷冀幽三州諸軍事鎭西將軍鎭馬頭十二月慕容恪帥衆寇廣固壬戌上黨人馮鴦自稱太守背苻生遣使來降

十二年春正月丁卯帝臨軒以皇太后母喪懸而不樂鎭北將軍段龕及慕容恪戰於廣固大敗之恪退據安平二月辛丑帝講孝經三月姚襄入于許昌以太尉桓溫爲征討大都督以討之秋八月己亥桓溫及姚襄戰於伊水大敗之襄走平陽徙其餘衆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閒執周成而歸使揚武將軍毛穆之督護陳午輔國將軍河南太守戴施鎭洛陽冬十月癸巳朔日有蝕之慕容恪攻段龕於廣固使北中郎將荀羨帥師次于琅邪以救之十一月遣兼司空散騎常侍車灌龍驤將軍袁眞等持節如洛陽修五陵十二月庚戌以有事於五陵告于太廟帝及羣臣皆服緦於太極殿臨三日是歲仇池公楊國爲其從父俊所殺俊自立

升平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帝加元服告于太廟始親萬機大赦改元增文武位一等皇太后居崇德宮丁丑隕石于槐里一是月鎭北將軍齊公段龕爲慕容恪所陷遇害扶南天竺旃檀獻馴象詔曰昔先帝以殊方異獸或爲人患禁之今及其未至可令還本土三月帝講孝經壬申親釋奠于中堂夏五月庚午鎭西將軍謝尚卒苻生將苻眉苻堅擊姚襄戰于三原斬之六月苻堅殺苻生而自立以軍司謝奕爲使持節都督安西將軍豫州刺史秋七月苻堅將張平以幷州降遂以爲幷州刺史八月丁未立皇后何氏大赦賜孝悌鰥寡米人五斛逋租宿債皆勿收大酺三日冬十月皇后見于太廟十一月雷十二月以太常王彪之爲尚書左僕射

二年春正月司徒會稽王昱稽首歸政帝不許三月慕容儁陷冀州諸郡詔安西將軍謝奕北中郎將荀羨北伐三月使飛督王饒獻鴆鳥帝怒鞭之二百使殿中御史焚其鳥於四達之衢夏五月大水有星孛于天船六月幷州刺史張平爲苻堅所逼帥衆三千奔于平陽堅追敗之慕容恪進據上黨冠軍將軍馮鴦以衆叛歸慕容儁儁陷河北之地秋八月安西將軍謝奕卒壬申以吳興太守謝萬爲西中郎將持節監司豫冀幷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以散騎常侍郗曇爲北中郎將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鎭下邳冬十月乙丑陳留王曹勱薨十一月庚子雷辛酉地震十二月北中郎將荀羨及慕容儁戰于山茌王師敗績

三年春三月甲辰詔以比年出軍糧運不繼王公已下十三戶借一人一年助運秋七月平北將軍高昌爲慕容儁所逼自白馬奔于滎陽冬十月慕容儁寇東阿遣西中郎將謝萬次下蔡北中郎將郗曇次高平以擊之王師敗績十一月戊子進揚州刺史王述爲衛將軍十二月又以中軍將軍琅邪王丕爲驃騎將軍東海王奕爲車騎將軍封武陵王晞子遵爲梁王交州刺史溫放之帥兵討林邑參黎耽潦並降之

四年春正月仇池公楊俊卒子世嗣丙戌慕容儁死子暐嗣僞位二月鳳皇將九雛見于豐城秋七月以軍役繁興省用儉膳八月辛丑朔日有蝕之既冬十月天狗流于西南十一月封太尉桓溫爲南郡公溫弟沖爲豐城縣公子濟爲臨賀郡公鳳皇復見豐城衆鳥隨之

五年春正月戊戌大赦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米五斛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郗曇卒二月以鎭軍將軍范汪爲都督青兗徐冀幽五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平南將軍廣州刺史陽夏侯滕含卒夏四月大水太尉桓溫鎭宛使其弟豁將兵取許昌鳳皇見于沔北五月丁巳帝崩于顯陽殿時年十九葬永平陵廟號孝宗

## 哀帝

哀皇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也咸康八年封爲琅邪王永和元年拜散騎常侍十二年加中軍將軍升平三年除驃騎將軍五年五月丁巳穆帝崩皇太后令曰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邪王丕中興正統明德懋親昔在咸康屬當儲貳以年在幼沖未堪國難故顯宗高讓今義望情地莫與爲比其以王奉大統於是百官備法駕迎于琅邪第庚申卽皇帝位大赦壬戌詔曰朕獲承明命入

纂大統顧惟先王宗廟蒸嘗無主太妃喪庭靡然靡寄悲痛感攄五內抽割宗國之尊情禮乘隆胤嗣之重義無與二東海王奕威屬親近宜奉本統其以奕爲琅邪王秋七月戊午葬穆皇帝于永平陵幕容恪攻陷野王守將呂護退保滎陽八月己卯夜天裂廣數丈有聲如雷九月戊申立皇后王氏穆帝皇后何氏稱永安宮呂護叛奔于幕容暐冬十月安北將軍范汪有罪廢爲庶人十一月景辰詔曰綱宗成皇帝顧命以時事多艱弘高世之風樹偉博量以隆社稷而國故不已康穆早世胤祚不融朕以寡德復承先緒感惟來幕悲痛靡攄夫昭穆之義固宜本之天屬雖體承基古今常道宜上繼綱宗以脩本統十二月加涼州刺史張玄靚爲大都督龍右諸軍事護羌校尉西平公

隆和元年春正月壬子大赦改元甲寅減田稅畝收二升二月幕容暐將呂護傳末波攻陷小壺以通洛陽二月辛未以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庾希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下邳前鋒監軍龍驤將軍袁真爲西中郎將監豫司幷冀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汝南並假節景子尊所生周氏爲皇太妃三月甲寅朔日有蝕之夏四月旱詔出輕繫振困乏丁丑梁州地震浩瞢山崩呂護復寇洛陽乙酉輔國將軍河南太守戴施奔于宛五月丁巳遣北中郎將庾希竟陵太守鄧遐以舟師救洛陽秋七月呂護等退守小平津進瑯邪王奕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鄧遐進屯新城庾希部將何譙及幕容暐將劉則戰于檀丘破之八月西中郎將袁真進次汝南遣梁五萬斛以給洛陽冬十月賜貧乏者米人五斛章武王珍薨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蝕之詔曰戎旅路次未得輕伐賦役玄黃失度亢旱爲患豈政事未洽將有厥愆其搜揚隱滯蠲除苛碎詳議法令咸從損要庾希自下邳退鎮山陽袁真自汝南退鎮壽陽

興寧元年春二月己亥大赦改元三月壬寅皇太妃薨于琅邪第癸卯帝奔喪詔司徒會稽王昱總內外衆務夏四月幕容暐寇滎陽太守劉遠奔魯陽甲戌揚州地震湖溢五月加征西大將軍桓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假黃鉞復以西中郎將袁真都督司冀幷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庾希都督青州諸軍事癸卯幕容暐陷滑臺城滎陽太守劉遠奔于江陵秋七月張天錫弒涼州刺史西平公張玄靚自稱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丁酉葬章皇太妃八月有星孛于角亢入天市九月壬戌大司馬桓溫帥衆北伐癸亥以皇子生大赦冬十月甲申立陳留王世子恢爲王十一月姚襄故將張駿殺江州督護趙毗焚武昌路府藏以叛江州刺史桓沖討斬之是歲幕容暐將幕容塵攻陳留太守袁披于長平汝南太守朱斌承虛襲許昌魏之

二年春二月庚寅江陵地震幕容暐將幕容評襲許昌潁川太守李福死之評遂侵汝南太守朱斌遁于壽陽又進圍陳郡太守朱輔嵎城固守桓溫遣江夏相劉惔擊退之改北軍將軍爲遊擊將軍罷右軍前軍後軍將軍五校三將官癸卯帝親耕籍田三月庚戌朔大閱戶人嚴法禁稱爲庚戌制辛未帝不豫帝雅好黃老斷穀餌長生藥厭食遇多違中事不識萬幾崇德太后復臨朝攝政夏四月甲申幕容暐遣其將李洪侵許昌王師敗績于懸瓠朱斌奔于淮南朱輔退保彭城桓溫遣西中郎將袁真江夏相劉惔等鑿陽儀道以通運溫帥舟師次于合肥幕容塵復屯許昌五月遷陳人于陸以避之戊辰以揚州刺史王述爲尚書令衛將軍以桓溫爲揚州牧錄尚書事壬申遣使喻溫入相溫不從秋七月丁卯復徵溫入朝八月溫至赭圻遂城而居之苻堅別帥侵河南幕容暐襄洛陽九月冠軍將軍陳祐留長史沈勁守洛陽帥衆奔新城

三年春正月庚申皇后王氏崩二月乙未以右將軍桓豁監荊州揚州之義城雍州之京北諸軍事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桓沖監江州荊州之江夏隨郡豫州之汝南西陽新蔡潁川六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並假節景申帝崩於西堂時年二十五葬安平陵

海西公

廢帝諱奕字延齡哀帝之母弟也咸康八年封爲東海王永和八年拜散騎常侍尋加鎮軍將軍升平四年拜車騎將軍五年改封琅邪王隆和初轉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興寧三年二月景申哀帝崩無嗣丁酉皇太后詔曰帝遽不救厥疾艱稱仍臻遺緒阽然哀慟切心琅邪王奕明德茂親屬當銷嗣宜奉祖宗任togr承大統便遣正大禮以寧人神於是百官奉迎于琅邪第是日卽

皇帝位大赦三月壬申葬哀皇帝于安平陵癸酉散騎常侍河間王欽薨景子
慕容皝將慕容恪陷洛陽寧朔將軍竺瑤奔于襄陽冠軍長史揚武將軍沈勁
死之夏六月戊子使持節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建城公
周撫卒秋七月匈奴左賢王衛辰右賢王曹轂帥衆二萬侵苻堅杏城己酉改
封會稽王昱爲琅邪王壬子立皇后庾氏封琅邪王昱子昌明爲會稽王冬十
月梁州刺史司馬勳反自稱成都王十一月帥衆入劍閣攻涪西夷校尉毋丘
暢棄城而遁乙卯圍益州刺史周楚于成都桓溫遣江夏相朱序救之十二月
戊戌以會稽內史王彪之爲尚書僕射
太和元年春二月己丑以涼州刺史張天錫爲大將軍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
西平郡公景申以宣城內史桓秘爲持節監梁益二州征討諸軍事三月辛亥
新蔡王戀薨荆州刺史桓豁遣督護桓罷攻南鄭魏興人畢欽舉兵以應罷夏
四月旱五月戊寅皇后庾氏崩朱序攻司馬勳於成都衆潰執勳斬之秋七月
癸酉葬孝皇后于敬平陵九月甲午曲赦梁益二州冬十月辛丑苻堅將王猛
楊安攻南鄉荆州刺史桓豁救之師次新野而猛安退以會稽王昱爲丞相十
二月南陽人趙弘趙憕等據宛城反太守桓澹走保新野慕容暐將慕容厲陷
魯郡高平
二年春正月北中郎將庾希有罪走入于海夏四月慕容暐將慕容塵寇竟陵
太守羅崇擊破之苻堅將王猛寇涼州張天錫距之猛師敗績五月右將軍桓
豁擊趙憕走之進攻慕容暐將趙槃送于京師秋九月以會稽內史郗愔爲都
督徐兗青幽四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冬十月乙巳彭城王玄菟
三年春三月丁巳朔日有蝕之癸亥大赦夏四月癸巳雨雹大風折木秋八月
壬寅尚書令衛將軍藍田侯王述卒
四年夏四月庚戌大司馬桓溫帥衆伐慕容暐秋七月辛卯暐將慕容垂帥衆
距溫溫擊敗之九月戊寅桓溫裨將鄧遐朱序遇暐將傳末波於林渚又大破
之戊子溫至枋頭景申以糧運不繼焚舟而歸辛丑慕容垂追敗溫後軍於襄
邑冬十月大星西流有聲如雷己巳溫收散卒屯于山陽豫州刺史袁真以壽
陽叛十一月辛丑桓溫自山陽及會稽王昱會于徐中將謀後舉十二月遂城
廣陵而居之
五年春正月己亥袁真子瑾之愛之害梁國內史朱憙汝南內史朱斌二月癸
酉袁真死陳郡太守朱輔立真子瑾嗣事求赦於慕容暐夏四月辛未桓溫部
將竺瑤破瑾于武丘秋七月癸酉朔日有蝕之八月癸丑桓溫擊袁瑾於壽陽
敗之九月苻堅將王猛伐慕容暐陷其上黨廣漢妖賊李弘與益州妖賊李金
根衆衆反弘自稱聖王衆萬餘人梓潼太守周虓討平之冬十月王猛大破慕
容暐將慕容評於潞川十一月猛赴鄴復慕容暐盡有其地
六年春正月苻堅遣將王鑒來援袁瑾將軍桓伊逆擊大破之丁亥桓溫赴壽
陽斬袁瑾三月壬辰監益寧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建城公周楚卒
夏四月戊午大赦賜鰥獨米人五斛苻堅將苻雅伐仇池仇池公楊纂降之六
月京都及丹陽晉陵吳郡吳興臨海並大水秋八月以前寧州刺史周仕孫爲
假節監益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冬十月壬子高密王後薨十一月癸卯桓
溫自廣陵屯于白石丁未詣闕因圖廢立既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龍計奸
朱靈寶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惡之溫因飄
太后以伊霍之舉己酉集百官於朝堂宣崇德太后令曰王室艱難穆哀短祚
國嗣不育儲宮廢立琅邪王奕親則母弟故以入纂大位不圖德之不建乃至
於斯昏濁猥亂違禮度有此三釁莫知誰子人倫道喪醜聲返布既不可以
奉守社稷敬承宗廟且昏孺並大便欲建樹儲藩經固祖宗傾移皇基是而可
忍孰不可懷今廢奕爲東海王以王遵第供衛之儀皆如漢朝昌邑故事但未
亡人不幸偏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社稷大計義不獲已臨紙悲塞如何
可言於是百官入太極前殿即日桓溫使散騎侍郎劉享收帝璽綬帝著白紗
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獸門羣臣拜辭莫不歔欷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
人衛送東海第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
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童閹牀第易誣
乃言帝爲閹遂行廢辱初帝平生每以爲慮嘗召術人扈謙筮之卦成筮曰晉

室有盛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竟如其言咸安二年正月降封帝爲海西縣公四月徙居吳縣初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又違御史顧允監察之十一月妖賊盧悚遣弟子殿中監許龍晨到其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帝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將捷當用兒女子言乎帝曰我得罪於此宰輔寬宥豈敢妄動哉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得使汝也汝必爲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知天命不可再深度積禍乃杜塞聰明無思無慮終日酣湎耽于內寵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時人憐之爲作歌謠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復爲廢太元十一年十月甲申薨于吳時年四十五

史臣曰孝宗因緤抱之委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有餘年以武帝之才啓之禮場以文王之風被乎江漢則孔子所謂吾無閒然矣哀皇寬惠可以爲君而鴆祀襲天用虧其德東海違許龍之慮屈放命之臣所謂柔弱勝剛彊得盡於天年者也

贊曰委裘稱化大孝爲宗違彼聖善成茲允恭西旌玉壘北旆金墉遂殷蒼璽莫不來從哀后寬仁惟豐既集海西多故時災見及彼異阿衡我非昌邑

晉書卷八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 帝紀第九

### 簡文帝

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幼而岐嶷，為元帝所愛。郭璞見而謂人曰：「興晉祚者，必此人也。」及長，清虛寡欲，尤善玄言。永昌元年，元帝詔曰：「先公武王、先考恭王君臨琅邪，繼世相承，國嗣未立，蒸嘗靡主，朕常悼心。子昱仁明有智度，可以虔奉宗廟，以慰罔極之恩。其封昱為琅邪王，食會稽、宣城如舊。」咸和元年，所生鄭夫人薨，帝時年七歲，號慕泣血，固請服重。元帝哀而許之。故徙封會稽王，拜散騎常侍。九年，遷右將軍，加侍中。咸康六年，進撫軍將軍，領秘書監。建元元年夏五月癸丑，康帝詔曰：「太常職奉天地，兼掌宗廟，其為任也，可謂重矣。是以古今選建，未嘗不妙簡時望，兼之儒雅。會稽王叔履尚清虛，志道無倦，優遊上列，諷議朝肆。其領太常，本官如故。」永和元年，崇德太后臨朝，進位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二年，驃騎何充卒，崇德太后詔帝專總萬機。八年，進位司徒，固讓不拜。穆帝始冠，帝稽首歸政，不許。廢帝即位，以琅邪王絕嗣，復徙封琅邪，而封王子昌明為會稽王。帝固讓，故雖封琅邪，而不去會稽之號。太和元年，進位丞相、錄尚書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給羽葆鼓吹，班劍六十人，又固讓。及廢帝廢，皇太后詔曰：「丞相、錄尚書、會稽王體自中宗，明德劭令，英秀玄虛，神棲事外，以具瞻允塞，故阿衡三世。道化宣流，人望攸歸，為日已久。宜從天人之心，以統皇極。主者明依舊典，以時施行。」於是大司馬桓溫率百官進太極前殿，具乘輿法駕，奉迎帝於會稽邸，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拜受璽綬。

咸安元年冬十一月己酉，即皇帝位。桓溫出次中堂，令兵屯衛。乙卯，溫奏廢太宰武陵王晞及子綜。詔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衛殿內。改元為咸安。庚戌，使兼太尉周頤告于太廟。辛亥，桓溫遣弟秘逼新蔡王晃詣西堂，自列與太宰武陵王晞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癸丑，殺東海王二子及其母。初，帝以沖虛簡貴，歷宰三世，溫素所敬憚。及初即位，溫乃撰辭，欲自陳述。帝引見，對之悲泣，溫懼不能言。至是，有司承其旨，奏誅武陵王晞，帝不許。溫固執至于再三，帝手詔報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不復敢言。乙卯，廢晞及其三子，徙于新安。景辰，放新蔡王晃于衡陽。戊午，詔曰：「王室多故，穆、哀早世，皇胤夙遷，神器無主。東海王以母弟近屬，入纂大統，嗣位經年，昏闇亂常，人倫虧喪，大禍將及，則我祖宗之靈靡知所託。皇太后深懼皇基，時定大計。大司馬因順天人，協同神略，親帥羣后，恭承明命。雲霧既除，皇極載清，乃顧朕躬，仰承洪緒。雖伊尹之寧殷朝，博陸之安漢室，無以尚也。朕以寡德，猥居元首，實懼眇然，不克負荷，戰戰兢兢，罔知攸濟。思與兆庶更始，其大赦天下，大酺五日，增文武位二等，孝順忠貞、鰥寡孤獨米人五斛。」己未，賜溫軍三萬人人布一匹、米一斛。庚申，加大司馬桓溫為丞相，不受。辛酉，溫旋自白石，因鎮姑孰。以冠軍將軍毛武生都督荊州之沔中、揚州之義城諸軍事。十二月戊子，詔以京都有經年之儲，權停一年之運。庚寅，廢東海王奕為海西公，食邑四千戶。辛卯，初薦酃淥酒於太廟。

二年春正月辛丑，百濟、林邑王各遣使貢方物。二月，苻堅伐慕容桓於遼東，滅之。三月丁酉，詔曰：「朕居阿衡三世，不能濟彼時雍，乃至海西失德，殆傾皇祚。顧祖宗靈祇之德，皇太后淑體應期，藩輔忠賢，百官戮力，用能蕩氛霧於昊蒼，耀晨輝於宇宙。遂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思賴羣賢以弼其闕。夫敦本息末，抑絕華競，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秕政，士無謗讟，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強寇未殄，勞役未息，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皆省之。夫肥遁窮谷之賢，滑泥揚波之士，雖抗志玄霄，潛默幽岫，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孰與自足山水，棲遲丘壑，徇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邪？古人不借賢於曩代，朕所以虛想於今日。內外百官各勤所司，使善無不達，惡無不聞，令詩人無素餐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焉。」癸丑，詔曰：「吾承祖宗洪基，而昧于政道，懼不能允釐天工，克隆先業，夕惕惟憂，若涉泉冰。賴宰輔忠德，道濟伊望，羣后竭誠，協契斷金，內外盡匡翼之規，文武致匪躬之節，冀因斯道，終克弘濟。每念干戈未戢，公

私疲悴藩鎮有疆理之務征戍懷東山之歎或白首戎陣或身未歛或行役彌久擕石將館何嘗不昧旦晨興夜分忘寢雖未能振而巡之且欲達其此心可遣大使詣大司馬并問方伯遣于邊戍宣詔大饗求其所安又籌量賜給豪令周普乙卯詔曰往事故之後百度未充群僚常俸並皆寡約蓋隨時之義也然退食在朝而祿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今資儲漸豐可籌量增俸歸慶見琰章夏四月徙海西公於吳縣西柴里追貶庾后曰夫人六月遣使拜百濟王餘句為鎮東將軍領樂浪太守戊子前護軍將軍庾希舉兵反自海陵入京口晉陵太守卞耽奔于曲阿秋七月壬辰桓溫遣東海內史周少孫討希擒之斬于建康市乙未立會稽王昌明為皇太子皇子道子為琅邪王領會稽內史是日帝崩于東堂時年五十三葬高平陵廟號太宗遺詔以桓溫輔政依諸葛亮王導故事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為意凝塵滿席湛如也嘗與桓溫及武陵王晞同載遊版橋溫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為晞大恐求下車而帝安然無懼色溫由此憚服溫既仗文武之任屢建大功加以廢立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入太微尋而海西廢及帝登阼熒惑又入太微帝甚惡焉時中書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為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迹其行事亦以為赧獻之輩云

## 孝武帝

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興寧三年七月甲申初封會稽王咸安二年秋七月乙未立為皇太子是日簡文帝崩太子即皇帝位詔曰朕以不造奄丁閔凶號天扣地靡知所訴煢然幼沖眇若綴旒深惟社稷之重大懼不克負荷仰憑祖宗之靈積德之祀先帝淳風玄化遺詠在民宰輔英賢勳隆德盛顧命之託實賴匡訓群后率職百寮勤政冀孤弱之躬有寄皇極之基不墜先恩遺惠播于四海思弘餘潤以康黎庶其大赦天下與民更始九月甲寅追尊皇妣會稽王妃曰順皇后冬十月丁卯葬簡文皇帝于高平陵十一月甲午妖賊盧悚晨入殿庭游擊將軍毛安之等討擒之是歲三吳大旱人多餓死詔所在振給苻堅陷仇池執秦州刺史楊世

寧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改元二月大司馬桓溫來朝三月癸丑詔除丹陽竹格等四桁稅夏五月旱秋七月己亥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大司馬揚州牧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南郡公桓溫薨庚戌進右將軍桓豁為征西將軍以江州刺史桓沖為中軍將軍都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鎮姑孰八月壬子崇德太后臨朝攝政九月苻堅將楊安寇成都景申以尚書僕射王彪之為尚書令吏部尚書謝安為尚書僕射吳國內史刁彝為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復置光祿勳大司農少府官冬十月西平公張天錫貢方物十一月苻堅將楊安陷梓潼及梁益二州刺史周仲孫帥騎五千南遁

二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追封諡故會稽世子郁為臨川獻王己酉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刁彝卒二月癸丑以丹陽尹王坦之為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丁巳有星孛于女虛三月景戌彗星見于氐夏四月壬戌皇太后詔曰頃玄象忒愆上天表異仰觀斯變震懼于懷夫因變致休自古之道朕敢不剋意復心以思厥中又三吳奧壤股肱望郡而水旱併臻百姓失業夙夜惟憂不能忘懷宜時拯卹救其彫困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其次聽除半年受振貸者即以賜之五月蜀人張育自號蜀王帥衆圍成都遣使稱藩秋七月涼州地震山崩苻堅將鄧羌攻張育滅之八月以長秋將建權停婚姻九月丁丑有星孛于天市冬十一月己酉天門蠻賊攻郡太守王匪死之征西將軍桓豁遣師討平之長城人錢步射錢弘等作亂吳興太守朱序討平之癸酉鎮遠將軍桓石虔破苻堅將姚萇於墊江

三年春正月辛亥大赦夏五月景午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藍田侯王坦之

卒甲寅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桓沖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鎮丹徒尚書僕射謝安領揚州刺史秋八月癸巳立皇后王氏大赦加文武位一等九月帝講孝經冬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十二月癸未神獸門災甲申皇太后詔曰頃日蝕告變水旱不適雖克己思救未盡其方其賜百姓窮者米人五斛癸巳帝釋奠于中堂祠孔子以顏回配

太元元年春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見于太廟皇太后歸政甲辰大赦改元景午帝始臨朝以征西將軍桓豁爲征西大將軍領軍將軍郗愔爲鎮軍大將軍中軍將軍桓沖爲車騎將軍加尚書僕射謝安中書監錄尚書事甲子謁建平等四陵夏五月癸丑地震甲寅詔曰頃者上天垂監譴告屢彰朕有懼焉震惕于心思所以議獄緩死赦過宥罪庶囘大變興之更始於是大赦增文武位各一等六月封河間王欽子範之爲章武王秋七月苻堅將苟萇陷涼州虜刺史張天錫盡有其地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身冬十月移淮北流人於淮南十一月己巳朔日有蝕之詔太官徹膳十二月苻堅使其將苻洛攻代執代王涉翼犍

二年春正月繼絶世紹功臣三月以兗州刺史朱序爲南中郎將梁州刺史監沔中諸軍鎮襄陽閏月壬午地震甲申暴風折木發屋夏四月己酉雨雹五月丁丑地震六月己巳暴風揚沙石林邑貢方物秋七月乙卯老人星見八月壬辰車騎將軍桓沖來朝丁未以尚書僕射謝安爲司徒景辰使持節都督荆梁寧益交廣六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征西大將軍桓豁卒冬十月辛丑以車騎將軍桓沖都督荆江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尚書王蘊爲徐州刺史督江南晉陵諸軍征西司馬謝玄爲兗州刺史廣陵相監江北諸軍壬寅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尚書令王彪之卒十二月庚寅以尚書王劭爲尚書僕射

三年春二月乙巳作新宮帝移居會稽王邸三月乙丑雷雨暴風發屋折木夏五月庚午陳留王曹恢薨六月大水秋七月辛巳帝入新宮乙酉老人星見南方

四年春正月辛酉大赦郡縣遭水旱者減租稅景子謁建平等七陵二月戊午苻堅使其子丕攻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又陷順陽三月大疫壬戌詔曰狡寇縱逸藩守傾沒疆埸之虞事兼平日其內外衆官各悉心戮力以康庶事又年穀不登百姓多匱其詔御所供事從儉約九親供給衆官廩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以周時務癸未使右將軍毛武生帥師伐蜀夏四月苻堅將韋鍾陷魏興太守吉挹死之五月苻堅將句難彭超陷盱眙高密內史毛璪之爲賊所執六月大旱戊子征虜將軍謝玄及超難戰于君川大破之秋八月丁亥以左將軍王蘊爲尚書僕射乙未暴風揚沙石九月盜殺建安太守傅湛冬十二月己酉朔日有蝕之

五年春正月乙巳謁崇平陵夏四月大旱癸酉大赦五歲刑以下五月大水以司徒謝安爲衞將軍儀同三司六月甲寅震含章殿四柱幷殺內侍二人甲子以比歲荒儉大赦自太元三年以前逋租宿債皆蠲除之其鰥寡窮獨孤老不能自存者人賜米五斛丁卯以驃騎將軍瑯邪王道子爲司徒秋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冬十月九眞太守李遜據交州反十一月乙酉葬定皇后于隆平陵

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丁酉以尚書謝石爲尚書僕射初置督運御史官夏六月庚子朔日有蝕之揚荆江三州大水己巳改制度減煩費損吏士員七百人秋七月景子赦五歲刑已下甲午交阯太守杜瑗斬李遜交州平大饑冬十一月己亥以鎮軍大將軍郗愔爲司空會稽人檀元之反自號安東將軍鎮軍參軍謝藹之討平之十二月甲辰苻堅遣其襄陽太守閻震寇竟陵襄陽太守桓石虔討擒之

七年春三月林邑范熊遣使獻方物秋八月癸卯大赦九月東夷五國遣使來貢方物苻堅將都貴焚燒沔北田穀略襄陽百姓而去冬十月景子雷

八年春二月癸未黃霧四塞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丁巳大赦夏五月輔國將軍楊亮伐蜀拔五城擒苻堅將魏光秋七月鷹揚將軍郭洽及苻堅將張崇戰于武當大敗之八月苻堅帥衆渡淮遣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距之九月詔司徒瑯邪王道子錄尚書

六條事。冬十月，苻堅弟融陷壽春。乙亥，諸將及苻堅戰于肥水，大破之，俘斬數
萬計，獲堅輿輦及雲母車。十一月庚申，詔衞將軍謝安勞旋師于金城。壬子，立
陳留王世子靈誕爲陳留王。十二月庚午，以寇難初平，大赦。以中軍將軍謝石
爲尚書令。開酒禁。始增百姓稅米，口五石。前句町王翟遼背苻堅，舉兵於河南，
慕容垂自鄴與遼合，遂攻堅子暉於洛陽。仇池公楊世奔還隴右，遣使稱藩。
九年春正月庚子，封武陵王孫寶爲臨川王。戊午，立新寧王晞子遵爲新寧王。
辛亥，謁建平等四陵。龍驤將軍劉牢之克譙城。車騎將軍桓沖部將郭寶伐新
城、魏興、上庸三郡，降之。二月辛巳，使持節、都督荊江梁寧益交廣七州諸軍事、
車騎將軍、荊州刺史桓沖卒。慕容垂自洛陽與翟遼攻苻堅子丕於鄴。三月，以
衞將軍謝安爲太保。苻堅北地長史慕容泓、平陽太守慕容沖並起兵背堅。夏
四月己卯，增置太學生百人。封張天錫爲西平公。使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克
之。苻堅將姚萇背堅，起兵於北地，自立爲王，國號秦。六月癸丑朔，崇德皇太后
褚氏崩。慕容泓爲其叔父沖所殺，沖自稱皇太弟。秋七月戊戌，遣兼司空高密
王純之修謁洛陽五陵。己酉，葬康獻皇后于崇平陵。百濟遣使來貢方物。苻堅
及慕容沖戰于鄭西，堅師敗績。八月戊寅，司空郗愔薨。九月辛卯，前鋒都督謝
玄攻苻堅將兗州刺史張崇于鄄城，克之。甲午，加太保謝安大都督揚江荊司
豫徐兗青冀幽并梁益雍涼十五州諸軍事。冬十月辛亥朔，日有蝕之。丁巳，河
間王欽之薨。乙丑，以玄象乖度，大赦。庚午，立前新蔡王晃弟崇爲新蔡王。苻堅
青州刺史苻朗帥衆來降。十二月，苻堅將呂光稱制于河右，自號酒泉公。慕容
沖僭即皇帝位于阿房。
十年春正月甲午，謁諸陵。二月，立國學。蜀郡太守任權斬苻堅益州刺史李平，
益州平。三月，滎陽人鄭燮以郡來降。苻堅國亂，使使奉表請迎。龍驤將軍劉牢
之及慕容垂戰于黎陽，王師敗績。夏四月景辰，劉牢之與沛郡太守周次及垂
戰于五橋澤，王師又敗績。壬戌，太保謝安帥衆救苻堅。五月，大水。苻堅留太子
宏守長安，奔于五將山。六月，宏來奔。慕容沖入長安。秋七月，苻丕自枋頭西走。
龍驤將軍檀玄追之，爲丕所敗。旱，饑。丁巳，老人星見。八月甲午，大赦。丁酉，使持
節、侍中、中書監、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衞將軍、太保謝安薨。庚子，以琅邪王道
子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是月，姚萇殺苻堅而僭即皇帝位。九月，呂光據姑臧，自
稱涼州刺史。苻丕僭即皇帝位于晉陽。冬十月丁亥，論淮肥之功，追封謝安廬
陵郡公，封謝石南康公，謝玄康樂公，謝琰望蔡公，桓伊永修公，自餘封拜各有
差。是歲，乞伏國仁自稱大單于、秦河二州牧。
十一年春正月辛未，慕容垂僭即皇帝位于中山。壬午，翟遼襲黎陽，執太守滕
恬之。乙酉，謁諸陵。慕容沖將許木末殺慕容沖於長安。三月，大赦。太山太守張
願以郡叛，降於翟遼。夏四月，以百濟王世子餘暉爲使持節、都督、鎮東將軍、百
濟王。代王拓拔珪始改稱魏。癸巳，以尚書僕射陸納爲尚書左僕射，譙王恬爲
尚書右僕射。六月己卯，地震。庚寅，以前輔國將軍楊亮爲西戎校尉、雍州刺史，
鎮衞山陵。秋八月庚午，封孔靖之爲奉聖亭侯，奉宣尼祀。丁亥，安平王邃之薨。
翟遼寇譙，龍驤將軍朱序擊走之。冬十月，慕容垂破苻丕於河東，丕走東垣，揚
威將軍馮該擊斬之，傳首京都。甲申，海西公奕薨。十一月，苻丕將苻登僭即皇
帝位於隴東。
十二年春正月乙巳，以豫州刺史朱序爲青兗二州刺史，鎮淮陰。丁未，大赦。壬
子，暴風，發屋折木。戊午，慕容垂寇河東，濟北太守溫詳奔彭城。翟遼遣子釗寇
陳、潁，朱序擊走之。夏四月戊辰，尊夫人李氏爲皇太妃。己丑，雨雹。高平人翟暢
執太守徐含遠，以郡降于翟遼。六月癸卯，束帛聘處士戴逵、龔玄之。秋八月辛
巳，立皇子德宗爲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五日，賜百官布帛各有差。
九月戊午，復新寧王遵爲武陵王，立梁王璉子和爲梁王。冬十一月，松滋太守
王遐之討翟遼于洛口，敗之。
十三年夏四月戊午，以青兗二州刺史朱序爲持節、都督雍梁沔中九郡諸軍
事、雍州刺史，譙王恬之爲鎮北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夏六月，旱。乞伏國仁死，弟
乾歸嗣僞位，僭號河南王。秋七月，翟遼將翟發寇洛陽，河南太守郭給距破之。
冬十二月戊子，濤水入石頭，毀大桁，殺人。乙未，大風，晝晦，延賢堂災。景申，螽斯
百堂、客館、驃騎庫皆災。己亥，加尚書令謝石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庚子，尚書

令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謝石薨。
十四年春正月癸亥，詔淮南所獲俘虜付諸作部者一皆散遣，男女自相配匹，賜百日廩，其沒爲軍賞者悉贖出之，以襄陽淮南饒沃地各立一縣以居之。彭城妖賊劉黎僭稱皇帝於皇丘，龍驤將軍劉牢之討平之。二月，扶南獻方物。呂光僭號三河王。夏四月甲辰，彭城王弘之薨。翟遼寇滎陽，執太守張卓。六月壬寅，使持節、都督荊益寧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桓石虔卒。秋七月甲寅，宣陽門四柱災。八月，姚萇襲破苻登，獲其僞后毛氏。丁亥，汝南王羲薨。九月庚午，以尚書左僕射陸納爲尚書令。冬十二月乙巳，雨木冰。
十五年春正月乙亥，鎮北將軍、譙王恬之薨。龍驤將軍劉牢之及翟遼、張願戰于太山，王師敗績。征虜將軍朱序破慕容永於太行。二月辛巳，以中書令王恭爲都督青兗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三月己酉朔，地震。戊辰，大赦。秋七月丁巳，有星孛于北河。八月，永嘉人李耽舉兵反，太守劉懷之討平之。己丑，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北斗，犯紫微。沔中諸郡及兗州大水。龍驤將軍朱序攻翟遼于滑臺，大敗之，張願來降。九月丁未，以吳郡太守王珣爲尚書僕射。冬十二月己未，地震。
十六年春正月庚申，改築太廟。夏六月，慕容永寇河南，太守楊佺期擊破之。己未，章武王範之薨。秋九月癸未，以尚書右僕射王珣爲尚書左僕射，以太子詹事謝琰爲尚書右僕射。新廟成。冬十一月，姚萇敗苻登于安定。
十七年春正月己巳朔，大赦，除逋租宿債。夏四月，齊國內史蔣喆殺樂安太守辟閭濬，據青州反，北平原太守辟閭渾討平之。五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六月癸卯，京師地震。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桁，永嘉郡潮水湧起，近海四縣人多死者。乙卯，大風折木。戊午，梁王龢薨。慕容垂襲翟釗于黎陽，敗之，釗奔于慕容永。秋七月丁丑，太白晝見。八月，新作東宮。冬十月丁酉，太白晝見。辛亥，都督荊益寧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王忱卒。十一月癸酉，以黃門郎殷仲堪爲都督荊益梁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庚寅，徙封琅邪王道子爲會稽王，封皇子德文爲琅邪王。十二月己未，地震。是歲，自秋不雨至于冬。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朔，地震。二月己未，又地震。三月，翟釗寇河南。夏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大水，深五丈。秋七月，旱。閏月，妖賊司馬徽聚黨於馬頭山，劉牢之遣部將討平之。九月戊戌，龍驤將軍楊佺期擊氐帥楊佛嵩于潼谷，敗之。冬十月，姚萇死，子興嗣僞位。
十九年夏六月壬子，追尊會稽王太妃鄭氏爲簡文宣太后。秋七月，荊徐二州大水，傷秋稼，遣使振卹之。八月己巳，尊皇太妃李氏爲皇太后，宮曰崇訓。慕容垂擊慕容永於長子，斬之。冬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恩奴寇廩丘，東平太守韋簡及垂將尹國戰于平陸，簡死之。是歲，苻登爲姚興所殺，登太子崇奔于湟中，僭稱皇帝。
二十年春二月，作宣太后廟。甲寅，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陸納卒。三月庚辰朔，日有蝕之。夏六月，荊徐二州大水。十一月，魏王拓拔珪擊慕容垂子寶于黍谷，敗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造清暑殿。三月，慕容垂攻平城，拔之。夏四月，新作永安宮。丁卯，雨雹。慕容垂死，子寶嗣僞位。五月甲子，以望蔡公謝琰爲尚書左僕射。大水。六月，呂光僭即天王位。秋九月庚申，帝崩于清暑殿，時年三十五。葬隆平陵。帝幼稱聰悟。簡文之崩也，時年十歲，至晡不臨，左右進諫，答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嘗歎以爲精理不減先帝。既威權己出，雅有人君之量。既而溺于酒色，始爲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太白連年晝見，地震水旱爲變者相屬。醒日既少，而傍無正人，竟不能改焉。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時道子昏惑，元顯專權，竟不推其罪人。初，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爲名焉。簡文帝後悟，乃流涕。及爲清暑殿，有識者以爲清暑反爲楚聲，哀楚之徵也。俄而帝崩，晉祚自此傾矣。
史臣曰：簡文雖不有晉也，若何以興？若乃天挺惟神，光膺嗣位，道由虛而懷晉瀆，況川而能晦，多歷一紀之象，所以鼎命國咸，福七十之基，所以興王霸間

彝於既濫禍害固於已衰事異於斯則弗由也簡皇以虛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自桓氏祭則寡人太宗晏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姦臣自隕于時西逾劍岨而跨靈山北據長河而臨清洛荊吳戰旅嘯叱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紀綱桓沖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斷軍事于時上天乃眷彊氐自泯五尺童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弗垂威恩罕樹道子荒乎朝政國寶匯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旨鬻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是以聞人許榮馳書詣闕烈宗知其抗直而惡聞逆耳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驊神言而金行頹弛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亂已傾覆也屬苻堅百六之秋棄肥水之衆帝號為武不亦優哉

贊曰君若綴旒道非交泰簡皇凝寂不貽伊害孝武登朝姦雄自猾燕之鑿路鄭叔分鑣偈臨帝席酒勸天妖金風不競人事先彫

晉書卷九

晉書卷九考證

孝武帝紀鎮遠將軍桓石虔○鎮遠一本作威遠　臣宗楷按石虔本傳督豫州軍事將軍專授冠軍將軍進冠軍將軍並非威遠亦非鎮遠也

晉書卷九考證

晉書卷十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帝紀第十

安帝

安皇帝諱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也太元十二年八月辛巳立爲皇太子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孝武帝崩辛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癸亥以司徒會稽王道子爲太傅攝政冬十月甲申葬孝武皇帝于隆平陵大雪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增文武位一等太傅會稽王道子稽首歸政以尚書左僕射王珣爲尚書令領軍將軍王國寶爲尚書左僕射二月呂光將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單于國號南涼擊光將竇苟于金昌大破之甲寅尊皇太后李氏爲太皇太后戊午立皇后王氏三月呂光子纂爲乞伏乾歸所敗光建康太守段業自號涼州牧慕容寶敗魏師于薊夏四月甲戌兗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舉兵以討尚書左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爲名甲申殺國寶及緒以說于恭恭乃罷兵戊子大赦五月前司徒長史王廞以吳郡反王恭討平之慕容寶將慕容詳僭即皇帝位于中山寶奔黃龍秋八月呂光爲其僕射楊軌散騎常侍郭麐所攻光子纂擊走之九月慕容寶將慕容麟斬慕容詳于中山因僭即皇帝位冬十月慕容麟爲魏師所殺

二年春三月龍舟二災夏五月蘭汗弒慕容寶而自稱大將軍昌黎王秋七月慕容寶子盛斬蘭汗僭稱長樂王攝天子位兗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荆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南蠻校尉楊佺期等舉兵反八月江州刺史王愉奔于臨川景子寧朔將軍鄧啓及慕容德將慕容法戰于管城王師敗績景戌慕容盛僭即皇帝位於黃龍桓玄大敗王師于白石九月辛卯加太傅會稽王道子黃鉞遣征虜將軍會稽王世子元顯前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討桓玄等己亥破庾楷于牛渚景午會稽王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己酉前將軍王珣守北郊右將軍謝琰備宣陽門輔國將軍劉牢之次新亭使于敬宣擊敗恭恭奔曲阿長塘湖湖尉收送京師斬之於是遣太常殷茂喻仲堪及玄玄等走于尋陽冬十月新野言騰庾見景子大赦壬午仲堪等盟于尋陽推桓玄爲盟主十一月以瑯邪王德文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王雅爲尚書左僕射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即尊位年號天興京兆人韋禮帥襄陽流人叛降于姚興己酉前新安太守杜烱反于京口會稽王世子元顯討斬之禿髮烏孤自稱武威王

三年春正月辛酉封宗室蘊爲淮陵王二月甲辰河間王國鎮葛林邑范逵陷日南九真遂與交阯太守杜瑗討破之段業自稱涼王仇池公楊盛遣使稱藩獻方物三月己卯追尊所生陳夫人爲德皇太后夏四月乙未加尚書令王珣衛將軍以會稽王世子元顯爲揚州刺史六月戊子以瑯邪王德文爲司徒慕容德陷青州青龍驤將軍辟閭渾遂僭即皇帝位于廣固秋八月禿髮烏孤死其弟利鹿孤嗣僞位冬十月姚興陷洛陽執河南太守辛恭靜十一月甲寅妖賊孫恩陷會稽內史王凝之死之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蔡王榮義興太守魏隱並委官而遁吳興太守謝遽來奔太守司馬逸皆遇害遣衛將軍謝琰輔國將軍劉牢之逆擊走之十二月桓玄襲江陵荆州刺史殷仲堪南蠻校尉楊佺期並遇害呂光立其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是日光死呂纂弒紹而自立是歲荆州大水平地三丈

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二月己丑有星孛于奎婁進至紫微三月彗星見於太微夏四月地震孫恩寇浹口五月景寅散騎常侍衛將軍東亭侯王珣卒己卯會稽內史謝琰爲孫恩所敗死之恩轉寇臨海六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旱輔國司馬劉裕破恩於南山恩將盧循陷廣陵死者三千餘人以瑯邪王師何澄爲尚書左僕射秋七月壬子太皇太后李氏崩丁卯大赦是月姚興伐乞伏乾歸降之八月丁亥尚書右僕射王雅卒壬寅葬文太后于修平陵九月癸丑地震冬十一月寧朔將軍高雅之及孫恩戰于餘姚王師敗績以揚州刺史元顯爲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揚豫徐兗青幽冀并荆江司雍梁益交廣十六州諸軍事前將軍劉牢之爲鎮北將軍封元顯子彥璋爲東海王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天市是歲河右諸郡奉涼武昭王李玄盛爲秦涼二州牧涼公年號庚

子

五年春二月景子孫恩復寇浹口呂超弒呂纂以其兄隆僭即僞位三月甲寅衆星西流歷太微夏五月孫恩寇吳國內史袁山松死之沮渠蒙遜殺段業自號大都督北涼州牧六月甲戌孫恩至丹徒乙亥內外戒嚴百官入居于省冠軍將軍高素右衛將軍張崇之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桓謙輔國將軍司馬允之游擊將軍毛邃備白石左衛將軍王嘏領軍將軍孔安國屯中堂皇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衞京師寧朔將軍高雅之擊孫恩於廣陵之郁洲爲賊所執秋七月段璣弒慕容盛盛叔父熙盡誅段氏因僭稱尊號九月呂隆降于姚興冬十月姚興帥師侵魏大敗而旋

是歲饑禁酒

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大赦改元以後將軍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鎮北將軍劉牢之爲元顯前鋒前將軍譙王尚之爲後部以討桓玄二月景午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丁巳遣兼侍中齊王柔之以騶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丁卯桓玄敗王師于姑孰譙王尚之齊王柔之並死之以右將軍吳隱之爲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廣州刺史三月己巳劉牢之叛降于桓玄辛未王師敗績于新亭驃騎大將軍會稽王世子元顯東海王彥璋冠軍將軍毛泰游擊將軍毛邃並遇害壬申桓玄自爲侍中丞相錄尚書事以桓謙爲尚書僕射遷太傅會稽王道子于安成玄俄又自稱太尉揚州牧總百揆以琅邪王德文爲太宰臨海太守辛景擊孫恩斬之是月禿髮利鹿孤死弟傉檀嗣僞位秋七月乙亥新蔡王崇爲其奴所害八月庚子尚書下舍災冬十月冀州刺史劉軌叛奔于慕容德十二月庚申會稽王道子爲桓玄所害曲赦廣陵彭城大逆以下

二年春二月辛丑建武將軍劉裕破徐道覆于東陽乙卯桓玄自稱大將軍丁巳冀州刺史孫無終爲桓玄所害夏四月癸巳朔日有蝕之秋八月玄又自號相國楚王九月南陽太守庾仄起義兵爲玄所敗冬十一月壬午玄遷帝于永安宮癸未移太廟神主于琅邪國十二月壬辰玄篡位以帝爲平固王辛亥帝蒙塵于尋陽

三年春二月帝在尋陽庚寅夜濤水入石頭漂殺人戶乙卯建武將軍劉裕帥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義兵景辰斬桓玄所署徐州刺史桓修于京口青州刺史桓弘于廣陵丁巳義師濟江三月戊午劉裕斬玄將吳甫之于江乘斬皇甫敷于羅落己未玄衆潰而逃庚申劉裕置留臺具百官壬戌桓玄司徒王謐推劉裕行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幷八州諸軍事假節劉裕以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辛酉劉裕誅尚書左僕射王愉愉子荆州刺史綏司州刺史溫詳辛未桓玄逼帝西上景戌密詔以幽逼於玄萬機虛曠令武陵王遵依舊典承制總百官行事加侍中餘如故幷大赦謀反大逆已下惟桓玄一祖之後不宥夏四月己丑大將軍武陵王遵稱制總萬幾庚寅帝至江陵庚戌輔國將軍何無忌振武將軍劉道規及桓玄將庾稚何澹之戰于湓口大破之玄復逼帝東下五月癸酉冠軍將軍劉毅及桓玄戰于崢嶸洲又破之己卯帝復幸江陵辛巳荆州別駕王康產南郡太守王騰之奉帝居于南郡壬午督護馮遷斬桓玄於貊盤洲乘輿反正于江陵甲申詔曰姦兇篡逆自古有之朕不能式遏杜漸以致播越賴鎮軍將軍裕英略奮發忠勇絕世冠軍將軍毅等誠心宿著協同嘉謀義聲既振士庶效節社稷載安四海齊慶其大赦凡諸畏逼事屈逆命者一無所問戊寅奉神主入于太廟閏月己丑桓玄故將揚武將軍桓振陷江陵劉毅何無忌退守尋陽帝復蒙塵于賊營六月益州刺史毛璩討僞梁州刺史桓希斬之秋七月戊申永安皇后何氏崩八月癸酉祔葬穆帝章皇后于永平陵九月前給事中刁騁祕書丞王邁之謀反伏誅冬十月盧循寇廣州刺史吳隱之爲循所敗執始興相阮腆之而還慕容德死兄子超嗣僞位

義熙元年春正月帝在江陵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破襄陽己丑劉毅次于馬頭桓振以帝屯于江津辛卯宗之破振將溫楷于柞溪進次紀南爲振所敗振武將軍劉道規擊桓謙走之乘輿反正帝與琅邪王幸道規舟戊戌詔曰朕以寡德夙纂洪緒不能綏熙遐邇式遏姦宄逆臣桓玄乘釁肆亂乃誣罔天人篡據極位朕躬播越淪于荒裔宣皇之基殆以墜矣鎮軍將軍裕忠武英

斷鯢冠終古運謀機始真實協其契收淚誓衆義士感其心故荷戈一揮巨猾奔迸三軍猿威大憝授首而擧援猖狂剛凶荆郢帝天祚社稷義旗戮捷救徙沮潰朕獲反正斯實宗廟之靈勳王之勳豈朕一人獨享伊祜思與億兆幸茲更始其大赦改元唯玄授一祖及同黨不在原例賜百官爵二級鰥寡孤獨穀人五斛大酺五日二月丁巳留臺備乘輿法駕迎帝於江陵弘農太守戴寧之建威主簿徐惠子等謀反伏誅平西參軍譙縱害平西將軍益州刺史毛璩以蜀叛三月桓振復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奔于襄陽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帝至自江陵乙未百官詣闕請罪詔曰此非諸卿之過其還率職戊戌謁章皇后廟三日臨于西堂劉裕及何無忌等抗表遜位不許庚子以琅邪王德文爲大司馬武陵王遵爲太保加鎮軍將軍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甲辰詔曰自頃國難之後人物彫殘常所供奉猶不改舊豈所以視人如傷爲陽歸遇之誠哉可籌量減省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戊辰餞于東堂五月癸未禁絹扇及摴蒱游擊將軍章武王秀益州刺史司馬軌之謀反伏誅桓玄故將桓亮苻宏刁預寇湘州守將擊走之秋八月甲子封臨川王子修之爲會稽王冬十一月乞伏乾歸伐仇池仇池公楊盛大破之是歲涼武昭王玄盛遣使奉表稱藩

二年春正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縱將譙子明于白帝破之夏五月封高密王子法蓮爲高陽王秋七月梁州刺史楊孜敬有罪伏誅冬十月論匡復之功封車騎將軍劉裕爲豫章郡公撫軍將軍劉毅南平郡公右將軍何無忌安成郡公自餘封賞各有差乙亥以左將軍孔安國爲尚書左僕射十二月益殺零陵太守阮野

三年春二月己酉車騎將軍劉裕來朝誅東陽太守殷仲文南蠻校尉殷叔文晉陵太守殷道叔永嘉太守駱球己丑大赦除酒禁夏五月大水六月姚興將赫連勃勃僭稱天王于朔方國號夏秋七月戊戌朔日有蝕之汝南王遵之有罪伏誅八月遣冠軍將軍劉敬宣持節監征蜀諸軍事冬十一月赫連勃勃大敗禿髮傉檀傉檀奔于南山是歲高雲馮跋殺慕容熙雲僭即帝位

四年春正月甲辰以琅邪王德文領司徒車騎將軍劉裕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庚申侍中太保武陵王遵薨夏四月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卒甲午加吏部尚書孟昶尚書右僕射冬十一月辛卯晉梁州刺史楊思平有罪棄市癸丑大風拔樹是月禿髮傉檀僭即涼王位十二月陳留王曹靈誕薨

五年春正月辛卯大赦戊戌以撫軍將軍劉毅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輔國將軍何無忌鎮南將軍庚戌尋陽地震二月慕容超將慕容興宗寇宿豫陽平太守劉千載南陽太守趙元並爲賊所執三月乙亥大雪平地數尺車騎將軍劉裕帥師伐慕容超夏六月景寅震于太廟劉裕大破慕容超于臨朐秋七月姚興將乞伏乾歸僭稱西秦王於苑川九月戊辰離班弒高雲雲將馮跋攻班殺之跋僭即王位仍號燕冬十月魏清河王紹弒其主珪

六年春二月丁亥劉裕攻慕容超尅之齊地悉平是月廣州刺史盧循反寇江州三月禿髮傉檀及沮渠蒙遜戰于窮泉傉檀敗績壬申鎮南將軍江州刺史何無忌及循戰于豫章王師敗績無忌死之夏四月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幷州刺史劉道憐乃入衛京師五月景子大風拔木戊子衛將軍劉毅及盧循戰于桑落洲王師敗績尚書左僕射孟昶懼自殺己未大赦乙丑循至淮口內外戒嚴大司馬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次中堂皇太尉劉裕次石頭梁王珍之屯南掖門冠軍將軍劉敬宣屯北郊輔國將軍孟懷玉屯南岸建武將軍王仲德屯越城廣武將軍劉懷默屯建陽門淮口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以距之景寅震太廟鴟尾秋七月庚申盧循遁走甲子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內史蒯恩等帥衆追之是月盧循寇荆州刺史劉道規雍州刺史魯宗之等敗之又破徐道覆于華容賊復走尋陽八月姚興將桓謙寇江陵劉道規敗之冬十一月蜀賊譙縱陷巴東守將溫祚時延祖死之十二月壬辰劉裕破盧循于豫章

七年春二月壬午右將軍劉藩斬徐道覆于始興傳首京師夏四月盧循走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秋七月丁卯以荆州刺史劉道規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沮渠蒙遜伐涼涼武昭王玄盛與戰敗之

八年春二月景子以吳興太守孔坦爲尚書右僕射三月甲寅山陰地陷四尺有聲如雷夏五月乞伏公府弗乞伏乾歸乾歸子熾盤殊公府僭即偽位六月以平北將軍魯宗之爲鎮北將軍秋七月甲午武陵王晞庚子征西大將軍劉道規卒八月皇后王氏崩辛亥高密王純之薨九月癸酉葬僖皇后于休平陵己卯太尉劉裕害右將軍兗州刺史劉藩尚書左僕射謝混庚辰裕矯詔曰劉毅苞藏禍心構逆南夏藩混助亂志肆姦宄賴宰輔玄鑒撫機挫銳凶黨即戮社稷又安夫好生之德所因者本肆眚覃仁寶貸玄澤況事與大慈禍自元凶其大赦天下唯劉毅不在其例普增文武位一等孝順忠義隱滯遺逸必令開達己丑劉裕帥師討毅裕參軍王鎮惡陷江陵城毅自殺冬十一月沮渠蒙遜僭號河西王十二月以西陵太守朱齡石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帥師伐蜀分荆州十郡置湘州是歲廬陵南康地四震

九年春二月景寅劉裕害前將軍諸葛長民及其弟輔國大將軍黎民從弟車騎將軍秀之三月戊寅加劉裕鎮西將軍豫州刺史林邑范胡連寇九真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夏四月壬戌罷臨沂湖熱皇后脂澤田四十頃以賜貧人弛湖池之禁封鎮北將軍魯宗之爲南陽郡公秋七月朱齡石克成都斬譙縱益州平九月封劉裕次子義真爲桂陽公冬十二月安平王球之薨是歲高句麗倭國及西南夷銅頭大師並獻方物

十年春三月戊寅地震夏六月乞伏熾盤帥師伐禿髮傉檀滅之秋七月淮北大風壞廬舍九月丁巳朔日有蝕之林邑遣使來獻方物是歲城東府

十一年春正月荆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並舉兵貳於劉裕裕帥師討之庚午大赦丁丑以吏部尚書謝裕爲尚書左僕射二月丁未姚興死子泓嗣僞位三月辛巳淮陵王羨薨壬午劉裕及休之戰于江陵休之敗奔襄陽夏四月乙卯青冀二州刺史劉敬宣爲其參軍司馬道賜所害五月甲申彗星二見甲午休之宗之出奔于姚泓論平舅功封劉裕子義隆彭城公朱齡石豐城公己酉霍山崩出銅鐘六枚秋七月景戌京師大水壞太廟辛亥晦日有蝕之八月丁未尚書左僕射謝裕卒以尚書右僕射劉穆之爲尚書左僕射九月己亥大赦

十二年春正月姚泓使其將魯軌寇襄陽雍州刺史趙倫之擊走之二月加劉裕中外大都督夏六月赫連勃勃攻姚泓秦州陷之己酉新除尚書令都鄉侯劉柳卒秋八月劉裕及瑕邪王德文帥衆伐姚泓景午大赦冬十月景寅姚泓將姚光以洛陽降己丑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

十三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蝕之二月涼武昭王李玄盛薨世子士業嗣位爲涼州牧涼公三月龍驤將軍王鎮惡大破姚泓將姚紹于潼關夏劉裕敗魏將鍮青于河曲斬青禪將阿薄干是月涼公李士業大敗沮渠蒙遜于解支澗夏五月劉裕克潼關丁亥會稽王脩之薨六月癸亥林邑獻馴象白鵫鵒秋七月劉裕克長安執姚泓收其寶器歸諸京師南燕城徐道期陷廣州始興相劉謙之討平之冬十一月辛未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卒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大赦青州刺史沈田子誅龍驤將軍王鎮惡于長安夏六月劉裕爲相國進封宋公冬十月以涼公士業爲鎮西將軍封酒泉公十一月赫連勃勃大敗王師于青泥北雍州刺史朱齡石焚長安宮殿奔于潼關尋又大潰齡石死之十二月戊寅帝崩于東堂時年三十七葬休平陵帝不惠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己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識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爲禪代故密使王韶之絞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

## 恭帝

恭帝諱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琅邪王歷中軍將軍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領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元興初遷車騎大將軍桓玄執政進位太宰加衮冕之服綠縹綬玄篡位以帝爲石陽縣公與安帝俱居尋陽及玄敗隨至江陵玄死桓振奉帝還尋陽奉戈直至階下順目謂安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屢誅若是帝乃下牀前援曰此豈我兄弟意振乃下馬敬拜振平復爲琅邪王又領徐州刺史尋拜大司馬領司徒加殊禮義熙二年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加班劍羽葆鼓吹十二年韶曰大司馬明德遠親太尉進

勳光大並徽序彝倫燮和二氣啓後引領思佐鼎飪而雅尚沖挹四門弗闢誠合大雅謙虛之道實違急賢贊世之務昔蒲輪載徵異人並出東平開府奇士播臻濟濟之盛朕有欽焉可敕二府依舊辟召必將明敭俊乂嗣軌前賢矣於是始辟召掾屬時太尉裕都督中外諸軍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貳雖府受節度可身無致敬劉裕之北征也帝上疏請帥所莅啓行戎路修敬山陵朝廷從之乃與裕俱發及有司以卽戎不得奉辭陵廟帝復上疏曰臣推轂閫外將羣寒暑不獲展情墳壟私心罔極伏願天慈特垂聽許使臣微誠粗申卽路無恨許之及姚泓滅歸于京都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安帝崩劉裕矯稱詔曰唯我有晉誕膺明命業隆九有光宅四海朕以不德屬當多難幸賴宰輔拯厥顛覆仍恃保祐克黜禍亂遂冕旒辰極混一六合方憑阿衡維新洪業而遘疾大漸將遂弗興仰惟祖宗靈命親賢是荷咨爾大司馬琅邪王體自先皇明德光懋屬惟儲貳衆望攸集其君臨晉邦奉系宗祀尤執其中燮和天下闡揚末誥無廢我高祖之景命是日卽帝位大赦

元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朔改元以山陵未厝不朝會立皇后褚氏甲午徵劉裕還朝戊戌有星孛于太微西藩庚申葬安皇帝于休平陵帝受朝懸而不樂以驃騎將軍劉道憐爲司空秋八月劉裕移鎭壽陽以劉懷愼爲前將軍北徐州刺史鎭彭城九月劉裕自解揚州冬十月乙酉裕以其子桂陽公義眞爲揚州刺史十一月丁亥朔日有蝕之十二月辛卯裕加殊禮己卯太史奏黑龍四見于東方

二年夏六月壬戌劉裕至于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謂左右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赤紙爲詔甲子遂遜于琅邪第劉裕以帝爲零陵王居于秣陵行晉正朔車旗服色一如其舊有其文而不備其禮帝自是之後深慮禍機褚后常在帝側飲食所資皆出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間兵人踰垣而入弒帝于內房時年三十六謚恭皇帝葬沖平陵帝幼時性頗忍急及在藩國曾令善射者射馬爲戲既而有人云馬者國姓而自殺之不祥之甚帝亦悟甚悔之其後復深信浮屠道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親於瓦官寺迎之步從十許里安帝既不惠帝每侍左右消息溫涼寢食之節以恭謹聞時人稱焉

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爲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惟一百有二歲耳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爲二百也

史臣曰安帝卽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並傾朝政主昏臣亂未有如斯不亡者也雖有手握戎麾心存舊國迴首無具忽焉蕭散于是桓玄乘釁勢踰飇指六師咸泯隻馬徂遷是以宋高非典午之臣孫恩豈金行之寇若乃世遇顛覆則恭皇斯甚於越之民詎爍丹穴會稽之侶寧歎入臣去皇屋而歸來瀍丹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三徵數盡猶高秋彫候理之自然概其搖落人有爲之流漣者也

贊曰安承流湎大盜斯張恭乃寓命他人是綱猶存周赧始立懷王虛尊假號異術同亡

晉書卷十

安帝紀慕容皝爲魏師所殺○綱目魏王珪及慕容皝戰大破走之及次年皝上皝於慕容德復謀反德殺之則此云爲魏師所殺誤也

晉書卷十考證

#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 志第一

天文上　天體　儀象　天文經星

二十八舍　二十八宿外星

天漢起沒　十二次度數　州郡躔次

昔在庖犧觀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類天地之情可以藏往知來開物成務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則觀乎天文以示變者也尚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此則觀乎人文以成化者也是故政教兆於人理祥變應乎天文得失雖微罔不昭著然則三皇遵德七曜順軌日月無薄蝕之變星辰靡錯亂之妖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其星傳尚有存焉降在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洎帝譽亦式序三辰唐虞則羲和繼軌有夏則昆吾紹德年代縣遠文籍靡傳至于殷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記于今不朽其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人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暴秦燔書六經殘滅天官星占存而不毀及漢景武之際司馬談父子繼爲史官著天官書以明天人之道其後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皇極論以參往之行事及班固敘漢史馬遷纘述天文而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採之以繼前志今詳衆說以著于篇

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漢靈帝時蔡邕於朔方上書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臺所用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代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隤三光隱映以爲晝夜天中高於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於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高於北極下地二萬里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恆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所行道爲七衡六間每衡周經里數各依算術用句股重差推晷影極游以爲遠近之數皆得於表股者也故曰周髀又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輝故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也冬天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也宣夜之書云惟漢祕書郎郗萌記先師相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督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同沒也攝提填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所繫著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成帝咸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爲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塊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葛洪閑而譏之曰荀辰宿不麗於天天爲無用便可言無何必復云有之而不動乎由此而談稚川可謂知言之選也虞喜族祖河間相穆又立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譬如覆盆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天北下於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爲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繞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

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爲長短也吳太常姚信造昕天論云人爲靈蟲形最似天今人頤前多短胸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而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立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也自虞喜虞聳姚信皆好奇徇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至於渾天理妙學者多疑漢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儀云舊說天轉從地下過今掘地一丈輒有水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而轉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實非合也遠使然耳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耳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亦將謂之爲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爲出遠者爲入矣何以明之今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半行於平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使然耳今日西轉不復見是火滅之類也日月不見也望視之所以見者去人遠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見在天何故見故丹楊葛洪釋之曰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於陰陽者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爲推步七曜之道度歷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入之氣考以漏刻之分占晷景之往來求形驗於事情莫密於渾象者也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之者閉戶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靈臺之觀天者曰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屋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也崔子玉爲其碑銘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偉藝與神合契蓋由於平子渾儀及地動儀之有驗故也若天果如渾者則天之出入行於水中爲的然矣故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曰時乘六龍夫陽爻稱龍龍者居水之物以喻天天陽物也又出入水中與龍相似故以比龍也聖人仰觀俯察審其如此故晉卦坤下離上以譬日出於地也又明夷之卦離下坤上以譬日入於地也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爲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謂爲不可乎故桓君山曰春分日出卯入酉此乃人之卯酉天之卯酉常值斗極爲天中今視之乃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時日出入乃在斗極之南若如磨右轉則北方道遠而南方道近晝夜漏刻之數不應等也後奏事待報坐西廊廡下以寒故暴背有頃日光出去不復暴背君山乃告信蓋天者曰天若如推磨右轉而日西行者其光景當照此廊下稍而東耳不當拔出去拔出去是應渾天法也渾爲天之真形於是可知矣然則天出入水中無復疑矣又今視諸星出於東者初但去地小許耳漸而西行先經人上後遂西轉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沒無北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謂天磨右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衆星日月宜隨天而週初在於東次經於南次到於西次及於北而復還於東不應橫過去也今日出於東冉冉轉上及其入西亦復漸漸稍下都不繞過北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謂爲不然者疏矣今日徑千里圍周三千里中足以當小星之數十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但當光曜不能復來照及人耳宜猶望見其體不應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體又大於星多矣今見極北之小星而不見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不復可見其北入之間應當稍小而日方入之時乃更大此非轉遠之徵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將借子之矛以刺子之楯焉把火之去人轉遠其光轉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漸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謬矣又日之入西方視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橫破鏡之狀須臾淪沒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轉北去有半者其北都沒之頃宜先如豎破鏡之狀不應如橫破鏡也如此言之日入西方不亦孤子乎又月之光微不及日遠矣月盛之時雖有重雲蔽之不見月體而夕猶朗然是光猶從雲中而照外也日若繞西及北者其光故應如月在雲中之狀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日入則星月出潘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晝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者不應日亦入而星月亦出也又按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陰陽之精氣也夫言精氣也則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顧當言日陽精生火猶可耳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則亦何得盡如日月之員乎今火出於陽雖陽輝員而火不員也水出於方雖方而水

不方也又陽燧可以取火於日而無取日於火之理此則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諸可以取水於月而無取月於水之道此則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遠故視之員若審然者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何以視之不員乎而日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鉤至盡若遠視見員不宜見其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矣

儀象

虞喜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考璧疏云分寸之晷代天氣生以制方員方員以成參以規矩晉明主時乃命中星觀玉儀之游鄭玄謂以玉爲渾儀也春秋文曜鉤云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此則儀象之設其來遠矣蔡邕代相傳史官禁密學者不覩故宣夫騰暨漢太初落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等造員儀以考歷度後至和帝時賈逵繫作又加黃道至順帝時張衡又制渾象具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於殿上室內星中出沒與天相應因其闕誤又轉瑞輪寶筴於增下隨月虛盈依歷開落其後陸績亦造渾象至吳時中常侍廬江王蕃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歷依其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彊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彊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彊西交於奎十四少彊其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彊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彊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羸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彊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羸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彊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漏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兩北相應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彊秋分日在角五少羸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彊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彊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沒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漏晝五十五刻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術家以算求之各有同異故諸家歷法參差不齊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一不實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玄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體員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則日春秋冬夏晷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邪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以句股法言之旁萬五千里句也立八極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曜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

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四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分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體員如彈丸也而陸績造渾象其形如鳥卵然則黃道應長於赤道矣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然則纔亦以天形正員也而渾象爲鳥卵則爲自相違背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張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蒼以古制局小星辰稠穊衡器傷大雖可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爲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分之三也

天文經星

洪範傳曰清而明者天之體也天忽變色是謂易常天裂陽不足是謂臣彊天裂見人兵起國亡天鳴有聲至尊憂且驚皆亂國之所生也馬續云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一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皆有州國官官物類之象張衡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衆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列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各七爲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躔次用告禍福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蕃蕃咸得繫命不然何得總而理諸後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爲定紀今略其昭昭者以備天官云

中宮

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乙之坐前最赤明者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中星不明主不用事右星不明太子憂鉤陳後宮也大帝之正妃也大帝之帝居也北四星曰女御宮八十一御妻之象也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萬靈執萬神圖抱北極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也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大帝之坐也蓋下九星曰杠蓋之柄也華蓋下五星曰五帝內坐殺敘順帝所居也客星犯紫宮中坐大臣犯主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可以分陰陽而配飾候故在帝旁所以布政教而授農時也極東一星曰柱下史主記過左右史此之象也柱史北一星曰女史婦人之微者主傳漏故漢有侍史傳舍九星在華蓋上近河賓客之館主胡人入中國客星守之備姦使亦曰胡兵起傳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馬或曰伯樂星亡馬大貴其西河中九星如鉤狀曰鉤星直則地動天一星在紫宮門右星南天帝之神也主戰鬬知人吉凶者也太一星在天一南相近亦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飢饉疾疫災害所在之國也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蒼七東蒼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一曰長垣一曰天營一曰旗星爲蒼衛備蒼臣也宮闕兵起旗星直天子出自將宮中兵東垣下五星曰天柱建政教縣圖法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尚書主納言夙夜謀謨龍作納言此之象也尚書西二星曰陰德陽德主周急振撫宮門左星內二星曰大理主平刑斷獄也門外六星曰天牀主寢會解息燕休西南角外二星曰內廚主六宮之內飲食王后妃夫人與太子宴飲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廚主盛饌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又曰斗爲人君之象號令之主也又爲帝車取乎運動之義也又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樞爲天璇爲地璣爲人權爲時玉衡爲音開陽爲律搖光爲星石氏云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中稱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穹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廉星主兵又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乘二主乘三主乘四主乘五主燕六主趙七主齊魁中四星爲貴人之

牢曰天理也輔星傳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七政星明其國昌輔星明則臣彊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

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司隸賞功進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寶听謂一者起北斗魁前近內階者也明潤大小齊天瑞璨文昌北六星曰內階天皇之階也相一星在北斗南相者總領百司而掌邦教以佐帝王安邦國集衆事也其星明吉太陽守在相西大將大臣之象也主戒不虞設武備西北四星曰勢勢腐刑人也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貴人之牢也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座也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太微爲衙衙主平也又爲天庭理法平辭監升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飾舒情縮疑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舉刺凶姦者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亦曰四輔也東西蕃有芒及動搖者諸侯謀執法移刑罰尤急月五星入太微軌道吉其所犯中坐成刑其西南角外三星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明堂西三星四輦臺觀臺也主觀雲物察符瑞候災變也左執法東北一星曰謁者主賓客也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居也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治萬事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也肺雍之禮得則太微諸侯明

黃帝坐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天子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從容中道則太微五帝坐明以光黃帝坐不明人主求賢士以輔法不然則奪勢四帝星夾黃帝坐東方蒼帝靈威仰之神也南方赤帝赤熛怒之神也西方白帝白招矩之神也北方黑帝叶光紀之神也五帝坐北一星曰太子帝儲也太子北一星曰從官侍臣也帝坐東北一星曰幸臣屏四星在端門之內近右執法屏所以障蔽帝庭也執法主刺舉臣尊敬君上則星光明潤澤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一曰佐烏郎府也周官之元士漢官之光祿中散諫議議郎三署郎中是其職也郎主守衛也其星不具后妃死宰臣誅星明大及客星入之大臣爲亂郎將在郎位北主閤具所以爲武備也武賁一星在太微西蕃北下台兩靜室施頭之騎官也常陳七星如畢狀在帝坐北天子宿衛武賁之士以設彊禦也星搖動天子自出明則武兵用微則兵罷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台爲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君臣和集如其常度有變則占其人南四星曰內平近職執法平罪之官也中台之北一星曰太尊貴戚也

攝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時節伺機祥攝提爲楯以夾擁帝座也主九卿明大三公恣客星入之聖人受制西二星曰周鼎主流亡大角在攝提間大角者天王座也又爲天棟正經紀也北三星曰帝席主宴獻酬酢北三星曰棟河天矛也一曰天鋒主胡兵又爲喪故其變動應以兵喪也星亡其國有兵謀其北一星曰招搖一曰矛楯其北一星曰玄戈皆主胡兵占與梗河略相類也招搖與北斗杓間曰天庫星去其所則有庫開之祥也招搖欲與棟星梗河北斗相應則胡兵當來受命於中國玄戈又主北夷客星守之胡大敗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一曰天鉞天之武備也故在紫宮之左右所以禦難也女牀三星在紀星北後宮御也主女事天棓五星在女牀北天子先驅也主分爭與刑罰藏兵亦所以禦兵亦所以禦難也槍棓皆所以備非常也一星不具其國兵起東七星曰扶筐盛桑之器主勸蠶也七公七星在招搖東天之相也三公之象也主七政貴衆九星在其前賤人之牢也一曰連索一曰連營一曰天牢主法律禁暴彊也牢口一星爲門欲其開也九星皆明天下獄煩七星見小赦六星五星

大赦動則斧鉞用中空則更元漢志云十五星天紀九星在貫索東九卿也主萬事之紀理怨訟也明則天下多辭訟亡則敗理壞國紀亂散絕則地震山崩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主果蓏絲帛珍寶也王者至孝神祇感喜則織女星俱明天下和平大星怒角布帛貴東足四星曰漸臺臨水之臺也主暴漏律呂之事西足五星曰營道王者嬉游之道也漢營道通南北宮其象也左右角閒二星曰平道之官平道西一星曰進賢主卿相舉逸才亢東咸西咸各四星在房心北日月五星之道也房之戶所以防佚淫也星明則儲吉月五星犯守之有陰謀鍵閉一星在房東北近鉤鈐主關籥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主權衡主聚衆一曰天旗庭主斬戮之事也市中星衆潤澤則歲實熯戚守之戮不忠之臣彗星除之爲徙市易都客星入之兵大起出之有貴喪帝坐一星在天市中候星西天庭也光而潤則天子吉威令行候一星在帝坐東北主伺陰陽也明大輔臣彊四夷開候細微則國家亡則主失位移則不安宦者四星在帝坐西南侍主刑餘之人也星微吉非其常宦者有憂宗正二星在帝坐東南宗大夫也彗星守之若失色宗正有事客星守之更號令也宗人四星在宗正東主錄親疎享祀族人有序則如綺文而明正動則天子親屬有變客星守之貴人死宗星二在候星東宗室之象帝輔血脈之臣也客星守之案支不和天江四星在尾北主太陰江星不具天下津河關道不通明若動搖大水出大兵起參差則禹貴熯戚守之有立主客星入之河津絕天矯入星在南斗柄西主關閉建星六星在南斗北亦曰天旗天之都關也爲謀事爲天鼓爲天鳥南二星天庫也中央二星市也鉄鉞也上二星旗附也斗建之閒三光道也星動則衆勞月暈之蛟龍見牛馬疫月五星犯之大臣相譖有謀亦爲關梁不通有大水東南四星曰狗國主鮮卑爲丸沃且熯戚守之外夷爲變狗國北二星曰天雞主候時天雞九星在建星北市官之長也以知市珍也星欲明百貨盛犯守之繫貴囚徒起兵河鼓三星旗九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鼓主鉄鉞一曰三武主天子三將軍中央大星爲大將軍左星爲左將軍右星爲右將軍左星南星也所以備關梁而距難也設守阻險知謀慮也旗鄭天鼓之旗所以爲旌表也左旗九星在鼓左旁鼓欲正直而明色黃光潤將吉不正爲兵憂也星怒爲貴動則兵起曲則將失計奪勢旗星差戾亂相陵旗端四星南北列曰天桴鼓桴也星不明爛刻失時前近河鼓若桴鼓相直皆爲桴鼓用離珠五星在須女北須女之藏府女子之星也天津九星橫河中一曰天漢一曰天江主四瀆津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一星不備津關道不通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天蛇也主水蟲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車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其星動爲策馬策車騎滿野亦曰梁爲天橋主槀風雨水道故或占車騎或占津梁客星守之橋不通造前一星曰策星王良之御策也主天子之僕在王良旁若移在王良前居馬後是謂策馬則車騎滿野閣道六星在王良前飛道也從紫宮至河神所乘也一曰閣道星天子游別宮之道也傳路一星在閣道南旁別道也東壁北十星曰天廐主馬之官若今驛亭也主傳令置驛逐漏龍鷲謂其行急疾與晷漏競龍也天將軍十二星在婁北主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大將也南一星曰軍南門主誰何出入太陵八星在胃北亦曰積京主大喪也積京中星衆則諸侯有喪民多疾兵起太陵中一星曰積尸明則死人如山北九星曰天船一曰舟星所以濟不通也中一星曰積水候水災昴西二星曰天街三光之道主伺候關梁中外之境卷舌六星在昴北主口語以知使離也曲吉直而動天下有口舌之害中一星曰天讒主巫瞥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畢北五車者五帝車舍也五帝坐也主天子五兵一曰主五穀豐耗西北大星曰天庫主太白主秋次東北星曰獄主戾星主蒸趙次東星曰天倉主歲星主倉衛次東南星曰司空主墳星主楚次西南星曰卿星主熒惑主魏五星有變皆以其所主占之三柱一曰三泉天子得置臺之權則五車三柱均明有常其中五星曰天潢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囿也月五星入天潢兵起道不通天下亂五車南六星曰諸王衆諸侯存亡其西八星曰八穀主候歲八穀一星亡一穀不登天關一星在五車南亦曰天門日月之所行也主邊事主關閉芒角有兵五星守之貴人多死東井鉞前四星曰司怪主候天地日月星辰變異及爲獸草木之妖明主開災修德保福也司怪西北九星曰坐旗

君臣貴位之妻也坐旗西四星曰天高臺榭之高主遠望氣象天高西一星曰天河主察山林妖變南河北河各三星夾東井一曰天潢之關門也主關梁南河曰南戍一曰南宮一曰陽門一曰越門一曰權星主火北河曰北戍一曰北宮一曰陰門一曰胡門一曰衡星主水兩河戍閒日月五星之常道也河戍動搖中國兵起兩河南三星曰閼丘主宮門外象魏也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主刺舉戒不虞又曰理陰陽察得失亦曰主帝心一曰帝庖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此五者常爲帝定疑議星明大潤澤則天下大治芒角則禍在中五諸侯南三星曰天樽主盛酒漿以給賓客飲積水一星在北河西北水河也所以供酒食之正也積薪一星在積水東北供庖爨之正也水位四星在積薪東主水衡客星若水火守犯之百川流溢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軒轅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也后妃之主士職也一曰東陵一曰權星主雷雨之神南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夫人也屏也上將也次北一星妃也次將也其次諸星皆次妃之屬也女主南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后宗也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欲其色黃小而明也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饗宴飲食五星守酒旗天下大酺有酒肉財物賜者爵宗室酒旗南三星曰天相丞相之象也軒轅西四星曰熒熒者烽火之熒也邊亭之警候熒北四星曰內平平罷之官明刑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亦天子副主或曰博士官一曰主衛掖門南第一星處士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明大而黃則賢士舉也月五星犯之處士女主憂宰相易南四星曰長垣主界域及胡夷熒惑入之胡入中國太白入之九卿誅

二十八舍

東方角二星爲天關其閒天門也其內天庭也故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左角爲天田爲理主刑其南爲太陽道右角爲將主兵其北爲太陰道貴天之三門猶房之四表其星明大王道太平賢者在朝動搖移徙王者行亢四星天子之內朝也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錢功者也一曰疏廟主疾疫星明大輔納忠天下寧氐四星王者之宿宮后妃之府休解之房前二星適也後二星妾也後二星大則臣舉度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下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又爲四妾中間爲天衢爲天關黃道之所經也南間曰陽環其南曰太陽北間曰陰閒其北曰太陰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平和由陽道則旱喪由陰道則水兵亦曰天馳爲天馬主車駕兩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廄又主開閉爲蓄藏之所由也房星明則王者明驂星大則兵起星耀民流又北二小星曰鉤鈐房之鈐鍵天之管籥主閉鍵天心也明而近房天下同心鉤鈐閒有星及琁璣則地動河清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爲大辰主天下之賞罰天下變動心星見祥星明大天下同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心星直則王失勢尾九星後宮之場妃后之府上第一星后也次三星夫人次星嬪妾第三星傍一星名曰神宮解衣之內室尾亦爲九子星色欲均明大小相承則後宮有敘多子孫箕四星亦後宮妃后之府亦曰天津一曰天雞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又主口舌主客蠻夷胡貊故禮胡將動先表箕漏北方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主褒賞進士稟授爵祿又主兵一曰天機南二星魁天樑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庭也亦爲壽命之期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斗斗星威明王道平和爵祿行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其北二星一曰即路一曰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越揚動變色則占之星明太王道昌關梁通須女四星天少府也須臾妾之稱婢賤之卑者也主布帛裁製嫁娶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又主死喪哭泣危三星主天府天市架屋餘同虛占墳墓四星屬危之下主死喪哭泣爲墳墓也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爲軍糧之府及土功事星明國昌小不明祠祀鬼神不享離宮六星天子之別宮主隱藏休息之所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星明王者興道術行國多君子星失色大小不同王者好武經士不用圖書隱星動則有土功

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亦曰大將欲其明婁三星爲天獄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胃

二星天之廚藏主倉廩五穀府也明則和平昴七星天之耳也主西方主獄事又爲旄頭胡星也昴畢間爲天街天子出旄頭罕畢以前驅此其義也黃道之所經也昴明則天下牢獄平昴六星皆明與大星等大水七星皆黃兵大起一星亡爲兵喪搖動有大臣下獄及有白衣之會大而數盪動若跳躍者胡兵大起畢八星主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則遠夷來貢天下安失色則邊兵亂附耳一星在畢下主聽得失伺僞邪察不祥星盛則中國微有盜賊邊候驚外國反移動佞讒行月入畢多雨霤觸三星爲三軍之候行軍之藏府葆被收斂萬物明則軍儲益將得勢參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鉄鉞主斬刈又爲天獄主殺伐又主權衡所以平理也又主邊城爲九譯故不欲其動也參白獸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參應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胡鮮卑戎狄之國故不欲明七將皆明大天下兵精也王道缺則芒角張伐星明與參等大臣皆謀兵起參星失色軍散敗參芒角動搖邊候有急兵起有斬伐之事參星移客伐主參左足入玉井中兵大起秦大水若有喪山石爲怪參星差戾王臣貳南方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鉞一星附井之前主侈淫奢而斬之故不欲其明明與井齊則用鉞於大臣月宿井有風雨與鬼五星天目也主視明察姦謀東北星主積馬東南星主積兵西南星主積布帛西北星主積金玉隨變占之中央星爲積尸主死喪祠祀一曰鉞鑽主誅斬鬼星明大穀成不明百姓散鑽欲其忽忽然不明明則兵起大臣誅柳八星天之廚宰也主御食和滋味又主雷雨七星七星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繡又主急兵盜賊故星明王道昌閭則賢良不處天下空張六星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又主天廚飲食賓客之事星明則王者行五禮得天之中翼二十二星天之樂府俳倡又主夷狄遠客貢海之賓星明大禮樂興四夷賓動則禮夷使來離徙則天子舉兵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主車騎主載任有軍出入皆占於軫又主風主死喪軫星明則車駕儛動則車駕用轄星傳軫兩傍主王侯左轄爲王者同姓右轄爲異姓星明兵大起遠軫凶轄星南轡侵長沙一星在軫之中主壽命明則主壽長子孫昌又曰車無轄國有憂轄就黎兵大起

星官在二十八宿之外者

庫樓十星六大星爲庫南四星爲樓在角南一曰天庫兵甲之府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衡也主陳兵東北二星曰陽門主守監塞也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也主守兵平星二星在庫樓北平天下之法獄事廷尉之象也天門二星在平星北亢南七星曰折威主斬殺頓頑二星在折威東南主考囚情狀察詐僞也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若天子武賁主宿衛東端一星騎陣將軍騎將也南三星車騎騎之將也陣車三星在騎官東北車車也積卒十二星在房心南主爲衛也他星守之近臣誅從官二星在積卒西北龜五星在尾南主占以吉凶傳說一星在尾後傳說主章祝巫官也魚一星在尾後河中主陰事知雲雨之期也杵三星在箕南杵給庖賚客星入杵四天下有急糧星在箕舌前杵西北籠十四星在南斗南籠爲水蟲歸太陰有星守之白衣會主有水令農丈人一星在南斗西南老農主穡也狗二星在南斗魁前主吠守天田九星在牛南羅堰九星在牽牛東距馬也以隄蓄水源灌溉渠也九坎九星在牽牛南坎溝渠也所以導達農源疏盈瀉溢通溝瀆也九坎間十星曰天池一曰三池一曰天海主灌溉田疇尊虛南二星曰哭哭東二星曰泣泣哭皆近墳墓泣南十三星曰天壘城如貫索狀主北夷丁零匈奴南二星曰蓋星治宮室之官也其南四星曰虛梁園陵寢廟之所也羽林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又主翼王也壘壁陣十二星在羽林北羽林之垣壘也主軍衛爲營壁也五星有在天軍中者皆爲兵起戮戍太白辰星尤甚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西南北者宿在北方也落天之藩落也師衆也師門猶軍門也長安城北門曰北落門以象此也主非常以候兵有星守之廣入塞中兵起其西北有十星曰天錢北落西南一星曰天綱主武慢北落東南九星曰八魁主殺禽獸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也南四星曰天庾積廚粟之所也天困十三

星在胃南囷倉廩之屬也主給御糧也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曰天廥主蓄黍稷以供饗祀春秋所謂御廩此之謂也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囿養獸之所也苑南十三星曰天園植果菜之所也畢附耳南八星曰天節主使臣之所持者也天節下九星曰九州殊口曉方俗之官通重譯者也參旗九星在參西一曰天旗一曰天弓主司弓弩之張候變禦難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主水漿以給廚西南九星曰九斿天子之旗也玉井東南四星曰軍井行軍之井也軍井未達將不言渴名取此也軍市十三星在參東南天軍貿易之市使有無通也野雞一星主變怪在軍市中軍市西南二星曰丈人丈人東二星曰子子東二星曰孫東井西南四星曰水府主水之官也東井南垣之東四星曰四瀆江河淮濟之精也狼一星在東井東南狼爲野將主侵掠色有常不欲動也北七星曰天狗主守財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常向於狼弧矢動移不如常者多盜賊胡兵大起狼弧張害及胡天下爭亂又曰天弓張天下盡兵弧南六星爲天社昔共工氏之子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配社其精爲星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景春分之夕而沒于丁見則治平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柳南六星曰外廚廚南一星曰天紀主禽獸之齒稷五星在七星南稷農正也取平百穀之長以爲號也張南十四星曰天廟天子之祖廟也客星守之祠官有憂翼南五星曰東甌蠻夷星也軫南三十二星曰器府樂器之府也青丘七星在軫東南蠻夷之國號也青丘西四星曰土司空主界域亦曰司徒土司空北二星曰軍門主營候彪尾威旗

天漢起沒

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其南經傅說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匏瓜絡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傅路閣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沒

十二次度數

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曆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詳又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今附而次之

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爲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屬兗州費直周易分野壽星起軫七度蔡邕月令章句壽星起軫六度

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費直起氐十一度蔡邕起亢八度

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於辰在寅燕之分野屬幽州費直起尾九度蔡邕起尾四度

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州費直起斗十度蔡邕起斗六度

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屬青州費直起女六度蔡邕起女二度

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諏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屬幷州費直起危十四度蔡邕起危十度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爲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屬徐州費直起奎二度蔡邕起奎八度

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屬冀州費直起婁十度蔡邕起胃一度

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費直起畢九度蔡邕起畢六度

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屬雍州費直起井十二度蔡邕起井十度

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三河費直起柳五度蔡邕起柳三度

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爲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野屬荊州費直起張十三度蔡邕起張十二度

州郡躔次

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

角亢氐鄭兗州

東郡入角一度　東平任城山陰入角六度

泰山入角十二度　濟北陳留入亢五度

濟陰入氐二度　東平入氐七度

房心宋豫州

賴川入房一度　汝南入房二度
沛郡入房四度　梁國入房五度
淮陽入心一度　魯國入心三度
楚國入房四度
尾箕燕幽州
涼州入箕中十度　上谷入尾一度
漁陽入尾三度　右北平入尾七度
西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　涿郡入尾十六度
渤海入箕一度　樂浪入箕三度
玄菟入箕六度　廣陽入箕九度
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
九江入斗一度　廬江入斗六度
豫章入斗十度　丹陽入斗十六度
會稽入牛一度　臨淮入牛四度
廣陵入牛八度　泗水入女一度
六安入女六度
虛危齊青州
齊國入虛六度　北海入虛九度
濟南入危一度　樂安入危四度
東萊入危九度　平原入危十一度
酒川入危十四度
營室東壁衛幷州
安定入營室一度　天水入營室八度
龍西入營室四度　酒泉入營室十一度
張掖入營室十二度　武都入東壁一度
金城入東壁四度　武威入東壁六度
敦煌入東壁八度
奎婁胃魯徐州
東海入奎一度　琅邪入奎六度
高密入婁一度　城陽入婁九度
膠東入胃一度
昴畢趙冀州
魏郡入昴一度　鉅鹿入昴三度
常山入昴五度　廣平入昴七度
中山入昴一度　清河入昴九度
信都入畢三度　趙郡入畢八度
安平入畢四度　河間入畢十度
真定入畢十三度
參觜魏益州
廣漢入觜一度　越巂入參三度
蜀郡入參一度　犍爲入參三度
祥柯入參五度　巴郡入參八度
漢中入參九度　益州入參七度
東井輿鬼秦雍州
雲中入東井一度　定襄入東井八度
鴈門入東井十六度　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
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　上黨入輿鬼二度
柳七星張周三輔
弘農入柳一度　河南入七星三度
河東入張一度　河內入張九度
翼軫楚荊州
南陽入翼六度　南郡入翼十度

江夏入翼十二度。　零陵入軫十一度。
桂陽入軫十度。　武陵入軫十度。
長沙入軫十六度。

晉書卷十一

晉書卷十一考證

天文志上至和帝時賈逵奏作○案當作緯。

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臣永祚按謂日景千里差一寸。日景不能如是之齊。不若依各省北極出地度數。查線北內減。線南外加。得距天頂度。查切線即表景也。立表如股。切線如句。其表顛至切線顛如弦。據下文。在漢時亦用句股法測景。但所測不同耳。

衆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列○列疑天字之譌。

一曰依為郎府也○臣人龍按史記天官書。衆一十五星。蔚然。謂郎位。索隱曰。蔚然。漢書作哀為。星之狀貌。故星經轉作依為。後人謂郎官署為依為府者此也。

左旗九星在斗魁左旁○臣永祚按句下似脫右旗九星在牽牛北八字。

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其星動為策馬策車騎滿野○臣龍官按星書云。王良策馬。車騎滿野。則下策字當作主。

南河曰南戍○臣龍官按天官星書。戍當作戊。即斧鉞之義。下北河曰北戍。及兩河戍閒河戍動搖俱放此。

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而增列○盩本脫明字。今增入。

星明大穀成○大似當作六。

羅堰九星在牽牛東距馬也○臣龍官按羅堰無九星。誤也。

晉書卷十一考證

晉書卷十二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志第二

天文中

七曜　雜星氣　客星　流星　雲氣　十煇　雜氣　史傳事驗

七曜

日爲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瑕必露其慝以告示焉故日月行有道之國則光明人君吉昌百姓安寧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日五色無主曰變色有軍軍破無軍喪侯王其君無德其臣亂國則日赤無光日失色所臨之國不昌日晝昏行人無影到某不止者上刑急下不聊生不出一年有大水日晝昏爲鳥獸鳴國失政日中爲見主不明爲政亂國有白衣會將軍出旌旗舉日中有黑子黑氣黑雲仨三仨五臣廢其主日蝕陰侵陽臣掩君之象有亡國

月爲太陰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以之比德刑罰之義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類故君明則月行依度臣執權則月行失道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則月行仨南仨北女主外戚擅權則或進或退月變色將有殃月晝明姦邪並作君臣爭明女主失行陰國兵強中國饑天下謀僭數月重見國以亂亡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歲星盈縮以其舍命國其所居久其國有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其對爲衝歲乃有殃歲星安靜中度吉盈縮失次其國有憂不可舉事用兵又曰人主之象也色欲明光色潤澤德合同又曰進退如度姦邪息變色亂行主無福又主福主大司農主齊吳主司天下諸侯人君之過主歲五穀赤而角其國昌赤黃而沉其野大穰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熒惑法使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合命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所居國受殃環繞鉤己芒角動搖變色仨前仨後仨左仨右其爲殃愈甚其南丈夫北女子喪周旋止息乃爲死喪寇亂其野亡地其失行而速兵聚其下順之戰勝又曰熒惑主大鴻臚主死喪主司空又爲司馬主楚吳越以南又司天下羣臣之過司驕奢亡亂妖孽主歲成敗又曰熒惑不動兵不戰有誅將其出色赤怒逆行成鉤己戰凶有圍軍鉤己有芒角如鋒刃人主無出宮下有伏兵芒大則人衆怒又爲理外則理兵內則理政爲天子之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房心主命惡之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正故四星皆失填乃爲之動動而盈侯王不寧縮有軍不復所居之宿國吉得地及女子有福不可伐去之失地若有女憂居宿久國福厚易則薄失次而上二三宿曰盈有主命不成不乃水火失次而下曰縮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一曰填爲黃帝之德女主之象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機司天下女主之過又曰天子之星也天子失信則填星大動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卑遲速幹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爽狄敗出東方失行中國敗未盡期曰過參天病其對國若經天天下革民更王是謂亂紀人衆流亡晝見與日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又曰太白主大臣其號上公也大司馬位謹候此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辰星見則主刑主廷尉主燕趙又爲燕趙代以北宰相之象亦爲殺伐之氣戰鬬之象又曰軍於野辰星爲偏將之象無軍爲刑事和陰陽應效不效其時不和出失其時寒暑失其節邦當大饑當出不出是謂擊本兵大起在於房心間地動亦曰辰星出入躁疾常主爽狄又曰禮爽之星也亦主刑法之得失色黃而小地大動光明與月相逮其國大水

凡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依其行而順時應節色變有類凡青曾比參左肩蒼比心大星黃比參右肩白比須星黑比奎大星不失本色而應其國時者皆色

審其行凶。

凡五星所出所行所直之辰其國爲得位得位者歲星以德熒惑有禮填星有福太白兵殘辰星陰陽和所行所直之辰順其色而有角者勝其色害者敗居實有德也居虛無德也色勝位行勝色行得盡勝之。

營室爲清廟歲星廟也心爲明堂熒惑廟也南斗爲文太室填星廟也亢爲疏廟太白廟也七星爲員官辰星廟也五星行至其廟謹候其命。

凡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于地爲人歲星降爲貴臣熒惑降爲童兒歌謠嬉戲填星降爲老人婦女太白降爲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爲婦人吉凶之應隨其象告。

凡五星木與土合爲內亂饑與水合爲變謀而更事與火合爲饑爲旱與金合爲白衣之會合鬬國有內亂野有破軍爲水太白在南歲星在北名曰牝牡年穀大熟太白在北歲星在南年或有或無火與金合爲喪不可舉事用兵從軍爲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分宅出其陽偏將戰與土合爲憂主孽卿與水合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一曰火與水合曰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水合爲殭沮不可舉事用兵有覆軍下師一曰爲變謀更事必爲旱與金合爲疾爲白衣會爲內兵國亡地與木合國饑水與金合爲變謀爲兵憂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環繞太白若與鬬大戰客勝凡木火土金與水鬬皆爲戰兵不在外皆爲內亂凡同舍爲合相陵爲鬬二星相近其狹大相遠毋得七寸以內必之。

凡月蝕五星其國皆亡歲以飢熒惑以亂填以殺太白以殘國辰以女亂。

凡五星入月歲其野有逐相太白將僇。

凡五星所聚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從各以其事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外內有兵與喪百姓饑乏改立侯王四星若合是謂太陽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承慶改立王者擁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

凡五星色皆圜白爲喪爲旱赤中不平爲兵青爲憂爲水黑爲疾疫爲多死黃爲吉皆角赤犯我城黃地之爭白哭泣聲青有兵憂黑有水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事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

凡五星歲政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熒惑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違道則占填緩則不還急則過舍逆則占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辰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

凡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及各出一方爲格野雖有軍不戰。

凡五星見伏留行逆順遲速應歷度者爲得其行政合于常違歷錯度而失路盈縮者爲亂行亂行則爲天矢彗孛而有亡國革政兵饑喪亂之福云。

雜星氣

圖緯舊說及漢末劉表爲荊州牧命武陵太守劉叡集天文家占名荊州占其雜星之體有瑞星有妖星有客星有流星有瑞氣有妖氣有日月傍氣皆略其名狀舉其占驗次之於此云。

瑞星一曰景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或曰星大而中空或曰有三星在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黃星在赤方氣中亦名德星二曰周伯星黃色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三曰含譽光耀似彗星則含譽射四曰格澤如炎火下大上銳色黃白起地而上見則不種而穫有土功有大客。

妖星一曰彗星所謂掃星本類星末雜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掃除除舊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主史臣按彗體無光傳日而爲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頭銳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爲災二曰孛星彗之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懸氣之所生也內不有大亂則外有大兵天下合謀關敵不明有所僞蔽吳子曰君若不政孛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由是言之災甚於彗三曰天棓一名掃星本類星末銳長四丈或出東北方西方主蕃昏四曰天槍其出不過三月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事狹之不盡當爲旱飢暴疾五曰天欃石氏曰體如牛狀

甘氏本類星末銳巫咸曰彗星出西方長可二三丈主捕制六曰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或曰赤雲獨見或曰其色黃上白下或曰若植蓋而長名曰蚩尤之旗或曰如箕可長二丈末有星主伐枉逆主臧亂所見之方下有兵兵大起不然有喪也七曰天衝出如人蒼衣赤頭不動見則臣謀主武卒發天子亡八曰國皇大而赤類南極老人星或曰去地三丈如炬火主內寇內難或曰其下起兵兵強或曰外內有兵喪九曰昭明象如太白光芒不行或曰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一曰赤彗分爲昭明昭明滅光以爲起霸起德之徵所起國兵多變一曰大人凶兵大起十曰司危如太白有目或曰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或曰大而有毛兩角或曰類太白數動察之而赤爲乖爭之徵主擊強兵見則主失法豪傑起天子以不義失國有擊之臣行主德十一曰天讒彗出西北狀如劍長四五丈或曰如鉤長四丈或曰狀白小數動主殺罰出則其國內亂其下相讒爲饑兵赤地千里枯骨藉藉十二曰五殘一名五鋒出正東東方之星狀類辰可去地六七丈或曰蒼彗散爲五殘如辰星出角或曰星表有氣如暈有毛或曰大而赤數動察之而青主垂亡爲五分毀敗之徵亦爲備急兵見則主誅殺在伯野亂成有急兵有喪不利衝十三曰六賊見出正南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動有光或曰形如彗五殘六賊出禍合天下逆侵關樞其下有兵衝不利十四曰獄漢一名威漢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或曰赤表下有三彗從橫主逆王主則王出則陰精橫兵起其下又爲喪動則諸侯驚十五曰旬始出北斗旁如雄雞其怒有青黑象伏鼈或曰怒雌也主爭兵又曰黃彗分爲旬始爲立主之題主亂主招橫見則臣亂兵作諸侯虛期十年聖人起伐暴猾橫恣或曰出則諸侯雄鳴十六曰天鋒彗象矛鋒天下從橫則天鋒星見十七曰燭星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不久而滅或曰主星上有三彗上出所出城邑亂有大益不成又以五色占十八曰蓬星大如二斗器色白一名王星狀如夜火之光多至四五少一二一曰蓬星在西南長數丈左右兌出而易處星見不出三年有亂臣戮死又曰所出大水大旱五穀不收人相食十九曰長庚如一疋布著天見則兵起二十曰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六丈餘或曰可四丈或曰星大而赤去地二丈常以夜半時出見十月而兵起皆爲兵起其下二十一曰地雄藏光出四隅或曰大而赤去地二三丈如月始出見則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

河圖云歲星之精流爲天棓　天槍　天猾　天衝　國皇　及登　蒼彗

熒惑散爲昭旦　蚩尤之旗　昭明　司危　天讒　赤彗

填星散爲五殘　獄漢　大賁　昭星　紲流　旬始　蚩尤　虹蜺　擊咎　黃彗

太白散爲天杵　天柎　伏靈　大敗　司姦　天狗　天殘　卒起　白彗

辰星散爲枉矢　破女　拂樞　滅賊　絞綖　驚理　大賁祀　黑彗

五色之彗各有長短曲折應象

漢京房著風角書有集星章所載妖星皆見於月旁互有五色方雲以五寅日見各有五星所生云

天槍　天根　天荊　真若　天猿　天樓　天垣　皆歲星所生也見以甲寅其星咸有兩青方在其旁

天陰　晉若　官張　天戚　天崔　赤若　蚩尤　皆熒惑之所生也出在景寅日有兩赤方在其旁

天上　天伐　從星　天樴　天翟　天沸　荊彗　皆填星所生也出在戊寅日有兩黃方在其旁

若星　帶星　若彗　竹彗　矰星　槉星　白蓋　皆太白之所生也出在庚寅日有兩白方在其旁

天矣　天龜　天社　天麻　天林　天蒿　端下　皆辰星之所生也出以壬寅日有兩黑方在其旁

已前三十五星即五行氣所生皆出於月左右方氣之中各以其所生星將出不出日數期候之當其未出之前而見見則有水旱兵喪饑亂所指亡國失地王死破軍殺將

客星

殷衡曰老子四星及周伯王蓬絮芮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
荊州占云老子星色淳白然所見之國爲饑爲凶爲善爲惡爲喜爲怒周伯星
黃色煌煌所至之國大昌蓬絮星色青而熒熒然所至之國風雨不節焦旱物
不生五穀不登多蝗蟲又云東南有三星出名曰盜星出則天下有大盜西南
有三大星出名曰種陵出則天下穀貴十倍西北三大星出而白名天狗出則
人相食大凶東北有三大星出名曰女帛見則有大喪

流星

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星大者使
大星小者使小星降者爲之衆也行疾者期速行遲者期遲大而無光者衆
人之事小而有光者貴人之事大而光者其人貴且衆也乍明乍滅者賊敗成
也前大後小者恐憂也前小後大者喜事也蛇行者姦事也往疾者往而不反
也長者其事長久也短者事疾也奔星所墜其下有兵無風雲有流星見良久
間乃入爲大風發屋折木小流星百數四面行者衆庶流移之象流星之類有
音如炬火下地野雉鳴天保也所墜國安有喜若小流星色青赤名曰地鴈其
所墜者起兵流星有光青赤長二三丈名曰天鴈軍中之精華也其國起兵將
軍當從星所之流星暉然有光光白長竟天者人主之星也主相將軍從星所
之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然白前卑後高此謂頓頑其所從者多死亡飛星大
如缶若甕後皎然白星滅後白者曲環如車輪此謂解銜其國人相斬爲爵祿
飛星大如缶若甕其後皎然白長數丈星滅後白者化爲雲流下名曰大滑所
下有流血積骨

枉矢類流星色蒼黑蛇行望之如有毛目長數匹著天主反萌主射愚見則謀
反之兵合射所誅亦爲以亂伐亂

天狗狀如大奔星色黃有聲其止地類狗所墜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上銳
其下員如數頃田處或曰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狗形者或曰星出其狀赤白
有光下即爲天狗一曰流星有光見人面墜無音若有足者名曰天狗其色白
其中黃黃如遺火狀主候兵討賊見則四方相射千里破軍殺將或曰五將鬭
人相食所往之鄉有流血其君失地兵大起國易政戒守禦

營頭有雲如壞山墮所謂營頭之星所墮其下覆軍流血千里亦曰流星晝隕
名營頭

雲氣

瑞氣一曰慶雲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亦曰景雲
此喜氣也太平之應二曰歸邪如星非星如雲非雲或曰星有兩赤彗上向有
蓋下連星見必有歸國者三曰昌光赤如龍狀聖人起帝受終則見

妖氣一曰虹蜺日旁氣也斗之亂精主惑心主內淫主臣謀君天子詘后妃顓
妻不一二曰牂雲如狗赤色長尾爲亂君爲兵喪

十煇

周禮眂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謂陰陽五色之氣浸淫相
侵或曰抱珥背璚之屬如虹而短是也二曰象謂雲氣成形象如赤烏夾日以
飛之類是也三曰鑴日旁氣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鑴四曰監謂雲氣臨在日
上也五曰闇謂日月蝕或曰脫光也六曰瞢謂瞢瞢不光明也七曰彌謂白虹
彌天而貫日也八曰序謂氣若山而在日上或曰冠珥背璚重疊次序在于日
旁也九曰隮謂暈氣也或曰虹也詩所謂朝隮于西者也十曰想謂氣五色有
形想也青饑赤兵白喪黑憂黃熟或曰想思也赤氣爲人狩之形可思而知其
吉凶也

凡游氣蔽天日月失色皆是風雨之候也沉陰日月俱無光晝不見日夜不見
星皆有雲障之兩敵相當陰相圖議也日濛濛無光士卒內亂又曰數日俱出若
鬭天下兵起大戰日鬭下有拔城日戴者形如直狀其上微起在日上爲戴戴
者德也國有喜也一云立日上爲戴青赤氣抱在日上小者爲冠國有喜事青
赤氣小而交於日下爲纓青赤氣小而圓一二在日下左右者爲紐青赤氣如
小半暈狀在日上爲負負者得地爲喜又曰青赤氣長而斜倚日旁爲戟青赤
氣圓而小在日左右爲珥黃白者有喜又曰有軍日有一珥爲喜在日西西軍
戰勝在日東東軍戰勝南北亦如之無軍而珥爲拜將又曰旁如半環向日爲

抱青赤氣如月初生背日者為背又曰背氣青赤而曲外向為叛象分為反城璚者如帶璚在日四方青赤氣長而立旁為直日旁有一直敵在一旁欲自立從直所擊者勝日旁有二直三抱欲自立者不成順抱擊者勝殺將氣形三角在日四方為提青赤氣横在日上下為格氣如半暈在日下為承承者臣承君也又曰日下有黄氣三重若抱名曰承福人主有吉喜且得地青白氣如履在日下者為履日旁抱五重戰順抱者勝日一抱一背為破走抱者順氣也背者逆氣也兩軍相當順抱擊逆者勝故曰破走日抱且兩珥一虹貫抱至日順虹擊者勝殺將日抱兩珥且璚二虹貫抱至日順虹擊者勝日重抱內有璚順抱擊者勝亦曰軍內有欲反者日重抱左右二珥有白虹貫抱順抱擊勝得二將有三虹得三將日抱黄白潤澤內赤外青天子有喜有和親來降者軍不戰敵降軍罷色青將喜赤將兵爭白將有喪黑將死日重抱且背順抱擊者勝得地若有罷師日重抱抱內外有璚兩珥順抱擊者勝破軍軍中不和不相信日旁有氣員而周匝內赤外青名為暈日暈者軍營之象周環匝日無厚薄敵與軍勢齊等若無軍在外天子失御民多叛日暈有五色有喜不得五色者有憂

凡占兩軍相當必謹審日月暈氣知其所起留止遠近應與不應疾遲大小厚薄長短抱背為多少有無虛實久亟密疎澤枯相應等者勢等近勝遠疾勝遲大勝小厚勝薄長勝短抱勝背多勝少有勝無實勝虛久勝亟密勝疎澤勝枯重背大破重抱為和親抱多親者益多背為天下不和分離相去背於內者離於內背於外者離於外也

雜氣

天子氣內赤外黄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恒帶殺氣森森然或如華蓋在氣霧中或氣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者此皆帝王氣

猛將之氣如龍如猛獸或如火烟之狀或白如粉沸或如火光之狀夜照人或白而赤氣繞之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或上黑下赤狀似黑旗或如張弩或如埃塵頭銳而卑本大而高此皆猛將之氣也若雲氣清淨如雲霓作山形將有深謀

凡軍勝之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或如火光將軍勇士卒猛或如山堤山上若林木將士驍勇或如埃塵粉沸其色黄白或如人持斧向敵或如蛇舉首向敵或氣如覆舟雲如牽牛或有雲如鬬雞赤白相隨在氣中或發黄氣皆將士精勇

凡氣上黄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欲求和退

凡負氣如馬肝色或如死灰色或類偃蓋或類偃魚或黑氣如壞山墮軍上者名曰營頭之氣或如羣羊羣豬在氣中此衰氣也或如懸衣如人相隨或紛紛如轉蓬或如揚灰或雲如卷席如匹布亂穰者皆為敗徵氣如繫牛如人臥如雙蛇如飛鳥如決隄垣如壞屋如驚鹿相逐如兩雞相向此皆為敗軍之氣

凡降人氣如人十十五五皆叉手低頭又云如人叉手相向或氣如黑山以黄為緣者皆欲降伏之象也

凡堅城之上有黑雲如屋名曰軍精或白氣如旌旗或青雲黄雲臨城皆有大喜慶或氣青色如牛頭觸人或城上氣如煙火如雙蛇如杵形向外或有雲分為兩彗狀者皆不可攻

凡屠城之氣或赤如飛鳥或赤氣如敗軍或有赤黑氣如貍皮斑或城中氣聚如樓出見於外皆上有雲如衆人頭赤色其城營皆可屠氣如雄雉臨城其下必有降者

凡伏兵有黑氣渾渾員長赤氣在其中或白氣粉沸起如樓狀或如幢節狀在烏雲中或如赤杵在烏雲中或如烏人在赤雲中

凡暴兵氣白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或白氣如仙人如仙人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而復興當有千里兵來或黑氣如人持刀楯雲如人色赤所臨城邑有卒兵至或赤氣如人持節兵來未息雲如方虹此皆有暴兵之象

凡戰氣青白如膏如人無頭如死人臥如丹蛇赤氣隨之必大戰殺將四望無雲見赤氣如狗入營其下有流血

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四起欲雨而無雨名曰蒙臣有謀蒙氣著晝若夜其色青黃更相掩冒乍合乍散亦然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其下賢人隱也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雲氣如亂穰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避之雲甚潤而厚大雨必暴至四始之日有黑雲氣如陣厚大重者多雨氣若霧非霧衣冠不濡見則其城帶甲而趨日出沒時有雲橫截之白者喪烏者驚三日內雨者各解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有雲如鵠尾來蔭國上三日亡有雲赤黃色四塞終日竟夜照地者大臣縱恣有雲如氣昧而濁賢人去小人在位

凡白虹者百殃之本眾亂所基霧者眾邪之氣陰來冒陽凡白虹霧姦臣謀君擅權立威晝霧夜明臣志得申凡夜霧白虹見臣有憂晝霧白虹見君有憂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

凡霧氣不順四時逆相交錯微風小雨為陰陽氣亂之象積日不解晝夜昏闇天下欲分離

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塵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時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

凡海傍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北夷之氣如牛羊群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正黑江淮之間氣皆白東海氣如員簦附漢河水氣如引布江漢氣勁如杼濟水氣如黑㹠渭水氣如狼白尾淮南氣如白羊少室氣如白兔青尾恒山氣如黑牛青尾東夷氣如樹西夷氣如室屋南夷氣如闍臺或類舟船陣雲如立垣杼軸雲類軸摶兩端兌杓雲如繩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蛪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及有兵必起合鬬其直雲氣如三疋帛廣前銳後大軍行氣也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銳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後卑者不止而返校騎之氣正者黑長數百丈遊兵之氣如彗掃一云長數百丈無根本喜氣上黃下赤怒氣上下赤憂氣上下黑土功氣黃白徙氣白凡候氣之法氣初出時若雲非雲若霧非霧髣髴若可見初出森森然若桑榆上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外平視則千里舉目望則五百里仰瞻中天則百里內平望桑榆間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敵在東日出候之在南日中候之在西日入候之在北夜半候之軍上氣高勝下厚勝薄實勝虛長勝短澤勝枯氣見以知大占期內有大風雨久陰則災不成

天變 史傳事驗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天西北大裂案劉向說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是時人主昏瞀妃后專制

太安二年八月庚午天中裂為二有聲如雷者三君道虧而臣下專僭之象也是日長沙王奉帝出距成都河間二王後成都河間東海又迭專威命是其應也

穆帝升平五年八月己卯夜天中裂廣三四丈有聲如雷野雉皆鳴是後哀帝荒疾海西失德皇太后臨朝太宗總萬機桓溫專權威振內外陰氣盛陽道微

元帝太興二年八月戊戌天鳴東南有聲如風水相薄京房易妖占曰天有聲人主憂

三年十月壬辰天又鳴甲午止其後王敦入石頭王師敗績元帝屈辱制於強臣既而晏駕大恥不雪

安帝隆安五年閏月癸丑天東南鳴十六年九月戊子天東南又鳴是後桓玄篡位安帝播越憂莫大焉鳴每東南者蓋中興江外天隨之而鳴也

義熙元年八月天鳴在東南京房易傳曰萬姓勞厥妖天鳴是時安帝雖反政而兵革歲動眾庶勤勞也

日蝕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戊辰晦日有蝕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眚勿復

勤三公。

三年正月景寅朔日有蝕之十一月庚申晦又日有蝕之。

五年十一月戊申晦日有蝕之。

明帝太和初太史令許芝奏日應蝕與太尉於靈星祈穀帝曰蓋閹人主政有不德則天懼之以災異所以譴告使得自修也故日月薄蝕明治遺有不當者朕即位以來既不能光明先帝聖德而施化有不合於皇神故上天有以賜之宜勤政自修有以報於神明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未有父欲有責其子而可厭盛饌以求免也今外欲遣上公與太史令俱禳之於義未聞也羣公卿士大夫其各勉修厥職有可以補朕不逮者各封上之。

太和五年十一月戊戌晦日有蝕之。

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蝕之晃吳歷。

青龍元年閏月庚寅朔日有蝕之。

少帝正始元年七月戊申朔日有蝕之。

三年四月戊戌朔日有蝕之。

四年五月丁丑朔日有蝕之。

五年四月景辰朔日有蝕之。

六年四月壬子朔日有蝕之。十月戊申朔又日有蝕之。

八年二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轉改法度會有日蝕之變詔羣臣問得失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子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寒變應天乃實人事濟皆甚切而君臣不悟終至敗亡。

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蝕之。

嘉平元年二月己未日有蝕之。

高貴鄉公甘露四年七月戊子朔日有蝕之。

五年正月乙酉朔日有蝕之京房易占曰日蝕乙酉君弱臣強司馬將兵反征其王五月有成濟之變。

元帝景元二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

三年十一月己亥朔日有蝕之。

武帝泰始二年七月景午晦日有蝕之。十月景午朔日有蝕之。

七年十月丁丑朔日有蝕之。

八年十月辛未朔日有蝕之。

九年四月戊辰朔日有蝕之。又七月丁酉朔日有蝕之。

十年正月乙未三月癸亥並日有蝕之。

咸寧元年七月甲申晦日有蝕之。

三年正月景子朔日有蝕之。

四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

太康四年三月辛丑朔日有蝕之。

七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

八年正月戊申朔日有蝕之。

九年正月壬申朔六月庚子朔並日有蝕之。

永熙元年四月庚申帝崩。

惠帝元康九年十一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十二月廢皇太子遹爲庶人尋殺之。

永康元年正月己卯四月辛卯朔並日有蝕之。

永寧元年閏月景戌朔日有蝕之。

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朔七月乙酉朔並日有蝕之十一月惠帝崩。十二月壬午朔又日有蝕之。

懷帝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朔日有蝕之。

二年正月景子朔日有蝕之。

六年二月壬子朔日有蝕之。

愍帝建興四年六月丁巳朔十二月甲申朔並日有蝕之。

五年五月景子十一月景子並日有蝕之時帝蒙塵于平陽。

元帝大興元年四月丁丑朔日有蝕之。

明帝太寧三年十一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在卯至斗斗吳分也其後蘇峻作亂
咸帝咸和二年五月甲申朔日有蝕之在井井主酒食女主象也明年皇太后
以憂崩
六年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是時帝已年長每幸司徒第猶出入見王導夫人
曹氏如子弟之禮以人君而敬人臣之妻有虧君德之象也
九年十月乙未朔日有蝕之是時帝既冠當親萬幾而委政大臣者君道有虧
也
咸康元年十月乙未朔日有蝕之
七年二月甲子朔日有蝕之三月杜皇后崩
八年正月乙未朔日有蝕之京都大兩郡國以聞是謂三朝王者惡之六月而
帝崩
穆帝永和二年四月己酉七年正月丁酉八年正月辛卯並日有蝕之
十二年十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在尾尾燕分北狄之象也是時邊裔姚襄苻生
互相吞噬朝廷憂勞征伐不止
升平四年八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幾既在角凡蝕淺者禍淺深者禍大角爲天
門人主惡之明年而帝崩
哀帝隆和元年三月甲寅朔十二月戊午朔並日有蝕之明年而帝有疾不識
萬幾
海西公太和三年三月丁巳朔五年七月癸酉朔並日有蝕之皆海西被廢之
應也
孝武帝寧康三年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
太元四年閏月己酉朔日有蝕之是時苻堅攻沒襄陽執朱序
六年六月庚子朔日有蝕之
九年十月辛亥朔日有蝕之
十七年五月丁卯朔日有蝕之
二十年三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明年帝崩
安帝隆安四年六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是時元顯執政
元興二年四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其冬桓玄篡位
義熙三年七月戊戌朔日有蝕之
十年九月丁巳朔日有蝕之
十一年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十三年正月甲戌朔日有蝕之明年帝崩
恭帝元熙元年十一月丁亥朔日有蝕之自義熙元年至是日蝕日從上始皆
爲革命之徵
周禮眡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有祲象鍚鬼簡瞢彌序隋想凡十
煇代各變說者莫同今錄其著應以次之云
吳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白虹貫日權發詔戒懼
武帝泰始五年七月甲寅日暈再重白虹貫之
太康元年正月己丑朔五色氣冠日自卯至酉占曰君道失明丑爲斗牛主吳
越是時孫皓淫暴四月降
惠帝元康元年十一月甲申日暈再重青赤有光
九年正月日中有若飛燕者數日乃墜王隱以爲陰懷厲死之徵
永康元年正月癸亥朔日暈三重十月乙未日鬪黃霧四塞占曰不及三年下
有拔城大戰十二月庚戌日中有黑氣京房易傳曰叛天不順茲謂逆厥異日
中有黑氣
永寧元年九月甲申日中有黑子京房易占黑者陰也臣不接君惡令下見百
姓惡君則有此變又曰臣有蔽主明者
太安元年十一月日中有黑氣
永興元年十一月日中有黑氣分日
光熙元年五月壬辰癸巳日光四散赤如血流照地皆赤甲午又如之占曰君
道失明
懷帝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黃黑氣掩日所照皆黃案河圖占曰日暉也其說

曰凡日蝕皆於朔時有不於晦朔者爲日薄雖非日月同宿時陰氣盛掩日光也占類日蝕

二年正月戊申白虹貫日二月癸卯白虹貫日青黃暈五重占曰白虹貫日近臣爲亂不則諸侯有反者暈五重有國者受其祥天下有兵破亡其地明年司馬越暴蔑人主五年劉聰破京都帝蒙塵于寇庭

五年三月庚申日散光如血下流所照皆赤日中有若飛燕者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辛未晨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而東行

五年正月庚子三日並照虹蜺彌天日有重暈左右兩珥占曰白虹兵氣也三四五六日俱出並爭天下兵作丁巳亦如其數又曰三日並出不過三旬諸侯爭爲帝日重暈天下有立王暈而珥天下有立侯故陳卓曰當有大慶天下其三分乎三月而江東改元爲建武劉聰李雄亦跨曹劉疆宇於是兵連累葉

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

四年二月癸亥日闕三月癸未日中有黑子辛亥帝親錄訊囚徒

永昌元年十月辛卯日中有黑子時帝寵幸劉隗擅威福虧傷君道王敦因之舉兵逼京都禍及忠賢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己卯朔日暈無光癸巳黃霧四塞占曰君道失明陰陽昏臣有陰謀京房曰下專刑茲謂分威蒙微而日不明先是王敦害尚書令刁協僕射周顗驃騎將軍戴若思等是專刑之應敦既陵上卒伏其辜十一月景子白虹貫日史官不見桂陽太守華包以聞

成帝咸和九年七月白虹貫日

咸康元年七月白虹貫日

二年七月白虹貫日自後庾氏專政由后族而貴蓋亦婦人擅國之義故頻年白虹貫日

八年正月壬申日中有黑子景子乃滅夏帝崩

穆帝永和八年張重華在涼州日暴赤如火中有三足烏形見分明五日乃止

十年十月庚辰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

十一年三月戊申日中有黑子大如桃二枚時天子幼弱久不親國政

升平三年十月景午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少時而帝崩

海西公太和三年九月戊辰夜二虹見東方

四年四月戊辰日暈厚密白虹貫日中　十月乙未日中有黑子

五年二月辛酉日中有黑子大如李

六年三月辛未白虹貫日日暈五重十一月桓溫廢帝即簡文咸安元年也

簡文咸安二年十一月丁丑日中有黑子

孝武寧康元年十一月己酉日中有黑子大如李

三年三月庚寅日中有黑子二枚大如鴨卵十一月己巳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時帝已長而康獻皇后以從嫂臨朝實傷君道故日有瑕也

太元十三年二月庚子日中有黑子二大如李

十四年六月辛卯日中又有黑子大如李

二十年十一月辛卯日中又有黑子是時會稽王以母弟干政

安帝隆安元年十二月壬辰日暈有背璚是後不親萬幾會稽王世子元顯專行威罰

四年十一月辛亥日中有黑子

元興元年二月甲子日暈白虹貫日中三月庚子白虹貫日未幾桓玄剋京都王師敗績明年玄簒位

義熙元年五月庚午日有彩珥

六年五月景子日暈有璚時有盧循逼京都內外戒嚴七月循走

七年七月五虹見東方占曰天子勵其後劉裕代晉

十年日在東井有白虹十餘丈在南干日災在秦分秦亡之象

恭帝元熙二年正月壬辰白氣貫日東西有直珥各一丈白氣貫之交匝月變

魏文帝黃初四年十一月月暈北斗占曰有大喪赦天下七年五月帝崩明帝即位大赦天下

孝懷帝永嘉五年三月壬申丙夜月蝕既丁夜又蝕既占曰月蝕盡大人憂又曰其國貴人死

海西公太和四年閏月乙亥月暈軫復有白暈貫月北暈斗柄三星占曰王者惡之六年桓溫廢帝

安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子月生齒占曰月生齒天子有賊臣羣下自相殘桓玄篡逆之徵也

義熙九年十二月辛卯朔月猶見東方是謂之仄匿則侯王其慶是時劉裕輔政威刑自己仄匿之應云

十一年十一月乙未月入與鬼見而暈占曰主憂財寶出一曰月暈有赦

月奄犯五緯

凡月蝕五星其國皆亡五星入月其野有逐相

魏明帝太和五年十二月甲辰月犯填星

青龍二年十月乙丑月又犯填星占同上戊寅月犯太白占曰人君死又爲兵

景初元年七月公孫懿叛二年正月遣宣帝討之三年正月天子崩

四年三月己巳太白與月俱加景晝見月犯太白占同上

景初元年十月丁未月犯熒惑占曰貴人死二年四月司徒韓暨薨

齊王嘉平元年正月甲午太白襲月宣帝奏永寧太后廢曹爽等

惠帝太安二年十一月庚辰歲星入月中占曰國有逐相十二月壬寅太白犯月占曰天下有兵

三年正月己卯月犯太白占同青龍元年七月左衛將軍陳眕等率衆奉帝伐成都王穎羣敗績兵還衆潰後二年帝崩

元帝太興二年十一月辛巳月犯熒惑占曰有亂臣

三年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郭璞曰月應坎陰府法衆也太白金行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殺其法

四年十二月丁亥月犯歲星在房占曰其國兵饑人流亡

永昌元年三月王敦作亂率江淮之衆來攻敗走師救荊州又鎮北將軍劉隗出奔百姓並去南畝困於兵革四月又殺湘州刺史譙王司馬承鎮南將軍甘卓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四月甲午月犯太白

四年四月己巳七月乙巳月俱奄太白占曰人君死又爲兵人主惡之明年石季龍之衆大寇沔南於是內外戒嚴

五年四月辛未月犯歲星在胃占曰國饑人流乙未月犯歲星在昴及冬有沔南郛城之敗百姓流亡萬餘家

六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占曰人主死四月甲午月犯太白占曰人主惡之

穆帝永和八年十二月月在東井犯歲星占曰秦饑人流亡是時兵革連起

十年十一月月奄填星在輿鬼占曰秦有兵時桓溫伐苻健健堅壁長安溫退

十二年八月桓溫破姚襄

升平元年十一月壬午月奄歲星在房占曰人飢一曰豫州有災

二年閏三月乙亥月犯歲星在房占同上三年豫州刺史謝萬敗

三年三月乙酉月犯太白在昴占曰人君死一曰趙地有兵四年正月慕容皝卒

五年正月乙丑辰時月在危宿奄太白占曰天下靡散三月丁未月犯填星在軫占曰爲大喪五月穆帝崩七月慕容恪攻襄州刺史呂護於野王拔之護奔走時桓溫以大衆次泗濵護敗乃還

哀帝興寧元年十月景戌月奄太白在須女占曰天下靡散一曰災在揚州三年洛陽沒其後桓溫領揚州資實北討敗績死亡大半及征哀真淮南殘破後慕容暐及苻堅互來侵境

二年正月乙卯月奄歲星在參占曰參益州分也六月鎮西將軍益州刺史周撫率十月梁州刺史司馬勳入益州以叛朱序率衆助刺史周楚討平之

海西太和元年二月景子月奄熒惑在參占曰爲內亂帝不終之徵一曰參魏地五年慕容暐爲苻堅所滅

孝武太元十二年二月戊寅熒惑入月占曰有亂臣死若有相殺者一曰女親

爲敗天下亂是時瑕邪王輔政王妃從兄王國寶以姻妮受寵又陳郡人袁悅昧私荷進交遘主相扇揚朋黨十三年帝殺悅於市於是主相有隙亂階與矣
十三年十一月戊子辰星入月在危占曰賊臣欲殺主不出三年必有內惡是後慕容垂翟遼姚萇苻登慕容永並阻兵爭強
十四年十二月乙未月犯歲星占並同上十五年翟遼據司兗衆軍累討弗剋
慕容氏又跨略幷冀七月旱八月諸郡大水兗州又蝗
十八年正月乙酉熒惑入月占曰憂在宮中非賊乃盜也一曰有亂臣若有戮者二十一年九月帝暴崩內殿兆庶宣言夫人張氏潛行大逆又王國寶邪狡卒伏其辜
十九年四月己巳月奄歲星在尾占曰爲饑燕國亡二十年慕容垂遣息寶伐魏反爲所破死者數萬人二十一年垂死國遂衰亡
安帝隆安元年六月庚午月奄太白在太微端門外占曰國受兵乙酉月奄歲星在東壁占曰爲饑衛地有兵二年六月郗恢遣鄧啓方等以萬人伐慕容寶於滑臺啓方敗三年九月桓玄等並舉兵於是內外戒嚴
四年正月乙亥月犯填星在牽牛占曰吳越有兵喪女主憂六月乙未月又犯填星在牽牛十月乙未月奄歲星在北河占曰爲饑胡有兵其四年五月孫恩破會稽殺內史謝琰後又破高雅之於餘姚死者十七八七月太和太后李氏薨元興元年孫恩寇臨海人衆饑死散亡殆盡
元興元年四月辛丑月奄辰星七月大饑人相食
二年十一月辛巳月犯熒惑占悉同上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遷帝后於尋陽以永安何皇后爲零陵君三年二月劉裕盡誅桓氏
三年二月甲辰月奄歲星於左角占曰天下兵起是年三月景辰劉裕起義兵殺桓修等明年正月衆軍攻桓振卒滅諸桓
義熙元年四月己卯月犯填星在東壁占曰其地亡國一曰貴人死七月己未月奄填星東壁占曰其國以伐亡一曰人流十月丁巳月奄填星在營室占同上十一月荊州刺史魏詠之卒二年二月司馬國璠等攻殺弋陽三年司徒揚州刺史王謐薨四年正月太保武陵王遵薨三月左僕射孔安國薨
二年十二月景午月奄太白在危占曰齊亡國一曰彊國君死五年四月劉裕大軍北討慕容超卒滅之
七年六月庚子月犯歲星在畢占曰有邊兵且饑八月乙未月犯歲星在參占曰益州兵飢七月朱齡石剋譙蜀人尋反又討之
八年正月庚戌月犯歲星在畢占同上九年七月朱齡石滅蜀
十二年五月甲申月犯歲星在左角占曰爲饑
十四年四月壬申月犯填星於張占曰天下有大喪其明年帝崩
恭帝元熙元年七月月犯歲星占悉同上十二月丁巳月犯太白于羽林二年六月帝遜位禪宋
五星聚舍
魏明帝太和四年十一月壬戌太白犯歲星占曰太白犯五星有大兵五年三月諸葛亮以大衆寇天水時宣帝爲大將軍距退之
青龍二年二月己未太白犯熒惑占曰大兵起有大戰是年四月諸葛亮據渭南吳亦起兵應之魏東西奔命
惠帝元康三年填星歲星太白三星聚于畢昴占曰爲兵喪畢昴趙地也後賈后陷殺太子趙王廢后又殺之斬張華裴頠遂篡位厥帝爲太上皇天下從此遂亂連禍
永寧二年十一月熒惑太白鬬于虛危占曰大兵起破軍殺將虛危又齊分也十二月熒惑鬬太白于營室占曰天下兵起亡君之戒一曰易相初齊王冏之京都因留輔政遂專恣無君是月成都河間徵長沙王乂討之冏乂交戰攻熒宮闕冏兵敗冏滅又殺其兄上軍將軍寶以下二十餘人太安二年成都又攻長沙於是公私饑困百姓力屈
太安三年正月熒惑犯歲星占曰有戰七月左衛將軍陳眕奉帝伐成都六軍敗績
光熙元年九月填星犯歲星占曰填與歲合爲內亂是時司馬越專權辭以無

禮破滅內亂之應也十二月癸未太白犯填星占曰爲內兵有大戰是後河間王爲東海王越所殺明年正月東海王越殺諸葛玫等五月汲桑破馮嵩殺東燕王八月苟晞大破汲桑

懷帝永嘉六年七月熒惑歲星太白聚牛女之閒俳徊進退案占曰牛女揚州分是後兩都傾覆而元帝中興揚土

建武元年五月癸未太白熒惑合於東井占曰金火合曰爛爲喪是時愍帝蒙塵于平陽七月崩于裏陵

元帝太興二年七月甲午歲星熒惑會于東井八月乙未太白犯歲星合在翼占曰爲兵饑

三年六月景辰太白與歲星合于房占同上來昌元年王敦攻京師六軍敗績王敦尋死

成帝咸康三年十一月乙丑太白犯歲星于營室占曰爲兵饑四年二月石季龍破幽州遷萬餘家以南五年季龍衆五萬寇沔南略七千餘家而去又騎二萬圍陷邾城殺略五千餘人

四年十二月癸丑太白犯填星在箕占曰王者亡地七年幕容皝自稱燕王

七年三月太白熒惑合于太微中犯右執法明年顯宗崩

八年十二月己酉太白犯熒惑于胃占曰大兵起其後庾冰大發兵謀伐石季龍尋制上流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丁未太白犯歲星在軫占曰有大兵是年石季龍將劉寧寇汲狄道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熒惑入輿鬼犯填星占曰兵大起有喪災在趙其年石季龍死來年冉閔殺石遵及諸胡十萬餘人其後補襄北伐喪衆而還

六年三月戊戌熒惑犯歲星占曰爲戰

七年三月戊子歲星熒惑合于奎其年劉顯殺石秪及諸胡帥中土大亂

十二年七月丁卯太白犯填星在柳占曰周地有大兵其年八月桓溫伐蜀遂還因破姚襄於伊水定周地

升平二年八月戊午熒惑犯填星在張占曰兵大起

三年八月庚午太白犯填星在太微中占曰王者懸之

五年十月丁卯熒惑犯歲星在營室占曰大臣有謀謀一曰衛地有兵時桓溫擅權謀移晉室

海西公太和元年八月戊午太白犯歲星在太微中

三年六月甲寅太白奄熒惑在太微端門中六年海西公廢

簡文咸安二年正月己酉歲星犯填星在須女占曰爲內亂七月帝崩桓溫擅權謀殺中侍王坦之等內亂之應

孝武寧康二年十一月癸酉太白奄熒惑在營室占曰金火合爲爛爲兵喪太元元年七月苻堅伐涼州破之膚張天錫

太元十一年十二月己丑太白犯歲星占曰爲兵饑是時河朔未平兵連在外冬大饑

十七年九月丁丑歲星熒惑填星同在亢氐十二月癸酉填星去熒惑歲星猶合占曰三星合是謂驚立絕行內外有兵喪與饑改立王公

十九年十月太白填星熒惑辰星合于氐十二月癸丑太白犯歲星在斗占曰爲亂饑爲內兵斗吳越分至隆安元年王恭等舉兵顯王國寶之罪朝廷殺之是後連歲水旱饑

安帝隆安元年二月歲星熒惑皆入羽林占曰中軍兵起四月王恭等舉兵內外戒嚴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太白犯歲星在上將東南占曰楚兵饑一曰災在上將二年桓玄篡位三年劉裕盡誅桓氏

二年十月丁丑太白犯填星在婁占同上

三年二月壬辰太白熒惑合于羽林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遷帝后三年二月劉裕起義兵桓玄遁帝東下

義熙二年十二月丁未熒惑太白皆入羽林又合于壁

三年正月慕容超寇淮北徐州至下邳八月遣劉毅宣武晉

天文志中十一曰天鵝○史記天官書作天鵞其正義解釋大略亦同下文引河圖作天鵞引風角書作天鵞

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臣永祚按珥不應在中疑中爲衍字

熒惑填星太白辰星聚于奎婁從填星也徐州分上當有奎婁二字



三年二月癸亥熒惑填星太白辰星聚于奎婁從填星也徐州分是時慕容廆僭號於燕兵連徐兗連歲寇抄至于淮泗姚興譙縱僭號秦蜀盧循及魏南北交侵其五年劉裕北珍慕容超其六月辛卯熒惑犯辰星在翼占曰天下兵起八月己卯太白書熒惑占曰有大兵其四年姚略遣衆征赫連勃勃大爲所破五年四月甲戌熒惑犯辰星在東井占曰皆爲兵十二月辛丑太白犯歲星在奎占曰大兵起魯有兵是年四月劉裕討慕容超六年二月滅慕容超于魯地七年七月丁卯歲星犯填星在參占曰歲填合爲內亂一曰益州戰不勝亡地是時朱齡石伐譙縱竟滅之明年誅譙混劉毅

八年十月甲申太白犯填星在東井占曰秦有大兵

九年二月景午熒惑填星皆犯東井占曰秦有兵三月壬辰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聚于東井從歲星也東井秦分十三年劉裕定關中其後遂移晉祚

十四年十月癸巳熒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將仍順行至左掖門內留二十日乃逆行至恭帝元熙元年三月五日出西蕃上將西三尺許又順還入太微時填星在太微熒惑繞填星成鉤已其年四月景戌從端門出占曰熒惑與填星鉤已天庭天下更紀十二月安帝母弟琅邪王德作是日恭帝來年禪于宋

晉書卷十二考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志第三

天文下　月五星犯列舍經星變附見　妖星客星　星流隕　雲氣

月五星犯列舍經星變附見

魏文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爲天王位王者惡之六月甲申太白晝見案劉向五紀論曰太白少陰輔不得專行故以己未爲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則晝見其占爲兵喪爲不臣爲更王彊國輔小國彊是時孫權受魏爵號而稱兵距守其十二月景子月犯心大星占同上

五年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占同上又歲星入太微逆行積百四十九日乃出占曰五星入太微從右入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憂一曰有赦至七年五月帝崩明帝即位大赦天下

六年五月壬戌熒惑入太微至壬申與歲星相及俱犯右執法至癸酉乃出占曰從右入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憂又曰月五星犯左右執法大臣有憂一曰執法者誅金火尤甚十一月皇子東武陽王鑒薨七年正月驃騎將軍曹洪免爲庶人四月征南大將軍夏侯尚薨五月帝崩蜀記稱明帝問黃權曰天下鼎立何地爲正對曰當驗天文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徵也案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疑是入太微八月吳遣圍江夏寇襄陽大將軍宣帝救襄陽斬吳將張霸等兵喪更王之應也

明帝太和五年五月熒惑犯房占曰房四星股肱臣將相位也月五星犯守之將相有憂其七月車騎將軍張郃追諸葛亮爲亮所害十二月太尉華歆薨其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

六年三月乙亥月又犯軒轅大星十一月景寅太白晝見南斗遂歷八十餘日恆見占曰吳有兵明年孫權遣張彌等將兵萬人錫授公孫文懿爲燕王文懿斬彌等虜其衆青龍二年正月太后郭氏崩

青龍三年三月辛卯月犯輿鬼輿鬼主斬殺占曰人多病國有憂又曰大臣憂是年夏及冬大疫四年五月司徒董昭薨其五月丁亥太白晝見積三十餘日以晷度推之非秦魏則楚也是時諸葛亮據渭南宣帝與相持孫權寇合肥又遣陸議孫昭等入淮泗天子親東征蜀本秦地則爲秦魏及楚兵俱起矣其七月己巳月犯鍵閉占曰有火災三年七月崇華殿災三年六月丁未填星犯井鉞戊戌太白又犯之占曰凡月五星犯井鉞悉爲兵災一曰斧鉞用大臣誅七月己丑填星犯東井距星占曰填星入井大人憂行近距爲行陰其占曰大水五穀不成景初元年夏大水傷五穀其年十月壬申太白晝見在尾歷二百餘日恆晝見占曰尾爲燕有兵十二月戊辰月犯鉤鈐占曰王者憂

四年閏正月己巳填星犯井鉞三月癸卯填星犯東井己巳太白與月加景晝見五月壬寅太白犯畢左股第一星占曰畢爲邊兵又主刑罰九月涼州塞外胡阿畢師使侵犯諸國西域校尉張就討之斬首捕虜萬計其年七月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景初元年皇后毛氏崩

景初元年二月乙酉月犯房第二星占曰將軍有憂其七月司徒陳矯薨二年四月司徒韓暨薨其七月辛卯太白晝見積二百八十餘日時公孫文懿自立爲燕王署置百官發兵拒守宣帝討滅之

二年二月己丑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五月乙亥月又犯心距星及中央大星案占曰王者惡之犯前星太子有憂三年正月帝崩太子立本見辰其年十月甲午月犯箕占曰將軍死正始元年四月車騎將軍黃權薨其閏十一月癸丑月犯心中央大星

少帝正始元年四月戊午月犯鼎東頭第一星十月庚寅月又犯鼎北第四星占曰月犯鼎胡不安二年六月鮮卑阿妙兒等寇西方燉煌太守王延破之斬二萬餘級三年又斬鮮卑大帥及千餘級

二年九月癸酉月犯輿鬼西北星三年二月丁未又犯西南星占曰有餓令一曰大臣憂三年二月太尉蔣濟薨四年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錢各有差

四年十月十一月月再犯井鉞是月宣帝討諸葛恪恪棄城走五年二月曹爽征蜀

五年十一月癸巳填星犯亢距星占曰諸侯有失國者
七年七月丁丑月犯左角占曰天下有兵左將軍死七月乙亥熒惑犯畢距星占曰有遠兵一曰刑罰用
九年正月辛亥月犯亢南星占曰兵起一曰軍將死七月癸丑填犯楗閉占曰王者不宜出宮下殿嘉平元年天子謁陵宜帝奏誅曹爽等天子野宿於是失勢
嘉平元年六月壬戌太白犯東井距星占曰國失政大臣爲亂四月辛巳太白犯輿鬼占曰人臣誅一曰兵起二年三月己未太白又犯井距星三年七月王淩與楚王彪有謀皆伏誅人主遽卑
吳孫權赤烏十三年夏五月日北至熒惑逆行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三星而東漢晉春秋云逆行案占熒惑入南斗三月吳王死一曰熒惑逆行其地有死君太和二年權薨是其應也故國志書於吳是時王淩謀立楚王彪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以問知星人浩詳詳疑有故欲悅其意不言吳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淩計遂定
嘉平二年十二月景申月犯輿鬼
三年四月戊寅月犯東井五月甲寅月犯亢距星占曰將軍死一曰爲兵是月王淩楚王彪等誅七月皇后甄氏崩四年三月吳將爲寇鎮東將軍諸葛誕破走之其年七月己巳月犯輿鬼九月乙巳又犯之十月癸未熒惑犯亢南星占曰臣有亂四年十一月丁未月又犯鬼積尸五年六月戊午太白犯角占曰臣有謀不成庚辰月犯箕星占曰將軍死七月月犯井鉞景午月又犯鬼西北星占曰國有憂十一月癸酉月犯東井距星占曰將軍死正元元年正月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兵俱敗誅死二月李豐及弟夏后父張緝等謀亂事泄悉誅皇后張氏廢九月帝廢爲齊王勳將姜維攻隴西車騎將軍郭淮討破之
高貴鄉公正元二年二月戊午熒惑犯東井北轅西頭第一星甘露元年七月乙卯熒惑犯東井鉞星壬戌月又犯鉞星八月辛亥月犯箕吳景孫亮
太平元年九月壬辰太白犯南斗吳志所書也占曰太白犯斗國有兵大臣有反者其明年諸葛誕反又明年孫琳廢亮吳魏並有兵事也
甘露元年九月丁巳月犯東井二年六月己酉月犯心中央大星八月壬子歲星犯井鉞九月庚寅歲星逆行乘井鉞十月景寅太白犯亢距星占曰逆臣爲亂人君憂景元元年五月有咸熙之變及諸葛誕誅皆其應也
二年三月庚子太白犯東井占曰國失政大臣爲亂是夜歲星又犯東井占曰兵起至景元元年高貴鄉公敗
三年八月壬辰歲星犯輿鬼鬱星占曰斧鑕用大臣誅
四年四月甲申歲星又犯輿鬼東南星占曰鬼東南星主兵木入鬼大臣誅景元元年殺尚書王經
元帝景元元年二月月犯建星案占月五星犯建星大臣相譖是後鍾會鄧艾破蜀會譖艾
二年四月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占曰人主有大憂一云大臣憂
四年十月歲星守房占曰將相憂一云有大赦明年鄧艾鍾會皆夷滅赦蜀土
五年帝遜位
武帝咸寧四年九月太白當見不見占曰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是時羊祜表求伐吳上許之五年十一月兵出太白始夕見西方太康元年三月大破吳軍孫皓面縛請罪吳國遂亡
太康八年三月熒惑守心占曰王者惡之太熙元年四月乙酉帝崩
惠帝元康三年四月熒惑守太微六十日占曰諸侯三公謀其上必有斬臣一曰天子亡國是春太白守畢至是百餘日占曰有急令之憂一曰相死又爲邊境不安後賈后陷殺太子
六年十月乙未太白晝見九年六月熒惑守心占曰王者惡之八月熒惑入羽林占曰蒙兵大起其後帝見廢爲太上皇儀而三王起兵討趙王倫倫遣中軍兵相距累月
永康元年三月中台星拆太白晝見占曰台星失常三公憂太白晝見爲不臣

是月賈后殺太子。趙王倫專廢殺后。斬司空張華。其五月熒惑入南斗。占曰。宰相死。兵大起。斗又吳分野。是時趙王倫爲相。明年篡位。三公與師誅之。太安二年石冰破揚州。其八月熒惑入箕。占曰。人主失位兵起。明年趙王倫篡位改元。二年二月太白出西方。逆行入東井。占曰。國失政。大臣爲亂。是時齊王冏起兵討趙王倫。倫滅冏擁兵不朝。專權淫奢。明年誅死。

永寧元年自正月至於閏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星傳曰。日陽。君道也。星陰。臣道也。日出則星亡。臣不得專也。晝而星見。于上者爲經天。其占爲不臣。爲更王。今五星悉經天。天變所未有也。石氏說曰。辰星晝見。其國不亡。則大亂。是後台鼎方伯。互執大權。二帝流亡。遂至六夷更王。迭據華夏。亦載籍所未有也。其四月歲星晝見。五月太白晝見。占同前。七月歲星守虛。虛危。占曰。木守虛危。有兵憂。虛危。齊分。一曰。守虛饑。守危。稽役煩多。下屈竭。辰星入太微。占曰。爲內亂。一曰。羣臣相殺。太白守右掖門。占曰。爲兵爲亂爲賊。八月戊午。填星犯左執法。又犯上相。占曰。上相憂。熒惑守鼎。占曰。趙魏有災。辰星守輿鬼。占曰。秦有災。九月丁未。月犯左角。占曰。人主憂。一曰。左衛將軍死。天下有兵。

二年四月癸酉。歲星晝見。占曰。爲臣彊。初。齊王冏定京都。因留輔政。遂專檄無君。是月。成都河間檄長沙王乂討之。冏乂交戰。攻焚宮闕。冏兵敗。夷滅。乂殺其兄上軍將軍寔。以下二十餘人。太安二年。成都攻長沙。於是公私饑困。百姓力屈。

太安二年二月太白入昴。占曰。天下擾。兵大起。七月熒惑入東井。占曰。兵起國亂。是秋太白守太微上將。占曰。上將以兵亡。是年冬。成都河間攻洛陽。八月長沙王奉帝出距二王。三年正月。東海王越執長沙王乂。張方又殺之。

三年正月熒惑入南斗。占同永康七月左衛將軍陳眕率衆奉帝伐成都六軍敗績。兵僇衆興。是時天下盜賊羣起。張昌尤盛。

永興元年七月庚申太白犯角亢經房心。歷尾箕。九月入南斗。占曰。犯角。天下大戰。犯亢。有大兵。人君憂。入房心。爲兵喪。犯尾箕。女主憂。一曰。天下大亂。入南斗有兵喪。一曰。將軍爲亂。其所犯守。又兗豫幽冀揚州之分野。是年七月。有蕩陰之役。九月。王浚殺幽州刺史和演。攻鄴。鄴潰。於是兗豫爲天下兵衝。陳敏又亂揚土。劉元海石勒李雄等並起。徼踐跨有州郡。皇后羊氏數被幽廢。皆其應也。

二年四月景子。太白犯狼星。占曰。大兵起。九月。歲星守東井。占曰。有兵。并又秦分野。是年荀晬破公師藩。張方破范陽王虓。關西豬將攻河間王顒。顒奔走東海王迎殺之。

光熙元年四月。太白失行。自巽入尾箕。占曰。太白失行而北。是謂反生。不有破軍。必有屠城。五月汲桑攻鄴。魏郡太守馮嵩出戰。大敗。桑遂害東燕王騰。殺萬餘人。焚燒魏時宮室皆盡。其九月丁未熒惑守心。占曰。王者惡之。己亥。填星守房心。占曰。填守房。多禍喪。守心。國內亂。天下赦。是時司馬越專權。終以無禮破滅內亂之應也。十一月。帝崩。懷帝即位。大赦天下。

懷帝永嘉元年十二月丁亥。星流震散。按劉向說。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其衆小星無名者。衆庶之類。此百官衆庶將流散之象也。是後天下大亂。百官萬姓流移轉死矣。

二年正月庚午太白伏不見。二月庚子始晨見東方。是謂當見不見。占同上條。其後破軍殺將。不可勝數。帝崩虜庭。中夏淪覆。

三年正月庚子。熒惑犯紫微。占曰。當有野死之王。又爲火燒宮。是時太史令高堂沖奏。衆與宜遷幸。不然。必無洛陽。五年六月。劉曜王彌入京都。焚燒宮廟。執帝歸平陽。

三年。填星久守南斗。占曰。填星所居久者。其國有福。是時安東將軍琅邪王始有揚土。其年十一月地動。陳卓以爲是地動應也。

五年十月。熒惑守心。六年六月丁卯。太白犯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庭。王者惡之。七月。帝崩于寇庭。天下行服大臨。

元帝太興元年七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吳越有兵大人憂。

二年二月甲申。熒惑犯東井。占曰。兵起。貴臣相戮。八月己卯。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後宮憂。

三年五月戊子太白入太微又犯上將星占曰天子自將上將誅九月太白犯南斗十月己亥熒惑在東井居五諸侯南跡關留積三十日占曰熒惑守井二十日以上大人憂守五諸侯諸侯有誅者永昌元年三月王敦率江荊之衆來攻京都六軍距戰敗績人主謝過而已於是殺護軍將軍周顗尚書令刁協車騎將軍戴若思又鎮北將軍劉隗出奔四月又殺湘州刺史譙王司馬承鎮南將軍甘卓閻十二月帝崩

明帝太寧三年正月熒惑逆行入太微占曰爲兵喪王者懸之閻八月帝崩後二年蘇峻反攻焚宮室太后以憂偪崩天子幽劫于石頭城遠近兵亂至四年乃息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景辰月入南斗占曰有兵是月石勒殺略襄武進二縣人明年石勒衆又抄略南沙海慶其十一月熒惑守胃昴占曰趙魏有兵八年七月石勒死石季龍自立是時雖二石僭號而其疆弱常占於昴不關太微紫宮也

八年三月己巳月入南斗與六年占同其年七月石勒死彭彪以譙石生以長安郭權以秦州並歸順於是遣督護孫珠率衆殺彪彪敗珠還又石季龍石斌攻滅生權其七月熒惑入昴占曰胡王死一曰趙地有兵是月石勒死石季龍多所攻伐八月月又犯昴占曰胡不安

九年三月己亥熒惑入輿鬼犯積尸占曰兵在西北有沒軍死將六月八月月又犯昴是時石弘雖襲勒位而石季龍擅威橫暴十一月廢弘自立遂曲殺之

咸康元年二月己亥太白犯昴占曰兵起歲中旱四月石季龍略騎至歷陽加司徒王導大司馬治兵列戍衝要是時石季龍又圍襄陽六月旱其年二月景戌月入昴占曰胡王死八月戊戌熒惑入東井占曰無兵兵起有兵兵止十一月月犯昴

二年正月辛亥月犯房南第二星八月月又犯昴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因晝見占曰斗爲宰相又揚州分金犯之死喪之象晝見爲不臣又爲兵喪其後石季龍僭稱天王發衆七萬四年二月自龍西攻段遼子皝又襲慕容皝於轘城不克皝擊破其將麻秋幷廣段遼殺之

三年七月己酉月犯房上星八月熒惑入輿鬼犯積尸甲戌月犯東井距星九月戊子月犯建星

四年四月己巳太白晝見在柳占曰爲兵爲不臣明年石季龍大寇沔南於是內外戒嚴其五月戊戌熒惑犯右執法占曰大臣死執政者憂九月太白又犯右執法案占五星災同金水尤甚十一月戊子太白犯房上星占曰上相憂

五年四月乙未月犯畢距星占曰兵起七月己酉月犯房上星占曰將相憂是月庚申丞相王導薨庚冰代輔政八月太尉郗鑒薨又有沔南郛城之敗百姓流亡萬餘家六年正月征西大將軍庾亮薨

六年三月甲辰熒惑犯太微上將星占曰上將憂四月丁丑熒惑犯右執法占曰執政者憂六月乙亥月犯畢牛中央星占曰大將憂是時尚書令何充爲執法有讓欲避其咎明年求爲中書令其四月景午太白犯畢距星占曰兵革起一曰女主憂六月乙卯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七年三月皇后杜氏崩

七年三月壬午月犯房四月己丑太白入輿鬼五月太白晝見八月辛丑月犯輿鬼

八年六月熒惑犯房上第二星占曰次相憂八月壬寅月犯畢占曰下犯上兵革起十月又掩畢大星占同上其建元元年車騎將軍庾冰薨庚翼大發兵謀伐石季龍事側上流朝廷憚之

康帝建元二年正月壬午太白入昴占曰趙地有兵又曰天下兵起四月乙酉太白晝見是年石季龍殺其子邃又遣將寇沒狄道及屯襄東謀慕容皝三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季龍頻年興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憤憤無鬼白之徵也其閏月乙酉太白犯斗占曰爲喪天下受斬祿九月帝崩太子立大赦賜爵

穆帝永和元年正月丁丑月入畢占曰兵大起戊寅月犯天關占曰有亂臣更天子之法五月辛巳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爲臣彊秦有兵六月辛丑月入太

徽犯屏西南星占曰輔臣有免罷者七月八月月皆犯畢占同上己未月犯輿鬼占曰大臣有誅九月庚戌月犯畢是年初庾冀在襄陽七月冀疾將終輒以子爰之爲荆州刺史代己任爰之尋被廢明年桓溫又輒率衆伐蜀執李勢送至京都蜀本秦地也

二年二月壬子月犯房上星四月景戌月又犯房上星八月壬申太白犯左執法

三年正月壬午月犯南斗第五星占曰將軍死近臣去五月壬申月犯南斗第四星因入魁占曰有兵一曰有大赦六月月犯東井距星占曰將軍死國有憂戊戌月犯五諸侯占曰諸侯有誅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第五星占曰爲喪爲兵

四年七月景申太白犯左執法甲寅月犯房丁巳月入南斗犯第二星乙丑太白犯左執法占悉同上十月甲辰月犯亢占曰兵起將軍死十一月戊戌月犯上將星三年六月大赦是月陳逵征壽春敗而還七月氐蜀餘寇反亂益土九月石季龍伐涼州五年征北大將軍褚裒本

四年四月太白入昴是時戎晉相侵趙地連兵尤甚七月太白犯軒轅占曰在趙及爲兵喪甲寅月犯房十月甲戌月犯亢占曰兵起將軍死八月石季龍太子宣殺弟韜宣亦死其十一月戊戌月犯上將星五年正月石季龍僭號稱皇帝尋死

五年四月丁未太白犯東井占曰秦有兵九月戊戌太白犯左角占曰爲兵十月月犯昴占曰胡有憂將軍死是年八月褚裒北征兵敗十月關中二十餘壁舉兵內附石遵攻沒南陽十一月冉閔殺石遵又盡殺胡十餘萬人於是趙魏大亂十二月褚裒薨八年劉顯苻健慕容儁並僭號殷浩北伐敗績見廢

六年二月辛酉月犯心大星占曰大人憂又豫州分野也丁丑月犯房占曰將相憂六月己丑月犯昴占同上乙未月犯五諸侯占同上七月壬寅月始出西方犯左角占曰大將軍死一曰天下有兵丁未月犯箕占曰將軍死景寅熒惑犯鉞星占曰大臣有誅八月辛卯月犯左角太白晝見在南斗月犯右執法占並同上是歲司徒蔡謨免爲庶人

七年二月太白犯昴占同上三月乙卯熒惑入輿鬼犯積尸占曰貴人有憂五月乙未熒惑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太白入畢口犯左股占曰將相當之六月乙亥月犯箕占曰國有兵景子月犯斗丁丑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八月庚午太白犯軒轅戊子太白犯右執法占悉同上七年劉顯殺石秪及諸將帥山東大亂疾疫死亡

八年三月戊戌月犯軒轅大星癸丑月入南斗犯第二星五月月犯心星六月癸酉月犯房七月壬子歲星犯東井距星占曰內亂兵起八月戊戌熒惑入輿鬼占曰忠臣戮死景辰太白入南斗犯第四星占曰將爲亂一曰丞相免

九年二月乙巳月入南斗犯第三星三月戊戌月犯房八月歲星犯輿鬼東南星占曰兵起是時帝幼冲母后稱制將相有隙兵革連起慕容儁僭號稱燕王攻伐不休

十年正月己卯月蝕昴星占曰趙魏有兵癸酉填星入鉞星占曰并鉞用三月甲申月犯心大星占曰王者惡之七月庚午太白晝見晷度推之災在秦鄭九月辛酉太白犯左執法是時桓溫擅命朝臣多見迫脅四月溫伐苻健破其蜚柳軍十二月慕容恪攻晉

十一年三月辛亥月奄軒轅占同上四月庚寅月犯牛宿南星占曰國有憂八月己未太白犯天江占曰河津不通

十二年六月庚子太白晝見在東井占如上己未月犯鉞星八月癸酉月奄建星九月戊寅熒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將星十一月丁丑熒惑犯太微東蕃上將星十二年十一月齊城陷執段龕殺三千餘人永和三年鮮卑侵略河冀升平元年慕容儁遣據臨滻壘有幽幷青冀之地據河諸將奔散河津隔絕時權在方伯九服交兵

升平元年四月壬子太白入輿鬼丁亥月奄井南轅西頭第二星占曰秦地有兵一曰將死六月戊戌太白晝見在軫占同上軫是楚分野壬子月犯畢占曰爲邊兵七月辛巳熒惑犯天江占曰河津不通十一月歲星犯房占曰豫州有

災其年五月苻堅殺苻生而立十二月慕容儁入屯鄴二年八月豫州刺史謝奕薨

二年十二月辛卯填星犯軒轅大星占曰人主惡之甲午月犯東井六月辛酉月犯房十月己未太白犯哭星占曰有大哭泣

三年正月壬辰熒惑犯楗閉星案占曰人主憂三月乙酉熒惑逆行犯鉤鈐案占王者惡之六月太白犯東井七月乙酉熒惑犯天江景戌太白犯輿鬼占悉同上戊子月犯輦牛中央大星占曰輦牛天將也犯中央大星將軍死八月丁未太白犯軒轅大星甲子月犯畢大星占曰爲邊兵一曰下犯上三年十月諸葛攸舟軍入河敗績豫州刺史謝萬入賴衆潰而歸萬除名十一月司徒會稽王以郗曇謝萬二鎮敗求自貶三等四年正月慕容儁死子暐代立慕容恪殺其尚書令陽騖等

四年正月乙亥月犯輦牛中央大星六月辛亥辰星犯軒轅占曰女主憂己未太白入太微右掖門從端門出占曰貴奪勢一曰有兵又曰出端門臣不臣八月戊申太白犯氐占曰國有憂景辰熒惑犯太微西蕃上將星九月壬午太白入南斗口犯第四星占曰爲喪有赦天下受爵祿十二月甲寅熒惑犯房景寅太白晝見庚寅月犯楗閉占曰人君惡之

五年正月乙巳填星逆行犯太微五月壬寅月犯太微庚戌月犯建星占曰大臣相謀是時殷浩敗績卒致遷徙其月辛亥月犯輦牛宿占曰國有憂六月癸亥月犯氐東北星占曰大將當之五年正月北中郎將郗曇薨五月帝崩哀帝立大赦賜爵賂后失勢七月慕容恪攻冀州刺史呂護於野王護奔滎陽是時桓溫以大衆次宛聞護敗乃退

五年六月癸酉月奄氐東北星占曰大將軍當之九月乙酉月奄畢占曰有邊兵十月丁未月犯畢大星占曰下犯上又曰有邊兵八月苑汪廢隆和元年慕容暐遣將寇河陰

哀帝興寧三年七月庚戌月犯南斗占曰女主憂歲星犯輿鬼占曰人君憂十月太白晝見在亢占曰亢爲朝廷有兵喪爲臣彊期年五月皇后庾氏崩

海西太和二年正月太白入昴五年慕容暐爲苻堅所滅又據司冀幽幷四州六年閏月熒惑守太微端門占曰天子亡國又曰諸侯三公謀其上一曰有斬臣辛卯月犯心大星占曰王者惡之十一月桓溫廢帝幷奏殊武陵王簡文不許溫乃徙之新安皆臣彊之應也

簡文咸安元年十二月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二年三月猶不退占曰國不安有憂是時帝有桓溫之逼

二年五月丁未太白犯天關占曰兵起歲星形色如太白占曰進退如度春郊患變色亂行主無福歲星於仲夏當細小而不明此其失常也又爲臣彊六月太白晝見在七星乙酉太白犯輿鬼占曰國有憂七月帝崩桓溫以兵威擅權將誅王坦之等內外迫脅又庚希入京城震悚入宮並誅滅之

孝武寧康元年正月戊申月奄心大星案占曰災不在王者則在豫州一曰王命惡之三月景午月奄南斗第五星占曰大臣有憂死亡一曰將軍死七月桓溫薨九月癸巳熒惑入太微是時女主臨朝政事多缺

二年閏月己未月奄輦牛南星占曰左將軍死十二月甲申太白晝見在氐氐兗州分野三年五月景午北中郎將王坦之薨

三年六月辛卯太白犯東井占曰秦地有兵九月戊申熒惑奄左執法占曰執法者死太元元年苻堅破涼州二年十月尚書令王彪之卒

太元元年四月景戌熒惑犯南斗第三星景申又奄第四星占曰兵大起中國饑一曰有赦八月癸酉太白晝見在氐氐兗州分野九月熒惑犯哭泣星遠入羽林占曰天子有哭泣事中軍兵起十一月己未月奄氐角占曰天下有兵一曰國有憂

二年二月熒惑守羽林占曰葉兵大起九月壬午太白晝見在角角兗州分野升平元年五月大赦三年八月秦人寇襄鄧襄陽彭城四年二月襄陽陷朱序沒四月魏興陽城聚廣陵三阿衆五六萬於是諸軍外次衝要丹陽尹屯衛京都六月兗州刺史謝玄討斬大破之是時中外連兵比年荒儉

四年十一月丁巳太白犯哭星占曰天子有哭泣事

五年七月景子辰星犯軒轅占曰女主當之九月癸未皇后王氏薨
六年九月景子太白晝見
七年十一月太白又晝見在斗占曰吳有兵喪
八年四月甲子太白又晝見在參占曰魏有兵喪是月桓沖征沔漢楊亮伐蜀並拔城略地八月苻堅自將號百萬九月攻沒壽陽十月劉牢之破苻堅將梁成斬之殺獲萬餘人謝玄等又破苻堅於淝水斬其弟融堅大衆奔潰九年六月皇太后褚氏薨八月謝玄出屯彭城經略中州矣
九年七月景戌太白晝見十一月丁巳又晝見
十年四月乙亥又晝見于畢昴占曰魏國有兵喪是時苻堅大衆奔潰趙魏兵連相攻堅爲姚萇所殺
十一年三月戊申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秦有兵臣彊六月甲申又晝見于輿鬼占曰秦有兵時魏姚萇苻登連兵相征不息甲午歲星晝見在胃占曰魯有兵臣彊十二年慕容垂寇東阿翟遼寇河上姚萇假號安定苻登自立隴上呂光竊據涼土
十二年六月癸酉太白晝見在柳十月庚午太白晝見在斗
十三年正月景戌又晝見十二月熒惑在角亢形色猛盛占曰熒惑失其常吏且橐其法諸侯亂其政自是後慕容垂翟遼姚萇苻登慕容永並阻兵爭彊十四年正月彭城妖賊又稱號於皇丘劉牢之破滅之三月張遵破合鄉圍泰山向欽之擊走之是年翟遼又攻沒滎陽侵略陳項于時政事多弊君道陵遲矣
十四年四月己巳太白晝見于柳六月辛卯又晝見于輿九月景寅又晝見于軫十二月熒惑入羽林占並同上十五年翟遼掠司兗衆軍累討不剋慕容垂又跨略幷冀等州七月旱八月諸郡大水兗州又螟
十五年九月癸未熒惑入太微十月太白入羽林
十六年四月癸卯朔太白晝見十一月癸巳月奄心前星占曰太子憂是時太子常有篤疾
十七年七月丁丑太白晝見十月丁酉又晝見
十八年六月又晝見
十九年五月又晝見于柳六月辛酉又晝見于輿鬼九月又見于軫
二十年六月熒惑入天囷占曰大饑七月丁亥太白晝見在太微占曰太白入太微國有憂晝見爲兵喪十二月己巳月犯樓閉及東西咸占曰樓閉司心腹喉舌東西咸主陰謀
二十一年二月壬申太白晝見三月癸卯太白連晝見在羽林占曰有彊臣有兵喪中軍兵起三月太白晝見于胃占曰中軍兵起四月壬午太白入天囷占曰爲饑六月歲星犯哭泣星占曰有哭泣事是年九月帝崩隆安元年王恭等舉兵脅朝廷於是內外戒嚴殺王國寶以謝之及連歲水旱三方勤衆人飢
安帝隆安元年正月癸亥熒惑犯哭泣星占曰有哭泣事四月丁丑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秦有兵喪六月姚興攻洛陽郗恢遣兵救之冬姚萇死子略代立
魏王圭卽位於中山其八月熒惑守井鉞占曰大臣有誅
二年六月戊辰攝提移度失常歲星晝見在胃兗州分野是年六月郗恢遣鄧啓方等以萬人伐慕容寶於滑臺敗而還閏月太白晝見在羽林十一月犯東上相
三年五月辛酉月又奄東上相辛未辰星犯軒轅大星占悉同上二年九月庚楷等舉兵誅王愉等於是內外戒嚴三年六月洛陽沒于寇桓玄破荊雍州殺殷仲堪等孫恩衆衆攻沒會稽殺內史
四年六月辛酉月犯哭泣星
五年正月太白晝見自去年十二月在斗晝見至于是月乙卯桑古災在吳越
七月癸亥大角星散搖五色占曰王者流散丁卯月犯天關占曰王者憂九月庚子熒惑犯少微又守之占曰處士誅十月甲子月犯東次相其年七月太皇太后李氏薨十月妖賊大破高雅之於餘姚死者十七八五年孫恩攻陷郡縣殺內史至京口進軍蒲洲於是內外戒嚴恩遣別將攻廣陵殺三千餘人遂據郁洲是時劉裕又追破之九月桓玄喪至逆貢陵上十月司馬元顯大治水軍將以伐玄元興元年正月盧循自稱征虜將軍領孫恩餘衆略有衆嘉晉安之

地二月帝戎服遣西軍三月桓玄剋京都殺司馬元顯放太傅會稽王道子元興元年三月戊子太白犯五諸侯因晝見占曰諸侯有誅七月戊寅熒惑在東井熒惑犯輿鬼積尸占並同上八月景寅太白奄右執法九月癸未太白犯進賢占曰進賢者誅

二年二月歲星犯西上將六月甲辰月奄斗第四星占曰大臣誅不出三年八月癸丑太白犯房北第二星九月己丑歲星犯進賢熒惑犯西上將十月甲戌太白犯泣星十一月丁酉熒惑犯東上相十二月乙巳月奄軒轅第二星占悉同上升平元年冬魏破姚興軍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遷帝后於尋陽以永安何皇后爲零陵君三年二月劉裕盡誅桓氏

三年正月戊戌熒惑逆行犯太微西上相占曰天子戰於野上相死二月景辰熒惑逆行在左執法西北占曰執法者誅四月甲午月奄軒轅第二星五月壬申月奄斗第二星填星入羽林占並同上是年二月景辰劉裕殺桓修等三月己未破走桓玄遣軍西討辛未誅左僕射王愉桓玄劫天子如江陵五月玄下至峰嶺洲義軍破滅之桓振又攻沒江陵幽劫天子七月永安何皇后崩

義熙元年三月壬辰月奄左執法占同上丁酉月奄心前星占曰豫州有災太白犯東井占曰秦有兵七月庚辰太白晝見在翼軫占曰爲臣彊荊州有兵喪八月丁巳犯斗第一星占曰天下有兵一曰大臣憂九月甲子熒惑犯少微占曰處士誅庚寅熒惑犯右執法癸卯熒惑犯左執法占並同上十二月景戌太白犯鉤鈐占曰喉舌憂十二月己卯歲星犯天關占曰有兵亂河津不通十一月荊州刺史魏詠之薨二年二月司馬國璠等攻沒弋陽四月姚興伐仇池公楊盛擊走之九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爲其參軍楊承祖所害三年十二月司徒揚州刺史王謐薨四年正月太保武陵王遵薨三月左僕射孔安國卒自後政在劉裕人主端拱而已

二年二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兵起己丑月犯心後星占曰豫州有災四月癸丑月犯太微西上將己未月犯房南第二星乙丑歲星犯天江占曰有兵亂河津不通五月癸未月犯左角占曰左將軍死天下有兵壬寅熒惑犯氐占曰氐爲宿宮人主憂六月庚午熒惑犯房北第二星八月癸亥熒惑犯南斗第五星丁巳犯建星占曰爲兵九月壬午熒惑犯輿鬼又犯泣星是年二月甲戌司馬國璠等攻沒弋陽又慕容超侵略徐兗三年正月又寇北徐州至下邳十二月司徒王謐薨四年正月武陵王遵薨五年慕容超復寇淮北四月劉裕大軍討之拔臨朐又圍廣固拔之

三年正月景子太白晝見在奎二月庚申月奄心後星占同上五月癸未月犯左角己丑太白晝見在參占曰益州有兵喪臣彊八月己卯太白犯左執法幸卯熒惑犯左執法九月壬子熒惑犯進賢星是年八月劉敬宣伐蜀不剋而旋

四年三月左僕射孔安國卒七月司馬叔璠等攻沒鄒山魯郡太守徐邕破走之姚略遣衆征赫連勃勃大爲所破五年劉裕討慕容超滅之

四年正月庚子熒惑犯天關五月丁未月奄斗第二星壬子填星犯天廩占曰天下饑倉粟少六月己丑太白犯太微西上將乙卯又犯左執法十月戊子熒惑入羽林占悉同上五年劉裕討慕容超後南北軍旅運輸不息

五年二月甲子月犯昴占曰胡不安天子破匈奴五月戊戌歲星入羽林九月壬寅月犯昴十月熒惑犯氐閏月丁酉月犯昴辛亥熒惑犯鉤鈐己巳月奄心大星占曰王者惡之是年四月劉裕討慕容超十月魏王圭遏秘租六年五月盧循逼郊甸宮衛被甲

六年三月丁卯月奄房南第二星災在次相己巳又奄斗第五星占曰斗主吳地兵起太白犯五諸侯占曰諸侯有誅五月甲子月奄斗第五星己亥月奄昴第三星占曰國有憂一曰有白衣之會六月己丑月犯房南第二星甲午太白晝見七月己亥月犯輿鬼占曰國有憂一曰秦有兵八月壬午太白犯軒轅大星甲申月犯心前星災在豫州景戌月犯斗第五星占同上丁亥月奄牛宿南星占曰天下有大誅乙未太白犯少微景午太白在少微而晝見九月甲寅太白犯左執法丁丑填星犯畢占曰有邊兵是年三月始興太守徐道覆反四月盧循寇湘中沒巴陵率衆還京畿是月左僕射孟昶懼王威不振仰藥自殺七年十二月劉毅桑泰徐道覆首杜慧度斬盧循並傳首京都八年六月劉道規

率。時爲豫州刺史。八月。皇后王氏崩。九月。兗州刺史劉蕃備書左僕射謝混伏誅。劉裕西討劉毅。斬首徇之。十二月。遣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

七年四月辛丑。熒惑入輿鬼。占曰。秦有兵。一曰雍州有災。六月。太白晝見在異己亥。填星犯天關。占曰。臣謀主。八月。太白犯房南第二星。十一月。景子。太白犯哭星。其七月。朱齡石剋蜀。蜀又反。討滅之。

八年七月癸亥月奄房北第二星。己未月。犯井鉞。八月戊申月。犯泣星。十月辛亥月奄天關。占曰。有兵。十一月丁丑。填星犯東井。占曰。大人憂。十二月癸卯。填星犯井鉞。是年八月。皇后王氏崩。九年。誅劉蕃謝混。討滅劉毅。十二月。朱齡石滅蜀。

九年二月。熒惑入輿鬼。占曰。有兵喪。太白犯南河。占曰。兵起。五月壬辰。太白犯右執法。晝見。七月庚午。月奄鉤鈐。占曰。喉舌臣憂。九月庚午。歲星犯軒轅大星。己丑。月犯左角。時劉裕擅命。兵革不休。十年。裕討司馬休之。王師不利。休之等奔長安。

十年正月丁卯月犯畢。占曰。將相有以家坐罪者。二月己酉月犯房北星。五月壬寅月犯牽牛南星。乙丑。歲星犯軒轅大星。占悉同上。六月景申月奄氐。占曰。將死之國有誅者。七月庚辰月犯天關。占曰。兵起。熒惑犯井鉞。填星犯輿鬼。遂守之。占曰。大人憂。宗廟改。八月丁酉月奄牽牛南星。占同上。九月。填星犯輿鬼。占曰。人主憂。丁巳。太白入羽林。十二月己酉月犯西咸。占曰。有陰謀。十一年。林邑寇交州。距敗之。

十一年三月丁巳月入畢。占曰。天下兵起。一曰有邊兵。己卯。熒惑入輿鬼。閏月景午。填星又入輿鬼。占曰。爲旱大疫。爲亂臣。五月癸卯。熒惑入太微。甲辰。犯右執法。六月己未。太白犯東井。占曰。秦有兵。戊寅。犯輿鬼。占曰。國有憂。七月辛丑月犯畢。占同上。八月壬子月犯氐。占同上。庚申。太白順行。從右掖門入太微。丁卯。奄左執法。十一月癸亥月入畢。占同上。乙未月入輿鬼而疊。

十二年五月甲申。歲星留房心之閒。宋之分野。始封劉裕爲宋公。六月壬子。太白順行入太微右掖門。己巳月犯畢。占同上。七月月犯牛宿。十月景戌月入畢。

十三年五月景子月犯軒轅。丁亥犯牽牛。癸巳。熒惑犯右執法。八月己酉月犯牽牛。丁卯月犯太微。占曰。人君憂。九月壬辰。熒惑犯軒轅。十月戊申月犯畢。占悉同上。月犯輿鬼。占曰。國有憂。甲寅月犯畢。占同上。乙卯。填星犯太微。留積七十餘日。占曰。亡君之戒。壬戌月犯太微。

十四年三月癸巳太白犯五諸侯。五月庚子月犯太微。七月甲辰。熒惑犯輿鬼。占曰。秦有兵。又爲旱爲兵喪。亦曰。大人憂。宗廟改。亦爲亂臣。時劉裕擅命。軍旅數興。饑旱相屬。其後卒移晉室。丁巳月犯東井。占曰。將軍死。八月甲子。太白犯軒轅。癸酉。填星入太微。犯右執法。因留太微中積二百餘日。乃去。占曰。填星守太微。亡君之戒。有徙王。九月乙未。太白入太微。犯左執法。丁巳入太微。占曰。大人憂。十月甲申月入太微。癸巳。熒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將。仍順行至左掖門內。留二十日乃逆行。義熙十二年七月。劉裕伐姚泓。十三年八月。檢姚泓司兗秦雍悉平。十四年。劉裕遷彭城。受宋公十一月。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卒。明年。西虜寇長安。雍州刺史朱齡石諸軍陷沒。官軍捨而東。十二月。帝崩。

恭帝元熙元年正月景午。三月壬寅五月景申月皆犯太微。占悉同上。己卯。辰星犯軒轅。六月庚辰太白犯太微。七月己卯月犯太微。太白晝見。自義熙元年至是。太白經天者九月。蝕者四。皆從上始。革代更王。臣失君之象也。是夜太白犯哭星。十二月丁巳月入太白。俱入羽林。

二年三月庚午。填星犯太微。占悉同上。元年七月。劉裕受宋王。是年六月。帝遜位于宋。

妖星客星

魏文帝黃初三年九月甲辰。客星見太微左掖門內。占曰。客星出太微。國有兵喪。十月。帝南征孫權。是後累有征役。

六年十月乙未。有星孛于少微。歷軒轅。占爲兵喪。除舊布新之象。時帝軍廣陵。

辛丑。親御甲冑觀兵。明年五月。帝崩。

明帝太和六年十一月景寅。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星。占曰。爲兵喪。甘氏曰。孛彗所當之國。是受其殃。翼又楚分野。孫權封略也。明年。權有遼東之敗。又明

年諸葛亮入秦川孫權發兵緣江淮屯要衝權自圍新城以應亮天子東征權
青龍四年十月甲申有星孛于大辰長三尺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己亥彗
星見犯宮者天紀星占曰大辰爲天王天下有喪劉向五紀論曰春秋星孛于
東方不言宿者不加宿也宮者在天市爲中外有兵天紀爲地震孛彗主兵喪
景初元年六月地震九月吳將朱然圍江夏皇后毛氏崩二年正月討公孫文
懿三年正月明帝崩
景初二年八月彗星見張長三尺逆西行四十一日滅占同上張周分野十月
癸巳客星見危逆行在離宮北騰蛇南甲辰犯宗星己酉滅占曰客星所出有
兵喪虛危爲宗廟又爲墳墓客星近離宮則宮中將有大喪就先君於宗廟之
象也三年正月帝崩
少帝正始元年十月乙酉彗星見西方在尾長二丈拂牽牛犯太白十一月甲
子進犯羽林占曰尾爲燕又爲吳牛亦吳越之分太白爲上將羽林中軍兵爲
吳越有喪中軍兵勤二年五月吳遣三將寇邊吳太子登卒六月宣帝討諸葛
恪於皖太尉滿寵薨
六年八月戊午彗星見七星長二尺色白進至張積二十三日滅七年十一月
癸亥又見軫長一尺積百五十六日滅九年三月又見鼎長六尺色青白芒西
南指七月又見翼長二尺進至軫積四十二日滅案占曰七星張爲周分野翼
軫爲楚鼎爲趙魏彗所以除舊布新主兵喪也嘉平元年宣帝誅曹爽兄弟及
其黨與皆夷三族京師嚴兵三年誅楚王彪又襲王淩於淮南淮南東楚也魏
諸王幽於鄴
嘉平三年十一月癸亥有星孛于營室西行積九十日滅占曰有兵喪室爲後
宮後宮且有亂
四年二月丁酉彗星見西方在胃長五六丈色白芒南指貫參積二十日滅五
年十一月彗星又見軫長五丈在太微左執法西東南指積百九十日滅案占
曰兗州之分野參主兵太微天子庭執法爲執政孛彗爲兵喪除舊布新之象
正元元年二月李豐夏侯玄等謀亂皆誅皇后亦廢九月廢帝爲齊

王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十一月白氣出南斗側廣數丈長竟天王肅曰蚩尤之旗
也東南其有亂乎二年正月有彗星見于吳楚分西北竟天鎮東大將軍毋丘
儉等據淮南叛景帝討平之案占蚩尤旗見王者征伐四方自後又征淮南西
平巴蜀是歲吳主孫亮五鳳元年也斗牛吳越分案占吳有兵喪除舊布新之
象也太平三年孫琳威兵圍宮廢亮爲會稽王故國志又書於吳也淮南江東
同揚州地故于時變見吳楚楚之分則魏之淮南多與吳同災是以毋丘儉以
孛爲己應遂起兵而敗後三年即魏甘露二年諸葛誕又反淮南吳遣將救之
及城陷誕衆與吳兵死沒各數萬人猶前長星之應也
甘露二年十一月彗星見角色白占曰彗星見兩角間色白者軍起不戰邦有
大喪景元元年高貴鄉公爲成濟所害
四年十月丁丑客星見太微中轉東南行歷軫宿積七日滅占曰客星出太微
有兵喪景元元年高貴鄉公被害
元帝景元三年十一月壬寅彗星見亢色白長五寸轉北行積四十五日滅占
曰爲兵喪一曰彗星見亢天子失德四年鍾會鄧艾伐蜀蜀之二將反亂皆誅
咸熙二年五月彗星見王良長丈餘色白東南指積十二日滅占曰王良天子
御馭彗星掃之禪代之喪除舊布新之象也色白爲喪王良在東壁宿又幷州
之分野八月文帝崩十二月武帝受魏禪
武帝泰始四年正月景戌彗星見軫青白色西北行又轉東行占曰爲兵喪軫
又楚分野三月皇太后王氏崩十月吳寇江夏襄陽
五年九月星孛于紫宮占如上紫宮天子內宮十年武元楊皇后崩
十年十二月有星孛于軫占曰天下兵起軫又楚分野
咸寧二年六月甲戌星孛于氐占曰天子失德易政氐又兗州分七月星孛大
角大角爲帝坐八月星孛太微至翼北斗三台占曰太微天子庭大人惡之一
曰有改王翼又楚分野北斗主殺罰三台爲三公
三年正月星孛于西方三月星孛于胃胃徐州分四月星孛女御女御爲後宮

五月又孛于東方七月星孛紫宮占曰天下易王
四年四月蚩尤旗見于東井後二年倾三方伐吳是其應也
五年三月星孛于柳四月又孛于女御七月孛于紫宮占曰外臣陵主柳又三河分野大角太微紫宮女御並爲王者明年吳亡是其應也孛主兵喪征吳之役三河徐兗之兵悉出交戰於吳楚之地吳丞相都督以下梟戮十數偏裨行陣之徒誅斬萬計皆其徵也
太康二年八月有星孛于張占曰爲兵喪十一月星孛于軒轅占曰後宮當之
四年三月戊申星孛于西南是年齊王攸任城王陵琅邪王伷新都王詠薨
八年九月星孛于南斗長數十丈十餘日滅占曰斗主爵祿國有大憂一曰孛于斗王者疾病天下易政大亂兵起
太熙元年四月客星在紫宮占曰爲兵喪太康末武帝耽宴遊多疾病是月己酉帝崩永平元年賈后誅楊駿及其黨與皆夷三族楊太后亦見弒又誅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王室兵喪之應也
惠帝元康五年四月有星孛于奎至軒轅太微經三台大陵占曰奎爲魯又爲庫兵軒轅爲後宮太微天子庭三台爲三司大陵有積尸死喪之事其後武庫火西羌反後五年司空張華遇禍賈后廢死魯公賈謐誅又明年趙王倫篡位
於是三王舉兵討倫兵士戰死十餘萬人
永康元年三月妖星見南方占曰妖星出天下大兵將起是月賈后殺太子趙王倫專廢殺后斬司空張華又廢帝自立於是三王並起迭總大權其十二月彗星出牽牛之西指天市占曰牛者七政始彗出之改元易號之象也天市一名天府一名天子旗帝坐在其中明年趙王倫篡位改元尋爲大兵所滅
二年四月彗星見齊分占曰齊有兵喪是時齊王冏起兵討趙王倫倫滅冏擁兵不朝專權淫奢明年誅
太安元年四月彗星晝見
二年三月彗星見東方指三台占曰兵喪之象三台爲三公三年正月東海王越執太尉長沙王乂張方又殺之
永興元年五月客星守畢占曰天子絶嗣一曰大臣有誅時諸王擁兵其後惠帝失統終無繼嗣
二年八月有星孛于昴畢占曰爲兵喪昴畢又趙魏分野十月丁丑有星孛于北斗占曰蝗饑更授天子出走又曰彊國發兵諸侯爭權是後諸王交兵皆有應明年惠帝崩
成帝咸和四年七月有星孛于西北犯斗二十三日滅占曰爲兵亂十二月郭默殺江州刺史劉胤荆州刺史陶侃討默斬之時石勒又始僭號
咸康二年正月辛巳彗星夕見西方在奎占曰爲兵喪奎又爲邊兵三年正月石季龍僭天王位四年石季龍伐慕容皝不剋既還皝追擊之又破麻秋時皝稱藩邊兵之應也
六年二月庚辰有星孛于太微七年三月杜皇后崩
康帝建元元年十一月大日彗星見亢長七尺白色占曰亢爲朝廷主兵喪二年康帝崩
穆帝永和五年十一月乙卯彗星見于亢芒西向色白長一丈六年正月丁丑彗星又見于亢占曰爲兵喪疾疫其五年八月褚裒北征兵敗十一月冉閔殺石遵又盡殺胡十餘萬人於是中土大亂十二月褚裒薨是年大疫
升平二年五月丁亥彗星出天船在胃占曰爲兵喪除舊布新出天船外夷侵一曰爲大水四年五月天下大水五年穆帝崩
哀帝興寧元年八月有星孛于角亢入天市案占曰爲兵喪三年正月皇后王氏崩二月帝崩三月慕容恪攻沒浴陽沈勁等戰死
海西太和四年二月客星見紫宮西垣至七月乃滅占曰客星守紫宮臣弒主六年桓溫廢帝爲海西公
孝武寧康二年正月丁巳有星孛于女虛經氐亢角軫翼張至三月景戌彗星見於氐九月丁丑有星孛于天市占曰爲兵喪太元元年七月符堅破涼州虜張天錫
太元十一年三月客星在南斗至六月乃沒占曰有兵有赦是後司雍充冀帝

有兵役十二年正月大赦八月又大赦
十五年七月壬申有星孛于北河或經太微三台文昌入北斗色白長十餘丈八月戊戌入紫宮乃滅占曰北河或一名胡門胡門有兵喪掃太微入紫微王者當之三台爲三公文昌爲將相將相三公有災入北斗諸侯戮一曰掃北斗彊國發兵諸侯爭權大人憂二十一年帝崩隆安元年王恭殷仲堪桓玄等並發兵表以誅王國寶爲名朝廷順而殺之幷斬其從弟緒司馬道子由是失勢禍亂成矣
十八年二月客星在尾中至九月乃滅占曰燕有兵喪二十年慕容垂寶伐魏爲所破死者數萬人二十一年垂死國遂衰亡
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女虛至哭星占曰蓬星見不出三年必有亂臣戮死於市是時王國寶交構朝廷二十一年九月帝崩隆安元年王恭等興兵而朝廷殺王國寶王緒
安帝隆安四年二月己丑有星孛于奎長三丈上至閣道紫宮西蕃入北斗魁至三台三月遂經于太微帝坐端門占曰彗星掃天子庭閣道易主之象經三台入北斗占同上條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賈索天市天津占曰貴臣黜死內外有兵喪天津爲賊斷王道天下不通案占災在吳越五年二月有孫恩兵亂攻便郡國於是內外戒嚴營陣屯守柵斷淮口九月桓玄表至逆旨陵上其後玄遂篡位亂京都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皆其應也
元興元年十月有客星色白如粉絮在太微西至十二月入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庭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遷帝后於尋陽以永安何皇后爲零陵君三年二月劉裕盡誅桓氏
義熙十一年五月甲申彗星二出天市掃帝坐在房心北房心宋之分野案占得建柄者興除舊布新宋興之象
十四年五月庚子有星孛于北斗魁中七月癸亥彗星出太微西柄起上相星下芒漸長至十餘丈進掃北斗紫微中台占曰彗出太微社稷亡天下易王入北斗紫微帝宮空十四年劉裕還彭城受宋公十二月帝崩
恭帝元年正月戊戌有星孛于太微西蕃占曰革命之徵其年宋有天下
星流隕
蜀後主建興十三年諸葛亮帥大衆伐魏屯于渭南有長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占曰兩軍相當有大流星來走軍上及墜軍中者皆破敗之徵也九月亮卒于軍焚營而退軍帥交怨多相誅殘
魏明帝景初二年宣帝圍公孫文懿於襄平八月晨夜有大流星長數十丈白色有芒氣從首山東北流墜襄平城東南占曰圍城而有流星來走城上及墜城中者破又曰星墜當其下有戰場又曰凡星所墜國易姓九月文懿突圍走至星墜所被斬屠城坑其衆
元帝景元四年六月有大流星二並如斗見西方分流南北光照地隱隱有聲案占流星爲貴使星大者使大是年鍾鄧剋蜀二星皆二帥之象二帥相背又分流南北之應鍾會既叛三軍憤怒隱隱有聲兵將怒之徵也
武帝泰始四年七月星隕如雨皆西流占曰星隕爲百姓叛西流吳人錯晉之象也二年吳夏口督孫秀率部曲二千餘人來降
太康九年八月壬子星隕如雨劉向傳云下去其上之象後三年帝崩而惠帝立天下自此亂矣
惠帝元康四年九月甲午枉矢東北行竟天
六年六月景午夜有枉矢自斗魁東南行案占曰以亂伐亂北斗主執殺出斗魁居中執殺者不直之象也是後趙王殺張華賈后以理太子之冤因自篡益以至屠滅以亂伐亂之應也一曰氐帥齊萬年反之應也
太安二年十一月辛巳有星晝隕中天北下光變白有聲如雷案占名曰營首所在下有大兵流血明年劉元海石勒攻略幷州多所殘滅王浚起燕代引鮮卑攻掠鄴中百姓塗地有聲如雷怒之象也
永興元年七月乙丑星隕有聲
二年十月星又隕有聲占同上是後遂亡中夏
光熙元年五月枉矢西南流是時司馬越西破河間兵率迎大駕還收縱胤何

綏等畔無君之心天下惡之及死而石勒焚其屍柩是其應也

懷帝永嘉元年九月辛卯有星大如日自西南流于東北小者如斗相隨天盡赤聲如雷占曰流星爲貴使星大者使大是年五月汲桑殺東燕王騰遂據河北十一月始遣和郁爲征北將軍鎮鄴西田甄等大破汲桑斬于樂陵於是以甄爲汲郡太守弟蘭鉅鹿太守小星相隨者小將別帥之象也司馬越忿魏郡以東平原以南皆黨於桑以賞甄等於是侵掠桑地有聲如雷忿怒之象也

四年十月庚子大星西北墜有聲尋而帝蒙塵于平陽

元帝太興三年四月壬辰枉矢出虛危沒翼軫占曰枉矢所觸天下之所伐翼軫荊州之分野太寧二年王敦殺譙王承及甘卓而敦又梟夷枉矢觸翼之應也

永昌元年七月甲午有流星大如盌長百餘丈青赤色從西方來尾分爲百餘岐或散時王敦之亂百姓流亡之應也

成帝咸寧三年六月辛未流星大如二斗魁色青赤光耀地出奎中沒婁北案占爲饑五穀不藏是月大旱饑六年二月庚午朔有流星大如斗光耀地出天市西行入太微占曰大人當之八年六月咸帝崩

穆帝永和八年六月辛巳日未入有流星大如三斗魁從辰巳上東南行晷度推之在箕斗之閒蓋燕分也案占爲營首營首之下流血滂沱是時慕容皝僭稱大燕攻伐無已

十年四月癸未流星大如斗色赤黃出織女沒造父有聲如雷占曰燕齊有兵百姓流亡其年十二月慕容儁遣據臨漳壘有幽幷青冀之地緣河諸將奔散河津隔絕慕容恪攻齊

升平二年十二月枉矢自東南流于西北其長半天四年十月庚戌天狗見西南占曰有大兵流血

海西太和四年十月壬申有大流星西下有聲如雷明年遣使免哀真爲庶人桓溫征壽春真病死愚壻代立求救於苻堅溫破苻堅軍六月壽春城陷

孝武太元六年十月乙卯有奔星東南經翼軫聲如雷占曰楚地有兵軍破百姓流亡十二月苻堅荊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閻震率衆伐竟陵桓石虔擊大破之生擒震斬首七千獲生口萬人聲如雷將帥怒之象也

十三年閏月戊辰天狗東北下有聲占曰有大戰流血自是後慕容垂翟瑥姚萇苻登慕容永並阻兵爭彊十四年正月彭城妖賊又稱僞號於皇丘劉牢之破滅之三月發遣破合鄉太山向欽之輩走之

安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寅流星赤色衆多西行經牽牛虛危天津閣道貫太微紫宮占曰星庶人類衆多西行衆將西流之象經天子庭主執臣彊諸侯兵不制其年五月孫恩侵吳郡殺內史六月至京口於是內外戒嚴營陣屯守劉裕追破之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人相食浙江以東流亡十六七吳郡吳興戶口減半又流奔而西者萬計十月桓玄遣將擊劉軌破走之軌奔青州

雲氣

惠帝永興元年十二月壬寅夜有赤氣亘天評隱有聲

二年十月丁丑赤氣見北方東西竟天占曰並爲大兵評隱有聲怒之象也是後四海雲擾九服交兵

光熙元年十二月甲申有白氣若虹中天北下至地夜見五日乃滅占曰大兵起明年王彌起青徐汲桑亂河北華流天下

懷帝永嘉三年十一月乙亥有白氣如帶出南北方各二起地至天貫參伐中占曰天下大兵起四年三月司馬越收縛胤等又三方雲擾攻戰不休五年三月司馬越死於譙平城石勒攻破其衆死者十餘萬人六月京都焚滅帝如虜庭

愍帝建興元年十月己巳夜有赤氣曜於西北荊州刺史陶侃討杜弢之黨於石城戰敗

晉書卷十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 志第四

## 地理上（總敘 司州 兗州 豫州 冀州 幽州 平州 幷州 雍州 涼州 秦州 梁州 益州 寧州）

昔者元胎無象太素流形對越在天以爲元首則記所謂冬居營窟夏居橧巢飮血茹毛未有麻絲者也及燧人鑽火庖犧出震風宗下武炎胤昌基畫野無聞其歸一揆黃帝則東海南江登空躡岱至於崑峯振轡崆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誣高陽任地依神帝嚳順天行義東踰蟠木西濟流沙北至幽陵南撫交阯日月所經舟車所至莫匪王臣不踰茲域帝堯時禹平水土以爲九州虞舜登庸厥功彌劭表提類而分區宇判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創幷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夏功則于唐堯殷因無所損益周武克商自豐徂鎬至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於青雍冀野析於幽幷職方掌天下之土以周厥利保章辨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幷州始皇初幷天下懲忿戰國削罷列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與內史爲三十六郡也）於是興師踰江平取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縶西帶皆臨大海漢祖龍興革秦之弊分內史爲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桂陽江夏豫章河內魏郡東海楚國平原梁國定襄泰山汝南淮陽千乘東萊燕國清河信都常山中山勃海廣漢涿郡合二十三也三內史者河上渭南中地也地理志曰高祖增二十六武帝改河上渭南中地以爲京兆馮翊扶風是爲三輔也）文增厥九（廣平城陽淄川濟南膠西膠東河間廬江衡山武帝改衡山曰六安）景加其四（濟北濟南山陽北海也實改濟北曰東平）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七（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平西南夷置犍爲牂牁越巂沈黎汶山益州六郡西置武都郡又分立零陵郡合十七郡）拓土分疆又增十四（弘農臨淮西河朔方酒泉陳留安定天水玄菟樂浪廣陵敦煌武威張掖）昭帝少事又增其一（金城也）至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復夏舊號南置交阯北有朔方凡爲十三部（涼益荊揚青豫兗徐幽幷冀十一州交阯朔方二刺史合十三部）光武投戈之歲在彫耗之辰郡國蕭條幷省者八（城陽淄川高密膠東六安真定泗水廣陽）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復爲刺史員十三人各掌一州明帝置一（永昌也）章帝置二（任城吳郡）和順改作其名有九（和帝置濟北廣陽順帝改淮陽爲陳改楚爲彭城濟東爲東平臨淮爲下邳千乘爲樂安信都爲安平天水爲漢陽）省朔方刺史合之於司隸凡十三部（其與西漢不同者司隸校尉部郡始河南朔方隸於幷部）而郡國百有八焉（省前漢八分置五改舊名七因舊九十六少前漢三也）桓靈頗增於前復置六郡（桓高陽高涼博陵置南安鄱陽廬陵）魏武定霸三方鼎立生靈版蕩關洛荒蕪所置者十二（新興樂平西平新平略陽陰平帶方譙樂陵章武南鄉襄陽）所省者七（上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漁陽廬江）而文帝置七（朝歌陽平弋陽魏興新城義陽安豐）明及少帝增二（明上庸也少平陽也）得漢郡者五十四焉蜀先主於漢建安之間初置郡九（巴東巴西梓潼江陽汶山漢嘉朱提宕渠涪陵）後主增二（雲南興古）得漢郡者十有一焉吳主大皇帝初置郡五（臨賀武昌珠崖新安廬陵南部）少帝景帝各四（少臨川臨海衡陽湘東天門建安建平合浦北部）歸命侯亦置十有二郡（始安始興邵陵安成新昌武平九德吳興東陽桂林滎陽宜都）得漢郡者十有八焉晉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孫氏凡增置郡國二十有三（滎陽上洛頓丘淮陵東莞襄城汝陰長廣廣寧昌黎新野隨郡陰平義陽毗陵宣城南康晉安寧浦始平略陽樂平南平）省司隸置司州別立梁秦寧平四州仍吳之廣州凡十九州（司冀兗豫荊徐揚青幽平幷雍涼秦梁益寧交廣州）郡國一百七十三（仍吳所置二十五仍蜀新置十一仍魏所置二十一仍漢舊九十三置二十三）以爲冠帶之國盡有殷周之土若乃數龐於天地之始昭晰於犧農之世用長黎元未爭疆埸而玉環楛矢夷裘風驚南翬袤覛東風入律光乎上德奚遠弗臻然則星象麗天山河紀地端撥裁其弘斂靖函判其都邑仰觀俯察萬物攸歸是以洛汭咸陽宛然秦漢晉濱河西同知堯禹于茲新邑宅是鎬京五尺童子皆能口誦者史官弗之書也昔庖犧氏生于成紀而爲天子都於陳神農氏都陳而別營于曲阜黃帝生於壽丘而都於涿鹿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始自窮桑而徙邑商丘高辛既號建都于亳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大哉坤象萬物資生載崑華而不墜傾河海而靡泄考卜惟王乘飛駐軫睨嵩山而鏤勒覽會城以爲翫時逢積淩道接陵夷平王東遷星離豆剖當塗馭寓瓜分鼎立世祖武皇帝接千祀之餘當入堯之禪先王桑梓𦩾宇來歸斯固可得而言者矣惠皇不虞中州盡棄永嘉南度綸行建鄴九分天下而有二焉

昔大禹觀於濁河而受綠字寰瀛之內可得而言也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天有四維地有四瀆八紘之外名為八極地不足東南天不足西北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自地至天半八極之數自下亦如之昔黃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史臣按凡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所謂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也或因生得姓因功命土邠西燕齊在乎茲域昔黃帝旁行天下方制萬里得百里之國萬區則周易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昔在帝堯叶和萬邦制八家為鄰三鄰為朋三朋為里五里為邑十邑為都十都為師州十有二師焉夏后氏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南浮于江而朔南暨聲教窮豎亥所步莫不率俾會羣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是九州之內作為五服天子之國內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三百里侯侯服外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衞綏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訖于四海弼成五服五服至于五千里夏德中微遇有窮之亂少康中興不失舊物自孔甲之後以至於桀諸侯相兼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矣成湯敗桀於焦遷鼎于亳伊摯仲虺之徒大明憲典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班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天子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為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武王歸豐監於二代設爵惟五分土惟三封同姓五十餘國周公康叔建于魯衞各數百里太公封於齊表東海者也凡一千八百國布列於五千里內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大司徒以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小司徒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遺人則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遂人則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衞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畿田限也自王城以外面五千里為界有分限者九也于時治致太平政稱刑措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蓋周之盛者也其衰也則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彊吞弱而衆暴寡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而見於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百三十九知其所居魯鄭宋紀衞西虢齊陳杞蔡邢鄅晉薛許鄧秦曹楚鄆黃梁戚郕小邾徐燕羣舒鄶庸鄀萊吳越有窮三苗瓜州有虞東虢共偪申夷向南燕滕凡蘇息鄫芮戲淳于穀巴州穀鄀權牟葛譚蕭遂偪權鄣鄅祝江黃弦道柏微鄧厲項賴任須句顓臾鄟羅畢豐邢胡郜茅胙雍介焦沈大巢根牟唐鄾郇郳有扁鄩狐巂有戈偪陽鄫傅冢萊唐杜楊魏鄇鄃霍邳胡麇大庭黎攸鄈鍾吾舒姑昆吾房密須甲父鄅偪鄀韓嬴三十一國盡亡其處梁偪賈冀驪

故比於丘陽芡芡氏毛羽華倍封父仍有仍巢鄣庸崇庵商奄異奴蓼有扮欒羅鶴桑賈蠻夷戎狄不在其間五伯迭興總其盟會陵夷至于戰國遂有七王韓魏趙燕齊秦楚又有宋衛中山不斷如綫如三晉篡奪亦稱孤也司馬法廣陳三代曰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受耕之爰自其處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口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甲兵士從之役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旱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環廬種桑柘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植於疆場雞豚狗彘無失其時閭有序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司馬之法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令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井四爲邑邑四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是謂乘車之制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岸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謂諸侯之大者也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天子稱萬乘之主焉

秦始皇既得志於天下訪周之敗以爲處士橫議諸侯尊戈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焉

漢興創艾亡秦孤立而敗於是割裂封疆立爵二等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千時民罹秦項戶口彫弊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而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若乃大者跨州連郡小則十有餘城以戶口爲差降略封疆之遠近所謂分民自漢始也起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注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至雲中西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自文景與民休息至平帝元始二年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其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縣大率方百里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光武中興不踰前制東海王彊以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二十九縣其餘稱爲寵錫者兼一郡而已至桓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斯亦戶口之滋殖者也

獻帝建安元年拜曹操爲鎮東將軍封費亭侯

魏文帝黃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之庶子爲亭侯公侯之庶子爲亭伯

劉備章武元年亦以郡國封建諸王或遙採嘉名不由檢土地所出其戶二十萬男女口九十萬

孫權赤烏五年亦取中州嘉號封建諸王其戶五十二萬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萬

晉文帝爲晉王命裴秀等建立五等之制惟安平郡公孚邑萬戶制度如魏諸王其餘縣公邑千八百戶地方七十五里大國侯邑千六百戶地方七十里次國侯邑千四百戶地方六十五里大國伯邑千二百戶地方六十里次國伯邑千戶地方五十五里大國子邑八百戶地方五十里次國子邑六百戶地方四十五里男邑四百戶地方四十里

武帝泰始元年封諸王以郡爲國邑二萬戶爲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

邑萬戶爲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五千戶爲小國置一軍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國皆於京師龍五等之制公侯邑萬戶以上爲大國五千戶以上爲次國不滿五千戶爲小國太康元年平吳大凡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而江左諸國並三分食一元帝渡江太興元年始制九分食一

司州按禹貢豫州之地及漢武帝初置司隸校尉所部三輔三河諸郡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馮翊扶風三郡北得冀州之河東河內二郡東得豫州之弘農河南二郡郡凡七位望降于牧伯銀印青綬及光武都洛陽司隸所部與前漢不異魏氏受禪即都漢宮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弘農弘農分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晉仍居魏都乃以三輔還屬雍州分河南立滎陽分雍州之京兆立上洛廢東郡立頓丘遂定名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州統郡一十二縣一百戶四十七萬五千七百

河南郡漢置統縣十二戶一十一萬四千四百置尹

洛陽置尉五部三市東西七里南北九里東有建春東陽清明三門南有開陽平昌宣陽建陽四門西有廣陽西明閶闔三門北有大夏廣莫二門司隸校尉河南尹及河南郡東部王莽屬弘農郡孝王封周桓公孫惠公於鞏號東周故百官列城內也河南城郊鄏也戰國時有東西周號芒山首陽其界也河陰新安函谷所居成皋之武牢緱氏有劉聚周大夫劉子陽城是爲地中夏至景尺五寸有陽城山新城有延壽關故鞏子國趙莊王伐陸渾是也梁戰國時謂爲南梁別少梁也箕山許由墓在焉

陽翟

滎陽郡秦始二年置統縣八戶三萬四千

滎陽地名敖秦京鄭太叔故居密縣內卷良縣秦始皇改陽武苑陵中牟大國時趙縣侯開封宋建地在東北或曰建潭

弘農郡漢置統縣六戶一萬四千

弘農本函谷關漢武故曰胡漢帝建於新安縣湖武更名焉陝東西二相主之宜陽黽池華陰華山在縣南

上洛郡秦始二年分京兆南鄙置統縣三戶萬七千

上洛地圖在秦相衛鞅商於之地商秦邑盧氏熊耳山在東北伊水所出

平陽郡故屬河東魏分立統縣十二戶四萬二千

平陽舊冀都楊侯國楊故楊端氏韓趙既爲諸侯永安故霍伯國以增氏封晉君也霍山在東南陵公國絳邑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澮澤在西南臨汾北屈壺口山在東南屈故屬有南屈故解北皮氏故屬河東郡秦置統縣九戶四萬二千五百

安邑舊絳都開喜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垣王屋山在東北沈水所出汾陽公相自晉陽徙此大陽吳山在西周武都自周太伯後於此猗氏古猗頓所解地蒲坂有歷山舜所耕也有雷首山亦謂首陽山河北汲郡秦始二年置統縣六戶三萬七千

汲有朝歌封衛康都共故國北山林慮故汲新中鄉漢武帝行幸所過時獲呂嘉首因改名脩武晉所更名脩武

河內郡漢置統縣九戶五萬二千

野王太行山在西北州故晉邑懷平皋邢侯自襄國徙此河陽沁水軹故周原邑山陽溫故國也蘇忿生封

廣平郡魏置統縣十五戶三萬五千二百

廣平邯鄲秦置易陽武安涉襄國故邢侯國都南和任曲梁列人肥鄉臨水廣年侯相斥漳平恩

陽平郡魏置統縣七戶五萬一千

元城漢元后館陶清泉發干東武陽陽平樂平

魏郡漢置統縣八戶四萬七百

鄴魏武受封居此長樂魏斥丘安陽蕩陰內黃黃池在西黎陽故黎侯國

頓丘郡秦始二年置統縣四戶六千三百

頓丘繁陽陰安衛

永嘉之後司州淪沒劉聰聰以洛陽爲荊州及石勒復以爲司州石季龍又分司州之河南河東弘農滎陽兗州之陳留東燕爲洛州元帝渡江亦僑置司州於徐非本所也後以弘農人流寓襄陽者僑立爲弘農郡又以河東人南寓者於漢武陵郡孱陵縣界上明地僑立河東郡統安邑聞喜永安臨汾弘農黽池湫大成八縣並寄居焉永和五年桓溫入洛復置河南郡屬司州

○兗州按禹貢濟河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河東曰兗州春秋元命包云五星流爲兗州兗端也信也又云蓋取兗水以名焉漢武帝置十三州以舊名爲兗州自此不改州統郡國八縣五十六戶八萬三千三百

陳留國漢置統縣十戶三萬魏武帝封

小黃　浚儀有洪溝漢高祖項羽欲分處　封丘　酸棗爲巖地在東南濟陽　長垣故匡城孔子所厄也　雍丘故杞國　尉氏　襄邑　外黃

濮陽國故屬東郡晉初分東郡統縣四戶二萬一千

濮陽　古昆吾國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既而投此水公國相　廩丘公國相有華鮑城　白馬有繭子堤鄄城公國相

濟陽郡漢置統縣九戶七千六百

定陶漢高帝封彭越爲梁王都此　乘氏故侯國　句陽　離狐　宛句　己氏　成武有楚丘亭　單父故侯國　城陽郡所治冤句西

高平國故屬梁國晉初分山陽置統縣七戶三千八百

昌邑侯相有甲父亭　鉅野晉獲麟所　方輿　金鄉　陸湖　高平侯國　南平陽侯國有漆亭

任城國漢置統縣三戶一千七百　任城古任國　亢父　樊

東平國漢置統縣七戶六千四百

須昌○壽張有崔尤祠　范　無鹽　富城　東平陸　剛平

濟北國漢置統縣五戶三千五百

盧扁鵲所生縣西有石門　臨邑　東阿　穀城有爲下聚蛇丘有下邳亭

泰山郡漢置統縣十一戶九千三百

奉高西南有明堂　博山有龜　嬴　南武城　梁父侯國有蒿裏山在山東北　萊蕪有原山　東牟故牟國　鉅平有陽關亭

惠帝之末兗州闔境淪沒石勒後石季龍改陳留郡爲建昌郡屬洛州是時遺黎南渡元帝僑置兗州寄居京口明帝以郡鄙爲刺史寄居廣陵置濮陽濟陰高平泰山等郡後改爲南兗州或還江南或居盱眙或居山陽後始割地爲境常居廣陵南與京口對岸咸康四年於北譙界立陳留郡安帝分廣陵郡之建陵臨江如皋蒲濤五縣置山陽郡屬南兗州

○豫州按禹貢爲荊河之地周禮河南曰豫州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春秋元命包云鉤鈐星別爲豫州地界西自華山東至于淮北自濟南界荊山蔡繇天下以爲三川河東南陽潁川碭泗水薛七郡漢改三川爲河南郡武帝置十三州豫州舊名不改以河南河東二郡屬司隸又以南陽屬荊州先是改泗水曰沛郡改碭郡曰梁改薛曰魯分梁沛立汝南郡分潁川立淮陽郡後漢章帝改淮陽曰陳郡魏武分沛立譙郡魏文分汝南立弋陽郡及武帝受命又分潁川立襄城郡分汝南立汝陰郡合陳郡於梁國州統郡國十縣八十五戶十一萬六千七百九十六

潁川郡秦置統縣九戶萬八千三百　許昌漢獻帝都許魏穆使都洛陽許許宮室武庫存焉改爲許昌長社　潁陰　臨潁公國相　鄢　郟公國　陵相公國　新汲　長平

汝南郡漢置統縣十五戶萬一千五百

新息　南安陽　安成侯相慎陽　北宜春　朗陵　陽安故江國有江亭上蔡　平輿故沈子國有沈亭　定潁　灌陽　南頓　汝陽　吳房故房子國西平水可用淬刀劍

襄城郡泰始二年置統縣七戶一萬八千

襄城侯相有西繁昌魏文受禪於此不置城　鄢　定陵侯父城侯相　昆陽公國　舞陽宣帝始封此邑

汝陰郡魏置統縣八戶八千五百泰始二年復

汝陰故胡子國慎故楚邑　原鹿　固始　鮦陽　新蔡　宋侯相襄信

梁國漢置統縣十二戶萬三千

睢陽春秋時宋都　蒙　虞　下邑有碭山山　寧陵伯國　穀熟　陳　項　長平　陽夏　武平　苦東有賴鄉亳老子所生地

沛國漢置統縣九戶五千九十六

相　沛漢高祖所起處　豐　竹邑　符離　杼秋　洨　虹　蕭

譙郡魏置統縣七戶一千

譙　城父　鄲　山桑　龍亢　蘄　銍

魯郡漢置統縣七戶二千五百

魯曲阜之地侯伯禽所居 汶陽 卞 鄒山有繹 蕃故小邾之國 薛奚仲所封 公丘
弋陽郡魏置統縣七戶一萬六千七百
西陽故弦子國 軑 蘄春 邾 西陵 期思 弋陽
安豐郡魏置統縣五戶一千一百
安風 雩婁 安豐侯相 蓼 松滋侯相
惠帝分汝陰立新蔡分梁國立譙郡分汝南立南頓永嘉之亂豫州淪沒石氏
元帝渡江以春穀縣僑立襄城郡及繁昌縣成帝乃僑立豫州於江淮之間居
蕪湖時淮南入北乃分丹陽僑立淮南郡居于湖又以舊當塗縣流人渡江僑
立為縣幷淮南廬江安豐並屬豫州寧康元年移鎮姑孰孝武改新蔡縣為新
陽縣因新蔡縣人於漢九江王黥布舊城置南新蔡郡屬南豫州又於漢廬江
郡之南部置晉熙郡
○冀州按禹貢周禮並為河內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春秋元命包云昴
畢散為冀州分為趙國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彊荒則冀
豐舜以冀州南北闊大分衛以西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周人因焉及漢武置
十三州以其地依舊名為冀州歷後漢至晉不改州統郡國十三縣八十三戶
三十一萬六千
趙國漢置統縣九戶四萬二千
房子 元氏 平棘 高邑公國相 中丘 柏人 平鄉 下曲陽故鼓子國 鄗
鉅鹿國秦置統縣二戶一萬四千
廮陶 鉅鹿
安平國漢置統縣八戶二萬一千
信都 下博 武邑 武遂 觀津侯相 扶柳 廣宗侯相 經
平原國漢置統縣九戶三萬一千
平原 高唐 茌平 博平 聊城 安德 西平昌 般 鬲
樂陵國漢置統縣五戶三萬三千
厭次 陽信 漯沃 新樂 樂陵有都尉居

渤海郡漢置統縣十戶四萬
南皮 東光 浮陽 饒安 高城 重合 東安陵 脩 廣川侯相 阜城
章武國泰始元年置統縣四戶一萬三千
東平舒 文安 章武 束州
河間國漢置統縣六戶二萬七千
樂成侯相 武垣 鄚侯相 易城 中水 成平
高陽國泰始元年置統縣四戶七千
博陸 高陽 北新城侯相 蠡吾
博陵國漢置統縣四戶一萬
安平 饒陽 南深澤 安國
清河國漢置統縣六戶二萬二千
清河 東武城 繹幕侯相 貝丘 靈 鄃
中山國漢置統縣八戶三萬二千
盧奴 魏昌 新市 安喜 蒲陰 望都 唐 北平
常山郡漢置統縣八戶二萬四千
真定 石邑 井陘 上曲陽恆山在縣西北有坂號飛狐口 蒲吾 南行唐 靈壽 九門侯相
惠帝之後冀州淪沒於石勒勒以太興二年僭號於襄國稱趙後為慕容儁所
滅慕容氏又為苻堅所滅孝武太元八年堅敗其地入慕容垂垂僭號於中山
是為後燕後燕卒滅於魏
○幽州按禹貢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東北曰幽州春秋元命
包云箕星散為幽州分為燕國言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為號武王定殷封召公
於燕其後與六國俱稱王及秦滅燕以為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漢
高帝分上谷置涿郡武帝置十三州幽州依舊名不改其後開東邊置玄菟樂
浪等郡亦皆屬焉元鳳元年改燕曰廣陽郡幽州所部凡九郡至晉不改幽州
統郡國七縣三十四戶五萬九千二百

范陽國漢置涿郡魏文更名范陽郡武帝置國封宣帝弟子綏為王統縣八戶一萬一千
涿 良鄉 方城 長鄉 遒 故安 范陽 容城侯相
燕國漢置孝昭改為廣陽郡統縣十戶二萬九千
薊 安次侯相 昌平 軍都有關 廣陽 潞 安國國相蜀主劉禪封此縣公 泉州侯相 雍奴 狐
奴
北平郡秦置統縣四戶五千
徐無 土垠 俊靡 無終
上谷郡秦置郡在谷之上頭故因名焉統縣二戶四千七十
沮陽 居庸
廣寧郡故屬上谷太康中置郡都尉居統縣三戶三千九百三十
下洛 潘 涿鹿
代郡秦置統縣四戶三千四百
代 廣昌 平舒 當城
遼西郡秦置統縣三戶二千八百
陽樂 肥如 海陽

惠帝之後幽州沒於石勒及穆帝永和五年慕容儁僭號於薊是為前燕七年儁移都於鄴儁死子暐為苻堅所滅堅敗地復入慕容垂是為後燕垂死寶遷于和龍

○平州案禹貢冀州之域於周為幽州界漢屬右北平郡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文懿並擅據遼東東夷九種皆服事焉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五郡為平州後還合為幽州及文懿滅後有護東夷校尉居襄平咸寧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統縣二十六戶一萬八千一百

昌黎郡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置郡統縣二戶九百
昌黎 賓徒
遼東國秦立為郡漢光武以遼東等屬青州後還幽州統縣八戶五千四百
襄平東夷校尉所居 汶 居就 樂就 安市 西安平 新昌 力城
樂浪郡漢置統縣六戶三千七百
朝鮮周封箕子地 屯有 渾彌 遂城秦築長城之所起 鏤方 駟望
玄菟郡漢置統縣三戶三千二百
高句麗 望平 高顯
帶方郡公孫度置統縣七戶四千九百
帶方 列口 南新 長岑 提奚 含資 海冥

平州初置以慕容廆為刺史遂屬永嘉之亂廆為眾所推及其孫儁移都于薊其後慕容垂子寶又遷于和龍自幽州至於盧龍鎮以南地入於魏慕容熙以幽州刺史鎮令支青州刺史鎮新城并州刺史鎮凡城營州刺史鎮宿軍冀州刺史鎮肥如高雲以幽冀二州牧鎮肥如并州刺史鎮白狼後為馮跋所篡跋僭號於和龍是為後燕卒滅於魏

○并州案禹貢蓋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正北曰并州其鎮曰恆山春秋元命包云營室流為并州分為衛國州不以衛水為號又不以恆山為稱而云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閒也漢武帝置十三州并州依舊名不改統上黨太原雲中上郡鴈門代郡定襄五原西河朔方十郡又別置朔方刺史後漢建武十一年省朔方入并州靈帝末羌胡大擾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並流徙分散建安十八年省入冀州二十年始集塞下荒地立新興郡後又分上黨立樂平郡魏黃初元年復置并州自陘嶺以北并棄之至晉因而不改并州統郡國六縣四十五戶五萬九千二百

太原國秦置統縣十三戶一萬四千
晉陽侯相 陽曲 榆次 于離 盂 狼孟 陽邑 大陵 祁 平陶 京陵
中都 鄔
上黨郡秦置統縣十戶一萬三千
潞 屯留 壺關 長子 泫氏 高都 銅鞮 涅 襄垣 武鄉
西河國漢置統縣四戶六千三百

離石　隰城　中陽　介休

樂平郡泰始中置。統縣五，戶四千三百。

沾　上艾　壽陽　轑陽　樂平

鴈門郡秦置。統縣八，戶一萬二千六百。

廣武　崞　汪陶　平城　葰人　繁畤　原平　馬邑

新興郡魏置。統縣五，戶九千。

九原　定襄　雲中　廣牧　晉昌

惠帝改新興爲晉昌郡。及永興元年，劉元海僭號於平陽，稱漢，於是并州之地皆爲元海所有。元海乃以雍州刺史鎮平陽，幽州刺史鎮離石。及劉聰攻陷洛陽，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人。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又置殷衛東梁西河陽北兗五州，以懷安新附。劉曜徙都長安，其平陽以東地入石勒。勒平朔方，又置朔州。自惠懷之間，離石縣荒廢，勒於其處置永石郡，又別置武鄉郡。及苻堅姚興，赫連勃勃，并州並徙置河東，又姚興以河東爲并冀二州云。

○雍州。按禹貢黑水西河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陽氣雍閼也。周禮西曰雍州，蓋并禹梁州之地。周自武王剋殷，都於酆鎬，雍州爲王畿。及平王東遷洛邑，以岐酆之地賜秦襄公，則爲秦地。累世都之，至始皇遂平六國。秦滅漢，又都之。及武帝置十三州，其地以西偏爲涼州，其餘並屬司隸，不統於州。後漢光武都洛陽，關中復置雍州。後罷，復置司隸校尉，統三輔如舊。獻帝時又置雍州，自三輔距西域皆屬焉。魏文帝即位，分河西爲涼州，分隴右爲秦州，改京兆尹爲太守，馮翊扶風各除左右，仍以三輔屬司隸。晉初於長安置雍州，統郡國七，縣三十九，戶九萬九千五百。

京兆郡漢置。統縣九，戶四萬。

長安　杜陵　霸城　藍田　高陸　萬年故櫟陽縣。　新豐　陰般　鄭周宣王弟鄭桓公邑。

馮翊郡漢置，名左馮翊。統縣八，戶七千七百。

臨晉故大荔，秦獲之，更名。有河水祠，臨晉水，故名。　下邽秦武公伐邽戎，置。有上邽，故加下。　重泉　頻陽秦厲公置，在頻水之陽。

粟邑　蓮芍　郃陽　夏陽故少梁，秦惠文王更名。梁山在西北。

扶風郡漢武帝以爲主爵都尉，太初中更名右扶風。統縣六，戶二萬三千。

池陽漢惠帝置。有嶻嶭山。　郿成國渠首受渭。　雍德相有五畤，太昊黃帝以下祠三百三所。

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　陳倉　美陽岐山在西北，周太王所邑。

安定郡漢置。統縣七，戶五千五百。

臨涇　朝那　烏氏　都盧　鶉觚　陰密殷時密國。　西川

北地郡秦置。統縣二，戶二千六百。

泥陽　富平

始平郡泰始三年置。統縣五，戶一萬八千。

槐里秦曰廢丘，漢高帝更名。有黃山宮。　始平　武功太一山在東，古文以爲終南。　鄠古國，夏啓所伐。　蒯城

新平郡漢置。統縣二，戶二千七百。

漆漆水在西。　汾邑

惠帝即位，改扶風國爲秦國。徙都。建興之後，雍州沒於劉聰。及劉曜徙都長安，改號曰趙，以秦涼二州牧鎮上邽，朔州牧鎮高平，幽州刺史鎮北地，并州牧鎮蒲坂。石勒剋長安，復置雍州。石氏既敗，苻健僭據關中，又都長安，是爲前秦。於是乃於雍州置司隸校尉，以豫州刺史鎮許昌，秦州刺史鎮上邽，荊州刺史鎮豐陽，洛州刺史鎮宜陽，并州刺史鎮蒲坂。苻堅時，分司隸爲雍州，分京兆爲咸陽郡，洛州刺史鎮陝城。滅燕之後，分幽州置平州，鎮龍城，幽州刺史鎮薊城，河州刺史鎮枹罕，并州刺史鎮晉陽，豫州刺史鎮洛陽，兗州刺史鎮倉垣，雍州刺史鎮蒲坂。於是移洛州居豐陽，以許昌置東豫州，以荊州刺史鎮襄陽，徐州刺史鎮彭城。既而姚萇滅苻氏，是爲後秦。及萇子興剋洛陽，以并冀二州牧鎮蒲坂，豫州牧鎮洛陽，兗州刺史鎮倉垣，分司隸領北五郡置雍州，刺史鎮安定。及姚泓爲劉裕所滅，其地尋入赫連勃勃。勃勃僭號於統萬，是爲夏，置幽州牧於大城。又平劉義真於長安，遣子璝鎮焉，號曰南臺。以朔州牧鎮三城，秦州刺史鎮杏城，雍州刺史鎮陰密，并州刺史鎮蒲坂，梁州牧鎮安定，北秦州刺史鎮武

功豫州牧鎮李闓荊州刺史鎮陝其州郡之名並不可知也然自元帝渡江所置州亦皆遙領初以魏該爲雍州刺史鎮酇城尋省僑立始平郡寄居武當城有秦國流人至江南改堂邑爲秦郡僑立尉氏縣屬焉康帝時庾翼爲荊州刺史還鎮襄陽其後秦雍流人多南出樊沔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仍立京兆始平扶風河南廣平義成北河南七郡並屬襄陽故屬荊州

○涼州按禹貢雍州之西界周衰其地爲狄秦興美陽甘泉宮本匈奴鑄金人祭天之處匈奴既失甘泉又使休屠渾邪王等居涼州之地二王後以地降漢漢置張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後又置金城郡謂之河西五郡漢改周之雍州爲涼州蓋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地勢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間南隔西羌西通西域于時號爲斷匈奴右臂獻帝時涼州數有亂河西五郡去州隔遠於是乃別以爲雍州末又依古典定九州乃合關右以爲雍州魏時復分以爲涼州刺史領戊己校尉護西域如漢故事至晉不改統郡八縣四十六戶三萬七百

金城郡漢置統縣五戶二千

榆中　允街　金城　白土　浩亹

西平郡漢置統縣四戶四千

西都　臨羌　長寧　安夷

武威郡漢置統縣七戶五千九百

姑臧　宣威　揖次　昌松　顯美　驪靬　番禾

張掖郡漢置統縣三戶三千七百

永平　臨澤漢昭武縣避景帝諱改也　屋蘭漢因屋蘭名焉

西郡漢置統縣五戶一千九百

日勒　刪丹　仙提　萬歲　蘭池一云蘭池

酒泉郡漢置統縣九戶四千四百

福祿　會水　安彌　騂馬　樂涫　表氏　延壽　玉門　沙頭

敦煌郡漢置統縣十二戶六千三百

昌蒲　敦煌　龍勒　陽關　效穀　廣至　宜禾　宜安　深泉　伊吾

新鄉　乾齊

西海郡故屬張掖漢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請置統縣一戶二千五百

居延澤在東南尚書所謂流沙也

元康五年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宜安深泉廣至等五縣分酒泉之沙頭縣又別立會稽新鄉凡八縣爲晉昌郡永寧中張軌爲涼州刺史鎮武威上表請合秦雍流移人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統武興大城烏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監等縣又分西平界置晉興郡統晉興枹罕永固臨津臨鄣廣昌大夏遂興罕唐左南等縣是時中原淪沒元帝徙居江左軌乃控據河西稱晉正朔是爲前涼及張寔分金城之令居枝楊二縣又立永登縣合三縣立廣武郡張茂分武興金城西平安故爲定州張駿分武威武興西平張掖酒泉建康西郡湟河晉興須武合十一郡爲涼州興晉金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成漢中爲河州敦煌晉昌西域都護張茂以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爲沙州張駿假涼州都督攝三州張祚又以敦煌郡爲商州永興中置漢陽縣以守牧地張玄靚改爲祁連郡張天錫又別置臨松郡天錫降於苻氏其地尋爲呂光所據呂光都於姑臧後以郭麐言讖改昌松爲東張掖郡及呂隆降於姚興其地三分武昭王爲西涼建號於敦煌禿髮烏孤爲南涼建號於樂都沮渠蒙遜爲北涼建號於張掖而分據河西五郡

○秦州按禹貢本雍州之域魏始分隴右置焉刺史領護羌校尉中間暫廢及泰始五年又以雍州隴西五郡及涼州之金城梁州之陰平合七郡置秦州鎮冀城太康三年罷秦州并雍州七年復立鎮上邽統郡六縣二十四戶三萬二千一百

隴西郡秦置統縣四戶三千

襄武　首陽有鳥鼠山在東　臨洮　狄道

南安郡漢置統縣三戶四千三百

獂道　新興　中陶

天水郡漢武置漢明改爲漢陽晉復爲天水統縣六戶八千五百

上邽 冀秦州故居　始昌　新陽　顯新漢顯親　成紀
略陽郡本名廣魏泰始中更名統縣四戶九千三百二十
臨渭　平襄　略陽　清水
武都郡漢置統縣五戶三千
下辯　河池　沮　武都　故道
陰平郡泰始中置統縣二戶三千
陰平　平廣
惠帝分隴西之狄道臨洮河關又立洮陽遂平武街始興第五真仇六縣合九
縣置狄道郡屬秦州張駿分屬涼州又以狄道縣立武始郡江左分梁爲秦寄
居梁州又立氐池爲北秦州
○梁州按禹貢華陽黑水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梁者言西方金剛之氣
彊梁故因名焉周省職方氏以梁幷雍漢不立州名以其地爲益州及獻帝初
平六年以臨江縣屬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改永寧爲巴東郡分巴郡墊江置
巴西郡劉備據蜀又分廣漢之葭萌涪城梓潼白水四縣改葭萌曰漢壽又立
漢德縣以爲梓潼郡割巴郡之宕渠安漢漢昌三縣置宕渠郡尋省以縣並屬
巴西郡泰始三年分益州立梁州於漢中改漢壽爲晉壽又分廣漢置新都郡
梁州統郡八縣四十四戶七萬六千三百
漢中郡秦置統縣八戶一萬五千
南鄭　蒲池　褒中　沔陽　成固　西鄉　黃金　興道
梓潼郡劉禪置統縣八戶一萬二百
梓潼　涪城　武連　黃安　漢德　晉壽　劍閣　白水
廣漢郡漢置統縣三戶五千一百
廣漢　德陽　五城
新都郡泰始二年置統縣四戶二萬四千五百
雒　什方　緜竹　新都
涪陵郡劉禪置統縣五戶四千二百
漢復　涪陵　漢平　漢葭　萬寧
巴郡秦置統縣四戶三千三百
江州　墊江　臨江　枳
巴西郡劉璋置統縣九戶一萬二千
閬中　西充國　蒼溪　岐愜　南充國　漢昌　宕渠　安漢　平州
巴東郡劉璋置統縣三戶六千五百
魚復　朐䏰　南浦
太康六年九月罷新都郡幷廣漢郡惠帝復分巴西置宕渠郡統宕渠漢昌安
漢三縣幷以新城魏興上庸合四郡以屬梁州尋而梁州郡縣沒于李特永嘉
中又分屬楊茂搜其晉人流寓於梁益者仍於二州立南北二陰平郡及桓溫
平蜀之後以巴漢流人立晉昌郡領長樂安晉延壽安樂安漢寧都新興吉陽
東關永安十縣又置益昌晉興二縣屬巴西郡於德陽界東南置遂寧郡又於
晉壽置劍閣縣屬梁州後孝武分梓潼北界立晉壽郡統晉壽白水邵歡興安
四縣梓潼郡徙居梓潼罷劍閣縣又別置南漢中郡分巴西梓潼爲金山郡及
安帝時又立新巴汶陽二郡又有北新巴華陽南陰平北陰平四郡其後又立
巴渠懷安宋熙白水上洛北上洛南宕渠懷漢新興安康等十郡
○益州按禹貢及舜十二牧俱爲梁州之域周合梁於雍則又爲雍州之地春
秋元命包云參伐流爲益州益之爲言阨也言其所在之地險阨也亦曰疆壤
益大故以名焉始秦惠王滅蜀置郡以張若爲蜀守及始皇置三十六郡蜀郡
之名不改漢初有漢中巴蜀高祖六年分蜀置廣漢凡爲四郡武帝開西南夷
更置犍爲牂柯越嶲益州四郡凡八郡遂置益州統焉益州蓋始此也及後漢
明帝以新附置永昌郡安帝又以諸道置蜀廣漢犍爲三郡屬國都尉及靈帝
又以汶江蠶陵廣柔三縣立汶山郡獻帝初平元年劉璋分巴郡立永寧郡建
安六年改永寧爲巴東以巴郡爲巴西又立涪陵郡二十一年劉備分巴郡立
固陵郡蜀章武元年又改固陵爲巴東郡巴西郡爲巴郡又分廣漢立梓潼郡
分犍爲立江陽郡以蜀郡屬國爲漢嘉郡以犍爲屬國爲朱提郡劉禪建興二

年改益州郡爲建寧郡廣漢屬國爲陰平郡分建寧永昌立雲南郡分建寧牂柯立興古郡分廣漢立東廣漢郡魏景元中蜀平省東廣漢郡及武帝泰始二年分益州置梁州以漢中屬焉七年又分益州置寧州益州統郡八縣四十四戶十四萬九千三百

蜀郡秦置統縣六戶五萬

成都　廣都　繁　江原　臨邛　郫

犍爲郡漢置統縣五戶一萬

武陽　南安　資道　資中　牛鞞

汶山郡漢置統縣八戶一萬六千

文山　升遷　都安　廣陽　興樂　平康　蠶陵　廣柔

漢嘉郡蜀置統縣四戶一萬三千

漢嘉　徙陽　嚴道　旄牛

江陽郡蜀置統縣三戶三千一百

江陽　符　漢安

朱提郡蜀置統縣五戶二千六百

朱提　南廣　漢陽　南秦　堂狼

越巂郡漢置統縣五戶五萬三千四百

會無　邛都　卑水　定笮　臺登

牂柯郡漢置統縣八戶一千二百

萬壽　且蘭　指談　夜郎　毋斂　幷渠　鬱平夷

惠帝之後李特僭號於蜀稱漢益州郡縣皆沒于特李雄又分漢嘉蜀二郡立沉黎漢原二郡是時益州郡縣雖沒李氏江左並遙置之桓溫滅蜀其地復爲晉有省漢原沉黎而立南陰平晉原寧蜀始寧四郡焉咸安二年益州復沒於苻氏太和八年復爲晉有隆安二年又立晉熙遂寧晉寧三郡云

○寧州於漢魏爲益州之域秦始七年武帝以益州地廣分益州之建寧興古雲南交州之永昌合四郡爲寧州統縣四十五戶八萬二千四百

雲南郡蜀置統縣九戶九千二百

雲平　雲南　梇棟　青蛉　姑復　邪龍　楪榆　遽久　永寧

興古郡蜀置統縣十一戶六千二百

律高　句町　宛溫　漏臥　毋掇　賁古　勝休　鐸封　漢興　進乘

都篤

建寧郡蜀置統縣十七戶二萬九千

味　昆澤　存駱　新定　談藁　毋單　同瀨　漏江　牧麻　毂昌　連然　秦臧　雙栢　俞元　脩雲　冷丘　滇池

永昌郡漢置統縣八戶三萬八千

不韋　永壽　比蘇　雍鄉　南涪　樂鄉　哀牢　博南

太康三年武帝又廢寧州入益州立南夷校尉以護之太安二年惠帝復置寧州又分建寧以西七縣別立爲益州郡永嘉二年改益州郡曰晉寧分牂柯立平夷夜郎二郡然是時其地再爲李特所有其後李壽分寧州興古永昌雲南朱提越巂河陽六郡爲漢州咸康四年分牂柯夜郎朱提越巂四郡置安州八年又罷幷寧州以越巂還屬益州省永昌郡焉

晉書卷十四

地理志上郡圖一百七十三○臣龍官按注總數雖符細計之止得一百七十一未見漢東所置北海郡又考宋書則此書濟南所領之縣皆後北海所領而攷濟南所領者皆此書之所無再檢文獻通考却與此書同當是本書有脫誤耳

漢兼天下以爲三川河東南陽潁川潘泗水薛七郡漢改三川爲河南郡武帝置十三州豫州舊名不改以河南河東二郡屬司隸又以南陽屬荊州先是改泗水曰沛郡改薛曰集改薛曰魯○監本自薛七郡三字起至先是二字止共四十二字俱誤作小註今改正

平原郡西平昌縣○此下監本有放字按宋書有平昌有縣有高從版古閣本刪放字

蒲圻安圖注圖相易主劉釋封此縣公○魏志賈逵俱云封安陸公似宜改圖爲安

# 晉書卷十五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 志第五

### 地理下（青州 徐州 荊州 揚州 交州 廣州）

○青州按禹貢為海岱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舜以青州越海又分為營州則遼東本為青州矣周禮正東曰青州蓋取土居少陽其色為青故以名也春秋元命包云虛危流為青州漢武帝置十三州因舊名歷後漢至晉不改州統郡國六縣三十七戶五萬三千

齊國（秦置郡漢以為國景帝以為北海郡統縣五戶一萬四千）臨淄　西安（有棘里亭）東安平（汝水出東北）廣饒　昌國（樂毅所封）

濟南郡（漢置統縣五戶五千戴云魏平蜀徙其豪將家於濟河北故改為濟岷郡而太康地理志無此郡名未之詳）平壽（古國寒浞封此）下密（有三石祠）膠東（侯國）即墨（有天山祠）祝阿

樂安國（漢置統縣八戶一萬一千）高苑　臨濟（有蚩尤祠）博昌（有薄姑祠）利益（侯相）蓼城（侯國）鄒　壽光（古斟灌氏所封國）東朝陽

城陽郡（漢置屬北海自魏至晉分北海而立為郡統縣十戶一萬二千）莒（故莒子國）姑幕（古薄姑氏國）諸　淳于（故淳于公國）東武　高密（漢改為高密郡）壯武　黔陬　平昌　昌安

東萊國（漢置郡統縣六戶六千五百）掖（侯相）當利（侯相）盧鄉　曲城　黃（有萊山松林萊君祠）惤（侯國有百支萊王祠）

長廣郡（咸寧三年置統縣三戶四千五百）不其（侯國）長廣　挺

惠帝元康十年又置平昌郡又分城陽之黔陬壯武淳于昌安高密平昌營陵安丘大劇臨朐十一縣為高密國自永嘉喪亂青州淪沒石氏東萊人曹嶷為刺史造廣固城後為石季龍所滅季龍末遼西段龕自號齊王據青州慕容恪滅龕苻氏平燕盡有其地及苻氏敗後刺史苻朗以州降朝廷置幽州以別駕辟閭渾為刺史鎮廣固隆安四年為慕容德所滅遂都之是為南燕復改為青州德以幷州牧鎮陰平幽州刺史鎮發干徐州刺史鎮莒城青州刺史鎮東萊兗州刺史鎮梁父慕容超移青州於東萊郡後為劉裕所滅留長史羊穆之為青州刺史築東陽城而居之自元帝渡江於廣陵僑置青州至是始置北青州鎮東陽城以僑立州為南青州而後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

○徐州按禹貢海岱及淮之地舜十二牧則其一也於周入青州之域春秋元命包云天氐流為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立名秦兼天下以置泗水薛琅邪三郡楚漢之際分置東陽郡漢又分置東海郡改泗水為沛改薛為魯分沛置楚國以東陽屬吳國景帝改吳為江都武帝分沛東陽置臨淮郡改江都為廣陵及置十三州以其地為徐州統楚國及東海琅邪臨淮廣陵四郡宣帝改楚為彭城郡後漢改為彭城國以沛郡之廣戚縣來屬改臨淮為下邳國及太康元年復分下邳屬縣在淮南者置臨淮郡分琅邪置東莞郡州凡領郡國七縣六十一戶八萬一千二十一

彭城國（漢以為郡統縣七戶四千一百二十）彭城（故大彭國殷賢臣彭伯所封）留　廣戚　傅陽　武原　呂　梧

下邳國（漢置為臨淮郡統縣七戶七千五百）下邳（葛嶧山在西古邳國韓信為楚王都之）凌　良城（侯相）睢陵　夏丘　取慮　僮

東海郡（漢置統縣十二戶一萬一千一百）郯（故郯子國）祝其（羽山在縣之西）朐　襄賁　利城　贛榆　厚丘　蘭陵　承　昌慮　合鄉　戚

琅邪國（秦置郡統縣九戶二萬九千五百）開陽（侯相）臨沂　陽都　繒　即丘　華　費（魯季氏邑）東安　蒙陰（蒙山在西南）

東莞郡（太康中置統縣八戶一萬）東莞（故魯鄆邑）朱虛　營陵（有父呂[illegible]所封）安丘（故莒渠丘父封邑）蓋　臨朐（有海水祠）劇　廣

廣陵郡（漢置統縣八戶八千八百）淮陰　射陽　輿　海陽（有江海會祠）廣陵　鹽瀆　淮浦　江都（有江水祠）

臨淮郡（漢置章帝以合下邳太康元年復立統縣十戶一萬）盱眙　東陽　高山　贅其　潘旌　高郵　淮陵　司吾　下相　徐

太康十年以青州城陽郡之莒姑幕諸東武四縣屬東莞元康元年分東莞置蘭陵郡七年又分東莞置東安郡分臨淮置淮陵郡以堂邑置堂邑郡永嘉之亂臨淮淮陵並淪沒石氏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得惟半乃僑置淮陽陽平濟

陰北濟陰四郡又琅邪國人隨帝過江者遂置懷德縣及琅邪郡以統之是時
幽冀青并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帥過江淮帝並僑立郡縣以司牧之
割吳郡之海虞北境立郯朐利城祝其厚丘西隰襄賁七縣寄居曲阿以江乘
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分武進立臨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屬南
徐州又置頓丘郡屬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東莞南平昌南
濟陰南濮陽南太平南泰山南濟陽南魯等郡以屬徐兗二州初或居江南或
居江北或以兗州領州郗鑒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兗州刺史加領徐州刺史
鎮廣陵蘇峻平後自廣陵還鎮京口又於漢故九江郡界置鍾離郡屬南徐州
江北又僑立幽冀青并四州穆帝時移南東海七縣出居京口義熙七年始分
淮北爲北徐淮南但爲徐州統彭城沛下邳蘭陵東莞東安琅邪淮陽陽平
濟陰北濟陰十一郡以盱眙立盱眙郡統考城直瀆陽城三縣又分廣陵界置
海陵山陽二郡後又以幽冀合徐州青州并合兗州

○荊州按禹貢荊及衡陽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正南曰荊州春秋
元命包云軫星散爲荊州荊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警也言南蠻數爲寇逆其
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也又云取名於荊山六國時其地爲楚及秦取
楚郢爲南郡又取巫中地爲黔中郡以楚之漢北立南陽郡滅楚之後分黔
中爲長沙郡漢高祖分長沙爲桂陽郡改黔中爲武陵郡分南郡爲江夏郡武
帝又分長沙爲零陵郡及置十三州因舊名爲荊州統南郡南陽零陵桂陽武
陵長沙江夏七郡後漢獻帝建安十三年魏武盡得荊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
襄陽郡又分南陽西界立南鄉郡分枝江以西立臨江郡及敗於赤壁南郡以
南屬吳吳後遂與蜀分荊州於是南郡零陵武陵以西爲蜀江夏桂陽長沙三
郡爲吳南陽襄陽南鄉三郡爲魏而荊州之名南北雙立蜀分南郡立宜都郡
劉備沒後宜都武陵零陵南郡四郡之地悉復屬吳魏文帝以漢中遺黎立魏
興新城二郡明帝分新城立上庸郡孫權分江夏立武昌郡又分蒼梧立臨賀
郡分長沙立衡陽湘東二郡孫休分武陵立天門郡分宜都立建平郡孫皓分
零陵立始安郡分桂陽立始興郡又分零陵立邵陵郡分長沙立安成郡荊州
統南郡武昌武陵宜都建平天門長沙零陵桂陽衡陽湘東邵陵臨賀始興始
安十五郡其南陽江夏襄陽南鄉魏興新城上庸七郡屬魏之荊州及武帝平
吳分南郡爲南平郡分南陽立義陽郡改南鄉爲順陽郡又以始興始安臨賀
三郡屬廣州以揚州之安成郡來屬州統郡二十二縣一百六十九戶三十五
萬七千五百四十八

江夏郡（漢置統縣七戶二萬四千）　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之陪尾山）　雲杜（故鄖子國）　曲陵　平春　鄳　竟陵（章山在東北古之內方山）　南新市

南郡（秦置統縣十一戶五萬五千）　江陵（故楚郢都）　編（有雲夢官）　當陽　華容　鄀（故鄀子國）　枝江（故羅國）　旌陽　州陵（侯相楚人所邑州）　監利　松滋　石首

襄陽郡（魏置統縣八戶二萬二千七百）　宜城（故鄢也）　中廬　臨沮（荊山在東北）　邔　襄陽（侯相）　山都　鄧城　鄀

南陽國（秦置統縣十四戶二萬四千四百）　宛　西鄂（侯相）　雉　魯陽（公國相）　犨　淯陽（公國相）　博望（公國相）　堵陽　葉（侯相有長城山號曰方城）　舞陰（公國相）　比陽（公國相）　涅陽　冠軍　酈

順陽郡（太康中置統縣八戶二萬一百）　酇　順陽　南鄉　丹水　武當（侯相）　陰　筑陽　析

義陽郡（太康中置統縣十二戶一萬九千）　新野（侯相）　穰　鄧（故鄧侯國）　蔡陽　隨（故隨國）　安昌　棘陽　厥西　平氏（桐柏山在南）　義陽　平林　朝陽

新城郡（魏置統縣四戶一萬五千二百）　房陵　綏陽　昌魏　沶鄉

魏興郡（魏置統縣六戶一萬二千）　晉興　安康　西城　錫　長利　洵陽

上庸郡（魏置統縣六戶一萬一千四百四十八）　上庸（侯相）　安富　北巫　武陵　上廉　微陽

建平郡（吳晉各有建平郡太康元年合統縣八戶一萬三千二百）　巫　北井　泰昌　信陵　興山　建始　秭歸（故歸子國）　沙渠

宜都郡（吳置統縣三戶八千七百）　夷陵　夷道　佷山

南平郡（吳置以爲南郡太康元年改曰南平統縣四戶七千）　作唐　孱陵　南安　江安

武陵郡（漢置統縣十戶一萬四千）　臨沅　龍陽　漢壽　沅陵　黚陽　酉陽　鐔城　沅南　遷陵　舞陽

天門郡（吳置統縣五戶三千一百）　零陽　漊中　充　臨澧　澧陽

長沙郡漢置統縣十戶三萬三千 臨湘 攸 下雋 醴陵 劉陽 建寧 吳昌 羅
蒲圻 巴陵
衡陽郡吳置統縣九戶二萬一千 湘鄉 重安 湘南 湘西 烝陽 衡山 連道
新康 益陽
湘東郡吳置統縣七戶一萬九千五百 酃 茶陵 臨烝 利陽 陰山 新平 新寧
零陵郡漢置統縣十一戶二萬五千一百 泉陵有香茅古貢之以縮酒 祁陽 零陵 營浦 洮陽 永
昌 觀陽 營道 舂陵 泠道 應陽東界有鼻墟云象所封
邵陵郡吳置統縣六戶一萬二千 邵陵 都梁 夫夷 建興 邵陽 高平
桂陽郡漢置統縣六戶一萬一千三百 郴項羽封義帝之邑 耒陽 便 臨武 晉寧 南平
武昌郡吳置統縣七戶一萬四千八百 武昌故東鄂也楚子熊渠封中子紅於此 柴桑有湓口關 陽新 沙羨有夏口對沔口
有陵 沙陽 鄂有新興馬頭鐵官 官陵
安成郡吳置統縣七戶三千 平都 宜春 新喻 永新 安復 萍鄉 廣興
惠帝分桂陽武昌安成三郡立江州以新城魏興上庸三郡屬梁州又分義陽
立隨郡分南陽立新野郡分江夏立竟陵郡懷帝又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
陵桂陽及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時蜀亂又割南郡之華容州陵
監利三縣別立豐都合四縣置成都郡爲成都王穎國居華容愍帝建興中
併還南郡亦併豐都於監利元帝渡江又僑立新興南河東二郡穆帝時又分
零陵立營陽郡以義陽流人在南郡者立爲義陽郡又以廣州之臨賀始興始
安三郡及江州之桂陽益州之巴東合五郡來屬以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
營陽六郡屬湘州桓溫又分南郡立武寧郡安帝又僑立南義陽東義陽長寧
三郡義熙十三年省湘州置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還入荊州
○揚州案禹貢淮海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東南曰揚州春秋元命
包云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以爲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
水波揚也於古則荒服之國戰國時其地爲楚分秦始皇并天下以置鄣郡會稽
九江三郡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盡有其地漢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爲淮南
王六年分淮南置豫章郡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封劉濞爲吳王二

國盡得揚州之地文帝十六年分淮南立廬江衡山二郡景帝四年封皇子非
爲江都王并得鄣會稽郡而不得豫章武帝改江都曰廣陵封皇子胥爲王而
以屬徐州元封二年改鄣曰丹陽改淮南復爲九江後漢順帝分會稽立吳郡
揚州統會稽丹陽吳豫章九江廬江六郡省六安并廬江郡獻帝興平中孫策
分豫章立廬陵郡孫權又分豫章爲鄱陽郡分丹陽立新都郡孫亮又分豫章
立臨川郡分會稽立臨海郡孫休又分會稽立建安郡孫皓分會稽立東陽郡
分吳立吳興郡分豫章廬陵長沙立安成郡分廬陵立廬陵南部都尉揚州統
丹陽吳會稽吳興新都東陽臨海建安豫章鄱陽臨川安成廬陵南部十四郡
江西廬江九江之地自合肥之北至壽春悉屬魏及晉平吳以安成屬荊州分
丹陽之宣城宛陵陵陽安吳涇廣德寧國懷安石城臨城春穀十一縣立宣城
郡理宛陵改新都曰新安郡改廬陵南部爲南康郡分建安立晉安郡又分丹
陽立毗陵郡揚州合統郡十八縣一百七十三戶三十一萬一千四百
丹陽郡漢置統縣十一戶五萬一千五百 建鄴本秣陵孫氏改爲建業武帝平吳以爲秣陵太康二年分秣陵北爲建鄴改業爲鄴 江寧
太康二年分建鄴置 丹楊丹楊山多赤柳在西也 于湖 蕪湖 永世 溧陽溧水所出 江乘 句容有茅山
湖熟 秣陵
宣城郡太康二年置統縣十一戶二萬三千五百 宛陵彭澤聚在西南 宣城 陵陽淮水出東北入江仙人陵陽子明所居
安吳 臨城 石城 涇 春穀吳改曰陽穀武帝復 廣德 寧國 懷安
淮南郡秦置九江郡漢以爲淮南國後漢武帝置爲九江郡武帝改爲淮南郡統縣十六戶三萬三千四百 壽春 成德 下蔡
義城 西曲陽 平阿有塗山 歷陽 全椒 阜陵漢明帝時淪爲麻湖 鍾離故州來邑 合肥
逡遒 陰陵 當塗塗山在西 東城 烏江
廬江郡漢置統縣十戶四千二百 陽泉 舒故舒國 灊有天柱山在南有祠 皖 尋陽 居巢 臨
湖 襄安 龍舒 六故國
毗陵郡吳分會稽無錫已西爲屯田置典農校尉太康二年省校尉爲毗陵郡統縣七戶一萬二千 丹徒 曲阿 武
進 延陵 毗陵 暨陽 無錫有歷山春申君祠
吳郡漢置統縣十一戶二萬五千 吳故國具區在西 嘉興 海鹽 鹽官 錢唐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 富陽
桐廬 建德 壽昌 海虞 婁

吳興郡吳置。統縣十，戶二萬四千。烏程 臨安 餘杭 武康故防風氏國 東遷 於潛有潛水 故鄣 安吉 原鄉 吳城

會稽郡秦置。統縣十，戶三萬。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 上虞有仇亭，舜避丹朱於此地 餘姚句餘山在南 句章 鄞有鮚埼亭 鄮 始寧 剡 永興 諸暨

東陽郡吳置。統縣九，戶一萬二千。長山有赤松子廟 永康 烏傷 吳寧 太末 信安 豐安 定陽 遂昌

新安郡吳置。統縣六，戶五千。始新 遂安 黟 歙 海寧 黎陽

臨海郡吳置。統縣八，戶一萬八千。章安 臨海 始豐 永寧 寧海 松陽 安固 橫陽

建安郡故秦閩中郡，漢高帝五年以立閩越王。及武帝滅之，徙其人，名為東冶，又更名東城。後漢改為侯官都尉，及吳置建安郡。統縣七，戶四千三百。建安 吳興 東平 建陽 將樂 邵武 延平

晉安郡太康三年置。統縣八，戶四千三百。原豐 新羅 宛平 同安 侯官 羅江 晉安 溫麻

豫章郡漢置。統縣十六，戶三萬五千。南昌 海昏 新淦 建城 望蔡 永修 建昌 吳平 豫章 彭澤 艾 康樂 豐城 新吳 宜豐 鍾陵

臨川郡吳置。統縣十，戶八千五百。臨汝 西豐 南城 東興 南豐 永成 宜黃 安浦 西寧 新建

鄱陽郡吳置。統縣八，戶六千一百。廣晉 鄱陽 樂安 餘汗 鄡陽 歷陵 葛陽 晉興

廬陵郡吳置。統縣十，戶一萬二千二百。西昌 高昌 石陽 巴丘 南野 東昌 遂興 吉陽 興平 陽豐

南康郡太康三年置。統縣五，戶一千四百。贛 雩都 平固 南康 揭陽

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荊揚二州疆土廣遠，統理尤難，於是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永興元年，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二縣置尋陽郡，屬江州。分淮南之烏江、歷陽二縣置歷陽郡。又以周玘創義，討石冰，割吳興之陽羨并長城縣之北鄉置義鄉、國山、臨津并陽羨四縣，又分丹陽之永世置平陵，及永世凡六縣，立義興郡，以表玘之功，並屬揚州。又以毗陵郡封東海王世子毗，避毗諱，改為晉陵。懷帝永嘉元年，又以豫章之彭澤縣屬尋陽郡。愍帝立，避帝諱，改建鄴為建康。元帝渡江，建都揚州，改丹陽太守為尹，江州又置新蔡郡。尋陽郡又置九江、上甲二縣，尋又省九江縣入尋陽。是時，司、冀、雍、涼、青、并、兗、豫、幽、平諸州皆淪沒，江南所得但有揚、荊、湘、江、梁、益、交、廣，其徐州則有過半，豫州惟得譙城而已。明帝太寧元年，分臨海立永嘉郡，統永寧、安固、松陽、橫陽等四縣，而揚州統丹陽、吳郡、吳興、新安、東陽、臨海、永嘉、宣城、義興、晉陵十一郡。自中原亂離，遺黎南渡，並僑置牧司，在廣陵、丹徒、南城，非舊土也。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成帝初，蘇峻、祖約為亂於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轉多，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及諸縣。又於尋陽僑置松滋郡，遙隸揚州。咸康四年，僑置魏郡、廣川、高陽、堂邑等諸郡，并所統縣，并寄居京邑，改陵陽為廣陽。孝武寧康二年，又分永嘉郡之永寧縣置樂成縣。是時，上黨百姓南渡，僑立上黨郡為四縣，寄居蕪湖。尋又省上黨郡為縣，又罷襄城郡為繁昌縣，並以屬淮南。安帝義熙八年，省尋陽縣入柴桑縣，柴桑仍為郡，後又省上甲縣入彭澤縣。舊江州督荊州之竟陵郡，及何無忌為刺史，表以竟陵去州遼遠，去江陵三百里，荊州所立綏安郡人戶入境，欲資此郡助江濱戍防，以竟陵郡還荊州。又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二郡寄在尋陽，人戶雜居，並宜建督。安帝從之。後又省松滋郡為松滋縣，弘農郡為弘農縣，並屬尋陽郡。

○交州。案禹貢揚州之域，是為南越之土。秦始皇既略定揚越，以謫戍卒五十萬人守五嶺。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後使任囂、趙他攻越，略取陸梁地，遂定南越，以為桂林、南海、象等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也。漢初，以嶺南三郡及長沙、豫章封吳芮為長沙王。十一年，以南武侯織為南海王。陸賈使還，拜趙他為南越王，割長沙之南三郡以封之。武帝元鼎六年，討平呂嘉，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真、交阯七郡，蓋秦時三郡之地。元封中，又置儋耳、珠崖二郡，置交阯刺史以

晉之昭帝元始五年，罷儋耳并珠崖。元帝元初三年，又罷珠崖郡。後漢馬援平定交部，始調立城郭置井邑。順帝永和九年，交阯太守周敞求立為州，朝議不許，即拜敞為交阯刺史。桓帝分立高興郡，靈帝改曰高涼。建安八年，張津為刺史，士燮為交阯太守，共表立為州，乃拜津為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詔以邊州使持節，郡給鼓吹，以重城鎮，加以九錫六佾之舞。吳黃武五年，割南海、蒼梧、鬱林三郡立廣州，交阯、日南、九真、合浦四郡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值亂不得入，呂岱擊平之，復還并交部。赤烏五年，復置珠崖郡。永安七年，復以前三郡立廣州。及孫晧，又立新昌、武平、九德三郡。蜀以李恢為建寧太守，遙領交州刺史。晉平蜀，以蜀建寧太守霍弋遙領交州，得以便宜選用長吏。平吳後，省珠崖入合浦。交州統郡七，縣五十三，戶二萬五千六百。

合浦郡漢置。統縣六，戶二千。合浦　南平　蕩昌　徐聞　毒質　珠官

交阯郡漢置。統縣十四，戶一萬二千。龍編　句漏　望海　羸𨻻　西于　武寧　朱鳶　曲易　交興　北帶　稽徐　安定　南定　海平

新昌郡吳置。統縣六，戶三千。麊泠前漢屬交阯郡，徵側為亂，馬援平之。主　嘉寧　吳定　封山　臨西　西道

武平郡吳置。統縣七，戶五千。武寧　武興　進山　根寧　安武　扶安　封溪

九真郡漢置。統縣七，戶三千。胥浦　移風　津梧　建初　常樂　扶樂　松原

九德郡吳置。周時越常氏地。統縣八，戶　九德　咸驩　南陵　陽遂　扶苓　曲胥　浦陽　都洨

日南郡秦置象郡，漢武帝改名。統縣五，戶六百。象林自此南有四國，其人皆云漢人子孫，今有銅柱，亦是漢置此為界，貢金供稅也。盧容象郡所居。朱吾　西卷　比景

○廣州。案禹貢揚州之域，秦末趙他所據之地。及漢武帝，以其地為交阯郡。至吳黃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蒼梧、鬱林、高梁四郡立為廣州，俄復舊。永安六年，復分交州置廣州，分合浦北部，以都尉領之。孫晧分鬱林立桂林郡。及太康中，吳平，遂以荊州始安、始興、臨賀三郡來屬。合統郡十，縣六十八，戶四萬三千一百四十。

南海郡秦置。統縣六，戶九千五百。番禺　四會　增城　博羅　龍川　平夷

臨賀郡吳置。統縣六，戶二千五百。臨賀　謝沐　馮乘　封陽　興安　富川

始安郡吳置。統縣七，戶六千。始安　始陽　平樂　荔浦　常安　熙平　永豐

始興郡吳置。統縣七，戶五千。曲江　桂陽　始興　含洭　湞陽　中宿　陽山

蒼梧郡漢置。統縣十二，戶七千七百。廣信　端谿　高要　建陵　新寧　猛陵　鄣平　農城　元谿　臨允　都羅　武城

鬱林郡秦置桂林郡，漢武帝更名。統縣九，戶六千。布山　阿林　新邑　晉平　始建　鬱平　領方　武熙　安廣

桂林郡吳置。統縣八，戶二千。潭中　武豐　粟平　羊平　龍剛　夾陽　武城　軍陵

高涼郡吳置。統縣三，戶二千。安寧　高涼　思平

高興郡吳置。統縣五，戶一千二百二十。廣化　海安　化平　黃陽　西平

寧浦郡吳置。統縣五，戶一千二百二十。寧浦　連道　吳安　昌平　平山

武帝後省高興郡。懷帝永嘉元年，又以臨賀、始興、始安三郡凡二十縣為湘州。元帝分鬱林立晉興郡。成帝分南海立東官郡，以始興、始安、臨賀三郡還屬荊州。穆帝分蒼梧立晉康、新寧、永平三郡。哀帝太和中，置新安郡。安帝分東官立義安郡，恭帝分南海立新會郡。

晉書卷十五

晉書卷十五考證

地理志下零陵郡泠道○道監本誤陵。

揚州分廬陵立廬陵南部都尉○監本上脫字據江都縣增。

會稽郡剡○剡監本作鄭非也剡縣屬會稽郡鄭縣屬東陽郡矣。

以始興始安臨賀三郡屬荊州○各本俱脫始安二字今從本志荊州增武帝平吳後又以始興始安臨賀屬廣州增正之。

晉書卷十五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六

## 律曆上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神道廣大妙本於陰陽形器精微義先於律呂聖人觀四時之變刻玉紀其盈虛察五行之聲鑄金均其清濁所以遂八風而宣九德和大樂而成政道然金質從革侈弇無方竹體圓虛修短利制是以神瞽作律用寫鍾聲乃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又叶時日於晷度效地氣於灰管故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飛灰飛律通吹而命之則天地之中聲也故可以範圍百度化成萬品則虞書所謂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也中聲節以成文德音章而和備則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導性情移風俗叶言志於詠歌鑒盛衰於治亂故君子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蓋由茲道太史公律書云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之本其於兵械尤所重焉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及秦氏滅學其道浸微漢室初興丞相張蒼首言音律未能審備孝武帝創置協律之官司馬遷言律呂相生之次詳矣及王莽之際考論音律劉歆條奏大率有五一曰備數一十百千萬也二曰和聲宮商角徵羽也三曰審度分寸尺丈引也四曰嘉量龠合升斗斛也五曰權衡銖兩斤鈞石也班固因而志之蔡邕又紀建武已後言律呂者至司馬紹統採而續之漢末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堙滅魏武始獲杜夔使定樂器聲調夔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及武帝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祿大夫荀勖奏造新度更鑄律呂元康中勖子藩嗣其事未及成功屬永嘉之亂中朝典章咸沒於石勒及元帝南遷皇度草昧禮容樂器掃地皆盡雖稍加採撥而多所淪胥終于恭安竟不能備今考古律相生之次及魏武已後言音律度量者以志于篇云

傳云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使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崐崘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竹筒寫鳳之鳴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以定律呂則律之始造以竹為管取其自然圓虛也又云黃帝作律以玉為管長尺六孔為十二月音至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琯以玉為之及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又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則古者又以玉為管矣以玉者取其體含廉潤也而漢平帝時王莽又以銅為之銅者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為物至精不為燥溼寒暑改節介然有常似士君子之行故用銅

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六律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也又有太師則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以吉凶其典同掌六律六呂之和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皆以十有二律而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而為之齊量及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泠州鳩對曰夫六中之色故名之一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德平人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人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此皆所以律述時氣效節物也及秦始皇焚書蕩覆典策缺亡諸子瑣言時有遺記呂不韋春秋言黃鍾之宮律之本也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三分其所生益其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後代之言音律者多宗此說及漢興承秦之弊張蒼首治律曆頗未能詳故孝武帝正樂乃置協律之官雖律呂清濁之體粗正金石高下之音有準然徒捃採遺存以成一時之制而數猶用五時淮南王安延致儒博亦為律呂云黃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位在子林鍾位在未其數五十四太蔟其數

七十二，南呂之數四十八，姑洗之數六十四，應鍾之數四十二，蕤賓之數五十七，大呂之數七十六，夷則之數五十一，夾鍾之數六十八，無射之數四十五，中呂之數六十，極不生。以黃鍾爲宮，太族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應鍾，不比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中呂之徵也；景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其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司馬遷八書言律呂，粗舉大經，著於前史。則以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而始動於子，十二律之生，必所起焉。於是參一於丑得三，因而九三之，舉本位合十辰，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謂之成數，以爲黃鍾之法。又參之律於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謂之該數，以爲黃鍾之實。實如法而一，得黃鍾之律長九寸，十二月冬至之氣應焉。蓋陰陽合德，氣鍾於子，而化生萬物，則物之生莫不函三。故十二律空徑三分，而上下相生，皆損益以三。其術則因黃鍾之長九寸，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所以明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起子，爲黃鍾九寸一。　丑，三分之二。　寅，九分之八。　卯，二十七分之十六。　辰，八十一分之六十四。　巳，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二十八。　午，七百二十九分之五百一十二。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一千二十四。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四千九十六。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八千一百九十二。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之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之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如是，周十二辰，在六律爲陽，則當位自得，而下生陰；在六呂爲陰，則得其所衝而上生於陽。推算之術無重上生之法也。所謂律取妻，呂生子，陰陽升降，律呂之大經也。而遷又言十二律之長，今依淮南九九之數，則蕤賓爲重上。又言五音相生，而以宮生角，角生商，商生徵，徵生羽，羽生宮，求其理用，罔見通途。及元始中，王莽輔政，博徵通知鍾律者，考其音義，使羲和劉歆典領條奏，班固漢書採而志之。其序論雖博，而言十二律損益次第，自黃鍾長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長六寸，三分益一，上生太族，而左旋八八爲位，一上一下，終於無射，下生中呂。校其相生所得，與司馬遷正同。班固採以爲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玄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於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犧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族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革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京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而長丈，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截管爲律，吹以考聲，列以效氣，道之本也。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弦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弦，令與黃鍾相得，按畫以求諸律，則無不如數而應者矣。續漢志具載其六十律準度數，其相生之次，與呂覽、淮南同。

漢章帝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聾爲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其二中，不失一，乃爲能傳崇學耳。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

靈帝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音不可書以曉人，知之者欲教而

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候氣而已漢末紛亂亡失雅樂

魏武時河南杜夔精識音韻爲雅樂郎中令鑄鍾工柴玉鑄鍾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更相訴白於魏武王魏武王取玉所鑄鍾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於是殺玉

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

閔協律中郎將列和辭晉魏明帝時令和承受一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讀習依此律調至於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歌凡絃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勗等奏昔先王之作樂也以移風蕩俗變神祐賓必協律呂之和以節八音之中是故郊祀朝享用之有制歌奏分敘清濁有宜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此經傳記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對辭笛之長短無所象則率意而作不由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又辭先師傳笛別其清濁直以長短工人裁制舊不依律是爲作笛無法而和諸律間和意狀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衆十二牧聲均調和器用便利轉輾彈擊必合律呂況乎宴饗萬國奏之廟堂者哉雖伶夔驟遠至音難精猶宜儀形古者以求厥衷合乎經禮於制爲詳若可施用請更部笛工選竹造作下太樂樂府施行平議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聲下徽各一具

其銘題作者姓名其餘無所施用還付御府毀棄可

勗又問和作笛爲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後乃以爲樂不和

辭太樂東舊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今當復取其下徽之聲於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尺有餘知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雖不校試意謂不能得一孔輒應一律也案太樂四尺二寸笛正聲均應黃鍾以十二律還相爲宮推法下徽之孔當應律大呂大呂笛長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長五尺餘輒令大樂郎劉秀鄧長等依作大呂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校聲皆相應然後令部生鼓箏宋同吹笛以爲雜引相和諸曲和乃辭曰自和父祖漢世以來笛家相傳不知此法而令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部生魯基種善宋夏皆與和同

又問和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爲七和爲能盡各其宮商角徵孔調與不調以何檢知和辭先師相傳吹笛但以作曲相語爲某曲當舉某指初不知七孔悉應何聲也若當作笛其仰尚方笛工依按舊像乾但吹取鳴者初不復校其諸孔調與不調也

按周禮鍾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是故造鍾聲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鍾縣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鍾聲之均即爲黃鍾律也至於饗宴殿堂之上無鍾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絃歌皆從笛爲正是爲笛猶鍾磬宜必合於律呂如和所對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不知其皆應何律調無以檢正唯取竹之鳴者爲無法制趣部郎劉秀鄧昊王鑑魏邵等與笛工參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聲然後器象有制音均和協

又問和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辭每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也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漢魏相傳施行皆然按周禮奏六樂乃奏黃鍾歌大呂乃奏太蔟歌應鍾皆以律呂之義紀歌奏清濁而和所稱以二尺三尺爲名雖漢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劉秀鄧昊等以律作三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請奏無射作二尺八寸四分四龠者應黃鍾之律若宜用短笛執樂者曰請奏黃鍾則歌奏之義若合經禮考之古典於制爲雅

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周禮國語載六律同禮記又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劉歆班固撰律歷志亦紀十二律惟京房始創六十律至章帝時其法已絕蔡邕雖述紀其言亦曰今無能爲者依按古典及今音家所用六十

律者無施於樂。謹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象，記注圖側，如別省圖，不如視笛之孔，故復重作蕤賓伏孔笛，其制云：

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長二尺八寸四分四氂有奇。（正聲調法，以黃鍾為宮，則姑洗為角，翕笛之聲應姑洗，故以四角之長為黃鍾之笛也。其宮聲正而不倍，故曰正聲。）

正聲調法：黃鍾為宮，（第一孔也。）應鍾為變宮，（第二孔也。）南呂為羽，（第三孔也。）林鍾為徵，（第四孔也。）蕤賓為變徵，（第五附孔也。）姑洗為角，（笛體中聲。）太蔟為商。（笛後出孔也。商聲濁於角，當在角下，而角聲以在體中，故上其商孔，令在宮上，清於宮也。然則宮商正也，餘聲皆倍也。是故從宮以下，孔轉下轉濁也。此章記笛孔上下次第之名也。下章說律呂相生，笛之制也。）

正聲調法：黃鍾為宮。（作黃鍾之笛，將求宮孔，以姑洗及黃鍾律從笛首下度之，盡二律之長而為孔，則得宮聲也。）宮生徵，黃鍾生林鍾也。（以林鍾之律從宮孔下度之，盡律作孔，則得徵聲也。）徵生商，林鍾生太蔟也。（以太蔟律從徵孔上度之，盡律以為孔，則得商聲也。）商生羽，太蔟生南呂也。（以南呂律從商孔下度之，盡律而為孔，則得羽聲也。）羽生角，南呂生姑洗也。（以姑洗律從羽孔上行度之，盡律而為孔，則得角聲也。然則出於商孔之上，吹笛者左手所不及也。從羽孔下行度之，盡律而為孔，亦得角聲，出於商附孔之下，則吹者右手所不逮也。故不作角孔。推而下之，復倍其均，是以角聲在笛體中，古之制也。音家舊法，雖一倍再倍，但令均同，適足為唱和之聲，無害於曲均故也。國語曰「匏竹利制」，議宜，謂便於事用從宜者也。）角生變宮，姑洗生應鍾也。（上句所謂當為角孔而出於商上者，墨點識之，以應律從此點下行度之，盡律為孔，則得變宮之聲也。）變宮生變徵，應鍾生蕤賓也。（以蕤賓律從變宮下度之，盡律為孔，則得變徵之聲。十二笛之制，各以其宮為主，相生之法，或倍或半，其便事用，例皆一者也。）

下徵調法：林鍾為宮，（第四孔也。本正聲黃鍾之徵。徵清當在宮上，用笛之宜，倍令濁下，故曰下徵。下徵更為宮者，記所謂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也。然則正聲清，下徵為濁也。）南呂為商，（第三孔也。本正聲黃鍾之羽，今為下徵之商也。）應鍾為角，（第二孔也。本正聲黃鍾之變宮，今為下徵之角也。）黃鍾為變徵，（下徵之調，林鍾為宮，大呂當為變徵。而黃鍾笛本無大呂之聲，故假用黃鍾以為變徵也。假用之法，當為變徵之聲，則俱發黃鍾及太蔟、應鍾三孔。黃鍾應濁而太蔟清，大呂律在二律之間，俱發三孔而微磑㲉之，則得大呂變徵之聲矣。諸笛下徵調求變徵之法，皆如此也。）太蔟為徵，（笛後出孔也。本正聲之商，今為下徵之徵也。）姑洗為羽，（笛體中翕聲。本正聲之角，今為下徵之羽。）蕤賓為變宮。（附孔是也。本正聲之變徵也，今為下徵之變宮也。然則正聲之調，孔轉下轉濁；下徵之調，孔轉上轉清也。）

清角之調：以姑洗為宮，（即是笛體中翕聲，於正聲為角，於下徵為羽，清角之調乃以為宮，而哨吹令清，故曰清角。惟得為宛詩謠俗之曲，不合雅樂也。）蕤賓為商，（正也。）林鍾為角，（非正也。）南呂為變徵，（非正也。）應鍾為徵，（正也。）黃鍾為羽，（非正也。）太蔟為變宮。（非正也。清角之調，唯宮商及徵與律相應，餘四聲非正者皆濁，一律哨吹令清，假而用之，其例一也。）

凡笛體用角律，其長者八之，（蕤賓、林鍾也。）短者四之。（其餘十笛，皆四角也。）宮中實容長者十六。（短笛竹宜受八律之黍也。若長短大小不合於此，或器用不便聲均法度之齊等也。然笛竹率上大下小，不能均齊，必不得已，取其聲均合。）三宮，（一曰正聲，二曰下徵，三曰清角也。）二十一變也。（宮有七聲，錯綜用之，故二十一變也。諸笛例皆一者也。）伏孔四，所以便用事也。（一曰正角，出於商上者也；二曰倍角，近笛下者也；三曰變宮，近於宮孔，倍令下者也；四曰變徵，遠於徵孔，倍令高者也。或倍或半，或四分一，取則於琴徵也。四者皆不作其孔，而取其度，以近進退上下之法，所以協聲均，便事用也。其本孔隱而不見，故曰伏孔也。）

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長二尺六寸六分三氂有奇。

太蔟之笛，正聲應太蔟，下徵應南呂，長二尺五寸三分一氂有奇。

夾鍾之笛，正聲應夾鍾，下徵應無射，長二尺四寸。

姑洗之笛，正聲應姑洗，下徵應應鍾，長二尺二寸三分三氂有奇。

蕤賓之笛，正聲應蕤賓，下徵應大呂，長三尺九寸九分五氂有奇。（變宮近宮孔，故倍半令下，便於用也。林鍾亦如之。）

林鍾之笛，正聲應林鍾，下徵應太蔟，長三尺七寸九分七氂有奇。

夷則之笛，正聲應夷則，下徵應夾鍾，長三尺六寸。（變宮之法，亦如蕤賓，體用四角，故四分益一也。）

南呂之笛，正聲應南呂，下徵應姑洗，長三尺三寸七分有奇。

無射之笛，正聲應無射，下徵應中呂，長三尺二寸。

應鍾之笛，正聲應應鍾，下徵應蕤賓，長二尺九寸九分六氂有奇。

五音十二律

土音宮，數八十一，為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宮亂則荒，其君驕，黃鍾之宮，律最長也。

火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次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徵亂則哀，其事勤也。

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商亂則詖，其官壞也。

水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為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羽亂則危，其財匱也。

木音角，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人之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角亂則憂，其人怨也。

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踰宮，細不過羽。

十一月律中黃鍾，律之始也，長九寸。仲冬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宣養六氣九德

也班固三分損一下生林鐘

十二月律中大呂司馬遷未下生之律長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倍之爲八寸分寸之一百四季冬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助宣物也三分益一上生夷則京房三分損一下生夷則

正月律中太蔟未上生之律長八寸孟春氣至則其律應所以贊陽出滯也三分損一下生南呂

二月律中夾鐘酉下生之律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一倍之爲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出四隙之細也三分益一上生無射京房三分損一下生無射

三月律中姑洗酉上生之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其律應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納賓也三分損一下生應鐘

四月律中中呂亥下生之律長三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倍之爲六寸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孟夏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宣中氣也

五月律中蕤賓亥上生之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安靜人神獻酬交酢也三分損一下生大呂京房三分益一上生大呂

六月律中林鐘丑下生之律長六寸季夏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三分益一上生太蔟

七月律中夷則丑上生之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孟秋氣至則其律應所以詠歌九則平百姓而無貳也三分損一下生夾鐘京房三分益一上生夾鐘

八月律中南呂卯下生之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其律應所以贊陽秀也三分益一上生姑洗

九月律中無射卯上生之律長四寸六分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人軌儀也三分損一下生中呂京房三分益一上生中呂

十月律中應鐘巳下生之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孟冬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均利器用俾應復也三分益一上生蕤賓

淮南京房鄭玄諸儒言律曆皆上下相生至蕤賓又重上生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夷則上生夾鐘長七寸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無射上生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此三呂於司馬遷班固所生之寸數及分皆倍爲餘則並同斯則泠州鳩所謂大閒之道揚沉伏黜散越假之爲用者也變通相半隨事之宜贊助之法也凡音聲之體務在和韻益則加倍損則減半其於本音恆爲無爽然則言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言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於蕤賓重上生者適會爲用之數故言律者因焉非相生之正也

揚子雲曰聲生於日（謂甲己爲角乙庚爲商丙辛爲徵丁壬爲羽戊癸爲宮也）律生於辰（謂子爲黃鐘丑爲大呂之屬也）聲以情質（質情也各以其行本情爲正也）律以和聲（當以律管鐘均和其清濁之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協和也）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金石匏革絲竹土木謂之八音聲和音諧是謂五樂夫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冬夏至日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冬至陽氣應則灰除是故樂均清景長極黃鐘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令封上效則和否則占

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楊泉記云取弘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爲管河內葭莩爲灰或云以律著室中隨十二辰埋之上與地平以竹莩灰實律中以羅縠覆律呂氣至吹灰動縠小動爲和大動君弱臣強不動君嚴暴之應也

審度

起度之正漢志言之詳矣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勖校大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勖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

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鍾磬與新律聲韻闇同于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律命之皆應勳銘其尺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挍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徵彊西京望臬徵羽其與此尺同銘八十二字此八者勳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荀勳造新鍾律與古器諧韻時人稱其精密惟散騎侍郎陳留阮咸曉其聲高聲高則悲非興國之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人困今聲不合雅懽非德正至和之音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也會咸病卒武帝以勳律與周漢器合故施用之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果長勳尺四分時人服咸之妙而莫能厝意焉

史臣按勳於千載之外推百代之法度數既冥聲韻又契可謂切密信而有徵也而時人寡識據無聞之一尺忽周漢之兩器雷同滅否何其謬哉世說稱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勳試以校己所治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又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奏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玉律度以爲尺相傳謂之漢官尺以校荀勳尺勳尺短四分漢官始平兩尺長短度同又杜夔所用調律尺比勳新尺得一尺四分七釐魏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云王莽時劉歆斛尺弱於今尺四分五釐比魏尺其斛深九寸五分五釐即荀勗所謂今尺長四分半是也元帝後江東所用尺比荀勗尺一尺六分二釐趙劉曜光初四年鑄渾儀八年鑄土圭其尺比荀勗尺一尺五分荀勗新尺惟以調音律至於人間未甚流布故江左及劉曜儀表並與魏尺略相依準

嘉量

周禮栗氏爲量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槪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惟則春秋左氏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鬴鍾四升曰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鬴四豆爲區區斗六升也四區爲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六十四斗也鄭玄以爲鬴方尺積千寸比九章粟米法少二斗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以算術考之古斛之積凡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方尺而圓其外減傍一釐八毫其徑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抄二忽有奇而深尺即古斛之制也

九章商功法程粟一斛積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積一千六百二十七寸菽合麻麥一斛積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據精麤爲率使價齊而不等其器之積寸也以米斛爲正則同于漢志

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商功曰當今大司農斛圓徑一尺三寸五分五釐深一尺積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寸之三王莽銅斛於今尺爲深九寸五分五釐徑一尺三寸六分八釐七毫以徵術計之於今斛爲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小而尺短也

衡權

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古有委粟鎰鍰鈞銖溢之因歷代參差漢志言衡權名理甚備自後變更其詳未聞元康中裴頠以爲醫方人命之急而稱兩不與古同爲害特重宜因此改治權衡不見省趙石勒十八年七月造建德殿得圓石狀如水碓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幸氏造讀咸讖是王莽時物

晉書卷十六

晉書卷十六考證

律歷志上其典同掌六律六呂之和○閩監本誤司今從周禮春官改正

其聲均清濁疾不如法○後漢律歷志注均長七尺續漢志古無損字均即損出

猶宜鐘形古者○臣龍官按形當作型者當作甞

唐　太宗　文皇帝　御撰

志第七

律歷中

昔者聖人探度極以運璿機授天行而序景曜分辰野辨躔歷敬農時興物利皆以衆順兩儀紀綱萬物者也然則觀象設卦扐閏成爻歷數之原存乎此也遠乎炎帝分人節以始農功軒轅紀三綱而闡書契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斂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歷洎于少昊則鳳爲司歷顓頊則南正司天陶唐則分命羲和虞舜則因循堯法及夏殷承運周氏應期正朔既殊創法斯異傳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是故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協三辰至乎寒暑晦明之徵陰陽生殺之數啓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次而無淫流故能該洽生靈塔與天地周德既衰史官失職疇人分散機祥不理秦幷天下頗推五勝自以獲水德之瑞用十月爲正漢氏初興多所未暇百有餘載襲秦正朔爰及武帝始詔司馬遷等議造漢歷乃行夏正其後劉歆更造三統以說左傳辯而非實班固戚之采以爲志遭光武中興太僕朱浮數言歷有乖謬于時天下初定未能詳考至永平之末改行四分七十餘年儀式乃備及光和中乃命劉洪蔡邕共修律歷其後司馬彪因之以續班史今采魏文黃初已後言歷數行事者以續司馬彪云

漢章帝時會稽東部尉劉洪考史官自古迄今歷注原其進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驗規其往來度其終始始悟四分於天疎闊皆斗分太多故也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作乾象法冬至日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則合於古引而下則應於今其爲之也依易立數通行相號滑處相求名爲乾象歷又創制日行遲速驗考月行陰陽交錯於黃道表裏日行黃道於赤道稍度復有進退方於前法轉爲精密矣獻帝建安元年鄭玄受其法以爲尚未盡微又加注釋

魏文帝黃初中太史令高堂隆徐詳以歷數更有改革太史丞韓翊以爲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歷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二百五十爲斗分其後術者令陳卓奏以爲歷數雖明前代通儒多共紛爭黃初之元以四分歷久遠疏闊大魏受命宜改歷期時韓翊首建猶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其所校日月行度弦望期晦校歷三年更相是非無時而決案三公議皆綜尊典理殊塗同歸欲使效之精驗各盡其法一年之間得失足定奏可太史令許芝云劉洪月行術用以來且四十餘年以復覺失一辰有奇殊敘歷史遷造太初其後劉歆以爲疏復爲三統章和中改爲四分以儀天度考合符應時有差跌日蝕覺過半日至平中劉洪改爲乾象推天七曜之符與天地合其序董巴譏云聖人迹太陽於晷景效太陰於弦望明五星於見伏正是非於晦朔弦望伏見者歷數之綱紀檢驗之明者也徐岳蔡劉洪以歷後天漸精內恩二十餘載參校漢家太初三統四分歷術課弦望於兩儀郭閏而月行九歲一終謂之九道九章百七十一歲九道小終九九八十一章五百六十七分而九終進退牛前四度五分學者務追合四分但減一道六十三分分不下通是以疎闊皆由斗分多故也課弦望當以晝明度月所在則知加時先後之意不宜用兩儀郭閏洪加太初元十二紀減十斗下分元起己丑又爲月行遲疾交會及黃道去極度五星術理實粹密信可長行今韓翊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下分所錯無幾翊所增減殊亦留思然十術新立猶未就悉至於日蝕有不盡效效歷之要要在日蝕惠平之際時洪爲郎欲改四分先上驗日蝕日蝕在晏加時在辰蝕從下上三分後二章御之後加洪喜海內識真莫不閑見劉歆已來未有洪比夫以黃初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戊辰加時未日蝕乾象術加時申半強於消息就加未黃初以爲加辛強乾象後天一辰半強爲近黃初二辰半爲遠消息與天近三年正月景寅朔加時申北日蝕黃初加酉弱乾象加午少消息加未黃初後天半辰近乾象先天二辰少弱於消息先天一辰強爲遠天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庚寅加時酉南維日蝕乾象加未初消息加申黃初加未強乾

象先天一辰遲黃初先天半辰近消息乾象近中天二年七月十五日癸未日加壬月加景蝕乾象月加申消息加未黃初月加子強入甲申日乾象後天二辰消息後一辰爲近黃初後天六辰遲三年十月十五日乙巳日加丑月加未蝕乾象月加巳半於消息加午黃初以景午月加酉強乾象先天二辰近黃初後天二辰強爲遲於消息於乾象先一辰凡課日月蝕五事乾象四遲黃初一近翊於課雖徐岳乾象消息但可減不可加加之無可說不可用岳云本術自有消息受師法以消息爲奇辭不能改故列之正法消息翊術自誤

木以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丁亥晨見

黃初五月十七日庚辰見先七日乾象五月十五日戊寅見先九日

土以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壬辰晨見

乾象十一月二十一日丁亥見先五日黃初十一月十八日甲申見先八日

土以三年十月十二日壬申伏

乾象同壬申伏黃初已下十月八日戊辰伏先四日

土以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壬子見

乾象十一月十五日乙巳見先七日黃初十一月十二日壬寅見先十日

金以三年閏六月十五日丁丑晨伏

乾象六月二十五日戊午伏先十九日黃初六月二十一日乙卯伏先二十三日

金以三年九月十一日壬寅見

乾象以八月十八日庚辰見先二十三日黃初八月十五日丁丑見先二十五日

水以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癸未晨見

乾象十一月十三日己卯見先四日黃初十一月十二日戊寅見先五日

水以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己酉晨伏

乾象十二月十五日辛亥伏後二日黃初十二月十四日庚戌伏後一日

水以三年五月十八日辛亥夕見

乾象亦以五月十八日見黃初五月十七日庚戌見先一日

水以三年六月十三日景午伏

乾象六月二十日癸丑伏後七日黃初六月十九日壬子伏後六日

水以三年閏六月二十五日丁亥晨見

乾象以閏月九日辛未見先十六日黃初閏月八日庚午見先十七日

水以三年七月七日己亥伏

乾象七月十一日癸卯伏後四日黃初以七月十日壬寅伏後三日

水以三年十一月日於晷度十四日甲辰伏

乾象以十一月九日己亥伏先五日黃初十一月八日戊戌伏先六日

水以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子夕見

二歷同以十二日壬申見俱先十六日

凡四歷見伏十五乾象七近二中黃初五近一中

郎中李恩議以太史天度與相覆校二年七月三年十一月望與天度日皆差異月蝕加時乃後天六時半非從三度之謂定爲後天過半日也董巴議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歷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歷顧瑥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聖人爲歷宗也湯作殷歷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也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爲得天以承堯舜從顓頊故也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楊偉請六十日中疏密可知不待十年若不從法是校方員棄規矩考輕重背權衡課長短廢尺寸論是非違分理若不先定校歷之本法而懸聽棄法之末爭則孟軻所謂方寸之基可使高於岑樓者也今韓翊據劉洪術者知貴其術珍其法而棄其論背其術廢其言違其事是非必使洪奇妙之式不傳來世若知而違之是挾故而背師也若不知據之是爲挾不知而問知也校議未定會帝崩而變至明帝景初元年尚書郎楊偉造景初歷表上帝遂改正朔施行偉歷以建丑之月爲正改其年三月爲孟夏其孟仲季月雖與夏正不同至於郊祀蒐狩班宣時令皆以建寅爲正三年正月帝崩復用夏正其劉氏在蜀仍漢四分歷

吳中書令闞澤受劉洪乾象法於東萊徐岳又加解注中常侍王蕃以洪術精妙用推渾天之理以制儀象及論故豫氏用乾象歷至吳亡武帝踐阼泰始元年因魏之景初歷改名泰始歷楊偉推五星尤疎闊故元帝渡江左以後更以乾象五星法代偉歷自黃初已後改作歷術皆斟酌乾象所減斗分朔餘月行陰陽遲疾以求折衷洪術爲後代推步之師表故先列之云

乾象歷

上元己丑以來至建安十一年景戌歲積七千三百七十八年

乾法千一百七十

會通七千一百七十一

紀法五百八十九

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四十

通法四萬三千二十六

通數四十一

日法四百五十七

歲中十二

餘歲三千九十

章歲十九

沒法百三

章閏七

會數四十七

會歲八百九十三

章月二百四十五

會率千八百八十二

朔望合數九百四十一

會日萬一千四十五

紀月七千二百八十五

元月一萬四千五百七十

月周七千八百七十四

小周二百五十四

推入紀

置上元盡所求年以乾法除之不滿乾法以紀法除之餘不滿紀法者入內紀甲子年也滿法去之入外紀甲午年也

推朔

置入紀年外所求以章月乘之章歲而一所得爲定積月不盡爲閏餘閏餘十二以上歲有閏以通法乘定積月爲假積日滿日法爲定積日不盡爲小餘以六旬去積日爲大餘命以所入紀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七百七十三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小餘六百八十四以上其月大

推冬至

置入紀年外所求以餘數乘之滿紀爲大餘不盡爲小餘以六旬去之命以紀算外天正冬至日也

求二十四氣

置冬至小餘加大餘十五小餘五百一十五滿二千三百五十六從大餘命如法

推閏月

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滿章閏爲一月不盡半法已上亦一有進退以無中月

推弦望

加大餘七小餘五百五十七半小餘如日法從大餘餘命如前得上弦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又加得後月朔其弦望定小餘四百一以下以百刻乘之滿日法得一刻不盡什之求分以課所近節氣夜漏未盡以算上爲日

推沒

置入紀年外所求以餘數乘之滿紀法爲積沒有餘加盡積爲一以會通乘之滿沒法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大餘命以紀算外冬至後沒日求次沒加大餘六十九小餘六十滿其法從大餘無分爲滅

推日度

以紀法乘積日滿周天去之餘以紀法除之所得爲度命度以牛前五度起宿次除之不滿宿即天正夜半日所在

求次日加一度經斗除分分少損一度爲紀法加焉

推月度

以月周乘積日滿周天去之餘滿紀法爲度不盡爲分命如上則天正朔夜半月所在度

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二分二百五十八大月又加一日度十三分二百一十七滿法得一度其冬下旬夕在强心暑之

推合朔度

以章歲乘朔小餘滿會數爲大分不盡小分以大分從朔夜半日分滿紀法從度命如前天正合朔日月所共會也

求次月加度二十九大分三百一十二小分滿會數從大分大分滿紀法後度經斗除大分

求弦望日所在度加合朔度七分二百二十五小分十七半大小分及度命如前則上弦日所在度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

求弦望月行所在度加合朔度九十八大分四百八小分四十一大小分及度命如前合朔則上弦月所在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

求日月昏明度日以紀法月以月周乘所近節氣夜滿二百而一爲明分日以減紀法月以減月周餘爲昏分各以加夜半如法爲度

推月蝕

置上元年外所求以會歲去之其餘年以會率乘之如會歲爲積蝕有餘加積一會月乘之如會率爲積月不盡爲月餘以章閏乘餘年滿章歲爲積閏以減積月餘以歲中去之不盡數起天正

求次蝕加五月月餘千六百三十五滿會率得一月月以望

推卦用事日

因冬至大餘倍其小餘坎用事日也加小餘千七十五滿乾法從大餘中爭用事日也

求次卦各加大餘六小餘百三其四正各因其中日而倍其小餘

推五行用事

置冬至大小餘加大餘二十七小餘九百二十七滿二千三百五十六從大餘得土用事日也加大餘十八小餘六百一十八得立春木用事日加大餘七十三小餘百一十六復得土又加土如得其火金水放此

推加時

以十二乘小餘滿其法得一度辰數從子起算外朔弦望以定小餘

推漏刻

以百乘小餘滿其法得一刻不盡什之求分課所近節氣起夜分盡夜上水末盡以所近書之推有進退進加退減所得也進退有差起分度後二率四度轉增少少每半者三而轉之差滿三止歷五度而減如初

月行三遲術

月行遲疾周進有恆會數從天地凡數乘餘率自乘如會數而一爲遲周分以從周天月周除之歷日數也遲疾有衰其變者勢也以衰減加月行率爲日轉度分衰左右相加爲損益率益轉相益損轉相損盈縮積也半小周乘通法如通數而一以歷周減焉爲朔行分也

| 日轉度分 | 列衰 | 損益率 |
| --- | --- | --- |
| 盈縮積 | 月行分 | |
| 一日十四度十分 | 一退減 | 益二十二 |
| 盈初 | 三百七十六 | |
| 二日十四度九分 | 二退減 | 益二十二 |

盈二十二　二百七十五
二日十四度七分　三退減　益十九
盈四十三　二百七十三
四日十四度四分　四退減　益十六
盈六十三　二百七十
五日十四度八分　四退減　益十二
盈七十八　二百六十六
六日十三度十五分　四退減　益八
盈九十　二百六十二
七日十三度十一分　四退減　益四
盈九十八　二百五十八
八日十三度七分　四退減　損四
盈百二　二百五十四
九日十三度三分　四退減　損四
盈百二　二百五十
十日十二度十八分　三退減　損八
盈九十八　二百四十六
十一日十二度十五分　四退加　損十一
盈九十　二百四十三
十二日十二度七分　三退加　損十五
盈七十九　二百四十九
十三日十二度八分　二退加　損十八
盈六十四　二百四十六
十四日十二度六分　一退加　損二十
盈三十六　二百三十四
十五日十二度五分　二退加　損二十一

盈二十六　三百三十三
十六日十二度六分　二退減　損二十　損不足及減五為益盈有五而益損縮初二十故不足
盈五縮初　二百四十四
十七日十二度八分　三退減　益十八
縮十五　二百三十六
十八日十二度十一分　四進減　益十五
縮三十三　二百三十九
十九日十二度十五分　三進減　益十一
縮四十八　三百四十三
二十日十三度十八分　四進減　益八
縮五十九　二百四十六
二十一日十三度三分　四進減　益四
縮六十七　二百五十
二十二日十三度七分　四進加　損四
縮七十一　二百五十四
二十三日十三度十一分　四進加　損四
縮七十一　二百五十八
二十四日十三度十五分　四進加　損八
縮六十七　二百六十二
二十五日十四度　四進加　損十三
縮五十九　二百六十六
二十六日十四度四分　三進加　損十六
縮三十七　二百七十
二十七日十四度七分　三歷初進加三大明日　損十九
縮三十一　二百七十三
周日十四度九分　少進加　損二十一

縮十二　二百七十五

周日分三千三百三

周虛二千六百六十六

周日法五千九百六十九

通周十八萬五千三十九

歷周十六萬四千四百六十六

少大法一千一百一

朔行大分一千八百一

周半一百二十七

推合朔入歷

以上元積月乘朔行大小分滿通數四十一從大分大分滿歷周去之餘滿周法得一日不盡爲日餘日餘命算外所求合朔入歷也

求次月加一日日餘五千二百三十三分二十五

求弦望各加七日日餘二千八百八十三小分二十九半分各如法成日日滿二十七日去之餘如周分不足除減一日加周虛

求弦望定大小餘

置所入歷盈縮積以通周乘之爲實令通數乘日餘分以乘損益率以損益實爲加時盈縮也章歲減月行分乘周半爲差法以除之所得盈減縮加大小餘如日法盈不足朔加時在前後日弦望進退大餘爲定小餘

求朔弦望加時定度

以章歲乘加時盈縮差法除之所得滿會數爲盈縮大小以盈減縮加本日月所在盈不足以紀法進退度爲日月所在定度分

推月行夜半入歷

以周半乘朔小餘如通數而一以減入歷日餘餘不足加周法而減焉却一日却得周日加其分即得夜半入歷

求次日轉一日因日餘到二十七日日餘滿周日分去之不直周日也其不滿直之加周虛於餘餘皆次日入歷日餘也

求月夜半定度

以夜半入歷日餘乘損益率如周法得一不盡爲餘以損益盈縮積餘無所損破全爲法損之爲夜半盈縮也滿章歲爲度不盡爲分通數乘分及餘餘如周法從分分滿紀法從度以盈加縮減本夜半度及餘爲定度

求變衰法

以入歷日餘乘列衰如周法得一不盡爲餘即各知其日變衰也

求次歷

以周虛乘列衰如周法爲常數歷竟輒以加率衰滿列衰去之轉爲次歷率衰也

求次日夜半定度

以變衰進加退減歷日轉分分盈不足章歲出入度也通數乘分及餘而日轉加夜定度爲次日也竟歷不直周日減餘千三十八乃以通數乘之直周日者加餘八百三十七又以少大分八百九十九加次歷變衰轉求如前

求次日夜半盈縮

以變衰減加損益率爲變損日益而以轉損益夜半盈縮歷竟損不足反減爲入次歷減加餘如上數

求昏明月度

以歷月行分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爲分以減月行分爲昏分分如章歲爲度以通數乘分以昏後以明加夜半定度餘分半法以上成不滿屬之

求月行遲疾

月經四衰出入三道交錯分天以月率除之爲歷之日周天乘朔望合如會月而一朔合分也通數乘合數餘如會數而一退分也以從月周爲日進分會數而一爲差率也

| 陰陽歷 | 衰 | 損益率 | 兼數 |
|---|---|---|---|
| 一日 | 一減 | 益十七 | 初 |

二日　二減　益十六　十七
三日　三減　益十五　三十七
四日　四減　益十二　三十八
五日　四減　益八　六十
六日　三減　益四　六十八
七日　三減減不足反損爲加謂益有一當加減三爲不足益一過極損之謂月行半周當損之。　七十二
八日　四加　損二　七十三
九日　四加　損六　七十一
十日　三加　損十　六十五
十一日　二加　損十三　五十五
十二日　一加　損十五　三十二
十三日限餘三千九百一十三微分千七百五十二此爲後限一加歷初大分日。　損十六　大二十七
分日五千二百而三少加小者。　損十六　大十一
少大法四百七十三。
歷周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
差率萬一千九百八十六。
朔合分萬八千三百二十八。
微分九百一十四。
微分法二千二百九。
推朔入陰陽歷
以會月去上元積月餘以朔合分定微分各乘之微分滿其法從合分合分滿周天去之其餘不滿歷周者爲入陽歷餘去之餘爲入陰歷餘皆如月周得一日算外所求月合朔入歷不盡爲日餘。
求次月
加二日日餘二千五百八十微分九百一十四如法成日滿十三去之除餘如分日陰陽歷竟互入端入歷在前限餘前後限後者月行中道也。

求朔望定數
各置入遲疾歷盈縮大小分會數乘小分爲微盈減縮加陰陽日餘日餘盈不足進退日而定以定日餘乘損益率如月周得一以損益數爲加時定數。
推夜半入歷
以差率乘朔小餘如微分法得一以減入歷日餘不足加月周而減之却得分日加其分以會數約微分爲小分即朔日夜半入歷日日餘三十一小分如會數從會餘餘滿月周去之又加一日歷竟下日餘滿分日去之爲入歷初也不滿分日者直之加餘二千七百二小分三十一爲入次歷。
求夜半定日
以通數乘入遲疾歷夜半盈縮及餘餘滿半爲小分以盈加縮減入陰陽日餘日盈不足以月周進退日而定也以定日餘乘損益兼數爲夜半定數也。
求昏明數
以損益率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爲明以減損益率爲昏而以損益夜半數爲昏明定數。
求月去極度
置加時者昏明定數以十二除之爲度其餘三日而一爲少不盡一爲強二少弱也所得爲月去黃道度也其陽歷以加日所在黃道歷去極度陰歷以減之則月去極度強正弱負強弱相幷同名相從異名相消其相減也同名相消異名相從無對互之二強進少而弱。
上元己丑以來至建安十一年景戌歲積七千三百七十八。
己丑　戊寅　丁卯　景辰　乙巳　甲午　癸未
壬申　辛酉　庚戌　己亥　戊子　丁丑　景寅
推五星
五行木歲星火熒惑土填星金太白水辰星各以終日與天度相約爲日率章歲乘周爲月法章月乘日爲月分分如法爲月數通數乘月法日度法也升分乘周率爲升分日度法用紀法乘同率故此同以分乘之。

五星朔大餘小餘以通法各乘月數日法各除之爲大餘不盡爲小餘以六十去大餘。

五星入月日日餘各以通法乘月餘以合月法朔小餘并之會數約之所得各以日度法除之則皆是。

生度數度餘減多爲度餘分以周天乘之以日度法約之所得爲度不盡爲度餘過周天法之及十分。

紀月七千二百八十五　章閏七。

章月二百三十五。

歲中十二。

通法四萬三千二十六。

日法千四百五十七。

會數四十七。

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

升分一百四十五。

木

周率六千七百二十二。

日率七千三百四十一。

合月數十二。

月餘六萬四千八百一。

合月法十二萬七千七百一十八。

日度法三百九十五萬九千二百五十八。

朔大餘二十三。

朔小餘一千三百七。

入月日十五。

日餘三百三十八萬四千四十六。

朔虛分一百五十。

升分九十七萬四千六百九十。

度數三十三。

度餘二百五十萬九千九百五十六。

火

周率二千四百七。

日率七千二百七十一。

合月數二十六。

月餘二萬五千六百二十七。

合月法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三。

日度法二百萬六千七百二十三。

朔大餘四十七。

朔小餘一千一百五十七。

入月日十二（景初十三）。

日餘九十七萬三千一十三。

朔虛分三百。

升分四十九萬四千二十五。

度數四十八（景初五十）。

度餘一百九十九萬一千七百六。

土

周率三千五百二十九。

日率三千六百五十三。

合月數十二。

月餘五萬三千八百四十三。

合月法六萬七千五十一。

日度法二百七萬八千五百八十。

朔大餘五十四。

朔小餘五百三十四。

入月二十四。

日餘十六萬六千二百七十二。

朔虛分九百二十三
升分五十一萬一千七百五
度數十二
度餘一百七十三萬三千一百四十八
金
周率九千二十三
日率七千二百一十三
合月數九
月餘十五萬二千二百九十三
合月法十七萬一千四百一十六
日度法五百三十一萬三千九百五十八
朔大餘二十五
朔小餘一千一百二十九
入月日二十七
日餘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
朔虛分三百二十八
升分一百三十萬八千一百九十
度數二百九十二
度餘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
水
周率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一
日率一千八百三十四
合月數一
月餘二十一萬一千三百三十一
合月法二十一萬九千六百五十九
日度法六百八十萬九千四百二十九
朔大餘二十九
朔小餘七百七十三
入月日二十八
日餘六百三十一萬九百六十七
朔虛分六百八十四
升分一百六十七萬六千三百四十五
度數五十七
度餘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
推五星
置上元盡所求年以周率乘之滿日率得一名積合不盡爲合餘以周率除之得一星合往年二合前往年無所得合其年合餘減周率爲度分金水積合奇爲晨耦爲夕
推星合月
以月數月餘各乘積合滿合月法從月不盡爲月餘以紀月去積月餘爲入紀月副以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閏以減入紀月餘以歲中去之命以天正算外合月也其在閏交際以朔御之
推入月日
以通法乘月餘合月法乘朔小餘幷以會數約之所得滿日度法得一則星合入月日也不滿爲日餘命以朔算外
推星合度
以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度不盡爲餘命度以牛前五起右求星合
求後合月
以月數加月數以月餘加月餘滿合月法得一月不滅滿歲中即合其年滿去之有閏計焉餘爲後年再滿在後二年金水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求合朔日
以朔大小餘加合月大小餘上成月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七百七十三小

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
求入月日術
以入月日餘加合入月日及餘餘滿日度法得一日其前合朔小餘滿其虛分者減一日後小餘滿七百七十三以上者去三十日其餘則後合入月日也
求後度
以度加度度餘加度餘滿日度法得一度
木伏三十二日
三百四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六分
見三百六十六日
伏行五度
二百五十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分
見行四十度除逆退十二度定行二十八度
火伏百四十三日
九十七萬三千一十三分
見行百三十六日
伏行一百一十度
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八分
見行三百二十度除逆十七度定行三百三度
土伏三十三日
十六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分
見三百三十五日
伏行三度
百七十三萬三千一百四十八分
見行十五度除逆六度定行九度
金晨伏東方八十二日
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分
見西方二百四十六日除逆六度定行二百四十六度
晨伏行百度
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分
見東方日度加西伏十日退八度
水晨伏三十三日
六百一萬二千五百五分
見西方三十二日除逆一度定行三十二度
伏行六十五度
六百一萬二千五百五分
見東方
五星歷步
以術法伏日度及餘加星合日度餘餘滿日度法得一從全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及度也以星行分母乘見度餘如日度法得一分不盡半法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分滿其母得一度逆順母不同以當行之母乘故分如母而一當行分也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盡度經升除分以行母爲率分有損益前後相御凡言如盈約滿皆求實之除也去及除之取盡之除也
木晨與日合伏順十六日百七十四萬二千三百二十三分行星二度三百二十三萬四千六百七分而晨見東方在日沒後順疾日行五十八分之十一五十八日行十一度更順遲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留不行二十五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復留二十五日而順日行五十八分之九五十八日行九度順疾日行十一分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
夕伏西方十六日百七十四萬二千三百二十三分行星二度三百二十三萬四千六百七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九十八日三百四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六分行星四十三度二百五十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分
火晨與日合伏順七十一日百四十八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分行星五十五度百二十四萬二千八百六十分半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日行二十三分之十

四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一十二度更順遲日行二十三分之十二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留不行十一日旋逆日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六十三日退十七度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復順疾日行十四分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一十二度在日前

夕伏西方七十一日百四十八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分行星五十五度百二十四萬二千八百六十分半而與日合凡一終七百七十九日九十七萬三千一十三分行星四百一十四度四十七萬八千九十八分

土晨與日合伏順十六日百一十二萬二千四百二十六分半行星一度百九十九萬五千八百六十四分半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日行三十五分之三百八十七日半行七度半留不行三十四日旋逆日行十七分之一百二日退六度復三十四日而順日行三分八十七日逆行七度半在日前

夕伏西方十六日百一十二萬二千四百二十六分半行星一度百九十九萬五千八百六十四分半而與日合也凡一終三百七十八日十六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分行星十二度百七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八分

金晨與日合伏逆五日退四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八日旋順遲日行四十六分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而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十五九十一日行一百六度更順益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二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四十一日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度行星五十度五萬九千九百五十四分而與日合

二日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分行星亦如之

金夕與日合伏順四十一日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分行星五十度五萬九千九百五十四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二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更順減疾日行一度十五分九十一日行百六度而順遲日行四十六分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留不行八日旋逆日行五分之三十日退六度而與日合凡再合一終五百八十四日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分行星亦如之

水晨與日合伏逆九日退七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更逆疾一日退一度留不行二日旋順遲日行九分之八九日行八度而順疾日行一度四分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十六日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分而與日合一合五十七日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分行星三十二度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分行星亦如之

水夕與日合伏順十六日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四分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而順遲日行九分之八九日行八度留不行二日旋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遲九日退七度與日合凡再合一終一百一十五日六百一萬二千五百五分行星亦如之

晉書卷十七

晉書卷十七考證

偉歷志中與區占星氣○與監本誤車今從史記封禪書改正。

土以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壬辰見注乾象十一月二十一日丁亥見先五日○監本二十六日誤作二十五日二十一日誤作二十八日。

水以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己酉晨伏注乾象十二月十五日辛亥伏○監本十五日誤十三日。

水以三年五月十八日辛亥夕見注黃初五月十七日庚戌見○庚戌監本誤作庚辰臣永祚按正文十八日爲辛亥則十七日自爲庚戌非庚辰也。

水以三年十一月日於晷度十四日甲辰伏注黃初十一月八日戊戌伏○監本誤作十月今補正。

章月二百四十五○臣永祚按太初三統法章月俱爲二百三十五茲列爲二百四十五疑有誤字。

十三日注徽分十七百五十二○臣龍官按徽似當作徼下文同。

在前限餘前後限後者月行中道也○臣龍官按後限下脫餘字。

會數乘小分爲徼盈減縮○臣龍官按徼下脫分字。

日餘三十一小分如會數○宋書此句上有求次日加四字另作一條。

以牛前五起右求星合○五字下疑脫度字。

晉書卷十七考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志第八

律歷下

魏衛尉卿楊偉表曰臣覽載籍斷考歷數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其所由來遠而尚矣乃自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則羲和掌日三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歷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于境內夏后之世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則書載胤征由此觀之審農時而重人事歷代然之也逮至周室既衰戰國橫騖告朔之羊廢而不紹登臺之禮滅而不建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鷁鳥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司歷不協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廢棄農時仲尼之嘆亂於春秋託褒貶糾謬司歷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自此以降暨于秦漢乃復以孟冬爲歲首閏爲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紕繆加時後天蝕不在朔累載相襲久而不革也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悟其謬焉於是改正朔更歷數使大才通人更造太初歷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以考疎密以建寅之月爲正朔以黃鍾之月爲律歷初其歷斗分太多後遂疎闊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歷施而行之至于今日考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疎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以蝕朔詳而精之更建密歷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協日正時允釐百工咸熙庶績也欲使當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皆蹈合往古郁然備足乃改正朔更歷數以大呂之月爲歲首以建子之月爲歷初臣以爲昔在往代則法曰顓頊曆自軒轅則歷曰黃帝暨至漢之孝武草正朔更歷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歷今改元爲景初宜曰景初歷臣之所建景初歷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雖復使研桑心算繇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者皆未能並臣如此之妙也是以累代歷數皆疏而不密自黃帝以來常改革不已壬辰元以來至景初元年丁巳歲積四千四十六算上此元以天正建子黃鍾之月爲歷初元首之歲夜半甲子朔旦冬至元法萬一千五十八

紀法千八百四十三

紀月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章歲十九

章月二百四十五

章閏七

通數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

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

餘數九千六百七十

周天六十七萬三千一百五十

紀歲中十二

氣法十二

沒分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

沒法九百六十七

月周二萬四千六百三十八

通法四十七

會通七十九萬百一十

朔望合數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

入交限數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通周十二萬五千六百二十一

周日日餘二千五百二十八

周虛二千三十一

斗分四百五十五

甲子紀第一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四十一萬二千九百一十九。
遲疾差率十萬三千九百四十七。

甲戌紀第二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五十一萬六千五百二十九。
遲疾差率七萬三千七百六十七。

甲申紀第三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六十二萬一百三十九。
遲疾差率四萬三千五百八十七。

甲午紀第四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七十二萬三千七百三十九。
遲疾差率一萬三千四百七。

甲辰紀第五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三萬七千二百四十九。
遲疾差率一萬八千八百四十八。

甲寅紀第六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十四萬八百五十九。
遲疾差率十萬八千六百六十八。

交會紀差十萬三千六百一十求其數之所生者置一紀積月以通數乘之會通去之所去之餘紀差之數也以之轉加前紀則得後加之未滿會通者則紀首之歲天正合朔月在日道裏滿去之則月在日道裏加裏滿在裏加裏滿在表。

遲疾紀差三萬一百八十求其數之所生者置一紀積月以通數乘之通周去之餘以減通周所減之餘紀差之數也以之轉減前紀則得後不足減者加通周。

求次元紀差率轉減前元甲寅紀差率餘則次元甲子紀差率也求次紀如上法也。

推朔積月術曰置壬辰元以來盡所求年外所求以紀法除之所得算外所入紀第也餘則入紀年數也以章月乘之如章歲而一爲積月不盡爲閏餘閏餘十二以上其年有閏閏月以無中氣爲正。

推朔術曰以通數乘積月爲朔積分如日法而一爲積日不盡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爲大餘大餘命以紀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次月朔日也小餘二千一百四十以上其月大也。

推弦望加朔大餘七小餘千七百四十四小分一小分滿二從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上弦日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朔其月蝕望者定小餘如在中節者定小餘如所近中節閒限數限數以下者算上爲日望在中節前後各四日以還者視限數望在中節前後各五日以上者視閒限。

推二十四氣術曰置所入紀年外所求以餘數乘之滿紀法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天正十一月冬至日也。

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四百二小分十一小分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紀法從大餘命如前次氣日也。

推閒月術曰以閒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滿章閏得一月餘滿半法以上亦得一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算外閏月也閏有進退以無中氣御之。

大雪十一月節。　限數千二百四十二　閒限千二百四十八
冬至十一月中。　限數千二百五十四　閒限千二百四十五
小寒十二月節。　限數千二百四十五　閒限千二百二十四

大寒十二月中。　限數千二百一十三　閒限千一百九十二

立春正月節。　限數千一百七十二　閒限千一百四十七

雨水正月中。　限數千一百二十九　閒限千九十二

驚蟄二月節。　限數千六十七　閒限千四十六

春分二月中。　限數千八百七十九　閒限千七十九

清明三月節。　限數九百五十一　閒限九百二十五

穀雨三月中。　限數九百七十九　閒限八百七十四

立夏四月節。　限數八百五十七　閒限八百四十

小滿四月中。　限數八百二十三　閒限八百一十三

芒種五月節。　限數八百九十九　閒限七百九十八

夏至五月中。　限數七百九十八　閒限八百

小暑六月節。　限數八百五　閒限八百一十五

大暑六月中。　限數八百二十五　閒限八百四十五

立秋七月節。　限數八百五十九　閒限八百八十三

處暑七月中。　限數九百七　閒限九百三十五

白露八月節。　限數九百六十三　閒限九百九十二

秋分八月中。　限數千二十一　閒限千五十一

寒露九月節。　限數千八十七　閒限千一百七

霜降九月中。　限數千一百三十二　閒限千一百五十七

立冬十月節。　限數千一百八十一　閒限千一百九十八

小雪十月中。　限數千二百一十五　閒限千二百三十九

推沒滅術曰：因冬至積日有小餘者加積一，以沒分乘之，以沒法除之，所得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即去年冬至後沒日也。

求次沒，加大餘六十九，小餘五百九十二。小餘滿沒法得一，從大餘命如前。小餘盡爲滅也。

推五行用事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清明木火金水始用事日也。各減其大餘十八，小餘四百八十三，小分六，命以紀算外，各四立之前土用事日也。大餘不足減者加六十，小餘不足減者減大餘一，加紀法，小分不足減者減小餘一，加氣法。

推卦用事日：因冬至大餘六，其小餘即坎卦用事日也。加小餘滿九十一，滿元法從大餘，即中孚用事日也。

求次卦，各加大餘六，小餘九百六十七，其四正各因其中日，六其小餘。

推日度術曰：以紀法乘朔積日，滿周天去之，餘以紀法除之，所得爲度，不盡爲分，命度從牛前五起宿次除之，不滿宿，則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及分也。

求次日，加一度，分不加，經斗除斗分，分少進退一度。

推月度術曰：以月周乘朔積日，滿周天去之，餘以紀法除之，所得爲度，不盡爲分，命如上法，則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也。

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二分八百六，大月又加一日度十三分六百七十九分。滿紀法得一度，則次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也。其冬下旬夕在張心暑之。

推合朔度術曰：以章歲乘朔小餘，滿通法爲大分，不盡爲小分，以大分從朔夜半日夜分，滿紀法從度，命如前，則天正十一月合朔日月所共合度也。

求次月，加度二十九，大分九百七十七，小分四十二，小分滿通法從大分，大分滿紀法從度，經斗除其分，則次月合朔日月所共合度也。

推弦望日所在度：加合朔度七，大分七百五，小分十，微分一，微分滿二從小分，小分滿通法從大分，大分滿紀法從度，命如前，則上弦日所在度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也。

推弦望月所在度：加合朔度九十八，大分千二百七十九，小分四十四，滿數命如前，即上弦月所在度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也。

推日月晨明度術曰：日以紀法，月以月周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爲明分。日以滅紀法，月以滅月周，餘爲晨分。各以分加夜半，如法爲度。

推合朔交會月蝕術曰：置所以入紀朔積分，以所入紀下交會率之數加之。

以會通去之餘則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去交度分也以通數加之滿會通去之餘則次月合朔去交度分也以朔望合數各加其月合朔去交度分滿會通去之餘則各其月望去度分也朔望去交分如朔望合數以下入交限數以上者朔則交會望則月蝕

推合朔交會月蝕月在日道表裏術曰置所入紀朔積分以前所入紀下交會差率之數加之倍會通去之餘不滿會通者紀首表天正合朔月在表紀首裏天正合朔月在裏滿會通去之表滿在裏裏滿在表

求次月以通數加之滿會通去之加裏滿在表加表滿在裏先交會後月蝕者朔在表則望在表朔在裏則望在裏先月蝕後交會者看蝕月朔在裏則望在表朔在表則望在裏交會月蝕如朔望合數以下則前交後會如入交限數以上則前會後交其前交後會近於限數者則豫伺之前會後交近於限數者則後伺之

求去交度術曰其前交後會者今去交度分如日法而一所得則却去交度分也其前會後交者以去交度分減會通餘如日法而一所得則前去交度也餘皆度分也去交度十五以上雖交不蝕也十以下是蝕十以上虧蝕微少光晷相及而已虧之多少以十五爲法

求日蝕虧起角術曰其月在外遲先交後會者虧蝕而西南角起先會後交者虧蝕東南角起其月在內遲先交後會者虧蝕西北角起先會後交者虧蝕東北角起虧蝕分多少如上以十五爲法會交中者蝕盈月蝕在日之衝虧角與上反也

月行遲疾度　損益率

| 盈縮積分 | 月行分 |
| --- | --- |
| 一日十四度分十四 | 益二十六 |
| 盈初 | 二百八十 |
| 二日十四度分十一 | 益二十三 |
| 盈積分一十一萬八千五百四十四 | 二百七十七 |
| 三日十四度分八 | 益二十 |
| 盈積分二十二萬三千三百九十二 | 二百七十四 |
| 四日十四度分五 | 益十七 |
| 盈積分三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一 | 二百七十一 |
| 五日十四度分一 | 益十三 |
| 盈積分三十九萬二千七十四 | 二百六十九 |
| 六日十三度分十四 | 益七 |
| 盈積分四十五萬一千三百四十一 | 二百六十一 |
| 七日十三度分七 | 損一 |
| 盈積分四十八萬三千三百五十四 | 二百五十四 |
| 八日十三度分一 | 損六 |
| 盈積分四十八萬三千三百五十四 | 二百四十八 |
| 九日十二度分十六 | 損十 |
| 盈積分四十五萬五千九百 | 二百四十四 |
| 十日十二度分十三 | 損十三 |
| 盈積分四十一萬三百一十 | 二百四十一 |
| 十一日十二度分十一 | 損十五 |
| 盈積分四十五萬一千四十二 | 二百三十九 |
| 十二日十二度分八 | 損十八 |
| 盈積分二十八萬二千六百五十八 | 二百三十六 |
| 十三日十二度分五 | 損二十一 |
| 盈積分二十萬五百九十六 | 二百三十六 |
| 十四日十二度分三 | 損二十三 |
| 盈積分十萬四千八百五十七 | 二百三十一 |
| 十五日十二度分五 | 益二十一 |
| 縮初 | 二百三十三 |

十六日十二度七分益十九
縮積分九萬五千七百三十九　二百三十五
十七日十二度九分益十七
縮積分十八萬二千三百六十　二百三十七
十八日十二度十二分益十四
縮積分二十五萬九千八百六十三　二百四十
十九日十二度十五分益十一
縮積分三十二萬三千六百八十九　二百四十一
二十日十二度十八分益八
縮積分四十七萬三千八百四十八　二百四十六
二十一日十二度三分益四
縮積分三十一萬三百二十　二百五十
二十二日十二度七分損一
縮積分四十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六　二百五十四
二十三日十二度十三分損五
縮積分四十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六　二百五十九
二十四日十三度十八分損十一
縮積分四十萬五千七百五十一　二百六十五
二十五日十四度五分損十七
縮積分三十五萬五千六百三　二百七十一
二十六日十四度十一分損二十三
縮積分二十七萬八千九十九　二百七十七
二十七日十四度十一分損二十四
縮積分十七萬三千二百四十　二百七十八
周日十四度十三有小分六損二十五有小分六
六百二十六　百二十六
縮積分六萬二千八百二十六　二百七十九有小分六
百二十六

推合朔交會月蝕入遲疾歷術曰置所入紀朔積分以所入紀下遲疾整率之數加之以通周去之餘滿日法得一日不盡爲日餘命日算外則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入歷日也
求次月加一日餘四千四百五十求望加十四日日餘三千四百八十九日餘滿日法成日日滿二十七去之又除餘如周日餘日餘不足除者減一日加周虛
推合朔交會月餘定大小餘以歷日餘乘所入歷損益率以損益盈縮積分爲定積分以章歲減所入歷月行分餘以除之所得以盈減縮加大小餘加之滿日法者交會加時在後日減之不足者交會加時在前日月蝕者隨定大小餘爲日加時入歷在周日者以周日餘乘縮積分爲定積分以損率乘入歷日餘又以周日日餘乘之以周日日度小分弃之以損定積分餘爲後定積分以章歲減周日月行分餘以周日月餘乘之以周日度小分弃之以除後定積分所得以加大小餘如上法推加時以十二乘定小餘滿日法得一辰數從子起算外則朔望加時所在辰也有餘不盡者四之如日法而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太又有餘者三之如日法而一爲彊半法以上排成之不滿法廢棄之以強弃少爲少強弃半爲半強弃太爲太強得二強者爲少弱以之弃少爲半弱以之弃半爲太弱以之弃太爲一辰弱以所在辰命之則各得其少太半及強弱也其月餘蝕望在中節前後四日以還日以上者視限數在中節前後五日以上者視閒限定小餘如閒限數以下者以算上爲日

斗二十六分四百五十五　牛八　女十二　虛十
危十七　室十六　壁九
北方九十八度分四百五十五
奎十六　婁十二　胃十四　昴十一
畢十六　觜二　參九
西方八十度
井三十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張十八　翼十八　軫十七

南方百十二度

角十二　亢九　氐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東方七十五度

中節日行在度　日行積度　黃道去日

晝漏刻　夜漏刻　晨中星

明中星

冬至十一月中斗二十少　百一十五度　丈三尺三寸

四十五　五十五　奎六　強

九二　少強

小寒十二月節女三　百一十三　強　丈二尺三寸

四十五分八　五十四分二　婁半　強

氐七　強

大寒十二月中虛半強　百一十一　太強　丈一尺

四十六分八　五十二分二　胃十一　太強

心半

立春正月節危十太　百六　少強

四十八分六　五十一分四　畢五　少強

尾七　半強

雨水正月中虛八太　百一　強　七尺九寸五分

五十八分　四十九分二　參六　半強

箕半

驚蟄二月節虛八強　九十五　強　六尺五寸五分

五十三分三　四十六分七　井十七　少強

斗少

春分二月中奎十四少　八十九　少強　五尺二寸五分

五十五分八　四十四分二　鬼四

斗十一　強

清明三月節胃一半　八十三　少強　四尺一寸五分

五十八分三　四十一分七　星四　太

斗二十一　半

穀雨三月中昴二大　七十七　太強　三尺二寸

六十五分　三十九分五　張十七

斗六　半

立夏四月節畢七　七十三　少強　二尺五寸二分

六十二分四　三十七分六　翼十七　太

女十　少強

小滿四月節參四少　六十九　太　尺九寸八分

六十三分九　三十六分一　角　太強

危　太強

芒種五月節井少半　六十七　少強　尺六寸八分

六十四分九　三十五分一　亢五　太

危十四　強

夏至五月中井二十五半　六十七　強　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　氐十二　少強

室十二　強

小暑六月節柳三太　六十七　太強　尺七寸

六十四分七　三十五分三　尾一　太強

奎二　太強

大暑六月中星四強　七十　二尺

六十三分八　三十六分二　尾十五　半強

婁三太

立秋七月節張十二少　七十三半強　二尺五寸五分

六十二二分　三十七八分　箕九太強

胃九太強

處暑七月中翼九半　七十八半強　三尺三寸三分

六十三二分　三十九八分　斗十少

畢三太

白露八月節觜六太　八十四少強　四尺二寸五分

五十七八分　四十二三分　斗二十一強

參五少強

秋分八月中角五弱　九十半強　五尺五寸二分

五十五二分　四十四八分　牛五少

井十六少強

寒露九月節尤八少弱　九十六太強　六尺八寸五分

五十二六分　四十七四分　女七太

鬼三少強

霜降九月中氐十四少強　百二少強　八尺四寸

五十三分　四十九七分　虛六太

星三太

立冬十月節尾四半強　百七少強　丈八寸二分

四十八二分　五十一八分　危八強

張十五太

小雪十月中箕二太強　一百一十一弱　丈一尺四寸

四十六七分　五十三三分　室二半弱

翼十五太

大雪十一月節斗六　百一十三太強　丈二尺五寸六分

四十五五分　五十四五分　壁半強

翼十五太

右中節二十四氣如術求之得冬至十一月中也加之得次月節加節得其月中星以日所在爲正置所求年二十四氣小餘四之如法得一爲少不盡少三之如法爲強所得以減其節氣昏明中星各定

推五星術

五星者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填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凡五星之行有遲有疾有留有逆晨自開闢清濁始分則日月五星聚于星紀發自星紀並而行天遲疾留逆互相逮及星與日會同宿共度則謂之合從合至合之日則謂之終各以一終之日與一歲之日通分相約終而率之歲數歲則謂之合終歲數歲終則謂之合終合數二率既定則法數生焉以章歲乘合數爲合月法以紀法乘合數爲日度法以章月乘歲數爲合月分如合月法爲合月合月之餘爲月餘以通數乘合月數如日法而一爲大餘以六十去大餘爲星合朔大餘大餘之餘爲朔小餘以通數乘月餘以合月法乘朔小餘幷之以日法乘合月法除之所得星合入月日數也餘以朔通法約之爲入月日以朔小餘減日法餘爲朝虛分以歷斗分乘合數爲星度斗分木火土各以合數減歲餘以周天乘之如日度法而一所得則行星度數也餘則度餘金水以周天乘歲數如日度法而一所得則行星度數也餘則度餘也

木合終歲數一千二百五十五

合終合數一千一百四十九

合月度法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一

日度法二百一十一萬七千六百七

合月數一十三

月餘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二

朔大餘二十三

朔小餘四千九十三

入月日一十五。
日餘一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四。
朔虛分四百六十六。
斗分五十二萬一千七百九十五。
行星度三十三。
度餘一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
火合終歲數五千一百五。
合終合數三千三百八十八。
合月法四萬五千三百七十二。
日度法四百三十萬一千八百一十四。
合月數二十六。
月餘二萬二。
朔大餘四十七。
朔小餘三千六百二十七。
入月日一十三。
日餘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四十。
朔虛分九百三十三。
斗分一百八萬六千五百三十。
行星度五十。
度餘一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五十。
土合終歲數三千九百四十三。
合終合數三千八百九。
合月法七萬二千三百七十一。
日度法七百一萬九百八十七。
合月數一十二。
月餘五萬八千一百五十三。

朔大餘五十四。
朔小餘一千六百七十四。
入月日二十四。
日餘六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四。
朔虛分二千八百八十五。
斗分一百七十三萬三千九十五。
行星度一十二。
度餘五百九十六萬二千二百五十六。
金合終歲數一千九百七。
合終合數二千三百八十五。
合月法四萬五千三百一十五。
日度法四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五十四。
合月數九。
月餘四萬三百一十。
朔大餘二十五。
朔小餘三千五百三十五。
入月日二十五。
日餘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
朔虛分一千二十四。
斗分一百八萬五千二百七十五。
行星度二百九十二。
度餘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
水合終歲數一千八百七十。
合終合數一萬一千七百八十九。
合月法二十二萬三千九百九十一。
日度法二千一百七十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七。

合月數一
月餘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五十九
朔大餘二十九
朔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
入月日二十八
日餘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九十一
朔虛分二千
斗分五百三十六萬三千九百九十五
行星度五十七
度餘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三百六十一

推五星術曰置壬辰元以來盡所求年以合終合數乘之滿合終歲數得一名積合不盡名爲合餘以合終合數減合餘得一者星合往年得二者合前往年無所得合其年餘以減合終合數爲度分金水積合偶爲晨奇爲夕

推五星合月以月數月餘各乘積合餘滿合月滿法從月爲積月不盡爲月餘以紀月除積月所得算外所入紀也餘爲入紀月副以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爲閏以減入紀月餘以歲中去之餘爲入歲月命以天正起算外星合月也其在閏交際以朔御之

推合月朔以通數乘入紀月滿日法得一爲積日不盡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爲大餘命以所入紀算外星合朔日也

推入月日以通數乘月餘合月法乘朔小餘幷之通法約之所得滿日度法得一則星合入月日也不滿日餘命曰以朔算外入月日也

推星合度以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爲度不盡爲餘命以牛前五度起算外星所合度也

求後合月以月數加入歲月以餘加月餘餘滿合法得一月月不滿歲中即在其年滿去之有閏計焉餘爲後年再滿在後二年金水加晨得夕加夕得晨也

求後合朔以朔大小餘數加合朔月大小餘其月餘上成月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法

求後入月日以入月日日餘加入月日及餘餘滿日度法得一其前合朔小餘滿其虛分者去一日後小餘滿二千四百九十一以上去二十九日不滿去三十日其餘則後合入月日命以朔求後合度數及分如前合宿次命之

木晨與日合伏順十六日九十九萬七千八百三十二分行星二度百七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分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疾日行五十七分之十一五十七日行十一度順遲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而留不行二十七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而復留二十七日復遲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而復順疾日行十一分五十七日行十一度在日前

夕伏西方順十六日九十九萬七千八百三十二分行星二度百七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九十八日九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四分行星三十三度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分

火晨與日合伏七十二日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六百一十五分行星五十六度百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五分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日行二十三分之十四一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更順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而留不行十一日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而復留十一日復順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而復疾日行十四分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前

夕伏西方順七十二日百七十九萬二千六百一十五分行星五十六度百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五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七百八十日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三十分行星四百一十五度二百四十九萬八千六百九十分

土晨與日合伏十九日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五分半行星二度六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分半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行百七十二分之十三八十六日行六度半而留不行三十二日半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百二日半而退六度而復留不行三十二日半復順日行十三分八十六日行六度半在日前

夕伏西方。順十九日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五分半。行星二度六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分半。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七十八日六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四分。行星十二度五百九十六萬二千二百五十六分。

金晨與日合。伏六日。退四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而逆。遲日行五分之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七日。而旋順。遲日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十四。九十一日。行百五度而順。益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一。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後而晨伏東方。順四十二日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五十二度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而與日合。一合二百九十三日十九萬四千九十分。行星如之。

金夕與日合。伏順四十二日百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五十二度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一。六十一日。行百一十二度。而更順。遲日行一度十四分。九十一日。行五度而順。益遲日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留不行七日。旋逆日行五分之三十日。退六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六日。退四度而與日合。再合一終五百八十四日三十八萬九千八百八十分。行星如之。

水晨與日合。伏十一日。退七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逆疾一日。退二度而留不行一日。而旋順。遲日行八分之七。八日。行七度而順疾。日行一度十八分之四。十八日。行二十二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十八日。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三十六度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而與日合。凡一合五十七日二千二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如之。

水夕與日合。伏十八日。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三十六度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十八分之四十八日。行二十二度。而更順。遲日行八分之七。十八日。行七度而留不行一日。而旋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十一日。退七度而與日合。凡再合一終。百一十五日千八百九十六萬一千三百九十五分。行星如之。

五星歷步術。以法伏日度餘加星合日度餘。滿日度法得一。從全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及餘度也。以星行分母乘見度分。如日度法得一。分不盡半法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滿其母得一度。逆順母不同。以當行之母乘故分。如故母而一。當行分也。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盡度。除斗分。以行母爲率。分有損益。前後相御。武帝侍中平原劉智以斗歷改憲。推四分法三百年而減一日。以百五十爲度法。三十七爲斗分。

推甲子爲上元至秦始十年。歲在甲午。九萬七千四百一十一歲。上元天正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始于星紀。得元首之端。餘以浮說名爲正歷。當陽侯杜預著春秋長歷。說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七分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設閏月。閏月無中。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閒。所以異於他月。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爭敘而不僭。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歷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歷數也。劉子駿造三正歷以修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歷惟得一蝕。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氣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自古已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已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日蝕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蝕。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爲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弊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當著歷論。極言歷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累月爲歲。以漸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蝕者。曠年不蝕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恆數。故歷無不有先後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之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歷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遺辭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備經傳。月日日蝕。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於度己之跡。而欲削他人足也。余爲歷論之後。至咸寧中。善

作者李修卜顯依論體爲術名乾度歷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數而微增月術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强調强調之差雖少而遞足以遠通盈縮時御書及史官以乾度與泰始歷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歷殊勝泰始歷上勝官歷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又幷考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疏也

春秋大凡七百七十九日（三百九十三經三百八十六傳）其四十七日蝕（三無甲乙）

黃帝歷得四百六十六日　一蝕

顓頊歷得五百九日　八蝕

夏歷得五百三十六日　十四蝕

真夏歷得四百六十六日　一蝕

殷歷得五百三日　十三蝕

周歷得五百六日　十三蝕

真周歷得四百八十五日　一蝕

魯歷得五百二十九日　十三蝕

三統歷得四百八十四日　一蝕

乾象歷得四百九十五日　七蝕

泰始歷得五百一十日　十九蝕

乾度歷得五百三十八日　十九蝕

今景歷得七百三十六日　三十日蝕（失三十三日經傳誤）　四日蝕（三無甲乙）

漢末宋仲子集七歷以考春秋案其夏周二歷術數皆與藝文志所記不同故更名爲真夏真周歷也

穆帝永和八年著作郎瑣邪王朗之造通歷以甲子爲上元積九萬七千年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三百五爲斗分因其上元爲開闢之始

後秦姚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略曰治歷之道必審日月之行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察地化一失其本則四時變移故仲尼之作春秋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年以首事明天時者人事之本是以王者重之自皇羲以降暨于漢魏各自制歷以求厥中考其疏密惟交會薄蝕可以驗之然書契所記惟春秋著日蝕之變自隱公訖于哀公凡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有六考其時期不知用何歷也班固以爲春秋因魯歷魯歷不正故置閏失其序魯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檢春秋置閏不與此蔀相符也命歷序曰孔子爲治春秋之故遡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如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期於理可從而經有蝕期之驗傳爲失之也厥度解傳用太極上元太極上元遡三統歷劉歆所造元也何緣施於春秋而用漢歷於義無乃遠乎傳之違失多矣不惟斯事而已襄公二十七年冬十有一月乙亥期日有蝕之傳曰辰在申司歷過再失閏也考其去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爲再失閏也案歆歷於春秋日蝕一期其餘多在二日因附五行傳著朓與側歷之說云春秋時諸侯多失其政故月行恆遲歆不以歷失天而爲之差說日之蝕期此乃天驗也而歆反以己歷非此冤天而貨時歷也杜預又以爲周衰世亂學者莫得其真今之所傳七歷皆末必是時王之術也今就以七家之歷以考古今交會信無其驗也皆由斗分疏之所致也殷歷以四分一爲斗分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爲斗分乾象以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爲斗分今景初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分之四百五十五爲斗分疏密不同法數各異殷歷斗分麤故不施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得通於古景初斗分雖在纖細之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日月虧已皆不及其次假使日在東井而蝕以月驗之遡在參六度差違乃爾安可以考天時人事乎今治新歷以二千四百五十一分之六百五爲斗分日在斗十七度天正之首上可以考合於春秋下可以取驗於今世以之考春秋三十六蝕正期者二十有五蝕二日者二蝕晦者二誤者五凡三十三蝕其餘蝕經无日辰之名無以考其得失圖讖皆云三百歲斗歷改憲以今新歷施於春秋之世日蝕多在朔春秋之世下至於今凡一千餘歲交會數差故推

遡於三統之間此法乃可永載用之豈三百歲斗歷改憲者乎甲子上元以來至魯隱公元年己未歲凡八萬二千七百三十六至晉孝武太元九年甲申歲凡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算上

元法七千三百五十

紀法二千四百五十一

通數十七萬九千四十四

日法六千六十三

月周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六

氣分萬二千八百六十

元月九萬九百四十五

紀月三萬三百一十五

沒分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一

沒法六百三十三斗分六百五

周天八十九萬五千二百二十一名紀日

章月二百三十五

章歲十九

章閏七

章中十二

會數四十七日月八百九十三歲凡四十七會分盡

氣中十二

甲子紀　交差九千一百五十七

甲申紀　交差六千三百四十七

甲辰紀　交差三千一百一十七

周半一百二十七

期望合數九百四十一

周天八十萬五千二百二十

會歲八百九十三

會月萬一千四十五

日分法二千五百

章數一百二十七

小分二千一百八十三

周閏大分七萬六千二百六十九

歷周四十萬七千六百一十半周天

會分三萬八千一百四十四

月周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六

差分一萬一千九百八十六

會率一千八百八十三

小分法二千二百九

入交限一萬一百四

小周二百五十四

甲子紀　差率四萬九千一百七十八

甲申紀　差率五萬八千二百四十一

甲辰紀　差率六萬七千二百八十四

通周十六萬七千六百三

周日日餘三千三百六十三

周虛二千七百一

五星約法

據出見以爲正不繫於元本然則算步究於元初約法施於今用曲求其趣則各有宜故作者兩敘其法也蔡以月蝕檢日宿度所在爲歷術者宗據又著渾天論以步日於黃道較前儒之失並得其中矣

晉書卷十八

偉歷術下章月二百四十五〇四十五。宋書作三十五。

會通。七十九萬百一十〇一十。宋書作二十。

甲戌紀第二遲疾差率七萬三千九百六十七〇監本脫六十七三字。今補入。

甲午紀第四交會差率七十二萬三千七百三十九〇三十九。宋書作四十九。

又遲疾差率一萬三千四百七〇七。宋書作九。

甲辰紀第五遲疾差率一萬八千八百四十八〇一萬。宋書作十萬。

甲寅紀第六遲疾差率十萬八千六百六十八〇十萬。宋書作七萬。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〇臣永祥按小餘係二千一百四十九。疑云二千四百一十九。疑字有誤。

小滿十二月節注限數千二百四十五〇臣龍官按此書小滿。及下文立春驚蟄春分大暑霜降立冬注中數目俱與宋書小異。

雨水注正月中氣八太弱。宋本作太強。

木合終歲數一千二百五十五〇五十五。宋書作五十三。又下文合月度法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一。四十一。宋書作三十一。度餘一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宋書無六十九三字。

餘滿日度法得一從命之〇命應作全。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志第九

禮上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迺聖垂範以爲民極節其驕淫以防其暴亂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爲國爲家可得而治也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迺太一初分縫人鑽火志有暢於參倫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於春澗之右焚蒭豕於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軒頊依神唐虞稽古遠乎隆周其文大備或垂百官之範置不刊之法或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叔代澆訛王風陵謝事睽光國禮亦愆家趙朔子問太叔以撰讓周旋之禮對曰蓋所謂儀而非禮也天經地義之道自茲尤缺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述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訓時無明后道壞不行若夫情尚分流隄防之仁是棄燒飪異術洙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罷再祭之興中興爲一郊之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而西京元鼎之辰中興汞平之日疏鑿流而延冠帶啓儒門而引諸生兩京之盛於斯爲美及山魚登俎澤豕睽經禮樂恆委浮華相尚而郊禋之制綱紀或存魏氏光宅憲章斯美王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禮十七篇之學各以舊文增損當世豈所謂致君於堯舜之道爲世屬雕牆時逢秕政周因之典務多違俗而遺編殘冊猶有可觀者也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翠山以爲圜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樽玄酒非播紳爲之綱紀其孰能與於此者哉宣景戎旅未遑伊制太康平吳九州共一禮經咸至樂器同歸於是齊魯諸生各攜緗素武皇帝亦初平寇亂意先儀範其吉禮也則三茅不薦日觀停瑄其凶禮也則深衣布冠降席徹膳明乎一謙三益之義而教化行焉元皇中興事多權道遺文舊典不斷如疑是以常侍戴邈諸閻上疏云方今天地更始萬物權輿蕩近世之流弊創千齡之英範是故變劍之節樂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其所以興起禮文勸帝身先之也穆哀之後王猷漸替桓溫居揆政由己出而有司或曜斯文增脩執事主威長謝臣道專行記曰苟無其位不可以作禮樂豈斯之謂歟晉始則有荀顗鄭沖臧成國典江左則有荀崧習鑿損益朝儀周官五禮吉凶軍賓嘉而吉禮之大莫過祭祀故烝嘗之制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于神明者也漢興承秦滅學之後制度多未能復古歷東西京四百餘年故往往改變魏氏承漢末大亂舊章殄滅命侍中王粲尚書衛覬草創朝儀及晉國建文帝又命荀顗因魏代前事撰次新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刊定咸百六十五篇奏之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鄭康成討論之虞喜所宜損增曰臣典校故太尉顗所撰五禮臣以爲夫革命以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大務也是以臣前表禮事稽留求遠乾施行又以喪服最多疑闕宜見補定又以今禮篇卷煩重宜隨類通合事久不出懼見廢曝蓋冠婚祭會諸吉禮其制少變至於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貞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沒而門人疑於所服此等皆明達智禮仲謀周典俯師仲尼漸漬聖訓積年及遭喪事猶尚若此明喪禮易戚不可不詳也況自此已來篇章焚散去聖彌遠喪制訛謬固其宜矣是以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乎繼養育及爲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衆喪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義迺彰其傳說者詳世稱子夏所作鄭王祖經宗傳而各有異同天下並疑莫知所定而顗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注說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當遭須異說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臣以爲今宜參采禮記略取傳說補其未備一其殊義可依準王景侯所撰喪服變除使類統明正以斷疑爭然後制無二門咸同所由又有此禮當班於天下不宜繁多顗爲百六十五篇爲一卷合十五餘萬言臣猶謂卷多文煩類皆重出案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於東嶽備稱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但曰如初周禮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約而義舉今禮儀事同

而名異者，輒別爲篇卷。煩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隨類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異。如此所減三分之一。虞討論新禮訖，以元康元年上之。所陳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詔可其議。後虞與傅咸續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沒，虞之決疑注，是其遺事也。遷于江左，僕射刁協、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祿大夫摯虞又踵脩其事云。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於是時，二漢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

四年八月，天子東巡，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大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圜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稽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世係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圜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世不復郊祀。」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持節侍中太保鄭沖、兼太尉司隸校尉李憙奉皇帝璽綬策書禪位于晉。景寅，武皇帝設壇場于南郊，柴燎告類于上帝。是時尚未有祖配，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令便爲永制。衆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祇，配以祖考，日夕難企，貶食忘安。其便郊祀。」時羣臣又議五帝即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幷圜丘方丘於南北郊，更脩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祀圜丘於南郊，自是後圜丘方澤不別立。

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年十月，又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地。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既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所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愍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敗。元帝渡江，太興二年，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都洛邑，乃脩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即便立郊，自宜於此脩舉。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恆、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立南郊於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時尚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

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及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勾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也。地郊則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凡四十四神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表：「案始中合二至之禮於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陽月。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及中興草創，百度從簡，合七郊於一丘，憲章未備，權用斯禮，蓋時宜也。至成和中，議別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漢後，正月祭天以地配，時高堂隆等以爲禮祭天不以地配，而耕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於是從和議。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親奉。

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桓玄，走之。己卯，告義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反，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爲宜依周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曰：「既殯郊祀，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焉，稟命而行，何所辭也。郊之與否，豈如今日

之比乎議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令三公行事又郊天極尊惟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嘗嫡子居外介子執事未有不親受命而可祭天者納之又曰武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帝中興以三月郊今郊時未遍日月望與駕無爲欲速而使皇輿旋反更不得親奉也於是從納之議

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泰世多以騂駒漢則但云犢未辨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玄牲明堂廟社同以赤牲禮有事告祖禰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漢儀天子之喪使太尉告誄于南郊他無聞焉

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誄南郊皆是有事於郊也江左則廢

禮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夕月於西漢武帝郊泰時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既郊日月又不在東西郊也後遂旦夕常拜故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神之道也

黃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于東郊之外又違禮二分之義

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祀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祀夕月于西郊始得古禮及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舊請車駕祀朝日寒温未適可不親出詔曰禮儀宜有常若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復爲無定制也間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弭息惟此爲大按此詔帝復爲親祀朝日也此後廢

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魏文帝即位用漢明堂而未有配

明帝太和元年始宗祀文帝於明堂齊王亦行其禮晉初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尊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變革是則郊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聿

虞議以爲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漸禮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瞿粟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

遷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義三日再祀非謂不瀆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漸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詔從之江左以議後未遑脩建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坐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以令置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巵魏氏常行其禮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白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其故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以爲黃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爲令也是以服黃無令斯則魏氏不讀大暑令也及晉受命亦有其制傅咸云立秋一日白路光於紫庭白旂陳於玉墀然則其日旂路皆白也

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讀秋令兼侍中散騎常侍荀奕兼黃門侍郎散騎侍郎曹宇駁曰尚書三公曹奏讀秋令儀注舊典未備臣等參議光祿大夫臣華恆議武皇帝以秋夏成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不廢也夫先王所以順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服尊嚴之所重今服章多闕加比熱隆耦臣等謂可如恆議依故事闕而不讀詔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今正服漸備四時讀令是祇述天和隆殺之道謂今故宜讀夏令奏可

禮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至秦滅學其禮久廢漢文帝之後始行斯典魏之三祖亦皆親耕籍田及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農可令有司行事詔曰夫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世以來耕籍止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

之費今脩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率先天下王者祥具其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若無官田隨宜便換而不得侵人也於是乘輿御木輅以耕以太牢祀先農自惠帝之後其事便廢

江左元帝將脩耕籍尚書符問籍田至尊應躬祠先農不賀循答漢儀無止有至尊應自祭之文然則周禮王者祭四望則兆羣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以此不爲無親祭之義也宜立兩儀注賀循等所上儀注又未詳允事竟不行後哀帝復欲行其典亦不能遂漢儀縣邑常以乙日祠先農乃耕於乙地以景戊日祠風伯於戊地以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牲用羊豕立春之日皆青幡幢迎春于東郊外野中迎春至自野中出則迎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魏氏惟天子耕籍藩鎮關諸侯百畝之禮及武帝末有司奏古諸侯耕籍田百畝躬執耒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今諸王臨國宜依脩耕籍之義然竟未施行

周禮王后帥內外命婦享先蠶於北郊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蠶于北郊依周典也及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奏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籍田千畝后夫人躬蠶桑宮今陛下以聖明至仁脩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坤道未光蠶禮尚缺以爲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曰昔天子親籍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蠶以備祭服所以率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籍田有制而蠶禮不脩由中閫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脩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於是蠶於西郊蓋與籍田對其方也乃使侍中成粲草定其儀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爲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六人爲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者十二算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騑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璽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璽鉤從蠶先桑二日蠶室生蠶著薄上桑日皇后未到大祝令賀明以一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祠畢徹饌班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各採五條縣鄉君以下各採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乃就位設饗宴賜絹各有差

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後復省故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

晉初仍魏無所損益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祠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幷二社之祀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大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故自報自爲立社者爲籍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大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大社不自立之於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大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大社天子爲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大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傳曰于清丘之社是衆庶之社既已不稱大矣若復不立之京師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爲羣姓立七祀王自爲立七祀官自爲者自爲而祀也爲羣姓者爲羣姓而祀也大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鶩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愚冥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社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爲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見愚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也前被敕尚書召諮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擾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明稷無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遇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

予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緯篤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所掌壝之無稷字說者以爲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時成榮議據景侯論大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爲如祭法之論景侯之解交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大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大社復爲立京都也不知此論何從而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門不能默已謹復續上劉寔與咸議同詔曰社稷一神而相襲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舊一如魏制其後擊虞奏以爲臣按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社稷則大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爲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被社震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奉以尚書召誥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大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社營一社之處朝議斐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爲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大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大社保祐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邦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

漢儀每月旦太史上其月歷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正朔前後二日牽牛酒至社下故以祭日日有變劉羊以祠社用救日變執事者長冠衣絳領袖緣中衣絳緣以行禮如故事自晉受命日月將交會太史乃上合朔尚書先事三日宣攝內外戒嚴擊鼜決疑曰凡救日蝕者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侯日變便伐鼓於門閤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各持劍立其戶前衛尉卿羅列繞宮侯察守備周而復始亦伐鼓於社用周禮也又以赤絲爲繩以繫社祝史陳辭以責之勾龍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陳辭以責之日復常乃罷

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否共諮尚書令荀彧時癸平計吏劉卻在坐曰梓慎稱遠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及衆人咸善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卻由此顯名至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旦合朔却元會改魏故事也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按尚書符若日之有變便擊鼓於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勑外改之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復疑應却會與否庾冰輔政寫劉卻議以示八坐于時有謂卻爲不得禮意荀彧從之是勝人之一失故蔡謨遂著議非之曰卻論災消異伏又以梓慎稱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之所畏誡故素服廢樂退避正殿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而救之夫敬誡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衰不見星而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見星也而卻廢之是棄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過猶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況聞天會將至行慶樂之會於禮乖矣禮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引此可謂失其義旨劉卻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然荀令所言漢朝所從遂使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誤矣後君子將擬以爲式故正之云爾於是冰從衆議遂以却會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卻議不却會王彪之據咸寧建元故事又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爲先存其事而僥倖史官推術謬錯故不豫廢朝禮也於是又從彪之議

尚書禮于六宗諸儒互說往往不同王莽以爲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時疑其事以問王肅亦以爲易六子故不廢及晉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

特立新禮於是遂罷其祀其後擊虞奏之又以爲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四師職曰用牲于社宗廟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則周禮祭禜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即位高邑依虞書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同大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物資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致有其興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詔從之

禮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太厲戶竈仲春亥爲至之日以太牢祀高禖毛詩綠衣篇高子曰靈星之尸漢興高帝亦立靈星祠及武帝以李少君故始祠竈及生炙太子始立高禖漢儀云國家亦有五祀有司行事其禮頗輕於社稷則亦存其典矣又云常以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又是月也祠老人星于國都南遂郊老人星廟立夏祭竈季秋祠心星于城南壇心星廟元康時洛陽猶有高禖壇百姓祠其旁或謂之落星是後諸祀無聞江左以來不立七祠靈星則配繫南郊不復特置禘左氏傳龍見而雩經典尚矣漢儀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尚旱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閉諸陽衣皂興土龍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

武帝咸寧二年春分久旱四月丁巳詔曰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獲澍雨此雩之舊典也

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其雨多則禜祭赤幘朱衣閉諸陰朱索禜社伐朱鼓焉

周禮王者祭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社稷五土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兆四類四望亦如之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禮五嶽四瀆咸秩羣祀舉沈珪璧六年七月帝以舟軍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淮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

魏元帝咸熙元年行幸長安使使者以璧幣禮祠華山及穆帝升平中何琦論備五嶽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巡狩順時之方柴燎五嶽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報功德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祀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惟濡之天柱在王略之內也舊臺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太史兼假四時禮賽春釋寒而冬請冰咸和迄今又復廢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廢費則百姓之靈而山川大神更爲侵缺禮俗頹素人神雜擾公私奔敝漸以繁滋夏由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憝已殲宜脩舊典嶽瀆之域風教所被來蘇之衆咸蒙德澤而神明禋祀未之或敘巡狩柴燎其廢尚矣崇明前典將俟皇輿北旋稽古憲章大釐制度俎豆牲牢祝嘏大辭舊章靡記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敬以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祆孽可粗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雜時不見省

昔武王入殷未及下車而封先代之後蓋追恩其德也孔子以大聖而終於陪臣未有封爵至漢元帝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詔以讚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及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

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祠孔子祭宜如泰始故事

禮始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用幣漢世雖立學斯禮無聞魏齊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講論語通五年正月講尚書通七年十二月講禮記通並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

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寧三年講詩通太康三年講禮記通泰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太子並親釋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顏回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講詩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孝武寧康三年七月帝講孝經通並釋奠如故事穆帝孝武並權以中堂爲太學

故事祀皐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學也故事祀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之月以順秋政蟄虞以爲按虞書皐陶作士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恩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于太學是崇聖而從重也律署之置卑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律非正署廢興無常宜如舊祀於廷尉又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制可

歲旦常設葦茭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禳惡氣按漢儀則仲夏設之有桃印無磔雞及魏明帝大脩禳禮故何晏禳祭議雞特牲供禳釁之事磔雞宜起於魏印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且未詳改仲夏在歲旦之所起耳

魏明帝青龍元年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勿立祠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曰昔聖帝明王脩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煩瀆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繼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祆妄相煽會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爲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祆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禮文詳矣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二郡封魏武帝爲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廟于鄴自以諸侯禮立五廟也後雖進爵爲王無所改易

延康元年文帝繼王位七月追尊皇祖爲大王夫人曰大王后黃初元年十一月受禪又追尊大王曰大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按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宗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廟之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曾祖高皇大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世不毀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便行太傅太常韓暨行太常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祖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爲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爲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爲魏高祖上稽成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宜爲魏烈祖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其左爲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爲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禘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事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別立寢廟奏可

太和元年二月立廟于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圭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恩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同殿在鄴廟

魏元帝咸熙元年進文帝爵爲王追命舞陽宣文侯爲宣王忠武侯爲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謚曰文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受禪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伯考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爲景皇后二年正月有司奏置七廟帝重其役詔宣權立一廟於是羣臣議奏上古清廟一宮尊遺神祇遠至周室制爲七廟以辨宗祧聖旨深弘遠跡上世殷紫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遺旨昔舜承堯禪受終于文祖遠陟帝位堯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于祖遠陟帝位此則虞氏不改唐廟

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廟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爲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爲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七月又詔曰主者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於禮奉明主情猶未安宜更營造於是改創宗廟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爲景懷皇后任茂議以爲夏侯初嬪之時未有王業帝不從太康元年豐壽公主脩麗祔于太廟周漢未有其準魏明帝則別立平原主廟晉又異魏也六年因廟陋當改脩創羣臣又議奏曰古者七廟所建自宜如禮詔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爲敘亦隨時之宜也其便仍舊至十年乃更改築於宣陽門內窮極壯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耳廟成帝用擊虞議率百官遷神主于新廟自征西以下車服導從皆如帝者之儀及武帝崩則遷征西及惠帝崩又遷豫章而惠帝世愍懷太子二子哀太孫臧沖太孫尚並祔廟元帝世懷帝殤太子又祔廟號爲陰室四殤懷帝初又策謚武帝楊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祠弘訓宮不列於廟元帝既即尊位上繼武於元爲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是時西京神主湮滅廣庭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爲世數故也于時百度草創舊禮未備毀主權居側室至太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爵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恆言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爵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傅純並以爲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廟室當以客主爲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全成七廟之禮驃騎長史溫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書劍掇起不策名於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禰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蒸嘗於繼既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恆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爲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帝從嶠議悉施用之於是乃更定制還復豫章潁川于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尊之義在廟不毀也及元帝崩則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潁川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成帝咸康五年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于廟配饗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至康帝崩穆帝立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毀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太廟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爲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還入是爲四世遠祖景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爲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窋殷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祧祭禰不絕護軍將軍馮懷議禮無廟者爲壇以祭可立別室藏之至殷祫則祭于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稱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畧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埠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禘則祭於壇埠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漢世韋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側室而祭則不如承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是時尚文爲撫軍與尚書郎劉卲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曰舜廟所以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廟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祀也若依慶主之塵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別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之毀主據按古義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鯀則遷主居太祖

之上亦何疑也於是京兆遷入西儀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繼西並爲兄弟無所登除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世秩登進於是穎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穎川又遷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每事從儉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祠部郎中徐邈議圜丘郊祀繼典無二宜皇帝嘗辯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爲安武皇帝建廟六世祖三昭三穆宣皇帝創基之主宜惟太祖而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也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遷事亡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祔祖立廟蓋謂支胤援立則親近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須前世既遷乃太祖位定耳京兆遷毀宜藏主於石室雖帝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託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堂方圓之制綱領已舉不關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爲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於二京也明堂所祀之神積疑莫辯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爲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祀同周四主故並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放五帝祀地放四望乎侍中車胤議同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夏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從俗乎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築而脩之時朝議多同於是奏行所改十六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偪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廟異也諸主既入廟殿脩隘之與及新廟成神主還室又殿脩隘之與十九年二月追尊簡文母會稽太妃鄭氏爲簡文皇帝宣太后立廟太廟道西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義熙元年四月將殷祠詔博士議遷毀之禮大司馬琅邪王德文難秦始之初虛太祖之位而緣情流遠上及征西故世盡則宜毀而宣帝正太祖之位又漢光武移十一帝主於洛邑則毀主不設理可推矣宜築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弗祀也大司農徐廣議四府君嘗處廟堂之首歆率土之祭若埋之幽壤於情理未必咸盡謂可遷藏西儲以爲遠祧而禘嘗永絕也太尉諮議參軍袁豹議仍舊無革殷祠猶及四府君情理爲允時劉裕作輔意與大司馬議同須後殷祠行事改制會安帝崩未及禘而天祿終焉

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胙

穆帝升平五年十月己卯殷祀以帝崩後不作樂

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應烝祠中書侍郎范甯奏按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在嬰孩臣竊以爲疑於是尚書奏使三公行事

武帝泰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於是實拜而還遂以爲制夕牲必躬臨拜而江左以來復止

魏故事天子爲次殿於廟殿之北東天子入自北門新禮設次殿於南門中門外之右天子入自南門擊虞以爲次殿所以爲解息之處凡適尊以不顯爲恭以由隱爲順而設之於上位入自南門非謙厭之義宜定新禮皆如舊說從之

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秦漢久廢

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告南郊及文帝崩又使太尉告謚策於南郊自是迄晉相承告郊之後仍以告廟至江左其禮廢

至成帝咸和三年蘇峻復亂京都溫嶠等立行廟於白石復行其典告先帝及后曰逆臣蘇峻傾覆社稷毀棄三正汙辱海內臣侃臣嶠臣亮等手刃戎首龔行天罰惟中宗元皇帝肅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靈隆鑒有罪勳絕其命翦此羣凶以安宗廟臣等雖隕首糜軀猶生之年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

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嵇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師又寵藉妾使比長信僭差無禮人神弗佑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君上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匱藏之宗廟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及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既不從而右僕射索綝等亦稱引魏制以爲不可故追贈吳王爲太保而已

元帝太興三年有韶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議云禮典之義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號帝又從之

晉書卷十九

晉書卷十九考證

禮志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陽月○陽字下監本脫月字今從宋本增正

郊之與否豈如今日之比乎○郊監本誤作齋

又月令孟冬祈於天宗則周禮祭槱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監本脫槱字今增正

宣思其變別錄一室○別監本作則今從宋本

晉書卷十九考證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志第十

禮中

五禮之別二曰凶自天子至于庶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其理既均其情亦等生則養死則哀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者也漢禮天子崩自不豫至於登遐及葬喪紀之制與夫三代變易魏晉以來大體同漢然自漢文革喪禮之制後代遵之無復三年之禮及魏武臨終遺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當臨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部魏武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即殯是月丁卯而葬是爲不踰月也及宣帝景帝之崩並從權制文帝之崩國內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太傅鄭沖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顗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陵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既以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踰方今荊楚未夷庶政未乂萬幾事殷動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臣等以爲陛下宜割情以康時濟俗輒勑御府易服內省改坐太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晛晛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剝奈何奈何孚等重奏伏讀聖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問聖恩所以不能以已甚深甚篤然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幾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纖席藁水飲蔬食殷憂內盈毀悴外表然而躬勤萬幾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慮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輒勑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寬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牋益以悲剝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情立哀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訊告離蘧於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禮重傷其心盲用斷絕奈何奈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晉統統當復何時一得敘人子之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墟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備太宰安平王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陵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極喪麻雖除哀毀骫食有損神和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羣下竊用嫌恩以爲宜降抑聖情以慰蒼國詔曰孤兢怨罔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遠及欲增舉山陵以敘哀情體氣自佳耳又已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讓之志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禮以衰絰行秀等重奏曰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爲短喪傳之于後陛下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既從權制除衰麻羣臣百姓吉服今者謁陵以敘哀慕若加衰絰遷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爲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羣臣自當按舊制秀等又奏曰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己俯就權制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參議宜如前奏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繐帳蓐素牀以布巾裹草輴輦版輿細幘車皆施繐裹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不改禮文有司又奏太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廬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內外官寮皆就朝晡臨位御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泓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交須聽斷以熙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猶戴冕臨朝降于漢魏既葬除縗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

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詔曰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以不堪也當敘吾哀懷言用斷絕奈何奈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也臧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恩存草土率當以吉物奪之迺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耳何爲限以近制使違喪闕然乎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迺許文明皇后崩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

穆帝崩哀帝立帝於穆帝爲從父昆弟穆帝舅褚歆有喪中書答表朝廷無其儀詔下議尚書僕射江虨等四人並云閔僖兄弟也而爲父子則哀帝應爲帝嗣衛軍王述等二十五人云成帝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康帝受命顧宗社稷之重已移所授纂承之序宜繼康皇尚書謝奉等六人云繼體之正宜本天屬考之人情宜繼顧宗也詔從述等議上繼顧宗

寧康二年七月閒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當裒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閏月祥尚書僕射謝安中領軍王劭散騎常侍鄭襲右衛將軍殷康驍騎將軍袁宏散騎侍郎殷茂中書郎車胤左丞劉建吏部郎劉耽意皆同康曰過七月而未及八月豈可謂之踰期必所不了則當從其重者宏曰假值閏十二月而不取者此則歲未終固不可得矣漢書以閏爲後九月明其同體也襲曰中宗肅祖皆以閏月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用閏之後月令閏附七月取之何疑亦合遠日申請之言又閏是後七而非八也豈踰月之嫌乎尚書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謝萬王恬右丞戴謐等議異彪之曰吳商中才小官非名賢碩儒公輔重臣爲時所準則者又取閏無證據直準遠日之義越祥忌限外取不合卜遠之理又丞相桓公嘗論云禮二十五月大祥何緣越期取閏乃二十六月乎於是啓曰或以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除者或以閏名雖附七月而實以三旬別爲一月故應以七月除者臣等與中軍將軍冲參詳一代大禮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陽秋之義閏在年內則略而不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以越期忌之重禮制祥除必正期月故也己酉晦帝除縞即吉徐廣論曰凡辨義詳理無顯據明文可以折中尋易則非疑如何禮疑從重喪易準戚順情通物固有成言矣彪之不能徵援正義有以相屈但以名位格人君子虛受心無遵莫豈其然哉執政從而行之其殆遏矣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殷妓樂百戲是則魏不以喪廢樂也武帝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來和中爲中原山陵未脩復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也孝武太元六年爲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孝武崩太傅錄尚書會稽王道子讓山陵之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期爲斷

漢儀太皇太后皇太后崩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魏晉亦同天子之儀

秦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裴秀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議以爲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與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爲天子斬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乾葬爲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舉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尊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遏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於是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杜預證據所依預云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期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向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

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誰下推將來恐百世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欽舒從之遂命預造讖奏曰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充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盧欽尚書新昌伯臣山濤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劇陽子臣魏舒司徒尚書堂陽子臣石鑒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稽首言禮官參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爲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爲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敎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內而衰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臣欽臣舒臣預謹按靖逵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統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有以高爲貴者有以下爲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葬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矣明不復寢苫枕土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慶諒闇之制至今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實聖所以爲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禫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欽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脩陵廟故欽葬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爲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魏前代自秦始開元陛下追遵諒闇之禮慎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絕於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己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一篇獻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虞而除之己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獨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衰衰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降欲以職事爲斷則父在爲母期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爲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爲長子妻爲夫妾爲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無事揆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禫既畢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況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爲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殺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唯喪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即實近直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蒸蒸發於自然號咷之慕侚劬殞宮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彷徨殯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爲承稟官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事事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爲漢

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臣等以爲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終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于時外內卒閱預異議多怪之或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時預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殷暢博採典籍爲之證據令大義著明足以垂示將來暢承預旨遂撰集舊傳舊文條諸實事成言以爲定證以弘指趣其傳記有與今議同者亦具列之博舉二隅明其會歸以證斯事文多不載武帝楊悼皇后既毋養懷帝后遇難時懷帝尚幼及卽位中詔述后恩愛及后祖載葬宜纏帝應爲追制服或以庶母慈母已依禮制小功五月或以謂慈母服如母服齊衰者衆議不同閻丘沖議云楊后母養聖上蓋以曲情今以恩禮追崇不配世祖廟王者無慈養之服謂宜祖載之日可三朝素服發哀而已於是從之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期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固非漢魏之典也

興寧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虨啓先王制禮應在緦服詔欲降期虨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厭祖考於是制緦麻三月

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爲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爲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盡機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厭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期於是帝制期服

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郎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改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文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期來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期詔可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追崇淑媛爲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卑者爲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緦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孝武太后制三年之服

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期詔下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爲諸侯之太子嘗與未嘗尊卑體殊喪服云爲嫡子長殤謂未嘗也已嘗則不殤也中書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嘗若衡議已嘗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嘗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嘗與不嘗爲其升降也微斬衰與大功其爲輕重也遠而今注云諸侯不降嫡殤重嫌於無服以大功爲重嫡之服則雖嘗無復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衛社稷女能奉姻道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齔之謂也謂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況以天子之尊而爲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猶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博士蔡克同粹秘書監摯虞云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義絕期故也於是從之

魏氏故事國有大喪羣臣凶服以帛爲緦衰以布爲劍衣新禮以傳稱去喪無所不佩明在喪則無佩也更制齊斬之喪不佩劍緦擊虞以爲周禮武賁氏士大夫之職也皆以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楯守門葬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以干戈內外警設明喪故之際蓋重宿衛之防去喪無所不佩謂服飾之事不謂防禦之用宜定新禮布衣劍如舊其餘如新制詔從之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以禮無吉嘉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玄黃除吉嘉鹵簿又凶事無樂過密人音除凶服之鼓吹擊虞以爲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葬日中反虞逆神而還春秋傳鄭大夫公孫黑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士喪禮葬有稿棨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唯載柩棨有吉嘉之明文也既設吉嘉則宜有導從以榮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衰麻不得爲身而釋以爲君父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

禮設吉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詔從之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爲輓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爲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爲名除不輓歌摯虞以爲輓歌因倡和而爲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爲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移太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服閔三年例尚書符詰靖穆王不臣敦敦不繼穆與閔僖不同孫毓宋昌議以穆王不之國敦不仕諸侯不應三年以義處之敦宜服本服一期而除主穆王喪祭三年畢乃吉祭獻王毓云禮君之子孫所以臣諸兄者以臨國故也禮又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者謂鄰國之臣於鄰國之君有猶君之義故也今穆王既不之國不臣兄弟敦不仕諸侯無鄰臣之義異於閔僖如符旨也但喪無主敦既奉詔紹國受重主喪典其祭祀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氏注云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主也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大小祥也穆妃及國臣於禮皆當三年此爲有三年者敦當爲之主大小兩祥祭也且哀樂不相雜吉凶不相干凶服在宮哭泣未絕敦據主穆王之喪而國制未除則不得以己本親服除而吉祭獻王也

咸寧四年陳留國上燕公是王之父王出奉明帝祀今於王爲從祖父有司奏應服期不以親疏尊卑爲降詔曰王奉魏氏所承者重不得服其私親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踰年嗣王乃來不復追服羣臣皆已反吉國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以從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爲變禮也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制義將安託於是國妃終三年之禮孫盛以爲廢三年之禮開偷薄之源漢魏失之甚也今若以大夫宜奪以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吉凶之儀雜陳於宮寢綵素之制乖異於內外無乃情禮俱違哀樂失所乎太元十七年太常車胤上言謹按喪服禮經庶子爲母緦麻三月傳曰何以緦麻以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經傳之明文聖賢之格言而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爲後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此末俗之弊溺情傷教縱而不革則流遁忘反矣且夫尊尊親親雖禮之大本然厭親於尊由來尚矣禮記曰爲父後出母無服也者不祭故也又禮天子父母之喪未葬越紼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嚴至敬不敢以私廢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烝嘗之事五廟闕祀由一妾之終求之情禮失莫大焉舉世皆然莫之裁貶就心不同而事不敢異故正禮遂頹而習非成俗此國風所以思古小雅所以懷舊也今九服漸寧王化惟新誠宜崇明禮制以一風俗請臺省考修經典式明王度不荅

十八年胤又上言去年上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爲後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違禮犯制宜加裁抑事上經年未被告報未審朝議以何爲疑若以所陳或謬則經有文若以古今不同則晉有成典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衰三年詔聽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興寧三年故梁王逢又所生母喪亦求三年庚子詔書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若讎周禮則緦麻三月若奉晉制則大功九月古禮今制並無居廬三年之文而頃年已來各申私情更相擬襲漸以成俗縱而不禁則聖典滅矣夫尊尊親親立人之本王化所由二端而已故先王設教務弘其極尊郊社之敬制越紼之禮嚴宗廟之祀厭庶子之服所以經緯人文化成天下夫屈家事於王道厭私恩於祖宗豈非上行乎下父行乎子若尊尊之心有時而替宜厭之情觸事而申祖宗之敬微而君臣之禮虧矣厭情微於祖宗致敬虧於事上而欲俗安化隆不亦難乎區區所惜實在於斯職之所司不敢不言請臺參詳尚書奏案如辭輒下主者詳尋依禮庶子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此尊祖敬宗之義自頃陵遲斯禮遂廢封國之君廢五廟之重士庶匹夫闕烝嘗之禮習成頹俗宜被革正輒內外參詳謂宜聽胤所上可依樂安王大功爲正請爲告書如左班下內外以定禮制晉令依承事可奉行詔可

禮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大夫士疑衰首服弁絰天子諸侯皆爲貴臣貴妾服三月漢爲大臣制服無聞焉

漢明帝時東平王蒼薨帝出幸津門亭發哀及武帝咸寧二年十一月詔諸王

公大臣羣僚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也元帝喪廣昌鄉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案禮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本哭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祇尚書符冬至後二日小會臣以爲廣昌鄉君喪殯日聖恩垂悼禮大夫死慶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冬至唯可羣下奉賀而已未便小會詔以遠表示賀備又曰咸寧二年武皇帝故事云王公大臣羣三朝發哀踰月不舉樂其一朝發哀三日不舉樂此舊事明文實備答曰案禮雜記君於卿大夫之葬比葬不食肉比本哭不舉樂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之義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禓衰以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晉大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樂羣屠蒯所譏如遠所答合於古義咸寧詔書雖不會經典然隨時立宜以爲定制誠非羣下所得稱論升平元年帝姑廬陵公主未葬符問太常冬至小會應作樂不博士胡訥議云君於卿大夫比本哭不舉樂公主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王彪之云案武帝詔三朝舉哀三旬乃舉樂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案始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王亮薨武帝並舉哀一日而已中興已後更參論不改此制今小會宜作樂二議竟不知所取喪服記公爲所寓齊衰三月新禮以今無此事除此一章擊虞以爲周禮作樂於刑厝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禮備制待物不以時衰而除咸與世隆而闕衰教也羣者王司徒失守播越自稱寄公是時天下又多此比皆禮之所及宜定新禮自如舊經詔從之

漢魏故事無五等諸侯之制公卿朝士服喪親疎各如其親新禮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傍親絕期而傍親爲之服斬衰卿校位從大夫者皆絕緦屢擊以爲古者諸侯君臨其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則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絕期之制而令傍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既然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朝依古爲制事與古異皆不施行施行者著魏科大晉采以著令宜定新禮皆如舊詔從之

喪服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擊虞以爲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於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實而無齊衰之制也案屨人則經出則否所謂弔服加麻也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誼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爲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倚業者以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後學之師蓋學之師不可皆爲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屢興則滅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

古者天子諸侯葬禮粗備漢世又多變革魏晉以下世有改變大體同漢之制而魏武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遵之豫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無所增加及受禪刻金置通加算號不敢開埏乃爲石室藏置埏首以示陵中無金銀諸物也漢禮明器甚多自是皆省之矣

魏文帝黃初三年又自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爲椁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禮不墓祭欲存亡不黷也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洛西前又已表其處矣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之性雖榮奢然未遽管陵墓之制也

宣帝預自於首陽山爲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終制斂以時服不穀明器景文皆謹奉成命無所加焉景帝崩喪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

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將合葬閑業陽陵使太尉司馬望奉祭進皇帝密璽綬於便房神坐魏氏金璽此又儉矣

江左初元明崇儉且百度草創山陵率約省約矣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旦一入而已墻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奉大行皇后梓宮所作凶門柏歷門號顯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柏歷大爲煩費俾之業祭讓說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饌於木裏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爲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既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爲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緣重形似凶門後人出

之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棺卽古弔葬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無用陵中唯繫播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第六十人爲挽郎詔又停之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詔曰終事唯從儉速又詔遠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選挽郎三十四人詔停之

古無墓祭之禮漢承秦皆有園寢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祠廟謂之五供

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繼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遣殿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園邑寢殿遂絕齊王在位九年始一謁高平陵而曹爽誅其後遂廢終於魏世及宣帝遺詔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至惠帝復止也遠于江左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告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洛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官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爲非禮於是遂止以爲永制至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驃騎將軍司馬道子曰今雖權制服至於朔望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爲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黷無準非禮意也及安帝元興元年尚書左僕射桓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爲近法尋武皇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豈唯百僚謂宜遵奉於是施行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既葬當依舊攝職固陳不起於是始制大臣得終喪三年然元康中陳準傳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拔已往以爲成比也

太康元年東平王楙上言祖王昌父悝本居長沙有妾惠漢末使入中國值吳叛仕魏爲黃門郎與前妾惠死生隔絕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統昌聞前母久喪當追成服求平議守博士謝衡議曰雖有二妻蓋有故而然不爲害於道議宜更相爲服守博士薛瑩以爲地絕又無前母之制正以在前非沒則絕故也前母雖在猶不應服段暢秦秀駱沖從猛散騎常侍劉智安議禮爲常事制不爲非常設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者不著於禮平生不相見去其加隆以期爲斷都令史虞溥議曰臣以爲禮不二嫡所以重正非徒如前議者防妬忌而已故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未有遭變而二嫡苟不二則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義絕之日也使昌父尚存二妻俱在必不使二嫡專堂兩婦執祭同爲之齊也秦秀議二妾之子父命令相慈養而便有三年之愚便同所生昌父何義不命二嫡依此禮乎父之執友有如子之禮況事兄之母乎許猛又議夫少婦稚則不可許以改娶更適矣今妻在許以更聘夫存而妻得改醮者非絕而何侍中領博士張憚議昔舜不告而娶婚禮蓋闕故堯典以釐降二女爲文不殊嫡媵傳記以妃夫人稱之明不立正后也夫以聖人之弘帝者嫡子猶權事而變以定典禮黃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室時論許之推姬氏之讓執黃卿之決宜使各自服其母黃門侍郎崔諒荀悝中書監荀勗領中書令和嶠侍郎夏侯湛皆如溥議侍郎山雄繼侍郎著作陳壽以爲溥駁一與之齊非大夫也禮無二嫡不可以並耳若昌父及二母於今各存者則前母不廢已有明徵也設令昌父將前母之子來入中國尚在者當從出母之服苟昌父無棄前妻之命昌兄有服母之理則昌無疑於不服賊曹屬卞粹議昌父當莫審之時而娶後妻則前妻同之於死而義不絕若生相及而後妻不去則妾列於前志矣死而會乎則同祔於葬無並嫡之實必欲使子殊於沒世之後追計二母隔絕之時以爲並嫡則背違死父追出亡母議者以爲禮無前母之服者可謂以文害意以爲母之不親而服三年非一無異於前母也倉曹屬衛恆議或云嫡不可二前妻宜絕此爲奪舊與新違母從子禮律所不許人情所未安也或云絕與死同無緣二嫡據其相及欲令服此爲論嫡則死議服則生違自相伐理又不通愚以爲地絕死絕誠無異也宜一如前母不復追服主簿劉卞議謂在南爲邦族於北爲羈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爲元妃後婦爲繼室何至王路既通更當遜其今妻廢其嫡子不書娶氏絕不爲親以其犯至惡也趙姬雖貴必推叔隗原同雖龍必嫡宣孟若違禮苟讓何則春秋所當奪也論者謂地絕其情終已不得往來

今地既通，何爲故當追而絕之邪。黃昌見美，斯又近世之明比。司空齊王攸議：禮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己則否。諸儒皆以爲父以他故，子生異域，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父雖追服，子不從稅，不責非時之恩也。但不相見尚不服其先終，而況前母非親所生，義不踰祖，莫往莫來，恩絕殊隔，而令追服，殆非稱情立文之謂也。以爲昌不宜追服。司徒李胤議：若爲黃門侍郎江南已叛，石厚與焉，大義滅親，況於孤之義，可得以爲妻乎。大司馬騫不議。太尉充、撫軍大將軍汝南王亮[illegible]不使服，非其親也。夫死者終也，終事已故，無絕道。分居兩存，則離否由人。夫婦以判合爲義，今土隔人殊，則配合理絕，彼已更娶代己，安得自同於死婦哉。伯夷讓孤竹，不可以爲後王法也。且歸己爲嫡，後服復云爲妾，生則或貶或離，死則同祔於葬[illegible]以接己[illegible]其爲俗，不亦難乎。今昌一母雖土地殊隔，同時並存，何得爲前母後母乎。設使昌母先亡，以嫡合葬，而前母不絕遠隔，當復相爲制何服邪。夫制不應禮動而[illegible]使後妻居[illegible]以定擬否也。禮，違諸侯適天子，不服舊君，然則昌父絕前君矣。更納後室，廢舊妻矣，又何取於宜誅宜撫乎。且婦人之有惡疾，乃替夫之所惡也，而從七出，黜以人理應絕故也。今夫婦殊域，與無妻同，方之惡疾，理無以異，據已更娶，有絕前之證，而云應服，於義何居。尚書八座以爲設令有人於此，父爲敦煌太守，而子後任於洛，若父娶妻，非徒不見，乃可不知，及其死亡，不得不服，但喪服已有情哀而不相見，名制雖臧念之心殊，而爲之服一也。又兩后匹嫡，自謂違禮，不謂非常之事而以禮處之也。昔子思之哭出母於廟，其門人曰：庶氏之女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子思懼，改哭於他室。若昌不制服，不得不告其父母，據其前母之尸，從之他地，若其不從，昌爲罪人。何則，異姓之女不得祔于先姑，藏其墓乃故也。且夫婦人牽夫，猶有所尊，趙姬之舉，禮得權通，故先史詳之，不譏其專耳。今昌之二母各已終亡，尚無並主輕重之事也。昌之前母宜依叔隗爲比，若亡在昌未生之前者，則昌不應復服，生及母存，自應如禮，以名服三年。輒正定爲文案上下太常報祿奉行。制曰：凡事有非常，當依準舊典，爲之立斷。今議此事，稱引趙姬叔隗者粗是也。然後狄與晉和，故姬氏得迎叔隗而下之。吳寇隔塞，忠與前妻終始永絕，必義無兩嫡，則趙衰可以事制隗氏，昌爲人子，豈得擅替其母。且吳二妻並以絕亡，其子猶後母之子耳。昌故不應制服也。

太興初，著作郎干寶論之曰：禮有經有變有權，王毖之事有爲爲之也，有不可責以始終之義，不可求以循常之文。何荀議之紛錯。同產者無嫡側之別，而先生爲兄；諸侯同爵，無等級之差，而先封爲長。今二妻之入，無貴賤之禮，則宜以先後爲秩，順序義也。今生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廟者衆，及其神位，固有上下也。故春秋賢趙姬遭禮之變而得禮情也。且夫吉凶哀樂，動乎情者也；五禮之制，所以叙情而節事也。今二母者本他人也，以名來親，而恩否於時，敬不及生，愛不及與，夫何追服之道哉。張惲、劉卞得其先後之節，齊王、衞恆通于服絕之制，可以斷矣。朝廷於此，宜導之以趙姬，齊之以詔命，使先妻恢含容之德，後妻崇卑讓之道，室人達長少之序，百姓見變禮之中，若此可以居生，又況於死乎。古之王者有師友之禮，特其臣而不敢自尊。今令先妻以一體接後，而後妻不敢抗，及其子孫交相爲服，禮之善物也。然則王昌兄弟相得之日，蓋宜祫祭二母，等其禮饋，序其先後，配以左右，兄弟肅雍，交酬奏獻，上以恕先父之志，中以高二母之德，下以齊兄弟之好，使義風弘于王教，慈讓洽乎急難，不亦得禮之本乎。

是時沛國劉仲武先娶毌丘氏，生子正舒、正則二人。毌丘儉反敗，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陶，仲武爲毌丘氏別舍而不告絕。及毌丘氏卒，正舒求祔葬焉，而陶不許，舒不釋服，訟于上下，泣血露骨，縗裳綴絡，數十年不得從，以至死亡。時吳國朱某娶妻陳氏，生子東伯，入晉，晉賜妻某氏，生子綏伯。太康之中，某已亡，綏伯將母以歸邦族，兄弟交愛敬之道，二母篤先後之序，雍雍人無間焉。及其終也，二子交相爲服，君子以爲賢。安豐太守程諒先已有妻，後又娶，遂立二嫡。前妻亡，後妻子勳疑所服。中書令張華造甲乙之問曰：甲娶乙爲妻，後又娶丙，匿不說有乙，居家如二嫡，無有貴賤之差。乙亡，丙之子當何服。本實並列，嫡庶不殊，雖二嫡非正，此

失在先人，人子何得專制析其親也。若為庶母服，又不成為庶，進退不知所從。太傅鄭沖議曰：甲失禮於家，二嫡並在，誠非人子所得正，則乙丙之子並當三年，禮疑從重。車騎賈充、侍中少傅任愷議略與鄭同。太尉荀顗議曰：春秋並后匹嫡，古之明典也。今不可以犯禮並立二妻，不別尊卑而遂其失也。故當斷之以禮，先至為嫡，後至為庶。丙子宜以嫡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丙。昔屈建去芰，古人以為違禮而得禮，君子不以私其親，斯自奉禮先後貴賤順叙之義也。中書監荀勖議曰：昔鄉里鄭子群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復相知存亡，更娶鄉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陳氏得還，遂二妃並存。蔡氏之子字元釁，為陳氏服嫡母之服，事陳公以從舅之禮。族兄宗伯曾責元釁，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釁為合宜，不審此事粗相似否。

建武元年，以溫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臨殯葬，欲營改葬，固讓不拜。元帝詔曰：溫嶠不拜，以未得改卜葬送。朝議又頗有異同，為嶠由此邪。天下有闘寇，行禮制物者，當使理可經通。古人之制三年，非情之所盡，蓋存亡有斷，不以死傷生耳。宴經而服金革之役者，豈營官邪？國王事之緩急也。今桀逆未梟，平陽道斷，奉迎諸軍猶未得徑進，嶠特一身，於何濟其私艱，而以理闕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三司八座門下三省外內羣臣，詳共通議，如嶠比，吾將觀載其中。於是太宰西陽王羕、司徒臨潁公組、驃騎將軍即丘子導、侍中紀瞻、尚書周顗、散騎常侍荀邃、荀闓以昔伍員挾弓去楚，為吳行人以謀楚，誠志在報仇，不苟賊身也。溫嶠遭難，昔在河朔，日尋干戈，志刷讎恥，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力，濟匡王威，以展其情，此乃嶠之志也。無緣道路未通，師旅未進，而更中辭王事，留志家巷也。以為誠宜如明詔。於是有司奏曰：案如衆議，去建武元年九月下辛未令書，依禮文，父喪未葬，雖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別於喪葬，無遠近之斷也。若亡遇賊難，喪靈無處，求索理絕，固應三年而除，不得從未葬之例也。若骨肉破於寇害，死亡殞於中原，而葬以道斷，未誠亡者無收殯之實，存者又闕於奔赴之禮，而人子之情，哀痛無斷，亂依未葬之義，久而不除，若遂其情，則人居無服之喪，非有禮無時不得之義也。皆如此，皆如東關故事，服行三年之禮畢而除也。唯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出自人情，有如此者，非官制之所裁。今嶠以未得改卜奔赴，累辭，案辛未之制，已有成斷，皆不得復遂其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參議可如前詔，嶠受拜。重告以中丞司徒諸如嶠比者，依東關故事。辛未令書之制，嶠不得已乃拜。是時中原喪亂，室家離析，朝廷議二親陷沒寇難，應制服不。太常賀循曰：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允當人情。元帝令以循議為然。太興二年，司徒荀組云：二親陷沒寇難，萬無一冀者，宜使依王法，隨例行喪。庾蔚之云：二親為戎狄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絕，三年之外，便宜婚宦。胤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哀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待中壽而服之也。若境內賊亂，清平肆眚之後，尋覓無蹤跡者，便宜制服。

咸康二年，零陵李繁姊先適南平郡陳詵為妻，產四子而遭賊，於賊請活姑命，賊略將姊去。詵更娶嚴氏，生三子。繁後得姊消息，往迎還詵，詵籍注領二妻。及李亡，詵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將軍庾亮府平議，時議亦往往異同。司馬王愆期議曰：案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爾，況庶人乎？士喪禮曰：繼母本實繼室，故稱繼母，事之如嫡，故曰如母也。詵不能遠慮避難，以亡其妻，非犯七出，見絕於詵，始不見絕，終又見迎，養姑於堂，子為首嫡，列名黃籍，則詵之妻為詵也，妻則為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禮為繼母服而不為前母服者，如李比類，謂世所稱前母，既終，乃有繼母，後子不及前母，故無制服之文。然禘祠蒸嘗，未有不以前母為母者，亡猶母之，況其存乎？詵有老母，不可以莫之養，妻無歸期，納妾可也。李雖沒賊，尚有生冀，詵尋求之理不盡而便娶妻，誠詵之短也。然聽敢之夫，不達禮義，考之傳記，不勝施孝叔之妻，失身於郤犨而不棄者，以非其罪也。詵有兩妻，非故犯法，李鄙野人，而能臨危請活姑命，險不忘順，可謂孝婦矣。議者欲令在沒略之中，必全苦操，有隕無二，是望凡人皆為宋伯姬也。詵雖不應娶妻，要以嚴為妻，妻則繼室，本非嫡也。雖云非嫡，義在於繼，事可以說，不虧二妻而已。據二庶子者能下之，則趙姬之義，若云

不能官當有制。先嫡後繼，有自來矣。泰議長殤太學故事序長殤先嫡義斷議定。

五經通義以為有德則諡善，無德則諡惡，故雖君臣可同。魏朝初諡宣帝為文侯，景王為武侯。文王表不宜與二祖同，於是改諡宣文、忠武。至文王受晉王之號，魏帝又追命宣文為宣王，忠武為景王。

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諡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為景，侯有司奏云：「舊受命以來，祖宗號諡，羣下未有同者。故郭奕為景，與景皇同，不可聽，宜諡曰穆。」王濟、羊璞等並云：「夫無爵之祚，名諡不一，若皆相避，於制難全。如悉不避，復非推舉事尊之禮。宜依諱名之義，但及七廟祖宗而已，不及遷毀之廟。」成粲、武茂、劉訥並云：「同諡非嫌。號諡者，國之大典，所以厲時作教，經天人之遠旨也。國雖君父，義有所不隆，及在臣子，或以行顯，故能使上下遵德。周有殆荒，臣願聖世同符堯舜，行周同諡之禮，舍漢魏近制相避之議。」又引周公父子同諡曰文武。帝詔曰：「非啻君臣不可同，正以奕諡景不相當耳，宜諡曰簡。」及太元四年，侍中王欣之表君臣不嫌同諡，尚書奏以欣之言為然，詔可。

驃騎將軍溫嶠前妻李氏，在嶠微時便卒。又娶王氏、何氏，並在嶠前死。及嶠薨，朝廷以問陳舒：「三人並得為夫人不？」舒云：「禮記，其妻為夫人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然則夫榮於朝，妻貴於室，雖先夫沒，榮辱常隨於夫也。禮記曰：『妻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其親者。』如禮則三人皆為夫人也。自秦漢已來，廢一娶九女之制，近世無復繼室之禮，先妻卒則更娶，苟生加禮，則亡不應貶。」庾蔚之云：「雖時之妻，不得並為夫人，若有追贈之命，則不論耳。」嶠傳贈王、何二人夫人印綬，不及李氏。

永和十一年，彭城國為李太妃求諡。博士曹耽之議：「夫婦行不必同，不得以夫諡諡婦。春秋婦人有諡甚多，經無譏文，知禮得諡也。」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諡。春秋夫人有諡，不復依禮耳。安平獻王李妃、琅邪武王諸葛妃、太傅東海王裴妃並無諡，今宜率舊。」與王彪之云：「婦人有諡，禮擬故耳。舉子為諡，廢舊儀取喪，非禮文，亦無正禮。婦人無諡，春秋無譏之文，所謂不待貶絕自明者也。近世惟后乃有諡耳。」太尉荀顗上諡法云：「若賜諡而道遠不及葬者，皆封策下屬，遣所承長吏奉策即冢祭賜諡。」

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為侍中。安國表以黃門郎王愉名犯私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名終諱之，有心所同，聞名心瞿，亦明前誥。而禮復云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又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豈非公義奪私情，王制屈家禮哉！尚書安衆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諱，求解職，明詔爰發，聽許換曹，蓋是屈出制外耳。而頃者互相瞻式，源流既啟，莫知其極。夫皇朝禮大，百僚備職，編官列署，動相經涉。若以私諱，人遂其心，則移官易職，遷流莫已。既違典法，有虧政體，請一斷之。」從之。

晉書卷二十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 志第十一

### 禮下

五禮之別三曰賓蓋朝宗覲遇會同之制是也自周以下其禮彌繁自秦滅學之後舊典殘缺漢興始使叔孫通制禮參用先代之儀然亦往往改異焉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魏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晉氏受命武帝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傅玄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採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此則兼採眾代可知矣

咸寧注先正一日有司各宿設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賀起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東中華門入詣東閤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百官及受贄郎官以下至計吏皆入立其次其陛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坐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郎讚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讚藩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坐皇帝興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跪置璧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禮郎讚皇帝延太尉等於是公特進匈奴南單于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北面伏大鴻臚跪讚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賀太常讚皇帝延公等登掌禮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皇帝興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公置璧成禮時大行令並讚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贄授贄郎郎以璧帛付謁者羔雁雉付太官太樂令跪請奏雅樂樂以次作乘黃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晝漏上水六刻諸蠻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訖坐御入後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羣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樽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坐前王還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王等還本位陛下者傳就席羣臣皆跪諾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坐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具御飯到階羣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食持案並授持節持節跪進御坐前羣臣就席太樂令跪奏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案遍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樂樂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眾妓乃召諸郡計吏前受敕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然則夜漏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白獸樽乃杜舉之遺式也為白獸蓋是後代所為示忌憚也

魏制藩王不得朝覲魏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為常及泰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為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若臨時有故卻在明年明年來朝之後更滿三歲乃復朝不得違本數朝禮皆親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國其有受任居外則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故此禮遂廢漢以高帝十月定秦旦為歲首至武帝雖改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饗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受賀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三公奉璧上殿御坐前北面太常讚曰皇帝為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前進璧百官皆賀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司徒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如元正之儀魏晉則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獻歲之旦

古者帝王莫不巡狩魏文帝值天下三分方隅多事皆親事戎役無復巡狩

時之務非舊章也明帝凡三東巡狩所過存問高年憶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焉

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縣賜高年力田各有差及武帝泰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時巡狩方岳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順省故雖幽遐側微心無壅隔下情上通上指遠聽至于餘寡罔不得所用垂風遺烈休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深川夙興夕惕明發不寐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災眚爲之恒然勤躬約己欲令事事當宜常恐衆吏用情誠意未著萬幾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備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下之未又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黃門侍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論朕心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教問人間患苦周典有之以其萬姓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暴亂作逆犯令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每國辨異之以返命于王舊章前訓今率由之遺具條奏俾朕昭然鑒于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敬乃事嘉言令圖苦言至戒與使者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虛心以俟其勉哉勖之稱朕意焉新禮巡狩方嶽柴望告設遺宮如禮諸侯之覲者賓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旗擊虞以爲覲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族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詔可其議然終晉代其禮不行

封禪之說經典無聞禮有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格天子所以巡狩至於方嶽燔柴祭天以告其成功事似而非也讖緯諸說皆云王者封泰山禪梁甫易姓紀號泰漢行其典前史各陳其制矣

魏文帝黃初中議軍祭酒辛毗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昭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踐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順所繇於前謹遺教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梁山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示兆庶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管猶人子對厥所生而譽屯人之父今大魏承百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厄接千載之衰緒繼百代之廢業自文武至于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綱維神人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發大禮雖志在掃盪殘盜瑞祿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屈彊於江海大舜嘗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嘗止岱嶽之禮且去歲破吳虜於江漢今茲屠蜀賊於龍右其震蕩內潰在不復淹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議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撰其禮下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蔣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廣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敢天也濟之所言華則華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天子雖距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不復行之及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曰臣聞擊自生靈則有后辟年載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說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沉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紀大晉之德始自黎庶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內歸心武功之盛實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祚弘建大業羣生仰統惟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鼓加數旬蕩定鐫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遠于四極雖黃軒退征大禹遠略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數表言以事告雖古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詔曰今遠寇雖殄外則陣警有警內則百姓未寧此盛德之事所未遑也瓘等又奏曰今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大漢之陛日南北戶莫不通屬芒芒禹跡今實過之天人之道已周機機之功已著宜修禮地祇整

封泰山，致毓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也。乞如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刑政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以勤功告成，邪詔不許。瑾等又奏曰：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有歷運之期，天命之應，瀆兆庶之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極。有不敢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沖，屢辭其禮，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人物，國之大事，取義於此，故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迹古考今，宜修此禮，至於克定歲月，須五府上議，然後奏聞。詔曰：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羣后，思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乂，與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瑾等又奏：臣聞唐虞三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協人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勳高皇德，無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盛禮之歎望，何以使大晉之典謨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恩弘道，以康庶績，且俟宅年，無復紛紜也。王公有司又奏：自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名山，著於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也，巡狩四嶽，躬行其道，易著觀俗省方，禮有升中于天，詩頌陟其高山，皆載在方策。文王爲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藩，列于諸侯，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聖德稽得爲其事，自是以來，功薄而僭其義者，不可勝數，號謚不泯，以至于今。況高祖宣皇帝肇開王業，海外有截，世宗景皇帝濟以大功，輯寧區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晉，盪定蜀漢，陛下應期龍興，混一六合，澤被羣生，威震無外，昔漢氏失統，吳蜀鼎峙，兵興以來，近將百年，地險俗殊，人望絕塞，今不覊之寇，二代而平，非聰明神武，先天弗違，孰能巍巍其成功若茲者歟！臣等幸以千載，得遭運會，覩服大化，日覩太平，至公至美，誰與爲讓？宜祖述先明，憲章古昔，勒功岱嶽，登封告成，弘禮樂之制，正三雍之典，揚名萬世，以顯祖宗，是以不勝大願，敢昧死以聞。請告太常具禮儀，上復詔曰：所議毓列代之盛事也，然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絕之。

哀帝即位，欲尊崇章皇太妃，桓溫議宜稱太夫人，尚書僕射江虨議曰：虞舜體仁孝之性，盡事親之禮，貴爲天王，富有四海，而瞽叟無立錐之地，一級之爵，蒸蒸之心，昊天罔極。寧當忍父卑賤，不以徽號顯之，豈不以子無爵父之道理屈義屈廢所厝情者哉？春秋經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或以爲子尊不加父母，則武王何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乎？周之三王，德配天地，王跡之興，自此始也，是以武王仰尊前緒，遂奉天命，追崇祖考，明不以子尊加父母也。援禮幼不誄長，賤不誄貴，幼賤猶不得表彰長貴，況敢錫之以榮命邪？漢祖感家令之言，而尊太公，荊悅以爲孝莫大于嚴父，而以子貴加之父母，家令之言過矣，愛遠孝章，不上貢貴人以尊號，而厚其金寶，幣帛非子道之不至也，蓋聖典不可踰也。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爲夫人，不審直子命母邪？故當告於宗祧，以先君之命命之邪？襄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策命命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拜授，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榮貴人而實卑之，雖顯明國典而實賤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方策，以示後世，無乃不順乎？竊謂應告顯宗之廟，稱貴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禮，以酬鞠育之惠，奉先靈之命，事不在己，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焉。桓公謂宜進號太夫人，非不允也，如以夫人爲少，可言皇太夫人，皇君也，君太夫人，於名禮順矣。帝特下詔拜皇太妃。三月景辰，使兼太保王恬授璽綬，儀服一如太后。又詔曰：朝臣不爲太妃敬，爲合禮不？太常江虨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孝武追崇會稽鄭太妃爲簡文太后，詔開當開墓不？王珣答據三祖追贈及中宗敬后，並不開墓，位更爲塋域制度耳。

豬太后臨朝時，議豬裒進見之典。蔡謨王彪之並以虞舜漢高祖猶執子道，況后乎？王者父無拜禮，尚書八座議，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覲則嚴父爲尤。

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爲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摯虞以爲孝經貢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

太寧三年三月戊辰明帝立皇子衍爲皇太子癸巳詔曰禮無生而貴者故帝元子方之於士而漢魏以來尊榮備貳使官屬稱臣朝臣咸拜此甚無謂吾昔在東宮未及啓革今衍幼沖之年便臣先達將令日習所見謂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邪主者其下公卿內外通議使必允禮中尚書令卞壼議以爲周禮王后太子不會明禮同於君皆所以重儲貳異正嫡苟舉之如君不得不拜矣太子若存謙沖故宜答拜臣以爲皇太子之立郊告天地正位儲宮豈得同之皇子揖讓而已謂宜稽則漢魏圖朝同拜從之

太元中尚書符問王公已下見皇太子儀及所衣服侍中領國子博士車胤議朝臣宜朱衣襆幘拜敬太子答拜按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晉簡太子稱叩頭死罪此則拜之證也又太寧三年詔議其與尚書卞壼謂宜稽則漢魏圖朝同拜其朱衣冠冕惟施之天朝宜襆幘而已朝議多同

太元十二年議二王後與太子先後博士庾弘之及尚書參議並以爲陳留國之上賓皇太子雖國之儲貳猶在臣位陳留王坐應在太子上陳留王勳表稱疾病積年求放罷詔禮官博士議之博士曹耽云勳爲祭主而無執祭之期宜與穆子孟孝事同王彪之云二王之後不宜輕致廢立記傳未見有已爲君而疾病退罷者當知古無此禮孟穆子是方應爲君非陳留之比

咸康四年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太樂宿縣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之制太常蔡謨議曰凡敬其事則備其禮禮備則制有樂樂者所以敬事而明義爲耳目之娛故冠亦用之不惟宴饗宴饗之有樂亦所以敬賓也故卻至使楚子饗之卻至辭曰不忘先君之好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辱斯辭也則宴樂之意可知矣公侯大臣人君所重故御坐爲起在輿爲下言稱伯舅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列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饗下國之使及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採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賤有之重亦宜然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議奏從焉

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以爲禮無不答更制妃公侯夫人答妾拜擎虞以爲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妾服女君緦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報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別以絕陵替之漸詭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定新禮自如其舊詔可其議

五禮之別其四曰軍所以和外寧內保大定功者也但兵者凶事故因蒐狩而習之

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騎執弩射生牲以爲薦獻太宰命謁者各一人載以檀車馳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講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已下陳雒陽前街案輿到公卿已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軍下車則惟此時施行漢世率以爲常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試今金革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是冬閱兵魏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延康元年魏文帝爲魏王是年六月立秋閱兵于東郊公卿相儀王御革輅親令金鼓之節

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又閱兵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觀大閱衆軍然不自令進退也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

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作鳳羽仗

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講場自後屢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閑習然朝廷無事焉

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即授節鉞於朝堂其後荀顗等所定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受節鉞依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五禮之別其五曰嘉饗冠婚之道於是乎備周末崩離賓射宴饗之則罕復

能行冠婚飲食之法又多違變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又儀禮云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王鄭皆以爲夏末上下相襲墓慰由生故作公侯冠禮則明無丕子冠禮之事也大夫又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也故筮日筮賓冠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耳然漢代以來天子諸侯頗採其儀正月甲子若景子爲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是也漢順帝冠又兼用曹褒新禮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於高廟以禮謁見世祖廟王公已下初加進賢而已按此文始冠緇布從古制也冠於宗廟是也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於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下尊極德備豈得與士同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孫毓以爲一加再加皆非也禮醮辭曰令月吉日以歲之正以月之令按魯襄公冠以冬漢惠帝冠以三月明無定月而後漢以來帝加元服咸以正月及咸寧二年秋閏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東此則非必歲首冠禮於廟然武惠冠太子太子皆即廟見斯亦擬在廟之儀也穆帝孝武將冠皆先以幣告廟訖又廟見也惠帝之爲太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大夫屯騎校尉華廙贊冠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豫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衮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將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恭弘令德敬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舊典永承無極眉壽惟期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擎玄紘侍中脫帝絳紗服加衮服冕冠事畢太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按儀注一加情冕而已

秦始十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奏儀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王十五而冠不復加使命王庶之云禮傳冠皆在廟按武帝既加元服車駕出拜于太廟以告成也晉亦猶擬在廟之儀

魏齊王正始四年始立皇后甄氏其儀不存

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奉立皇后楊氏納悼后也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禮

太康八年有司奏婚納徵大婚用玄纁束帛加琿馬二匹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琿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儲用璋其羊屬酒米玄纁如故諸侯婚禮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惟璋官爲具致之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琿諸侯加以大璋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氏王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爲備物賜錢使足而已惟給璋餘如故事

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卽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婚禮禮無其例春秋桓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傳說與公羊又不同而自漢魏遵事並皆闕略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復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恆始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預左氏傳說主婚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婚於齊齊侯問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如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如人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逮臣下之答徑自上通先儒以爲丘明詳錄其事蓋爲王者婚娶之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

康帝建元元年納皇后褚氏而儀注陛者不設施頭殿中御史奉令迎皇后依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尊衮冕升殿施頭不設求量處又按昔迎恭皇后惟作青龍旂其餘皆卽御物今當臨軒遣使而五牛旂旗施頭畢罕並出卽用故致今闕詔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極者以敬其始故備其禮也今云何更闕所重而儀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降不宜遵五牛旗而今猶復設之邪既不設五牛旗則施頭畢罕之物爲具也又詔曰舊制既難準且於今而備亦非宜府庫之儲惟當以供軍國之費耳法服儀飾粗令舉其餘悉副雜器停之

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定其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又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榮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無王者此制近求史籍無王者此制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按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咸屬之臣爲武皇父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晉已行之事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寧舉恆所上禮合於舊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寧故事於是從之華恆所定之禮依漢書及晉已行之制故彪之多從咸寧由此也惟以委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羣臣賀爲失禮故但依咸寧上禮不復賀其告廟六禮版文等儀皆彪之定也其納采版文載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潭元貴始舉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綏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婚甄族備數采擇臣從祖第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人敢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參軍都鄉侯襲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承詔次問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爾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于內必俟令族重章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零陵侯禎之遺玄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關中侯惲之曾孫先臣安豐太守關中侯徽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胄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關內侯亮之外孫女年十七敢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甄族卑鄙承偃不堪敢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徵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玄纁皮帛爲羊雁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司徒某太常某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甄榮以上公龍以典禮備物具篤敢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請期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諒于公卿率茲元龜

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吉日惟某可迎臣敢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親迎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太保某太尉某以禮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壻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敢承舊章肅奉典制某稽首承詔皆如初答孝武納王皇后其禮亦如之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白屬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惟納徵羊一頭玄纁用帛三匹綷二匹綢二百匹獸皮二枚鹿二百篇五壺一枝鳥六匹酒米各十二斛鄭玄所謂五屬六禮也其鳥之制備物之數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云古者婚冠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

升平八年臺符問迎皇后大駕鼗作鼓吹不博士胡訥議臨軒儀注調無施安鼓吹處所又無舉麾鳴鐘之條太常王彪之以爲婚禮不樂鼓吹亦樂之總名儀注所以無者依婚禮今宜備數而不作時用此議

永和二年納后儀賀不王述云婚是嘉禮春秋傳曰娶者大吉非常吉又傳曰鄭子早如晉賀夫人鄰國猶相賀況臣下邪如此便應賀但不在三日內耳今因廟見成禮而賀亦是一節也王彪之議云婚禮不樂不賀禮之明文傳稱子早如晉賀夫人既無經文又傳不云禮也禮取婿三日不舉樂明三日之後自當樂至於不賀無三日之斷恐三日之後故無應賀之禮又云禮記所以言賀取妻者是因就酒食而有慶語也愚謂無宜相賀之體而有禮貺共慶會之義今世所共行于時竟不賀

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范汪問王彪之答云禮無忌月不散以所不見便謂無之博士曹統荀訥等並謂無忌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日

太元十二年臺符問皇太子既拜廟朝臣奉賀廟上禮與不國子博士卓胤云百僻卿士威儀盛禮展敬拜伏不須復上禮惟方伯牧守不親大禮自非酒牢貢羞無以表其乃誠故宜有上禮猶如元正大慶方伯莫不上禮朝臣奉賀而

已太學博士庾弘之議按咸寧三年始平獻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雖京城近臣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復上禮今皇太子國之儲副既已崇建普天同慶朝廷上禮奉賀徐邈同又引一有元夏慶在於此封諸王及新宮上禮既有前事亦皆已瞻仰致敬而又奉觴上壽雖亦無疑也

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豹皮二未詳何所準況或者獸取其威猛有班彩玉以象德而有潤澤珪璋亦玉之美者豹皮柔順以譬君子王應納徵辭云玄纁束帛儷皮鴈羊前漢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亦無用羊之言鄭氏婦物贄曰羊者祥也然則婚之有羊自漢末始也王者六禮備未用焉是故

太康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玄纁束帛加羊馬二頭

武帝泰始十年將納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鹿皮無委勝禮贊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漢魏之禮云公主居第尚公主者來錫成婚司空王朗以爲不可其後乃革

太元中公主納徵以獸豹皮各一具禮豈謂婚禮不辨王公之序故取獸豹以尊榮其事乎

禮有三王養老膠庠之文鄉射飲酒之制周末淪廢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帝始率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郡國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祠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大牢孟冬亦如之及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羣司行養老之禮於是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其儀注不存然漢禮猶在

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令復講辦舊典賜太常絹百匹悉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魏正始中齊王每講經通輒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弗躬親及惠帝明帝之爲太子及愍懷太子讀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顏回成穆孝武三帝亦皆親釋奠孝武時以學在水南縣遠有司議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太學于時無復國子生有司奏雖須復二學生百二十人太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奏可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

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晉中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側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泉池臨發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本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海西於蘆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九月九日爲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拿立秋之禮也

晉書卷二十一考證

禮志下魏文帝黃初中○文帝，監本誤作明帝，今改正。

晉書卷二十一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 志第十二

### 樂上

夫性靈之表不知所以發於詠歌感動之端不知所以關於手足生於心者謂之道成於形者謂之用譬諸天地其猶影響百獸率舞而況於人乎美其和平而哀其喪亂以茲援律乃播其聲譜虡懸蕤不僭鍾和磬達靈感性象物昭功由此言之其來自遠殷氏不綱遺風餘韻淫奏既興雅章奔散英莖之制盡已微矣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周始二南風兼六代昔黃帝作雲門堯作咸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殷作大濩周作大武所謂因前王之禮設俯仰之容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書稱命夔典樂教胄子則周官所謂奏大呂歌黃鍾天祇來下人祇動色抑揚周監以弘雅音及秦虐與災平王遷亂禮廢親疏樂沈河海是以延陵季子聞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風焉而列壤稱孤各與吟詠魏文侯聆古樂而恐臥晉平公聽新聲而忘食先王之遺音以陵夷八方殊風九州異則秦氏并吞遂專刑憲至於鼓歌時頌干戚羽籥授諸煙火掃地無遺漢祖提劍囊中創平天下文匪躬於德化武有心於制作太后擯儒家之道大臣排賈氏之言搢紳先生所以長歎而子政仲舒猶不能已也炎漢中興明皇帝即位表圭景而陳清廟樹槐陰而疏璧流祀光武於明堂以配上帝召桓榮於太學祖而割牲濟濟焉皇皇焉有足觀者自斯厥後禮樂彌殷永平三年官之司樂改名大予式揚典禮旁求圖讖遵歸雅頌事遵中和其有五方之樂者則所謂大樂九變天神可得而禮也其有宗廟之樂者則所謂肅雍和鳴先祖是聽者也其有社稷之樂者則所謂琴瑟擊鼓以迓田祖者也其有辟雍之樂者則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其有黃門之樂者則所謂宴樂羣臣蹲蹲舞我者也其有短簫之樂者則所謂王師大捷令軍中凱歌者也魏武挾天子而令諸侯思一戎而匡九服時逢吞滅憲章咸蕩及削平劉表始獲杜夔揚鼙總干式遵前記三祖紛綸咸工篇什聲歌雖有損益愛翫在乎雕章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詩抽其藻思吟詠神靈贊揚來饗武皇帝採漢魏之遺範覽景文之垂則鼎鼐唯新前音不改泰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勖始作古尺以調聲韻仍以張華等所製高文陳諸下管永嘉之亂伶官既滅曲臺宣榭咸變汙萊雖復象舞歌工自胡歸晉至於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濱之磬其能備者百不一焉夫人受天地之靈含五常之氣剛柔迭用喜怒分情經春陽而自喜遇秋彫而不悅斯乎金石之端出乎管絃之外因物遷逝衆流不反是以楚王升輕軒於彭蠡漢順辭鳴鳥於美徵聖人功成作樂化平裁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節其歡欣止於哀思者也凡樂之道五聲八音六律十二管爲之綱紀云

五聲宮爲君宮之爲言中也中和之道無往而不理焉商爲臣商之爲言強也謂金性之堅強也角爲民角之爲言觸也謂象諸陽氣觸物而生也徵爲事徵之爲言止也言物盛則止也羽爲物羽之爲言舒也言陽氣將復萬物孳育而舒生也古人有言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化上遷善有如不及是以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

八音八方之風也乾之音石其風不周坎之音革其風廣莫艮之音匏其風融震之音竹其風明庶巽之音木其風清明離之音絲其風景坤之音土其風涼兌之音金其風閶闔

陽六爲律謂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六爲呂謂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凡有十二以配十二辰焉律之爲言法也言陽氣施生各有法也呂之爲言助也所以助成陽功也正月之辰謂之寅寅者津也謂生物之津塗也二月之辰名爲卯卯者茂也言陽氣生而孳茂也三月之辰名爲辰辰者震也謂時物盡震動而長也四月之辰謂爲巳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畢盡而起也五月之辰謂爲午午者長也大也言物皆長大也六月之辰謂之未未者味也言時萬物向成有滋味也七月之辰謂爲申申者身也言時萬物身體皆成就也八月之辰謂爲酉酉者緧也謂時物皆緧縮也九月之辰謂之戌戌者滅也謂

時物皆衰滅也十月之辰謂爲亥亥者劾也言時陰氣劾殺萬物也十一月之辰謂爲子子者孳也謂陽氣至此更孳生也十二月之辰謂爲丑丑者紐也言終始之際以紐結爲名也十一月之管謂之黃鐘黃者陰陽之中色也天有六氣地有五才而天地數畢滿或曰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鐘正月之管謂爲太蔟蔟者蔟也謂萬物隨於陽氣太蔟而生也三月之管名爲姑洗姑洗者姑枯也洗濯也謂物生新潔洗除其枯改柯易葉也五月之管名爲蕤賓蕤垂下貌也賓敬也謂時陽氣下降陰氣始起相賓敬也七月之管名爲夷則夷平也則法也謂萬物將成平均皆有法則也九月之管名爲無射射者出也言時陽氣上升萬物收藏無復出也十二月之管名爲大呂呂者助也謂陽方大陰氣助也十月之管名爲應鐘應者和也謂歲功皆成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八月之管名爲南呂南者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任之象也六月之管名爲林鐘林者林茂也謂時物茂盛於野也四月之管名爲仲呂呂者助也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二月之管名爲夾鐘夾者佐也謂時物尙未盡出陰德佐陽而出物也

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及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爲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侍郎鄧靜尹商善訓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宋尚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遭祥經籍近採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鐘磬而黃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復以新聲教龍改其聲韻及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創秦始二年韶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舉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爲之詞云

祀天地五郊夕牲歌

天命有晉　穆穆明明　我其夙夜　祗事上靈　常于時假　迄用有成

於薦玄牡　進夕其牲　樂德作樂　神祇是聽

祀天地五郊迎送神歌

宣文蒸哉　日靖四方　永言保之　夙夜匪康　光天之命　上帝是皇

嘉樂殷薦　豐祚景祥　神祇降假　享福無疆

饗天地五郊歌

天祚有晉　其命惟新　受終于魏　奄有黎民　燕及皇天　懷和百神

丕顯遺烈　之德之純　享其玄牡　式用駿禋　神祇來格　福祿是臻

時邁其猶　昊天予之　祐享有晉　擊柝嚴之　晏天之威　敬授人時

丕顯丕承　於猶斁思　皇極斯建　庶績咸熙　庶幾夙夜　惟晉之祺

宣文惟后　克配彼天　撫軍四海　保有厥年　於乎緝熙　肆用靖民

爰立典制　爰脩禮紀　作民之極　莫匪貽始　克昌厥後　永言保之

天地郊明堂夕牲歌

皇矣有晉　時邁其德　受終于天　光濟萬國　萬國既光　神定厥祥

庚于郊祀　祗事上皇　百福是臻　魏魏祖考　克配彼天

嘉牲匪歆　德馨惟馨　受天之祐　神化四方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

於赫大晉　應天景祥　二帝邁德　宣此重光　我皇受命　奄有萬方

郊祀配享　禮樂孔章　神祇嘉享　祖考是皇　克昌厥後　保祚無疆

天郊饗神歌

整泰壇　禮皇神　精氣感　百靈賓　蕭朱火　燎芳薪　紫煙遊

冠青雲　神之體　靡象形　曠無方　幽以清　神之來　光景昭

聽無聞　視無兆　神之至　樂欵欵　豐爽協　動余心　神之坐

同歡娛　澤雲翔　化風舒　嘉樂奏　文中聲　入音諧　神是聽

威潔齋　菲芬芳　享牲牷　享玉觴　神悅饗　欵禮祀　祐大晉

降繁祉　胙京邑　廣四海　保天年　寫地紀

地郊饗神歌

整泰圻　埃皇祇　秉神威　垂靈儀　陰祀設　吉禮施　夜將極

時未移　祇之體　無形象　潛泰幽　洞窈荒　祇之出　鬱若有

豐無遺　天下母　祇之來　境光景　昭若存　終冥冥　祇之至

舉欣欣　舞象德　歌成文　祇之坐　同歡豫　澤雨施　化雲布
樂入變　舉教數　物咸享　祇是媟　齊既絜　侍者撤　玉觴進
威穆穆　變嘉舉　歆德馨　祚有晉　鍾羣生　溢九壤　格天庭
保萬壽　延傳齡
明堂饗神歌
經始明堂　享祀匪懈　於皇烈考　光配上帝　赫赫上帝　既高既崇
聖考是配　明德顯融　率土敬職　萬方來祭　常于時假　保祚永世
祠廟夕牲歌
我夕我牲　猶敷敬止　嘉蔡孔時　供茲享祀　神鑒厥誠　博碩斯歆
祖考降饗　以慶孝孫之心
祠廟迎送神歌
嗚呼悠哉　日監在茲　以時享祀　神明降之　神明斯降　既祐饗之
祚我無疆　受天之祜　赫赫太上　魏魏聖祖　明明烈考　丕承鴻序
祠征西將軍登歌
經始宗廟　神明戾止　申錫無疆　祇承享祀　假哉皇祖　紹予孫子
燕及後昆　錫茲繁祉
祠豫章府君登歌
嘉樂肆筵　薦祀在堂　皇皇宗廟　乃祖乃皇　濟濟辟公　相予蒸嘗
享祀不忒　降福穰穰
祠頴川府君登歌
於穆先后　實司于天　顯矣皇祖　帝祉攸臻　本支克昌　實始開元
惠我無疆　享祚永年
祠京兆府君登歌
於惟曾皇　顯顯令德　高明清亮　匪競匪克　保乂命祐　基命惟則
篤生聖祖　光濟四國
祠宣皇帝登歌
於穆皇祖　聖德敏明　勤施四方　夙夜敬止　載敷文教　載揚武烈
匡定社稷　纂行天罰　經始大業　造創帝基　長天之命　于時保之
祠景皇帝登歌
執競景皇　克明克哲　旁作穆穆　惟祇惟畏　纂宣之緒　奮定厥功
登此簡乂　糾彼羣凶　業業在位　帝既勤止　惟天之命　於穆不已
祠文皇帝登歌
於皇時晉　允文文皇　聰明睿智　聖敬神武　萬機其綜　皇斯清之
蚩豕放命　皇斯平之　柔遠能邇　簡授英賢　創業垂統　勳格皇天
祠廟饗神歌二篇
曰晉是常　享祀時序　宗廟致敬　禮樂具舉　惟其來祭　普天率土
犧罇既奠　清酤既載　亦有和羹　薦斯嘉備　蒸蒸烝烝　感時興思
登歌奏舞　神樂其和　祖考來格　祐我邦家　溥天之下　罔不休嘉
肅肅在位　濟濟臣工　四海來格　禮儀有容　鐘鼓振　管絃理　舞開
元　歌永始　神胥樂今　肅肅在位　臣工濟濟　小大咸敬　上下有禮
理管絃　振鼓鐘　舞象德　歌詠功　神胥樂今　肅肅在位　有來雍雍
穆穆天子　相維辟公　禮有儀　樂有則　舞象功　歌詠德　神胥樂今
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變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魏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魏魏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作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秦始五年御書奏使太僕傳玄中書監荀勗黃門侍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荀勗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爲樂章又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據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

三朝朝宗之義又爲正旦大會王公上壽歌詩幷食舉樂歌詩合十三篇又以
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頎
頎曰被之金石未必皆當故勖造晉歌皆爲四言唯王公上壽酒一篇爲三言
五言焉張華以爲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
蓋以依詠弦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之所能
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辭異廢興隨時至其韻逗留曲折皆繫於舊有
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此則華勖所明異旨也時詔又使中書
侍郎成公綏亦作焉今並採列之云

四廂樂歌

正旦大會行禮歌 成公綏

穆穆天子 光臨萬國 多士盈朝 莫匪俊德 流化罔極 王猷允塞
嘉會置酒 嘉賓充庭 羽旄曜宸極 鐘鼓振太清 百辟朝三朝 或或
明儀形 濟濟鏘鏘 金聲玉振
禮樂具 宴嘉賓 眉壽祚聖皇 景福惟日新 羣后戾止 有來雍雍
獻酬納贄 崇此禮容 豐羞萬俎 旨酒千鍾 嘉樂盡宴樂 福祿咸攸
同
樂哉天下安寧 道化行 風俗清 簫韶作 詠九成 年豐穰 世泰平
至治哉 樂無窮 元首聰明 股肱忠 澍豐澤 揚清風
嘉瑞出 靈應彰 麒麟見 鳳皇翔 醴泉湧 流中唐 嘉禾生 穗盈
積 降紫祉 祚聖皇 承天位 統萬國 受命應期 授聖德
四世重光 宣開洪業 景克昌 文欽明 德彌彰 聲暨晉邦 流祚無
疆
泰始建元 鳳皇龍興 龍興伊何 享祚萬業 奄有八荒 化育羣萊
圖書既煥 金石有徵 德光大 道熙隆 被四表 格皇穹 奕奕萬嗣
明明顯融 高明令終 保茲永祚 與天比樂
聖皇君四海 順人應天期 三葉合重光 泰始開洪基 明曜參日月
功化侔四時 宇宙清且泰 黎庶咸雍熙 普哉邁熙
惟天降命 翼仁祐聖 於穆三皇 載德彌盛 總齊璇璣 光統七政
百揆時序 化若神聖 四海同風 興至仁 濟民育物 擬陶均 擬陶
均、垂惠潤 皇皇靈寶 峨峨英雋 德化宣 芬芳播來胤 播來胤
垂後昆 清廟何穆穆 皇極闢四門 皇極闢四門 萬機無不綜 亹亹
翼翼 樂不及荒 飢不遑食 大禮既行 樂無極
登崐崙 上層城 乘飛龍 升泰清 冠日月 佩五星 揚虹蜺 建羽
旄 披慶雲 蔭繁榮 覽八極 遊天庭 順天地 和陰陽 序四時
曜三光 張帝紀 正皇綱 播仁風 流惠康 邁洪化 振靈威 懷萬
方 納九夷 朝閶闔 宴紫微 建五旗 羅鐘虡 列四懸 奏韶武
鏗金石 揚旌羽 縱八佾 巴渝舞 詠雅頌 和律呂 于胥樂 樂聖
主
化蕩蕩 清風泄 總英雄 御俊傑 開宇宙 掃四裔 光緝熙 美聖
哲 超百代 揚休烈 流景祚 顯萬世
皇皇顯祖 翼世佐時 寧濟六合 受命應期 神武鷹揚 大化咸熙
廓開皇衢 用成帝基
光光景皇 無競惟烈 匡時拯俗 休功蓋世 宇宙既康 九域有截
天命降鑒 啓祚明哲
穆穆烈考 克明克儁 實天生德 應期靈運 肇建帝業 開國有晉
載德奕世 垂慶洪胤
明明聖帝 龍飛在天 與靈合契 通德幽玄 仰化青雲 俯育重川
受靈之祐 於萬斯年

正旦大會王公上壽酒歌 荀勖

踐元辰 延顯融 獻羽觴 祈令終 我皇壽而隆 我皇茂而嵩 本支
百世 休祚鍾聖躬

食舉樂東西廂歌 荀勖

煌煌七曜。重明交暢。我有嘉賓。是應是臻。邦政既圖。接以大變。
人之好我。式遵德讓。
賓之初筵。藹藹濟濟。既朝乃宴。以洽百禮。頒以位敘。或庭或陛。
登儐台叟。亦有兄弟。胥子陪寮。憲茲度樽。觀頤養正。降福孔偕。
昔我三后。大業是維。今我聖皇。焜燿前暉。奕世重規。明照九畿。
思輯用光。時罔有違。陟禹之跡。莫不來威。天敉顧祿。稽履是綏。
赫矣太祖。克廣明德。廓開宇宙。正世立則。變化不經。民無瑕慝。
創業垂統。兆我晉國。
烈文伯考。時雄帝景。夷險平亂。威而不猛。御衡不迷。皇塗煥景。
七德咸宜。其寧惟永。
猗歟盛魏。先皇聖文。則天作孚。大哉爲君。慎徽五典。帝載是勳。
文武發揮。茂建嘉勳。脩己濟治。民用寧殷。懷遠燭幽。玄教冒氛。
誓世不伐。服事三分。德博化隆。道冒無垠。
隆化洋洋。帝命溥將。登我晉道。越惟聖王。龍飛草邑。臨蒞八荒。
叡哲欽明。配蹤虞唐。封建厥福。駿發其祥。三朝習吉。終然允臧。
其臧維何。總彼萬方。元侯列辟。四獸藩王。時見世享。率茲有常。
旅揖在庭。嘉客在堂。宋衛既臻。陳留山陽。有賓有使。觀國之光。
貢贄納訂。獻璧奉璋。保祐命之。申錫無疆。
振鷺于飛。鴻漸其翼。京邑穆穆。四方是式。無競維人。王綱允勅。
君子來朝。言觀其極。
廣廣大君。民之攸塈。信理天工。惠康不匱。將遠不仁。訓以醇粹。
幽明有倫。俊乂在位。九族既睦。庶邦順比。開元布憲。四海鱗萃。
協時正統。殊塗同致。厚德載物。豐心隆貴。敷奏讜言。納以無諱。
樹之典象。誨之義類。上教如風。下應如卉。一人有慶。羣萌以遂。
我后宴喜。令問不墜。
既宴既喜。會是萬邦。禮儀卒度。物其有容。皆皆庭燎。噦噦鼓鐘。
筐磬詠德。萬舞象功。八音克諧。俗易化從。其和如樂。庶品時邕。
時邕斌斌。六合同塵。往我祖宜。威靜殊鄰。首定荊楚。遂平燕秦。
睿聖文皇。體德流仁。愛造草昧。康乂順民。豐瑞告符。休徵響臻。
天地弗違。以和神人。既禽庸蜀。吳會是賓。肅慎率職。楛矢來陳。
韓濊進樂。宮徵清鈞。西旅獻獒。扶南效珍。變奇重譯。玄菟文身。
我皇撫之。景命惟新。
惰惰嘉會。有開無聲。清酤既奠。嘉豆既升。禮充樂備。簫韶九成。
愷樂飲酒。酣而不盈。率土歡豫。邦國以寧。王猷允塞。萬載無傾。
冬至初歲小會歌 張華
日月不留。四氣回周。節慶代序。萬國同休。庶允羣后。奉壽升朝。
我有嘉禮。式宴百僚。繁肴綺錯。旨酒泉烝。笙鏞和奏。磬管流聲。
上隆其愛。下盡其心。宣其蘊滯。訓之德音。乃宣乃訓。配享交泰。
永載仁風。長撫無外。
宴會歌 張華
臺臺我皇。配天垂光。留精日昃。經覽無方。羣朝有暇。延命衆臣。
冠蓋雲集。緯組星陳。肴羞參品。八珍代變。羽爵無算。究樂極宴。
歌者流聲。舞者投袂。動容有節。絲竹並設。宣揚四體。繁手趨撃。
憺足發和。酣不忘禮。好樂無荒。翼翼濟濟。
命將出征歌 張華
重華隆帝道。戎禮或不賓。徐夷與有周。鬼方亦違殷。今在盛明世。
寇虐動四垠。豺狼染牙爪。羣生號宵旻。元帥統方夏。出車振涼秦。
衆貞必以律。滅否實在人。威信加殊類。琛贄恐自親。單寡豈有味。
挾續感至仁。武功尚止戈。七德美安民。遺跡由斯舉。承世無風塵。
勞還師歌 張華
獯虺背天德。横亂侵邦畿。戎車震期野。羣帥誓皇威。將士齊心旅。
感義忘其私。猶勢如鄉哥。赴節如發機。雷霆動山谷。金光曜素暉。

撫戈陵勁敵　武步蹈橫屍　鯨鯢皆授首　北土永清夷　昔往冒隆暑
今來白雪霏　征夫信勤瘁　自古詠采薇　收榮於舍爵　燕喜在凱歸

中宮所歌張華

先王統大業　玄化漸八維　儀刑爰萬邦　內訓隆壺闈　皇英垂帝典
大雅詠三妃　執德宜隆教　正位理厥機　含章體柔順　帥禮蹈謙祇
蠢斯弘慈惠　樛木遠幽微　徽音穆清風　高義邈不追　遺榮參日月
百世仰餘暉

宗親會歌張華

族燕明禮順　餼食序親親　骨肉散不殊　昆弟豈他人　本支篤同慶
棠棣著先民　於皇聖明后　天覆弘且仁　降禮崇親戚　旁施協族姻
式宴盡酣娛　飲御備羞珍　和樂既宣洽　上下同懽欣　德教加四海
敦睦被無垠

泰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勖以杜夔所制律呂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乃制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事具律歷志律成遂班下太常使太樂總章鼓吹清商施用勖遂典知樂事啓朝士解音律者共掌之使郭瓊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二舞其樂章亦張華之所作云

正德舞歌張華

曰皇上天　玄鑒惟光　神器周回　五德代章　祚命于晉　世有哲王
弘濟區夏　陶甄萬方　大明垂曜　旁燭無疆　蠢蠢庶類　風德永康
皇道惟清　禮樂斯經　金石在懸　萬舞在庭　象容表慶　協律被聲
軼武超湯　取節六英　同進退讓　化漸無形　太和宣洽　通於幽冥

大豫舞歌張華

惟天之命　符運有歸　赫赫大晉　三后重暉　繼明紹世　光撫九圍
我皇紹期　遂在璇璣　羣生屬命　奄有庶邦　慎徽五典　玄教遐通
萬方同軌　率土咸雍　爰制大豫　宣德舞功　醇化既穆　王道協隆
仁及草木　惠加昆蟲　德北夷人　悅仰皇風　丕顯大業　承世彌崇

荀勖又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猶謂勖暗解時阮咸妙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譏勖新律聲高以爲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作勖意咸謂之不調以爲異己乃出咸爲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勖以校己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枝一米於此伏咸之妙復徵咸歸勖既以新律造二舞次更脩正鐘聲會勖薨未竟其業元康三年詔其子藩脩定金石以施郊廟葬值喪亂莫有記之者

漢高祖自蜀漢將定三秦關中范因率賓人以從帝爲前鋒及定泰中封因爲關中侯復賓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關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臺本歌曲行辭本歌曲總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辭粲問巴渝帥李管种五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以考校歌曲而爲之改爲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臺新福歌曲行辭新福歌曲行辭以述魏德黃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至景初元年尚書奏考覽三代禮樂遺曲據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域三舞皆執羽籥及晉又改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咸寧元年昭定祖宗之號而廟樂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荀勖所使郭瓊宋識等所造正德大豫二舞云

晉書卷二十二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志第十三

樂下

永嘉之亂，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答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爲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爲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鍾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歌辭，陳之於舞列，宮懸在庭，寥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氏以來，依倣此禮，自造新詩而已。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則於今難以意言。于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大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太寧末，明帝又訪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庾亮爲荊州，與謝尚脩復雅樂，未具而亮薨。庾翼桓溫專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焉。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而鄴下樂人亦頗有來者。永和十一年，謝尚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以備大樂，并制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太元中，破苻堅，又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今列其詞於後云。

歌宣帝　曹毗

於赫高祖，德協靈符，應運撥亂，龍整天衢，勳格宇宙，化動八區，肅以典刑，陶以玄珠，神石吐瑞，靈芝自敷，肇基天命，道均唐虞。

歌景帝　曹毗

景皇承運，纂隆洪緒，皇羅重抗，天暉再舉，蠢矣二寇，擾我揚楚，乃整元戎，以齊齊斧，睿聖神算，赫赫王旅，餘覩既平，功冠帝宇。

歌文帝　曹毗

太祖齊聖，王猷誕融，仁教四塞，天基累崇，皇室多難，嚴清紫宮，威厲秋霜，惠過春風，平蜀夷楚，以文以戎，奄有秦墟，聲流無窮。

歌武帝　曹毗

於穆武皇，允襲欽明，應期登禪，龍飛紫庭，百揆時序，聽斷以情，殊域既賓，僞吳亦平，晨流甘露，宵應明星，野有擊壤，路垂頌聲。

歌元帝　曹毗

運屯百六，天羅解貫，元皇勃興，網籠江漢，仰齊七政，俯平禍亂，化若風行，澤猶雨散，淪光更曜，金輝復煥，德冠千載，蔚有餘粲。

歌明帝　曹毗

明明肅祖，闡弘帝祚，英風夙發，清暉載路，姦逆縱忒，罔式皇度，躬振朱旗，遂豁天步，宏猷允塞，高羅雲布，品物咸寧，洪基永固。

歌成帝　曹毗

於休顯宗，道澤玄播，式宣德音，暢物以和，遵德蹈仁，匪禮不過，敷以純風，灌以清波，遠理暖阜，鳴鳳棲柯，同規放勳，義蓋山河。

歌康帝　曹毗

康皇穆穆，仰嗣洪德，爲而不宰，雅音四塞，閑邪以誠，鎮物以默，威靜區宇，道宣邦國。

歌穆帝　曹毗

孝宗夙哲，休音久滅，如彼晨離，燿景扶桑，垂訓華嶠，流潤八荒，幽贊玄妙，爰該典章，西平僭蜀，北靜舊疆，高猷遠暢，朝有遺芳。

歌哀帝　曹毗

於穆哀皇，聖心虛遠，雅好玄古，大庭是踐，道尚無爲，治存易簡，化若風行，時猶草偃，雖曰登遐，徽音彌闡，愔愔雲韶，盡美盡善。

歌簡文帝　王珣

皇矣簡文，於昭于天，靈明若神，周淡如川，沖應其來，實與其遷，睿睿心化，日用不言，易而有親，簡而可傳，觀流彌遠，求本踰玄。

歌孝武帝　王珣

天監有晉，欽哉烈宗，同規文考，玄默允恭，威而不猛，約而能通，

神鉦一震。九域來同。遺積淮海。雅頌自東。氣陶醇露。化協時雍。

四時祠祀 曹毗

肅肅清廟。巍巍聖功。萬國來賓。禮儀有容。鍾鼓振。金石熙。宣兆祚。武開基。神斯樂兮。理管絃。有來斯和。說功德。吐清歌。神斯樂兮。洋洋玄化。潤被九壤。民無不悅。道無不往。禮有容。樂有式。詠九功。永無極。神斯樂兮。

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君馬黃。上陵。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芳樹。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行。釣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爲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爲楚之平言魏也改思悲翁爲戰滎陽言曹公也改艾如張爲獲呂布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也改上之回爲克官渡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改雍離爲舊邦言曹公勝袁紹於官渡還譙收藏死亡士卒也改戰城南爲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巫山高爲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改上陵爲平南荊言曹公平荊州也改將進酒爲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改有所思爲應帝期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改芳樹爲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改上邪爲太和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其餘並同舊名是時吳亦使韋昭製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改朱鷺爲炎精缺言漢室衰孫堅奮迅猛志念在匡救王迹始乎此也改思悲翁爲漢之季言堅悼漢之微痛董卓之亂興兵奮擊功蓋海內也改艾如張爲攄武師言權卒父之業而征伐也改上之回爲烏林言魏武既破荊州順流東下欲來爭鋒權命將周瑜逆擊之於烏林而破走也改雍離爲秋風言權悅以使人人忘其死也改戰城南爲克皖城言魏武志圖并兼而權親征破之於皖也改巫山高爲關背德言蜀將關羽背棄吳德權引師浮江而擒之也改上陵曲爲通荊州言權與蜀交好齊盟中有關羽自失之愆終復初好也改將進酒爲章洪德言權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改有所思爲順歷數言權順籙圖之符而建大號也改芳樹爲承天命言其時主聖德踐位道化至盛也改上邪曲爲玄化言其時主修文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天下喜樂也其餘亦用舊名不改及武帝受禪乃令傅玄製爲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改朱鷺爲靈之祥言宣帝之佐魏猶虞舜之事堯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達之逆命也改思悲翁爲宣受命言宣帝禦諸葛亮養威重運神兵亮震怖而死也改艾如張爲征遼東言宣帝陵大海之表討滅公孫氏而梟其首也改上之回爲宣輔政言宣帝聖道深遠撥亂反正網羅文武之才以定二儀之序也改雍離爲時運多難言宣帝致討吳方有征無戰也改戰城南爲景龍飛言景帝克明威教賞順夷逆隆無疆崇洪基也改巫山高爲平玉衡言景帝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乖心禮賢養士而纂洪業也改上陵爲文皇統百揆言文帝始統百揆用人有序以敷太平之化也改將進酒爲因時運言因時運變聖謀潛施解長蛇之交離羣桀之黨以武濟文以邁其德也改有所思爲惟庸蜀言文帝既平萬乘之蜀封建萬國復五等之爵也改芳樹爲天序言聖皇應歷受禪弘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改上邪爲大晉承運期言聖皇應籙受圖化象神明也改君馬黃爲金靈運言聖皇踐阼致敬宗廟而孝道行於天下也改雉子班爲於穆我皇言聖皇受禪德合神明也改聖人出爲仲春振旅言大晉申文武之教畋獵以時也改臨高臺爲夏苗田言大晉畋狩順時爲苗除害也改遠如期爲仲秋獮田言大晉雖有文德不廢武事順時以殺伐也改石留爲順天道言仲冬大閱用武修文大晉之德配天也改務成爲唐堯言聖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玄雲依舊名言聖皇用人各盡其材也改黃爵行爲伯益言赤烏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雀來也釣竿依舊名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濟大功致太平也其辭並列之於後云

靈之祥

靈之祥。石瑞章。旌金德。出西方。天降命。授宣皇。應期運。時龍驤。繼大舜。佐陶唐。贊文武。建帝綱。孟氏叛。據南疆。追有扈。亂五常。吳寇叛。蜀虜彊。交誓盟。連遐荒。宣赫怒。奮鷹揚。震乾

威曜電光陵九天陷石城梟逆命拯有生萬國安四海寧

宣受命

宣受命應天機風雲時動神龍飛檠葛亮鎮雍梁邊境安亮夏康務節事勤定傾攬英雄保持盈深穆穆赫明明神而泰天之經養威重運神兵亮乃震鼈天下安寧

征遠東

征遠東敵失據威靈邁日域公孫既授首羣逆破膽威震怖朔北率應海表景附武功赫赫德雲布

宣輔政

宣輔政聖烈深撥亂反正順天心網羅文武才慎厥所生所生賢遺教施安上治民化風移肇創帝基洪業垂於繼明明時赫戲功濟萬世定二儀定二儀雲行雨施海外風馳

時運多難

時運多難遭教痛天地變化有盈虛蠢爾吳禮武視江湖我皇赫斯致天誅有征無戰弭其圖天威橫被廓東隅

景龍飛

景龍飛御天威聽鑒玄察動與神明協機從之者顯逆之者滅夷文教敷武功戢普被四海萬邦望風莫不來綏聖德潛斷先天弗違弗違祥享世采長猛以致寬道化光赫明明祚隆無疆帝績惟期有命既集崇此洪基

平玉衡

平玉衡糾姦回萬國殊風四海平禮賢養士羈御英雄恩心齊黨戎洪業榮皇階品物咸亨聖敬日躋聽鑒盡下情明明綜天機

文皇統百揆

文皇統百揆繼天理萬方武將鎮四隅英佐盈朝堂謀言協秋蘭清風發其芳洪澤所漸潤礫石爲珪璋大道侔五帝盛德踰三王

咸光大上參天與地至化無內外無內外六合並康乂並康乂遵茲嘉會在昔羲與農大晉德斯邁鎮征及諸州爲藩衛功濟四海洪烈流萬世

因時運

因時運聖策施長蛇交解羣柴離勢駟奔吳獸騎厲惟武進審大計時邁其德清一世

惟庸蜀

惟庸蜀僭號天一隅劉備逆帝命禪亮承其餘擁衆數十萬闕隙乘我虛驛騎進羽檄天下不遑居姜雒屢寇邊龐士爲荒蕪文皇愍斯民歷世受罪辜外謨藩屏臣內謨衆士夫爪牙廡指受腹心獻良圖良圖協成文大興百萬軍雷鼓震地起猛勢陵浮雲遘虜長天誅面縛造壘門萬里同風教逆命稱妾臣光建五等紀綱天人

天序

天序應歷受禪承靈祜御羣龍勒螭武弘濟大化英儁作輔明明統萬機赫赫鎮四方咎繇稷契之嘒協翼芳禮王臣履兆民化之如天與地誰敢愛其身

大晉承運期

大晉承運期德隆聖皇時清晏白日垂光應籙圖陟帝位繼天正玉衡化行衆神明至哉道隆虞與唐元首敷洪化百僚股肱並忠良時太康隆隆赫赫福祚盈無疆

金靈運

金靈運天符發聖徽見參日月惟我皇體神聖受魏禪應天命皇之興靈有徵登大麓御羣乘皇之輔若闕武爪牙奮莫之禦皇之佐贊清化百事理萬邦賀神祇應嘉瑞章恭享

禮薦先皇　樂時奏　磬管鏘　鼓鼙鏗　鐘鏞鏗　莫樽俎　實玉觴
神歆饗　咸悅康　宴孫子　祐無疆　大孝烝烝　德教被萬方
於穆我皇

於穆我皇　盛德聖且明　受禪君世　光濟羣生　普天率土　莫不來庭
顧顧六合內　望風仰聲清　萬國雍雍　興頌聲　大化洽　地平而天
成　七政齊　玉衡惟平　峨峨佐命　濟濟羣英　夙夜乾乾　萬機是經
雖治與　匪荒寧　謙道光　沖不盈　天地合德　日月同榮　赫赫煌
煌　曜幽冥　三光克從　於顯天垂景星　龍鳳臻　甘露宵零　肅神祇
祇上靈　萬物欣戴　自天效其成

仲春振旅

仲春振旅　大致人　武教於時日新　師執提　工執鼓　坐作起　節有
序　威矣允文允武　蒐田表禡　申法誓　遂圍禁　獻社祭　允以時明
國制　文武並用禮之經　列車如戰大教明　古今誰能去兵　大晉繼天
濟羣生

夏苗田

夏苗田　運將徂　軍國異容　文武殊　乃命羣吏　撰車徒　辨其號名
讚契書　王軍啓八門　行同上帝居　時路建大麾　雲旗翳紫虛　百
官象其事　疾則疾　徐則徐　回衝旋軫　罷陣弊車　獻禽享祀　蒸蒸
配有虞　惟大晉德參兩儀　化雲敷

仲秋獮田

仲秋獮田　金德常綱　涼風清且厲　凝露結爲霜　白藏司辰　金隼時
鷹揚　鷹揚猶倘父　順天以殺伐　春秋時序　習是振威曜　進退由鉦
鼓　致禽祀豜　羽毛之用充軍府　赫赫大晉德　芬烈陵三五　敷化以
文　雖安不廢武　光宅四海　永享天之祐

順天道

順天道　握神契　三時示講武事　冬大閱　鳴鐲振鼓鐸　旌旗象虹霓
文制其中　武不黷武　動軍誓衆　禮成而義舉　三驅以崇仁　進止
不失其序　兵卒練　將如闕武　惟闕武　氣陵青雲　解圍三面　殺不
殄羣　偃旌麾　班六軍　獻享烝　修典文　嘉大晉　德配天　祿報功
爵侯賢　饗燕樂　受茲百祿　壽萬年

唐堯

唐堯諮務成　謙謙德其興　積漸終光大　履霜致堅冰　神明道自成
河海猶可凝　舜禹統百揆　元凱以次升　禪讓應大歷　睿聖世相承
我皇陟帝位　平衡正準繩　德化飛四表　祥氣見其徵　與王坐俟旦
亡主恬自矜　致遠由近始　覆簣成山陵　披圖按先籍　有其誼豐液

玄雲

玄雲起丘山　祥氣萬里會　龍飛何蜿蜿　鳳翔何翩翩　昔在唐虞朝
時見青雲際　今覩遊萬國　流光溢天外　鶴鳴在後園　清音隨風遠
成湯隆顯命　伊摯來如飛　周文獵渭濱　遂載呂望歸　符合如影響
先天天不違　輟耕綜地綱　解褐袷天維　元功配二王　芬馨世所稀
我皇敏羣才　烘烈何巍巍　桓桓征四表　濟濟理萬機　神化感無方
睿才盛帝德　丕顯惟昧旦　日新孔所諮　茂哉明聖德　日月同光輝

伯益

伯益佐舜禹　職掌山與川　德侔十六相　思心入無間　智理周萬物
下知衆鳥言　黃雀應清化　翔習何翻翻　和鳴棲庭樹　徘徊雲日閒
夏桀爲無道　密網施山河　酷祝掇纖綱　當奈黃雀何　殷湯崇天德
去其三面羅　遺適羣飛來　鳴聲乃復和　朱雀作南宿　鳳皇統羽羣
赤鳥銜書至　天命瑞周文　神雀今來遊　爲我受命君　嘉祥致天和
青邏隆青雲　翮風發芳氣　蓋世同其芬

釣竿

釣竿何冉冉　甘餌芳且鮮　臨川運思心　微綸沈九泉　太公實此術
乃在豐祕篇　機變隨物移　精妙貫未然　遊魚驚奔釣　潛龍飛戾天

辰天安所至。撫翼翔太清。太清一何異。兩儀出渾成。玉衡正三辰。
造化賦羣形。退願輔聖君。與神合其靈。我君弘遠略。天人不足幷。
天人初幷時。昧昧何芒芒。日月有徵兆。文象興二皇。蚩尤亂生靈。
黃帝用兵征萬方。逮夏禹而德衰。三世不及虞與唐。我皇盛德配堯舜。
受禪即祚享天祥。率土蒙祐。靡不肅。庶事康。庶事康。穆穆明明
荷百祿。保無極。永太平。

鞞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於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舊曲有五篇，一關東有賢女，二章和二年中，三樂久長，四四方皇，五殿前生桂樹，其辭並亡。曹植鞞舞詩序云：故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世荒亂，堅播越關西，隨將軍段煨。先帝聞其舊伎，下書召堅。堅年踰七十，中間廢而不爲，又古曲甚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及泰始中，又製其辭焉。其舞故常二八，桓玄將僭位，尚書殿中郎袁明子啓增滿八佾，泰始中歌辭，今列之後云。

鞞舞歌詩五篇

洪業篇 當魏曲明明魏皇帝，古曲關中有賢女。

宣文創洪業。盛德在泰始。聖皇應靈符。受命君四海。萬國何所樂。
上有明天子。唐堯禪帝位。虞舜惟恭己。恭己正南面。道化與時移。
大赦蕩萌漸。文教被黃支。象天則地。體無爲。聰明配日月。神聖參
兩儀。雖有三凶類。靜言無所施。象天則地。體無爲。稷契並佐命。
伊呂升王臣。蘭芷登朝肆。下無失宿人。聲發響自應。表立景來附。
咩闢順舊制。潛龍升天路。備物立成器。變通極其數。百事以時敘。
萬機有常度。訓之以克讓。納之以忠恕。羣下仰清風。海外同懽慕。
象天則地。化雲布。昔日貴彫飾。今尚儉與素。昔日多纖介。今去情
與故。象天則地。化雲布。濟濟大朝士。夙夜綜萬機。萬機無廢理。
明明降訓詁。臣譬列星景。君配朝日輝。事業並通濟。功烈何巍巍。
五帝繼三皇。三皇世所歸。聖德應期運。天地不能違。仰之彌已高。
猶天不可階。熊授伏羲氏。鳳皇在庭棲。

天命篇 當魏曲太和有聖帝，古曲章和二年中。

聖祖受天命。應期輔魏皇。入則綜萬機。出則征四方。朝廷無遺理。
方表寧且康。道隆舜臣堯。積德踰太王。孟度阻窮險。造亂天一隅。
神兵出不意。奉命致天誅。赦善戮有罪。元惡宗爲虛。威風震勁蜀。
武烈懾強吳。諸葛不知命。肆逆亂天常。擁徒十餘萬。數來寇邊疆。
我皇邁神武。秉鉞鎮雍涼。亮乃畏天威。未戰先仆僵。盈虛自然運。
時變故多難。東征陵海表。萬里克朝鮮。受遺齊七政。曹爽又滔天。
羣凶受誅殛。百祿咸來臻。黃華應福始。王凌爲禍先。

景皇篇 當魏曲魏歷長，古曲樂久長。

景皇帝。聰明命世生。盛德參天地。帝王道大。創基既已難。繼世亦
未易。外有夏侯玄。內則張與李。三凶構逆亂帝紀。順天行誅。窮其
姦宄。遠將察其漸。潛謀不得起。罪人咸伏辜。威風震萬里。平衡綜
萬機。萬機無不理。召陵恆不君。內外何紛紛。眾小便成羣。蒙昧恣
心。治亂不分。聖聰斷。濟武常以文。順天惟廢立。掃霓披浮雲。
雲霓既已闢。清和未幾間。羽檄首尾至。變起東南藩。儉欽爲長蛇。
外則憑吳蠻。萬國紛騷擾。戚戚天下懼不安。神武御六軍。我皇秉鉞
征。儉欽起壽春。前鋒據項城。出其不意。並縱奇兵。奇兵誠難御。
廟勝實難支。兩軍不期遇。敵退計無施。約命惟武進。大戰沙陽陂。
欽乃亡魂走。奔虜若雲披。天因赦有罪。東土放鯨鯢。

大晉篇 當魏曲天生烝民，古曲四方皇。

赫赫大晉。於穆文皇。蕩蕩巍巍。道邁陶唐。世稱三皇五帝及今重其
光。九德克明。文既顯。武又彰。恩弘六合。兼濟萬方。內舉元凱。
朝政以綱。外簡武臣。時惟鷹揚。靡從不懷。逆命斯亡。仁配春日。
威踰秋霜。濟濟多士。同茲蘭芳。唐虞至治。四凶滔天。致討儉欽。
罔不肅虔。化感海內。海外來賓。獻其聲樂。並稱妾臣。西蜀猶隻。

簡號方域。命將致討。委國稽服。吳人放命。憑海阻江。飛書告喻。
響應來同。先王建萬國。九服爲藩衛。土寨壞諸侯。序祚不二世。歷
代不能復。忽踰五百歲。我皇邁聖德。應期創典制。分土五等。藩國
正封界。莘莘文武佐。千秋遵嘉會。洪澤溢區內。仁風翔海外。

明君篇　當魏曲爲君既不易古曲殿前生桂樹

明君御四海。聽鑒盡物情。顯望有體罰。竭忠身必榮。蘭芷出荒野。
萬里升紫庭。茨草穢堂階。掃截不得生。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
恭己慎有爲。有爲無不成。闇君不自信。羣下執異端。正直羅浸潤。
姦臣奪其權。雖欲盡忠誠。結舌不敢言。結舌以何憚。盡忠爲身患。
清流豈不潔。飛塵濁其源。岐路令人迷。未遠勝不還。忠臣立君朝。
正色不顧身。邪正不並存。譬若胡與秦。胡秦有合時。邪正各異津。
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羣目統在綱。衆星共北辰。毂令遭闇主。
斥退爲凡人。雖薄供時用。白茅猶爲珍。冰霜晝夜結。蘭桂摧爲薪。
邪臣多端變。用心何委曲。便辟順情指。動隨君所欲。偷安樂目前。
不問清與濁。積僞罔時主。養交以持祿。言行恆相違。難屢其谿谷。
昧死射乾沒。覺露則滅族。

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檢其歌非吳辭也亦陳於殿庭楊泓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今列之於後云

拂舞歌詩五篇

白鳩篇

翻翻白鳩。再飛再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鮮。
翔庭舞翼。以應仁君。皎皎鳴鳩。或丹或黃。樂我君惠。振羽來翔。
東壁餘光。魚在江湖。惠而不費。敬我微軀。策我良駟。習我驅馳。
與君周旋。樂道忘飢。我心虛靜。我志彌漏。彈琴鼓瑟。聊以自娛。
陵雲登臺。浮遊太清。攀龍附鳳。自謁身輕。

濟濟篇

暢暢飛舞氣流芳。追念三五大綺黃。去失有。時可行。去來時同此未央。時冉冉。近桑榆。但當飲酒爲歡樂。衰老逝。何有期。多憂耿耿內懷恩。深池曠。魚獨希。願得黃浦衆所依。恩感人。世無比。悲歌且舞無極已。

獨祿篇

獨獨祿祿。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雍雍雙鳧。遊戲田畔。我欲射鳧。念子孤散。翻翻浮萍。得風搖輕。我心何合。與之同幷。空牀低幃。誰知無人。夜衣錦繡。誰別僞真。刀鳴劒中。倘牀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爲。猛獸班班。遊戲山間。獸欲噬人。不避豪賢。

碣石篇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淡淡。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觀滄海。

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鴈雁南飛。鶴鳴東遊。鳧鴈潛藏。熊羆窟棲。蜻蟀宇宅。農收積場。逆旅整駕。以通賈商。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冬十月。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凘浮漂。舟船行難。雖不入地。豐賴深奧。水竭不流。冰堅可蹈。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歎想。感慨多悲。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土不同。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曒老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龜雖壽。

淮南王篇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飲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賢。揚聲悲歌音絕天。我欲渡河

河無梁。願作雙黃鵠還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

繁鞞奇歌無不奏。徘徊桑梓遊天外。

鼓角橫吹曲鼓按周禮以鼜鼓鼓軍事角說者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始吹角爲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減爲中鳴而尤更悲矣

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鵠龍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按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弘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故傳玄著書曰人若欲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今古而無儔何但夔牙同契哉按此說則自茲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也

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爲十三曲

但歌四曲自漢世無絲竹作伎最先唱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當時之特妙自晉以來不復傳遂絕

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採連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也

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東晉以來稍有增廣

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孝武太元中琅邪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

鳳將雛歌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言是鳳將雛然則其來久矣

前溪歌者車騎將軍沈充所制

阿子及懊惱歌者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於閣不語在五行志後人衍其聲以爲此二曲

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好甚爲嫂捶撻婢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團扇故制此歌

懊儂歌者隆安初俗閒訛謠之曲語在五行志

長史變者司徒左長史王廙臨敗所制

凡此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絲管又有因絲竹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

杼柚舞按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舞矜手以按杼柚反覆之此則漢世惟有柚舞而晉加之以杼反覆之也

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漢高祖且語項莊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言公莫害漢王也今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然按琴操有公莫渡河曲然則其聲所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

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又云皎皎白紵節節爲雙吳音呼緒爲紵疑白紵即白緒也

鐸舞歌一篇巾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並陳於元會後漢正旦天子臨德陽殿受朝賀舍利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畢日畢又化成龍長八九丈出水遊戲炫燿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頭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切肩而不傾魏晉訖江左猶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升舞背負靈獸桂樹白雪盡地成川之樂

成帝咸康七年尚書蔡謨奏八年正會儀注惟作鼓吹鐘鼓其餘伎樂雖不作侍中張澄給事黃門侍郎陳逵駁以爲王者觀時設教至於吉凶殊斷不易之道也今四方觀禮陵有賓弔之位庭奏宮懸之樂二禮兼用哀樂不分體國經制莫大於此詔曰今既以天下體大禮從權宜三正之變宜盡用吉禮也至樊耳目之樂所不忍聞故闕之耳事之大者不過上壽酒稱萬歲已許其大不足復闕鐘鼓鼓吹也澄逵又啓今大禮雖降事吉於朝然賓弔顯於園陵則未減有哀禮服定於典文義無盡吉是以成寧之會有撤樂之典實先朝稽古憲章垂式萬世者也詔曰若元日大饗萬國朝宗庭展鐘鼓之奏遂闕起居之節朝

無鼙鼓之音實無踏履之度其於義事不亦謬乎惟可量輕重以制事中散騎侍郎顧臻表曰臣聞聖王制樂實揚政道養以仁義防其淫佚上享宗廟下訓黎元體五行之正音協八風以陶物宮聲正方而好義角聲堅齊而率禮絃歌鐘鼓金石之作備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風易俗致和樂之極末世之伎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頭足入筥之屬皮膚外剝肝心內摧教彼行業猶爲勿疲矧伊生靈而不惻愴加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耳聆雅頌之聲目觀威儀之序足以蹈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至順儐彝倫之大方今夷狄對岸外禦爲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過秦之戲日廩五斗方掃神州經略中夏若此之事不可示遠宜下太常纂備雅樂簫韶九成惟漸於戚運功德頌聲永著于來葉此乃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者也諸伎而傷人者皆宜除之流閑儉之德遵康哉之詠清風既行下應如草此之謂也愚管之蠡惟垂採察於是除高絙紫鹿跂行鼈食及齊王捲衣倒兒等樂又減其廩其後復尚高絙紫鹿焉

晉書卷二十三

晉書卷二十三考證

樂志下敘魏帝○各本俱脫此一章今從宋本增入

景龍飛詞晉故四海高邦並風其不來嚴盡德禮斷先天弗違○晉故以下共二十字監本脫去今從宋志增

玄雲詞周文獵渭陳遂載呂並時符合如影響○周文以下十五字監本脫去今從宋志增

晉書卷二十三考證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所以樊導民萌載成庶政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執法在南宮之右上相處端門之外而爲龍居位雲火垂名前史詳之其以尚矣黃帝置三公之秩以親黎元少昊配九扈之名以爲農正命重黎於天地昭融冥於水火則可得而言焉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而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凡厥權會仰承君命總及周武下車成康垂則六卿分職二公弘化咸樹司存各題標準苟非其道人弗虛榮貽厥孫謀其固本也如此及秦變周官漢違嚴舊或隨時適用或因務遷革霸王之典義在於斯既覆厥安所謂得其時制者也四征興於漢代四安起於魏初四鎮通於柔遠四平止於喪亂其波遼淩江輕車強弩式遏遐外用袭攻伐興而復毀厥號彌繁及當塗得志剋平諸夏初有軍師祭酒參掌戎律建安十三年罷漢台司更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用兼端揆孫吳劉蜀多依漢制雖復臨時命氏而無悉舊章世祖武皇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爲太宰鄭沖爲太傅王祥爲太保司馬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顗爲司空石苞爲大司馬陳騫爲大將軍世所謂八公同辰鞏雲附翼者也若乃成乎棟宇非一枝之勢處乎經綸稱萬夫之敵或牽羊以叶於夢或垂釣以申其道或空桑以厭其術或操版以啓其心臥龍飛鴻方金擬蓍蔡奚鄭產楚材晉用斯亦曩時之良具其又昭彰者焉宣王既誅曹爽政由己出網羅英俊以備天官及蘭卿受職貴公顯戮雖復策名魏氏而乃心皇晉及文王纂業初啓晉臺始置二衛有前驅養由之弩及殺三部有熊渠伕飛之衆是以武帝龍飛乘茲會運猶武王以周之十亂而理殷民者也是以秦始盛於太廟禹祠茂業來居斯位自太興乾于建元南金北銑用處茲秩雖未擬乎夔將龍言天工人代亦庶幾乎任官惟賢莅事惟能者也

丞相相國並秦官也晉受魏禪並不置自惠帝之後皆置無恆爲之者趙王倫梁王肜成都王穎南陽王保王敦王導之徒皆非復尋常人臣之職

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魏初唯置太傅以鍾繇爲之末年又置太保以鄭沖爲之晉初以景帝諱故又採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師之任轶增三司與太傅太保皆爲上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以安平獻王孚居之自渡江以後其名不替而居之者甚寡

太尉司徒司空並古官也自漢歷魏置以爲三公及晉受命迄江左其官相承不替

大司馬古官也漢制以冠大將軍驃騎車騎之上以代太尉之職故恆與太尉迭置不並列及魏有太尉而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爲官位在三司上晉受魏禪因其制以安平王孚爲太宰鄭沖爲太傅王祥爲太保羊祜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顗爲司空石苞爲大司馬陳騫爲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唯無丞相滿自羊祜王蓋爲大司馬之後定令如舊在三司上

大將軍古官也漢武帝置冠以大司馬名爲榮重之職及漢東京大將軍不常置爲之者皆擅朝權至景帝爲大將軍亦受非常之任後以叔父孚爲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尉下及晉受命猶依其制位次三司下後復舊在三司上太康元年琅邪王伷遷大將軍復制在三司下伷薨後如舊

開府儀同三司漢官也殤帝延平元年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也

驃騎車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四鎮龍驤典軍上軍輔國等大將軍左右光祿光祿三大夫開府者皆爲位從公

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左右光祿大夫光祿大夫開府位從公者爲文官公冠進賢三梁黑介幘

大司馬大將軍太尉驃騎車騎衛將軍諸大將軍開府位從公者爲武官公皆著武冠平上黑幘

文武官公皆假金章紫綬著五時服其相國丞相皆衮冕綠綬所以殊於常

公也。

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品秩第一。食奉日五斛。太康二年。又給絹。春百匹。秋絹二百匹。綿二百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十頃。騶十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置長史一人。秩一千石。西東閤祭酒。西東曹掾。戶倉賊曹令史屬各一人。御屬閤下令史。西東曹倉戶賊曹令史。門令史。記室省事令史。閤下記室書令史。西東曹學事各一人。給武賁二十人。持班劍。給朝車駕駟。安車黑耳駕三。各一乘。祭酒掾屬。白蓋小車七乘。軺車施耳後戶。皁輪軺車各一乘。自祭酒已下。令史已上。皆皁零辟。朝服。太尉雖不加兵者。吏屬皆絳服。司徒加置左右長史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左西曹掾屬各一人。西曹稱右西曹。其左西曹令史已下。人數如舊。令。司空加置導騶掾一人。諸公及開府位從公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秩千石。從事中郎二人。秩比千石。主簿記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兵鎧士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主簿已下。令史已上。皆絳服。司馬給吏卒如長史。從事中郎給侍二人。主簿記室督各給侍一人。其餘臨時增崇者則褒加。各因其時爲節文。不爲定制。

諸公及開府位從公爲持節都督。增參軍爲六人。長史。司馬。從事中郎。主簿。記室督。祭酒掾屬。舍人如常。加兵公制。

特進。漢官也。二漢及魏晉以加官從本官車服。無吏卒。太僕羊琇遜位。拜特進。加散騎常侍。無餘官。故給吏卒車服。其餘加特進者。唯食其祿賜。位其班位而已。不別給特進吏卒車服。後定令。特進品秩第二。位次諸公。在開府驃騎上。冠進賢兩梁。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無章綬。食奉日四斛。太康二年。始賜春服絹五十匹。秋絹百五十匹。綿一百五十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八頃。田騶八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給安車黑耳駕御一人。軺車施耳後戶一乘。

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者。品秩第二。祿賜班位。冠幘車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及卒。諸所賜給。皆與特進同。其以爲加官者。唯假章綬。祿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也。又卒贈此位。本已有卿官者。不復重給吏卒。其餘皆給。

光祿大夫。假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位在金紫將軍下。諸卿上。漢時所置無定員。多以爲拜假贈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已來。轉復優重。不復以爲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及晉受命。仍舊不改。復以爲優崇之制。而諸公遜位。不復加之。或更拜上公。或以本封食公祿。其諸卿尹中朝大官年老致仕者。及內外之職。加此者。前後甚衆。由是或因得開府。或進加金章紫綬。又復以爲禮贈之位。泰始中。唯太子詹事楊珧加給事中。光祿大夫。加兵之制。諸所供給。依三品將軍。其餘自如舊制。終武惠孝懷三世。

光祿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著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賜絹五十匹。秋絹百匹。綿百斤。惠帝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

驃騎已下及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其祿與特進同。置長史。司馬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功曹史。門下督。錄事。兵鎧士。賊曹營軍。刺姦。幔下都督。功曹書佐。門吏。門下書吏各一人。其假節爲都督者。所置與四征鎮加大將軍不開府爲都督者同。四征鎮安平加大將軍不開府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置參佐吏卒。幕府兵騎。如常都督制。唯朝會祿賜從二品將軍之例。然則持節都督無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爲相。始遣大將軍督之。二十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內外諸軍矣。魏明帝太和四年。秋。宣帝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文帝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及晉受禪。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等權重者乃居之。

三品將軍。秩中二千石者。著武冠。平上黑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春秋賜綿。菜田。騶。如光祿大夫。諸卿。制置長史。司馬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功曹門

下都督錄事兵鎧士賊曹營軍刺姦吏帳下都督功曹書佐門吏門下書吏各一人

錄尚書案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太傅趙憙大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蓋自憙融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猶虞唐大麓之職也和帝時大尉鄧彪爲太傅錄尚書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漢制遂以爲常每少帝立則置太傅錄尚書事猶古冢宰總己之義薨輒罷之自魏晉以後亦公卿權重者爲之

尚書令秩千石假銅印黑綬冠進賢兩梁冠納言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月五十斛受拜則策命之以在端右故也太康二年始給賜絹春三十匹秋七十匹綿七十斤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始置尤爲尚書令以目疾表置省事吏四人省事蓋自此始

僕射服秩印綬與令同案漢本置一人至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郃爲尚書左僕射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經魏至晉迄於江左省置無恆置二則爲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爲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生左事

列曹尚書案尚書本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爲之中間遂罷其官以爲中書之職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而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各有其任其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其二曰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其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其四曰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斷獄是爲五曹後漢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改常侍曹爲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民曹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事客曹主護羌胡朝賀事二千石曹主辭訟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合爲六曹幷令僕二人謂之八座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爲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尚書於此始見曹名及魏改選部爲吏部主選部事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爲八座及晉置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而無五兵咸寧二年省駕部尚書四年省一僕射又置駕部尚書太康中有吏部殿中及五兵田曹度支左民爲六曹尚書又無駕部三公客曹惠帝世又有右民尚書止於六曹不知此時省何曹也及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書祠部尚書常與右僕射通職不恆置以右僕射攝之若右僕射闕則以祠部尚書攝知右事

左右丞自漢武帝建始四年置尚書而便置丞四人及光武始減其二唯置左右丞左右丞蓋自此始也自此至晉不改晉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急假右丞掌臺內庫藏廬舍凡諸器用之物及廩振人租布刑獄兵器曾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八座郎初拜皆沿漢舊制並集都座交禮遷職又解交焉

尚書郎西漢舊置四人以分掌尚書其一人主匈奴單于營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戶口墾田一人主財帛委輸及光武分尚書爲六曹之後合置三十四人秩四百石幷左右丞爲三十六人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內尚書郎初從三署諸臺試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選有吏能者爲之至魏尚書郎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別兵考功定課凡二十三郎青龍二年尚書陳矯奏置都官騎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謹封奏其姓名以補之及晉受命武帝罷農部定課置直事殿中祠部儀曹更部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右主客駕部車部庫部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北主客南主客爲三十四曹郎後又置運曹凡三十五曹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統攝及江左無直事右民屯田車部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運曹十曹郎康穆以後又無虞曹二千石二郎但有殿中祠部吏部儀曹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左民起部水部主客駕部庫部中兵外兵十八曹郎後又省主客起部水部餘十五曹云

侍中案黃帝時風后爲侍中於周爲常伯之任秦取古名置侍中漢因之秦漢

俱無定員以功高者一人爲僕射魏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掌儀贊威儀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劍餘皆騎從御登殿與散騎常侍對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及江左哀帝與寧四年桓溫奏省二人後復舊

給事黃門侍郎秦官也漢已後並因之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無員及晉置員四人

散騎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騎從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亦以爲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魏文帝黃初初置散騎合之於中司掌規諫不典事貂增插右騎而散從至晉不改及元康中惠帝始以宦者董猛爲中常侍後遂止常爲顯職

給事中秦官也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漢因之及漢東京省魏世復置至晉不改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黃門侍郎上無員

通直散騎常侍案魏末散騎常侍又有在員外者秦始十年武帝使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江左置四人

員外散騎常侍魏末置無員

散騎侍郎四人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自魏至晉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江左乃罷

通直散騎侍郎四人初武帝置員外散騎侍郎及太興元年元帝使二人與散騎侍郎通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後增爲四人

員外散騎侍郎武帝置無員

舉朝請本不爲官無員漢東京罷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舉朝請舉朝請者舉朝會請召而已武帝亦以宗室外戚爲舉車騎三都尉而舉朝請馮元帝爲晉王以參軍爲舉車都尉掾屬爲騎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爲騎都尉皆舉朝請後罷舉車騎二都尉唯留騎馬都尉舉朝請諸尚公主者劉侯桓溫皆爲之

中書監及令案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使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罷僕射漢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官謁者令非其職也魏武帝爲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爲中書置監令以秘書左丞劉放爲中書監右丞孫資爲中書令監令並自此始也及晉因之並置一人

中書侍郎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通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爲帝省讀書可及晉改曰中書侍郎員四人中書侍郎並此始也及江左初改中書侍郎曰通事郎尋復爲中書侍郎

中書舍人案晉初初置舍人通事各十人江左令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後省而以中書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詔命

秘書監案漢桓帝延熹二年置秘書監後省魏武爲魏王置秘書令丞及文帝黃初初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而秘書改令爲監後以何禎爲秘書丞而秘書先自有丞乃以禎爲秘書右丞及晉受命武帝以秘書幷中書省其秘書著作之局不廢惠帝永平中復置秘書監其屬官有丞有郎幷統著作省

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著作東觀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詔置著作郎於此始有其官錄中書省及晉受命武帝以緣後爲中書著作郎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秘書既典文籍今改中書著作爲秘書著作於是改錄秘書省後別自置省而猶錄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郎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

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長秋皆爲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

太常有博士協律校尉員又統太學諸博士秦洎及太史太廟太樂鼓吹等令丞太史又別置監丞

太常博士魏官也魏文帝初置晉因之掌引導乘輿王公已下應進止者則博士讓定之

協律校尉漢協律都尉之職也魏杜夔爲之及晉改爲協律校尉

晉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寧四年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先酒博

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者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及江左初減為九人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為十一人後又增為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也孝武太元十年損國子助教員為十人

光祿勳統武賁中郎將羽林郎將冗從僕射羽林左監五官左右中郎將東園匠太官御府守宮黃門掖庭清商華林園暴室等令哀帝興寧二年省光祿勳并司徒孝武寧康元年復置

衞尉統武庫公車衞士諸冶等令左右都候南北東西督冶掾及渡江省衞尉

太僕統典農典虞都尉典虞丞左右中典牧都尉車府典牧乘黃廄驊騮廄龍馬廄等令典牧又別置羊牧丞太僕自元帝渡江之後或省或置太僕省故驊騮為門下之職

廷尉主刑法獄訟屬官有正監評并有律博士員

大鴻臚統大行典客園池華林園鉤盾等令又有青宮列丞鄴玄武苑丞及江左有事則權置無事則省

宗正統皇族宗人圖諜又統太醫令史又有司牧掾員及渡江哀帝省并太常太醫以給門下省

大司農統太倉籍田導官三令襄國都水長東西南北部護漕掾及渡江哀帝省并都水孝武復置

少府統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黃左右藏左校甄官平準奚官等令左校坊鄴中黃左右藏油官等丞及渡江哀帝省并丹陽尹孝武復置自渡江唯置一尚方又省御府

將作大匠有事則置無事則罷

太后三卿衞尉少府太僕漢置皆隨太后宮為官號在同名卿上無太后則闕魏改漢制在九卿下及晉復舊在同號卿上

大長秋皇后卿也有后則置無后則省

御史中丞本秦官也秦時御史大夫有二丞其一御史丞其一為中丞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漢因之及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為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又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御史臺主歷漢東京至晉因其制以中丞為臺主

治書侍御史案漢宣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側後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蓋其始也及魏又置治書執法掌奏劾而治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及晉唯置治書侍御史員四人泰始四年又置黃沙獄治書侍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治之後并河南遂省黃沙治書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治書侍御史二員

侍御史案二漢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齋祠四曰尉馬曹掌廄馬五曰乘曹掌護駕魏置八人及晉置員九人品同治書而有十三曹吏曹課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外都督曹媒曹符節曹水曹中壘曹營軍曹法曹算曹及江左初省課第曹置庫曹掌廄牧牛馬市租後分曹置外左庫內左庫云

殿中侍御史案魏蘭臺遣二御史居殿中伺察非法即其始也及晉置四人江左置二人又案魏晉官品令又有禁防御史第七品孝武太元中有檢校御史吳琨則此二職亦蘭臺之職也

符節御史秦符璽令之職也漢因之位次御史中丞至魏別為一臺位次御史中丞掌授節銅武符竹使符及泰始九年武帝省并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焉

司隸校尉案漢武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七郡歷漢東京及魏晉其官不替屬官有功曹都官從事諸曹從事部郡從事主簿錄事門下書佐省事記室書佐諸曹書佐守從事武猛從事等員凡吏一百人卒三十二人及渡江乃罷司隸校尉官其職乃揚州刺史也

謁者僕射秦官也自漢至魏因之魏置僕射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統謁者十人及武帝省僕射以謁者并蘭臺江左復置僕射後又省

都水使者漢水衡之職也漢又有都水長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屬太常漢東京省都水置河堤謁者魏因之及武帝省水衡置都水使者一人以河堤謁者爲都水官屬及江左省河堤謁者置謁者六人

中領軍將軍魏官也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及拔漢中以曹休爲中領軍文帝踐阼始置領軍將軍以曹休爲之主五校中壘武衛等三營武帝初省使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衛等營即領軍之任也懷帝永嘉中改中軍曰中領軍永昌元年改曰北軍中候尋復爲領軍成帝世復爲中候尋復爲領軍

護軍將軍案本秦護軍都尉官也漢因之高祖以陳平爲護軍中尉武帝復以爲護軍都尉屬大司馬魏武爲相以韓浩爲護軍史渙爲領軍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護軍爲中護軍領軍爲中領軍置長史司馬魏初因置護軍將軍主武官選隸領軍晉世則不隸也元帝永昌元年省護軍幷領軍明帝太寧二年復置領護各領營兵江左以來領軍不復別領營總統二衛驍騎材官諸營護軍猶別有營也資重者爲領軍護軍資輕者爲中領軍中護軍屬官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軍則置參軍

左右衛將軍案文帝初置中衛及武帝受命分爲左右衛以羊琇爲左趙序爲右並置長史司馬功曹主簿員江左罷長史

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爲中軍及晉以領護左右衛驍騎游擊爲六軍

左右前後軍將軍案魏明帝時有左軍則左軍魏官也至晉不改武帝初又置前軍右軍泰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爲四軍

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等校尉是爲五校並漢官也魏晉逮于江左猶領營兵並置司馬功曹主簿後省左軍右軍前軍後軍爲鎮衛軍其左右營校尉自如舊皆中領軍統之二衛始制前驅由基彊弩爲三部司馬各置督史左衛熊渠武賁右衛佽飛武賁二衛各五部督其命中武賁驍騎游擊各領之又置武賁羽林上騎異力四部幷命中爲五督其衛鎮四軍如五校各置千人更制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比驍騎持椎斧武賁分屬二衛尉中武賁持鈒冗從羽林司馬常從人數各有差武帝甚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先是陳勰爲文帝所待特有才用明解軍令帝爲晉王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後令勰受諸葛亮圍陣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標幟之制勰悉闇練之遂以勰爲殿中典兵中郎將遷將軍久之武帝每出入勰持白獸幡在乘輿左右鹵簿陳列齊肅太康末武帝嘗出射雉勰時已爲都水使者散從車駕逼暗乃還漏已盡當合函停乘輿良久不得合乃詔勰合之勰舉白獸幡指麾須臾之間而函成皆謝勰閑解甚爲武帝所任

太子太傅少傅皆古官也泰始三年武帝始建官各置一人尙未置詹事宮事無大小皆由二傅並有功曹主簿五官太傅中二千石少傅二千石其訓導者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皇太子先拜諸傅然後答之武帝後以儲副體尊遂命諸公居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領時侍中任愷武帝所親敬復使領之蓋一時之制也咸寧元年以給事黃門侍郎楊珧爲詹事掌宮事二傅不復領官屬及楊珧爲衛將軍領少傅省詹事遂崇廣傅訓命太尉賈充領太保司空齊王攸領太傅所置吏屬復如舊二傅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賜絹五十匹秋絹百匹綿百斤其後太尉汝南王亮車騎將軍楊駿司空衛瓘石鑒皆領傅保猶不置詹事以終武帝之世惠帝元康元年復置詹事二傅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置丞一人秩千石主簿五官掾功曹史主記門下史錄事戶曹法曹倉曹賊曹功曹書佐門下亭長門下書佐省事各一人給赤印安車一乘及愍懷建官乃置六傅三太三少以景帝諱師故改太師爲太保通省尙書事詹事文書關由六傅然自元康之後諸傅或二或三或四或六及永康中復不置詹事也自太安已來置詹事終孝懷之世渡江之後有太傅少傅不立師保

中庶子四人職如侍中

中舍人四人咸寧四年置以舍人才學美者爲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職如黃門侍郎在中庶子下洗馬上

食官令一人職如太官令。

庶子四人職比散騎常侍中書監令。

舍人十六人職比散騎中書等侍郎。

洗馬八人職如謁者秘書掌圖籍釋奠讀經則掌其事出則直者前驅導威儀率更令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

家令主刑獄穀貨飲食職比司農少府漢東京主食官令食官令及晉自爲官不復屬家令。

僕主車馬親族職如太僕宗正。

左右衛率案惠帝建東宮置衛率初曰中衛率泰始五年分爲左右各領一軍。惠帝時愍懷太子在東宮又加前後二率及江左省前後二率孝武太元中又置。

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景帝諱故改師爲傅友者因文王仲尼四友之名號改太守爲內史省相及僕有郎中令中尉大農爲三卿大國置左右常侍各一人省郎中置侍郎二人典書典祠典衛學官令典書丞各一人治書四人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長各一人謁者四人中大夫六人舍人十人典府各一人。咸寧三年衛將軍楊珧與中書監荀勗以齊王攸有時望懼惠帝有後難因追故司空裴秀立五等封建之旨從容共陳時宜於武帝以爲古者建侯所以藩衛王室今吳寇未殄方岳任大而諸王爲帥都督封國既各不臣其統內於事重非宜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而諸王公皆在京都非扞城之義萬世之固帝初未之察於是下詔議其制有司奏從諸王公更制戶邑皆中尉領兵其平原汝南琅邪扶風齊爲大國梁趙樂安燕安平義陽爲次國其餘爲小國皆制所近縣益滿萬戶又爲郡公制度如小國王亦中尉領兵郡侯如不滿五千戶王置一軍一千一百人亦中尉領之于時唯特增魯國公戶邑追進封故司空博陵公王沈爲郡公鉅平侯羊祜爲南城郡侯又南宮王承體王萬各於泰始中封爲縣王邑千戶至是改正縣王增邑爲三千戶制度如郡侯亦置一軍自此非皇子不得爲王而諸王之支庶皆皇家之近屬至親亦各以土推恩受封其大國次國始封王之支子爲公承封王之支子爲侯繼承封王之支子爲伯小國五千戶已上始封王之支子爲子不滿五千戶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爲男非此皆不得封其公之制度如五千戶國侯之制度如不滿五千戶國亦置一軍千人中尉領之伯子男以下各有差而不置軍大國始封之孫罷下軍曾孫又罷上軍次國始封子孫亦罷下軍其餘皆以一軍爲常大國中軍二千人上下軍各千五百人次國上軍二千人下軍千人其未之國者大國置守土百人次國八十人小國六十人郡侯縣公亦如小國制度既行所增徙各如本奏遣就國而諸公皆繫京師涕泣而去及吳平後齊王攸遂之國。

中朝制典書令在常侍下侍郎上及渡江則侍郎次常侍而典書令居三軍下公國則無中尉常侍三軍侯國又無大農侍郎伯子男唯典書以下又無學官令史職皆以次損焉公侯以下置官屬隨國大小無定制其餘官司各有差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銅錫始平之竹圓別都宮室園圃皆不爲屬國其仕在天朝者與之國同皆自選其文武官諸入作卿士而其世子年已壯者皆遣莅國其王公已下茅社符璽車旗命服一如泰始初故事。

州置刺史別駕治中從事諸曹從事等員所領中郡以上及江陽朱提郡郡各置部從事一人小郡亦置一人又有主簿門亭長錄事記室書佐諸曹佐守從事武猛從事等凡吏四十一人卒二十人諸州邊遠或有山險溪近寇賊羌夷者又置弓馬從事五十餘人徐州又置淮海涼州置河津諸州置都水從事各一人涼益州置吏八十五人卒二十人荊州又置監佃督一人。

郡皆置太守河南郡京師所在則曰尹諸王國以內史掌太守之任又置主簿主記室門下賊曹戲生門下史記室史錄事史書佐循行幹小史五官掾功曹史功曹書佐循行小史五官掾等員郡國戶不滿五千者置吏職五十人散吏十三人五千戶以上則職吏六十三人散吏二十一人萬戶以上職吏六十九人散吏三十九人郡國皆置文學掾一人。

縣大者置令小者置長有主簿錄事史主記室史門下書佐幹游徼職生循行

功曹史小史廷掾功曹史小史書佐幹戶曹掾史幹法門幹金倉賊曹掾史兵曹史吏曹史獄小史獄門事長都亭長賊捕掾等員戶不滿三百以下職吏十八人散吏四人三百以下職吏二十八人散吏六人五百以上職吏四十人散吏八人千以上職吏五十三人散吏十二人千五百以上職吏六十八人散吏一十八人三千已上職吏八十八人散吏二十六人

郡國及縣廨月錢隨所領戶多少爲差散吏爲勤農又縣五百以上皆置鄉三千以上置二鄉五千以上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鄉戶不滿千以下置治書史一人千以上置史佐各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以上置史一人佐二人縣率百戶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戶戶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

縣皆置方略吏四人洛陽縣置六部尉江左以後建康亦置六部尉餘大縣置二人次縣小縣各一人鄉長安置吏如三千戶以上之制

四中郎將並後漢置歷魏及晉並有其職江左彌重

護羌烏桓等校尉案武帝置南蠻校尉於襄陽西戎校尉於長安南夷校尉於寧州元康中護羌校尉爲涼州刺史西戎校尉爲雍州刺史南蠻校尉爲荆州刺史及江左初省南蠻校尉尋又置於江陵改南夷校尉曰鎮蠻校尉及安帝時於襄陽置寧蠻校尉

護匈奴羌戎蠻夷越中郎將案武帝置四中郎將或領刺史或持節爲之武帝又置平越中郎將居廣州主護南越

晉書卷二十四

晉書卷二十四考證

職官志左右衛將軍案文帝初置中衛及武帝受命分爲左右衛○各本武字上衍魏字臣龍官按晉文帝爲相國時置中尉則此承上文言之乃晉武非魏武也今删去

晉書卷二十四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 志第十五

### 輿服

史臣曰：昔者乘雲效駕，卷領垂衣，則黃帝皁衣縹裳，放勳彤車白馬，叶三微之序，會貫丑之建，玄戈玉刃，作會相暉。若乃參旗分景，帝車含曜，又所以著衡南宮，增華北極。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黼黻丹雘，各有品章，奚高旗有日月之象，式視有威儀之選，衣裳黼珮，銜載鳴和，是以閑邪屏棄，不可入也。若乃正名百物，精緝四維，䟽懷山之水，靜傾天之害，功尤彰者飾彌煥，德逾盛者服彌尊，莫不質良用成其美。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而黻火山龍，以通其意。前史以為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黃殊采；見秋蓬孤轉，杓觿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遷物成象，觸類興端，周因於殷，其來已舊。成王之會壇，垂陰羽，五方之威，有八十物者焉。宗馬為旌，奚往不格，殷公曾叔，此焉低首。周禮巾車氏建大赤以朝，大白以戎，雅制弘多，式遵遺範。寶入異數，師行殊則，是以有嚴有翼，用光其武，鉤膺鞗革，乃暢其文。六服之冕，五時之路，王之常制，各有等差。逮禮業彫訛，人情馳爽，諸侯征伐，憲度淪亡，一紫亂於齊飾，長纓混於鄒甿。孔子曰：「君子其學也博，其服也鄉。」若乃豪傑不經，庶人干典，彫鷸冠於鄭伯之門，躡珠履於春申之第。及秦皇并國，攬其餘軌，豐貂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皁旒之制，旄頭罕車之飾，寫六王之廷於咸陽北坂，車輿之采，各樹其文。所謂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及凝脂布網，經書咸燼，削滅三代，以金根為帝軫，除棄六冕，以袀玄為祭服。高祖入關，既因秦制；世祖挺英雄之略，總文景之資，揚冕拂翳，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祠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匹。至於成帝，以幸姬趙飛燕置屬車間豹尾中。又揚雄所謂殫天猳之威，弧張曜日之靈，旄駢羅列，布霧集雲合者也。於後王氏擅朝，武車常朝，赤眉之亂，文物無遺。建武十三年，吳漢平蜀，始送葆車輿輦，充庭之飾，漸以周備。明帝採周官禮記，更服袞章，天子冠通天而佩玉璽。魏明以黼黻之美，有疑於僭，於是隨章損略，而損者半焉。高堂隆奏曰：「改正朔，殊徽號者，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也。」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為景初元年，服色尚黃，從地正也。世祖武皇帝接天人之睨，開典午之基，受終之禮，皆如唐虞故事。晉氏金行，而服色尚赤，豈有司失其傳歟。

玉、金、象、革、木等路，是為五路，並天子之法車，皆朱班漆輪，畫為櫟文。三十輻，法月之數。重轂貳轄，以赤油，廣八寸，長三尺，注地，繫兩軸頭，謂之飛軨。金薄繆龍，繞之為輿倚較，較重為文獸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櫟文畫輈，及轓青蓋，黃為裏，謂之黃屋。金華施橑，朱橑二十八，以象宿。兩箱之後，皆玳瑁為鵾翅，加以金銀雕飾，故世人亦謂之金鵾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棨戟於車之右，皆橐而施之。棨戟韜以黼繡，上為弢字，繫大蛙蟆幡。軛長丈餘，於戟之杪，以犛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馬軛上，是為左纛。輈皆曲向上，取禮緯山車垂句之義，言不揉而能自曲。

玉、金、象三路，各以其物飾車，因以為名。革者漆革，木者漆木。其制，玉路最尊，建太常，十有二旒，九軔委地，畫日月升龍，以祀天。金路建大旂，九旒，以會萬國之賓，亦以賜上公及王子母弟。象路建大赤，通赤無畫，所以視朝，亦以賜諸侯。革路建大白，以即戎兵事，亦以賜四鎮諸侯。木路建大麾，以田獵，其麾色黑，亦以賜蕃國。玉路駕六黑馬，餘四路皆駕四馬。馬並以黃金為文髦，插以翟尾。象鑣而鏤鍚，（鍚在馬面，所謂當盧者也。）金鋄而方釳，（金鋄謂以金為文。釳以鐵為之，其大三寸，中央低，兩頭高，如山形，貫中以翟尾而結著之也。）繁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繁纓，馬飾，纓在馬膺前，如索帬者也。）五路皆有鍚鸞之飾，和鈴之響，鉤膺玉瓖，（鉤膺，鉤繁纓也。瓖，馬帶玦名也。）龍輈華轙，（輈，車轅也，頭為龍象。轙，謂車衡上環受轡者也。）朱幩。（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以為御也。）法駕行，則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臨軒大會，則陳乘輿車輦旌鼓於其殿庭。

車坐乘者謂之安車，倚乘者謂之立車，亦謂之高車。按周禮，惟王后有安車也，王亦無之。自漢已來，制乘輿乃有之。有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名為五時車，俗謂之五帝車。天

子所御則駕六其餘並駕四建旂十二各如車色立車則正竪其旂安車則邪
注駕馬馬亦各隨五時之色白馬則朱其鬣尾左右騑駕金錽方釳插翟尾黃屋左纛
如金根之制行則從後五牛旗平吳後所造以五牛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
黃在中白黑在右豎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牛之為義蓋取其負重致遠而安穩也舊常[illegible]不行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天子親戎則御[illegible]武
車綏旌也
金根車駕四馬不建旗幟其上如畫輪車下猶金根之飾
耕根車駕四馬建赤旗十有二旒天子親耕所乘者也一名芝車一名三蓋車
置耒耜於軾上魏景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惟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
建大赤之旂朝會則建大白行殿之時也泰始二年有司奏宜如有虞遵唐故
事皆用前代正朔服色其金根耕根車並以建赤旗帝從之
輦按自漢以來為人君之乘魏晉御小出即乘之
戎車駕四馬天子親戎所乘者也載金鼓羽旂幢翳置弩於軾上其建矛麾悉
斜注
獵車駕四馬天子校獵所乘也重輞漫輪繆龍繞之一名闟戟車一名蹋猪車
魏文帝改名蹋獸車記云國君不乘奇車奇車亦獵車也古天子獵則乘木輅後人代以獵車也
遊車九乘駕四先驅之乘是也
雲罕車駕四
皮軒車駕四以獸皮為軒
鸞旗車駕四先輅所載也鸞旗者謂析羽旄而編之列繫幢傍也
建華車駕四凡二乘行則分居左右
輕車駕二古之戰車也前後二十乘分居左右輿輪網朱不巾不蓋建矛戟麾
幢置弩箙於軾上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以次屬車
司南車一名指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為仙人
衣羽衣立車上車雖回運而手常南指大駕出行為先啓之乘
記里鼓車駕四形制如司南其中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槌
羊車一名輦車其上如軺伏兔箱漆畫輪軛武帝時護軍羊琇輒乘羊車司隸
劉毅糾劾其罪
畫輪車駕牛以綵漆畫輪轂故名曰畫輪車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綠油幢
朱絲絡青交路其上形制事事如輦其下猶如犢車耳古之貴者不乘牛車漢
武帝推恩之末諸侯寡弱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見貴之自靈獻以來天子至
士遂以為常乘至尊出朝堂舉哀乘之　屬車一曰副車一曰貳車一曰左車
漢因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行則中央左右分為行
法駕屬車三十六乘最後一乘懸豹尾以前比之省中屬車皆皁蓋朱裏云
御衣車御書車御軺車御藥車皆駕牛陽遂四望繐窗皁輪小形車駕牛
象車漢鹵簿最在前武帝太康中平吳後南越獻馴象詔作大車駕之以載黃
門鼓吹數十人使越人騎之元正大會駕象入庭
中朝大駕鹵簿
先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
次靜室令駕一中道式道候二人駕一分左右也
次洛陽尉二人騎分左右
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一分三道各次正二人引
次洛陽令車駕一中道
次河南中部掾中道河橋掾在左功曹史在右並駕一
次河南尹駕駟戟吏六人
次河南主簿駕一中道
次河南主記駕一中道
次司隸部河南從事中道都部從事居左別駕從事居右並駕一
次司隸校尉駕三戟吏八人
次司隸主簿駕一中道
次司隸主記駕一中道
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史居右並駕一
次廷尉卿駕駟戟吏六人

次廷尉主簿主記並駕一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在中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
次太常駕駟中道載吏六人太常外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史居右並駕一
次光祿引從中道太常主簿主記居左衛尉引從居右並駕一
次太尉外曹令史駕一中道
次西東城倉戶等曹屬並駕一引從
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並駕一在左
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
次司空引從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載各八人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一部七人
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並駕一各鹵簿左右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射聲校尉在左翊軍校尉在右並駕一各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驍騎將軍在左游擊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引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
騎隊五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十匹命中督二人分領左右各有戟吏二人麾幢揚鼓在隊前
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黃門鼓騎中道
次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校尉佐仗左右各四行外大戟楯
次九尺楯
次弓矢次弩並熊渠欲飛督領之
次司南車駕駟中道　護駕御史騎夾左右
次謁者僕射駕駟中道
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
次武賁中郎將騎中道
次九游車中道武剛車夾左右並駕駟
次雲罕車駕駟中道
次闓戟車駕駟中道長戟邪幢向後
次皮軒車駕駟中道
次鸞旗車中道建華車分左右並駕駟
次護駕尚書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鳥部在左中兵在右並騎又有護駕尚書一人騎督攝前後無常
次相風中道
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六行外大戟楯二行
次九尺楯　次刀楯
次弓矢　次弩
次五時車左右有遮列騎
次典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却無常
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並騎
次高蓋中道左羅右旱
次御史中道左右飾郎各四人
次華蓋中道
次殿中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
細楯一行在弩內又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
次悍鼓中道
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
太僕卿大將軍參乘左右又各增三行為九行
司馬史九人引大戟楯二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由基一行細弩一行跡禽一行槊弩一行力人刀楯一行連細楯殿中司馬殿中都尉殿中校尉為左右

各十二行。

金根車。建青旂十二。左將軍騎在左。右將軍騎在右。殿中將軍持雲旗羽葆夾車。車後次書主職步從六行。合左右三十二行。

次曲蓋中道。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並騎。分左右。

次黃鉞車。駕一。在左。御魔騎在右。

次相風中道。

次中書監騎左。秘書監騎右。

次殿中御史騎左。殿中監騎右。

次五牛旗。赤青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

次大鴻臚中道。太官令丞在左。太醫令丞在右。

次金根車。駕駟不建旗。

次青立車。次青安車。次赤立車。次赤安車。

次黃立車。次黃安車。次白立車。次白安車。

次黑立車。次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如車色。立車正竪旗。安車邪施之。

次騶猪車。駕駟中道無旗。

次耕根車。駕駟中道。赤旗十二。熊渠旛左。伎飛旛右。

次御輕車。次御四望車。次御衣車。次御書車。

次御藥車。並駕牛中道。

次侍書令。在左。侍書侯射在右。

又侍書郎六人。分次左右並駕。

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次左右。

又蘭臺令史。分次左右並駕。

次豹尾車。駕一。

自豹尾車後。而鹵簿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部鼓吹。其五張神弩置一將。左右各二將。

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

次鐃歌鼓吏。大十四。

次金鉦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書郎。幷令史。並騎。各一人。

次金鉦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幷令史等。並騎。各一人。

次黃門後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

次鼓吹車。駕牛二乘。分左右。

次左大鴻臚外部。據右五官掾功曹史。並駕。

次大鴻臚。駕駟。鉦吏六人。

次大司農。引從中道。左大鴻臚主簿主記右少府引從。

次三御。並騎吏四人。鈴下二人。執馬鞭。辟車六人。執方扇羽林郎十人。朱衣。

次領軍將軍中道。鹵簿左右各二行。九尺槊在外。弓矢在內。鼓吹如護軍。

次後軍將軍。在左右。將軍在右。各鹵簿鼓吹。如左軍前軍。

次越騎校尉在左。屯騎校尉在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射聲。

次領護驍騎游軍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都官兵曹各一人。乘馬在中。騎將軍四人。騎校銳角金鼓鈴下。信幡軍校。並駕一。功曹史主簿。並騎從。幡扇麾麈各一。騎鼓吹一部七騎。

次領護軍。加大車弩五。官掾騎從。

次騎十隊。隊各五十匹。將一人持幢。一人騶。一人並騎。在前。旁戟伯長各一人。並騎。在後。羽林騎旁。幽州突騎旁。分領之。郎簿十隊。隊各五十人。絳袍。將一人。騎銳角各一人。在前。旁戟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騎皆持稍。

次大戟一隊。九尺槊一隊。刀楯一隊。弓一隊。弩一隊。隊各五十人。黑袴褶。將一人。騎校銳角各一人。步在前。旁戟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金顏旁將幷領之。

皇太子安車。駕三。左右騶。朱班輪。倚鬱敦伏鹿軾。九旒。畫降龍。青蓋。金華蚤二十八枚。黑槖文畫緣。文畫黃金塗五采。亦前之。鸞路。并法駕則乘畫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繩絡。兩箱裏飾以金鉦黃金塗五采。其副車三乘。形制如所乘。但不畫耳。

王青蓋車皇孫綠蓋車並駕三左右騑。

雲母車以雲母飾犢車臣下不得乘以賜王公耳。

皁輪車駕駟牛形制猶如犢車但皁漆輪轂上加青油幢朱絲繩絡諸王三公有勳德者特加之。

位至公或四望三望夾望車油幢車駕牛形制如皁輪但不漆轂耳王公大臣有勳德者特給之。

通幰車駕牛猶如今犢車制但舉其幰通覆車上也諸王三公並乘之。

諸公給朝車駕四安車黑耳駕三各一乘皁輪犢車各一乘自祭酒掾屬以下及令史皆皁零辟朝服其武官公又別給大車。

特進及車騎將軍驃騎將軍以下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給安車黑耳駕二軺車施耳後戶一乘。

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河南尹謁者僕射郊廟明堂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前後導從大車駕二右騑他出乘安車其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駟馬。

郡縣公侯安車駕二右騑皆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黑轓皁繒蓋。

公旗旂八旒侯七旒卿五旒皆畫降龍。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銅五采駕二中二千石以上右騑千石六百石朱左轓車轓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後謙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滿也。

王公之世子攝命理國者安車駕三旗旂七旒其封侯之世子五旒。

太康四年制依漢故事給九卿朝車駕四及安車各一乘八年詔諸尚書軍校加侍中常侍者皆給傳事乘軺車給劍得入殿省中與侍臣升降相隨。

大使車立乘駕四赤帷裳騶騎導從（皆公卿二千石郊廟上陵從駕乘大使車他出乘安車也）。

小使車不立乘駕四輕車之流也蘭輿皆朱赤轂赤屏泥白蓋赤帷裳從騶騎四十人又別有小使車赤轂皁蓋追捕考校有所執取者之所乘也凡諸使車皆朱班輪赤衡軛。

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幰如軺車駕二追鋒之名蓋取其迅速也施於戎陣之間是爲傳乘。

軺車古之時軍車也一馬曰軺車二馬曰軺傳漢世貴輜輧而賤軺車魏晉重軺車而賤輜輧三品將軍以上尚書令軺車黑耳有後戶僕射但有後戶無耳並皁輪尚書及四品將軍則無後戶漆轂輪其中書監令如僕射侍中黃門散騎初拜及謁陵廟亦得乘之。

皇太后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輅青帷裳雲櫕畫轅黃金塗五采蓋爪施金華駕三左右騑其廟見小駕則乘紫罽輧車雲櫕畫輈黃金塗五采駕三非法駕則皇太后乘輦皇后乘畫輪車皇后先蠶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騩淺黑色）油畫兩轅安車駕五騩馬爲副又金薄石山輧紫絳罽輧車皆駕三騩馬爲副女旄頭十二人持棨戟二人共載安車儷駕女尚輦十二人乘輜車儷駕女長御八人乘安車儷駕三夫人油輧車駕兩馬左騑其貴人駕節畫輈三夫人助蠶乘青交路安車駕三皆以紫絳罽輧車九嬪世婦乘輧車駕三長公主赤罽輧車駕兩馬公主王太妃王妃皆油輧車駕兩馬右騑公主油畫安車駕三青交路以紫絳罽輧車駕三爲副王太妃三夫人亦如之公主助蠶乘油畫安車駕三公主有先置者乘青交路安車駕三。

諸王妃公太夫人夫人縣鄉君諸郡公侯特進夫人助蠶乘皁交路安車駕三諸侯監國世子之世婦侍中常侍尚書中書監令卿校世婦命婦助蠶乘皁交路安車儷駕。

郡縣公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各乘其夫之安車皆右騑皁交路皁帷裳自非公會則不得乘朝車止乘漆布輜輧銅五采而已。

王妃特進夫人封郡君安車駕三皁交路封縣鄉君油輧車駕兩馬右騑。

自過江之後舊章多缺元帝踐極始造大路戎路各一皆即古金根之制也無復充庭之儀至於郊祀大事則權飾餘車以周用六師親征則用戎路去其蓋而乘之屬車但五乘而已加絳油幢朱絲絡飾青交路黃金塗五采其輪轂猶素兩箱無金錦之飾其一車又是軺車舊儀天子所乘駕六是時無復六馬之乘五路皆駕四而已同用黑是爲玄牡無復五時車有事則權以馬車代之建

旗其上其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豎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牛之義蓋
取其負重致遠安而穩也旗常纏而不舒施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惟天子親戎
五旗舒施所謂武車綏旌者也指南車過江亡失及義熙五年劉裕屠廣固始
復獲焉乃使工人張綱補緝周用十三年裕定關中又獲司南記里諸車制度
始備其輦過江亦亡制度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苻堅於淮上獲京都舊
輦形制無差大小如一時人服其精記義熙五年劉裕執慕容超獲金鉦輦豹
尾舊式猶存
元帝太興三年皇太子釋奠制曰今草創未有高車可乘安車也太元中東宮
建乘路有青赤旂致疑徐邈議太子既不備五路赤旂宜省漢制太子鸞路皆
以安車爲名自晉過江禮儀疎舛王公以下車服卑雜惟有東宮禮秩崇異上
次辰極下納侯王而安帝爲皇太子乘石山安車制如金路義不經見事無所
出
中宮初建及祀先蠶皆用法駕太僕妻御大將軍妻參乘侍中妻陪乘丹陽尹
建康令及公卿之妻奉引各乘其夫車服多以宮人權領其職
周禮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自后王之制爰及庶人各有等差及秦變古制
郊祭之服皆以袀玄舊法掃地盡矣漢承秦弊西京二百餘年猶未能有所制
立及中興後明帝乃始採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還備袞冕之服天子車
乘冠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始制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之
服侍祠天地明堂皆冠旒冕兼五冕之制一服而已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
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具五采魏明帝以公卿袞衣黼黻之飾
疑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天子服刺繡文公卿服織成文及晉受命遵而無改
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冕皁表朱綠裏廣七寸
長二尺二寸加於通天冠上前圓後方垂白玉珠十有二旒以朱組爲纓無緌
佩白玉垂珠黃大旒綬黃赤縹紺四采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
繡爲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以
朱緣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緣其領袖赤皮爲韍絳袴韈赤舄未加元服者空頂
介幘其釋奠先聖則皁紗袍絳緣中衣絳袴韈黑舄其臨軒亦袞冕也其朝服
通天冠高九寸金博山顏黑介幘絳紗袍皁緣中衣其拜陵黑介幘單衣其雜
服有青赤黃白緗黑色介幘五色紗袍五梁進賢冠遠遊冠平上幘武冠其素
服白帢單衣後漢以來天子之冕前後旒用真白玉珠魏明帝好婦人之飾改
以珊瑚珠晉初仍舊不改及過江服章多闕而冕飾以翡翠珊瑚雜珠侍中顧
和奏舊禮冕十二旒用白玉珠今美玉難得不能備可用白璇珠從之
通天冠本秦制高九寸正豎頂少斜却乃直下鐵爲卷梁前有展筩冠前加金
博山述乘輿所常服也
平冕王公卿助祭於郊廟服之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王公衣
山龍以下九章卿衣華蟲以下七章
遠遊冠傅玄云秦冠也似通天而前無山述有展筩橫于冠前皇太子及王者
後帝之兄弟帝之子封郡王者服之諸王加官者自服其官之冠服惟太子及
王者後常冠焉太子則以翠羽爲緌綴以白珠其餘但青絲而已
緇布冠蔡邕云卽委貌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緇布冠始冠之冠也其制有
四形一似武冠又一似進賢其一上方其下如幘顏其一刺上而方下
行鄉射禮則公卿委貌冠以皁絹爲之形如覆杯與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
衣黑而裳素其中衣以皁緣領袖其執事之人皮弁以鹿皮爲之
進賢冠古緇布遺象也斯蓋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有五梁
三梁二梁一梁人主元服始加緇布則冠五梁進賢三公及封郡公縣公郡侯
縣侯鄉亭侯則冠三梁卿大夫八座尚書關中內侯二千石及千石以上則冠
兩梁中書郎秘書丞郎著作郎尚書丞郎太子洗馬舍人六百石以下至于令
史門郎小吏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膳爲重也博士兩梁
崇儒也宗室劉氏亦得兩梁冠示加服也
武冠一名武弁一名大冠一名繁冠一名建冠一名籠冠卽古之惠文冠或曰
趙惠文王所造因以爲名亦云惠者蟪也其冠文輕細如蟬翼故名惠文或云
齊人見千歲涸澤之神名曰慶忌冠大冠乘小車好疾馳因象其冠而服焉漢

幸臣閑獨爲侍中皆服大冠天子元服亦先加大冠左右侍臣及諸將軍武官通服之侍中常侍則加金鐺附蟬爲飾插以貂毛貴金爲筆侍中插左常侍插右胡廣曰昔趙武靈王爲胡服以金貂飾首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臣應劭漢官云說者以爲金取剛強百鍊不耗蟬居高飲清口在掖下貂內勁悍而外柔縩又以蟬取清高飲露而不食貂則紫蔚柔澤而毛采不彰灼金則貴其實蟬於義亦有所取或以爲北土多寒胡人常以貂皮溫額後世效此遠以附冠漢貂用赤黑色王莽用黃貂各附服色所尚也

高山冠一名側注高九寸鐵爲卷梁制似通天頂直豎不斜却無山述展第高山者詩云高山仰止取其矜莊賓遠者也中外官謁者僕射所服胡廣曰高山齊王冠也傳曰桓公好高冠大帶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謁者近臣應劭曰高山今法冠也秦行人使官亦服之而漢官儀云乘輿冠高山之冠飛翻之纓然則天子亦有時服焉傳子曰魏明帝以其制似通天遠遊故改令卑下

法冠一名柱後或謂之獬豸冠高五寸以纖爲展第鐵爲柱卷取其不曲撓也侍御史廷尉正監平凡執法官皆服之或謂獬豸神羊能觸邪佞異物志云北荒之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別曲直見人鬬觸不直者鬬人爭咋不正者楚王嘗獲此獸因象其形以制衣冠胡廣曰春秋左氏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即楚冠秦滅楚以其冠服賜執法臣也

長冠一名竦冠高七寸廣三寸漆纚爲之制如版以竹爲裏漢高祖微時以竹皮爲此冠其世因謂劉氏冠後除竹用漆纚司馬彪曰長冠蓋楚制人間或謂之鵕尾冠非也漢日蝕則服長冠而祠宗廟諸祀冠之此高祖所造後世以爲祭服尊敬之至也

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古用雜木珠原憲所冠華冠是也又春秋左氏傳鄭子臧好聚鵔鸃冠謂建華是也祀天地五郊明堂舞人服之漢高命舞樂人所服

方山冠其制似進賢鄧展曰方山冠以五采穀爲之漢天子入俗五行樂人所服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

巧士冠前高七寸要後相通直豎此冠不常用漢氏惟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夾乘輿車前以備宦者四星或云掃除從官所服

却非冠高五寸制似長冠宮殿門吏僕射冠之貨赤幡青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之

却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凡當殿門衛士服之

樊噲冠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平冀昔楚漢會於鴻門項籍圖危高祖樊噲常持鐵楯闖急乃裂裳苞楯蒙以爲冠排入羽營因數羽罪漢王乘閒得出後人壯其意乃制冠象焉凡殿門司馬衛士服之

術氏冠前圓其制差池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或曰楚莊王復雙冠是也

鶡冠加雙鶡尾竪插兩邊鶡鳥名也形類鷄而微黑性果勇其鬬到死乃止上黨貢之趙武靈王以賚類壯士至秦漢猶施之武人

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色者爲之禮王皮弁會五采玉璪象邸玉舜謂之合爲弁其縫中各曰會以采玉朱爲璪璪結也天子五采諸侯三采（邸冠下板也象骨爲之音帝也）天子則縫十二公侯伯七子男五孤四卿大夫三

韋弁制似皮弁頂上尖鞣草染之色如淺絳

爵弁一名廣冀高八寸長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增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舜所謂夏收殷哻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翹舞樂人服之

幘者古賤人不冠者之服也漢元帝額有壯髮始引幘服之王莽頂禿又加其屋也漢注曰冠進賢者宜長耳今介幘也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幘也始時各隨所宜遂因冠爲別介幘服文吏平上幘服武官也童子幘無屋者示不成人也又有納言幘幘後收又一重方三寸又有赤幘騎吏武吏乘輿鼓吹所服

救日蝕文武官皆免冠著幘對朝服示武威也

漢儀立秋日獵服絳幘及江左哀帝從博士曹弘之等議立秋御服令改用素白帕拭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貴紹崔鈞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綠巾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帕合乎衛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爲國容也徐爰曰俗說結本來有緣荀文

者巾之行觸樹枝成岐謂之爲韜因而弗改今通以爲慶弔服

巾以葛爲之形如帢而橫著之古尊卑共服也故漢末妖賊以黃爲巾世謂黃巾賊

帽名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或裁纚爲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成帝咸和九年制聽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侍官乘車白帢低幃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官著烏紗帢然則往往士人宴居皆著帢矣而江左時野人已著帽人士亦往往而然但其頂圓耳後乃高其屋云

漢制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劍其後惟朝帶劍晉世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亦用蚌金銀玳瑁爲雕飾

乘輿六璽秦制也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漢遵秦不改又有秦始皇藍田玉璽螭獸紐在六璽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劍俱爲乘輿所寶斬白蛇劍至惠帝時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於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世乃還江南

革帶古之鞶帶也謂之鞶革文武衆官牧守丞令下及騶寺皆服之其有囊綬則以綴於革帶其戎服則以皮絡帶代之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爲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未詳也

車前五百者卿行旅從五百人爲一旅漢氏一統故去其人留其名也

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服無定色冠黑帽綴紫褾褾以繒爲之長四寸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中官紫褾外官絳褾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褾行留文武悉同其畋獵巡幸則惟從官戎服帶鞶革文官不下纓武官脫冠

漢制一歲五郊天子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服常服絳衣以從魏秘書監秦靜曰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玄冠絳衣而已魏已來名爲五時朝服又有四時朝服又有朝服自皇太子已下隨官受給百官雖服五時朝服據今止給四時朝服闕秋服三年一易

諸假印綬而官不給鞶囊者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綬者不得佩綬鞶古制也漢世著鞶囊者側在腰間或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然則以紫囊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

笏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紳垂長三尺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內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即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版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

皇太子金璽龜紐朱黃綬四采赤黃縹紺給五時朝服遠遊冠介幘翠緌佩瑜玉垂組朱衣絳紗襮皁緣白紗其中衣白曲領帶劍火珠素首革帶玉鉤燮獸頭鞶囊其大小會祠宗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宮則朱服預上宮正會則於殿下脫劍舄又有三梁進賢冠其侍祀則平冕九旒袞衣九章白紗絳緣中單絳繒韠采畫織成袞帶金辟邪首紫綠二色帶采畫廣領曲領各一赤舄絳袜若讀則著介幘單衣釋奠則遠遊冠玄朝服絳緣中單絳袴韈玄舄若未加元服則中舍人執冕從介幘單衣玄服

諸王金璽龜紐纁朱綬四采朱黃縹紺五時朝服遠遊冠介幘亦有三梁進賢冠朱衣絳紗襮皁緣中衣表素革帶黑舄佩山玄玉垂組大帶若加餘官則服其加官之服也

皇后謁廟其服皁上皁下親蠶則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首飾則假髻步搖俗謂之珠松是也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支相繆八爵九華熊獸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元康六年詔曰魏以來皇后蠶服皆以文繡非古義也今宮純服青以爲永制

貴人夫人貴嬪是爲三夫人皆金章紫綬章文曰貴人夫人貴嬪之章佩于寘玉

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爲九嬪銀印青綬佩采瓄玉
貴人貴嬪夫人助蠶服純縹爲上與下皆深衣制太平髻七鏌蔽髻黑玳瑁又
加簪珥九嬪及公主夫人五鏌世婦三鏌助蠶之義自古而然矣
皇太子妃金璽龜鈕纁朱綬佩瑜玉
諸王太妃妃諸長公主公主封君金印紫綬佩山玄玉長公主公主見會太平
髻七鏌蔽髻其長公主得有步搖皆有簪珥衣服同制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
綬以綵組爲緄帶各如其綬色金辟邪首爲帶玦
郡公侯縣公侯太夫人夫人銀印青綬佩水蒼玉其特加乃金紫
公特進侯卿校世婦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
長一尺爲簪珥入廟佐祭者皁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皆深衣制緣自二
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爲朝服

晉書卷二十五

晉書卷二十五考證

輿服志華蚤瀰輪頭韜之飛軨金薄繆龍繞之○各本脫繞字今從下鐵車畫輞
瀰輪繆龍繞之增正
上爲鉈字○臣龍官按鉈當作鉇但音義作鉈是自唐以來相沿久矣

晉書卷二十五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十六

食貨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其務，敬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謠俗而正其紀綱，勸農桑之本，通魚鹽之利，登良山而採符玉，泛瀛海而罩珠璣，日中爲市，總天下之隸，先諸布帛，繼以貨泉，貿遷有無，各得其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于象魏，若乃一夫之士，十畝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賦，施陽禮以興其讓，命春社以勗其耕。天之所貴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學也，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是以農官澤虞，各有攸次，父兄之習，不訛而成，十五從務，始勝衣服，鄉無遊手，邑不廢時，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貨，以致齊國之強，鴟夷善發斂之居，以盛中陶之業。昔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扈以耕稼，召夏扈以耘耔，秋扈所以收斂，冬扈於焉蓋藏。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兗豫漆絲之廩，燕齊怪石之府，秦邠旄羽，迥帶琅玕，荊鄖杞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遼西旃罽之鄉，葱右蒲梢之駿，殖物怪錯，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儀，宴饗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之災，卹寰瀛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間笙鏞，商周之興，用此道也。幸紂暴虐，玩其經費，金鏤傾宮，廣延百里，玉飾鹿臺，崇高千仞，宮中九市，各有女司，厚賦以實鹿臺之錢，大斂以增鉅橋之粟，多發妖冶以充傾宮之麗，廣收珍玩以備沙丘之遊，懸肉成林，積醪爲沼，使男女倮體相逐於其閒，伏詣酒池中牛飲者三千餘人，宮中以錦綺爲席，綾紈爲薦。及周王誅紂，肅拜殷墟，乃盡振鹿財，並頒橋粟，上天降休，殷人大喜。王赧云季，徙都西周，九鼎淪沒，二南墟盡，貸於百姓，無以償之，乃上層臺以避其責，周人謂王所居爲逃責臺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職方陳其九貢，頒財內府，采爲不刊，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魯侯初稅畝之稅，秦君收太半之入，前王之範，靡有孑遺。史臣曰：班固爲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羅前載，其文詳悉。光武寬仁，龔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新敗，雖復三暉乃睠，而九服蕭條，及得隴望蜀，黎民安堵，自此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算。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二十，草樹殷阜，牛羊彌望，作貢尤輕，府廩還積，姦回不用，禮義專行。于時東方既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騖，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蕩蕩天地之恆數也。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云。桓帝永興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千里，流人十餘萬戶，所在廩給。逆建寧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沖質短祚，桓靈不軌，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至巨億。於是縣鴻都之牓，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室錢，大郡至二千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尋戈，火焚宮室，乃劫鸞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興毀不同，凶訛相類。及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爲戰地。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民作糜，經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有司盜其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飢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夜潛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

邑，衛衣寶敗，唯以野屬閭采以爲稱稱。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闈蕩滌，百官披荊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梠，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于時袁紹軍人皆資椹棗，袁術戰士取給蠃蒲。魏武于是乃募良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強賦弱。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之也。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上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不恭承於宮室，百僚編於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遼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乏經用，胡可勝言。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韜干戈於府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鍤贏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材，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玩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飢甚，比屋不見火煙，飢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餒饉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餅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事草創，蠻陬賧布，不有恆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于時石勒勇銳，挻亂江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漢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餘萬，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議。魏武乃令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於是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祗死，魏武追思其功，封爵其子。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爲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於是魏武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既而又以沛國劉馥爲揚州刺史，鎮合肥，廣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公私有蓄，歷代爲利。賈逵之爲豫州，南與吳接，修守戰之具，堨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當黃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匱。時濟北顏斐爲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閑月取車材，轉相教匠。其無牛者令養豬，投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爲煩，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於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鄭渾爲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澇爲患，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興陂堨，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爲便。渾以爲終有經久之利，遂躬帥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魏明帝世徐邈爲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錦犬馬，通供中國之費。西域人入貢，財貨流通，皆邈之功也。其後皇甫隆爲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作耬犁，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乃教作耬犁，又教使灌溉，歲終率計，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嘉平四年，關中饑，宣帝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汧洛溉舄鹵之地三千餘頃，國以充實焉。正始四年，宣帝又督諸軍伐吳將諸葛恪，焚其積聚，恪棄城遁走。帝因欲廣田積穀，爲兼并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

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閒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幷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閒可積三千萬餘斛於淮北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製敵無不剋矣宣帝善之皆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臺segment

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頴大治諸陂於頴南頴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及晉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秦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均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著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穀歲而上不收貨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蕩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務本幷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或騰踊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充儉乏主者平議具爲條制然事竟未行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屬精於稼穡四年正月丁亥帝親耕籍田庚寅詔曰使四海之內稼末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勤事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念其經營職事亦爲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種草馬賜縣令長相及郡國丞各一匹是歲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五年正月癸巳勅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遊食商販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衆勢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十月詔以司隸校尉石鑒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嘗勸開荒五千餘頃遭年普儉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兗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循行帝從之事見石苞傳苞既明於勸課百姓安之十年光祿

勳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咸寧元年十二月詔曰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爲念也今以郡吏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爲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爲慮主者何以爲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臣竊愚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幷損下田所在停污高地皆多魂壇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難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而不廣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爲愚慮者也臣愚謂既以水爲困當恃衆菜蠃蜂而洪波汎溢貧窶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鄣而宣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且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皆收穀種至春大種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啓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爲賞直詔曰羣青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廐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丘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豬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爲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爲業人無牛犢今既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運水大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屬營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制歲當復入數千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預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爲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塲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涸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遂及陸田言者不

恩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乘也其或有舊陂舊塲則堅完脩固非今所謂當爲人審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啓宜壞陂其直壁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從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諸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爲害也當所共愍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審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爲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深食溢大爲災害臣以爲與其失當寧獲之不溢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謀氏舊陂舊塲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瀦蓄馬腸陂之類皆決廢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租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塲溝渠當有所穢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爲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脩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及平吳之後有司又奏韶書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住來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大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又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寶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鄧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爲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爲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寶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寶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重跡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先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級先從武賁舍中武賁武騎一人其廕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幷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飢饉百姓又爲惡賊所殺流尸蔽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飢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元帝爲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即以爲廩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墾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周濟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爲益猶多二年三吳大飢死者以百數吳郡太守鄧攸勸開倉廩賑之武帝時使黃門侍郎裴楷與開倉廩振給幷省衆役百官各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而軍與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奕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飢寒並至雖堯舜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幷兼雖卓陶不能使強不陵弱故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皇帝用袁祇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軍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集也聞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僮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與復農官功勞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

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内魏武委鍾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内輯寧今中州蕭條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為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趙充國農於金城以平西零諸葛亮耕於渭濵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敵皆宜齊課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餘丁各運米六斛是後頻年水災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算度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褚裒以下免官穆帝之世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升平初荀羨為北府都督鎮下邳起田于東陽之石鼈公私利之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至於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矣

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僭號於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漢貨言漢當復併天下也至光武中興除莽貨泉建武十六年馬援又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為便及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賣鹽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尚書通議尚書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為租則吏多姦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主所宜行帝本以林言為是得暉議因發怒遂用林言少時復止和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人飢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百姓之至貴也竊以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百姓可百年無貨不可以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財殷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木水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也帝竟不鑄錢及獻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至魏武為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為便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為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

百姓用力於爲錢則是妨爲生之業業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棄其業何當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興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賈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自於曩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貲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庫充溢或糧廩紓備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穀之人皆坐而飢困以此斷之又立弊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以爲貧用穀之處不以爲富又人習來久革之必感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于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不以便於人乃擧朝大議精才達敢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徇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實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求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實事錢又不妨人也頃兵事屢興荒饉荐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敎本之敎明廣農之科敎授人時各從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同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

晉書卷二十六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志第十七

五行上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昔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寶其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之箕子在父師之位典斯大範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虛己而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雒書授之以垂訓然則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更爲表裏殷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文帝時始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後景武之際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以洪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而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緯而爲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衆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略也觀舉斯例錯綜時變統而成章有足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災眚之說不越前規今採貴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三朝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人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妄興徭役以奪農時作爲姦詐以傷人財則木失其性矣董工匠之爲轅矢者多傷敗及木爲變怪是爲不曲直

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說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雰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聚方等殺太守徐質據郡反太守吉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爲木介介者甲兵之象是歲既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戍卒十餘萬連旌數百里臨江觀兵又屬雨也

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後二年周顗等遇害是陽施不下通也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年軍敗十年慕容又曰荀羨殷浩北伐桓溫入關之象也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爲北藩八月庚午爲西藩九月王國寶爲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殷仲堪爲荊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爽滅是其應也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後所坐聽事棟中折恪妄興徭役奪農時作邪謀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而誅滅於周易又爲棟橈之凶也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東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勰爲匠作者六萬人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天戒若曰地陷者分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明年帝崩而王室遂亂

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都擊長沙王乂及覃始引而牙牢折機而戰敗機被誅穎遂奔潰卒踐死此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連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干寶以爲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閒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一說亦華擊也於周易爲枯楊生

華。

桓玄始篡龍旗竿折時玄田獵無度飲食奢恣土木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天戒若曰旗所以掛三辰章著明也旗竿之折高明去矣玄果敗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楚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嫡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煙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焚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不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災初帝爲平原王納河南虞氏爲妃及即位不以爲后更立典虞車工卒毛嘉女爲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爲妻之罰也

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宮輔室災二年四月崇華殿災延於南閣繕復之至二年七月此殿又災帝問高堂隆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按舊占曰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誡今宜罷散作役務從節約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營造董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帝不從遂復崇華殿改曰九龍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故以爲名多棄法度疲衆遲欲以妾爲妻之應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又災內殿門者號令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執政而矜慢放肆孫峻總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算號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妾之首者恪果喪衆殄人峻授政於琳琳廢亮也或曰孫權毀徹武昌以增太初宮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災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太平元年二月朔建鄴火人之火也是秋孫琳始執政矯以亮詔殺呂據滕胤明年又矯殺朱異棄法律逐功臣之罰也

孫休永安五年二月城西門北樓災六年十月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是時嬖人張布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而章昭威沖終斥不用棄遣察戰等爲內史驚擾州郡致使交趾反亂是其咎也

孫皓建衡元年三月大火燒葛鎮家死者七百人按春秋齊火災劉向以爲桓公好內聽女口妻妾數更之罰也時皓制令詭暴湯桀法度勢臣名士誅斥甚衆後宮萬餘女謁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綬者又多矣故有火災

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災西閣楚王所止坊及臨商觀牖

十年四月癸丑榮實殿災十月庚辰含章鞠室修成堂前廡景坊東屋暉章殿南閣火時有上書曰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故天變屢見竊爲陛下憂之由是楊珧求退是時帝納渴訛之間廢張華之功聽楊駿之讒離衛璠之寵此逐功臣之罰也明年宮車晏駕其後楚王承竊發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災其坊又天意乎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屐漢高祖斷白蛇劍及二百八萬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見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皇族又將離衛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閻纂皆曰武庫火而氏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

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賈謐擅朝惡積罪稔宜見誅絕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雖親貴莫比猶宜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耽嬖而張華又不納裴頠劉卞之謀故后遂與謐殺太子也干寶以爲高原陵火太子廢之應漢武帝世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與此占同

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永興元年成都王遂廢后處之金墉城是後還立立而復廢者四又韶賜死荀藩妻全之雖來遣在位然憂還折辱終古未聞此擊火之應也

永興二年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起延樂禮閣及閣道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棄法律之應也後清河王覃入嗣不終於位又殺太子之罰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燒死者三千餘人是時王如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衆四五萬攻略郡縣此下陵上陽失其節之應也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災火起興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絕舊說所謂盪炎妄起雖興師衆不能救之之謂也干寶以爲此臣而君行亢陽失節是謂王教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災也

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師大火三月魏安東光安陵三縣火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時王敦威侮朝廷多行無禮內外臣下咸懷怨毒極陰生陽也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京師火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吳郡災

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災石季龍大武殿及兩廟端門震災月餘乃滅金石皆盡其後季龍死大亂遂滅亡

海西公太和中郗愔爲會稽太守六月大旱災火燒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炎煙蔽天不可撲滅此亦桓溫強盛將廢海西極陰生陽之應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師風火大起是時桓溫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踐位人懷憂恐此與太寧火事同

太元十年正月國子學生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後考課不厲實黜無章豈有育才之名而無收實之實此不哲之罰先兆也　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賢堂災是月景申蠡斯則百堂及客館驃騎府庫皆災于時朝多弊政衰陵日兆不哲之罰皆有象類主相不悟終至亂亡會稽王道子寵幸尼及姏母各樹用其親戚乃至出入宮掖禮見人主天戒若曰登延賢堂及客館者多非其人故災之也又孝武帝更不立皇后寵幸微賤張夫人夫人驕妬皇子不繁乖蠡斯則百之道故災其殿焉道子復實賜不節故府庫被災斯亦其罰也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龍舟二乘災是水沴火也其後桓玄簒位帝乃播越天戒若曰王者流遷不復御龍舟故災之耳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曹火時桓玄遏錄尚書故天火示不復居也

三年盧循攻略廣州刺史吳隱之閉城固守其十月壬戌夜火起時百姓避寇盈滿城內隱之懼有應賊者但務嚴兵不先救火由是府舍焚蕩燒死者萬餘人因遂散潰悉爲賊擄

義熙四年七月丁酉尚書殿中吏部曹火　九年京都大火燒數千家　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弘時爲吳郡晝在聽事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大發弘知天爲之災故不畢火主此帝室衰微之應也

傳曰修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兄弟則稼穡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有度九族親疎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爲稼穡不成

吳孫皓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飢闔境皆然連歲不已吳人以爲傷霪非也按劉向春秋說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皓初遷都武昌尋還建鄴又起新館綴飾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營增廣苑囿犯暑妨農官私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興土功皓皆冒之此修宮室飾臺榭之罰也

元帝太興二年吳郡吳興東陽無麥禾大饑

成帝咸和五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穆帝永和十年三麥不登　十二年大無麥

孝武太元六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安帝元興元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

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執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宜說以犯難人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者乃貪慾恣睢務立威勝不重人命則金失其性蓋土冶鑄金鐵冰澌凘堅不成者衆乃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魏時張掖石瑞雖是晉之符命而於魏爲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石圖發於非常之文此不從革之異也

晉定大業多鑄銅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按劉歆以春秋石言于晉爲金石同類也是爲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爲石白色爲主屬白祥

魏明帝青龍中威修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爲異也

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孫皓天璽元年印發又陽羨山有石穴長十餘丈皓初修武昌宮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爲離宮班固云離宮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其寶鼎三年後皓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皓又大舉出華里侵邊境之謂也故令金失其性卒面縛而吳亡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漏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止故鍾出漏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爲光變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悟終以敗亡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牌生金可採此金不從革而爲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羣寇蠭起

清河王覃爲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赤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毀棄之及後爲惠帝太子不終于位卒爲司馬越所殺

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是時帝蒙塵亦在平陽故有非言之物而言妖之大者俄而帝爲逆胡所弒

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爲妖也尋爲敦所襲遂夷滅

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

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靈地得兩大船滿中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暮靈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痕

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誅蔔占與甘卓同也

傳曰閉宗廟不禘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禘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愼其齋戒致其嚴敬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及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敬鬼神政令逆時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

京房易傳曰顓事者加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兩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饑而不損茲謂暴厥大水水殺人避遠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也已水則地生蟲蝗微不解茲謂迫非厥水寒殺人迫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仲舒曰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愁怨陰氣盛故大水也

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漂數千家殺人初帝即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嘗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禮終黃初不復還鄴又郊社神祇未有定位此閉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荼陵縣鳩水溢出漂二百餘家　十三年秋丹陽故鄣等縣又鳩水溢出按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鄴創七廟惟父堅一廟遺在長沙而郊祀禮闕嘉禾初羣臣奏宜郊祀又不許末年雖一南郊而北郊遂無閏潤吳楚之墟亦不見秩反祀羅陽妖神以求福助天戒若曰權閉宗廟不禘祠廢祭祀故示此罰欲其感悟也

太元元年吳又有大風涌水之異是冬權南郊宜是墜谷徹乎還而疫疾明年

四月薨一曰權時信納譖訴雖陸遜勳重子和儲貳猶不得其終與漢安帝聽
讒免楊震廢太子同事也且赤烏中無年不用兵百姓愁怨八年秋將軍馬茂
等又圖逆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冀兗徐豫四州水出沒溺殺人漂失財產帝自初
即位便淫奢極欲多占幼女或奪士妻崇飾宮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欲至是彌
甚號令逆時饑不損役此水不潤下之應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夏大水亮即位四年乃立權廟又終吳世不上祖宗之號不
修嚴父之禮昭穆之數有闕亮及休晧又並廢二郊不秩羣神此簡宗廟不祭
祀之罰也又是時孫峻專政陰勝陽之應乎
孫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涌溢昔歲作浦里塘功費無數而田不可成士
卒死叛或自賊殺百姓愁怨陰氣盛也休又專任張布退盛沖等吳人賊之應
也　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州徐兗豫四州大水　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
溢殺二百餘人自帝即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號
泰始二年又除明堂南郊五帝座同稱昊天上帝一位而已又省先后配地之
祀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咸寧元年九月徐州大水　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閏月荊
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去年採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閱務在姿
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搢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三年六
月益梁二州郡國八暴水殺三百餘人七月荊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青徐
兗豫荊益梁七州又大水是時賈充等用事專恣而正人疎外者多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司冀兗豫荊揚郡國二十大水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十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
吳後王濬爲元功而詆劾妄加荀賈爲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
宮此其應也　四年七月兗州大水十二月河南及荊揚六州大水　五年九
月郡國四大水又隕霜是月南安等五郡大水　六年四月郡國十大水壞廬
舍　七年九月郡國八大水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水
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災　五年五月潁川淮南大水六月城陽東莞大水殺人
荊揚徐兗豫五州又水是時帝即位已五載猶未郊祀其蒸嘗亦多不親行事
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　六年五月荊揚二州大水是時賈后亂朝寵樹賈郭
女主專政陰氣盛之應也　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溢漢志成帝時有此妖後王
莽僭逆今有此妖趙王倫篡位倫廢帝於此城井溢所在其天意也九月荊揚
徐冀豫五州大水是時賈后暴戾滋甚韓謐驕猜彌扇卒害太子旋以禍滅
九年四月宮中井水沸溢
永寧元年七月南陽東海大水是時齊王冏專政陰盛之應也
太安元年七月兗豫徐冀四州水時將相力政無尊主心陰盛故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四月江東大水時王導等潛懷翼戴之計陰氣盛也
元帝太興三年六月大水是時王敦內懷不臣傲狠陵上此陰氣盛也　四年
七月又大水
永昌二年五月荊州及丹陽宣城吳興壽春大水
明帝太寧元年五月丹陽宣城吳興壽春大水是時王敦威權震主陰氣盛故
也
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大水是時嗣主幼沖母后稱制庾亮以元舅決事禁中陰
勝陽故也　二年五月戊子京都大水是冬以蘇峻稱兵都邑塗地　四年七
月丹陽宣城吳興會稽大水是冬郭默作亂荊豫共討之半歲乃定兵役之應
也　七年五月大水是時帝未親機務政在大臣陰勝陽也
咸康元年八月長沙武陵大水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大水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五月又大水時幼主沖弱
母后臨朝又將相大臣各執權政與咸和初同事也　七年七月甲辰夜濤水
入石頭死者數百人是時殷浩以私忿廢蔡謨遐邇非之又幼主在上而殷桓
交惡選徒聚甲各崇私權陰勝陽之應也一說濤水入石頭以爲兵占是後殷
浩桓溫謝尚荀羨連年征伐百姓愁怨也

升平二年五月大水　五年四月又大水是時桓溫權制朝廷專征伐陰勝陽也

海西太和六年六月京師大水平地數尺浸入太廟朱雀大航觀斷三艘流入大江丹陽晉陵吳郡吳興臨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蕩沒黎庶饑饉初四年桓溫北伐敗績十喪其九五年又征淮南蟄歲乃剋百姓愁怨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溝水入石頭明年秋賊盧嘏率其屬數百人入殿略取武庫三庫甲仗游擊將軍毛安之討滅之兵興陰盛之應也

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時帝幼弱政在將相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六月揚荊江三州大水　八年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　十年五月大水自八年破苻堅後有事中州役無寧歲愁怨之應也　十三年十二月溝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明年慕容氏寇掠司兗鎮戍西北疲於奔命愁怨之應也　十五年七月丙申諸郡及兗州大水是時線河紛爭征戍勤瘁之應也　十七年六月甲寅溝水入石頭毀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溝入殺人永嘉郡瀖水湧起近海四縣人多死後四年帝崩而王恭再攻京師京師亦發衆以禦之兵役頻興百姓愁怨之應也　十八年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大水深五丈　十九年七月荊徐大水傷秋稼　二十年六月荊徐又大水

二十一年五月癸卯大水是時政事多鄭北蔽非之

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荊州大水平地三丈去年殷仲堪舉兵向京師是年春又殺郗恢陰威作威之應也仲堪尋亦敗亡　五年五月大水是時會稽王世子元顯作威陵上又桓玄擅西夏雖愚東國陰勝陽之應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簒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溝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骨相望江左雖頻有喪變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剋京都玄敗走遂夷滅之　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溝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敗

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溝水入石頭　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溝水入石頭明年駱球父璵潛結桓胤殷仲文等謀作亂劉雅亦謀反凡所誅滅數十家　三年五月丙午大水　四年十二月戊寅溝水入石頭明年王旅北討　六年五月丁巳大水乙丑廬循至秦州　八年六月大水　九年五月辛巳大水　十年五月丁丑大水戊寅西明門地穿浦水出毀門扇及限亦水沙土也七月乙丑淮北風災大水殺人　十一年七月景戌大水淹漬太廟百官赴救明年王旅北討關河

經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晳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哲徵曰狂恆雨若僭恆暘若豫恆燠若急恆寒若蒙恆風若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祥惟金沴木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猶孽孽及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也言浸深也甚則有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蒞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實第子其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寒則不能敬萬事失則狂易故其咎狂也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

一曰人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於易巽爲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而不爲威貌氣毀故有雞禍一曰水歲多雞死及爲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有強臣害君上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爲秋爲金離在南方爲夏爲火坎在北方爲冬爲水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勝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

火之氣不得相幷故視傷常燠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劉歆傳曰有鱗蟲之孽羊禍異痾說以爲於天文東方辰爲龍星故爲鱗蟲於易兌爲羊木爲金所病故致羊禍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幷惟此一事耳猶異妖痾祥皆同類不得獨異魏尚書鄧颺行步躄緩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後卒誅也

惠帝元康年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傅身之飾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貧賤希世之士恥不與焉蓋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五胡之亂此失在狂也

元康中賈謐親貴數入二宮與儲君遊戲無降下心又嘗因弈碁爭道成鄰王頼厲色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故及於禍貌不恭之罰也

齊王冏既誅趙王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府淫僭專職不一朝覩此狂恣不肅之咎也天下莫不高其功而慮其亡也冏終弗改遂至夷滅

司馬道子於府園內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賈易干實以爲貴者失位降在皁隸之象也俄而道子見廢以庶人終此貌不恭之應也

安帝義熙七年將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拜日國僚不重白馭拜於廐中王人將反命毅方知之大以爲恨免郎中令劉敬叔官天戒若曰此情略嘉禮不肅之妖也其後毅遂被殺焉

庶徵恆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劉向以爲大水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雷雷非常至殺鳥雀按楊阜上疏此恆雨之罰也時天子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喜後繁興奢廣時故氷失其性而恆雨爲罰

大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以凶饑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雷乙卯雪大寒按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恆雨之罰也於始震雷之明日而雪大寒又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既已雷雷則雪不復當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臣將起兵震雷而後雪者陰見閒隙起而勝陽逆敵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魯隱同

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伊沁水同時並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按秋穀千三百六十餘頃

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豆麥九月南安郡霖雨暴雪樹木摧折害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淮南平原霖雨暴水霜傷秋稼

惠帝永寧元年十月幾陽南陽東緯霖雨淹害秋麥

元帝太興三年春雨至于夏是時王教執權不恭之罰也

永昌九年春雨旱餘日晝夜雷雷震旱餘日是時王教與兵王師敗績之應也

成帝咸和四年春雨五十餘日恆雨雷是時蘇峻其餘黨猶據守石頭城至其誠後淫雨乃霽

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荊州之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室殺人損秋稼是時帝幼權在於下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貴財乏匱始製古皮弁裁縑帛爲白帢以易舊服傳玄曰白乃單容非國容也干實以爲積素凶喪之象也名之爲帢毀辱之言也蓋草伐之後劫殺之妖也

魏明帝著繡帽披綵紈半袖常以見直臣楊阜諫曰此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夫輿非禮之色裏服尚不以紅紫況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禍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沒而禄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景初元年京師謠爲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按古長人見者國亡長狄見臨洮爲衆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爲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器而於禁覓無取蓋服妖也

御者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傳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袞赤舄鉤膺鏤鍚毛詩云有厭有黃其武之服詠其武

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敘服妖既作身體之亡妹嬉冠男子之冠棄亡天下何異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吳婦人修容者急東其髮而廣角褵于耳蓋其俗自操東太急而靡隔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靡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喪者往往有致毀以死諸葛恪之著正交論雖不可以經訓整亂蓋亦救時之作也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于寶曰上饒奢下儉遏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是其應也

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褾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襜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爲車乘者荷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覆爲純蓋古喪車之遺象也夫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恆事不榮實也干寶以爲晉之禍徵也及惠帝踐阼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冗沒於戎狄內出外之應也及天下擾亂宰輔方伯多貪其任又數改易不榮實之應也

秦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貊槃及爲羌煑貊炙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爲先太康中又以氈爲絕頭及絡帶褲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爲胡所破夫氈毳產於胡而天下以爲絕頭帶身褲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元康中氐羌互反永嘉後劉石遂墓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服妖之應也

初作屐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之義所以別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屐乃頭方與男無別此賈后專妬之徵也

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手接柸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柸盤識者曰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也今接柸盤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柸盤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柸盤之在手也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瑣珰之屬爲斧鉞戈戟以當舜干寶以爲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貴賤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爲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是時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撥子訛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爲高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鐓住則值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高其頭者尤便用也必旁柱掖者旁敎之象也施其金住則植之言木因於金能孤立也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此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內歸之遠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太安之閒江淮之域有敗屩自棄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聚之于寶以爲夫屩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黔庶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屩聚於道者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爲亂以絕王命也

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唱亂荊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

初魏造白帢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帢傳行之至永嘉之閒稍去其縫名無顏帢而婦人東髮其緩彌甚訛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盲也覆額者慚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恥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塊滿

孝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餘者指之曰此則古者縗衰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亂帝遇害焉

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傳訃餘者曰訃者在前爲乾君道也囊者坤臣道也今以朱囊傳訃臣道上侵君之象也於是王敦陵上焉舊爲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敎兩征始改爲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爲長柄者將執其柄以制羽翼也改十爲八者將未備舉已備也此殆敎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翼非據也是時爲衣者又上短帶纔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帶繫項下遏上上無地也爲將者直幅爲口無救下大之象專而王敎謀逆再攻京師

海西嗣位忘設豹尾天戒若曰夫豹尾儀服之主大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忘而忘之非主社稷之人故忘其豹尾示不終也尋而被廢焉

孝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帩頭天戒若曰頭者元首帩者助元首爲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佐以至危亡也至安帝桓玄乃篡位焉

舊爲屐者齒皆連楯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復名曰陰卯識者以爲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擅搆內外隆安中遂謀詐相傾以至大亂

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恆戴乃先於木及龍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亦服妖也無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殮皆刻木及蠟或縛蒿草爲頭是假頭之應云

桓玄篡位殿上施絳帳鏤黃金爲顏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蘇羣下相謂曰頗類轜車尋而玄敗此服之妖也

晉末皆冠小而衣寬博大風流相放輿臺成俗識者曰上小而下大此禪代之象也尋而宋受終焉

雞禍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爲雄不鳴不將干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既大墜坑而死王隱以爲雄者胤嗣子之象坑者母象今雞生無翅墜坑而死此子無羽翼爲母所陷害乎於後賈后誣殺愍懷此其應也

太安中周玘家雌雞逃承雷中六七日而下音聲鳴將翮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表終無紀綱文章殆其象也卒爲玘所滅雞禍見玘家又天意也京房易傳曰牝雞雄鳴主不榮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爲雄天戒若曰雌化爲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鬲家雌雞生無右翅彭城人劉象之家雞有三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雞生妖是時主相並用尼媼之言寵賜過厚故妖象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瑯邪王遵子家青雌雞化爲赤雄雞不鳴不將桓玄將篡不能成業之象　四年荊州有雞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桓玄始擅西夏狂慢不肅故有雞禍天戒若曰角兵象尋墮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後皆應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冕天戒若曰衡陽桓玄楚國之邦略也及桓玄篡位果八十日而敗此其應也

青祥

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瑯邪孫盛以爲中興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子遺社樹折之應又常風之罰

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宣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蓋死意也其後韓謐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金沴木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壞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沴木木動之也五月宮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壞

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吳郡米麻無故自壞天戒若曰夫米麻貨殖之屋無故自壞此五穀踴貴所以無糴賣也是歲遂大饑死者千數焉

明帝太寧元年周筵自歸王教既立其宅宇所起五間六梁一時躍出墜地餘桁猶亘柱頭此金沴木也明年五月錢鳳謀亂遂族滅筵而湖熟尋亦爲墟矣

安帝元興元年正月景子會稽王世子元顯將討桓玄建牙竿於揚州南門其東者難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而元顯尋爲玄所擒　三年五月樂賢堂壞時帝盛飾無樂賢之心故此堂見沴

義熙九年五月國子聖堂壞天戒若曰聖堂禮樂之本無故自壞業祚將墜之象未及十年而禪位焉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志第十八

五行中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恆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詩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人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差也刑罰妄加罪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則怨誹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蟲今謂之蟲皆其類也於易兌爲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禍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咳嗽者故有口舌病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康寧劉歆言傳曰則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爲於天文西方參爲獸星故爲毛蟲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蹄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兗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聞此言遂與王淩謀共立之事泄淩愚被誅彪賜死此言不從之罰也詩云人之訛言寧莫之懲爲劉穆嗣位讒周曰先主誼備其訓具也後主誼穆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之祥也獨果亡此言之不從也劉備卒劉禪即位未葬亦未踰月而改元爲建興此言之不從也禮國君即位踰年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義矣後遂降蜀

魏明帝太和中秦雒縣男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雒令反纔送當歸以書之雒報書曰貢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雒卒不免

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爲烈祖與太祖高祖並爲不毀之廟從之案宗廟之制祖宗之號皆身沒名成乃正其禮故雖功赫天壤德邁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董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後二年而宮車晏駕於是統徽改謚去

吳孫休時爲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聞十數里其鄰人有貴惠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貴候禮以福福貨物者以爲鬼神即俱顛倒畀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言不從之咎也

魏時起安世殿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武帝每延羣臣多說平生常事未嘗及經國遠圖此言之不從也何曾謂子遵曰國家無貽厥之謀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自永熙後王室漸亂永嘉中天下大壞及伾紘以非辜被殺皆如曾言

趙王倫簒惠帝於金墉城改號金墉城爲永安宮帝尋復位而倫誅

惠帝永興元年韶廢太子覃還爲清河王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猶加侍中大都督領丞相備九錫封三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禮傳國以嵐不以動故雖公旦之聖不易成王之嗣所以遠絕覬覦永一宗祧後代遵履改之則亂今擾非其實懼差已甚且既爲國嗣則不應復開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爽故帝既播越穎亦不終是其咎懼也後猶不悟又立懷帝爲太弟懷終流弒不承厥祚又其應也語曰變古易常不亂則亡此之謂乎

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孰百姓訛言行鼈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療之有方當得白犬膽以爲藥自淮泗遠及京都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鼈病又云始在外時當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果貴至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灼者貨灼百姓日得五六萬燈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鼈人類而人爲之主今云鼈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言由中不由外也犬有守衛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王霸會於戊戌主用兵金者晉行火燒鐵以療疾者言必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謀共除鼈害也

按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改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爲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水北中郎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強殞人授首是用白犬膸可救之效也

海西公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爲唱使左右齊和又鼓會輒令倡伎作新安人歌舞雜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鬬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初改年爲大亨遐邇讙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爲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爲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始徙司馬遵子于安成安帝遜位出永安宮封爲平固王琅邪王德文爲石陽公並使住尋陽城識者皆以爲言不從之妖僭也

武帝初何曾薄大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而王愷又過劭王愷羊琇之儔威致聲色窮珍極麗至元康中奢恣成俗轉相高尚石崇之後遂臻王何而僭人主矣崇既誅死天下尋亦淪喪僭踰之咎也

庶徵恆陽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禮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厥德不用茲謂強厥災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際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敝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爲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來崇廣宮府之應也又是春宣帝南擒孟達置二郡張郃西破諸葛亮龍馬馥亢陽自大又其應也

太和五年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

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歲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轉宣帝爲太傅外示尊榮內實欲令事先由己是時宣帝功蓋魏朝厥德不用之應也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是時文帝圖諸葛誕衆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秋夏常雨淹城而此旱踰年城陷乃大雨咸以爲天亡吳孫亮五鳳二年大旱百姓飢是歲征役煩興軍士怨叛此亢陽自大勞役失衆之罰也其役獨歲故旱亦竟年

孫皓寶鼎元年春夏旱時孫皓遷都武昌勞役動衆之應也

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閏月旱大雩　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勗邪說留賈充不復西鎮而任愷漸疎上下皆敝之應也及李熹晉芝李胤等並在散職近厥德不用之謂也　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廟社稷山川癸未雨　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採擇卿校諸葛沖等女是春五十餘人入朝閒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積陰生陽上緣求妃之應也

咸寧二年五月旱大雩至六月乃澍雨

太康二年旱自去冬旱至此春　三年四月旱乙酉詔司空齊王攸與尚書廷尉河南尹錄訊繫囚事從蠲宥　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上疏曰必有阿黨之臣蔽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帝不答是時荀勗馮紞僭作威福亂朝尤甚　六年三月青梁幽冀郡國旱六月癸酉陰武陵旱傷麥　七年夏郡國十三大旱　八年四月冀州旱　九年夏郡國三十三旱扶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麥　十年二月旱

太熙元年三月旱自太康已後雖正人補朝不被親仗而賈充荀勗楊駿馮紞等迭居要重所以無年不旱者厥德不用上下皆敝庶位踰節之罰也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詔中饑米斛萬錢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敗績而饑疫轉臻戎晉並困朝廷不能振卹聽相賣鬻其九月郡國五旱

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幷四州旱十二月又郡國十二旱是年春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數十戰死者十餘萬人

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暴平縣梁水淺地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都遣兵入京收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皆僭踰之罰也又四方諸

侯多懷無君之心劉元海石勒王彌李雄之徒賊害百姓流血成川又其應也

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歲十一月司馬越以行臺自隨斥黜宮衛無君臣之節

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冤死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干寶曰殺淳于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之罰也

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是時王敦陵僭已著

永昌元年夏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宮陵辱大臣誅死僭踰無上故旱尤甚也其閏十一月京都大旱川谷并竭

明帝太寧三年自春不雨至于六月

成帝咸和元年夏秋旱是時庾太后臨朝稱制官不從而僭踰之罰也　二年夏旱　五年五月大旱　六年四月大旱　八年秋七月旱　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沖弱未親萬機內外之政決之將相此僭踰之罰連歲旱也至四年王導固讓太傅復子明辟是後不旱殆其應也時天下普旱會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人有相鬻者　二年三月旱　三年六月旱時王導以天下新定務在遵養不任刑罰遂盜賊公行頻五年亢旱亦舒緩之應也

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是時帝在襁褓褚太后臨朝如明穆太后故事　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　六年夏旱　八年夏旱　九年春旱

升平三年冬大旱　四年冬大旱

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時桓溫強恣權制朝廷僭踰之罰也

海西公太和元年夏旱　四年冬旱涼州春旱至夏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饑自永和至是嗣主幼沖桓溫陵僭用兵征伐百姓愁苦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旱是時桓溫入覲高平陵闔朝致拜踰僭之應也　三年冬旱

太元四年夏大旱　八年六月旱　十年七月旱饑初八年破苻堅九年諸將略地有事徐豫揚兗趙統攻討巴沔是年正月謝安又出鎮廣陵使子琰進次彭城頻有軍役　十三年六月旱去歲北府遣戍胡陸荊州經略河南是年夏郭銓置戍野王又遣軍破黃淮　十五年七月旱　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時烈宗仁恕信任會稽王道子政事舒緩又茹千秋爲驃騎諮議竊弄主相威福又丘尼乳母親黨及婢僕之子階緣近習臨郡領衆又所在多上春竟囚不以其辜建康獄吏枉暴既甚此又僭踰不從寬濫之罰

安帝隆安三年冬旱寒甚　四年五月旱　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雨時孫恩作亂桓玄擬貳迫殺殷仲堪而朝廷即授以荊州之任司馬元顯又飆百僚悉使敬己內外騷動兵革煩興此皆陵僭憂愁之應也

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九月十月不雨泉水涸　二年六月不雨冬又旱時桓玄奢僭十二月遂篡位　三年八月不雨

義熙四年冬不雨　六年九月不雨　八年十月不雨　九年秋冬不雨　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瀆多竭是時軍役煩興

詩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兜鈴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景初初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來還當奈何及宣帝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如童謠之言

齊王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小字也王淩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淩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鉤落於何相求常子閣常子閣者反語石子堈也鉤落鉤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篾束其要投之石子堈後聽恪故吏收斂求之此堈云

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
無成南郡城中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
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甲兵之象又曰白祥也
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鉏司馬如又曰
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干寶曰後四年而蜀亡
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鉏司馬
如之謂也
孫晧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
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晧聞之意益張曰從太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
朕復誰恣虐踰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孫晧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武帝
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
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
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為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
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焉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太康末京洛為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是
時三楊貴盛而被族滅太后廢黜幽死中宮折楊柳之應也
惠帝永熙中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為牆毒藥雖行戟還
自傷又曰兩火沒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終為人歎及楊駿居內府以戟為衞
死時又為戟所害僞楊后被廢賈后絕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亭北百姓哀之
也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也其時又有童謠曰二月末三月初荊筆楊板行詔
書宮中大馬幾作驢此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言荊筆楊板二人不誅則君
臣禮悖故云幾作驢也
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
城東馬子莫嚨哅比至來年纏汝鬉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
也魯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為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
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鄣日時童謠曰屠蘇鄣日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
及趙王倫篡位其目實眇焉趙王倫既篡洛中童謠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
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案成都
西藩而在鄴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而在關
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于宮西又有無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
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唯琅邪汝南
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司馬越還洛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
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
為苟作由是越惡晞奪其兗州隙難遂構焉
愍帝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興四年帝降劉曜在城東豆田壁中
建興中江南謠歌曰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甒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甊案白
者晉行坑器有口屬瓮瓦瓮質剛亦金之類也訇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傾覆王
室大壞也合集持作甒者元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剋復中原但偏王江
南故其喻也及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
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井堙木刊矣鳳等敗退沈充將其
黨還吳興官軍躡之踣藉郡縣充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州破換
敗吳興覆瓿甊甒瓦器又小於瓿也
明帝太寧初童謠曰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
帝崩成帝幼為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
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為諸公所破復是崩山石破
之應也
成帝之末又有童謠曰礚礚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而宮車晏駕
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謠曰麥入土殺石武後如謠言庾亮初鎮武昌出至石
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旐旒又曰

庾公初上時翻翻如飛烏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連徵不入及薨於鎮以喪還都葬皆如謠言

穆帝升平中童兒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帝崩太后哭之曰阿子汝聞不

升平末俗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歌云白門廉宮庭廉內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而穆帝晏駕

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聞而惡之改年曰興寧人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而穆帝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爲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廢其三子並非海西公之子繼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漿

太和末童謠曰犂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公被廢百姓耕其門以種小麥遂如謠言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曰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矣其言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己子

桓石民爲荊州鎮上明百姓忽歌曰黃雲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桓石民死王忱爲荊州黃雲子乃是王忱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來上明也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謠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栖專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爲劉牢之所敗故言拉颯栖也

會稽王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孫恩作亂再踐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孫恩之字也

庾楷鎮歷陽百姓歌曰重羅紗重羅紗使君南上無還時後楷南奔桓玄爲玄所誅

殷仲堪在荊州童謠曰芒種日蝴蝶飛當敗桓當復未幾而仲堪敗桓玄遂有荊州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謠云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麵天公欲誅汝教汝拭嘴喉嘴喉竭復竭京口敗復敗識者曰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也今年食麥麵麵蟲蟻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誅罰而誅之也拭嘴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又大行哀疾而喉竭焉

王恭在京口百姓聞忽云黃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揩緤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扞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言者焉

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儂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捩尋而桓玄篡位義旗以三月二日掃定京都誅之玄之富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爲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捩也

桓玄既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時正五月中誅如其期焉

安帝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其時官養盧龍龍以金紫奉以名州養之極也而龍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內伐遂成雠敵也蘆生不止自成積及盧龍之敗斬伐其黨猶如草木以成積也

盧龍據廣州人爲之謠曰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捕上流數州之地內逼京輦盧天半之言

義熙二年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曰劉敷劉敷末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盧龍內逼舟艦蓋川健健之謂也既至查浦屢魁期欲與官劉劉敷之應也翁年老盧公有期頤之慶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

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都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

晉末謠吟郭景純卜己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吉吟師亮曰景純每筮是不敢盡言吾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王敦

苻堅初童謠曰阿堅連拳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水是其應也又謠言云阿水清復清苻堅死新城及堅爲姚萇所殺

死於新城復謠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爲魚羊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爲慕容沖所攻又爲姚萇所殺身死國滅

毛蟲之孽

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爲其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爲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干寶以爲獸者陰精居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慝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焉

太康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顒獲以獻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亂起於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爲亂階殆其應也

懷帝永嘉五年蝘鼠出延陵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馥亦時滅是其應也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麏見於前獲之孫盛以爲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孝策試乏四科之實麏興於前或斯故乎

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麞入東海第百姓讙言曰麞入東海第識者怪之及海西廢爲東海王乃入其第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廟畢有兔行廟堂上天戒若曰兔野物也而集宗廟之堂不祥莫之甚焉

犬禍

公孫文懿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屋上亢陽高危之地天戒若曰亢陽無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及文懿自立爲燕王果爲魏所滅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欻見一白狗出門問衆人無見者踰年卒近犬禍也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而被害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餘步天戒若曰是時帝不思和嶠之言卒立惠帝以致衰亂是言不從之罰也

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天戒若曰帝既衰弱藩王相譖故有犬禍

永興元年丹陽內史朱逵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逵爲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孝懷帝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於是果有二胡之亂天下饑荒焉

愍帝建興元年狗與猪交案漢書景帝時有此以爲悖亂之氣亦犬豕禍也犬兵革之占也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異類相交必生害也俄而帝沒于胡是其應也

元帝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床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坼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而懋爲沈充所害京房易傳曰讒臣在側則犬生妖

太興四年廬江灊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黃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爲犬善噬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沒

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恆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云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吳會焉是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既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爲桓玄所誅滅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而出爲犬禍也

桓玄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羣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來便其席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已天戒若曰桓玄無德而叨竊大位故犬便其席示其妄據之甚也八十日玄敗亡焉

白眚白祥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隕石于壽光案左氏傳隕石星也劉歆說曰庶衆
惟星隕于宋者象宋襄公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秦始皇時有隕石班固以為石
陰類也又白祥臣將危君是後宣帝得政云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隕石于溫及河陽各二 六年正月隕石于溫三
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隕于肥鄉一 九年正月隕石于涼州二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案京房易傳曰庶士為天子
之祥也其說曰石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干寶以為孫晧承廢故之家得位其
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
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香鑪形後如偃人槃
薄不可掘案劉向說此白眚也明年宮車晏駕王室始騷卒以亂亡京房易傳
曰石立如人庶士為天下雄此近之矣
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
永康元年襄陽郡上言得鳴石撞之聲聞七八里
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噪相告曰石來
干寶曰尋有石冰入建鄴
車騎大將軍東嬴王騰自并州遷鎮鄴行次真定時久積雪而當門前方數丈
獨消釋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上送之以為瑞然
馬無齒則不得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徵案占此白祥也是後騰為汲桑所殺而
天下遂亂
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時益州刺史皇甫晏伐汶山胡從
事何旅固諫不從牙門張弘等因衆之怨誣晏謀逆害之京房易傳曰前樂後
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貴人出走三
占皆應
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
白頗能卜於洪範白祥也
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祥也孫盛以為人勞之異也是後石季龍滅而中原
向化將相皆甘心焉於是方鎮屢革邊戍仍遷皆擁帶部曲動有萬數其間征
伐徵賦役無寧歲天下勞擾百姓疲怨
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氐賊次襄陽圍彭城向廣陵征戍
仍出兵連年不解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時苻堅滅後經略多事人勞之應也 十七
年四月地生毛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
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後江陵見襲交戰者數矣
義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 十三年三月地生毛明年王師西討司馬休之又
明年北掃關洛
木沴金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墮檛受符吏石虎頭斷之此木
沴金也勝後旬日而敗
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郊禖壇石中破為二此木沴金也郊禖壇者求子之神位
無故自毀太子將危之象也明年愍懷廢死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
異也天意也天戒若曰安徒揚經略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也月餘以
疾還而薨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恆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
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
哲哲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側言上不明暗昧
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
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燠也燠則冬溫春夏
不和傷病疾人其極病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
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

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物柄之明者也溫燠生蟲故有羸蟲之孽謂蜚螣之類當死不死當生而不生或多於故而爲災也劉歆以爲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柔爲離離爲火爲目羊上角下踦剛而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禍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有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雖蠭說以爲於天文南方朱鳥爲星故爲羽蟲蠭亦從羽故爲雖難於易自在巽說非是庶徵之恆燠劉向以爲春秋無冰也小燠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敢厥谷燠其燠雨雲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燠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谷當寒而燠蟲大日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孫權世政煩賦重人彫於役是時諸葛恪始輔政惠校官原遭實除關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也一說桃李寒華爲草妖或屬蜚

魏文帝黃初三年十月桃李華時文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此其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巳西郡界草皆生華結子如麥可食時帝初即位楚王瑋矯詔誅汝南王亮及太保衛瓘帝不能察今非時草結實此恆燠寬舒之罰

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文輔政事多寬略舒緩之應也

草妖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陽起建始殿伐雒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槥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疾是月物異草妖又赤祥是歲魏文帝黃初元年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阯稗草化爲稻實三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劉聰雒景耀五年宮中大槐無故自折聰厚葬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曾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劉果亡如厝言此草妖也

吳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機塞是時一夕忽開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吳尋亡而九服爲一

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生於工黃狗家依綠楸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二分又有寶菜生工吳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寶葉作平慮遂以狗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干寶曰明年平吳王濬止船正得平渚姓名顯然指事之徵也黃狗者吳以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春巳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甘

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此與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廢戮也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國亡家之象朝將爲墟也是後孫秀張林用事遂至大亂

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孫臧爲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宮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王倫篡位殲殺臧此與愍懷同妖也是月壯武國有桑化爲柏而張華遇害壯武華之封邑也

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案劉向說桑者喪也又爲哭聲求祥之甚是時京師虛羸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衛國之心四年冬季而南出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遂其衆圍而射之王公以下至衆庶死者十餘萬人又剖越棺焚其屍是敗也中原無所請命洛京亦尋覆沒桑哭之應也

六年五月無錫縣有四株桑樹相椹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景純筮延陵蝗蟲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幸釐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木生其後徐馥果作亂亦草妖也郭又以爲木不曲直其七月豫章郡有槠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與漢昌邑枯社復生同占是懷愍淪陷之徵元帝中興之應也

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劍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昔漢哀成之世並有此妖而人貌備具故其禍亦大今此但如人面而已故其變

地裂異

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枯倒六載是日忽復起生至九年五月甲戌吳縣吳雄家有死槐樹是日雨風兩起生眞漢上林苑柳起生同象初康帝爲吳王于時雖改封瑕邱而猶食吳郡爲邑是帝越正體繼國之象也曲阿先亦吳地象見吳邑雄之舍又天意乎

哀帝興寧二年五月癸卯廬陵西昌縣修明家有僵栗樹是日忽復起生時孝武年始四歲後而哀帝崩海西卽位未幾而廢簡文越自藩王入纂大業登阼享國又不踰二年而孝武嗣統帝諱昌明識者竊謂西昌修明之祥帝諱實應焉是亦與漢宣帝同象也

海西太和九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者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寡久之葉將集危亡之地邪是時張天錫稱雄於涼州尋而降苻堅

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郡綱緣縣枯樹斷折忽然自立相屬京房易傳曰臣乘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專木仆反立是時正道多僻其後張夫人專寵及帝崩兆庶歸咎張氏焉

安帝元興三年荊江二州界竹生實如麥

義熙二年九月揚武將軍晉士陳董家有苦蕒菜莖高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厚二寸亦草妖也此殆與吳終同象識者以爲苦蕒者賈勤苦也自後歲歲征討百姓勞苦是賈苦也十餘年中蜚泓滅兵始戢是苦蕒之應也

義熙中宮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蔌藜亦草妖也蔌藜有刺不可踐而行生宮牆及馳道天戒若曰人君不聽政雖有宮室馳道若空廢也故生蔌藜

羽蟲之孽

魏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有鵁鶄鳥集靈芝池按劉向說此羽蟲之孽又青祥也昭曰此詩人所謂污澤者也賈誼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哉其搏擊天下俊傑茂才翻行君子以答賈人之刺於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廢棄此所謂親妖知懼者也然猶不能優容亮直而多聽偏私矣京房易傳曰群退有德厥妖水鳥集于國井

黃初元年未央宮中又有燕生鷹口爪俱赤此與商紂宋隨同象

景初元年又有燕生巨鷇於衛國李豐家形若鷹吻似燕此羽蟲之孽又赤眚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室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禿鶖爲集鄴宮文昌殿後池明年魏武王薨

魏文帝黃初三年又集雒陽芳林園池七年又集其夏文帝崩

景初末又集芳林園池已前再至輒有大喪帝惡之其明年帝崩

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是時諸葛亮連年勤衆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頗喪徒旅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過渭又其應乎此與漢時楚國烏鬬墮泗水相類矣

景初元年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雜色此羽蟲之孽又白黑祥也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戒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不可不深慮於是帝改顏動色

吳孫權赤烏十二年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權使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按劉歆說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是時權意溢德衰信讒好殺二子將危將相俱殆親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廢魯王霸賜死朱據左遷陸議憂卒是其應也東館典教之府墮東館又天意乎

吳孫權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有鵲巢其帆檣和故官僚聞之皆憂慘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是後果不得免

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吳人以爲鳳皇明年改元爲五鳳

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云政道衰缺無以致鳳乃羽蟲孽耳孫亮未有德政孫皎驕暴方甚此與桓帝同事也按瑞應圖大鳥似鳳而爲孽者非一宜皆是也

孫皓建衡三年，西苑言鳳皇集，以之改元，義同於亮。

武帝泰始四年八月，有翟雉飛上閶闔門。天戒若曰，閶闔門非雉所止，猶殷宗雉登鼎耳之戒也。

惠帝永康元年，趙王倫既篡，京師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積日，宮西有小兒見之，遂自言曰「服留鳥」。持者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戶中，明日視之，悉不見。此羽蟲之孽。時趙王倫有目瘤之疾，言服留者，謂倫留將服其罪也。尋而倫誅。

趙王倫篡位，有鶉入太極殿，雉集東堂。天戒若曰，太極東堂皆朝享聽政之所，而鶉雉同日集之者，趙王倫不當居此位也。詩云「鶉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其此之謂乎。尋而倫誅。

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鵝出，蒼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白祥也。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為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有大鳥二，蒼黑色，翼廣一丈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殺之；其一集市北家人舍，亦獲焉。此羽蟲之孽也，又黑祥也。及閏月戊子而帝崩，後遂有蘇峻、祖約之亂。

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鵲為集殿庭，此又白祥也。是時庾亮苟違眾謀，將召蘇峻，有言不從之咎，故白祥先見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亂，宮掖焚毀，化為汙萊，此其應也。

咸康八年七月，有白鷺集殿屋。是時康帝初即位，不永之祥也。後涉再朞而帝崩。案劉向曰：「野鳥入處，宮室將空。」此其應也。

海西初以興寧三年二月即位，有野雉集于相風。此羽蟲之孽也。尋為桓溫所廢也。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鵲巢太極東頭鴟尾，又巢國子學堂西頭。十八年，東宮始成，十九年正月，鵲又巢其西門。此始與魏景初同占。學堂，風教之所聚；西頭，又金行之祥。及帝崩後，安帝嗣位，桓玄遂篡，風教乃頹，金行不競之象也。

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群鳥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烏，餘烏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唯餘骨存。此亦羽蟲之孽，又黑祥也。明年六月，猗死，此其應也。

羊禍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廄羊生無後足，此羊禍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明年，蘇峻破京都，導與帝俱幽石頭，僅乃得免，是其應也。

赤眚赤祥

公孫文懿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此赤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聲，其國滅亡。」文懿尋為魏所誅。

吳戍將鄧喜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近赤祥也。後人白喜謀北叛，闔門被誅。京房易傳曰：「山見葆，江于邑，邑有兵，狀如人頭，赤色。」

武帝太康五年四月壬子，會稽國池水變赤如血。七年十月，河陰有赤雪二頃。此赤祥也。是後四載而帝崩，王室遂亂。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祥也。至元康末，窮凶極亂，僵屍流血之應也。干寶以為，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是其應也。

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夫政刑舒緩，則有常燠赤祥之妖。此歲正月，送愍懷太子幽于許宮。天戒若曰，不宜緩恣姦人，將使太子冤死。惠帝愚眊不寤，是月，愍懷遂斃。於是王室成釁，禍流天下。淖齒殺齊湣王日，天雨血霑衣，天以告也。此之謂乎！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下有惡心，不出三年，無其宗。」又曰：「佞人祿，功臣戮，天雨血。」

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　四年十二月景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揚聲北伐，伯以督運稽留及役使贓罪，依軍法戮之。其息訴稱，督運事訖，無所稽乏，受賕役使，罪不及死。兵家之勢，先聲後實，實是屯戍，非為征軍。自四年已來，運漕稽停，皆不以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及有司直彈劾眾官，元帝不問，遂

頻旱三年千寶以爲冤氣之應也郭景純曰血者水類同屬於坎坎爲法象水平潤下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徵也

劉聰僞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于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旁是時劉聰納劉殷三女並爲其后天戒若曰聰既自稱劉姓三后又俱劉氏逆骨肉之親亂人倫之則隕肉諸妖其實亦大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絕矣

晉書卷二十八

晉書卷二十八考證

五行志中貨物者以爲鬼神卽僞顚倒舁之○僞同顚句有誤

晉書卷二十八考證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擘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珍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傷聽不聰下情隔塞則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咸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慄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擘而龜能爲擘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擘也於易坎爲水爲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也一曰寒歲豕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痾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珍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有介蟲之孽也烝徵之恆寒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草皆恆寒之罰也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蝗罰過深當燠而寒盡六日亦爲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飛禽過八始去茲謂傷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而出戰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閉蓄不予厥咎壅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傷穀按劉向說陳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校事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隕霜同應班固書九月二日陳壽言朔皆明未可以傷穀也壹後亦伏誅京房易傳曰與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疇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雪風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實聖睿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膜間不殺而誅茲謂虐其霜反在草下　四年七月雨雹又隕霜按劉向說雹者陰脅陽也是時呂壹作威用事誣毀重臣排陷無辜自太子登以下咸患毒之而壹反復封侯鄧夫與春秋時公子遂專任雨雹同應也漢安帝信讒多殺無辜亦雨雹晉仲舒曰凡雹皆爲有所脅行專壹之政故也

赤烏四年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是年夏全琮等四將軍攻略淮南襄陽戰死者千餘人其後權以魏邪數貴讓陸瑁瑁憤毒致卒與漢景武大雪同事　十一年四月雨雹是時權聽讒將危太子其後朱據屈見以迕意雖導陳正陳象以忠諫族誅而太子終廢此有德遭險誅罰過深之應也

武帝太始六年冬大雪七年十二月又大雪明年有步闡楊肇之敗死傷甚衆不聽之罰也　九年四月辛未隕霜是時賈充親黨比周用事與魯定公漢元帝時隕霜同應也

咸寧三年八月平原安平上黨泰山四郡霜害三豆是月河間暴風寒冰郡國五隕霜傷穀是後大舉征吳馬隆又帥精勇討涼州　五年五月丁亥鉅鹿魏郡雨雹傷禾麥辛卯扈門雨雹傷秋稼六月庚戌汲郡廣平陳留滎陽雨雹景辰又雨雹隕霜傷秋麥千三百餘頃壞屋百二十餘間癸亥安定雨雹七月景申魏郡又雨雹閏月壬子新興又雨雹八月庚子河南河東弘農又雨雹滎傷秋稼三豆

太康元年三月河東高平霜雹傷桑麥四月河南河內河東魏郡弘農雨雹傷麥豆是月庚午蟲內縣二及東平范陽雨雹癸酉蟲內縣五又雨雹五月東平平陽上黨扈門濟南雨雹傷禾麥三豆是時王濬有大功而楷戚互加陷抑帝從容不斷陰脅陽之應也　二年二月辛酉隕霜千濟南項邪傷麥壬申項邪雨雹傷麥三月甲午河東隕霜害桑五月景戌城陽章武項邪傷麥庚寅河東樂安東平濟陰弘農濮陽齊國頓丘魏郡河內汲郡上黨雨雹傷禾稼六月郡國十七雨雹七月上黨雨雹　三年十二月大雪　五年七月乙卯中山東平雨雹傷秋稼甲辰中山雨雹九月南安大雪折木　六年二月東海隕霜傷桑麥三月戊辰齊郡臨淄長廣不其等四縣樂安梁鄒等八縣項邪臨沂等八縣河間易城等六縣高陽北新城等四縣隕霜傷桑麥六月梁陽汲郡扈門雨雹　八年四月齊國天水二郡隕霜十二月大雪　九年正月京都大風雨雹發屋拔木四月龍西隕霜　十年四月郡國八隕霜

惠帝元康二年八月沛及梁陰雨雹　三年四月梁陽雨雹六月弘農閿鄉雨

陰又雨雹深三尺是年賈后凶淫專恣與春秋魯桓夫人同事陰氣盛也　五年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十二月丹陽建鄴雨雹是月丹陽建鄴大雪　六年三月東海隕雪殺桑麥　七年五月魯國雨雹七月秦雍二州隕霜殺稼也　九年三月旬有八日河南滎陽潁川隕霜傷禾五月雨雹是時賈后凶躁滋甚及冬遂廢愍懷

永寧元年七月襄城河南雨雹十月襄城河南高平平陽又風雹折木傷稼

光熙元年閏八月甲申朔霰雪劉向曰盛陽雨水湯熱陰氣脅之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陽氣薄之則散而爲霰今雪非其時此聽不聰之應是年帝崩

孝懷帝永嘉元年十二月冬雪平地三尺　七年十月庚午大雪

元帝太興二年三月丁未成都風雹殺人　三年三月海鹽雨雹是時王敦陵上

永昌二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雨

明帝太寧元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雪　二年四月庚子京都大雨雹燕雀死　三年三月丁丑雨雪癸巳隕霜四月大雨雹是年帝崩尋有蘇峻之亂

成帝咸和六年三月癸未雨雹是時帝幼弱政在大臣　九年八月成都大雪是歲李雄死

咸康二年正月丁巳皇后見于太廟其夕雨雹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是時政在將相陰氣盛也劉向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穆帝永和三年八月冀方大雪人馬多凍死　五年六月臨漳暴風震電雨雹大如升　十年五月涼州雪明年八月張祚袍罕護軍張瓘帥宋混等攻滅祚更立張曜靈弟玄靚京房易傳曰夏雪戒臣爲亂此其亂之應也　十一年四月壬申朔霜十二月戊午雷己未雪是時帝幼母后稱制政在大臣陰盛故也

升平二年正月大雪

海西太和三年四月雨雹折木

孝武太元二年四月己酉雨雹十二月大雪是時帝幼政在將相陰之盛也　十二年四月己丑雨雹　二十年五月癸卯上虞雨雹　二十一年四月丁亥雨雹是時張夫人專幸及帝暴崩兆庶尤之十二月連雪二十三日是時嗣主幼沖冢宰專政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乙卯雨雹是秋王恭殷仲堪稱兵內侮終皆誅之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酷寒過甚是時桓玄篡位政事煩苛識者以爲朝政失在舒緩玄則反之以酷按劉向曰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此之謂也　三年正月甲申霰雪又雷雷霰同時皆失節之應也四月景午江陵雨雹是時安帝蒙塵

義熙元年四月壬申雨雹是時四方未一鉦鼓日戒　五年三月己亥雪深數尺五月癸巳溧陽雨雹九月己丑廣陵雨雹明年盧循至蔡州　六年正月景寅雪又雷五月壬申雨雹　八年四月辛未朔雨雹六月癸亥雨雹大風發屋是秋誅劉蕃等　十年四月辛卯雨雹

雷震

魏明帝景初中洛陽城東橋城西洛水浮橋桓楹同日三處俱時震尋又震西城上候風木飛鳥時勞役大起帝尋晏駕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震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桓楹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朔大風震電是月又雪雨義同前說亮終廢

武帝太康六年十二月甲申朔淮南郡震電　七年十二月己亥毗陵雷電南沙司鹽都尉戴亮以聞　十年十二月癸卯廬江建安雷電大雨

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震崇陽陵標西南五百步標破爲七十片是時賈后陷害鼎輔寵樹私戚與漢桓帝時震憲陵寢同事也后終誅滅

永興二年十月丁丑雷震

懷帝永嘉四年十月震電

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會稽大雨震電己巳夜赤氣曜於西北是夕大雨震電庚午大雪按劉向說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今此月震電者陽不閉藏也既發洩而明日便大雪皆失節之異也是時劉聰僭號平陽李雄稱制於蜀九州幅裂西京孤微爲君失時之象也赤氣赤祥也

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暴雨雷電　永昌二年七月庚子朔雷震太極殿柱十二月會稽吳郡雷震電

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己巳會稽郡大雨震電　三年六月辛卯臨海大雷破郡府內小屋柱十枚殺人九月二日壬午立冬會稽雷電　四年十一月吳郡會稽大震電

穆帝永和七年十月壬午雷雨震電

升平元年十一月庚戌雷乙丑又雷　五年十月庚午雷發東南方

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甲寅雷震含章殿四柱幷殺內侍二人　十年十二月雷擊在南方　十四年七月甲寅雷震燒宣陽門西柱

安帝隆安二年九月壬辰雷雨

元興三年永安皇后至自巴陵將設儀導入宮天雷震人馬各一俱殪焉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方疾風發癸丑雷六月景寅雷震太廟破東鴟尾徹柱又震太子西池合堂是時帝不親蒸嘗故天震之明閉宗廟也西池是明帝爲太子時所造次故號太子池及安帝多病患無嗣故天震之明無後也

六年正月景寅雷又雷十二月壬辰大雷　九年十一月甲戌雷乙亥又雷

鼓妖

惠帝元康九年三月有鼈若牛出許昌城十二月廢愍懷太子幽于許宮明年賈后遣黃門孫慮殺太子鼈以藥杵擊聞于外是其應也　蘇峻在歷陽外營將軍鼓自鳴如人弄鼓者峻手自破之曰我鄉土時有此則城空矣俄而作亂爽滅此鼓不鳴之罰也　石季龍末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石趺上忽鳴聲聞四十里季龍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四脚尋而季龍死

孝武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朔東北方有聲如雷按劉向說以爲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無雲而雷此君不恤於下下人將叛之象也及帝崩而天下漸亂

孫恩桓玄交陵京邑　吳興長城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面運三尺許下有聲石爲足鳴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至安帝隆安中大鳴後有孫恩之亂

魚孽

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上此魚孽也王肅曰魚生於水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弃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千寶又以爲高貴鄉公兵禍之應二說皆與班固言同

武帝太庫中有鯉魚二見武庫屋上干寶以爲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兵類也魚既極陰屋上太陽魚見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至惠帝初誅楊駿廢太后矢交館閉元康末賈后譖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閒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搆矣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蝗蟲

春秋螽劉歆從介蟲之孽與魚同占

魏文帝黃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人飢按蔡邕說蝗者在上貪苛之所致也是時孫權緯順帝因其有西陵之役舉大衆襲之權遂背叛也

武帝泰始十年六月蝗是時荀賈任政疾害公直

惠帝永寧元年郡國六蝗

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幷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馬毛氈皆盡是時天下兵亂漁獵黔黎存亡所繫惟司馬越苟睹而已競爲暴刻經略無章故有此孽

愍帝建興四年六月大蝗去歲劉曜頻攻北地馮翊麴允等悉衆御之牽羝劉曜所破西京遂擾　五年帝在平陽司冀青雍蝗

元帝太興元年六月廣陵合鄉蝗害禾稼乙未東莞蝗蟲綴廣三百里害苗稼七月東海彭城下邳臨淮四郡蝗蟲害禾豆八月冀青徐三州蝗食生草盡至于二年是時中州治寇亂滋甚也　二年五月淮陵臨淮淮南安豐廬江等五郡蝗蟲食秋麥是月癸丑徐州及揚州江西諸郡蝗吳郡百姓多餓死是年王敦幷領荊州討暴之費自此興矣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八月兗州蝗是時慕容氏逼河南征戍不已故有斯孽

十六年五月飛蝗從南來集堂邑縣界害禾稼是年春發江州兵營甲士二千人廩口六七千配護軍及東宮後尋散亡殆盡又邊將連有征役故有斯孽

豕禍

吳孫皓寶鼎元年，野豕入右大司馬丁奉營此豕禍也後奉見逼攻殺陽無功而反皓怒斬其導軍及舉大衆北出奉及蕩寇等相謂曰若至華里不得不各自還也此謀泄奉時雖已死皓追討殺陽亭殺其子溫宋陽皆遠徙豕禍之應也

懷帝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兩頭而不活，圍殺取而觀之，時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衆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勿生事利之謀，將自致傾覆也，周馥不悟，遂欲迎天子，令諸侯俱爲元帝所敗，是其應也。石勒亦尋渡淮，百姓死者十有其九。

元帝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此聽不聰之罰，又所任邪也，是後有劉隗之變。

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人家豭豕產兩子，而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危且亂，今此豭豕而產異之甚者也。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都有豚一頭二脊八足，十三年，京都人家豕產子一頭二身八足，並與建武同妖也，是後宰相沉酣不恤朝政，近習用事，漸亂國綱，至於大壞也。

黑眚黑祥

孝懷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氣四塞，近黑祥也，帝尋淪陷，王室丘墟，是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己巳朔，黑霧著人如墨，壞夜五日乃止，此近黑祥也，其四年帝降劉曜。

元帝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蔽天，日月無光，十一月，帝崩。

火沴水

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魯國池水皆赤如血，按劉向說，近火沴水，聽之不聰之罰也，京房易傳曰，君淫於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水流赤。

穆帝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青火，四年四月，姑臧澤水中又有火，此火沴水之妖也，明年，張天錫殺中護軍張祕，專擅政之人也。

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唐臨平湖水赤，桓玄竊吳郡，使盲開除以爲己瑞，俄而桓玄敗。

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痛，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思心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霧無識，故其咎霧也，兩旱寒燠亦以風爲本，四氣皆亂，故其罰恆風也，恆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天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霧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爲妖，若脂夜汙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晝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溫而風則生蝗螣，有裸蟲之孽，劉向以爲於易巽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色也，土爲內事，謂女孽也，於易坤爲土，爲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心氣戾，故有牛禍，一曰牛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病，土色黃，故有黃眚黃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故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非一術氣所沴明其異大也，其極凶短折者，順之其稽曰考終命，劉歆思心傳曰，時有羸蟲之孽，謂蝗螣之屬也。

庶徵恆風

魏齊王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風，數十日，發屋折樹，十二月戊午晦，尤甚，動太極東廂。

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風，發屋折樹木，昏塵蔽天，按晉輿說此爲時刑大臣執政之憂也，是時曹爽區霸自專，驕僭過度，天戒數見，終不改革，此恩心不專恆風之罰也，後晦旬而爽等誅，誠京房易傳曰，衆逆同惡，至傳乃潛，厥異風，其風也行不無物，不興則小而傷，政悖德貪，茲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茲謂耗，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壞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發發屋，賦斂不理，茲謂猛，厥風絕紀，止即温，温即暴，後事討利，茲謂

不就厥風疾而樹不搖穀不成辟不思道利茲謂無澤厥風不搖木旱無雲傷禾
公常於利茲謂亂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棄正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
起害有益人之物侯不朝茲謂叛厥風無恆地變赤雨殺人
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
碑蹉動吳城兩門飛落按華覈對役繁賦重區霧不容之罰也明年權薨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丙申大風震電是歲魏遣大眾三道來攻諸葛恪破其
東興軍二軍亦退明年恪又攻新城喪眾大半還伏誅
孫休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是時孫綝一門五侯權傾
吳主風霧之災與漢五侯丁傅同應也十二月丁卯夜有大風發木揚沙明日
綝誅
武帝泰始五年五月辛卯朔廣平大風折木
咸寧元年五月下邳廣陵大風壞千餘家折樹木其月甲申廣陵司吾下邳大
風折木　三年八月河間大風折木
太康二年五月濟南暴風折木傷麥六月高平大風折木發壞邸閣四十餘區
七月上黨又大風傷秋稼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風　九年正月京都風雹發
屋拔樹後二年宮車晏駕
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大風雨拔木　五年四月庚寅夜暴風城東渠波浪殺人
七月下邳大風壞廬舍九月鴈門新興太原上黨災風傷稼明年氐羌反叛大
兵西討　九年六月飈風吹賈謐朝服飛數百丈明年謐誅十一月甲子朔京
都連大風發屋折木十二月愍懷太子廢幽于許昌
永康元年二月大風拔木三月愍懷被害己卯喪柩發許昌還洛是日又大風
雷電幃蓋飛裂四月張華第舍飈風起折木飛繒折軸六七是月華遇害十一
月戊午朔大風從西北來折木飛沙石六日止明年正月趙王倫篡位
永寧元年八月郡國三大風
永興元年正月乙丑西北大風
趙王倫建始元年正月癸酉趙王倫祠太廟災風暴起塵四合其年四月倫伏
誅
元帝永昌元年七月丙寅大風拔木屋瓦皆飛八月暴風壞屋拔御道柳樹百
餘株其風縱橫無常若風自八方來者是時王敦專權害尚書令刁協僕射周
顗等故風縱橫若非一處也此臣易上政諸侯不朝之罰也十一月宮車晏駕
成帝咸康四年三月壬辰成都大風發屋折木四月李壽襲殺李期自立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寅晉陵吳郡災風
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策立皇后何氏是日疾風後桓玄篡位乃降后為零
陵縣君不寧之罰也　五年正月戊午朔疾風
海西公太和六年二月大風迅急是年被廢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都大風火大起是時桓溫入朝志在陵上帝又幼少
人懷憂恐斯不寧之徵也　三年三月戊申朔暴風迅起從丑上來須臾逆轉
從子上來飛沙揚礫
太元二年二月乙丑朔暴風折木閏三月甲子朔暴風疾雨俱至發屋折木
三年六月長安大風拔苻堅宮中樹其後堅再南伐遂有淝水之敗身戮國亡
四年八月乙未暴風揚沙石　十二年正月壬午夜暴風七月甲辰大風折
木　十三年十二月己未大風晝晦其後帝崩而諸侯違命權奪於元顯禍成
於桓玄是其應也　十七年六月乙未大風折木
安帝元興二年二月夜大風雨大航門屋瓦飛落明年桓玄篡位由此門入
三年正月桓玄出遊大航南飄風飛其輧蓋經三月而玄敗歸江陵五月江
陵又大風折木是月桓玄敗於崢嶸洲身以屠裂十二月丁酉大風江陵多死
者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風起　五年閏十一月丁亥大風發屋明年
盧循至蔡州　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樹幾百年也并吹琅邪揚州二
射堂倒壞是日盧循大艦漂沒甲戌又風發屋折木是冬王師南討　九年正
月大風白馬寺浮圖刹柱折壞　十年四月己丑朔大風拔木六月辛亥大風
拔木七月淮北大風壞廬舍明年西討司馬休之

夜妖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景帝討毋丘儉大風晦暝行者皆頓伏近夜妖也劉向曰正晝而暝陰爲陽臣制君也

元帝景元三年十月京都大風晝晦此夜妖也班固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劉向春秋說云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令專事暝晦公室卑矣魏晁此妖晉有天下之應也

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辛卯晝昏至于庚子此夜妖也後年劉曜寇洛川王師頻爲賊所敗帝蒙塵于平陽

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大風晦暝其後帝崩而諸侯連命干戈內侮權奪於元顯禍成於桓玄

羣蟲之孽

京房易傳曰臣安祿位苟謂貪厥災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莖蔽惡生孽蟲食心

武帝咸寧元年七月郡國螟九月青州又螟是月郡國有青蟲食其禾稼四年司冀兗豫荊揚郡國二十螟

太康四年會稽彭蜞及蟹皆化爲鼠甚衆復大食稻爲災

九年八月郡國二十四螟九月蟲又傷秋稼是時帝聽讒諛寵任賈充楊駿故有蟲螟之災不絀無德之罰

惠帝元康三年九月秦方等六縣螟食禾葉盡

永寧元年七月梁益涼三州螟是時齊王冏執政貪苛之應也

永寧元年十月南安巴西江陽太原新興北海青蟲食禾葉甚者十傷五六十二月郡國六螟

牛禍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近牛禍也是時帝多疾病深以後事爲念而託付不以至公忌諸亂之應也按師曠曰怨讟動於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又其義也京房易傳曰殺無罪牛生妖

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俊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略江夏騁爲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京房易數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易明氣框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談言時天子諸侯不以惠下爲務又其應也

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陳門才牛生犢一體兩頭按京房易傳言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也是時愍帝蒙塵於平陽羣爲逆胡所殺元帝卽位江東天下分爲二是其應也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按司馬彪說兩頭者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其後王敦等亂政此其祥也　四年十二月郊牛死按劉向說春秋郊牛死曰宣公區霧昏亂故天不饗其祀今元帝中興之業實王導之謀也劉隗探會上意以得親幸導見疎外此區霧不審之禍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護軍牛生犢兩頭六足是冬蘇峻作亂　七年九德人袁榮家牛產犢兩頭八足二尾共身

桓玄之國在荊州諸刺史殷仲堪行至鵲穴逢一老公驅青牛形色瓌異桓玄卽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經溪駿駛非常恩驚飲牛牛逕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覘守經日無所見於後玄敗被誅

黃眚黃祥

晉劉備章武二年東伐二月自秭歸進屯夷道六月秭歸有黃氣見長十餘里廣數十丈後踰旬備爲陸遜所破近黃祥也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秦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更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顧而死卽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按班固說此黃祥也是時曹爽專政競

爲比周故風作蒙也

惠帝元康四年十二月大霧帝時昏眊政非已出故有區霧之妖

元帝太興四年八月黃霧四塞埃氛蔽天

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貫天日無光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癸巳黃霧四塞二月又黃霧四塞是時王敦擅權謀逆愈甚

穆帝永和七年三月涼州大風拔木黃霧下塵是時張重華納讒出謝艾爲酒泉太守而所任非其人至九年死嗣子見殺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聞善不予茲謂不知厥異黃厥咎聾厥災不嗣黃者有黃濁氣四塞天下蔽賢絕道災至絕世也

孝武太元八年二月癸未黃霧四塞是時道子專政親近佞人朝綱方替

安帝元興元年十月景申朔黃霧昏濁不雨是時桓玄謀逆之應

義熙五年十一月大霧　十年十一月又大霧是時帝室衰微臣下權盛兵及土地略非君有此其應也

地震

劉向曰地震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曰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人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

吳孫權黃武四年江東地連震是時權受魏爵命爲大將軍吳王改元專制不修臣跡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搖政宮大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丘陵涌水出劉向並云臣下強盛將動而爲害之應也

魏明帝青龍二年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來隱隱有聲搖屋瓦

景初元年六月戊申京都地震是秋吳將朱然圍江夏荊州刺史胡質擊退之又公孫文懿叛自立爲燕王改年置百官明年討平之

吳孫權嘉禾六年五月江東地震

赤烏二年正月地再震是時呂壹專事步騭上疏曰伏聞校事吹毛求瑕趣欲陷人成其威福無罪無辜橫受重刑雖有大臣不見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地連震動臣下專政之應也冀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壹後卒敗

魏齊王正始二年十一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十二月魏郡地震　六年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是時曹爽專政遷太后于永寧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連年地震是其應也

吳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江東地仍震是時權聽讒將黜朱據廢太子

蜀劉禪炎興元年蜀地震是時宦人黃皓專權按司馬彪說閹官無陽施猶婦人也皓見任之應與漢和帝時同事也是冬蜀亡

武帝泰始五年四月辛酉地震是年冬新平氐羌叛明年孫皓遣大衆入渦口

七年六月景申地震

咸寧二年八月庚辰河南河東平陽地震　四年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

太康二年二月庚申淮南丹陽地震　五年正月朔壬辰京師地震　六年七月己丑地震　七年七月南安犍爲地震八月京兆地震　八年五月壬子建安地震七月陰平地震九月丹陽地震　九年正月會稽丹陽吳興地震四月辛酉長沙南海等郡國八地震七月至于八月地又四震其三有聲如雷九月臨賀地震十二月又震　十年十二月己亥丹陽地震

太熙元年正月地又震武帝世始於賈充終於楊駿阿黨昧利苟竊朝權至于末年所任轉弊故頻年地震過其序也終喪天下

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辛酉京都地震此夏賈后使楚王瑋殺汝南王亮及太保衛瓘此陰道盛陽道微故也　四年二月上谷上庸遼東地震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壽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八月上谷地震水出殺百餘人十月京都地震十一月滎陽襄城汝陰梁國南陽地皆震十二月京都又震是時賈后亂朝終至禍敗之應也漢鄧太后攝政時郡國地震李固以爲地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此同事也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厥妖

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强又曰陰背陽則地裂父子分離夷羌叛去
元康五年五月丁丑地震六月金城地震　六年正月丁丑地震　八年正月
景辰地震
太安元年十二月地震時齊王冏專政之應　二年十二月景辰地震是時長
沙王乂專政之應也
孝懷帝永嘉三年十月荆襄二州地震時司馬越專政　四年四月兗州地震
五月石勒寇汲郡執太守胡寵遂南濟河是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四月甲辰地震　三年六月丁卯長安又地震是時主幼權傾
於下四方雲擾兵亂不息之應也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涌水出十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涌水
出山崩干寶以爲王敦陵上之應也　二年五月己丑祁山地震山崩殺人是
時相國南陽王保在祁山稱晉王不終之象也　三年四月庚寅丹陽吳郡晉
陵又地震
成帝咸和二年二月江陵地震三月益州地震四月己未豫州地震是年蘇峻
作亂　九年三月丁酉會稽地震
穆帝永和元年六月癸亥地震是時嗣主幼沖母后稱制政在臣下所以連年
地震　二年十二月地震　三年正月景辰地震九月地又震　四年十月己
未地震　五年正月庚寅地震是時石季龍僭即皇帝位亦連其序也　九年
八月丁酉京都地震有聲如雷　十年正月丁卯地震聲如雷雞雉皆鳴呴
十一年四月乙酉地震五月丁未地震
升平二年十一月辛酉地震　五年八月涼州地震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甲戌地震是時政在將相人主南面而已
興寧元年四月甲戌揚州地震湖瀆溢　二年三月庚寅江陵地震是時桓溫
專政
海西公太和元年二月涼州地震水涌是海西將廢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辛未安成地震是年帝崩

孝武帝寧康元年十月辛未地震　二年二月丁巳地震七月甲午涼州地又
震山崩是時嗣主幼沖權在將相陰盛之應
太元二年閏三月壬午地震五月丁丑地震　十一年六月己卯地震是後緣
河諸將連歲兵役人勞之應也　十五年二月己酉朔夜地震八月京都地震
十二月己未地震　十七年六月癸卯地震十二月己未地又震是時群小弄
權天下側目　十八年正月癸亥朔地震二月乙未夜地震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震九月癸丑地震是時幼主沖昧政在臣下
義熙四年正月壬子夜地震有聲十月癸亥地震　五年正月戊戌夜尋陽地
震有聲如雷明年盧循下　八年自正月至四月南康廬陵地四震明年王旅
西討荆益　十年三月戊寅地震　山崩地陷裂
吳孫權赤烏十三年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按劉向說山
陽君也水陰百姓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其所與春秋梁山崩漢齊
楚衆山發水同事也夫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吳雖稱帝其
實列國災發丹陽其天意矣劉歆以爲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後二年
而權薨又二十六年而吳亡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太行山崩此魏亡之徵也其冬晉有天下
武帝泰始三年三月戊午大石山崩　四年七月泰山崩墜三里京房易傳曰
自上下者爲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聖王受命人君虜及帝晏駕而祿去王
室惠皇懷愍二帝俱辱虜庭淪胥於北元帝中興於南此其應也
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　六年十月南安新興山崩涌水出　七年二月
朱提之大瀘山崩震壞郡舍陰平之仇池崖隕　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
五尺深數丈中有破船
惠帝元康四年蜀郡山崩殺人五月壬子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壞地陷方三十
丈殺人六月壽春大雷山崩地坼人家陷死上庸郡亦如之八月居庸地裂廣
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水出大飢上庸四處山崩地墜廣三十丈長百三十丈
水出殺人皆賈后亂朝之應也

太安元年四月西城崩

懷帝永嘉元年三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　二年八月乙亥鄴城城無故自壞七十餘丈司馬越惡之還于濮陽此見沙之異也越卒以陵上受禍　三年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三所廣三丈長三百餘步京房易傳曰地拆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其後司馬越苟晞交惡四方牧伯莫不離散王室遂亡　三年十月宜都夷道山崩　四年四月湘東酃縣石山崩

元帝太興元年二月廣陵海陵武昌西陽地震山崩　二年五月邾山地震山崩殺人　三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黃數千斤時王敦陵傲帝優容之示含養福朝也　四年八月常山崩水出神泥盈溢大木傾拔

成帝咸和四年十月榮桑廬山西北崖崩十二月劉胤為郭默所殺

穆帝永和七年九月崤平榮陽二陵崩　十二年十一月遣散騎常侍車壇修崤平陵開掘道崩壓殺數十人

升平五年二月南掖門馬足陷地得鐘一有文四字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丁丑浩壁山崩發天鼓亡徹也

安帝義熙八年三月壬寅山陰地陷方四丈有聲如雷　十年五月戊寅西明門地穿湧水出毀門扇及限此水沴土也　十一年五月霍山崩出銅鐘六枚　十三年七月漢中城固縣水涯有聲若雷既而岸崩出銅鐘十有二枚

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閑賈謐齋屋柱陷入地壓碎牀幔此木沴土土失其性不能載也明年謐誅滿

光熙元年五月范陽國地燃可以爨此火沴土也是時種業征伐自諸侯出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毛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五事皆失不得其中不能立萬事失在毛物故其咎毛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潤於天天氣亂故其罰恆陰一曰上失中則下彊威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威陽動進極疾種眷而大射以順陽氣上微弱則下奮擊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陰陽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為君為任用而強力君氣毀故有馬禍一曰馬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篡殺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痾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為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貿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為文算算之意也劉歆皇極傳曰有下體生於上之痾說以為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為痾云

恆陰

吳孫亮太平三年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是時將誅孫綝謀泄九月戊午綝以兵圍宮殿亮為會稽王此恆陰之罰也

吳孫皓寶鼎元年十二月太史奏久陰不雨將有陰謀孫皓嘗懼時陸凱等謀因其謁廟廢之及出留平領兵前驅凱先語平平不許是以不果皓既舉虛輦下多被具國終至降亡

射妖

蜀車騎將軍鄧艾征涪陵見玄猿緣山手射中之攝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艾曰嗚呼連物之性其將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一曰猿母抱子芝射中之子為拔箭取木葉塞創芝救息投誓水中自知當死

恭帝為琅邪王好音戲常閑一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箭死左右有諫者曰馬國姓也今射之不祥於是乃止而馬已被十許箭矣此蓋射妖也俄而禪位於宋為

龍蛇之孽

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凡瑞興非時則為妖孽況困于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干寶曰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主廢興之應也魏土運青木色而不勝于金黃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君德運內相克伐也故高貴鄉公卒敗于兵按劉向說龍黃象而困井中諸侯將有幽執之禍也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應高貴鄉公著潛

龍詩即此旨也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

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六月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 二年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 三年黃龍青龍俱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元帝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容縣井中 三年二月龍見軹縣井中

吳孫晧天冊中龍乳於長沙人家啖雞雛京房易妖曰龍乳人家王者為庶人其後晧降晉

武帝咸寧二年六月景午白龍二見于九原井中

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寮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降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應受嘉祥遂不賀也孫盛曰龍水物也何與於人子產言之當矣但非其所處實為妖災夫龍以飛翔顯見為瑞今則潛伏幽處非休祥也漢惠帝二年兩龍見蘭陵井中本志以為其後趙王幽死之象武庫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寶藏也屋宇邃密非龍所處是後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竊神器二逆皆字曰龍此之表異為有證矣

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羌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此亦皇之不建於是帝竟淪沒 呂纂末龍出東廂井中到其殿前蟠臥比旦失之俄又有黑龍升其宮門纂咸以為美瑞或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今而屢見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後纂果為呂超所殺

武帝咸寧中司徒府有二大蛇長十許丈居聽事平橑上而人不知但數年怪府中數失小兒及豬犬之屬後有一蛇夜出被刃傷不能去乃覺之發徒攻擊移時乃死夫司徒五教之府此皇極不建故蛇孽見之漢靈帝時蛇見御座楊賜云為帝溺於色之應也魏代宮人猥多晉又過之燕遊是湎此其孽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也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負二小蛇入城北門逕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不見天戒若曰昔漢景王有定傾之功而不厲節忠慎以至失職奪功之辱今齊王冏不寤雖建興復之功而驕陵取禍此其徵也

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妖曰蛇見於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 馬禍

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按劉向說曰此兵象也及帝晏駕之後王室毒於兵禍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呂氏春秋曰人君失道馬有生角及惠帝踐阼昏愚失道又親征伐成都是其應也

惠帝元康八年十二月皇太子將釋奠太傅趙王倫驂乘至南城門馬止力士推之不能動倫入軺車乃進此馬禍也天戒若曰倫不知義方終為亂逆非傅導行禮之人也 九年十一月戊寅忽有牡騂馬驚奔至廷尉訊堂悲鳴而死天戒若曰愍懷冤死之象也見廷尉訊堂其天意乎

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鳴南城門

愍帝建興二年九月蒲子縣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是時帝室衰微不絕如綫胡狄交侵兵戈日逼尋而帝亦淪陷故此妖見也

元帝太興二年丹陽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項前別生而死司馬彪說曰此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其後王敦陵上

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有馬色赤如血自宣陽門直走入于殿前盤旋走出尋逐莫知所在己卯帝不豫六月崩此馬禍又赤祥也是年張重華在涼州將誅其西河相張祚廄馬數十匹同時悉無後尾也

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馬生角刺史郭銓送示桓玄按劉向說曰馬不當生角猶玄不當舉兵向上也玄不寤以至夷滅 石季龍在鄴有一馬尾有燒狀入其中陽門出顯陽門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術者佛圖澄歎曰災其及矣逾年季龍死其國遂滅

人痾

魏文帝黃初初清河宋士宗母化爲龜入水

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曲丘奚農女死復生時又有開周世冢得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言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人發冢破棺中有一生婦人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按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宣帝起之象也漢平帝獻帝並有此異占以爲王莽曹操之徵

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干寶曰此與漢宣帝同事烏程侯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龜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龜入坎遊戲一二日恆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輸轉自躍入于遠潭遂不復還與漢靈帝時黃氏母同事吳亡之象也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盲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著黃巾黃單衣柱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代魏

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趙王倫篡亂之象也

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顏畿病死棺斂已久家人咸夢畿謂己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遲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元海石勒僭逆遂亡晉室下爲上之應也（顏含傳作十有三年不起）

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爲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此亦劉元海石勒蕩覆天下之妖也

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除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腸便去耳是時齊王冏匡復王室天下歸功識者爲其惡之後果斬戮

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頭公入齊王冏大司馬府大呼曰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冏殺之明年十二月戊辰冏敗即甲子旬也

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干寶以爲禁庭尊秘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宮闕遂空焉

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娉葬而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彊不得已而去葬得病亡後其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秘書郎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惠帝世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粉葬而婢尚生始如瞑有頃漸覺聞之自謂再宿耳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光熙元年會稽謝真生子頭大而有斐兩蹠反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此皇之不極下人伐上之痾於是諸王有僭亂之象也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亂氣所生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倣效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曠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之作也

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葛祥婢生子爲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枕此亦人妖亂之象也　五年五月枹罕令嚴根妏產二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爲天下大兵是時帝承惠皇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爲逆胡所害此其徵也

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脩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異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之瑞也時皆哂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淪沒

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渡在揚州性亦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于時王教據上流將欲爲亂是其徵　三年十二月尚

書騎謝平妻生女墮地濊濊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項上面處如項有口齒
都連爲一胸如鼈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後二年
有石頭之敗

明帝太寧二年七月丹陽江寧侯紀妻死經三日復生

成帝咸康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僑居暨陽息女可年二十自云上天來還得
徵瑞印綬當母天下晉陵太守以爲妖收付獄至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
止車門口列爲聖人使求見天子門侯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
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今命可爲天下母奏聞卽伏誅并下晉陵誅
可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軍營督過望所領兵陳瀆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下
之母灸之愈明京都讙譁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亡去明年帝崩獻后
臨朝此其祥也

孝武帝寧康初南郡州陵女唐氏漸化爲丈夫

安帝義熙十年無錫人趙未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鬚蔚然三日而死

義熙中東陽人莫氏生女不養埋之數日於土中啼取養遂活

義熙末吳豫章人有二陽道重累生

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陽道無頭正平本下作女人形體

晉書卷二十九

晉書卷二十九考證

五行志下六月庚戌汲郡廣平陳留滎陽雨雹○監本郡誤縣滎誤榮

是年王敦并領荆州○是宋本作去

京房易傳曰聞善不予玆謂不知○臣龍官按易傳作不知諸本俱訛作有知
今從原文改正

晉書卷二十九考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志第二十

刑法

傳曰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吳戚比於幾年宜有降矣若夫窮圖擿判肖貌攸分流形播其喜怒稟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含室後刑衝樽先惠將以屏除災害引導休和取譬零瑟不忘衛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爲心也郊原布蕭軒皇有巒野之師雷環揚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乎兵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與仁羽山咸服而世屬澆偉事關攸濫政失禮儆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雖行却收鋒刃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膏肆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徽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凝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蔑彝倫道睽明慎則夏癸之虔劉百姓商辛之毒痡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與夫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囷圖如市悲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法以弔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臨之于時百姓欣然將遂交泰而奸逆情遲科隨意往獄瑕杼於闕下徙青衣於蜀路履讎裁刑傾宗致獄況乃數因於京兆之夜五日於長安之市北闕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往往而有焉而將亡之國典刑威弄刊章以急其憲遺意以寬其網桓靈之季不其然歟魏明帝時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將爲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不汙宮掖不爲播紳驚惋不爲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爲也世祖武皇帝接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統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詔書頒新法於天下海內同軌人甚安之修綱疏網稱爲簡惠仰昭天聽下獲民心遺有法而無敗德俟刑而久立及晉國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規挹其流泲江左無外憚障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弄朝權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幡迷不閑司敗晉之綱紀大亂焉

傳曰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垂象而民知禁則書所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也然則犯罪者卑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黑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投之於市與衆棄之舜命皋陶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方乎前載事既參倍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則五刑之屬三千殷因於夏有所損益周人以三典刑邦國以五聽察民情左嘉右肺事均鍼造而五刑之屬猶有二千五百焉乃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耄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司罹法或起甲兵以征不義屠戮貢職則討不朝會則誅亂煽庶則榮鑾禮刑則放

傳曰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及昭后徂穆王斯耄爰制刑辟以詰四方奸宄弘多亂離斯永則所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者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朴自茲厥後狙詐彌繁武皇帝並以爲往憲猶疑不可經國乃命車騎將軍守尚書令魯公徵求莫後刊律定篇云爾漢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光武中興留心庶獄常臨朝聽訟躬決疑事是時承離亂之後法網弛縱罪名既輕無以懲肅梁統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盡四年輕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皆減死罪一等著爲常法自是以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吏民俱失至於不軌臣愚以爲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君人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理物愛人故當爲除害理物亦當爲去亂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爲除殘去亂也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義高帝受命創約令定法律傳之後世可常施行文帝寬惠溫克遺世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舊章天下幾致升平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役數興

百姓罷弊豪桀犯禁姦吏弄法故設遁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聰明正直履道握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稱安孝成孝哀承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等猥以數年之間虧除元帝舊約穿令斷律凡百餘事或不便於政或不厭人心臣謹表取其尤妨政事害善良者傳奏如左伏惟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推時撥亂博施濟時而反因循季世末節衰微軌迹誠非所以遺初反本據元更始也願陛下宣詔有司悉舉初元建平之所穿鑿考其輕重察其化俗足以知政教所處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之無窮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以爲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不可開許統復上言曰有司猥以臣所上不可施行今臣所言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于宣帝其所施行考合經傳比方今事非隆刑峻法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意帝令尚書問狀統又對極言政刑宜改議竟不從及明帝即位常臨聽訟觀錄洛陽諸獄帝性既明察能得下姦故尚書奏決罰近於苛碎至章帝時尚書陳寵上疏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曰流宥五刑眚災肆赦帝舜命皋陶以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叢棘之聽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誤乎庶獄陛下即位率由此義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斷獄者急於榜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繁於詐欺放濫之文違本離實箠楚爲姦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夫爲政也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方今聖德充塞假於上下宜因此時隆先聖之務蕩滌煩苛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廣至德也帝納寵言決罪行刑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禁絕鉆鑽諸酷痛舊制解祆惡之禁除文致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獄法和平永元六年寵又代郭躬爲廷尉復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即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犯罪應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說各駁異刑法繁多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應經合義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爲三千與禮相應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使百姓改易視聽以成大化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寵抵罪遂寢寵子忠忠後復爲尚書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二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雖時有蠲革而舊律繁蕪未經纂集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又刪定律令以爲漢議表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執厥中俾後之人永有鑒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爲之節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瑰瑋之士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左氏云雖有姬姜不棄憔悴雖有絲麻不棄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廁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惟因萬機之餘暇遊意省覽獻帝善之於是舊事存焉是時天下將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故遼東太守崔寔大司農鄭玄大鴻臚陳紀之徒咸以爲宜復行肉刑漢朝既不議其事故無所用及魏武帝匡輔漢室尚書令荀彧博訪百官復欲申之而少府孔融議以爲古者敦厖善否區別吏端刑清一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弃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拳

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遷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恩盧穆公之霸秦隱湯之都賴魏侯之臨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弃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及魏國建陳紀子羣時爲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欲復之使羣申其父論羣深陳其便時鍾繇爲相國亦贊成之而奉常王修不同其議魏武帝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寢不行於是乃定甲子科犯欽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蠲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從半減也魏文帝受禪又議肉刑詳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時有大女劉朱攜子婦酷暴前後三婿自殺論朱滅死輸作徙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滅死之令魏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是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與廄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集類爲篇結事爲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廄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苑洪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豹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豹雖皆弃市而輕枉者相繼是時太傅鍾繇又上疏求復肉刑詔下其奏司徒王朗議又不同時議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又慶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遂議郎庾嶷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傍采漢律定爲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舊律所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寬事寬則罪漏是以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令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篇條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敘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爲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略恐猲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爲劫略律賊律有敦護詐僞蹤跡簿制囚律有詐僞生死令景有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爲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爲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廄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爲告劾律囚律有繫囚鞫獄斷獄之法與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爲篇故分爲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爲請賂律盜律有劫導強賊與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爲興擅律與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廄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又減以丁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以爲法故別爲之留律秦世舊有廢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駕騑置而無車馬律猶著其文則爲虛設故除廄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爲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爲變事令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爲驚事律盜律有逮賊界主金布律有罰贖入實以呈黃金爲價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爲償贓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繁

多宜細爲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爲免坐律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故就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爲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爲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汙瀦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鬭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讎所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毆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凶強爲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是其後正始之間天下無事於是征西將軍夏侯玄河南尹李勝中領軍曹羲尚書丁謐又追議肉刑卒不能決其文甚多不載及景帝輔政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姙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修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則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爲他族之母此爲元惡之所忽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爲永制於是有詔改定律令文帝爲晉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陳羣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本密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定法律令與太傅鄭沖司徒荀顗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頎騎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及吏部令史榮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辨囚律爲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賕詐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爲衛宮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典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爲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爲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固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爲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娉爲正不理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畢表上武帝詔曰昔蕭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孫通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爲郎中夫立功立事古今之所重宜加祿賞其詳考差敘輒如詔簡異弟子百人隨才品用賞帛萬餘匹武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而成若一體焉刑名所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眾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請賕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爲之心舌捕繫爲之手足斷獄爲之定罪名例齊其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也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爲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鬭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

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鬬皆爲賊鬬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爲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徑射不得爲過失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爲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鬬鬬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強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因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理似故縱持質似恐猲如此之比皆爲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法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敘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爲強盜不自知亡爲縛守將中有惡言爲恐猲不以罪名呵爲呵人以罪名呵爲受賕劫名其財爲持質此八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爲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爲盜贓輸入呵受爲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爲擅賦加毆擊之爲戮辱諸如此類皆爲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鬬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懽貌在聲色奸真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爲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殺怒子當爲戲怒子殺喜子當爲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謁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贓五匹以上棄市即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毆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毆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爲公爲私贓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而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使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豪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誡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故爲敕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清舉略而王法齊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遠也彌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非天下之賢聖孰能與於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彫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準法律之義焉是時侍中盧珽中書侍郎張華又表抄新律諸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兆庶有詔從之及劉頌爲廷尉頻表宜復肉刑不見省又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爲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志不聊生雖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爲盜賊豈況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輸財解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爲姦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橫肆爲法若此近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

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謂刑不制罪，法不勝姦。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為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為也，乃去其為惡之具，使夫姦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刖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塗路。有今之困，創愈可役，上準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為虛棄，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為戮，終身作誡。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為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為惡之具，此為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為姦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為不識務之甚也。臣昔常侍左右，數聞明詔，謂肉刑宜用，事便於政。願陛下信獨見之斷，使夫能者得奉聖慮，行之於今。比填溝壑，冀見太平。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耄，黔黎不屬逮者，此非為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於自非此族，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理也。暨至後世，以時嶮多難，因赦解結，權以行之，又不以寬罪人也。至今恆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非徒不積，且為惡無具則姦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於數赦，於政體勝矣。疏上，又不見省。至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獄，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頠表陳之曰：夫天下之事多塗，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擾，賴恆制而後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職，為之準局。準局既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群吏安業也。舊宮掖陵廟有水火毀傷之變，然後尚書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已。刑罰所加，各有常刑。去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于時以嚴詔所譴，莫敢據正。然內外之意，僉謂事輕責重，有違於常。會五年二月有大風，主者懲懼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日，本曹尚書有疾，權令兼出按行。蘭臺主者乃瞻望阿棟之間，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棟上瓦小邪十五處。或是始瓦時邪，蓋不足言，風起倉卒，臺官更往，太常按行，不及得周，文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臣以權兼暫出，出還便罷，不復得窮其事。而本曹據執，却問無已。臣時具加解遣，而主者畏咎，不從臣言，禁止太常，復興刑獄。昔漢氏有盜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釋之但處以死刑，曰：若侵長陵一抔土，何以復加？文帝從之。大晉垂制，深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不墳，同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尊嚴，唯毀發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踐犯損，失盡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去八年，奴聽教加誣周龍燒草，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口并命。會龍獄翻然，後得免，考之情理，準之前訓，所處實重。今年八月，陵上荊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案劾難測，搔擾驅馳，各競免負，于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牆之內，又即已滅，頻為詔旨所問，主者以詔旨使問頻繁，便責尚書不即案行，輒禁止尚書，免皆在法外。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等，皆為過當，每相逼迫，不復以理，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崇禮大臣之望。臣愚以為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產異刑之制。案行奏劾，應有定準，相承務重，體例遂虧。或因餘事，得容淺深。頠雖有此表，曲議猶不止。時劉頌為三公尚書，又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啟聞。臣竊伏惟陛下為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夫法者，固以盡理為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

敢荒人主期其事理詳匡他義誓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文則依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違情不獄聽之斷輕重雖不允人心經於凡覽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爲設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識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執斯格以查覈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爲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看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覈吏覺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求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爲制而使奉用之司必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爲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先識有盲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也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弃曲當之妙鑒而任徹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救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爲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恆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闕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貴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議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意齊法之大準也主者小吏處事無常何則無情則法從克有情則挽法積克似無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恆所組以衛其身斷當恆克世謂盡公時一曲法廻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斷而責守文如令之奏然後得爲有檢此又平法之一端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原情合聽可遵耳目識有隨時當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爲經制終年施用恆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勝者必遠有所枉故諸事能體者皆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禦以全閑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識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恆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概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爲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迺得爲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爲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待中太宰汝南王亮等以爲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隨輕重意則王憲不一人無所錯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之舉守文直筆臣吏之節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悉魏之舊漢詠蕭一之法制以法與時共變不可二令法案定而法爲議則有所閉長以爲宜如頃所啓爲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三公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尋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法也按啓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以下應復出法駁按隨事以聞也及于江左元帝爲丞相時朝廷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禮以樂善法以閑非故禮有典法有常防人之惡而無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漢創蕭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來尚矣經營智慮夷險隨時斟酌最爲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於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屬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制詣委之大官非爲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閉塞以壞成事按法蓋斷術非妙道也猶制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爲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爲駁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憲制宜令故事更立條制請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也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宣專用主者唯

當徹文據法以事爲斷耳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爲晉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殺子孫犯事將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奸生矣秦網密文峻漢興播除煩苛風移俗易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匿通其圮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是以明罰勅法先王所慎自元康以來事故荐臻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及帝即位展爲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戶彫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踐養胎之義也愚謂宜復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詔內外通議於是驃騎將軍王導太常賀循侍中紀瞻中書郎庾亮大將軍諮議參軍梅陶散騎郎張凝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也豈是漢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時蕭曹已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遽班固深論其事以爲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施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遏怒也非以殘人也所以救奸所以當罪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奸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則刖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迺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若乃毀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蹈井懸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今大晉中興遵復古典率由舊章起千載之滯義拯百殘之遺黎使皇典廢而復存斷首死而更生至義暢于三代之際遺風播乎百世之後生肉枯骨惠伸造化豈不休哉戴者乃曰死猶不懲而況於刑然人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怒爲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爲改若刑諸市朝朝夕肆戒刑者誅爲惡之永痛惡者親殘刖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顯誡以懲愚其理遠矣尚書令刁協尚書薛兼等議以爲聖上悼殘荒之遺黎傷犯死之繁衆欲行刖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則率土蒙更生之澤兆庶必懷恩以反化也今中興祚隆大命惟新誠宜弘寬法以育人然憧輩小愚蔽習亂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刖甘死者殺則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爲允尚書周顗郎曹彥中書郎桓彝等議以爲復肉刑以代死誠是聖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竊以爲刑罰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死刑而濟之肉刑平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奸習惡之徒爲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剕鼻輕其刑罰使欲爲惡者輕犯寬刑蹈罪更衆是爲輕其刑以誘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爲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爲犯輕而致囚此則何異斷刖常人以爲恩仁邪受刑者轉廣而爲非者日多踊貴屨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以殺止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爲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閉天下於是乃止咸康之世庾冰好爲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遠復存寬縱璩密自由律令無用矣至安帝元興末桓玄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建邦立法弘教穆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長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慢灑法露以流潤厲嚴霜以肅威雖復賢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人多惇誼圖像既陳則機心直載刑人在塗則不遑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爲季末澆僞設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奸況乎瞽則豈能反於善徒有酸楚之聲而無瘳俗之益至於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約科減降路塞鐘陳以之抗旨元皇所爲留愍今英輔翼贊道邁伊周誠宜明慎用刑愛人弘育申哀矜以革懼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慮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用王朝夏侯玄之旨時論多與琳之同故遂不行

晉書卷三十考證

刑法志盜越宮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贖罪七十九贖罪○監本千五百下衍七字今以上四百一十及下七十九校之則此當作千五百乃合千九百八十九之數也故刪去

晉書卷三十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 列傳第一

### 后妃上

夫乾坤定位男女殊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羲璧自夏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並列光于帝嚳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五翟之規其事可略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談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禹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肅邕宮壺侯其交泰是以哲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褒葛覃之訓從嬪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娉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於宮闈淑聲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徵坤靈贊壽丘之道終能鼎祚惟永胤嗣克昌至若儷極虧閑遠天作孽倒裳衣於袵席感朓側於弦望則龍漦結釁宗周鞠爲黍苗燕尾挺災隆漢墜其枌社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先非德舉淫荒挺性虞西郊之禮容燬變含辭作兩國之奇態歡驕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雎之響采古彤史大練之範遠微緗視青蒲脫珥之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污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后一善勤侔於十亂洎乎太祖始播遠賈家既而帝捧挑扇將行讀訖后探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貫納短青竟踰礙士之禮得失遺跡煥在緗緗興滅所由義同畫一故列其本事以爲后妃傳云

#### 宣穆張皇后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內平皋人也父汪魏粟邑令母河內山氏司徒濤之從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識過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南陽公主宣帝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暴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后乃恐事泄乃親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帝由是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帝嘗臥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慚恚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崩時年五十九葬洛陽高原陵追贈廣平縣君咸熙元年追號宣穆妃及武帝受禪追尊爲皇后

#### 景懷夏侯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諱徽字媛容沛國譙人也父尚魏征南大將軍母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有識度帝每有所爲必豫籌畫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龍二年遂以鴆崩時年二十四葬峻平陵武帝登阼初未追崇弘訓太后每以爲言泰始二年始加號諡后無男生五女

#### 景獻羊皇后

景獻羊皇后諱徽瑜泰山南城人父衜上黨太守后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后聰敏有才行景懷皇后崩景帝更娶鎮北將軍吳質女見黜復納后無子武帝受禪居弘訓宮號弘訓太后泰始九年追贈蔡氏濟陽縣君諡曰穆咸寧四年太后崩時年六十五祔葬峻平陵

#### 文明王皇后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郯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后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年九歲遇母疾扶侍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每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爲男矣年十二朗薨后哀戚哭泣發於自然其父益加敬異既笄歸于文帝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京兆公主后事舅姑盡婦道謙沖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於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尊爲皇太后宮曰崇化初置宮卿重選其職以太常諸葛緒爲衛尉太僕劉原爲太僕宗正曹楷爲少府后雖處尊

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教睦九族垂心萬
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帝以后母羊氏未崇謚號泰始三年下詔曰昔漢文追
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也故衛
將軍蘭陵景侯夫人羊氏含章體順仁德醇備內承世胄出嬪大國三從之行
率禮無違仍遭不造頻喪統嗣撫育眾胤克成家道母儀之教光于邦族誕啓
聖明祚流萬國而早世殂隕不逮休寵皇太后孝思蒸蒸永慕罔極朕感存遺
訓追遠傷懷其封夫人為縣君依德紀謚主者詳如舊典於是使使持節謁者
何融追謚為平陽縣君四年后崩時年五十二合葬崇陽陵將遷祔帝手疏后
德行命史官為哀策曰明明先后與我晉道肇章淑問以翼皇考遂德實猷大
業有遺貽慶孤嫠堂構是保庶賓復顧永享難老奄然登遐棄我何早況衷罔
訴如何昊天嗚呼哀哉厥初生民樹之惠康帝還明德顧子先皇天立厥配我
皇是光作邦作對德音無疆啓予不弔天篤降殃日沒明夷中年隕喪錯氣在
疚永懷推傷尋惟景行於穆不已海岱降靈世荷繁祉永錫祚胤篤生文母誕
膺純和淑慎容止質直不渝體茲孝友時書是悅禮籍是紀三從無違中饋允
理追惟先后勞謙是衛愛初在室竭力致養嬪于大邦皇基是相綏靜隆化帝
業以創內敘嬪御外叶時雍展信居順德行洽暢密勿無荒劬勞克讓崇儉抑
華沖素是放雖享榮高歡嘉未樂胡寧棄之我將曷仰昝余不造大罰屢臻皇
考背世始踰三年仰恃慈親冀無後艱凶災仍集何辜于天嗚呼哀哉靈輀夙
駕設祖中闈攀慕勤膠既往不追哀哀皇妣永潛靈暉進奉梓宮觀擬素房屏
營躬痛雖告雖依訴情無策以舒傷悲衛或有聞顧子孤遺嗚呼哀哉其後帝
追慕不已復下詔曰外曾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楊氏舅氏尊屬劉二從母
先后至愛每惟聖善教睦遺旨猶陽之感永懷靡及其封楊夫人及從母為鄉
君邑各五百戶太康七年追贈繼祖母夏侯氏為滎陽鄉君

## 武元楊皇后

武元楊皇后諱豔字瓊芝弘農華陰人也父文宗見外戚傳母天水趙氏早卒
后依舅家舅妻仁愛親乳養后遣他人乳其子及長又隨後母段氏依其家后
少聰慧善書姿質美麗閑於女工有善相者嘗相后當極貴文帝聞而為世子
聘焉甚被寵遇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柬平陽新豐陽平公主武帝即位
立為皇后有司奏依漢故事皇后太子各食湯沐邑四十縣而帝以非古典不
許后追懷舅氏之恩顯官趙俊納俊兄虞女粲於後宮為夫人帝以皇太子不
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初賈充妻郭氏使賂后
求以女為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娶衛瓘女然后盛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
太子太傅荀顗進言上乃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
嫁娶使宦者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揀擇后性妬惟取潔白
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
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司徒李胤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
諸葛沖太僕臧權侍中馮蓀秘書郎左思及世族子女並充三夫人九嬪之列
司冀兗豫四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
之及后有疾見帝素幸胡夫人恐後立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
女男胤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涕許之泰始十年崩于明光殿
絕于帝膝時年三十七詔曰皇后逮事先后常冀能終始永奉宗廟一旦殂隕
痛悼傷懷每自以夙喪二親於家門之情特隆又有心欲改葬父祖以頃者務
崇儉約初不有言近垂困說此意情亦愍之其使領前軍將軍騫等自克改葬
之宜至時主者供給葬事賜謚母趙氏為縣君以繼母段氏為鄉君傳不云乎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且使亡者有知尚或嘉之於是有司卜吉宅兆有期乃命
史臣作哀策敘懷其詞曰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有家道在伉儷姜嫄佐嚳
二妃興媯仰希古昔冀亦同規今胡不然景命夙虧嗚呼哀哉我應圖籙統臨
萬方正位于內實在嬪嬙天作之合駿發之祥河嶽降靈啓祚華陽奕世豐衍
朱紱斯煌纘女惟行受命溥將來翼家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昔我
先妣暉曜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宜慕德音雖序無荒如何不弔背世隕喪
望齊無主長去烝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嗚呼哀哉陵兆既窆將遷幽都宵陳
夙駕元妃其徂宮闈遐邈背離庭宇設祖布綃告駕啓塗服翬褕狄寄象容車

金路晻藹裳帳不舒千乘動軫六騑躊躇銘旌樹表翣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烝徒執不云懷哀感萬夫寧神虞卜安體玄廬土房陶簋齊制遂初依行紀謚聲被八區雖背明光亦歸皇姑沒而不朽世德作謨嗚呼哀哉乃葬于峻陽陵

## 武悼楊皇后

武悼楊皇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胤元后從妹父駿別有傳以咸寧二年立爲皇后婉嫕有婦德美暎椒房甚有寵生渤海殤王早薨遂無子太康九年后率內外夫人命婦躬桑于西郊賜帛各有差太子妃賈氏妬忌帝將廢之后言于帝曰賈公閭有勳社稷猶當數世宥之賈妃是其親女正復妬忌之間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后又數誡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己因以致恨謂后搆之於帝忿怨彌深及帝崩尊爲皇太后賈后凶悖忌后父駿執權遂誣駿爲亂使楚王瑋與東安王繇稱詔誅駿內外隔塞后題帛爲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逆駿既死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后于永寧宮特全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后居止賈后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以奉順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宣敕王公於朝堂會議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司又奏駿藉外戚之資居冢宰之任陛下既居諒闇委以重權至乃陰圖凶逆布樹私黨皇太后內爲唇齒叶同逆謀禍釁既彰背捍詔命阻兵負衆血刃宮省而復流書募衆以獎凶黨上背祖宗之靈下絕億兆之望昔文姜與亂春秋所貶呂宗叛戾高后降配宜廢皇太后爲峻陽庶人中書監張華等以爲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孝成趙皇后故事曰武帝皇后處之離宮以全貴終之恩尚書令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與駿潛謀欲危社稷不可復奉承宗廟配合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有司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爲庶人遣使者以太牢告于郊廟以奉承祖宗之命稱萬國之望至於諸所供奉可順聖恩務從豐厚詔不許有司又固請乃可之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爲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曰聽龐與庶人相隨有司希賈后旨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初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奪之絕膳而崩時年三十四在位十五年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必訴冤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永嘉元年追復尊號別立廟神主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議衛將軍虞潭議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應乾作配元后既崩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禍延天母孝懷皇帝追復號謚豈不以繇疏遇與義在不替者乎又太寧二年臣忝宗正帝譜泯棄罔所循按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與故驃騎將軍華恆尚書荀崧侍中荀邃因舊譜參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思祗肅禋祀詢及羣司將以恢定大禮臣輒思維伏見惠皇帝起居注羣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之呂后臣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爲父讎呂后寵樹私戚幾危劉氏按此二事異於今日昔漢章帝竇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即位盡誅諸竇當時議者欲貶竇后及后之亡欲不以禮葬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可違臣子之道務從豐厚仁明之稱表於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裴頠議悼后故事稱繼母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帝尊崇號謚還葬峻陵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蕩革也于時祭於弘訓之宮未入太廟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也若以悼后復位爲宜則應配食世祖若以復之爲非則謂謚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孝懷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爲立廟者此苟崇私情有虧國典則國諱帝諱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祠於世祖之廟也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尚書謝廣光祿勳留擢丹陽尹殷融護軍將軍馮懷散騎常侍鄧逸等咸從潭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 左貴嬪

左貴嬪名芬兄思別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脩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爲離思賦曰生蓬戶之側陋兮不閑習於文符不見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既愚陋而寡識兮謬忝廁於紫庭非草茅之所處兮恆怵惕以憂懼懷思慕之切怛兮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沉積兮獨鬱結而靡訴意慘憤而無聊兮思纏綿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

而至曙風蕭蕭而四起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晻曖而無光兮氣懰慄以洌清懷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兮奄與家為參辰豈相去之云遠兮曾不盈乎數尋何宮禁之清切兮欲瞻覩而莫因仰行雲以歔欷兮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傷於離別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而喻月況骨肉之相於兮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抱戚兮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化為他人永長辭兮慘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兮驚寤號咷心不自聊泣漣洏兮援筆舒情涕淚增零訴斯詩兮後為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莫不稱美及元楊皇后崩芬獻誄曰惟泰始十年秋七月景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適殷姜姒歸周宣德中闈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翼楚馮鄧兩妃亦毗漢主峨峨元后光嬪晉宮伉儷聖皇比蹤往古遭命不永背陽即陰六宮號咷四海慟心嗟予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沉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作誄曰赫赫元后出自有楊奕世朱輪燿彼華陽惟嶽降神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含靈握文異于庶姜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疾彼攸遂教此義方率由四教匪怠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顯揚伊何京室是臧乃娉乃納聿嬪聖皇正位閨闈惟德是將鳴珮有節發言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于禮斯勞于敬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何克廣弘仁終溫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彌綸羣妾惟仰譬彼北辰亦既有陽鳴雉告時躬執桑曲率導媵姬修成蠶蔟分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祇奉宗廟永言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塗山翼禹惟衛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軌亦能有亂謀及天府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正密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天祚貞吉克昌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育賢教翰妊姒訓邁姜嫄堂堂太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為屏為藩本支菴藹四海蔭賴微斯皇妣孰茲克臻曰乾蓋聽曰聖允諴積善之堂五福所并宜享高年匪陨匪傾如彭之齒如聃之齡云胡不造于茲禍殃

寢疾彌留寤寐不康巫咸騁術扁鵲奏方祈禱無應嘗藥無良形神既離載昏載荒奄忽崩殂湮精滅光哀哀太子南陽繁昌攀援不逮擗踴摧傷嗚呼哀哉闔宮號咷宇內震驚奔者填衢赴者塞庭哀慟雷駭流涕雨零歔欷不已若喪所生惟帝與后契闊在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悼后傷后早即窀穸言斯既及涕洄隕落追惟我后實聰實哲通于性命達于儉節送終之禮比素上世襚無珍寶唅無明月潛輝梓宮永背昭晰臣妾哀號同此斷絕庭宇遏密幽室增陰空設帷帳虛置衣衾人亦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沉豐奠日陳冀魂之臨孰云元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景行已溢乃考龜筮龜筮襲吉爰定宅兆克成玄室魂之往矣于以今日仲秋之晨啓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駟其輿伊何金根玉箱其駟伊何二駱雙黃習習容車朱服丹章隱隱轜軒弁絰繾裳華轂曜野素蓋被原方相仡仡旌旐翻翻輓童引歌白驥鳴轅觀者夾塗士女涕漣千乘萬騎迄彼峻山峻山峨峨層阜重阿弘高顯敞據洛背河左瞻皇姑右睇帝家惟存揆亡明神所嘉諸姑姊妹娣姒媵御追送塵軌號咷衢路王侯卿士雲會星布羣官庶僚縞蓋無數咨嗟通夜東方云曙百祇奉迎我后安厝中外俱臨同哀並慕涕如連雲淚如湛露玄闈既闔窈窈冥冥有夜無晝曷用其明不封不樹山坂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暑過今亦孟秋自我銜卹倏忽一周衣服將變痛心若抽追彼禮制惟以增憂去此素衣結戀靈丘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沒圖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為榮溫溫元后實宣慈焉撫育羣生恩惠滋焉遺愛不已永見思焉懸名日月垂萬春焉嗚呼庶妾感四時焉言思言慕涕漣洏焉咸寧二年納悼后芬於座受詔作頌其辭曰峨峨華嶽峻極泰清巨靈導流河瀆是經惟瀆之神惟嶽之靈鍾于楊族載育盛明穆穆我后應期挺生含聰履哲岐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榮越在幼沖休有令名飛聲八極翕習紫庭超任邁姒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備禮致聘令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歸韓詩人是詠我后戾止車服暉暉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羣黎欣戴函夏同慶覆翼聖皇敷讚孔純履茲狂戾闡惠播仁綢繆庶類與時惟新沛然洪敷恩詔普覃后之踐祚囹圄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

欣坤神祚偕天人戴悅興順降祥表精日月和氣烟熅三光朗烈既獲嘉時尋播甘霤玄雲晻藹靈液霏霏既儲既積待陽而晞曦曦晛沾濡柔潤中畿長享豐年福祿永綏及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為誄其文甚麗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為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答兄思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並行於世

胡貴嬪

胡貴嬪名芳父奮別有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為貴嬪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眾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樗蒱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芳生武安公主

諸葛夫人

諸葛夫人名婉琅邪陽都人也父沖字茂長廷尉卿婉以泰始九年春入宮帝臨軒使使持節洛陽令司馬肇拜為夫人兄銓字德林散騎常侍銓弟玫字仁林侍中御史中丞玫婦弟周穆清河王覃之舅也永嘉初穆與玫勸東海王越廢懷帝立覃越不許重言之越怒遂斬玫及穆臨刑玫謂穆曰我語卿何道穆曰今日復何所說時人方知謀出于穆非玫之意

惠賈皇后

惠賈皇后諱南風平陽人也小名旹父充別有傳初武帝欲為太子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顗荀勖並稱充女之賢乃定婚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風時年十五大太子二歲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冊拜太子妃妒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嶠等多以為言故欲試之盡召東宮大小官屬為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停信待反妃大懼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語泓便為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踧踖眾人乃知瓘先有毀言殿上皆稱萬歲充密遣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充華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妒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珧亦為之言曰陛下忘賈公閭耶荀勖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即位立為皇后生河東臨海始平公主哀獻皇女后暴戾日甚侍中賈模后之族兄右衛郭彰后之從舅並以才望居位與楚王瑋東安公繇分掌朝政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干預國事權侔人主繇密欲廢后賈氏憚之及太宰亮衛瓘等表繇徙帶方奪楚王中候后知瑋怨之乃使帝作密詔令瑋誅瓘亮以報宿憾模知后凶暴恐禍及己乃與裴頠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彰內外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既給廝役忽有非常衣服眾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辯之賈后疏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簏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簏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即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眾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慚笑而去尉亦解意時它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及河東公主有疾師巫以為宜施寬令乃稱詔大赦天下初后詐有身內藁物為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愍懷每勸厲后使加慈愛賈謐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恆切責之及廣城君病篤占術謂不宜封廣城乃改封宜城后出侍疾十餘日

太子常往宜城第將醫出入恂恂盡禮宜城臨終執后手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憶吾言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粲午專為姦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猛武帝時為寺人監侍東宮得親信於后預誅楊駿封武安侯猛三兄皆為亭侯天下咸怨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趙王倫乃率兵入宮使翊軍校尉齊王冏入殿廢后后與冏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為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閤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見謐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乃矯詔遣尚書劉弘等持節齎金屑酒賜后死后在位十一年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皆伏誅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為人所略傳賣吳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鄴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改封臨海宗正曹統尚之

## 惠羊皇后

惠羊皇后諱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並見外戚傳賈后既廢孫秀議立后后外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以太安元年立為皇后將入宮衣中有火衆咸怪之成都王穎伐長沙王乂以討玄之為名乂敗穎奏廢后為庶人處金墉城陳眕等唱伐成都王大赦復后位張方入洛又廢后方逼遷大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興初張方又廢后河間王顒矯詔以后屢為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敕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暾與尚書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馳上奏曰奉被手詔伏讀惶惶臣按古今書籍亡國破家毀喪宗祐皆由犯衆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遷幸舊京廓然惟新庶悠悠罔所依倚家有陵遲之心人懷羈旅之憂思隆大德釋兵歸農而兵纏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者不至人情猜隔故耶今上官已犯闕稱兵焚燒宮省百姓諠駭宜鎮之以靜而大使卒至赫然執藥當詣金墉內外震動謂非聖意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構亂衆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乘間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深憂宜當含忍不勝所見謹密啟聞願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勿令遠近疑惑取謗天下顒見表大怒乃遣陳顏呂朗東收暾暾奔青州后遂得免帝還洛迎后復位後洛陽令何喬又廢后及張方首至其日復后位會帝崩后慮太弟立為嫂叔不得稱太后催前太子清河王覃入將立之不果懷帝即位尊后為惠帝皇后居弘訓宮洛陽敗沒于劉曜曜僭位以為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為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愛寵之生曜二子而死偽諡獻文皇后

## 謝夫人

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為業玖清惠貞正而有淑姿選入後庭為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東宮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妬忌之玖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立為太子拜玖為淑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及愍懷遇酷玖亦被害永康初詔改葬太子因贈玖夫人印綬葬顯平陵

## 懷王皇太后

懷王皇太后諱媛姬不知所出初入武帝宮拜中才人早卒懷帝即位追尊皇太后

## 元夏侯太妃

元夏侯太妃名光姬沛國譙人也祖威兗州刺史父莊字仲容淮南太守清明亭侯妃生自華宗幼而明慧琅邪武王為世子覲納焉生元帝及恭王蕃元帝嗣立稱王太妃永嘉元年薨于江左葬琅邪國初有讖云銅馬入海建鄴期太

紀小字銅環而元帝中興於江左焉

晉書卷三十一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二

后妃下

元敬虞皇后

元敬虞皇后諱孟母濟陽外黃人也父豫見外戚傳帝爲琅邪王納后爲妃無子永嘉六年薨時年三十五帝爲晉王追尊爲王后有司奏王后應別立廟令曰今宗廟未成不宜更興作便修飾陵上屋以爲廟太興三年冊曰皇帝咨前琅邪王妃虞氏朕祗順昊天成命用陟帝位悼妃夙徂徽音潛翳御于家邦靡所儀刑陰教有虧用傷于懷追號制誥先王之典今遣使持節兼太尉萬勝奉冊贈皇后璽綬祀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乃祔于太廟葬建平陵太寧初明帝追懷母養之恩贈豫妻王氏爲邵陽縣君從母散騎常侍新野王罕妻爲平陽鄉君

豫章君

豫章君荀氏元帝宮人也初有寵生明帝及琅邪王裒由是爲虞后所忌自以位卑每懷怨望爲帝所譴漸見疎薄及明帝即位封建安君別立第宅太寧元年帝迎還臺內供奉隆厚及成帝立尊重同於太后咸康元年薨詔曰朕少遭憫凶慈訓無稟撫育之勤建安君之仁也一旦薨殂實恩報復永惟平昔感痛哀摧其贈豫章郡君別立廟于京都

明穆庾皇后

明穆庾皇后諱文君潁川鄢陵人也父琛見外戚傳后性仁惠美姿儀元帝聞之聘爲太子妃以德行見重明帝即位立爲皇后冊曰妃庾氏昔承明命作嬪東宮虔恭中饋恩婦軌則履信思順以成肅雝之道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美朕夙罹不造禍在疚羣公卿士稽之往代僉以崇嫡明統戡在典謨宜建長秋以奉宗廟是以追述先志不替舊命使使持節兼太尉授皇后璽綬夫坤德倘柔婦道承始樂奉威之禮敬備斯之義是以利在永貞克隆堂基母儀天下潛暢陰教鑒于六列考之篇籍福祿無門咸衰由人雖休勿休其敬之哉可不慎歟及成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羣臣奏天子幼沖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辭讓數四不得已而臨朝攝萬機后兄中書令亮管詔命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下咸和元年有司奏請追贈后父及夫人毋丘氏后陳讓不許三請不從及葬竣作逆京都傾覆后見逼孚遂以憂崩時年三十二后即位凡六年其後帝孝思無極贈琛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毋丘氏安陵縣君從母荀氏永寧縣君何氏建安縣君亮喪陳先志讓而不受

成恭杜皇后

成恭杜皇后諱陵陽京兆人鎮南將軍預之曾孫也父乂見外戚傳成帝以后奕世名德咸康二年備禮拜爲皇后即日入宮帝御太極前殿羣臣畢賀晉滿盡懸備百官乃罷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改宣城陵陽縣爲廣陽縣七年三月后崩年二十一外官五日一臨內官旦一入葬訖止后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髻之如素奈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至是而后崩帝下詔曰吉凶典儀誠宜備設然豐約之度亦當隨時況重壤之下而崇飾無用邪今山陵之事一從節儉陵中唯絮掃而已不得施塗車芻靈有司奏進凶門柏歷及銅挽郎皆不許又禁遠近遣使明年元會有司奏廢樂詔廢管絃奏金石如故孝武帝立寧康二年以后母裴氏爲廣德縣君裴氏名穆長水校尉肇孫太傅主簿遐女太尉王夷甫外孫中表之美高於當世遐隨東海王越遇害無子唯穆渡江遂享榮慶立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

章太妃

章太妃周氏以選入成帝宮有寵生哀帝及海西公始拜爲貴人哀帝即位詔有司議貴人位號太尉桓溫議宜稱夫人侍書僕射江虨議應曰太夫人詔崇爲太皇妃儀服與太后同又詔朝臣不爲太妃敬合禮典不太常江遐議位號不極不應垂敬與寧元年薨帝欲厚江虨啓應還廕三月詔欲降爲期年虨又啓厚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帝從之

## 康獻褚皇后

康獻褚皇后諱蒜子河南陽翟人也父裒見外戚傳后聰明有器識少以名家入為琅邪王妃及康帝即位立為皇后封母謝氏為尋陽鄉君及穆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時帝幼沖未親國政領司徒蔡謨等上奏曰嗣皇誕哲岐嶷繼承天統率土宅心兆庶蒙賴陛下體茲坤道訓隆文母昔塗山光夏簡狄熙殷實由宣哲以隆休祚伏惟陛下德侔二嬀淑美關雎臨朝攝政以寧天下今社稷危急兆庶懸命臣等章惶一日萬幾事運之期天祿所鍾非復沖虛高讓之日漢和熹順烈並亦臨朝近明穆故事以為先制臣等不勝悲怖謹伏地上請乞陛下上順祖宗下念臣吏推公弘道以協天人則萬邦承慶羣黎更生太后詔曰帝幼沖當賴羣公卿士將順匡救以酬先帝禮賢之意且是舊德世濟之美則莫重之命不墜祖宗之基有奉是其所以欲正位于內而已所奉懇到形于翰墨執省未究以悲以懼先后允恭謙抑思順坤道所以不距羣情固為國計豈敢執守沖闇以違先旨輒敬從所奏於是臨朝稱制有司奏謝夫人既封荀卞二夫人亦應追贈皆后之前母也太后不許太常殷融議依鄭玄義衛將軍裒在宮庭則盡臣敬太后歸寧之日自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南中郎尚議謂父尊盡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玄義合情禮之中太后從之自後朝臣皆敬裒焉帝既冠太后詔曰昔遭不造帝在幼沖皇緒之微眇若綴旒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勸喻攝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義僶俛敬從弗遑固守仰憑七廟之靈俯仗羣后之力帝加元服禮成德備當陽親覽臨御萬國今歸事反政一依舊典於是居崇德宮手詔羣公曰昔以皇帝幼沖從羣后之議既以闇弱又頻丁極艱銜恤歷祀沉憂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之不壞實公是憑帝既備茲冠禮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算戮力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歸別宮以終餘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託懷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桓溫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啟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倚戶前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索筆答奏云未亡人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溫始呈詔草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於顏色及詔出溫大喜簡文帝即位尊后為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幼沖桓溫又薨羣臣啟曰王室多故禍難仍臻國憂始周復喪元輔天下惘然若無攸濟主上雖聖資奇茂固天誕縱而春秋尚富如在諒闇蒸蒸之思未遑庶事伏惟陛下德應坤厚宣慈聖善遭家多艱臨朝親覽光大之美化洽在昔謳歌流詠播溢無外雖有莘熙殷任姒隆周未足以喻是以五謀克從人鬼同心仰望來蘇懸心日月夫隨時之義周易所尚寧固社稷大人之任伏願陛下撫綜萬幾釐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不勝憂國嗚嗚至誠太后詔曰王室不幸仍有艱屯覽省啟事感增悲歎內外諸君並以主上春秋沖富加蒸蒸之慕未能親覽號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豈有所執輒敬從所啟但闇昧之闕望盡弼諧之道於是太后復臨朝帝既冠乃詔曰皇帝婚冠禮備遐邇宅心宜當陽親覽緝熙惟始今歸政事率由舊典於是復稱崇德太后太元九年崩于顯陽殿年六十一在位凡四十年太后於帝為從嫂朝議疑其服太學博士徐藻議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云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齊母之義也魯譏逆祀以明尊卑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齊衰期從之

## 穆章何皇后

穆章何皇后諱法倪廬江灊人也父準見外戚傳以名家膺選升平元年八月下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混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於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琦答曰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又使兼太保武陵王晞兼太尉中領軍洽持節奉冊立為皇后后無子哀帝即位稱穆皇后居永安宮桓玄篡位移后入司徒府路經太廟后停輿慟哭哀感路人玄聞而怒曰天下禪代常理何預何氏女子事耶乃降后為

零陵縣君與安帝俱西至巴陵及劉裕建義殷仲文奉后還京都下令曰戎車屢警黎元阻饑而鑾御豐靡豈與百姓同其儉約減損供給勿令游過后時以遠還欲拳拜陵廟有司以寇難未平奏停永興三年崩年六十六在位凡四十八年

哀靖王皇后

哀靖王皇后諱穆之太原晉陽人也司徒左長史濛之女也后初爲琅邪王妃哀帝即位立爲皇后追贈母妥氏爲安國鄉君后在位三年無子與寧二年崩

廢帝孝庾皇后

廢帝孝庾皇后諱道憐潁川鄢陵人也父冰自有傳初爲東海王妃及帝即位立爲皇后太和六年崩葬于敬平陵帝廢爲海西公追貶后曰海西公夫人太元九年海西公薨于吳又以后合葬于吳陵

簡文宣鄭太后

簡文宣鄭太后諱阿春河南滎陽人也世爲冠族祖合臨潁令父愷字祖元安豐太守后少孤無兄弟唯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吳氏元帝爲丞相徵后先嫁將納吳氏女爲夫人后及吳氏女並游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美賢於吳氏遠矣建武元年納爲琅邪王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恆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褒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爲人妾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爲求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儁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召王褒爲尚書郎以悅后意后生琅邪悼王簡文帝尋陽公主帝稱尊號后雖爲夫人詔太子及東海武陵王皆母事之帝崩后稱建平國夫人咸和元年薨簡文帝時爲琅邪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國臣不能匡正奏免國相諸葛頤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留國第臣雖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叙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繼亦還服重此則明比臣所憲章也明穆皇后不奪其志乃徙琅邪王爲會稽王追號后曰會稽太妃及簡文帝即位未及追尊臨崩封皇子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奉太妃祀太元十九年孝武帝下詔曰會稽太妃文母之德徽音有融誕載聖明光延于晉先帝追尊聖善朝議不一道以疑屈朕述遵先志常惕于心今仰奉遺旨依陽秋二漢孝懷皇帝故事上太妃尊號曰簡文太后於是立廟於太廟路西陵曰嘉平時羣臣希旨多謂鄭太后應配食於元帝者帝以問太子前率徐邈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會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又平桑之時不伉儷於先帝至於子孫豈可爲祖考立配其崇尊盡禮由於臣子故得稱太后陵廟備典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

簡文順王皇后

簡文順王皇后諱簡姬太原晉陽人也父遐見外戚傳后以冠族初爲會稽王妃生子道生爲世子永和四年母子並失帝意俱被幽廢后遂以憂薨咸安二年孝武帝即位追尊曰順皇后合葬高平陵追贈后父遐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

孝武文李太后

孝武文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王有三子俱夭自道生夢黿齧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咸晉室時徐貴人生新安公主以德冥見寵帝常襲之有娠而彌年無子會有道士許邁者朝臣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問焉答曰邁是好山水人本無道術斯事豈所能判但殿下德厚慶深宜隆奕世之緒當從扈謙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爲吉祥向僉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及孝武帝初即位尊爲淑妃太元三年進爲貴人九年又進爲夫人十二年加爲皇太妃儀服一同太后十九年會稽王道子啓母以子貴慶厚禮崇伏惟皇太妃純德光大休祐攸鍾啓嘉祚於聖明嗣徽音於上列雖幽顯同謀而稱謂未盡非所以仰述聖心允答天人宜崇正名號詳案舊典八

月辛巳帝臨軒遣兼太保劉琬尊爲皇太后稱崇訓宮安帝即位尊爲太皇太后隆安四年崩于含章殿朝議疑其服制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尙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等議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兼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文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母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追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三年從之皇后及百官皆服齊衰期永安皇后一舉哀於是設廬於西堂凶儀施于神獸門葬修平陵神主祔于宣太后廟

## 孝武定王皇后

孝武定王皇后諱法慧哀靖皇后之姪也父蘊見外戚傳初帝將納后訪于公卿于時蘊子恭以弱冠見僕射謝安安深敬重之既而謂人曰昔毛嘉恥於魏朝楊駿幾傾晉室若帝納后有父者唯蘊望如王蘊乃可既而訪蘊女容德淑令乃舉以應選寧康三年中軍將軍桓沖等奏曰臣聞天地之道參相須而化成帝后之德必相協而政隆然後品物流形彝倫攸敘靈根長固本支百世天人同象莫不由此是以塗山作儷而夏族以熙任姒配周而姬祚以昌今長秋將建宜時簡擇伏聞試守晉陵太守王蘊女天性柔順四業允備且盛德之胄美譽先積臣等參議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廟徽音六宮母儀天下於是帝始納焉封蘊妻劉氏爲樂平鄉君后性嗜酒驕妬帝深患之乃召蘊於東堂具說后過狀令加訓誡蘊免冠謝焉后於是少自改飾太元五年崩年二十一葬隆平陵

## 安德陳太后

安德陳太后諱歸女松滋潯陽人也父廣以倡進仕至平昌太守后以美色能歌彈入宮爲淑媛生安恭二帝太元十五年薨贈夫人追崇曰皇太后神主祔于宣太后廟陵曰熙平

## 安僖王皇后

安僖王皇后諱神愛琅邪臨沂人也父獻之見別傳母新安愍公主后以太元二十一年納爲太子妃及安帝即位立爲皇后無子義熙八年崩於徽音殿時年二十九葬休平陵

## 恭思褚皇后

恭思褚皇后諱靈媛河南陽翟人義興太守爽之女也后初爲琅邪王妃元熙元年立爲皇后生海鹽富陽公主及帝禪位于宋降爲零陵王妃宋元嘉十三年崩時年五十三祔葬沖平陵

史臣曰方祇體安儷乾儀而合德圓舒循晷配羲曜以齊明故知陽爍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綱理取譬實繁作伉攸恩靈根式固寶資於此寔繁闕禮儷德潛融珝天造之艱虞屬塗山之協謀寶運歸其後胤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違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窺盈之詐運其陰沴繒繳黃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鳥巢黃闕天縱其慝識暗鳴蜩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禍贓椒宮逞集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須嬉羽於離明褒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中原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總百官于元老成王沖眇託萬幾于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扆各免華陽之釁竟躋和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幸實爲多矣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翼周妹升喜癸褒進亡幽家邦興滅職此之由穆后沉斷忘情執藝故劍辭恩池觴起嘆奔化紫社肇基南亂二楊繼寵禍極災生南風孅虐國喪身傾獻容幸亂居辱擬榮授筆無主持尺威帝契闊終履殷憂以譏芬實窈窕芳菲婉孋呂妻變矰黃姬化羊石文遺著金行潛徙嫮德傾城迷朱奪紫

晉書卷三十二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三

王祥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爲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爲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舉秀才除溫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即位與定策功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毌丘儉增邑四百戶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及高貴鄉公之弒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戶及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阼拜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七官之職帝新受命虛己以求讜言祥與何曾鄭沖等耆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闕朝會請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光奏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詔曰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國公留居京邑不宜復苦以朝請其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以舍人六人爲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値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勳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槨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糒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爲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泰始五年薨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匹時文明皇太后崩始踰月其後詔曰爲睢陵公發哀事乃至今雖每爲之感傷要未得特敘哀情今便哭之明年策謚曰元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將非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子肇夏馥烈芬肇庶夏早卒馥嗣爵咸寧初以祥家甚貧儉賜絹三百匹拜馥上洛太守卒謚曰孝子根嗣散騎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鬱林太守烈芬並幼知名爲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王覽

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

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虞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妻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訊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鬱。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即丘子邑六百戶。泰始末。除弘訓少府。職省。轉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咸寧初。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爲宗正卿。頃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詔聽之。以太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得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後轉光祿大夫。門施五馬。咸寧四年卒。時年七十三。證曰貞。有六子。載、基、會、正、彥、琛。載字士初。撫軍長史。基字士先。治書御史。會字士和。侍御史。正字士則。尚書郎。彥字士治。中護軍。琛字士瑾。國子祭酒。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彊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與。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與於江左。矣載子導。別有傳。

鄭沖

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有姿望。動必存禮。任真自守。不要鄉曲之譽。由是州郡久不加禮。及魏文帝爲太子。搜揚側陋。命沖爲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沖以儒雅爲德。莅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縕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大將軍曹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踐阼。尚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常道鄉公即位。拜太保。位在三司之上。封壽光侯。沖雖位階台輔。而不預世事。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於沖。然後施行。及魏帝告禪。使沖奉策。武帝踐祚。拜太傅。進爵爲公。頃之。司隸李憙、中丞侯史光奏沖及何曾、荀顗等各以疾病俱應免官。帝不許。沖遂不視事。表乞骸骨。優詔不許。遣使申喻。沖固辭上印綬。詔又不許。泰始六年。詔曰。昔漢祖以知人善任。克平宇宙。推述勳勞。錫爵三等。遂與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廟。副在有司。所以明德庸勳。藩翼王室者也。昔我祖考。遭世多難。攬授英儁。與之斷金。遂濟時務。克定大業。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朗陵公何曾、太尉、臨淮公荀顗、各尚德依仁。明允篤誠。翼亮先皇。光濟帝業。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沈、衛將軍、鉅平侯羊祜、才兼文武。忠肅居正。朕甚嘉之。書不云乎。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其爲壽光、朗陵、臨淮、博陵、鉅平國、置郎中令。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九年。沖又抗表致仕。詔曰。太傅、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退清虛。確然絕世。文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綱繹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工。迪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儁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于政道。庶事未康。挹仰嘉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執與諮謀。曾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威指。俾朕慚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降。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衛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祗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爲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祿賜所供。隨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明年。薨。帝於朝堂發哀。追贈太傅。賜秘器。朝服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證曰成。咸寧初。有司奏沖與安平王孚等十二人。皆存銘太常。配食于廟。初。沖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註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沖無子。以從子徽爲嗣。位至平原內史。徽卒。子劭嗣。

何曾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父夔。魏太僕。陽武亭侯。曾少髮。好學博聞。與同郡袁侃、齊名。魏明帝初爲平原侯。曾爲文學。及即位。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黃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爲國者。以清靜爲基。而百姓以足。吏爲本。今海內虛耗。事役衆多。誠宜恤養黎元。悅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

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與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爲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叛患憂慢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業新有務關軍師遠征上下勑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戇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爲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爲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惟庶事或體性疏怠不以政理爲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黜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爲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恩好修人事煩撓百姓者皆可徹還爲更選代頃之遷散騎常侍及宣帝將伐遼東曾上疏魏帝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盡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隙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爲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代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遵路迴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意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爲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臣愚以爲宜選大臣名將威重素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備則無患矣帝不從出補河內太守在任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母憂去官嘉平中爲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姦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稱焉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實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輩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帝曰此子贏病若此君不能爲吾忍邪曾重引經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毋丘儉誅乎甸妻荀應坐死其族兄顗族父虞並景帝姻通共喪魏帝以匈其命詔聽離婚荀所生女芝爲賴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辭詣曾乞恩曰芝繫在廷尉顧影知命計日備法乞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騰辭上議朝廷僉以爲當遂改法語在刑法志曾在司隸積年遷尚書正元年中爲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鎮文帝使武帝齎王攸辭送數十里曾感爲賓主備太牢之饌侍從吏騶莫不醉飽帝既出又遣其子劭曾先勑劭曰客必遣汝汝當豫嚴劭不冠帶傳帝良久曾深以體劭曾見崇重如此遷征北將軍進封穎昌鄉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文帝爲晉王曾與高柔鄭沖俱爲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武帝襲王位以曾爲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祚拜太尉進爵爲公食邑千八百戶泰始初詔曰盡謨明弼諧王躬是保所以宣崇大訓克諧四海也侍中太尉何曾立德高峻執心忠亮博物洽聞明謀弘遠翼佐先皇勳庸顯著朕纂洪業首相王室迪惟前人施于朕躬實佐命興化光贊政道夫三司之任雖左右王事若乃子違汝弼匡嬰不逮則存乎保傅故將明衰職未如用人厥辟之重其以曾爲太保侍中如故久之以本官領司徒曾固讓不許遣散騎常侍諭旨乃視事進位太傅曾以老年屢乞遜位詔曰太傅明朗高亮執心弘毅可謂舊德老成國之宗臣者也而高尚其事屢辭祿位朕以寡德憑賴保佑省覽章表實用慊然雖欲成人之美豈得遂其雅志而忘翼佐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務煩不可久勞耆艾其進太宰侍中如故朝會劍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尺牀帳罽褥自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員吏一依舊制所給親兵官騎如前主者依次按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召見勑以常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薨時年八十帝於朝堂素服舉哀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將葬下禮官議諡博士秦秀諡爲繆醜帝不從策諡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諡爲元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己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初司隸校尉傅玄著論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遺事其親

者其頴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遒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頴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子於頴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子於頴昌侯見之矣然性嗜素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拆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勑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侯忤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都官從事劉享奏曾華侈以銅鈁轍引車蟹牛蹄角後曾辟享爲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遽應辟曾常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寬內忌亦此類也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曾卑充而附之及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曾譏黨充而抑純以此爲正直所非二子遵劭劭嗣劭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爲王太子以劭爲中庶子及卽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待劭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侍直每諸方貢獻帝輒賜之而觀其占謝焉咸寧初有司奏劭及兄遵等受故鬲令袁毅貨雖經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遷侍中尚書惠帝卽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賀幾故盛選六傅以劭爲太子太師通省尚書事後轉特進累遷尚書左僕射劭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以劭爲太宰及三王交爭劭以軒冕而游其間無怨之者而驕奢侈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太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嘗語鄉人王詮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士可傳史冊耳所撰菜王弼傳及諸奏議文章並行於世永寧元年薨贈司徒謚曰康子岐嗣劭初亡裒菜弔岐岐辭以疾菜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渝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長彊易弱菜乃止遵字恩祖劭庶兄也少有幹能起家散騎黃門郎散騎常侍侍中累轉大鴻臚性亦奢忕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又製行器爲司隸劉毅所奏免官太康初起爲魏郡太守遷太僕卿又免官卒於家四子嵩綏機淩嵩字泰基寬弘愛士博觀墳籍尤善史漢少歷清官領著作郎綏字伯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性既輕物賴札傲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越遂誅綏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光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機爲郁平令性亦矜傲貢鄉里謝鯤等拜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爲主今鯤拜勢懼傷風俗機不以爲慚羨爲離狐令既驕且吝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

石苞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爲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玄信奉使求人爲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既而又被使到鄴事久不決乃賣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數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爲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嘆息不意允之知己乃如此也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儕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徙鄴典農中郎將時魏世王侯多居鄴下尚書丁謐貴傾一時並敬時利苞奏列其事由是益見稱歷東萊琅邪太守所在皆有威惠遷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爲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州諸軍臨兗州刺史周泰徐州刺史胡質衛鋭卒爲

將軍以備外寇吳遣大將朱異丁奉等來迎誕等留輜重於都陸輕兵渡黎水苞等迎擊大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詭道襲都陸盡焚其委輸異等收餘衆而還壽春平拜苞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假節領之代王基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後進位征東大將軍俄遷驃騎將軍文帝崩賈充荀顗攝葬禮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武帝踐祚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羽葆鼓吹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彊盛邊境多務苞既勤庶事又以威惠服物淮北監軍王琛輕苞素微又聞童謠曰宮中大馬幾作驪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會荊州刺史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爲寇苞亦聞吳師將入乃築壘遏水以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子衞爲尚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爲必叛欲討苞而隱其事遠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勑征東將軍琅邪王伷自下邳會壽春苞用掾孫鑠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苞自恥受任無効而無怨色時鄰吳官督郭展上書理苞帝詔曰前大司馬苞忠允清亮才經世務幹用之績所歷可紀宜準教典以贊時政其以苞爲司徒有司奏苞前有折挫不堪其任以公還第已爲弘厚不宜擢用詔曰吳人輕脆終無能爲故疆埸之事但欲完固守備使不得越逸而已以苞計畫不同慮敵過甚故徵還更授昔鄧禹挽於關中而終輔漢室豈以一曾而掩大德哉於是就位苞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遵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詔曰農殖者爲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時與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由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用廣加承征伐之後厲有水旱之事倉庫不充百姓無積古者稼穡樹藝司徒掌之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惟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爲重今司徒位當其任乃心王事有殉家舒國乾乾匪

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將委事任成垂拱仰辦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更練事業者苞在位稱爲忠勤帝每委任焉泰始八年薨帝發哀於朝堂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錄車鼓吹介士大車皆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策諡曰武咸寧初詔苞等並爲王功列於銘饗苞豫爲終制曰延陵葬孔子以爲違禮春秋以爲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衣重又不得飯含爲愚俗所爲又不得設牀幔明器也定窆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況於合禮典者耶諸子皆奉遵遺令又斷親戚故吏殷祭有六子越騎統淩儁業以統爲嗣統字弘緒歷位射聲校尉大鴻臚子順爲尚書郎越字弘倫早卒喬字弘祖歷尚書郎散騎侍郎帝既召喬不得深疑苞反及苞至有慚色謂之曰卿子幾破卿門苞遂廢之終身不聽仕又以有穢行徙頓丘與弟業同被害二子超熙亡走得免成都王穎之起義也以超爲折衝將軍討豫秀以功封侯又爲振武將軍征荊州賊李辰穎與長沙王乂相攻超常爲前鋒遷中護軍陳駿等挾惠帝北伐超走還鄴穎使超距帝於蕩陰王師敗績超遁帝幸鄴宮會王浚攻穎於鄴穎以超爲右將軍以距浚大敗而歸從駕之洛陽西遷長安河間王顒以超領北中郎將使與穎共距東海王越超於滎陽募兵右將軍王闡與兵中郎趙則並受超節度爲豫州刺史劉喬繼援范陽王虓逆擊斬超而熙得走免永嘉中爲大傅越參軍淩字景倫清儉有鑒識敬愛人物位至黃門侍郎爲當世名士早卒倫字彥倫少有名譽識者稱爲令器官至陽平太守早卒榮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榮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爲修武令有能名入爲散騎郎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黃門郎兄統忤扶風王駿有司承旨奏統將加重罰既而見原以榮不諧闕謝恩有司致復加統罪榮自表曰臣兄統以先父之恩早被優遇出入清顯歷位並動伏度聖心有以垂察近爲扶風王駿橫所經誘司隸中丞華飛筆重奏勃案深

文皇帝天覆臣兄弟獨蒙愛心如憚臣家戚屬專重權要赫奕內外有司望風承旨苟有所懸易於投卵自統枉劾以來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戢舌鉗口惟須刑書古人稱榮華於順旨枯槁於逆違誠哉斯言於今信矣是以雖董司直繩不能不深其文抱枉含謗不得不輸其理幸賴陛下天聽四達靈鑒昭遠存先父勳德之重察臣等勉勵之志中詔申料罪譴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上報臣即以今月十四日與兄統浚等詣公車門拜表謝恩伏度奏御之日暨經天聽此月二十日忽被蘭臺禁止符以統蒙寬恩出非常臣晏然私門曾不陳謝復見彈奏訕辱理盡臣始聞此惶懼狼狽靜而思之固無怪也苟尊勢所驅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繩不可得也臣以凡才累荷顯重不能負載析薪以答萬分一月之中奏劾頻加曲之與直非臣所計所愧不能承奉戚屬自陷於此不媚於竈實愧王孫隨巢子稱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所懷具經聖聽伏待罪黜無所多言由是事解累遷散騎常侍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元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於惠帝曰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啟祚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僭逆幾於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爲之旰食先帝決獨斷之聰奮神武之略蕩滅逋寇易於摧枯然謀臣猛將猶有致思竭力之效而今恩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祐實在大晉卜世之數未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於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謂泰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縱不能遠遵古典尚當依準舊事書奏弗納出爲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加鷹揚將軍崇在南中得鴆鳥雛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鴆鳥不得過江爲司隸校尉傅祗所糾詔原之燒鴆於都街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徵爲大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官免頃之拜太僕出爲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至鎮與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侮爲軍司所奏免官復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

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曜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矣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蓱齏嘗與愷出遊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蓱齏是搗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蹁轅則駛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劉輿兄弟少時爲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進於後齋索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無少長

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蒼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及惠帝復阼詔以卿禮葬之封崇從孫演為樂陵公苞曾孫樸字玄真為人謹厚無他材藝沒於胡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為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

歐陽建字堅石世為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贍擅名北州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辟公府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守甚得時譽及遇禍莫不悼惜之年三十餘臨命作詩文甚哀楚

孫鑠字巨鄰河內懷人也少樂為縣吏太守吳奮轉以為主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僚大姓不與鑠同坐奮大怒遂薦鑠為司隸都官從事司隸校尉劉訥甚知賞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為掾鑠將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軍襲苞于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既出即馳詣壽春為苞畫計苞賴而獲免遷尚書郎在職駁議十有餘事為當時所稱

史臣曰若夫經為帝師鄭沖於焉無愧孝為德本王祥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夏禹恭儉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恆牛命士不恆豕察而驕奢其闕乎治政秉時立制莫不由之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爽春畦靃靡列於凝沍之晨錦障逶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

贊曰鄭沖含素王祥邁德百行斯融雙飛天路何石殊操芬餌標奇帝風流靡崇心載馳矜奢不極寇害成貲邦分身墜樂往哀隨

晉書卷三十三

晉書卷三十四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祖父仕漢南陽太守父衜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年十二喪父孝恩過禮事叔父玸甚謹嘗遊汶水之濵遇父老謂之曰骨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二寸美姿儀眉目顧盼輪郡將夏侯威昌之以兄霸之子妻之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日之顏子也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沈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蹄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夏侯霸之降景也姻親多告絕祜獨安其室恩禮有加潘尊母晉景兄發又卒殁墓積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文帝為大將軍辟祜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黃門郎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逌以忤意見斥祜在其閒不得而親頗有纖佷潘陳留王立賜爵關中侯邑百戶以少帝不順為侍臣求出補吏徙祕書監及五等建封鉅平子邑六百戶鎮會有寵而忌祜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邑三千戶固讓封不受乃進本爵為侯置郎中令備九官之職加夫人印綬泰始初詔曰夫建齊職衡允釐六職朝政之本也祜執德清劭忠亮純茂經緯文武審諒正直雖處腹心之任而不總權機之重非垂拱無為委任責成之意也其以祜為侍中右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右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吳吏爽官侵人懸之多毀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乃下征鎮

普加藥餌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入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鈐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颺以吮瘡厲士將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榮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閉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稍出矣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頻進愚寵不可久據夙夜戰悚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來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宴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降殺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尊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戚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竊閑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入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建有功使聖聽知爵臣者多未建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陳才於屠釣之閒而朝廷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寵雖久未若今日繇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憙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鄭芝絜身寒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皆服事華袞以禮辭始雖歷位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行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愚使臣得遠遁屯不獲留違必於外虞有闚匹夫之志有不可奪不難及遣鎮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之甚急詔祜迎闡祜率兵五萬出江陵道荊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克闡竟為抗所擒有司奏祜所統八萬餘人賊衆不過三萬祜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乃遣楊肇偏軍入險兵少糧繼軍人挫銳皆違詔命無大臣節可免官以侯就第竟坐貶為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為庶人祜以孟獻會武牢而鄭人懼皋鼬城東陽

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祜貞慤無私疾惡邪佞荀勗馮紞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檝爲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彊此乃諸侯之時耳今當一統不得與古同諭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得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剋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其後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爲南城郡封祜爲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祜讓曰昔張良請受留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固執不拜帝許之祜每被登進常守沖退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是以名德遠播朝野具瞻搢紳僉議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并之志仗祜以東南之任故寢之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

不忠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
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祜默然
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
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
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
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
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
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
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祜當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
詔封襲關內侯邑三百戶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不
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
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
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
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祜寢疾求入朝既至洛
陽會景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中詔申諭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
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
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克混一六合以
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為百代之盛軌如舍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
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為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
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
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
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鬢
皆為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
亦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賜以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詔曰
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祜蹈德沖素思心清遠始在內職值登大命乃心篤誠左
右王事入綜機密出統方岳當終顯烈永輔朕躬而奄忽殂隕悼之傷懷其追
贈侍中太傅持節如故祜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
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等述祜素志求葬於先人墓
次帝不許賜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諡曰成祜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
臨送祜甥齊王攸表祜妻不以侯斂之意帝乃詔曰祜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
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
初文帝崩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
常以歎息今主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
何為邪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
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
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
除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止祜所著文章及為老子傳
並行於世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
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荊州人為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改戶曹
為辭曹焉祜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故參佐劉儈趙
寅劉彌孫勃等牋詣預曰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軍祜參同
庶事祜執德沖虛操尚清遠德高而體卑位優而行恭前膺顯命來撫南夏既
有三司之儀復加大將軍之號雖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內渴佇羣俊望風
涉其門者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自鎮此境政化被乎江
漢潛謀遠計闢國開疆諸所規摹皆有軌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掾未
至而隕夫舉賢報國台輔之遠任也搜揚側陋亦台輔之宿心也中道而廢亦
台輔之私恨也履謙積稔晚節不遂此遠近所以為之感痛者也昔召伯所憩
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
例放棄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屬預表曰祜雖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
至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沒家無胤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憂載懷
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祖不惜四千戶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之詔不許
祜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克定之功

策告祜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策曰皇帝使謁者杜宏告故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祜昔吳為不恭負險稱號郊境不闢多歷年所祜受任南夏思靜其難外揚王化內經廟略著德推誠江漢歸心舉有成資謀有全策昊天不弔所志不卒朕用悼恨于厥心乃班命群帥致天之討兵不踰時一征而滅疇昔之規若合符契夫賞不失勞國有彝典宜增啟土宇以崇前命而重違公高讓之素今封夫人夏侯氏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又賜帛萬匹穀萬斛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鐶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祜兄子暨為嗣暨以父沒不得為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為祜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為鉅平侯奉祜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侍早卒孝武太元中封祜兄玄孫之子法興為鉅平侯邑五千戶以桓玄黨誅國除尚書祠部郎荀伯子上表訟之曰臣聞咎繇亡嗣臧文以為深嘆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得崇朝故太傅鉅平侯羊祜明德通賢國之宗主勳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然烝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紹愚謂鉅平封宜同酇國故太尉廣陵公準黨翼賊倫禍加淮南因逆為利竊饗大邦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因而不奪今王道維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衞瓘本爵菑陽縣公既被橫害乃進茅土始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名臣多非理終瓘功德無殊而獨受偏賞謂宜罷其郡封復邑菑陽則與奪有倫善惡分矣竟寢不報祜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官至都督淮北護軍初發與祜同母兄承俱得病祜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而承竟死發長子倫高陽相倫弟暨陽平太守暨弟伊初為車騎賈充掾後歷平南將軍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宛為張昌所殺追贈鎮南將軍祜伯父秘官至京兆太守子祉魏郡太守秘孫亮字長玄有才能多計數與之交者必傾盡款誠人皆謂得其心而殊非其實也初為太傅楊駿參軍時京兆多盜竊駿欲更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母失布以為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為駿慚而止累轉大鴻臚時惠帝在長安亮與關東連謀內不自安奔于并州為劉元海所害亮弟陶為徐州刺史

##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為鎮西長史及會反寮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三十戶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詔班于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為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宜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

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幷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敘不足復曲以法繩也已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屬例屬例之理卽亦取於風聲六年頻屬蝕陟無減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稍優以成陟黜劣以取蝕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蝕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貶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讓大類亦無取於蝕陟也司隸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虞寔龐右以預爲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虞兵强盛石鑒時爲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虞梁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幷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擊大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精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侯順論其後龐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幷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聞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與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爲預所糾遂相雠恨言論諠譁並坐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宮將遷於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卽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預以時歷差舛不應晷度奏上二元乾度歷行於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實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梁陽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廟軟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食貨志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期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駙馬預既至鎮繕兵甲輯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曾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滅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長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開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敕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救易以成偏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自國月以來賊但勤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鄙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機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閒佈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懷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盡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蜂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皆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棋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彊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婁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閒累剋城邑皆如預策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乏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夏愍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皆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棧下席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諺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遣江陵吳旨將伍延等請降而列兵登陣預攻剋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

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彊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戶封子耽爲亭侯千戶賜絹八千匹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退不許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預初在荆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預先爲遺令曰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尙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子錫嗣錫字世嘏少有盛名起家長沙王乂文學累遷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氈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後轉衛將軍長史趙王倫篡位以爲治書御史孫秀求交於錫而錫拒之秀雖銜之憚其名高不敢害也惠帝反正遷吏部郎城陽太守不拜仍遷尚書左丞年四十八卒贈散騎常侍子乂嗣在外戚傳

史臣曰泰始之際人祇星聚華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幷之勢桑枝不競瓜潤空慚乖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飆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輕

纖毫於在位可以興嗟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諂徇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爲諸侯之庶子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贊曰漢地西險吳江左迴羊公恩信百萬歸來昔之誓旅懷經罕素元凱文場稱爲武庫

晉書卷三十四

晉書卷三十四考證

羊祜傳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臣人龍按本書當時知名士不數及王佑或王沈之譌耳

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臣宗楷按風俗通云清擬夷叔陶潛詩夷叔在西山皆謂伯夷叔齊也並稱兩人而一氏一名日知錄所譏文中之[illegible]

晉書卷三十四考證

唐　太宗文皇帝　御撰

列傳第五

陳騫　子輿

陳騫臨淮東陽人也父矯魏司徒矯本廣陵劉氏爲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騫沉厚有智謀初矯爲尚書令侍中劉曄見幸於魏明帝聞矯專權嫉憚以問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後帝意果釋騫尚少爲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玄以此異之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並著稱績徵爲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屬賊寇臨石以尚書持節行征虜將軍破賊而還會諸葛誕之亂復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壽春平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安東將軍進爵廣陵侯轉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轉都督江南諸軍事徙都督荆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封鄢侯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爲都督揚州諸軍事餘如故假黄鉞攻拔吳柤里城破涂中屯戍賜騫兄子悝爵關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因入朝盲於帝曰胡烈秦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爲國之恥願陛下詳之時弘爲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爲不協相構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爲涼州刺史騫終歎息以爲必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喪沒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騫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有績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爲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爲不及也累處方任爲士庶所懷既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衰冕之服詔曰騫元勳舊德統乂東夏方弘遠績以一吳會而所苦未除每表懇切重勞以方事今聽留京城以前太尉府爲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幔下司馬官騎大軍鼓吹皆如前親兵百人廚田十頃廚園五十畝廚士十人器物經用皆留給焉又給乘輿車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何故事騫累稱疾辭位詔曰騫履德論道朕所諮詢方賴謀猷以弘庶績宜時視事可遣散騎常侍諭意騫輒歸第詔又遣侍中敎論匡救遣圖請許之位同



保傳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還第帝以其勳舊耆老禮之甚重又以騫有疾聽乘輿上殿騫素無審諤之風然與帝語微及見皇太子加敬時人以爲紹第稚與其子與忿爭遽說騫子女穢行騫衰從第以此獲譏於世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加以衰敝贈太傅諡曰武及葬帝於大司馬門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子與嗣爵與字世興初拜散騎侍郎洛陽令遷黄門侍郎歷將校左軍將軍大司農侍中坐與叔父不睦出爲河內太守與雖無檢正而有力致尊卒子植字弘先嗣官至散騎常侍卒子粹嗣永嘉中遇害孝武帝以騫玄孫襲爵卒弟子浩之嗣宋受禪國除

裴秀　子頠　從弟楷　楷子遐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父潛魏尚書令秀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歲有諸徽者出則通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常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秀母曰徽賤如此當應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渡遼將軍毋丘儉常厲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路自然玄靜守真性入道與博學彊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賜佐讓明助和鼎味咄贊大府光昭威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游夏顏冉之美爽乃辟爲掾襲父爵清陽亭侯遷黄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嘗之爲廷尉正歷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軍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騎常侍帝之討諸葛誕也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黄門侍郎鍾會以行臺從豫參謀略及誕平轉尚書進封魯陽鄉侯增邑千戶常道鄉公立以豫議定策進爵縣侯增邑七百戶遷尚書僕射魏咸熙初釐革惠司時荀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爵秀議五等之爵自騎督已上六百餘人皆封於是秀封濟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戶以高苑縣濟川增爲侯國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彝陽侯攸武帝慮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寄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既即王位拜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御史大夫王沈衛將軍賈充俱開府加給事中及帝受禪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戶時安

遠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爲益有司奏免秀官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此古人所難交關人事詡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司隸校尉李憙復上言騎都尉劉尚爲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詔又以秀幹翼朝政有勳績於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久之詔曰夫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極弼成王事者也故經國論道賴之明喆苟非其人官不虛備尚書令左光祿大夫裴秀雅量弘博思心通遠先帝登庸贊事前朝朕受明命光佐大業勳德茂著配蹤元凱宜正位居體以康庶績其以秀爲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當禪代之際總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禮無違者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強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擿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祕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深入其阻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載爲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薨時年四十八詔曰司空經德履哲體蹈儒雅佐命翼世勳業弘茂方將宣獻敷制爲世宗範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元初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宜使諸卿任職未及奏而薨其友人料其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其詞曰孫皓酷虐不及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遣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安之勢也臣昔雖已屢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篤不起謹重尸啟願陛下時共施用乃封以上聞詔報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爲王公配享廟庭有二子濬頠濬嗣位至散騎常侍早卒濬庶子憬不惠別封高陽亭侯以濬少弟頠嗣頠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賈充即頠從母夫也表秀有佐命之勳不幸嫡長喪亡遺孤稚弱頠才德英茂足以興隆國嗣詔頠襲爵頠固讓不許太康二年徵爲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即位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初頠兄子憬爲白衣頠論述世勳賜爵高陽亭侯楊駿將誅也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頠問太傅所在頠紿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從頠言遂委而去尋而詔頠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及駿誅以功當封武昌侯頠請以封憬帝竟封頠次子該頠苦陳憬本承嫡宜襲鉅鹿先帝恩旨辭不獲命武昌之封已之所蒙特請以封憬該時尚主故帝不聽累遷侍中時天下暫寧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皇太子既講釋奠祀孔子飲饗射侯甚有儀序又令荀藩終父勗之志鑄鍾鑿磬以備郊廟朝享禮樂頠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夭爲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爲言談之林藪頠以賈后不悅太

子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啓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衛萬人遷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祿大夫每受一職未嘗不殷勤固讓表疏十餘上博引古今成敗以爲言覽之者莫不寒心顧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爲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顧曰鹹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然勤爲左右陳禍福之戒冀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遠猷顧旦夕勸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顧曰幸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若不行則辭病而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顧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顧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顧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顧上言賈模遷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谷絲謀虞伊尹相商呂望坦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暨于雖體谷單傳說祖己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遺蹟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靜昔疎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況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喻時以陳準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顧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俊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原成之表而今有重于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愍懷太子之廢也顧與張華苦爭不從時在華傳顧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任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學遞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曰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遺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揆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猷務殊塗所以資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動乎往復精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設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遠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費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異而親閒損之善遂闕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觀遺觀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廢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教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通用可飾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譏言之異者深列有形之故威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像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吉足戚衆聽眩蕩斯成說難顧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鹹不可蓋喟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睿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庭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笑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撫機雜之弊顯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冤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吉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言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沉淪之釁與慢末以忘本

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繒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于胸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旨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宗則偏而審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楊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旨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列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卑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遠易門肆顧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旨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撰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頗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慮旨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陰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覩也由此而觀擾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又著辯才論古今精義皆辨釋焉未成而遘禍初趙王倫昭事賈后頗甚惡之倫數求官爵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爲倫所怨倫又潛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時年三十四二子嵩該倫亦欲害之梁王肜東海王越稱顧父秀有勳王室配食太廟不宜滅其後嗣故得不死徙帶方惠帝反正追復顧本官改葬以卿禮誄曰成以萬嗣爵爲中書黃門侍郎該出後從伯鐵爲散騎常侍並爲乞活賊陳午所害

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鍾會薦之於文帝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爲定科郎事畢

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讞當否楷書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武帝爲撫軍妙選僚采以楷爲參軍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爲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宮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悅羣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武帝大悅羣臣皆稱萬歲俄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河內太守入爲屯騎校尉右軍將軍轉侍中右僕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欽人狂藥貴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卽以宅與衍樂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毀譽其行己任率皆此類也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帝嘗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貴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時任愷庾純亦以充爲言帝乃出充爲關中都督充納女於太子乃止平吳之後帝方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之風次序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坐者歎服潘楷子瓌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執政乃轉爲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歎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是日事起倉卒缺戮縱橫來人爲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題侍中傳祗救護得免猶坐去官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真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食邑二千戶代楚王瑋爲北軍中候加散騎常侍瑋矯殺亮斥己任楷楷閉之不敢拜轉爲尚書楷長子爽先娶亮女女適衛瑾子楷廉肉離未已求出外鎮除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垂當發而瑾果矯詔誅亮瑋瑋以前專己中鋒又與亮瑋婚親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誼於己開有警單車入城匿于婁父

王渾家與兆小子一夜入從故得免難瑋既伏誅以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遏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爲楷請曰楷受先帝拔擢之恩復蒙陛下儐遇鼓場節之秋也然楷性不競於物昔爲常侍求出爲河內太守後爲侍中復求出爲河南尹與楊駿不平求爲衛尉及轉東宮班在時類之下安於淡退有識有以見其心也楷今委頓臣深憂之光祿勳缺以爲可用今張華在中書王戎在尚書足舉其契無爲復令楷入名臣不多當見將養勿違其志要其遠爾之益不聽就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及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回眸顧之曰竟未相識衍深嘆其神儁楷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嘗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鏗鏗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初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爲棗或作血或作蒸嘗子其年而卒時年五十五楷曰元有子五與瓚憲禮邁與字祖明少譽父爵官至散騎侍郎卒誄曰朗瓚字國寶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特爲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楊駿之昧爲亂兵所害憲字景思少而頴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修尚儒學足不踰閾者數年陳郡謝鯤潁川庾敳皆爲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初侍講東宮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東海王越以爲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淩承制以憲爲尚書承嘉末王淩爲石勒所破衆萬等莫不謝罪軍門賈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而謂之曰王淩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憲拯茲黎元矯蕃頑歡慶謝交路二君齊惡徼威誠信蛆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對曰臣等世荷晉榮恩過隆重王淩凶暴覬正尚晉之遺蓄雖欣聖化義蛆誠心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閭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既不欲以道化厲物必於刑忍爲治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釋王淩官寮親屬皆賀王臣萬惟憲與荀綽兼有書百餘表疊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郎出爲長樂太守及勒僭號未遑制度與王波爲之撰朝儀於是憲章文物擬於王者勒大悅署太中大夫遷司徒及季龍之世彌加禮重憲有二子挹虔並以文才知名虔仕季龍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虔俱素俠躭酒好臧否人物與河閒邢魚有隙魚嘗乘虔馬奔殺邃爲人所獲魚輕虔使己以季龍嘗愛鮮卑告之爲備時季龍遘謀伐遼而與魚辭正會季龍悉誅挹虔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爲右光祿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玄默未嘗以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勳見尊禮竟卒於石氏以族人峙子遵爲嗣楷長兄黎次兄康並知名康子盾少歷顯位永嘉中爲徐州刺史委任長史司馬與奧勳盾刑殺立威大發良人爲兵有不奉法者罪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嗟怨東海王越盾妹夫也越既薨騎督滿衡便引所發良人東還尋而劉元海遣將王桑趙固向彭城前鋒數騎至下邳文武不堪苛政悉皆散走盾與奔淮陰妻子爲賊人所得與又誘盾降趙固固妻盾女有寵盾向女涕泣固遂殺之盾弟邵字道期元帝爲安東將軍以邵爲長史王導爲司馬二人相與爲深交徽爲太子中庶子復轉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揚州江西淮北諸軍事東中郎將隨越出項而卒於軍中及王導爲司空既拜嘆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導子仲豫與康同字導恩舊好乃改爲敬豫焉楷第肆字季舒器宇宏曠官至黃門侍郎長水校尉肆子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泠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坐嗟服又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棋馥司馬行酒遐未卽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奏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東海王越引爲主簿後爲越子毗所害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爲入裴方入王徹比王群楷比王衍康比王綏肆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戎邃比王玄云史臣曰周稱多士漢曰得人取類屬象頗符奕時乏名流多以幹翮相許自家光國豈陳蕃之謂歟秀則聲蓋朋儕稱爲領袖楷則機神幼發自以清通俱爲晉代名臣夏有以也

贊曰世既須才才應世至高平沉敏道茲名器鉅鹿自然亦云經衛嬰臯陳石

晉圖開祕顧有清規承家來媚

晉書卷三十五

晉書卷三十五考證

裴秀傳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日知錄明末富平民掊地得王莽貨布一器凡古尺所謂長二十五分者今之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與此可以相證

晉書卷三十五考證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

衛瓘　子恆　孫璪　玢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高祖覬漢明帝時以儒學自代郡徙至河東安邑卒因賜所亡地而葬之子孫遂家焉父覬魏尚書瓘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有名理以明識清允稱襲父爵關鄉侯弱冠爲魏尚書郎時魏法嚴苛母陳氏憂之瓘自請得徙爲通事郎轉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疎甚爲傳嘏所重謂之曰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職稱累遷散騎常侍陳留王即位拜侍中持節慰勞河北以定議功增邑戶數歲轉廷尉鄉瓘明法理每至聽訟小大以情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會艾軍事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既平艾飆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己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艾臥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圍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表章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恩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遏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勤詐仆地比出閤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鹽湯大吐瓘素羸便以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攀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殿而走鼕殺之瓘於是部分諸將軍情肅然鄧艾本管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懼爲變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綿竹夜襲艾於三造事斬艾及其子忠初艾之入江由也以續不進將斬之既而赦焉及瓘遣續謂之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事平朝議封瓘瓘以剋蜀之功瓘帥之力二將殺屬自取滅亡雖運智謀而無寧族之效固讓不受除使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鎮西將軍尋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增封菑陽侯以餘爵封弟寶開陽亭侯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爲公都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加征東大將軍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績除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至鎮表立平州後兼督之于時幽幷東有務桓西有力微並爲邊害瓘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朝廷嘉其功賜一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受命而卒子密受封爲亭侯瓘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累求入朝既至武帝善遇之俄使旋鎮咸寧初徵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太康初遷司空侍中令如故爲政清儉甚得朝野聲譽武帝勑瓘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瓘自以諸生之胄婚對微素抗表固辭不許又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以日蝕瓘與太尉汝南王亮司徒魏舒俱避位帝不聽瓘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亮等上疏曰昔聖王榮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鄙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遺修其身是以榮貴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兹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貲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爲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士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爲正無復縣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爲邑里郡縣之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

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
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遊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
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
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惠帝之為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
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
所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
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瓘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瓘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
過楊駿素與瓘不平駿復欲自專重權宣若離婚瓘必遜位於是遂與黃門等
毀之諷帝奪宣公主瓘慚懼告老遜位乃下詔曰司空瓘年未致仕而遜讓歷
年欲及神志未衰以果本情至真之風實感吾心今聽其所執進位太保以公
就第給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及大車官騎麾蓋鼓吹諸威儀
一如舊典給廚田十頃園五十畝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主者務令優備
以稱吾崇賢之意焉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瓘位詔不許帝後知黃門虛搆
欲還復主而宣疾亡惠帝即位復瓘千兵及楊駿誅以瓘錄尚書事加綠綟綬
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給騎司馬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
臣廷議無敢應者唯瓘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
得騁己淫虐又聞瓘與瑋有隙遂謗瓘與亮欲為伊霍之事啓帝作手詔使瑋
免瓘等官黃門齎詔授瑋瑋性輕險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遐收瓘左右疑遐
矯詔咸諫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比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
也瓘不從遂與子恒嶽裔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恒二子璪玠時在
醫家得免初杜預聞瓘殺鄧艾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居總帥
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
俟駕而謝終如預言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歲餘及禍太保主簿劉繇
等冒難收瓘而葬之初瓘為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瓘斥遣之及難作隨兵
討瓘故子孫皆及于禍楚王瑋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諡未顯無
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繇



等執黃幡撾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承詔當免即便奉送章綬雖有兵
仗不施一刃重敕出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右軍以下即承詐偽
違其本文輒戮宰輔不復表上橫收公子孫輒皆行刑賊害大臣父子九人伏
見詔書為楚王所誑誤非本同謀者皆弛遣如書之旨謂里舍人被驅逼齎白
杖者耳律受教殺人不得免死況乎手害功臣賊殺忠良雖云非謀理所不赦
今元惡雖誅殺賊猶存臣懼有司未詳事實或有縱漏不加精盡使公父子讎
賊不滅冤魂永恨訴於穹蒼酷痛之臣悲於明世臣等身被創痍殯斂始訖謹
條瓘前在司空時帳下給使榮晦無情被黜知瓘家人數小孫名字晦始以
右軍其夜晦在門外揚聲大呼宣詔免公還第及門開晦前到中門復讀所齎
偽詔手取公章綬貂蟬催公出第晦按次錄瓘家口及其子孫皆兵仗將送著
東亭道北圍守一時之間便皆斬斫害公子孫實由於晦及將人劫盜府庫皆
晦所為考晦一人衆姦皆出乞驗盡情偽加以族誅詔從之朝廷以瓘舉門無
辜受禍乃追瓘伐蜀勳封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戶諡曰成贈假黃鉞恒字巨山
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祕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恒善草隸書
為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
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
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
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
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
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
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
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
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
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按
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恒竊悅之故
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以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

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偽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苯䔿以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其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頹，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鵠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或曰下土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員，員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

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揚波振撇，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斜趨，不方不員，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群游，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觀。摛華艷於紈素，為學藝之範閑。嘉文德之弘懿，蘊作者之莫融，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略而論旃。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善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為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書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洛陽令而以為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祕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為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篆。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鍼裂，或砥平繩直，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虡設張，庭燎飛煙。嶄岩嵯峨，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誕，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祕奧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

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忩忩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跱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黝黗點䵢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淩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挶枝絕筆收勢餘綖糾結若杜伯揵毒緣巇螣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摧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及瓘爲楚王瑋所搆恆聞變以何劭嫂之父也從牆孔中詰之以問消息劭知而不告恆還經廚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後贈長水校尉諡蘭陵真世子二子璪玠璪字仲寶襲瓘爵後東海王越以蘭陵益其國改封江夏郡公邑八千五百戶懷帝即位爲散騎侍郎永嘉五年沒於劉聰元帝以瓘玄孫崇嗣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冏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恆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壻玉潤辟命屢至皆不就久之爲太傅西閣祭酒拜太子洗馬璪爲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啓諭深至爲門戶大計母涕泣從之臨別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是與不問貴賤況衛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乎於是以女妻焉遂進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以王敦豪爽不羣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葬於南昌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塋於江寧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後劉惔謝尙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尙曰安得相比其閒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其爲有識者所重若此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爲當時第一云恆族弟展字道舒歷尙書郎南陽太守永嘉中爲江州刺史累遷晉王大理詔有考子證父或鞫父母辭子所在展以爲恐傷正教並奏除之中興建爲廷尉上疏宜復肉刑語在刑法志卒贈光祿大夫

張華　子禕　韙　劉卞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贍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周急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其詞曰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翾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毛無施於器用肉不登乎俎味鷹鸇過猶戢翼尙何懼於罿罻翳薈蒙籠是焉游集飛不飄揚翔不翕集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棲無所滯游無所盤匪陋荊棘匪榮茝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

禽之無知而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性而不矜動因循而簡易任自然以爲資無誘慕於世僞鵰鶡介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鵾鷄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終爲戮於此世蒼鷹鷙而受紲鸚鵡慧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縶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爲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鶢鶋避風而至條支巨爵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逼畏夫惟體大妨物而形瓌足偉也陰陽陶烝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螟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郡守鮮于嗣薦華爲太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遂即真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彊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遭母憂哀毀過禮中詔勉厲逼令攝事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爲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吳之計語在祜傳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算衆軍既進而未有剋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剋及吳滅詔曰尚書關內侯張華前與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算定權略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勳其進封爲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人爲亭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晉史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焉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彊盛朝議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號儀同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紞即恢之弟也深有寵於帝紞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竊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紞免冠謝曰臣愚冗瞽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紞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輈張跋扈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亂心無由而生亂事無由而成矣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既已然微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紞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極言之紞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即位以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羣臣於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以爲春秋絕文姜今太后自絕於宗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爲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爲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固辭開府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爲衆望所依欲倚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妒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

忠勳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譬乃受數年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
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
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
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
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
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
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
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
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偏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
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
僕射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
內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
意堅因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氐羌反
叛乃以梁王肜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爲亂而秀變詐姦人
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肜許諾秀友人
辛冉從西來言於肜曰氐羌自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倫既還諂事賈后因求
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讎武
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
孔子屐等盡焚焉時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爲
柏識者以爲不祥又華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
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
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爲霸者之事華
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臥
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華將死謂張
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
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

答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
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
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爲之延
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祕
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
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
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
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
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
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
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
言果聲聞數十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彊盛未
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
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
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
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
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
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
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
土以拭劍光芒艷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
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
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
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
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
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
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

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焉後倫秀伏誅齊王冏輔政擊虞致箋於冏曰閒於張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爲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冏於是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王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義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毓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肉之臣以虧喪王室蹕其虛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解系解結同以羔羊並被其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雒新之命然此等諸族未蒙恩理昔樂郤降在阜隸而春秋傳其違幽王絕功臣之後褒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在職思納愚誠若合聖意可令羣官通議議者各有所執而多稱其冤壯武國臣竺道又諧長沙王求復華爵位依違者久之太安二年詔曰夫愛惡相攻佞邪醜正自古而有故司空壯武公華竭其忠貞思翼朝政謀謨之勳每事顧之前以華弼濟之功宜同封建而華固讓至于八九深陳大制不可得辭終有顛敗危辱之慮辭義懇誠足勸遠近華之至心誓於神明華以伐吳之勳受爵於先帝後封既非國體又不宜以小功踰前大實華之見害俱以姦逆國亂證被枉賊其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弔祭之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撰華誄後作誄又爲誄德賦以悼之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筆並行於世二子禕韙禕字彥仲好學誠敏有父風歷位散騎常侍韙儒博曉天文散騎侍郎同時遇害禕子與字公安襲華爵避難過江辟丞相掾太子舍人

劉卞

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爲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租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云何以爲亭子令即召爲門下史百事疎閑不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答曰願之即使就學無幾卞兄爲太子長兵既死兵例須代功曹請以卞代兄役令曰租秀才有言遂不聽卞後從令至洛得入大學試經爲最四品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爲人寫黃紙者也訪問知怒言於中正退爲尚書令史或謂卞曰君才簡略堪大不堪小不如作守舍人卞從其言後爲吏部令史遷齊王攸司空主簿轉太常丞司徒左西曹掾尚書郎所歷皆稱職累遷散騎侍郎除幷州刺史入爲左衛率知賈后廢太子之謀甚憂之以計干張華而不見用益以不平賈后親黨微服聽察外間頗聞卞言乃遷卞爲輕車將軍雍州刺史卞知言泄恐爲賈后所誅乃飲藥卒初卞知幷州昔同時爲須昌小吏者十餘人租錢之其一人輕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史臣曰夫忠爲令德學乃國華譬衆星之有禮義人倫之有冠冕也衛瓘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爲美遵乎險轍理有可言昏亂方凝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圖以赴蹈爲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淫網同嗟承劍邦家殄瘁不亦傷哉

贊曰賢人委質道映淩寒尸祿觀敗吾生未安衛以賈滅張由趙殘忠於亂世自古爲難

晉書卷三十六

晉書卷三十六考證

衛瓘傳每書輒削而焚其柎○臣宗楷按柎當係柿字之訛若監本作附則更誤矣今仍副本而錄其說於此

晉書卷三十六考證

安平獻王孚　子邕　邕弟綏陽成王雄　雄子河間平王洪　洪子威　洪弟隨穆王雅　雅弟覽　覽弟太原成王輔　輔弟翼　翼弟下邳獻王晃　晃弟太原烈王瓌　瓌弟高陽元王珧　珧弟常山孝王衡　衡弟沛順王景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楙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敬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爲八達焉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闥不倦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陳留殷武有名於海內嘗罹罪譴孚往省之遂與同處分食談者稱焉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爲文學掾植貧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遷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崩太子號哭過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殿下爲命當上爲宗廟下爲萬國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帝崩相聚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大行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海內而但哭邪孚與尚書和洽龍羣臣備禁衛具喪事奉太子以即位是爲文帝時當選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飄輕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有殊辭必有獲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轉孚爲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內除黃門侍郎加騎都尉時孫權稱藩請送任子當遣前將軍于禁還久而不至天子以問孚孚曰先王設九服之制狄以要荒難以德懷不以諸夏禮責也陛下承緒遠人率貢權雖未送任子于禁不至猶宜以寬待之畜養士馬以觀其變不可以嫌疑責讓恐傷懷遠之義自孫策至權奕世相繼惟彊與弱不在一禁禁之未至當有他故耳後禁至果以疾遲留而任子竟不至大軍臨江責其違言吳遂絕不貢獻後出爲河內典農將軍關內侯轉清河太守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勤須節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度支尚書孚以爲擒敵制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爲二部爲討賊之備又以關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由是關中軍國有餘待賊有備矣後除尚書右僕射進爵昌平亭侯遷尚書令及大將軍曹爽擅權李勝何晏鄧颺等亂政孚不視庶事但正身遠害而已及宣帝誅爽孚與景帝屯司馬門以功進爵長社縣侯加侍中時吳將諸葛恪圍新城以孚進督諸軍二十萬防禁之孚次壽春遭母丘儉文欽等進討諸將欲速擊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爲功且當詐巧不可力爭也故稽留月餘乃進軍吳師望風而退魏明帝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孚以爲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爲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爲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攷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謚號何待於姓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爲天皇之尊同於往古列國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爲天皇之后同於往古之夫人也乖經典之大義異乎聖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訓將來爲萬世不易之式者也遂從孚議遷司空代王淩爲太尉及蜀將姜維寇隴右雍州刺史王經戰敗遣孚西鎮關中統諸軍事征西將軍陳泰與安西將軍鄧艾進擊維維退孚還京師轉太傅及高貴鄉公遭害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尸於殿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焉推主者會太后令以庶人禮葬孚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孚性至慎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遂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勳尊不敢逼後進封長樂公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勝

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詔曰太傅勳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導弘訓鎮靜宇內願奉以不臣之禮其封為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有司奏諸王未之國者所置官屬權未有備帝以孚明德屬尊當宣化樹教為群后作則遂備置官屬焉又以孚內有親戚外有交游惠下之費而經用不豐奉絹二千匹及元會詔孚乘輿車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給以雲母輦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以素棺單槨斂以時服泰始八年薨時年九十三帝於太極東堂舉哀三日詔曰王勳德超世尊寵無二期頤在位朕之所倚庶永百齡諮仰訓導奄忽殂隕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緋練百匹絹布各五百匹錢百萬穀千斛以供喪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帝再臨喪親拜盡哀及葬又幸都亭望柩而拜哀動左右給鑾輅輕車介士武賁百人吉凶導從二千餘人前後鼓吹配饗太廟九子邕望輔翼晃瓌珪衡景

邕字子魁初為世子拜步兵校尉侍中先孚卒追贈輔國將軍謚曰貞邕子崇為世孫又早夭泰始九年立崇弟平陽亭侯隆為安平王立四年咸寧三年薨謚曰穆無子國絕

義陽成王望字子初出繼伯父朗寬厚有父風仕郡上計吏舉孝廉辟司徒掾歷平陽太守洛陽典農中郎將從宣帝討王凌以功封永安亭侯遷護軍將軍改封安樂鄉侯加散騎常侍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沉鍾會並見親待數侍宴筵公性急秀等居內職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武賁五人時景文相繼輔政未嘗朝覲權歸晉室望雖見寵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為征西將軍持節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先是蜀將姜維屢寇關中及望至廣設方略維不得為寇關中賴之進封順陽侯徵拜衛將軍領中領軍典禁兵尋加驃騎將軍開府頃之代何曾為司徒武帝受禪封義陽王邑萬戶給兵二千人泰始三年詔曰夫尚賢廣勳尊宗茂親所以體國經化式是百辟也且台司之重存乎天官故周建六職政典為首司徒領軍以明德近屬世濟其美祖考創業翼佐大命出典方任入贊朝政文德既著武功宣暢遠朕躬位竭道惟明宜登上司兼統軍戎內輔帝室外隆威重其進位太尉中領軍如故置太尉軍司一人參軍事六人騎司馬五人又增置官騎十人并前三十假羽葆鼓吹吳將施績寇江夏邊境騷動以望統中軍步騎二萬出屯龍陂為二方重鎮假節加大都督諸軍事會荊州刺史胡烈距績破之望乃班師俄而吳將丁奉寇芍陂望又率諸軍以赴之未至而奉退拜大司馬皓率衆向壽春詔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據淮北皓退軍罷泰始七年薨時年六十七贈賜有加望性儉吝而好聚斂身亡之後金帛盈溢以此獲譏四子奕洪整楙奕至黃門郎先望卒整亦早亡以奕子奇襲爵奇亦好畜聚不知紀極遣三部使到交廣商貨為有司所奏太康九年詔貶為三縱亭侯更以章武王威為望嗣後威誅復以奇為棘陽王以嗣望

河間平王洪字孔業出繼叔父邑武亭侯遺任魏歷位典農中郎將原武太守封襄賁男武帝受禪封河間王立十二年咸寧二年薨二子威混威嗣徙封章武其後威既繼義陽王望更立混為洪嗣混歷位散騎常侍薨及洛陽陷混諸子皆沒于胡而小子滔初嗣新蔡王確亦與其兄俱沒後得南還與新蔡太妃不協太興二年上疏以兄弟並沒在遼東章武國絕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常賀循議章武新蔡俱承一國不絕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傍親按滔既已被命為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永絕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在遼不得言無道里雖阻復非絕域且鮮卑恭命信使不絕自宜詔下遼東使訪章處混等俱發遣令還繼嗣本封則滔今未得便委離所後也元帝詔曰滔雖出養自有所生母新蔡太妃相侍甚篤滔執意如此如其不聽終當紛紜更為不可今便順其所執還襲章武滔歷位散騎常侍薨子休嗣休與彭城王雄俱奔蘇峻峻平休已戰死弟珍年八歲以小弟坐咸和六年復爵位至大宗正薨無嗣河間王欽以子範之繼位至游擊大將軍薨子秀嗣義熙元年為桂陽太守秀妻桓振之妹振作逆秀不自安謀反伏誅國除

威字景曜，初嗣洪，咸寧三年，徙封章武。太康九年，嗣義陽王望。威凶暴無操行，
諂附趙王倫。元康末，為散騎常侍。倫將篡，使威與黃門郎駱休逼帝奪璽綬。倫
以威為中書令。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
字也。於是誅威。

隨穆王整兄奕卒，以整為世子，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先父薨，追贈冠軍將
軍。武帝以義陽國一縣追封整為隨縣王，子邁嗣。太康九年，以義陽之平林益邁
為隨郡王。

竟陵王楙字孔偉，初封樂陵亭侯，起家參相國軍事。武帝受禪，封東平王，邑三
千九十七戶，入為散騎常侍、尚書。楙善諂諛，曲事楊駿。及駿誅，依法當死，東安
公繇與楙善，故得不坐，遷大鴻臚，加侍中。繇欲擅朝政，與汝南王亮不平，亮
訖以繇討殺駿，免繇，楙等官，遣楙就國。楙遂殖財貨，奢僭踰制。趙王倫篡位，
召還。及義兵起，倫以楙為衛將軍，都督諸軍事。倫敗，楙免官。齊王冏輔政，楙復
為侯，封樂楙為平東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成都王穎輔政，進楙為衛
將軍。會惠帝北征，即以楙為車騎將軍，都督如故，使率眾赴鄴。蕩陰之役，東海
王越奔于下邳，楙不納，越乃還國。帝既西幸，越糾兵謀迎大駕，楙甚懼。長史王
修說曰：「東海宗室重望，今將興義，公宜舉徐州以授之，此克讓之美也。」楙從之，
乃自承制，都督兗州刺史、車騎將軍，表於天子。時帝在長安，遣使者劉虔即拜
楙為兗州刺史。苟晞不得已，乃給度兵使，稱詔誅晞，晞時已避位。楙在州徵
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范陽王虓遣苟晞還兗州，徙楙都督青州諸軍事，楙不受命，
背山東諸侯，與豫州刺史劉喬相結。虓遣將田徽擊楙，破之，楙走還國。帝還洛
陽，楙乃詣闕。及懷帝踐阼，改封竟陵王，拜光祿大夫。越出牧豫州，留世子毗及
其黨何倫防察宮省。楙白帝討越，乃合眾襲倫，不克，帝委罪於楙，楙奔竄獲免。
越薨，乃出。及洛陽傾覆，為亂兵所害。

太原成王輔，魏末為野王太守。武帝受禪，封渤海王，邑五千三百七十九戶。泰
始二年之國，後為衛尉，出為東中郎將，轉南中郎將。咸寧三年，徙為太原王，監
并州諸軍事。太康四年入朝。五年，薨，追贈鎮北將軍。永平元年，更贈衛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子弘立，元康中，為散騎常侍，徙封中丘王。三年薨，子鑠立。

翼字子世，少歷顯位，官至黃門中郎將。武帝未受禪而卒，以兄邕之支子承為
嗣，封南宮縣王。薨，子祐嗣立，承遂無後。

下邳獻王晃字子明，魏封武始亭侯，拜黃門侍郎，改封西安男，出為東莞太守。
武帝受禪，封下邳王，邑五千一百七十六戶。泰始二年就國。晃孝友貞廉，謙虛
下士，甚得辭譽之稱。後為長水校尉、南中郎將。九年，詔曰：「南中郎將下邳王晃
清亮中正，體行明潔，才周政理，有文武策識。其以晃為使持節、都督寧益二州
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晃以疾不行，更拜尚書，遷右僕射，久之，出為鎮
東將軍、都督青徐二州諸軍事。惠帝即位，入為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將誅楊
駿，以晃領護軍，屯東掖門。尋守尚書令，遷司空，加侍中，令如故。元康六年薨，追
贈太傅。二子：裒、綽。裒早卒，綽有篤疾，別封良城縣王。以太原王輔第三子韡為
嗣，官至侍中、尚書，早薨。子韶立。

太原烈王瓌字子泉，魏長樂亭侯，改封貴鄉侯，歷振威將軍、秘書監，封國始
子。武帝受禪，封太原王，邑五千四百九十六戶。泰始二年就國，四年入朝，賜衮
冕之服，遷東中郎將。十年薨，詔曰：「瓌乃心忠篤，智器脩亮，歷位文武，有幹事之
績。出臨封土，又兼鎮守許都，厥蹟可紀。不幸早薨，朕甚悼之。今安厝在近，
其追贈前將軍。」子顒立，徙封河間王，別有傳。

高陽元王珪字子璋，少有才望，魏高陽鄉侯，歷河南令，進封護陽子，拜給事黃
門侍郎。武帝受禪，封高陽王，邑五千五百七十戶，歷北中郎將，督鄴城守諸軍
事。泰始六年入朝，以父孚年高，乞留供養，拜尚書，遷右僕射。十年薨，追贈大
將軍、[illegible]儀同三司。珪[illegible]而[illegible]之。無
子，詔以太原王輔子[illegible]立。五年[illegible]咸寧四年[illegible]西[illegible]子太康二年[illegible]
以太原王[illegible]子[illegible]後封[illegible]

常山孝王衡字平秩，魏封德陽鄉侯，[illegible]汝陽子[illegible]武帝受禪，封常
山王，邑三千七百九十戶。二年薨，無子，以安平[illegible]子[illegible]
沛順王景字子文，魏[illegible]大夫。武帝受禪，封沛王，邑三千四百戶

王穎大軍敗績騰與安北將軍王浚共殺穎所署幽州刺史和演率衆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距戰浚率鮮卑騎擊斌騰爲後係大破之穎懼挾帝歸洛陽進騰位安北將軍永嘉初遷車騎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鎮鄴又以迎駕之勳改封新蔡王初騰發幷州次於眞定値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表獻之其後公師藩與平陽人汲桑等爲羣盜起於清河鄃縣衆千餘人寇頓丘以葬成都王穎爲辭載穎主而行與張泓故將李豐等將攻鄴騰曰孤在幷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剋汲桑小賊何足憂也及豐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爲豐所害四子虞矯紹確虞有勇力騰之被害虞逐豐豐投水而死是日虞及矯紹幷鉅鹿太守崔曼車騎長史羊恒從事中郎蔡克等又爲豐餘黨所害及諸名家流移依鄴者死亡並盡初鄴中雖府庫虛竭而騰資用甚饒性儉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可數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爲用遂致於禍及苟晞救鄴桑還平陽于時盛夏尸爛壞不可復識騰及三子骸骨不獲庶子確立

莊王確字嗣安歷東中郎將都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永嘉末爲石勒所害無子初以章武王混子滔奉其祀其後復以汝南威王祐子弼爲確後太興元年薨無子又以弼弟邈嗣確位至侍中薨子晃立拜散騎侍郎桓溫廢武陵王晃晃爲庶人徙衡陽孝武帝立晃弟崇繼邈後爲叔所害子惠立宋受禪國除

南陽王模字元表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虓俱有稱於宗室初封平昌公惠帝末拜冗從僕射累遷太子庶子員外散騎常侍成都王穎奔長安東海王越以模爲北中郎將鎮鄴永興初成都王穎故帳下督公師藩樓權郝昌等攻鄴模左右謀應之廣平太守丁邵率衆救模范陽王虓又遣兗州刺史苟晞援之藩等散走遷鎮東大將軍鎮許昌進爵南陽王永嘉初轉征西大將軍開府都督秦雍梁益諸軍事代河間王顒鎮關中模感丁邵之德敕國人爲邵生立碑時關中饑荒百姓相噉加以疾癘盜賊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鑄銅人鐘鼎爲釜器以易穀議者非之東海王越表徵模爲司空遣中書監傅祗代之模謀臣淳于定說模曰關中天府之國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綏撫而還旣於聲望有虧又公兄弟唱起大事而並在朝廷若自彊則有專權之罪弱則受制於人非公之利也模納其言不就徵表遣世子保爲西中郎將東羌校尉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距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率衆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以郡迎苞模遣軍司謝班伐疋疋退奔盧水其年進位太尉大都督洛京傾覆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求馮翊太守不得怒率衆降于劉聰聰使其子粲及染攻長安模使淳于定距之爲染所敗士衆離叛倉庫虛竭軍祭酒韋輔曰事急矣早降可以免模從之遂降于染染箕踞攘袂數模之罪送詣粲粲殺之以模妃劉氏賜胡張本爲妻子保立

保字景度少有文義好述作初拜南陽國世子模遇害保在上邽其後賈疋死裴苞又爲張軌所殺保全有秦州之地自號大司馬承制置百官隴右氐羌並從之涼州刺史張寔遣使貢獻及愍帝即位以保爲右丞相加侍中都督陝西諸軍事尋進位相國模之敗也都尉陳安歸於保保命統精勇千餘人以討羌寵遇甚厚保將張春等疾之譖安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等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愍帝之蒙塵也保自稱晉王時上邽大饑士衆窘困張春奉保之南安陳安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劉曜春復奉保奔桑城將投于張寔寔使兵迎保實禦之也是歲保病薨時年二十七保體質豐偉嘗自稱重八百斤喜睡痿疾不能御婦人無子張春立宗室司馬瞻奉保後陳安舉兵攻春春走瞻降于安安送詣劉曜曜殺之安奉保喪以天子禮葬于上邽謚曰元

范陽康王綏　子虓

范陽康王綏字子都彭城王權季弟也初爲諫議大夫泰始元年受封在位十五年咸寧五年薨子虓立

虓字武會少好學馳譽研考經記清辯能言論以宗室選拜散騎常侍累遷尙書出爲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持節鎮許昌進位征南將軍河間王顒表立成都王穎爲太弟爲王浚所破挾天子還洛陽虓與東平王楙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曰自愍懷被害皇儲不建委重前相輒失臣節是以前年太宰與臣

承惜社稷之貳不可久空所以共奉成都王穎以為國副受重之義宜
信小人勿用而以為腹心骨肉宗室陵夷窺覬而猜嫌行於
臣等不聰不明失所崇親遂令陛下蒙塵於外致臣等不能以衛天下今大
駕還宮文武空曠制度荒破廟有子遺臣等雖劣足匡王室而道路之言謂張
方與臣等不同既惜所在與異又以太宰陵據允元者於其輔每當蕃節職為
社稷宗盟之先發方受其指教為國效節昔年之舉有死無貳此即太宰之資
將陛下之忠臣但以受性強毅不達變通遂守前志已致紛紜然退思惟既是
其不易之節且原事耦之後為天下所罪故不即西還耳原其本事實無深責
臣聞先代明主未嘗不全護功名令福流子孫自中間以來陛下功臣初無全
者非獨人才皆劣其於取禍實由朝廷策之失宜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咎喪其
積年之勳既違周禮議功之典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為陛下致節者臣等此
言豈獨為一豫方實為社稷遠計欲令功臣長守富貴臣愚以為宜委太宰以
關右之任一方事重及自州郡已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若朝之大事廢興損
益每輒疇諮此則二伯述職周召分陝之義陛下復行於今時遣方還郡令群
后申志時定王室如加方官請泰如舊此則忠臣義士有勸功臣必全矣司徒
戎異姓之賢司空越公族之望並忠國愛主小心翼翼宜幹機事委以朝政安
北將軍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遠近所推如今日之大舉實有定
社稷之勳此是臣等所以嘆息歸高也浚宜特崇重之以副群望遂撫幽朔長
為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則四祖之業必隆於
今日月之暉昧而復曜乞垂三思察臣所言又可以臣表西示太宰又表曰成
都王失道為姦邪所誤論王之身不宜深責且先帝遺體陛下群弟自元康以
來罪戮相尋實海內所為匈匈而臣等所以痛心今廢成都更封一邑宜其必
許若廢黜有禍害既傷陛下矜慈之恩又令遠近恆謂公族無復骨肉之情
此實臣等內省慚懼無顏於四海也乞陛下察臣忠款於是虓先率眾自許屯
於滎陽會惠帝西遷虓與從兄平昌公模長史馮嵩等刑白馬嗽血而盟推東
海王越為盟主虓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將軍持節領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
節度乘虛襲許虓自拔渡河王浚表虓領冀州刺史資以兵馬入冀州發
兵又南濟河破喬等河間王顒聞喬敗散斬張方傳首於越虓與越迎帝而顒
出奔於是奉天子還都拜虓為司徒永興三年暴疾薨時年三十七無子養模
子黎為嗣與模俱沒於長安遂絕

## 濟南惠王遂　曾孫勳

濟南惠王遂字子伯宣帝弟魏鴻臚丞恂之子也仕魏關內侯進封平昌亭侯
歷典軍中郎將景元二年轉封武城鄉侯督鄴城守諸軍事北中郎將五等建封
祝阿伯累遷冠軍將軍武帝受禪封濟南王泰始二年薨二子耽緝耽嗣立咸
寧三年徙為中山王是年薨無子緝繼成都王穎以緝為建威將軍與石超等
距王浚戰敗沒於陣薨無子國除後遂之曾孫勳字偉長年十餘歲惠帝末長
安陷劉曜將令狐泥養為子及壯便弓馬能左右射咸和六年自關右還自列
云是大長秋恂之玄孫冠軍將軍濟南惠王遂之曾孫略陽太守瓘之子遂拜
謁者僕射以勇聞庾亮之鎮襄陽以梁州刺史授桓宣卒請勳代之初屯西城
退守武當時石季龍死中國亂雍州諸豪帥馳告勳勳率眾出駱谷壁于懸鉤
去長安二百里遣部將劉煥攻長安又拔賀城於是關中皆殺季龍太守令長
以應勳勳兵少未能自固復還梁州永和中張琚據隴東遣使招勳勳復入長
安初京兆人杜洪以豪族陵琚琚以勇俠侮洪洪知勳憚琚兵彊因說勳曰不
殺張琚關中非國家有也勳乃僞請琚於坐殺之琚弟走池陽合衆攻勳頻戰
不利請和歸梁州後桓溫伐關中命勳出子午道而為苻雄所敗退屯于女媧
堡俄遷征虜將軍監關中軍事領西戎校尉賜爵通吉亭侯為政暴酷至於治
中別駕及州之豪右言語忤意即於坐梟斬之或引弓自射西土患其凶虐在
州常懷據蜀有僭偽之意桓溫聞之務相綏懷以其子康為漢中太守勳逆謀
已成憚益州刺史周撫未發及撫卒遂擁衆入劍閣梁州別駕雍端西戎司馬
隗粹並切諫勳皆誅之自號梁益二州牧成都王桓溫遣朱序討勳勳兵潰為
序所獲及息龍子長史梁倍司馬金壹等送于溫溫並斬之傳首京師

## 譙剛王遜　子閔王承　承子烈王無忌　無忌子敬王恬　恬子忠王尚之　尚之弟恢之　休之　允之　韓延之　恬弟愔

譙剛王遜字子悌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子也仕魏關內侯改封城陽亭侯參鎮東軍事拜輕車將軍羽林左監五等建徙封涇陽男武帝受禪封譙王邑四千四百戸泰始二年薨二子隨承定王隨立薨子邃立沒于石勒元帝以承嗣遜

閔王承字敬才少篤厚有志行拜奉車都尉奉朝請稍遷廣威將軍安夷護軍鎮安定從惠帝還雒陽拜游擊將軍永嘉中天下漸亂閒行依征南將軍山簡會簡卒進至武昌元帝初鎮揚州承歸建康補軍諮祭酒愍帝徵爲龍驤將軍不行元帝爲晉王承制更封承爲譙王太興初拜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軍承居官儉約家無別室尋加散騎常侍輔國左軍如故王敦有無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帝欲樹藩屏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爲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如何承曰臣幸託末屬身當宿衞未有驅馳之勞頻受過厚之遇夙夜自厲思報天德君之所命惟力是視敢有辭焉然湘州蜀寇之餘人物凋盡若上憑天威得之所莅比及三年請從戎役若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於是詔曰夫王者體天理物非羣才不足濟其務外建賢哲以樹風聲內睦親親以廣藩屏是以太公封齊伯禽居魯此先王之令典古今之通義也我晉開基列國相望乃授琅邪武王鎮統東夏汝南文成總一淮許扶風梁王迭據關右爰暨東嬴作司并州今公族雖寡不逮曩時豈得替舊章乎散騎常侍左將軍譙王承貞素款亮志存忠恪便蕃左右恭肅彌著今以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初劉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諸心腹以鎮方隅故先以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等並爲州牧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爲也聽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乘葦茭車而傾心綏撫甚有能名敦恐其爲己患詐稱北伐悉召境內船乘承知其姦計分半與之敦尋構難遣參軍桓羆說承以劉隗專寵今便討之請承以爲軍司以軍期上道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求便欲唱義而衆心疑惑承曰吾受國恩義無有貳府長史虞悝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王宗室藩屏寧可從其偽邪便宜電奮存亡以之於是與悝及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等共盟誓囚桓羆馳檄湘州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謀出軍營陽於是一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澹敦遣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恆田嵩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於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擾恐或勸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吾心耳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答書曰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綱暫圮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克復中興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闇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歧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決一旦之機攄山海之憤矣然迫於倉卒舟檝未備魏乂李恆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嘉謀英算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有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聞拙速未覩工遲季思足下勉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已卓軍次豬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乂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乂射以示承城內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劉翼戰死相持百餘日城遂沒乂檻送承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於道中害之時年五十九敦平詔贈車騎將軍子無忌立

烈王無忌字公壽承之難以年小獲免咸和中拜散騎侍郎累遷屯騎校尉中書黃門侍郎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陽尹桓景等餞於板橋時王廙子丹陽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讎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

事原情今王何責然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體國爲大豈可尋繩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論建元初遷散騎常侍轉御史中丞出爲輔國將軍長沙相又領江夏相尋轉南郡河東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隨桓溫伐蜀以勳賜少子愔爵廣晉伯進號前將軍永和六年薨贈衛將軍二子恬愔恬立

敬王恬字元愉少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黃門郎御史中丞值海西廢朝文帝登祚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嘆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遷右衛將軍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拜尚書轉侍中領左衛將軍補吳國內史又領太子詹事恬既宗室勳望有才用孝武帝時深仗之以爲都督兗青冀幽幷揚州之晉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事領鎮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太元十五年薨追贈車騎將軍四子尚之恢之允之休之尚之立

忠王尚之字伯道初拜秘書郎遷散騎侍郎恬鎮京口尚之爲振威將軍廣陵相父憂去職服闋爲驃騎諮議參軍宗室之內世有人物王國寶之誅也散騎常侍劉鎮之彭城內史劉涓子徐州別駕徐放並以同黨被收將加大辟尚之言於會稽王道子曰刑獄不可廣宜釋鎮之等道子以尚之屍季並居列職每事仗焉乃從之兗州刺史王恭忌其威也與豫州刺史庾楷並稱兵以討尚之爲名南連荊州刺史殷仲堪南郡公桓玄等道子命前將軍王恂右將軍謝琰討恭尚之距楷允之與楷子鴻戰於當利鴻敗走斬楷將段方楷單馬奔于桓玄道子以尚之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例節一依楷故事尋進號前將軍允之爲吳國內史恢之驃騎司馬丹陽尹休之襄城太守各擁兵馬勢傾朝廷後將軍元顯執政亦倚以爲援元顯寵倖張法順每宴會坐起無別尚之入朝正色謂元顯曰張法順驅走小人有何才異而暴被拔擢當今聖世不宜如此元顯默然尚之又曰宗室雖多區隸者少王者尚納芻蕘之言況下官與使君骨肉不遠豈容舉世何可坐視得失而不盡言因叱法順令下舉坐失色尚之言笑自若元顯深銜之後符下西府令出勇力二千人尚之不與曰西藩須接荒餘寇虜無常兵止數千不足戍衛無復可分徹者元顯尤怒會欲伐桓玄故無他及元顯稱詔西伐命尚之爲前鋒尚之子文仲爲寧遠將軍宣城內史桓玄至姑熟遣馮該等攻歷陽斷洞浦焚尚之舟艦尚之率步卒九千陣於浦上先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奔于玄軍尚之衆潰逃于涂中十餘日譙國人韓連丁元等以告玄玄害之於建康市玄上疏以閔王不宜絕嗣乃更封尚之從弟廣之爲譙縣王安帝反正追贈尚之衛將軍以休之長子文思爲尚之嗣襲封譙郡王

文思性凶暴每違軌度多殺弗辜好田獵燒人墳墓數爲有司所糾遂與羣小謀逆劉裕聞之誅其黨與送文思付父休之令自訓厲後與休之同怨望稱兵爲裕所敗而死國除

恢之字季明歷官驃騎司馬丹陽尹尚之爲桓玄所害徙恢之等於廣州而於道中害之安帝反正追贈撫軍將軍

休之字季預少仕清塗以平王恭庾楷功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鎮歷陽桓玄攻歷陽休之嬰城固守及尚之戰敗休之以五百人出城力戰不捷乃還城擁子姪奔于慕容超聞義軍起復還京師大將軍武陵王令曰前龍驤將軍休之才幹貞審功業既成歷陽之戰事在機捷及至勢垂力屈奉身出奔犒勞集義徒崎嶇險阻既應親實之舉宜委分陝之重可監荊益梁寧秦雍六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到鎮無幾桓振復襲江陵休之戰敗出奔襄陽寧朔將軍張暢之高平相劉懷肅自沔攻振走之休之還鎮御史中丞王楨之奏休之失戍免官朝廷以豫州刺史魏詠之代之徹休之還京師拜後將軍會稽內史御史中丞阮敬之奏休之與尚書虞嘯父犯禁嘯戲降號征虜將軍尋復爲後將軍及盧循作逆加督浙江東五郡軍事坐公事免劉毅誅復以休之都督荊雍梁秦寧益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子文恩爲亂上疏謝曰文恩不能率修自貽罪戾憂懼震惶愧悚交集臣御家無方威訓不振致使子姪忽法仰負聖朝悚懼累懷胡顏自處請解所任歸罪闕庭不許後以文恩事總蓋遂詩雍州刺史會宗之將共誅執政時休之次子文寶及兄子文祖並

在都收付廷尉賜死劉裕親自征之密使遵休之治中韓延之書曰文恩事意遠近所知去秋遵廉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愧心久絕妻孥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士備書爲之臚通一無所問往年鄧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搆積歲事爲劉毅規謀所以至此今卿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豪吾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臨交鋒接刃劍艾雜揉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幷可示問懷諸人延之報曰閣親率戎馬遠履西畿圖境士庶莫不恇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學來疏始委以讓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歎懷待物以君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讓王往以微事見勅猶自遜位況以大過而當歆然也但廉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懷道未及反已奏袁豫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義旗以來方伯誰敢不先相諮嘖而徑奏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鮭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旨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咱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劉藩死於閫閾之門諸葛葬於左右之手甘言詫暗方伯襲之以輕兵遣使席上廉敖懷之士閭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算良可恥也吾鹹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袁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講於地下耳裕得書嘆息示諸佐曰事君應如此宗之閭裕向荊州自襄陽就休之共屯江陵使文恩及宗之子軌以兵距裕戰于江津休之大敗遂與宗之俱奔于姚興裕平姚泓休之將奔于魏未至道死

允之字季度出後叔父恬襲爵廣晉伯歷位輔國將軍吳國宣城譙梁內史王恭度檜桓玄等內伐也會稽王道子命允之兄弟距檜破之元興初與兄恢之同徙廣州於道被害義軍起追贈太常卿從弟廉之以子文惠襲爵宋受禪國除

愔字敬王初封廣晉伯早卒無子兄恬以子允之嗣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少以分義稱安帝時爲建威將軍荊州治中韓平西府錄事參軍以劉裕父名翹字顯宗延之遂字顯宗名兒爲翹以示不臣劉氏與休之俱奔姚興入關又奔于魏

高陽王睦

高陽王睦字子友譙王遜之弟也魏安平亭侯歷侍御史武帝受禪封中山王邑五千二百戶睦自表乞依六事祀皋陶鄧祀祀相立廟事下太常依禮典平議博士秦秘劉憙等議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是則立始祖之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弟並爲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睦非爲正統若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世中山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世子孫之始祖耳詔曰禮文不明此制度大事宜令詳審可下禮官博議乃處當之咸寧三年睦遣使募徙國內八縣受逋逃私占及變易姓名詐冒復除者七百餘戶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誘遣亡不宜君國有司奏事在赦前應原詔曰中山王所行何乃至此覽奏甚用慊然廣樹親戚將以上輔王室下惠百姓也豈徒榮其身而使民蹐典憲乎此事當大論得失正臧否所在耳苟不宜君國何論於赦令之間邪其貶睦爲縣侯乃封丹水縣侯及吳平太康初詔復爵有司奏封江陽王帝曰睦退靜思愆改修其德今有爵土不但以赦江陽險遠其以高陽郡封之乃封爲高陽王元康元年爲宗正薨於位世子蔚早卒孫毅立拜散騎侍郎永嘉中沒於石勒隆安元年詔以讓敬王恬次子恢之子文深繼毅後立五年薨無嗣復以高密王純之子法連繼之宋受禪國除

任城景王陵　弟順　城

任城景王陵字子山宣帝第四子魏司隸從事安城亭侯通之子也初拜議郎泰始元年封北海王邑四千七百戶三年轉封任城王之國咸寧五年薨子濟立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隨東海王越在項爲石勒所害二子俱沒有二弟順城

順字子恩初封智陽亭侯及武帝受禪順叔曰事非唐虞而假爲禪名遠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羈流放守意不移而卒

西河繆王斌字子武魏中郎武帝受禪封陳王邑千七百一十戶三年改封西河咸寧四年薨子隱立薨子睿立

史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餘弊遵周舊典並建宗室以爲藩翰諸父同虞號之尊兄弟受魯衛之社以爲歷紀長久本支百世安平風度宏邈器宇高雅內弘道義外闡忠貞洎高貴薨殂則枕尸流慟陳留就國則拜辭隕涕語曰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焉故能位班上列享年眉壽清徽至範爲晉宗英子孫遵業世篤其慶高密風監清遠劬勞寡欲孝以承親忠以奉上方諸枝庶實謂國楨新蔡南陽俱莅方嶽值王室多難中原蕪梗表義甄節效績艱危于時醜類實繁凶威日逞勢懸衆寡相繼淪亡悲夫譙閔沉雄壯勇作鎮南服屬姦回肆亂稱兵內侮懷忠憤發建義湘州荊沔響應羣才效力雖元勳不立而臧節克彰垂裕後昆奕世貞烈豈不休哉勳托末屬稟性凶暴仍荷朝寄推轂梁岷遂棄親背主負恩放命憑庸蜀之饒苞藏不逞恃江山之固姦謀日深是以縉紳切齒播積憤之志義士思奮厲忘身之節天道禍淫應時蕩定昔汲黯猶在淮南寢謀周撫若存凶渠未發以邪忌正異代同規詩云自貽伊戚其勳之謂矣習陽濛慶枝葉守約懷逸棲情塵外希蹤物表頓匹夫之獨善貴達節之弘規言出身播猶爲幸也

贊曰安平立節雅性眞亮高密含和宗室之望新蔡遇禍忠全元喪譙門猶義力屈志揚勳自貽戚名隕身亡順不愉忌流播遐方

晉書卷三十七

晉書卷三十七考證

下邳獻王晃傳字子明魏封武始亭侯○監本作魏武封始亭侯今改正

高密文獻王泰傳永嘉初惤令劉根起兵東萊○根監本訛棍今從本紀改正

濟南惠王遂傳初京兆人杜洪○監本此下脫以豪族陵籍籍以勇俠侮洪共十一字今照宋本增

晉書卷三十七考證

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伏夫人生汝南文成王亮琅邪武王倫清惠亭侯京扶風武王駿張夫人生梁王肜柏夫人生趙王倫汝南王亮及倫別有傳

平原王幹字子貞少以公子魏時封安陽亭侯稍遷撫軍中郎將進爵平陽鄉侯五等建改封定陶伯武帝踐祚封平原王邑萬一千三百戶給鼓吹騶馬二疋加侍中之服咸寧初遣諸王之國幹有篤疾性理不恆而頗清虛靜退簡於情欲故特詔留之太康末拜光祿大夫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綬班次三司惠帝即位進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幹雖王大國不事其務有所關補必以才能雖有爵秩若不在己秩奉布帛皆露積腐爛陰雨則出積車而內露車或問其故對曰露者宜內也朝士造之雖通姓名必令立車馬於門外或終夕不見時有得覩與人物酬接亦恂恂恭遜初無闕失前後愛妾死既斂輒不釘棺置後空室中數日一發視或行淫穢須其尸壞乃葬之趙王倫輔政以幹爲衛將軍惠帝反正復爲侍中加太保齊王冏之平趙王倫也宗室朝士皆以牛酒勞冏幹獨懷百錢見冏出之曰趙王逆亂汝能義舉是汝之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慎冏既輔政幹諫之冏出迎拜幹入踞其牀不命冏坐語之曰汝勿效白女兒其意指倫也及冏誅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唯此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與義至洛陽往視幹幹閉門不通越駐車良久幹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閨觀之當時莫能測其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爲晦迹焉永寧五年薨時年八十會劉聰寇洛不遑贈諡有二子世子廣早卒次子釆以太熙中封安德縣公散騎常侍皆爲善士遇難合門堙滅

琅邪武王伷字子將正始初封南安亭侯早有才望起家爲車騎將軍監守鄴城有綏懷之稱累遷散騎常侍進封東武鄉侯拜右將軍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五等初建封南皮伯轉征虜將軍假節武帝踐祚封東莞郡王邑萬六百戶始置二卿特詔諸王自選令長伷表雖不許入爲尚書右僕射撫軍將軍出爲鎮東大將軍假節徐州諸軍事代衛瓘鎮下邳伷鎮御有方得將士死力吳人憚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琅邪王以東莞益其國平吳之役率衆數萬出涂中孫皓奉璽送置綏諸伷請降詔曰琅邪王伷督率所統遠據涂中使賊不得相救又使琅邪相劉弘等進軍逼江賊震懼遣使奉僞置綬又使吳史王恆率諸軍渡江破賊邊守獲督蔡機斬首降附五六萬計諸葛靚孫奕等皆歸命請死功勳茂著其封子二人爲亭侯各三千戶賜絹六千匹頃之幷督青州諸軍事加侍中之服進拜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伷既咸屬尊重加有平吳之功克己恭儉無矜滿之色寮吏盡力百姓懷化疾篤賜牀帳衣服錢帛統梁等物遣侍中問焉太康四年薨時年五十七臨終表求葬母太妃陵次幷乞分國封四子帝許之恭王覲立又封次子澹爲武陵王縣爲東安王淮爲淮陵王

覲字思祖拜冗從僕射太熙元年薨時年三十五子睿立是爲元帝中興初以皇子良爲琅邪王奉恭王祀良早薨更以皇子煥爲琅邪王其日薨復以皇子羕爲琅邪王咸和之初既徙封會稽成帝又以康帝爲琅邪王康帝即位封成帝長子良帝爲琅邪王哀帝即位以廢帝爲琅邪王廢帝即位以會稽王攝行琅邪國祀簡文帝登祚琅邪王無嗣及帝臨朝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道子後爲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琅邪王帝既即位琅邪國除

武陵莊王澹字思弘初爲冗從僕射後封東武公邑五千二百戶轉前將軍中護軍性忌害無孝友之行弟東安王縣有令名爲父母所愛澹惡之如讎遂離縣於汝南王亮亮素與縣有隙奏廢徙之趙王倫作亂以澹爲領軍將軍澹素與河內郭俶俶弟侃親善酒酣俶等言張華之冤澹性酗酒因並殺之送首于倫其凶虐如此澹妻郭氏賈后內妹也初特勢無禮於澹母齊王冏輔政澹母諸葛太妃表澹不孝乞還縣由是澹與妻子徙遠東其子穉年五歲不肯隨去曰要當爲父求還無爲俱徙陳訴歷年太妃薨縣被害然後得還拜光祿大夫

倘書太子太傅改封武陵王永嘉末爲石勒所害子哀王蔚立蔚字景林拜散騎常侍亦爲勒所害無子其後元帝立皇子晞爲武陵王以奉澹祀焉

東安王繇字思玄初拜東安公歷散騎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美姿儀性剛毅有威望博學多才事親孝居喪盡禮誅楊駿之際繇屯雲龍門兼統諸軍以功拜右衛將軍領射聲校尉進封郡王邑二萬戶加侍中兼典軍大將軍領右衛如故遷倘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是日誅貴三百餘人皆自繇出東夷校尉文俶父欽爲繇外祖諸舅誕所殺繇慮俶爲舅家之患是日亦以非罪誅俶繇兄濟屢請繇於汝南王亮亮不納至是以繇專行誅貴濟因隙譖之亮威其說遂免繇官以公就第坐有悖言廢徙帶方永康中徵繇復封拜宗正卿遷倘書轉左僕射惠帝之討成都王穎時繇遭母喪在鄴勸穎解兵而降及王師敗績穎怨繇乃害之後立瑣邪王覲子長樂亭侯渾爲東安王以奉繇祀尋薨國除

淮陵元王滙字思沖初封廣陵公食邑二千九百戶歷左將軍散騎常侍趙王倫之纂也三王起義殲與左衛將軍王輿攻殺孫秀因而廢倫以功進封淮陵王入爲倘書加侍中轉宗正光祿大夫薨子貞王融立薨無子安帝時立武陵威王孫趨爲淮陵王以奉元王之祀位至散騎常侍薨無子以臨川王寶子安之爲嗣宋受禪國除

清惠亭侯京字子佐魏末以公子賜爵年二十四薨追贈射聲校尉以文帝子機字太玄爲嗣泰始元年封燕王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戶機之國咸寧初徵爲步兵校尉以濫陽郡益其國加侍中之服拜青州都督鎮東將軍假節以北平上谷廣甯郡一萬三百三十七戶增燕國爲二萬戶薨無子齊王冏表以子難嗣後冏敗國除

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幼聰惠年五六歲能書疏誦經籍兄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爲倜儻魏景初中封平陽亭侯齊王芳立駿年八歲爲散騎常侍侍講禮畢遷步兵屯騎校尉常侍如故進爵鄉侯出爲平南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改封平壽侯轉安東將軍咸熙初徙封東牟侯轉安東大將軍鎮許昌武帝踐祚進封汝陰王邑萬戶都督豫州諸軍事吳將丁奉寇芍陂駿督諸軍距退之遷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代石苞鎮壽春尋復都督豫州遷鎮許昌遷鎮西大將軍使持節都督雍涼等州諸軍事代汝南王亮鎮關中加侍中之服駿善撫御有威恩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己及賓佐幷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具以表聞詔遣普下州縣使各務農事咸寧初羌虜樹機能等叛遣衆討之斬三千餘級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又詔駿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樹機能侯彈勃等欲先劫佃兵駿命平虜護軍文俶督涼秦雍諸軍各進屯以威之機能乃遣所領二十部及彈勃面縛軍門各遣入質子安定北地金城諸胡吉軻羅侯金多及北虜燕冏等二十萬口又來降其年入朝徙封扶風王以氐戶在國界者增封給羽葆鼓吹太康初進拜驃騎將軍開府持節都督如故駿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與荀顗論仁孝先後文有可稱及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稱病薨追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黃鉞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爲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有子十人暢歆最知名

暢字玄舒改封順陽王拜給事中屯騎校尉游擊將軍永嘉末劉聰入洛不知所終

新野莊王歆字弘舒武王薨後兄暢推恩請分國封歆太康中詔封新野縣公邑千八百戶儀比縣王歆雖少貴而謹身慶遺母臧太妃薨居喪過禮以孝聞拜散騎常侍趙王倫篡位以爲南中郎將齊王冏舉義兵移檄天下歆未知所從變人王綏曰趙親而彊齊疎而弱公宜從趙參軍孫洵大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討之大義滅親古之明典歆從之乃使洵詣冏冏迎執其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新野公也冏入洛歆躬貫甲冑率所領導冏以勤進封新野郡王邑二萬戶遷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歆將之鎮與冏同乘謁陵因說冏曰成都至親同建大勳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耳當奪其兵權冏不從俄而冏敗歆懼自結於成都王穎歆爲政嚴刻營竟並怨及張昌作亂於江夏歆表請討之時長沙王乂執政與成都王穎有隙解歆與

頴連謀不肯歃出兵昌衆曰盛時孫洵爲從事中郎謂歃曰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公荷藩屏之任居推轂之重拜表輒行有何不可而使姦凶滋蔓禍量不測豈雒翰王室鎮靜方夏之謂乎歃將出軍王粹又曰昌等小賊僞裨自足制之不煩遠帝命親矢石也乃止昌至樊城歃出距之衆潰爲昌所害追贈驃騎將軍無子以兄子劭爲後永嘉末沒於石勒

梁孝王肜字子徽清修恭慎無他才能以公子封平樂亭侯及五等建改封陽平子武帝踐祚封梁王邑五千三百五十八戶及之國遷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時諸王自選官屬肜以汝陰上計吏張蒼爲中大夫蒼素無行本名雄妻劉氏解音樂爲曹爽教伎蒼又往來何晏所而恣爲姦淫晏誅徙河間乃變名自結於肜爲有司所奏詔削一縣咸寧中復以陳國汝南南頓增封爲次國太康中代孔恂監豫州軍事加平東將軍鎮許昌頃之又以本官代下邳王晃監青徐州軍事進號安東將軍元康初轉征西將軍代秦王東都督關中軍事領護西戎校尉加侍中進督梁州雖徵爲衛將軍錄尚書事行太子太保給千兵百騎久之復爲征西大將軍代趙王倫鎮關中都督涼雍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又領西戎校尉屯好時督建威將軍周處護威將軍盧播等伐氐賊齊萬年於六陌肜與處有隙促令進軍而絕其後播又不救之故處見害朝廷尤之尋徵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錄尚書事肜嘗大會謂參軍王銓曰我從兄爲尚書令不能啖大嚼大嚼故難銓曰公在此嚼尚難矣肜曰長史大嚼爲誰曰盧播是也肜曰是家吏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恐王法不可復行肜又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幘以爲清銓答曰朝野望公舉廣賈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輔以衣補幘以此爲清無足稱也肜有慙色永康初共趙王倫廢賈后詔以肜爲太宰守尚書令增封二萬戶趙王倫輔政有星變占曰不利上相孫秀憚倫愛災乃省司徒爲丞相以授肜猥加榮進欲以應之或曰肜無權不益也肜固讓不受及倫篡位以肜爲阿衡給武賁百人軒懸之樂十人倫滅詔以肜爲太宰領司徒又代高密王泰爲宗師永康二年薨喪葬依汝南文成王亮故事博士陳留蔡充議誄曰肜位爲宰相責深任重屬尊親近且爲宗師朝所仰望下所具瞻而臨大節無不可奪之志當危事不能舍生取義愍懷之廢不聞一言之諫淮南之難不能因勢輔義趙王倫篡逆不能引身去朝宋有湯氏之亂華元自以不能居官曰君臣之義我所司也公室卑而不正晉鄙大矣夫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棄捨之臣而況帝王之朝有苟容之相此而不貶法將何施謹按諡法不勤成名曰靈肜見義不爲不可謂勤宜諡曰靈梁國常侍孫霖及肜親黨稱枉臺乃下符曰賈氏專權趙王倫篡逆皆力制朝野肜勢不得去而責其不能引身去朝義何所據尤重議曰肜爲宗室臣而國亂不能匡主顛不能扶非所以爲相故春秋譏華元樂舉謂之不臣且賈氏之酷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猶得杜門趙王倫之無道不甚於殷紂而微子猶得去之近者太尉陳準異姓之人加弟微有射鉤之隙亦得託疾辭位不涉僞朝何至於肜親倫之兄而不得去乎趙盾入諫不從出亡不遠猶不免於責況肜不能去位北面事僞主乎宜如前議加其貶責以廣爲臣之節明事君之道於是朝廷從充議肜故吏復追訴不已故改謚無子以武陵王澹子禧爲後是爲懷王薨征虜將軍與澹俱沒於石勒元帝時以西陽王羕子悝爲肜嗣早薨是爲殤王至是懷王子勉自石氏歸國得立是爲孝王官至散騎常侍薨無子詔以武陵威王子遹爲嗣嗣歷永安太僕與父睦俱廢徙新安薨太元中復國子酥立薨子珍之立桓玄簒位國臣孔璠奉珍之奔于壽陽義旗初乃歸累遷左衛將軍太常卿劉裕伐姚泓請爲諸義參軍爲裕所害國除

文六王

文帝九男文明王皇后生武帝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瑯琊悼惠王定國廣漢殤王廣德其樂安平王鑒燕王機皇子永祚樂平王延祚不知母氏燕王機繼清惠亭侯別有傳永祚早亡無傳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爲世所稱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無子命攸爲嗣從征王淩封長樂亭侯及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勳左右大見稱嘆嘉封武陽侯奉景獻羊后於別第事后以孝聞復歷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時年十八統撫軍部甚有威惠五

等建改封安昌侯遷衛將軍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諭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志常遣人通進飲食司馬孚喜又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且大王地即密親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爲祖宗況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哀與顏閔爭孝不可令賢人笑愚人幸也喜躬自進食攸不得已爲之強飯喜還攸謂左右曰稺司馬將令我不志居喪之節得存區區之身耳武帝踐祚封齊王時朝廷草創而攸總統軍事撫軍內外莫不景附湯詔讓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吏攸奏議曰昔聖王封建萬國以親諸侯軌跡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偽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恩復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使清泰乃議復古之制書比三上輒報不許其後國相上長吏缺與書令請求選攸下令曰黍受厚禮不稱惟憂至於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絕之前後十餘上帝又不許攸雖未之國文武官屬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賜與之而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加振貸須豐年乃責十減其二國內服之遷職將軍開府辟召種同三司降身虛己待物以信常嘆公府不接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乃下教曰夫先王馭世明罰勅法鞭朴作教以正違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憧煩倒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愚惟之鄭綋刑書叔向不難范宣議制仲尼歎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節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恩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輔股肱匡佐之規庶以免負於是內外祗肅時雖晴雪兵士數千人繞攸恩德不肯去遷京兆王言之帝乃還攸兵攸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詔以比年饑饉議所節省攸奏議曰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賁分休假以就農業條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墾地利昔漢宣褒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墾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謀之則飢者必不少矣今宜嚴勑州郡檢諸虛詐審覈之事督實雨敘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蓄一水旱便憂饑儉哉考績黜陟最使嚴明長威懷惠莫不自厲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富人衆美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廢財害穀勤復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飾儉不奢農時畢力條桑以實倉廩則榮辱禮節由之而生興化反本於茲爲盛轉領軍大將軍加侍中羽葆鼓吹行太子少傅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垂統以安人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己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選佐者國傾故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旦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辨親則自然矣展公族其勗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彊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閒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潛榮歡言亂真譖潤離親麗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愚脩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慎大本不可以不教見亡戒危親安愚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閤世以爲工咸寧二年代賈充爲司空侍中太傅如故初攸特爲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爲武帝敘漢淮南王親陳恩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帝先是太后有疾既瘳帝與攸奉觴上壽攸以太后前疾危篤因獻歡流涕帝有愧焉攸嘗侍帝疾恆有憂戚之容時人以此稱嘆之及太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晚年諸子並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內外皆屬意於攸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紞皆韶諛自進攸素疾之勗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爲嗣稱必及己乃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馮得立乎陛下誠韶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有徵矣紞又言曰陛下遣諸侯之國成五等之制者宜先從親始親莫

若齊王帝既倍勳旨又納沈說太康三年乃下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戚入毗朝敢或出御方叔周之呂望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侍中司空齊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篤誠以母弟之親受台輔之任佐命立勳勑勞王室宜登顯位以稱具瞻其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假節將本營千人朝騶帳下司馬大車皆如舊增鼓吹一部官騶滿二十人置騶司馬五人餘主者詳案舊制施行攸不悅主簿丁頤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伯況殿下誕德敏明恢弼大猷穆然東藩莫不得所何必雄圖乃弘帝載攸曰吾無匡時之用將言何多明年策攸曰於戲惟命不于常天既遷有魏之祚我有晉既受順天明命光建羣后越造王國于東土錫茲青社用藩翼我邦家茂哉無怠以承保宗廟又詔下太常繕脩鍚之物以備南郡益齊國又以攸子寔爲北海王於是備物典策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攸知勳業構己憤懣發疾乞守先后陵不許帝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轉篤猶催上道攸自彊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猶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無疾辭出信相歎血而薨時年三十六帝臨之慟馮犹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隕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褒禮依安平王孚故事廟設軒縣之樂配饗太廟子冏立別有傳攸以禮自拘辭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節然後反之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怡然流涕雖武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擁盲而後眷三子襲爵定

襲字景回出繼遼東王定國太康初徙封東萊王元康中歷步兵屯騎校尉襲性彊暴使酒數陵傷第冏冏以兄故容之冏起義兵趙王倫收襲及第北海王寔繫廷尉當誅倫太子中庶子祖納上疏諫曰昇不相及惡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謀百王之通制也是故鯀既殛死禹乃嗣興二叔誅放而邢衛無貳逮乎戰國及至秦漢明恕之道猶脩緣之情用乃立賢任以御萬國從昇以發舜其所由來遠三代之弊法耳襲寔獻王之子明德之胤宜蒙特宥以全穆親之典會孫秀死襲等悉得免冏擁衆入洛襲於路迎之冏不即見須符付前頓襲恚曰吾坐爾殆死曾無友于之情及冏輔政詔以襲爲散騎常侍加大將軍領後軍將軍領射聲校尉尋遷使持節都督豫州諸軍事安南將軍代清河王遐鎮許昌侍中特進增邑滿二萬戶又從冏求開府冏曰武帝子吳孝王尚未開府宜且須後襲以是益慇懃表冏專權與左衛將軍王輿謀共廢冏事覺免寔庶人尋詔曰大司馬以經識明斷高謀遠略狠率同盟安複社稷自昔輿所載周召之美未足比勳故授公上宰東萊王襲清懷慤拓包藏禍心與王輿密謀圖欲簡害收輿之日襲輿青衣共載微服奔走經宿乃還奉凶赫然妖威外內又前妻冏所言深重雖管蔡失道牙蘆亂宋不復過也春秋之典大義滅親其徙襲上庸後封微陽侯永寧初上庸內史陳頵承冏旨害襲冏死詔誅頵復襲改葬以王禮

賈字景期雖廣漢殤王廣德後年六歲太康元年襲陰沖王

寔字景深初爲長樂亭侯攸以營衛又以寔雖廣漢殤王後改封北海王永寧初爲平東將軍假節加散騎常侍代齊王冏鎮許昌尋進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軍事增邑滿二萬戶未發留爲侍中上軍將軍給千兵百騎

城陽哀王兆字千秋年十歲而天武帝踐祚詔曰亡第千秋少聰穎有夙成之質不幸早亡先帝先后特所哀愍先后欲紹立其後而竟未遂每追遺意情懷感傷其以皇子景度爲千秋後雖非典禮亦近世之所行且以述先后本旨也於是追加兆封益景度以秦始六年薨復以第五子憲嗣哀王後薨復以第六子柢爲東海王嗣哀王後薨咸寧初又封第十三子遐爲清河王以嗣兆後

遼東悼惠王定國年三歲薨咸寧初追加封益齊王攸以長子襲爲嗣襲薨子遵嗣

廣漢殤王廣德年二歲薨咸寧初追加封益齊王攸以第五子賞紹封薨攸更以第二子寔嗣廣德

樂安平王鑒字大明初封臨沂侯武帝踐祚封樂安王帝爲鑒及燕王機高選師友下詔曰樂安王鑒燕王機並以長大宜得輔導師友取明經儒學有行義節儉使足嚴憚昔韓起與田蘇游而好善宜必得其人秦始中拜越騎校尉咸寧初以齊之梁鄒益封因之國服侍中之服元康初復爲散騎常侍上軍大將軍領射聲校尉尋遷使持節都督豫州諸軍事安南將軍代清河王遐鎮許昌

以疾不行七年薨子殤王籍立薨無子齊王冏以子冰紹鑒後以濟陰萬一千二百一十九戶改爲廣陽國立冰爲廣陽王冏敗廢

樂平王延祚字大恩少有篤疾不任封爵太康初詔曰弟祚早孤無識情所哀愍幼得篤疾日篤其差今遂廢痼無復後望意甚傷之其封爲樂平王使有名號以慰吾心尋薨無子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恆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屬交爭之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可及已瑕邪武功既暢飾之以溫恭扶風文教克宣加之以孝行抑宗室之可稱者也齊王以兩獻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萬方屬意既而地疑致逼文雅見疵銑勘陳蔓草之邪謀武皇深舅子之滯愛遂乃褫龍章於衮職徙侯服於下藩未及戒塗終於憤悱惜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奉綏衣之命膺負圖之託光輔嗣君允釐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徵之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之譏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荀禍之謂也

贊曰文宣孫子或賢或鄙扶風遺愛瑕邪克己濟韶凶魁彤弓疊始幹雖靜退性乖恆理彼美齊獻卓爾不羣自家刑國雄武經文木摧於秀蘭燒以薰

晉書卷三十八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 列傳第九

王沈 子浚

王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機魏東郡太守沈少孤養於從叔司徒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爲治書侍御史轉秘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沈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沈爲文籍先生秀爲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沈及王業告之沈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沈既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非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至鎮乃下教曰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論芻蕘有可錄之事負薪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鎮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虛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興利除害損益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明如皦日主簿陳廞褚䂮曰奉省教旨伏用感歎勞謙日昃思聞苦言愚謂上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未有極諫之辭遠無傳言之箴者誠得失之事將未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以賞勸將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賕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沈又教曰夫德薄而位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興益於本州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也惠加一州仁也功成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其國哉褚䂮復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並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勳而加上卿之禮功勳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以求盡言也沈無以奪之遂從䂮議沈探尋善政案賈逵以來法制禁令諸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又教曰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游戲傷毀風俗矣於是九郡之士咸悅道教移風易俗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班在次國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爲救蜀振蕩邊境沈鎮御有方寇聞而退轉鎮南將軍武帝即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沈以才望名顯當世是以創業之事羊祜荀勖裴秀賈充等皆與沈諮謀焉及帝受禪以佐命之勳轉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諸軍事封博陵郡公固讓不受乃進爵爲縣公邑千八百戶帝方欲委以萬機泰始二年薨帝素服舉哀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葬田一頃謚曰元明年帝追思沈勳詔曰夫表揚往行所以崇賢垂訓慎終紀遠厚德興教也故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博陵元公沈蹈德居正執心清粹經綸墳典才識通洽入歷常伯納言之位出幹監牧方岳之任內著謀猷外宣威略建國設官首登公輔兼統中朝出納大命實有翼亮佐世之勳其贈沈司空公以寵靈既往使沒而不朽又前以翼贊之勳當受郡公之封而固辭懇至嘉其讓德不奪其志可以郡公官屬送葬沈素清儉不營產業其使所領兵作屋五十間子浚嗣後沈夫人荀氏卒將合葬沈棺櫬已毀更賜東園秘器咸寧中復追封沈爲郡公

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沈家遂生浚沈初不齒之年十五沈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爲嗣拜駙馬都尉太康初與諸王侯俱就國三年來朝除員外散騎侍郎元康初轉員外常侍遷越騎校尉右軍將軍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爲二千石轉東中郎將鎮許昌及愍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賈后旨與黃門孫慮共害太子遷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

諸軍事于時朝廷昏亂盜賊蜂起浚為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眾挾兩端遏絕檄書使其境內士庶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興兵內向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穎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為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眾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圍演演持白幡詣浚降遂斬之自領幽州大營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進軍討穎以主簿祁弘為前鋒遇穎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浚乘勝遂克鄴城士眾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略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浚還薊聲實益盛東海王越將迎大駕浚遣祁弘率烏丸突騎為先驅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以燕國增博陵之封懷帝即位以浚為司空領烏丸校尉務勿塵為大單于浚又表封務勿塵遼西郡公其別部大飄滑及其弟渴末別部大屠甕等皆為親晉王永嘉中石勒寇冀州浚遣鮮卑文鴦討勒勒走南陽明年勒復寇冀州刺史王斌為勒所害浚又領冀州詔進浚為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使者未及發會洛京傾覆浚大樹威令專征伐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諸軍及務勿塵世子疾陸眷并弟文鴦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率眾來距昌逆擊敗之末杯逐北入其壘門為勒所獲勒質末杯遣間使求和疾陸眷遂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簏贖末杯結盟而退其後浚布告天下受中詔承制乃以司空荀藩為太尉光祿大夫荀組為司隸大司農華薈為太常中書令李絙為河南尹又遣祁弘討勒及於廣宗時大霧弘引軍就道卒與勒遇為勒所殺由是劉琨與浚爭冀州琨使宗人劉希還中山合眾代郡上谷廣寧三郡人皆歸于琨浚患之遂輟討勒之師而與琨相距浚遣燕相胡矩督護諸軍與疾陸眷并力攻破希驅略三郡士女出塞琨不復能爭浚還欲討勒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疾陸眷將與之俱攻襄國浚為政苛暴將吏又貪殘並廣占山澤引水灌田潰陷冢墓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切諫浚怒殺之疾陸眷自以前後違命恐浚誅之勒亦遣使厚賂疾陸眷等由是不應召浚怒以重幣誘單于猗盧子右賢王日律孫令攻疾陸眷反為所破時劉琨大為劉聰所迫諸避亂游士多歸于浚浚日以强盛乃設壇告類建立皇太子備置眾官浚自領尚書令以棗嵩裴憲並為尚書使其子居王宮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以妻舅崔毖為東夷校尉又使嵩監司冀并兗諸軍事行安北將軍以田徽為兗州李惲為青州惲為石勒所殺以薄盛代之浚以父字處道為當塗高應王者之讖謀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為魏郡守前渤海太守劉亮從子北海太守搏司空掾高柔並切諫浚怒誅之浚素不平長史燕國王悌遂因他事殺之時童謠曰十囊五囊入棗郎棗嵩浚之子壻也浚聞責嵩而不能罪之也又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有狐踞府門翟雉入聽事時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以僭位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憤怨內外無親以矜豪日甚不親為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災蝗士卒衰弱浚之承制也參佐皆內敘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密與石勒通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為主時百姓內叛疾陸眷等侵逼浚喜勒之附己勒遂為卑辭以事之獻遺珍寶使驛相繼浚以勒為誠不復設備勒乃遣使剋日上尊號於浚浚許之勒屯兵易水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而引軍逆勒浚不聽使勒直前眾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斬諸言者眾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待勒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眾執以見勒勒遂與浚妻並坐立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遣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二日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得免勒至襄國斬浚浚竟不為之屈大罵而死無子太元二年詔興滅繼絕封沉從孫道素為博陵公卒子崇之嗣宋受禪國除

荀顗

荀顗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幼爲姊婿陳羣所賞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勳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執先見稱於世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顗曾救得免及高貴鄉公立顗言於景帝曰今上踐祚權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毋丘儉文欽果不服舉兵反顗預討儉等有功進爵萬歲事侯邑四百戶文帝輔政遷尚書帝征諸葛誕留顗領守顗綏撫衆卒顗代秉爲僕射領吏部四斷而後就職顗承秉後加之淑慎綜校名實風俗澄正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顗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海內稱之文帝奏宜依漢太傅胡廣喪母故事給司空吉凶導從及蜀平與復五等命顗定禮儀顗上酌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顗共刪改舊文撰定晉禮咸熙初封臨淮侯武帝踐祚進爵爲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又詔曰昔禹命九官奭敷五教所以弘崇王化示人軌儀也朕承洪業昧于大道愍訓五品以康四海侍中司空顗明允篤誠思心通遠冥亮先皇遂輔朕躬實有佐命弼導之勳宜掌教典以隆時雍其以顗爲司徒導加侍中遷太尉都督城外牙門諸軍事置司馬親兵百人頃之又詔曰侍中太尉顗溫恭忠允至行純備博古洽聞耆艾不殆其以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時以正德大序雅頌未合命顗定樂事未終以泰始十年薨帝爲舉哀皇太子臨喪二宮賜賻禮秩有加詔曰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臨淮公顗清純體道中允立朝歷司內外茂績既崇訓傳東宮徽猷弘著可謂行歸于周有始有卒者矣不幸喪殂朕甚痛之其賜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錄曰康又詔曰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沒而彌顯其賜家錢二百萬使立宅舍咸寧初詔論次功臣將配饗宣廟所司奏顗等十二人銘功太常配饗清廟顗明三種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顗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顗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顗兄玄孫序爲顗後封臨淮公序

卒又絕孝武帝又封序子恆繼顗後恆卒子前待詔宋受禪國除

荀勗　子藩　孫子邃　邃弟組　組子詵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祖棐射聲校尉父駿早亡勗依于舅氏晉武帝咸寧中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遷於從政仕魏絳太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衆乃從之爲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爲立祠遷廷尉正參文帝大將軍軍事賜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高貴鄉公欲爲變時大將軍據孫佑等守闕闕門帝弟安陽侯幹閉難欲入佑闚難曰未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帝遷之幹以狀白帝欲族誅佑勗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不可以喜怒爲輕重今成倖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讎乃免佑爲庶人時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舅勗喜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伐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會素厚未之信也勗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兇得恩義不可不速爲之備帝即出鎮長安主簿郭奕參軍王深以勗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勗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勗陪衆待之如初先是勗啓伐蜀宜以衛瓘爲監軍及蜀中亂瓘以濟會平還洛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恩順勝十萬之衆也帝即晉王位以勗爲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戶武帝受禪改封濟北郡公勗以羊祜讓乃固辭爲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充將鎮關右也勗謂沈曰賈公遠放晉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爲妃則不留而自俾矣勗與執何帝聞並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爲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積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既掌樂事又修律呂並行於世初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鞞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鞞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鞞果得諸者又言在帝坐進假謂在坐人曰此是營新所效咸未之信帝遣問勝夫乃云實用故車脚牽世伏其

明識俄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侯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爲佐命功臣列於銘鑒及王濬表請伐吳勳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而吳果滅以專典詔命論功封子一人爲亭侯邑一千戶賜絹千匹又封孫顗爲頓陽亭侯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勳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秘書時議遣王公之國帝以問勳勳對曰諸王公已爲都督而使之國則廢方任又分割郡縣人心總本必用嫩弱國皆置單官兵還當給國而關邊守帝重使勳思之勳又陳曰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爲都督誠如明旨至於劃正封疆使親疎不同誠爲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搖動必使人心忽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略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爲恨今方了其大者以爲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帝以勳言爲允多從其意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勳議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幷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幷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爲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業教肆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儆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擊柝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捐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長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擾爲百吏所蹟二三之命爲百姓所屢則吏端其轍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懲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幷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爲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緊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有駁者或妨難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載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遠感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吏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勳論議損益多此類太康中詔曰勳明哲聰達經識天序有佐命之功兼博洽之才久典內任著勳弘茂詢事考言謀猷允誠宜登大位毗贊朝政今以勳爲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如故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並薨太子太傅又缺勳表陳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爲司徒如以瓘漸爲令未出者濤即其人帝並從之明年秋諸州郡大水兗土尤甚勳陳宜立都水使者其後門下啓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爲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勳勳曰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爲一堪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程咸張憚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爲政皆愚臣所未達者昔張釋之諫漢文謂歌圃蕃夫不宜見用邴吉住車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患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內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尋矣多云尚書郎大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舊令史及幹濟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重困臣竊謂不可時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勳及和嶠往觀之勳還咸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勳帝將廢賈妃勳與馮紞等諫諍故得不廢時議以勳傾國審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己豫聞也族弟貢曾勳勳曰公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被恩多矣其壻武統亦說勳宜有所營置令有歸就者勳並歎然不應退而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宜識吾此

意久之以勗守尙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罔罔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及在尙書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闇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居職月餘以母憂上還印綬帝不許遣常侍周恢喻旨勗乃奉詔視職勗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太康十年卒詔贈司徒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錢五十萬布百匹遣兼御史持節護喪諡曰成勗有十子其達者輯藩組輯嗣官至衞尉卒諡曰簡子畯嗣卒諡曰烈無子以弟息識爲嗣輯子綽綽字彥舒博學有才能撰晉後書十五篇傳於世永嘉末爲司空從事中郎沒於石勒爲勒參軍

藩字大堅元康中爲黃門侍郎受詔成父所治鍾磬以從駕討齊王冏勳封西華縣公累遷尙書令永嘉末轉司空未拜而洛陽陷沒藩出奔密王浚承制奉藩爲留臺太尉及愍帝爲太子委藩督攝遠近建興元年薨於開封年六十九因葬亡所諡曰成追贈太保藩二子邃闓

邃字道玄解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遷太子洗馬長沙王乂以爲參軍乂敗成都王爲皇太弟精選僚屬以邃爲中舍人鄴城不守隨藩在密元帝召爲丞相從事中郎以道險不就愍帝就加左將軍陳留相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愍帝欲納邃女先徵爲散騎常侍邃懼西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爲軍諮祭酒太興初拜侍中邃與刁協婚親時協執權欲以邃爲吏部尙書邃深距之尋而王敦討協黨與並及於難唯邃以疏協獲免敦表爲廷尉以疾不拜遷太常轉尙書蘇峻作亂邃與王導荀崧並侍天子於石頭峻平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靖子汪嗣

闓字道明亦有名稱京師爲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冏辟爲掾冏敗暴尸已三日莫敢收葬闓與冏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爲太傅主簿中書郎與邃俱渡江拜丞相軍諮祭酒中興建遷右軍將軍轉少府明帝嘗從容問王廣曰二荀兄弟孰賢廣答以闓才明過邃帝以闓廣亮亮曰邃眞粹之地亦闓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歷御史中丞侍中尙書封射陽公太寧二年卒追贈衞尉諡曰定子達嗣

組字大章弱冠太尉王衍見而稱之曰夷雅有才識初爲司徒左西屬補太子舍人司徒王渾請爲從事中郎轉左長史歷太子中庶子滎陽太守趙王倫爲相國欲收大名選海內德望之士以江夏李重及組爲左右長史東平王楙沛國劉謨爲左右司馬倫篡以組爲侍中及長沙王乂敗惠帝遣組及散騎常侍閭丘沖詣成都王穎勞其軍帝西幸長安以組爲河南尹遷尙書僕射衞尉賜爵成陽縣男加散騎常侍中書監轉司隸校尉加特進光祿大夫常侍如故于時天下已亂組兄弟貴盛懼不容於世雖居大官並諷議而已永嘉末復以組爲侍中領太子太保未拜會劉曜王彌逼洛陽組與藩俱出奔懷帝蒙塵司空王浚以組爲司隸校尉組與藩移檄天下以琅邪王爲盟主愍帝稱皇太子組即太子之舅及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事與藩並保滎陽之開封建興初詔藩行留臺事俄而藩薨帝更以組爲司空領尙書左僕射又兼司隸復行留臺事州征郡守皆承制行焉進封臨潁縣公加太夫人世子印綬明年進位太尉領豫州牧假節元帝承制以組都督司州諸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頃之又除尙書令表讓不拜及西都不守組乃遣使移檄天下共勸進帝欲以組爲司徒以問太常賀循循曰組舊望清重忠勤顯著遷訓五品實允衆望於是拜組爲司徒組逼於石勒不能自立太興初自許昌率其屬數百人渡江給千兵百騎組先所領仍皆統攝頃之詔組與太保西陽王羕並錄尙書事各加班劍六十人永昌初遷太尉領太子太保未拜薨年六十五諡曰元子奕嗣

奕字玄欣少拜太子舍人駙馬都尉侍講東宮出爲鎭東參軍行揚武將軍沛相愍帝爲皇太子召爲中舍人尋拜散騎侍郎皆不就隨父渡江元帝踐祚拜中庶子遷給事黃門郎父憂去職服闋補散騎常侍侍中時將繕宮城尙書符下陳留王使出城夫奕駮曰昔虞賓在位書稱其美詩詠有客義在崇敬今陳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故答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之所崇禮國之高義也謂宜除夫役時尙書張闓僕射孔愉難奕以爲昔來不被屬符

秋所譏特獨非體宜應減夫奕重駁以爲春秋之末文武之道將墜于地新有子朝之亂于時諸侯逋替莫肯率職宋之于周實有列國之權且同己勤王而主之者晉客而辭役責之可也今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爲宜除於國職爲全詔從之時又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王導不博士郭熙杜援等以爲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曰天子修禮莫盛於辟雍當爾之日猶拜三老況今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事下門下奕議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它日小會自可盡禮又至尊與公書手詔則曰頓首言中書爲詔則云敬問散騎優冊則曰制命今詔文尚異況大會之與小會理豈得同詔從之咸和七年卒追贈太僕謚曰定

## 馮紞

馮紞字少胄安平人也祖浮魏司隸校尉父員汲郡太守紞少博涉經史識悟機辯歷仕爲魏郡太守轉步兵校尉徙越騎得幸於武帝稍遷左衞將軍承顏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勖並與之親善充女之爲皇太子妃也紞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紞勖乾沒救請故得不廢伐吳之役紞領汝南太守以郡兵隨王濬入秣陵遷御史中丞轉侍中帝病篤得愈紞與勖見朝野之望屬在齊王攸攸素薄勖勖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於己乃使紞言於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爲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納之及攸薨朝野悲恨初帝友于之情甚篤既納紞勖邪說遂爲身後之慮以固儲位既聞攸殞哀慟特深紞侍立因言曰齊王名過於實今得自終此乃大晉之福陛下何乃過哀帝收淚而止初謀伐吳紞與賈充荀勖同共苦諫不可吳平紞內懷慚懼疾張華如讎及華外鎮威德大著朝論當徵爲尚書令紞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諷帝言華不可授以重任帝默然而止事具華傳太康七年紞疾詔以紞爲散騎常侍賜錢二十萬牀帳一具尋卒二子播熊播字長秋熊字文羆中書郎紞兄恢自有傳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貽勤既形僞吝斯及有莘之媵殊北門之情猾瀆之臭匪西山之節湯武有以濟其功夏殷不能譏其志王沉才經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參席上之珍居晉爲輕中之士桐宮之謀遽泄武闈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絕豫讓之形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有據疾棄仁義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譎由捧雉孕本實絲因家乏主遂登顯秩擁北州之士馬偶東京之糜沸自可威召諸侯宣力王室而乘間伺隙潛圖不軌放肆獯虜遷播烝輿遂使漳滏蕭然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藏戶戮高士於燕垂阻越石之內難幽世龍之外府悉務專殺坐致焚燎假手仇敵方申凶獷慶封之戮慢罵何補哉公曾憲明之孫景倩文若之子鷹臨堂而高視齊逸軌而長驚孝敬足以承親周慎足以事主刊姬公之書典採蕭相之遺法然而援朱均以貳極煽褒閻而僞厲雖廢興有在隆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荀之力也至於斗粟興謠踰里成詠勖之階禍又已甚焉馮紞外騁威施內窮狙詐能伎安賈交勖讒張心諂楚費過踰晉伍受絲獻壽空取慰於仁心紞之陳說幸收哀於迷慮投畀之罰無聞青蠅之詩不作矣

贊曰處道文林胡貳爾心彭祖凶孽自貽伊慼臨淮翼翼孝形于色安陽英英匪懈其職傾齊附魯是爲蟊賊紞之不臧交亂罔極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考證

王沈傳濬與沈欲合幽州○史記黥布傳注楚軍前鋒鋒者幽州梁書王僧孺傳道遙中丞幽州是知百官皆可稱幽州幷各分幽等矣

荀勖傳東平王楙沛國劉祺爲左右司馬○楙監本譌與今從閣本

晉書卷三十九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 列傳第十

### 賈充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陽里亭侯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為名字焉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父爵為侯拜尚書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課辯章節度事皆施用累遷黃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參大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毌丘儉文欽於樂嘉帝疾篤還許昌留充監諸軍事以勞增邑三百五十戶後為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為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帝曰誕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略為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乃徵誕為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克也帝從之城陷帝登壘以勞充帝先歸洛陽使充統後事進爵宣陽鄉侯增邑千戶遷廷尉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轉中護軍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眾距戰於南闕軍將敗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謂充曰今日之事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及常道鄉公即位進封安陽鄉侯增邑千二百戶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鍾會謀反於蜀帝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西據漢中未至而會死時軍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籌之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沈羊祜荀勖同受腹心之任帝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賜甲第一區五等初建封臨沂侯為晉元勳深見寵異祿賜常優於群官充有刀筆才能觀察上旨初文帝以景帝恢贊王業方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閭也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潁侯及受禪充以建明大命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氏為魯國太夫人充所定新律既班于天下百姓便之詔曰漢氏以來法令嚴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嘉平之間咸欲辯章舊典刪革刑書述作體大歷年無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於密網親發德音釐正名實車騎將軍賈充獎明聖意諮詢善道太傅鄭沖又與司空荀顗中書監荀勖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及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頎騎都尉成公綏荀煇尚書郎柳軌等典正其事朕每鑒其用心常慨然嘉之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寬禁簡足以克當先旨昔蕭何以定律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為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為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其詳依故典於是賜充子弟一人關內侯絹五百匹固讓不許後代裴秀為尚書令常侍車騎將軍如故尋改常侍為侍中賜絹七百匹以母憂去職詔遣黃門侍郎慰問又以東南有事遣典軍將軍楊囂宣諭使六旬還內充為政務農節用并官省職帝善之又以文武異容求罷所領兵及羊祜等出鎮充復上表欲立勳邊境帝並不許從容任職褒貶在己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始終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為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氐羌反叛時帝深以為慮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詔曰秦涼二境比年屢敗胡虜縱暴百姓荼毒遂使異類扇動害及中州雖復吳蜀之寇未嘗至此誠由所任不足以內撫夷夏外鎮醜逆輕用其眾而不能盡其力非得心膂之重推轂委成大匡其弊恐為患未已每慮斯難忘寢與食侍中守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雅量弘高達見明遠武有折衝之威文懷經國之慮信結人心名震域外使權統方任綏靜西夏則吾無西顧之念而遠近獲安矣其以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為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勖私焉充以憂告勖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

留矣充曰孰可寄懷對曰勖請行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勖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先是羊祜密啓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祜曰始知君長者時吳將孫秀降拜為驃騎大將軍帝以充舊臣欲改班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讓見聽尋遷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會帝寢疾充及齊王攸荀勖參醫藥及疾愈賜絹各五百匹初帝疾篤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壻親疏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及是帝聞之徙和光祿勳乃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咸寧三年日食於三朝充請遜位不許更以沛國之公丘益其封寵幸愈甚朝臣咸側目河南尹王恂上言弘訓太后入廟合食於景皇帝齊王攸不得行其子禮充議以為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復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充議服子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攸喪服從諸侯之例帝從充議伐吳之役詔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充慮大功不捷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軍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為諸軍節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為副南屯襄陽吳江陵諸守皆降充乃徙屯項王濬之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為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以為言中書監荀勖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轘轅而孫皓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戶分封從孫暢新城亭侯蓋安陽亭侯弟陽里亭侯混從孫關內侯衆增戶邑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大慚懼議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闕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鉞僚佐仍假鼓吹麾幢充與羣臣上告成之禮請有司具其事帝謙讓不許及疾篤上印綬遜位帝遣侍臣諭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牀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太康三年四月薨時年六十六帝為之慟使使持節太常奉策追贈太宰加衮冕之服綠綟綬御劍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路鑾路轀輬車帳下司馬大車椎斧文衣武賁輕車介士葬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塋田一頃與石苞等為王功配饗廟庭謚曰武追贈充子黎民為魯殤公充婦廣城君郭槐性妒忌初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過期復為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胤嗣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謐為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為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是充遺意帝乃詔曰太宰魯公充崇德立勳勤勞佐命背世殂隕每用悼心又胤子早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庶以紹其統而近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公旦漢之蕭何或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蓋尊顯勳庸不同常例太宰素取外孫韓謐為世子黎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謐為魯公世孫以嗣其國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己自出不如太宰皆不得以為比及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謚曰荒帝不納博士段暢希旨建議謚曰武帝乃從之自充薨至葬賻賜二千萬惠帝即位賈后擅權加充廟備六佾之樂母郭為宜城君及郭氏亡謚曰宣特加殊禮時人譏之而莫敢言者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濬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城陽太守郭配女即廣城君也武帝踐阼李以大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敕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數充曰刊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答詔託以謙沖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槐也而荃為齊王攸妃欲令充遣郭而還其母時沛國劉含母及帝舅羽林監王虔前妻皆毌丘儉孫女此例既多質之禮官俱不能決雖不遣後妻多異居私通充自以宰相為海內準則乃為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濬每號

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濬懼充遂去，乃排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羣僚陳母應還之意。衆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黃門將宮人扶去。既而郭槐女為皇太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後荃恚憤而薨。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為妃，槐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腳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行，槐輒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及將亡，充問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及充薨後，李氏二女乃欲令其母祔葬，賈后弗之許也。及后廢，李氏乃得合葬。李氏作女訓行於世。謐字長深。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曾孫。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為司空掾。充每讌賓寮，其女輒於青璅中闚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不，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豔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為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僚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閤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陽驚，託言有盜，因使循牆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秘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贈驃騎將軍。謐好學，有才思。既為充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謐權過人主，至乃鏁繫黃門侍郎，其為威福如此。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開閣延賓。海內輻湊，貴遊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謐，以方賈誼。渤海石崇歐陽建、滎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眕、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皆傅會於謐，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焉。歷位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廣城君薨，

去職。喪未終，起為秘書監，掌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勖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于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謐上議，請從泰始為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謐議。騎都尉濟北侯荀畯、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為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熙、刁協謂宜嘉平起年。謐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施行。尋轉侍中，領秘書監如故。謐時從帝幸宣武觀校獵，颷衛書於會中召謐受拜，誡左右勿使人知，於是衆疑其有異志矣。謐既親貴，數入二宮，共愍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弈棋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為平北將軍，鎮鄴。及為常侍，侍講東宮，太子意有不悅，謐患之。而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于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謐益恐。及遷侍中，專掌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謐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鐘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少弟蔚有器望，及壽兄鞏令保、弟散騎侍郎預、吳王友鑒、謐母賈午皆伏誅。初，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勖，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闇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虡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勖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是，謐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趙王倫之敗，朝廷追述充勳，議立其後，欲以充從孫散騎侍郎眾為嗣，眾陽狂自免。以子充後，充封魯公，又病死。永興中，立充從曾孫湛為魯公，奉充後。遭亂死，國除。泰始中，人為充等謠曰：「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

充弟混字宮奇篤厚自守無殊才能太康中爲宗正卿歷鎮軍將軍領城門校
尉加侍中封永平侯卒贈中軍大將軍儀同三司充從子彝遵並有器識彝爲
黃門郎遵第模最知名
模字思範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沈深有智算確然難奪深爲充所信愛每事
籌之焉充年衰疾劇恆憂己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起家爲邵陵令
遂歷事二宮尚書吏部郎以公事免起爲車騎司馬豫誅楊駿封平陽鄉侯邑
千戶及楚王瑋矯詔害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詔使模將中騶三百人收之是時
賈后既豫朝政欲委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爲侍中模乃盡心匡弼推
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乃加授光祿大夫然模潛
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事啓奏賈后事入輒取急或託疾以避之至於素有嫌
忿多所中陷朝廷甚憚之加貪冒聚斂富擬王公但賈后性甚強暴模每盡言
開陳禍福后不能從反謂模毀己於是委任之情日衰而讒間之徒遂進模不
得志憂憤成疾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子遊字彥將嗣歷官
太子侍講員外散騎侍郎

## 郭彰

郭彰字叔武太原人賈后從舅也與賈充素相親遇充妻待彰若同生歷散騎
常侍尚書衛將軍封冠軍縣侯及賈后專朝彰豫參權勢物情歸附賓客盈門
世人稱爲賈郭謂謐及彰也卒謚曰烈

## 楊駿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爲高陸令驍騎鎮軍二府司馬後以后
父超居重任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議之曰夫封建諸侯所
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奉宗廟內教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爲侯兆於亂
矣尚書褚䂮郭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自太康以後
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珧濟勢傾天
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未有顧命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計無
所從而駿盡斥羣公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
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
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
間上疾遂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頷之便召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旨
使作遺詔曰昔伊望作佐勳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車騎將軍行太
子太保領前將軍楊駿經德履喆鑒識明遠毗翼二宮忠肅茂著宜正位上台
擬跡阿衡其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領前
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
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
持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帝親視而無言自是二日而崩駿遂當寄
託之重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武賁百人自衛不恭之
迹自此而始惠帝即位進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慮左右
間己乃以其甥段廣張劭爲近侍之職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
駿知賈后情性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
然矣駿弟珧濟皆有儁才數相諫止駿不能用因廢於家駿闇於古義動違舊
典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議者咸以爲違春秋踰年書即位之義朝廷惜於前
失令史官沒之故明年正月復改年焉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
依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眾爲政嚴碎愎諫自用不允眾心馮
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說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輔弱主當仰思
古人至公至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爲宰在漢則朱虛東牟未有庶姓專朝
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
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屢
以正言犯駿珧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
疏我我得疏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將不久矣殿中中郎孟觀李肇
素不爲駿所禮陰構駿將圖社稷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不得逞其所欲又不
肯以婦道事皇太后黃門董猛始自帝之爲太子即爲寺人監在東宮給事於
賈后密通消息於猛謀廢太后猛又與肇觀潛相結託賈后又令肇報大司馬

汝南王亮使連兵討駿。亮曰：「駿之凶暴，死亡無日，不足憂也。」肇報楚王瑋，瑋然之，於是求入朝。駿素憚瑋，先欲召入，防其爲變，因遂聽之。及瑋至，肇乃啟帝夜作詔，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隨其後以討駿。段廣跪而言於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心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答。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爲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祗夜白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觀察事勢。祗因謂羣寮「宮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于馬廄，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又令李肇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于四海也。駿既誅，莫敢收者，惟太傅舍人巴西閻纂殯斂之。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永康中，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爲衛焉。永寧初，詔曰：「舅氏失道，宗族隕墜，渭陽之思，孔懷感傷。其以蓩亭侯楊超爲奉朝請、騎都尉，以慰蓼莪之思焉。」

珧字文琚，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帝，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許。初，聘后，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爲陛下憂之。」由此珧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萬、絹五千匹。珧初以退讓稱，晚乃合朋黨，構出齊王攸。中護軍羊琇與北軍中候成粲謀欲因見珧而手刃之。珧知而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轉爲太僕。自是舉朝莫敢枝梧，而素論益衰。珧臨刑稱冤，云：「事在石函，可問張華。」當時皆謂宜爲申理，合依鍾毓事例，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讎，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

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爲稱職。與兄珧深慮盛滿，乃與諸甥李斌等共切諫。駿斥出王佑爲河南太守，建立皇儲，皆濟謀也。初，駿忌大司馬汝南王亮，催使之藩。濟與斌數諫止之，駿遂疏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可得免耳。不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無爲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疏，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爲援，所謂脣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疏外宗室，宜與四海共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焉，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殺之夕，東宮召濟，濟謂裴楷曰：「吾將何之？」楷曰：「子爲保傅，當至東宮。」濟好施，久典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中壯士，射則命中，皆欲救濟。濟已入宮，莫不歎恨。

史臣曰：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有從享之榮，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乞丐之徒，嗣惡稔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夷，曷云塞責。昔當塗闕翦，公閭實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之任，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淫泆，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言獲宥，文琚識同曩哲，而罰異昔人，殆矣。

贊曰：公閭便佞，心乖雅正。邀遇時來，遂階榮命。乞丐承緒，凶家敗政。文長遂居棟梁，弈其位，乃底滅亡。珧雖先覺，亦罹禍殃。

晉書卷四十

##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久乃別居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衛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修常人之節不爲皎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性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爲事唯太原王乂謂舒曰卿終當爲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閉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舒之十五以兵死復問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滏池長遷浚儀令入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賭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數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梁陽二郡太守甚有聲稱徵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爲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遷尚書以公事當免官詔以贖論舒三娶妻皆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詔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以舒爲左僕射領吏部上言今邊六宮嬪以玉帛而舊使御府丞奉嬪宜成嘉禮賞重使輕以爲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奚人貢人使譯者於典制爲弘有詔詳之衆議異同遂寢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頃即真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食號震爲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遠命以年老每稱疾遜位中復暫起署兗州中正尋又稱疾尚書左丞郤毓與舒書曰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遷臥曲身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魏魏一旦棄之可不惜哉舒稱疾如初後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下詔曰司徒劇陽子舒體道弘粹思量經遠忠爲居正在公盡規入管經衡官人允敘出贊袞職敷弘五教惠訓播流德聲茂著可謂朝之俊乂者也而屢執沖讓辭旨懇誠申覽反覆省用慊然蓋成人之美先典所與難違至情今聽其所執以劇陽子就第位同三司祿賜如前几杖不朝賜錢百萬牀帳褥得百副以舍人四人爲劇陽子舍人置官騎十人使光祿勳奉策主者詳案典禮令皆如舊制於是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瓘之在前忽焉在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帝甚傷悼賜賻優厚誄曰康子混字延厚清惠有才行爲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復與韶曰舒唯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然爲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給賜陽燧四望總腳戶皁輜車牛一乘庶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以庶孫融嗣又早卒從孫晃嗣

## 李憙

李憙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佺漢大鴻臚憙少有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賓客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憙爲太傅屬國辟疾郡縣扶舁上

遭時憙母疾篤乃輒歸陳氏城而徙遂遭母喪論者嘉其志節後爲并州別駕時驍騎將軍秦朗過并州州將畢軌敬焉令乘車至閣憙固諫以爲不可軌不得已從之景帝輔政命憙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憙到引見謂憙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憙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憙畏法而至帝甚重之轉司馬尋拜右長史從討毋丘儉還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彊禦百僚震肅焉薦樂安孫璞亦以道德顯時人稱爲知人尋遷大司馬以公事免司馬伷爲寧北將軍鎮鄴以憙爲軍司頃之除涼州刺史加揚威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綏御華夷甚有聲績羌虜犯塞憙因其隙會不及啓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克獲以功重免譴時人比之漢朝馮甘焉於是請還許之居家月餘拜冀州刺史累遷司隸校尉及魏帝告禪于晉憙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太尉鄭沖奉策泰始初封祁侯憙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謚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剝百姓以繆惑朝士姦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憙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申勅羣寮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憙爲二代司隸朝野稱之以公事免其年皇太子立以憙爲太子太傅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宮制度廢闕官司不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並未置唯置衞率令典兵二傅并攝眾事憙在位累年訓道盡規遷尚書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詔曰光祿大夫特進李憙杖德居義當升台司毗亮朕躬而以年尊致仕雖優游無爲可以頤神而虛心之望能不悵然其因光祿之號改假金紫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萬祿賜班禮一如三司門施行馬初憙爲僕射時涼州虜寇邊憙唱義遣軍討之朝士謂出兵不易虜未足爲患竟不從之後虜果大縱逸涼州覆沒朝廷深悔焉以憙清素貧儉賜絹百匹及齊王攸出鎮憙上疏諫爭辭甚懇切憙自歷仕雖清非異衆而家無儋積親舊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謚曰成子贊嗣少子儉字仲約歷左積弩將軍散騎常侍贊字士茂少有清節歷平陽太守散騎侍郎散騎常侍

## 劉寔

劉寔字子眞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壽之後也父廣斥丘令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己行無瑕玷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行以計吏入洛調爲河南尹丞遷尚書郎廷尉正後歷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事封循陽子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見皆此類也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辭曰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眾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恆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故蓋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致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己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者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

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亂眞僞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杖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之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疏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于已斯亡不讓之人憂士不讓而競其路國朝不亦難乎以爲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爲虞官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一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知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己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讒慝黜遠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恆必由之[illegible]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爲先務則羣才猥出[illegible]

遷少府咸寧中爲太常轉尚書杜預之伐吳也寔以本官行鎮南軍司初寔妻盧氏生子旗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謀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賂免官頃之爲大司農又以夏罪免寔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雖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爲當後起爲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爲師元康初進爵爲侯累遷太子太保加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都督九年策拜司空遷太保

轉太傅太安初寔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及長沙成都之相攻也寔爲軍人所掠潛歸鄉里惠帝崩寔赴山陵懷帝即位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曰夫堂高級遠主尊相貴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有禮七十致仕亦所以優異舊德厲廉高之風太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渝之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彌篤可謂國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寔年踰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輿冒險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闕庭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姬鼎實斷章敎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疏板辭貞懇誠臣以爲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謂宜聽寔所守三年詔曰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漢相蕭何與事一之譽故能光隆於當時垂裕于百代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所以崇顯政道者亦賴之於元臣庶尹畢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確然難違今聽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祿準舊賜几杖不朝及宅一區國之大政將就諮于君副朕意焉歲餘薨時年九十一詔曰元寔少貧寠杖策徙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榮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茵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婦人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輒以親故雖禮教陵遲而行己以正喪妻爲雇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不離手

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爲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撰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有二子躋夏躋字景雲官至散騎常侍夏以貪污寠放於世

躋字子房真素有兄風少貧寠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歷中書黃門吏部郎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善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入爲祕書監領南陽王師加散騎常侍遷侍中尚書太常著喪服釋疑論多所辨明太康末卒證曰成

高光

高光字宣茂陳留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光少習家業明練刑理初以太子舍人累遷尚書郎出爲幽州刺史潁川太守是時武帝重黃沙獄以典韶四以光歷世明法用爲黃沙御史秩與中丞同遷廷尉元康中拜尚書與三公曹時趙王倫篡逆光於其際守道全貞及倫賜死齊王冏輔政復以光爲廷尉遷尚書加奉車都尉侯從討成都王穎有勳封延陵縣公邑千八百戶于時朝廷咸推光明於用法故頻典理官惠帝爲張方所逼幸長安朝臣奔散莫有從者光獨侍帝而西遷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光兄嶷爲上官已等所用歷徐雍二州刺史嶷性任放無倫次而決烈遇人與光異操常謂光小節恆輕侮之光事嶷愈謹帝既還洛陽時太弟新立重選傅訓以光爲少傅加光祿大夫常侍如故及懷帝即位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與傅祗並見推崇尊爲尚書令本官如故以疾卒贈司空侍中屬京洛傾覆竟未加證子韜字子遠放佚無檢光爲廷尉時輒受貨賂有司奏案之而光不知時人雖非光不能防閑其子以其用心有素不以爲累初光喪母居廬以韜兼右衛將軍韜與殿省小人交通及光卒仍於喪中往來不絕時東海王越輔政不朝覲韜知人心有望密與太傅參軍婁瞻京兆杜斌等謀討越事泄伏誅

史臣曰下士聞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有餘也魏舒劉寔貴擬精華詰綬登槐覽止成務季和切問近對當官正色時云貪人敗類豈劉夏之謂歟

賀曰舒言不矜憙對千乘子真宣茂雅志難陵進忠能舉退讓攸興皎皎瑚器來光玉繩

晉書卷四十一

晉書卷四十一考證

高光傳是時武帝置黃沙獄以典詔囚○監本黃誤長下黃沙御史同今從本紀改正

晉書卷四十一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 列傳第十二

王渾 子濟

王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渾沉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曹爽掾爽誅隨例免起爲懷令參文帝安東軍事累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咸熙中爲越騎校尉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饑渾開倉振贍百姓賴之泰始初增封邑千八百戶久之遷東中郎將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數陳損益多見納用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薛瑩魯淑衆號十萬淑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濟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尚爲關內侯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圖爲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遣參軍陳愼都尉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業宮釃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軍案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衞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爲公封子澄爲亭侯弟湛爲關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不尙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爲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爲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爲人修絜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欵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伷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爲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衞將軍楊珧共爲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冀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睢陵比及誅楊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皂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也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以曹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有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

赴宮帝嘗訪潭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潭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沖虛詢及芻蕘斯乃周文嚮吞之求仲尼不恥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勸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爲便帝然之又詔潭錄尚書事潭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年七十五謚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壹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秀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爲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愉王愉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愉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愉愉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幾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辭令飄颻將順朝臣莫能倘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多忌刻好以言傷物憎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濬時議機焉齊王攸當之藩濟既諫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爲侍中時潭爲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素與從兄佑不平佑黨頗訓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而王佑始見委任而濟遂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發其跡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諸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郭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郭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馬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弈棋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導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潭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主主兩目失明而妬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潭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敏陽侯濟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辨慧有才藻並歷清顯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晚乃樂節疎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後參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爲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濬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梁演濬爲益州刺史濬殺方略悉誅弘等以勳封關內侯擾輯殊俗侍

以威信懷夷徼外多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卓犗將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懾江神舟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柿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柿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諱以語盲拜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語在羊祜傳時朝議咸謂伐吳濬乃上疏曰臣數奉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荊揚實愚莫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乘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賈充荀勗陳諫以爲不可唯張華固諫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戚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唐彬攻吳丹陽郡之擒其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鏁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鐵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二月庚申剋吳西陵獲其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虞忠壬戌剋荊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剋樂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濬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至旗鼓甲仗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計送降文於濬曰吳郡孫皓叩頭死罪昔漢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遠阻山河與魏乖隔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知天命至于今者猥煩六軍衛臺羣次遠臨江渚舉國憒憒假息剋漏敬繇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奮等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王濬承于石頭皓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輿櫬率其餘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受璧焚櫬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帝遣使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攄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縛吳人於絳裳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掖旋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久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輕罪狀之有司遂按濬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恩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既在朕心當率由詔書檢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驅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伷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爲攻取節度前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與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衆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赍命臣即報渾書并寫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遶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皓已來首都事無緣共合空圍又兵久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怱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罪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揚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盛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

神策廟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勳勞而恃功肆意寧敢昧利而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間懸闊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蜋舉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𠴲不可聽聞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輒臣雖愚蠢以爲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疏舉錯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

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表曰被壬戌詔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謂臣諸軍得孫皓寶物又謂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僞宮輒公文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渾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而前期於不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爲黑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宰嚭滅吳及至石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爲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既反謗書盈篋況臣頑疏能免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絕而結恨强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抗脣齒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歎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皆根據磐牙並處世位聞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夫曾參之不殺人亦以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構沸騰非徒三夫之對外內扇助爲二五之應夫猛獸當塗麒麟恐懼況臣脆弱敢不悚慄僞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僞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臣時遣記室吏往觀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滿就等共入觀皓宮乃無席可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爲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敕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別耳豈獨浚之將士皆是夷齊而臣諸軍悉聚盜跖邪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城劫取布帛臣牙門將軍馬潛即收得二十餘人幷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結而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絕其端緒也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以吳剛子爲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具問孫皓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讟故其宜耳渾案臣瓶磬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敘遂過其任渾此言最信內省慚懼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既無孟側策馬之好而令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穆穆之風損皇代之美由臣頑疏使致於此拜表流汗言不識次

濬至京都有司奏濬表既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濬前

受詔徑造秣陵後乃下受渾節度詔書猶留所下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米爲經通濬不即表上被渾宣詔此可責也濬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眚掩之有司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勑付廷尉禁推詔曰勿推拜濬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五置此營自濬始也有司又奏輔國依比未爲違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封爲襄陽縣侯邑萬戶封子彝楊鄉亭侯邑千五百戶賜絹萬匹又賜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豪強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鄉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顛老之不伐讓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闞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長禍及不得無言末不能遺諸胸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等並表於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王渾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濬平吳之後以勳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遺故舊也後又轉濬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謚曰武葬柏谷山大營塋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別開一門松柏茂盛子矩嗣矩弟暢散騎郎暢子粹太康十年武帝詔粹尚潁川公主仕至魏郡太守濬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錄安西將軍桓溫鎮江陵表言之曰臣聞崇德實功爲政之所先興滅繼絕百王之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世承祀功烈一代則永錫祚胤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內外任兼文武料敵制勝明勇過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輒之罪衔戈長驅席卷萬里懸虓之吳面縛象魏令皇澤被於九州玄風洽於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恩寵之號墜於近嗣返還酸懷臣竊悼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罄鋪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嗣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胤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尚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業況濬建元勳於當年著嘉廢於身後啓基託根於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宜加恩少垂矜憫追錄舊勳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宥暢於上忠臣之志不墜于地矣卒不見省

唐彬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臺泰山太守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恆數百人初爲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沈集諸參佐咸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譙郡主簿張憚俱陳吳有可兼之勢沈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屈還遷功曹舉孝廉州辟主簿累遷別駕彬忠蕭公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彰又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斂悅稱之於文帝薦爲掾屬帝以問其參軍孔顗顗忌其能貢久不答陳騫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爲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爲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顗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初鄧艾之誅也文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搔動使彬密察之彬還白帝曰鄧艾忌克詭狹矜能負才順從者謂爲見事直言者謂之觸迕雖長史司馬參佐牙門答對失指輒見鳳尋處身無禮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勞衆力隴右甚患苦之喜閑其禍不肯爲用今諸軍已至足以鎮壓內外願無以爲慮俄除尚書水部郎秦始初賜爵關內侯出補鄴令彬導德齊禮期月化成遷弋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尋又詔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爲衆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禽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

晧將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詔曰。廣武將軍唐彬受任方隅。東禦吳寇。南臨蠻越。撫寧疆埸。有綏禦之績。又每慨慨志在立功。頃者征討。扶疾奉命。首啓戎行。獻俘授馘。勳效顯著。其以彬爲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徵拜翊軍校尉。改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朝有疑議。每參預焉。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既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於是鮮卑二部大莫廆擿何等並遣侍子入貢。兼脩學校。誨誘無倦。仁惠廣被。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泊于碣石。緜亙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廆。彬欲討之。恐列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參軍許祗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元康四年卒官。時年六十。諡曰襄。賜絹二百匹。錢二十萬。長子嗣。官至廣陵太守。少子岐。征虜司馬。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遄征。渾既獻捷橫江。濬亦剋清建鄴。于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爲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勳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貝錦。遂乃喧黷宸扆。斁亂彝倫。既爲戒於功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濬遂驕父之褊心。乖爭子之明義。儁材雖多。亦奚以爲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贊曰。二王總戎。淮海攸同。渾既害善。濬亦矜功。武子豪俊。夙參朝列。遽懲牛心。紓情爲埒。儒宗知退。避名全節。

晉書卷四十二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十三

山濤 子簡 簡子遐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上計據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歸閭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遵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書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拜贈藜杖一枚曉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暱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雖景帝後寵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恆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爲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讓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入爲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晉輿且當割情以慮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奠加賜牀幔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爲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遵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遽其志邪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通逌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偏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久不攝職爲左丞白裒所奏帝曰濤以病自閉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問濤不自安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爲加曲私臣亦何心屢塵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詔曰白裒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意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也濤志必欲退因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詔曰山僕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承掾奉詔喻旨若體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車輿還寺舍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飄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曰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迫於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正但當崇風尚教以敎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壅塞不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閒無文是以直陳愚情乞聽所請乃免冠徒跣上還印綬詔曰天下事廣加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往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當榮至公勿復爲虛飾之煩濤苦表請退詔又不許尚書令衛瓘奏濤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煩猶未順旨參議以爲無事節之尚違至公之義若實沉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中詔瓘曰濤以德素爲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

于懇切故比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者既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
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近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太康初遷右
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以老疾固辭手詔曰君以道德為世模表
況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邪吾之
至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
不安席濤又上表固讓不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
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
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
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
賊猋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
詔曰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
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毫釐以崇
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
廟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
勳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群望豈宜沖讓以自抑損邪
已勑斷章表使者乃臥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污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
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匹以
供喪事策贈司徒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謚曰康
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匹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
為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
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
陳郡袁毅嘗為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
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
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
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謨簡

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并州刺史太子左率贈長水校尉該子瑋字彥祖翊軍
校尉次子世回吏部郎散騎常侍淳字子玄不仕允字叔真奉車都尉並少尪
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問於允允自以尪陋
不肯行濤以為勝己乃表曰臣二子尪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謨字季長明惠
有才智官至司空掾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為
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准齊名初為太子舍人累遷太子
庶子黃門郎出為青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尚書歷鎮軍將軍荊州刺史領
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尚書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永嘉初出為雍州刺史鎮西將
軍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
以為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
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以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臨
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
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
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萬姓流散死亡略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
人受禪于魏泰始初躬親萬幾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黃門侍郎王恂庾純始
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為不先所難而辨其
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
見後進儁才鄉邑尤異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叙是爵人於朝與
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永嘉三年出為征南將軍都督荊湘交廣四州諸軍
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
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
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
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向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尋加
督寧益軍事時劉聰入寇京師危逼簡遣督護王萬率師赴難次于涅陽為宛
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為賊嚴嶷所逼乃遷于夏口招
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友為之惆

慢朗豈利人之機以爲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河漢嶠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朗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追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退

退字彥林爲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爲私附退繩以峻法到縣入旬出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退欲繩喜諸豪彊莫不切齒於退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退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退與會稽內史何充牋乞留百日窮竟遁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爲東陽太守爲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退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於官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絜其務欲以啓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有一州之任會變方竭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銓綜則羣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慮絕臣名愚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豈斯之謂歟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

王戎　從納衍　淮　郭舒

王戎字濬沖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爲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實其要會朝廷事上已稷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衮衮可聽王戎談子房淮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爲識鑒者所貴如此戎嘗與阮籍俱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鎮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遺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爲知言襲父爵肆相國掾歷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廢免官詔以贖論還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戎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雅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各率衆諸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將孟泰以斷春鞏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戎渡江撫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喪厲之詔拜偉爲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荊土悅服徵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路戎簡中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爲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爲異耳帝雖以是言稱之然爲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脩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弈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滔沖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纏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幷賜藥物又斷賓客楊駿執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振外內戎誡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親信五十人還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爲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期而戎奏遷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俟堯舜興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救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圮荀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壻也頠誅戎坐免官齊王

阿起義孫秀餘戎於城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爲軍司博士王粲曰潛沖誦詐多端安肯爲少年用乃止惠帝反宮以戎爲尚書令既而河閒王顒遣使就說成都王穎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遏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造構大難嘗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爲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已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旟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慄戎僞藥發墮廁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慕遽伯玉之爲人與時舒卷無窒礙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寮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牖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僕寀閒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過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恆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懽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恆鑽其核以此糶識於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戎復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郟在危難之閒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于郟縣時年七十二證曰元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苟勖工於用短陳道寧緩緩如東長笋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爲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爲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之所羈緁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爲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與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爲嗣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乂爲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恥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嘗從古人中求之秦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椀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阿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爲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閒家資罄盡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後爲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中庶子黃門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特以化生萬物特以成形實者特以成德不肖特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崇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峯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務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尚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肜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肜伏膺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

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
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衍素輕趙王倫之爲人及倫篡
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爲中書令時齊王冏有匡
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爲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爲
中軍師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
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
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
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寇
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衞將軍
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
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牛車以安衆心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
爲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爲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
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
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勒甚悅之與語
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
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
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
不爲我盡力又何足貴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
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
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儁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
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閒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
爲人所尚如此子玄字眉子少慕簡曠亦有俊才與衞玠齊名荀藩用爲陳留
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赴祖逖爲盜所害焉
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
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
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牕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

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
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
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
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
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爲司空長史以迎大駕
勳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敳阮脩皆爲衍所
親善號爲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歡極
娛惠帝末衍白越以澄爲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爲青州衍因問
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算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
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鷇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
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荅澄既至
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
以爲別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逼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
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爲如黨嚴嶷所獲嶷僞使人從襄陽來
而問之曰襄陽拔未荅曰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
陽陷以爲信然散衆而還既而恥之託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
能進巴蜀流人散在荊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
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既而襲之於寵洲以其妻子爲賞沉八千餘人於
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弢爲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
王機于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
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
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弢次于作塘山簡參軍王沖叛于豫
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蕤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尋奔沓中郭舒諫曰使君
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遂
不能從初澄命武陵諸郡同討杜弢天門太守扈瓌次于益陽武陵內史武察
爲其郡夷所害瓌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夷袁遂瓌故吏也託爲瓌報

雖遂舉兵逆曾自稱平晉將軍澄使司馬毋丘毅討之爲遂所敗會元帝徵澄爲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爲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衆勇力絶人衆爲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手嘗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偕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絶帶乃登于槃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鎧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雅上表理澄請加贈謚詔復澄將官謚曰憲長子儁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

郭舒

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桓識大義鄉人少府范晷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威稱舒當爲後來之秀終成國器始爲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爲西曹轉主簿含坐事舒自繫理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爲治中喪母去職劉弘牧荆州引爲治中弘卒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爲主討逆賊郭勸滅之保全一州王澄聞其名引爲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修德養威保完州境澄以爲亂自京都起非復一州所能匡濟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荆土士人宗厥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厥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悲曰別駕狂邪誰言我醉因遣搖其鼻炙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厥遂得免澄之奔敗也以舒領南郡澄又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爲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採貊湖潭以自給鄉人益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舒少與杜曾厚曾嘗召之不往曾銜之至是澄又辟舒爲順陽太守曾密遣兵襲舒遁逃得免王敦召爲參軍從事中郎襄陽都督周訪卒敦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廷徵舒爲右丞敦留不遣敦謀爲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荆州別駕宗濟忌舒才能數譖之於王廙廙疑舒與甘卓同謀密以白敦敦不受高官嘗讓掾坦嘗請武昌城

西地爲鎮太守樂飢言於敦曰百姓久賈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潮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飢懼不敢言舒曰公雖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捨鼻炙眉頭舊疾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爲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違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強陵弱晏子稱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諧其家表爲梁州刺史病卒

樂廣

樂廣字彥輔南陽淯陽人也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惸居山陽寒素爲業人無知者性沖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王戎爲荆州刺史聞廣爲夏侯玄所賞乃舉爲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遠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絶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曠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倜儻至及見廣便覺己之煩其爲識者所歎矣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言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

命駕爲剖析之，玠病即愈。廣歎曰：此賢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爲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爲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爲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爲得之矣。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爲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己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勑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東安王繇當爲僕射，轉廣爲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爲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乂遘難，而廣既處朝望，羣小讒謗之。乂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乂猶以爲疑，廣竟以憂卒。荀藩聞廣之不免也，爲之流涕。三子：凱、肇、謨。凱字弘緒，大司馬齊王掾，參驃騎軍事。肇字弘茂，太傅東海王掾。洛陽陷，兄弟相攜南渡江。謨字弘範，征虜將軍、吳郡內史。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譏於羅務；周史清虛，不嫌於尸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濬沖善發談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衍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兇渠，以求容貸，頹牆之隕，猶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終夭厥生，自貽伊敗。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德，摯移宮刻，彤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踞，不已甚矣。若乃解袒登枝，裸形捫鵲，以此爲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及。道睽將聖，事乖跰指，操情獨往，自夭其生者焉。昔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解愍懷之客，豈闕伯夷之風歟。愞夫能立志者也。

贊曰：晉家求士，乃構仙臺。陵雲切漢，山叟知材。濬沖居鼎，談優務劣。夷甫兩顧，退求三穴。神亂當年，忠乖曩列。平子陵傲，多於用拙。樂令披雲，高天澄徹。

晉書卷四十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 列傳第十四

鄭袤 子默 默子球

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為不亡矣。」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為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泰善，撫養袤如己子。年十七，乃還鄉里。性清正。時濟陰魏諷為相國掾，名重當世，袤同郡任覽與結交。袤以諷奸雄，終必為禍，勸覽遠之。及諷敗，論者稱焉。魏武帝初封諸子為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為臨淄侯文學，轉司隸功曹從事。司空王朗辟為掾，袤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袤遷尚書郎，出為黎陽令，吏民悅服。太守班下屬城，特見甄異，為諸縣之最。遷尚書右丞。轉濟陰太守，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能，興立庠序，開誘後進。調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袤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袤在廣平，以德化為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泣路隅。遷少府。高貴鄉公即位，袤與河南尹王肅備法駕奉迎於元城。封廣昌亭侯。從光祿勳，領宗正。毌丘儉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袤疾病不任會。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為恨。」肅以語袤，袤自輿追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袤共載，曰：「計將何先？」袤曰：「昔與儉俱為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勳幽州，志望無限。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轉太常。高貴鄉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袤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並至公輔大位。及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進封安城鄉侯，邑千戶。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武帝踐阼，進爵為侯，雖寢疾十餘年，而時賢並相推薦。泰始中，詔曰：「光祿大夫密陵侯袤，履行純正，守道沖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宜登三階之曜，補袞職之闕。今以袤為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袤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十數。辭坦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受詔管喻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達大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簟褥，錢五十萬。九年薨，時年八十五。帝於東堂發哀，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絹布各百匹，以供喪事。謚曰元。有子六人，長子默嗣，次質、舒、翊、稱、予，位並列卿。

默字思元。起家祕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轉尚書考功郎，專典伐蜀事，封關內侯，遷司徒左長史。武帝受禪，與太原郭奕俱為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為散騎常侍。初，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為輩，求之州內，於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默。文帝與袤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武帝出祀南郊，詔使默驂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驂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為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喪去官，尋起為廷尉。是時鬲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多見引逮，唯默兄弟以潔慎不染其流。遷太常。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親為博士，謂默曰：「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為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及齊王攸當之國，下禮官議崇錫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並立異議，默容過其事，坐免。尋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服闋，為大司農，轉光祿勳。太康元年卒，時年六十八。謚曰成。尚書令衛瓘奏默才行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司，而后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為恨，至此駿議不同，遂不施行。默

寬沖博愛謙虛溫雅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廝養不加聲色而猶嫌怨故士君子以爲居世之難子球

球字子瑜少辟宰府入侍二宮成都王爲大將軍起義討趙王倫球自頓丘太守爲右長史以功封平壽公累遷侍中尚書散騎常侍中護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永嘉二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元球弟豫永嘉末爲尚書

## 李胤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胤遂絕房室恆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既幼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容貌質素頹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沈邃言必有則初仕郡上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舉孝廉參鎮北軍事遷樂平侯相政尚清簡入爲尚書郎遷中護軍司馬吏部郎銓綜廉平賜爵關內侯出補安豐太守文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秉恪直繩百官憚之伐蜀之役爲西中郎將督關中諸軍事後爲河南尹封廣陸伯泰始初拜尚書進爵爲侯胤奏以爲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詢納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疢不任覲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遷吏部尚書僕射尋轉太子少傅詔以胤忠允高亮有匪躬之節使領司隸校尉胤屢自表讓忝傅儲宮不宜兼監司之官武帝以二職並須忠賢故每不許咸寧初皇太子出居東宮帝以司隸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旦夕輔導之務胤素羸不宜久勞之轉拜侍中加特進俄遷尚書令侍中特進如故胤雖歷職內外而家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胤爲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爲任職以吳會初平大臣多有勳勞宜有登進乃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宣旨優詔敦諭絕其章表胤不得已起視事太康三年薨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諡曰成皇太子命舍人王讚誄之文義甚美帝後思胤清節詔曰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並履忠清儉身沒家無餘積賜胤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半之三子固真長儁固字萬基散騎郎先胤卒固子志嗣爵志字彥道歷位散騎侍郎建威將軍陽平太守真長位至太僕卿儁黃門侍郎太弟中庶子

## 盧欽 弟子志 志子諶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魏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除尚書郎爽誅免官後爲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累遷琅邪太守宣帝爲太傅辟從事中郎出爲陽平太守遷淮北都督伏波將軍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爲都督沔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假節給追鋒軺臥車各一乘第二駙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人馬鎧等及錢三十萬欽在鎮寬猛得中雍揚無虞入爲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貴特賜絹百匹欽舉必以材稱爲廉平咸寧四年卒詔曰欽履道清正執德貞素文武之稱著於方夏入躋機衡惟允庶事肆勤內外有匪躬之節不幸薨殁朕甚悼之其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匹錢三十萬諡曰元又以欽忠清高潔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爲立第舍俄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囂並素清貧身沒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饑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爲務祿奉散之親故不營資產動循禮典妻亡制廬杖終喪居外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子浮嗣

浮字子雲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然朝廷器重之以爲國子博士祭酒祕書監皆不就欽弟珽字子笏衛尉卿珽子志

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爲鄴令成都王穎之鎮鄴也愛其才量委以

心背逆爲謀主齊王冏起義遣使告潁潁召志計事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篡逆四海人神莫不憤怒今殿下總率三軍應期電發子來之衆不召自至揚兗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潁深然之改選上佐高辟據屬以志爲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專掌文翰潁前鋒都督趙驤爲倫所敗士衆震駭驤者多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勝必有輕易凌轢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喪氣懼不可用且戰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潁從之及倫敗志勸潁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得濟河此之大勳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並立今宜因太妃徵疾求還定省推榮齊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潁納之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冏由是潁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朝廷封志爲武強侯加散騎常侍及河間王顒納李含之說欲內除二王樹潁儲副遣報潁潁將應之志正諫不從及冏誅潁遂執朝權遂懷猜猲之心以長沙王乂在內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乂時荊州有張昌之亂潁表求親征朝廷許之會昌等平乃還兵以討乂志諫曰公前有復辟祚之大勳及事平歸功於齊獲九錫之賞不當朝政之權據陽翟飢人葬黃橋白骨皆感德之事四海之人莫不荷賴矣逆寇縱肆猶據荊楚今公揚清羣雄南土以寧振旅而旋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王者之事也潁不納及乂死潁表志爲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衆與敗於蕩陰潁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攻鄴志勸潁奉天子還洛陽時甲士尚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衆皆成列而程太妃總鄴不欲去潁未能決俄而衆潰唯志與子證兄子琳殿中武賁千人而已志復勸潁早發時有道士姓黃號曰聖人太妃信之及使呼入道士求兩杯酒飲乾拋杯而去於是志計始決而人馬復散志於營陣間尋索得數乘鹿車司馬督韓玄收集黃門得百餘人志入帝問志曰何故散敗至此志曰賊去鄴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洛陽帝曰甚佳於是御幰車便發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守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仗甚盛志喜於復援啓天子宜下敕書與百姓同其休慶既還洛陽志啓以清旹爲司隸校尉奔

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悅賜志絹二百匹綿百斤衣一襲鶴綾袍一領初河間王顒閉王浚起兵遣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敗頓兵洛陽不敢進縱兵虜掠密欲還都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心志說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穆桓之際百年猶存何爲襲之乃止方遂還天子幸其壘帝垂泣執輿唯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臣舊怯無所云補唯知盡微誠不離左右而已俾方垂三日便西志復從至長安頴被黜志亦免官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頴啓帝復頴還鄴以志爲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頴北鎮行達洛陽而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距頴頴還長安未至而閉關斬張方求和於越頴住華陰志進長安諮闕陳謝即還就頴於武關奔南陽復爲劉陶所逼迴詣河北及頴薨官屬奔散唯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越命志爲軍諮祭酒遷衛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沒志將妻子北投幷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爲劉粲所虜與次子證毓等俱遇害於平陽長子諶

諶字子諒清敏有理恩好老莊善屬文選尚武帝女繁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未成禮而公主卒後州舉秀才辟太尉掾洛陽沒隨志北依劉琨與志俱爲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爲參軍琨收散卒引猾虜騎還攻粲粲敗走諶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陽者悉爲劉聰所害琨爲司空以諶爲主簿轉從事中郎琨妻即諶之從母既加親愛又重其才地連姻末隨琨投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取諶爲別駕匹磾既害琨尋亦敗喪時南路阻絕段末波在遼西諶往投之元帝之初末波通使於江左諶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切於是即加弔祭累徵諶爲散騎中書侍郎而爲末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死弟遼代立諶流離世故且二十載石季龍破遼西復爲季龍所得以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典閱誄石氏諶隨閔軍於襄國遇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諶名家子早有鑒識才高行潔篇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悅頴川荀綽河東裴遐北地傅暢並淪陷非所雖俱顯於石氏恆以爲辱諶每謂諸子曰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而撰祭法注莊子及文集皆行於世悅字道儒魏司空林宗之孫劉琨妻之姪也與諶俱爲琨司空從事中郎後爲末波佐史沒

石氏亦居大官其緯憲暢並別有傳

華表 子廣 廣子恆 廣弟嶠

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歆清德高行爲魏太尉表年二十拜散騎黃門郎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來朝咸稱高貴鄉公以爲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背表懼禍作頌稱疾歸下舍故免於大難後遷尚書五等建封觀陽伯坐供給喪事不整免泰始中拜太子少傅轉光祿勳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靜恭匪懈而以疾固辭重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爲太中大夫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祿賜與卿同門施行焉表以苦節垂名司徒李胤司隸王宏等並歎美表清澹退靜以爲不可得貴賤而親疏也咸寧元年八月卒時年七十二詔曰康詔賜朝服有六子廣舉孝廉郎中

廣字長駿弘敏有才義父盧毓與選舉姻親故廣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爲中書通事郎泰始初遷冗從僕射少爲武帝所禮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前軍將軍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疾篤輒還仍遭喪舊例葬乾復任廣因辭近直初表有賜客在馬使廣因縣令表穀錄名三客各代以奴及穀以貨賊致罪獄辭迷謬不復顧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廣而穀亦虛氏增也又中書監荀勗先爲中子求廣女廣不許爲恨因密啓帝以表穀貨賊者多不可盡罪宜責最所親者一人因指廣嘗之又緣廣有違忤之色遂於喪服中免廣官削爵土大鴻臚何遵奏廣免爲庶人不應襲封詔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曰廣所坐除名削爵一時之制廣爲世子著在名錄不聽襲嗣此爲刑罰再加諸侯犯法八議平處者褒功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廣之爲重依律應聽襲封詔曰諸侯薨子踰年即位此古制也應即位而廢之爵命皆去矣何爲罪罰再加且晉之貴廣以簡貪穢本不論常法也諸實不能將明此意乃更跼馬檀律不顧憲度晉命廢之而單下復之此爲上下正相反也於是有司奏免讓者官詔皆以順軸混以世孫當受封逃避斷養陽狂病瘖不能轉故不得拜世咸稱之廣棲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經典集經書要事名曰善文行於世與陳騫共造晉訓於宅側帝嘗出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登陵雲臺望見廣苗宿圃阡陌甚盛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以爲中書監惠帝即位加侍中光祿大夫尚書令進爵爲公廣雖楊駿召不時還有司奏免官尋還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勤遷禮典得傳導之義後年表病篤詔遣太醫療病進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時河南尹辛韜書因託賈后求以女配廣孫陶廣距而不許后深以爲恨故遲不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誄曰元三子混晉恆

混字敬倫嗣父爵清貞閑正歷位侍中尚書卒官子南嗣稚量令度於石勒晉字敬叔爲河南尹與荀藩荀組俱避賊至臨潁父子並遇害

恆字敬則博學以清素爲稱尚武帝女繁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康初東宮建恆以選爲太子瑨友賜爵關內侯食邑百戶辭司徒王渾倉曹掾屢除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北軍中候俄拜領軍加散騎常侍懸帝即位以恆爲尚書進爵苑陵縣公頃之劉聰遣兵安昭出恆爲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以爲外援恆與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赴而關中陷沒聰軍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奔敗恆亦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軌爲元帝所誅以此爲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況軍從乎即召恆補光祿勳恆到未及拜更以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須還洛乃脩郊祀恆議漢獻帝居許即便郊祭宜於此修立司徒荀組驃騎將軍王導同恆議遂定郊祀尋以疾求解詔曰太常職主宗廟烝嘗敬重而華恆所疾不堪親奉職事夫子稱吾不與祭如不祭況宗伯之任職所司邪今轉恆爲廷尉頃之加特進太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晉石頭水陸諸軍事王敦表轉恆爲護軍疾病不拜授金紫光祿大夫又領太子太保成帝即位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咸和初以縣帝時賜爵進封一皆削除恆更以討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薨贈之亂恆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備履危困悴踰年初恆爲州大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爲恆所黜及讓在號軍中任勢多所殺害見恆輒恭敬不肅其應變雅劉超之死亦將及恆護蓋心救衛故得免及帝加元服又將納后羣臣之後與朝廷婚冕之禮無所依據恆推準舊

典撰定儀注郊廟辟雍朝廷軌則事並施用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常侍如故固讓未拜會卒時年六十九冊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諡曰敬恆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子俊嗣爲尚書郎俊子仰之大長秋

暢字叔駿才學深博少有令聞文帝爲大將軍辟爲掾屬補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秦始初賜爵關內侯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安平太守辭親老不行更拜散騎常侍典中書著作領國子博士遷侍中太康末武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小寧暢與侍臣表賀因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舞臣等愚戇竊有微懷以爲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福於垂成祚乃日新唯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沖靜和氣養精神頤身於清閒之宇留心於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羣下之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爲慮元康初封宣昌亭侯改楊駿改封樂鄉侯遷尚書俊以暢博聞多識屬書典實有良史之志轉祕書監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爲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初暢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祕籍遂就其緒起于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暢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爲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暢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祕府後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爲東宮傳列上通疇事遂施行暢所著論議難駁詩賦之屬數十萬言其所奏官制太子宜還宮及安邊尊祭明堂辟雍淩遲河渠巡禹之舊跡置都水官修鄴宮之禮置長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追贈少府諡曰簡暢性嗜酒率常沉醉所撰書十典未成而終祕書監何劭奏暢中子徽爲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徵又奏暢少子暢爲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幷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永嘉喪亂經籍遺沒暢書存者五十餘卷暢有三子頤徽暢頤嗣官至長樂內史暢有才思所著文章數萬言遭寇亂避難荊州爲賊所害時年四十

## 石鑒

石鑒字林伯樂陵厭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仕魏歷尚書郎侍御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之出爲幷州刺史假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受禪封堂陽子入爲司隸校尉轉尚書時秦涼爲虜所敗遣鑒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僞免官後爲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吳賊虛張首級詔曰昔雲中守魏尚以斬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虜獲自殺誣罔敗法古今所疾鑒備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敗爲得竟不推究中間黜免未久尋復授用冀能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爾乎有司奏是也顧未忍耳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也久之拜光祿勳復爲司隸校尉稍加特進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三公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廢不復行至鑒有詔令會遂以爲常太康末拜司空領太子太傅武帝崩鑒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陵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爲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爲手詔詔鑒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領催鑒速殺鑒以爲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視亮已別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山陵訖封昌安縣侯元康初爲太尉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時人美之尋薨諡曰元子陋字處賤襲封歷屯騎校尉

## 溫羨

溫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恢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六龍羨少以朗寤見稱齊王攸辟爲掾遷尚書郎惠帝卽位拜豫州刺史入爲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及齊王冏輔政以羨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書先是張華被誅冏建議欲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爲非羨駁之曰自天子已下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爲己死亡非其親昵誰能任之里克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呂皆積年

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見存而得行其志於數月之內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諫上宰不和不能承風贊善望其指麾從命不亦難乎況今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預禮非所任且后體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枉子事不為逆義非所討今以華不能廢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貶責之於義不經通也華竟得追復爵位其後以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勳封大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出為冀州刺史加後將軍范陽王虓敗於許昌也自牧冀州羨乃避之惠帝之幸長安以羨為中書令不就及帝還洛陽徵為中書監加散騎常侍未拜會帝崩懷帝即位遷左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論者僉謂為速在位未幾病卒贈司徒謚曰元有三子祗允裕祗字敬齊太傅西曹掾允字敬咸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長公主官至左光祿大夫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斯盛英彥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量處台槐或以高名居保傅自非一時之秀亦曷能至于斯惜其三緘於論道之辰獨善於兼濟之日夏圖顧議無足多談然退己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宣伯協恭孝之規子若之儒素為基偉容之苦節流譽慶垂來葉不亦宜哉石鑒以公亮升提獎以明籍顯屬于危亂不隕其名歲寒見松柏之後彫斯人之謂矣

贊曰雄矣密陵孝哉廣睦欽既博雅表亦貞篤譽績克宣溫羨載穆同觸玉振華芬蘭郁

晉書卷四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十五

劉毅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陽城景王章之後父皓丞相屬毅幼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儀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爲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爲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鼷鼠踏其背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曰毅方正亮直挺然不羣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儀仕平陽爲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鄭衞不雜孝弟著於邦族忠貞效於三魏昔孫陽取騏驥於吳坂秦穆拔百里於商旅毅未遇知己無所自呈前已口白謹復申請太常鄭袤舉博士文帝辟爲相國掾辭疾積年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怒其顧望將加重辟毅懼應命轉主簿武帝受禪爲尚書郎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帝以毅忠蹇正直使掌諫官轉城門校尉遷太僕拜尚書坐事免官咸寧初復爲散騎常侍博士祭酒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饒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爲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入帝嘗南郊禮畢喟然悶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昔馮唐答文帝云不能用趙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顏而陛下歡然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恩慮之表臣之喜慶不亦宜乎在職六年遷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衰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櫝至周幽王禍亂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謹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正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爲矍然賀慶之事宜評依典義勳靜數示尚書郎劉漢等讖以爲龍體既蒼雜以素文意者大晉之行戴武興文之應也而毅乃引衰世妖異以疑今之吉祥又以龍在井爲潛皆失其意潛之爲言隱而不見今龍彩質明煥示人以物非潛之謂也毅應推處詔不聽後陰氣解而復合毅上言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誅故也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諂諛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爲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讓以得實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違有早晚前鄧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貿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創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違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劫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壅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雖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庶僥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

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競競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毅上攸之所下石公弼攸之所行駮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讎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鬬雞之變難興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爲九品者取下者爲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紆容其身公以爲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蹇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責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清枉之審今禁訟訐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揚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教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實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舊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舉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敘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爲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奉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繁繁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疎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遠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己進者無功以委勸退者無惡以成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實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廓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于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爲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穀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職切直無所曲撓爲朝野之所式嘗散粟而疾其妻省之穀便奏加妻罪而請解粟妾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嫡直故不至公輔帝以穀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光祿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復賜錢百萬後司徒舉穀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穀賢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禮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敘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穀年齒相近往者同爲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內之職實塗所經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衆董司百僚總攬機要舒所統殷廣衆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爲劇穀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穀太優詢舒太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還授位者故光祿

大夫鄭袤爲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爲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穀前爲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諺曰受竟之誅不能稱竟直臣無黨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死於淮陽董仲舒載爲諸侯之相而穀獨遭聖明不離肇穀當世之士咸以爲榮穀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穀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爲機閣穀使絶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穀越穀不用則清談倒錯矣於是青州自二品已上憑穀取正光祿勳石鑒等共奏曰謹按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海岱參風齊魯故人俗務本而世敦德讓今雖不克於舊而遺訓猶存是以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僉以光祿大夫穀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亮直竭於事上仕不爲榮惟期盡節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義士宗其風景州閭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壯實臣州人士所恩準繫誠以穀之明格能不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偃以稱一州咸同之望也竊以爲禮賢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尊與勳爲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爲大臣等虛劣雖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啓按尹所執非惟惜名譏於穀之身亦通陳朝宜尊與大準以爲尹言當否應蒙評議由是穀遂爲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太康六年卒武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使者監護喪事羽林左監北海王宮上疏曰中詔以穀忠允匪躬贈班台司斯誠聖朝考績以穀著勳之美事也臣謹按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穀功德並立而有號無謚於義不體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法主於行而不繫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雖沒而高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銘跡所殊臣願聖世舉春秋之遺制改列爵之舊限使夫功行之實不相掩善則莫不率賴若以革舊毀制非所倉卒則穀之忠益雖不攻城略地論德進爵亦應在例臣敢惟行南請周之義謹牒穀功行如右帝出其表使入座讓之多同宮讓奏竟不報二子暾綽暾字長升正直有父風太康初爲博士會讓齊王攸之國加崇典禮暾與諸博士坐讓迕旨武帝大怒收暾等付廷尉會赦得出免官初暾父穀疾渴就姦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至是就位宮日陛暾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就得無患後爲酸棗令轉侍御史會司徒王渾主簿劉輿嶽辭連暾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欲距勃自舉之與暾更相曲直渾怒便遣位還第暾乃奏渾曰謹按司徒王渾蒙國厚恩備位鼎司不能上佐天子調和陰陽下遂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劉輿距扞詔使私欲大府輿長嶽訟昔陳平不答漢文之問邴吉不問死人之變誠得宰相之體也既輿刑嶽怨憤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之節請免渾官右長史楊丘亭侯劉肇便辟善柔苟於阿順請大鴻臚削爵土諸聞暾此奏者皆歎美之其後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暾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暾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彰久貴豪後每出輒從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閑素暾遷太原內史趙王倫篡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舉義惠帝復阼暾爲左丞正色立朝三臺清肅尊兼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東海公繇及王粹董艾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即真遷中庶子左衛將軍司隸校尉奏免武陵王澹及何綏劉坦溫毅李暅等長沙王乂討齊王冏暾豫謀封朱虛縣公千八百戶乂死坐免頃之復爲司隸及惠帝之幸長安也留暾守洛陽河間王顒遣使燔羊皇后暾乃與留臺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等上表理后無罪語在后傳顒見表大怒遣陳顏呂朗率騎五千收暾暾東奔高密王略會劉根作逆略以暾爲大都督加鎮軍將軍討根暾戰失利還洛至酸棗值東海王越舉迎大駕及帝還洛羊后反宮后遣使謝暾曰賴劉司隸忠誠之志得有今日以舊勳復封爵加光祿大夫暾要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婿當拜墓擯賓客親屬數十乘載酒食而行先是洛陽令王稜爲越所信而輕暾暾每欲縋之稜以爲懼時劉聰王彌屯河北京邑危懼稜告越云暾與彌鄉覘而欲投之越嚴騎將追暾右長史傅宣明暾不然暾聞之未至墓而反以正義責越越甚慚及劉曜寇京師以暾爲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城守諸軍事曜退還尚書僕射越憚暾久居監司又爲衆情所歸乃

以爲右光祿大夫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外示榮進實奪其權懷帝又詔曒領衛尉加特進後復以曒爲司隸加侍中曒五爲司隸尤協物情故也王彌入洛百官職爵彌以曒鄉里宿望故免於難曒因說彌曰今英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內不容將軍自與兵已來何攻不剋何戰不勝而復與劉曜不協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爲師且將軍可無帝王之意東王本州以觀事勢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事豈失孫劉乎劇通有言將軍宜圖之彌以爲然使曒于青州與曹嶷謀且徵之曒至東阿爲石勒游騎所獲見彌與嶷書而大怒乃殺之曒有二子佑佃佑爲太傅屬佃太子舍人佃果烈有才用東海王越忌之竊遣上軍何倫率百餘人入曒第爲劫取財物殺佃而去總字弘紀好學直亮後叔父彪位至北軍中候

程衛

程衛字長玄廣平曲周人也少立操行彊正方嚴劉毅聞其名辟爲都官從事毅委中護軍羊琇犯憲應死武帝與琇有舊乃遣齊王攸喻毅毅許之衛正色以爲不可徑自馳車入護軍營收琇屬吏考問陰私先委琇所犯狼籍然後言於毅由是名振遷百官屬行遂辟公府掾遷尚書郎侍御史在職皆以事幹顯補洛陽令歷安定頓丘太守所莅著績卒於官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祖洽魏尚書令父逌魏吏部尚書嶠少有風格器量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嶠父辭上蔡伯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潁川太守爲政清儉甚得百姓歡心太傅從事中郎庾顗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賈充亦重之稱於武帝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遷中書令帝深器遇之嘗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爲監嶠鄙勗爲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吳平以參謀議功賜第都尉汝南事侯嶠轉侍中倉敕親禮與任愷張華相善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孚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後與荀顗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痴可俱賭之粗及世事既舉韶而還顧勗並稱太子明識弘雅嶠如明韶嶠曰臣實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退居恆懷慨歎知不見用猶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諸君爲憂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太康末爲尚書以母憂去職及惠帝即位拜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元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本位如前永康初策諡曰閑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爲嶠有錢癖以弟郁子濟嗣位至中書郎郁字仲輿才望不及嶠而以清幹稱歷尚書左右僕射中書令尚書令洛陽傾沒奔于荀晬疾卒

武陔

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也父周魏衛尉陔沉敏有器量早獲時譽與二弟韶叔夏茂孚夏並總角知名雖諸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覺其優劣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常造周周見其三子謂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謂亞公叔夏孚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少好人倫與潁川陳泰友善魏明帝世累遷下邳太守景帝爲大將軍引爲從事中郎累遷司隸校尉轉太僕卿初封事侯五等建改封薛縣侯文帝甚親重之數與詮論時人常問陳泰孰若其父暹陔各稱其所長以爲暹泰略無優劣帝然之泰始初拜尚書掌吏部遷左僕射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陔以宿齒舊臣名位隆重自以無佐命之功又在魏已爲大臣不得已而居位深懷遜讓終始全潔當世以爲美談卒於位贈曰定子輔嗣韶歷吏部郎太子右衛率散騎常侍茂以德素稱名亞於陔爲上洛太守散騎常侍侍中尚書潁川荀愷年少於茂卽武帝姑子自負貴戚欲與茂交距而不答由是致怨及楊駿誅愷時爲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爲逆黨遂見審茂清正方直聞於朝野一旦枉斷天下傷痛侍中傅祗上表申明之後追贈光祿勳

任愷

任愷字元褒樂安博昌人也父昊魏太常愷少有識量尚魏明帝女累遷中書侍郎員外散騎常侍晉國建爲侍中封昌國縣侯愷有經國之幹萬幾大小多管綜之性忠正以社稷爲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泰始初鄭沖王祥何曾荀顗裴秀等各以老疾歸第帝優寵大臣不欲勞以筋力數遣愷瞻曾於諸公諮以當世大政參議得失愷悉貫充之爲人也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爲後承閒言愷忠貞局正宜在東宮使護太子帝從之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壹不行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爲憂愷因曰秦涼覆敗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鎮撫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計略者無以鎮西土也帝曰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中書令庾純亦言之於是詔充西鎮長安充用荀勗計得留充既爲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溫顒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珧王恂華廙等充所親敬於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罷既而充愷等以帝已知之而不責結怨愈深外相榮重內甚不平或爲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閒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卽日以愷爲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愷既在尚書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覲轉希充與荀勗馮紞承閒浸潤謂愷豪後用御食器充遣尚書右僕射高陽王珪奏愷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檢覆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既免而毀謗益至帝漸疎之然山濤明愷爲人通敏有智局舉爲河南尹坐賊發不獲又免官復遷光祿勳愷素有識鑒加以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又諷有司奏愷與立進令劉友交關事下尚書愷對不伏尚書杜友廷尉劉良並忠公士也知愷爲充所抑欲申理之故遲留而未斷以是愷及友良皆免官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雖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愷時因朝請帝或慰諭之愷初無復言惟泣而已後起爲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愷爲侍中屬舒爲散騎常侍至是舒爲右光祿開府領司徒帝臨軒使愷拜授舒雖以弘量寬簡爲稱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愷止守散卿莫不爲之憤歎也愷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六十一贈曰元子早嗣罕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愷以淑行致稱爲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崔洪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父毅魏吏部尚書左僕射以雅量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貴賤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無後言武帝世爲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父爲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爲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翼贊恢高行遵俗俾雖古烈洪奏恢不教誡案令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侯徵書不得稱無倫壹學爲浮華之目遂免學官朝廷憚之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爲蘊在北爲鬱遷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屬雍州刺史郤詵代己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貴我矣我還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妝南王亮常瞻公卿以琉璃鐘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庸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然實乖其常性故爲詭說楊駿誅洪與都水使者王佑親坐見黜後爲大司農卒於官子廓散騎侍郎亦以正直稱

郭奕

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也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朗有雅量初爲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還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遠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咸熙末爲文帝相國主簿時鍾會反於蜀荀勗卽會之從甥少長會家勗爲文帝掾奕嘗出之帝雖不用然知其雅正武帝踐阼初建東宮以奕及鄭默並爲中庶子遷右衛率虎賁將軍封平陵男歷軍初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尋假赤幢曲蓋鼓吹奕有寒疾瞻奕之官疾下值僕多有姦犯而爲人所糾奕省按畢曰大丈夫當以老疾求名遠遁而不問時事

長幸含有俊才而門寒爲豪族所排奕用爲別駕含後果有名位時以奕爲知人太康中徵爲尚書奕有重名當世朝臣皆出其下時帝委任楊駿奕表駿小器不可任以社稷帝不聽駿後果誅及奕疾病詔賜錢二十萬日給酒米太康八年卒太常上誄爲景有司議以貴賤不同號誄與景皇同不可請誄曰穆詔曰誄所以旌德表行按誄法一德不懈爲穆奕忠毅清直立德不渝於是遂賜誄曰穆

侯史光

侯史光字孝明東萊被人也幼有才悟受學於同縣劉夏舉孝廉州辟別駕咸熙初爲洛陽典農中郎將封關內侯泰始初拜散騎常侍尋兼侍中與皇甫陶荀廣持節循省風俗及還奏事稱旨轉城門校尉進爵臨海侯其年詔曰光忠亮儁素有居正執義之心歷職內外恪勤在公其以光爲御史中丞雖屈其列校之位亦所以伸其司直之才光在職寬而不縱太保王祥久疾廢朝光奏請免之詔優祥而褒光奏後遷少府卒官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葬又詔曰光厲志守約有清忠之節家極貧儉其賜錢五十萬光儒學博士歷官著績文筆奏議皆有條理長子玄嗣官至玄菟太守卒子施嗣東莞太守

何攀

何攀字惠輿蜀郡郫人也仕州爲主簿屬刺史皇甫晏爲牙門張弘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母憂遂詣梁州拜表證晏不反故晏冤理得申王濬爲益州辟爲別駕濬謀伐吳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攀籌量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面陳伐吳之策攀皆於將命帝善之詔攀參濬軍事及孫皓降於濬而王渾惡於後機欲攻濬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解以攀爲濬輔國司馬封關內侯轉廣陽令上便宜十事甚得名稱除廷尉平時廷尉卿諸葛沖以攀勇士輕之及共斷疑獄沖始歎服遷宣城太守不行轉散騎侍郎楊駿執政多樹親屬大開封賞欲以恩澤自衛攀以爲非乃與石鑒共立讓奏之詔在鑒傳帝不納以豫誅駿功封西城侯邑萬戶賜絹萬匹第達平鄉侯兄子建關內侯攀固讓所封戶及絹之半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略不入己遷翊軍校尉頃之出爲東莞太守徵爲揚州刺史在任三年遷大司農轉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固讓不就太常成粲左將軍卞粹勸攀蒞職中詔又加切厲攀竟稱疾不起及趙王倫簒位遣使召攀更稱疾篤倫怒將誅之攀不得已扶疾赴召卒于洛陽時年五十八攀居心平允蒞官整肅愛樂人物敎誨貴才爲梁益二州中正引致遺滯巴西陳壽閻乂鍾爲費立皆西州名士並被鄉閭所誦清讓十餘年攀申明曲直咸免冤濫攀雖居顯職家甚貧素無妾媵伎樂惟以周窮濟乏爲事子璋嗣亦有父風

史臣曰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共驩在位大聖之所不堪況乎志士仁人寧求苟合懷其寵秩所以繫其存亡者也雖復自口銷金投光撫劍馳書北闕敗車猶踐而諫主不易識臣實難劉毅一遇寬容任和兩遭膚受詳觀餘烈亦各其心焉若夫武陵懷魏臣之志崔洪愛郤詵之道長升勸王彌之尊何攀從趙倫之命君子之人觀乎臨事者也

贊曰仲雄初令忠審揚庭身方諸葛帝擬桓靈大業非楊元褒酤買和氏條暢堪施大廈崔門不謁蓼飛朝野侯史武陵輔佐之才何攀平允寬濫多遲

晉書卷四十五

劉毅傳漢城陽景王章之後○城陽監本訛陽城

奚免尚書僕射東海公繇○海一本作安

和嶠傳永康初策益曰簡○康監本誤平臣龍官按永平元年即太熙之元年而永平之二月即改永熙至三月而復改元康上文既云元康二年卒則元康之後安得復稱永平定屬永康之誤今改正

晉書卷四十五考證

晉書卷四十六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十六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世爲名族同郡有雷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爲之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爲祖父觀平陽太守頌少能辨物理爲時人所稱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文帝辟爲相府掾奉使于蜀時蜀新平人飢土荒頌表求振貸不待報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踐阼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寃訟累遷中書侍郎咸寧中詔頌與散騎郎白褒巡撫荆揚以奉使稱旨轉黃門郎遷議郎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爲評平會滅吳諸將爭功遣頌校其事以王渾爲上功王濬爲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不行轉任河內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轉爲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便利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政績舊修芍陂年用數萬人豪彊兼幷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頌在郡上疏曰臣昔忝河內臨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宜小大數以聞恆苦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爲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封上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經聖鑒不總棄於常棄如有足採冀補萬一伏見詔書開啓土宇以支百世封建威屬威出之藩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於今超秦漢魏氏之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絶跡功被無外光流後裔魏魏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慚德何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絶跡之後更創之雖然封幼稚皇子於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屬勢險絶此故變豐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王以鎮撫之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爲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墮替同於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愚而災困遍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賄才授任文武並敘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於國內內兵得散新邦乂安兩獲其所於事爲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無曉也愚所須地交得長主此事宜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儻有足採以參成制故皆幷列本事臣聞不憚危悔之愚而願嚴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苦言者膺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嘗抗疏陳辭犯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要以不隱所懷爲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閒垂省臣言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爲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遲閹豎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遠近亂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崇文教積數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更漬下順法始大行遠至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威臺榭聲色之娛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假遠其故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動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頹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遠于咸熙之末其間累年雖缺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遠時之愚不軌於法秦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然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寬有由積之在秦異於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爲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爲政矯世衆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簡譬由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廣積微稱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而自秦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就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咸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概聖心夫願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儻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

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推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王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誓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與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彊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恆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彊盛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殞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又魏氏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戰國相持之勢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爲臣妾四海大同始於今日宜承大勳之籍及陛下威明之時開啓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於萬載垂長世於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藉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秦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頹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鎮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爲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鹹得著不惕於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無忠慢同於竭節以徇其上羣后既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於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艱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於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籍不足獨以有爲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秉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恥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大制遲迴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疎相雜不得復如十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疎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疎遠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過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

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羣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戚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爲率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於慶賞刑斷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於必備今事爲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鑒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教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后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寖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更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恥厲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爲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恆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爲政小大難期然教頹來既久難反一朝又世放都靡皆欲比肩羣士渾然雁行相似不可頓肅甚殊斷陟也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後之中猶有甚衆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己潔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於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恆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於考終故羣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恆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爲國之大略也臣竊惟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爲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羣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闇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即羣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貪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爲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寒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

同陛下繼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於今事廳委御者擬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爲重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幷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爲其都統若丞相之爲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盡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事功校簿而已此爲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於今親掌者勤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全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爲政者綱舉而網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爲政不苛此爲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強橫肆豪強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頻筆下吏縱姦憚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挽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乘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矣以善事不善者必爽錢以警衆此爲政殊赦之準式也何則所爲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軌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戚衆職因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讓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軌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讓益顯是以聖人深識人情而建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寬而前旒充纊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審法在犯尤而讎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隟隊古人有言鉄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百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豈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豈不可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遠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尊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湯幷知時未可以求安惠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險若夷至於吳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後黔首感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倍於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幷始於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運在昔放惠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爲縱復不得悉然爲之苟盡其理可靜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貲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偏以疏舉撮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惠役惠役在無爲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糴爲政欲著信著信在簡實簡實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旁轉以終其課則事審矣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爲匪他卻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三者既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爲安有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爲指於此事誠有功益苟或妨農皆務所惠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贍至重目下爲之雖少有農而計終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効審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惠宜速加功以塞其漸如河

汴將合沉萊荷善則役不可息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急權計輕重自非近如此類準以爲率乃可與爲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算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與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主動在垂統使夫後世蒙賴以安其爲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實在善化之爲要在靜國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役務爲恆傷過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至於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黎人心餘烈匡幼翼而令勳所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執急陛下少垂恩遐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於孝文臣以爲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勳矣揚滅彊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冤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若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嘯遺跡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虛美常辭其事實然若所以貴爲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勳不得遺盡弘矣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少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又論肉刑見刑法志詔答曰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知卿之乃心爲國也動靜數以聞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領屯衛殿中其夜詔以領爲三公尚書又上疏論律令事爲時論所美久之轉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運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專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及趙王倫之簒張華也領哭之甚慟閣奉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閻之大怒憚領持正而不能害也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領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乂安雖變后被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張林積忿不已以領爲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領林乃止於是以領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尋病卒使使者弔祭賜錢二十萬朝服一具詔曰貞中書侍郎劉沉識領當時少輩應贈開府孫秀素恨之不聽領無子養弟和子雅早卒更以雅弟胡子騰爲適孫襲封承康元年詔以領誅賈謐督攝衆事有功追封梁鄒縣侯食邑千五百戶領弟彪字仲雅參安東軍事伐吳獲張悌累官積弩將軍及武庫火彪建計斷屋得出諸實器歷荊州刺史次弟仲宇世混歷黃門郎兼陽太守未之官卒初領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領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辟之領曰辟後娩廔隣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爲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爲陳謇所止故得不劾領問明法掾陳默棄官歸曰鄉里港最屈二人俱云劉友屈領作色呵之歸曰友以私讎冒犯明府爲非然鄉里公論稱屈友辟公府掾尚書郎黃沙御史

## 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鯉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學有文辭早孤與弟弟居以友愛著稱弱冠爲本國中正遷憚不行後爲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於曹丕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論貪競驅動風俗爲弊已甚而至於譏改又以爲擬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遷雍自此來矣漢革其弊酌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實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隆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顒顒欣覩太平然承魏氏彫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蕃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雜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幷就且明貢舉之法不偏於境外則冤枉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在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爲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實隱括於閭伍則邑屋皆爲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最則雖塲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臧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修

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遷太子舍人轉尚書郎時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監荀勗主者爲條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則實皆未嘗曲爲之立限也八年已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已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令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踳傷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爲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又司隸校尉石鑒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尚書荀愷以爲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敘曰臣聞立法有制所以齊衆檢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衆今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爲準例懼庸才貪遠必有黷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輯寧殊域也臣愚以爲宜聽鑒所上先召登還且使體例有常不爲遠近異制詔從之太熙初遷廷尉平駁廷尉奏邯鄲醇等文多不載再遷中書郎每大事及疑議輒參以經典處決多皆施行遷尚書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謁特留心隱逸由是羣才畢舉拔用北海西郭湯瑣邪劉珩燕國霍原潁川吉謀等爲秘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內莫不歸心時燕國中正劉沉舉霍原爲寒素司徒府不從沉又抗諸中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爲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爲列侯顯佩金紫先爲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重奏曰案如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浮競宜黜其有履謙寒素靖恭求己者雖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品舉貢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司徒總御人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風流然古之厲行高尚之士或栖身巖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己復禮或孝期稱道出處默語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異操疑其所守之美而遽同終始之責非所謂擬人必於其倫之義也誠當考之於邦黨之倫審之於任舉之主沉爲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爲利行不要名絕迹窮山纘輯道藝外無希世之容內全遯逸之節行成名立縉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諮侍中領中書監華荊州大中正後將軍晏河南尹軼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西河求加徵聘如沉所列州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詔表薦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舍所徵檢之實而無明理正辭以奪沉所執且應二品非所求備但原定志窮山修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遽抑替將貪幽邦之望傷敎德之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爲二品詔從之重與李毅同爲吏部郎時王戎爲尚書重以清尚見稱毅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異然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毅字茂彥晉史闕其行事于時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見百官志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昔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衆搜求隱逸咸寧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士徵安南朱沖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沖雖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遵遵先帝禮賢之旨臣訪沖州邑言其雖年近耆耄而志氣克壯耽道窮藝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居成化毓山栖嘯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爲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時朝廷政亂竟不能從出爲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崇德化修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清閑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彈勉四縣第疑亡表去官永康初趙王倫用爲相國左司馬以憂還成疾而卒時年四十八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諡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

史臣曰子雅東夔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詳辨刑名該覈政體雖文慚華婉而理歸切要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鄧禹而有餘遠

元康之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慄、苟避禍讎、須以此時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讎者歟、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事當、蓋臺輔可觀、及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潘沖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贊曰、劉頌剛直、義形於詞、自下摩上、彼實有之、李重清雅、志迺無私、推賢拔滯、嘉言在茲、懋哉兩哲、邦家之基、

晉書卷四十六

唐　太宗　文皇帝　御撰

列傳第十七

傳玄　子咸　咸從父弟毗

傳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祖燮漢陽太守父幹魏扶風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士計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後參安東將軍軍事轉溫令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數上書陳便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鶉觚男武帝爲晉王以玄爲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湯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敘職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敎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復上疏曰臣聞辟舉五臣無爲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事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況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龍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業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莊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惑逐經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實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爲亟定其制而通計天下若干人爲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爲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爲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爲商賈足以通貨而已算備御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學稽之大夫躬莊公之難亦耕於綿蠻昔者聖帝明王實佐後土皆嘗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皆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兩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穴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爲子則孝爲父則慈爲兄則友爲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敎可不令而行也爲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果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爲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久則競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敎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興忽而不以爲意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敎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興舉矣書奏帝下詔曰二常侍慇懃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入坐廣共研精斤闕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得以發懷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曉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況皆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毓蔡毋邹皆援以輕慢之弊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俄遷侍中初玄進皇甫陶及入而抵

玄以事與陶爭言馘譁爲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泰始四年以爲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玄復上疏曰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沉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大飢下祗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己侔周文之夕惕臣伏懽喜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曠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動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爲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爲四部幷本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馥不知水勢轉爲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曰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農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其五曰臣以爲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令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久安也若後有動靜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爲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狎游之地故復爲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令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幷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御胡政事寬猛之宜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爲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譬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五年遷太僕時比年不登羌胡擾邊詔公卿會議玄應對所問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爲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巾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愜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時年六十二證曰剛玄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傳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幷文集百餘卷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沉沉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贍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遏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其後追封清泉侯子咸嗣

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讎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頴川庾純常嘆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出爲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政事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親覽萬幾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秦始開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爲慮無能云補伏用慚愚敢不自竭以對天問舊都督有四今幷監軍乃益於十夏禹敷土分爲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罷

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穀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聽以爲當今之急先幷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咸在位多所執正豫州大中正夏侯駿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務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爲中正司徒三卻駿故據正咸以駿與奪惟意乃奏免駿大中正司徒魏舒駿之姻屬屢卻不署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爲車騎司馬咸以世俗奢侈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貴賤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又讓移縣獄於郡及二社應立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即位楊駿輔政咸言於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幾也遭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至於萬幾之事則有不遑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此雖謙尚之心而天下未以爲善者以億兆顒顒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既已若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爲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而處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未易盡荀明公有以察其悾款豈在多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因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倚廬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詔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咸復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由是欲出爲京兆弘農太守駿甥李斌說駿不宜斥出正人乃止駿第潘棄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稱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雖正入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誅咸轉爲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況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爲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勝亦是殿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聽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於論功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上以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寧厚以敘其歡心此輩下所宜以實裁量而遽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既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憑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爲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咸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諠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雖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爲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以爲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於此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叵聽也咸之爲人不能面從而有後言嘗觸楊駿幾爲身禍況於殿下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鄉不識輟非逆鱗之言邪而欲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鹹頷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爲惡必將以此見怒亮

不納長容者夏侯駿也會景實韶羣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咸復上書曰臣咸以爲夫與化之要在于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曾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遠于仄陋嚼吞無拘內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閒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既頹復多節目競內躁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況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恩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爲責臣聞刑慢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懽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己之尤尤不在己責之無懽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懽致戀饒己快則朝野稱誠不善則衆惡見歸此之戰戰執與倚限法以苟免乎咸再爲本郡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繼母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不聽勑使者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於官舍設靈坐咸又上表曰臣既奮鞅不勝重任加在哀疚假息日闕陛下過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歸窮上聞謬韶既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教義無顧然虛忝隆寵前受嚴韶視事之日私心自誓隕越爲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切勑都官以此爲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褒勵慮於愚慤將必死繫故自捡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既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祿大夫劉毅爲司隸糾擊震內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紓之節亦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韶曰但當恩必應蹤中理威風自伸何煬劉毅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囂清咸奏免河南尹繪左將軍倩廷尉高光梁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憚伏咸以聖人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虞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在周禮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閒以來長吏到官未幾便遷百姓困於無定吏卒疲於送迎時侯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協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今人心偷勤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毅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詔曰政道之本誠宜久於其職咸奏是也戎職在論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勑戎爲違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詔亦不許咸上事以爲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今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修蒯訟層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即今所謂行馬內語施於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爲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勑云但爲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己率人若其有過不敢愛原是以申陳其憲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之閉塞既所未管皇太子爲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而不以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爲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爲非于時莫謂便宜今臣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咸累自上稱引故事條理灼然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常與親故書曰傳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勑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官時年五十六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敦曰卓有三子敦晞纂長子敦嗣敦字顧根清靜有道素解屬文除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太傅參軍皆不起來嘉之亂避地會稽元帝引爲鎮東從事中郎素有羸疾頻見表喻辭不獲免輿病到職數月卒時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爲上虞令甚有政績卒於司徒西曹屬祗字子莊父緝魏太常祗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識明練稱武帝始建東宮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母妻去職及葬母詔給

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其後諸卿夫人葬給導從自此始也服終爲梁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溢鄧艾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祗乃造沉萊堰至今充豫無水患百姓爲立碑頌遷尋爽兼廷尉遷常侍左軍將軍及帝崩梓宮在殯而太傅楊駿輔政欲悅衆心議普進封爵祗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入爲侍中時將誅駿而駿不之知祗侍駿坐而雲龍門閉內外不通祗請與尚書武茂聽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祗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既伏誅裴楷惠賓駿之壻也爲亂兵所害尚書左僕射荀愷與楷不平因奏楷是駿親收付廷尉祗證楷無罪有詔赦之時又收駿官屬祗復啓曰昔晉芝爲曹爽司馬斬關出赴爽宣帝義之尚遷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加罰詔又赦之祗多所雉正皆如此除河南尹未拜遷司隸校尉以討楊駿勳當封郡公八千戶固讓減半降封豐川縣公千八百戶餘二千二百戶封少子暢爲武鄉亭侯又以本封賜兄子簡爲東明亭侯楚王瑋之矯詔也祗以閱奏稽留免官期年遷光祿勳復以公事免氐人齊萬年舉兵反以祗爲行安西軍司加常侍率安西將軍夏侯駿討平之遷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常侍食卿祿秩賜錢及牀幔等尋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及趙王倫輔政以爲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衆心祗辭之以疾倫遣御史與祗就職王戎陳準等相與言曰傳公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爲物所倚信如此倫篡又爲右光祿開府加侍中惠帝還宮祗以經受僞職請退不許初倫之篡也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王冏收侍中劉逵常侍臧捷杜育黃門郎陸機右丞周導王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祗罪會赦得原後以禪文草本非祗所撰於是詔復光祿大夫子寔尚弘農公主尋遷太子少傅上章遜位還第及成都王穎爲太傅復以祗爲少傅加侍中懷帝即位遷光祿大夫侍中未拜加右僕射中書監時太傅東海王越輔政祗既居端右每宣君臣謙光之道由此上下雍穆祗明建國體朝廷制度多所經綜歷左光祿開府行太子太傅侍中如故疾篤遜位不許遷司徒以足疾詔服輿上殿不拜大將軍荀晞表請遷都使祗出詣河陰修理舟楫爲水行之備及洛陽陷沒遂共建行臺推祗爲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方遣子宣將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徽義兵祗自屯盟津小城宣策暢行河陰令以待宣祗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祗自以義舉不終力疾手筆勑厲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切覽者莫不感激憤慨祗著文章數十餘萬言

宣字世弘年六歲喪繼母哭泣如成人中表異之及長好學趙王倫以爲相國掾尚書郎太子中舍人遷司徒西曹掾去職累遷爲祕書丞驃騎從事中郎惠帝至自長安以宣爲左丞不就遷黃門郎懷帝即位轉吏部郎又爲御史中丞卒年四十九無子以暢子沖爲嗣

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爲祕書丞尋沒於石勒勒以爲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恆居機密勒甚重之作晉諸公敘贊二十二卷又爲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卒子詠過江爲交州刺史太子右率

史臣曰武帝鑒觀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啓沃任切爭臣傳玄體彊直之姿懷匪躬之操抗辭正色補闕殿違謇諤當朝不忝其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使臺閣生風貴戚斂手雖前代鮑永何以加之然而惟此褊心乏弘雅之度驟聞競爽爲物議所譏惜哉古人取戒於韋弦良有以也長虞風格凝峻弗墜家聲及其納諫汝南厭書臨晉居諒直之地有先見之明矣傳祗名父之子早樹風猷崎嶇危亂之朝匡救君臣之際卒能保全祿位可謂有遺存焉贊曰鞠躬貞諒實惟朝望志厲彊直性乖夷曠長虞剛簡無虧風尚子莊才識爰膺衮職忠績未申泉途遽通

晉書卷四十七

晉書卷四十七考證

傳玄傳父幹魏扶風太守○幹、監本訛韓、

晉書卷四十七考證

向雄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爲太守又以少謙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雖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時吳奮劉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勑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於是卽去帝聞而大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絕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淵河內於臣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帝從之泰始中累遷秦州刺史假赤幢與鼓吹賜錢二十萬咸寧初入爲御史中丞遷侍中又出爲征虜將軍太康初爲河南尹賜爵關內侯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臥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弟匡惠帝世爲護軍將軍

段灼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爲西土著姓祖父直有才辯少仕州郡稍遷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封關內侯累遷議郎武帝卽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朝野憒憒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爲深憂重慮惟可以安邊殺敵莫賢於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爲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侯鷹之勢親執士卒之役故能使將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制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艾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慾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卽遣彊兵東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泰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參佐官屬部曲將吏感戀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既當謀及衆僕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實馭所以慷慨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衆不拘敘用納艾立後祭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皓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憤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鄧之功繼封其後使艾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豪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灼後復陳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圍而攻之有不剋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兵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

愿德結國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慶其義辭彈五弦之琴誦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農者多難蚩雄農起攜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絕故臣以爲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鼓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九族爲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爲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疏自近及遠臣以爲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爲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藩於其國繕修兵馬廣布恩信必撫下循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爲晉籓衛所謂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彊矣雖云割地曾猶盡滿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彊大自可豫爲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彊故不敢動搖於今之宜諸侯彊大是爲太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絕不祥莫大焉間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揉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於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在於骨肉疏絕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繼殷殷邦不和呂氏入周殷監在於夏后去事之誡鑑來事之鑒也又陳曰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重賞五千餘人隨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吏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通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在州郡雖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愚之謂也臣聞魚懸由於甘餌勇夫死於重報故荊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闔閭之愛七首振於秦庭吳刀耀於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實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臣以爲此等宜蒙爵封灼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官孤不見進序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遣息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獻用無補沉伏數年犬馬之力無所復堪陛下弘廣納之譬採狂夫之言原臣便官之罪不問干忤之愆天地恩厚於臣足矣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於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食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於不忘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遇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遠事聖明之君而恆悼羸劣陳力又不能嘗鋒死於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親早亡顧兄弟並凋要孝敬無復施於家門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倘以爲不足而臣中年舉災此臣之恨五也慚日月之所養愧昊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恨而歎息踧踖路而自悼者也歸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豐龜神狐未見仙芝蓂莆未生麟鳳未游孚雲禽之國鳳皇未儀於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以不敢華言而爲佞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時戍卒婁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爲不侔於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爲劉氏又顧謂陸賈曰爲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者賈乃作新語之書述敘前世成敗以爲勸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計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之寬明博納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世者皆曰晉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爲未亦竊有所勤焉且百王垂制聖賢吐言來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爲相堯朋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天下諸侯朝覲者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非天所與者也晉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主鼎足並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於繁陽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爲漢獻即是古之堯自謂即是今之舜乃謂孫權不通稱代之變遂作稱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名推漸集之魏欲以同於唐虞之盛恕骨肉之愚忘藩屏之國寬不能使四海實服混一皇化而于時羣臣莫有諫者

不其遇矣哉孫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由此言之孫卿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刃耀天旌旗翳日雖應天順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於昔魏文矣故宜貴三至以彊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之名而無襟帶之實又蜀地有自然之險是歷世姦雄之所圖關隴遭逃之所聚也而無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萌者乎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陳當時之勢猶以爲譬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言誠存不忘亡安不忘亂者也然臣之懷慮亦竊願居安思危無曰高高在上常念臨深之義不忘履冰之戒盡除魏世之弊法綏以新政之大化使萬邦欣欣喜戴洪惠昆蟲草木咸蒙恩澤朝廷詠康哉之歌山藪無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視望者也陛下自初踐阼發無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赫然寵異諤諤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口結舌祥瑞亦曷由來哉臣無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主聖臣直義在於有犯無隱臣不惟疏遠未信而言敢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主廢興所由又博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側崇必信之道又張設讒者之難凡五事以聞臣之所言皆直陳古今已行故事非新聲異端也辭義實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下察臣愚忠愍臣狂直無使天下以言者爲戒疾痛增篤遺念桑梓之辭惟狐死之義輒取長休歸近墳墓願暗宮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款遣慮頼表言其一曰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典惡有罰也戒在刑書上自遠古下洎秦漢其明王霸主及亡國闇君故可得而稱至於忠臣賢相及佞諂姦臣亦可得而言故朝有諤諤匪躬之臣無不昌也任用阿諛唯唯之士無不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由任失其人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也臣謹言前任賢所由興任不肖所以亡者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致天平地寧四門穆穆其功固在重華之爲相夏癸放於鳴條商辛棄於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國滅身擒由不能屬任賢相用婦人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沉湎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於是登糟丘臨酒池觀牛飲盛肉林龍逢忠而被害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太甲暴虐顛覆湯之典刑於是伊尹放之桐宮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後歸于亳既已放而復還殷道復興諸侯咸服號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室既衰諸侯並爭天王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淫亂之主耳然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鼈流出門豈非任豎貂之過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彼用豎貂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不審哉秦本伯爵之後僻僻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滿自穆公至於始皇皆能留心待賢遠求異士招由余於西戎致五羖於宛市取丕豹於晉卿迎蹇叔於宋里由是四方雄俊繼踵而至故能世爲彊國吞滅諸侯奄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淳崩於沙丘胡亥乘庶用詐自誤不能弘濟統緒克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奉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於是趙高逆亂閻樂承指二世窮迫自戮望夷子嬰雖立去帝爲王孤危無輔四旬而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爲馬所以速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傑競逐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假令羽既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於鴻門都咸陽以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距韓生之忠諫背范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城還故鄉爲衣錦文繡此蓋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樂之是故五戲爲漢所擒至死尚不知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之罪甚痛矣哉且夫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曠野故曰爲川驅魚者獺也爲叢驅雀者鸇也爲湯武驅人者桀紂也漢高祖起於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國之資無唐虞之禪豈徒頼夏平之奇謀蓋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項氏爲驅人也子孫承基二百餘年遠成帝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三公成帝保傅也帝親幸其家奉禹牀下深問天災人事禹言惟大臣之節爲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患則王氏不得專權龍王莽無緣乘勢位遂託雲龍而登天衢令漢祚中絕也禹佞諂不忠挾護私計徒低仰於王侯之間苟取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斬馬劍欲以斬禹以戒其餘可謂忠矣而成

帝尙復不寤乃以爲居下訕上廷辱保傅罪死無赦詔御史將雲下欲急烹之雲攀殿折檻幸賴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爭之若不然則雲已摧碎矣後雖釋檻不修欲以彰明直臣誠足以爲後世之戒何益於漢室所由亡也哉然世之論者以爲亂臣賊子無道之甚者莫過於莽此亦猶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哀之際勳勞國家勤見稱述然于時人士諸闕上書薦莽者不可稱紀內外羣臣莫不歸莽功德遭遇漢室中微國嗣三絕而太后尊考爲之宗主故莽得遂簒命孺子而奪其位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去華僞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感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懷其德豪傑並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聖才大業詎可冀哉莽卽位之後自謂得天人之助以爲功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威詐班宣符讖震疊殘賊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雷電以驚其耳目夏地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方復重行不順時之令竟連伍之刑佞媚者親幸忠諫者誅夷由是天下忿憤內外俱發四海分崩城池不守身死於匹夫之手爲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莽旣屠肌六合雲擾劉聖公已立而不辨益子承之而覆敗公孫述又稱帝於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應天順人者徒爲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雄子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於是法天地象四時陰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著乎宮牆弘化洽乎兆庶爲平直如砥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之寵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而不閉待諫者而無忌恆戰戰慄慄不忘戒懼所以欲永終天祿恐爲將來賢聖之驅除也且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也憂亡者恆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則本支百世長保榮祚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爲來者之驅除哉傳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其二曰士之立業行非一槩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晉應期運之所授齊聖奚於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私附此亦國之蟊也陛下誠欲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奮威淮浦震服譬荊者故宜嘿容博采廣開貢士之路廣巖穴舉賢才徵命考試匪後莫用今臺閣選舉徒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篳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沉者哉其三曰昔田子方養老馬而聘士知所歸況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乎昔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五更所以明敬孟子曰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雖定而華山之陽無放馬之事桃林之下未有休息之牛固以吳人尙未臣服故也夫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念大馬之勞恩惟盡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其四曰法令貴罰莫大乎信古人有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況有養人以惠使人以義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爲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己未詔書羌胡逋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輒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得人名卽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差閑丁彊如法調取至於羌胡非恩意告論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與軍渡河未曾有變故刺史郭綏勤帥有方深加奬厲要許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將並已受封羌胡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敘也晉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桓不惜地而背盟況聖主乎其五曰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因五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奪於童臣國祚移於他人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於今國家大計使異姓無裂土專封之邑同姓並據有連城之地縱復令諸王後世子孫還自相幷噐亦楚人失弓得於雲夢倘未爲亡其弓也其於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億兆不改其名矣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欲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俱無尺土之地況有國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賢聖而諸侯之胤常不肖邪則放勳欽明而有丹朱

誉奠頑凶而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爲可如前表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勢足以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臥耳臣以爲諸侯伯子男名號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祿奉禮秩並同天下諸侯之例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況夫魏魏大晉方將登太山稗梁父刻石書勳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代興廢深爲嚴防使著事實筆必有紀焉昔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此臣所以私懷慷慨自忘輕賤者也灼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爲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于官

閻纘

閻纘字纘伯巴西安漢人也祖圖爲張魯功曹勸魯降魏封平樂鄉侯父璞嗣爵仕吳至祥柯太守纘僑居河南新安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該通物理父卒雖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經纘益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無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爲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之誅也纘素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據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纘爲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填冢而逃纘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國子祭酒郗湛以纘才堪佐著薦於祕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閑廩重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河間王顒引爲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與楷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曰伏見赦文及牓下前太子通手疏以爲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通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沈淪富貴受毓先帝父母鞠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鐘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瓘周文石奮疎廣疏晁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嫗遊博弈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通可以爲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聖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通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倘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寒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倘書僕射裴頠明允恭篤體道居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閑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勑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恩愆改過之義皆閑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文帝憚於見嚴夙夜自祗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嚴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授事母以謹閑于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通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恩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通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閨寺悾悾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衰乃爲臣卜卦云當御即死衰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爲頻見拔擢嘗爲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槨伏須刑誅嘗御不省及張華遇害賈謐被誅朝野震悚纘獨撫華尸慟哭曰早韜君遠位而不肯今果不免死也夫過叱賈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纘復上疏曰臣前上書於太子之柱不見省覽昔齊關三老陳衛太子之寃高廟令田千秋上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假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

昌向令陛下即納臣言不致此禍天實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副衆望不意呂霍之變復生於今日伏見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寃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爲無狀幾傾宗廟顛國相太宰至忠憤發潛謀俱斷奉賞聖意以成神武雖周誅二叔漢掃諸呂未足以喻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爲永制禮置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爲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爲純臣既使上嚴至尊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相親正昔漢武既信奸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靈誅詔獄中囚郎吉以皇孫在禹閉門距命後遂擁護皇孫誓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爲孝宣皇帝苟志於忠無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成節吉雖距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已來用法太嚴遷逮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彊爲今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此由漢制本寬得使爲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亂其三族則誰敢復爲殺身成義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弒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叔孟舒十人爲奴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安向使晉法得容爲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郎吉距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閑頗有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臣故莫從恩有以也又本置三率咸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審者此由恐畏誅族今皇孫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彊臣專制姦邪矯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宮擁佑之恩同於郎吉遺可使玉體安全宜開來防可著于令自今已後諸有廢興倉卒羣臣皆得馳嚴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爲信得同周昌不遣王節下聽臣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來固備副以安後嗣之遺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前每見詹事裴權用心慇懃舍人秦哉數上疏啓陳而愛情贈以九列權有忠意獨不蒙賞謂宜依倩爲比以罷其魂推尋表疏如秦哉輩及司隸所奏諸敢拜辭於道路者明詔稱揚使微異於衆以勸爲善以懲將來也續又陳今相國雖已保傅東宮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導輔道出入動靜物勢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侯安朱沖比者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咸取豪門子弟若吳太妃家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念修己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於吾少主者也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廣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以相切磋爲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賓風同林慢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長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親撻伯禽曹參笞責二百聖考慈父皆不傷愚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頻相罪責不亦謬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晚問安否於情得重五日一朝於敬既衰於愚亦疎易致構閒故曰一朝不朝其閒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爲天子父猶庶人萬幾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覲哉纘又陳今迎太子神柩孤魂獨行太孫幼冲不可涉道顧可遣妃奉迎遣路令其父衛隨行衛護皇太子初見經陷臣家門無祐三世假親具嘗辛苦以家親國固知太子有變臣故求副監國欲依郎吉故事距違來使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冀足救危主者以臣名實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爲此職進退難居有必死憂臣獨以爲苟全偷君賈氏所誅甘心所願今監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侍衛無狀實自宜然臣謂其小人不足具責故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王慎選故阿衡尹向雄背能犯難辭故將鍾會文帝寤之始拔纘用至於先帝以爲右率如閒之事若得向雄之比則豈可稱哉此二使者但爲慕怯亦非與謀但可誅身自全三族如郭偉郭奕則於刑爲當又東宮亦宜妙選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萬歲之後太孫幼冲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無厚節貴聲小見恃寵恣睢

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倉猝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證前見臣妻理太子曰閫兒作此爲健然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爲臣寒心伏見詔書稱明滿晉樂廣侍郎賈胤與證親理而亦疏遠往免父喪之後傳家五年雖爲小屈有識貴之潘岳繆徵等皆證父黨共相沉浮人士羞之聞其晏然莫不爲怪今詔書暴揚其罪並皆擯出百姓咸云清當臣獨謂非但岳徵二十四人宜皆齊黜以肅風教朝廷善其忠烈擢爲漢中太守趙王倫死既葬繼以車轝其家時張華兄子景後徙漢中繼又表宜還繼不護細行而慷慨好大節卒於官時年五十九繼五子皆開朗有才力長子亨爲遷西太守屬王浚自用其人亨不得之官依青州刺史荀晬刑政苛虐亨數切諫爲晬所害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冤然皆憚亂政之慘夷憾淫嬖之凶忍遂使讒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蓄憤而吞聲閻纘伯宮既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與棺以趨鼎鑊察言觀行豈非忠直壯乎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隸齒也茂伯篤終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鄧艾以成名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漸恩欒布奏事彰王弗之尚也贊曰感義收會篤終理艾逝既相伴名亦俱泰纘伯區區與觀陳蓽僑茲淫嬖弗遂良圖啜其泣矣何嗟及乎

晉書卷四十八



救灼傳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遏江由之勢得討者三十人○由綱目作油

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於廩陂○臣案檜按綱目漢後主建興十一年春正月青龍見魏廩陂井中水經注廩陂在郟縣縣廣可十五里此廩字當係廩字之訛

晉書卷四十八考證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十九

阮籍　兄子咸　咸子瞻　瞻弟孚　從子修　族弟放　放弟裕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瑰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戸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爲勝己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儁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彗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狠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皋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貧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惟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閑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恆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喪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隣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閉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爲太子庶子

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

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絶於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而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於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宴而已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羣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爲行籍弗之許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以壽終二子瞻孚

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數其恬淡不可榮辱矣寧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常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遲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瞻爲記室參軍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等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永嘉中爲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於倉垣時年三十

孚字遵集其母即胡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遝集於上楹而以字焉初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參軍遂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恒爲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瑯邪王裒爲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爲長史帝謂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儻俛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莊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既澄日月自朔臣亦何可燔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庶子左衛率領屯騎校尉明帝即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令郗鑒以爲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及帝疾大漸溫嶠入受顧命遏孚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曰主上遠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羣賢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答固求下車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北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顗卒遠苦求出王導等以孚疎放非京尹才乃除都督交廣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爲知幾無子從孫虞嗣

修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死者有鬼修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或止之修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亡矣性簡任不修人事絶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裸裎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貴顯家無

儁石之儔曩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皐之閒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嘗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體要之處定何如耳及與修談言寨而旨暢衍乃歎服焉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釣修愛其才美而知其不真偉後為黃門郎陳留內史果以世事受累修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修所著述甚寡嘗作大鵬賛曰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唐廷鷽鳩仰笑尺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王敦時為鴻臚卿謂修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修曰亦復可爾耳遂為之轉太傳行參軍太子洗馬避亂南行至西陽期思縣為賊所害時年四十二

放字思度祖略齊郡太守父顗淮南內史放少與孚並知名中興除太學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時雖戎車屢駕而放侍太子常說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友愛之轉黃門侍郎遷吏部郎在銓管之任甚有稱績時成帝幼沖庾氏執政放求為交州乃除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碩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衆擊放敗走保蒼梧城得免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為祟遂卒朝廷甚惜之年四十四追贈廷尉放素知名而性清約不營產業為吏部郎不免飢寒王導庾亮以其名士常供給衣食子晞之南頓太守

裕字思曠宏達不及放而以德業知名弱冠辟太宰掾大將軍王敦命為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為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遠教難論者以此貴之咸和初除尚書郎時事故之後公私虧廢裕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為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徵之裕知不得已乃求為王舒撫軍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為長史詔徵祕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遁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朗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朋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己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為言之萬敘說既畢裕以傳瑕為長於是撰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嗤味之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護為先故終日靜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在剡嘗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在東山久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領琅邪王師經年敦遏並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並應有罪榮爵終身詔書責之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為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閒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貴故曲躬二郡豈以腆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二卒三子儁寧晉儁早卒寧鄱陽太守晉隸騎諮議參軍儁子斆之中領軍寧子隗祕書監隗弟萬齡及斆之子彌之元熙中並列顯位

郗鑒

郗鑒字叔祖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郗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鑒早孤有奇才遭遇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為君子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遠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篇

行也是以大道旨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賤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實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疑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實而實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略如此蓋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恩鄉貿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瑯琊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遇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登沉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爲足下陳其可不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爲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先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感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孤寡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頓任逸之情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縄疾之如仇雖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貧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謗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真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讓其短也近詣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曹華子魚不彊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聽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懷切女年十三男年入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疾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臭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懽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雖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幷以爲別此書既行知其不可還屈也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厥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羅網乃作幽憤詩曰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纔孩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愆無威恃愛肆好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莊老賤物貴身志在宗橫養素全真曰予不敏好善闇人子五之敗屢增惟釁大人含弘藏垢懷恥人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恆若創痏欲寡其過誇譴汤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愆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吝予不敏嬰累多虞歷降自天寔由頑疎理弊患結卒致困圖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實恥於冤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曷云能補雍雍鳴鴈肅肅翼北游順時而動得遠害曩我憤歎曾莫能喻事與願違遘茲淹留鸞遠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攪余情安樂必誡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徽纆纏思復心潛內疢庶勗將來無譽無臭採薇山阿散髮巖岫采唱異吟頤神養壽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賴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辨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卻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

書陳少正卯誠以審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釐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糾審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誨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游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聞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邈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別有傳

##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才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釋康曰此書距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雖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峻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並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嵇將西遊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冰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嵇命駕於遠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追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稽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遺音於絲竹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懔懔兮妙聲絕而復尋停駕言其將遠兮故援翰以寫心後爲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卒於位二子純悌

##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於是方捧甕承槽銜盃漱醪奮髯踑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熱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簡觀萬物擾擾紛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嬰兒之與嫫蚋嘗爲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 謝鯤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纘典農中郎將父衡以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朗有高識不修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裴紹並奇之辟與中長沙王乂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奔乂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舍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嘗坐家僮取官粟除名于時名士王玄阮修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慮而恬於榮辱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

書挑之女授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緩聞之憮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越導更辟之轉參軍事緩以時方多故乃謝病去職避地于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緩字令開戶緩愴然無懼色便於窗中度手牽之脾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左將軍王敦引爲長史以討杜弢功封威亭侯母憂去職服闋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緩談話無檄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酬敦其爲人所慕如此緩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教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緩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緩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溫嶠嘗謂緩子倘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沉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爲逆謂緩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何如對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緩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敦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威德事矣緩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緩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緩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顗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舉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緩弗知敦怒曰君繼踵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緩與顗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己參軍王幡以敦誅顗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幡時人士畏憚莫敢言者緩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幡以獻替忤旨便以曹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緩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勳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者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杖衆望以順羣情薄伸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緩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慶矣公若入朝謖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是時朝望被害皆爲其憂而緩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敦既不能用內亦不悅羣遷使之郡莅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時年四十三敦死後追贈太常諡曰康子倘嗣別有傳

胡毋輔之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吾父原練習兵馬山濤稱其才堪邊任舉爲太尉長史終河南令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數俱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群別駕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遷尚書郎豫討齊王冏賜爵陰平男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爲建武將軍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爲太弟召爲中庶子遂與謝緩王澄阮修王尼畢卓俱爲放達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尹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厲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之擢爲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東海王越聞輔之名引爲從事中郎復補掾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其郡輔之不能討坐免官尋除寧遠將軍揚州刺史不之職越復以爲右司馬本州大中正越鎮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將軍諮議參酒遷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假節到州未幾卒時年四十九子謙之

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儻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闚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爲如此年未三十卒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鯛陽人也父諶中書郎卓少希放達爲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閒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瓮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

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及過江爲溫嶠平南長史卒官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內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瑯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頴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據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爲兵東瀛公騰辟爲車騎府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後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不拜越聞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貧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弓謂令尹益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貧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疋諸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爲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荊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羊曼

羊曼字祖延太傅祜兄孫也父暨陽平太守曼少知名本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參軍轉丞相主簿委以機密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晉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達頹縱好飲酒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壼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曼爲豁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儁也王敦既與朝廷乖貳羈錄朝士曼爲右長史曼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委以事故得不涉其難敦敗代阮孚爲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虀不復及精麤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腴乃不如曼之真率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馬不動爲峻所害年五十五峻平追贈太常子資嗣少知名尚明帝女南郡悼公主除祕書郎早卒弟聘聘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畴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凝以狡妄爲猾伯而聘以狷戾爲瑣伯蓋擬古之四凶聘初辟元帝丞相府累遷廬陵太守剛克繼暴特國戚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鄧夏等爲賊殺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髡鏁復百餘庾亮執之歸于京都有司奏聘罪當死以景獻皇后是其祖姑應八議成帝詔曰此事古今所無何八議之有猶未忍肆之市朝其賜命徙所兄子資尚公主自表求解婚詔曰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聘雖極法於資何有其特不聽離婚瑣邪太妃山氏聘之甥也入殿叩頭請命王導又啓聘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戚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曰太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聘生命以慰太妃消陽之思於是除名頃之遇疾恆見鄧夏等爲祟旬日而死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過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緩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並見逸謂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夏久果俊器令惟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後舉孝廉爲州從事棄官投輔之輔之時爲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即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爲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

羊曼植鼻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中興建爲給事中卒官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嗚謙置式欲崇諸己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跡雲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言而馳辨無窮業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蹇王公詆痔兼車鳴鶱吞腐以茲自口於焉亂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酣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嶷許由於崎嶇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溝瀆之瀕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單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鼕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踰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豐各敦終始愴神交於曉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贊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貴無名相彼非禮遵乎達生秋水揚波春雲斂映盲酒厥德憑虛其性不亂斯風誰虧王政

晉書卷四十九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二十

曹志

曹志字允恭譙國譙人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少好學以才行稱夷粥有大度兼善騎射植曰此保家主也立以爲嗣後改封濟北王武帝爲撫軍將軍迎陳留王于鄴志夜謁見帝與語自暮達旦甚奇之及帝受禪降爲鄄城縣公詔曰昔在前世雖歷遐迭興至於先代苗裔傳祚不替或列藩九服式序王官選衆命賢惟德是與蓋至公之道也魏氏諸王公養德藏器殖滯曠久前雖有詔當須開授而自頃衆職少缺未得式敘前濟北王曹志履德清純才高行絜好古博物爲魏宗英朕甚嘉之其以志爲樂平太守志在郡上書以爲宜尊儒重道請爲博士置吏卒遷章武趙郡太守雖累郡職不以政事爲意蒞則游獵夜誦詩書以聲色自娛當時見者未審其量也咸寧初詔曰鄄城公曹志篤行履素達學通識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其以志爲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鄉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謹歸尊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誰明足以爲審自今以後可無復疑後遷祭酒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時博士秦秀等以爲齊王宜內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又常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議曰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爲聖君稷契爲賢臣內有盤石之親外有齊晉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內五世反葬後雖有五霸代興桓文諸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終於誦而不正驗於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棠棣周詩之詠鴟鴞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彊枝葉不茂胥靡不存皮膚不充自羲皇以來豈是一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固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讓之故天之聰明自我人之聰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疎爲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盲不及禮是志寇竊知忠不直讒所不敢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成當上見其從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讒甚切百年之後必書晉史目下將見賣邪帝覽議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以讒者不指答所問橫造異論策免太常鄭默於是有司奏收志等結罪詔惟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頃之志復爲散騎常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失常九年卒太常奏以惡謚崔褒歎曰魏顥不從亂以病爲亂故也今謚曹志而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爲亂乎於是謚爲定

庾峻　子琨　數

庾峻字山甫潁川鄢陵人也祖乘才學洽聞漢司徒辟有道徵皆不就伯父疑中正閑素仕魏爲太僕父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牛馬有踶齧者恐傷人不貨於市及諸子貴賜拜太中大夫峻少好學有才思嘗游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汎愛清靜寡欲不營當世惟修德行而已鄢陵舊五六萬戶聞今裁有數百君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爲當世令器君兄弟復俊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歷郡功曹舉計掾州辟從事太常鄭袤見峻大奇之舉爲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滯對答詳悉遷祕書丞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往斷之朝野稱允武帝踐阼賜爵關中侯遷司空長史轉祕書監御史中丞拜侍中加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之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貲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貲衆爲貲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貲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

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厭遠恥辱以全名最下就列位雖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恥豹之不遠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于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蝨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草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貪敗而復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獺於勳俗執政攄於羣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爲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秽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遷莊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貫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爲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爲之輿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敎終於皇輿爲之敗績圖不可不慎也下人幷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其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閒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又疾世浮華不修名實著論以非之文繁不載九年卒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臨終勑子珉朝卒夕殯幅巾布衣葬勿擇日珉奉遵遺命斂以時服二子珉敬

珉字子瑤性淳和好學行己忠恕少歷散騎常侍本國中正侍中封長岑男懷帝之投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會有告珉及王儁等謀應劉琨者元海因圖弒逆珉等並遇害初洛陽之未陷也珉爲侍中直于省內謂同僚許遐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當死乎此屋耳及是竟不免焉太元末追諡曰貞

敬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爲陳留相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酣暢寄通而已處衆人中居然獨立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閒同太尉王衍雅重之敬見王室多難終知晏禍乃著意賦以豁情衍貿誼之服焉也其詞曰至理歸於渾一兮榮辱固亦同貫存亡既已均齊兮正盡死復何歎物感定於無初兮俟時至而後驗若四節之素代兮豈當今之得遺且安有壽之與夭兮或者情橫多戀宗統竟初不別兮大德亡其情願盡動皆神之爲兮聖惟質所建真人都遭穢累兮性弛蕩而無岸縱騁於瓊廓之庭兮委體乎寂寥之館天地短於朝生兮儻代促於始旦顯瞻宇宙微細兮眇若衆鋒之半飄飄玄曠之域兮深漠暢而靡玩元與自然幷體兮融液忽而四散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遷吏部郎是時天下多故機變屢起敬常靜默無爲拳東海王越太傅軍事轉軍諮祭酒時越府多傷異敬在其中常自袖手豫州牧長史河南郭象善老莊時人以爲王弼之亞數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後爲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數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嚼昔之意都已盡矣數有重名爲搢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奏之數更器嶠目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多節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構惟數縱心事外無迹可

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擧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於數而數乃頹然已醉憤墮帢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與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數交數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耳數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石勒之亂與衍俱被害時年五十。

郭象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閑居以文論自娛後辟司徒掾稍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爲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二篇先是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註外而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于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註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庾純　子旉

庾純字諶南博學有才義爲世儒宗郡辟主簿仍參征南府累遷黃門侍郎封關內侯歷中書令河南尹初純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爲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湯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膺佑之因得出充憾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表自劾曰司空公賈充請諸卿校幷及臣臣不自量飲酒過多醉亂行酒重酌於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遂訶臣父老不歸供養卿爲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聲名公臨時誼譟遂至荒越禮八十月制賦以養老之年變難無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養老父而懷祿食榮烏鳥之不若充爲三公論道與化以教義責臣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儀度臣得以凡才擢授顯任易戒濡首論誨酒困而臣闇親不服過言盈庭顧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請臺免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土勒身不謹伏須罪誅御史中丞孔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尊卑之禮明貴賤之序著溫克之德記沉酗之禍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軌儀也昔漢陵慢宰相獲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鼂錯之罪純以凡才備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覆車之戒陵上無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免純官又以純父老不求供養使據禮典正其臧否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驃騎將軍齊王攸議曰凡斷正臧否宜先稽之禮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於禮律未有違也司空公以純備位卿尹望其有加於人而純荒酒肆其忿怒臣以爲純不遵布孝至之行而近惜常人之失應在議貶司徒石苞議純棄官忘蔽惡闕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司徒西曹掾劉斌議以爲敎敍風俗以人倫爲先人倫之敎以忠孝爲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親若孝必專心於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爲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爲子也必以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純兄峻以父老求歸峻若得歸純無不歸之勢峻不得歸純無得歸之理純雖自閉同不見聽近遠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鄧良皆有老母良無兄弟授之遠郡辛苦自歸皆不見聽且純近爲京尹父在界內時得自啓定省獨於禮法外處其貶黜城愚以爲非理也禮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二弟在家不爲違禮又令年九十乃聽悉歸今純父實未九十不爲犯令罵辱宰相宜加放斥以明國典聖恩憯悌示加貶退臣愚無所清議河南功曹史龐札等表曰臣郡前尹關內侯純醉酒失常戊申詔書既免尹官以父篤老不求供養下五府依禮典正其臧否臣謹按三王養老之制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其家不從政斯誠使人無闕孝養之道爲臣不違在公之節也先王制禮垂訓

莫尚於周當其時也姬公留周伯禽之魯孝子不匱典禮無愆今公府議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欲以較奪從政之限削除爵土是爲公旦立法還自越之魯侯爲子卽爲罰首也石奮期頤四子列郡近太宰嚴王諸子亦在藩外古今同符忠孝並濟臣聞悔吝之疵君子有之尹性少飲多遂至沉醉尹醒闇之悼恨前失執謙引罪深自奏劾求入重法今公府不原所由而謂傲狠是爲重罪過醉之言而沒迷復之義也臣聞父子天性愛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義合而求忠臣必於孝子是以先王立禮敬同於父原始要終齊於所生如此猶患人臣罕能致身今公府議云禮律雖有常限至於疾病鰥養不奪其志如此則爲禮禁正直而陷人以詐違越王制開其殆原尹少履清苦事親色養歷職內外公廉無私此陛下之所以屢發明詔而尹之所以仍見擢授也尹行已也恭率下也敬先衆後己實是宿心一旦由醉責以暴慢按奏狀不忠不孝郡公總議削除爵土此愚臣所以自悲自悼拊心泣血也按今父母年過八十聽令其子不給限外職誠以得有歸來之緣今尹居在郡內前每表屢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人在家孝養不廢兄侍中駿家之嫡長往比自表求歸供養詔喻不聽國體法同兄弟無異而虛責尹不求供養如斯臣懼長假歸之名而損忠誠之實也夫禮者所以經國家定社稷也故陶唐之隆順考古典周成之美率由舊章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敎禮榮敎嘗諮四嶽以詳典制尹以犯違受劾而所由者醉公以敎義是責而所因者忿積忿以立義由醉以得罪禮律不復爲斷文致欲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誅而恥不仲於臧明之世惟蒙哀察帝復下詔曰自中世以來多爲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讓責庾純不惟溫克醉酒沉湎此責人以齊聖也疑賈公亦醉者其不醉終不於百客之中責以不去官供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古人云由醉之言傳出責戮明不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純者當爲將來之醉戒耳齊王劉揆議當矣復以純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荀顗於朝會中奏純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進曰孝以顯親爲大祿養爲榮韶敕純前從擢爲近侍樂堂敎官此純召不俟駕之日而後將軍敬敬以私讓貶奪公論抗言矯情經罔朝廷宜加貶黜顗坐免官初顗與純俱爲大將軍所辟顗整麗車服純率素而已顗以爲愧恨至是毀純顗既免黜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遷侍中以父憂去官起爲御史中丞轉尚書除魏郡太守不之官拜少府年六十四卒子粤

粤字九滅少有清節歷位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官議榮錫之物粤與博士太叔廣劉暾繆蔚郭頤蔡秀傅珍等上表諫曰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勳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大啓土宇並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踰一也大晉龍興陸唐周之遺迹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吳會已平昭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嶽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及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末聞古昔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爲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爲疑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廷爲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諺所謂芘焉而縱尋斧柯者也今使齊王實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實邪不宜大啓土宇衷見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委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殷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三千里違舊章矣粤草議先以呈父純純不樂太常鄭默博士蔡酒曹志並通其事武帝以博士不答所問答所不問大怒事下有司尚書朱整褚碧等奏粤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紊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粤等八人付廷尉科罪粤父純詣廷尉自首粤以議草見示憑漫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又奏粤等大不敬棄市論求平議尚書又奏請報聽廷

尉行刑倘書夏侯駿謂朱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官立八座正爲此時卿可共駁正之整不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獨爲駁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等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專等備爲儒官不念奉憲制不指答所問敢肆其誣罔之言以干亂視聽而專是議主應爲戮首但專及家人並自首大信不可奪秦秀傳珍前者虛妄幸而得免復不以爲懼當加罪戮以彰凶慝猶復不忍皆匄其死命秀珍專等並除名後數歲復起爲散騎侍郎終於國子祭酒

秦秀

秦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也父朗魏驍騎將軍秀少教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爲博士何曾卒下禮官議諡秀議曰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概然實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龍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于帝側方之古人貴深貧重雖黎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諡以紀其終曾參啓手歸全易簀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況於皇代守典之官敢長彊威而不盡禮曾子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己皆與此同宜諡繆醜公時雖不同秀議而聞者懼焉秀性惡巍佞疾之如讎秦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爲大都督謂所親者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鄧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耳今吳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軍率踰境將不戰而還子之哭也既爲不智乃不赦之罪於是乃止及孫皓降于王濬充未之知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發以秀爲知言及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己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爲比然則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閉朝廷之禍門證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諡荒公不從王濬有平吳之勳而爲王渾所譖毀帝雖不從無明賞罰以濬爲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爲之怨秀乃上言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爲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尊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憧憧怖當爾時有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己分有焉而據與計校乎後與劉暾等同議齊王攸事忤旨除名尋復起爲博士秀性烋直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史臣曰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敘彝倫武帝納姦韶之邪謀懷終始之遠慮遂乃君茲青土作牧東藩遠遵驩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軌儒門秦秀匪躬懷憤體國故能抗言鳳闕忤犯龍鱗身雖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於世汝頹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甫秦疾佞邪而發因醉飽投鼠忌器豈易由言編人之財猶謂之盜子玄假譽攘善將非盜乎贊曰魏氏雄據濟北知名賴川多士峻亦飛英長岑抱義祭酒遺榮謀甫三爵酣酋斯作象既攘善秀惟殫惡專獻嘉謀幾越鼎鼒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二十一

皇甫謐　子方回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寢書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痹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爲非聖人執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榮接世利事官軼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遘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執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耽玩典籍忘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修短分定縣天乎叔父有子既冠謐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雞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謐爲釋勸論以通志焉其辭曰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寮類咸以爲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緩繼其疾篤猶當致身余惟古今明王之制享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遺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爲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遠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涼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準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鈞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置醪以安鄭或乘軺以救屯或班荊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遺倫騰高擊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研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真可以神遇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鼓舍章未曜龍潛九泉穆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敘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近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遠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餓不待食援藻皇塗咸秩天官子揚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遯遯丘園不睨華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學大疾性命難保若其義和促轡大火西頹臨川悵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陽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厭也子其

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沖靈眞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閶闔步玉岑登紫闕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豪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鐘參敘彝倫存則鼎食亡爲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班麟辭容服之光榮抱弊褐之終年無乃動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曄曄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寒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豐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率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刖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疎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劃陳鼎足之勢東郭劫於田榮顏圖恥於見過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三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概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沉兼得其眞故上有勢讓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遯窜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嫫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荊聚志適於江岑君平因蓍以遺著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遺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沉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晉徒之師表余追疾而不能及者也子曦晉失指而駿乘晉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屢丘明列滑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越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秘於漢皇華佗存精於魏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遭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籙亮我躬之辛苦黨微誠之降福故俟罪而駈處其後武帝頻下詔敎逼不已證上疏自稱草莽臣臣以尪弊迷於道趣因疾抽謬散棄林皐人綱不閑鳥獸爲羣陛下披樸採蘭幷收蒿艾是以皐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躯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連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於今困劣救命呼嗁父兄見出喪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據越縣之彫胡膺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唯臣疾疢抱疾牀蓐雖貪明時懼虧命路隔畎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瑕俊索隱於傳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證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證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慼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齊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實爲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證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草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東帛束脩易之明義玄纁之贊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戮以鯑唯忘禮之不重覺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敢之失實於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

皇甫謐沉靜寡慾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爲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爲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並不應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爲亡存天下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學疾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天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通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幷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椁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士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如令魂魄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士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如令魂魄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即墓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棄生用損之無益而啓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椁偹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啓姦心或剖破棺椁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捋金環或擊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斯言遠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爲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椁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啥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阬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犹爲之帷奢不石椁儉不露形無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斂藤裏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阬訖舉牀就阬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喪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斂除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悳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體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爲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借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寃悲沒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誡死誓難違幸無改焉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豐方回等遵其遺命謐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

方回少遭父喪兼有文才永嘉初博士徵不起避亂荊州閉戶閑居未嘗入城府麤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己尊賢愛物南土人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著素士服望門軾下而進王教遣從弟廣代侃還侃爲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訪獲免廣既至荊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廣迎杜弢廣大行誅戮以立威以方回爲侃所敬貴其不來詣己乃收而斬之荊土華夷莫不流涕

摯虞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徵主簿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慎或迷或放故借之以卜假之以事先陳庶世不遇之難遂乘彝倫輕棄遺游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游賦其辭曰有軒轅之遐胄令氏仲任之洪裔敷華穎於末葉令晞曜根於上世準乾坤以幹度令儀陰陽以定制匪時運其孰行令乘太虛而遨遊戴朔月之高冠令綴太白之明璜製文覽以爲衣令襲采雲以爲裳曳華電之煜燿令珮玉衡之

琳琅明景日以鑒形兮信煥曜而重光至美詭好於凡覯兮修稀合而靡呈燕石緹襲以華國兮和璞遙棄於南荆夏像韜塵于市北兮瓶罍抗方於兩楹鸞皇耿介而偏栖兮蘭桂背時而獨榮關寒暑以練真兮豈改容而爽情惑昆吾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羨一稔而三春兮尙含英以容豫悼曜靈之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鳴蜩之號節兮恐隕葉于凝露希前軌而增騖兮眷後塵而旋顧往者倏忽而不逮兮來者冥昧而未著二儀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而靡窮星鳥逝而時反兮夕景潛而且融景三后之在天兮歎聖哲之永終諒道修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沖握隋珠與蕙若兮時莫悅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蹇委深而投奥兮庶芬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寶在夜而愈光逼區內之迫脅兮思攄翼乎八荒望雲階之崇壯兮願輕舉而高翔造庖犧以問象兮辨吉繇於姬文將遠遊於太初兮鑒形魄之未分四靈儼而爲衛兮六氣紛以成羣驂白獸於商風兮御蒼龍於景雲騁廝徒於靈圉兮從馮夷而問津召陵陽於游谿兮旌王子於柏人前祝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塵形影彫而遂遐兮氣亹亹而愈新挹玉膏於萊嵎兮掇芝英於瀛濵揖太昊以假憩兮聽賦政於三春洪範翕而復張兮百卉隤而更振聯玉女之紛影兮執懿筐於扶木覽玄象之韡曄兮仍騰躍乎暘谷吸朝霞以療飢兮降廩泉而濯足將縱轡以逍遙兮恨東極之路促詔纖阿而右迴兮覲朱明之赫曦苙羣神於夏庭兮迴蒼梧而結知纚焦明以承旂兮駟天馬而高馳饟羲和於丹丘兮誚倒景之亂儀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於炎離戚溽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留斯閭碧雞之長晨兮吾將往乎西游與浮鷁於弱水兮泊舳艫於中流苟精粹之攸存兮誠沉羽以汎舟軼望舒以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訊碩老於金室兮采舊聞於前修譏崘除於危山兮問王母於椒丘覿玄鳥之參趾兮會根壹之神籌擾毚兎於月窟兮詰姮娥於蓐收爰攬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伏乘增冰而遂濟兮凌固陰之所蓄探龜蛇於曲穴兮職罔養之潛育哂倏忽之躁狂兮喪中黃於耳目偭燭龍而游衍兮窮大明於北陸舉招搖而上躋兮忽蹈廓而凌虛登閶闔而遺眷兮類玄黃於地奥召黔雷以先導兮覲天帝於清都覲渾儀以寓目兮拊造化之大鑪爰辨惑於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曆則天而民咨兮癸亂常而感虞孔揮涕於西狩兮臧考祥於婁句跖肆暴而保乂兮顏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榮辱之不圖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爲求之者勞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且也四位爲匠乾巛爲均散而爲物結而爲人陽降陰升一替一興流而爲川滯而爲陵禍不可攘福不可徼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數成形兮未察靈像兮已固承明訓以發蒙兮審性命之靡求將澄神而守一兮奚飄飆而遐遊斐陳辭以告退兮主悖惘而永歎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別易而會難願大饗以致好兮盍息駕於一飱會司儀於有始兮延嘉賓於九乾陳鈞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枉矢鏃其在手兮狼弧鞠其斯彎睨罹犬於帝側兮殪能羆於靈軒爾乃清道夙蹕載輪修祖班命授號轅輶整旅光司衛以居路兮萬靈森而陳庭豐隆軒其警衆兮鈎陳帥以屬兵墍輿嫙而進時兮文昌肅以司行抗蚩尤之修旃兮建雄虹之采旄乘雲車電鞭之扶輿委移兮駕應龍青虬之容裔陸離俯游光逸景倏爍徵霍兮仰流旌垂旄焱攸纖纚前湛湛而攙進兮後僸僸而方馳且啓行於重陽兮奄稅駕乎少儀跨列缺兮闚乾巛揮玉關兮出天門拶漢津兮望崐崙經赤霄兮臨玄根覿品物兮終復魂形已消兮氣猶存眺縣舟之離離兮懷舊都之藹藹仍繁欒而眷引兮將遄降而速邁華雲依霏而翼衛兮日月炫晃而映蓋蹈煙熅兮辭天衢心闇弱兮識故居路遂遒兮情欣欣奄忽歸兮反常閭修中和兮崇彝倫大道繇兮味琴書樂自然兮識窮達澹無思兮心恆娛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塗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曰頃日食正陽水旱爲災將何所修以變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爲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敘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眚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

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會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僨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實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嶽豈或有懷道鈞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天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過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篳門不遠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嘖答聖問權爲太子舍人除閑喜令時天子留心正道又吳寇新平天下乂安上太康頌以美晉德其辭曰於休上古人之貴始四夷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冕服外叛侯衛內圮天難既降時惟聊凶龍戰獸爭分裂遐邦備僭峨曼度逆海東權乃緣間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罰誅武烈隧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既應期席卷梁益元惡委命九夷重譯邛冉哀牢是謁底績我皇之登二國既平靡遺不懷以育羣生吳乃負固放命南翼聲教未暨弗及王誓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荊舒以清遐矣聖皇參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興徒不疲飲至數實千旄無虞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雍詠籥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朔龍馬騏騄風千華陽弓矢彙服干戈戢藏嚴嚴南金業業餘皇雄劍班朝造舟爲梁聖明有造實代天工天地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既遵其迹煕明其曠喬山惟嶽望帝之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以母憂解職久之召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範擿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喜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律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繫關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繫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又袁論封禪見禮志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爲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違法爲司徒所劾韶原之時太廟初建韶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韶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建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遵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副四海欣戴之心群書班下被于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以主者愚文不審收既往之韶奪已濕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爲不可韶從之元康中遷吳王友時荀顗撰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唯文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虞答預書曰唐稱遏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爲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喪喪今帝者一日萬幾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皇太孫尚葬有司奏御服齊衰蒂韶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稱以成人之禮則殯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虞又議玉輅兩社事見輿服志後歷秘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飢甚拾橡實而食之後得還洛歷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

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從橫人飢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餧卒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世所重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唯涼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恆爲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束皙

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疏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隴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並有名譽皙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鑒從女棄之鑒以爲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等久不得調太康中郡界大旱皙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爲皙誠感爲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皙與衛恆厚善聞恆遇禍自本郡赴喪嘗爲勸農及餠諸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而性沉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其辭曰束皙閑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机而咍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恥干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鼓以陳烹割之說齊客當康衢而詠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嶷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閫匱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蓋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鷁首以涉洪流晞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沉鱗徒屈蟠於埳井眄天路而不游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爲乎祕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識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能登海湄而仰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爲梏儒學自桎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於蓬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孰若茹藿餐蔬終身自匿哉束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啟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蟫蛇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棲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爲羣而恥爲七人之疇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眄夫何權戚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巍峨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己禍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污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絕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爲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爲芳谷底之莽爲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假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蓄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樂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爲輿玄驥爲驛神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播聖籍之荒蕪總羣言之一至全素履於丘園背纓緌而長逸

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張華見而奇之石鑒卒王戎乃辟瑤華召皆爲掾又爲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爲司空復以爲賊曹屬時欲廣農皆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開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蓄嘉穀此誠有慮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穫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爽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霧霖之澇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零穫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猶於原隰勤厥黍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逾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貧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劃徙在者猶多田諸菟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閒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藪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雖軹在垌史克所以頌僖伯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柠水停淹人不墾植閉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鴈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蒲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荊揚兗豫汙泥之土渠塘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眷眷多稼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黃潦臻榮山川而霖雨息是故雨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開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轉博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郤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盡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皆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遲尚書郎武帝嘗問孽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禊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皆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帛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趙王倫爲相國請爲記室晳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爲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晳才學博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遭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云

王接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世修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義作至公論蔚著之而著至機論辭義甚美官至夏陽侯相接幼喪父哀

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爲河東太守好奇以雄才爲務同郡馮收試經爲郎七十餘薦接於原曰夫驊騮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賓與能小無遺錯是以鄙老恩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疑倚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鏡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啓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即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祐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性簡率不修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頠雅知焉平陽太守柳澹散騎侍郎裴遐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後爲郡主簿迎太守溫宇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秦山羊亮爲平陽太守屬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乘軺初舉秀才友人樂陽潘滔遺接書曰擊虞下玄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以爲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爲亂兵所害接議曰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伏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實則退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河間王顒欲遷駕長安與關東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公相國及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顒尚書令王堪統行臺上請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鮮義膚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矣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時秘書丞衛恆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晳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晳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識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允當又撰列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萬言喪亂盡失長子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列女後傳云

史臣曰皇甫謐素履曲真閑居養疾留情筆削敎悅丘墳軒冕未足爲榮貧賤不以爲恥確乎不拔斯固有晉之高人者歟洎乎篤終立論薄葬昭儉既戒奢於季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機矣摯虞束晳等並詳覽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贍可謂博聞之士也或擯官延閣裁成書事之書或莅政秩宗參定禮郊之禮虞既厄於從理晳乃年位不充天之報施何其爽也王接才調秀出見實知音惜其夭枉未申讓足嗟夫

贊曰士安好逸栖心蓬蓽屬意文雅志懷榮秩遺制可稱養生乖術摯虞博聞廣儀總纂財成禮度刊緝遺文魏篇式序漢冊斯分祖游後出亦播清芬

晉書卷五十一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二十二

郤詵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晞尚書左丞詵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爲政草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修而獨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于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況今何不相遠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羣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叛災害屢作邊毗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詵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闇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罷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屬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伸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淪于小器功止於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獨茲臣以爲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與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薦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爵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誣罔則滅否失實真僞相冒主聽用戚far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屢主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日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失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實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蹔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蹔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矣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污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恩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恆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慎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寨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害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攜夷猾夏則皋陶作士此欲

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實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貨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憚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實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審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于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號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蝎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家貧土成墳未畢召爲征東參軍徙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吏部尚書崔洪薦詵爲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勃洪洪怨詵詵以公正距之語在洪傳洪聞而慚服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實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卒於官子延登爲州別駕

阮种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漢侍中胥卿八世孫也弱冠有殊操爲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卽种也察孝廉爲公府掾是時西鄙內侵災眚屢見百姓饑饉紹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大保何曾舉种賢良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衍彌于千載朕應踐洪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予大夫輔導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闡喻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虛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遠畧生澤被區宇舉枉無罰而典垂百代故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迹三五矯世更俗以從人盛令率土遷義下知所遵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畧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又問政刑不宣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由乎禮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以防過暴慢感動心術制節生靈而陶化萬性也禮以體德樂以詠功樂本於和而禮歸於敬矣又問戎蠻猾夏對曰戎蠻猾夏侵敗王略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獫狁孔熾書歎蠻夷帥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鄣塞不設而令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嗜利妄加討戮夫以微禍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畢醜湯駭緣間而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衆集則廢積農傷則人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窺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於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百姓之命填餓狼之口及其以衆制寡令匈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下之耗以過太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不振孟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零羌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彊暴擒其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也又問谷徽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爻之災則人主修政以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聽明自我人聽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愼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遏災消眚也又問經化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厥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勳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鄙之人夫廉恥之於政猶權衡之有輕重度量之有貴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

刑是御則風俗彫弊人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農者之殖穢野旱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于茲凡厥庶事曷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丕業咸熙庶績者莫先於選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幾咸理庶寮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無以成也夫賢才之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斵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於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由公塗明度量以呈其能審經制以效其功此昔之聖王所以恭己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希心紫極唯明主之所趣舍若開四聰之聽廣疇咨之求抽羣英延俊乂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餐之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時种與郤詵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書郎然毁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羣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各指答所問未盡子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年連有水旱災眚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修以應其變人遇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間多事未得寧靜思以省息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難唯有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限故虛心思聞事實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种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哲玄覽降卹黎蒸將濟元元同之三代旁求俊乂以輔至化此誠堯舜之用心也臣猥以頑魯之質應清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以酬塞聖詔所陳不究臣誠蒙昧所以爲罪臣聞天生蒸庶樹君以司牧之人君遵洽則彝倫攸敘五福來備若政有怨失刑理頗僻則庶徵不應而淫亢爲災此則天人之理而興廢之由也昔之聖王政道備而制先具軌人以務致之於本是以雖有水旱之會而無饑饉之患也自頃陰陽隔并水旱爲災亦由期運之數不然則亦有司之不[illegible]承聖

德以宣揚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未敘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無儲誠在於休役靜人勸畜務分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於役煩網密而信道未孚也役煩則百姓失業網密則下背其誠信道未孚則人無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與善善進則不善蔑由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若夫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識謹竭愚以對策奏帝親覽焉又擢爲第一轉中書郎進止有方正己率下朝廷咸憚其威容每爲駮議事皆施用遂爲楷則遷平原相時婁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于河內與种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种爲政簡惠百姓稱之卒於郡

## 華譚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錄尚書事父諝吳黃門郎譚期歲而孤母年十八便守節鞠養勤勞備至及長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爲鄰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爲從事史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別駕陳總餞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爲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爲先何仲舒不仕武帝之朝賈誼失分漢文之時此吳晉之滯論可辯此理而後別譚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不居故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棲遲至承統之主或是中才或復凡人居聖人之器處兆庶之上是以其教日頹風俗漸弊又中才之君所貴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黨言雖非彼以爲是以所授有顏冉之賢所用有廟廊之器居官者日冀元凱之功在上者日庶堯舜之義彼豈知其政漸毀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爲輕賢雖奇彼以爲妄輕則毀已之言入妄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爲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覩遠體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寵而伍員戮豈不哀哉若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故白起有云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難得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譚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賓之虜西有醜施之氐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

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聽以招賢故勞謙日昃務在擇才宣明嚴穴垂光隱滯俊乂前躍帝道以光清德風翔王化克舉是以單閼見舉不仁者遠陸賈重漢遠夷折節今聖朝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乎無外戎旗南指江漢席卷干戈西征羌戎慕化戟關四門之秋興禮教之日也故鼓後聞聲而響赴殊才望險而雲集虛高館以俟賢駿重爵以待士愈譽過於饑渴用人疾於應聲杜佽秬之門廢鄭聲之樂混清六合實由乎此雖西北有未賓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膺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懷而柔之去則備而守之董安遇之術也又策曰吳蜀特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赴雖厲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銳難安易動乎今將欲綏靜新附何以爲先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棲岷嶺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稽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教遠成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爲蜀人敦懿而吳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龍圖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選牧伯委以威風輕其賦斂將順咸悅可以永保無窮長爲人臣者也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羌氐瞞跼將修文德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兵戈載戢武夫憂息如此已可消鋒刃爲佃器罷尚方武庫之用未邪對曰夫唐堯歷載須舜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入赦綏靈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斐然雖復被髮之鄉徙跣之國皆習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以周之威猶抗寇虐雖有文德又須武備備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人常誡無爲黷武庫之常職蠆蜂刃爲佃器自可倒戟干戈苞以獸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於散樂休風未爲不泰也又策曰夫法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變法以取平時泰則寬綱以將化今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爲而又至於律令靡有所損益不對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稱讓以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風以車俗其歸一也今誠風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化去邪從正夫以堯舜之盛而猶設象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乃大道四達禮樂交通凡人修行黎庶勵節刑罰雖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乎無外矣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今大統雖同宜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獲出羣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有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非賢無以光其道平世理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發皇綱以羅遺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孝廉府朝良才以入赦之廣兆庶之衆豈當無卓越衛遠之才乎曾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哲難見遺數難覩故堯舜大平之化二八由舜而南顧殷湯草王之命伊尹負鼎而方用當今聖朝禮亡國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蟬於帷幄或剖符於千里巡狩必有呂公之遇宵夢必有嚴穴之感實衛之出可企踵而待也時九州秀孝策無遠暉者暉素以才學爲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爲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羣公辟命探英奇於仄陋拔賢衛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暉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鄧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荊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剋商遷殷頑民于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君臣失位國亡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修仁義而失國仲尼逐魯而通齊段干偃息而成名晉否泰有時易人力之所能哉濟甚禮之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以母憂去職服闋爲鄄城令遏濮水作莊子賛以示功曹而廷掾張延爲作答教其文甚美暉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暉爲廬江延已爲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爲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暉爲知人以父墓毀去官尋除尚書郎永寧初出爲郟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內饑饉暉傾心撫卹司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暉甚有政績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時石冰之黨據硤石屯據諸縣暉遣司馬孫俶討平之又遣別軍擊冰

都督孟徐獲其驍率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戶賜絹千匹陳敏之亂吳士多爲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卓犖機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爲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疇今果效矣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遣絹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後爲紀瞻所薦而爲顧榮所止遏遂數年不得調

建興初元帝命爲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上賤進之帝親自覽焉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譚薦千寶苑玭於朝乃上賤求退曰譚閑霸主遠聽以求才爲務僚屬盡身以審己爲分故疎賤告老漢宣不違其志千木偃息文侯就式其廬譚無古人之實竊有懷遠之慕自登清顯出入二載執筆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之績遏在納言闕於舉善狂愚未賓復乏謀策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餐無勞實宜辭退謹奉還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不聽建武初授秘書監固讓不拜太興初拜前軍以疾復轉秘書監自負宿名恆怏怏不得志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並學行清修老而未調譚皆薦爲著作佐郎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弟逸則譚女壻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逸若思每銜之迫用事恆毀譚於帝由是官途不至譚每懷缺望嘗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秘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懌久之加散騎常侍屢以疾辭及王敦作逆譚疾甚不能入省坐免卒於家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加散騎常侍諡曰胡二子化茂化字長風爲征虜司馬討汲桑戰沒茂嗣爵

袁甫

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以詞辯稱嘗詣中領軍何勖自言能爲劇縣勖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嘗綜中之好莫過錦綺不可以爲帷幙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蓋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荀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惠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勖善之除松滋令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辯豈知壽陽已西何以恆旱壽陽已東何以恆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恆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彊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螟公羊有盲詹傳甚悅故致旱京師若能抑彊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歎其敏捷年八十餘卒於家

史臣曰夫緝政釐俗拔擢才以成務援景觀光俟明主而宣績武皇之世天下久安朝廷屬意於求賢璣軸有懷於干祿郤詵等並輟價州里裒然應召對揚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令思行己恂義志篤周甘仁者必勇抑斯之謂歟才行夙著而待終秘閣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

贊曰郤阮洽聞舍章體政華生毓德巍巾應命爲路貧飛龍淳源泳素業可久高芬斯盛

#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 列傳第二十三

### 愍懷太子 子劉 臧 衛

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恆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敕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兄也惠帝乃止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閤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與我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爲廣陵王邑五萬戶以劉寔爲師孟玭爲友楊準潘滕爲文學惠帝即位立爲皇太子咸寧中選衛瓘以爲師傅以何劭爲太師王戎爲太傅楊濟爲太保裴楷爲少師張華爲少傅和嶠爲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遹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順師傅羣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於是使太保衛瓘息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珧太子少師裴楷息瓚太子少傅張華息雅侍書令華廣息恆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勑黃門閽豎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恆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斂容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長服太子所幸蔣美人生男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爲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恆在後園游戲愛埤蜱小馬令左右驅騎斷其馳驟使隨地爲樂或有犯忤者手自捶撻之性拘小忌不許牆壁修補正瓦動屋而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揚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蔡菜籃子雞蚓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於衆用太子恆探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時在統傳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凶暴深以爲憂每進忠規勸太子修德進善遠於讒諛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氈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謐特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謐至東宮或拾之而於後庭游戲簡事裁構諫曰賈謐甚有寵於中宮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士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初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爲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證書與太子圖篡爭遣成都王穎見而訶證證意益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后故也密閉其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彼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爲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審太子意中讓單超後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陽以酒灌遹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稿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幷謝妃共要良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遹文爲王蔣爲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既而糊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偏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謐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羣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持節解結爲副及大將軍梁王肜鎮東將軍淮南王允前將軍東武公澹趙王倫太保何劭請東宮廢太子爲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有使者至改服出裝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檻車送以兵仗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於金墉城考竟謝淑妃及太子保林蔣俊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又

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許昌宮之別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先
是有童謠曰東宮馬子莫聾空前至臘月纏汝閣又曰南風起兮吹白沙遙望
魯國鬱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后名沙門太子小字也初太子之廢也妃
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遺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爲善欲盡忠孝之節無
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爲太子以來敕見禁檢不得見
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恆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
情實相憐愍于時表國家乞加徵號不見聽許疾病既篤爲之求請恩福無有
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
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
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旦來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
舞見語聞汝表陛下爲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遙呼陳舞昨天教與
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啖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
啓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
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
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
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
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
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研
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
如此實爲見誣想衆人見明也太子既廢非其罪衆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宗
室之疏屬也與常從督許超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
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宮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
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
而秀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
巷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含忍宿忿必不能
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

却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讎猶足以爲功乃可以得志倫然
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
合巴豆杏仁丸三月矯詔使黃門孫慮齎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酖恆
自煑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不與食宮中猶於牆壁上
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
呼聲聞于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表曰遹不幸喪亡傷其迷悖
又早短折悲痛之懷不能自已妾私心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爲稽顙正
其名號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遹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以匹庶送終情實
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妾誠闇淺不識禮義不勝至情冒昧陳聞詔以廣陵
王禮葬之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册復太子曰皇帝使使持節兼
司空衛尉伊策故皇太子之靈曰嗚呼維爾少資岐嶷之質荷先帝殊異之寵
大啓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遺旨越建爾儲副以光顯我祖宗祗爾德行以從
保傅事親孝敬禮無違者而朕昧于凶構致爾于非命之禍俾申生孝己復見
於今賴宰相賢明人神憤怨用啓朕心討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補於荼毒冤魂
酷痛哉是用切怛悼恨震動於五內今追復皇太子喪禮反葬京畿祠以太牢
魂而有靈尚獲爾心帝爲太子服長子斬衰羣臣齊衰使尚書和郁率東宮官
屬具吉凶之制迎太子喪於許昌喪之發也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又爲哀策曰
皇帝臨軒使洗馬劉務告于皇太子之殯曰咨爾遹幼稟英挺芬馨誕茂既茂
髫齓高明逸秀昔爾聖祖嘉爾淑美顯詔仍崇名擬同軌是用建爾儲副永統
皇基如何凶戾潛構禍害如玆哀感和氣痛貫四時嗚呼哀哉爾之降廢實我
不明牝亂沉戕釁結禍成爾之逝矣雖百其形昔之申生含枉莫訟今爾之負
抱冤于東悠悠有識孰不哀慟嗟爾于主千秋悟己異世同規古今一理皇孫
啓建降祚爾子雖悼前終庶樂後始宅兆既營將寧爾神華髦電逝戎車雷震
芒芒羽蓋翼翼緦紳同悲等痛孰不酸辛庶光來葉永世不泯謚曰愍懷六月
己卯葬于顯平陵帝感闔閭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太子
三子虨臧尚並與父同幽金墉虨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薨四月追封南陽王

臧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淮王己巳詔曰咎徵數發姦回作變遹既逼廢非命而沒今立臧爲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稱太孫太妃太子官屬即轉爲太孫官屬趙王倫行太孫太傅五月倫與太孫俱之東宮太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抆淚焉桑復生于西廂太孫薨乃枯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廢爲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害太安初追謚曰哀

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爲襄陽王永寧元年八月立爲皇太孫太安元年三月癸卯薨帝服齊衰朞謚曰沖太孫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貽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後來之望及于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姦邪疎斥正士好屠酤之賤役躭苑囿之佚游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忍久懷危害之心外戚諂諛競進讒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搆甗犬之譖遂行一人乏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冤逾楚建酷甚戾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惻慟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贊曰愍懷聰穎諒惟天挺皇祖鍾心庶僚引領震宮肇建儲德不恢掇蜂搆隙歸胙生災既罹凶忍徒望歸來

晉書卷五十三

晉書卷五十三考證

愍懷太子傳先是有童謠曰東宮馬子莫聾空前至臘月纏汝閣○本書五行志聾空作龍嚀前作比臘月作來年與此小異

不若遷延却期○却監本作刼綱目分注作緩今從閣本

晉書卷五十三考證

唐 太宗 文皇帝 御撰

列傳第二十四

陸機 孫拯 弟雲 弟耽 從父兄喜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辨亡論二篇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偏宇內皇綱弛頓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棱則夷羿震疊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烝禋皇祖于時雲翼之將帶州縱起之師跨邑嘷闘之羣風驅鳥飛之族霧合雖兵以義動同盟勠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騁冠秀發招覽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劬法脩師則威德俞隆賓禮名賢而張公爲之雄交御衆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聽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江東盡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坐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逸軌叡心因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惠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敬申之以節儉嚮諮俊茂好謀善斷東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晞光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公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嚮入爲腹心出爲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蓄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惇以風義舉政事則趙咨沈珩以敎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則嚴畯陳武殺身以衛主器統則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計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審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旗蹈順流銳師千旅武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嘖然有吞江淮之志寰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攜以濡須之寇臨川推銳蹇羅之戰子翰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叙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踦天號鼎跱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疆垂之表於是躡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璿后武臣穀率循江而守長棘勁鍛望叅而奮庶尹盡規於上黎元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退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駭援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韜軒騁於南荒衝轙息於朔野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屢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莊朝叅回肆虐景皇輯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續苑愼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遠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徵王師臨運而發卒散於陣衆奔于邑城地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臍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晝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異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奚劉荊揚而壹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人總劉翕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敎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弗及卑人如稚子接士盡威德之容親仁盡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試潘濬於保廣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

我備執鞭鞚以董陸公之威。孫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納謨士之算。故詹篇一面而自託。士慶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實諸葛之言。而劉情欲之歎。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寄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蹋蹐。以伺乎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悅懌。魯子之功。削投鞚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竭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鄴。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儉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修。雖曠化蓋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有術。教率遺典。勤人謹政。修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僻處一隅之國也。夫蜀滅吳亡。理則然矣。夫蜀憑藉險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軸轤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以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楚而爭舟檝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遠步關之亂。濛賓城以延殭寇。貴重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霄發。縣旌江介。鎮壘遵靖。衿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廣陵迹。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殭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實人之謀。嘗衆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寧晏。陸公沒而潛謀北吳。豐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昔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特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修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建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義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同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恩。黍離無愍周之感也。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蓴羹。末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讓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簒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遼。遇赦而止。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洛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常。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其序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修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係乎彼。存乎我者。雖殺止乎其域。係乎彼者。豐約惟所遭。遇落葉後飄。以隕而風之力。董棄孟嘗遭雍門以泣而霜之感。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聲也。是故荀時啓於天。理垂於人。庸夫可以贍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萬得之於時世也。歷觀今古。傲

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嗇其累物之相物毘蠢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曄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大期忌盈審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階乎而時有被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世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勳與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手且夫政由宰氏忠臣所以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頭快快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晏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襲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己則申宮禦守以崇不畜之威憚萬方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貿傷心之怨然後威震乎寰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隧危機將發而方偃仰暇訏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曩動之可矜闇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吝之過己惡寵祿之踰量蓋為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恩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盈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觀來籍而大欲不止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為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墜為覊流一匱之覽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為賦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冏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遺指著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恩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伍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離居而定雄城之業又有以見經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為己存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則己得與之同憂樂天下以豐利而己得與之共害利博而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內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平足以敦風遺衰足以檢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恩化主尊賴羣后之圖身皆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恢四體辭難而心智獲乂董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憂遠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乎七雄昔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膺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孽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創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興化之具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懼於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曲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陣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葬并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審雖遠亡趙亂不必一道顛沛之覺實由孤立是謹恩五等之小懲亡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頻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窺嗣勝廣之敢號譚哉借使秦人因循其制雖則無道有與共亡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

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蛆其國家之富漏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疾士狹者逆遷六臣犯其鱗鯁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黔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遽至中葉忌其失節劃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曉然復變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篡國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衡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與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闕宇鋒鏑流於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孌臣朝入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憑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遺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傑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罷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政郡縣之長爲吏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人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幕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墓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實居政則功有厚薄兩忌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興殆可以一言蔽也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廉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爲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閻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爲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遺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幘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識者以爲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篤洪者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馮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馮其弘麗新聲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文章凡二百餘篇並行於世

孫拯者字顯世吳郡富春人也能屬文仕吳為黃門郎孫晧世侍臣多得罪惟
拯與顧榮以智全吳平後為涿令有稱績機既為孟玖等所誣收拯考掠兩踝
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譬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
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拯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
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
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
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
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
嘗著縗絰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
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
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
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史周浚召為從
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俄以公府掾為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
都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
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
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
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
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
上書曰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拱默訓世以儉即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
無所新營屢發明詔厚戒豐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陵遲家競盈溢漸
漬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眾庶歎息清河王昔起
墓宅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
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臣愚以先帝遺教日以陵替今與國家協崇大化追
闡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
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時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亦思竭忠效節以報所受之施
是以不慮犯迕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時晏信任部將使覆察

諸官錢帛雲又陳曰伏見令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吳定給使徐泰等覆
校諸官市買錢帛簿臣愚以聖德龍興光有大國選眾官材庶工肄業中尉該
大農誕皆清廉淑慎恪居所司其下眾官悉州閭一介疎闇之咎雖可日聞至
於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廝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
足稱大臣所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
推誠曠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
懷信士之無失況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
慨也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為宜發明令罷此等覆
察眾事一付治書則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
府薦同郡張贍曰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
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
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
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贍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
重仞啓塗及階遂升樞奧抽靈匱於祕宮披金縢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
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觀含奇宰府婆娑
公門棲靜隱寶淪虛藏器聚棠襲錦緇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槃下位
歲聿屢遷播紳之士具懷慨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啓籥玄網括地天綱廣羅
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贍沉淪
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大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
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入為尚書
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為清河內史穎將討齊王冏以
雲為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
欲用其父為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
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張昌為亂穎上雲為使持節大都督前
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棗嵩等
上疏曰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

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誡者也旦閑重教以機圖爲反逆廣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戚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興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畢人之命繫於漏刻泰平之期不旦則夕矣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軍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宜機有反逆之徵宜令王粹牽秀檢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爲晚今此舉措實爲太重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諦不可不令詳慎統等區區非爲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愚慮以備誹謗願不納統等重請頴遲迴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驤驤詣明公而擊趙即前事也蔡克入至頴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頴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頴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雲弟耽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大將軍參軍孫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儁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頴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頴云

喜字恭仲父珣吳吏部尚書喜仕吳累遷吏部尚書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嘗爲自敘其略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盲道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曲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真所謂忍愧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有較論格品篇曰或問子薛譬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閒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沖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責以方見憚執政不憚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廢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慎不爲詔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遺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啓寤矣太康中下詔曰僞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土歸稱並以貞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勑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乃以喜爲散騎常侍尋卒子育爲尚書郎弋陽太守

制曰古人云難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實荊衡之杞梓璵璠於秀實靴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遒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廻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霣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遺超枚馬高蹤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棟才瑚璉標器宜其承後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翻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宂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遶霄修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翻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爲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安居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德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銜美非所罕有常安鮮有攝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己也智不遠言矣觀其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屑主忠抱實而不諒誇緣虛而見疑

生在己而難長死因人而易足上蔡之犬不誡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絶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將釁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晉書卷五十四



陸機傳丁準鍾離斐以武教稱○鍾離斐文選作衆斐注衆斐與丁準解書者之圖者

晉書卷五十四考證

夏侯湛　弟淳　淳子丞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少爲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其辭曰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明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語入閫闑躡丹墀染彤管吐烘煇于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樓五期龍蟠六年英耀秃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精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踔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沉也且以盲乎才則吾子優矣以盲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我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儒質抱關之隸貧俗懷璣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爲卿尹於何有寶吐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迴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躍於四極之外今迺金口玉音渙然沉默使吾子棲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吝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璧之光不以寫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實吾子之拙戚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飾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弊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概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閱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匿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俯僻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點妍喔喝辯佞隨羣趨之次伏閤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遠足以露狂闇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爲四境海內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鑪之收清響黎苗之樂函夏者遊形之招惠[illegible]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詰[illegible]放淫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illegible]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饗盈掃除之器譬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爐增勢若燎原之煙瀰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嘯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趨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illegible]嘗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illegible]志乎淵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與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爲務受任者以進才爲急今也則九州爲一家萬國爲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恆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顓詁訓傳詩書辭賦墨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閒僕於凡庸之畔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爲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脩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寡交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

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慈昆吾之功噬桓文之勳抵掩管仲陵蹈晏嬰遠升鼎湖近超太平方將保重奮神獨善其身玄白沖虛佹爾養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瞰薛鄧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嚥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攄秩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鸞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沉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之迄桓公或投己鼎俎或膚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廚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鈆刀不能人泥騏驥驊騮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不能遵蚊百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覺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上朝堂答世問不過顯所知僕以蝘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爲其不自衒哉子不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爲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徼文傳說築以寤主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貽蕩以放曹君平賣卜以自實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此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楊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黜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頗彷彿其清盛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爲野王令以卹隱爲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乃作毘弟誥其辭曰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毘弟淳琬琯謨總聰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政事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矣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遠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乂厥世遂啓土宇以大綜厥勳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用恢闡我令業雄我后府君侯祇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綜其徽言嗚呼自三壞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供範九疇彝倫攸敘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監于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姑惟乃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避于厥家布衣席稾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叡智奕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蹲用增茂我教篤以播休矣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唯子躬是憚實令跡是奉厥乃畫分而食夜分而寢豈唯令跡是畏實爾猶是儀嗚呼子其敬哉俞予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羣子厥乃我齠齒則受厥教于書學未違惟寧教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膺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祗以防于微爵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諧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實母氏是憑予其爲政蕞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予其望色思寘獄之不情教之不悉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羣弟天祚于我家俾爾威休明是履淳莫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敦篤固惟璯厥清粹平理謨茂哉儁哲寅亮綽其弘肅閑雅聰乃純懿惠和惟我夔夔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聰汝其見予之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聰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擊于總角以

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于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予其敬忌于厥身。而
匡予之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嘗不知。予知之道改。惟沖子是賴。予親
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無擇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劌。肅而不厲。厥其成予
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修身。
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
而卑。沖而恆顯。而實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祗服
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於人。不敢墮於勤。厥故惟新。湛曰。俞。瑫
亦昌言。瑫曰。俞。滋敬于己。不滋敬于己。惟敬乃恃。無忘有恥。湛曰。俞。謨亦昌言。
謨曰。俞。無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俞。總亦昌言。總曰。俞。若憂
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
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周
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哉。居邑累年。朝野多歎
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還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即位。以為散
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論三十餘篇。別為一家之言。初。湛作周詩成。以
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湛族為盛
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論者謂湛
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

淳字孝沖。亦有文藻。與湛俱知名。官至弋陽太守。遭中原傾覆。子姪多沒胡寇。
唯息承渡江。

承字文子。參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興末。王敦舉兵內向。承與梁州刺史
甘卓。巴東監軍柳純。宜都太守譚該等。並露檄遠近。列敦罪狀。會甘卓懷疑不
進。王師敗績。敦悉誅滅異己者。收承欲殺之。承外兄王廙苦請得免。尋為散騎
常侍。

## 潘岳 從子尼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邪內史。岳少以才穎見稱。
鄉邑號為奇童。謂終賈之儔也。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武帝躬耕藉
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曰。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藉于千畝之甸。
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掃路。封人壝宮。掌舍設枑。青壇蔚其嶽立兮。翠
幕黕以雲布。結崇基之靈阯兮。啓四塗之廣阼。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
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葱犗服于縹軛兮。紺轅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廛
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寮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
兮。接游車之轔轔。微風生於輕幰兮。纖埃起乎朱輪。森奉璋以階列兮。望皇軒
而肅震。若湛露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閶闔
洞啓。參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執轡。后妃獻穜稑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挈壺
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鏘鎗。綃紈綷縩。金
根照耀以炯晃兮。龍驥騰驤而沛艾。表朱玄於離坎兮。飛青縞於震兌。中黃曄
以發輝兮。方綵紛其繁會。五路鳴鑾。九旗揚旆。瓊鈒入蘂。雲罕晻藹。簫管嘲哳
以啾嘈兮。鼓鞞硡磷以砰磕。筍簴嶷以軒翥兮。洪鐘越乎區外。震震填填。塵霧
連天。以幸乎藉田。蟬冕熲以灼灼兮。碧色肅其芊芊。似夜光之剖荊璞兮。若茂
松之倚山顛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游場染屨。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
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時也。居靡都鄙。人無華裔。長幼雜遝以交集。
士女頒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髫總髮。躡踵側肩。掎裳連襼。黃塵為之四合兮。陽
光為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乎昬作
兮。慮盡力乎樹藝。靡誰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厲。躬先勞以悅使兮。豈嚴刑
而猛制之哉。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為基。人以
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業之務不壹。
野有菜蔬之色。朝乏代耕之秩。無儲蓄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三代之衰。皆此
物也。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慄。圖匱於豐。防儉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
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舜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
祝宗諏日。簠簋普淖。則此之自實。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粟。
宜其時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者
天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鮮哉希矣。逮我皇

晉實光斯道儀刑乎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二矣顯焉不亦遠乎不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採其芳大君戾止言稽其農其農三推萬國以祗稱我公田遂及我私我黍斯盛我黍斯齊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岳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爲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閤道爲譙曰閤道東有大牛王濟駑裴楷輜和嶠剌促不得休轅懷令時以逆旅逐末靡農奸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勑當除之十里一官權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讖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藉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幡爲鞍皆有所憩又諸劫盜皆起於逋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奸宄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閉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恆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權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權門或避晚關迸逐路隅秖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權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權稅管開閉之權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復行留之權心使客舍洒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惠豈非衆庶願願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評以公事免楊駿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爲太傅主簿駿誅除名初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琴頗屬文岳之爲河陽令愛其才藝待之甚厚至是宏爲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瑋謂之假更故得免未幾選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清言詣辭多不錄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尋爲著作郎轉散騎侍郎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樓愍懷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既仕宦不遵乃作閑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夏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鹹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貧忠履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窺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郎遠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評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侯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作閑居賦以敘事遂情焉其辭曰遶壞素之長圍步先哲之高衢雖無顏之云厚猶內愧於甯遽有道余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京泝伊面郊後市浮梁勵以逕度豐臺傑其高峙闕天文之祕奧觀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幕綠徽黼子巨乘翼乘同歸礮石雷駭激矢蝟飛以先啓行耀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繁映圓海回裹率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祇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而並吹

煌煌乎隱隱乎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而道在則是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訓若風行應猶草靡此里仁所以爲美孟母所以三徙也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遊鱗燒灑蓄書數披竹木翁蔚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棗梁侯烏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三桃夾櫻胡之別二奈耀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延乎其側樗杏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青蓚紫薑薑甘旨麥麥芬芳蘘荷依陰時蓏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廩秋暑退熙春寒往儛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常膳載加舊痾有痊於是席長筵列孫子柳垂蔭車結軌陸擿紫房水挂赬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懽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盃樂飲絲竹駢羅頤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求己而自省信用簿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而奚擬乎明哲仰衆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初茫爲瑣邪內史孫秀爲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爲亂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岳母及兄侍御史釋弟燕令豹司徒掾據據弟虓兄弟之子已出之女無長幼一時被害唯釋子伯武逃難得免而豹女與其母相抱號呼不可解會詔原之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爲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載以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岳從子尼。

尼字正叔祖勗漢東海相父滿平原內史並以學行稱尼少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性靜退不競唯以勤學著述爲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其辭曰蓋榮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戚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憂接於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適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適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羣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寨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殫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懽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驕蹇希奔放之跡鉛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嘑譆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厲顏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爲私故身正則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己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期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戴文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食苟榮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擁機

秘功蓋當時勢伸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素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道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慢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累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鹹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榮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勢利爲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矣初應州辟後以父老辭位致養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歷高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其辭曰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於崇正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奧義發自聖問業終而體達至二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景申侍祠者既齊輿駕次于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嘉異贊之敬乃增壇爲殿懸幕爲宮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二學儒官縉紳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鼓樽罍於兩楹之間陳罍洗於阼階之左几筵既布鍾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動資在三之義讓光之美彌劭闕里之教克崇穆穆蕩蕩蕩蕩真先王之徽與不刊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畢釋玄衣御春服馳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羣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與之燕金石備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鼓鼙般辟僥倖可以徵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哇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遠邇離鄉越國扶老攜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蘇之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內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尼昔忝禮官嘗閑俎豆今厠末列覩盛美激濆徽猷沐浴芳潤不知手舞口詠竊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測盛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三元迭運五德代徵黃精既亢素靈乃曜有皇承天造我晉緝祚以大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景熙遐緒三分自文受終惟武席卷要橦蕩定荒阻遺濟羣生化流率土後帝承哉丕隆晉構奄有萬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嗣繼期挺秀聖敬日躋濬哲閑茂留精儒術敦閱古訓遵道讓齒降心下問錯以金聲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侍講閒閒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探幽窮賾溫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崇聖重師卜日告莫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盥乃薦恂恂孔聖百王攸希亹亹顏生好學無違曰皇儲后體神合機北吉先見知來洞微濟濟二宮鵷鵷庶寮俊乂鱗萃起士盈朝如彼和鸞翼匪瓊瑤如彼儀鳳集我雲霄韶瓊瑤雜剖四門洞開雲韶奏樂神人允諧蟬冕雍容細珮振階德以讓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華冑子弟學生洗心自百觀國之榮學猶蒔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萬邦蟬蜕翔乃俊造鑽蚌蟄珠剖石搞藻絲匪玄黃水圄方圓引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壇在甄上好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世子今我皇儲濟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伊何恩文哲后媚茲一人實副元首幸洽家邦光照九有純嘏自晉永世昌阜微微下臣遇充近侍猥躡風雲鴻鸞龍是扈身操芳流目玩盛事竭誠作頌祗誦聖志出爲宛令在任寬而不縱恤隱勤政屬公平而遺人事入補尚書郎俄轉著作郎爲裴楷鍄

其辭曰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爲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爲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修諸己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惠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笑莫笑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杅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顧嘿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誡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爲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幾而撫四海開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閑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爲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丘坻之望華岱恆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遠明矣頌曰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玄黃錯時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極啓建爰儀既分彝倫永序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載虞已降暨于夏殷或稱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爲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譁譁萬乘匪誓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幾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監不遠若之何勿懲且厚味腊毒實屋生災辛作瑤室而夏興瑤臺糟丘酒池象筯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丕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沉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踵成敗之効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教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恩不服夫豈厥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湯剋殷伊武故稱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剋卒於絕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釣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疢勦不爲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後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既秦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備乂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及趙王倫簒位孫秀專政忠貞之士皆罹禍酷尼遂疾篤取假拜埽墳墓閑齊王冏起義乃赴許昌冏引爲參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事平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秘書監永興末爲中書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尼職居顯要從容而已雖憂慮不及而備嘗艱難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將沒攜家屬東出城皋欲還鄉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於塢壁年六十餘

張載　弟協　協弟亢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曰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淳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寮得百二弃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策矧茲狹隘士之外區一人荷戟

萬夫趑趄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河山之固見屈吳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興實由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沒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河敢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劍閣山焉載又為權論曰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釣翁也若茲之類不可勝紀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歟設使秦莽修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上之健吏光武舂陵之俠客耳況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也則足非千里不入於輿刃非斬鴻不韜於鞘是以駑蹇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齊列而無長塗犀革以決之此離朱與瞽者同眡之說也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勳居太平之際而吐違俗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鬻章甫於越也漢文帝見李廣而歎曰惜子不遇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辯無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荊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青骹繁霜縶於籠中何以效其撮東郭於韝下也白猨玄豹藏於靈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也屬夫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鼎無以明之蓋聶政與荊卿爭勇非彊秦之威孰能辨之故鉄夫庸隸抱關屠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顏孟之術抱伊管之略沒世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為功無為之時難為名也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說況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為枉伏莫不飾小辯立小善以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進之無補於時退之無損於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煦之豈不哀哉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閥閱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儁傑卓躒倜儻之徒直將伏死嶔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如軒冕黻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載又為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為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鄉令復為著作郎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守長沙王乂請為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載見世方亂無復進仕意遂稱疾篤告歸卒於家

協字景陽少有儁才與載齊名辟公府掾轉祕書郎補華陰令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閒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其辭曰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蟠翫世高蹈遊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整雲輅驂飛黃越奔沙輾流霜陵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旌拂霄崿軌出蒼垠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遂適沖漠公子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溟海渾濩湧其後嶰谷嘲嘈張其前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羣鳴籠其山衝飆發而回日飛礫起而灑天於是登絕巘遡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鴻伐於金冊今公子違世陸沉避地獨竄有生之懽滅資父之義廢愁洽百年苦溢千載何異促鱗之遊汀濘短羽之栖翳薈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窮地而遊中天而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轂之瓠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既乃瓊巘層陵金岸崥崹右當風谷左臨雲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跖實之蹊搖則峻挺著遡嶕嶢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飆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雕於是構雲梯陟峥嶸翦藜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營匠斵其樸伶倫均其聲器畢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鐘韻清繞梁追逸響於八風採奇律於歸昌啓中黃之妙宮發蓐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頹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儔撫促柱則酸鼻揮危弦則涕流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奏淥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悲寶荻之朝騫悼望舒之夕缺

榮期為之辟摽孀老為之嗚咽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嘘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蘭宮祕宇雕堂綺櫳雲屏爛汗瓊壁青葱應門八襲璇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圜以萬雉之墉爾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彤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陛陵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頳素煥爛枌栱嵯峨陰虬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方疏含秀圓井吐葩重殿疊起交綺對榥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冥飛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攜公子而雙遊時娛觀於林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觀仰折神蘪俯採朝蘭憩惠風於蘅薄眷椒塗於瑤壇爾乃浮三翼戲中沚潛鰓駭鷩翰起沉絲結飛矰理挂歸翮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淵之裏然後縱櫂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撫雲和川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採菱之歌歌曰乘鷁舟兮為水嬉臨芳洲兮拔靈芝樂以忘戚遊以卒時窮夜為日畢歲為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啓雄芒驚紅陽之飛燕駭唐公之驌驦屯羽隊於外林縱飛翼於中荒爾乃張脩罠布飛羅凌黄岑挂青巒晝長塹以為限帶流谿以為關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跡叩鉦散校舉麾賞獲殺金機馳鳴鏑鷙剛豪落勁翮連騎競騖騁武齊轍翕忽揮霍雲迴風烈鏊動響飛形移影發舉戈林聳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乃有圓文之新班題之縱鼓鬣風生怒目電瞛口歕霜刃足撥飛鋒毹林蹶石扣拔幽叢於是飛黄奮銳賁育逞伎竁封豨撣馮豕拉甝虪挫解豹鉤爪摧踞牙擸爛漫狼藉傾榛倒壑隤崙挂山僵踣掩澤藪為毛林隰為丹薄於是徹圍頓綱卷旆收禽廣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弦肴駟連鑣酒駕方軒千鍾電釂萬燧星繁陵阜沾流膏谿谷厭芳烟歡極樂殫迴節而旋此亦畋遊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為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邪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鏷鉞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縵既乃流

綺星連浮采豔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鍔水凝冰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斷浮翮以為工絶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横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稟氣靈川受精皎月眸矚黑照玄綵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蹺朝霧赴春衢整秋御虬蟠蟜騰麟超龍翥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蹠千里爾乃躡天根越地隔適迂漫之所不遊躡章亥之所未跡陽烏為之頓羽夸父為之投策斯蓋天下之儁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爨鼎庖丁揮刀味重九沸和兼勺藥晨鳧露鵠霜鵽黄雀圜案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蹯翰音之跖燕髀猩脣髦殘象白靈川之龜萊黄之鮐丹穴之鷚玄豹之胎燀以秋橙酤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鱗出自九谿頳尾丹腮紫翼青鬐爾乃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豪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繁肴既闋亦有嘉羞商山之果漢皋之榛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芳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斯人神之所欣羨觀聽之所煒曄也子豈能強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爽口之饌甘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榮顧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昭煥帝載緝熙導氣以樂宣德以詩教清乎雲官之世政穆乎鳥紀之時王猷四塞函夏謐靜丹冥投鋒青徼釋警却馬於

冀車之輈銘德於昆吾之鼎畢萌反素時人載郁耕父推畔漁豎讓陸檐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六合時雍鏡魏蕩蕩玄磐巷歌黃裳擊壤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轓軒地未被乎正朔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蚊感惠無思不服苑戲九尾之禽圉樓三足之烏鳴鳳在林鷙於黃帝之園有龍遊川盈於孔甲之沼萬物烟煴天地交泰義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車帶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蓍播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言未終公子矚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茲狂狷蓋理有毀之而爭實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子誘我以擘耳之樂栖我以蔀家之屋田遊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皇風載趨時聖道醇舉實爲秋摛藻爲春下有可封之人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從後塵世以爲工永嘉初復徵爲黃門侍郎託疾不就終於家

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中興初過江拜散騎侍郎祕書監荀崧舉亢領佐著作郎出補烏程令入爲散騎常侍復領佐著作述歷贊一篇見律歷志

史臣曰孝若掞蔚春華時標麗藻覩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傳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賾潘著哀詞賈人璽之情性機文喻海韜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奚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爲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校彈盈果拜慶趙貴茂案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鑒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鏤石之文見奇於張敏濛汜之詠取重於傳玄爲名流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摛光王府棣萼相輝洎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語也

贊曰湛稱弄翰縟彩彫煥才高位卑往哲攸歎岳實含章藻思抑揚越檀曰勢終亦僅殃尼標雅性夙聞詞令載協飛芳棣華增映

晉書卷五十五考證

潘岳傳從子尼○尼監本誤產今按本傳改正

徒筮歲以自必○必本集作畢文選注畢卒也所謂卒歲之計也

導爲著作郎轉散騎侍郎○汲古閣本此句下衍有遷給事黃門侍郎七字

纖蚌璫珠○蚌本書音義作蛖字書不載蛖字今從監本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祖粲以義行稱爲譙郡太守封亢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統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凝然稚盲江應元與鄉人蔡克俱知名襲父爵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孟觀西討自擒氐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狄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貴賤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威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彊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徵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讓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貊顧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彊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與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閒鄀瞞之屬害及齊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功遠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滑氏晉幕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幷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氐以爲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郡縣之征案甲委兵與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輦轂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彊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痞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忕終於覆敗段類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鹵鄭國白渠灌漫相通泰稷之饒歌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蓄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遷隴右著陰平武都之地廣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秤饑累荒疫癘之災札

癘天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歎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羅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孑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遇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退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變易轍之動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轉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擯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棄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廣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聚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費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幷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漢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覬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蠭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聰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郡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幷州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囓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成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遷中郎選司以統叔父眷爲宜眷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辭之義若詭辭避迴則爲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既全於義爲弘朝廷從之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爲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爲首虞舜之德以孝爲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爲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爲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晝自勉強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敷誨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爲太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閑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睿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覩見賓客得令接盡邪正之情

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範令軌永爲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修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擊列雅頌蚡冒以篡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修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修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遵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主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蟠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爲之者至於丹楹刻桷綵徹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鐘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爲後戒觀聞後園鐘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爲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即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爲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賻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離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果收千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爲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爲圃仲尼不答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共相放莫以爲恥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鶩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修牆壁動正屋瓦臣以爲此既違典彝舊義且以拘擊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爲宜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矯有司不聽宮臣追送統與宮臣晉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連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

繫洛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謐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爲惡故耳東宮故臣賈皆拜辭涕泣路次不顧重辟乃更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謐語洛陽令曹攄由是皆免及太子薨改葬統作誄敘哀爲世所重後爲博士尚書郎參大司馬齊王冏軍事冏驕荒將敗統切諫文多不載遷廷尉正每州郡疑獄斷處從輕成都王穎請爲記室多所箴諫申論陸雲兄弟辭甚切至以母憂去職服闋爲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爲兗州牧以統爲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高平郗鑒爲寶夏陳留阮脩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時以爲知人尋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嘉四年避難奔于成皋病卒凡所造賦頌表奏皆傳於後二子彪惇

彪字思玄本州辟舉秀才平南將軍溫嶠以爲參軍復爲州別駕辟司空郗鑒掾除長山令鑒又請爲司馬轉黃門郎車騎將軍庾冰鎮江州請爲長史冰薨庾翼以爲諮議參軍俄而復補長史翼薨大將于瓚作難彪討平之除尚書吏部郎仍遷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書永和中代桓景爲護軍將軍出補會稽內史加右軍將軍代王彪之爲尚書僕射哀帝即位疑周貴人名號所宜彪議見禮志帝欲於殿庭立廟祀又欲躬自耕田彪並以爲禮廢日久儀注不存中興以來所不行謂宜停之爲僕射積年閑文帝爲相每訪政事彪多所補益轉護軍將軍領國子祭酒卒官子歎歷琅邪內史驃騎諮議歎子恆元熙中爲西中郎長史恆弟夷尚書

惇字思悛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玄並綜每以爲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者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咸稱之蘇峻之亂避地東陽山太尉郗鑒檄爲兗州治中又辟大尉掾康帝爲司徒亦辟溫征西將軍庾亮請爲羽林將軍徵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邑里宗其道有事必諮而後行東陽太守阮裕長山令王濛皆一時名士並與惇游處深相欽重養志二十餘年永和九年卒時年四十九友朋相與刊石立頌以表德美云

孫楚　子寧　珣　羣　羣子統　統弟綽

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南陽太守楚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文帝遣符劭孫郁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曰蓋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所由生也是故許鄭以衛璧全國曹韓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吏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要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靈懼塗炭之難由是九州絕貢王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嶽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帝者之壯觀也昔公孫氏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憑陵險遠讲武游盤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賄葛越布于朔土貂馬延于吳會自以控弦十萬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齊左震扶桑蹂躪沙漠南面稱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枹鼓聲鳴而元凶折首於是遠近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大安其居衆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以降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魏魏蕩蕩想所具聞也吳之先祖起自荊楚遭時擾攘潛播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因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茲四紀兩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拒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太山共相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恒恒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幾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淩威奮伐梁入其阻幷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由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則姜維面縛開地六千領郡三十兵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韓幷魏徙號滅虞亡此皆前鑒後事之表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附願爲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內有羽毛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由魏武侯却指山河自以爲彊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奠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備乂盈朝武臣猛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脩器械興造舟楫閑習水戰樓船萬艘千里相望劍木已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者也驍勇百萬奮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師也然主相眷眷未便電發者猶以爲愛人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指往使所究也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豁然改容祗承往錫追慕南越晏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魏藩豐功顯報隆於今日矣若有侮慢未順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從風雍梁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荊揚兗豫爭驅入衝征東甲卒武步秣陵爾乃王輿整駕六戎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星流龍游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烟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淪覆取戒萬世引領南望夏助寒心夫療膏肓之疾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之慮者亦告逆耳之言如其猶豫迷而不反恐俞跗見其已死扁鵲知其無功矣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劭等至吳不敢爲通楚後遷佐著作郎復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詆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奕忿爭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遂湮廢積年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爲參軍轉梁令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廝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傅巖望想於渭濱修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直者無聚世族必先逸駿夫戰勝攻取之勢幷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慮帝初爲馮翊太守太康三年卒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

人品狀至楚嚮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旨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少時欲隱居謂嚮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嚮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雅敬嚮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嚮嚮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三子衆洵簫衆及洵俱未仕而早終惟簫子統綽並知名

統字承公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以爲有楚風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爲參軍辭不就家于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爲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後爲餘姚令卒子騰嗣以博學著稱位至廷尉騰第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於世仕至尚書郎早終

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更非吏隱非隱者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鰓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恆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致第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秕在前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揚州刺史殷浩以爲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爲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憂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擾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瀍舊京然後神旆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晝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繾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驗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踞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飡之飯田宅不可復營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曾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艱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塹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壃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雷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弼模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

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諠之朝狂瞽進說劉亮之謀聖實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于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羣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作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爲其冠溫王郊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焉年五十八卒子嗣有綽風文章相亞位至中軍參軍早亡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爲其冠徙戎之論實是經國遠圖然遲距中衰陵替有漸假其盲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遽愍懷廢徙冒禁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熊掌彫位隆端右竭誠獻替惇遺忽榮利率修天爵雖出處異塗俱難兄弟矣孫楚體英絢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媿色覽其貽皓之書誄臺鼎之佳筆也而負才誕傲蔑苞忿奕遽遜讓之道肆陵憤之氣十年沉廢蓋自取矣統綽棟華秀發名顯中興可謂無忝爾祖統竟淪跡下邑騁觀勝地會其心焉綽獻直論辭都不憎元子有匪躬之節豈徒文雅而已哉

贊曰應元蹈義子荊越俗江寡悔尤孫貽擯辱彭統昆弟江左馳聲彬彬藻思綽冠羣英

晉書卷五十六

晉書卷五十六考證

江統傳濟北程收錢方正○收一本作牧本書成都王穎傳以黃門郎程牧爲左司馬未知卽其人否

征西將軍庾亮請羅羽林將軍○羽林將軍監本作僊林參軍今從宋本

晉書卷五十六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二十七

羅憲　兄子尙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屬文早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爲子貢性方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仕蜀爲太子舍人宣信校尉聘使於吳吳人稱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介然皓恚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爲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率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脣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爲降虜乎乃歸順於是繕甲完衆厲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艾死百城無主吳又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陸抗助協憲距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太半或勸南出祥洞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既不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會荊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幹器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佩劍泰始六年卒贈使持節安南將軍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諡曰烈初憲侍讌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閒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器武帝並召而任之子襲歷給事中陵江將軍統其父部曲至廣漢太守兄子尙

尙字敬之一名仲父式祥祠太守尙少孤依叔父憲善屬文荊州刺史王戎以尙及劉喬爲參軍並委任之太康末爲梁州刺史及趙廞反于蜀尙表曰廞非雄才必無所成計日聽其敗耳乃假尙節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尙之所愛非邪則佞尙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尙可羅尙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時李特亦起於蜀攻蜀殺趙廞又攻尙於成都尙退保江陽初尙乞師方欲荊州刺史宋岱率建平太守孫阜救之次于江州岱阜兵威諸爲寇所逼者人有奮志尙乃使兵曹從事任銳偽降因出密宣告於外剋日俱擊遂大破之斬李特傳首洛陽特子雄僭號都於郫城尙遣將軍魏伯攻之不剋俄而尙卒雄遂據有蜀土

滕脩

滕脩字顯先南陽西鄂人也仕吳爲將帥封西鄂侯孫皓時代熊睦爲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爲執金吾廣州部曲督郭馬等爲亂皓以脩宿有威惠爲猺夷所伏以爲使持節都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以討之未剋而王師伐吳脩率衆赴難至巴丘而皓已降乃縞素流涕而還與廣州刺史閻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詔以脩爲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如故封武當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脩在南積年爲邊夷所附太康九年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諡曰聲脩之子並上表曰亡父脩羈縻吳壤爲所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捶戎馬之要未覩聖顏委南藩之重實由勳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隕臣承遺意輿櫬還都瞻望雲闕實懷痛裂竊聞博士諡脩曰聲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聞訴帝乃賜諡曰忠並子含初爲庾冰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國侯邑千六百戶授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在任積年甚有威惠卒諡曰戴含弟子遵交州刺史脩曾孫恬之龍驤將軍魏郡太守戍黎陽爲翟遼所執死之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服喪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一州以爲美談署武猛從事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閱其尤異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兗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者乎

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鄉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巢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既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闕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廣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勳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珧駁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爲誘引今隆全軍獨剋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宜皆聽許以明要信乃從珧議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毀宜時興復以隆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爲邊患隆至帥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息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爲寇太熙初封奉高縣侯加授護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洛陽太守馮翊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耄不宜服戎於是徵隆以舒代鎮氐羌衆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竟卒於官子咸嗣亦驍勇咸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以咸爲虜揚將軍率兵屯河橋中渚爲乂將王粲所敗沒於陣

## 胡奮

胡奮字玄威安定臨涇人也魏車騎將軍陰密侯遵之子也奮性開朗有雄略少好武事宣帝之伐遼東也以白衣侍從左右甚見接待遷爲校尉稍遷徐州刺史封夏陽子匈奴中部帥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奮爲監軍假節頓軍硜北爲蕃後繼擊猛破之猛帳下將李恪斬猛而降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州諸軍事遷護軍加散騎常侍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泰始末武帝怠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爲貴人奮唯有一子爲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爲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奮既舊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見寵待遷左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願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人皆爲之懼駿雖銜之而不能害後卒於官贈車騎將軍諡曰壯奮兄弟六人兄廣弟烈並知名廣字宣祖位至散騎常侍少府廣子尊字林甫亦以開濟爲稱仕至涼州刺史建武將軍假節護羌校尉烈字武玄爲將伐蜀鍾會之反也烈與諸將皆被閉烈子世元時年十八爲士卒先攻殺會名馳遠近烈爲秦州刺史及涼州叛烈屯於萬斛堆爲虜所圍無援遇害

## 陶璜

陶璜字世英丹陽秣陵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璜仕吳歷顯位孫皓時交阯太守孫諝貪暴爲百姓所患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既苦遠役咸恩爲亂郡吏呂興殺諝及荀以郡內附武帝拜興安南將軍交阯太守尋爲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爨谷爲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兩中監軍霍弋又遣牙門爲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龔能等自蜀出交阯破吳軍于古城斬大都督脩則交州刺史劉俊吳遣虞汜爲監軍薛珝爲威南將軍大都督璜爲蒼梧太守距稷

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亡其二將珝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珝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珝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爲前部督璜從海道出於不意徑至交阯元距之諸將將戰璜疑斷牆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僞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輜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珝璜遂陷交阯吳因用璜爲交州刺史璜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滕脩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爲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也脩從之果破賊初霍弋之遣稷炅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脩則既爲毛炅所殺則子允隨璜南征城既降允求復讎璜不許炅密謀襲璜事覺收炅呵曰晉賊炅應聲曰吳狗何等爲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炅猶罵曰吾志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璜既擒稷等並送之稷至合浦發病死孟幹爨能李松等至建鄴皓將殺之或勸皓幹等忠於所事宜宥之以勸邊將皓從其言將徙之臨海幹等志欲北歸慮東徙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弩盲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後幹逃至京都松能爲皓所殺幹陳伐吳之計帝乃厚加賞賜以爲日南太守先是以楊稷爲交州刺史毛炅爲交阯太守印綬未至而敗即贈稷交州炅及松能子並關內侯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內附璜遣將攻之不剋祚舅黎晃隨軍勸祚令降祚答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唯力是視耳踰時乃拔皓以璜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徼璜爲武昌都督以合浦太中脩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皓既降晉手書遣璜息融勑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爲冠軍將軍吳既平晉減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爲遠寇自稱爲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貧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長吏臣以屯騎昔爲故國所採偏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遁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溼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爲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與古接據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誠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飾擢蠲其罪貴改授方任去辱即寵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受臨履所見謹冒瞽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唯以採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貨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飢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蠶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慈親朝廷乃以員外散騎常侍吾彥代璜彥卒又以員外散騎常侍顧秘代彥秘卒州人逼秘子參領州事參尋卒參弟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固求之遂領州壽乃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碩碩走得免起兵討壽禽之付壽母令燔殺之碩乃迎璜子蒼梧太守威領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爲交州自基至綏四世爲交州者五人璜弟潛吳鎮南大將軍荊州牧潛弟抗太子中庶子潛子湮字恭之湮弟猷字恭豫並有名湮至臨海太守黃門侍郎猷宣城內史王導右軍長史湮子馥于湖令爲賊晃所殺追贈廬江太守抗子回自有傳

## 吾彥

吾彥字士則吳郡吳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

羣仕吳爲通江吏時超軍薛珝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初爲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擲之衆服其勇及擢用爲稍遷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爲備皓不從彥乃輒爲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剋乃退舍禮之吳亡彥始歸降武帝以爲金城太守帝嘗從容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爲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爲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爲吳將積有歲年蔑爾無聞籍籍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嘉之轉在敦煌威恩甚著遷屬門太守時順陽王暢驕縱前後內史皆誣之以罪及彥爲順陽內史彥清身率下威刑嚴肅衆皆畏憚暢不能誣乃更薦之冀其去職遷員外散騎常侍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會交州刺史陶璜卒以彥爲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鎮陸機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侯孝明唐儒宗張棐允等並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無譏者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等意始解毀言漸息矣初陶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真賊帥趙祉圍郡城彥悉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威恩宣著南州畏靖自表求代徵爲大長秋卒於官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少爲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轉北地都尉初趙王倫爲關中都督氐羌反叛太守張損戰沒郡縣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肜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彤表光威絕圍之地有耿恭之忠宜加甄賞以明褒勸於是擢授新平太守加鼓吹屬雍州刺史劉沈被密詔討河間王顒光起兵助沈沈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爲顒所擒顒謂光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答曰但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顒壯之引與歡宴彌日表爲右衛司馬隨敦作亂除光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荊州討之刺史劉弘雅敬重光稱爲南楚之秀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敦大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皮初爲步軍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爲水軍藏舟雚於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奮賊衆大敗弘表光有殊勳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先是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餓流入漢中保于城固漸爲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定等怠傷乞降于燕幷魄燕金銀燕喜爲之緩師定密結李雄雄遣衆救定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沖東奔魏與殷亦棄官而遁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結諸郡守共謀進取燕唱言曰漢中荒敗追近大賊剋復之事當俟英雄正沖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兵緩寇致喪漢中實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以徇撫荒殘百姓悅服光於是卻鎮漢中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參軍晉邈率衆於黃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邈言使居城固既而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運之徒屬不事佃農但營器杖意在難測可擒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來討運不敵光乞師於氐王楊茂搜茂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武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實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擊盲助光內與運同光弟之知也遣惠援率衆助邈運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爲流矢所中死賊遂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感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擊絕而卒時年五十五百姓悲泣遠近傷惜之有二子炅遵炅少辟太宰掾遵多才略有父風州人

推遷權領州事與賊戰沒別駕范曠及督護王喬奉光妻惠率其遺衆還據魏興其後義陽太守任愷爲梁州光妻子歸本郡南陽太守應詹白都督王敦稱光在梁州能與徼繼絶威振巴漢值中原傾覆征鎮太守外無救助內闕資儲以寡敵衆經年抗禦厲節不撓宜應追論顯贈以慰存亡敦不能從

趙誘

趙誘字元孫淮南人也世以將顯州辟主簿值刺史鄧隆被齊王冏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子姪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爲冏所討進退有疑會辈吏計議誘說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兵雖起其敗必矣今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留寶主簿張褒等諫隆若無所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不決遂爲其下所害誘還家杜門不出左將軍王敦以爲參軍加廣武將軍與甘卓周訪共討華軼破之又擊杜弢於西湘太興初復與卓攻弢滅之累功賜爵平阿縣侯代陶侃爲武昌太守時杜曾迎第五猗於荆州作亂敦遣誘與襄陽太守朱軌共距之猗既愍帝所遣加有時望爲荆楚所歸誘等苦戰皆捄敦甚悼惜之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諡曰敬子襲與誘俱死元帝爲晉王下令贈新昌太守襲弟胤字伯舒王敦使周訪擊杜曾胤請從行訪憚曾之彊欲先以胤餌曾使其衆疲而後擊之胤多梟首級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南頓王宗反胤殺宗於是王導庾亮並倚杖之轉冠軍將軍遷西豫州刺史卒於官

史臣曰忠爲令德貞曰事君佝國家而竭身歷夷險而一節羅憲勝脩濯纓入仕指巴東而受賑出猪嗜而揚鏖屬鼎命淪胥本朝失守屆巴丘而流涕集都亭而大臨古之忠烈罕聞于茲孝與之智勇玄威之武藝滅醜虜於河西制凶酋於磴北審楊欣之必敗識楊駿之速禍陶璜吾彥逸足齊驅毛炅屈其深謀陸抗奇其茂略薪櫜之任清規自遠擊鼓之臣厥聲彌劭景武南楚秀士元孫累葉將門赴死嗜於登仙效誠陳於上策竟而俱靡貞則斯存

贊曰憲居玉壘才博流譽脩赴石門惠政攸著孝與玄威操履無違愚墳畢禮楊門致識璜謀超絶彥材雄傑潛師襲蜀覩兵戮薛惟趙與張神略多方作尉北地立功西湘

晉書卷五十七

晉書卷五十七考證

陶璜傳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吳志孫休傳使軍戰到交阯調孔雀大賭注察戰吳官名號今揚都有察戰巷

晉書卷五十七考證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二十八

周處　子玘　玘子勰　玘弟札　札兄子顗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幷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塗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期年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孫皓末爲無難督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宮釀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感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恨豈惟一人渾有愧色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敎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始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貴戚梁王肜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氐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彊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爲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既而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肜不平必當陷己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就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準知肜將遲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長谷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懷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肜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遣處以五千兵當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爲國取恥肜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虞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肜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黎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盲舉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處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幷撰集吳書時潘岳奉詔作關中詩曰周殉師令身膏齊斧人之云亡貞節克舉又西戎校尉閻纘亦上詩云周全其節令聞不已身雖云沒書名良史及元帝爲晉王將加處策諡太常賀循議曰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僚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遺節按諡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諡焉有三子玘靖札靖早卒玘□並知名

玘字宣佩彊毅沉斷有父風□□□舉不及閉門潔己不妄交游士友咸望風敬憚焉故名重一方弱冠州郡命不就刺史初到召爲別駕從事虛己備禮方始應命累薦名宰府舉秀才除議郎太安初妖賊張昌丘沉等聚衆於江夏百姓從之如歸惠帝使監軍華宏討之敗于陣山昌等浸盛殺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等所在覆沒昌別率封雲攻徐州石冰攻揚州刺史陳徵出奔冰遂略有揚土玘密欲討冰潛結前南平內史王矩共推吳興太守顧秘都督揚州九郡軍事及江東人士同起義兵斬冰所置吳興太守區山及諸長史冰遣其將羌毒領數萬人距玘玘臨陣斬毒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玘斬冰別率趙誘於蕪湖因與玘俱前攻冰於建康冰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

斬雲冰以降徐揚並平玘不言功賞散衆還家陳敏反于揚州以玘爲安豐太守加四品將軍玘稱疾不行密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準令發兵臨江己爲內應翦髮爲信準在壽春遣督護衞彥率衆而東時敏弟昶爲廣武將軍歷陽內史以吳興錢廣爲司馬玘密諷廣殺昶玘與顧榮甘卓等以兵攻敏敏衆奔潰單馬北走獲之於江乘界斬之於建康夷三族東海王越聞其名召爲參軍詔補尚書郎散騎郎並不行元帝初鎮江左以玘爲倉曹屬初吳興人錢玄亦起義兵討陳敏越命爲建武將軍使率其屬會于京都玄至廣陵聞劉聰逼洛陽畏懦不敢進帝促以軍期玄乃謀反時王敦遷尚書當應徵與玄俱西玄陰欲殺敦藉以舉事敦聞之奔告帝玄遂殺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自號西平大將軍入州都督劫孫皓子充立爲吳王既而殺之來寇玘縣帝遣將軍郭逸都尉宋典等討之並以兵少未敢前玘復率合鄉里義衆與逸等俱進討玄斬之傳首於建康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帝嘉其勳以玘行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賊公行玘甚有威惠百姓懷愛之期年之閒境內寧謐帝以玘頻與義兵勳績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陽之永世別爲義興郡以彰其功焉玘宗族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爲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爲刁協輕之恥恚愈甚時鎮東將軍祭酒東萊王恢亦爲周顗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先是流人率夏鐵等寓於淮泗恢陰書與鐵令起兵己當與玘以三吳應之建興初鐵已聚衆數百人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閉恢閉鐵死懼罪奔于玘玘殺之埋于豕牢帝聞而祕之召玘爲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既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奕世忠烈義績顯著孤所欽喜今以爲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爲公祿秩儀屬一同開國之例玘忿於遷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時年五十六將卒謂子禦曰殺我者諸倫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傖故云耳贈輔國將軍諡曰忠烈子猷嗣

禦字彥和常城父喜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鴈御吳人吳人頗怨禦因之欲起兵潛結吳興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禦使馥殖稱叔父札命以合衆衆俠樂亂者翕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爲名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馥殺吳興太守袁琇有衆數千將舉札爲主時札以疾歸家閉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孔侃禦知札不同不敢發兵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衆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吳人所宗故不窮治撫之如舊禦爲札所責失志歸家淫後縱恣每謂人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於臨淮太守禦弟彝少知名元帝辟爲丞相掾早亡

札字宣季性矜險好利外方內荏少以豪右自處州郡辟命皆不就察孝廉除郎中大司馬齊王冏參軍出補句容令遷吳國上軍將軍辟東海王越參軍不就以討錢玄功賜爵漳浦亭侯元帝爲丞相表札爲寧遠將軍歷陽內史不之職轉從事中郎徐馥平以札爲奮武將軍吳興內史錄前後功改封東遷縣侯進號征虜將軍監揚州江北軍事東中郎將鎮涂中未之職轉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札腳疾不堪拜固讓經年有司彈奏不得已乃視職加散騎常侍王敦舉兵攻石頭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札爲光祿勳尋補尚書頃之遷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札兄靖子燾晉陵太守清流亭侯燾弟鎮征虜將軍吳興內史鎮弟贊大將軍從事中郎武康縣侯贊弟縉太子文學都鄉侯次兄子縗臨淮太守烏程公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爲比王敦深忌之後鎮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及敦疾錢鳳以周氏宗彊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託於充謀滅周氏使充得專威揚土乃說敦曰夫有國者患於彊逼自古讎難恆必由之今江東之豪莫彊周沈公萬世之後二族必不靜矣周彊而多後才宜先爲之所後嗣可安國家可保耳敦納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又署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灆山云應王敦當王故敦使廬江太守李恆告札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時鎮爲敦諸讖參軍即營中殺鎮及脫弘又遣參軍賈嶷就沈充壺掩殺札兄弟子既而遣軍會稽殺札札先不知卒聞兵至率廄下數百人出拒之兵散見殺札性貪財好色惟以業產爲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杖外白

以配兵札猶惜不與以敵者給之其鄙吝如此故士卒莫爲之用及敦死札鎮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冤宜加贈諡事下八坐尚書卞壼議以札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敎恣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鎮兄弟宜復本位司徒王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在社稷義在亡身至於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此言實實於聖鑒論者見姦逆既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漸即復使贈要當時衆所未悟既悟其姦萌札與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梟夷朝廷徵命既下大事既定便正以爲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臣謂宜與周顗戴若思等同例尚書令郗鑒議曰夫褒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實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爲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禮華樂荷不臣之罰齊豐嬖孽高厚有從昏之戮以古況今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貴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實明矣導重議曰省令君議必札之開門與譙王周戴異今札開門直出風言竟實事邪使以風言定褒貶意莫若原情考徵也論者謂札知隗協亂政信敎匡救苟匡救信姦佞除即所謂流四凶族以隆人主蘧蘧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於社稷也後敎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不同以此滅族是其死於爲義也夫信敎當時之匡救不圖將來之大逆惡隗協之亂政不失爲臣之貞節者於時朝士豈惟周札邪若盡謂不忠懼有虧乎譙王周戴各以死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於必忠故宜申明耳即如令君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爲賢則管仲當貶若以不死爲賢則召忽死爲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爲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目亦不必爲忠皆當死也漢祖違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文安漢社稷忠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爲美談固知死與不死爭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可定於一概也且札圖楯定謚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鑒又駁不同而朝廷竟從導議追贈札衛尉遣使者稱以少牢札長子瀋太宰府掾次子雅察孝廉不行

鎮卓犖有才幹拜征虜將軍吳興太守遷黃門侍郎徐馥之役鎮兄弟亦衆衆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導以爲兵少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虛黃門侍郎周鎮忠烈至到爲一郡所敬憚謂直遣鎮足能殺馥於是詔以力士百人給鎮使輕騎還陽羨鎮即日取道晝夜兼行既至郡將入遇馥於門鎮謂馥曰宜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論馥不肯入鎮遣牽與俱坐定鎮謂太守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馥衣裏帶小刀便操刀逼鎮鎮叱郡傳教吳曾何不舉手曾有膽力便以刀環築馥殺之鎮因欲誅縣札拒不許委罪於從兄邵誅之鎮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遷太子右衛率及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都督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軍事率水軍三千人討沈充未發而王師敗績鎮聞札開城納敦憤咤慷慨形于辭色尋遇審敎平後與札同被復官初鎮於姑孰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衡獨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功不能然也後竟覆族鎮弟韜少無行檢嘗在建康烏衣遣中遣孔氏婢時與同寢二人共戲便令左右捉婢上車其彊暴若此

周訪　子撫　撫子瓊　瓊子虓　虓弟光　光子仲孫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安城人也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吳平因家廬江尋陽潯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沉毅謀而能斷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爲縣功曹時陶侃爲散吏訪廣爲主簿相與結友以女妻侃子瞻訪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鄉人盜訪牛於衆閉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縛於帝帝不之罪尋以爲揚烈將軍領兵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討華軼所統屬武將軍丁乾與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訪收斬之逸來攻訪訪率衆擊破之逸還保柴桑訪乘勝進討軼遣其黨王約傳札等萬餘人助逸大戰於湓口約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軼水軍將朱矩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雍訪軼衆潰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帝以訪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蓋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弢弢作楯樺打官軍船繼訪作長岐模以拒之楯樺不得爲害而賊從青草

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湓口遣督護繆恭李恆受訪節度共擊彥繇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彥破之臨陣斬彥時訪爲流失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遣捕人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乾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緣湘州訪復以舟師造湘城軍達富口而發遣杜弘出海晉時湓口騷動訪步上柴桑倫渡與賊戰斬首數百賊退保廬陵訪追擊敗之賊舉城自守尋而軍糧爲賊所掠退住巴丘糧廩既至復圍弘於廬陵弘大擲寶物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弘因陣亂突圍而出訪率軍追之獲駿馬鐙杖不可勝數弘入南康太守將率兵逆擊又破之奔於臨賀帝又進訪龍驤將軍王敦表爲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賜爵尋陽縣侯時梁州刺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猗爲征南大將軍監荊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率杜曾擊瞻胡混等並迎猗奉之衆兵數萬破陶侃於石頭攻平南將軍荀崧於宛不剋引兵向江陵王敦以從弟廣爲荊州刺史令督護征虜將軍趙誘襄陽太守朱軌江陵將軍黃峻等討曾而大敗於女觀湖誘軌並過害曾遂逐廣徑造沔口大爲寇害威振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恆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遲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勑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衆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等走圍武當訪以功還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訪謂其僚佐曰昔城濮之役晉文以得臣不死而有憂色今不斬曾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破之曾遁走訪部將蘇溫收曾諸軍幷檄第五猗胡混擊曠等送於王敦又白敦說猗遣於曾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進位安南將軍持節都督剌史如故初王敦憚杜曾之難謂訪曰撫曾當相給爲荊州剌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職詔以訪爲荊州敦以訪名將勳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鄒州雖遇寇難荒弊實爲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幷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投椀于地曰吾豈貿貿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既在襄陽務農訓卒勤於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憚其彊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閑敦有不臣之心訪恆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初訪少時遇善相者盧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得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太興三年卒時年六十一帝哭之甚慟詔贈征西將軍諡曰壯立碑於本郡二子撫光撫字道和彊毅有父風而將御不及元帝辟爲丞相掾父喪去官服闋襲爵除零陽將軍武昌太守王敦命爲從事中郎與鄧嶽俱爲敦爪牙甘卓過審敦以撫爲沔北諸軍事南中郎將鎮沔中及敦作逆撫領二千人從之敦敗撫與嶽俱亡走撫弟光將貴遣其兄而陰欲取嶽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嶽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貴肉尚欲相遠況他人乎嶽遽船而走撫遂共入西陽蠻中蠻帥向鑒納之初嶽爲西陽欲伐諸蠻及是諸蠻皆怨將殺之鑒不聽曰鄧府君寄來歸我我何忍殺之由是俱得免明年詔原敦黨嶽撫諧闕請罪有詔某鎮之咸和初司徒王導以撫爲從事中郎出爲寧遠將軍江夏相蘇峻作逆率所領從溫嶠討之峻平遷監沔北軍事南中郎將鎮襄陽石勒將郭敬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領奔於武昌坐免官尋遷振威將軍豫章太守後代毋丘奧監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尋進征虜將軍加督寧州諸軍

事永和初桓溫征蜀進撫督梁州之漢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鎮彭模撫擊破蜀餘寇隗文鄧定等斬僞尚書僕射王誓平南將軍王潤以功遷平西將軍隗文鄧定等復反立苞賢子賁爲帝初賢爲李雄國師以左道惑百姓人多事之賁遂有衆一萬撫與龍驤將軍朱霽擊破斬之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征西督護蕭敬文作亂殺征虜將軍楊謹據涪城自號益州牧桓溫使督護鄧遐助撫討之不能拔引退溫又令梁州刺史司馬勳等會撫伐之敬文固守自二月至于八月乃出降撫斬之傳首京師升平中進鎮西將軍在州三十餘年與寧三年卒贈征西將軍諡曰襄子楚嗣

楚字元孫起家參征西軍事從父入蜀拜鷹揚將軍犍爲太守父卒以楚監梁益二州假節襲爵建城公世在梁益甚得物情時梁州刺史司馬勳作逆楚與朱序討平之進冠軍將軍太和中蜀盜李金銀廣漢妖賊李弘並聚衆爲寇僞稱李勢子當以聖道王年號鳳皇又龍西人李高詐稱李雄子破涪城梁州刺史楊亮失守楚遣其子討平之是歲楚卒諡曰定子瓊嗣

瓊勁烈有將略歷數郡代楊亮爲梁州刺史建武將軍領西戎校尉初氏人賈衝求降朝廷以爲東羌校尉後衝反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劍京兆人周勳等謀納衝瓊密知之收劍勳等斬之尋卒子虓嗣

虓字孟威少有節操州召爲祭酒後歷位至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寇梓潼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爲堅將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於安堅欲以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泰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足爲榮況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爲氐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虓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虓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聚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夷已來未之有也堅黜以城不遵廣請除之堅待之彌厚虓乃密書與桓冲說賊姦計太元三年虓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虓問其狀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況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捷之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己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皆忠臣也虓竟以病卒於太原其子輿迎致其喪冠軍將軍謝玄親臨哭之因上疏曰臣聞旌善表功崇義明節所以振揚聲教垂美來葉故西夷校尉梓潼太守周虓執心忠烈厲節寇庭遂嬰禍荒奇痛寘泉壤臣每悲其志以爲蘇武之賢不復過也前宣告幷州訪求虓喪幷索其家貧荷數千始得來至即以資送還其舊壠伏願聖朝追其志心表其殊節使貞霜之志不墜於地則榮慰存亡惠被幽顯矣孝武帝詔曰虓厲志貞亮無愧古烈未及拔身奮隕厥命甄表義節國之典也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又贈賜其家

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恥下問竊謂無復見勝敦笑以爲寧遠將軍尋陽太守及敦舉兵光率千餘人赴之既至敦已死光未之知求見敦王應祕不言以疾告光退曰令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並愕然其夕衆散錢鳳走出至蠭廬洲光捕鳳詣闕贖罪故得不廢蘇峻作逆隨溫嶠力戰有功峻平賜爵曲江男卒官子仲孫與寧初督寧州軍事振武將軍寧州刺史在州貪暴人不堪命桓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稱復除仲孫監益豫梁州之三郡寧康初楊安寇蜀仲孫失守免官後徵爲光祿勳卒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史臣曰夫仁義豈有常路之即君子背之即小人屬子隱以斯弛之材負不羈之行比凶蛟猛獸縱毒鄉閭終能克己厲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殉國亡軀可謂志節之士也宣佩舊茲忠勇屢殄妖氛威略冠於本朝庸績書於王府既而結憾朝宰滯棲異國忿不思難斯爲監矣終於憤懣豈不惜哉札錄等負衡逸

之才以豪雄自許始見疑於朝廷終獲戾於權右彊弗如覊信有徵矣而札受委扞城乃開門揖盜法順效逆彼實有之役雖假手凶徒可謂弄人斯得朝廷機如棨牓不其僭乎有晉之刑取踰蔑用此道也周訪器兼文武任在折衝戡定湘蟲剋清江漢謀孫翼子杖節擁旄西捍仰其威風中興推爲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哉孟威陷迹虜廷抗辭偽主雖圖史所載何以加焉

贊曰平西果勁始邪末正勇足除殘忠能致命宣佩壽功三定江東札雖啓敵筵寶懷忠尋陽諱武擁旄持斧曰子曰孫重規疊矩孟威抗烈心存舊主

晉書卷五十八

晉書卷五十八考證

周處傳廣州刺史解系○本書陶璜傳有解系乃九真太守董元之勇將郎璜元等所殺者此解系別爲一人乃姓名相同者耳

身膏齊斧○齊文選作資注資斧所殺也

外方內荏○本書音義荏一作恁

晉書卷五十八考證

#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 列傳第二十九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迹可知然而玉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榮滿可觀封建親賢並爲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遠王赧即位天祿已終虛位無主三十餘載爰及暴秦幷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遺圖謂王室之陵遲由諸侯之彊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己至乎子弟並爲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弱宗祏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內沸騰隗囂於壟畎繫頸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勃興爰革斯弊於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錫之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憋衊吹灰土地封疆踰越往古始則韓彭葅醢次乃吳楚稱亂然雖克滅權傷猶足維翰王畿洎成哀之後威藩陵替君臣乘茲間隙竊位偷安光武雄略緯天慷慨下國遠能除兇靜亂復禹配天休祉咸於兩京鼎祚隆於四百宗支繼絕之力可得而言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實傳虛爵本根無所庇廕遂乃三葉而亡有晉恩改覆車復隆盤石或出擁旄節蒞嶽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托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恆實罰斯濫或有才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爲伊周夕爲莽卓機權失於上橫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徙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始則爲身擇利利未加而害及初迺無心憂國國非憂而委拯遂使昭陽與廢有甚弈棋乘輿幽繫更同羑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夏可悲也夫爲國之有藩屏猶洲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先波濤不足稱其險藩屏或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繫顧如梁王之彊大敵若朱虛之除大慈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窺發縱令天子暗劣鼎臣奪放離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僖侯諸王權輕衆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遠能匹馬濟江奮有吳會存皇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冏之輩河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爛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總爲其傳云耳

### 汝南王亮　子辨　矩　綏　楙　鵬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仕魏爲散騎侍郎萬歲亭侯拜東中郎將進封廣陽鄉侯討諸葛誕於壽春失利免官頃之拜左將軍加散騎常侍假節出監豫州諸軍事五等建改封祁陽伯轉鎮西將軍武帝踐阼封扶風郡王邑萬戶置騎司馬增參軍掾屬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烈爲羌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騎督敬琰赴救不進坐是貶爲平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曹冏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死詔曰高平困急計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徑至倘當深進今奔突有投而坐視覆敗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有司又奏免亮官削爵土詔惟免官頃之拜撫軍將軍是歲吳將步闡來降假亮節都督諸軍事以納之尋加侍中之服咸寧初以扶風地陽四千一百戶爲太妃伏氏湯沐邑置家令丞侯後改食南郡枝江太妃薨有小疾祓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其年進號衛將軍加侍中時宗室股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爲宗師本官如故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三年徙封汝南出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節之國給追鋒車軺憤車錢五十萬頃之徵亮爲侍中撫軍大將軍領後軍將軍統冠軍步兵射聲長水等營給兵五百人騎百匹遷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侍中如故及武帝疾篤楊駿所排乃以亮爲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加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封子棻爲西陽公未發帝大漸詔留亮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宋紹視遽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己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斂哀而已表求還藩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於廷尉何勖勖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所討或說亮率所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曰大司馬汝南王亮體

道沖粹通識政理實冀之績顯於本朝二南之風流于方夏將憑遠猷以康王化其以亮爲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增據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亮聆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衆心由是失望楚王瑋有勳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爲衆所執而嘆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爲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爲亂兵所害投于北門之壁婁髮耳鼻皆悉毀焉及瑋誅追復亮爵位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百萬布絹三百匹喪葬之禮如安平獻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有五子粹矩豫宗熙粹字茂弘早卒矩字延明拜世子爲屯騎校尉與父亮同被害追贈典軍將軍諡懷王子祐立是爲威王祐字永猷永安中從惠帝北征帝還長安祐反國及帝還洛以征南兵八百人給之特置四部牙門永興初率衆依東海王越討劉喬有功拜揚武將軍以江夏雲杜益封幷前二萬五千戶越征汲桑喪留祐領兵三千守許昌加鼓吹麾旗越還祐歸國永嘉末以寇賊充斥遂南渡江元帝命爲軍諮祭酒建武初爲鎮軍將軍太興末領左軍將軍太寧中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咸和元年薨贈侍中特進子恭王統立以南頓王宗謀反被廢其後成帝哀亮一門殄絕詔統復封累遷祕書監侍中薨追贈光祿勳子義立官至散騎常侍薨子遵之立義熙初梁州刺史劉稚謀反推遵之爲主事泄伏誅弟楷之子遵扶立宋受禪國除豫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陽縣公拜散騎常侍亮之被害也豫時年八歲鎮南將軍襲楷與之親姻緝之以逃一夜八遷故得免及瑋誅進爵爲王歷步兵校尉左軍驍騎將軍元康初進封郡王永興初拜侍中以長沙王乂潛廢爲庶人惠帝還洛復豫封爲撫軍將軍又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國永嘉初拜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復以鄰新蔡益之幷前三萬五千戶隨東海王越東出鄄城遂南渡江元帝承制更拜撫軍大將軍開府給千兵百騎詔與南頓王宗統流人以實中州江西荒梗復還及元帝踐阼進位侍中太保以豫屬尊元會特爲設牀太興初錄尚書事尋領大宗師加羽葆斧鉞班劍六十人進位太宰及王敦平領太尉明帝即位以豫宗室元老特爲之拜豫放繼兵士劫鈔所司奏免豫官詔不問及帝寢疾豫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沖詔豫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幔於殿上帝親迎拜咸和初坐弟南頓王宗免官降爲弋陽縣王及蘇峻作亂豫諧峻稱述其勳峻大悅矯詔復豫爵位峻平賜死世子播播弟充及惠嶷並伏誅國除咸康初復其屬籍以豫孫珉爲奉車都尉奉朝請

宗字延祚元康中封南頓縣侯尋進爵爲公討劉喬有功進封王增邑三千幷前萬戶爲征虜將軍與兄豫俱過江元帝承制拜散騎常侍愍帝之在西都以宗爲平東將軍元帝即位拜撫軍將軍領左將軍明帝踐阼加長水校尉轉左衛將軍與虞胤俱爲帝所昵委以禁旅宗與王導庾亮志趣不同連結輕俠以爲腹心導亮並以爲言帝以宗戚屬每容之及帝疾篤宗胤密謀爲亂亮排閤入升御牀流涕言之帝始悟轉爲驃騎將軍胤爲大宗正宗遂怨望形於辭色咸和初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庾亮使右衛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距戰爲胤所殺貶其族爲馬氏從妻子于晉安既而原之三子紳超演廢爲庶人咸康中復其屬籍紳爲奉車都尉奉朝請

熙初封汝陽公討劉裕有功進爵爲王永嘉末沒於石勒

楚隱王瑋

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歷屯騎校尉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轉鎮南將軍武帝崩入爲衛將軍領北軍中侯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具史公孫宏會人告威並瑋於行爲瑋所呪瑋等懸其爲人慮致禍亂將收威威知之遽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瑋於賈后而后不之

察使惠帝爲詔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宮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齎以授璋璋欲復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手令告諸軍曰天禍晉室凶亂相仍聞者楊駿之難實賴諸君剋平禍亂而二公潛圖不軌欲廢陛下以絕武帝之祀今輒舉詔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領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天所福也懸賞開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又矯詔使亮璋上太宰太保印綬侍中貂蟬之國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璋官屬曰二公潛謀欲危社稷今免遣第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便軍法從事能率所領先出降者封侯受賞朕不食言遂收亮璋殺之岐威說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騰廣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而走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東帝遣謁者詔璋還營執之於武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其日大風雷雨磾礰詔曰周公決二叔之誅漢武斷昭平之獄所不得已者廷尉奏璋已伏法情用悲痛吾當發哀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御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爲社稷今更爲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歎歎不能仰視公孫宏岐威並夷三族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此莫不隕淚百姓爲之立祠賈后先惡璋亮又忌璋故以計相次誅之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其子範爲襄陽王拜散騎常侍後爲石勒所害

趙王倫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琅邪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妻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不可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貴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妻非常蔽不聞更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閑而不論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輸是毅駁然以倫親親故下詔赦之及之國行東中郎將寶威將軍咸寧中改封於趙遷平北將軍督鄴城守事進安北將軍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氐羌反叛徵還京師尋拜車騎將軍太子太傅深交賈郭謀事中宮大爲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頠復不許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鄙可假以辭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宮凶妒無道與賈謐等共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及省事張衛殿中侍御史殷渾右衛司馬督路始使爲內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將與賈人圖政量己必不得志乃更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於明公矣當謂過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讎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證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證等早害太子以絕衆望太子既遇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趙雅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復告右衛伏飛督閭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景夜一籌以鼓聲爲應至期乃矯詔勑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冏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閤而入華林令駱休爲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爲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以廢后事仍收捕賈謐等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頠解結杜斌等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疇版奏請手詔倫等以爲沮衆斬之以狥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金墉殊趙粲叔父中護軍趙浚及散騎侍郎韓豫等內外羣官多所黜免倫專矯詔自爲使持節

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參軍十人掾屬二十人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奉領冗從僕射子嶷前將軍封濟陽王虔黃門郎封汝陰王詡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等封皆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己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外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司隸從事游顯與殷渾有隙渾誘顯奴晉興偽告顯有異志秀不詳察即收顯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己部曲督前衛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秀驕僭內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鎮許奮允護軍允發憤起兵討倫允既敗滅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倫僞爲飾讓詔遣百官詣府敦勸侍中宣詔然後受之加荐撫軍將軍領軍將軍護軍將軍領護軍將軍虔中軍將軍領右衛將軍詡爲侍中又以孫秀爲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衛同又隱匿兵士衆過三萬起東宮三門四角華櫓斷宮東西道爲外徼或謂秀曰散騎常侍楊準黃門侍郎劉逵欲奉梁王肜以誅倫會有星變乃徙肜爲丞相居司徒府轉準逵爲外官倫無學不知書秀亦以狡黠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寄淺簿鄙陋覆度闇狠彊戾謂愚屬輕詔而各乖異互相憎毀秀子會年二十爲射聲校尉尚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裴未葬便納聘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爲趙王佐助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以太子僧事裴邵左軍將軍卞粹等二十人爲從事中郎掾屬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尚書令滿奮侯射崔隨爲副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倫僞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羣公卿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輿與前軍司馬雅等率甲士入殿宣詔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衆輿法駕迎倫奉帝梁雲母車圍繞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實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奮崔隨樂廣進璽綬於倫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歲實貢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貢將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學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學二十年皆署吏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日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並爲孝廉縣綱紀爲廉吏以世子荐爲太子襲爲侍中大司農領護軍京兆王虔爲侍中大將軍領軍廣平王詡爲侍中撫軍將軍覇城王孫秀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倫親稱太廟遭大風飄折慶壽孫秀既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秀住文帝爲相國時所居內府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爲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官轉易如流矣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羅之更飛西鍾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對爲倫使錄小兒幷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爲妖焉時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穎並擁彊兵各據一方秀知冏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爲三王參佐及郡守秀本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實忌之及林爲衛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潛與琅邪王覲具說秀專權動違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橫亂朝廷可一時誅之等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於是倫請宗室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輿入因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其中堅孫輔爲上軍將軍積弩李嚴爲折衝將軍率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張泓左軍秦璜前軍閻和等率九千人自堺坂關出鎮軍司馬雅揚威莫原等率八千人自成皋關出召東平王楙爲使持

節衛將軍都督諸軍以距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廟祈請輒言宣帝謝陛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爲太平將軍以招福佑秀家日爲淫祀作厭勝之文使巫祝選擇戰日又令近親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以惑衆秀欲遣馥虔領兵助諸軍戰馥虔不肯虔素親愛劉輿秀乃使輿說虔虔然後率衆八千爲三軍繼援而泓雅等連戰雖勝義軍散而輒合雅等不得前許超等與成都王賴軍戰于黃橋殺傷萬餘人泓徑造陽翟又於城南破齊王冏輜重殺數千人遂據城保邸閣而冏軍已在頴陰去陽翟四十里冏分軍渡頴攻泓等不利泓乘勝至于頴上夜臨頴而陣冏縱輕兵擊之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輔建之走也不知諸軍皆尚存乃云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倫大震祕之而召虔及超還會泓敗冏露布至倫大喜乃復遣超而虔還已至廣倉超遣濟河將士疑阻銳氣內挫泓等悉其諸軍濟頴進攻冏營冏出兵擊其別率孫慶司馬譚孫輔皆破之士卒散歸洛陽泓等收衆還營秀等知三方日急詐傳破冏營執得冏以徇戚其衆令百官皆賀而士猗伏胤孫會皆杖節各不相從倫復授太子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催諸軍戰會等與義軍戰于激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衆怒難犯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悉敗憂憤不知所爲義陽王威勸秀至尚書省與八坐議征戰之備秀從之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內外諸軍悉欲劫殺秀威懼自榮禮闈走還下舍許超士猗孫會等軍既並還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等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王輿反之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勑宮中兵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爲應於內輿自往攻秀秀閉中書南門輿放兵登牆燒屋秀及超猗遽走出左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收孫奇於右衛營付廷尉誅之執前將軍謝惔黃門令駱休司馬督王潛皆於殿中斬之三部司馬兵於宣化闥中斬孫弼以徇時司馬馥在秀坐輿使將士囚之于散騎省以大戟守省閤八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下王輿屯雲龍門使倫爲詔曰晉爲孫秀等所誤以惡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晉歸老于農敦傳詔以勵虞幡勑將士解兵文武官皆奔走莫敢有居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等皆還汝陽里第於是以甲士數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等等付金墉城初秀懼西軍至復召虔還是日宿九曲詔遣使者免虔官虔懼棄軍將數十人歸于汝陽里梁王肜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肜表遣御書裘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慚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孫秀誤我於是收等馥虔詣付廷尉獄考竟馥臨死謂虔曰坐爾破家也百官是倫所用者皆斥免之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戰所殺害僅十萬人凡與倫爲逆豫謀大事者張林爲秀所殺許超士猗孫弼謝惔殷渾與秀爲王輿所誅張衡閻和孫髦高越自陽翟還伏胤戰敗還洛陽皆斬于東市蔡璜自陽翟降齊王冏還洛自殺王輿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蕤謀殺冏又伏法

## 齊王冏

齊武閔王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醫診候皆言無病及攸薨帝往臨哀冏號踊訴父病爲醫所誤詔即誅醫由是見稱遂得爲嗣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坦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結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冏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秀微覺之且憚其在內出爲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倫篡遷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以寵安之冏因衆心怨望潛與離狐王威頼川王處穆謀起兵誅倫倫遣腹心張烏覘之烏反曰齊無異志冏既有成謀未發恐事泄乃與軍司管襲殺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謀定乃收襲殺之遂與豫州刺史何勖龍驤將軍董艾等起軍遣使告成都河閒常山新野四王檄天下征鎮州郡縣國咸使聞知揚州刺史郗隆承檄猶豫未決參軍王邃斬之送首于冏冏屯軍陽翟倫遣其將閻和張泓孫輔出堺坂與冏交戰冏軍失利堅壘自守會成都軍破倫來於黃橋冏乃出軍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輿廢倫幕帝反正冏誅討城黨既畢率衆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冏於是輔政屑攸故宮置掾屬四十人大

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費千秋門牆以通西閣後房施鐘縣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惟龍親昵以車騎將軍何勗領中領軍封萬旗爲牟平公路秀小黃公衛毅陰平公劉真安鄉公韓泰封丘公號曰五公委以心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即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繆內失望矣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主簿王豹屢有箴規冏並不能用遂奏豹殺之有白頭公入大司馬府大呼言有兵起不出甲子旬即收殺之冏驕恣日甚終無悛志前賊曹屬孫惠復上諫曰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喜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彊之敵任神武之略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內著明信之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爲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爲可惠竊所不安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羣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絕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夏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於晉符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虐之暴朝無賂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聖慈惠和尚經人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今明公建不世之義而未爲不世之讓天下戴之思求所悟長沙成都詹衛之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尚不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勳遵臧札之風猗狗萬物不仁其化樂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幾於二王命方叔於羣后燀義讓之旗鳴恩歸之鑾宅大齊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青徐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贊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揚實於後今明公忘元極之悔忽鴟鳥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權勢受嫉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遊遨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憂遘於頹圮之慶羣下壞戰莫之敢言患以喪亡之餘遭陽九之運甘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禍冠冑從戎于許輿關戰陣功無可記當隨鳳儀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遇趙志繫北燕況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聖遠情隆二臣是以披羣血誠冒昧干迕言入身戮義讓功舉填就鉄鎖此惠之死實於生也冏不納亦不加罪翊軍校尉李含奔于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閒王顒誅冏因導以利謀順從之上表曰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冏雖唱義有興復皇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寧社稷實成都王之勳力也而冏不能固守臣節實協異望在許昌營有東西掖門宮置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儀京城大清墓逆誅夷而率百萬之衆來繞洛城阻兵經年不一朝覩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壞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輒取武庫秘杖嚴列不解故東萊王蕤知其逆節表陳事狀而見誣陷加罪黜徙以樹私黨僭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宮沉湎酒色不恤軍衆晝爻放縱無所長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張偉憧恫擁停詔旨萬旗小堅雄持國命操弄王爵貨賂公行羣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爲貨謀斥罪忠良伺闚神器臣受重任蕃衛方嶽見冏所行實懷激憤即日翊軍校尉李含乘間密室宣騰詔旨臣伏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冏擁彊兵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之誅恐不義服今輒勒兵精卒十萬與州征並協忠義共會洛陽驃騎將軍長沙王乂同奮忠誠廢冏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往歲去就允合衆望宜爲宰輔代冏阿衡之任顯表既至冏大懼會百僚曰昔孫秀作逆篡逼帝王社稷傾覆莫能禦難孤糾合義衆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今日聽信讒言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耳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冏委權崇讓冏從事中郎葛旗怒曰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當時嘿嘿莫敢先唱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攻圍陷陣得濟今日計功行封事殷未偏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賞報稽緩責不在府讒言僭逆當共誅討虛承僞書令公就第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讒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無不失色長沙王乂徑入宮發兵攻冏府冏遣董艾陳兵宮西乂又遣宋洪等放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武門冏令黃門令王湖悉監驍騎擊鼓唱云長沙王矯詔乂又稱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

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群臣救火死者相枕明日冏敗乂擒冏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促牽出冏猶再顧遂斬於閶闔門外徇首六軍諸黨屬皆夷三族幽其子淮陵王超樂安王冰濟陽王英于金墉暴冏尸於西門亭三日而莫敢收斂冏故掾屬荀闓等表乞殯葬許之初冏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曰著布袙腹為齊持服俄而冏誅永興初詔以冏輕陷重刑前勳不宜堙沒乃赦其三子超冰英還第封超為縣王以繼冏祀歷員外散騎常侍光熙初追冊冏曰咨故大司馬齊王冏王昔以宗藩穆胤紹世緒于東國作翰許京允鎮靜我王室誕率義徒同盟觸澤克成元勳大濟頹東朕用應嘉茂績謂篤爾勞俾式先典以疇茲顯懿廓土殊分跨兼吳楚崇禮備物寵侔蕭霍庶憑翼戴之重永隆邦家之望而恭德不建取侮二方有司過舉致王于戮古人有言曰用其法猶思其人況王功濟朕身勳存社稷追惟既往有悼於厥心哉今復王本封命嗣子還紹厥緒禮秩典度一如舊制使使持節大鴻臚卽墓賜策祠以太牢魂而有靈祗服朕命肆寧爾心嘉茲寵榮子超嗣爵永嘉中懷帝下詔重述冏唱義元勳還贈大司馬加侍中假節追謚及洛陽傾覆超兄弟皆沒于劉聰冏遂無後太元中詔以故南頓王宗子柔之襲封齊王紹攸冏之祀歷散騎常侍元興初會稽王道子將討桓玄詔柔之兼侍中以騶虞幡宣告江荊二州至姑孰為玄前鋒所害贈光祿勳子建之立宋受禪國除

## 鄭方

鄭方者字子回慷慨有志節博涉史傳卓犖不常鄉閭有識者歎其奇而未能薦達及冏輔政專恣方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荊楚逸民獻書於冏曰方聞聖明輔世夙夜祗懼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燕樂過度其失一也大王檄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宗室骨肉永無纖介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邊境不靜大王自以功業興隆不以為念其失三也大王與義羣庶競赴天下雖寧人勞窮苦不聞大王振救之令其失四也又與義兵歃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自清泰已來論功未分此則食言其失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謗聲盈塗人懷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陳誠冏含忍答之云孤不能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未幾而敗焉

## 長沙王乂

長沙厲王乂字士度武帝第六子也太康十年受封拜員外散騎常侍及武帝崩乂時年十五孺慕過禮會楚王瑋奔喪諸王皆近路迎之乂獨至陵所號慟以俟瑋拜步兵校尉及瑋之誅二公也乂守東掖門會騶虞幡出乂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既誅乂以同母貶為常山王之國乂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乂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距守乂殺之進軍為成都後係常山內史程恢將貳於乂乂到鄴斬恢及其五子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將軍頃之遷驃騎將軍開府復本國乂見齊王冏漸專權嘗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者皆憚之及河間王顒將誅冏傳檄以乂為內主冏遣其將董艾襲乂乂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幰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冏相攻起火燒冏府連戰三日冏敗斬之并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顒本以乂弱冏彊冀乂為冏所擒然後以乂為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己為宰相專制天下既而乂殺冏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中書令卞粹等襲乂乂並誅之顒遂與穎同伐京都穎遣刺客圖乂時長沙國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乂為大都督以距顒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乂穎兄弟可以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行太尉光祿勳石陋行司徒使說穎令與乂分陝而居穎不從乂因致書於穎曰先帝應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己克成帝業六合清泰慶流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興義眾還復帝位齊王恃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無忠臣之行遂其讒惡離逖骨肉主上怨傷尋已蕩除吾之與卿友于十人同產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闡敷王教經濟遠略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眾阻兵百萬重圍宮城羣臣同忿聊即命將示宣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日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慈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想來逆

者嘗前行一尺却行一丈願寬還鎭以寧四海令宗族無羞子孫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復遣書穎復書曰文景受圖武皇乘運庶幾堯舜共康政道願隆洪業本支百世豈期骨肉豫禍后族專權楊賈縱毒齊趙內篡幸以誅夷而未靜息每憂王室心悸肝爛羊玄之皇甫商等恃寵作禍能不興慨於是征西羽檄四海雲應本謂仁兄同其所懷便當內擒商等收級遠送如何迷惑自爲戎首上矯君詔下離愛弟推移輦轂妄動兵威還任豺狼棄戮親善行惡求福如何自勉前遣陸機董督節鉞雖黃橋之退而溫南收勝一彼一此未足增慶也今武士百萬良將銳猛要當與兄整頓海內若能從太尉之命斬商等首投戈退讓自求多福穎亦自歸鄴都與兄同之奉覽來告緬然慷慨慎哉太兄深思進退也乂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飢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而乂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爲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乂送金墉城乂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恨乂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欲遂誅乂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金墉收乂至營炙而殺之乂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垂涕時年二十八乂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初乂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牙殺長沙乂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謠言焉永嘉中懷帝以乂子碩嗣拜散騎常侍後沒于劉聰

## 成都王穎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邑十萬戶後拜越騎校尉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穎爲平北將軍鎭鄴轉鎭北大將軍趙王倫之篡也進征北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齊王冏舉義穎發兵應冏以鄴令盧志爲左長史頓丘太守鄭琰爲右長史黃門郎程收爲左司馬陽平太守和演爲右司馬使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爲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趙驤至黃橋爲倫將士猗許超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士衆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彥策又使趙驤率衆八萬與王彥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率三萬人與猗超合兵距驤等精甲耀日鐵騎前驅猗既戰勝有輕驤之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穎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穎入京都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王冏攻張泓於陽翟泓等遂降冏始率衆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穎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冏之勳臣無預焉見訖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詔遣兼太尉王粹加九錫殊禮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加黃鉞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穎拜受徽號讓殊禮九錫表論興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驤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彊賊相持既久百姓創痍饑餓凍餒宜急振救乞差發郡縣車一時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人盧志言於穎曰黃橋戰亡者有八千餘人既經夏暑露骨中野可爲傷惻昔周王葬枯骨故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況此等致死王事乎穎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斂祭葬於黃橋北樹枳籬爲之塋域又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時祭祀有所仍表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河內溫縣埋藏趙倫戰死士卒萬四千餘人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及齊王冏驕侈無禮於是衆望歸之詔遣侍中馮蓀中書令卞粹喻穎入輔政并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太子太傅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以此議久不決留義募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輒去者乃題鄴城門云大事解散蠶欲遂請且歸赴時務昔以義來今以義去若復有急更相語穎知不可留因遣之百姓乃安及冏敗穎雖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

鄴路之役張昌擾亂荊土穎拜表南征所在響赴既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冏時穎方恣其欲而憚長沙王乂在內遂與河閒王顒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乂使就第乃與顒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為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穎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有龍象進軍屯河南阻清水為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繫橋名曰石鼈陸機戰敗死者甚衆機又為孟玖所譖穎收機斬之夷其三族語在機傳於是進攻京城時常山人王輿合衆萬餘欲襲穎會乂被執其黨斬輿降穎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閒王顒表穎宜為儲副遂廢太子覃立穎為皇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官宿衛僭侈日甚有無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衆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眕殿中中郎逯苞成輔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懼穎欲走其掾步熊有道術曰勿動南軍必敗穎會其衆問計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馬王混參軍崔曠勸穎距戰穎從之乃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五萬次于蕩陰眕二弟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衆奄出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天子於藁中超遂奉帝幸鄴穎改元建武害東安王繇署置百官殺生自己立郊於鄴南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嬴公騰殺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穎徵浚浚屯冀州不進與騰及烏丸羯朱襲穎候騎至鄴穎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李毅等距浚為羯朱等所敗鄴中大震百寮奔走士卒分散穎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羯朱追至朝歌不及而還河閒王顒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穎至洛方乃挾帝擁穎及豫章王并高光盧志等歸于長安顒廢穎歸藩以豫章王為皇太弟穎既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等起兵以迎穎衆情翕然顒復拜穎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穎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鋒起穎以北方盛强懼不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穎自華陰趨武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劉陶收捕穎於是棄母妻單車與二子廬江王普中都王廓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執穎及普廓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無他意屬虓暴薨虓長史劉輿見穎為鄴都所服慮為後患祕不發喪偽令人為臺使稱詔夜賜穎死穎謂守者田徽曰范陽王亡乎徽曰不知穎曰卿年幾徽曰五十穎曰知天命不徽曰不知穎曰我死之後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不見洗沐取數斗湯來其二子號泣穎勅人將去乃散髮東首臥命徽縊之時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穎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不怠論者稱之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為穎報讎遂出穎棺載之於軍中每事啓靈以行軍令桑敗棄棺於古井中穎故臣收之改葬于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禮穎死後數年開封閤有傳穎子年十餘歲流離百姓家東海王越遣人殺之永嘉中立東萊王蕤子遵為穎嗣封華容縣王後沒於賊國除

## 河閒王顒

河閒王顒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烈王瓌之子也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閒少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顒可以為諸國儀表元康初為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肜為平西將軍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顒於諸王為疏特以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之前安西參軍夏侯奭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冏遣信要顒顒遣主簿房陽河閒國人張方討擒奭及其黨十數人於長安市腰斬之及冏檄至顒執冏使送之於倫倫徵兵於顒顒遣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陰顒聞二王兵盛乃加長史李含龍驤將軍領督護席薳等追方軍迴以應二王義兵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含方各率衆還及冏論功雖怒顒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後含為翊軍校尉與冏參軍皇甫商司馬趙驤等有憾遂奔顒詭稱受密詔伐冏因說利害顒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含為都督率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長沙王乂討冏及冏敗顒以含為河南尹使與馮蓀卞粹等潛圖害乂商知含前矯妄及與顒陰謀具以告乂乂乃誅含等顒聞含死即起兵以討商為名使張方

爲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方攻商商距戰而潰方遂進攻西明門乂率中軍左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初於馱水橋西爲營於是築壘數重外引廣穀以足軍資乂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乂死方還長安詔以顒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顒廢皇太子覃立成都王穎爲太弟改年大赦左衛將軍陳眕奉天子伐穎顒又遣方率兵二萬救鄴天子已幸鄴方屯兵洛陽及王浚等伐穎穎挾天子還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壘掠府庫將焚宮廟以絕衆心盧志諫乃止方又逼天子幸長安顒乃選置百官改秦州爲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顒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衆奉送大駕還洛宮使成都王反鄴公自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無復舉手者顒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穎總統樓褒王粹等諸軍據河橋以距越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闡出戰爲根所殺穎單騎方故壘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衆襲河橋樓褒西走追騎至新安遣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剋期奉迎先遣說顒令送帝還都與顒分陝而居顒欲從之而方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顒乃令方親信將郅輔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尋變計更遣刁默守潼關乃谷輔殺方又斬輔顒先遣將呂朗等據滎陽范陽王虓司馬劉琨以方首示朗於是朗降時東軍既盛破刁默以入關顒懼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顒乘單馬逃于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柳爲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於城內瞻等與始平太守梁邁合從迎顒於南山顒初不肯入府長安令蘇衆記室督朱永勸顒表稱柳病卒輒知方事弘農太守裴廣秦國內史賈疋安定太守賈足等起義討顒斬馬瞻梁邁等東海王越遣督護麋晃率國兵伐顒至鄭顒將牽秀距晃晃斬秀幷其二子義軍據有關中顒保城而已永嘉初詔書以顒爲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雍谷口上扼殺之幷其三子詔以彭城元王植子融爲顒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建興中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釋子欽爲嗣嗣

## 東海王越

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爲中外所宗初以世子爲騎都尉與駙馬都尉楊邈及琅邪王倫子綏俱侍講東宮拜散騎侍郎歷左衛將軍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封五千戶侯遷散騎常侍輔國將軍尚書右僕射領游擊將軍復爲侍中加奉車都尉給溫信五千人別封東海王食六縣永康初爲中書令徙侍中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乂固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默夜收乂別省遣越爲主啓惠帝免乂官事定越稱疾還位帝不許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爲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爲太傅與太宰顒夾輔朝政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爲左司馬尚書曹馥爲軍司既起兵楙懼乃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兗州刺史越三弟並據方任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顒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義奉迎大駕還復舊都率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苑陽王虓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百迎越遇祐於譙祐衆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威關中大懼顒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許扶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錄尚書以下邳濟陽二郡增封及懷帝即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覃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玫共說越曰王上之爲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爲羣凶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盡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邪遂叱左右斬之以玫穆世家罪止其身因此悉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幾留心庶事越不悅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荀晞及冀州刺史丁邵討汲桑破之越還于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兗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轉荀晞爲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尋詔越爲丞相領兗州牧督兗豫司冀幽幷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還于鄄城越恐清河王覃終爲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王彌入許越遣左司馬王

城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都鄄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滎陽又遷于滎陽召田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之鎮鄄也攜幷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社祁濟李渾薄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鄄遣就穀冀州號爲乞活及騰敗甄等遂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爲汲郡蘭爲鉅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望既渡河甄退李渾薄盛斬田蘭率其衆降甄社濟棄軍奔上黨越自滎陽還洛陽以太學爲府疑朝臣貳己乃誣帝舅王延等爲亂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既與荀晞構怨又以頃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乃以東海國上軍將軍何倫爲右衛將軍王景爲左衛將軍領國兵數百人宿衛越自疎王延等大失衆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韜有憂國之言越誣以謗誹時政害之而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巢兗豫以援京師帝曰今逆虜侵逼郊畿王室蕩蕩莫有固志朝廷社稷倘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今率衆邀賊勢必滅之賊滅則不逞消殄已東諸州職貢流通此所以宣暢國威藩屏之宜也若端坐京輦以失據會則羣弊日滋所憂逾重遂行留妃裴氏世子鎮軍將軍毗及龍驤將軍李惲幷何倫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隨軍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王公卿士隨從者甚衆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四方曰皇綱失御社稷多難孤以弱才備當大任自頃胡寇內逼偏裨失利帝鄉便爲戎州冠帶奄成殊域朝廷上下以爲憂懼皆由諸侯蓬跖遂及此難投秩忘履討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義奮當須合會之衆以俟戰守之備宗廟主上相賴匡救檄至之日便望風奮發忠臣戰士效誠之秋也所徵皆不至而苟晞又表討越語在晞傳越以豫州刺史馮嵩爲左司馬自領豫州牧越專擅威權圖爲霸業朝賢素望遍爲佐吏名將勁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攜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項秘不發喪以襄陽王範爲大將軍統其衆還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寧平城將軍錢端出兵距勒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衆勒以騎圍而射之相蹂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彌弟璋焚其餘衆幷食之天下歸罪於越帝發詔貶越爲縣王何倫李惲聞越之死秘不發喪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從者傾城所經暴掠至洧倉又爲勒所敗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沒于賊李惲殺妻子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爲人所略賣於吳氏大興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宗廟寢廟祏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制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裴妃不舉詔遂葬越於廣陵大興末墓毀改葬丹徒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第三子沖奉越後薨無子成帝以少子奕繼之哀帝徙奕爲琅邪王而東海無嗣隆安初安帝更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爲東海王繼沖爲會稽爲桓玄所害國除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覃起參商宗周嗣歷禍壞管蔡詳觀冀冊遂聽商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鬱興載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恆典儀古飾哀禮備葬章汝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智果銳之性遂成凶狠或位居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爲女子所詐相次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竇膚瓊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姦慝乃使元良遘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墜傾皇綱於焉中圮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綰靈揚鑣窺九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淫祀享彼天年凶闇之極未之有也阿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僞業於既成拯皇輿於已墜策勳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曾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衰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才力絕人忠概邁俗投弓披閫落落攘臂魏闕懷懷懷烈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攘其遺節終始可觀頴既入總大權出居重鎮中臺稽以成務東夏資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順任李含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授首遐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彊鑾觸北巡異乎有征

無戰乘釁西幸非由望秩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爲義舉匡復之功未立陵暴之釁以彰罄彼車徒固求出鎮旣而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顚覆數十萬衆並垂餌於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雖及焚如猶爲幸也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宗廟墟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閒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八王之謂矣

贊曰亮總朝政瑋懷職競䜛巧乘間禍機遘遘禍遞遭非命倫實下愚敢窺龍圖亂常姦位遄及嚴誅偉哉武閔首創玄謀德之不建眞可悲夫長沙奉國始終靡慝功虧一簣奄罹殘賊韋度勤王效立名揚合從關右犯順爭彊專窮勢蹙僨爲亂亡元超作輔出征入撫敗國喪師無君震主焚如之變抑惟自取

晉書卷五十九

晉書卷五十九考證

趙王倫傳銅懸鑼翹訬○本書音義訬健也蓋據淮南子脩務訓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訬是也又說文訬擾也一曰訬偷書所稱當指此

會等與義軍戰于潡水○綱目分注類纂之于湨水會等大敗與此作潡水異

東海王越傳給遷倩五千人○遷疑飄字之訛

晉書卷五十九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 列傳第三十

解系 弟結 結弟育

解系字少連濟南著人也父脩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爲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絜己甚得聲譽時荀勖門宗彊盛朝野畏憚之勖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勖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勖父子大慚當世壯之後辟公府掾歷中書黃門侍郎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遷尚書出爲雍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氐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氐羌不從倫秀譖之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肜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肜苦爭之不得遂害之并戮其妻子後齊王冏起義時以裴解爲冤首倫秀既誅冏乃奏曰臣聞與微繼絕聖主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談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至如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系結同以羔羊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陛下更日月之光照布惟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昔欒郤降在皁隸而春秋傳其人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右職思竭股肱獻納愚誠若合聖意可羣官通議八坐議以系等清公正直爲姦邪所疾無罪橫戮冤痛已甚如大司馬所啓彰明枉直顯宣當否使冤魂無愧無恨爲恩大矣永寧二年追贈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焉

結字叔連少與系齊名辟公府掾累遷黃門侍郎歷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魏郡太守御史中丞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罪應誅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結亦同戮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爲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始也後贈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

結弟育字稚連名亞二兄歷公府掾太子洗馬尚書郎衛軍長史弘農太守與二兄俱被害妻子徙邊

### 孫旂

孫旂字伯旗樂安人也父歷魏晉際爲幽州刺史右將軍旂家靜少自修立察孝廉累遷黃門侍郎出爲荊州刺史名位與二解相亞永熙中徵拜太子詹事轉衛尉坐武庫火免官歲餘出爲兗州刺史遷平南將軍假節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並有吏材稱於當世遂與孫秀合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從秀開神武門下覆閱器杖兄弟旬月相次爲公府掾尚書郎弼又爲中堅將軍領尚書左丞輔爲上將軍領射聲校尉髦爲武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琰爲武衛將軍領太子左率皆賜爵開國郡侯推崇旂爲車騎將軍開府初旂以弼等受署偽朝違小息回責讓弼等以過差之事必爲家禍弼等終不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而已及齊王冏起義四子皆伏誅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旂夷三族弟尹字文族歷陳留陽平太守早卒

### 孟觀

孟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也少好讀書解天文惠帝即位稍遷殿中中郎賈后悖婦姑之禮陰欲誅楊駿而廢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帝又使人諷觀會楚王瑋將討駿觀受賈后旨宣詔頗加誣其事及駿誅以觀爲黃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人遷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氐帥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中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雍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衆不爲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沈毅有文武材用乃啓觀討之觀所領宿衛兵皆趫捷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年威懾氐羌轉東羌校尉徵拜右將軍趙王倫篡位以觀所在著績署爲安南將軍監河北諸軍事假節屯宛觀子平爲淮南王允

前鋒將軍討倫戰死孫秀以觀杖兵在外假言平爲允兵所害贈積弩將軍以安觀義軍既起多勸觀應齊王冏觀以紫宮帝坐無他變請倫應之遂不從衆議而爲倫守及帝反正承鐃冶令空桐機斬觀首傳于洛陽遂夷三族

## 辜秀

辜秀字成叔武邑觀津人也祖招魏鷹門太守秀博辯有文才性豪俠騎冠得美名爲太保衛瓘尚書崔洪所知太康中調補新安令累遷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劾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與妻秀即表訴被誣論愷機行文辭亢厲以譏詆外戚于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威名美譽由是而損遂坐免官後司空張華請爲長史秀任氣好爲將帥張昌作亂長沙王乂遣秀討昌秀出關因奔成都王穎穎伐乂以秀爲冠軍將軍與陸機王粹等共爲河橋之役機戰敗秀譖成其罪又詔事黃門孟玖故見親於穎惠帝西幸長安以秀爲尚書秀少在京輦見司隸劉毅奏事而扼腕慷慨自謂居司直之任當能激濁揚清疾豉黜之間必建將帥之勳及在常伯納言亦未曾有規獻弼違之奇也河間王顒甚親任之關東諸軍舉迎大駕以秀爲平北將軍鎮馮翊秀與顒將馬瞻等將輔顒以守關中顒密遣使就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龔稚等迎顒時秀擁衆在馮翊稚不敢進顒長史楊騰前不應越軍懼越討之欲取秀以自効與馮翊大姓諸嚴詐稱顒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於萬年

## 繆播　從弟胤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父悅光祿大夫播才思清辯有意義高密王泰爲司空以播爲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顒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王越將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衛率胤顒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胤詣長安說顒令奉帝還洛約與顒分陝爲伯播胤素爲顒所敬信既相見慮懷從之顒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爲誅首謂顒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顒感方所謀猶豫不決方惡播胤爲越游說陰欲殺之播等亦慮方爲難不敢復言時越兵鋒甚盛顒深憂之播胤乃復說顒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安顒從之於是斬方以謝山東諸侯顒後悔之又以兵距越屢爲越所敗帝反舊都播亦從太弟還洛契闊艱難深相親狎及帝崩太弟即帝位是爲懷帝以播爲給事黃門侍郎俄轉侍中從中書令任遇日隆專管詔命時越威權自己帝力不能討心甚惡之以播胤等有公輔之量又盡忠於國故委以心膂越憚爲己害因入朝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歎曰森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手涕泗歔欷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及越薨帝贈播衛尉祠以少牢

胤字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播名譽略齊初爲尚書郎後遷太弟左衛率轉魏郡太守及王浚軍逼鄴石超等大敗胤奔東海王越於徐州越使胤與播俱入關而所說得行大駕東還越以胤爲冠軍將軍南陽太守胤從藍田出武關之南陽前守衛展距胤不受胤乃還洛懷帝即位拜胤左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僕卿既而與播及帝舅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並參機密爲東海王越所害

## 皇甫重

皇甫重字倫叔安定朝那人也性沉果有才用爲司空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元康中華版爲秦州刺史齊王冏輔政以重弟商爲參軍冏疎長沙王乂又以爲參軍時河間王顒鎮關中其將李含先與商重有隙每銜之及此說顒曰商爲乂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急除之以去一方之患可表遷重爲內職因其經長安乃執之重知其謀乃譖檄上尚書以顒值任李含將欲爲亂召集隴上士衆以討含爲名乂以兵革累興今始寧息表請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爲河南尹含既就徵重不奉詔顒遣金城太守游楞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頃之成都王穎與顒起兵共攻乂以討后父尚書僕射羊玄之及商爲名乂以商爲左將軍河東太守領萬餘人於關門距張方爲方所破顒軍遂進乂既屢敗乃使商間行齎帝手詔使游楞龔罷兵令重進軍討顒商行遇長安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顒顒捕得商殺之乂既敗重棄堅守閉塞外門城內

莫知而四郡兵築土山攻城重輒以連弩射之所在爲地窟以防外攻楷數百端外軍不得近城將士爲之死戰順知不可拔乃上表求遣御史宣詔喻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奉詔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爲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於是城內知無外救遂共殺重先是重被圍急遣養子昌請救於東海王越越以順新廢成都王頴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喪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卒百官初皆從之俄而又共誅昌

張輔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河間相衡之後也少有幹局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不爲豪彊所屈時彊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淩宗婦族也故僮僕放縱爲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準家僮亦暴橫輔復擊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而觀因軍事害彥又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及義陽王威有詐冒事輔並糾劾之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爲妻輔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於秀秀惡之將誣輔以法輔與秀牋曰輔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爲身計今義陽王鑒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留神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愚臣而已秀雖凶狡知輔雅正爲威所誣乃止後遷馮翊太守是時長沙王乂以河間王顒專制關中有不臣之跡言於惠帝密詔雍州刺史劉沈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顒於是沈等與顒戰於長安輔遂將兵救顒沈等敗績顒德之乃以輔伐重爲秦州刺史當赴顒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之官楷聞輔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尚欲揚威西土召龐西太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朴有武幹斬異議者即收兵伐輔輔與稚戰於遮多谷口輔軍敗績爲天水故帳下督高盤所殺初輔嘗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攝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爲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三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夫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圖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遷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贍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減於諸葛亮詞多不載

李含

李含字世容隴西遂道人也僑居始平少有才幹兩郡並舉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少恃豪族以含門寒微欲與結交含距而不納商恨焉遂飄州以短檄召含爲門亭長會州刺史郭奕素聞其賢下車擢含爲別駕遂處謀優之右尋舉秀才詣之公府自太保掾轉秦國郎中令司徒遷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東巡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內寵疾含不事己遂奏含不應除喪本州大中正傳祗以名義貶含中丞傅咸上表理含曰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尚書郭奕臨州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爲別駕太保衛瓘辟含爲掾每語臣曰李世容當爲晉匡弼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也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天王之朝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算準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告于上欲令藩國服于下此爲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竟盡乃敘明以喪制宜降務在教重也夫竟盡乃敘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于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勝殂世祖遏哀陛下毀頓衝疚諒闇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遽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國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爲喪主而王喪既除而祔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遷祔靈主所居即便爲廟不問國制云何而以無廟爲貶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

也於勳之殂遏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即吉引古縗令閭世有貶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摩不輟股肱近侍猶宜心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爲差伐尚書勑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伐葬訖含猶躊躇司徒屬罰訪問踧含攝職而隨擊之此爲臺勑府符陷含於惡若謂臺府爲僞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勑唯含是貶含之困躓尚足惜乎國制不可僞耳又含自以龍西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爲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爲中正後爲郎中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爲比以讓常山太守蔡超辭意懇切形于文墨含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前葬後踰踰期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第祗爲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讓含已過不貳之人遂相扇動竊挾名義法外致業足有所邀中正廢騰便劇含品臣雖無邪大夫之德見含爲騰所傷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帝不從含遂被貶退劇爲五品鎮長安歲餘光祿卿含爲尋城邸閣督司徒王戎表含曾爲大臣雖見劇削不應降爲此職詔停後爲始平令及趙王倫纂位或謂孫秀曰李含有文武大才無以資人秀以爲東武陽令河閒王顒表請含爲征西司馬甚見信任頃之轉爲長史顒誅夏侯奭送齊王冏使與趙王倫遣張方率衆赴倫皆含謀也後顒閑三王兵威乃加含龍驤將軍統席簟等鐵騎迴遣張方軍以應義師天子反正含至潼關而還初梁州刺史皇甫商爲趙王倫所任倫敗去職詣顒顒慰撫之甚厚含諫顒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顒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顒和釋之後含被徵爲坦軍校尉時商參齊王冏軍事而夏侯奭兄在冏府稱奭立義被西藩枉害含心不自安冏右司馬趙驤又與含有隙冏將閻武含懼驤因兵討之乃單馬出奔子順矯稱受密詔順即夜見之乃說順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遭讒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執威權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令討齊使先聞於齊齊必誅長沙因傳檄以加齊罪則冏可擒也既去齊立成都除逼遠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順從之遂表請討冏拜含爲都督統張方等率諸軍以向洛陽含屯陰盤而長沙王乂誅冏含等旋師初含之本謀欲幷去乂冏使檀踊於順含因得聘其宿志既長沙勝齊順頗猶各守藩志望未允順表含爲河南尹時商復被乂任遇商兄重時爲秦州刺史含疾商滋甚復與重構隙順自含奔還之後委以心膂復廣重親己乃使兵圍之更相表畢侍中馮熙黨順請召重還商說乂曰河閒之妻皆李含所交搆也若不早圖稱將至矣且河閒前舉由含之謀乂乃殺含

張方

張方河閒人也世貨殘以材勇得幸於河閒王顒累遷禦侯將軍來屯中顒表討齊王冏遣方領兵二萬爲前鋒及冏被長沙王乂所殺顒及成都王穎復表討乂遣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將軍皇甫商距之方以潛軍破商之衆遂入城乂奉帝討方于城內方軍望見乘輿於是小退方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殺傷滿于衢巷方退壁于十三里橋人情挫衄無復固志爰勳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還洛城七里乂既新捷不以爲意忽聞方壘成乃出戰敗績東海王越等執乂送于金墉城方使郅輔取乂還營炙殺之於是大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遷長安顒加方右將軍渴坦太守蕩陰之役顒又遣方鎮洛陽上官已苗願等距之大敗而還清河王覃夜襲己厥己願等奔方乃入洛陽覃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瞗下車扶上之於是復廢皇后羊氏及帝自鄴還洛方遣息熙以三千騎奉迎將渡河橋方又以所乘陽燧車青蓋乘升三百人爲小幽導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奉雲母輿及旌旗之飾衛帝而進初方見帝將拜帝下車自止之方在洛既久兵士暴掠發哀獻皇女墓軍人喧喧無復留意議欲西遷尚匿其跡欲須天子出因劫移都乃請帝謁廟帝不許方遂移引兵入殿迎帝帝見兵至避之於竹林中軍人引帝出方於馬上稽首曰胡賊緣逸情衛單少陛下今日幸臣壘臣當捍禦艱難致死無二於是軍人便亂入宮閣爭割流蘇武帳而爲馬幔方奉帝至弘農順遣司馬周弼報方欲廢太弟方以爲不可帝至長安以方爲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兆太守時豫州刺史劉喬檄稱潁川太守劉輿進屯陽范關王旅距逆詔命及東海王越等起兵於山東乃

遣方率步騎十萬往討之方屯兵霸上而劉喬爲虓等所破顒聞喬敗大懼將罷兵恐方不從遲疑未決初方從山東來甚微賤長安富人郅輔厚相供給及貴以輔爲帳下督甚昵之顒參軍畢垣河間冠族爲方所侮忿而說顒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賊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矣而繆播等先亦構之顒因使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爲之若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既入顒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顒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顒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令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下發函便斬方頭顒以輔爲安定太守初繆播等議斬方送首與越冀東軍可罷及聞方死更爭入關顒頗恨之又使人殺輔

史臣曰晉氏之禍難薦臻實始藩翰解系等以干時之用處危亂之辰並託迹府朝參謀王室或抗忠盡節或飾詐懷姦雖邪正殊途而咸至誅戮豈非時艱政紊利深禍速者乎古人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戒懼於此也

## 閻鼎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爲太傅東海王越參軍轉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間鳩聚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出奔密中司空荀藩藩弟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恆河南尹華薈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潁司徒左長史劉疇在密爲塢主中書令李晅太傅參軍騶捷劉蔚鎮軍長史周顗司馬李述皆來赴疇僉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彊兵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爲參佐鼎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鄉里乃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遜懷翼戴秦王之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霸王處不如關中河陽令傅暢遺鼎書勸奉秦王過洛陽謁拜山陵徑據長安綏合夷晉興起義衆剋復宗廟雪社稷之恥鼎得書便欲詣洛流人謂北道近河懼有抄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疇等皆山東人咸不願西入荀藩及疇捷等並逃散鼎追藩不及晅等見殺唯顗述走得免遂奉秦王行止上洛爲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衆西至藍田時劉聰向長安爲雍州刺史賈疋所逐走還平陽疋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王保衞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並同心推戴立王爲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鼎爲太子詹事總攝百揆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以王毗爲京兆尹鼎首建大謀立功天下始平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綝並害其功且欲專權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並綜母弟綝之姻也謀欲除鼎乃證其有無君之心專戮大臣請討之遂攻鼎鼎出奔雍爲氐竇首所殺傳首長安

## 索靖 子綝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氾衷張甝索紾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四人並早亡唯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傅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拜駙馬都尉出爲西域戊己校尉長史太子僕同郡張勃特表以靖才藝絕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爲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靖與尚書令衞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在臺積年除鴈門太守遷魯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將軍梁王肜左司馬加蕩寇將軍屯兵粟邑擊賊敗之遷始平內史及趙王倫篡位靖應三王義舉以左衞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太安末河間王顒舉兵向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游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追贈太常時年六十五後又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謚曰莊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辯理陰陽氣運又撰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茲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虯蟉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欻奮釁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踞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

偃草屑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縣苦體散布紛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猱飛鼯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俶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棄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兩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磔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絶勢於絲素垂百世之殊觀先時靖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靖有五子鎧緒瑤華琳皆舉秀才華安昌鄉侯卒少子琳最知名

琳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琳廊廟之才非閭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汙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讎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俄轉太宰參軍除好時令入爲黃門侍郎出參征西軍事轉長安令在官有稱及成都王穎劫遷惠帝幸鄴穎爲王浚所破帝遂播越河間王顒使張方及琳東迎乘輿以功拜爲揚威將軍轉南陽王模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以琳爲奮威將軍以禦之斬聰將呂逸又破聰黨劉豐遷新平太守聰將蘇銑劉五斗等劫掠三輔除琳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琳有威恩華夷懷服賊不敢犯及懷帝蒙塵長安又陷模被害琳泣曰與其俱死寧爲伍子胥乃赴安定與雍州刺史賈疋扶風太守梁綜安夷護軍麴允等糾合義衆頻破賊黨脩復舊館遷定宗廟進救新平小大百戰琳手擒賊帥李羌與閻鼎立秦王爲皇太子及即尊位是爲愍帝琳遷侍中太僕以首迎大駕升壇授璽之功封弋居伯又遷前將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加平東將軍進號征東尋又詔曰朕昔遇厄寓遭家不造播越宛楚爰失舊京幸宗廟龍璽百辟宣力得從蹕衛託乎羣公之上社稷之不隕實公是賴宜賞百探傳第朕躬其授衛將軍領太尉位特進軍國之事悉以委之及劉曜侵逼王城以琳爲都督征東大將軍持節討之破曜呼日逐王呼延莫以功封上洛郡公食邑萬戶拜夫人荀氏爲新豐君子石元爲世子賜子第二人鄉事侯劉曜入關芟秦苗琳又擊破之自長安伐劉聰聰將趙染染仗其累捷有自矜之色帥精騎數百與琳戰大敗之染單馬而走轉騏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劉曜復率衆入渭垝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蛇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脰遺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截不保以胡越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當發麴允欲挾天子趣保琳以保必遲私欲乃止自長安以西不復奉朝廷百官飢乏採梠自存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監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琳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琳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勝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滅半于今猶有朽弗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後劉曜又率衆圍京城琳與麴允固守長安小城胡崧承檄奔命破曜于靈臺梁虔國家威舉則麴黎功威乃案兵渭北遂還槐里城中飢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帝使侍中宋敞送璽降於曜琳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剋也若許琳以車騎儀同萬戶部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軍十五年未嘗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琳所說如是天下之惡一也觀相爲戮之若嘗兵食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權竭兵徹亦宜早悟天命孤恐猶威一震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琳隨帝至平陽劉聰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於東市

賈疋

賈疋字彥度武威人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志略器望甚偉見之者莫不悅附特爲武夫之所瞻仰顧爲致命初辟公府遂歷顯職遷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綽貪橫失百姓心乃諮疋于南陽王模模以軍司謝班伐之疋奔灄水與胡彭蕩仲及氐雷薄結爲兄弟聚衆攻班綽奔武都疋復入安定殺班愍帝以疋爲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時諸郡百姓饑饉自骨蔽野百無一存疋帥戎晉二萬餘人將伐長安西平太守竺恢亦固守劉粲閉之使劉曜劉雅及趙染距疋先攻恢不剋疋遣輦大敗之曜中流矢還走疋追之至于甘泉旋自渭橋蕩仲殺之遂迎秦王泰爲皇太子蕩仲子夫讓帥羣胡攻之疋敗走夜

墮于澗爲夫護所害正勇略有志節以匡復晉室爲己任不幸顚墜時人咸痛惜之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寓內橫流億兆靡依人神乏主于時武皇之胤惟有建興衆望攸歸曾無與二閭鼎等忠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闊艱難扶持幼孺遂得纂堯承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天之巨寇接彫弊之餘基威略未申尋至傾覆昔宗周遷犬戎而東徙有晉建播狄而西遷彼既豐慶悠長此則禍難遄及豈愍皇地非興主將綝尤材謝輔臣何脩短之殊途而成敗之異數者也

贊曰懷惠不競戚藩力爭狙詐參謀憑凶亂政爲惡不已並權非命解繆忠肅無閑餘慶愍皇纂戎實賴羣公鼎圖福始綝遂凶終

晉書卷六十



解系傳濟南著人也○本書地理志濟南所統縣五並無著縣而宋書濟南郡下則別有廣城東平陵等縣著籍其一凡本書所屬濟南郡者皆屬北海郡前已辨之今觀此云濟南著人益信本志之訛也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一

周浚 子嵩 謨 從父弟顗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也父裴少府卿浚性果烈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初不應州郡之辟後仕魏爲尚書郎累遷御史中丞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討王淳伐吳攻破江西屯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僞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獲萬計進軍屯於橫江時閻能聽將軍王濬既破上方別駕何惲說浚曰張悌率精銳之卒悉吳國之衆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能聽既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克士勝之勢見矣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浚善其謀便使白淳惲曰淳閫於事機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淳果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建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能聽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能聽克萬里之寇以成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必全克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實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淳執不聽居無何而濬至淳召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孫皓遂降於濬淳深恨之而欲與濬爭功惲胰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吳人失氣能聽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爲傷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與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胰即諫止淳淳不能納遂相表奏浚既濟江與淳共行吳城壘撫新附以功進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明年移鎮秣陵時吳初平屢有逃亡者頻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吳人悅服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爲互市而諸將多相侵奪以爲功吳將蔡敦守于沔中其兄珪爲將在秣陵與敦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閒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閫疆場之上往往有侵奪互市甚不可行第慎無爲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歎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鄉果吾鄉人遷侍中武帝問浚鄉宗後生稱誰爲可答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浚轉少府以本官領將作大匠改營宗廟乾增邑五百戶後代王渾爲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卒于位三子顗嵩謨顗嗣爵別有傳云

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作相引爲參軍及帝爲晉王又拜奉朝請嵩上疏曰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讓者以殷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嘉謨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讓讓之美推後己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雖敢不應雖敢不從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嵩怏怏不悅臨發與散騎郎張嶷在侍中戴邈坐褒貶朝士又詆毀邈邈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責之曰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朝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曰昔唐虞至聖四凶在朝陛下雖聖明御世亦安能無磽确之臣乎帝怒收付廷尉廷尉華恆以嵩大不敬案市論棄以屑和減罪除名時顗方貴重帝隱忍久之補廬陵太守不之職更拜御史中丞是時帝以王教勢威漸疏忌王導等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恩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恩隆其道故無過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誚是以君臣並隆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臣請敷而明之夫傳說之相高宗申召之相宣王管仲之佐齊桓衰范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成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棄其道己還爲國讎者也始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彊假累世之寵因閒隙之主資母后之權權比周之黨階絕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爲天人所相而能遲其姦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興於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讓漢

業以美中興之功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建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略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於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之會劉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嶠興復舊物此亦羣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羣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沉淪妃后不反正委實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感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爲安以疎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遺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魏魏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遺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哉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過悟逆旅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以考虛實上爲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王敦既害顗而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加害用爲從事中郎嵩王應嫂父也以顗橫遇禍意恆憤憤嘗衆中云應不宜統兵敦密使妖人李脫誣嵩及周筵潛相署置遂害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

謨以顗故頻居顯職王敦死後詔贈戴若思譙王承等而未及顗時謨爲後軍將軍上疏曰臣亡兄顗昔蒙先帝顧盼之施特垂表啓以參戎佐顗居上列遂管朝政並與羣后共隆中興仍典選曹重蒙寵授忝位師傅得與陛下揖讓抗禮恩結特隆加以鄙族結婚帝室義深任重庶竭股肱以報所受凶逆所忌惡直醜正身陷極禍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隕無二顗之云亡雖不痛心況臣同生能不哀結王教無君由來實久元惡之甚古今無二幸賴陛下聖聰神武故能摧破凶彊撥亂反正以寧區宇前軍事之際聖恩不遺取顗愚閑得充近侍臣時面啓欲令閑還襲臣亡父侯爵時卞壼庾亮並侍御座壼云事了當論顗贈時未淹久言猶在耳至於譙王承甘卓已蒙清復王澄久遠猶在議論況顗忠以衛主身死王事雖褒紹之不遠難何以過之至今不聞復封加贈褒顯之言不知顗有餘責獨負殊恩爲朝廷急於時務不暇論及此臣所以痛心疾首重用哀歎者也不勝辛酸冒陳愚蔽疏奏不報謨復重表然後追贈顗官謨歷少府丹陽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貞

馥字祖宣淩從父弟也父難安平太守馥少與友人成公閑齊名俱起家爲諸王文學累遷司徒左西屬司徒王渾表馥理識清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郎許之稍遷司徒左長史吏部郎選舉精密論望益美轉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徵爲廷尉惠帝幸鄴成都王穎以馥守河南尹李矯上官已等奉清河王覃爲太子加馥衛將軍錄尚書馥辭不受覃令馥與上官已合軍馥以己小人縱暴終爲國賊乃共司隸滿奮等謀共除之謀泄爲已所殺奮被害馥走得免及已爲張方所敗召馥還據河南尹鎮東海王越迎大駕以馥爲中領軍未就遷司隸校尉加散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事於灞池帝還宮出爲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伐劉準爲鎮東將軍與周玘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永寧伯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越深憚之馥覩羣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恩司馬殷識上書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祖納裴憲華暉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蕩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壻函險殽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爲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霍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成衆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事承祚臣謹遣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鳳毗即路荊湘江揚各先遣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令王浚荀晞共平河朔臣等竭力以啓南路遷都洛宅其計並得皇輿來遷臣宜輸據江州以恢王略知無不爲古人

所務敦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年越與荀晞不協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而令碩率兵先進碩貳於馥乃舉兵稱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襲之爲馥所敗碩退保東城求救於元帝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郭逸攻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率衆趣之使謝摛爲檄摛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毀草佯曰而馥衆潰奔于項爲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初華譚之失廬江也往壽春依馥及馥軍敗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宣何至于反譚對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踰時而京都淪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俟亡也原情求實何得爲反帝曰馥位爲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馥振纓中朝素有俊彥之稱出據方嶽實有備任之重而高略不舉往往失和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誣乎帝意始解馥有二子密矯密字泰玄性虛薄時人稱爲清士位至尚書郎矯字正玄亦有才幹

成公簡

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道味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爲中書郎時馥已爲司隸校尉遷鎮東將軍簡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楊雄爲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慚之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嘉末奔荀晞與晞同沒

荀晞

荀晞字道將河南山陽人也少爲司隸部從事校尉石鑒深器之東海王越爲侍中引爲通事令史累遷陽平太守齊王冏輔政晞參冏軍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廉察諸曹八座以下皆側目憚之及冏誅晞亦坐免長沙王乂爲驃騎將軍以晞爲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穎以爲北軍中候及帝還洛陽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用晞行兗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爲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爲柵以自守晞將至頓兵休士先遣單車示以禍福桑衆大震棄柵宵遁晞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呂朗等滅之後高密王略討青州賊劉根破汲桑故將公師藩敗石勒於河北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封東平郡侯邑萬戶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率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拒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鄉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己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遣都下親貴兗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矣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初東海王越以晞復其讎恥甚德之引升堂結爲兄弟越司馬潘滔等說曰兗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荀晞有大志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兗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謀之於未有爲之於未亂也越以爲然乃遷晞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進爲郡公晞乃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爲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晞尋破植時潛滔及尚書劉望等共誣陷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請越從事中郎劉洽爲軍司越皆不許晞於是昌言曰司馬元超爲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荀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轅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之手今將誅國賊尊王室桓文豈遠哉乃移告諸州稱己功伐陳越罪狀時懷帝惡越專權乃詔晞曰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宗廟之累下愍兆庶之困當賴方嶽爲國藩翰公威振赫然梟斬藩桑走降喬郎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高識明斷朕用委成加王彌石勒爲社稷之憂故有詔委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稽違大命非所謂與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翦除國難稱朕意焉晞復移諸征鎮州郡曰天步艱難禍難殷流劉元海僭逆於汾陰石世龍階亂於三魏羣貪鐵鉦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兗豫害三刺史殺二都督郡守官長涇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虛薄負荷國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

委以關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剋今月二日當西經濟黎陽即日得報陽太守丁鑠白事李惲陳午等救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守裴整爲賊所執宿衛闕乏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於累卵承問之日憂恩累息晞以爲先王選建明德屏以服章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壞是以舟楫不固齊桓責楚裏王逋狄晉文致討夫翼戴皇家宣力本朝雖陷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舉力以報國恩晞雖不武首啓戎行秣馬裹糧以俟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會王彌遣曹嶷破琅邪北攻齊地荀純城守嶷衆轉盛連營數十里晞遣登城望之有懼色與賊連戰輒破之後開精銳與賊大戰會大風揚塵晞遂收績棄城夜走嶷追至東山部衆皆降嶷晞單騎奔高平收郤鞠募得數千人帝又密詔晞討越晞復上表曰殿中校尉李初至奉被手詔肝心若裂東海王越得以宗臣遂執朝政委任邪佞寵樹奸黨至使前長史潘滔從事中郎畢邈主簿郭象等操弄大權刑賞由己尚書何綏中書令繆播太僕繆胤黃門侍郎應紹皆是聖詔親所抽拔而滔等妄構陷以重戮帶甲臨宮誅討后弟賴除宿衛私樹國人崇樊親植招誘遒亡覆喪州郡王塗圮隔方貢乖絕宗廟闕蒸嘗之饗聖上有約食之匱鎮東將軍周馥豫州刺史冯嵩前北中郎將裴憲並以天朝空曠權臣專制事難之興慮在旦夕各率士馬奉迎皇輿思隆王室以盡禮而滔邈等劫越出關矯立行臺遣徙公卿檀爲詔令縱兵寇抄茹食居人交尸塞路暴骨盈野遂令方鎮失職城邑蕭條淮豫之堺陷離塗炭臣雖憤懣守局東嶠自奉明詔三軍奮厲卷甲長驅次于倉垣即日承司空博陵公淩書稱殿中中郎劉權齎詔勅淩與臣共剋大舉輒遣前鋒征虜將軍王讚徑至項城使越精首歸政斬送滔等伏願陛下寬宥宗臣雖越遺國其餘逼迫宜蒙曠蕩輒寫詔宣示征鎮顯明義舉遣揚烈將軍閻弘步騎五千鎮衛宗廟五年帝復詔晞曰太傅信用姦佞阻兵專權內不遵奉皇憲外不協比方州遂令戎狄充斥所在犯暴留軍何倫抄掠宮寺劫剝公主殺害貴士淫亂天下不可忍聞雖惟親親宜明九伐詔至之日其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檀文之績一以委公其愿盡諸宜誓建弘略道濬故練寫副手筆示意晞表曰奉被手詔委臣征討喻以檀文紙練兼備伏讀跣戴五情慺恒自頃宰臣專制委杖佞邪內擅朝威外殘兆庶矯詔專征遂圖不軌縱兵寇掠陵踐宮寺前司隸校尉劉暾御史中丞溫畿右將軍杜育並見攻劫廣平武安公主先帝遺體威被逼辱逆飾虛亂莫此之甚輒祗奉前詔部分諸軍遣王讚率陳午等將兵諸項討行天罰初越疑晞與帝有謀使游騎於成皋閒檀晞使果得詔令及朝廷書遂大構疑隙越出牧豫州以討晞復下檄說晞罪惡遣從事中郎揚瑁爲兗州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使騎收河南尹潘滔滔夜遁乃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會越薨盾敗詔晞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荊揚六州諸軍事增邑二萬戶加黃鉞先官如故晞以京邑荒饉日甚寇難交至表請遷都遣從事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戲穀千斛以迎帝朝臣多有異同俄而京師陷晞與王讚屯倉垣豫章王端及和郁等東奔晞晞率羣官尊端爲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自倉垣徙屯蒙城讚屯陽夏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願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庭戶刑政苛虐縱情肆欲遠西閣亭以書圖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舉病諫晞曰皇晉遭百六之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執廟算將爲國家除暴閻亭美士奈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閻亭何關人事而舉病來罵我左右爲之戰慄預曰以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和理而興桀紂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且猶如此況人臣乎願明公且置其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慚色由是衆心稍離莫爲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溫畿傳宣皆叛之石勒攻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執晞署爲司馬月餘乃殺之晞無子弟純亦遇害。

## 華軼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祖喪太中大夫父譚河南尹軼少有才氣聞於當世況愛博納衆賄美之初爲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東海王越牧兗州引爲留府長史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遠喪亂每崇典禮置儒林

粲酒以弘道韻乃下教曰今大義頹喪禮典無宗朝廷潛機莫能攸正常以慨然宜特立此官以弘其事軍諮祭酒杜夷樓情玄遠確然絶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爲儒林祭酒俄被越檄使助討諸賊軼遣前江夏太守陶侃爲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以爲聲援軼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詔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項邪王以明吾之爲司馬氏也軼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爲尋春所留時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郡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時帝遣揚烈將軍周訪率衆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孰著作郎干寶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命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磷磷受人控御頃來盼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釁吾當屯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無嫌於相逼也尋洛都不守司空荀藩移檄而以帝爲盟主既而帝承制改易長史軼又不從命於是遣左將軍王敦都督甘卓周訪宋典趙誘等討之軼遣別駕陳雄屯彭澤以距敦自爲舟軍以爲外援武昌太守陶侃次于湓口訪擊逸破之前江州刺史衛展不爲軼所禮心常怏怏至是與豫章太守周廣爲內應潛軍襲軼衆犢奔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鄴初廣陵高悝寓居江州軼辟爲西曹掾尋而軼敗悝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悝攜之出首帝嘉而宥之

劉喬　孫耽　耽子柳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傳襲歷三代祖龐魏侍中父卓陳留相喬少爲秘書郎諱威將軍王戎引爲參軍伐吳之役戎使喬與參軍羅尚濟江破武昌遷授樂陽令遷太子洗馬以殊楊駿功賜爵關中侯拜尚書右丞豫誅賈謐封安衆男累遷散騎常侍齊王冏爲大司馬初辟紹爲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冏曰婁發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紹今何所逼忌故喬裝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盲以卿不足迎耳紹曰正人爲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頃之遷御史中丞冏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贓者六艾飜尚書右丞荀晞免喬官冏爲屯騎校尉張昌之亂喬出爲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荆州刺史劉弘共討昌進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安北將軍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頴川太守劉輿昵於虓喬上尚書列輿罪惡河閒王顒得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劉進平南將軍彭城王釋與喬幷力攻虓於許昌輿弟琨率衆救虓未至而虓敗虓乃與琨俱奔河北未幾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喬劫琨父舊以楯車載之據考城以距虓衆不敵而潰喬復收散卒屯於平氏河閒王顒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爲東郡太守又遣劉弘劉準彭城王釋等率兵援喬弘與喬牋曰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嬰王室橫見遷代誠爲不允然古人有盲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爲戎首竊以爲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胯下之辱猶宜俯就況於換代之嫌纖介之疊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疎不閒親曲直既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況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勠力之時弘實闇劣遇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屬行下風掃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儻衆頴過情隆於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迴既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修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恩榮後信矣東海王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輦后抗衡以誅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即戎勠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爲罪耳昔齊桓救射鉤之讎而相管仲晉文忘斬袪之怨而親勃鞮方之於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奸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慮宜釋私嫌共存公義舍垢匿瑕忍

所難忍以大逆爲先舉迎爲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舉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爲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以廣王室羣恥同儕自爲讐害貪獻所懷惟足下圖之又上表曰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爲喬黍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狗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爲非然喬亦不得以虓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儆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恐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于宗子權柄隆於朝廷逆順效於成敗今夕爲忠明旦爲逆翻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爲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獸交鬬自敝於卞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鹹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時河閒王顒方距關東倚喬爲助不納其言東海王越移檄天下帥甲士三萬將入關迎大駕軍次於蕭喬懼遣子茂距越於蕭縣之豐壁劉琨分兵向許昌許昌人納之琨自滎陽率兵迎越遇茂衆見殺喬衆遂散與五百騎奔平氏帝還洛陽大赦越復表喬爲太傅軍諮祭酒越薨復以喬爲都督豫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卒於官時年六十三愍帝末追贈司空子挺頴川太守挺子耽

耽字敬道少有行檢以義尚流稱爲宗族所推博學明習詩禮三史歷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在職公平廉慎所在著績桓玄耽女壻也及玄輔政以耽爲尚書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耽子柳

柳字叔惠亦有名譽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時人聖其言出爲徐兗江三州刺史卒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喬弟乂

始安太守乂子成丹陽尹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顗理識精詳華軼勤顯禮經劉喬志存謇直用能歷官內外咸著勳庸而祖宣獻策遷都乖忤於東海彥夏係心褒極獲罪於項邪乃被以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向若逵左社於伊川建右社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閉線吳越之兵漕引淮海之粟縱未能祈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嗟乎不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此之謂也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釁已彰假手世龍以至屠戮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贊曰開林才理爰登貴仕績著折衝化行江汜軼既尊主覆亦勤王背時獲戾違天不祥喬爲戎首未識行藏道將鞠旅成名克舉貪虐有閑忠勤未取

晉書卷六十一

周浚傳乃直指三江山○三江山一本作三山王濬傳濬舟師過三山是也今仍監本。

荀晞傳韓行天罰○韓監本誤韓今從閩本改正。

劉琨　琨子蕃　琨兄輿　輿子演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靜王勝之後也祖邁有經國之才爲相國參軍散騎常侍父蕃清高沖儉位至光祿大夫琨少得倜儻之目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年三十六爲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爲當時所許秘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京師人士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太尉高密王泰辟爲掾頻遷著作郎太學博士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爲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荂即琨姊壻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爲倫所委任及篡荂爲皇太子琨爲荂詹事三王之討倫也以琨爲冠軍假節與孫秀子會率宿衛兵三萬距成都王穎戰于黃橋琨大敗而還焚河橋以自固及齊王冏輔政以其父兄皆有當世之望故特宥之拜兄輿爲中書郎琨爲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冏敗范陽王虓鎮許昌引爲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爲淮北護軍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爲劉喬所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於虓及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虓濟河共破東平王楙於廮丘南走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石超降呂朗因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勳封廣武侯邑二千戶永嘉元年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琨在路上表曰臣以頑敝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幸苦備嘗即日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羸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損棄死亡委厄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遮掠開目視寇唯有奮關可得告難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會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沒喪者多晉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饑食臣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通皇畿南通河內東達司冀北捍殊俗西禦彊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騎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速見聽處朝廷許之時東贏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鬬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荊棘成林豺狼滿道琨翦除荊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侵擾恆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貧悴以耕屬鞾而將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其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甚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琨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迸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於貴勢琨甚愛之署爲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琨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爲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初舉于猗氐以救東贏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爲代郡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己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略駕豪傑專欲除勝己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泥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以泥爲鄉導屬上黨太守劉惇降于聰屬門鳳丸復反琨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之死者十五六琨乘勝追之更不能剋猗盧以爲聰未可滅遺琨牛羊車馬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志在復讎而屈於力弱泣血戶立撫慰傷痍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啓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琨上疏謝曰陛下略臣大愆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錫以輝冕之榮榮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郤穀爲元帥而定霸功高租以韓信爲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敎訓禮之優戎昭異敎之威故能

振豐功於荊南拓洪基於河北況臣凡品擬蹤前哲俯懼折衝慮在覆餗曾曹珠三北而收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邙旭皆能因敗爲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遠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觀死自效要以致命寔揚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臣所謝又謂者史蘭殿中中郎王睿等繼至奉詔臣俯尋聖吉伏紙欷歔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豐厥皇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於神州夷裔肆虐於上國七廟闕禋祀之饗百官喪彝倫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北率土來慕恩同考妣陛下龍委日茂叡質彌光升區宇於既頹崇社稷於已替四海之內擊有上下九服之崩復覩典制伏惟陛下霧塵于外越在蔡郊蓁蕾之墩在心桑梓之恩未克臣備位歷年才質駑下丘山之費已彰素鹽之效未著頃以時宜權假位號竟無殫戎之績而有貧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愚款乞奉先朝之班荷存備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用得騁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潰野草無恨黃墟陛下偏恩過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將位兼常伯征討之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懼於隕越以爲朝辱昔申胥不徇伯舉而成公堙之勳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膚臣雖頑凶無覩古人其於被堅執銳致身危難所謂天地之施罄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謹拜表陳聞及麾允敗劉曜靳趙冉珙又表曰逆胡劉聰敢率犬羊濁陵華夏人神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軌糾合二州同愾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琳總齊六軍戮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靖函無虞劉之黨汾冀有安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況臣之心能無踊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剋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匈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搏薊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僞和爲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城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姦謀幸盧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悉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爲計間伺閒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孑然與寇爲伍自守則稽聽之謀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慚怖征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魄寢庭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聽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徼惠覆屍然後膜首謝國沒而無恨三年帝遣兼大鴻臚趙廞持節拜珙爲司空都督幷冀幽三州諸軍事珙上表讓司空受都督乞期與猗盧討劉聰尋猗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珙子遵先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珙珙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珙而珙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珙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爲前驅珙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幷土震駭尋又災旱珙窮處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珙欲與同獎王室珙由是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磾兄之甚相榮重與珙結婚約爲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珙乃令長史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語在元紀令報曰對狼肆毒荐覆社稷億兆顒顒延首罔繫是以居于王位以荅天下庶以剋復聖主掃蕩讎恥豈可復當陛極此孤之至誠著於遐邇者也公受奕世之寵極人臣之位忠允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迴戮同契一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罰醜類勳靜以閑建武元年珙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珙爲大都督嘗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珙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珙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賜珙爲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幷贈名刀珙答曰雖當躬自執銳截二虜匹磾弃其兄喪珙遣世子羣送之而末波率衆要羣匹磾而敗走之羣爲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珙爲幽州刺史共結盟而殺匹磾密遣使賫羣書請珙爲內應而爲匹磾逆騎所得時珙別屯故征北府

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瑰曰憙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瑰曰與公同盟志擬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連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也匹磾雅重瑰初無害瑰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爲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長晉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瑰以起吾族憂矣匹磾遂留瑰瑰之庶長子遭懼誅與瑰左長史楊橋幷州治中如綏閉門自守匹磾瞻之不得因縱兵攻之瑰將龍季猛迫於乏食遂斬橋綏而降初瑰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恥不雪亦知夷狄難以義伏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懷慷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爲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別鄰盧諶曰蹉中有懸璧本自荊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小白相射鉤能霸二伯主安問黨與雖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雖云聖遠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駸駟摧雙輈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瑰詩託意非常擲畢曲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瑰心重以詩贈之乃謂瑰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宜矣然瑰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匹磾所署代郡太守畢開嵩與瑰所署屬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爲匹磾兒妻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畢開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瑰匹磾又懼衆反己遂稱有詔收瑰初瑰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雠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欷不能自勝匹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倘彊當爲國討石勒不舉瑰哀三年瑰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瑰曰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況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瑰在惠帝播遷之際值羣后鼎沸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紹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呂朗面縛社稷克寧鑾輿反駕奉迎之勳瑰實爲隆此瑰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幷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晉川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雁從三郡瑰受任幷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土鳩集傷殘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羣逆縱逸遭荊頓仆荷懷寧安威以爲幷州之地四塞爲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辜忠亮奮發以爲天子沉辱而不隕身死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層各梁虛晉陽沮潰瑰父母僑屬戮之秩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瑰從州人之心爲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猶虛敗亂晉人歸奔瑰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爲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便用瑰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讒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幷土必不亡身於燕薊也瑰自以備位方嶽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祚便引愆告避前後辜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梁邵期一時俱發又匹磾以瑰王室大臣懼奪己威重忌瑰之形漸彰於外瑰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本若匹磾縱凶愿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勑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龍右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梁邵欲遣前業緣臘遣還奉使詣保懼澹揚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本不上達匹磾兄晉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敢國陵家懷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棄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驎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驎波驎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復皆懷向瑰若瑰子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磾遂欲盡勒胡晉徙居上谷瑰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幷命瑰未過害知匹磾必有禍心請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願下不能殘節於二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幷盲慷慨動於左右匹磾聽害瑰積加淫酷晉瑰欲圖神器謀圖不軌瑰免述暮頑凶之

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跨躡亂亡之際夾屑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猶不爲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琨棣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誓之根咸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閑故也而匹磾無所猜忌恬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匹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幷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羣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叡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寃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警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太子中庶子溫嶠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琨忠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往以戎事未加弔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弔祭贈侍中太尉諡曰愍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爲友閒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蓄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子羣嗣

羣字公度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晉陽遭遼寇亂數領偏軍征討性清愼有裁斷得士類懽心及琨爲匹磾所害琨從事中郎盧諶等率餘衆奉羣依末波溫嶠前後表稱姨弟劉羣內弟崔悅盧諶等皆在末波中朝首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恩於人之中少可愍惜如蒙錄召繼絕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無二咸康二年成帝詔徵羣等爲末波兄弟愛其才託以道險不遣石季龍滅遼西羣及諶悅同沒胡中季龍皆優禮之以羣爲中書令至冉閔敗後羣遇害時勒及季龍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頼川荀綽北地傅暢及羣悅諶等十餘人而已

輿字慶孫儁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爲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辟宰府尚書郎兄弟素侮孫秀及趙王倫輔政孫秀執權莫免其官妹適倫世子荂荂與秀不協復以輿爲散騎侍郎齊王冏輔政以輿爲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范陽王虓之舉兵也以輿爲頼川太守及河間王顒檄劉喬討虓於許昌矯詔曰頼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虓距逆詔命多樹私黨擅劫郡縣合聚兵衆輿兄弟昔因趙王婚親擅弄權勢凶狡無道久應誅夷以遇赦令得全首領小人不忌爲惡日滋輒用荀晞爲兗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弘平南將軍彭城王釋征東大將軍準各勒所領徑會許昌與喬幷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爲大都督督建威將軍呂朗陽平太守刁默率步騎十萬同會許昌以除輿兄弟敢有舉兵距違王命誅及五族能殺輿兄弟送首者封三千戶縣侯賜絹五千匹虓之敗輿與之俱奔河北虓既鎮鄴以輿爲征虜將軍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腸也近則污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既見越應機辯晝夜傾膝酬接即以爲左長史越既總錄以輿爲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机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懽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敷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越誅繆播王延等皆輿論也延字妄荊氏有音伎延尚未殞輿便娉之未及迎又爲太傅從事中郎王儁所爭奪御史中丞傅寬劾奏越不問輿而免儁官輿乃說越遣琨鎮幷州爲越北面之重洛陽未敗病指瘟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驃騎將軍先有功封定襄侯謚曰貞子演嗣

演字始仁初辟太尉掾除尚書郎以父憂去職服闋襲爵太傅東海王越引爲主簿遷太子中庶子出爲陽平太守自洛奔琨琨以爲輔國將軍魏郡太守琨將討石勒以演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將兗州刺史鎮廩丘演斬王桑走趙固

得衆七千人爲石勒所攻演距戰勒退元帝拜爲都督後將軍假節後爲石季龍所圍求救於邵續段疾陸眷救之季龍走遣疾屯厭次被害弟胤爲琨引兵路逵爲桓賊戰沒胤弟挹初爲太傅東海王越掾與琨俱被害挹弟啓啓弟述與琨子羣俱在末波中後並入石季龍啓爲季龍尚書僕射後歸國穆帝拜爲前將軍加給事中永和九年隨中軍將軍殷浩北伐爲姚襄所敗啓戰沒述爲季龍侍中隨啓歸國拜驍騎將軍

祖逖　兄納

祖逖字士雅范陽遒人也世吏二千石爲北州舊姓父武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賑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賛世才具備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司空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辟齊王冏大司馬掾長沙王乂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遷遷遷洛大駕西幸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競召之皆不就東海王越以逖爲典兵參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爲行主遂泗口元帝逆用爲徐州刺史募徵軍諸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爲盜竊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縄逖親撫慰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華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郷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沉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雖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將劉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爲豫州刺史雅爲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逖誘浮使取平浮誦平與會遂斬以獻逖帝嘉逖勳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飢進據太丘樊雅遣衆夜襲逖遂入壘拔戟大呼直趣逖幕軍士大亂逖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逖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逖逖陂塢主陳川自號軍期將軍陳留太守逖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逖遂剋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逖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逖逖既剋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而引衆圍譙含又遣宣救逖季龍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逖討諸屯塢未附者李頭之討樊雅也力戰有勳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龍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逖川益怒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馬逖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憩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戎飢久益懼無復鬬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驍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窘遁退據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戚漸覺侯騎警獲穀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逖復爲逖所破勒鎮戚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等各以計力相攻擊逖脩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踈交賤綏皆盡禮遇之由是黄河以南

壘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遊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克獲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克己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故劉琨與親故書盛贊逖威德詔進逖爲鎭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皋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逖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當進據武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逖雖內懷憂憤而圖進取不輟營繕武牢城城北臨黃河西接成皋四望甚遠逖恐南無堅壘必爲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新蔡內史周閎率衆築壘未成而逖病甚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逖弟約代領其衆約別有傳逖兄納

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乂聞之遺其二婢辟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邪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歷官多所駮正有補於時齊王冏建義趙王倫收冏弟北海王實及前黃門郎弘農董祚弟艾與冏俱起皆將害之納上疏救焉並見宥後爲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以洛下將亂乃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爲軍諮祭酒納好弈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遇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當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遊宦四方華夷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眞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行於世便成沒而不朽僕雖無才非志不立故疾沒世而無聞焉所以自彊不息也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圍棋然後忘憂也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耳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況於大府安可不置因舉隱稱清純亮直學思沈敏五經羣史多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修著一代之典褒貶與奪誠一時之儁也帝以問記室參軍鍾雅雅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自納始也初納與逖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有不平乃密以啓帝稱約懷陵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讎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約爲逆朝野歎納有鑒裁焉溫嶠以納州里父黨敬而拜之嶠既爲時用盛言納有名理除光祿大夫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勳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污盜跖引少則爲清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卒於家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倫之幕當于是日實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遞萃居戎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跅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

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貞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啓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圄痛哉士稚叶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災虐告釁竝轂徒招惜矣

贊曰越石才雄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徹功踦躇汾晉契闊懽戎見欺段氏于嗟道窮祖生烈烈夙懷奇節扣楫中流誓清凶孽鄰醜景附遺萌載悅天妖是徵國恥奚雪

晉書卷六十二

晉書卷六十二考證

劉琨傳匹磾從弟末波○本書及後魏書波或作柫或作柭

能隆二伯主○文選作荀能隆二伯

祖逖傳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也○稚監本作雅又遒訛作遵今從本書地理志改正

遮胡場主陳川自號車朔將軍○綱目分注逖攻川於逢關與此小異

晉書卷六十二考證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三

邵續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也父乘散騎侍郎續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爲成都王穎參軍穎將討長沙王乂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續雖惑之穎不納後爲荀晞參軍除泌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還家糾合亡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以續子乂爲督護續綏懷流散多歸附之石勒既破浚遣乂還招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亦以乂爲督護既而段匹磾在薊遣書要續俱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續垂泣曰我出身爲國豈得顧子而爲叛臣哉遂絕於勒勒乃害乂續懼勒攻先求救於匹磾匹磾遣弟文鴦救續文鴦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弟長鮮卑及閻文鴦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鴦追勒至安陵不及廣勒所署官幷驅三千餘家又遇騎入散勒北邊掠常山亦二千家而還匹磾既殺劉琨鴈晉多怨叛遂徙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爲平原樂安太守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續遣兄子武邑內史存與文鴦率匹磾衆就食平原爲石季龍所破續先與曹嶷亟相侵掠嶷因存等敗乃破續屯田又抄其戶口續首尾相救疲於奔命太興初續遣存及文鴦屯樂南黃巾固因以通嶷懼求和俄而匹磾率衆攻段末杯石勒知續孤危遣季龍乘虛圍續季龍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率衆出救季龍伏騎斷其後遂爲季龍所得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便奉匹磾爲主勿有二心時帝既閉續沒下詔曰邵續忠烈在公義誠懷慨綏集荒餘憂國亡身功勳未遂不幸陷沒朕用悼恨于懷所統任重宜時有代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緝爲營主續之忠誠著于公私今立其子足以安衆一以續本位即授緝使總率所統效節國難冒其家仇季龍遣使送續於勒勒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入表宅心遣晉怖威遣寘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爲君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續對曰晉末機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老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言歸遣晉仍荷寵授誓盡忠節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於明朝矣周文生于東夷大禹出於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常邪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首神化聆隔皇風而況囚乎使囚去真即僞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貧囚囚不負大王也鼗鼓之刑囚之恆分但恨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于其君者乃吾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館厚撫之尋以爲從事中郎令自後諸剋敵擒後皆送之不得輒害其獲如續之流初季龍之攻續也朝廷有王敦之逼不遑救恤續既爲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歎以勵羣官續被獲之後存及竺緝等與匹磾晏城距寇而帝又假存揚武將軍武邑太守勒屢遣季龍攻之戰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磾及其弟文鴦與竺緝等悉見獲惟存得潰圍南奔在道爲賊所殺續竟亦遇害

李矩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也童亂時與羣兒聚戲便爲其率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及長爲吏送故縣令於長安征西將軍梁王肜以爲牙門伐氐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亭侯遷爲本郡督護太守宋胄欲以所親吳畿代之矩謝病去畿恐矩復還陰使人剌矩會有人救之故得免屬劉元海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爲鄉人所愛乃推爲塢主東屯黎陽後移新鄭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東海王越以爲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率衆修洛陽千金堨以利運漕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奔陽城衛將軍華荅奔成皋時大饑賊帥侯都等每略人而食之藩荅部曲多爲所啖矩討都等滅之乃營護藩荅各爲立屋宇輸穀以給之及藩承制建行臺假矩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大衆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

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遣藩表元帝加矩冠軍將軍轄車幢蓋進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相仍又多疫癘矩垂心撫恤百姓頗得衆會長安單於東下所在多虜掠矩遣部將擊破之盡得賊所略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萬有彼此乃一時遣之時劉琨所假河內太守郭默爲劉元海所逼乞歸於矩矩將使其甥郭誦迎致之而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率鮮卑范勝等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不通將還依邵續行至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劉公所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屠各舊長鮮卑遂邀肇爲聲援肇許之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潛遣輕舟濟河使勇士夜襲懷城捕賊留營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屬歸于矩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轅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羸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禡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焉不鳴凶胡臭羶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救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先是郭默閉矩被攻遣弟芝率衆援之既而聞破暢芝復馳來赴矩矩乃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爲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先是聰使其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慢中得聰書勑暢平矩訖過洛陽收固斬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卽斬振父子遂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洛後數月聰遣其太子粲率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趙固於洛固奔陽城山遣弟告急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皮領精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衆不以爲虞既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粲衆驚擾一時奔潰殺傷大半因據其營獲其器械軍實不可勝數及旦粲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聰因憤恚發病而死帝嘉其功除矩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安西將軍襄陽太守封倚武縣侯及劉粲嗣位晉虛日甚其將靳準乃起兵殺粲幷其宗族發聰冢斬其尸遣使歸矩稱劉元海屠各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幷矯稱天命至令二帝幽沒廣庭輒率衆扶侍梓宮因請上閣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爲石勒劉曜所沒矩以衆少不足立功每憤慨憤歎及帝踐阼以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時弘農太守尹安援威將軍宋始等四軍並屯洛陽各相疑阻莫有固志矩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安等乃同謀告石勒勒遣石生率騎五千至洛陽矩默軍皆退還俄而四將復背勒遣使乞迎默又遣步卒五百人入洛石生以四將相謀不能自安乃廣宋始一軍渡河而南百姓相率歸矩於是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誦爲揚武將軍陽翟令阻水築壘且耕且守爲滅賊之計屬趙固死石生遣騎襲誦誦多計略賊至輒設伏破之虜掠無所得生怒又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縣因攻誦壘接戰須臾退軍塹壁誦率勁勇五百追及生於馨腊故亭又大破之矩以誦功多表加赤幘曲蓋封吉陽亭侯郭默欲侵祖約矩禁之不可遂爲約所破石勒遣其養子虎襲默默懼後患未已將降於劉曜遣參軍鄭雄詣矩謀之矩距而不許後勒遣其將石夏率精兵五千襲矩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爲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第當何論勒復遣誦慶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答勒將石生屯洛陽大掠河南矩默大飢默因復說矩降曜矩既爲石夏所破遂從默計遣使於曜曜遣從弟岳軍于河陰欲與矩謀攻石生勒使將圍岳岳閉門不敢出默後爲石虎所敗自密南奔建康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等齎書與默又勑誦曰汝識吾士之談不迎接郭默皆由於卿臨難逃走其必留之誦道及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遁誦擁其餘衆而歸矩待其妻子如初劉岳以外救不至降于石季龍矩所統將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討乃率衆南走將歸朝廷衆皆遁亡惟郭誦及參軍郭方功曹張景主簿荀遐將軍馮鎮江霸梁志司馬尚季弘李矐段秀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縣矩壁馬卒葬襄陽之峴山

段匹磾

段匹磾東部鮮卑人也種類勁健世爲大人父務勿塵遣單于東海王越征討有功王浚表爲親晉王封遼西公嫁女與務勿塵以結昵援懷帝即位以務勿塵爲大單于匹磾爲左賢王率衆助國征討假撫軍大將軍務勿塵死弟涉復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號劉琨遏洛陽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鴦從弟末柸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柸追入壘門爲勒所獲勒賀末柸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將許之文鴦諫曰受命討勒事以末柸一人故縱成擒之寇既失淩意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以繒馬二百五十匹金鏁各一篦贖末柸勒歸之又厚以金寶綵絹報疾陸眷疾陸眷令文鴦與石季龍同盟約爲兄弟遂引騎還昌等不能獨守亦還薊武初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結盟討勒幷檄涉復辰疾陸眷末柸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候衆軍勒懼遣間使厚賂末柸然末柸既恩報其舊恩且因匹磾在外欲襲奪其國乃間匹磾於涉復辰疾陸眷曰以父兄而從子弟邪雖一旦有功匹磾猶收之矣涉復辰等以爲然引軍而還匹磾亦止會疾陸眷病死匹磾從劉弈喪至于右北平末柸宣言匹磾將篡出軍擊敗之末柸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人自立爲單于及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幷州依之復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匹磾復爲末柸所敗士衆離散懼琨圖己遂害之於是晉人離散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續末柸又攻敗之匹磾被瘡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進討君之惠也續曰賴公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幷力追末柸斬獲略盡又令文鴦北討末柸弟於劉城及還去城八十里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爲石季龍所邀文鴦以其親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季龍復抄城下文鴦登城臨見欲出擊之匹磾不許文鴦曰我以勇聞故百姓杖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也令衆失望誰復爲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胡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季龍呼曰大兄與我俱是戎狄久望共同天不遂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文鴦罵曰汝爲寇虐久應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死不爲汝擒遂下馬苦戰



梁折執刀力戰不已季龍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鄴前捉文鴦文鴦戰自辰至申力極而後被執城內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樂安內史泊勸兵不許泊復欲執喪使王英送於季龍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遏吾不得歸朝亦以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過欲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渡黃河南匹磾著朝服持節賓從出見季龍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浊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爲汝敬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磾結爲兄弟季龍起而拜之匹磾到襄國又不爲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爲主事覺被害文鴦亦遇鴆死惟末柸存焉及死弟牙立矛死其後從祖就陸眷之孫遼立自稱大單于後值晉寧亂自稱位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御晉人其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水然所統胡晉可三萬餘家控弦可四五萬騎而與石季龍遞相侵掠遣兵不息竟爲季龍所破徙其遺衆數萬家於司雍之地其子蘭復聚兵與季龍爲患久之及石氏之亡末柸之子勤鳩集胡羯得萬餘人保枉人山自稱趙王附于慕容儁儁爲與閔所敗徙于緜幕儁即單號儁遣慕容恪擊之勤懼而降

## 魏浚　浚族子毓

魏浚東郡東阿人也寓居關中初爲雍州小史河間王顒敗亂之後以爲武威將軍後爲度支校尉有幹用永嘉末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硤石時京邑荒儉浚劫掠得穀豪猾之懷帝帝以爲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以亂不之官及洛陽陷屯于洛北石梁塢撫養遺衆漸修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喻說大晉運數亹長行已建立節之者甚衆其有恃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加侵暴於是遠近感悅襁負至者甚衆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時太尉荀藩建行臺在密縣浚詣藩諮謀軍事藩甚悅要率矩同會矩將夜赴之矩官屬以浚不可倩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疊歡浚因與矩相結而去劉曜忌浚得衆率衆軍圍之劉演郭默遣軍來救曜分兵逆於河北乃伏兵深隱處以邀演默軍大破之壘廣演等騎浚夜遁走爲曜所得遂死之追

贈平西將軍，族子該領其衆。

該一名亥，本儁居京北陰盤，河閒王顒之伐趙王倫，以該爲將兵都尉，及劉曜攻洛陽，隨渡赴難，先領兵守金墉城，故得無他嬰引去，餘衆依之。時杜預子尹爲弘農太守，屯宜陽界一泉塢，數爲諸賊所抄掠，尹要該共距之，該遣其將馬瞻將三百人赴尹，瞻知其無備，夜襲尹殺之，迎該據塢，塢人震懼，並服從之，乃與李矩、郭默相結，以距賊衝，藩即以該爲武威將軍，統城西雍涼人。使討劉曜。元帝承制加冠軍將軍、河東太守，督護河東、河南、平陽三郡，曜嘗攻李矩，該破之，及矩將迎郭默，該遣軍助之，又與河北尹任愷相連結，後漸饑弊，曜寇日至，欲率衆南徙，衆不從。該遂單騎走至南陽，帝又以爲前鋒都督，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馬瞻率該餘衆降曜，曜徵發既苦瞻，又驕虐部曲，遣使呼該，該密往赴之，其衆殺瞻而納該。該遷於新野，率衆助周訪討平杜曾，詔以該爲順陽太守，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欲觀該去就，試以敦旨動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距而不應。及蘇峻反，率衆赦臺軍次石頭，受陶侃節度，峻未平，該病篤，還屯，卒於道，葬于武陵，從子雄統其衆。

## 郭默

郭默，河內懷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爲督將。永嘉之亂，默率遭衆自爲塢主，以漁舟抄東歸行旅，積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漸衆，撫循將士，甚得其歡心。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爲違制，將殺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遣使謁劉琨。琨加默河內太守，劉元海遣從子曜討默，曜列三屯圍之，欲使餓死。默送妻子爲質，幷請糧。琨設守曜怒，沉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於劉琨，琨知默狡猾，留芝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急。會芝出城浴馬，使強與俱歸，乃遣芝質於石勒，勒以默多詐，封默書與劉曜。默使人伺得勒書，便突圍投李矩，後與矩幷力距劉石。事見矩傳。太興初，除頴川太守。默與石虎戰敗，矩轉處弱，默深憂懼，解印授其參軍殷嶠，謂之曰：「李使君遇吾甚厚，今遂棄去，無顏謝之。三日可白吾去也。」乃奔陽翟。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人單馬馳去。默至京都，明帝授征虜將軍、劉遐率以默爲北中郎將、監淮北軍事，假節，遐故部曲李龍等謀反，詔默爲右衛將軍，趙胤討平之。朝廷將徵蘇峻，憚其爲亂，召默拜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初戰有功，及六軍敗績，南奔郗鑒，議於曲阿北大業里作壘以分賊勢，使默守之。峻遣韓晃等攻默甚急，壘中頗乏水，默懼分人馬出外，乃潛從南門遁出，留人堅守。會峻死，圍解，徵爲右軍將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衛，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胤曰：「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善以此臨敵，少有不敗矣。時當爲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胤曰：「所論事雖然，非小人所及也。當發求資於胤。」時胤被詔免官，不即歸罪，方自申理，而驕侈更甚，遠近怪之。初，默之被徵，距蘇峻也，下次尋陽，見胤胤參佐張滿等輕默，傔鞿視之。默常切齒。至是，胤臘日餉默酒一器，豬一頭。默對信投之水中，忿憤益甚。又僑人蓋肫先略取祖渙所殺孔煒女爲妻，煒家求之，張滿等使還其家，肫不與。因與胤滿有隙。至是，肫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長史司馬張滿荀楷等日夜計謀，反逆已形，惟忌郭侯一人云當先除郭侯而後起事，禍將至矣，宜深備之。」默既懷恨，便率其徒候旦門開，襲胤，胤將吏欲距默，默呴之曰：「我被詔有所討動者誅，及三族。」遂入至內，殺胤，尚與妾臥。默牽下斬之，出取胤傑佐張滿荀楷等，誣以大逆，傳胤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視內外，掠胤女及諸妾幷金寶，遣船初云下都，俄而遂停胤故府，招桓宣王愆期。愆期懼逼，勸默爲平南，江州。默從之。愆期因挑廬山桓宣固守，不應。司徒王導懼不可制，乃大赦天下，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武昌太守鄧嶽馳白太尉陶侃。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日率衆討默。上疏陳默罪惡，導聞之，乃收胤首，詔庾亮助侃討默。默欲南據豫章而侃已至城下，築土山以臨之，諸軍大集，圍之數重。侃惜默驍勇，欲活之，遣郭誦見默，默許降，而默將張丑、宋侯等恐爲侃所殺，故致進退不時，得出攻之，轉急，宋侯遂縛默來降，即斬于軍門，同黨死者四十人。傳首京師。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闊喪亂之辰，驅馳戎馬之際，威懷足以容衆，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讐，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

室而矩能以少擊衆戰勝獲多遂使玄明憤恚世龍挫衂惜其寡弱功虧一簣方之數子其最優乎默既拔迹危亡參陪朝伍忿因毗晷禍及誅夷非夫狂悖豈宜至此段匹磾本自遐方而保心朝廷始則盡忠國難終乃抗節虜廷自縻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之見殊段氏實以威名匹磾之取戮世龍亦由衆望禍福之應何其速哉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贊曰邵李諸將實惟忠壯蒙犯艱危驅馳亭鄣力小任重功虧身喪匹磾勁烈隕身全節默實凶殘自貽罪戾

晉書卷六十三



邵續傳俄而匹磾率衆攻段末杯○前劉琨傳稱匹磾從弟末波此更稱末杯先後互異

段匹磾傳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號○疾陸眷石勒載記作段就六眷又作段疾六眷陽裕傳又作段眷亦稱段末波與末柸末杯先後互異耳

晉書卷六十三考證

晉書卷六十四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四

武十三王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柬譽美人生城陽懷王景楚隱王瑋長沙厲王乂徐才人生城陽殤王憲匿才人生東海沖王祗趙才人生始平哀王裕趙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人生淮南忠壯王允吳孝王晏嚴保林生新都懷王該陳美人生清河康王遐諸姬生汝陰哀王謨程才人生成都王穎王才人生孝懷帝楊悼后生渤海殤王恢餘八子不顯母氏並早夭又無封國及追證今並略之其瑋乂穎自有傳

毗陵悼王軌字正則初拜騎都尉年二歲而夭太康十年追加封證以楚王瑋子義嗣

秦獻王柬字弘度沉敏有識量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寧初徙封南陽王拜左將軍領右軍將軍散騎常侍武帝嘗幸宣武場以三十六軍兵簿令柬料校之柬一省便擿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以左將軍居齊獻王故府甚貴寵爲天下所屬目性仁訥無機辯之譽太康十年徙封於秦邑八萬戶于時諸王封中土者皆五萬戶以柬與太子同產故特加之轉鎮西將軍西戎校尉假節與楚淮南王俱之國及惠帝即位來朝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錄尚書事進位大將軍時楊駿伏誅東閤既痛舅氏覆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帝貞靖遷藩而汝南王亮留東輔政及亮與楚王瑋被誅時人謂柬有先識元康元年薨時年三十朝野痛惜之葬禮如齊獻文王攸故事廟設軒懸之樂無子以淮南王允子郁爲嗣與允俱被害永寧二年追證曰悼又以吳王晏子鄰嗣懷帝崩鄰入纂帝位國絕

城陽懷王景字景度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後泰始五年受封六年薨

東海沖王祗字敬度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殤王薨復以祗繼兆其年薨時年三歲

始平哀王裕字濟度咸寧三年受封其年薨年七歲無子以淮南王允子迪爲嗣太康十年改封漢王爲趙王倫所害

淮南忠壯王允字欽度咸寧二年封濮陽王拜越騎校尉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假節元康九年入朝初愍懷之廢議者將立允爲太弟會趙王倫廢賈后詔遣以允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領中護軍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敬服之倫既有篡逆志允陰知之稱疾不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憚之轉爲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遣御史逼允收官屬以下勑以大逆允悉視詔乃舒秀手書也大怒便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而獲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幔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倫書左丞王輿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劍客也與戰頻敗之倫兵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畦秘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宮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徽兄淮時爲中書令遣廢駙馬幡以解圍倫子虔爲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納以富貴於是遣司馬督護伏胤領騎四百從宮中出擧空版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陣納之下車受詔爲胤所害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已擒倫矣百姓大悅既而聞允死莫不歎惠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滅者數千人及倫誅齊王冏上表理允曰故淮南王允忠孝篤誠憂國忘身討亂奮發幾於剋捷遭天凶逆奄至隕没逆黨遷惡幷害三子冤魂酷毒莫不悲酸洎舉義兵淮南國人自相率領衆過萬人人懷忼慨憑國統滅絕發言流涕臣輒以愚超繼允後以慰存亡有詔改葬賜以殊禮追贈司徒冏敗趙被幽金墉城後更以吳王晏子祥爲嗣拜散騎常侍洛京傾覆爲劉聰所害

代哀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受封少有廢疾不之國演常止于宮中薨無子以成都王穎子廓爲嗣改封中都王後與穎俱死

新都王該字玄度咸寧三年受封太康四年薨時年十二無子國除

清河康王遐字深度爽容儀有精彩武帝愛之既受封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太康十年增封渤海郡歷右將軍散騎常侍前將軍元康初進撫軍將軍加侍中遐昇而慵嗣無所是非性好內不能接士大夫及楚王瑋之舉兵也使遐收衛瑾而瑋敗更策時遠壹殺瑋子孫遐不能禁爲世所尤永康元年薨時年二十八四子覃嵩銓端覃嗣立及冲太孫薨齊王冏表曰東宮曠然冢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宮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絕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衆孫之中於今爲嫡昔薄姬實明文則承位覃外祖恢世載名德覃宜奉宋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享四海顒顒之望覃兄弟雖並出紹可開令淑還爲國胤不替其嗣輒部大將軍頴及羣公卿士咸同大順請具禮儀擇日迎拜遂立覃爲皇太子既而河間王顒勝遷大駕表成都王穎爲皇太弟歷覃復爲清河王初覃爲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歛生隱起如麻累祖母陳太妃以爲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覃爲皇胤是其瑞也毀而賣之象覃見廢不終之驗也永嘉初前北軍中候任城呂雅度支校尉陳頴等謀立覃爲太子事覺幽於金墉城未幾被害時年十四葬以庶人禮制初封新蔡王覃薨還封清河王銓初封上庸王懷帝即位更封豫章王二年立爲皇太子洛京傾覆沒于劉聰端初封廣川王銓之爲皇太子也轉封豫章禮秩如皇子拜散騎常侍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假節當之國會洛陽陷沒端東奔荀晞於蒙晞立爲皇太子七十日爲石勒所沒

汝陰哀王謨字令度太康七年薨時年十一無後國除

吳敬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丹陽吳興宛吳三郡歷射聲校尉後軍將軍與兄淮南王允共攻趙王倫允敗收晏付廷尉欲殺之傳祗於朝堂正色而爭於是羣官並諫倫乃貶爲賓徒縣王後徙封代王倫誅詔復晏本封拜上軍大將軍開府加侍中長沙王乂成都王穎之相攻也乂以晏爲前鋒都督數交戰永嘉中爲太尉大將軍晏爲人恭愿才不及中人於武帝諸子中最劣又少有風疾視增不端後轉增劇不堪朝覲及洛京傾覆晏亦遘害時年三十一愍帝即位追贈太保五子長子不顯名與晏同沒餘四子祥鄒固衍祥嗣淮南王允鄒即愍帝固初封漢王改封濟南衍初封新都王改封濟陰爲散騎常侍皆沒于賊

勃海殤王恢字恩度太康五年薨時年二歲追加封謚

## 元四王

元帝六男宮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裒石婕妤生東海哀王冲王才人生武陵威王晞鄭夫人生琅邪悼王煥及簡文帝

琅邪孝王裒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賤入宮元帝命庾妃養之裒初繼叔父長樂亭侯渾後徙封宣城郡公拜後將軍及帝爲晉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裒有成人之量過於明帝從容謂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導曰世子宣城俱有勛績之目固當以年於是太子位遂定更封裒琅邪恭王後改食會稽宣城邑五萬二千戶拜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徵還京師建武元年薨年十八贈車騎大將軍加侍中及妃山氏薨祔葬穆帝更贈裒太保子哀王安國立未踰年薨

東海哀王冲字道讓元帝以東海王越世子毗沒于石勒不知存亡乃以冲繼毗後稱東海世子以毗陵郡增本封邑萬戶又改食下邳蘭陵以越妃裴氏爲太妃拜長水校尉高選寮佐以沛國劉耽爲司馬頴川庾懌爲功曹吳郡顧和爲主簿永昌初遷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及東海太妃薨因發毗喪冲即王位以梁陽益東海國轄車騎將軍徙驃騎將軍咸康七年薨年三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無子成帝臨朝詔曰哀王無嗣國統將絕朕所哀恒其以小晚生奕繼哀王爲東海王以道遺罷梁陽更以臨川郡益東海及哀帝以琅邪王即尊位徙奕爲琅邪王東海國闕無嗣奕後入輔大業桓溫廢之復爲東海王既而貶爲海西公東海國又闕嗣隆安三年安帝詔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爲東海王繼哀王爲曾孫改食吳興郡爲桓玄所害國除

武陵威王晞字道叔出繼武威王幹後太興元年受封咸和初拜散騎常侍後

以湘東增武陵國除左將軍還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加侍中特進建元初領秘書監穆帝即位轉鎮軍大將軍還太宰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固讓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爲桓溫所忌及簡文帝即位溫乃表晞曰晞體自皇極故龍暉光世不能率由王度修己慎行而聚納輕剽荷藏亡命又惠綏矜忍虐加于人衷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免其世子綽官解子琇散騎常侍琇以梁王肜晞晞既見黜送馬八十五匹三百人杖以歸溫溫又遣新蔡王晃使自經與晞綽及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龢據曹秀舍人劉疆等謀逆遂收付廷尉請誅之簡文帝不許溫於是奏徙新安郡家屬悉從之而族誅殷涓等餘晃徙衡陽郡太元六年晞卒于新安時年六十六孝武帝三日臨于西堂詔曰感惟權慟便奉迎靈柩幷改移妃廖氏及故世子梁王諸喪家屬悉還復下詔曰故前武陵王體自皇極剋己恩愆仰惟先朝仁宥之旨豈可情禮靡寄其追封新寧郡王邑千戶晞三子綽琇遵以遵嗣追贈綽給事中琇散騎郎十二年追復晞武陵國綽琇各復先官琇遵繼梁國

梁王琇字寶明出繼梁王肜官至冠軍太僕與父晞俱廢薨子飯嗣太元中復國薨子珍之嗣桓玄篡位國人孔儁奉珍之奔于壽陽桓玄敗珍之歸朝廷大將軍武陵王令曰梁王珍之理悟貞立蒙險遠難撫義懷順戡奔關庭值壽陽擾亂在危克固且可通直散騎郎累遷游擊將軍左衛太常劉裕伐姚泓請爲諮議參軍裕將鞠王室經其艱審之

忠敬王遵字茂遠初襲封新寧時年十二拜受流涕哀感左右右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門何爲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疎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詣桓乎由是少稱聰慧及晞追復封武陵王以遵嗣歷位散騎常侍秘書監太常中領軍桓玄用事拜金紫光祿大夫玄篡貶爲彭澤侯遣之國行次石頭夜攜水入淮船破未得發會義旗興復還國第朝廷稱受密詔使遵總攝萬機加侍中大將軍移入東宮內外畢敬遵轉百官稱制書又教稱令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加班劍二十人義熙四年薨時年三十五詔賜東園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策贈太傅葬加殊禮子定王季度立拜散騎侍郎薨子球之立宋興國除

琅邪悼王煥字耀祖毋有龍元帝特所鍾愛初繼帝第長樂亭侯薄後封顯義亭侯尚書令刁協奏昔魏臨淄侯以邪隔爲家丞劉楨爲庶子今侯幼穎宜選明德帝令曰臨淄萬戶封又植少有美才能同遊田蘇者今曉生曠覽何論於此閒封此兒不以寵稚子也亡弟當應繼嗣不獲已耳家丞庶子足以播祠祭而已豈宜屈賓才以愛無用乎及煥疾篤帝爲之徹膳乃下詔封爲琅邪王嗣恭王後俄而薨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柏歷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役甚衆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諫曰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放凶荒必務約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庠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譏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羸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儉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阼興微濟弊聖懷勞謙務從儉約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異服旒翣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柏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琅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爲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蓋所居王公百寮萃在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凶門兩衰衣以細竹及材價直既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從簡闕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閒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緇以壺甄爲差則柷財大於壺明矣槨周於棺棺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爲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既滅殺而猶過舊此爲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于廟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即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丘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修虞於殯宮始則營草宮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臣至愚至賤忽求草前之非可謂狂瞽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

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遺託江表半州之地凋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憂之至重也正是匡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當場已罷之人營無益之事理已困之財修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瑣邪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豁蕩之言有補萬一塵露之微有增山海裘襲不報永昌元年立煥母弟昱爲瑣邪王即簡文帝也咸和二年徙封會稽以康帝爲瑣邪王康帝即位哀帝爲瑣邪王哀帝即位廢帝爲瑣邪王廢帝即位又以簡文帝攝行瑣邪王國祀簡文登祚國遂無嗣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爲瑣邪王太元十七年道子爲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瑣邪王恭帝即位於是瑣邪國除

簡文三子

簡文帝七子王皇后生會稽思世子道生皇子俞生胡淑儀生臨川獻王郁皇子朱生王淑儀生皇子天流李夫人生孝武帝會稽文孝王道子俞生朱生天流並早夭今並略之

會稽思世子道生字延長帝爲會稽王立道生爲世子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性疎躁不脩行業多失禮度竟以幽廢而卒時年二十四無後及孝武帝即位書曰見道生及臨川獻王郁郁曰大郎飢乏辛苦言竟不見帝傷感因以西陽王兼玄孫珣之爲後珣之歷吳興太守劉裕之伐關中以爲諮議參軍時帝道方謝珣之爲宗室之美與梁王珍之俱被害

臨川獻王郁字深仁幼而敏慧道生初以無禮失旨郁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爲之流涕簡文帝深器異之年十七而薨久之追證獻世子寧康初贈左將軍加散騎常侍追封郡王以武陵威王曾孫寶爲嗣追尊其母胡淑儀爲臨川太妃

寶字弘文歷祕書監太常左將軍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宋與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降爲西豐侯食邑千戶

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出後瑣邪孝王少以清澹爲謝安所稱年十歲封瑣邪王食邑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一戶攝會稽國五萬九千一百四十戶太元初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使錄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領司徒及謝安薨詔曰斯喪哲輔華戎未一自非明賢懿德莫能綏御內外司徒瑣邪王道子體道自然神識頴遠實當旦奭之重宜總二南之任可領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驃騎府讓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奏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羽葆鼓吹並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幾但與道子酣歌爲務姊姬尼僧尤爲親暱並竊弄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爲道子所樹立既爲揚州總錄勢傾天下自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爲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

太元以後爲長夜之宴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板答曰故宜武公勳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頷曰僕知僕知因舉酒屬玄玄乃得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女嫁於道子子時朝政既紊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榮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讓用爲郡守縣令並帶職在內委事於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衆無衛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爲患一也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五誡爲教絕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就其違二矣夫致人於死未必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擾無罪必天命其違三矣盜者未必躬竊人財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刮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爲本昔年下書勑使盡規而衆議紛集無所採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羣依傍法服五誡靡法尚不能遵況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優渥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陳太子宜出臨東宮覲奠陵廟葬疏奏並不省中書郎范寧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即寧之甥以諂事道子寧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郡袁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因發怒斬悅之

國寶甚懼復譖寧於帝帝不復已流涕出寧爲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嬖人趙牙出自優倡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謟進道子以牙爲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參軍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使宮人爲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爲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矚甚善也然修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千秋賣官販爵聚賓貨累億又道子既爲皇太妃所愛親過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敬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加崇禮秩博平令吳興閔人奭上疏曰驃騎諮議參軍茹千秋協附宰相起自徼賤竊弄威權街賣天官其子齊齡爲樂安令臧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姑屬類傾動亂時穀賤人飢流殣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恆鳴角京邑主簿戴員夫苦諫被囚殆至亡命而恆以醉酒見怒員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疏奏帝益不平而遷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爲兗州殷仲堪爲荊州王珣爲僕射王雅爲太子少傅以强王室而潛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任王緒由是朋黨競扇友愛遂壅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聽逮貴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時有人爲雲中詩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沉醉輕出教命捕賊千秋千豫朝政王憺守常國寶馳競荊州大度散誕難名威德之流法護王寧仲堪仙民特有言誄東山安道執操高抗何不徵之以爲朝匠荊州謂王忱也法護卽王珣寧卽王恭仙民卽徐邈字安道戴逵字也及恭帝爲琅邪王道子受封會稽國幷宣城爲五萬九千戶安帝踐阼有司奏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假黃鉞備殊禮固辭不拜又解徐州詔內外衆事動靜諮之帝旣冠道子猶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憺收國寶付廷尉幷其從弟琅邪內史緒悉斬之以謝於恭恭卽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錄尚書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爲侍中心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其先衞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屬道子妃葬帝下詔曰會稽王妃算賢莫二朕義同所親今葬加殊禮一依琅邪穆太妃故事元顯夙令光懋乃心所寄誠孝性烝烝至痛難奪然不以家事辭王事陽秋之明義不以私限違公制中代之變禮故閔子腰絰山王遑屈良以至感由中軌容著外有禮無時賢哲斯順須妃葬畢可居職如故于時王恭威振內外道子甚憺復引譙王尚之以爲腹心尚之說道子曰藩伯彊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衞道子深以爲然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以備恭與尚之等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尚之爲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道子使人說楷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往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可忘邪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嚼昔陵侮之恥乎若乃欲委體而臣之若恭得志以卿爲反覆之人必不相信何富貴可保禍敗亦旋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卽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奮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旣不能距恭反殺國寶自爾已來誰復敢據秩於君之事乎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當與天下同舉誅鉏姦臣何憂府不開爵不至乎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值反朝廷憂懼於是內外戒嚴元顯據秩懷慨謂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日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己任尚之爲之羽翼時相傳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爲征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琰及將軍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旣而楊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頴川太守溫詳新安太守孫泰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踩藉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衆仲堪旣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玄屯于尋陽朝廷嚴兵相拒內外騷然詔元顯甲杖百人入殿尋加散騎常侍中書令又領中領軍持節都督如故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矚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以少

年頗居權重慮有譏議於是以瑯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爲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以刀筆之才爲元顯謀主交結朋援多樹親黨自桓謙以下諸貴遊皆斂衽請交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己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嗷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爲中軍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更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卓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無貳師友正言弗聞諂譽日至或以爲一時英傑或謂爲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帝又以元顯有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劉氏爲會稽王夫人金章紫綬會洛陽覆沒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章綬請歸藩不許及太皇太后崩詔道子乘輿入殿元顯因諷禮官下議稱己德隆望重既錄百揆內外羣僚皆應盡敬於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荐興國用虛竭自司徒已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及謝琰爲孫恩所害元顯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封其子彥璋爲東海王尋以星變元顯解錄復加尚書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頻不利道子無他謀略唯日祠將侯廟爲厭勝之術既而孫恩遁于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牋於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兩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干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憚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大憚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藉門資素有豪氣既幷殷楊專有荊楚然桓氏世在西藩人或爲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私不贍玄必衆此縱其姦兇藉用憂之元顯曰爲之奈何法順曰玄始據荊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遑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爲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未若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道子尋拜侍中太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崇異之儀備盛威典其驃騎將軍僚佐文武即配太傅府加元顯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征討大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加黃鉞班劍二十人以伐桓玄竟以牢之爲前鋒法順又言於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斬之以孤荊楚之望且事之濟不繼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爲其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二三不可于時楊土饑虛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絕於是公私匱乏士卒唯給糒橐夫軍將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堂明日列陣於宣陽門外元顯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衍劉牢之遂降于玄元顯迴入宣陽門牢之參軍張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問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于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答曰爲王誕張法順所誤於是送付廷尉幷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衛竟承玄旨酖殺之時年三十九帝三日哭於西堂及玄敗大將軍武陵王遵承旨下令曰故太傅公阿衡二世契闊皇家親實之重地無與二驃騎大將軍內總朝雄外宣威略志湯世難以寧國祚天未靜亂禍酷備鍾悲動區宇痛貫人鬼感惟永往心情枋隕今皇祚反正幽顯式敘宜榮明國體述以舊典便可追崇太傅爲丞相加殊禮一依安平獻王故事追贈驃騎爲太尉加羽葆鼓吹丞相墳塋爵然顯隧非所須南道清通便奉迎神柩太尉宜便遷改可下太史詳吉日定宅兆於是遣通直常侍司馬瑜之迎道子柩于安成時寇賊未平喪不時還義熙元年合葬于王妃陵追崇元顯曰忠以臨川王寶子脩之爲道子嗣尊妃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熙避難豫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於是脩之歸于別第劉裕憙其詐而案驗

之果散騎郎勝淺奴勺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慟脩之復爲嗣竟證悼王無子國除

史臣曰秦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前王廣啓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嬪於魯衛應韓磐石犬牙連衡於吳楚齊代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數經國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及宮車晏駕壎土未乾國難荐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瑤枝瓊萼隨鋒鏑而消亡朱芾綠車與波塵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跡咸窟穴於豺狼楚楚周餘竟沉淪於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於此詳觀載籍未或前聞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耽荒麴蘗信惑讒諛遂使尼媒嬖朝權姦邪制國命始則彝倫攸斁終則宗社淪亡元顯以童丱之年受棟梁之寄專制朝廷陵蔑君親奮庸瑣之常材抗姦兇之巨猾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則元顯爲安帝之孫強道子實晉朝之宰輔者也列代之榮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城既壞矣畏也宜哉典午之喪亂弘多實此之由也

贊曰帝子分封畀此鞠凶札瘥繼及禍難仍鍾秦獻聰悟清河內顧淮南忠勇宣城識度道子昏凶遂傾國祚

晉書卷六十四

晉書卷六十五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五

王導　子悅　恬　治　協　劭　劭子珣　珉　劭子薈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即丘子司空劉寔辟引爲東閤祭酒遷祕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爲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教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輿具威儀教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竝現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荊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剋己勵節匡主軰邦於是尤見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爲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爲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軍公卿士皆婚於安恩遂使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勳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廣掃夏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並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達敵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對不過事侯倉舒愛子之體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貴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舞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恥辱天官混雜朝望頹毀導忝荷重任不能樂淩山海而開導亂源誉親名位取紊典謨送鼓舞加榮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勳高孤所深倚誠宜表彰殊禮而更約己沖心進思盡誠以身率衆宜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軍遷將軍尋加援威將軍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教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坐事除節千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敘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治通彝倫攸敘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若肌膚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於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於鄉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敦樸之業著浮僞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況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隆而復興俎豆之儀盛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恥未雪忠

臣義夫所以抚膺捐心荷禮儀廊國淳風漸者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歌心革面警警檢情捋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傳作拌害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準遵前典興復道教揚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姓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拜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會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鑒既而鑒敗抵罪導上疏曰徐龕叛戾久稽天誅臣創議征討舉羊鑒監關澤履師有司極法聖恩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總錄機衡使三軍挫衄臣之責也乞自貶黜以穆朝倫詔不許導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啓立於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爲胡所害始舉諱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爲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湯王教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既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晉爲安東時節假之及敎得志加導守侍中令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敎愽帝實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敎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義無以能奪自漢魏已來賜爵多由封爵離位通制重先無爵者例不加爵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必爵鄉校常伯無爵不爵甚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爵導所議也初帝愛頊邪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詔又實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敎始發疾導便率子弟發哀來聞謂敎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敎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敎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固讓帝朕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及石勒僭卽趙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己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導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諷誘永等謀舉帝出奔錢軍而峻衛衆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隨永奔于白石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昔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冤則無往不可若不續其麻則業土爲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宜於糟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峻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府藏空竭庫中惟有綿數千端綵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綿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綿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六年冬烝詔歸胙於導曰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沖見導每拜又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爲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謝時大旱導上疏遜位詔曰夫聖王御世動合至道遷無不周故能人倫攸敘萬物獲宜朕荷祖宗之重託於王公之上不能仰協玄風俯洽宇宙亢陽踰時兆庶胥怨邦之不臧惟予一人公體道明哲弘猷深遠勳格四海翼亮三世國典之不墜實仲山甫補之而獲樂據光引咎克讓元首之愆實賁宰輔祗增其闕博綜萬幾不可一日有曠公宜遵履謙之近節遵經國之遠略門下速遣侍中以下敎旨導固讓詔累遣之然後視事導閑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廉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燕酒作樂後令與車入殿

其見敬如此。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冊曰：「朕夙罹不造，肆陟帝位，未堪多難，禍亂旁興。公文貫九功，武經七德，外緝四海，內齊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業同伊尹，道隆姬旦。仰思唐虞登庸傳乂，申命羣官，允釐庶績，朕思遂高謨，弘濟遠猷，維稽古建爾于上公，永為晉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慼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賵襚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輼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為比。冊曰：「蓋高位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勳，至乎闔棺標跡，莫尚號謚，風流百代，於是乎在。惟公邁達沖虛，玄鑒劭邈，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棲遲務外，則名儁中夏，應期濯纓，則潛算獨運。昔我中宗肅祖之基中興也，下帷委誠而策定江左，拱己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鼓，禍亂易質，調陰陽之和，通彝倫之紀，遂龍承風，丹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復宣武之績，舊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荷負顧命，保朕沖人，遭遇艱圮，夷險委順，拯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之以仁，經緯三朝，而蕃道彌曠，方賴高謨以穆四海。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之殞保衡，有周之喪二南，曷諭茲懷。今遣使持節、謁者僕射任瞻錫謚曰文獻，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二弟穎、敞，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穎方溫太真，以敞比鄧伯道，並早卒。導六子：悅、恬、洽、協、劭、薈。

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悅弈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為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侍講東宮，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謚貞世子。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為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悅與導語，恆以慎密為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恆為母曹氏襞斂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悅無子，以弟恬子琨為嗣，襲導爵，丹陽尹，卒，贈太常。子嘏嗣，尚鄱陽公主，歷中領軍、尚書，卒。子恢嗣。義熙末，為游擊將軍。

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為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便有怒色。州辟別駕，不行。襲爵即丘子。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為必厚待己，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牀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歸。晚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弈棊，為中興第一。遷中書郎。帝欲以為中書令，導固讓，從之。除後將軍、魏郡太守，加給事中，領兵鎮石頭。導薨，去官。俄起為後將軍，復鎮石頭，轉吳國內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謚曰憲。

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弱冠，歷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郡內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為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為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苦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六。二子：珣、珉。

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為桓溫掾，俱為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溫經略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袁真，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琅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珣兄弟皆謝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絕婚，又離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時希安旨，乃出珣為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秘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杖之。轉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在郡為士庶所悅。徵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為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為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況擁強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而得免，語在國寶傳。二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時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謚曰獻穆。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實之未易耳。」玄輔政，改贈司徒。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聞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也。珣五子：弘、虞、柳、孺、曇首。宋世並有高名。

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僧彌，珉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為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法綱道人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為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為大令，珉為小令。太元十三年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太常。二子：朗、練，義熙中並歷侍中。

協字敬祖，元帝撫軍參軍，襲爵武岡侯，早卒，無子，以弟劭子謐為嗣。

謐字稚遠。少有美譽，與譙國桓胤、太原王綏齊名。拜秘書郎，襲父爵，遷秘書丞，歷中軍長史、黃門郎、侍中。及桓玄舉兵，詔謐銜命詣玄，玄深敬昵焉，拜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未至郡，玄以為中書令，領軍將軍、吏部尚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及玄將篡，以謐兼太保，奉璽冊詣玄。玄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加班劍二十人。初，劉裕為布衣，眾未之識也，惟謐獨奇貴之，嘗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謐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謐既受寵桓氏，常不自安。護軍將軍劉毅嘗問謐曰：「璽綬何在？」謐益懼。會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謐從弟諶少驍果輕俠，欲誘謐還吳，起兵為亂，乃說謐曰：「王綏無罪，而義旗誅之，是除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謐懼而出奔。劉裕牋詣大將軍、武陵王遵，遣人追躡。謐既還，委任如先，加謐班劍二十人。義熙三年卒，時年四十八。追贈侍中、司徒，謚曰文恭。三子：瓘、球、琇，入宋皆至大官。

劭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陽尹。劭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桓溫甚器之，遷吏部尚書、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為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簡。三子：穆、默、恢。穆，臨海太守。默，吳國內史，加二千石。恢，右衛將軍。穆三子：簡、智、超。默二子：鑒、惠。義熙中並歷顯職。

薈字敬文，恬虛守靖，不競榮利，少歷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薈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眾。徵補中領軍，不拜。徙尚書，領中護軍，復為征虜將軍、吳國內史。頃之，桓沖表請薈為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督浙江東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於官，贈衛將軍。子廞，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居于吳。王恭舉兵，

假厥建武將軍吳國內史令起軍助爲聲援厥即墨經合衆誅殺異己仍遣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聚兵輕俠赴者萬計厥自謂義兵一動勢必未寧可乘閒而取富貴而冒不旬日國寶賜死恭罷兵符厥去職厥大怒遂衆討恭恭遣司馬劉牢之距戰于曲阿厥衆潰奔走遂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少子華以不知厥存亡憂毀布衣蔬食後從兄謐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史臣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哲后也託負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于陵寢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北著玄石之圖乖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特彼江湖思建剋復之功用成翼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狠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肆毒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乃誡賈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槨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弼漢六合爲家夷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爲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其宜矣恬珣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隨聲慚劉毅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贊曰虎嘯猋馳龍升雲映武崗矯矯匡時緝政懿績克宣忠規靡競契叶三主榮逾九命貽刀表祥盆水流慶赫矣門族重光斯盛

晉書卷六十五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 列傳第三十六

###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馥魏揚州刺史父靖鎮北將軍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硏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率更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由是爲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爲幽朔所稱以勳德兼茂封宣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荆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驤等討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敗也以弘代爲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參軍蒯恆爲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爲都戰帥進據襄陽張昌幷軍圍宛敗趙驤軍弘退屯梁侃初等累戰破昌前後斬首數萬級及到官昌懼而逃其衆悉降荆土平初弘之退也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荆州弘至奕不受代舉兵距弘弘遣軍討奕斬之表曰臣以凡才謬荷國恩作司方州奉辭伐罪不能奮揚雷霆折衝萬里軍退於宛分受顯戮猥蒙含宥被遣之職即進達所鎮而范陽王虓先遣前長水校尉張奕領荆州臣至不受節度擅舉兵距臣今張昌姦黨初平昌未梟擒益梁流人蕭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扇動飆風駭蕩則滄海橫波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比須表上虞失事機輒遣軍討奕即梟其首奕雖貪亂欲爲荼毒由臣劣弱不勝其任令奕肆心以勞資斧敢引覆餗之刑甘受專輒之罪詔曰將軍文武兼資前委方夏宛城不守咎由趙驤將軍所遣諸軍剋滅羣寇張奕貪禍距違詔命將軍致討傳首闕庭雖有不請之嫌古人有專之之義其恢宏奧略鎮綏南海以副推轂之望焉張昌竄于下儁山弘遣軍討昌斬之悉降其衆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迺敘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爲論者所稱乃表曰被中詔勑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賞刑威非臣所專且知人則哲聖帝所難非臣闇蔽所能斟酌然萬事有機豪釐宜愼謹奉詔書差所應用蓋崇化莫若貴德則所以濟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頃者多難淳朴彌凋臣輒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波蕩之弊養退讓之操臣以不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參軍蒯恆牙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姦凶侃恆各以始終軍事初爲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初等之勳也司馬法賞不踰時欲人知爲善之速福也若不超報無以勸徇功之士慰熊羆之志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侃爲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恆爲山都令詔惟令臣以散補空缺然沶鄉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唱義舉舉善以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潭補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賊至守衞不移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尚書令史郭貞張昌以爲尚書郎欲訪以朝儀遁逃不出昌質其妻子避之彌遠勃孝篤著於臨危貞忠厲於強暴雖各四品皆可以訓獎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勃爲歸鄉令貞爲信陵令皆功行相參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愼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餘並從之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爲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幷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時益州刺史羅尚爲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弘移書贍給而州府綱紀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與尚弘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于時流人在荆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時總章大樂伶人避亂多至荆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爲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爲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

有寇使猶不宜聽況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論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弘上疏固讓許之進寿春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顒挾天子詔弘爲劉喬繼援弘以强方殘暴知顒必敗遣使受東海王越節度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前廣漢太守羊冉說弘以從橫之事弘大怒斬之河間王顒使張光爲順陽太守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彭城王前東奔有不善之言張光太宰腹心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爲也屢深恨之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上弘乃解南蠻以授前北軍中候蔣超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衆屯于夏口又遣治中何松領建平宜都襄陽三郡兵屯巴東爲羅尚後繼又加南平太守應詹軍遣將軍督三郡水軍繼蔣超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間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爲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爲質弘遣之曰賓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闚境永興三年詔進號卓騎將軍開府及餘官如故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慇懃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弘遣參軍劉盤爲督護率諸軍會之盤既旋弘自以老疾將解州及校尉適分授所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初成都王穎南奔欲之本國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馬郭勳欲推穎爲主弘子璠追遵弘志於是壘莊率府兵討勳戰於濁水斬之襄沔肅清初東海王越疑弘與劉喬貳于己雖下節度心未能安及弘距穎璠又斬勳朝廷嘉之越手書與璠贊美之表贈弘新城郡公諡曰元以高密王略代鎮寇盜不禁詔起璠爲順陽內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及略薨山簡代之簡至知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爲主表陳之由是徵璠爲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至洛陽然後遣迎家累儻人侯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去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

陶侃　兄子瞻　瞻弟夔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丹吳陽武將軍侃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髲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爲督郵領枹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會州部從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勸諸吏請從事曰若鄙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過若不以禮吾能禦之從事卽退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終當有大名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夔察侃爲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過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除郎中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爲掾屬以侃寒宦召爲舍人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晫侃州里也爲鄉論所歸侃詣之晫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晫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晫曰此人非凡器也尚書樂廣欲會荊陽士人武庫令黃慶進侃於廣人或非之廣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慶後爲吏部令史舉侃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案官歸爲郡小中正會劉弘爲荊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爲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卿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以軍功封東鄉侯邑千戶陳敏之亂弘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內史扈瑋聞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瑣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爲督護使與諸軍幷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爲戰艦或盲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到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嚴肅凡有廣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雙鶴沖天而去時人異之服闋參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爲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瑣爲參軍軼與元帝素不平瑣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

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璨還軼璨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悅命璨爲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鞞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絶頃之還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卽遣兵逼羕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鈞臺爲後繼羕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弢令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爲前鋒兄子輿爲左翼擊賊破之時周顗爲荆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貢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泠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關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飢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衆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荆州矣佰仁方入境便爲賊所破不知鄙得刺史貢對曰鄙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可敦然之卽表拜侃爲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荆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遣朱伺等討江夏賊殺之賊王沖自稱荆州刺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令以杜曾爲前鋒大督護進軍斬沖悉降其衆侃召曾不到貢又恐矯命獲罪遂與曾舉兵反擊侃督護鄭攀於沌陽破之又敗朱伺於沔口侃欲退入瀆中部將張奕將貳於侃詭說曰賊至而動衆必不可侃惑之而不進無何賊至果爲所敗賊鉤侃所乘艚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戰僅而獲免張奕竟奔于賊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復率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爲先驅擊杜弢大破之屯兵于城西侃之佐史辭詣王敦曰州將陶使君孤根特立從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效出佐南夏輔翼劉征南前遏張昌後屬陳敏侃以偏旅獨當大寇無征不剋葢醜破滅近者王如亂北杜弢跨南二征奔走一州星馳其餘郡縣所在土崩侃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子來之衆前後累至奉承指授獨守危阨人往不動人離不散往年董督徑造湘城志陵雲霄神機獨斷徒以軍少糧懸不果獻捷然杜弢憒憒來還夏口未經信宿建平流人迎賊俱叛侃卽迴軍邀流芟夷醜類至使西門不鍵華圻無慶者侃之功也明將軍愍此荆楚救命塗炭使侃統領窮殘之餘寒者衣之饑者食之比屋相慶有若挾纊江濱孤危地非重險非可單軍獨能保固故移就高岸以避其衝賊輕易先至大衆在後侃距戰經日殺其名帥賊聲犬羊相結幷力來攻侃以忠臣之節義無退顧被堅執銳身當戎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當時死者不可勝數賊衆參伍更息更戰侃以孤軍一隊力不獨禦量宜取全以俟後舉而主者貢侃重加黜削侃性謙沖功成身退今奉還所受唯恐稽遲然某等區區實恐理失於內事敗於外憂釁之差將致千里使荆楚乖離西嶠不守脣亡齒寒侵逼無限也敦於是奏復侃官爵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鄧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賊中離阻杜弢遂疑張奕而殺之衆情益懼降者滋多王貢復挑戰侃遥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脚馬上侃盲訖貢斂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論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而弢敗走進剋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王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諧敦別遣南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爲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眞爲荆州侃之佐吏將士諧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鄧攀蘇溫馬儁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眞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截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殷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參軍侃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因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爲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沉俱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執劉沉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都諸將

皆請乘勝擊温邵佩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佩在州無事輒朝還百姓於嶺外慕遵於嶺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太興初進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舉兵反詔佩以本官領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州刺史教得志上佩復本職加散騎常侍時交州刺史王諒爲賊梁碩所陷佩遣將高寶進擊平之以佩領交州刺史錄前後功封次子夏爲都亭侯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餘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佩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衽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遺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佩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佩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佩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佩子瞻爲賊所害平南將軍温嶠要佩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佩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爲恨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爲盟主佩乃遣督護龔登率衆赴嶠而又追迴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佩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厲言衆遵嗚喪至不臨五月與温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佩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累戰無功諸將請於查浦築壘壁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佩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嶮



瀕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佩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佩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佩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佩督護龔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大潰峻弟逸復聚衆佩與諸軍斬逸於石頭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佩致討亮用温嶠謀諸佩拜謝佩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佩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佩旋江陵導以爲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戶賜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偪遠移鎮巴陵遣諮議參軍張夔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領江州佩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儁率兵據湓口佩以大軍繼進默遣使奴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佩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佩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狠加極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寬弛欲因隙會騁其縱橫耳發使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遭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佩省書笑曰是乃遭養時賊也佩既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諸佩降佩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閑佩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長佩蘇峻將馮鐵殺佩子奔于石勒勒以爲戍將佩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佩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佩旋于巴陵因移鎮武昌佩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苑遠子珧爲湘東太守胖劉弘曾孫安爲掾屬表論梅陶先徵時所荷一稔咸報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遠平襄陽拜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上表固讓曰臣非倉梁於曩昔而虛據於今日事有合於時宜臣豈敢與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豈與朝廷作異臣常欲除諸

浮長之事遣諸虛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若臣杖國威靈梟雄斬勒則又何以加咸和七年六月疾篤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慨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勒國臣修遷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窀穸葬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綿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間者猶爲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母丘奧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敘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羣儁司徒導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大尉章荊江州刺史印傳棨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侃輿車出臨津就船明日薨于樊谿時年七十六成帝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荊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經德蘊哲謀猷弘遠作藩于外八州肅清勤王于內皇家以寧乃者桓文之勳伯舅是憑方賴大猷俾屏予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策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鴻臚追贈大司馬假蜜章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又策謚曰桓祠以太牢侃遺令葬國南一十里故吏刊石碑畫像於武昌西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及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曰章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章爲小人今王章爲君子殷融爲小人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己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時武昌號爲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爲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迺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迺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愆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恆得法外意其爲世所重如此然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或云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强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者並不顯

洪辟丞相掾早卒

瞻字道真少有才器歷廣陵相廬江建昌二郡太守遷散騎常侍都亭侯爲蘇峻所害追贈大鴻臚謚愍悼世子以夏爲世子及送侃喪還長沙夏與斌及稱各擁兵數千以相圖既而解散斌先往長沙悉取國中器仗財物夏至殺斌庾亮上疏曰斌雖醜惡罪在難忍然王憲有制骨肉至親親運刀鋸以刑同體傷父母之恩無惻隱之心應加放黜以懲暴虐亮表未至都而夏病卒詔復以瞻息弘襲侃爵仕至光祿勳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爲吳昌侯五百戶

琦，司空掾。

旗，歷位散騎常侍、郴縣開國伯。咸和末，為散騎侍郎。性甚凶暴。卒，子定嗣。卒，子䜩之嗣。卒，子謙之嗣。宋受禪，國除。

斌，尚書郎。

稱，東中郎將、南平太守、南蠻校尉、假節。性忼勇不倫，與諸弟不協。後加建威將軍。咸康五年，庾亮以稱為監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以本所領二千人自隨，到夏口。輕將二百人下見亮，亮大會吏佐，責稱前後罪惡，稱拜謝，因罷出。亮使人於閤外收之，棄市。亮上疏曰：「案稱大司馬侃之孽子，父亡不居喪位，荒耽于酒，昧利偷榮，擅攝五郡，自謂監軍，輒召王官，聚之軍府。故車騎將軍劉弘曾孫安寓居江夏，及將楊恭、趙韶，並以言色有忤，稱放聲當殺，安、恭懼，自赴水而死，韶於獄自盡。將軍郭開從稱往長沙赴喪，稱疑開附其兄弟，乃反縛懸頭於帆檣，仰而彈之，鼓棹渡江二十餘里，觀者數千，莫不震駭。又多藏匿府兵，收坐應死，臣猶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馬。稱肆縱醜言，無所顧忌，要結諸將，欲阻兵構難。諸將惶懼，莫敢酬答，由是姦謀未即發露。臣以侃勳勞王室，是以依違容掩，故表為南中郎將，與臣相近，思欲有以匡救之，而稱豺狼愈甚，發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義有專斷，輒收稱伏法。」

範最知名，太元初，為光祿勳。

岱，散騎侍郎。

臻字彥遐，有勇略智謀，賜爵當陽亭侯。咸和中，為南郡太守、領南蠻校尉、假節。卒官，追贈平南將軍，謚曰肅。

臻弟輿，果烈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初，賊張奕本中州人，元康中被差西征，遇天下亂，遂留蜀，至是率三百餘家欲就杜弢，為侃所獲。諸將請殺其丁壯，取其妻息。輿曰：「此本官兵，數經戰陣，可赦之以為用。」侃赦之，以配輿。及侃與杜弢戰敗，賊以桔槔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色。輿率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剋。賊又率衆將焚侃輜重，輿又擊破之。自是每戰輒剋，賊望見輿軍，相謂曰：「避陶武威。」無敢當者。後與杜弢戰，輿被重創，卒。侃哭之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為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史臣曰：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為九州，輔相玄功，咨于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寄宣風，備連率之儀，威騰閫外，總頒條之務，禮縟區中，委稱其才，甘棠以之流詠，據非其德，鐘鼎以是興嗟。中朝叔世，要荒多阻，分符建節，並紊天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綰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曲徂荊，亟斂豺狼之迹，蠻賨登善，窮搜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褫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儁之列，超居外相，宏總上流。布澤懷邊，則嚴城靜柝；釋位匡主，則淪鼎再寧。元規以咸里之榮，挹其膚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時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有徵。

贊曰：和季承恩，建旟南服。威靜荊塞，化揚江澳。戮力天朝，匪忘忠肅。長沙勤王，擁旆戎場。任隆三事，功宣一匡。繄賴之重，匪伊舟航。

晉書卷六十六

晉書卷六十六考證

陶侃傳追贈大司馬假密章○臣紹曾按本書山濤傳策賜司徒璽印紫綬侍中貂蟬新睿伯璽印青朱綬此云密章疑璽字之訛也

晉書卷六十六考證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七

溫嶠

溫嶠字太真司徒羌第之子也父憺河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弟稱於邦族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隸命爲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數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後舉秀才灼然二品司徒辟東閣祭酒補上黨潞令平北大將軍劉琨要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爲參軍琨遷大將軍嶠爲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嶠爲右司馬子時幷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爲之謀主琨所憑恃屬二都傾覆社稷絕祀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鮑之才而明公有桓公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顗謝琨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歎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求反命不許會琨爲段匹磾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勳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司八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讎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鬬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荊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反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爲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爲勞費嶠上疏以爲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轡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備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即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鎮武入輔朝政嗣拜覲之禮閒人臣之儀不違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文王雖盛臣節不僭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偉芳烈播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舜禹文王服事之勤惟公旦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爲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望實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爲之姦謀因敦錢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爲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徼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時制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固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疎遠君子朝廷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間處其朝者恆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遭養時晦之辰也且敦爲大逆之日拘錄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違晏處如陸玩羊曼劉胤蔡謨郭璞常與臣言

備知之矣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枉入姦黨宜施之以寬加以玩等之誠闕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實負其心陛下仁聖含弘思求允中臣階緣博納干非其事誠在愛才不忘忠益帝從之是時天下凋弊國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之所先嶠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租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爲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冬蔑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閑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舒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須一年之後即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人於事爲便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材精周制六鄉莅事春秋之時入作鄉輔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誠由事有煩閑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土尚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既可精祿俸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其五曰古者親耕藉田以供粢盛舊制耦耕廣畝之宜今臨時市求既上虧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嘗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六曰使命愈遠益宜得才宜揚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遠取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議妻多納之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壼等同受顧命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將軍陶侃有威名於荊楚又以西夏爲虞故使嶠爲上流形援威和初代應詹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懷異行能親祭徐孺子之墓又脩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尋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府進退不便且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單車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斬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誄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臺下命削去之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珍寇爲先未效勳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結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語在寶傳初嶠與庾亮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爲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譴貫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輒屯次湓口即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褒逼宮城王旅挫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憧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殉難哀恨自咎五情摧隕慚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徵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蘭相如趙邦之陪隸恥君之辱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貴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咽血漏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況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長胡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即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爲賊用且租約情

性褊阨忌剋不仁薛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與義以抗其前彊胡外寇以臨其後運漕隔絕貢食空縣內乏外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勳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國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貧薪之徒簞食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胤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夫忠爲令德爲仁由己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龍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剋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擊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慼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網謬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荊楚西逼彊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勵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威謂其黨曰晉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遣大鴻臚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杖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壘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峻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衂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但今歲計殄賊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擒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豎爲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精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遽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勢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踶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王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錄尚書遺閒使宣旨並讓不受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爲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恂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橫杭橫杭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衆威震史勝含抱天子奔于嶠船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初峻黨路永匡術賈寧中塗悉以來歸順王導將褒顯之嶠曰術鼠竄首亂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爲幸已過何可復寵授裁導無以尊朝議將留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庾邑荒殘資用不給嶠備資舊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己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諸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二江州士

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冊書曰朕以眇身纂承洪緒不能光闡大道化洽時雍至乃狂狡滔天社稷危逼惟公明鑒特遭識心經遠慮皇綱之不維忿凶寇之縱暴倡率羣后五州響應首啓戎行元惡授誅王室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功格宇宙勳著八表方賴大猷以拯區夏天不愁遺早世薨殂朕用痛悼于厥心夫褒德銘勳先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剌史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匹謚曰忠武祠以太牢初葬于豫章後朝廷追憶勳德將爲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上表曰故大將軍憶忠誠著於聖世勳義感于人神非臣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臣書別臣藏之篋笥時時省視每一思述未嘗不中夜撫膺臨飯酸噎人之云亡憶實當之謹寫憶書上呈伏惟陛下既垂御省傷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沒黃泉追恨國恥奬臣戮力救濟艱難使亡而有知抱恨結草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憶棺柩無風波之危魂靈安於后土詔從之其後憶後妻何氏卒子放之便載喪還都詔葬建平陵北幷贈憶前妻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印綬放之嗣爵少歷清官累至給事黃門侍郎以貧求爲交州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牋曰放之溫憶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願遠存周禮近參人情則望實惟允時竟不納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邑交阯太守杜寶別駕阮敷並不從放之以其阻衆誅之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卒于官弟式之新建縣侯位至散騎常侍

鄧鑒　子愔　愔子超　愔弟晏　晏叔父監

鄧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廣之玄孫也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趙王倫辟爲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職及倫纂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惠帝反正參司空軍事累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辟爲主簿舉賢良不行征東大將軍荀晞檄爲從事中郎晞與越方以力爭鑒不應其召從兄旭晞之別駕恐禍及己勸之赴召鑒終不迴晞亦不之逼也及京師不守寇難繼起鑒遂陷於陳午賊中邑人張寶先求交於鑒鑒不許至是寶於午營來省鑒疾既而知鑒鑒謂寶曰相與鄰壤義不及逋何可怙亂至此邪寶大慚而退午以鑒有名於世將逼爲主鑒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鑒得歸鄉里于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寓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贍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爲主舉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山元帝初鎮江左承制假鑒龍驤將軍兗州剌史鎮鄒山時荀藩用李述劉現用兄子演並爲兗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傾闔州編戶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蟲蟻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衆至數萬帝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永昌初徵拜領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拜時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杖鑒爲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兗州剌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合肥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儗人必于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沖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滅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靦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教之黨與譖毀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鄧道徽儁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遂與帝謀滅敦既而錢鳳攻逼京都假鑒節加衛將軍都督從討諸軍事鑒以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軍號時議者以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爲自出距戰鑒曰羣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以算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德往年之暴皆人自爲守衆逆順之勢何往不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謀猷得展今以此羈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從之鑒以倘書令領諸屯營及鳳等平溫嶠上疏請宥敦佐吏鑒以爲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節晉亡之主故開待放之門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逆亂之朝無出

關之操準之前訓宜加義賞又奏錢鳳母年八十宜蒙全宥乃從之封高平侯賜絹四千八百匹帝以其有器望萬幾動靜輒問之乃詔鑒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王導議欲贈周札官鑒以爲不合節在札傳導不從鑒於是駁之曰敎之逆謀履霜日久錄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敎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從俄而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尋而帝崩鑒與王導卞壼溫嶠庾亮陸曄等並受遺詔輔少主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威和初領徐州刺史及祖約蘇峻反鑒閉門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還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爲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拔本塞原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罰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浸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董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鑒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于茄子浦鑒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庾亭三壘以距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爲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勦鑒退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託付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疆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閎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拜司空加侍中解八郡都督更封南昌縣公以先爵封其子晏時賊帥劉徽衆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加都督揚州之晉陵吳郡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進位太尉後以疾上疏遜位曰臣疾彌留遂至沉篤自忖氣力差理難冀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過才曾無以報上慚先帝下愧日月伏枕哀歎抱恨黃泉臣今虛乏救命朝夕輒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乞骸骨歸丘園惟願陛下崇山海之量弘濟大猷任賢使能事從簡易使廉裁之敬復興於今則臣雖死猶生之日耳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未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七兄悳晉陵內史遵讓愛養士甚爲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兗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祁奚之舉疏奏以蔡謨爲鑒軍司鑒薨時年七十一帝朝臨哭于朝堂遣御史持節護喪事贈一依溫嶠故事冊曰惟公道德沖邃體識弘遠忠亮雅正行爲世表歷位內外勳庸彌著乃者約峻狂狡奉流朝廷社稷之危賴公以寧功伸古烈勳邁桓文方倫大猷播異時難吳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夫爵以顯德胙以表行所以崇明軌迹丕揚徽劭今贈太宰胙曰文成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餓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遵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實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揚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遶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遵位至護軍翼爲劍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二子悟晏悟字方回少不交競弱冠除散騎侍郎不拜性至孝居父母喪殆將滅性服闋襲爵南昌公徵拜中書侍郎累騎何充輔政征北將軍褚裒鎮京口皆以悟爲長史再遷黃門侍郎時吳郡守闕欲以悟爲太守悟自以資望少不宜超在大郡朝議嘉之轉爲臨海太守會弟晏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頗稱恤歿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並有遺世之風俱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後以疾去職乃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十許年間人事頓絕簡文帝輔政與衛軍侯射江虨等

薦悟以爲執德存正識懷沉敏而辭職遺榮有不拔之操成務須才宜得遠其獨善宜見徵引以參政術於是徵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既到更除太常固讓不拜深抱沖退樂補遠郡從之出爲輔國將軍會稽內史大司馬桓溫以悟與徐兗有故義乃遷悟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居藩鎮非其好也俄屬桓溫北伐悟請督所部出河上用其子超計以己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又固辭解職勸溫幷領己所統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及帝踐阼就加鎮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久之以年老乞骸骨因居會稽徵拜司空詔書優美敦獎殷勤固辭不起大元九年卒時年七十二追贈侍中司空諡曰文穆三子超融沖超最知名

超字景興一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惜事天師道而超奉佛悟又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任心獨詣皆此類也桓溫辟爲征西大將軍掾溫遷大司馬又轉爲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爲溫主簿亦爲溫所重府中語曰幸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聲殉短故也尋除散騎侍郎時悟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溫恆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悟居之而悟暗於事機遭牋詣溫欲共樊王室修復園陵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牋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溫得牋大喜即轉悟爲會稽太守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爲之謀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太和中溫將伐慕容氏於臨漳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又進策於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不戰運道又難因資無所實爲深慮也今威夏悉力徑造鄴城彼伏公威略必堅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決戰呼吸可定設欲城鄴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但恐此計輕決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從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躡遵終亦潰敗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進進不速決退必憊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儻俛秋冬船道澀滯且北土早寒三軍盛禍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關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慚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既而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有慮不溫曰卿欲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矣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爲伊霍之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服宇內豈不可深思哉溫既素有此計深納其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遷中書侍郎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邪其權重當時如此轜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常謂其父名公之子位過應在謝安右而安入掌機權恆優游而已恆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穆安亦深恨之服闋除散騎常侍不起以爲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悟卒初超雖實黨桓氏以悟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愍爲弊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悟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悟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凡超所交友皆一時美秀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爲誄者四十餘人其爲衆所宗貴如此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悟常躡履問訊甚修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悟慢怠展而候之命席便遲延辭避悟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性好閑人樓逍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爲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暨費百金而不吝又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爲造徵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爲一時之傳甚相知賞超無子從第儉之以子僧施嗣

僧施字惠脫襲爵南昌公尉冠與王綏桓胤齊名累居清顯領宣城內史入補丹陽尹劉毅鎮江陵請爲南郡校尉假節與毅俱誅國除

曇字重熙少賜爵東安縣開國伯司徒王導辟秘書郎朝論以曇名臣之子每通以憲制年三十始拜通直散騎侍郎遷中書侍郎關文帝爲撫軍引爲司馬尋除尚書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時北中郎荀羨有疾朝廷以曇爲羨軍司加散騎常侍頃之羨徵還仍除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下邳後與賊帥傅末波等戰失利降號建威將軍尋卒年

四十二追贈北中郎諡曰簡子恢嗣

恢字道胤少襲父爵散騎侍郎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領太子右衛率恢身長八尺美鬚髯孝武帝深器之以爲有藩伯之望會朱序自表去職擢恢爲梁秦雍司荆揚幷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恢甚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勤有千計初姚萇將竇衝來降拜東羌校尉衝後舉兵反入漢川襲梁州時關中有巴蜀之衆皆背萇據弘農以結符登而登署衝爲左丞相徙屯華陰河南太守楊佺期遣上黨太守荀靜戍皇天塢以距之衝數來攻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城而佺期率衆次湖城討衝走之尋而慕容垂圍慕容永於潞川永窮蹙遣其子弘求救於恢幷獻玉璽一紐恢獻璽於臺又陳垂若幷永其勢難測今於國計謂宜救永永垂並存自爲仇讎連難不樓無能爲患然後乘機雙斃則河北可平孝武帝以爲然詔王恭庾楷救之未及發而永沒楊佺期以疾去職恢以隨郡太守夏侯宗之爲河南太守戍洛陽姚萇遣其子略攻湖城及上洛又使其將楊佛嵩圍洛陽恢遣建武將軍辛恭靜救洛陽梁州刺史王正胤率衆出子午谷以爲聲援略懼而退恢以功進征虜將軍又領秦州刺史加督隴上軍時魏氏彊盛山陵危逼恢遣江夏相鄧啓方等以萬人距之與魏王拓跋珪戰于榮陽大敗而還及王恭討王國寶桓玄殷仲堪皆舉兵應恭恢與朝廷持角玄等襄陽太守夏侯宗之府司馬郭毗並以爲不可恢皆殺之既而玄等退守尋陽以恢爲尚書將家屬都至楊口仲堪陰使人於道殺之及其四子託以羣蠻所殺喪還京師贈鎮軍將軍子循嗣

隆字弘始謇亮有匪躬之節初爲尚書郎轉左丞在朝爲百寮所憚坐漏洩事免頃之爲吏部郎復免補東郡太守隆少爲趙王倫所善及倫專擅召爲散騎常侍倫之篡也以爲揚州刺史寮屬有犯輒依臺閣峻制繩之遠近咸怨尋加寧東將軍未拜而齊王冏檄至中州人在軍者皆欲赴義隆以兄子璽爲趙王掾諸子悉在京洛故猶豫未決主簿趙誘前秀才虞潭白隆曰當今上計明使君自將精兵徑赴齊王中計明使君可留督攝速遣猛將率精兵疾赴下計示遣兵將助而稱背倫隆素敬別駕顧彥密與謀之彥曰趙誘下計乃上策也西曹留承聞彥言請見曰不審明使君當令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惟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皇帝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積十年今上取四海不平齊王應天順時成敗之事可見使君若顧二帝自可不行宜急下檄文速遣精兵猛將若其疑惑此州豈可得保也隆無所言而停檄六日時寧遣將軍陳留王邃領東海都尉鎮石頭隆軍人西赴邃甚衆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憤怒夜扶邃爲主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顧彥亦被害誣隆聚合遠近圖爲不軌隆之死也時議莫不痛惜焉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猰貐千羣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室揚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祇赴國屯信著盟於日月枕戈兩泣若雪分天之仇皇輿從軫卒復夷庚之蹟微夫人之誠懇大益幾移國乎道徽儁雅柔而有正協德始安顧均連璧方回踵武奕世登台躍冤爲飾援高人以同志抑惟大隱者歟愛子云亡省遺文而駿泣殊有大義之風矣

贊曰太真懷貞勤宣乃誠謀教期峻舊節摛名道徽忠勁高芬遠映愔克負荷超慚雅正

晉書卷六十七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八

顧榮

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爲南土著姓祖雅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爲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三俊例拜爲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恆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會趙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寮屬付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及倫篡位倫子虔爲大將軍以榮爲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免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旟曰以顧榮爲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覩疎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旟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旟然之白冏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爲齊王主簿恆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及冏誅榮以討葛旟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沙王乂爲驃騎復以榮爲長史乂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惠帝幸臨漳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張方據洛不得進避之陳留及帝西遷長安徵爲散騎常侍以世亂不應遠還吳東海王越聚兵於徐州以榮爲軍諮祭酒屬廣陵相陳敏反南渡江逐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內史王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爲列郡收禮豪傑有孫氏鼎峙之計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榮數饋危士之際恆以恭遜自勉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侵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種江南雖有石冰之寇人物尚全榮常愛無寶氏孫劉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將軍懷神武之略有孫吳之能功勳效於已著勇略冠於當世帶甲數萬舳艫山積上方雖有數州亦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散蒂芥之恨塞讒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引諸豪族委任之敏乃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私於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本無大略政令反覆計無所定然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顯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明年周玘與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發檄敏舟於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意擊榮麾以羽扇其衆潰散事平遷吳興太守徵拜侍中行至彭城見禍難方作遂輕舟而還語在紀瞻傳元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榮既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幾榮上牋諫曰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蓋以一日萬幾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季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發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修豈有便塞參佐白事斷賓客問訊今殭賊臨境流言滿國人心萬端去就紛紜願沖虛納下廣延儁彥思費今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弘九合之勳雪天下之恥則羣生有賴開泰有期矣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恩忠敦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六年卒官帝臨喪盡哀欲表贈榮侯齊王功臣格吳郡內史殷祐箋曰昔賊臣陳敏濫竊權寵滔天作亂兄弟姻婭盤固州郡威逼士庶以爲臣僕于時實愚計無所出故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顧榮經德體道謀猷弘遠忠貞之節在困彌厲崎嶇艱險之中逼迫姦逆之下每惟社稷發憤忼慷密結腹心同謀致討信著軍士名冠東夏德聲所振莫不響應荷戈賚奔其會如林榮躬當矢石爲衆率先忠義奮發忘家爲國歷年連寇一朝土崩

兵不血刃蕩平六州勳茂上代義彰天下伏閉論功依故大司馬齊王榦不在帷幕密謀參議之例下附州征野戰之比不得進爵拓土賜拜子弟退還同歸江表失望齊王親則近屬位爲方嶽杖節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國之援內有宗室之助稱兵彌時役連天下元功雖建所喪亦多榮衆無一旅任非藩翰孤絶江外王命不通臨危獨斷以身殉國官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既殄高尚成功封閉倉庫以俟大軍故國安物阜以義成俗今日匡霸事舉未必不由此而隆也方之於齊彊弱不同優劣亦異至於齊府參佐扶義助彊非創謀之主皆錫珪受瑞或公或侯榮首建密謀爲方面盟主功高元帥賞卑下佐上虧經國紀功之班下孤忠義授命之士夫考績幽明王教所崇況若榮者嬪難寧國應天先事歷觀古今未有立功若彼酬報如此者也由是贈榮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元及帝爲晉王追封爲公開國食邑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子毗嗣官至散騎侍郎

## 紀瞻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也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祿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曰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敎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敎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敎薄則又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瞻對曰瞻聞有國有家者皆欲邁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歌儁載永傳于後然而俗變事弊得失隨時雖經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野敬失多儀周鑒二王之弊崇文以辯等差而流湎者歸薄而無款誠款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義救弊之術也羲皇朴素而化從聖因承所務或異非賢聖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大晉闡元聖功日隆承天順時九有一貫荒服之君莫不來同然而大道既往人變由久謂當今之政宜去文存朴以反其本則兆庶漸化太和可致也又問在昔哲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享祖考辟雍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爲邦之大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居爲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對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爲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辨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璧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又問庶明勵翼故時雍穆穆唐有命既集而多士隆周故薈稱明夏之歌易貴金蘭之美此長世所以廢興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於求才立名之士急於招世理無世不對而事千載恆背古之與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闕而如此對曰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故二八登庸則百揆序有亂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巖之徒周文攜渭濱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龍奮天衢垂勳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揚仄陋使山無扶蘇之才野無伐檀之詠是以化厚物感神祇來應翔鳳飄飄甘露豐墜醴泉吐液朱草自生萬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明夫婦之道別長幼之宜自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譯入貢頌聲穆穆南面垂拱也今貢賢之塗已闡而教學之務未廣是以進競之志恆銳而務學之心不修若闢四門以延造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績殿最審其優劣層之百寮置之尊司使調物度宜節宣國典必協濟康哉符契往代明夏來應金蘭復存也又問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歎清閒而時歌緝熙森宪既殷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淫刑淪胥虐儉已甚漢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寬剋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法足爲永制與不對曰二儀分則兆庶生兆庶生則利害作利害之作有由而然也太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踐勇力而貴仁義

仁義貴則彊不陵弱衆不暴寡三皇結繩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緝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遠獄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獄用彌繁而人彌暴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既興三辟而文網之弊又加族誅淫刑淪胥感傷和氣化染後代不能變改故漢祖指麾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因而未革將以俗變由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人思反本漸尚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否則不仁者遠爾則斟參夷之刑除挾誅之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世而偕也又問曰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也今有温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聞辯之以釋不同之理對曰蓋聞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託其温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溼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爲質外動剛直以外接爲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温含容之性也又問曰夫窮神知化才之盡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爲政則黃羲之規可踵以之革亂則玄古之風可紹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闊網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淳德往而莫返豈太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邪對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王究窮通之源審始終之理適時之宜期於濟世皇代質朴禍難不作結繩爲信人知所守大道既離智惠擾物夷險不同否泰異數故唐虞密皇人之網夏殷繁帝者之法皆廢興有由輕重以節此窮神之道知化之術隨時之宜非有降殺也永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閤祭酒其年除鄢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侯相太安中棄官歸家與潁榮等共誅陳敏語在榮傳召拜尚書郎與榮同赴洛在塗共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蓋謂混沌之時曚昧未分日月含其輝八卦隱其神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變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交泰萬物始萌六合圖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儀之謂以體爲稱則是天地以氣爲名則名陰陽今若謂太極爲天地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貴始冲氣以爲和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恐疑以此爲準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曚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體解所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盲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爲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榮遠止至徐州聞亂日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爲安東將軍引爲軍諮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寢而歸以討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以距勒勒退除會稽內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諸璽令令已受掬瞻覺其詐便破檄出之訊問使者果伏詐妄尋遷丞相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觀古人之成敗今世事舉目可知不爲難見二帝失御宗廟虛廢神器去晉千今二載梓宮未殯人神失御陛下膺籙受圖特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遠荒來庭宗廟既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舉至若列宿之綴北極百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宜誅當以此屈己謝天下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於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綱維大業者惟理與當晉祚屯否理盡於今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緩之則失所以貴蒸嘗之權此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厄運纂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與讓當承大位此所謂當也四祖廓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燬宗廟無主劉石竊弄神器於西北陛下方欲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尚所不許況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而可以

失機後時哉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贈叱績曰帝坐上應屋宿敢有動者斬帝爲之改容及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靜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會久疾不堪朝請上疏曰臣疾疢不痊曠廢轉久比陳誠歎未見哀察重以尸素抱罪枕席憂責之重不知垂沒之餘當所投厝臣聞易失者時不再者年故古之志士義人負鼎趣走商歌於市誠欲及時效其忠規名傳不朽也然失之者億萬得之者一兩耳常人之情貪求榮利臣以凡庸邂逅遭遇勞無負鼎口不商歌橫逢大運頻煩饗竊雖思慕古人自效之志竟無毫釐報塞之效而犬馬齒衰疾廢頓僵臥救命百有餘日叩棺曳衾日頓一日如復天假之年蒙陛下行葦之惠適可瞻存性命枕息陋巷亦無由復廁入坐升降臺閣也臣目冥齒墮胸腹冰冷創既不差足復偏跛爲病受困既以荼毒七十之年禮典所遺衰老之徵皎然露見臣雖欲勤自藏諱隱伏何地臣之職掌戶口租稅國之所重方今六合波盪人未安居始被大化百度草創發卒轉運皆須人力以臣平殭兼以展夜尚不及事今俟命漏刻而當久停機職使王事有廢若朝廷以之廣恩則憂責日重以之序官則官廢事弊須臣差則臣日月衰退今以天慈使官曠事滯臣受偏私之寄於大望亦有虧損今萬國革面賢俊比跡而當虛停好爵不以廢賢以臣藏病之餘妨官固職誠非古今黜進之急惟陛下割不已之仁賜以敝帷隕仆之日得以藉尸時銓俊乂使官修事舉臣免罪戮死生厚幸因以疾免尋除尚書右僕射屢辭不聽遂稱病篤遷第不許時郗鑒據鄒山屢爲石勒等所侵逼贈以鑒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曰臣聞皇代之興必有爪牙之佐干城之用帝王之利器也故虞舜舉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輔國將軍郗鑒少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幹昔與戴若思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衆無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綏集殘餘據險歷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衆單寡無以立功既統名州又爲常伯若使鑒從容喜闥出內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袞職之闕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爲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常侍劉隗鎮北陳眕鎮東以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則俱入坐況鑒雅望清重一代名器聖明以至公臨天下惟平是與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閑見惟開聖懷垂問臣導冀有毫釐萬分之一明帝嘗獨引贈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贈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奢語復云何崇讓讓邪贈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俄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恆疾病六軍敬憚之贈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贈曰卿雖病但爲朕臥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匹贈不以歸家分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曰贈忠亮雅正識局經遠屢以年喜病久疫巡告誡朕深明此操重違高志今聽所執其以爲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爲府薨卒時年七十二冊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穆遣御史持節監護喪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贈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慎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河南褚沉給事中宣城韋遠歷陽太守沛國武嘏並與贈素疎戚藉其高義臨終託後於贈贈悉營護其家爲起居宅同於骨肉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贈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景弟鑒太子庶子大將軍從事中郎先贈卒

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曾祖齊仕吳爲名將祖景滅賊校尉父邵中書令爲孫皓所殺徙家屬邊郡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操尚高厲童亂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國相丁又請爲五官掾刺史稽喜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爲本不求課最後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凡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遠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州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

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遊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爲慢慢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土殊風四方異俗雖隔之審遠國益甚至於荊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爲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於才望貢品循可倘書郎納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貢品乞蒙簡察久之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簒位轉侍御史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逆賊李辰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別帥石冰略有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以其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矩吳興內史顧秘前秀才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之循亦合衆應之冰大將杭寵有衆數千屯郡聽堂循移檄於寵爲陳逆順寵遂遁走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即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豫焉及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爲丹陽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是時州內豪傑皆見雄繫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不豫其事及敏破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內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爲安東將軍復上循爲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寶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東海王越命爲參軍徵拜博士並不起及帝還鎮東大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爲牋疏十餘上帝遣之嘗曰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當宇宙清泰彝倫攸敘隨運所遇動默在己或有遐棲高蹈輕舉絕俗逍遙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靡馳拯世燭之武乘趙以入秦國蔣彈冠而臣漢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平虛牖寐微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殘服玄風景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軌策柴籬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哉以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既登冀許獲遂至於今日所謂道之云亡邦國殄悴冀望顧報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庶稟徽猷以弘遠規今上倘書屈德爲軍司謹遣參軍沈嶷衙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遣不得已乃輦疾至帝親幸其舟因諮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廷尉張闓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盲及之闓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爲世所敬服如此時江東草創盜賊多有帝思所以防之以閒於循循答曰江道萬里通涉五州朝貢商旅之所來往也今議者欲出宣城以鎮江渚或欲使諸縣領兵愚謂令長威弱而兼才難備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爲用以循所聞江中劇地惟有閩墟一處地勢險奧亡逃所聚特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絕其根蔕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恆使徼行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使越常科勤則有殊榮之報墮則有一身之罪謂於大理不得不肅所給人以時番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按漢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當今縱不能爾要宜善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彊多不能獨制者可指其蹤跡言所在都督尋當致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軍家雜其徼備兩情俱墮其適任貧故所以徒有備名而不能爲益者也帝從之及愍帝即位徵爲宗正元帝在鎮又表爲侍中道險不行以討華軼功將封鄉侯循自以臥疾私門固讓不受建武初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帝下令曰孤以寡德忝當大位若涉巨川罔知所濟循直行以禮乃時之望俗之表也實賴其謀猷以康萬幾疾患有累猶望臥相規輔而固守謙讓自陳懇至此賢履信思順非以讓爲高者也今從其所執於是改拜太常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加官今又疾患不宜兼處此職惟拜太常而已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應懷二帝應各爲世則頻川世數過七宜在洪毅事下太常循議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祧使臣下參

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第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沖遠未便改舊茲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二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廟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頴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頴川既無可毀之理則兄神之數居然自入此豈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入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恆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入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遍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幷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頴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頴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頴川此爲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三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循議孫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廢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爲慨然其賜六尺牀廣席褥幷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惲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

瑕邪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己爵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修上隆降尊之義下替交敘之嫌懼非垂典之教也累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敎厲備至期於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諸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儻者以爲榮太興二年卒時年六十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謚曰穆將葬帝又出臨其柩哭之盡哀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皇太子追送近途望船流涕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子隰康帝時官至臨海太守

楊方

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鈐下戚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爲之延譽恢嘗遣方爲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很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閑處舊黨之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慕之顧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爲世英位爲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爲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龐德公於耕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僻爲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參軍事方在都邑搢紳之士咸厚遇之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沉更撰吳越春秋幷雜文筆皆行於世以年老棄郡歸導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終於家

薛兼

薛兼字令長丹陽人也祖綜仕吳爲尚書僕射父瓘有名吳朝吳平爲散騎常

侍兼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虞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俊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河南孝廉辟公府除比陽相莅任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懷令司空東海王越引爲參軍轉祭酒賜爵安陽亭侯元帝爲安東將軍以爲軍諮祭酒稍遷丞相長史甚勸王事以上佐祿優每自約損取周而已進爵安陽鄉侯拜丹陽太守中興建轉尹加秩中二千石遷尚書領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談者美之永昌初王敦表兼爲太常明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帝以東宮時師傅猶宜盡敬乃下詔曰朕以不德夙遭閔凶猥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哀煢在疚靡所諮仰憂懷惴惴如臨于谷孔子有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朕將祗奉先師之禮以諮有德太宰西陽王秩尊望重在貴思降丞相武昌公司空即丘子體道高邈勳德弼備先帝執友朕之師傅太常安陽鄉侯訓保朕躬忠肅篤誠夫崇親尊賢先帝所重朕見四君及書疏儀體一如東宮故事是歲卒詔曰太常安陽鄉侯兼履德沖素盡忠恪己方賴德訓弘濟政道不幸殂殞痛于厥心今遣持節侍御史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魂而有靈嘉茲榮寵及葬屬王敦作逆朝廷多故不得議諡直遣使者祭以太牢子顗先兼卒無後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羣材共康庶績顧紀賀薛等並南金東箭世冑高門委質霸朝豫聞邦政典憲資其刊輯帷幄貯其謀猷望重搢紳任惟元凱官成名立光國榮家非惟感會所鍾抑亦材能斯至而循位登保傅朝望特隆遂使鑾蹕降臨承明下拜雖西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贊曰彥先通識思遠方直薛既清貞賀惟學植逢時遇主搏風矯翼

晉書卷六十八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九

劉隗　孫波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也父砥東光令隗少有文翰起家祕書郎稍遷冠軍將軍彭城內史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從事中郎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建康尉收護軍士而爲府將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若思官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詩稱殺禮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後宜爲其防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父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婦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違從之丞相行參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爲小妻建興中挺又割盜官布六百餘匹正刑棄市遇赦免既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爲長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請除挺名禁錮終身而奮武將軍太山太守阮抗請爲長史抗綽文經武剖符東藩當肅勳忠貞昵近仁賢而褒求贓污舉頑用髦請免抗官下獄理罪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符旨挺已喪亡不復追貶愚慕意闇未達斯義昔鄭人斲子家之棺漢明追討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數百年間非徒區區欲罄當時亦將作法垂於來世當朝亡夕沒便無善惡也請曹如前追除挺名爲民錄妾還本顯證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彊顯貴驕傲自恣一請參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劾奏文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而隗之彈奏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爲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掾去齋以市獄爲寄自頃蒸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按行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諠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冤伯恚忠訴辭稱枉云伯督運乾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乏受賊使役罪不及死罪是戍軍非爲征軍以乏軍興論於理爲枉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興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捶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飾辭應之理實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冤明時謹按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參軍劉胤屬李匡幸荷殊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令伯枉同周青冤魂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黃泉墜戮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晝見彭生爲豕刑殺失中妖曾並見以古況今其揆一也皆由筵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導示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導等一無所問晉國既建拜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門生斷道解廬所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所隗劾嵩兄顗曰顗幸荷殊寵列位上臺當崇明憲典協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于家邦而乃縱肆小人羅爲兇害公於廣都之中白日刃尉遠近詶嘯百姓諠譁虧損風望漸不可長既無大臣檢御之節不可對揚休命宜加貶黜以肅其違顗坐免官太興初長兼侍中賜爵都鄉侯尋代薛兼爲丹陽尹與尚書令刁協並爲元帝所寵欲排抑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隗雖在外萬幾秘密皆豫聞之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率萬人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讓王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爲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蝸殷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及敦作亂以討隗爲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於道隗供帳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奏請誅王氏不從有懼色率衆屯金城及敦剋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

別隗至淮陰爲劉遐所覺攜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奔于石勒勒以爲從事中郎太子太傳卒年六十一子綏初舉秀才除駙馬都尉奉朝請隨隗奔勒卒孫波嗣

波字道則初爲石季龍冠軍將軍王浚參軍及季龍死浚與波俱降穆帝以波爲襄城太守累遷桓沖中軍諮議參軍大司馬桓溫西征袁真朝廷空虛以波爲建威將軍淮南內史領五千人鎮石頭壽陽平除尚書左丞不拜轉冠軍將軍南郡相時苻堅弟融圍雍州刺史朱序於襄陽波率衆八千救之以敵彊不敢進序竟陷沒波以畏懦免官後復以波爲冠軍將軍累遷散騎常侍苻堅敗朝廷欲鎮靖北方出波督淮北諸軍冀州刺史以疾未行上疏曰臣聞天地以弘濟爲仁君道以惠下爲德是以禹湯有身勤之績唐虞有在予之誥用能惠被蒼生勳流後葉宣帝開拓洪圖始基成命爰及文武歷數在躬而猶虛心側席卑己崇物然後知積累之功重勳王之業難先君之德弘貽厥之賜厚惠皇不懷委政內任遠使神器幽淪三光翳曜園陵懷九泉之感宮廟巢胡馬之跡所謂肉食失之於朝黎庶暴骸於外也賴元皇帝神武應期祚隆淮海振乾綱於已墜紐絕維而更張陛下承宣帝開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終之成烈保大定功戢兵靜亂故使負鱗橫海之鯨憯位滔天之寇望雲旗而宵遁覩太陽而霧散魏魏蕩蕩人無名焉而頃年已來天文遠錯妖怪屢生會稽先帝本封而地動經年昔周之文武有魚烏之瑞君臣猶懷震悚況今災變累集曾莫之疑公旦有勿休之誡實誼有積薪之喻臣鑒先徵竊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無諱往者先帝以玄風御世責成羣后坐運天綱隨化委順故忘日計之功收歲成之用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賢尊協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振而鈞臺之詠弗聞景亳之命未布將羣臣之不稱陛下用之不盡乎凡聖王之化莫不敦崇忠信存正棄邪傷化毀俗者雖親雖貴必疎而遠之清公貞修者雖微雖賤必親而近之今則不然此風既替利競滋甚朋黨比周毀譽交興饋求苟進人希分外見賢而居其上受祿每過其量希旨承意者以爲奉公共相讚白者以爲忠節舉世見之誰敢正言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絕穿鑿之源者恐脫因疲倦以誤視聽且苻堅滅亡於今五年舊京殘毀山陵無衛百姓塗炭未蒙拯接伏願遠觀漢魏衰滅之由近覽西朝傾覆之際超然易慮爲於未有則豐根永固社稷無虞臣豈誣一朝之人皆無忠節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耳今政煩役殷所在凋弊倉廩空虛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屬略計戶口但減安已來十分去三百姓懷浮游之歎下衆與周京之恩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璽贈法苛政亂者恤刑不赦事關於上人悅於下今則不然告時乞職者以家弊爲辭振窮恤滯者以公爵爲施古者爲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鑿貪至乃貪污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躬自節儉哀矜於上而羣寮肆欲縱心於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默故有識者覩人事以歎息觀天曾而大懼昔宋景退熒惑之災殷宗消鼎雉之異伏願陛下仰觀大禹過門之志俯察商辛沉湎之失遠思國風恭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躬圖聖恩大詢羣后延納衆賢訪以得失令百寮率職人言損益察其所由觀其所以審識羣才助鼎和味克念作聖以答天休則四海宅心天下幸甚臣亡祖先臣隗昔荷殊寵匪躬之操猶存舊史有志無時懷恨黃泉及臣凡劣復蒙罔極之眷恩隆累世實非糜身傾宗所能上報前作此表未及得通暴嬰篤疾恐命在奄忽貪及視息望達愚情氣力憒然不能自宣疏奏而卒追贈前將軍子淡嗣元熙初爲廬江太守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大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終於司隸校尉子嚞字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嚞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之永嘉中位至司徒左長史尋爲閻鼎所殺司空荀藩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也其爲名流之所推服如此嚞兄子劭有才幹佯琅邪王丞相掾咸康世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劭族子黃老太元中爲尚書郎有義學注慎子老子並傳於世

刁協　子彝　彝子逵

刁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也祖恭魏齊郡太守父攸武帝時御史中丞協少好經籍博聞彊記釋褐濮陽王文學累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穎請爲平北司馬後歷趙王倫相國參軍長沙王乂驃騎司馬及東嬴公騰鎮臨漳以協爲長史轉潁川太守永嘉初爲河南尹未拜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愍帝卽位徵爲御史中丞例不行元帝爲丞相以協爲左長史中興建拜尚書左僕射于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稟於協焉深爲當時所稱許太興初遷尚書令在職數年加金紫光祿大夫令如故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爲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以奴爲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衆庶怨望之及王敦構逆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既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刁氏收葬之帝痛協不免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敦平後周顗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不在其例咸康中協子彝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貶已定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隕身乃出奔遇害不可復其官爵也丹陽尹殷融議曰王敦惡逆罪不容誅則協之奔亦不容賞若以忠非良圖謀事失算以此爲貶者蓋在於讖議之間耳卽凶殘之誅以爲國刑將何以沮勸乎當敦專逼之時慶賞威刑專自己出是以元帝慮深崇本以協爲比事由國計蓋不爲私昔孔寧儀行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況協之比君在於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爲朝首于時事窮計屈奉命遣戮非爲逃刑謂宜顯贈以明忠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決左光祿大夫蔡謨與冰書曰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之人猶尚如此刁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致令刁氏稱冤此乃爲王教復讎也內沮忠臣之節論者惑之若實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知之明聖朝不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贖罪者無論難先有邪侮之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絕之也孔寧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二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令有罪重於孔儀絕之可也若無此罪宜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褒廢今不宜復改吾又以爲不然夫大道宰世殊塗一致萬幾之事或異或同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元凱而舜舉之堯不爲失舜不爲非何必前世所廢便不宜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爲嫌乎凡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談者不惑受罪者無怨耳按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讎也事定後乃見害耳周筵郭璞等並亦非爲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耳皆見褒贈刁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頃員外散騎尙得追贈況刁令位亞三司若先自壽終不失員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爲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爲臣之節乎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論又聞談者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而得衆助者若以善柔得衆而刁令纖剛多怨若以貴也刁氏今賤者以富也刁氏今貧人士何故反助寒門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冰然之事奏成帝詔曰協情在忠主而失爲臣之道故令王敦得託名公義而實肆私忿遂令社稷受屈元皇銜恥致禍之原豈不有由若極明國典則彝刑非重今正當以協之勤有可書教之逆命不可長故議其事耳今可復協本位加之冊祭以明有忠於君者纖介必顯雖於貶裁未盡然或足有勸矣於是追贈本官祭以太牢

彝字大倫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彝斬讎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歷尚書吏部郎吳國內史累遷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卒於官子逵字伯道逵弟暢字仲遠次子弘字叔仁並歷顯職隆安中逵爲廣州刺史領平越中郎將假節暢爲始興相弘爲黃州刺史兄弟子姪並

不拘名行以貨殖爲務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資稱是桓玄篡位以遼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鎮歷陽暢右衛將軍弘撫軍桓脩司馬劉裕起義斬桓脩時暢弘謀起兵襲裕裕遣劉毅討之暢伏誅弘亡不知所在遼在歷陽執劉裕參軍諸葛長民檻車送於桓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遂趣歷陽遼棄城而走爲下人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少長皆死惟小弟聘被宥爲給事中尋謀反伏誅刁氏遂滅刁氏素殷富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爲京口之豪裕散其貲蓄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饑弊編戶賴之以濟焉

## 戴若思 弟邈

戴若思廣陵人也名犯高祖廟諱祖烈吳左將軍父昌會稽太守若思有風儀性閑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牀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若思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沖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峻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結軌驥騄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瑚璉矣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倫乃辟之除郃水令不就遂往武陵省父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遭若思就京與語既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累轉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出補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軍都督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驃騎司馬拜散騎侍郎元帝召爲鎮東右司馬將征杜弢加若思前將軍未發而弢滅帝爲晉王以爲尚書中興建爲中護軍轉護軍將軍尚書僕射皆辭不拜出爲征西將軍都督兗豫幽冀雍幷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發投剌王官千人爲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爲兵配之以散騎常侍王導爲軍司鎮壽陽與劉隗同出帝親幸其營勞勉將士臨發祖錢置酒賦詩若思至合肥而王敦舉兵詔追若思還鎮京都進驃騎將軍與右衛將軍郭逸夾道築壘於大桁之北葬而石頭失守若思與諸軍攻石頭王師敗績若思率麾下百餘人赴宮受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答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爲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戮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參軍呂猗時爲臺郎有刀筆才性尤姦諂若思爲尚書惡其爲人猗亦深憾焉至是乃說敦曰周顗戴若思皆有高名足以感衆近者之盲曾無愧色公若不除恐有再舉之患爲將來之憂耳敦以爲然又素忌之俄而遣鄧嶽縛坦收若思而害之若思素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賊平冊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閑

邈字望之少好學尤精漢史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弱冠舉秀才辟還太子洗馬出補西陽內史永嘉中元帝版行邵陵內史永相軍諮祭酒出爲征南軍司于時丹陽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養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與禮修學於洙泗之閒四方駿俊斐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之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兇狡鴟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首交拜於中原何遑遹亦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末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管弦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歎也夫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矣天地昏明之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樂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後人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書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戚年韓緯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荊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

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榮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趙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闇域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疏奏納焉於是始脩禮學代劉隗爲丹陽尹王敦作逆加左將軍及敦得志而若思遇害遜坐免官數歲後拜尚書僕射卒官贈衛將軍諡曰穆子諡嗣歷義興太守大司農

## 周顗

周顗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徹雖時輩親狎莫能媟也司徒掾同郡賀循有清操見顗歎曰汝穎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廣陵戴若思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聞顗名往候之終坐而出不敢顯其才辯顗從弟穆亦有美譽欲陵折顗顗陶然弗與之校於是人士益宗附之州郡辟命皆不就弱冠襲父爵武城侯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東海王越子毗爲鎮軍將軍以顗爲長史元帝初鎮江左請爲軍諮祭酒出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始到州而建平流人傳密等叛迎蜀賊杜弢顗狼狽失據陶侃遣將吳寄以兵救之故顗得免因奔王敦於豫章敦留之軍司戴邈曰顗雖退敗未有莅衆之咎德望素重宜還復之敦不從帝召爲揚威將軍兗州刺史顗還建康帝留顗不遣復以爲軍諮祭酒尋轉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尚書頃之以醉酒爲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復坐門生斫傷人免官太興初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顗上疏讓曰臣退自循省學不通一經智不敷一官止足夏難未能守分遂忝顯任名位過量不悟天鑒忘臣頑弊乃欲使臣內管銓衡外忝傅訓實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識而明矣若臣受貪棄之責必貽聖朝惟塵之恥俯仰愧懼不知所圖詔曰紹幼沖使居儲副之貴當賴軌匠以祛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所謂與田蘇遊忘其鄙心者便當副往意不宜沖讓轉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如故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帝謙畧公于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顗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顗曰近日之舉固知不至于死葬代戴若思爲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顗及王導等顗荒醉失儀復爲有司所奏詔曰顗參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屬以酒過爲有司所糾吾亮其極懽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誡也顗必能克己復禮者今不加黜責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爲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顗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又於導坐傲然嘯詠導云卿欲希嵇阮邪顗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及王敦擅逆溫嶠謂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儘邪顗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脅主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處仲剛愎彊忍很抗無上其意寧有限耶既而王師敗績顗舉韶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帝召顗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韶於臣等故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顗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四顗之死也敦坐有一參軍搏蒱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敦曰伯仁

總角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教素憚顗每見顗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教使繆坦藉顗家收得素簏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斛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教卒後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康祀以少牢初教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己而甚銜之教既得志問導曰周顗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教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己殷勤懇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顗三子閔恬頤

閔字子泰方直有父風歷衡陽建安臨川太守侍中中領軍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加中軍將軍轉護軍領秘書監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烈無子以弟頤長子琳爲嗣琳仕至東陽太守恬頤並歷卿守琳少子文騄騎諮議參軍

史臣曰夫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爲政則害于而國用之行己則凶于乃家臧以器乖容衆非先王之道也大連司憲陰侯主情當約法之秋獻斬棺之議玄亮剛愎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濟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踈致物情於解體權臣發怒借其名以奮師既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免見昵於主主辱而圖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閑爽照理研幽伯仁凝正處腴能約咸以高才雅道參豫時政及京室淪胥抗言無撓甘赴鼎而全操盡事君而盡節者歟顗招時論尤其酒德禮經曰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贊曰劉刁亮直志奉興王姦回醜正終致奔亡周戴英爽忠謨允塞道屬屯蒙禍惟兇慝

晉書卷六十九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

## 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詹幼孤爲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遂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貲產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物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初辟公府爲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爲征東長史倫誅坐免成都王穎辟爲掾時驟騎從事中郎諸葛玫委長沙王乂奔鄴威稱乂之非玫怦躁有才辯臨潼人士無不諧之詹與玫有舊歎曰諸葛成林何與樂毅之相詭乎卒不見之玫閑甚愧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爲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荊南矣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王澄爲荊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詹攘袂流涕勸澄赴援澄使詹爲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然竟不能從也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疇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權之尊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數之元帝假詹建武將軍王敦又上詹監巴東五郡軍事賜爵穎陽鄉侯陳人王沖擁衆荊州素服詹名迎爲刺史詹以沖等無賴棄還南平沖亦不怨其得人情如此遷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詹之出郡也士庶攀車號泣若戀所生俄拜後軍將軍詹上疏陳便宜曰先王設官使君有常尊臣有定卑上無苟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下至士寮罷侯置守本替末陵綱紀廢絕漢興雖未能興復舊典猶雜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殆參古迹今大荒之後制度改創宜因斯會釐正憲則先舉盛德元功以爲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唐虞矣又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閒蔚爲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爲爽邁以儒術清儉爲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元帝雅重其才深納之嘗之出補吳國內史以公事免鎮北將軍劉隗出鎮以詹爲軍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祿勳詹以王教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詠無所標明及教作逆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當得賊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爲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節都督朱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威將軍趙胤等擊敗之斬賊率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賜絹五千匹上疏讓曰臣閑閑國承家光啓土宇唯令德元功乃宜封錫臣雖忝當一隊策無微略勞不汗馬猥以疏賤倫亞親密暫廁被練列勳司勳乞迴謬恩聽其所守不許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詹將行上疏曰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賞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頹陵清直之風既澆糟糗之俗猶在誠宜澄以滄浪之流濯以吞舟之綱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貧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不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蒭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顛弊過於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爲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修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爲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閒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莊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敘校游談爲多少不以實事爲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北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敘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

必人慎其職朝無倩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挽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恵末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退還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羣望時王教新平人情未安僧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歡心百姓賴之疾篤與陶侃書曰每憶密計自沔入湘頡頏緬邈齊好斷金子南我東忽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蟠南旋鎮舊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進共竭節本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平生纏綿舊好豈悟時不我與長即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慨慢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難足下年德並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即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誠以咸和六年本時年五十三冊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證曰烈祠以太牢子玄嗣位至散騎侍郎玄弟綏有器幹歷六郡太守龍驤將軍追贈冀州刺史初京兆韋泓婁亂之際親屬遇飢疫並壻客遊洛陽素閑僧名遂依託之僧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爲營伍僧置居宅幷薦之於元帝曰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遲固窮耿介守節者尠矣伏見譙郡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心清沖才識備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僧境經寇喪貧一身特立程禍不捷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顏回稱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雄宇宙四門開闢英彥鳬藻收春花於原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荊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績者也帝即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既受僧生成之惠僧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矣僧終身

## 甘卓

甘卓字季恩丹陽人秦丞相茂之後也曾祖寧爲吳將祖述仕吳爲尚書父昌太子太傅吳平卓退居自守郡命主簿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爲吳王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爲參軍出補離狐令卓見天下大亂棄官東歸前至歷陽與陳敏相遇敏甚悅共圖縱橫之計遂爲其子景娶卓女共相結託會周玘倡義密使錢廣攻敏弟恢敏遣卓討廣頓朱雀橋南會廣殺恢玘告丹陽太守顧榮共邀說卓卓素敬服榮且以恢死懷懼良久乃從之遂詐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共滅敏傳首于京都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軍歷陽內史其後討周馥征杜弢屢經苦戰多所擒獲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尋遷湘州刺史將軍如故復進爵于湖侯中興初以邊寇未靜學校陵遲特聽不試孝廉而秀才猶依舊策試卓上疏以爲答問損益當須博古通今明建政體必求諸墳索乃堪其舉臣所忝州往遭寇亂學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餘州策試之由當藉學功請宜同孝廉例申與期限疏奏朝議不許卓於是精加隱括備禮舉桂陽谷儉爲秀才儉辭不獲命州厚禮遣之諸州秀才聞當考試皆憚不行惟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恥其州少士乃裹糧試以高第除中郎儉少有志行察苦自立博涉經史于時南土凋荒經籍道息儉不能遠求師友唯在家研精雖所得實深未有名譽又恥街巷趨取遠遠歸終身不仕卒於家卓遷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北諸軍鎮襄陽卓外柔內剛爲政務惠譽於綏撫估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恆責稅卓不收其利皆給貧民西土稱爲惠政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乃僞許而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森凶耳卿還宣之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決或說卓且僞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論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恆愧之今若復爾誰能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曰劉大連雖秉權寵非有審於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象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倡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遇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其心也嘗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魏武亂龍石實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於此將軍有重名於天下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

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鷟謂梁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囂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於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喻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於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隗遣武昌增石城之守絕荊湘之粟將軍安能坐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持疑未決鷟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我弱是不量虛實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也此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彊衆藉威名杖節而行豈王含所能御哉邊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剋敵也如是大將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熟慮之時教以卓不至慮在後爲變遣參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教因說卓襲之語在融傳卓既素不欲從教得道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趙該等十餘人俱舉檄遠近陳教肆逆率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參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剋期參軍鄧騭虞沖至長沙令譙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詔書遷卓爲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荊梁二州諸軍事荊州牧梁州刺史如故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率兵下卓雖懷義正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豬口累旬不前教大懼遣卓兄子行參軍邛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時王師敗績教求臺騎虞幡駐卓卓聞周顗戴若思過害流涕謂邛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人書常以胡寇爲先不悟忽有蕭牆之禍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教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武昌教勢適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教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越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爲敗軍將恐將軍之下亦各便求西還不可得守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速下卓性先寬和忽便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驟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卓轉更狠愎聞諫輒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爲備功曹梁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虓等密承教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襲害卓于衰傳首于教四子散騎郎蒼等皆被害太尊中追贈驃騎將軍諡曰敬

## 鄧騭

鄧騭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爲鄉鄰所重常推誠行己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爲主簿使說甘卓卓留爲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返承爲魏乂所敗以虞悝兄弟爲承黨乂盡誅之而求騭甚急鄉人皆爲之懼騭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爲罪乃往詣乂乂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楊也以爲別駕騭有節操忠信兼識量弘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之以爲長者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於官

## 卞壼　從父兄裘

卞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也祖統琅邪內史父粹以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弟裒審忤其郡將郡將怒訐其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議陵遲積年惠帝初爲尚書郎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駿誅超拜右丞封成陽子稍遷至右軍將軍張華之誅粹以華婿免官齊王冏輔政爲侍中中書令進爵爲公及長沙王乂專權粹立朝正色乂忌而害之初粹如廁見物若兩眼俄而雖作壼翦冠有名譽司兗二州齊王冏辟皆不就遭家禍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征東將軍周馥請爲從事中郎不就遭本州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盾以壼行廣陵相元帝鎮建鄴召爲從事中郎委以選舉甚見親杖出爲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

憂既葬起復舊職累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敎過壼牋自陳曰壼天性狷狹不能和俗遇以情事欲畢志家門亡父往爲中書令時壼蒙大例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祗就門戶遇禍迸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有素加晏極難流寄蘭陵爲荷晞所召恐見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見假授思暫之郡規得托身尋蒙見召爲從事中郎豈曰貪榮直欲自致規暫恭命行當乞退屬華軼之難不敢自陳軼既棄縣壼亦嬰病具自歸閑未蒙恕遣世子北征選龍顯望復以無施忝充元佐榮則榮矣實非素懷顧以命重人輕不敢辭憚閑西臺召壼爲尚書郎實欲因此以辟賢路未及陳誠奄丁窮罰壼年九歲爲先母弟表所見孤背十二蒙亡母張所見覆育壼以陋賤不能榮親家產屢空養道多闕存無歡娛終不備禮捐心永恨五內抽割於公無效如彼私情艱苦如此實無情顏昧冒榮進若廢壼一人江北便有傾危之慮壼居事之日功績以隆者誠不得私其身今東中郎岐嶷自然神明日茂軍司馬諸參佐並以明德宣力王事壼之去留曾無損益賀循謝端顧景丁琛傳暗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壼委質二府漸冉五載考效則不能已彰論心則頻累恭順奈何哀孤之日不見愍恕哉帝以其辭苦不奪其志服闋爲世子師壼前後居師佐之任盡匡輔之節一府貴而憚焉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侍講東宮遷太子詹事以公事免尋復職轉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異迹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朞壼奏曰就如式父臨終許諾必也正名依禮爲無所據若夫有命須顯七出之實當存時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臨困譯亂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爲相要以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顆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並以妾媵猶正以禮況其母乎式母於夫生事畢終非爲既絕之妻夫亡制服不爲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爲更嫁離絕之斷在夫沒之後夫之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爲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所容居沒無所託地寄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冢若式父亡後母尋沒於式家必不以爲出母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爲母子同居之時至沒前子之門而不以爲母此爲制離絕於二居裁出否於意斷離絕之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欒前子求去求絕非禮於後家還反又非禮於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爲無寄之人也式必內盡匡諫外極防閑不絕明矣何至守不移於至親略情禮於假繼乎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爲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義開闕未有於父則無違亡之善於母則無孝敬之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事不以禮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銓正之任案侍中司徒臨賴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舍容違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鞏淮南大中正散騎侍郎弘顯執邦論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禮正違崇孝敬之教並爲不勝其任請以見事免組鞏弘官大鴻臚劉爵士廷尉結罪疏奏詔特原組等式付鄉邑清議廢棄終身壼遷吏部尚書王含之難加中軍將軍含滅以功封建興縣公尋遷領軍將軍明帝不豫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復拜右將軍加給事中尚書令帝崩成帝即位羣臣進壼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壼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至皇太后臨朝壼與庾亮對直省中共參機要時召南陽樂謨爲郡中正潁川庾怡爲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壼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爲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己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戰戍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謨父之意則人皆不爲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爲獄官則刑辟慝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以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爲謨以名父子可以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喪疏以爲永制朝議以爲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是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壼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挽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赦不行舉朝

震簡壹斷裁切直不長彊梁皆此類也壹幹實當官以褒貶爲己任勤於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爲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阨乎每謂之曰卿恆無閑暴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壹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壹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壹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勳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愉密表不宜拜導閑之曰王茂弘癡耳若卞望之之嚴嚴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峯岠當敢爾邪壹廉絜儉素居甚貧約惠當婚詔特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後患面創累乞解職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猥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變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爲惡滋蔓不可復制此是晁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壹固爭謂亮曰峻擁彊兵多藏無賴且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壹知必敗與平南將軍温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温生足下奈此事何吾今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暴惡以向朝廷威力誠桓桓交須接鋒履刃尚不知便可即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爲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內俱諫必當相從今內外戒嚴四方有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使無傷如何壹司馬任台勳壹宜畜良馬以備不虞壹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壹復爲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將軍餘官如故峻至東陵口詔以壹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壹率郭默趙胤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爲峻所破壹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數壹雅並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溪壹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壹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畛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朝議贈壹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尚書郎弘訥議以爲死事之臣古今所重卞令忠貞之節當書於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衆望謂宜加鼎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勳司徒王導見議進贈驃騎將軍加侍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尚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案壹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世險難存亡以之受顧託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石再對賊鋒父子幷命可謂破家爲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況壹伏節國難者乎夫實疑從重況在不疑可謂上準許穆下同郤紹則允合典謨克厭衆望於是改贈壹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畛散騎侍郎畛弟盱奉車都尉畛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瞿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畛子誕嗣咸康六年成帝追思壹下詔曰壹立朝忠恪喪身兇寇所封懸遠租秩蕩少妻息不贍以爲慨然可給實口廩其後益發壹墓尸僵覺裹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壹第三子贈位至廣州刺史贈第玩尚書郎

敦字仲仁父俊清貞有檢識以名理著稱其鄉人郤詵恃才陵傲俊兄弟俊等亦以門戚輕詵相視如讐詵以楊駿故吏被繫俊時爲尚書郎按其獄詵懼不免俊平心斷決正之詵卒以免而猶不悛俊爲左丞復奏陷卞氏俊歷位汝南相廷尉卿教弱冠仕州郡辟司空府稍遷太子舍人尚書郎朝士多稱之東海王越聞召以爲主簿王彌通洛教及胡毋輔之勸越舉王彌而王衍潘滔共執不聽教庭爭苦至來咸壯之出補汝南內史元帝之爲鎮東請爲軍諮祭酒不就征南將軍山簡以爲司馬尋而王如杜曾相繼爲亂簡乃使教監沔北七郡軍事振威將軍領江夏相戍夏口教攻討沔中皆平既而杜弢寇湘中加教征討大都督伐弢有功賜爵安陵亭侯鎮東大將軍王敦請爲軍司中興建拜太子左衛率時石勒侵逼淮泗帝備求良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教除征虜將軍徐州刺史鎮泗口及勒寇彭城教自度力不能支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諸郡多爲所陷教以長槊跋秩三等爲當陽將軍徵拜大

司農王敦表爲征虜將軍都督石頭軍事明帝之討王敦也以爲鎮南將軍假節事平更拜尚書以功封益陽侯徙光祿勳出爲都督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假節尋進征南將軍固辭不拜蘇峻反溫嶠庾亮移檄征鎮同赴京師敦擁兵不下又不給軍禮唯遣督護荀邃領數百人隨大衆而已時朝野莫不怪歎獨陶侃亦切齒忿之峻平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無大臣之節請檻車收付廷尉丞相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之職徵爲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既不討蘇峻常懷愧恥名論自此虧矣尋以憂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諡曰敬子滔嗣

劉超

劉超字世瑜瑯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七世孫封臨沂縣慈鄉侯子孫因家焉父和爲瑯邪國上軍將軍超少有志尚爲縣小吏稍遷瑯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恆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爲舍人于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以左右勤勞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戶轉行參軍中興建爲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儲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寶物無德而祿殊谷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爲百姓所懷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詰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大函村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贏常年入爲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既葬屬王敦稱兵詔超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唯超案兵直衛帝感之遺歸終喪禮及錢鳳攜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超後須純色牛市不可得啓買官外廄牛詔便以賜之出爲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會帝崩穆后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與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爲君子營咸和初遭母憂去官喪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及蘇峻謀逆超代趙胤爲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與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遣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屬太后崩軍衛禮章損闕超躬率將士奉營山陵竣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竣閑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時饑饉米貴竣等閉遺一無所受趙讖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溫嶠等至竣猜忌朝士而超爲帝所親遇疑之尤甚後王導出奔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等密謀將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竣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竣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遂誅讓及超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遷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諡曰忠超天性謙慎歷事三帝恆在機密並蒙親遇而不敢因寵驕詔故士人皆安而敬之子訥嗣謹飭有石慶之風歷中書侍郎下邳內史子孫亦清慎爲散騎郎

鍾雅

鍾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也父曄公府掾早終雅少孤好學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爲佐著作郎母憂去官服闋復職東海王越請爲參軍遷尚書郎避亂東渡元帝以爲丞相記室參軍遷臨淮內史振威將軍頃之徵拜散騎侍郎轉尚書右丞時有事於太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爲玄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爲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安如所奏轉北軍中候大將軍王敦請爲從事中郎補宣城內史錢鳳作逆加廣武將軍率衆屯青弋時廣德縣人周玘爲鳳起兵攻雅雅退據涇縣收合士庶討玘斬之鳳平徵拜尚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期而尚書梅

陶私奏女妓雅勑奏曰臣聞放勳之殂八音遏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祖明皇帝崩背棄國當期來月聖主纏寒泣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倏靡聲妓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下司徒論正清議移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僚皆憚之北中郎將劉遐卒遐部曲作亂詔郭默討之以雅監征討軍事假節事平拜驍騎將軍蘇峻之難詔雅爲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不敢擊退還拜侍中尋王師敗績雅與劉超並侍衛天子或謂雅曰兒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讐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遵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庾亮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剋復之效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遏還車駕幸石頭惟超流涕步從明年並爲賊所害賊平追贈光祿勳其後以家貧詔賜布帛百匹子嶷位至中軍參軍早卒

史臣曰應詹行業聿修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讜陳出撫藩條則惠政斯洽甘卓伐暴軍亂膺續克宣作鎮扞城威略具舉及兇渠犯順志在勤王既而人撓其謀天奪其鑒疑留不斷自取誅夷卞壼束帶立朝以匡正爲己任褒褒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矣劉超勤勤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巨猾滔天幼君危逼乃崎嶇寇難契闊艱虞匪石爲心寒松比操貞軌皆沒亮迹雙升雖高赫在難彌恭荀崽繼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贊曰卓臨南服詹莅西州政刑克舉威惠兼修應嗟運促甘懿疑留望之狗義處死爲易惟予惟臣名節斯寄鍾劉入仕忠貞攸履竭其股肱繼之以死

晉書卷七十

晉書卷七十一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一

孫惠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吳豫章太守賁曾孫也父祖並仕吳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永寧初赴齊王冏義討趙王倫以功封晉興縣侯辟大司馬戶曹掾轉東曹屬冏驕矜僭侈後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願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冏不納惠懼罪辭疾去頃之冏果敗成都王穎薦惠爲大將軍參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是時穎將征長沙王乂以陸機爲前鋒都督惠與機同鄉里憂其致禍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之時惠又擅殺頴牙門將梁循懼罪因改姓名以逋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獄逸士秦秘之以書干越曰天禍晉國遘茲厄運歷觀危亡其萌有漸枝葉先零根株乃斃伏惟明公若叡哲之才應神武之略承衰亂之餘當傾險之運側身昏魏之俗踐蹈凶韶之間執爽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直則見害賊臣鋪糟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激於世發憤忘身抗辭金門則謇諤之直顯扶翼皇家則匡主之功著事雖未集大命有在夫以漢祖之寬猶有彭城之恥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退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擒吳今明公名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歸宗萬國宗賓加以四王齊聖仁明篤友急難之感同樊王室股肱爪牙足相雄持皇穹無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讎以明公建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恩天人之功虎視東夏之藩龍躍海嶠之野西諮河閒南結征鎮東命勁吳銳卒之富北有幽幷率義之旅宣暢青徐啓示羣王旁收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賞信仰惟天子蒙塵鄴宮外矯詔命擅誅無辜討猶篡噬其事無遠夫心火傾移喪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忌歲鎮所去天厭其德玄象著明謂應彰見違天不祥舉時必剋明公恩安危人神之應應福敗前後之徵弘勞濟日昃之德躬吐握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將有濟世之才洞澈之士舍青襟於朱脣擢种策於玉掌遊遠川嶽之上以俟真人之求日想不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輔舉而任之則元勳建矣秘之不天值此衰運蘊慕墨翟申包之誠跋涉荊棘重繭而至樹風沐雨來承福難恩以管穴畎佐大猷道險時吝未敢自顯伏在川泥繫情宸極謹先白箋以啓天廳若猶沉吟際會俳佪二端徼倖在險請從恕宥之例明公今旋軫臣子之邦宛轉名義之國指麾則五嶽可傾呼喻則江湖可竭況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爲獲摧冰貢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原未足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鵠起於慶命之會拔劒於時哉之機悉流溘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鳥獸尸元曳於冀壤形骸捐於溝澗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正之節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敢終湯之大死凡人知友猶有刎頸之報朝廷之內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秘之所恥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濟皇猷國之存亡在斯舉矣秘之以不才之姿而值危亂之運竭其狗馬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屬平亂之鍵右握滅逆之矢控馬鵠立計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遠變而成禍介如石湯實無終日自求多福惟君裁之越省書檄遣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即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除散騎郎太子中庶子復請補司空從事中郎越昧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廣進表廣戰慄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數曰孫中郎在表久就矣越還太傅以惠爲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辭焉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除秘書監不拜轉彭城內史廣陵相遷廣武將軍安豐內史以迎大駕之功封臨湘縣公元帝遣甘卓討周馥於壽陽惠乃率衆應卓馥敗走廬江何鋭爲安豐太守惠權留鄉境鋭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惠既非南朝所授常慮機閒因此大懼遂攻殺鋭奔入營中尋病卒時年四十七喪還鄉里朝廷明其本心追加弔賜

熊遠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劭會稽石榮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貴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榮免之乃還鄉里遠有志尚縣召爲功曹不起強與衣幘扶之使謁十餘日廢於鄉由是辟爲文學掾遠曰辟大不辟小也固請留縣太守察

遣孝廉屬太守討氐羌遠遂不行送至龍右而還後太守會稽夏靜群爲玠曹及靜去職遠送至會稽以歸州辟主簿別駕舉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領武昌太守寧遠護軍元帝作相引爲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可爲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弔問答之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即宣命將至洛修復園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於道軍成宋城之下況此酷辱之大恥臣子奔馳之日夫修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卽遣黎至仁也若修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爲罪漢祖哭之以爲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羣賊豺狼弱於往日惡逆之甚重於丘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兆庶齷吟恩德於下今順天下之心命龍騫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威風赫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內延頸之望矣屬有杜弢之難不能從時江東草創農桑殘廢遠建議曰立春之日天子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載耒躬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以勸農功詩云弗躬弗親庶人不信自喪亂以來農桑不修遊食者多皆由去本逐末故也時議美之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遠諫曰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今杜弢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義衆奉迎未舉履端元日正始之初實士鱗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歡昔齊桓賣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既往恢霸業於來今表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今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憚遠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虧大教謂宜殷鑠以賜羣下而已元帝納之轉丞相參軍是時琅琊國侍郎王鑒勸帝親征杜弢遠又上疏曰皇綱失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宮外次未反園陵逆寇遊魂國賊未夷明公憂勞乃心王室伏讀聖教人懷慷慨杜弢小豎寇抄湘川比年征討經載不夷昔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剋用兵之難非獨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勳亦有遣將以平小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量舟輿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既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用穰苴燕晉退軍秦用王翦剋平南荊必使督護得才卽賊不足慮也會弢已平轉從事中郎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歎其忠公謂曰卿在朝正色不茹柔吐剛忠亮至到可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其勉之及中興建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餘萬遠以爲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按投刺者不揚近者情重遠者情輕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爲普無偏頗之失可以惠檢叢之煩塞巧僞之端帝不從轉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盧琳將入直過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琳避之琳不迴協令威儀牽捽琳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裝免協官時冬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遠復上疏曰被庚午詔書以雷電震暴雨非時深自剋責雖禹湯罪己未足以喻臣聞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朴憎惡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皆羣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飡負乘恥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猶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殯梓宮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軍北討讎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肉況此恥尤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爲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徹樂減膳惟修戎事陛下憂勞於上而羣官未同戚容於下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修堅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私塗日開彊弱相陵寃枉不理今當官者以理事爲俗更奉法爲苛刻盡禮爲韶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違士騷騷爲閑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退陸沉泥滓時所謂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仕不輟官攀龍附鳳翱翔雲霄遂使世人創方爲圓撓直爲曲豈待顧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幾未整風俗僞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變也今朝廷羣司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時有言者

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辯爭之臣士有棟仕之志蔣郭冀上書武帝擢爲屯留令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進將來故人得自盡言無隱職任官然後辭之位定然後祿之數奏以官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亂之所由也求才急於疎賤用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於仄陋舜拔賢於巖穴姬公不曲縱於天倫叔向不虧法於孔懷今朝廷法吏多出於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丘園若此道不改雖幷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累遷侍中出補會稽內史時王敦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遷將軍距而不受不輸軍資於充保境安衆爲務敦至石頭矯朝廷徵遷還乃拜太常卿加散騎常侍教深憚其正而有謀引爲長史數月病卒遺命緡名亞於遷爲王教主簿終於鄱陽太守緡子鳴鶴位至武昌太守

王鑒

王鑒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濬御史中丞鑒少以文筆著稱初爲元帝琅琊國侍郎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教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鑒上疏勸帝征之曰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籍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鴟視於五嶺蠻猾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鑒憚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暮而申侯憚其老況暴甲三年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驅我垣牆之內鬬我室家之好讎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憚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猷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憚未足成功也愚謂算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能服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盛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勤勞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既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殘之頸固以鎖於麾下矣臧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鑒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創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熊不足勤千乘之重鑒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舉此已然之明驗也夏草猶不可長況虎兕之寇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冑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鼙鼓驚四方匪皇軍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榮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鑾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旌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慮蓋一日縱敵終己之患雖戎輅蒙險不以爲勞況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吳僞祖親所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衷紹猶豫後機挫蜀三分之勢劉表臥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蕃龜曩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啓塗龍舟電舉會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壘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縮旗廣農桑之務播惟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彊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恩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恥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奬宥恩竭慮忠以補萬一都尉之言聖主不棄成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疏奏帝深納之即命中外戒嚴將自征殘會殘已平故止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爲記室參軍未就而卒時年四十一文集傳於世鑒弟溥及弟子戡並有才筆溥字茂略歷著作郎無錫令戡字庭堅亦爲著作並早卒

陳頵

陳頵字延恩陳國苦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頵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仕爲郡督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爲一州尤最太守劉享拔爲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勑按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爲刺史韜因河閒王顒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頵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衞命國之外盡其非所部而往境者刺史幷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勑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又問僚佐曰河北白壞青梁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爲中正答曰詩稱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產萬載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曰張彥真以爲汝賴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頵曰彥真與元禮不協故毀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傳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虛會結還倘書結恨不得盡其才用元康中舉孝廉而州將留之頵薦同縣焦保曰保出自寒素稟質清沖若得參嘉命必能光贊大猷尤清朝望使黃憲之徒不乏於豫土令頵庶免滅文之責州乃辟保齊王冏起義州遣頵將兵赴之拜駙馬都尉遭賊避難于江西歷陽內史朱彥引爲參軍鎮東從事中郎袁秀薦頵於元帝遷鎮東行參軍事典法兵二曹頵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馳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遞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實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建興初制版補錄事參軍參佐據屬多殺解故以避事任頵職請僚屬衆昔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慕更以爲俗偃蹇倨慢以爲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弊不革以至傾國故百辟之屋突直而焚燎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者皆免官初趙王倫簒位三王起義制己亥格其後論功雖小亦皆依用頵意謂不宜以爲常式較之曰聖王懸爵賞功制罰糾違斯道苟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實不可妄假非才謂之竊寵體厚戒在斯亡昔孫秀口喝纂逆手弄天機惠皇失御九服無戴三王建義席卷四海合起義之衆結天下之心故較己亥義格以權濟難此自一切之法非常倫之格也其起義以來依格雖獲遣人爲使或加兵伍或出牢傳金紫佩士卒之身行簿委廣緜之阿使天官降辱王爵體貶非所以正皇綱重名器之謂也請自今以後宜停之頵以孤寒數有奏議朝士多惡之出除譙郡太守太興初以疾徵久之白衣兼尚書因陳時務以爲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勳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事鮮能以清宜開舉武略任將率者盲閒核試盡其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況或十得二三日磾降虜七世內侍由余戎狄入爲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齒於奔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儁抑華校實則天情地平人神感應後拜天門太守殊俗安之遷腹心之吏爲荊州參軍若有調發動靜馳白故恆得宿辦陶侃征還頵先至巴蜀上禮侃以爲能表爲梁州刺史綏懷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相嫉妬說頵年老耳壟侃召頵還以西陽太守蔣冀代之年六十九卒

高崧

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也父悝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歲饑悝菜蔬不屬每致甘肥於母撫幼弟以友愛稱寓居江州刺史華軼辟爲西曹書佐及軼敗悝藏匿軼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爲參軍遂歷顯位至丹陽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崧少好學善史書總角時司空何充稱其明惠充爲揚州引崧爲主簿益相欽重轉驃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士父艱去職初悝以納妾致舅被黜及舅崧乃自棄廷尉訟冤遂停喪五年不葬喪疏數十上帝哀之乃下詔曰悝備位大臣違寵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崧求直無已今特聽傳侯爵由是見稱拜中書郎再遷黃門侍郎簡文帝輔政引爲撫軍司馬時桓溫擅威專衆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崧曰宜致書喻以禍福自當反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爲逆順於茲判矣若有異計請先貴鼓便於坐爲簡文書草曰寇雖宜平

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實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須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喈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國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鹹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得書還鎮崧累遷侍中是時謝萬爲豫州都督疲於親實相送方臥在室崧徑造之謂曰卿今雅理西藩何以爲政萬粗陳其意崧便爲敘刑政之要數百言萬遽起坐呼崧小字曰阿鸞故有才具邪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爲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日月之一食也後以公事免卒於家子書官至散騎常侍

史臣曰昔張良拙說項氏巧謀於沛公孫惠沮計齊王輝奇於東海終而誓甘之族炎運載昌稱狩之師金行不競豈遭時之會斯蹇將謀國之道未通迷於委質之貞闇於所修之慮本既顛矣何以能終熊遺王鑒有吡齊之遺比之大廈其棲橈之佐乎崧之黜溫顗之距結挫其勢役之策申其汝潁之論採郭嘉之風言把朱青之餘波故桓溫輟許攸之謀解結欽王朗之駭繼之時典用此道歟

贊曰臨湘遊藝才識英發號名遠賴陳書干越孝文忠謇嘉言斯駿茂高器鑒彫章尤善侯爵崧傳高明顗顗

晉書卷七十一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二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閩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墜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黎艮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于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腳腳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澤之畜匪兕匪虎鼻與鬼殊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異不許逆被一創還其本聖按卦名之是爲貙鼠卜璞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郡事驢山君使諸荊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鼷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敘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益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傷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參己軍事嘗令作卦璞旨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爲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柏樹粉碎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并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爲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蘇鄰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歲命餘宇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啓號於晉陵棧鐘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聲鐘徵其象器以數聚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于時陰陽錯謬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啓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愚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爲厥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屬變坎加離厥象不煩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繁理者有蹇證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罪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爲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跨年雖爲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无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槐伯者小人雖鼻在未尤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祐金家于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

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
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
尚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
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爲宗夫寅畏者所以饗福怠傲者
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
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
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悦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
塞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啓重光
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
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幾勞逾日昃玄澤未加於羣生聲教未被乎宇
宙臣主未寧於上黔細未輯於下鴻鴈之詠不興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
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略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
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秕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
者之所慎也臣竊爲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靖
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
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爲
而爲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爲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
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爲塵露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聽
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疏奏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
曰臣以頑昧近者冒陳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
前云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必
有薄蝕之變也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暫昧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
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搏擊良久方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
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計去微臣
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
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謫會未數旬大會再見日月告釁見懼詩人無曰天高

其鑒不遠故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亂呼沱結冰此明天人之懸符有若
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則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
之怒施沛然之恩諧玄同之化上所以允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羣謗臣聞人之
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宜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爲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事之善然
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
冢國大信之要誠非微臣所得干豫今聖朝明哲思弘謀猷方闢四門以亮采
訪輿誦於羣小況臣蒙珥筆朝末而可不竭誠盡規哉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
宜多所匡益明帝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
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
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恆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
爲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其辭曰客傲郭
生曰玉以兼城爲寶士以知名爲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既以拔
文秀於叢薈蔭弱根於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一皐
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爲諧隱退不爲放言無沉
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先徒費思於鑽味草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驪龍之
髯撫翠禽之毛而不得絕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鷦鷯
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鼇雖然將祛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
維中絕乾光墜采皇運暫迴廓祚淮海龍德時乘羣才雲駭藹若鄧林之會逸
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總之
於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驌驦軒髦杞梓競敷蘭荑爭翹嚶
聲冠於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巖無幽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
事錯薪乎且夫窟泉之潛不思雲鼇熙冰之采不羨旭晞混光燿於埃藹者亦
曷願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湧懸乎龍津蚓蛾以不才陸槁
蟒蛇以騰騖暴鱗連城之寶藏於褐裹三秀雖豔糜于麗采香懸乎芬實懸乎
在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騂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王跡麤而名生體
全者爲機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

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懷寄羣籟乎無象域萬殊於一齊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豪不小太山蚊漏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圖一開兩儀之跡一沖一溢懸象之節漠迈期於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顏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皋壤爲悲欣之府胡蝶爲化物之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墾螻蛄之吟豁雲臺之觀者必閑帶索之歡縱蹈而詠採薪擁壁而歎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娑於林窟嚴平澄漠於塵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跡魚光混沌而橋杭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遯形以俟忽吾不能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代之所以興也亡而自以爲存者三季之所以廢也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讜以弼其違標顯切直用攻其失至乃閑一善則拜見規誡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尊動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暢者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啓事以圖圖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憸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闕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復欲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憑蝕共相扇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慮按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齡首顯曜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承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勅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積祥必臻矣臣今所陳蹙而省之或未允聖旨久而尋之終亮臣誠若所啓上令願陛下勿以臣身賤臣之言臣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疏奏納焉即大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憩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諧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爲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爲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況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贊緯之堂憩遲殿省之側塵點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爲妖蠱詐妄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闥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爲國作眚者則當克己修禮以拜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陶蒸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魑魅憑假作愚願陛下採臣憑懷特遣谷出臣以人乏黍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病谷因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末蒂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頹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奚名爲教所重未幾而援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謂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即位踰年未改號而敦藏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使齎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鳥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文多不載璞嘗爲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棄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閒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諧璞正途在廁捨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衛刀殺豚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晏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爲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

姓榮者構璞於敎敎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敎固疑璞之勸暢亮又閉卦凶乃閉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往武昌壽不可測敎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敎怒收璞詣南崗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閒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祿祖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及王敎平追贈弘農太守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庶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徽至矣者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翳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爲桓溫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如此類也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倉方言稱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子繁官至臨賀太守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平後入晉爲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棋局幾道博摴蒱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遂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秘爲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爲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干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閑於交阯出丹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補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爲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巢藏逸迹於跛鱉之伍豈況太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鶱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鱉而追飛兎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蹶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桑人所以斷筋也是以荃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藁有藻棁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麤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閉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俗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雜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

仙良史隱逸葉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絶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辨玄賾析理入微後忽與歡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歡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歡至遼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史臣曰景純篤志綜緝洽聞彊記在異書而畢綜聽往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艷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疑前修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遺京管於前圖軼梓慶於遐策而官儆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徵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雖精象或通而厥勝難恃稟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頴心委運何至銜刀被髮連連於幽獄之間哉曉抗忠言無救王敎之邊初慚智免竟罷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東裝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贊曰景純通秀夙振宏材沉研爲冊洞曉龜枚匪專國寶坐致身災稚川優洽貧而樂道載範斯文采傳洪藻

晉書卷七十二

晉書卷七十二考證

郭璞傳是篇集事必有成也越是勸帝討敎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

姓榮者○監本是篇集事之下有姓榮者之上共脫去二十二字今照宋本增入

晉書卷七十二考證

#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 列傳第四十三

庾亮　子彬　翼　冰　條　翼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在外戚傳亮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閫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或以爲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爲掾不就隨父在會稽凝然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嚴莫敢造之元帝爲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爲皇太子妃亮固讓不許轉丞相參軍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轉參丞相軍事掌書記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實於裴頠遠矣因表爲中領軍明帝即位以爲中書監亮上書讓曰臣凡庸固陋少無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愛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徼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羣冠濫纓沐浴芳風頻煩省闥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勢受過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稽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樂昧進日前一日謗黷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閉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于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胥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遺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婦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纔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羣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邪由姻婭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閫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貴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己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惓惓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憚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疏奏帝納其言而止王教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榮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後代王導爲中書監及教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距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也又假亮節都督東征諸軍事進充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固讓不受轅護軍將軍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羕將有異謀亮直入臥內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羕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黜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削除遺詔並流悠言亮憚亂於是出溫嶠爲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弟宗帝室近屬蔡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傳天下咸以亮翦除宗室瑕邪人卞咸察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閩士奔蘇峻亮符峻送閩而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稟書止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溫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既而峻將韓晃鬼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峻衆遂至于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

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剽掠亮左右射賊襲中袍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亮攜其三弟懌綜翼兩弟温嶠嶠素敬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爲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殊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歎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便談宴終日亮歡難因留白侃閑曰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歎云非唯風流蔕有爲政之實既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亂之來豈獨由峻也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以戰峻軍乃走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温嶠舟亮得進見稽顙歔噎詔羣臣與亮俱升御坐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閤門投宣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曰臣凡鄙小人才不經世階緣威屬累忝非服叨竊彌重謗讒彌興皇衆多難未敢告退遂隨展轉便煩顯任先帝不豫臣參侍醫藥登遐顧命又豫閑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實以田夫之交猶有寄託況君臣之義道貫自然哀悲眷總不敢違距且先帝諮顧情同布衣既今恩重命輕遂感遇忘身加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后親覽萬幾宣通外內臣當其地是以撥節驅馳不敢依違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登漸不自覺進不能振寧外內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側心謗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堪其憤繼肆兇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朱廟虛廢先后以憂遏登遐陛下旰食殆年四海哀慟肝腦塗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斬之屠戮之不足以謝祖宗七廟之重臣灰身滅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責臣負國家其罪莫大實天所不覆地所不載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繼而不戮自古及今豈有不忠不孝如臣之甚不能伏劍北闕偷存視息雖生之日亦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臣欲自投草澤思省之心也而明詔謂之揚拳其身聖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願陛下寬先朝謬授之失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役則天下知勸戒之綱矣疏奏詔曰省告懇惻執以感歎誠是仁舅處物宗之實理亦垂矣若大義既不開塞舅所執理勝何必區區其相易奪賊峻姦逆書契所未有也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不宥今年不反明年當反愚智所見也舅與諸公勠然而召正是不忍見無禮於君者也論情與義何得謂之不忠乎若以己總率征討事至敗喪有司宜明直繩以肅國體誠則然矣且舅遂上告方伯席卷來下舅躬貫甲冑賊峻梟夷大事既平天下開泰衍僞反正社稷乂安宗廟有事豈非舅二三方伯忘身陳力之勳邪方當策勳行賞豈復議既往之咎乎且天下大弊死者萬計而與棨超對岸舅且當上奉先帝顧託之旨弘濟艱難使衍冲人承有憑賴則天下幸甚亮欲遁逃山海自墜陽東出詔有司錢舊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亮遂受命鎮蕪湖頃之徙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亮表求親征於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胤匡術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賴怪嫌然揚爲君子亮曰元帥指揮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殊王教功封來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陶侃龔遐亮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荊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假節亮固讓開府乃還鎮武昌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翦導又以路鑒而鑒又不許亮與鑒牋曰昔於蕪湖反覆謂彼非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今方欲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翦挫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主上自入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簡書無從受旨匈匈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侯士皆時之良也知古今顧問當與殿中將軍司馬曹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曹豈令賈生顧人主之美實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童蒙

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南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人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於驕姦而遷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含容隱忍謂其罪可宥冀以時弊國危兵甲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釁懼而修己如頃日之繼是上無所忌一無所憚謂多養無損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六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願公深惟安國家固社稷之遠算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其所宜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漸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樊峻精兵一萬俱戍邾城又以陶稱爲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翼爲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武昌太守陳囂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趙子午又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僞荊州刺史李闓巴郡太守黃植送于京都亮嘗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爲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彊並佃並守修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士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紆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練衆實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宿遏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逆雪大恥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此舉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參議以定經略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而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自邾城陷沒憂慨發疾會王導薨徵亮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又固辭帝許之咸康六年薨時年五十二追贈太尉謚曰文康喪至車駕親臨及葬又贈永昌公印綬亮弟冰上疏曰臣誼絕先事亦曾閑臣亮對臣等之言慇懃於斯事是以屢自陳請將迄十年豈恃臣好讓而不肅恭顧慶時之覺近出宇下加先帝神武算略兼該是以役不踰時而凶彊誠滅計之以事則功歸聖主推之於運則勝非人力至如亮等因聖略之弘得效所職事將何論功將何賞及後傷厭實踰先功是以陛下優詔褒許亮實愚自効以報天德何悟身潛聖世徼志長絕存亡哀愧痛貫心胥願陛下發明詔遂先愚則臣亮死且不朽帝從之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顱殷浩以爲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昔有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慚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己多此類也三子彬蕤

彬年數歲雅量過人溫嶠嘗隱暗怛之彬神色恬如也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至於此論者謂不減於兄蘇峻之亂遇害

蕤少有時譽初爲吳興內史時穆帝頗愛文義蕤至郡獻詩頗存諷諫因上表曰陛下以聖明之德方隆唐虞之化而事役殷曠百姓凋殘以數州之貢經贍四海之務其爲勞弊豈可具言昔漢文居隆盛之世猶自儉約斷獄四百殆致刑厝賈誼歎息猶有積薪之言以古況今所以益其憂懼陛下明鑒天挺無幽不燭弘濟之道豈待瞽言臣受恩奕世恩寵踰崇受任到東親臨所見敢竭弘政獻其丹愚伏願聽斷之暇少垂察覽其詩文多不載蕤方見授用而卒子準

太元中自侍中代桓石虔爲豫州刺史西中郎將鎮歷陽卒官準子悅義熙中江州刺史準弟楷自有傳

鄧字道季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襄陽鄧年十五以書諫曰承進據襄陽耀威荊楚且田且戍漸臨河洛使向化之萌懷德而附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便在於旦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刺彙生守齊遠至歷載今皇朝雖隆無有殷之威凶羯雖衰猶踞趙有徒而西漢之水無萬仞之固方城雖峻無千尋之險加以運漕供繼有所流之艱征夫勤役有勞來之歎若窮寇盡逋送死一決東西互出首尾俱進則應機有抄截之患逋逃乏率然之勢進退惟愚不見其可此明闇所共見實愚所共閔況於臨事者乎願還師反旆靜全勝修城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甲若凶運有極天亡此虜則可泛舟北渭方軌齊進水陸騁逸亦不踰旬朔矣願詳愚遠獻算其可者冀甚奇之升平中代孔嚴爲丹

陽尹表除壹役六十餘事太和初代王恬爲中領軍卒於官子恆尚書僕射贈光祿大夫

懌字叔豫少以通簡爲兄亮所稱弱冠西陽王羕辟不就東海王沖爲長水校尉清選綱紀以懌爲功曹除暨陽令又爲沖中軍司馬轉散騎侍郎遷左衞將軍以討蘇峻功封廣饒男出補臨川太守歷監梁雍二州軍事轉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鎭魏興時兄亮總統六州以懌寬厚容衆故授以遠任爲東西勢援尋進監秦州氐羌諸軍事懌遣牙門霍佐迎將士妻子佐驅三百餘口亡入石季龍亮表上貶懌爲建威將軍朝議欲召還亮上疏曰懌御衆簡而有惠州戶雖小賴其寬政佐等同惡大數不多且懌名號大不可以小故輕議進退其文武之心轉已安定賊帥艾秀遣使歸誠上洛附賊降者五百餘口冀一安穩無復怵惕從之後以所鎭險遠糧運不繼詔懌以將軍率所領還屯半洲尋遷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進號西中郎將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軍事假節鎭蕪湖懌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懌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後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又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遂飲鴆而卒時年五十贈侍中衞將軍謚曰簡子統嗣統字長仁少有令名司空太尉辟皆不就嗣補撫軍會稽王司馬出爲建威將軍寧夷護軍尋陽太守年二十九卒時人稱其才器甚痛惜之子玄之官至宣城內史

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爲世論所重亮常以爲庾氏之寶司徒辟不就徵祕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出補吳興內史會蘇峻作逆遣兵攻冰冰不能禦便棄郡奔會稽會稽內史王舒以冰行奮武將軍距峻別率張健於吳中時健黨甚衆諸將莫敢先進冰率衆擊健走之於是乘勝西進赴于京都又遣司馬滕含攻賊石頭城拔之冰勳爲多封新吳縣侯固辭不受遷給事黃門侍郎又讓不拜司空郄鑒請爲長史不就出補振武將軍會稽內史徵爲領軍將軍又辭尋入爲中書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兗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是時王導新喪人情恇然冰兄亮既固辭不入衆望歸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刑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贊務釁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晉典休明夷戮久矣而于時顛沛刑憲暫墜遂令臣等復得爲時陳力徇國之臣因之而奮立功於大罪之後建義於顛覆之餘此是臣等所以復得視息於天壤王憲不復必明於往譽也此之厚幸可謂弘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勳哉願陛下曲降靈澤哀恕由中申命有司惠臣所乞則愚臣之願於此畢矣許之成帝疾篤時有妄爲中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衆心乃定進號左將軍康帝卽位又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當伐石季龍於是以本號除都督江荊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鎭武昌以爲翼援冰臨發上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而志無殊操量不及遠頃皇家多難釁故頻仍朝望國器與時殲落遂令天眷下墜降及臣身俯仰伏事於今五年上不能光贊聖猷下不能緝熙政道而陛下過之過分求之不已復策敗駕之駟以冀萬里之功非天眷之隆將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瞽以獻血誠願陛下暫屏旒纊以弘聽納今彊寇未殄戎車未戢兵弱於郊人疲於內寇之侵逸未可量也黎庶之困未之安也羣才之用未之盡也而陛下綮高事與下隔視聽察覽必寄之羣下羣下宜忠不引不進百司宜勤不督不勸是以古之帝王勤於降納雖曰總萬幾猶篤將相或借訟與人或求謗箴更有以也況今日之弊開闢之極而陛下歷數屬當其運否剝之難畢之聖躬普天所以痛心於既往而傾首於將來者也實冀否終而泰屬運在今誠願陛下弘天覆之量深地載之厚宅沖虛以爲本勤訓督以爲務廣引時彥詢于政道朝之得失必關聖聽人之情僞必達天聰然後覽其大當以總國綱躬儉節用堯舜豈遠大布之衣衞文何人是以

古人有云非知之難行之難非行之難安之難也願陛下既思日側於勞謙納其超予之情則天下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猶不能暢臨疏徘徊不覺辭盡頃之獻皇后臨朝徹冰輔政冰辭以疾篤尋而卒時年四十九冊贈侍中司空諡曰忠成祠以太牢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匹冰怒撾之市絹還官臨卒謂長史江虨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命也如何死之日斂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爲金又室無妾隸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冰七子希瓌友蘊倩遜柔

希字始彥初拜祕書郎累遷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建安太守未拜復爲長史兼右衛將軍遷侍中出爲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希既后之戚屬冰女又爲海西公妃故希兄弟並顯貴太和中希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蘊爲廣州刺史並假節友東陽太守倩太宰長史遜會稽王參軍柔散騎常侍倩最有才器桓溫深忌之初慕容屬國梁父斷澗水太山太守諸葛攸奔鄒山魯高平等數郡皆沒希坐免官頃之徵爲護軍將軍希怒固辭希初免時多監北府軍資溫諷有司劾之復以舉免遂客于晉陵之暨陽初郭璞筮冰云子孫必有大禍唯用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友爲東陽家于暨陽及海西公廢桓溫陷倩及柔以武陵王黨殺之希聞難便與弟遜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蘊於廣州飲鴆而死及友當伏誅友子婿桓祕女也請溫故得免故青州刺史武沉希之從母兄也潛餉給希經年溫後知之遣兵捕希武沉之子遵與希聚衆於海濱略漁人船夜入京口城平北司馬卞耽踰城奔曲阿吏士皆散走希放城內囚徒數百人配以器仗遵於外聚衆宣令云逆賊桓溫廢帝殺王稱海西公密旨除凶逆京都震擾內外戒嚴屯備六門平北參軍劉頠與高平太守鄧逸之遊軍督護郭龍等集衆距之卞耽又與曲阿人弘戎發諸縣兵二千幷力屯新城以擊希希戰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太守周少孫討之城陷被擒希遜及子姪五人斬于建康市遵及黨與並伏誅唯友及蘊諸子徵全友子叔宣右衛將軍蘊子廓之東陽太守

倏字幼序初辟太宰府累遷黃門郎豫章太守徵拜祕書監賜爵撫事侯出爲冠軍將軍臨川太守豫章黃輪自稱孝神皇帝臨川人李高爲相聚黨數百人乘犢車衣皁袍攻郡縣倏討平之條於兄弟最凡劣故祿位不至卒官贈左將軍

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聾宜東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溫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略因盲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增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蘇峻作逆翼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與翼俱奔事平始辟太尉陶侃府轉參軍累遷從事中郎在公府雍容顧議頃之除振威將軍都陽太守轉建威將軍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加輔國將軍假節及郡城失守石城被圍翼屢設奇兵潛致糧杖石城得全翼之勳也賜爵都亭侯及亮卒授都督江荊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慮其不稱翼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幹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石季龍汝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又遣使東至遼東西到涼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並報使請期翼雅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爲己任言論慷慨形于辭色將兵都尉錢矩陳事合旨翼拔爲五品將軍賜穀二百斛時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表陳東境國家所資侵擾不已逃逸漸多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鑄之利將不可禁時殷浩徵命無所就而翼請爲司馬及軍司並不肯赴翼遺浩書因致其意先是浩父羨爲長沙在郡貪殘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騎衆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兄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稱以此寧蕭之也既雅敬洪遵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偏傷衆彊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壁而直打殺倉官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彊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

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浦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愆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融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康帝即位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曰賊季龍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遼東鮮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勁手之虜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所以輒發貢人不顧忿忿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進移鎮安陸入沔五百溜水通流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尋陽太守袁真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奸勒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黃季欲奸丹水搖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既臨許洛竊謂桓溫可渡戍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乖事會兵閒拙速不閑工之久也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爲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車騎參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遣詔輒行至夏口復上表曰臣近以胡寇有弊亡之勢鼈率所統致討山北並分見衆略復江夏數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以二十四日達夏口輒閤卒搜乘停當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處皆遠百姓所稽穀草不充並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漸枯往反二千或容躓頓輒便隨事簡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秋冬水多燥涸運漕用功實爲艱阻計襄陽荊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雖不武意略淺短荷國重恩志存立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爲務實欲上憑聖朝威靈高略下藉士民義慨之蜮因寇衰弊漸臨逼之而入年春上表請據樂鄉廣農稽穀以伺二寇之釁而值天高聽遠未垂察照朝議紛紜遂令徼蜮不暢自爾以來上參天人之徵下採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不遠臣雖未獲長驅中原蜮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以輒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愆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啓聞翼時有衆四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初翼還襄陽舉朝謂之不可讓者或謂避衰唯兄冰意同桓溫及譙王無忌贊成其計至是冰求鎮武昌爲翼繼援朝議謂冰不宜出冰乃止又進翼征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胡賊五六百騎出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追擊於橈灣北破之死者近半獲馬百匹翼綏來荒遠務盡招納之宜立客館置典賓參軍桓宣卒翼以長子方之爲義成太守代領宣衆司馬應誕爲龍驤將軍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爲建威將軍梁州刺史戍西城康帝崩兄冰率以家國情事留方之戍襄陽遣鎮夏口悉取冰所領兵自配以兄子統爲尋陽太守韶使翼還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辭豫州後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繕修軍器大佃積穀欲圖後舉遣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季桓於江陽翼如廁見一物如方相俄而痘發背疾篤表第二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荊州刺史司馬朱燾爲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永和元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車騎將軍諡曰肅翼卒未幾部將于瑾戴義等作亂殺將軍曹據翼長史江虨司馬朱燾將軍袁真等共誅之爰之有翼風尋爲桓溫所廢溫既廢爰之又以征虜將軍劉惔監沔中軍事領義城太守代方之而方之爰之並遷徙于豫章

史臣曰外戚之家連耀椒掖鄧氏之族同氣蘭闈靡不憑藉寵私階緣險譎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媒勢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濁私之路愛而知惡深慎滿覆之災是以厚贈瑰罕升津要塗山在夏廟與嵩稷同配奴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遠殊有旨哉晉昵元規參閑顧命然其筆數華藻吻縱瀾波方鬻搢紳足爲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算謇謇見誅物議稱其拔本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貧芒是使蘇祖尋戈宗祧殆覆已而猶嫌上宰謀融貧圖向使郗鑒協從必且戎車犯順則與夫呂產安葆亦何以異哉幸澜吞舟免淪昭憲是庾宗之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懌敢恣凶懷燔加遷率再世之後三陽值存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贊曰元規矯迹寵階椒掖識闇徵道亂由乘隙下拜長沙有慚忠益季堅清貞毓德馳名庾豫遵約居權戚盈稚恭慷慨亦擅雄聲

史臣論則與夫呂產安陵亦何以異哉○呂本書音義作台并注云史記台作胎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四十四

桓彝 子雲 雲弟豁 豁子石虔 虔子振 虔弟石秀 石民 石生 石綏 石康 豁弟祕 祕弟沖 沖子嗣 嗣子胤 嗣弟謙 謙弟脩 徐寧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父顥，官至郎中。彝少孤貧，雖簞瓢，處之晏如。性通朗，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少與庾亮深交，雅為周顗所重。顗嘗歎曰：「茂倫嶔崎歷落，固可笑人也。」起家州主簿。赴齊王冏義，拜騎都尉。元帝為安東將軍，版行逡遒令，尋辟丞相中兵屬，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名顯朝廷。于時王敦擅權，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職。嘗過輿縣，縣宰東海徐寧字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為敘之，即遷吏部郎，竟歷顯職。明帝將伐王敦，拜彝散騎常侍，引參密謀。及敦平，以功封萬寧縣男。丹陽尹溫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實居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帝手詔曰：「適得太真表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須才，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方今外務差輕，欲停此事。」彝上疏深自撝挹，內外之任並非所堪，但以墳柏在此郡，欲暫結名義，遂補彝宣城內史。在郡有惠政，為百姓所懷。蘇峻之亂也，彝糾合義眾，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擾，可案甲以須後舉。彝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乃遣將軍朱綽討賊別帥於蕪湖，破之。彝尋出石頭，會朝廷遣將軍司馬流先據慈湖，為賊所破，遂長驅徑進。彝以郡無堅城，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彝偽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因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彝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偽降，更思後舉。彝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為晃所害，年五十三。時賊尚未平，諸子並流迸，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平，追贈廷尉，諡曰簡。咸安中，改贈太常。俞縱亦以死節追贈興古太守。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壞之。彝問其故，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竟如其言。有五子：溫、雲、豁、祕、沖。溫別有傳。

雲字雲子。初為驃騎何充參軍、尚書郎，不拜。襲爵萬寧男，歷位建武將軍、義城太守。遭母憂去職。葬畢，起為江州刺史，稱疾，廬于墓次。詔書敦逼，固辭不行。服闋，然後莅職，加都督司豫二州軍事、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假節。雲招集眾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濫，眾皆嗟怨。時溫執權，有司不敢彈劾。升平四年卒，贈平南將軍，諡曰貞。子序嗣，官至宣城內史。

豁字朗子。初辟司徒府祕書郎，皆不就。簡文帝召為撫軍從事中郎，除吏部郎，以疾辭。還黃門郎，未拜。時謝萬敗於梁濮，許昌、潁川諸城相次陷沒，西藩騷動，溫命豁督沔中七郡軍事、建威將軍、新野義城二郡太守，擊慕容屈塵，破之。進號右將軍。溫既內鎮，以豁監荊揚雍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時梁州刺史司馬勳以梁益叛，豁使其參軍桓羆討之，而南陽督護趙弘、趙憶等逐太守桓澹，據宛城以叛。豁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又攻偽南中郎將趙盤於宛，盤退走，豁追至魯陽，獲之，送于京師，置戍而旋。又監寧益軍事。溫薨，遷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并前五州軍事。苻堅寇蜀，豁遣江夏相竺瑤距之。廣漢太守趙長等戰死，瑤引軍退。頃之，堅又寇涼州，弟沖遣輔國將軍朱序與豁子江州刺史石秀泝流就路，稟節度。豁遣督護桓羆與序等游軍沔漢，為涼州聲援。俄而張天錫陷沒，詔遣中書郎王尋之詣豁諮謀邊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憲祖監沔北軍事、兗州刺史朱序為南中郎將、監沔中軍事，鎮襄陽，以固北鄙。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豁上疏固讓曰：「臣聞三台麗天，辰極以之增耀；論道作弼，王猷以之時邕。必將仰參神契，對揚成務，弘易簡以翼化，暢玄風於宇極。故宜明揚仄陋，登庸賢儁，使版築有沖天之舉，渭濱無垂竿之逸，用乃

功濟蒼生道光千載是以德非時望成典所不虛授功微賞厚實達不以擬心臣實凡人量無遠致階藉門寵遂叨非據進不能闡揚皇風贊明其政道退不能宣力所莅混一華戎尸素積載庸績莫紀是以敢冒成命歸陳丹款伏願陛下迴神玄覽追收謬眷則具瞻草堅臣知所免竟不許及苻堅陷仇池豁以新野太守吉挹行魏興太守督護梁州五郡軍事戍梁州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並委戍奔潰豁以威略不振所在覆敗又上疏陳謝圖辭不拜開府辟卒時年五十八贈司空本官如故證曰敬贈錢五十萬布五百匹使者持節監護喪事豁時譽雖不及沖而甚有器度但遇羣寇故功業不建初豁聞苻堅國中有謠云雖謂爾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爲名以應之唯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綏石康知名

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趫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獸身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沖爲苻健所圍垂沒石虔躡馬赴之拔沖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人時有患瘧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初哀真以壽陽叛石虔以寧遠將軍南頓太守帥諸將攻之剋其南城又擊苻堅將王鑒于石橋獲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苻堅又寇淮南詔曰石虔文武器幹御戎有方古人絕哭金革弗避況在餘哀豈得辭事可授奮威將軍南平太守尋進冠軍將軍苻堅荊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閻負率衆入寇竟陵石虔與弟石民距之賊阻激水屯管城石虔設計夜渡水既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剋管城擒負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頭具裝鎧三百領成以輕騎走保襄陽石虔復領河東太守進據婁城堅兗州刺史張崇納降二千家而還沖卒石虔以冠軍將軍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尋以母憂去職服闋復本位久之命移鎮馬頭石虔求停歷陽許之太元十三年卒追贈右將軍追論平閻負功進爵作塘侯第五子誕嗣誕長兄洪襄城太守洪弟振

振字道全少果銳而無行玄爲荊州以振爲揚武將軍淮南太守轉江夏相以兇橫見黜及玄之敗也桓謙匿於沮中振逃于華容之涌中玄先令將軍王稚徵戍巴陵稚徵遣人報振云桓欽已剋京邑溝稚等復平尋陽劉毅諸軍並敗於中路振大喜時安帝在江陵振乃衆黨數十人襲江陵比至城有衆二百餘亦聚衆而出遂陷江陵迎帝於行宮振聞桓昇死大怒將肆逆於帝謙苦禁之乃止遂命羣臣辭以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于晉更奉進璽綬以瑕邪王領徐州刺史振爲都督八州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既而數曰公昔早不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爲前鋒天下不足定今獨作此安歸乎遂肆意酒色暴虐無道多所殘害振譽於江津南陽太守魯宗之自襄陽破振將溫楷于柞溪進屯紀南振聞楷敗留其將馮該守營自率衆與宗之大戰振勇冠三軍衆莫能禦宗之敗績振追奔過宗之單騎於道弗之識也乃問宗之所在紿曰已前走矣於是自後而退尋而劉毅等破馮該平江陵振聞該敗衆潰而走後與該子宏出自漢城復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奔襄陽振自號荊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率軍遣將軍索邈與振戰於沙橋振兵雖少左右皆力戰每一合振輒瞋目奮擊衆莫敢當振時醉且中流矢廣武將軍唐興臨陣斬之

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羣書尤善老莊常獨處一室閒於應接時人方之庾純甚爲簡文帝所重豁爲荊州請爲揚將軍竟陵太守非其好也尋代叔父沖爲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居尋陽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善騎射發則命中常從沖獵登九井山使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目止嘯咏而已謝安嘗訪以世務默然不答安甚怪之他日安以語其從弟嗣嗣以問之石秀曰世事此公所諳吾又何言哉在州五年以疾去職年四十三本於家朝野悼惜之追贈後將軍後改贈太常子稚玉嗣玄之纂也以石秀一門之令封稚玉爲臨沅王

石民驍冠知名衛將軍謝安引爲參軍叔父沖上疏版曾荊江豫三州之十郡軍事振武將軍領襄城太守戍夏口與石虔攻苻堅荊州刺史梁成等於竟陵明年又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破苻堅將慕容垂姜成等於滻口復領雍國內

史梁郡太守冲薨詔以石民監荊州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桓氏世荷荊土石民兼以才望甚爲人情所仰初冲遣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至是石民復遣兵助之尋而苻堅敗於淮肥石民遣南陽太守高茂衛山陵時堅雖破敗而慕容垂等復盛石民遣將軍桑據伐弘農賊東中郎將慕容農降之始置湖陝二戍獲關中播蕩伎以充太樂時苻堅子丕僭號於河北謀襲洛陽石民遣將軍馮該討之臨陣斬丕及其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苟操等傳首京都而丁零翟遼復侵逼山陵石民使河南太守馮遷討之時乞活黃淮自稱幷州刺史與遷共攻長社衆數千人石民復遣南平太守郭銓松滋太守王運之擊淮斬之遷走河北以前後功進左將軍卒無子

石生隆安中以司徒左長史遷侍中歷驃騎太傅長史會稽世子元顯將伐桓玄石生馳書報玄玄甚德之及玄用事以爲前將軍江州刺史尋卒於官

石綏元顯時爲司徒左長史玄用事拜黃門郎左衛將軍玄敗石綏走江西垂中聚衆攻歷陽後爲梁州刺史傳敞之所殺

石康僞爲玄所親愛玄爲荊州以爲振威將軍累遷荊州刺史討庾仄功封武陵王事具玄傳

秘字穆子少有才器不倫於俗初拜秘書郎兄温抑而不用久之爲輔國將軍宣城內史時梁州刺史司馬勳叛入蜀秘以本官監梁益二州征討軍事假節勳平遷都後爲散騎常侍徙中領軍孝武帝初即位妖賊盧竦入宮秘與左衛將軍殷康俱入擊之温入朝窮考竦事收尚書陸始等僞罪者甚衆秘亦免官居于宛陵每憤憤有不平之色温疾篤秘與温子熙濟等謀共廢冲冲密知之不敢入頃温氣絶先遣力士拘錄熙濟而後臨喪秘於是廢棄遠居于墓所放志田園好遊山水後起爲散騎常侍凡三表自陳詔曰秘受遇先朝是以延之而頻有讓表以栖尚告誠兼有疾疢省用增離可順其所執秘素輕冲冲時貴盛秘恥常侍位卑故不應朝命與謝安書及詩十首辭理可觀其文多引閨文帝之聘遇先冲本吳子蔚官至散騎常侍游擊將軍玄墓以爲離陵王

冲字幼子温諸第中最清識有武幹温甚器之累冠太宰武陵王晞辟不就除虎揚將軍鎮襄陽護軍西陽太守從温征伐有功遷晉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義陽順陽雍州之京北揚州之義城七郡軍事輔國將軍義城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又從温破姚襄及廣周城進號征虜將軍賜爵豐城公尋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襄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温之破姚襄也襄將張駿楊凝等徙于尋陽冲在江陵未及之職而駿率其徒五百人殺江州督護趙毗據武昌府庫將妻子北叛冲遣將討獲之遷遷所鎮初舜亡後冲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温乃以冲爲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爲質幸爲養買德郎買德郎冲小字也及冲爲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冲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寘之進監江荊豫三州之六郡軍事南中郎將假節州郡如故在江州凡十三年而温薨孝武帝詔冲爲中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假節時詔賜温錢布綵墫等物而不及大殮冲上疏陳温素懷每存清儉且私物足舉凶事求還官庫詔不許冲猶固執不受初温執權大辟之罪皆自己決冲既荷事上疏以爲生殺之重古今所慎凡諸死罪先上須報冲既代温居任則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權衡冲不從謝安以時望輔政爲事情所歸冲懼逼事康三年乃解揚州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郗超亦深止之冲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爲恨忠言嘉謀每盡心力於是改授都督徐兗豫青揚五州之六郡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府幷中軍鎮京口假節又詔冲及謝安並加侍中以甲杖五十人入殿時丹楊尹王蘊以后父之重戮于安安意欲出蘊爲方伯乃復解冲徐州直以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自京口遷鎮姑熟既而苻堅寇涼州冲遣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乘虛致討以救涼州乃表曰氐賊自幷東胡醜類實繁而勇漢塞關西涼無備斯賊暴興疾顛祇速其亡然而天未勦絶屢爲國患臣聞廢於無形功立事表伐謀之道兵之上略況此賊陸梁終必越逸北狄險縱常在秋冬今日月迅邁高風行起臣氣銳量饑甸守衛重複又淮泗通流吳江如海荊楚偏遠密邇寇警方城漢水無天險之實而通備之重勢在西門臣雖凡庸識乏武略然猥荷重任恩在投秩請率所

統徑進南郡與征西將軍臣豁參同謀猷賊若果驅犬羊送死沔漢庶仰憑正順因致人利一舉梟風掃清氛穢不復重勞王師有事三秦則先帝盛業永隆於聖世宣武遺志無恨於在昔如其憮惲皇威闕爾計屈則觀兵伺釁更議進取振旅旋旆還速唯宜伏願陛下寬臣所陳特垂聽許詔答曰醜類違天比年縱肆梁益不守河西僭喪每惟宇內未一憤歎盈懷將軍經略深長思算重復忠國之誠形于義旨覽省未周以感以慨寇雖桑閏猶利而以無道臨之讎武窮兇虐用其衆滅亡之期勢何得久然備豫不虞軍之善政輒詢于羣后敬從高算想與征西協參令圖幕謀遠猷動靜以聞會張天錫陷沒於是罷兵俄而豁卒遷都督江荊梁益寧交廣七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如故又以其子嗣爲江州刺史冲將之鎮帝餞於西堂賜錢五十萬又以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頭犒賜文武謝安送至漸洲冲既到江陵時苻堅彊盛冲欲移阻江南乃上疏曰自中興以來荊州所鎮隨宜迴轉臣亡兄溫以石季龍死經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即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屬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以北堅壁不戰接會漸江路不云遽乘其疲隨機勦翦爲易臣司存閫外輒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詔以荊州水旱饑荒又冲新移草創歲運米三十萬斛以供軍資須年豐乃止堅遣其將苻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沒冲遣江夏相劉奕南中郎將朱序鄧羕救之而奕羕懦不進序又爲賊所擒冲深自咎責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遣左衛將軍張玄之詣冲諮謀軍事冲率前將軍劉波及兄子振威將軍石民冠軍將軍石虔等伐苻堅拔堅筑陽攻武當走堅兗州刺史張崇堅遣幕容垂毛當寇鄧城苻熙石越寇新野冲既憚堅衆又以疾疫還鎮上明表以夏口江沔衝要密邇彊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輒版督荊江十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彊敵西連荊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請以王薈補江州刺史詔從之時薈始遣兄邵喪將葬辭不欲出於是衛將軍謝安更以中領軍謝輔代之冲聞之而怒上疏以爲輔文武無堪求自領江州帝許之冲使石虔伐堅襄陽太守閻夏擒之及大小帥二十九人送于京都詔歸冲府以平寇功封次子謙宜陽侯堅使其將郝貴守襄陽冲使揚威將軍朱綽討之遂焚燒沔北田稻拔六百餘戶而還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伐堅魏興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並降之新城太守趙常遁走三郡皆平詔賜錢百萬襚表千端初冲之西鎮以賊寇方彊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正可保固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遠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爲己任又與朱序款密俄而序沒於賊冲深用愧惋既而苻堅盡國內侵冲深以根本爲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爲損益而欲外示閑暇閱軍在近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以爲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冲謂不足以爲廢興召佐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而閻堅破大勳克舉又知朱序因以得還冲本疾病加以慚恥發病而卒時年五十七歲贈太尉本官如故詔曰宣穆簡儉五十萬布五百匹冲性儉素而謙虛愛士蕃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命處士南陽劉驎之爲長史驎之不屈親往迎之禮之甚厚又辟處士長沙鄧粲爲別駕備禮盡恭粲感其好賢乃起應命初郡整庚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唯冲獨與謝安書云妙盡寶術小亡兄寄託不終以此爲恨直不及私論者益嘉之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江瞻送號哭盡哀後玄纂位追贈太傅宣城王有七子嗣謙儉榮弘羨怡

嗣子恭祖少有清譽與豁子石秀並爲桓氏子姪之冠冲既代豁西鎮詔以嗣督荊州之三郡據州之四郡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莅事簡約僚所住齋廳作板榜嗣命以茅代之服付船官轉西陽襄城二郡太守鎮夏口後領江夏相卒官追贈南中郎將謚曰靖子胤嗣

胤字茂遠少有清操雖奕世華貴甚以恬退見稱初拜秘書丞累遷中書郎秘

書監玄甚欽愛之遷中書令玄墓位爲吏部尚書隨玄西舂玄死歸降詔曰夫善著則祚遺勳彰故事殊以宣孟之忠爰後晉國子文之德世嗣獲存故太尉冲昔播陝西忠誠王室諸子染凶自貽罪戮念冲遺勳用懷于懷其孫胤宜見矜宥以展爲善可特全生命徙于新安及東陽太守殷仲文永嘉太守駱騰等謀反陰欲立胤爲主嗣事覺伏誅

謙字敬祖詳正有器望初以父功封宜陽縣開國侯累遷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孫恩之亂謙出奔無錫徵拜尚書隸騎大將軍元顯引爲諮議參軍轉司馬元興初朝廷將伐玄以桓氏世在陝西謙父冲有遺惠於荆楚懼人情向背乃用謙爲持節都督荆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假節以安荆楚玄既用事以謙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加中軍將軍謙兄弟顯列玄甚倚杖之而內不能善也改封謙爲寧都侯拜尚書令加散騎常侍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玄篡位復領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封新安王及桓振作亂謙保護乘輿頗有功焉然而暗懦尤不可以遠事初勸振率軍下戰以守江陵振既輕謙用事故不從及振敗謙奔于姚興先是譙縱稱藩於姚興縱與盧循通使潛相影響乃表興請謙共順流東下興請謙謙曰臣門著恩荆楚從弟玄雖謂篡位皆是逼迫人神所明今臣與縱東下百姓自應駭動興曰小水不容大舟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不假君爲鱔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勸欲虛懷引士縱疑之乃置謙於龍格使人守之謙向諸弟泣曰姚主言神矣後與縱引譙道福俱下謙於道占募百姓感冲遺惠投者二萬人劉道規破謙斬之

脩字承祖尚尚文帝女武昌公主歷吏部郎稍遷左衛將軍王恭將伐譙王尚之先遣何澹之孫無終向句容脩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無忌距之脩次句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求降脩既旋京而楊佺期已至石頭時朝廷無備內外崩駭脩進說曰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莫不失色今若優詔用玄玄必內喜則能制仲堪佺期使並順命朝廷納之以脩爲龍驤將軍荆州刺史假節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轉仲堪爲廣州脩未及發而玄等盟於尋陽求誅牢之脩之幷斬仲堪無罪揚被降黜於是詔復仲堪荆州刺史中丞江績奏脩承受楊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宣傳不盡以爲身計疑誤朝算請收付廷尉特詔免官尋代王凝之爲中護軍頃之玄破仲堪佺期詔以脩爲征虜將軍江州刺史尋復爲中護軍玄執政以脩都督六州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尋進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玄篡以爲撫軍大將軍封安成王劉裕義旗起斬之

徐寧

徐寧東海郯人也少知名爲輿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人倫鑒識彝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廨署訪之云是輿縣彝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數夕彝大賞之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部郎語在彝傳即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卒官史臣曰麟風潛煽醇源浸竭遺道德於情性顯忠信於名教首陽高節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死原軫免胄慷然於往策季路絕纓遽矣於前志況交霜雪於杪歲晦風雨於將屨喈嚮或以變其音貞柯罕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遇周庾之清塵遵許郭之退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爲易揚芬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構迭汙隆龍蛇俱山澤冲逡巡於內輔豁陵厲於上游度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扞城之用裏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溫爲亢極之資玄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奚不息禮臺之亂甯俞之忠無救弈棋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贊曰矯矯宣城貞心莫陵身隨霧天名與雲興度豁重世冲秀變矣國賴英臣家推才子振武謙文尋邑爲墓歸之篡亂易足以示

晉書卷七十四

桓彝傳故太尉冲曾孫陝西○臣宗萬按本傳冲鎮荆州刺史而謂鎮陝西者東晉時以荆州鎮陝西故也

晉書卷七十四考證

王湛　子承　承子述　述子坦之　禎之　愉　坦之子愷　愉子綏　承族子嶠　廣　悅之　祖台之

王湛字處沖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顙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于墓次服闋閉門守靜不交當世沖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轡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猷養之當與己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顛而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爲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

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冀寧初爲騎騎參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薄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勸其子叱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顧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事越以立威名非敎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慈我始欲慙矣及至建鄴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嗣

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倘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爲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爲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部郎並不行歷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爲算邪將爲情邪若謂爲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創造移徙方當與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彊胡陸梁當畜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當沂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徼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闕臨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壤玄遠鬼情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亡胡之識卒爲劉項之實周懸孤弧之諭而成褒姒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愚社稷之具計斯則天

下幸甚令名可保矣若安西咸意已爾不能安於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次
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爲家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
鎮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
闋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
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書監固讓經年不拜復加征虜將軍
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衞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
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
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
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
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
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
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
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
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
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
爲當時所歎但性急爲累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
止便下牀以屐齒蹈之又不得瞋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
克爲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
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年追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
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
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
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牋書乃實訓誡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
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篤永無復瞻輦轂之期乞奉先誡歸老
丘園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
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
行又議欲移洛陽鐘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

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虡溫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
謚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嗣
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
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江虨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
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虨遂止簡文帝爲撫軍將軍辟爲掾累遷
參軍從事中郎仍爲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爲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去職
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
掠服罪坦之以爲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
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海西公廢領左衞將軍坦之有風格尤
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
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莊周縱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
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
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
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羲農徇教者衆故義申於
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
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
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褫帶之所緣故陶鑄羣生謀之
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
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闇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
孰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
未究況揚之以爲風乎且即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
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
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遊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
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
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爲恥士以無
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不可

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皆漠陸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
戒其一不戒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閒哉若夫利而不
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羣方所貴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
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曠曠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
言之矣又領本州大中正開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温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
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遲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宜元之天下
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温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
丹陽尹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
鎮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爲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爲貴恭順無爲則盛
德日新親杖賢能則政道邕睦昔周成漢昭並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
爲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伏惟陛下
睿奇秀之姿稟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曠方須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
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
后慈愛之隆亦不必異所生瑣邪王餘姚王及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誨
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屬非至親自爲疎疑昔肅祖崩殂成康
幼沖事無大小必諮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沖
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緦縗並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
以報先帝憑謂周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
光顯宗之於王導沖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聽獲盡庶
事可舉又天聽雖聰不啓不廣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平
易之世有道之主猶尚誡懼日昃不倦況今艱難理盡慮經安危祖宗之基繫
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堯舜之風可不敬修至德以保宣元天地
之祚表奏帝納之初謝安愛好聲律棋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
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
爲聊復以自娛耳若絜軌跡榮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
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爲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鄙心而行獨
往之奚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
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
體韻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
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
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
從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
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
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
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谷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變殿軍後入而全
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
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
不在於期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
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貞葉效於瘳疾未
若無病之爲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
爾德彰於羣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
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矣者因存
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
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
諒哉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撰章摘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
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慷慨擇明賢勝皆此類也初坦之與沙門
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
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瞻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時年
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贈安
北將軍諡曰獻

褘之字文邵少知名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郎年未三十而卒贈散騎常侍坦
之四子愷愉國寶忱

愷字茂仁愉字茂和並少踐清階愷襲父爵愉稍遷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愷太元末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多所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及王恭等討國寶愷愉並請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國寶既死出愷爲吳郡內史愉爲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輔國將軍假節未幾徵愷爲丹陽尹及桓玄等至江寧愷領兵守石城俄而玄等走復爲吳郡病卒追贈太常愉至鎮未幾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既無備愷遽奔臨川爲玄所得玄盟于尋陽以愉置壇所愉甚恥之及事解除會稽內史玄襲位以爲侍中僕射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愉既桓氏壻父子寵貴又書輕侮劉裕心不自安潛結司州刺史溫詳謀作亂事泄被誅子孫十餘人皆伏法

國寶少無士操不修廉隅姊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除尚書郎國寶以中與貴胄之族惟作吏部不爲餘曹郎甚怨望固辭不拜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遊處遂間毀安焉及道子輔政以爲秘書丞俄遷琅邪內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郎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內外中書郎范寧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譖毀寧寧由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奔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憚罪衣女子衣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參軍王徽請國寶同謀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倘書左丞祖台之擾狄大呼以盤匕擊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爲粲所彈詔以國寶雖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並坐免官頃之復職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仲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韜媚於帝而頗疎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屬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爲忠將納國寶女爲琅邪王妃未嬪而帝崩安帝即位國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爲琅邪內史亦以佞邪見知道子復臧之倚爲心腹並爲時之所疾國寶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遷侍中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陽尹道子悉以東宮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並以才器各居名藩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廢國之言道子等亦深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爲名國寶憧遽不知所爲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羣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胤既至而不敢害反間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之語在珣傳又間計於胤胤曰南北同舉而荊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克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遽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距王恭道子既不能距諸侯欲委罪國寶乃遣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幷斬緒於市以謝王恭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寶本官元興初桓玄得志妻徙其家屬於交州

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寧與張玄相遇寧使與玄語玄正坐斂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寧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寧謂曰卿風流倜儻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寧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爲賓主太元中出爲荊州刺史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輕節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嚴然殊得物和桓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輿直進忱對玄鞞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期日見客伎衛甚盛玄喜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婿父常有憎忱乘醉吊之婿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數年本官追贈右將軍誄曰穆

綏字彥猷少有美稱厚自矜遇嘗鄙而無行愉爲殷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妻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人每謂爲猷守孝子桓玄之爲太尉綏以桓氏

錫甚見寵待爲太尉右長史及玄纂遷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流血滂沱俄拜荆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初綏與王謐桓胤齊名爲後進之秀謐位官既極保身而終胤以從坐誅羣稱猶全綏身死名論殆盡亦以簿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稱父漢膠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爲比焉

嶠字開山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爲楊駿腹心駿之排汝南王亮退衛瓘皆佑之謀也位至北軍中候嶠少有風尚弈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攜其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並有操行宜蒙飾敘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參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愍帝徵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陽王保辟皆以道險不行元帝作相以爲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請爲參軍尉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藥私伐蔡州荻以問軍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菽庶人採之百姓不足君執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周顗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出爲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書侍郎兼大著作固辭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郎御史中丞祕書監領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爲丹陽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尋卒官證曰穆子淡嗣歷位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尚書廣州刺史淡子虔世襲騎將軍

袁悅之

袁悅之字元禮陳郡陽夏人也父朗給事中悅之能長短說甚有精理始爲謝玄參軍爲玄所遇丁憂去職服闋還都上疏戰國策言天下要惟此書後甚爲會稽王道子所親愛每勸道子專攬朝權道子頗納其說儀而見誅

祖台之

祖台之字元辰范陽人也官至侍中光祿大夫撰志怪書行於世

荀崧　子羨　羨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魏太尉彧之玄孫也父顗羽林右監安陵鄉侯與王濟何劭爲拜親之友崧志操清純雅好文學齠齔時族曾祖顗見而奇之以爲必興蕃門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侃弟奧曰近見荀監子清虛明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兄鑒人也其爲名流所賞如此泰始中詔以崧代兄襲父爵補濮陽王允文學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趙王倫引爲相國參軍倫纂轉護軍司馬給事中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弟中庶子累遷侍中中護軍王彌入洛崧與百官奔于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至棄其母尸于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葬母于密山服闋族父藩承制以崧監江北軍事南中郎將後將軍假節襄陽太守時山陵發掘崧遣主簿石寶將兵入洛修復山陵以勳進爵舞陽縣公遷都督荆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改封曲陵公爲賊杜曾所圍石寶時爲襄城太守崧力弱食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寶及南中郎將周訪訪即遣子撫率兵三千人會石寶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崧既得免乃遣南陽中部尉王國劉願等潛軍襲穰縣獲曾從兄僞新野太守保斬之元帝踐阼徵拜尚書僕射使崧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從第旄早亡二息序厥年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國胤嚴絕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焉轉太常時方修學校開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爲不可乃上疏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弘儒訓三則利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矣隆往初宜寤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期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祕書紫籙臺省有宋嗣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

選發華劉實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聲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墮于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崇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爲盛然方嚮昔猶千之一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通方之華實儒風殊遠恩竭駑駘庶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世之上播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幾餘暇時垂省覽宜爲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儁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其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知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元帝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爲政所由惠馬投戈猶可謂蓽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議者詳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不行敦表以崧爲尚書左僕射及帝崩羣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議以爲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啓中興德澤伸於太戊功烈邁于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既而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翦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興之主宜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前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初敦待崧甚厚欲以爲司空於此銜之而止大寧初加散騎常侍侵領太子太傅以平王教功更封平樂伯坐使威儀爲猛獸所食免職後拜金紫光祿大夫儀尚書事散騎常侍如故遷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如故又領秘書監給親兵百二十人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蘇峻之役崧與王導陸曄共登御牀擁衛帝及帝被逼幸石頭崧亦侍從不離帝側賊平帝幸溫嶠舟崧時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咸和三年薨時年六十七贈侍中諡曰敬其後著作郎虞預與丞相王導牋曰伏見前秘書光祿大夫荀公生於積德之族少有儁雅之稱歷位內外在貴能降蘇峻肆虐乘輿失幸公處嫌忌之地有累卵之危朝士爲之寒心論者謂之不免而公將之以智險而不懾扶侍至尊縶維不離難無扶迎之勳宜蒙守節之報且其宣慈之美早彰遠近朝野之望許以台司雖未正位已加儀同至守終純固名定圖棺而蓋卒之日直加侍中生有三槐之望沒無鼎足之名寵不增於前秩榮不副於本望此一時愚智所慷慨也今承大弊之後淳風頹散苟有一介之善宜在旌表之例而況國之元老志節若斯者乎不從升平四年崧改葬詔賜錢百萬布五千匹有二子粲淡粲嗣粲字令遠起家秘書郎稍遷尚書左丞粲有儀操風望雅爲簡文帝所重時桓溫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溫粲盲於帝曰若溫復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復園陵將何以加此於是乃止轉散騎常侍少府不拜出補東陽太守除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官子籍嗣位至散騎常侍大長秋

淡字令則清和有準裁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恆置膝上淡陰白其母曰得一刹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言年十五將尚尋陽公主淡不欲連婚帝室仍遷遁去監司追不獲已乃出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弱冠與琅邪王冷齊名沛國劉惔太原王濛陳郡殷浩並與交好驃騎將軍何充出鎮京口請爲參軍穆帝又以爲撫軍參軍徵補太常博士皆不就後拜秘書丞義與太守征北將軍褚裒以爲長史既到裒謂佐吏曰荀生貴逸羣之氣將有沖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尋遷建威將軍吳國內史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殷浩以淡在事有能名故居以重任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淡之少者淡至鎮發二州兵使參軍鄧遐戍維陰淡

尋北鎮淮陽屯田于東陽之石鷰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兗州刺史鎮下邳羨自鎮來朝時蔡謨固讓司徒不起中軍將軍殷浩欲加大辟以問於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及慕容儁攻段龕於青州詔使羨救之儁將王騰趙盤寇瑕邪鄄城北境騷動羨討之擒騰盤併走軍次瑕邪而蘭已沒羨退還下邳留將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等三千人守瑕邪參軍戴遂蕭鍇二千人守泰山是時慕容蘭以數萬衆屯汴城甚爲邊害羨自光水引汶通渠至于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帝將封之羨固辭不受先是石季龍死胡中大亂羨撫納降附甚得衆心以疾篤解職後除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讓不拜升平二年卒時年三十八帝聞之歎曰荀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追贈驃騎將軍

范汪　子甯　汪叔堅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晏之孫也父稚早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曰與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親鄰哀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乃遁逃西歸庾亮溫嶠屯兵尋陽時行李斷絶莫知峻之虛實咸恐賊彊未敢輕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護軍事賊平賜爵都鄉侯復爲庾亮平西參軍從討郭默進爵亭侯辟司空郗鑒掾除宛陵令復參亮征西軍事轉州別駕汪爲亮佐吏十有餘年甚相欽待轉寧揚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徵拜中書侍郎時庾翼將悉鄂漢之衆以事中原軍次安陸尋鎮屯襄陽汪上疏曰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攻討凡百草創安陸之調不復爲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漢乾涸皆當魚貫而行排推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既至之後桓宣當出宣往實駁豺狼之林招攜貳之衆待之以至寬御之以無法田疇墾闢生產始立而當移之必有皦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頓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難船人之力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且申伯之尊而羨自鎮來朝時蔡謨固讓司徒不起中軍將軍殷浩欲加大辟以問於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及慕容儁攻段龕於青州詔使羨救之儁將王騰趙盤寇瑕邪鄄城北境騷動羨討之擒騰盤併走軍次瑕邪而蘭已沒羨退還下邳留將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等三千人守瑕邪參軍戴遂蕭鍇二千人守泰山是時慕容蘭以數萬衆屯汴城甚爲邊害羨自光水引汶通渠至于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帝將封之羨固辭不受先是石季龍死胡中大亂羨撫納降附甚得衆心以疾篤解職後除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讓不拜升平二年卒時年三十八帝聞之歎曰荀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追贈驃騎將軍

范汪　子甯　汪叔堅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晏之孫也父稚早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曰與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親鄰哀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乃遁逃西歸庾亮溫嶠屯兵尋陽時行李斷絶莫知峻之虛實咸恐賊彊未敢輕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護軍事賊平賜爵都鄉侯復爲庾亮平西參軍從討郭默進爵亭侯辟司空郗鑒掾除宛陵令復參亮征西軍事轉州別駕汪爲亮佐吏十有餘年甚相欽待轉寧揚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徵拜中書侍郎時庾翼將悉鄂漢之衆以事中原軍次安陸尋鎮屯襄陽汪上疏曰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攻討凡百草創安陸之調不復爲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漢乾涸皆當魚貫而行排推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既至之後桓宣當出宣往實駁豺狼之林招攜貳之衆待之以至寬御之以無法田疇墾闢生產始立而當移之必有皦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頓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難船人之力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且申伯之尊而羨自鎮來朝時蔡謨固讓司徒不起中軍將軍殷浩欲加大辟以問於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及慕容儁攻段龕於青州詔使羨救之儁將王騰趙盤寇瑕邪鄄城北境騷動羨討之擒騰盤併走軍次瑕邪而蘭已沒羨退還下邳留將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等三千人守瑕邪參軍戴遂蕭鍇二千人守泰山是時慕容蘭以數萬衆屯汴城甚爲邊害羨自光水引汶通渠至于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帝將封之羨固辭不受先是石季龍死胡中大亂羨撫納降附甚得衆心以疾篤解職後除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讓不拜升平二年卒時年三十八帝聞之歎曰荀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追贈驃騎將軍

范汪　子甯　汪叔堅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晏之孫也父稚早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曰與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親鄰哀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乃遁逃西歸庾亮溫嶠屯兵尋陽時行李斷絶莫知峻之虛實咸恐賊彊未敢輕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護軍事賊平賜爵都鄉侯復爲庾亮平西參軍從討郭默進爵亭侯辟司空郗鑒掾除宛陵令復參亮征西軍事轉州別駕汪爲亮佐吏十有餘年甚相欽待轉寧揚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徵拜中書侍郎時庾翼將悉鄂漢之衆以事中原軍次安陸尋鎮屯襄陽汪上疏曰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攻討凡百草創安陸之調不復爲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漢乾涸皆當魚貫而行排推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既至之後桓宣當出宣往實駁豺狼之林招攜貳之衆待之以至寬御之以無法田疇墾闢生產始立而當移之必有皦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頓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

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事繫紛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遍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竊內之浮譽貴清梁之微誕意崎嶇以爲巧屑無檢以爲俗鄭翼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晉圖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覺小迷衆之愆大也甯崇儲抑俗率皆如此溫嶠之後始解禍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絜己脩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已來崇學教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群雅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憚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朗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輕夷險而不憂寒休否而常泰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剪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婚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啓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劃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貴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鼓舛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僑居東西墟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幷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卿貨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遷又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宰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免甑異送兵多者至於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負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幷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豬酒永日馳騖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貨算威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耨誦闕而無聞凡厲競馳徼幸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宮制譙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爲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磨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錢幷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散事輒惟在任心州既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建立願

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員二千石也若苑宥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搖畀子秦時爲天門太宰秦官稱斯帝以宥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救免初宥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閉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燕以神火下以氣從踵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既免官家于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于家初宥以春秋斷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子秦元熙中爲護軍將軍

堅字子常博學善屬文永嘉中避亂江東拜佐著作郎撫軍參軍討蘇峻賜爵都亭侯累遷尚書右丞時廷尉奏殿中侯史部虞監官慢三張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棄市虞二子宗年十三豐年十一黃幡撾登聞鼓乞愿解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膺議以爲天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懷死罪之刑於此而殉堅亦同膺議時議者以虞爲鉗徒二兒援入既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愿之仁可特聽減虞死罪爲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救過宥罪讓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虞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損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投主者令奚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成憲嘿笑之間尚慎所加況於圖典可以徒虧今之所以宥虞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居然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揚歷民特聽之事未見其益不以爲例交與紛謬此爲苑一愿于今而開萬端於後也成帝從之正虞死刑後遷護軍長史卒官子啓字榮期雖經學不及堅而以才義顯於當世于時清歎之士庾峻韓伯袁宏等並相知友爲秘書郎累居顯職終於黃門侍郎父子並有文



集傳於世

劉惔

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祿勳宏兄粹字純嘏侍中宏弟懷字沖叡吏部尚書並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父耽晉陵太守亦知名惔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爲養雖篳門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衛玠導喪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學之又有方之苑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爲談客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厥指難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側之乃命坐惔盛義敬厥惔及至便與抗答辭甚備至盛理遂屈一座擊大笑盛稱美之累遷丹陽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松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嘆曰大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堂不以其教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喪而不問性簡貴與王羲之雅相友善郗恬有倦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於惔惔曰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惔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桓溫嘗問惔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第三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惔每嘗逼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爲荊州惔言於帝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己爲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惔以爲必剋或問其故云以精博觀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恐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會廣吳郡張遐舉爲吳士衆以此服其知人尤好莊老任自然趣疾篤百姓欲爲之祈禱家人又請祭神惔曰丘之禱久矣年三十六本言猶卓爲之辭云居官無官之事處事無事之心時人以爲名言後卓嘗詣惔惔夏言及惔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夏大慈曰真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邪其爲名流所敬重如此

張憑

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邪？」及長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候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候處之下坐神遽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徽就候，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候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候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率爲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 韓伯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也。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褶。」伯曰：「不復須，母閒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及長，清和有思理，留心文義。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是出羣之器。」潁川庾龢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舉秀才，徵佐著作郎，並不就。簡文帝居藩，引爲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書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爲侍中，陳郡周續爲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領中正，不通難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爲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與夫容己順衆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王坦之又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覽而笑其辭旨，以爲是非既辯，藩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曰：「夫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則彼我之趣可得而詳也。夫謙之爲義，存乎降己者也，以高從卑，以貴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貴者也，與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冥，終莫近也。夫有所貴，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貴愚；體公者乘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於何而生？則謙之爲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已必尚於至當，而必造乎歷誉。至理在乎無私，而動之於降己者何？誠由未能一概於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忘懷於彼我，則私己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矜；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己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縣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者，故宅心於卑素；悟縣稱之虧理者，故情存乎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於卑素，則貴斯降矣。夫所況君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情有未冥，存我之理未冥於內，豈不同心於降挹？洗之所滯哉？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不同，其於遺情之累，線有弊而用降己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德忘窒欲者於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謙爻，皆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以至理無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假後物之迹，以逃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於下，斯者豈惟逃患於外，亦所以洗心於內也。」韓丹陽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既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朝廷改授太常，未拜，卒，時年四十九。即贈太常。子璿，官至衡陽太守。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清腴，識表鄉機，才惟王佐。叶宣尼之遺契，訖遺準編，導伯陽之幽旨，含虛牝谷，所謂天質不雕，合於太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物。雖崇勳懋績，有闕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懷祖鑒局夷遠，沖裕玉粹，坦之籠宇凝曠，逸操金貞，騰飆庾之良箋，情嗤語怪，演莊之宏論，道煥崇儒，或寄重文昌，尤釐於衮職，或任華綸閣，密勿於王言，咸能克著徽音，保其榮秩，美矣。國寶檢行無閑，坐升彼相，混晴誠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于時疆場多虞，憲章罕備，天子居綏旋之遲，人臣懷履鍊之要，於是藉勢擁權，曠明王之彝典，窮奢縱侈，假凶豐之餘威，雕牆峻宇，跨於度極，飄珍冶質，充牣於帷房，亦猶犬彘腴肥，不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荀景猷履孝居忠，無慚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機，嶷則恩業該通，緝遺經於已泰，汪則風飆直亮，抗高節於將順，揚搉而言，俱爲雅士，劉韓傅爽，標置軼羣，勝氣籠霄，飛談卷霧，並蘭芬菊燁，無絕於終古矣。

贊曰：處沖絕懿，是稱奇器，養素虛庭，同塵下位，雅道難屈，高風不墜。猗歟後胤，世傳清德。帝室馳芬，士林揚則。國寶膚暗，託意驕奢，既豐其屋，終蔀其家。荀范

令望金聲遠暢劉韓秀士珠談間起異術同華蔵墜青史

晉書卷七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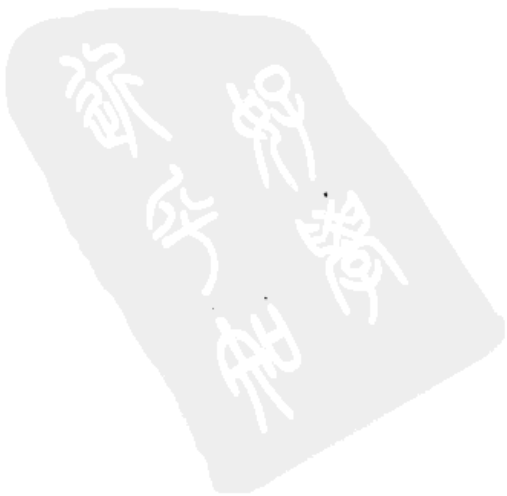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七十五考證

王綏傳少有美稱厚自矜遇○遇一本作過

賓悅之傳上觀戰國策○上一本作止

韓伯傳其於遠情之累緣有弊而用○各本脫情字累字今從本集增正

晉書卷七十五考證



晉書卷七十六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六

王舒　子允之

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爲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恆處私門潛心學植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爲青州舒往依焉時敦被徵爲祕書監以寇難路險輕騎歸洛陽委棄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惟舒一無所眄益爲敦所賞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委質焉參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明帝之爲東中郎將妙選上佐以舒爲司馬轉後將軍宣城公褚裒諮議參軍遷軍司固辭不受裒鎮廣陵復以舒爲車騎司馬頻領望府咸稱明練裒薨遂代裒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二州軍事頃之徵國子博士加散騎常侍未拜轉少府太寧初徙廷尉敦表舒爲鷹揚將軍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監荆州沔南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舒遣軍逆之並沉于江進都督荆州平西將軍假節尋以陶侃代舒還舒爲安南將軍廣州刺史舒疾病不樂越嶺朝議亦以其有功不應遠出乃徙爲湘州刺史將軍都督持節如故徵代鄧攸爲尚書僕射時將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爲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宅郡於是改會字爲郰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而蘇峻作逆乃假舒節都督行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縣以吳王師虞潭爲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衆一萬與庾冰俱渡浙江前義興太守顧衆護軍參軍顧颺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假衆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颺監晉陵軍事於御亭築壘峻閉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悅東軍舒率衆次郡之西江爲冰藻後繼冰颺等遣前鋒進據無錫遇賊將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御亭復自相驚擾冰颺等並退于錢唐藻守嘉興賊遂入吳燒府舍掠諸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二軍主者免冰颺督護以白衣行事更以顧衆督護吳晉陵軍屯兵章墟吳興太守虞潭率所領討陳屯爲苞主並不敢進時暴雨大水賊管商乘船旁出襲潭及衆潭等奔敗潭還保吳興衆退守錢唐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戍海浦所在築壘或勸舒宜還都使謝藻守西陵扶海立柵舒不聽留藻守錢唐使衆颺守紫壁於是賊轉攻吳興潭諸軍復還賊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逸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以精銳三千輕邀賊於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悉委舟步走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潭時賊轉晃既破宣城轉入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準等擊之戰於于湖潭以彊弩射之晃等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潭由是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舒分兵悉討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舒潭等並以屢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敎喻不聽及侃立行臺上舒監浙江東五郡軍事允之督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躡於長塘西復大破之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穆長子晏之蘇峻時爲護軍參軍遇害晏之子嶷之嗣卒子陋之嗣宋受禪國除晏之弟允之最知名

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敎謂爲似己恆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敎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敎與錢鳳謀爲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敎或疑己便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污鳳既出敎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敎許之至都以敎鳳謀議事白舒舒即與導俱啓明帝舒爲荆州允之隨在西府及敎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倘少不樂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番禺縣侯邑千六百戶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監都尉舒卒去職既葬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其書曰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羣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將軍鎮于湖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莅政甚有威惠時王恬服闋除豫章郡允之聞之驚愕以爲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爲遠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庾

冰盲之冰閉甚愧卽以恬爲吳郡而以允之爲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卒年四十謚曰忠子聃之嗣卒子聲之嗣

王廙　弟彬　彬子彪之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姨弟也父正尙書郎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弈雜伎辟太傅掾轉參軍豫迎大駕封武陵縣侯拜尙書郎出爲襄陽太守元帝作鎭江左廙棄郡還江帝見之大悅以爲司馬頻守廬江鄱陽二郡豫討周札杜弢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鎭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王敦啓爲宣遠將軍荆州刺史及帝卽位廙奏中興賦上疏曰臣託備肺腑幼蒙洪潤爰自齠齔至于弱冠陛下之所撫育恩侔於兄弟義同於交友恩欲報龍鱗附鳳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襄陽棄官遠跡扶侍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道之所存願託餘庶故也天誘其願遇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而守局退外不得奉聽大禮閑閒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親封禪之事懷慨發憤況臣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又臣昔侍坐於先后說陛下誕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於額之左相者謂當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歲見用爲鄱陽內史七月四星聚于牽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後還京都陛下見臣白兔命臣作賦時瑣邪郡又獻甘露陛下命臣審之又驟騎將軍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鐸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璞之交筮雖京房管輅不過也明天之歷數在陛下矣臣少好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退外常與桀寇爲對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天施而曾負屢彰恐先朝露填溝壑令微情不得上達謹竭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嘆詠歌之義也文多不載初王敦左遷陶侃使廙代爲荆州將吏馬俊鄧攀等上書請留侃敦不許廙爲俊等所殺奔于江安賊杜曾與俊攀北迎第五猗以距廙廙督諸軍討曾又爲曾所敗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虓等助廙擊曾曾衆潰廙得到州廙性儁率嘗從南下且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尙舫樓長幡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爲傷時織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廙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荆土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廙爲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以母喪去職服闋拜征虜將軍進左衛將軍及王敦構禍帝遣廙喻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爲敦所留受任助亂教得志以廙爲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喪還京都舉太子親臨拜柩如家人之禮贈侍中驃騎將軍諡曰康明帝與大將軍溫嶠書曰痛謝瑰未絕於口世將復至於此並咸年衰才不遂其志痛切于心廙明古多通鯤達有識致其盲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坐相視盡如何子頤之嗣仕至東海內史頤之弟胡之字修齡弱冠有聲譽歷郡守侍中丹陽尹素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石季龍死朝廷欲經略河洛以胡之爲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固辭未行而卒子茂之亦有美譽官至晉陵太守子散弘義熙末爲尙書

彬字世儒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祿大夫傅祗辟爲掾後與兄廙俱渡江爲揚州刺史劉機建武長史元帝引爲鎭東賊曹參軍轉典軍參軍豫討華軼功封都亭侯愍帝召爲尙書郎以道險不就遷建安太守徙義興內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中興建稍遷侍中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顗遇害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譽論亦非阿黨而敕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貞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腳疾已來見天子尙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腳痛孰若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釀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發爲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爲豫章太守彬爲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逕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殺王舒王廙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廙曰此乃所以宣往也江州當人彊威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親喪危必與慈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

事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舍父子于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爲恨教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並是義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徹拜光祿勳轉度支尚書蘇峻平後改築新宮彬爲大匠以營創勳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右僕射卒官年五十九贈特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憲長子彭之嗣位至黃門郎次彪之最知名

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頴費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頴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爲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爲郎鎮軍將軍武陵王晞以爲司馬累遷尚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諸州訴冤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爲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時當南郊朗文帝爲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吏部尚書朗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殷中侍御史桑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朗比談者謂頗兼卜術得進殿下若超用寒悴當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朗文曰此非保社稷爲殿下計皆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朋駭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猶豈已槽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惶惶先自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讓曰爲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莊任覽時職愿其要也得賢之道在於莊任莊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故勳格辰極遺融四海風流遐慕冠百代凡庸之族衆實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猶得不貴鄙共貴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爲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幷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幷則吏朗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幷省者矣大鄉之任太常宗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尠可以幷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瞻才住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難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能遂奏且可使庶官之選差清蒞職之日差久無舉祿之虛費朗吏寺之煩役矣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宮則直侍頓闕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堅苻扈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朗文帝牋陳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朗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隊復何以過之轉領軍將軍遷尚書僕射以疾病不拜徙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朗文曰武陵第中大修器仗將謀非常也朗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盛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或復以此爲言朗文甚悅復轉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奕卒朗文遣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今時賢備朗高監朗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在一門亦非深模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

作異者耳。閒文顧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雖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修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纏。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爲罪。乃檄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爲尚書。頃之。復爲僕射。是時溫將廢緯西公。百寮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既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憚容。溫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邪。時廢立之儀。既絕於曩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樊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朝文腑羣臣疑滅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腑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幾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詩。停事遂不行。溫遘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遠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溫亦尋薨。時桓沖及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幾。時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興載謙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決政。歟誓事在乎己。彪之不遜。安亦故以爲言。安竟不從。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貫紹不許。轉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修補而已。羅苑未珍。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爲尤。豈以修屋宇爲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繕。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黃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即以光祿爲贈。詔曰。閒二子。越之撫軍將軍。臨之東陽太守。

稜字文子。彬季父國子祭酒琛之子也。少歷清官。渡江。爲元帝丞相從事中郎。從兄導以稜有政事。宜守大郡。乃出爲豫章太守。加廣武將軍。稜知從兄教勝。徼自貴。有罔上心。日夕諫辭。以爲宜自抑損。推崇盟主。且羣從一門。並相與服事。應務相榮。高以隆勳業。每言苦切。教不能答。增使人審之。弟侃亦知名。少歷顯職。位至吳國內史。

虞潭　孫嗣父　兄子嚴

虞潭字思奧。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翻之孫也。父忠。仕至宜都太守。吳之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潭清貞有檢操。州辟從事主簿。舉秀才。大司馬齊王冏請爲祭酒。除祁鄉令。徙醴陵令。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之。潭糾起兵。斬昌別率鄧穆等。襄陽太守華恢上潭領建平太守。以疾固辭。遂屏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亭侯。陳敏反。潭東下討敏。第讚於江州。廣州刺史王矩上潭領廬陵太守。綏撫荒餘。咸得其所。又與諸軍共平陳恢。仍轉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尋敏元帝檄使討江州刺史華軼。潭至廬陵。會軼已平。而湘川賊杜弢猶盛。江州刺史衛展上潭幷領安成太守。時甘卓屯宜陽。爲弢所逼。潭進軍救卓。卓上潭領長沙太守。固辭不就。王敦叛。潭爲湘東太守。復以疾辭。及平。使元帝召補丞相軍諮祭酒。轉琅邪國中尉。帝爲晉王。除屯騎校尉。徙右衛將軍。遷宗正卿。以疾告歸會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乃進赴國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爲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潭

即受命義衆雲集時有野鳧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鬼之魚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前鋒過浙江追曜充潭次于西陵爲坦後繼會充已擒罷兵徵拜尚書率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成帝即位出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加輔國將軍以討充功進爵零陵縣侯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會王師敗績大駕遷潭勢弱不能揚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舉會陶侃等下潭與郗鑒王舒協同義舉侃等假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潭率衆與諸軍幷勢東西猜阻遣會護沈伊距管商於吳縣爲商所敗潭自貶還節率而峻平潭以母老輒去官還餘姚韶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復徙會稽內史未發遷復吳郡以前後功進爵武昌縣侯邑一千六百戸是時軍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亡塗炭潭乃發出倉米振救之又修治塘堨以防海沙百姓賴之咸康中進衛將軍潭統攝和斡而內堅明有膽決雖屢統軍旅而勤有儉敗以母憂去職服闋以侍中衛將軍徵既至更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三百人侍中如故年七十九卒于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侍中如故謚曰孝烈子伉嗣官至右將軍司馬伉卒子嘏父嗣

嘏父少歷顯位後至侍中爲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嘏父宋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温願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嘏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隆安初爲吳國內史徵補尚書未發而王廞舉兵版嘏父行吳興太守嘏父即入吳興廞厥敗有司奏嘏父與廞同謀罪應斬詔以祖潭嘗勳聽以疾贖爲庶人四年復拜尚書桓玄用事以爲太尉左司馬薛遲護軍將軍出爲會稽內史義熙初去職卒於家

嘏字思行潭之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素行遵之與龍國桓輿俱爲吏部郎情好甚篤輿遭温拜豫章使子谷拜輿歷吳興太守金紫光祿大夫王導常謂嘏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遷而喪時人惜之子谷位至吳國內史

顧榮

顧榮字彥先吳郡吳人驃騎將軍榮之族弟也父秘交州刺史有文武才幹榮出後伯父早終事伯母以孝聞光祿朱誕器之州辟主簿舉秀才除餘杭令並不行元帝爲鎮東將軍命爲參軍以討華軼功封東鄉侯辟丞相掾秘卒交州人立榮兄書爲刺史尋爲州人所害榮往交州迎喪值杜弢之亂嶠嶠六年乃還秘會柩吳興吳興義故以衆經營克葬共遺錢二百萬一無所受及帝臨作徵拜駙馬都尉奉朝請轉尚書郎大將軍王敦請爲從事中郎上補南康太守會韶除都陽太守加廣武將軍榮徑之都陽不過教教甚怪焉及教構逆令衆出軍衆遲迴不發教大怒以軍期召衆還詰之辭色甚厲衆不爲動容教意漸釋時教又怒宣城內史陸喈衆又辨明之教長史陸玩在坐代衆危懼出謂衆曰卿真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雖仲山甫何以加之教事捷欲以衆爲吳興內史衆固辭舉吏部郎桓彝彝亦謙衆事並不行教頓姑孰復以衆爲從事中郎教平除太子中庶子爲義興太守加揚威將軍蘇峻反王師敗績衆還吳縣圖義舉時吳國內史虞冰弃子會稽峻以衆謀代之前鄱江將軍張越爲峻收兵於吳衆遣人喻慰從之衆乃遣郎中徐機告謀曰衆已稽合衆兵待時而奮又與張慙剋期救援謀乃檄衆爲本國內護揚威將軍仍領衆從第護軍將軍騭爲威遠將軍前鋒內護吳中人士同時舉應遣將弘徵領甲卒五百鼓行而前衆與騭越要擊徵戰于高荘大破之收其軍實謀以冰當還任故便去郡衆遣騭率諸軍屯無錫冰至頓御亭恐賊從海虞道入衆自往備之而賊率張健馬流攻無錫騭等大敗虞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衆自海虞由婁縣東倉與賊別率交戰破之義軍又集屯烏包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內史虞潭並檄衆爲五郡大督護統諸義軍討健潭遣將姚休爲衆前鋒與賊戰沒衆還守紫壁時城黨方銳義軍沮退人心動衆遂浙江衆曰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得全饑廩以南五縣者越屯境便爲富室據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亦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衆乃版明爲參軍明率宋黨五百人合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留錢弘爲吳令軍次路丘即斬弘首衆進住吳城遣督護朱沂等九軍與關陵太守李鳳共守陵事健遣馬流陶瞻等

往攻之闓與祈等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峻平論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于謨謨以衆唱謀非己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封鄱陽縣伯除平南軍司不就更拜丹陽尹本國大中正入爲侍中轉尚書咸康末遷領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固讓不拜以母憂去職穆帝即位何充執政復徵來爲領軍不起服闋乃就是時充與武陵王不平衆會通其間遂得和釋充崇信佛教衆議其糜費每以爲言嘗與充同載經佛寺充要衆入門衆不下車充以衆州里宿望每優遇之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書不許遷尚書僕射永和二年卒時年七十三追贈特進光祿大夫諡曰靖長子昌嗣爲建康令第三子會中軍諮議參軍時稱美士

張闓

張闓字敬緒丹陽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少孤有志操太常薛兼進之於元帝言闓才幹貞固當今之夏器即引爲安東參軍甚加禮遇轉丞相從事中郎以母憂去職既葬帝強起之闓固辭疾篤僅命扶還遂起視事及帝爲晉王拜給事黃門侍郎領本郡大中正以佐興勳賜爵丹陽縣侯遷侍中帝踐阼出補晉陵內史在郡甚有威惠帝下詔曰夫二千石之任當勉勵其德綏齊所莅使寬而不縱嚴而不苛其於勸功督察便國利人抑彊扶弱使無雜濫真太守之任也若舉過其實古人所不取攻乎異端爲政之甚害蓋所貴者本也闓遵而行之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爲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功以擅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爲之言曰張闓興陂溉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爲善帝感悟乃下詔曰丹陽侯闓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大本宜得其才今以闓爲大司農闓陳黜免始爾不宜便居九列疏奏不許然後就職帝晏駕以闓爲大匠卿營建平陵事畢遷尚書蘇峻之役闓與王導俱入宮侍衛峻使闓持節權督東軍王導潛與闓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令速起義軍陶侃等至假闓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陶回共督丹陽義軍闓到晉陵使內史劉耽益以一部穀纡遣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車騎將軍郗鑒又與吳郡內史蔡謨前吳興內史虞潭會稽內史王舒等招集義兵以討峻峻平以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遷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導卒時年六十四子混嗣闓歷表文讓傳於世

史臣曰季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是以石碏戮厚叔向誅鮒前史以爲美譚王教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家容布爲大俠之首鄭壹戴呂與賈友之義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纖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沉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恩行彪之厲風規於多僻之日虞潭顧衆徇真心於危惑之辰龍蛇爲出納之端龜鼎非獻替之術嚮父之對何其鄙歟

贊曰處明夙令摯頹暮年九之駢角無乘山川虞稱多藝綢繆哲后二三其德亦孔之醜世儒憤發慟陵教庞之不挽車倍旋溫顧實南金虞惟東箭鉉質無改鑄心不變公望公才睽爲其選

晉書卷七十六

史臣論龍純篇出納之增〇純各本誤充臣人龍按前漢谷永傳書龍純言而帝命惟允此以虞喜父篤門下侍郎故史臣引之今改正

晉書卷七十六考證

唐 太宗文皇帝 御撰

列傳第四十七

陸曄 曄弟玩 玩子納

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父英高平相貴外散騎常侍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光氣惠裁厲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後察孝廉除冗世爲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爲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累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徙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即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爲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代卞壼爲領軍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曄與王導卞壼庾亮溫嶠郗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入殿將兵宿衛遺詔曰曄清操忠貞歷職顯允且其兄弟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既委以六軍可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成帝踐阼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吳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臺匡術以苑城歸順時共推曄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百騎以勳進爵爲公封次子嗣新康子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假六十日侍中顏含黃門侍郎馮懷駁曰曄內藴至德清一其心受託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既蒙詔許歸省墳塋大臣之義本在忘己豈容有期而反無期必違愚謂宜還自還不須制日帝從之曄因歸以疾卒時年七十四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諡曰穆子謐散騎常侍

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貞循每稱其清允平當郡檄綱紀東海王越辟爲掾皆不就元帝引爲丞相參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壤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導乃止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爲倫鬼其輕易權貴如此累加奮武將軍徵拜侍中以疾辭王教請爲長史遣以單期不得已乃從命教平尚書令郗鑒讓教佐吏不能匡正姦惡宜皆免官禁錮會溫嶠上表申理得不坐復拜侍中遷吏部尚書領會稽王師讓不拜轉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反遣玩與兄曄俱守宮城玩潛說匡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詔曰玩體道清純雅量弘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宜居台司以允衆望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玩頻自表優詔褒揚重復自陳曰臣實凡短風操不立階緣嘉會便蒙榮顯遂總括憲臺豫聞政道竟不能敷融玄風清一朝序谷貴之來於臣已重誠以身許國義忘曲讓而懷懷所守終於陳訴者特以端右機要事務殷多臣已叅六十之年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日弊朝夕自勵非復所堪若偃息苟免職事並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臣何乞陛下披豁聖懷渙然垂允詔不許玩重表曰臣比披誡敕不足上暢天聽聖恩徘徊厲以體國臣聞至公之道上下玄同用才不貴其長量力不受其短雖加官重祿無世不有皆庸勳親賢時所須頼兼統以濟世務非優崇以榮一人臣受過三世恩隆寵厚豈敢辭職專之勢求冲讓之譽徒以端右要重與替所存久以無任妨賢曠職臣猶自知不可況天下之人乎今復外參論道內統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皎日願陛下少垂哀矜使四海知官不可以私於人人不可以私取官則天工弘坦雖不謂允猶不許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爲三良既沒國家珍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盃酒瀉置柱梁之間呪曰當今乏材以爾爲柱石其傾人梁棟耶玩笑曰哉卿良箴既而歎惠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玩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咸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異亮累世常以弘重爲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靡其德宇後疾甚上表曰臣舉遷疾疢沉頓歷月不蒙痊損而日夕漸篤自省微綿無復生望荷恩不報孤負已及仰瞻天覆伏枕震涕臣年向中壽夙極寵榮終身歸全將復何恨惟願陛下崇明聖德弘敷洪化會構祖宗之基遺濟羣生之命臣不勝臨命遺戀之情貪及視息

上表以開荒年六十四證曰康給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太元中功臣普被減削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命之勳先陪陵而葬由是特置與平伯官屬以衛墓子始嗣歷侍中尚書

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掾州舉秀才太原王述雅敬重之引爲建威長史累遷黃門侍郎本州別駕尚書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更勑中廚設精饌酣飲極懽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襆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褥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後以愛子長生有疾求解官舊視兄子禽又犯法應刑乞免官謝罪詔特許輕降頃長生小佳喻還攝職尋遷尚書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儀拜尚書令常侍如故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纔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尋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即以爲贈長生先卒無子以弟子道隆嗣元熙中爲廷尉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灊人魏光祿大夫祯之曾孫也祖惲豫州刺史父徽安豐太守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汙狼藉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教歎然傍人皆爲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尋屬敦敗累遷中書侍郎充即王導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導繼揚州辟舍顧而言曰正爲次道耳明帝亦友昵之成帝即位遷給事黃門侍郎蘇峻作亂京都傾覆導從駕在石頭充東奔義軍其後導奔白石充亦得還賊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爲東陽太守仍除建威將軍會稽內史在郡甚有德政簡徵士虞喜拔郡人謝奉魏顗等以爲佐吏後以墓被發去郡詔徵侍中不拜改葬畢除建威將軍丹陽尹王導庾亮並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概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外譽唯緝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王師及導薨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冰參錄尚書事詔充冰各以甲杖五十人至止車門尋遷尚書令加左將軍充以內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事綜一人於課對爲嫌乃上疏固讓許之徙中書令加散騎常侍領軍如故又領州大中正以州有先達宿德固讓不拜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宰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疎將爲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彊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爲唐亂典制讓而弗聽今瑣邪繞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慚色建元初出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以避諸庾頃之庾翼將北伐庾冰出鎮江州充入朝言於帝曰臣冰舅氏之重宜居宰相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入爲都督揚豫徐州之瑯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將軍如故先是翼悉發江荊二州編戶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勞後以中興時已發三吳今不宜復發而止俄而帝疾篤冰翼意在簡文帝而充建議立皇太子奕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爲穆帝冰翼甚恨之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可以甲杖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既錄尚書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復加侍中羽林騎十人

冰異等尋卒。充專輔幼主。冀臨終喪以俟任委。恩愛之子。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異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荊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隣勁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譬者又曰。庾愛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遠。充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衛將軍褚裒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錄尚書。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溫褚裒。爲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鄉情及第。皆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詔於道。二何佞於佛。充能飲酒。雅爲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永和二年卒。時年五十五。贈司空。諡曰文穆。無子。弟子放嗣。卒。又無子。又以兄孫松嗣。位至驃騎諮議參軍。充弟準。見外戚傳。

褚裒

褚裒字謀遠。太傅裒之從父兄也。父顗。少知名。早卒。裒以才藝植幹。稱譽爵閑。內侯。補冠軍參軍。于時長沙王乂擅權。成都河間阻兵于外。裒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後河北有寇難。復還鄉里。河南尹舉裒行本縣事。及天下鼎沸。裒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住陽城界。頴川庾數。卽裒之舅也。亦憂世亂。以家付裒。裒道斷不得前。東海王越以爲參軍。辭疾不就。尋洛陽覆沒。與兼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氏臺。秀不能綏衆。與將陳撫郭重等攜怨。遂相攻擊。裒懼禍及。謂撫等曰。以諸君所以在此。謀逃難也。今宜共戮力以備賊。幸無外難而內自相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爲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城內自潰。胡賊聞之。指來掩襲。諸君雖得殺秀。無解胡虜矣。衆稱非一。宜深思之。撫等悔悟。與秀交和。時數萬口賴裒覆全。明年。率數千家將謀東下。過道險不得進。因留密縣。司隸校尉荀組以爲參軍。虞威將軍。復領本縣率。邑人三千。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頃之。遷司隸司馬。仍督營事。率衆進至汝水。榮肥口。復阻賊。裒乃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以爲援威將軍。行梁國內史。建興初。復爲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傅參軍王玄代裒爲郡。時梁國部曲將耿奴。甚得人情。而專勢。裒常優遇之。玄爲政既急。裒知其不能容奴。因戒之曰。卿威殺已多。而人情難一。宜深愼之。玄納裒言。外攝廉奴。而內懷憤。會遷爲陳留將。發乃收奴斬之。奴餘黨衆殺玄。梁郡既有內難。而徐州賊張平等。欲捕襲之。郡人遣戚將以郡歸平。荀組遣裒往撫之。衆心乃定。頃之。組舉裒爲吏部郎。不應召。遂東過江。元帝爲晉王。以裒爲散騎郎。轉太子中庶子。出爲晉威將軍。淮南內史。采昌初。王敦攜逆。征西將軍戴若思令裒出軍赴難。裒遣將領五百人從之。明帝卽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率。成帝初。爲左衛將軍。蘇峻之役。朝廷戒嚴。以裒爲侍中。與征討軍事。既而王師敗績。司徒王導謂裒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裒卽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升御床抱帝。裒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裒令下。裒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便逼。由是兵士不敢上殿。及峻執政。猶以爲侍中。從乘輿幸石頭。明年。與光祿大夫陸曄等出據苑城。蘇逸任讓圍之。裒等固守。賊平。以功封昌平縣伯。遷丹陽尹。時京邑焚蕩。人物凋殘。裒收集散亡。甚有惠政。代庾亮爲中護軍。鎮石頭。尋爲領軍。徙五兵尚書。加奉車都尉。監新宮事。遷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久之。代何充爲護軍將軍。常侍衛如故。咸康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衛將軍。諡曰穆子。希嗣。官至豫章太守。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世爲著姓。曾祖睦。魏尚書。祖德。樂平太守。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爲邦族所敬。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己。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特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克在坐。整終席慚不自安。克時爲處士。而見憚如此。後爲成都王頴大將軍記室督。頴爲丞相。擅爲東曹掾。克素

有格量及居選官苟進之徒遂風長慢初克未仕時河內山閻書與瑕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瑕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克以朝政日弊遂絕不仕東贏公騰爲車騎將軍鎮河北以克爲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爲汲桑所攻城陷克見害謨弱冠察孝廉州辟從事舉秀才東海王越召爲掾皆不就避亂渡江時明帝爲東中郎將引爲參軍元帝拜丞相復辟爲據轉參軍後爲中書侍郎歷義興太守大將軍王敦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遷侍中蘇峻構逆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謨爲吳國內史謨既至與張闓顧衆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復爲侍中遷五兵尚書領瑕邪王師謨上疏讓曰入座之任非賢莫居前後所用貴名有常孔愉諸葛恢並以清節令才少著名望昔愉爲御史中丞臣尚爲司徒長史恢爲會稽太守臣爲尚書郎恢尹丹陽臣守小郡名輩不同階級殊懸今猥以輕鄙超倫踰等上亂聖朝貫魚之序下違羣士準平之論豈唯微臣其亡之誠實招聖政惟塵之累且左長史一超而侍帷幄再登而厠納言中興已來上德之舉所未嘗有臣何人斯而猥當之是以叩心自忖三省愚身與其苟進以穢清塗寧受違命猶固之罪疏奏不許轉掌吏部以平蘇峻勳賜爵關陽男又讓不許冬烝謨領祠部主者忘設明帝位與太常張泉俱免白衣領職頃之遷太常領秘書監以疾不堪親職上疏自解不聽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值縣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燕饗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常謨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遂從之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象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勑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畫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寧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親物與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勑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彊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鉏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強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圮於羑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彊弱賊之彊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遷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膽乎將不膽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賊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實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洄洄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舉季龍此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覺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嘗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季龍洄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洄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廣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譙安軍屯以禦其外戰將熟賊果至

丁夫戰於外老羸穫於內多持炬火息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沔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撫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蜻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虜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沂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閉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朝議同之故亮不果務鎮初皇后每年拜陵勞費甚多謨建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及太尉郗鑒疾篤出謨爲太尉軍司加侍中鑒卒即拜謨爲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韶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項邪城壁相望其閒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堅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唯鄰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之衆又光爲左衛遠近聞之名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爲閑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爲憂謨遣龍驤將軍徐玄等守中洲幷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匹小船百匹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隨宜防備甚有算略先是郗鑒上部下有勳勞者凡一百八十人帝並酬其功未卒而鑒薨斷不復與謨上疏以爲先已許鑒今不宜斷且鑒所上者皆積年勳效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詔聽之康帝即位徵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又錄尚書事領司徒如故初謨冲讓不辟寮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掾屬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賊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遲志才不副意略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讓曰伏自惟省昔階謬恩叢忝非據尸素累積而光寵更崇謗讒彌興而榮進復加上虧聖朝棟隆之舉下增微臣履餘之覺慙懼戰灼寄顏無所乞賜天鑒回恩改諡以允羣望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詔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瞻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對曰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違顛咫尺不敢舉詔縷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虨官開文時爲會稽王命曾曰蔡公徵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爲政矣於是公卿奏曰司徒謨頃以常疾久遘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僂之恭有望於謨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辭闕庭安有人君卑勞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臣等參議宜明國憲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曰謨先帝師傅服事累世且歸罪有司內省恩僾若遂致之于理情所未忍可依舊制免爲庶人謨既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讀誦教授子弟數年皇太后詔曰前司徒謨以道素著稱執行成名故歷事先朝致位台輔以往年之失用致黜責自爾已來閉門思愆誠合大臣罪己之義以謨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於是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冊命謨上疏陳謝曰臣以頑瑾昔忝殊寵尸素累紀加違慢詔命當肆

市朝幸蒙寬宥不悟天施復加光飾非臣隕越所能上報臣疾未損不任諧闕不勝仰感聖恩謹遣拜章遞以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焉十二年卒時年七十六贈贈之禮一依太尉陸玩故事詔贈侍中司空諡曰文穆謨博學於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定文筆論議有集行於世總撫以來注班固漢書者爲之集解謨初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橐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諸謝倘而說之倘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勤學死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性尤篤慎每事必爲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子邵永嘉太守少子系有才學位至襄陽長史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也祖疑魏司空爲文帝所誅父靚奔吳爲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姊又爲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又遍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臏身皮面復覩聖顏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恢弱冠知名試守即丘長轄臨沂令爲政和平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導嘗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其見親狎如此于時頴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元帝爲安東將軍以恢爲主簿再遷江寧令討周馥有功封博陵亭侯復爲鎮東參軍與卞壼並以時譽遷從事中郎兼統記室時四方多務牋疏殷積恢斟酌酬答咸稱折中于時王氏爲將軍而恢兄弟及顗含並居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任一國之才愍帝即位徵用四方賢俊召恢爲尚書郎元帝以經緯須才上疏留之承制調爲會稽太守臨行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爭當匡救世運政之所先君爲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熙其中興之勳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頃之以母憂去官服闋拜中書令王敦上恢爲丹陽尹以久疾免明帝征敦以恢爲侍中加奉車都尉討王含有功進封建安伯以先爵賜次子臨爲關內侯又拜恢後將軍會稽內史徵爲侍中遷左民尚書武陵王師吏部尚書累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銀青光祿大夫領選本州大中正尚書令常侍吏部如故成帝踐阼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贈之禮一依太尉興平伯故事諡曰敬祠以太牢于廙嗣位至散騎常侍恢兄顗字道回亦爲元帝所器重終於太常

殷浩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父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其貴性介立如此終於光祿勳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爲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參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爲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蔡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懸居利表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謂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慶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鑿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脫空終日雖

云藝遺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並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浩固辭不起建元初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繼卒簡文帝時在藩始綜萬機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疏陳讓并致牋於簡文具自申敘簡文答之曰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識顧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沈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紘領不振晉綱不綱顧瞻東海復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即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弘思之靜算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羣情也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時桓溫既滅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爲心膂以抗於溫於是與溫頗相疑貳會遭父憂去職時以蔡謨攝揚州以俟浩服闋徵爲尚書僕射不拜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遂參綜朝權潁川荀羨少有令聞浩擢爲義興吳郡以爲羽翼王羲之密說浩羨令與桓溫和同不宜內構嫌隙浩不從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於是以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浩既受命以中原爲己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既而以淮南太守陳逵兗州刺史蔡裔爲前鋒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開江西疁田千餘頃以爲軍儲師次壽陽潛誘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初降人魏脫卒其弟憬代領部曲姚襄殺憬以并其衆浩大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既而魏氏子弟往來壽陽襄猜懼俄而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謀誅襄會苻健殺其大臣健兄子眉自洛陽西奔浩以爲梁安事捷意苻健已死請進屯洛陽修復園陵使襄爲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遯據倉垣又求解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浩既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尚又敗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所掠士卒多亡叛浩遣劉啓王彬之擊襄於山桑並爲襄所殺桓溫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曰按中軍將軍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再司京輦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羯胡天亡羣凶殄滅而百姓塗炭企遲拯接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之志坐自封殖妄生風塵遂使寇讎稽誅姦逆並起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懼罪將及不容於朝外聲進討內求苟免出次壽陽頓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無賴以自强衞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荊豫之屬反叛於芍陂奇德龍會作變於肘腋羌帥姚襄率衆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爲襄所覺襄遂惶懼用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掃滅縱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於山桑軍破碎於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神怒人怨衆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所以忘寢屏營啓處無地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勑法所以齊衆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聖上含弘未忍誅殛且宜遐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粗可以宣誡於將來矣竟坐廢爲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也溫既以雄豪自許每輕浩浩不之憚也至是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慼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爲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永和十二年卒子涓亦有美名咸安初桓溫廢太宰武陵王晞誣涓及庾倩與晞謀反害之浩從將改葬其故吏顧悅之上疏訟浩曰伏見故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體德沈粹識理淹長風流雅勝聲蓋當時再臨神州萬里肅清勳績茂著聖朝欽嘉遂授分陝推轂之任戎旗既建出鎮壽陽驅其豺狼翦其荊棘收羅向義廣開屯

田沐雨櫛風等勳臺僕仰憑皇威軍臨草面進軍河洛修復園陵不虞之變中路猖獗遂令爲山之功崩於垂成忠敬之志於是而廢既受創鉅自擯山海杜門終身與世兩絕可謂克己復禮窮而無怨者也尋浩所犯董貪敗之常科非即情之采實論其名德深誠則如彼察其補過罪己則如此豈可棄而不卹使法有餘宪方今宅兆已成梓隧已開懇棺而空禮同庶人存亡有非命之分九泉無自訴之期仰感三夏昊天罔極若使明詔爰發旌我善人榮復本官遠彰幽昧斯則國家威恩有棄骸之喜死而可作無負心之恨疏奏詔追復浩本官

顧悅之

顧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褚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褚文悅其對始將抗表訟浩浩親故多謂非宜悅之決意以聞又與朝臣爭論故衆無以奪焉時人咸稱之爲州別駕歷尚書右丞本子凱之別有傳

蔡謨

蔡謨者有勇氣膂力若雷霆嘗有二偷入室謨拊牀一呼而盜俱隕故浩委以軍鋒焉

史臣曰陸曄等並以時望國華效彰歷試送居端揆參掌機衡然皆率由舊章得免祗悔而亢抗直辭子雖屈壓於權臣坦泰備君竟導揚於末命頗參大議屢董嘉謀可謂忠貞在斯而已殷浩清徽雅量衆議攸歸高秩厚禮不行而至咸謂教義由其興替社稷侯以安危及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總戎律唯聞憂國喪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違方易任以致播遷悲夫蔡謨度德而處弘斯止足實以刑書斯爲過矣

贊曰士光時望士瑤允當敬既弟兄任惟台相祖言倒率遺風可尚蔡萬知名或雅或清文道方概謀遠忠貞中軍要局唯光雅俗夷曠有餘經綸不足會其任短功庶名辱

晉書卷七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八

孔愉 子汪 安國 弟恒 從子坦 嚴 弟翼 翼子沈 從子垣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曾祖潛太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父恬湘東太守從兄侃大司農俱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吳平愉還于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爲亂雲逼愉爲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爲神人而爲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命愉爲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龍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遷佩焉帝爲晉王使長兼中書郎于時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顧見疎遠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旨出爲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反愉棄官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爲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唯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尋徙大尚書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不行轉尚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尋遷左僕射咸和八年詔曰尚書令玩左僕射愉並恪居官次棟不代耕端右任重先朝所榮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二十人悉賜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臣以朽鬧忝廁朝右而以惰劣無益叱佐方今彊寇未殄糧場日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後倉廩空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動宜幷官省職貶食節用勸撫其人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偷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祿侈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王導聞而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喜奏吏擅威暴人肆虐爲患是誰愉欲大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胤爲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其守正如此由是爲導所銜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爲尚書僕射愉年在縣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復徙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貲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斂以時服鄉邑義贈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三子闡汪安國闡嗣爵位至建安太守闡子靜字季恭再爲會稽內史累遷尚書左僕射加後將軍

汪字德潭好學有志行孝武帝時位至侍中時茹千秋以佞媚見幸於會稽王道子汪厲言之於帝帝不納遷尚書太常卿以不合意求出爲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甚有政績爲横表所稱太元十七年卒

安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輩從諸兄並乏才名以富强自立唯安國與汪少厲孤貧之操汪既以直亮稱安國亦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禮遇仕歷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國形素羸瘦服衰絰涕泗竟日見者以爲真孝再爲會稽內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中下詔曰領軍將軍孔安國貞慎清正出內播譽可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導建諱業依仁游藝後歷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恒字承祖太守慎札命爲功曹史札爲沈充所害故人賓客莫敢近者恒置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與時人義之

坦字君平祖紳丹陽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鑒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晉加

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令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畧不相及殊絕而與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姦臣賊子弒君污宮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爲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閉庠序率爾貢試竊以爲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爲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爲蕭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頹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惑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難以事策亦汎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闇通不足復曲碎乖例違舊造異謂因宜其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鉤法齊訓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爲政之綱施之家室猶弗可貳況經國之典而可褻瀆乎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時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遂棄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請爲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爲臺中之所敬憚尋屬蘇峻反坦與司徒司馬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爲峻脫逕來是襲朝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熟取璽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捺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郗鑒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讓以爲本不應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曉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固爭甚切始令鑒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又令虓將李閎曹統周光與默幷力賊遂勢分卒如坦計及峻平以坦爲吳郡太守自陳吳多豪彊而坦年少未宜臨之王導庾亮並欲用坦爲丹陽尹時亂離之後百姓凋弊坦圖辭之導等猶未之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由俎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而去導等亦止於是遷吳興內史封晉陵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饑運家米以賑窮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人爲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謳朝廷以坦藏臺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元年石聰寇襄陽王導爲大司馬討之請坦爲司馬會石勒新死季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華狄道乖南北迭興瞻河企宋每懷飢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厄既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塊波散誓命戎狄之手踦躋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永歎痛心疾首天罰既集罪人斯殛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劉女同焚實愚所歎矜哀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唯季龍是討彭譙使至相具動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己何知幾之先覺介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僞寵將亦何賴閑之者猶或有悼況身嬰之能不憤慨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鋤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嘯納住言宣之同盟率關右之衆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爲國前驅雖實融之保西河隗囂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足爲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隙實之故行雖齒之恨侯之列國況二三子無量人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誠嚴水陸齊舉鼓旗勝耀乾坤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何

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爲行李之主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軍圖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懷恨坦在職數年遷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率讌者以爲欲却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日蝕救日蝕有后之喪太子墮井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既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爲己憂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爲廷尉快快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緜緜奄忽無日脩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敘即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檢楊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時年五十一追贈光祿勳諡曰簡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游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痛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亦禍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況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深隕深明足下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答幷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之子混嗣

嚴字彭祖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呵之曰人飽吾兩甕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甕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喪慈親焉父倫黃門郎嚴少仕州郡歷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殿浩臨揚州請爲別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關外嚴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己應務屬當其會聖懷所以日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至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寒心古人爲政防人之口甚於防川開日侍座亦已粗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閒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義感而聚著都邑雜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及哀帝踐阼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與丹陽尹庾龢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爲長竟從之隆和元年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祈禳之事猶冀曾屋彰今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祇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歟帝嘉之而止以爲揚州大中正嚴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尚書時東海王奕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塚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啓諸所別賜及給廚食皆應減省帝曰左右多困乏故有所賜今通斷之又廚膳宜有減徹思詳具聞嚴多所匡益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和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褒厲之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職卒于家三子道民宣城內史靜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爲孫恩所害

羣字敬林嚴叔父也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賓從甚盛羣與從兄愉同行於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爲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術因衆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羣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化爲鳩至於醜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任歷中丞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恆飲不見酒家

覆瓿布日月久廢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蘗事其耽湎如此卒於官嗣子沈

沈字德度有美名何充薦沈於王導曰文恩通敏宜登宰門辟丞相司徒掾項邪王文學並不就從兄坦以裘遺之辭不受坦曰晏平仲儉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鄉復何辭於是受而服之是時沈與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並爲四族之儁沈子厥位至吳興太守廷尉厥子琳之以草書擅名又爲吳興太守侍中

丁潭

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也祖固吳司徒父彌梁州刺史潭初爲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稍遷丞相西閣祭酒時元帝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潭上書曰爲國者恃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使必允當既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有恆心此爲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既數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以速成矣夫兵所以防禦未然鎮壓姦凶周雖三聖功成由武今戎戰之世益宜留心簡選精銳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羈閑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陳不充夫爲國者由爲家也計財力之所任審趨舍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業分外之役今兵人未彊當審其宜經塗遠舉未獻大捷更使力單財盡而威望挫弱也及帝踐阼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尚書祠部郎時琅邪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賢爲其國上卿將用潭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實宜審授潭清淳貞粹雅有隱正聖明所簡才實宜之遂爲琅邪王郎中令會裒薨潭上書求行終喪禮曰在三之義禮有違制近代已來或隨時降殺宜一匡革以敦于後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殘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稅喪效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於帝皇而已按禮殤與無後降於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以丁郎中廬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成則並全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於臣爲君服亦宜以君爲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爲君斬衰既葬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遵服則臣子輕重無廬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爲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謂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遠述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太興三年遷王導驃騎司馬轉中書郎出爲廣武將軍東陽太守以清潔見稱徵爲太子左衛率不拜成帝踐阼以爲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亂帝蒙塵於石頭唯潭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以功賜爵永安伯遷大尚書徙廷尉累遷左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本國大中正加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屢表乞骸骨詔以光祿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祿秩一如舊制給傳詔二人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年八十卒贈侍中大夫如故謚曰簡王導嘗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子話位至散騎侍郎

張茂

張茂字偉康少單貧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初起義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爲掾屬官有老牛數十將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賣者不得輒屠幽力疲老又不任耕駕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帝乃止遷太子右衛率出補吳興內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三子並遇害茂弟盛爲屬札將軍充討札盛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蕭惟惟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惟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爲人所害果如其言

陶回

陶回丹陽人也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辟司空府中軍主簿並

不就大將軍王敦命爲參軍轉州別駕敦死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役回與孔坦言於導請早出兵守江口語在坦傳峻將至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擒亮不從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遶郡人執以爲鄉導時峻夜行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等之言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並爲步軍與陶侃溫嶠等幷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器幹擢補北軍中候俄轉中護軍久之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時人飢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聚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劉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絶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幷勑會稽吳郡依回振恤二郡賴之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回性雅正不憚彊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所呢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樊峻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樊峻守之吾當遷位以厭此議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樊峻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年五十一謚曰威四子汪陋隱無忌汪嗣爵位至輔國將軍宣城內史陋冠軍將軍隱少府無忌光祿勳兄弟咸有幹用

史臣曰孔愉父子璽丁潭等咸以徐錫之材遭締構之運策名霸府騁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貲辭榮數畝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陳邪佞之宜遠明鬻賣之非宜並補闕弼違良可稱也贊曰愉既公才潭惟公望領軍儒雅平越忠亮君平料敵彰祖弘益茂以象賢軍由匡厄陶回規過言同金石

晉書卷七十八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四十九

謝尚

##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十餘歲遭父憂丹陽尹溫嶠弔之尚號咷極哀既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奇之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絕倫脫略細行不為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綜眾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豐辟為掾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鴝鵒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轉西曹屬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禮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然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絕之痛痛之深者莫深於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況於抱傷心之巨痛懷切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疇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況含艱履戚之人勉之以榮貴邪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門侍郎出為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尚為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建元二年詔曰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輟黃散以授軍旅所處險要宜崇其威望今以為南中郎將餘官如故會庾冰薨復以本號督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俄而復轉西中郎將督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大司馬桓溫欲有事中原使尚率眾向壽春進號安西將軍初苻健將張遇降尚尚不能綏懷之遇怒據許昌叛尚討之為遇所敗收付廷尉時康獻皇后臨朝即尚之甥也特令降號為建威將軍初尚之行也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冉閔之子智與其大將蔣幹來附復遣行人劉猗詣尚請救施止猗求傳國璽猗歸以告幹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己猶豫不許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今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澀亦未敢送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時苻健將楊平戍許昌尚遣兵襲破之徵授給事中賜軺車鼓吹戍石頭永和中拜尚書僕射出為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給事中僕射如故鎮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事尋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尚於是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也桓溫北平洛陽上疏請尚為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病不行升平初又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病篤徵拜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未至卒於歷陽時年五十詔贈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簡無子從弟奕以子康襲爵早卒康弟靜復以子肅嗣又無子靜子虔以子靈祐繼鯤後

## 謝安

安子琰 琰子混 安弟萬 萬弟石
安兄奕 奕子玄 石兄子朗 朗子邈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沈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為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

曰此去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
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眾咸服其雅
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為相曰安石
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為西中郎將總藩任之
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然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
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
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
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
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溫甚喜言
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
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當北征
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頃之徵
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
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
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
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
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
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秋
政不自己溫威振內外人情噂㗭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
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
遂寢尋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為徐州刺史詔安
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彊敵寇境邊書續
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
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
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
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
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為諫安
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
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
號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頃之
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
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時苻堅強盛疆埸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
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眾號
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
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
與玄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
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
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
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江荊司豫
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
人安上疏讓太保及鉞不許是時桓沖既卒荊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
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為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
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荊州改桓伊於中流石
虔為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
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期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
冠效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
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
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
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
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
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

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弁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重旨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閑當與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慢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薨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于朝堂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蠟五百斤贈太傅諡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備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苻堅勳更封廬陵郡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捧鼻以效之及至新城築壘於城北後人追恩之名爲召伯壘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安有二子瑤瑾瑤襲爵至琅邪太守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無子弟光祿勳模以子承伯嗣有罪國除劉裕以安勳德濟世特更封該弟澹爲柴桑侯邑千戶奉安祀澹少歷顯位桓玄簒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獨冊到姑孰元熙中爲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瑤字瑗度弱冠以貞幹稱美風姿與從兄護軍後雖比居不往來宗中子弟惟與才令者數人相接拜著作郎轉祕書丞累遷散騎常侍侍中苻堅之役安以瑤有軍國才用出爲輔國將軍以精兵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陣破堅以勳封望蔡公薨遭父憂去官服闋除征虜將軍會稽內史頃之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又遭母憂朝廷疑其葬禮時議者云潘岳爲賈充婦宜城宣君誄云昔在武侯喪禮殊倫伉儷一體朝儀則均謂宜賚給葬禮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萬女珣弟珉娶安女並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時爲僕射猶以前憾緩其事瑤聞恥之遽自遣輜軿車以葬議者譏之太元末爲護軍將軍加右將軍會稽王道子以爲司馬右將軍如故王恭舉兵假瑤節都督前鋒軍事恭平遷衛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虞丞郡進討吳興賊丘尨破之又詔瑤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于海動朝廷憂之以瑤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本官並如故瑤既以資望鎮越土議者謂無復東顧之慮及至郡無綏撫之能而不爲武備將帥皆諫曰強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瑤曰苻堅百萬尚送死雉兩況孫恩奔蚓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不養國賊令速就戮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瑤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既而上黨太守張虔祐戰敗軍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瑤不聽賊既至尚未食瑤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也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推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迮狹瑤軍魚貫而前賊於壘中傍射之前後斷絕瑤至千秋亭敗績瑤懊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瑤馬瑤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瑤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詔以瑤父子隕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瑤侍中司空諡曰忠肅二子肇峻混肇歷驃騎參軍峻以瑤勳封建昌侯及沒於賊詔贈肇散騎常侍峻散騎侍郎

混字叔源少有美譽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主壻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賊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哀裕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犍以爲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爲禁臠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尚主襲父爵桓玄嘗欲以安宅爲營混曰吾伯之仁猶愿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慚而止歷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領選以黨劉毅誅國除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綬裕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盛譽混小字也

奕字無奕少有名譽初爲劍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醉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奕膝邊諫止之奕爲改容遣之與桓溫善溫薨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遏溫欲溫走入南康主阿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擲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錢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從兄倘有德政既卒爲西藩所思朝議以奕立行有素必能嗣倘事乃遷都督豫兗冀幷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假節未幾卒官贈鎮西將軍三子恵玄恵有名譽歷義興太守增官至太常

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惠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卽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爲掾並禮重之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苻堅彊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閑而歎之曰安遠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閒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沖禦之部玄發三州人下遣彭城內史何謙游軍襄淮以爲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遠於彭城玄率衆先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于泗口欲遣間使報遠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浚水潛行將趣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過審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遣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徐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淮次堂邑既而玕聆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分散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僞將都督頹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僞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遠田洛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玄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其運艘難等相率北走僧以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于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苻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幷係至先遣苻融慕容暐張蚝苻方等至頴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卽斬梁成及成弟蜜步騎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僞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琰玄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踏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弃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駱駝十萬餘部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錢百萬綵千匹既而安委苻堅喪敗宜乘其衰會以玄爲前鋒都督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淝頴經略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鄄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鄄城兗州既平玄鄙水道險難運艱難用督護閻人竇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孤擒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孤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苻朗又進伐莫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碻磝廣陽太守郭滿據滑臺晉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

遣將梁攄屯黎陽玄命劉誕夜襲據走之丕憚遽欲降玄許之丕告飢玄饋丕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幷七州軍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司州懸遠廓統豫州以勳封康樂縣公玄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章伯復遣軍遠將軍吾彥濟伐申飢於魏郡破之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遣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壘遷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既還遘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玄又自陳既不堪攝職庶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陽城玄即路於道疾篤上疏曰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復自量遂從戎旅驅馳十載不辭鳴鏑之險每有征事輒請爲軍鋒由恩厚志狹甘死若生也冀有毫釐上報榮寵天祚大晉王威屢舉實由陛下神武英斷無思不服亡叔臣安協贊雅熙以成天工而雰霧尚翳六合未朗遺黎塗炭冀窮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戎首冀仰憑皇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慶霑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養壽此誠以形于文言達於聖聽矣臣所以區區家國實在於此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鍾中年上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數月之間相係殂背下逮稚子尋復夭昏哀毒纍纏痛百常情臣不勝禍酷暴集每一慟殆弊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雖哲輔傾落聖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懷自厲猶欲申臣本志隆國保家故能豁其情滯同之無心耳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費遠圖遠問臣進止之宜臣進不達事機以疆埸爲恥退不自揆故欲願其宿心豈謂經略不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司執徇常儀實有媿心而聖恩赦過顧法垂病使抱罪之臣復得更名於所司木石猶感而況臣乎顧將身不良動與疊會疇德不著害盈是荷先疾既動便至委篤陛下體臣疾重使還藩淮側前欲休兵靜衆經懷善撫黎苦自療冀日月漸暮緒甲俟會愚更奮迅而所患沉頓有增無損今者顧慮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矩加以匪懈猶不能令政理弘宣況今內外天隔永不復接寧可以居重任以招患庸追尋前事可爲寒心臣之微身復何足惜區區血誠憂國實深謹遣參軍史劉胤重奉送節盡章傳伏願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將絕之氣時遣軍司鎮慰荒餘撫臣所乞盡善藥消息歸誠道門冀神祇之祐若此而不差修短命也使臣得及視息瞻親壙柏以此之盡公私真無恨矣伏枕悲慨不覺流漫詔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玄奉詔便遣病久不差又上疏曰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繼惟臣一己孑然獨存在生荼酷無如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視息者欲報之德實懷罔極庶蒙一療申其此志且臣孤遺滿目顧之惻然爲欲極其求生之心未能自分於灰土懷懷之情可哀可愍伏願陛下矜其所訴霈然垂恕不令微臣銜恨泉壤委棄不報前後表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晉陵侯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爲南北二玄論者美之玄既與疾之郡十三年卒於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獻武子瑉嗣秘書郎早卒子豐運嗣瑉少不惠而豐運文藻雖逸玄嘗稱曰我尚生瑉瑉那得不生豐運永熙中爲劉裕世子左衛率始從玄征伐者何謙字恭子東海人戴逵字安道譙之第也晚果多權略逵愿操東山而逵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逵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逵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逵以軍功封廣信侯位至大司農

葛宇葛石才器衛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衒曜故早有時譽工言論善屬文敘漁父屈原季主賈誼鄒老鵬賦孫登箴庾四隤四顧爲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退者則出處同歸嘗與蔡系送客于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葛落牀冠幘傾脫葛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爲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轉冠軍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制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爲撫軍從事中郎葛著白綸巾鶴氅衣履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萬之婿父也爲揚州刺史葛著衣白綸巾乘平屋與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婿君侯信自婿述曰非無此論但恨合耳葛弘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幷四州軍事假

節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嘗以嘯詠自高未嘗撫眾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為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既而先遣征虜將軍劉建修治馬頭城池自率眾入渦潁以援洛陽北中郎將郗曇以疾病退還彭城萬以為賊盛致退便引軍還眾遂潰散狼狽單歸廢為庶人後復以為散騎常侍會卒時年四十二因以為贈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惟玄以功名終韶至車騎司馬韶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略韶為黃門郎武昌太守恩三子曜弘微皆歷顯位

朗字長度父據早卒朗善言玄理文義豔發名亞於玄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攜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朗終於東陽太守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為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為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子絢字宣映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絢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石字石奴初拜秘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句難以勳封興平縣伯淮肥之役詔石解僕射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苻堅先是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雖功始牢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時實為都督焉遷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南康郡公于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冑子班下州郡普修鄉校疏奏孝武帝納焉兄安薨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自陳褊阨不允且疾源深固乞還私門石亦上疏遜位有司奏石輒去職免官詔曰石以疾求退豈準之常制其喻令還職數不起表十餘上帝不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例於府綜攝詔聽之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二石少患面創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為謝白面石在職務存文刻既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斂無饜取譏當世追贈司空禮官議謚博士范弘之議謚曰襄墨公語在弘之傳朝議不從單謚曰襄子汪嗣早卒汪從兄沖以子明慧嗣為孫恩所害明慧從兄喻復以子暠嗣宋受禪國除

邈字茂度父鐵永嘉太守邈性剛鯁無所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後為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為賊胡桀郜驃等所執害之賊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邈妻郗氏甚妬邈先娶妾郗氏怨懟與邈書告絕邈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下生仇玄達為之作遂斥玄達玄達怒遂投孫恩并害邈兄弟竟至滅門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扆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總中臺效彰分閫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既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于褫薜蘿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苻堅百萬之眾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奸謀宴衎而清群寇宸居獲太山之固維揚去累卵之危斯為盛矣然激繁會於期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偷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頹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無墮家風奕萬以放肆為高石奴以褊濁興累雖曰微纇猶稱名實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勍寇望之而土崩鱗穎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

廟算有餘貢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贊曰安西英爽才兼辯博宣力方鎮流聲臺閣太保沉浮贖者虛舟任高百鈍情惟一丘琰遜忠壯奕葉虛放爲龍爲光或卿或將偉哉獻武功宣授斧鉞翦凶渠幾清中夏

晉書卷七十九



謝安傳詣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文選曹植贈丁翼引五言所錄是也存文選作在

晉書卷七十九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 列傳第五十

王羲之 子玄之 凝之 徽之 徽之子楨之 徽之弟操之 獻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祕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為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眾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志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以與浩書以戒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顧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恥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

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為譏況廁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為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縣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爾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治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為法不一牽制者眾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眾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為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蹔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為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

翼鄙帳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己輒灑埽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為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僕射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為之下遣詣使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死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覺損其懽樂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為丹陽尹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有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倣佛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萬後為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為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

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沖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沖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埽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雅性放誕好聲色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贊獻之賞井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為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

不嗣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于楨之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篡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爲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羣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書觀門生楊脩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遺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屐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臥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畢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擲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駁牸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祕書郎轉丞以選尚新安公主嘗經吳郡閑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遊歷既畢傍若無人辟疆物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倦耳便驅出門獻之嗽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敬愛之請爲長史安進號衛將軍復爲長史太元中漸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旨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顧視盡白髮餘氣悉遺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遽不之道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徹拜中書令及安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勳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拯沖頹遐棲則契齊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重彊猾消殄功勳既融投敝高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踐阼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階躍始終事情連緯實大晉之侍輔莫篤於長臣夫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於省察率武帝遂加安殊禮未幾獻之遘疾家人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儀而卒於官安傷聖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謚曰憲無子以兄子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者以爲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遒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表置左右以翫之始羲之所與共游者許邁

許邁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爲之筮遇泰之大畜其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倘存未忍遠親謂餘杭縣西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遊處於是立精舍於縣嘗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僊館期望時節遘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徧遊名山漏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朮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落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聊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宇遠遊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僊之事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遘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僊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幔之奇罕有遺跡遠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顧眄有情巻舒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遠帆語其大量以此爲限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槁也雖楖栝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暴棄而不放縱兼斯二

者故翰墨之病數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兎之翰豪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紙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藝善藝矣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訖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晉書卷八十



王羲之傳晉乘自無廓廟志○監本脫志字今增

恆恐兒輩覺損其懽樂之趣○監本脫損字今增

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監本脫許字今從閩本增

王獻之傳徵之遽走不遑取履○監本脫不遑二字今從閩本增

晉書卷八十考證

王邃

王邃字邵伯，魏興人也。仕郡察孝廉，爲吏部令史，轉殿中將軍，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轉魏興太守。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刺史李毅率城中百餘人拳毅女固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圖陳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慚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感，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邃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使於郡便之鎮。邃與孟俱行，道過寇賊，踰年乃至。外通李雄，內有夷寇，吏士散叛，城邑丘墟。邃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杖威刑，鞭撻殊俗。邃未到州，遣牽秀等秀才建寧功曹周悅詣聯非才，不下版檄，邃既到，收悅殺之，悅第潛謀殺邃，以衛建寧太守趙混子襲代爲刺史。事覺，並誅之。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畏服，威行寧土。又遣子澄奉表勸進於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故，賜爵襄中縣公。邃以地勢形便，上分絳柯爲平夷郡，分朱提爲南廣郡，分建寧爲夜郎郡，分永昌爲梁水郡，又改益州郡爲晉寧郡，事皆施行。先是，越巂太守李毅、太守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邃復以劍爲越巂太守。李雄遣李驤任回攻劍，劍自南寧與漢嘉太守王載共距之，戰于溫水，劍敗績，載遂以二郡附雄。後驤等又渡瀘水寇寧州，邃使將軍姚崇、龔琛距之。戰于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邃以崇不窮追也，怒囚軍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夜中卒。邃在州十四年，州人復立邃中子堅行州府事。詔除堅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假節，封邃曰壯。陶侃憚堅不能抗對，屬人太寧末表以零陵太守尹奉爲寧州，徵堅還京，病卒。兄澄襲爵，歷魏興太守，散騎常侍。

蔡豹

蔡豹字士宣，陳留圉城人。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邕之叔父也。祖睦，魏尚書。父宏，陰平太守。豹有氣幹，歷河南丞、長樂清河太守。避亂南渡。元帝以爲振武將軍，臨淮太守。遷建威將軍、徐州刺史。初，祖逖爲徐州，豹爲司馬，素易豹至是逖爲豫州，而豹爲徐州，俱受征討之寄，逖甚愧之。是時泰山太守徐龕與彭城內史劉遐同討反賊周撫於琅山，龕將于藥斬撫及論功而遐先之，龕怒，以泰山叛，自號安北將軍，兗州刺史，攻破東莞太守侯史旄，而據其塢。石季龍伐之，龕懼，求降。元帝許焉。既而復叛，歸石勒，勒遣其將王伏都、張景等數百騎助龕，詔征虜將軍羊鑒、武威將軍侯禮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文鴦等與豹共討之。諸將畏懦，頓兵下邳，不敢前。豹欲進軍，鑒固不許。龕遣使請救於勒，勒辭以外難而多求於龕。又王伏都等淫其室，龕知勒不救，且患伏都等縱暴，乃殺之，復求降。元帝惡其反覆，不納。勒豹鑒以時進討，鑒及遐等並疑憚不相聽從，互有表聞。故豹久不得進。尚書令刁協奏曰：臣等伏思淮北征軍已失不速，今方盛暑，且涉山險，山人便弓弩，習土俗，一人守阨，百夫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糧乏，非復智力所能防禦也。書云：寧致人，不致於人。宜頓兵所在，深壁固壘，至秋不了，乃進大軍。詔曰：知難而退，誠合兵家之言。然小賊雖狡猾，故成擒耳。未戰而退，先自摧沮，亦古之所忌。且邵存已據賊壘，威勢既振，不可退一步也。於是遣治書御史郝嘏爲行臺，催攝令進討。豹欲逕進，鑒執不聽。協又奏免鑒官，委豹爲前鋒以鑒兵配之。降號折衝將軍，以責後効。豹進據卞城，欲以逼龕。時石季龍屯鉅平，將攻豹，豹夜遁，退守下邳。徐龕襲取豹輜重於檀丘，將軍留龍陸黨力戰死之。豹既敗，將歸謝罪北中郎王舒止之曰：胡寇方至，使君且當攝職，爲百姓障扞，賊退謝罪，不晚也。豹從之。元帝聞豹退，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圍豹，豹以爲他難，率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送至建康，斬之尸于市三日。時年五十二。豹在徐土，內撫將士，外懷諸豪，甚得遠近情，聞其死，多悼惜之。無子，兄子裔字元子，散騎常侍、充州刺史、高陽鄉侯。殷浩北伐，使裔率衆出彭城，卒於軍。

羊鑒

羊鑒字景期泰山人也父濟匈奴中郎將兄煥歷太僕兗徐二州刺史鑒爲東陽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時徐龕反叛司徒王導以鑒是龕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請遣北討鑒深辭才非將帥太尉郗鑒亦表謂鑒非才不宜妄使導不納強啓授以征討都督果敗績導以舉鑒非才請自貶帝不從有司正鑒斬刑元帝詔以鑒太妃外屬特免死除名久之爲少府及王敦反明帝以鑒敦舅又素相親黨微被嫌責及成帝即位豫討蘇峻以功封豐城縣侯徙光祿勳卒

劉胤

劉胤字承胤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士咸慕之舉賢良辟司空掾並不就會天下大亂攜母欲避地遼東路經幽州刺史王浚留胤妻爲渤海太守浚敗轉依冀州刺史郗鑒鑒徙衆寡弱謀降於石勒胤言於鑒曰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軍杖精銳之衆居全勝之城如何墜將登之功於一簣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且項羽衰弱非不強也高祖縞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終稽何者蓋逆順之理殊自然之數定也況夷戎醜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威終有庖宰之患而欲託根結援無乃殆哉鑒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胤曰項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右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爲將軍計者莫若抗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違存亡廢興在此舉矣鑒從之乃殺異議者數人遣使江南朝廷嘉之胤仍求自行鑒厚遣之既至元帝命爲丞相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胤聞石季龍攻厭次言於元帝曰北方方鎮皆沒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爲季龍所制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存救援元帝將遣救之會續已沒而止王敦素與胤交甚欽貴之請爲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枕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出爲豫章太守辭以脚疾詔就家授印綬郡人莫嗣南土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無道百姓患之胤至誅嗣及諸豪右界內肅然咸和初爲平南軍司加散騎常侍蘇峻作亂溫嶠率衆而下留胤等守湓口事平以勳賜爵豐城子俄而代嶠爲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胤位任雖高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初胤之代嶠也遠近皆謂非選陶侃郗鑒咸云胤非方伯才朝廷不從或問王悅曰今大難之後綱紀弛頓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人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後忕之性臥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悅曰聞溫平南語家公云連得惡夢恩兒代者尋云可用劉胤此乃溫意非家公也是時朝廷空盤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胤官書始下而胤爲郭默所害年四十九子赤松嗣尚南平長公主位至黃門郎義興太守

桓宣　子伊

桓宣譙國銍人也祖詡義陽太守父弼冠軍長史宣開濟篤素爲元帝丞相舍人時塢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各據一城衆數千人帝以宣信厚又與平雅同州里轉宣爲參軍使就平雅平雅遣軍主薄隨宣詣丞相府受節度帝皆加四品將軍即其所部使扞禦北方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爲參軍頃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州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廐見大鐘欲鑄作鐵器平曰此是帝王大鐘天下定後方當用之奈何打破乂曰卿能保頭不而惜大鐘邪平大怒於坐斬乂阻兵固守歲餘逖攻平殺之而雅據譙城逖以力弱求助於含含遣宣領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先已說平雅信義大著於彼今復爲我說雅雅若降者方相擢用不但免死而已宣復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逖方欲平蕩二寇每倚卿爲援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今若和解則忠勳可立富貴可保若猶固執東府赫然更遣猛將以卿烏合之衆憑阻窮城強賊伺其北國家攻其南萬無一全也願善量之雅與宣置酒結友遣子隨宣詣逖少日雅便自詣逖逖遣雅還撫其衆雅僉謂前數爲尊懼罪不敢降雅復閉城自守逖往攻之復遣宣入說雅雅即斬異己者遂出降未幾石勒別將圍譙城含又遣宣率衆救逖未至而城退逖留宣討諸未服皆破之遷譙國內史租約之稟譙城也宣以牋諫不從由是石勒遂有陳留及約與蘇峻同反宣謂祖智曰今強胡未滅將戮力以討之而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威名自舉智等不能用宣欲諫約遣其子

戎自約求入約知宣必諫不聽宣遂距約不與之同御陵人陳光率部落數百家降宣宣皆慰撫之約還歷陽宣將數千家欲南投尋陽督於馬頭山值祖燠欲襲湓口陶侃使毛寶救之燠遣衆攻宣宣使戎求救於寶寶擊煥破之宣因投溫嶠嶠以戎爲參軍賊平宣居于武昌戎復爲劉胤參軍郭默害胤復以戎爲參軍陶侃討默默遣戎求救於宣宣僞許之西陽太守鄧岳武昌太守劉詢皆疑宣與默同豫州西曹王隨曰宣尚背祖約何緣同郭默邪岳詢乃遣隨諸宣以觀之隨謂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戎付隨耳宣乃遣戎與隨俱迎陶侃辟戎爲掾上宣爲武昌太守尋遷豫州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石勒荆州刺史郭敬戍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參軍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守李陽又破新野敬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開刑罰略威儀或截鉏來於輶軒或親芸穫於隴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爲次於祖逖周訪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會侃薨後庾亮爲荆州將謀北伐以宣爲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季龍使騎七千渡沔攻之亮遣司馬王愆期輔國將軍毛寶救宣賊三面爲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賊解圍退走久之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汲賊者八千餘人以歸庾翼代亮欲傾國北討更以宣爲都督司雍梁三州荆州之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軍事梁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宣久在襄陽綏撫備舊甚有稱績庾翼還鎮襄陽令宣進伐石季龍將李羅軍次丹水爲賊所敗翼怒貶宣爲建威將軍使移戍峴山宣望實俱喪兼以老疾時南蠻校尉王愆期守江陵以疾求代翼以宣爲鎮南將軍南郡太守代愆期宣不得志未之官發憤卒追贈鎮南將軍戎官至新野太守

伊字叔夏父景有當世才幹仕至侍中丹陽尹中領軍護軍將軍長社侯伊有武幹標格閑率爲王濛劉惔所知頻參諸府軍事累遷大司馬參軍時苻堅強盛邊鄙多虞朝議選能距捍疆場者乃授伊淮南太守以綏御有方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建威將軍歷陽太守淮南如故與謝玄共破賊別將王擊張蚝等以功封宣城縣子又進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及苻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脩縣侯進號右軍將軍賜錢百萬袍表千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內而會稽王道子昏暬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駁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迕卽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幷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勑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伊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沖卒遷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假節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寬卹爲務乃上疏以江州虛耗加連歲不登今餘戶有五萬六千宜幷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鎮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在任累年徵拜護軍將軍以右軍府千人自隨配護軍府卒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烈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爲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遇蒙殊寵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放散于時收拾敗破不足實運比年營繕並已修整今六合雖一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欲輸效力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絕銜恨泉壤謹奉輸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並在尋陽請勑所屬領受詔曰伊忠誠不遠益以傷懷仍受其所上之鎧子肅之嗣卒子陵嗣宋受禪國除伊弟不才亦有將略討孫恩至冠軍將軍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內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郡將嘗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爲將遂以謙恭稱彭城之逆太守弓欽走濊口伺與同郡郴寶布與合衆討之不剋乃與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督加綏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討逆逆順有據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爲濊陽縣而寶瑒其後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左甄據江口權破敏前鋒敏弟恢稱荊州刺史在武昌侃率伺及諸軍進討破之敏恢既平伺以功封事侯領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譏距賊之計伺謂珉不宜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邪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伺與楊珉走夏口及陶侃來戍夏口伺依之加明威將軍隨侃討杜弢有殊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奪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遮之前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建興中陳擊率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侃遣伺爲督護討擊擊衆雖少伺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侃降伺外許之及擊去伺乃遣勁勇要擊弟斬之潛軍襲擊擊正旦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擊將閻晉鄭進皆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擊東走保董城伺又率諸軍圍守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櫓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閻晉擊婿弟也乃斬擊首出降又以平蜀賊勳高之功加伺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時王敦欲用從弟廣代侃爲荊州侃故將鄭攀馬儁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人皆樂附又以廣忌戾難事謀共距之遂屯結濆口遣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赴攀等遂進距廣既而士衆疑阻復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聘朱軌趙誘李桓率衆將攀之攀等懼殊以司馬孫景造謀距廣因斬之降軌等廣將西出遣吳史劉淩留鎮揚口壘聘杜曾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廣曰曾是猜賊外示西遷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襲遣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廣性矜厲自用衆以伺老怯難信遂西行曾等果馳還廣乃遣伺歸截至壘即爲曾等所圍劉淩以壘北門危欲令伺守之或說淩云伺與鄭攀同者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鄭攀馬儁等亦來攻壘衆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攀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淩開諸船底以木捷之名爲船械伺既入賊舉艇摘伺伺逆接得艇反以擿賊賊走上船屋大噪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遷書療創小差杜曾遣說伺云馬儁等感卿恩要欲得活盡以卿家外內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甑山時王廣與李桓杜曾相持累戰甑山下軍士數驚喚云賊欲至伺驚創而卒因葬甑山

毛寶子參之 安之 弥嬰 宋人僖祖

毛寶字碩真滎陽陽武人也王敦以爲臨湘令敦卒爲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聞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作疑邪便宜急追信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信改書侃果共征峻寶領千人爲嶠前鋒俱次茄子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宜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米萬斛餽租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殺櫂力戰悉獲其人虜殺萬計約用大飢嶠嘉其勳上爲廬江太守約遣租煥桓撫等欲襲溢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爲煥撫所攻求救於寶寶衆以宣本是約黨疑之宣遣子戎詣寶請寶即醵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疲兵少舉杖溢惡大爲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鞞徹鞍使人踢鞞拔箭血流滿鞾夜奔船所百餘

星墜屋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飲夜還敎宣實至宣營而燒掠亦退實進攻租約軍次東關破含肥尋召歸石頭陶侃溫嶠未能破賊侃欲率衆南還實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領蒸湖爲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強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猶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實兵使上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賊困憊若實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實督護實燒峻句容湖執積聚峻頗乏食侃遂留不去峻既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實守南城鄧攸守西城賊遣韓晃攻之實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實曰君是毛屠江邪實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鬬實曰君若能將何不入鬬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開國侯千六百戶庾亮西鎮請爲輔國將軍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鎮上明又進南中郎隨亮討郭默默平與亮司馬王悅期等救桓宣於章山擊賊將石遷破之進征虜將軍亮謀北伐上疏解豫州請以授實於是詔以實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季龍惡之乃遣其子斆與其將麥安李竒等五萬人來寇張貉渡二萬騎攻邾城實求救於亮亮以城固不時遣軍城遂陷實峻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實亦潛死亮哭之慟因發疾遂薨詔曰實之傾敗宜在貶裁然蘇峻之難致力王室今咎其過故不加贈祭之可也其後公卿言實有重勳加死王事不宜奪爵升平三年乃下詔復本封初實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實二子穆之安之

穆之字慧祖小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諱故行字後又以桓溫母名慧乃更稱小字穆之果毅有父風安西將軍庾翼以爲參軍襲爵州陵侯翼等專威陝西以子方之爲建武將軍守襄陽方之年少翼選武將可信杖者爲輔弼乃以穆之爲建武司馬俄而翼薨大將子嗣戲義等作亂穆之與安西長史江虨司馬朱燾等共平之桓溫代翼復取爲參軍從溫平蜀以功賜次子都鄉侯尋除揚威將軍頴川太守隨溫平洛入關溫將旋師以謝尚未至留穆之以二千人衛山陵升平初遷晉寧州諸軍事揚威將軍寧州刺史以桓溫討南郡徙穆之爲建安侯復爲溫太尉參軍加冠軍將軍以所募兵配之溫伐慕容暐使穆之監鉅野百餘里引汶會于濟川及溫焚舟步歸使穆之督東燕四郡軍事領東燕太守本官如故真以壽陽叛溫將征之穆之以冠軍領淮南太守守歷陽真平餘黨分散乃以穆之督揚州之江西軍事復領陳郡太守俄而徙督揚州之義成荊州五郡雍州之京兆軍事襄陽義成河南三郡太守將軍如故尋進領梁州刺史頃之以疾解職詔以冠軍徵還苻堅別將寇彭城復以將軍假節監江北軍事鎮廣陵還右將軍宣城內史假節鎮姑孰穆之以爲戍在近畿無復軍警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苻堅別將圍襄陽詔穆之就上明受桓沖節度沖使穆之游軍沔中穆之始至而朱序陷沒引軍還郡堅衆又寇蜀漢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奔退沖使穆之督梁州之三郡軍事右將軍西蠻校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假節戍巴郡以子球爲梓潼太守穆之與球伐堅至于巴西郡以糧運乏少退屯巴東病卒追贈中軍將軍諡曰烈子珍嗣位至天門太守珍弟璩琳瑾瓌璩最知名

璩字叔連歸冠右將軍桓豁以爲參軍尋遭父憂服闋爲謝安衛將軍參軍除尚書郎安復請爲參軍轉安子琰征虜司馬淮淝之役苻堅退走璩與田洛之共襲堅至中陽不及而歸遷寧朔將軍淮南太守尋補鎮北將軍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遲皆是菰蒋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議率千人討之時大旱璩因放火菰蒋盡然亡戶窘迫悉出諸璩自首近有萬戶皆以補兵朝廷嘉之轉西中郎司馬龍驤將軍譙梁二郡內史尋代郭銓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安帝初進征虜將軍及桓玄篡位遣使加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命玄以桓希爲梁州刺史王異據涪郭法成宕渠帥寇成巴郡周道子成白帝以防之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費季之擊破希等仍率衆次于白帝武陵王令曰益州刺史毛璩忠誠懇亮自桓玄萌禍常思驅其後今若平殄兇逆肅清荊郢者便當即授

上流之任初璩弟寧州刺史璠喪官璩兄球孫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百人送喪葬江陵會玄敗謀奔梁州璩弟瑾子修之時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使入蜀既而脩之與祐之費恬及漢嘉人馮遷共殺玄約之等聞玄死進軍到枝江而桓振復攻沒江陵劉毅等還尋陽約之亦退俄而季之述等皆病約之詣振僞降因欲襲振事泄被害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等撫其餘衆保涪陵振遣桓放之爲益州屯西陵處茂距擊破之振死安帝反正詔曰夫貞松標於歲寒忠臣亮于國危益州刺史璩體識弘正越契義旗受命偏師次于近畿匡翼之勳實感朕心可進征西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軍事行宜都寧蜀太守文處茂宣讚蕃牧蒙險夷難可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又詔西夷校尉瑾爲持節監梁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略陽武都太守瑾弟蜀郡太守瑗爲輔國將軍寧州刺史初璩聞振陷江陵率衆赴難使瑾瑗順外江而下使參軍譙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璩軍會於巴郡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於五城水口反還襲涪害瑾瑾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略城去成都四百里遣參軍王瓊討反者相距於廣漢爽道令何林聚黨助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說遂共害璩及瑗幷子姪之在蜀者一時殄沒璩子弘之嗣義熙中時延祖爲始康太守上疏訟璩兄弟於是詔曰故益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勤王忠烈事乖慮外葬送日近益懷惻愴可皆贈先所授官給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論璩討桓玄功追封歸鄉公千五百戶又以祐之斬玄功封夷道縣侯自寶至璩三葉擁旄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尋陽周氏爲輩而人物不及也瑾子脩之頻歷清顯至右衛將軍從劉裕平姚泓後爲安西司馬沒于魏

安之字仲祖亦有武幹累遷撫軍參軍魏郡太守閑文輔政委以爪牙及登阼安之領兵從駕使止宿宮中尋拜游擊將軍時庾希入京口朝廷震動命安之督城門諸軍事孝武即位妖賊盧悚突入殿廷安之閉門率衆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既而左衛將軍殷康領軍將軍桓秘等至與安之幷力悚因勦滅遷右衛將軍定后舅領將作大匠卒官追贈光祿勳四子潭泰遷遵潭嗣爵官至江夏相泰歷太傅從事中郎後軍諮議參軍與遵俱爲會稽王父子所寵乃追論安之討盧悚勳賜爵平都子命潭襲爵元顯當宴泰家既而欲去泰苦留之曰公若遂去當取公脚元顯大怒奮衣而出遂與元顯有隙及元顯敗泰時爲冠軍將軍堂邑泰山二郡太守遂爲游擊將軍遵爲太傅主簿桓玄得志使泰收元顯送于新亭泰因宿恨手加歐辱俄並爲玄所殺惟遵被徙廣州義熙初得還至宜都太守

德祖璩宗人也父祖並沒于賊中德祖兄弟五人相攜南渡皆有武幹荊州刺史劉道規以德祖爲建武將軍始平太守又徙涪陵太守盧循之役道規又以爲參軍伐徐道覆於始興尋遭母憂劉裕伐司馬休之版補太尉參軍義陽太守賜爵遷陵縣侯轉南陽太守從劉裕伐姚泓頻攻滎陽扶風南安馮翊數郡所在剋捷裕嘉之以爲龍驤將軍秦州刺史裕第二子義真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以德祖爲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從義真還裕以德祖留河東平陽二郡軍事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坂及河北覆敗德祖全軍而歸裕方欲蕩平關洛先以德祖督九郡軍事冠軍將軍滎陽京兆太守以前後功賜爵灌陽縣男尋遷督司雍幷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戍武牢爲魏所沒德祖次弟疑疑弟辯並有志節疑死於盧循之難辯沒於魯宗之役並奮不顧命爲世所歎

劉遐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爲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冀方比之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郗鑒深器之以女妻焉遂壁于河濟之間賊不敢逼遐聞道遣使受元帝節度朝廷嘉之量資爵勉以爲龍驤將軍平原內史建武初元帝令曰遐忠勇果毅義誠可嘉以遐爲下邳內史將軍如故初沛人周撫一名撫與同郡周默因天下亂各爲塢主以鈔掠爲事默降祖逖撫怒遂襲殺默以彭城叛石勒遣騎援之詔遐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泰山太守徐龕共討撫戰於寒山撫敗走詔徙遐爲臨淮太守徐龕復反事平以遐爲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太寧初自彭城巷屯泗口

王含反遐與蘇峻俱赴京都含敗隨丹陽尹溫嶠追含至于淮南遐頗放兵虜掠嶠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絶不可因亂爲亂也遐深自陳而拜謝事平以功封泉陵公遷散騎常侍監淮北軍中郎將徐州刺史假節代王邃鎮淮陰咸和元年卒追贈安北將軍子肇年幼成帝以徐州授郗鑒以郭默爲北中郎將領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將史迭卞咸李龍等不樂他屬共立肇襲遐故位以叛成帝遣郭默等率諸郡討之默等始上道而臨淮太守劉矯率將士數百掩襲遐營迭等迸走斬田防及督護卞咸等追斬迭龍於下邳傳首詣闕遐母妻子參佐將士悉還建康遐妻驍果有父風遐嘗爲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於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爲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杖都盡肇襲爵官至散騎侍郎肇卒子泉嗣卒子遵之嗣卒子伯齡嗣宋受禪國除

鄧嶽　子遐

鄧嶽字伯山陳郡人也本名岳以犯康帝諱改爲嶽後竟改名爲岱焉少有將帥才略爲王敦參軍轉從事中郎西陽太守王含構逆嶽領兵隨含向京都及含敗嶽與周撫俱奔譙王向龕後遇赦與撫俱出久之司徒王導命爲從事中郎後復爲西陽太守及蘇峻反平南將軍溫嶠遣嶽與督護王愆期鄱陽太守紀睦等率舟軍赴難峻平遷郡郭默之殺劉胤也大司馬陶侃使嶽率西陽之衆討之默平遷督交廣二州軍事建武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鎮前後勳封宜城縣伯咸康三年嶽遣軍伐夜郎破之加督寧州進征虜將軍遷平南將軍卒子遐嗣

遐字應遠勇力絶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桓溫以爲參軍數從溫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爲名將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爲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枋頭之役溫既懷恥忿且忌憚遐之勇果因免遐官尋卒寧康中追贈廬陵太守嶽弟逸字茂山亦有武幹嶽卒後以逸監交廣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朱序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也父燾以才幹歷西曹校尉益州刺史序世爲名將累遷鷹揚將軍江夏相興寧末梁州刺史司馬勳反桓溫表序爲征討都護往討之以功拜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太和中遷兗州刺史時長城人錢弘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山以序爲中軍司馬吳興太守序至郡討擒之事訖還兗州寧康初拜使侍節監沔中諸軍事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序固守賊糧將盡率衆苦攻之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幷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序累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疑未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苻堅堅殺伯護徇之以其不忠也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之序乃詣苻暉自首堅嘉而不問以爲尚書太元中苻堅南侵謝石率衆距之時堅大兵尚在項苻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說謝石稱己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衆小却序時在其軍後唱云堅敗衆遂大奔序乃得歸拜龍驤將軍琅邪內史轉揚州豫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屯洛陽後丁零翟遼反序遣將軍秦膺童城與淮泗諸郡共討之又監兗青二州諸軍事二州刺史將軍如故進鎮彭城序求鎮淮陰帝許焉翟遼又使其子釗寇陳頴序遣遣秦膺討釗走之拜征虜將軍表求還江州米十萬斛布五千匹以資軍費詔聽之加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軍事帝遣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楊佺期南陽太守趙睦各領兵千人隸序序又表求故荊州刺史桓石生府田百頃幷穀八萬斛給之仍戍洛陽衛山陵也其後慕容永率衆向洛陽序自河陰北濟與永偽將王次等相遇乃戰於沁水大敗走斬其支將勿支首參軍趙睦江夏相桓不才追永破之于太行永歸上黨時楊楷聚衆數千在崤陝閒永敗遣任子詣序乞降序追永至上黨之白水與永相持二旬閒翟遼欲向金墉乃還遂攻翟釗於石門遣參軍趙蕃破翟遼於懷縣遼窘遁序退次洛陽留鷹揚將軍朱黨戍石門序仍使子略督護洛城趙蕃爲助序還襄陽會稽王遵子以序勝負相補不加褒貶其後東莞校尉賈衒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劍京兆人

周勰等謀納之梁州刺史周瓊失巴西三郡衆寡力弱告急於序序遣將軍皇甫奕率衆赴之衝據長安東劍勰散走序以老病累表解職不許詔斷表遂輒去任數旬歸罪廷尉詔原不問太元十八年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

史臣曰晉氏淪喪播遷江表內難薦臻外虞不息經略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邈豹宣胤服勤於太興之間毛鄧劉朱馳驟乎咸和之後雖人不遽古亦足列於當世焉

贊曰氣分淮海災流濛澗覆頹玄蚖興微鴻雁鼓鞞在聽兔罝有作赳赳羣英勤茲王略

晉書卷八十一



毛璩傳俄而舉之述等皆病○等各本譌之按上文云在廣將軍職舉之建平太守羅述不應作述之也今改正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五十二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遵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識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爲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調吏部郎遷壽爲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書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爲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王長文

王長文字德儁廣漢郪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逃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咸都市中蹲踞賣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種遂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撰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對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作太玄惟恒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機玄道遂明長文通玄經未遭陸機君山耳太康中蜀土荒饉開倉振貸長文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都王穎引爲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爲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爲身也梁王肜爲丞相引爲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觀者白旆小車以載車當時異焉後終於洛

虞溥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秘爲偏將軍鎮龐西溥從父之官專心墳籍時豐場閣武人爭視之溥未嘗寓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褚䂮並器重之溥謂瓘曰往者金馬啓符大晉應天宜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綏久長不可承秦秦之法遵漢魏之失也瓘曰歷代數此而終未能改稍遷公車司馬令除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於外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修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贊協時雍光揚厥化乃具爲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擬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明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顏之馬亦騏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剉而舍之朽木不折剉而不舍金石可鏤斯非其效乎

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舍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溥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烏集于郡庭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卒於洛時年六十二子勃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于秘書

司馬彪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賣故不得爲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羣籍終其緝集之務初拜騎都尉秩始中爲秘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以爲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爲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闕雖既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秩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讖語在郊祀志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時年六十餘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爲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王隱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諮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弈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載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弈而後忘憂哉納喟然嘆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幷借隱所著書窺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於家

隱兄瑚字處仲少重武節成都王穎舉兵向洛以爲冠軍參軍積功累遷游擊將軍與司隸蒲喬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馬門以衛宮掖時上官已縱暴瑚與喬等共謀除之反爲所害

虞預

虞預字叔寧會稽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諱故改焉預十二而孤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爲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與其從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仕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羣跌衆鼓交鳴臺牘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斥退太守庾琛命爲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曰軍寇以來賦役繁數兼值年荒百姓失業是輕絲薄斂寬刑省役之時也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轉相放效流而不反雖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塗未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承

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無食況轉百數所妨不貲愚謂宜勅屬縣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列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當又今統務多端動加重制每有特急飄立督郵計今直衆三十餘人人船吏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復減損嚴爲之防琛善之即皆施行太守紀瞻到預復爲主簿轉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東從事中郎諸葛恢參軍庾亮等薦預召爲丞相行參軍兼記室遭母憂服竟除佐著作郎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士預上書諫曰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闕戎翟及於中國宗廟焚爲灰燼千里無煙蓼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鑒作鎮東南撥亂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其實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爲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抽引苟其可用雖賤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巖徒以爲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十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咎今天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賢求則可致而東帛未賁於丘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闕者也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又上疏曰臣聞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剋故牧野之戰呂望杖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玁狁爲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三軍不勝拔卒爲將漢帝既定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馮唐進說魏尚復守尉稱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況今中州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即寇竊之幸脫陛下登阼威暢四遠故令此等反善向化然狼子獸心輕導易動揚虜未殄益使難安周撫陳川相係背叛徐龕騶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昔萬伯違道湯獻之牛吳濞失禮錫以几杖惡成罪著方復加戮龔之小醜可不足滅然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爲防爲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備難以應敵壽春無鎮祖逖孤立前有勁虜後無係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願陛下諮之羣公博舉於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樊厲使不顧命旁料冗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憲欲自裁出觀供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誠知山河之重非塵露可益神鑒之慮非愚淺所測然匹夫匹婦猶有憂國之言況臣得厠朝堂之末簪冠帶之榮者乎轉琅邪國常侍遷祕書丞著作郎咸和初夏旱詔衆官各陳致雨之意預議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誠誠信者蓋二儀所以生植萬物人君所以保乂黎蒸是以殺伐擬於震電推恩象於雲雨刑罰在於必信慶賞貴於平均臣聞閭者以來刑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逮以稽年月無援者則嚴其禁楚期於入重是以百姓嗷然感傷和氣臣愚以爲輕刑耐罪宜速決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請寬徭息役務遵節儉砥礪朝臣使各知禁蓋老牛不懷禮有常制而自頃衆官拜授祖贈轉相奇尚屠殺牛犢動有十數醉酒沉湎無復限度傷財敗俗所虧不少昔殷宗修德以消桑穀之異宋景善言以退熒惑之變楚國無災莊王是憚咸德之君未嘗無警應以信順天祐乃隆臣學見淺閭言不足採徐平王舍賜爵西鄉侯蘇峻作亂預先假歸家太守王舒請爲諮議參軍峻平進爵平康縣侯遷散騎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騎常侍仍領著作以年老歸養千家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爲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皆行於世所著詩賦碑誄論難數十篇

## 孫盛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恂潁川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干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盛又著卜及易象妙於異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爲小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爲參軍庾亮代侃引爲征西主簿轉參軍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禦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庾翼代亮以盛爲安西諮議參軍尋遷廷尉正會桓溫代翼留盛爲參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溫自以輕兵入蜀

咸領贏老轉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擾壞咸部分諸將幷力距之應時敗走。
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溫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
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明而不劾之咸與溫
牋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鸞鵷搏擊之
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溫得咸牋復遣從事重按之賊私狠籍檻車收咸到州
捨而不罪累遷祕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咸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
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幷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
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咸子曰枋頭賊衆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者此史
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咸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
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咸大怒
諸子遂竊改之咸寫兩定本寄於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
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子潛放。
潛字齊由爲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討王國寶也潛時在郡仲堪逼以爲諮議參
軍固辭不就以憂卒。
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
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遵亮又問欲齊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
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
客嘗候咸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
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終於長沙
相。

干寶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都亭侯父瑩丹陽丞寶少勤學博覽
書記以才器召爲著作郎平杜預有功賜爵關內侯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
監王導上疏曰夫帝王之道莫不必書著爲令典垂之無窮宣皇帝廓定四海
武皇帝受禪於魏至德大勳光燭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傳音未被乎管絃
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敘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勳
務以實錄爲後代之準厥率土之濱悅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
基也宜備史官勅佐著作郎干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以
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著晉紀自
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性好
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
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
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
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甦云見天
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
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寶既博採異同遂混虛實
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
聞親也亦安敢誣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
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
據國史之方簡猶尚若茲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
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
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
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
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
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
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寶又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
十篇及雜文集皆行於世。

鄧粲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
郡辟命荊州刺史桓沖卑辭厚禮請粲爲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驎之尚
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
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

等無以離之然集亦於此名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臥視事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集以父喪有忠節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並行於世

謝沉

謝沉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斐吳豫章太守父秀吳興正都尉沉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郡命為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鑒辟並不就會稽內史何充引為參軍以母老去職平西將軍庾亮命為功曹征北將軍褚裒版為參軍皆不就閑居養母不受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即位朝議疑七廟迭毀乃以太學博士徵以賀疑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尚書度支郎何充庾冰並稱沉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會卒時年五十二沉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所著述及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之右云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為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為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坐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答云世祀方永溫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屋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慮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屋人乃賫諸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吉自載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屋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載裹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前知屋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賜君去耳屋人大喜明便諸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答曰鑿齒愛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儞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成機要荏苒有緣參尺牘論讓溫甚器遇之時清談文章之士袁伯彥伏滔等並相友善後使至京師朗文亦雅重焉既還溫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平所未見以此大許溫言左遷戶曹參軍時有桑門釋道安後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崧羅友俱為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漸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為襄陽郡鑿齒出鑿齒為襄陽太守溫弟秘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秘書曰吾以去五月二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憧憧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堂廳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愚風雖之聲北臨漢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墜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瞻魚梁追二德之遺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梁踴躅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命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屋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譽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遺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曩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其風期後邁如此是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則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腳疾遷屢于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寒疾與諸鎮書曰羊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載一人有半耳儻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與國史會卒不果臨終上疏曰臣每聞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慢抱幽情三十餘年今沉痾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匆所悽愴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遺寄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晉子前漢終有晉室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遂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為子

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跱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遼羈戎役晦明推爛龍潛下位俛層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躡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埽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歧樹羣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暨武冠世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勳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幷彊吳混一宇宙又積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威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創業年不侔於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爲一代者乎若以晉書專魏憫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戚之甚者也何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己執若杖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遏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于漢世篤爾勢恩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永難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己憤慨於下非遵服北面有純臣之節舉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於所爲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棄命於懷王劉氏乘能於亡秦超二偽以遠酬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矣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而足爲來權者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圖圍舉三江以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摩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心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爲代明矣況積勳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實於燕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虜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湯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爲天下之所推執如見推於闇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爲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即情而恆實取之而無慚何與詭事而託爲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履勳於所職率來未以翦商異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遷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勳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慚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子辟疆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 徐廣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學至廣尤爲精純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玄爲兗州辟從事據王恬爲鎮北補參軍孝武世除秘書郎典校秘書省增置省職轉員外散騎侍郎仍領校書尚書令王珣深相欽重舉爲祠部郎會稽世子元顯時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內外順之使廣爲議廣常以爲愧焉元顯引爲中軍參軍遷尚書吏部郎桓玄輔政以爲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奉詔撰車服儀注除鎮軍諮議領記室封樂成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左丞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春秋著乎魯史自聖代有造中興記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迹條爲嘖古臣等參詳宜勒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於是勒廣撰集焉遷驍騎將軍領徐州大中正轉

正員常侍大司農仍領著作如故十二年勒成晉紀凡四十六卷表上之因乞解史任不許遷秘書監初桓玄簒位帝出宮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慼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君爲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乃更歔欷因辭衰老乞歸桑梓性好讀書老猶不倦年七十四卒於家廣答禮問行於世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後可以茵藉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竭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允源將率之子篤志典墳紹統戚藩之胤研機載籍咸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箕裘者哉處叔區區勵精著述混淆蕪舛良不足觀叔寧寡聞穿鑿王氏雖勤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事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粲謝沉祖述前史葦宇重軒之下施牀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癉惡以爲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跡淪寇壘遠巡於僞國野民遭遘革命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贊曰陳壽含章嚴嚴孤峙彪遵勵節搞辭綜理王愆雅才虞慚惇史干孫撫翰前良可擬鄧謝懷鉛異閣無紀習亦研思徐非詣奚咸被簡冊共傳遙祀

晉書卷八十二



王長文傳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續君山耳○臣宗楷按山各本訛出漢書桓譚字君山今改正

習鑿齒傳繫王之舊宅○臣宗楷按繫王謂繫欽王粲也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五十三

顧和

顧和字君孝侍中衆之族子也曾祖容吳荆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和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與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趣卿矣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過之和方擇爪爽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和嘗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京南之美實爲海內之俊由是遂知名既而導遣入部從事之部和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宰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導咨嗟稱善累遷司徒掾時東海王沖爲長水校尉妙選僚屬以沛國劉耽爲司馬和爲主簿丞昌初除司徒左曹掾太寧初王敦請爲主簿遷太子舍人車騎參軍護軍長史王導爲揚州請爲別駕所歷皆著稱遷散騎侍郎尚書吏部司空郗鑒請爲長史領晉陵太守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勃奏尚書左丞戴抗臧汙百萬付法辭罪幷免尚書傳玩郎劉備官百僚憚之遷侍中初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和奏舊冕有十二旒皆用五珠今用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用五可用白璇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先是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內外皆奉詔和獨上疏以爲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勳第舍供給擬於咸陽愚潭所加已爲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娆爲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軌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從之轉吏部尚書頻徙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康帝即位將祀南北郊和議以爲車駕宜親行帝從之皆躬親行禮遷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書勅論特聽暮出朝還其見優遇如此尋朝議以端右之副不宜處外更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以孝聞既練衛將軍褚裒上書薦和起爲尚書令遣散騎郎喻旨和每見逼促輒號咷慟絕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祗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殉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況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於萬分祗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譏耳帝又下詔曰百揆務殷端右總要而獲職經久甚以悒然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釋服從時不復遂其情禮況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令禮已過祥練豈得聽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時南中郎將謝尚領宣城內史收涇令陳幹殺之有司以尚違法糾劾詔原之和重奏曰尚先勳森臧罪入甲戌赦聽自首滅死而尚近表云幹包藏姦猾輒收行刑幹事狀自郡非犯軍戎不由都督按尚蒙親賢之舉荷文武之任不能爲國惜體平心聽斷內挾小慊肆其威虐遠近怪愕莫不解體尚忝外屬宥之有典至於下吏宜正刑辟尚皇太后舅故寢其奏時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並爲庶母制服三年和乃奏曰禮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爲人後者降其所出尊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按汝南王統爲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由琅琊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閒閒許其過厚談者莫以爲非則政道陵遲由乎禮廢憲章頹替始於容違若弗糾正無以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祗王命應加貶黜詔從之和居任多所獻納雖權臣不苟阿撓永和七年以疾篤辭位拜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尚書令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贈侍中司空諡曰穆子淳歷尚書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左衛將軍

袁瓌　子耽　耽子山松　瓌弟猷　從祖弟準　準孫耽　耽子質　質子湛　湛弟豹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曾孫也祖父並早卒瓌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爲江淮間縣拜呂令轉江都因南渡元帝以爲丹陽令中興建拜奉朝請遷治書御史時東海王越尸既爲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

之喪與博士傳純議以爲招魂葬是謂埋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雖許襲氏招魂葬越遂下詔禁之尋除廬江太守大將軍王敦引爲諮議參軍俄爲臨川太守敦平爲鎮南將軍卞敦軍司尋自解還都游于會稽蘇峻之難與王舒共起義軍以功封長合鄉侯徵補散騎常侍從大司農尋除國子祭酒頃之加散騎常侍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遲壞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弘遠代明禮學以統後生所以導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史載煥端委垂於南巒頌聲溢於四海故延州聘魯聞雅而歎韓起適魯觀易而美何者立人之道於斯爲首孔子恂恂以教洙泗孟軻係之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節時或有之嚮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頹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籍莫啓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廢鞍覽卷投戈吟詠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江外謐靜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然無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實是則是詠豈不盛哉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祭酒相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也以年在懸車上疏告老尋卒追贈光祿大夫諡曰恭子喬嗣

喬字彥叔初拜佐著作郎轉國將軍桓溫請爲司馬除司徒左西屬不就拜尚書郎桓溫鎮京口復引爲司馬領廣陵相初喬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喬與裒書曰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提讓之禮而況策名人臣而交媟人父天性攸尊亦宜體國而重矣故友之好請於此辭染絲之變墨翟致懷岐路之感楊朱興歎況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也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懽隨時事而替雖欲虛飾漆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晷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惻衆以約願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爲任親仗賢達以納善爲大執筆惆悵不能自盡臨者以爲得禮遷安西諮議參軍長沙相不拜尋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桓溫謀伐蜀衆以爲不可喬勸溫曰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於胸心然後舉無遺算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泝流萬里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剋然蜀人自以斗絕一方特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賊不能爲害然勢據上流易爲寇盜若襲而取之者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爲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賢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今分爲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裹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爲然即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矣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進擊氣愈厲遂大破之長驅至成都李勢既降勢將鄧定隗文以其屬反來各萬餘溫自擊定喬擊文破之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三十六溫甚悼惜之追贈益州刺史諡曰衛喬博學有文才注論語及詩幷諸文筆皆行於世子方平嗣亦以軌素自立辟大司馬掾歷義興瑕邪太守卒于山松嗣

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衿情秀遠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爲奢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山松歷顯位爲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滬瀆城城陷被害

猷字申甫少與璞齊名代璞爲呂令復相繼爲江都由是俱渡江璞爲丹陽猷爲武康兄弟列宰名邑論者美之歷位侍中衛尉卿猷孫宏見文苑傳

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準子沖字景玄光祿勳沖子耽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倜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溫少時游于博徒貲產俱盡倘有負進愿自援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猷以告焉耽略無難色

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亮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此蘇峻之役王導引爲參軍隨導在石頭初路永匡術買寧等皆峻心腹聞祖約奔敗懼事不立迭說峻殊大臣峻既不納永等慮必敗陰結於導導使耽潛說路永使歸順峻平封秭歸男拜建威將軍歷陽太守咸康初石季龍游騎十餘匹至歷陽耽上列不言騎少時胡寇強盛朝野危懼王導以宰輔之重請自討之既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止不行朝廷以耽失於輕妄黜之尋復爲導從事中郎方加大任會卒時年二十五子質

質字道和自渙至質五世並以道素繼業惟其父耽以雄豪著及質又以孝行稱官歷瑣邪內史東陽太守質子湛

湛字士深少有操植以沖粹自立而無文華故不爲流俗所重時謝混爲僕射苑秉贈湛及混詩云亦有後出衛離羣頗寡諸湛恨而不答自中書令爲僕射左光祿大夫晉寧男卒於官湛第豹

豹字士蔚博學善文辭有經國才爲劉裕所知後爲太尉長史丹陽尹卒

江逌　從弟灌　子精

江逌字道載陳留圉人也曾祖虨譙郡太守祖允無湖令父虨安東參軍逌少孤與從弟灌共居甚相友悌由是獲當時之譽避蘇峻之亂屏居臨海絕棄人事翦茅結宇耽翫載籍有終焉之志本州辟從事除佐著作郎並不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爲參軍何充復引爲驃騎功曹以家貧求試守爲太末令縣界深山中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逌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接論以禍福旬月之閒穎負而至朝廷嘉之州檄爲治中卿別駕遷吳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爲諮議參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浩方脩復洛陽經營荒梗逌爲上佐甚有匡弼之益軍中書檄皆以委逌時羌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逌擊之逌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驚散飛集襄營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少敗及桓溫奏廢浩佐吏逌遂免官除中書郎升平中遷吏部郎侍中穆帝將修後池起閣道逌上疏曰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榮高威其文物以殊貴賤瑾璧嘉瀆辟雍立宮館設苑圃所以弘於皇之尊彰臨下之義前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周宣興百堵之作鴻鴈歌安宅之歎魯僖修泮水之宮採芹有思樂之頌蓋上之有爲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勉勞爲勤此自古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夫理無常然三正相毓司牧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貴返於剝有大必盈則受之以謙損上益下順兆庶之悅享以二簋用至約之義是以唐虞流化於茅茨夏禹垂美於卑室遵儉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聖行之以致至道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惡宮庫之壯孝文處既富之世愛十家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荒蕪舉江左之衆經略艱難漕揚越之粟北魏河洛兵不獲戢運成悠遠倉庫內虛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旱爲害遠近之收普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凝曠清虛闡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體於自然沖素形乎萬國韶既盡美則必盡善宜養以玄虛守以無爲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息畢於仁義馳騁極於六藝觀魏魏之隆鑒二代之文仰味羲農俯尋周孔其爲遵遏足以算道德之輔親播紳之秀嘯咨以時顧問不倦獻替晝讀日月而閑則庶績惟凝六合咸熙中興之盛遵於殷宗休嘉之慶流乎無窮昔漢起德陽鍾離抗言魏營宮殿陳羣正辭臣雖才非若人然職忝近侍旨不足採而義在以閑帝嘉其言而止復領本州大中正升平末遷太常逌累讓不許穆帝崩山林將用實器逌諫曰以宣皇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器以貽後則景帝舉遵遺制遵文明皇后脩武皇帝亦承前制無所施設惟脩糟之與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宮始用寶劍金鼎此靈太妃周己之情實違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爲故事臣請述先旨停此二物書奏從之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度衡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逌上疏諫曰臣尋史漢書制奉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

惟說爲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校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臨壇所其餘羣祀之所必在幽僻是以圜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羣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眚之發所以警悟時主故實景上通則災退度德禮增修則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願者星辰顯有變異陛下祗戒之誠達於天人在予之懷忘幾與食仰虔玄象俯凝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恩廣益道誠實聖懷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納遵又上疏曰臣謹更思尋參之時事今殆戎據於關雍梁狄據於河朔封豕四逸虔劉神州晨旌不卷鉦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已人事舛於下則七曜錯於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之蝕載見詩人星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爲祥陛下今以晏度之失同之大沴引其愆變方之重實求己篤於禹湯憂勤踰乎日昃將修大祀以禮神祗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儀按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實踐之阻有赤黍之感而無牲醴之奠儀法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闕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臧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賾之求難以常恩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孰能與此帝猶勑撰定遵又陳古義帝乃止遵在職多所匡諫著阮籍序贊逸士箴及詩賦奏議數十篇行於世病卒時年五十八子蔚吳興太守

瓚字道真父嘏尚書郎瓚少知名才識亞於遵州辟主簿舉秀才爲治中轉別駕歷司徒屬北中郎長史領晉陵太守簡文帝引爲撫軍從事中郎後遷吏部郎時謝奕爲尚書銓敘不允瓚每執正不從奕託以他事免之愛翫無慍色頃之簡文帝又以爲撫軍司馬甚相賓禮遷御史中丞轉吳興太守瓚性方正視權貴蔑如也爲大司馬桓溫所惡溫欲中傷之徵拜侍中以在郡時公事有失

遣免之後爲秘書監尋復解職時溫方執權朝廷希旨故壇積年不調溫末年以爲諮議參軍會溫薨遷尚書中護軍復出爲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卒子繽

繽字仲元有志氣除秘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穆故謝安之世辟召無所從論者多之安薨始爲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多所規諫歷諮議參軍出爲南郡相會荊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繽與南郡校尉殷顗同行並不從仲堪等屢以爲言繽終不爲之屈顗庾楨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繽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復死所耳一坐皆爲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徵繽爲御史中丞委勑無所屈撓會稽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繽密啓會稽王道子欲以委閑道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驕縱宜禁制之道子歎然元顯聞而謂來曰江繽卓胤閉我父子遣人密譖之俄而繽卒朝野悼之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吳會稽太守父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興鄉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溫在荊州辟爲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引爲主簿稍遷別駕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惟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車康初以胤爲中書侍郎內侯孝武帝書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陽尹王混摘句時論榮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胤領國子博士其後年歲郊廟明堂之事胤以明堂之制既甚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實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度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順時乎九服咸事四野無虞然後明堂辟雍可光而修之時從其議又遷驃騎長史太常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爲護軍將軍時王國寶譖於會稽王道子飄入坐誉

以道子為丞相加殊禮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地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望實二三並不宜爾必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胤隆安初為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辭疾不拜加輔國將軍丹陽尹頃之遷吏部尚書元顯有過胤與江績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裁俄而胤卒朝廷傷之

殷顗

殷顗字伯通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卿父康吳興太守顗性通率有才氣少與從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書郎擢為南蠻校尉莅職清明政績肅舉及仲堪得王恭書將興兵內伐告顗欲同舉顗不平之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圖也晉陽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顗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為恨猶密諫仲堪辭甚切至仲堪既貴素情亦殊而志望無厭謂顗言為非顗見江績亦以正直為仲堪所斥知仲堪當逐異己樹置所親因出行散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顗曰兄病殊為可憂顗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為慮勿以我為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顗遂以憂卒隆安中詔曰故南蠻校尉殷顗忠績未融奄焉隕喪可贈冠軍將軍弟仲文叔獻別有傳

王雅

王雅字茂達東海剡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祖隆後將軍父景大鴻臚雅少知名州檄主簿舉秀才除郎中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尚書左右丞歷廷尉侍中左衛將軍丹陽尹領太子左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上閤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與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為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時風俗頹敝無復廉恥然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焉將拜遇雨請以轍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為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為亂階矣帝以恭等為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己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遷領軍尚書散騎常侍方大崇進之將參副相之重而帝崩倉卒不獲顧命雅素被優遇一旦失權又以朝廷方亂內外攜離但慎默而已無所辯正雖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顏廷爭凡所謀謨唯唯而已尋遷左僕射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七追贈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長子準之散騎侍郎次協之黃門次少卿侍中並有士操立名於世云

史臣曰晉在中興玄風滋扇溺王綱於拱默撓國步於清虛骨骾謇諤之風蓋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禮而違顯命山甫獻誠讜而振頹風彥叔之兵謀道載之正諫洋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於權臣績敢危言於賊將道子殊物之寵胤沮之無懼心仲堪反常之舉殷覬折之以正色求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悅哀挽於軒冕之辰彥道歡博徒於衰絰之日天心已喪其能濟乎旋及於促齡俄致於非命宜哉

贊曰顧生軌物履申誠讜袁子崇儒拯斯頹喪迪績剛謇車殷忠壯瞻言遺直莫之能尚

晉書卷八十三

唐 太宗 文皇帝 御撰

列傳第五十四

王恭

王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恆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爲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爲將來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簟率如此起家爲佐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爲秘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爲丹陽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陳郡袁悅以傾巧事會稽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庾珉子婁襲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爲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道子甚愧之其後帝將權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幷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桓沖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爲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嘉容垂入青州恭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棟樑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緝和內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幾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爲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僞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闕叩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劉東宮晃兵以爲己府魏疾二昆甚於讎敵與其從弟緒同黨凶狡共相扇連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亡身殉國是以譖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趙鞅興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爲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於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爲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廞解軍去職廞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許譙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劉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警前事勢轉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爲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爲盟主剋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絹爲書內箭幹中合鏑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角民不復可識謂楷爲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無連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王廞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劉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剋即以卿爲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說牢之啗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壻高雅之子敬宣因恭嚮軍輕騎襲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槊髀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參軍也以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強強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收之以送京師道子聞其將至欲出與語面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玄等已至石頭慴其有變即於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

男及弟爽爽兄子祕書郎和及其黨孟璞張恪等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爲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顏貴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過故吏戴耆之爲湖執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鄉爲我送寄桓南郡耆之遂送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爲立喪庭弔祭焉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諡曰忠簡爽贈太常和及子爾並通直散騎郎殷確散騎侍郎腰斬湖浦尉及錢強等恭庶子曇尊宋義熙中爲給事中

庾楷

庾楷征西將軍亮之孫會稽內史羲小子也初拜侍中代兄準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隆安初進號左將軍時會稽王道子嬖王恭殷仲堪等擅兵故出王愉爲江州督豫州四郡以爲形援楷上疏以江州非險塞之地而西府北帶蕃戎不應使愉分督詔不許時楷懷恨使子嬪說王恭以譙王倘之兄弟復握機權勢過國寶恭亦素忌倘之遂連謀舉兵事在恭傳詔使倘之討楷楷遣汝南太守段方逆倘之戰于慈湖方大敗被殺楷奔于桓玄及玄等盟于柴桑連名上疏自理詔敕玄等而不赦恭楷楷遂依玄玄用爲武昌太守楷後懼玄必敗密遣使結會稽世子元顯若朝廷討玄當爲內應及玄得志楷以謀泄爲玄所誅

劉牢之　子敬宣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歷北地鷹門太守父建有武幹爲征虜將軍世以壯勇稱牢之面紫赤色顧目驚人而沉毅多計董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及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及堅將句難南侵玄率何謙等距之牢之破難輜重於肝眙獲其運船還屬揚將軍廣陵相時車騎將軍桓沖鎮襄陽宣城內史胡彬率衆向壽陽以爲沖聲援牢之領卒二千爲彬後繼淮肥之役苻堅遣其弟融及驍將張蚝攻陷壽陽謝玄使彬與牢之距之師次硤石不敢進堅將梁成又以二萬人屯洛澗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賊十里咸阻澗列陣牢之率參軍劉襲諸葛求等直進渡水臨陣斬成及其弟雲又分兵斷其歸津賊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殺獲萬餘人盡收其器械堅尊亦大敗歸長安餘黨所在屯結牢之進平譙城使安豐太守戴寶戍之遷龍驤將軍彭城內史以功賜爵武崗縣男食邑五百戶牢之進屯野城討諸未服河南城堡承風歸順者甚衆時苻堅子丕據鄴爲慕容垂所逼請降牢之引兵赦之垂聞軍至出新與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行二百里至五橋澤中爭趣輜重稍亂爲垂所擊牢之敗績士卒殲焉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丕赦至因入臨漳集亡散兵復少振牢之以軍敗徵還頃之復爲龍驤將軍守淮陰後進戍彭城復領太守祅賊劉黎僭稱號於皇丘牢之討滅之苻堅將張蚝遣兵擊破金鄉圍太山太守羊邁牢之遣參軍向欽之擊走之會慕容垂叛將翟釗救邁牢之引還釗還牢之進平太山追釗於鄄城釗走河北因復張蚝以歸之彭城祅賊司馬徽聚黨馬頭山牢之遣參軍竺朗之討滅之時慕容氏掠廣丘高平太守徐含遠告急牢之不能救坐畏懦免及王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爲府司馬領南彭城內史加輔國將軍恭使牢之討破王厥以牢之領晉陵太守恭本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師朝廷戮國寶王緒自謂威德已著雖杖牢之爲爪牙但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牢之負其才能深懷恥恨及恭之後舉元顯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事成當即其位號牢之許焉恭參軍何澹之以其謀告恭牢之與澹之有隙故恭疑而不納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牢之爲兄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使爲前鋒行至竹里牢之背恭歸朝廷恭既死遂代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幷徐揚州晉陵軍事牢之本自小將一朝據恭位衆情不悅乃樹用腹心徐讚之等以自強時楊佺期桓玄將兵還京師上表理王

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之衆馳赴京師次于新亭玄等受詔退兵牢之還鎮京口及孫恩陷會稽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復遣子敬宣爲寶後繼比至曲阿吳郡內史桓謙已棄郡走牢之乃率衆東討拜表輒行至吳與衞將軍謝琰擊賊屢勝殺傷甚衆徑臨浙江進拜前將軍都督吳郡諸軍事時謝琰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牢之率衆軍濟浙江恩懼逃于海牢之遣鎮恩復入會稽害謝琰牢之進號鎮北將軍都督會稽五郡率衆東征屯上虞分軍戍諸縣恩復攻破吳國殺內史袁山松牢之使參軍劉裕討之恩復入海頃之恩浮海奄至京口戰士十萬樓船千餘牢之在山陰使劉裕自海鹽赴難牢之率大衆而還裕兵不滿千人與賊戰破之恩閉牢之已還京口乃走郡州又爲敬宣劉裕等所破及恩死牢之威名轉振元與初朝廷將討桓玄以牢之爲前鋒都督征西將軍領江州事元顯遣使以討玄事諮牢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衆懼不能制又慮平玄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爲元顯所容深懷疑貳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潯洲桓玄遣何穆說牢之曰自古亂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玄德孔明然皆勳業未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諺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殞獵犬烹故文種誅於勾踐韓白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況凶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闢以來載覆主之威挾不貲之功以見容於閒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往往有之況君見與無猜鉤屬逼之仇邪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執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無窮執與頓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惟君圖之牢之自謂握強兵才能算略足以經綸江表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轉沮乃頗納穆說遣使與玄交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並不從俄令敬宣陣玄玄大喜與敬宣置酒晏集陰謀誅之陳書法畫圖與敬宣共觀以安悅其志敬宣不之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元顯既敗玄以牢之爲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乃歎曰始謂便奪我兵稱將至矣時玄屯相府敬宣勸牢之襲玄猶豫不決移屯班渡將北奔廣陵相高雅之欲據江北以距玄集衆大議參軍劉襲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司馬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而敬宣先還京口援其家失期不到牢之謂其爲劉襲所殺乃自縊而死俄而敬宣至不違哭奔于高雅之將吏共殯斂牢之裹歸丹徒桓玄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及劉裕建義追理牢之乃復本官

敬宣牢之長子也智略不及父而技藝過之孫恩之亂隨父征討所向有功爲元顯從事郎又爲桓玄諮議參軍牢之敗與廣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夢丸土而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丸既吞矣我當復本土也旬日而玄敗遂與司馬休之還京師拜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又擊桓亮荀宏於湘中所在有功安帝反政徵拜冠軍將軍宣城內史領襄城太守讓縱反以敬宣督征蜀諸軍事假節與寧朔將軍臧喜西伐敬宣入自白帝所攻皆剋軍次黃獸與僞將譙道福相持六十餘日遇癘疫又以食盡班師爲有司所劾免官頃之爲中軍諮議加冠軍將軍尋遷鎮營護軍安豐太守梁國內史會盧循反以冠軍將軍從大軍南討循平遷左衛將軍散騎常侍又遷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尋改鎮冀州爲其參軍司馬道賜所害

殷仲堪

殷仲堪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吏部尚書父師驃騎諮議參軍晉陵太守沙陽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閒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調補佐著作郎冠軍謝玄鎮京口請爲參軍除尚書郎不拜玄以爲長史厚任遇之仲堪致書於玄曰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離荼毒終年經苦之氣感傷和理誠要亂之常足以懲戒復非王澤廣洽愛育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既慨然經略將以救其塗炭而使理至於此良可歎息願節下弘之以道德運之以神明隆心以及物垂理以藻暴使足跡晉境者必無懷慼之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潤天澗仁義與干戈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實所期於明德也頃閱抄掠所得多皆採稚飢人壯者欲以救子少者志在存親行者假食以續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繫生離死絕求

之於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以之歸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羣以傳其子禽獸猶不可離況於人乎夫飛鴞惡鳥也食桑葚猶懷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邊界無貪小利強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聲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黃河之不清西谷之不開哉玄深然之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產子不舉久喪不葬餘父母以質亡叛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捧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爲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鬬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爲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復領黃門郎寵任轉隆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擯所親幸以爲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荊州刺史假節鎮江陵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爲廊廟之寶而忽爲荊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仲堪雖有英譽議者未以分陝許之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夷夏頗安附之先是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閒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閒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荊州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詐服喪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詐取父母寧依歐晉法棄市原此之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忍所不當故同之歐晉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爲大妄耳比之於父存亡相殊遠矣遂活之又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族無後者唯令主其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佐吏咸服之時朝廷徵益州刺史郭銓犍爲太守卞苞於坐勸銓以蜀反仲堪斬之以聞朝廷以仲堪事不預察降號虞揚將軍倘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劍閣之隘實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在劍閣之內成敗與蜀爲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絕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蚯邛衿帶之形事異疇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配隸益州將欲重複上流爲習坎之防事經英略歷年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還得三郡忘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實戚陳事力之寡弱飾哀矜之苦言今華陽乂清汙隆順軌翻中餘燼自相魚肉梁州以論求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相牽制莫知所從致令巴宕二郡爲羣獠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爲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獠猿熾戚兵力寡弱如遂經理乖繆號令不一則劍閣非我保醜類難制此乃藩扞之大機上流之至要昔三郡全實正差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今汙沒蠻獠十不遺二加逐食爲散實生未立苟順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無以堪命則劍閣之守無擊柝之儲號令選用不專於益州虛有監統之名而無制御之用懼非分位之本旨經國之遠術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爲一千五百自此之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急勸當傾力救之書奏朝廷許焉桓玄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讎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其文贈仲堪仲堪乃答之曰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嚴阿道高天下桑網雖虔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況夫漢以劍起人未知義式遏姦邪特宜以正順爲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爲一人之慶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迹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租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屋豈瑣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今亦無以辨之但求古賢之心

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啓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玄屈之仲堪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椀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啖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其後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以隄防不嚴復降爲寧遠將軍安帝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固讓不受初桓玄將應王恭乃說仲堪推恭爲盟主共興晉陽之舉立桓文之功仲堪然之仲堪以王恭在京口去都不盈二百自荊州道遠連兵勢不相及乃僞許恭而實不欲下聞恭已誅王國寶等始抗表興師遣龍驤將軍楊佺期次巴陵會稽王道子遣書止之仲堪乃還初桓玄素宦歸國仲堪憚其才地深相交結玄亦欲假其兵勢誘而悅之國寶之役仲堪既納玄之誘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要從兄南蠻校尉覬南郡相江績等恢覬績並不同之乃以楊佺期代績覬自遜位會王恭復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等仲堪因集議以爲朝廷去年自戮國寶王恭威名已震今其重舉勢無不剋而我去年緩師已失信於彼今可整棹農征參其霸功於是使佺期舟師五千爲前鋒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玄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軍追獲之佺期等進至橫江庾楷敗奔於玄譙王尚之等退走尚之弟恢之所領水軍皆沒玄等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反恭領北府兵在新亭玄等三軍失色無復固志乃迴師屯于蔡州時朝廷新平恭楷且不測西方人心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玄從兄修告會稽王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無不倒戈於仲堪者道子納之乃以玄爲江州佺期爲雍州黜仲堪爲廣州以桓修爲荊州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迴軍仲堪恚被貶退以王恭雖敗己衆亦足以立事令玄等急進軍玄等喜於寵授並欲順朝命猶豫未決會仲堪弟遵爲佺期司馬夜奔仲堪說佺期受朝命納桓修仲堪憚遽即於蕪湖南歸使徇於玄等軍曰若不各散而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將劉系先領二千人棄于佺期輒率衆而歸玄等大懼狼狽追仲堪至尋陽及之於是仲堪失職倚玄爲援玄等又責仲堪之兵雖互相疑阻亦不得異仲堪與佺期以子弟交質遂於尋陽結盟玄爲盟主臨壇歃血並不受詔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尚之等朝廷深憚之於是詔仲堪曰閒以將軍憑寄失所朝野懷憂然既往之事宜其兩忘用乃班師迴旆祗順朝旨所以改授方任蓋隨時之宜將軍大議誠感朕心今還復本位即撫所鎮釋甲休兵則內外寧一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懷仲堪等並奉詔各旋所鎮頃之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云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然便當率軍入江仲堪乃執玄兄偉遣從弟遹等水軍七千至江西口玄使郭銓苻宏擊之遹等敗走玄頓巴陵而館其穀玄又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既失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震駭城內大飢以胡麻爲廩仲堪急召佺期佺期率衆赴之直濟江擊玄爲玄所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鄧城爲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死于柞溪弟子道讓參軍羅企生等並被殺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息行仁義當於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然善取人情病者自爲診脈分藥而用計倚伏煩密少於整略以至於敗子簡之載喪下都葬于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率私僮客隨義軍蹤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桓振之役義軍失利簡之沒陣弟曠之有父風仕至劍令

## 楊佺期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曾祖準太常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亂沒胡父亮少仕僞朝後歸國終於梁州刺史以貞幹知名佺期沉勇果勁而兄廣及弟思平等皆強猾麤暴自云門戶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者猶恚恨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恆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佺期少仕軍府咸康中領衆屯城固苻堅將潘猛距守康回壘佺期擊走之其衆悉降拜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戍洛陽苻堅將竇衝率衆攻平陽太守張元熙於皇天塢佺期擊走之佺期自崩城入潼關累戰皆捷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於洛陽進號龍驤將軍以病改爲新野太守領建威司馬遷廣邑太守督石頭軍事以疾去職荊州刺史殷仲堪引爲司馬代江績

為南郡相仲堪與桓玄舉兵應王恭庾楷仲堪素無戎略軍旅之事一委佺期
兄弟以兵五千人為前鋒與桓玄相次而下至石頭恭死楷敗朝廷未測玄軍
乃以佺期代郗恢為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仲堪玄皆有遷換於
是俱還尋陽結盟不奉詔俄而朝廷復仲堪本職乃各還鎮初玄未奉詔欲自
為雍州以郗恢為廣州恢懼玄之來問於眾咸曰佺期來者誰不戮力若桓玄
來恐難與為敵既知佺期代己乃謀於南陽太守閭丘羨稱兵距守佺期慮事
不濟乃聲言玄來入沔而佺期為前驅恢眾信之無復固志恢軍散請降佺期
入府斬閭丘羨放恢還都撫將士恤百姓繕修城池簡練甲卒甚得人情佺期
仲堪與桓玄素不穆佺期屢欲相攻仲堪每抑止之玄以是告執政求廣其所
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以桓偉為南蠻校尉佺期內懷忿懼勒兵建牙聲云
援洛欲與仲堪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內疑其心苦止之又遣從弟遹屯北塞
以駐之佺期不得舉乃解兵隆安三年桓玄遂舉兵[illegible]
得玄書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當何以[illegible]
以保境全軍無緣棄城逆走憂佺期不赴乃紿之曰比來[illegible]
信之乃率眾赴焉步騎八千精甲耀日既至仲堪唯以飯[illegible]
今茲敗矣乃不見仲堪時玄在零口佺期與兄廣擊玄[illegible]
馬頭明日佺期率殷道護等精銳萬人乘艦出戰玄距之[illegible]
艦下數十艦直濟江徑向玄船俄而回擊郭銓殆獲之會玄諸軍至佺期[illegible]
敗[illegible]單馬奔襄陽玄追軍至佺期與兄廣俱死之[illegible]
弟思平從弟尚保孜敬逃于蠻中劉裕起義始歸國[illegible]
異於行事[illegible]
仲堪[illegible]乃止及[illegible]
期之[illegible]
刺千[illegible]
史臣曰[illegible]
[illegible]

心乖抗節王恭覬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既誅而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
佺期無狀雅志多隙佳兵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
贊曰孝伯懷功牢之總戎王因起釁劉亦備忠殷楊乃武抽旆鳴雄庾君含怨
交鬭其中猶彼羣采連翼心異是曰亂階非關臣事

晉書卷八十四

殷仲堪傳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穭飢人○穭監本訛樓本書音義訛櫓今俱改正

晉書卷八十四考證

劉毅　兄遐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也曾祖距廣陵相叔父鎮左光祿大夫毅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仕爲州從事桓弘以爲中兵參軍屬桓玄篡位毅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等起義兵密謀討玄毅討徐州刺史桓修於京口青州刺史桓弘於廣陵裕率毅等至竹里玄使其將皇甫敷吳甫之北距義兵遇之於江乘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玄大懼使桓謙何澄之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毅弱登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益以危懼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懼伏裕莫敢出圍裕與毅等分爲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玄既西走裕以毅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與何無忌劉道規臧玄玄遏帝及琅邪王西上毅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等追及玄戰於崢嶸洲毅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走玄將郭銓劉雅等歩陷尋陽毅遣武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及玄死桓振桓謙復聚衆距毅於豐湓玄將馮遐以兵會於援毅進擊爲援所敗退次尋陽坐免官尋原之劉裕命何無忌受毅節度無忌以其操爲煩輒便解統毅疾無忌專擅免其現邪內史以輔國將軍撫軍事無忌遂與毅不平毅唯自引咎時論美之毅復與道規毅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遣劉敬宣擊走之毅軍次夏口時振黨馮遐戍大岸孟山圖據魯城桓山客守偃月壘衆合萬人連艦二岸水陸相援毅督衆軍進討未至夏口遏風飄沒千餘人毅與劉懷肅索邈等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何無忌與桓振列艦於中流以防越逸毅躬貫甲冑陵城半日而二壘俱潰生擒山客而馮遐走毅進平巴陵以毅爲使持節充州刺史將軍如故毅號令嚴整所經撫邑百姓安悅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襲襄陽破桓蔚毅等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據衆與出營江津宗之又破偽將溫楷振自輩宗之毅因率無忌道規等諸軍破馮遐於豫章口推鋒而進遂入江陵振開城陷與譙北走衆與反正毅執玄黨卞範之羊僧壽夏侯肇之桓道恭等皆斬之桓振復與苻宏自鄖城陷江陵與劉懷肅相持毅遣部將畢榮殺之幷斬偽輔國將軍桓珍毅又攻拔遲陵斬玄太守劉叔祖於臨灁其餘衆假號以十數皆討平之二州既平以毅爲撫軍將軍時刁雍等作亂屯於湘中毅遣將分討皆滅之初毅丁憂在家及義旗初興遂墨絰從事至是軍役漸軍上表乞還京口以終喪禮曰弘道爲國者理盡於仁孝斬罰緯天者莫甚於喪親但臣凡庸本無感衆不能陳越故其宜耳往年國難滔天故志場愚忠晛然荷存去春業寇迴轅而狂狡未滅雖森凶時集餘燼宜伏威懷寧方文武勢殊機情未申願景悲憤今皇威遐肅海內清蕩臣窮率殿猥亦已具於聖聽兼羸患滋甚衆疾互動如今猥頻無復人理臣之情也本不甘生豁其事也亦可以沒乞賜餘骸終其丘壙庶幾忠孝之道獲宥於聖世不許詔以毅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淮南歷陽廬江安豐五郡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常侍如故本府文武悉令西屬以匡復功封南平郡開國公兼都督宣城軍事給鼓吹一部梁州刺史劉稚反毅遣將討擒之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書盤龍於其上號爲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俄進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何無忌爲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朝廷震駭毅具舟船討之將發而疾篤內外失色朝議欲奉衆與北就中軍劉裕會毅疾瘳將率軍南征裕與毅書曰晉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修船垂畢將居前攄之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姑孰徐道覆阻毅將至建鄴盧循曰劉毅兵重成敗繫此一戰宜併力距之循乃引兵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毅次于桑落洲與賊戰敗績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爲賊所虜輜重盛積皆棄之毅走經涉艱晉飢困死亡至者十二三參軍羊道瑜力營護之僅而獲免劉裕深慙勉之復其本職毅乃以遲爲諮議參軍及裕討循詔毅知內外留事毅以喪師乞解任降爲後將軍尋聽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都督毅上表曰臣聞天以發虛爲運敗以損益爲道時否而敢不革人惻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

病於已危拯塗炭於將絕自頃戎車屢駭干戈溢境所統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自桓玄以來雕瘵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殫力竭無以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所釐改則靡遺之歎奄滿必及夫設官分職軍國殊用牧養以惠撫爲大武略以濟事爲先兼而領之蓋出於權事因藉既久遂似常體江州在腹心之內漂接揚豫藩屏所倚實爲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之宜蓋權爾耳今江左區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旅鱗次未覩滅患大而言之足爲國恥況乃地在無虞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要豈所謂經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自州郡遷江百姓遷落加郵亭險闊長阻風波轉輸往復恆有淹廢又非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鎮豫章處十郡之中屬簡惠之政以及數年可有生氣且屬縣凋散示有所存而役調送迎不得止息亦謂應隨宜幷合以簡衆費刺史庾悅自臨莅以來甚有恤隱之誠但綱維不革自非綱目所理尋陽接禦宜示有過防可卽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毅移鎮豫章遣其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俄進毅爲都督荊寧秦雍四州之河東河南廣平揚州之義城四郡諸軍事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持節公如故毅表荊州編戶不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之用請依先準於是加督交廣二州毅至江陵乃輒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留而不遣又告疾困請藩爲副劉裕以毅貳于己乃奏之安帝下詔曰劉毅傲狠凶民履霜日久中間覆敗宜卽顯戮晉法含弘復蒙寵授曾不思愆內愧懇誠甚賴宰輔藏疾特加遷養遂復推轂陝西寵榮隆秦庶能洗心感遇革音改慮而長惡不悛志爲森先鋒上虐下縱逸無度既解督任江州非復所統而輒徙兵衆略取軍資羅斥舊戍厚樹親黨西府二局文武盈萬悉皆劉留曾無片言肆心恣欲罔顧天朝又與從弟藩遠相影攝招聚剽狡雄甲阻兵外託省疾實規伺隙同惡相濟圖會荊郢倘書左僕射謝混憑藉世資超蒙殊遇而輕佻躁脫職爲亂階扇動內外連謀萬里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乃誅藩混劉裕自率衆討毅命王弘王鎮惡蒯恩等率軍至豫章口於江津燔舟而進毅參軍朱顯之逢鎮惡以所統千人赴毅鎮惡等攻陷外城毅守內城精銳尙數千人戰至日昃鎮惡以裕書示城內毅怒不發書而焚之毅衆有外救皆士卒力戰衆知裕至莫有鬬心既暮鎮惡焚諸門齊力攻之毅衆乃散毅自北門單騎而走去江陵二十里而絕經宿居人以告乃斬於市子姓皆伏誅毅兄模弈於襄陽魯宗之斬送之毅剛猛沉斷而專肆狠愎與劉裕協成大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鎭常快快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每覽史籍至鬬相如降屈於廉頗輒絕歎以爲不可能也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又謂鄧僧施曰昔劉備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斯言衆咸惡其陵傲不遜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己而彌復憤激初裕征盧循飢疫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後在東府聚樗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接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盧焉毅意嗔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既出西藩雖上流分陝而頓失內權又頗自嫌事計故欲擅其威彊伺隙圖裕以至於敗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曾至京口毅時甚屯窶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單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鵝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徵示其旨悅忿懼而死毅之褊躁如此

遵字伯彊少有才幹爲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玄之在江陵甚素憤士庶長之過於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遵時在坐謂玄曰馬稍有餘稍不足玄自以才雄冤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爲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遵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遵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爲悔仲堪使遵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遵僅而免稱後玄得志遵詣門稱謁玄謂遵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遵對曰射鉤斬袪與遵爲三故不知死玄甚喜以爲刑獄

參軍後爲竟陵太守及毅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遣將龐之率泄爲玄所害

諸葛長民

諸葛長民琅邪陽都人也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檢無鄉曲之譽桓玄引爲參軍平西軍事尋以貪刻免及劉裕建義與之定謀爲揚武將軍從裕討桓玄以功拜輔國將軍宣城內史于時桓歆聚衆向歷陽長民擊走之又與劉敬宣破歆于岑陂封新淦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戶以本官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義熙初進爵爲侯遷下邳長民道部將徐瑰擊走之進位使持節督青揚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領晉陵太守鎮丹徒本號及公如故及何無忌爲徐道覆所害賊衆驟逼京師朝廷震駭長民率衆入衛京都因表曰妖賊集船伐木而南康相郭澄之隨蔽經年又深相保明屢敗無忌昇合斬刑詔原澄之及盧循之敗劉毅也循與道覆連旗而下京都危懼長民勸劉裕權移天子過江裕不聽令長民與劉毅屯于北陵以備石頭事平轉督豫州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及裕討毅以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詔以甲杖五十人入殿長民驕縱貪侈不恤政事多聚珍寶美色營建第宅不知紀極所在殘虐爲百姓所苦自以多行無禮恆懼國憲及劉毅被誅長民聞所親曰昔年誅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謀欲爲亂問劉穆之曰人間論者謂太尉與我不平其故何也穆之曰相公西征老母耦弟委之將軍何謂不平長民驍悍好利固勸之曰豫章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也裕深疑之路稱繼道輔重繼行而下前則至日百司於道候之觀其期既而輕舟徑進潛入東府明旦長民聞之驚而至門裕伏壯士丁旰於幔中引長民進語素所未善曾故謂長民悅旰自後拉而殺之與尸付廷尉使收衆民衆民驍勇絕人與捕者苦戰而死小弟幼民爲大司馬參軍逃于山中追擒戮之諸葛氏之族也士庶咸愼正刑之晚若稱桓楊初長民富貴之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修之嘗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青使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栿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麾斫應刃隨藏去輒復出又擲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郯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心者輒形於言色州辟從事轉太學博士鎮北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參議之會稽世子元顯子彥重封東海王以無忌爲國中尉加廣武將軍及桓玄害彥重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焉隨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也無忌屢諫辭旨甚切牢之不從及玄篡位無忌與玄吏部郎曹靖之有舊讀莅小縣靖之白玄玄不許無忌乃還京口初劉裕誓爲劉牢之參軍與無忌素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劉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旨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强弱雖强易弱正患事主得難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與相推結遂共舉義兵襲京口無忌僞著傳詔服稱勅使城中無敢動者初桓玄聞裕等及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顧不以爲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儲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掌大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及玄敗走武陵王遵承制以無忌爲輔國將軍項邪內史以會稽王道子所部精兵悉配之南逕桓玄與擾武將軍劉道規俱受冠軍將軍劉毅節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忌謂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擒因據兵勝之可以一舉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破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爲然道規衆勝徑進無忌又鼓躁趣之澹之遂潰進據尋陽道使奉送宗廟主祏及武康公主項邪王妃還京都又與毅道規破走玄於峰嶼洲無忌進據巴陵玄從兄謙從子振乘間陷

江陵無忌道規進攻譙於馬頭攻桓蔚於龍泉皆破之既而爲桓振所敗退還尋陽無忌與毅道規復進討振剋夏口三城遂平巴陵進次馬頭桓謙請割荊江二州奉送天子無忌不許進軍破江陵謙等敗走無忌侍衛安帝還京師以無忌督豫州揚州淮南廬江安豐歷陽堂邑五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加節甲杖五十人入殿未之職還會稽內史督江東五郡軍事持節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義熙二年遷都督江荊二州江夏隨義陽綏安豫州西陽新蔡汝南頼川八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以興復之功封安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增督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加散騎侍郎進鎮南將軍盧循遣別帥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距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迴山壓卵未足爲喻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若上流蜂蠆之毒鄰營成擊宜決破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皆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衆萬全之長策而決戚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距之既及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遙射之而薄于山側俄而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詔曰無忌秉哲履正忠亮明允亡身殉國則契協英謨經綸屯昧則重氛載廓及數政方夏實播惠風妖寇橫亂侵擾邦畿投袂致討志清王略而事出慮外臨危殞厲握節隕難誠貫古賢朕用傷慟于厥懷其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諡曰忠肅子邕嗣初桓玄剋京邑劉裕東征無忌密至裕軍所潛謀舉義勳裕於山陰起兵裕以玄大逆未彰恐在遠舉事剋殄爲難若玄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之事未晚也無忌乃還及義師之舉參贊大勳皆以算略攻取爲效而此舉敗於輕脫朝野痛之

檀憑之

檀憑之字慶子高平人也少有志力閭閈邕顧爲世所稱從兄子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憑之撫養若己所生初爲會稽王驃騎行參軍轉桓修長流參軍領東莞太守加軍遷將軍與劉裕有州閭之舊又數同東討情好甚密義旗之建憑之與劉毅俱以私艱墨絰而赴雖才望居毅之後而官次及威寧遏之故裕以爲建武將軍裕將義舉也嘗與何無忌魏詠之同會憑之所會善相者晉陵韋叟見憑之大驚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過三四日耳且藻藏以避之不可輕出及桓玄將皇甫敷之至羅落橋也憑之與裕各領一隊而戰軍敗爲敷軍所害贈冀州刺史義熙初詔曰夫旌善紀功有國之通典沒而不朽節義之篤行故冀州刺史檀憑之忠烈果毅亡身爲國既義敎其情故臨危授命考諸心迹古人無以遠過近者之贈豈猶恨焉可加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既隕身王事亦宜追論封賞可封曲阿縣公邑三千戶

魏詠之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世貧素而躬耕爲事好學不倦生而兎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愛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劑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邪仲堪於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唯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卷仲堪厚資遣之初爲州主簿常見桓玄既出玄鄙其精神不儻謂坐客曰膚神而宅偉幹不成令器竟不調而遣之詠之早與劉裕游款及玄篡位協贊義謀玄敗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桓歆寇歷陽詠之率衆擊走之義熙初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尋轉荊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詠之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爲恥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爲仲堪之客未幾竟疑其位論者稱之尋卒于官詔曰魏詠之器宇弘邈識局貞隱同契之誠實銘王府敷績之效垂惠在人奄致隕喪側愴于心可贈太常加散騎常侍其後錄其贊義之功追封江陵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戶諡曰桓第順之至瑣邪內史

史臣曰臣觀自古承平之化必扶正人非常之業莫先奇士當衰晉陵夷之際逆玄僭擅之秋外乏桓文內無平勃不有雄傑安能濟之哉此數子者氣足以冠時才足以經世屬大事數窮之運衆義熙天啓之貴建大功若轉圜剪慕凶

如拉朽勢傾百辟祿極萬鍾斯亦丈夫之盛也然希樂陵傲而速禍諸葛驕淫以成釁逵宋而乖同德復晉而異純臣謀之不臧自取夷滅無忌挾功名之大志挺文武之良才追舊而慟感時人率義而響震勍敵因機効捷處死不懦比乎向時之輩豈同日而言歟

贊曰劉生剛愎葛侯凶恣忠結滿盈禍生疑貳安成英武體玆忠烈捨家殉義亡生存節權實稜威身隕名飛魏終協契効績揚輝

晉書卷八十五

晉書卷八十五考證

劉毅傳知物情去已而彌復憤激○監本脫已字今從宋本增

晉書卷八十五考證

晉書卷八十六

唐　太宗　文皇帝　御撰

列傳第五十六

張軌　軌子寔　寔子駿　駿子重華　重華子耀靈　耀靈子祚　祚子玄靚　玄靚叔天錫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代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父溫爲大官令軌少明敏好學有器望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善隱于宜陽女凡山棲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爲蕞善抑才乃矣爲之談以爲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辟爲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盤之遇秦之亂乃投簪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爲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遠來寧初出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時鮮卑反叛寇盜從橫軌到官即討破之斬首萬餘級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陰充氾瑗陰澹爲股肱謀主徵九郡會子五百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春秋行鄉射之禮秘書監攝世徵少府擊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恆殆其人乎及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人陽成逮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赴尸號哭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爲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爲太尉龐參掾參實相經畧應死各引詠爲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慙悔自相和釋軌皆祭其墓而旌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爲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東水當場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于東上與東門正相望矣至是張氏遂霸河西永嘉初會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胤言於軌曰今稚逆命擅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軌從焉遣中書侯氾瑗率衆二萬討之先遣稚書曰今王綱紊弛牧守宜戮力勤王通得雍州檄云鄰兵內侵晉晝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校三萬胳膊雖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爲上卿若單馬單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而降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悅遣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俄而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張纂馬飭陰濟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于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鵝苕寇賊消鵝苕翻翻怖殺人帝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不受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相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于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軌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播州事酒泉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代軌密使詣京師請倘書侍郎曹恕爲西平太守圖爲輔車之勢軌別駕麴晃欲專威福又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屢疾以請賈龕而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更以侍中爰瑜爲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劉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模乃表停之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識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涼州刺史越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及遣兄鎮及曹恕麴佩移檄廣軌以軍司杜耽播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疹患委篤實思斂迹避賢但負荷任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遠腦疽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陰折鎮檄排閤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實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擊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嘿然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守張璠遣子坦詣京表曰魏倘安邊而懷戾充國盡忠而被譴皆前史之所識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爲劉陶守嗣者十人刺史之莅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清雨伏聞偽戚流言當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寇猶夏不宜振動一方尋以子寔爲中書護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前啓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西河著績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漢之水

綱於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今唯全老親存門戶輸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諸寇歸罪南討曹祛走之張坦至自京師帝優詔勞軌依模所表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命寇率尹員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別遣從事田適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麴晃距戰于黃阪寇詭道出浩亹戰于破羌軌斬祛及牙門田疇遣治中張閩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器甲方物歸于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邁遺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爲君忠諫而學福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爲時除難詔依誤主傷陷忠賢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傳祇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師幾匱軌即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氈布三萬匹帝遣使者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進車騎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策未至而王彌遂逼洛陽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都及京都陷斐等皆沒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太府主簿馬訪言於軌曰四海傾覆乘輿未反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必當萬里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憚不爲此舉軌曰是孤心也又聞秦王入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遭危遷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王今爲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明同歎宜朔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配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郎寇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璞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于臨晉俄而秦王爲皇太子遣使拜張軌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固辭秦州刺史裴苞東羌校尉賈輿據險斷使命宋配討之西平王叔與曹祛餘黨麴儒等劫前福祿令麴恪爲主執太守趙霸東應裴苞寇迴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與苞戰狹西大敗之苞奔桑凶塢是歲北宮純降劉聰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辭左司馬賈溝言於軌曰曲阜周旦弗辭營丘齊望承命所以明國憲厲殊勳天下崩亂皇輿遷幸州雖僻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懷嘉命屢集宜從朝旨以副羣心軌不從初寇平麴儒從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劉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絕其本勿使能滋今宜悉徙以絕後患寇不納儒黨果叛寇進平之愍帝即位進位司空固讓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惠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秦治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爲段數壞市既壞易又難徙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是時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帝遣大鴻臚李摯拜軌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公軌又固辭在州十三年疾疫遣令曰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卑家素棺薄葬無藏金玉書相安遵以聽朝旨表立子寇爲世子卒年六十謚曰武公

寇字安遵學尚明察敏賣愛士以秀才爲郎中永嘉初固辭驍騎將軍請還涼州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尋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縣侯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軌卒州人推寇攝父位愍帝因下策書曰雄乃父武公著勳西夏頃胡賊狡猾侵逼近甸義兵銳卒萬里相尋方貢遠珍府無虛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昊天不弔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雖爾勿忝英毅宣世表西海今授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闡弘先緒俾屏王室蘭池長趙奭上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璽羣僚上慶稱德寇曰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師下令國中曰黍稷前蹤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缺羣蕘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東帛輸墨陳孤過者答以僅能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匡大理疑承輔弼以補闕拾遺今事無巨細盡決聖慮與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謗竊謂宜偃聰塞智開納羣言政刑大小與衆共之若恆內斷聖心則羣僚長威而面從矣善惡專歸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也寇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匹遣督護王該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于京師會劉曜逼長安寇遣將軍王該率衆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及帝將降于劉曜下詔于寇曰天步厄運禍降晉室京

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宛許愛舊京羣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遠以沖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自踐寶位四載于茲不能翦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北庶仍遭塗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載僭稱大號禍加先帝肆殺藩王深惟仇恥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蟻衆乘虛深寇劫質羌胡攻沒北地麴允總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宮闕胡崧等雖赴國難殿而無効圍塹十重外救不至糧盡人窮遂爲降虜仰慙乾靈俯痛宗廟君世篤忠亮勳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賴今進君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傾覆朕已詔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琅邪史淑侍御史王沖賫詔假授臨出寄命公其勉之寔以天子蒙塵沖讓不拜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張肅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爲先鋒擊劉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孤死首丘心不忘本鯀徙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竊逆滔天朝廷傾覆肅宜安方奇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圖宗勃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既而聞京師沒肅悲憤而卒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據戎將軍張閩前鋒督護陰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嶷龍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爲璞等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內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問違孤耳也復遣南陽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嶷增崇公爵中敕符命勅嶷還軍忽聞北地陷沒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是以決遣嶷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爲忠不建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是從及璞次雨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馬牛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閩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時焦嵩陳安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焦嵩陳安逼上邽南陽王保遣使告急以金城太守賈檣爲輕車將軍率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張闓宋輯辛韜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愍帝崩閏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南陽王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皝言於寔曰南陽王忘其大之恥而欲自尊天不受其圖籙德不足以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昭播先帝憑屬宜表稱聖德勸即尊號傳檄諸藩副言相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爲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即尊位是歲元帝即位于建鄴改年太興寔猶稱建興六年不從中興之所改也保聞愍帝崩自稱晉王建元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戶俄而保爲陳安所叛氐羌皆應之保窘迫遂去上邽遷祁山寔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隴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敗使詣寔乞師寔遣宋毅赴之而安退會保爲劉曜所逼遷于桑城將謀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其將陰監逆保婺言異衛寔禦之也會保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自驕恣初寔寢室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爲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幔下閽沙牙門趙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履應王涼州沙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爲主寔潛知其謀收弘殺之沙等不知之以其夜害寔在位六年私謚曰昭公元帝賜謚曰元子駿年幼弟茂攝事

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薦爲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年徵爲侍中以父老固辭尋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興三年寔既遇害州人推茂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乃誅閻沙及黨與數百人赦其境內復以兄子駿爲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歲餘茂築壘鈎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滅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晉德勞人曾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訓諫曰今世難未

爽唯當弘尚道泰不宜勞役崇飾臺榭且比年以來轉覺衆務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遠雅度實非士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役明年劉曜遣其將劉威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寧羌護軍陰鑒于桑壁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繇應曜河西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征長史氾禕怒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岌以安百姓岌曰氾公書生糟粕剌舉近才不惟國家大計且朝廷旰食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煩遠師退還之情實繫此州事勢不可以不出且宜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握三秦之銳雄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剋南安席卷河外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氐羌烏合之衆終不能近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請爲明公率募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悅以珍爲平虜護軍率卒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收隴西然後迴滅秦壁珍募發氐羌之衆擊曜走之剋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未幾茂復大城姑臧修整鈞臺別爲吳紹諫曰伏惟脩城築臺蓋是懲既往之事愚以爲恩德未洽於近侍雖處層樓適所以疑諸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繫託之本心示怯弱之形乖匡霸之勢退方異境窺我之隙竊也必有乘人之規誓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功動衆百姓豈所望於明君哉茂曰亡兄恒然失身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逮人之至戒也且忠臣義士豈不欲盡節義於亡兄哉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賁育之勇無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迍邅之世紹無以對茂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辜寔之婁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謠曰手莫頓圖涼州茂以爲信誘而殺之於是豪右跡屏威行涼域永昌初茂使將軍韓璞率衆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太寧三年卒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遣援援之還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樂之哉氣絕之日白帢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謚曰成茂無子駿嗣位

駿字公庭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于邑里國中化之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人黃門侍郎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氾禕右長史馬模等諷淑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赦其境內置左右前後四率官繕南宮劉曜又使人拜駿涼州牧涼王時辛晏阻兵於枹罕駿躡羌寇于閿豫堂命賈溝等進討辛晏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然後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奈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昔周武迴戈以須亡殷之期曹公緩袁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爲恥乎駿納之遣參軍王隰聘于劉曜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賈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隰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隰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太寧元年駿猶稱建興十二年駿親耕籍田尋承元帝崩問駿大臨三日會有黃龍見于揖次之嘉泉右長史氾禕言於駿曰按建興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絕宜因龍改號以章休徵不從初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鴈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凰鳴至是而復收河南之地威和初駿遣武威太守賈溝金城太守張閩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輸等率衆東會韓璞攻討秦州諸郡曜遣其將劉胤來距屯于狄道城韓璞進度沃干嶺辛巖曰我握衆數萬藉氐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閉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羌胡皆叛不爲之用吾糧廩將盡難以持久今廣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匹馬得還宜厲前戈不踐汝智力衆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皋于沃干嶺敗之璞

軍遂殲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罪皆赦之胤乘勝追
奔濟河攻陷令居入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皇甫該禦之赦其境內會劉曜東
討石生長安空虛大蒐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劉曜雖東征胤猶守
本險阻路遠為主人甚易胤若輕騎遊氐羌以距我者則奔突難測縱彼東合
而逆戰者則寇我未已頃年頻出戎馬生郊外有饑羸內萬虛耗豈是殿下子
物之謂邪駿曰每患忠言不獻面從背違吾政教缺然而真我匡者卿盡辭規
諫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禮之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
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為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
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羣
心咸悅駿觀兵新鄉狩于北野因討軻沒虜破之下令境中曰昔鯀殛而禹興
芮誅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期親不得在朝
今盡聽之唯不宜內參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羣寮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
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
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羣寮又請駿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
曰禮急儲君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襁褓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宮當
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統況今社
稷彌崇聖躬介立大業遂殷繼貳闕然哉臣竊以為國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
為安踰泰山非所謂也駿納之遂立子重華為世子先是駿遣傅穎假道于蜀
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焉雄大悅雄
又有憾於南氏楊初淳因說曰南氏無狀屢為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
國并勢席卷三秦東清許洛掃氛燕趙拯二帝梓宮於平陽反皇輿於洛邑此
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
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雄怒偽許之將覆淳於
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北轡之域
萬里表誠者誠以陛下義矜致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
於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琅邪為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
發覺殺之當令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
天下也雄大驚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校尉景騫言於雄曰張
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為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大暑
熱可且遣下吏少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反天下之恥未雪蒼
生之命倒縣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
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
用也厚禮遣之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
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恥解眾庶之倒縣日昃忘食枕戈
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邪雄有慚色曰
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
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眾輔之淳還至龍鶴募兵通表後皆達京師朝廷
嘉之駿議欲嚴刑峻制眾咸以為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
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既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
不行矣駿屏机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黃君吾不聞過矣黃君可
謂忠之至也於坐擢為敦煌太守駿有計略於是厲操改節勤修庶政總御文
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
寧歲至駿境內漸平又使其將楊宣率眾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並降
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焉耆前部于寘王並遣使貢方
物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強盛雖稱臣
於晉而不行中興正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
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東界六郡置河州二府官僚莫不稱臣又於姑臧城
南築城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
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
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內官寺署
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遊處不復依四時而居咸和初懼為劉曜所逼使將軍
宋輯魏纂將兵徙隴西南安人二千餘家于姑臧使聘於李雄修鄰好及曜攻

抱罕護軍辛晏告急駿使韓璞辛晏率步騎二萬擊之戰于臨洮大爲曜軍所敗璞等退走還至令居駿遂失河南之地初戊己校尉趙貞不附于駿至是駿晏擒之以其地爲高昌郡及石勒殺劉曜駿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衛石門侯和機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勒分境勒遣使拜駿官爵駿不受留其使後懼勒強遣使稱臣於勒兼貢方物遣其使歸駿境內皆大饑穀價騰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倒懸在東封之邑許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畢而可賞豹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論之駿納之初建興中敦煌計吏耿訪到長安既而遇賊不得反奔漢中因東渡江以太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大使乞爲鄉導時連有內難許而未行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選西方人能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還訪以詔書付賈陵託爲賈客到長安不敢進以咸和八年始達涼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幷遣陵歸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九年復使訪隨豐等齎印板進駿大將軍自是每歲使命不絕後駿遣參軍麴護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蔑餘波莫及雖肆力修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幷天恩光被褒榮輝渥即以臣爲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休寵振赫萬里懷歲嘉命顧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率吳楚宋廟有泰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昔天吝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既死人懷反正謂季龍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篡雄凶逆鴟目有年東西遠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豹皷翼四夷諠譁向義之徒更懷背誕鉛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昔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貞受集懸之副羣凶貪縱積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倘義之士長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況以荊揚慓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采念先績勅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使多爲季龍所獲不達後駿又遣護羌參軍陳寓從事徐虓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上疏言陳寓等冒險遠至宜蒙銓敘詔除寓西平相虓等爲縣令永和元年以世子重華爲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嶋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鎮飾煥若神宮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駿在位二十二年卒時年四十私謚曰文公穆帝追謚曰忠成公

重華字泰臨駿之第二子也寬和慈重沉毅少言父卒時年十六以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其母嚴氏爲太王太后居永訓宮所生母馬氏爲王太后居永壽宮輕賦斂除關稅省圖圄以恤貧窮遣使奉章於石季龍季龍使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金城太守張沖降于秋於是涼州振動重華掃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恆禦之恆壁于廣武欲以持久弊之牧府相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爲彊以將爲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則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譏者樂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穆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盡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遏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珍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王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擾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邊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則敵之北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善待之諸寵貴惡其貴共毀譖之乃出爲酒泉太守季龍又令麻秋進陷大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誘宛戍都尉宋距宋距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

守名節距終不背主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自刎而死是月有司奏遣司兵趙長迎秋西郊謝艾以春秋之義國有大喪省駕狩之禮宜待踰年別駕從事索遐曰禮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行之魯宣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今聖上統承大位百揆惟新宜在尊殯玉衡以齊七政立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廢晉衆實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軍宗廟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也重華從之俄而麻秋進攻枹罕時晉陽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大事去矣不可以動衆心寧戎校尉張璩從之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斬數重雲梯電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應之殺傷秋衆已數萬季龍復遣其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潛與秋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璩使宋脩張弘幸挹郭普距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璩戮李嘉以徇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往無不捷及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壑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聞而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輜車冠白帢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據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重華論功以謝艾爲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伯邑五千戶弟八千匹麻秋又據枹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內遣王擢略地晉冀武越洪池嶺至于曲柳姑臧大震重華讓欲親出距之謝艾因諫以爲不可荊鄧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邵宜委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算略小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於是以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爲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距之艾建牙旗豎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遐曰風爲號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魚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遣討叛虜斯骨真萬餘落破之斬首千餘級俘獲二千八百獲牛羊十餘萬頭重華自以連破勍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諫曰殿下承四聖之基當升平之會荷當今之任憂率土之塗炭宜躬親萬幾開延英乂夙夜乾乾勉於庶政自頃內外囂然皆云去賊投戟者應即撫慰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賓當虛己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晃務注情於奔弈之間雄摯左右小臣之嫗不存將相遠大之謀至使親臣不盲朝吏杜口愚臣所以迴惶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膽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納直言周爰五奏以成六德捐彼近習弭塞外聲修政聽朝使下觀而化重華覽之大悅優文答謝然不之改也詔遣侍御史俞歸拜重華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是時石季龍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上爲苻雄所破奔重華重華厚寵之以爲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使張弘宗悠率步騎萬五千配擢伐苻健健遣苻碩禦之戰于龍黎擢等大敗單騎而還弘悠皆沒重華痛之素服爲戰亡吏士舉哀號慟各遣弔問其家復授擢兵使攻秦州剋之遣使上疏曰季龍自斃遺燼游魂取亂侮亡覩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恆步騎七萬逕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威山東驟擾不足厝懷長安膏腴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晉六軍不及聽受之末猛將虜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日孤憤義傷彈劍慷慨中情蘊結於是康獻皇后詔報遣使進重華爲涼州牧是時御史俞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爲涼王不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奕世忠於晉室而不如鮮卑矣臺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加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且移河右共勸州主爲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內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王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於冕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者蓋襲狄畜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貴公忠賢是以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爲比哉乎失問也曰吾又聞

之有殊勳絕世者亦有不世之賞若今便以貴公爲王者設貴公以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恩之猛具宣歸言重華遂止重華好與羣小遊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繕甲兵積資實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寇於諒闇之中賴重鎮以挫勍敵今遺燼尚廣倉帑虛竭金帛之費所宜慎之昔世祖卽位躬覩萬幾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囹圄蓋非明主之事臣竊未安重華嘗之將受詔未及而卒時年二十七在位十一年私謚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賜謚曰敬烈子耀靈嗣

耀靈字元舒年十歲嗣事稱大司馬枝尉刺史西平公伯父長寧侯祚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寵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令以祚爲持節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長等議以耀靈沖幼時難未夷宜立長君祚先丞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命廢耀靈爲涼寧侯而立祚祚尋使楊秋胡害耀靈於東苑埋之於沙坑私謚曰哀公

張祚

祚字太伯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既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淫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閤內嬪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咸賦糟茨之詩永和十年祚納尉緝趙長等議僭稱帝位立宗廟舞八佾置百官下書曰昔金行失馭戎狄亂華胡羯氏羌咸懷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夏貢款勤王旬朔不絕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往受晉禪天下所知謙沖遜讓四十年于茲矣今中原喪亂華裔無主羣后僉以九州之望無所依歸神祇歆瀆罔所憑係逼孤攝行大統以一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羣議待掃穢二京蕩清周魏然後迎帝舊都謝罪天闕思與兆庶同茲更始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赦殊死賜酺寡弟加文武爵各一級追崇曾祖軌爲武王祖寔爲昭王從祖茂爲成王父駿爲文王弟重華爲明王立妻辛氏爲皇后弟天錫爲長寧王子泰和爲太子庭堅爲建康王耀靈弟玄靚爲涼武侯其夜天有光如車蓋擊若雷霆震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災異屢見而祚凶虐愈甚其尚書馬岌以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又諫曰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持盈守謙五十餘載蒼生所以繫企西望四海所以注心大涼皇天垂賢士庶効死者正以先公道高彭昆忠踰西伯萬里通虔任節不貳故也能以一州之衆抗崩天之虞師徒歲起人不告疲陛下雖以大聖雄姿纂戎鴻緒動德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竊未見其可華夷所以歸系大涼義兵所以千里響赴者以陛下爲本朝之故今既自算人斯高競一隅之地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峻衝生負乘致寇惟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于闕下遣其將和昊率衆伐驪軒戎於南山大敗而還太尉桓溫入關王擢時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溫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既震懼又慮擢反噬卽召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人刺擢事覺不剋祚益懼大聚衆聲言東征實欲西保敦煌會溫還而止更遣其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率三千人擊擢破之擢奔于苻健其國中五月霜降殺苗稼果實祚宗人張瑾時鎮枹罕祚惡其彊遣其將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二千以襲之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言於祚曰軍出不復還涼國將有不利矣祚大怒以鸞妖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時有神降於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瑾鎮枹罕爲瑾所殺玲等臨河未畢又爲瑾兵所破揣單騎奔走瑾軍驕之祚衆震懼敦煌人宋混與弟澄等聚衆以應瑾趙長張瑋等懼罪入閤呼重華母馬氏出殿拜耀靈庶弟玄靚爲主揣等率衆入殿伐長殺之瑾弟琚及子鑒募數百市人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手者誅三族祚衆披散琚率衆入城祚按劍殿上大呼令左右死戰祚既失衆心莫有鬬志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左國內咸稱萬歲祚篡立三年而亡

玄靚字元安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國內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誅祚二子以張瑋爲衛將軍領兵萬人行大將軍事改易僚屬有隴西人李儼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舉中興年號百姓悅之玄靚遣牛霸率衆討之未達而西平人衛綝又據郡叛霸衆潰單騎而還瑋先欲

征琳以兄珪在琳中爲疑琳亦以弟在瓘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人郭勳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琳禮聘之勳曰張氏應婁衛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瓘琳將從之瓘遣弟琚領大衆征琳敗之西平田旋要酒泉太守馬基背瓘應琳旋謂基曰琳擊其東我等絶其西不六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基許之瓘遣司馬張姚王國將二千人伐基敗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姑臧瓘兄弟彊盛貢其勳力有篡立之謀輔國宋混與弟澄共討瓘盡夷其屬玄靚以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假節輔政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靚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共輔政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國人患之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因寢謂天錫曰天下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我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卽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於是天錫從兵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剔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剋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率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實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見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悉散走邕以劍自刎而死於是悉誅邕黨玄靚年既幼沖性又仁弱天錫既剋邕專掌朝政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之號與寧元年駿妻馬氏卒玄靚以其庶母郭氏爲太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欽等伏法是歲天錫率衆入禁門潛害玄靚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私謚曰沖公孝武帝賜謚曰敬悼公

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玄靚死國人立之自號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綸奉章請命幷送御史俞歸還京都太和初詔以天錫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澄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訊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親松竹則思貞操之實臨清流則貴廉絜之行覽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飄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羌廉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背苻堅就李儼天錫自往討之以別駕楊通爲監前鋒軍事前將軍趣金城晉興相常據爲使持節征東將軍向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出白土天錫自率三萬人次倉松伐儼儼大敗入城固守遣子純求救於苻堅堅使其將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十二三天錫乃還立子大懷爲世子自天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柳化爲松火生泥中而天錫荒于聲色不卹政事初安定梁殿敦煌劉肅並以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肅景有勳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字以爲己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爲字故景曰大奕肅曰大鹹廢大懷爲高昌公更立嬖子大豫爲世子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懼從弟從事中郎憲勿諫不納時苻堅彊盛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甚懼乃立壇刑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遥與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溫剋六年夏誓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幷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稱之誓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太元元年苻堅遣其將苟萇毛當梁熙姚萇來寇渡石城津天錫集壤中錄事席仂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猶仲謀屈身之略也衆以仂爲老怯咸曰龍驤將軍馬達精兵萬人距之必不敢進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章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凝謀曰馬達出於行陣必不爲用則衆軍深入吾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潭決一朝命矣征東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天錫率萬人頓金昌城馬達率萬人逆萇等因請降兵人散走常據席仂皆戰死司兵趙充哲與萇苦戰又死中衛將軍史景亦沒于陣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內又反天錫窘遏降于萇等初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旬日而國亡卽位凡十三年自軌爲涼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矣苻堅先爲天錫起宅至以爲尚書封歸義侯堅

大敗于淮肥時天錫爲苻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詔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簣而廢才用其以天錫爲散騎常侍左員外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彊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拔迹登朝先祀淪替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葚甜甘鴟鴞草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爲戲弄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遠乃用天錫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年六十一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玉關懸險金城負固有苗攸竄帝舜投而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即而方敘世逢多難晏五郡以誰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爲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而立功士彥擁之而延世擊虞觀象記洪災之不流侯瑾覘泉知霸者之斯在匪唯地勢抑亦有天道歟茂駿重華資忠肅武嶷嶷僻陋無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緝累葉之珪組賦絕域之琛賓振曜遐荒貢由杖順之効矣祚以卑孽陰傾冢嗣播有茨於彤管擬宸居於黑山丁琪以切諫遇誅夷王鑾以讜言罹戮境內雲擾讎其竊名卒致梟懸自然之理也純嗣徽弱竟亡其衆舉身魏闕齒迹朝流再襲銀黃祖德之延慶矣

贊曰三象摶氛九土瓜分鼎遷江介地絕河濱繙鍼晉室奚矣張君內撫遺黎外攘通寇世既緜遠國亦完寧杖順爲基晉天所祐

晉書卷八十六

晉書卷八十六考證

張軌傳軌遷北宮純○純監本譌屯今從下文軌遷北宮純等率兵衛京師句改正

張寔傳胡楷等雖赴國難○楷監本譌棱今從下文胡楷不進繫允持金五百請救于楷改正

張重華傳時晉陽太守郎坦○監本時作旗即譌卽今從宋本

朝吏杜口○監本朝字下衍廷字從宋本刪

晉書卷八十六考證

涼武昭王　子士業

武昭王諱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爲將軍討叛羌于秦昌秦昌乃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爲西州右姓高祖雅曾祖柔仕晉並歷位郡守祖弁仕張軌爲武衛將軍安世亭侯父昶幼有令名早卒遺腹生玄盛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靡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靡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分家有騩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州刺史署玄盛效穀令敏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傿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爲軍朔將軍敦煌太守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敦煌言於玄盛曰兄忘郭靡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尋進號冠軍稱藩于業業以玄盛爲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樸玄盛於業乃以嗣爲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玄盛使迎己玄盛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業闇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據一國成資奈何東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爲人情附己不虞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爲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爲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玄盛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官至此不圖此郡士人忽爾見推向旨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覘嗣繇見嗣陪以甘言還謂玄盛曰嗣志驕兵弱易擒耳於是遣其二子士業讓與邈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掖玄盛素與嗣善結爲刎頸交反爲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業將且渠男又惡嗣至是因勸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玄盛分敦煌之涼與爲澤晉昌之宜禾三縣爲涼興郡進玄盛持節都督涼興已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羌校尉時有赤氣起于玄盛後園龍跡見于小城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玄盛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玄盛乃赦其境內建年爲庚子追尊祖弁曰涼景公父昶涼創公以唐瑤爲征東將軍郭謙爲軍諮祭酒索傿爲左長史張邈爲右長史尹建興爲左司馬張體順爲右司馬張絳爲牧府左長史令狐溢爲右長史張林爲太府主簿宋繇張稷爲從事中郎繇加折衝將軍稷加揚武將軍索承明爲牧府右司馬令狐建爲武衛將軍晉興太守氾德瑜爲寧遠將軍西都太守張靖爲折衝將軍河湟太守索訓爲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開爲驊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爲廣武太守陰亮爲西安太守令狐赫爲武威太守索術爲武興太守以招懷東夏又遣宋繇東伐涼興幷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爲東伐之資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於于寘至是玉至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讀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玄盛親爲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僚寀亦皆圖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玄盛觀之大悅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讀所志義熙元年玄盛改元爲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聞行奉表詣闕曰昔漢運將終三國鼎峙鈞天之歷數鍾皇晉高祖闡鴻基景文弘帝業嗣武受終要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賢而惠皇失馭權臣亂紀懷愍屯蹇蒙塵于外黎象上分九服下裂眷言顧之普天同慨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幸江表荊揚蒙弘覆之矜五都爲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武公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命典方出撫此州威略所振聲蓋海內明威繼統不隕前志兵雄所指仍開三秦義立兵強拓境萬里文桓嗣位奕葉載德寶括關西化被崐裔退遷敦煌世修職貢晉德之遺揚聚此州是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撓之姿承七世之業志匡時難則隆先勳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皇威退遯同樊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之衆兵孤力屈社稷以喪臣閉歷數相推歸餘於終帝王之興必以閏位是以共工亂象於黃農之閒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皆機不轉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

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杪四海顒顒懸心衆魏故師次東關趙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纘天統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壻寮以臣高祖東莞太守雅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參忝時務伯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卓亡祖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奔畎佐涼州著功秦雕殊寵之隆勤于天府妾臣無庸輒依寶融故事追臣以義上臣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以爲荊楚替賈齊桓興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勳光畿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況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禹所經奄爲戎墟五嶽神山狄汙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絕氣忘寢與食彫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遼義誠密邇風雲苟通實如脣齒臣雖名未結於天臺量未著於海內然憑賴累祖寵光餘烈義不細辭以稽大務輒順羣議亡身即事賴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臺遼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竊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誠著於所天玄風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玄戚謂羣寮曰昔河右分崩羣豪競起吾以寡德爲衆賈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殲黎庶故前遣母弟綏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今惟蒙遜璘跱一城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爲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遏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爲何如張遜贊成其議玄戚大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乃以張體順爲寧遠將軍建康太守鎮樂涫徵宋綏爲右將軍領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居于酒泉手令誡其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仕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車理轡百慮擾胸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遺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萌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勑誡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舉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僞遠佞諛近忠正遠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動省接聽訟訴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濫賜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禦左右無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己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貴心勿忘須臾寮佐邑宿盡禮承敬謙衋饌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況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爲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於公理時有小小頗迴爲當隨宜斟酌吾臨蒞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惠役惠康士庶至於疾瘝藏疾滌除疵垢朝爲寇讎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黷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爲少經遠如有餘亦無愧於前志也初玄戚之西也留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文既東遷玄戚從姑梁裒之母養之其後禿髮傉檀假道於北山鮮卑遣裒送徵愛于酒泉幷通和好玄戚遣使報聘贈以方物玄戚親率騎二萬略地至於建康都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且梁蒙遜來侵至於建康掠三千餘戶而歸玄戚大怒率騎追之及于彌安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戶初苻堅建元之末徙江漢之人萬餘戶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嚕不闢者亦徙七十餘戶郭靡之寇武威武威張掖已東人西奔敦煌晉昌者數千戶及玄戚東遷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餘萬三千戶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築城於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虜又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曰江山悠隔朝宗無階延首雲極想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景福自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羣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黃始奉表通誠遠途嶮曠未知達不吳涼縣遶蜂蠆充衢方珍貢使無由展御龍副寫前章或希開達臣以其歲進師酒泉飛戎廣平庶擾茨穢而黠虜悉雖未率威教憑守巢穴阻臣前路籍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務農養士時移節遷荏苒三年撫納救憤以日成歲今貢儲已足器械已克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衆實憑國威席卷河龍揚旌秦川承望詔旨盡

節竭誠隕越為效又臣州界迥遠寇未除當須鎮副為行留部分輒假臣世
子士業監前鋒諸軍事撫軍將軍護羌校尉督攝前軍為臣先驅又敦煌郡大
衆殷制御西域管轄萬里為軍國之本輒以次子讓為寧朔將軍西夷校尉敦
煌太守統攝崐裔輯寧殊方自餘諸子皆在戎間率先士伍臣總督大綱畢在
輸力臨機制命動靜續聞玄盛既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羣僚以年穀頻登百姓
樂業請勒銘酒泉玄盛許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為文刻石頌德既而蒙
遜每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弗之校也是時白
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皆棲其園囿其羣下以為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邕而
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官記其事玄盛從之尋而蒙遜背盟來
侵玄盛遣世子士業要擊敗之獲其將且渠百年玄盛上巳日讌于曲水命羣
寮賦詩而親為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誡以勗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勳
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
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剋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
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
在中矣為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
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玄盛乃修敦煌
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玄盛以緯世
之量當呂氏之末為羣雄所奉遂啟霸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指
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既而禿髮傉檀入據姑臧且渠蒙遜基宇稍廣於
是慨然著述志賦焉其辭曰涉至虛以誕駕乘有輿於本無稟玄元而陶衍承
景靈之冥符蔭朝雲之菴藹仰朗日之照煦既敷既載以育以成幼希顏子曲
肱之樂游心上典玩禮教經蔑玄冕於朱門羨漆園之傲生尚漁父於滄浪善
沮溺之耦耕穢鴟鳶之籠嚇欽飛鳳于太清杜世競於方寸絕時譽之嘉譽超
嘯吟於崇嶺奇秀木之陵霜挺修榦之青蔥經歲寒而彌芳情遙遙以遠寄想
四老之曜光將戢繁榮於常衢控雲轡而高驟攀瓊枝於玄圃漱華泉之淥醴
和吟鳳之逸響應鳴鸞于南岫時弗獲彰心往形留眷駕陽林宛首一丘衝風

沐雨載沉載浮利害繽紛以交錯歡感循環而相求乾扉奄寂以重閉天池絕
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慙德於圜流遂乃去玄覽應世賓肇弱巾於東宮
並羽儀於英倫躡寶德之殊庭翼明后於紫宸赫赫謙光業明奕奕岌岌王居
睨睨百辟君希虞夏臣庶夔益張王頹岌梁后墜壑淳風杪莽以永喪搢紳淪
胥而覆溺呂發釁於閨牆厥構摧以傾顛疾風飄于高木迴湯沸於重泉飛塵
翕以蔽日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絕千邑闃而無煙斯乃百六之恆數起
滅相因而迭然於是人希逐鹿之圖家有雄霸之想闇王命而不尋邀非分於
無象故覆車接路而繼軌膏生靈於土壤哀餘類之忪懷遂靡依而靡仰求欲
專而失逾遠寄玄珠於罔象悠悠涼道鞠焉荒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
之所會諒冥契而來同跨弱水以建基躡崐墟以為墉總奔駟之駭轡接摧轅
於峻峯崇崖嵯峨重嶮萬尋玄邃窈窕磐紆嶔岑榛棘交横河廣水深狐狸夾
路鴞鵄羣吟挺非我以為用任至當如影響執同心以御物懷自彼於握掌匪
矯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往華德是用來庭野逸所以就鞅休矣時英茂哉儁
哲庶罩網以遠籠豈徒射鉤與斬袂或脫梏而纓緌或後至而先列採殊才於
巖陸拔翹彥於無際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蕩穢想孔明於草廬運玄籌之
罔滯洪操槃而慷慨起三軍以激銳詠羣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飄傑誓報曹而
歸劉何義勇之超世據斷橋而横矛亦雄姿之壯發輝輝南珍英英周魯挺奇
荆吳昭文烈武建策烏林龍驤江浦摧堂堂之勁陣鬱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
遠蹤侔徽猷於召武非劉孫之鴻度孰能臻茲大祐信乾坤之相成庶物希風
而潤兩嶠並既蕩三江已清穆穆盛勳濟濟隆平御羣龍而奮策彌萬載以飛
榮仰遺塵於絕代企高山而景行將建朱旗以啟路驅長轂而迅征靡商風以
抗旆拂招搖之華旌賁神兆於皇極協五緯之所寧赳赳干城翼翼上弼志誠
奔鯨截彼醜類且灑遊塵於當陽拯涼德於已墜間昌寓之驂乘暨襄城而按
轡知去害之在茲體牧童之所述審機動之至微思遺餐而忘寐表略韻於紈
素託精誠于白日玄盛寢疾顧命宋繇曰吾少離荼毒百艱備嘗於喪亂之際
遂為此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惙然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

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誡危殆之機吾終之後世子猶弱子也善相輔導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專職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簒略乖衷失成敗之要十三年薨時年六十七國人上諡曰武昭王墓曰建世陵廟號太祖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死而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玄盛又著槐樹賦以寄情盡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劉彥明等並作文感兵難繁興時俗諠競乃著大酒客賦以表恬豁之懷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晉遇害江南玄盛聞而弔之玄盛前妻同郡辛納女貞順有婦儀先卒玄盛親爲之誄自餘詩賦數十篇世子譚早卒第二子士業嗣

涼後主諱歆字士業玄盛薨時府寮奉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內改年爲嘉興尊母尹氏爲太后以宋繇爲武衛將軍廣夏太守郭敦酒錄三府事崇儉爲征虜將軍張掖太守且渠蒙遜遣其張掖太守且渠廣宗詐降誘士業士業遣武衛溫宜等赴之親勒大軍爲之後雜蒙遜率衆三萬設伏于攀泉士業聞引兵還爲遜所逼士業親貫甲先登大敗之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明年蒙遜大伐士業士業將出距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大芟秋稼而還是歲朝廷以士業爲持節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士業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上疏諫曰入歲已來陰陽失序農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域三分勢不久並幷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事歸寬簡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方凋殘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實此之由主簿氾稱又上疏諫曰臣聞天之子愛人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誡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虢公是也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晉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敬謝仲舒頗亦聞道于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爲涼州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百姓內多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于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羣胡創亂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瓜州蒙遜殺之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聞知效穀先主嫡漸之始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爲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卒爲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款願殿下親仁善鄰養威觀釁罷宮室之務止游畋之樂後宮嬪妃諸弟子女躬受分田身勤農績以清儉素德爲榮惠茲奢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衿下士廣招英儁修秦氏之術以強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爲前驅納子房之妙算一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東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士業並不納士業立年而宋受禪士業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乃止士業聞蒙遜南伐禿髮傉檀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氏固諫不聽宋繇又固諫士業並不從繇退而歎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士業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濡澗蒙遜自浩亹來距戰于懷城爲蒙遜所敗左右勸士業還酒泉士業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于褒泉爲蒙遜所害士業諸弟酒泉太守譽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桃右將軍亮等西奔敦煌蒙遜遂入于酒泉士業之未敗也有大蛇從南門而入至于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衢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爲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帻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槐摧不中穀言訖忽然不見士業小字槐摧至是而亡翻及弟敦煌太守恂與諸子等棄敦煌奔于北山蒙遜以宗嗣子元緒行敦煌太守元緒麤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以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數十騎入于敦煌元緒東奔涼與宋承等推恂爲冠軍將

軍涼州刺史蒙遜遣世子德攻率衆攻恂恂閉門不戰蒙遜自率衆二萬攻之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版爲橋潛欲決堤蒙遜勒兵逆戰屠其城士衆子重耳脫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後歸魏爲恆農太守蒙遜徙翻子寶等于姑臧歲餘北奔伊吾後歸于魏獨尹氏及諸女死於伊吾玄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據河右凡二十四年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猶混成之先大帝者一氣之生兩儀是以中陽勃興資秦龍之構趾景亳垂統本吞燕之開基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故能懷荒弭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褒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發迹於汧渭或布化於邠岐履實創元天之基疏洞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贊曰武昭英叡忠勇霸世王室雖微乃誡無替遺黎飲德絶壤霑惠積祉丕基克昌來裔

晉書卷八十七

晉書卷八十八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五十八

## 孝友

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包萬象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乃若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承顏怡怡盡樂擎鮮就養亹亹忘劬集苞恩藝黍之勤循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屬如在哀哀罔極聚薪流慟銜索興嗟瀝風樹以隕心頓寒泉而沫泣追遠之情也審德策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協修升以匡化懷履冰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曾異異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烝烝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蒔玉之祉爲馴舟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文之廬然則因彼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歸一揆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睽則葉頹荊枝性合則華承棣萼乃有推肥代瘦徇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懽愉之致緬窺緗素載流塵躅者歟晉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遄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爲繼踵王偉元之行己許季義之立節夏方咸彥體至性以馳芬庾袞顏含篤友于而宣範自餘羣士咸標懿德採其遺絢足厲澆風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有暇則講學忘疲而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爲郎數使吳有才辯吳人稱之蜀平泰始初詔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況臣孤苦尫羸之極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草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雅大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己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爲溫令而憎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密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後卒於家二子賜興賜字宗石少能屬文嘗爲玄鳥賦詞甚美州辟別駕舉秀才未行而終興字雋石亦有文才刺史羅尚辟別駕尚爲李雄所攻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救興因願留爲弘參軍而不還尚白弘即奪其手版而遣之興之在弘府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俱爲之文甚有辭理

### 盛彥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年八歲詣吳太尉戴昌昌贈詩以觀之彥於坐答之辭甚慷慨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於刺史周浚本邑大中正劉頌又舉彥為小中正太康中卒

## 夏方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群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其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在官三年州舉秀才還家卒年八十七

## 王裒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修有名魏世父儀高亮雅直為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少立操尚行己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為刈麥裒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為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廕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屩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詣己整衣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為恥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獨以為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為婚彥後為西夷校尉卒而葬於洛陽裒後更嫁其女彥弟馥問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裒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遊學鄉邑僉以為邴原復出裒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裒常以為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洛京傾覆寇盜蜂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裒戀墳壟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為賊所害

##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沖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沖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為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遊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為孝順里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曰臣聞聖賢明訓存乎舉善褒貶所興不遠千載謹按所領吳寧縣物故人許孜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不貳當其奉師則在三之義盡及其喪親實古今之所難咸稱殊類致感猛獸弭害雖臣不及見然備聞斯語竊謂蔡順董黯無以過之孜沒積年其子尚在性行純懿今亦家於墓側臣以為孜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標其令跡甄其後嗣以啓既往以獎方來陽秋傳曰善善及其子孫臣不達大體請臺量議疏奏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庾袞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侍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袞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雖跛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筥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袞前妻荀氏謝室樂氏皆宦族富室及適袞俱棄華麗散貲財與袞共安貧苦相敬如賓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蒙糞不營門人欲進其飯者而袞每曰已食莫敢爲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掇尚多袞乃引其罪子以遺曰待其閒及其掇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爽蝕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其墓柏莫知其誰乃召鄰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袞之罪也父老咸亦爲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以慈恭諸寡以仁事加於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諸子姪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奠服既具袞乃刈荊苕爲箕篲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嫉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埽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奠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廙翕及翕卒袞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不垂涕初袞父毓袞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毓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鄰人稚隸逸者書事其親老而不供袞每拜之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執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於是鄉黨屬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元康末賴川太守召爲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錡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逡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己車而褰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爲之禮而遣焉齊王冏之唱義也張弘等肆掠于陽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袞曰孔子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於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袞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普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檐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於是峻險阨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長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袞行乎及阿歸于京師踰年不朝袞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喜忠信行篤敬比及荐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袞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險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還于長安袞乃相與登于大頭山而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蕊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穫命子怡與之下山中塗目眩昏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令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袞絕塵迹地超然遺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樂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袞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算事者老慮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爲之樹碑焉有四子怡蔑譚據在譚生故名譚因據生故曰據蔑後南渡江中興初爲侍中蔑生顧安成太守

孫晷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晷爲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神明清審志氣貞立非常童也及長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閑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雖侯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隱蔽誦誄不廢欣然獨得父母愍其如此欲加優饒而夙興夜寐無聖懈也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山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輿晷躬自扶侍所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閒隱恩初不令主人知之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至而閑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饑寒並周賑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親故有窮老者數人恆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晷見之欣敬逾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恤之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既而自刈送與之鄉鄰感愧莫復侵犯會稽虞喜隱居海嶠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嫗喜弟預女爲婁喜戒女棄華侈棄與晷同志時人號爲梁鴻夫婦潯陽江惇少有高操聞晷學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譚宴結歡而別司空何充爲揚州辟晷爲主簿司徒蔡謨辟爲掾屬並不就侍書張國明州土之望表薦晷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晷未及大斂有一老父緝麻草履不通姓名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數其神貌有異而莫之測也

顏含

顏含字弘都琅邪莘人也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兄毓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遽死於醫家家人迎喪繞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毓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繞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疊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冀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啖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聞家警視頻孵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悼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嗽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營膳東帶醫人疏方應須聾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晝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遂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本州辟不就東海王越以爲太傅參軍出補闓陽令元帝初鎮下邳復命爲參軍過江以含爲上虞令轉王國郎中丞相東閤祭酒出爲東陽太守東宮初建含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遷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歷散騎常侍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王導問含曰鄉今蒞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閒欲令戶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未之官復爲侍中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勅大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恩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人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含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爲甚衆咸服焉郭璞嘗遘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桓溫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絕浮僞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

遺命素棺斂訖曰靖喪在殯而鄰家失火移棺繞廟火將至而滅衆以爲淳誠所感也三子皆謙約髦歷黃門郎侍中光祿勳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並有聲譽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大夫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喪服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蓴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牆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鞏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鞏殷收淚視地便有蓴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蓴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離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羣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頹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爲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七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樑也吾方希達如棲梁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與所以辭齊大夫艮以色養爲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爲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幷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勅所在供其衣食獨其傜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趙王倫篡位孫秀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鷹門及齊王冏輔政辟爲大司馬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先王虛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既堯舜爲君稷契爲佐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爲不可迴之圖幸遭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然聖迹稍廢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冏奇之轉拜新興太守明刑理訟甚有政能屬永嘉之亂沒於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守餘如舊事殷恆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施勳觸鱗之誅也在聽之朝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己之色士不修操行者無得入其門然滯理不申藉殷而濟者亦已百數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竟以壽終

王延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則悲啼至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恆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勅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非其鄉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屢驚之啜訓誘宗族侃侃不勸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後靳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不從準既誅劉氏自號漢天王以延爲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不受準遂殺之

王談

王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爲鄰人賣度所殺談陰有復讎志而懼爲度所疑寸刃不離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緬陽若耕組者度常乘船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鉾斬之應手而死既而

歸罪有司太守孔嚴義其孝勇列上宥之歲諸子爲孫恩所害無嗣歆乃移居會稽修理嚴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嚴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歆爲孝廉時稱其得人歆不應召終于家

桑虞

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也父沖有深識遠量惠帝時爲黃門郎河間王顒執權引爲司馬沖知顒必敗就職一旬便稱疾求退虞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師哀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偷兒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爲之開道及偷賊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虞乃憮然盡以瓜與之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爲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求覓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虞諸兄仕於石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恥臣非類陰欲避地海東會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於墓側五年後石勒以爲武城令虞以密邇黃河去海微近將申前志欣然就職石季龍太守劉徵甚器重之徵遷青州刺史請虞爲長史帶祝阿郡徵遇疾還鄉令虞監行州府屬季龍死國中大亂輟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莞人華撰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附使者啓讓刺史靖居海右不交境外雖歷僞朝而不豫亂世以此高之卒於官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苻堅青州刺史苻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爲榮

何琦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祖父龕後將軍父阜淮南內史琦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沉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嘗乃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爲參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葬柩在殯爲鄰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倚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覺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穢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玩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寒素欲豐約與鄉鄰共之鄉里遭亂姊沒人家琦惟有一婢便爲賣賤然不爲小讓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於己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不占卜無所事司空陸玩太尉桓溫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撫軍欽其名行召爲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由是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溫嘗登琦縣北山嘆然嘆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恆以述作爲事著三國評論凡所撰錄百許篇皆行於世年八十二卒

吳逵

吳逵吳興人也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逵時亦病篤其喪皆隣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逵夫妻既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塼甓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奉嫗猛獸輒爲之下道葬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贈贈一無所受太守張榮義之以羔羭之禮禮焉卒於家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是知人倫之本罔茲攸尚威翁子立行淳至素書異才流慟致其感通含哺申其就養戴昌賞其清韻陸雲嘉其茂德王裒隱居不從其辟行己莫逾其禮枯柏以應其誠驚雷以危其廬永言董蔡異時均美許孜少而敏學禮備在三馴雉棲其梁棟猛獸擾其庭圃居喪之禮實古今之所難焉庾叔褒不置表於執勤則裕存乎敬業幽顯不易其操疫癘不駭其心急病讓夷之規有古人之風烈矣孫晷之匪懈王談之復讎神人惜其亡貢守宥其罪劉殷幼丁艱酷柴毀逾制發三冬之重賜七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茲王延叩冰而召鱗扇席而清暑雖黃香孟宗抑爲倫輩其餘顰子並孝養可榮清風素範高山景行會其宗流同斯志也

贊曰德之所居有感必徵孝哉王許永慕烝烝揮泗凋柏對槐巢鷹密彥夏庾夙標至性文度弘都勤修懿行敦彼孝友載光諮詠鳩馴長感魚鷹延元談桑

義門讀書記吳道存專祠之德感摘左言

晉書卷八十八

晉書卷八十八考證

李密傳昔舜禹皐陶相與語故得頌雅大誥與凡人言宜碎○頌雅大誥監本作周大雅誥臣龍官按三國志陳壽表谷永之謏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谷永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則此當以昔舜禹皐陶相與語故得頌雅篇一句大誥與凡人言宜碎篇一句今改正

孫晷傳此兒神明清審○明監本作用今從宋本

顧榮傳轉于國郡中○王各本作主今從元帝本紀改正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隕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眞心於歲暮標勁節於嚴風赴鼎鑊其如飴履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晝象丹青前史以爲美談後來仰其徽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政亂朝昏禍難荐興艱虞孔熾遂使奸凶放命戎狄交侵西夏沸騰蒼生塗炭干戈日用戰爭方興雖背恩忘義之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於時至若嵇紹之衛難乘輿卞壼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於舊君辛吉恥臣於戎虜張禕引鴆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於萬古厲薄俗於當年者歟所謂亂世識忠臣斯之謂也下壼劉超鍾雅周顗等已入列傳其餘即敘其行事以爲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嵇紹　從子含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俾郤缺宜加旌命請爲祕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爲祕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累遷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佈國戴晞少有才智與紹從子含相友善時人許以遠致紹以爲必不成器晞後爲司州主簿以無行黜斥州黨稱紹有知人之明轉豫章內史以母憂不之官服闋拜徐州刺史時石崇爲都督性雖豪暴而紹將之以道崇甚親敬之後以長子喪去職元康初爲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謐謐求交於紹紹距而不答及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太尉廣陵公陳準薨太常奏謚紹駁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豐屬衰於闇蔽自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準謚爲過宜謚曰繆事下太常時雖不從朝廷憚焉趙王倫篡位署爲侍中惠帝復阼遂居其職司空張華爲倫所誅識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紹又駁之曰臣之事君當除煩去惑華歷位內外雖屬有誓事然闇棺之責著于遠近兆禍始亂華實爲之故鄭討曲公之亂斷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黜未忍重戮事已弘矣謂不宜復其爵位理其無罪時帝初反正紹又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不爽太一統於元首百司役於多士故周文興於上成康穆於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賴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齊王冏既輔政大興第舍驕奢滋甚紹以書諫曰夏禹以卑室稱美唐虞以茅茨顯德豐屋蔀家無忘危亡羣承駿敬太樂以廣第舍興造功力爲三王立宅此豈今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萬姓顒顒咸待履泰宜省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理復主之勳不可棄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冏雖謙順以報之而卒不能用紹嘗詣冏諮事遇冏據會召董艾葛旗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憧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頃之以公事免冏以爲左司馬旬日冏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宮有持矛在東閤下者將刺之遇有殿中將兵識護見紹妻容長者疑非凡人趨前拔箭於此得免遂還梁陽舊宅尋徵爲御史中丞未拜復爲侍中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王乂大駕次于城東乂宣言於衆曰今日西討欲誰爲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紹侍中義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使執節平西將軍屬乂被執紹復爲侍中公王以下皆詣鄴謝罪於穎紹等咸見康勵免爲庶人尋而朝廷復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龍旗所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

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為聞者莫不歎息及張方逼帝遷長安河間王顒表贈紹司空進爵為公會帝還洛陽事遂未行東海王越屯許路經滎陽過紹墓哭之悲慟刊石立碑又表贈官爵帝乃遣使冊贈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進爵為侯賜墓田一頃客十戶祠以少牢元帝為左丞相承制以紹死節事重而贈禮未副勳德更表贈太尉祠以太牢及帝即位賜謚曰忠穆復加太牢之祠紹誕於行己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長子眕有父風早夭以從孫翰襲封成帝時追述紹忠以翰為奉朝請翰以無兄弟自表還本宗太元中孝武帝詔曰褒德顯仁哲王令典故太尉忠穆公執德高邈在否彌宣貞潔之風義著千載每念其事愴然傷懷忠貞之胤蒸嘗宜遠所以大明至節崇獎名教可訪其宗族襲爵主祀於是復以翰孫曠為弋陽侯

含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含好學能屬文家在鞏縣亳丘自號亳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慎終之室楚王瑋辟為掾瑋誅坐免舉秀才除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為之讚含援筆為弔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壻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偽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既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粹有愧色齊王冏辟為征西參軍襲爵武昌鄉侯長沙王乂召為驃騎記室督尚書郎乂與成都王穎交戰穎軍轉盛尚書郎旦出督戰夜還理事含言於乂曰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青龍二年尚書令陳矯以有軍事亦奏增郎今[illegible]國難王赫[illegible][illegible]倒懸之急不復遑此但居曹理事尚須增郎況今都官中騎三曹晝出督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內外廢乏含謂今有十萬人都督各有主帥推轂授綏委付大將不宜復令臺僚雜與其間乂從之乃增郎及令史懷帝為撫軍將軍以含為從事中郎惠帝北征轉中書侍郎及蕩陰之敗含走[illegible]滎陽求與初除太弟中庶子西道阻閡未得應召范陽王虓為征南將軍屯許昌復以含為從事中郎尋授振威將軍襄城太守虓為劉喬所破含奔鎮南將軍劉弘於襄陽弘待以上賓之禮含性通敏好薦達才賢常欲崇趙武之謚加臧文之罪屬陳敏作亂江揚震蕩南越險遠而廣州刺史王毅病卒弘表含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發會弘卒時或欲留含領荊州含性剛躁素與弘司馬郭勱有隙勱疑含將為己害夜掩殺之時年四十四懷帝即位謚曰憲

王豹

王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為豫州別駕齊王冏為大司馬以豹為主簿冏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冏曰豹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為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為誅為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為謚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為輒有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強盛並典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蒺藜生害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為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強兵不敢入闚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尊用周法以成都為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為南州伯以攝南土之

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俾德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賢才命賢儁以為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殷鑒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履足之機遠踵陝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恩宛許可都也書入無報豹重牋曰豹書御已來十有二日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令不勅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祕術不可須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日昃不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為兄成王為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思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限也至於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為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旦元康以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噏豈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悟悔無所及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北與成都分河為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寬方千里以與圻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獎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言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願備行人昔厮養燕趙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開其說兩國以寧況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冏令曰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思量也會長沙王乂至於冏案上見豹牋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冏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納乂言乃奏豹曰臣忿奸凶肆逆皇祚顛墜與成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安復社稷唯欲戮力皇家與親親宗室腹心從事此臣夙夜自誓無負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異端謂臣忝備宰相必遘危害慮在一旦不祥之聲可蹺足而待欲臣與成都分陝為伯盡出藩王上誣聖朝鑒御之威下長妖惑疑阻眾心噂嗒背憎巧賣兩端訕上謗下讒內間外遘惡導奸坐生猜嫌昔孔丘匡魯乃誅少正子產相鄭先戮鄧析誠以交亂名實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為臣不忠不順不義輒勒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眾庶冤之俄而冏敗

## 劉沈

劉沈字道真燕國薊人也世為北州名族少仕州郡博學好古太保衛瓘辟為掾領本邑大中正敦儒道愛賢能進霍原為二品及申理張華皆辭旨明峻為當時所稱齊王冏輔政引為左長史遷侍中于時李流亂蜀詔沈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以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顒請留沈為軍司遣席薳代之後領雍州刺史及張昌作亂詔顒遣沈將州兵萬人征西府五千人自藍田關以討之顒不奉詔沈自領州兵至藍田顒又逼奪其眾長沙王乂命沈將武吏四百人還州張方既逼京都王師屢敗王瑚祖逖言於乂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啟上詔與沈使發兵襲顒顒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計之良也乂從之沈奉詔馳檄四境合七郡之眾及守防諸軍塢壁甲士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衛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澹為先登襲長安顒時頓于鄭縣之高平亭為東軍聲援聞沈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夔率步騎萬餘人逆沈於好畤接戰夔眾敗顒大懼退入長安果急呼張方沈渡渭而壘顒每遣兵出關輒不利沈乘勝攻之使澹博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顒帳下沈軍來遲顒軍見澹等無繼氣益倍馮翊太守張輔率眾救顒橫擊之大戰於府門博父子皆死之澹又被擒顒奇澹壯勇將活之澹不為之屈於是見殺沈軍遂敗率餘卒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敦偉夜至沈軍大驚而潰與麾下百餘人南遁為陳倉令所執沈謂顒曰夫知己之顧輕在三之節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甘之如薺辭義慷慨見者哀之顒怒鞭之而後腰斬有識者以顒干上犯順虐害忠義知其滅亡不久也

## 麴允

麴允金城人也與游氏世為豪族西州為之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洛陽傾覆閻鼎等立秦王為皇太子於長安鼎挾秦百揆允時為安夷護軍始平太守心害鼎功且規權勢因鼎殺京兆太守梁綜乃與綜弟馮

翊太守雄等攻鼎走之會雍州刺史賈疋爲層各所殺允代其任懸帝即尊位以允爲尚書左僕射領軍持節西戎校尉餘尚書事雍州如故時劉曜殷凱趙染數萬衆逼長安允擊破之擒凱於陣曜復攻北地允爲大都督麾將軍次于清白城以救之曜聞而轉寇上郡允軍于豐武以兵勢不敢進曜後復圍北地太守麴昌遣使求救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羣賊乘城放火煙塵蔽天縱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無及矣允信之衆懼而潰後數日麴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允性仁厚無威斷吳皮王隱之徒無賴凶人皆加重爵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欲以撫結衆心然諸將驕恣恩不及下人情頗離由是羌胡因此駿扇關中消亂劉曜復攻長安百姓飢甚死者太半久之城中窘逼帝將出降敷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帝至平陽爲劉聰所幽辱允伏地號哭不能起聰大怒幽之於獄允發憤自殺聰嘉其忠烈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諡愍侯

焦嵩安定人初率衆據雍曜之逼京都允告難於嵩衆侮允曰須允困當殺之及京都敗嵩亦尋爲寇所滅

## 賈渾

賈渾不知何郡人也太安中爲介休令及劉元海作亂遣其將喬晞攻陷之渾抗節不降曰吾爲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執將殺之晞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害之

## 王育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厭歎流飾時有服即折簡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償己以價之同郡許子章教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價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鬚髯長三尺容貌絶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己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爲主簿儀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崔邁我使我長死鼠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渾辟爲掾除南武陽令爲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幷州督護成都王頴在鄴又以育爲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爲北單于育說頴曰元海今去育請爲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也頴然之以育爲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爲太傅

## 韋忠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修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喪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問欲誄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顧造焉服闋遂廬於墓所顧墓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羹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樂顧爲侯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屑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顧愍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猷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闚沃焦哉太守陳楚追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攝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賈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遣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爲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

## 辛勉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也父洪左衛將軍勉博學有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爲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爲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喬度賫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數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爲築室於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卒勉族弟寔愍帝時爲尚書郎及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使帝行酒洗爵欲觀晉臣在朝者寔貴起而抱帝大哭聰曰前殺庾珉董故不足爲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劉敏元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己修學不以險難改心好屋歷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卽吾師也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襄陽爲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顧重無乎俄敏元爲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厲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死此公駑老神祇尙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瞋面目而發斯言願諸益長曰夫仁義何常寧可失諸君子上當爲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爲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詠威德奈何容害此人以損盛美當爲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軍之益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後仕劉曜爲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周顗

周顗天門人也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學而率由名教叔父級爲宜都內史亦忠節士也閔譙王承立義湘州甘卓又不同王教之舉而書檄不至級謂顗曰晉常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之勢譙王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衆圖殺武昌甘安南少著勇名士馬器械當今爲盛閑與譙王則期舉義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致死之時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款於譙王乎顗欣然率命遡至湘州與承相見口陳至誠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义圍承甚急顗乃與湘州從事周崎間出反命俱爲义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叔級由是獲免王敦之難

桓雄

桓雄長沙人也少仕州郡譙王承爲湘州刺史命爲主簿王敦之逆承爲敦將魏义所執佐吏奔散雄與西曹緯階從事武延並毀服爲值重隨承向武昌义見雄委統長者進退有禮知非凡人有長憚之色因審之

緯階

緯階長沙人也性慷慨篤愼爲閭里所敬愛刺史譙王承辟爲議曹祭酒轉西曹掾佐及承爲魏义所執送武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斂送柩還都朝夕哭奠俱葬畢乃還

周崎

周崎邵陵人也爲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與周顗俱爲魏义偵人所執义責崎辭情聽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义謂崎曰汝爲我語城中賊大將軍已破劉隗諸若思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應清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僞許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老子湖甘安南已引武昌卽日分遣大衆來赴此急勢力堅守賊今散矣义於是數而殺之

易雄

易雄字興長長沙劉陽人也少爲縣吏自念卑淺無由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因晉偉令及施行故事文結衆右州里稱稱之仕郡爲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守高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舉孝廉爲州主簿遷別駕自以門寒不宜久處上綱謝職還家後爲吾陵令刺史譙王承既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檄檄遠近列敎罪惡宣暴縣境數日之中有衆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既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敎遣魏义率恆攻之雄勉厲所統扞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爲义所虜意氣愈厲神無懼色送到武昌義遠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爲今日卽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敎愕其辭正禪之衆人皆貴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挂肉其物大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敎遣敎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樂道融，丹陽人也。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約己而務周給，有國士之風。為王敦參軍。敦將圖逆，謀害朝賢，以告甘卓，卓以為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道融雖為敦佐，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為逆臣，死為愚鬼，永成宗黨之恥。邪君當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眾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勳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又遣使奉表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遲。至豬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卬時為敦參軍，敦使卬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道融切諫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為敗軍之將，竊為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涕泣諫，卓憂憤而死。

虞悝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孝悌廉信為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為己任。少仕州郡，兄弟更為治中、別駕。元帝為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掾」。悝兄弟被召辟而不就。譙王承臨州，知其名，檄悝為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悝，因問計焉，曰：「吾前被詔遣鎮此州，志以王事為重。今王敦為逆，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領赴朝廷，而眾少糧乏，且始到此州，恩信未著。卿兄弟南夏之翹俊，而智勇過人，古人墨絰即戎，況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罔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如今起事，將士豈可以濟不？」悝答曰：「王敦居分陝之任，一旦構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忿疾。大王不以猥劣，枉駕訪及悝兄弟，遭罹憂苦，不自意今天朝中興，人思效節。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弊，糧少難以進討，宜且收眾固守，傳檄四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為然，乃命悝為長史，望為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之姊夫也，不順承命，遣望討之。望率眾一鼓直入郡，斬澹以徇四境。及魏乂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陷，悝復為乂所執，將害之，子姪號泣，悝謂曰：「人生有死，闔門為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悝襄陽太守，望熒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沈勁

沈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也。父充，與王敦構逆，眾敗而逃，為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儒。勁少有節操，哀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勳以雪先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異之，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鎮洛陽，上疏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督群心，人思自百，然方當董司戎事，宜得健將。臣既疾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多，若令勁參臣府事者，見人既悅，義附亦眾。勁父充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否？」詔聽之。勁既應命，胡之以疾病解職。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眾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眾。而糧盡援絕，祐懼不能保全。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為名，興寧三年，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眾而東。會許昌已沒，祐因奔崖塢。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為恪所攻，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今若赦之，必為後患。」遂遇害。恪旋還，從容言於慕容暐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蔚；今定洛陽而殺沈勁，實有愧於四海。」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子赤黔，為大長秋。赤黔子叔任，義熙中為益州刺史。

吉挹

吉挹，字祖沖，馮翊蓮勺人也。祖朗，愍帝時為御史中丞。西朝不守，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亡而稱臣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挹少有志節。孝武帝初，將軍桓豁表挹為魏興太守，尋加輕車將軍，領晉昌太守。以距堅之功，拜員外散騎侍郎。苻堅將韋鍾攻魏興，挹遣眾距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郡軍事。韋鍾率眾復至，挹又擊破之，斬首千餘級，鍾遂增軍圍之，挹又屢挫其銳，

其後賊衆攻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挹曰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遂奪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車騎將軍桓沖上言曰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祖朗西臺傾覆顯身守節挹世篤忠孝乃心本朝臣亡兄温昔伐咸陽軍次灞水挹攜將二弟單馬來奔錄其此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轉在魏興久處兵任委以邊戍撫接殷勤著稱所在前年狡氐縱逸浮河而下挹孤城獨立衆無一旅外摧凶鋭內固離貳要屢摧賊舟船俘馘千計而賊并力攻圍經歷時月會襄陽失守邊情沮喪加衆寡勢殊以至陷沒挹辭氣慷慨志在不辱杖刃推戈期之以隕將吏持守用不即寇逼乃杜口無言絕粒而死挹參軍史穎近於賊中得還齎挹臨終手疏并具說意狀挹之忠志猶在可錄若蒙天地垂曲宥之恩則榮加枯朽惠隆泉壤矣帝嘉之追贈益州刺史

## 王諒

王諒字幼成丹陽人也少有幹略為王敦所擢參其府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迎立陶咸為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為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交阯太守乃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以諒為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曰脩湛梁碩皆國賊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既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勅從人不得入閤既前執之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是君義故無豫我事即斬之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客刺之弗剋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為侃軍所滅傳首京都

## 宋矩

宋矩字處規敦煌人也慷慨有志節張重華據涼州地以矩為宛戍都尉石季龍遣將麻秋攻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覆宗偷生於世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揚威將軍

## 車濟

車濟字萬度敦煌人也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為金城令為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 丁穆

丁穆字彥遠譙國人也積功勞封真定侯累遷為順陽太守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受詔未發會苻堅遣衆寇順陽穆戰敗被執至長安稱疾不仕偽朝堅又傾國南寇穆與關中人士唱義謀襲長安事泄遇害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周得至京師詣闕上之孝武帝下詔曰故順陽太守真定侯丁穆力屈身陷而誠節彌固直亮壯勁義貫古烈其喪柩始反言尋傷悼可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賻賜一依周虓故事為立屋宅并給其妻衣食以終厥身

## 辛恭靖

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為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經三年至元興中踰垣而遁歸于江東安帝嘉之桓玄請為諮議參軍署之朝會尋而病卒

## 羅企生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藝初拜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刺史王凝之請為別駕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為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為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

待之企生遽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諧者企生獨不往而管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玄猶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遽不諧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爲第以力見制遽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諧我當歸汝企生曰爲殷荊州吏荊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顏復謝玄卽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嵇康錄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既與晉陽之甲軍次尋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奸計自傷力劣不能翦滅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時年三十七衆咸悼焉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卽日焚裘

張禕

張禕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爲琅邪王以禕爲郎中令及帝踐阼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罌付禕密令鴆帝禕旣受命而歎曰鴆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

史臣曰中散以膚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時皆可謂死非其罪也偉元恥臣晉室延祖甘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卽異而並見稱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爲百行之先者乎且裒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於物理宜竭其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奏或有論紹者以死難獲譏揚搉言之未爲篤論夫君天也天可讎乎安旣享其榮危乃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嵇生之隕身全節用此道也

贊曰重義輕生亡軀殉節勁松方操嚴霜比烈白刃可陵貞心難折道光振古芳流來哲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十

良吏

漢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則長吏之官實爲撫導之本是以東里相鄭西門宰鄴潁川黃霸蜀郡文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教移齊魯或政務寬和斯並惇史播其徽音良能以爲準的有晉肇兹王業光啓霸圖授方任能經文緯武泰始受禪改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寶勞心庶績垂意黎元申勑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辭旨懇切誨諭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當此時也可謂農安其業吏盡其能者歟而帝寬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政刑以之私謁賄賂於此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爲通彈冠者以苟得爲貴流遯忘反淫以爲常劉毅抗賣官之言當時以爲矯枉察其風俗豈虛也哉爰及惠懷中州鼎沸遽於江左晉政多門元帝比少康之隆顧仲爲梗海西儆昌邑之罪元子亂常既權僞是憂故羈縻成俗苟職者爲身擇利銓綜者爲人擇官下僚多英儁之才勢位必高門之貴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難復茂弘以明允贊經綸安石以時宗鎮雅俗然外虞孔熾內難方殷而匡救彌縫方免傾覆弘風革弊彼則未遑今采其政績可稱者以爲良吏傳

魯芝

魯芝字世英扶風郿人也世有名德爲西州豪族父爲郭汜所害芝襁褓流離年十七乃移居雍耽思墳籍郡舉上計吏州辟別駕魏車騎將軍郭淮爲雍州刺史深敬重之舉孝廉除郎中會爲相國葛亮侵龍右淮復請芝爲別駕事平薦於公府辟大司馬曹真掾轉臨淄侯文學鄭袤薦於司空王朗朗即加禮命後拜騎都尉參軍事行安南太守遷尚書郎曹真出曹關右又參大司馬軍事真薨宣帝代焉乃引芝參驃騎軍事轉天水太守鄰郡羌胡數叛侵掠戶口減劑寇盜充斥芝傾心鎮衛更造城市數年閒舊境悉復遷廣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訴歐者乞留芝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勉以貴鄰之美加討寇將軍會爽輔政引爲司馬芝屢有讜言嘉謀爽弗能納及宣帝起兵誅爽芝率餘衆犯門斬關徹出赴爽勸爽曰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見黜雖欲牽黃犬復可得乎若挾天子保許昌杖大威以羽檄徵四方兵孰敢不從捨此而去欲就東市豈不痛哉爽懼竟不能用遂委身受戮芝坐爽下獄當死而口不訟直志不苟免宣帝嘉之赦而不誅俄而起爲使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振威將軍并州刺史以綏緝有方遷大鴻臚高貴鄉公即位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毋丘儉平隨例增邑二百戶拜揚武將軍荊州刺史諸葛誕以壽春叛文帝率衆出征徵兵四方芝率荊州文武以爲先驅誕平進爵武進亭侯又增邑九百戶遷大尚書掌刑理常道鄉公即位進爵襄城鄉侯又增邑八百戶遷監青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轉平東將軍五等建封陰平伯武帝踐阼轉鎮東將軍進爵爲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無居宅使單兵爲作屋五十間芝以年及懸車告老遜位章表十餘上於是徵爲光祿大夫位特進給吏卒門施行屬羊祜爲車騎將軍乃以位讓芝曰光祿大夫崇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服事華袞以禮終始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上不從其爲人所重如是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帝爲舉哀贈賜有加詔曰貞賜塋田百畝

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貔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少與鄉人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閒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騰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放驢耳威受之辭歸質慢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貨裝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敕其父清謹威曰卿執與

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監豫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入為尚書加奉車都尉威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拜前將軍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追贈使持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餘如故謚曰烈子奕嗣奕字次孫仕至平東將軍威弟羆字季象亦有幹用仕至益州刺史安東將軍

杜軫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綿竹令軫師事譙周博涉經書州辟不就為郡功曹史時鄧艾至成都軫白太守曰今大軍來征必除舊布新明府宜避之此全福之道也太守乃出艾果遣其參軍牽弘自之郡弘問軫前守所在軫正色對曰前守達去就之機輒自出官舍以俟君子弘器之命復為功曹軫固辭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將歸群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陽令為雍州十一郡最百姓生為立祠得罪者無怨言累遷尚書郎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驤亦為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軫後拜犍為太守甚有聲譽當遷會病卒年五十一子毗毗字長基州舉秀才成都王穎辟大將軍掾遷尚書郎參太傅軍事及洛陽覆沒毗南渡江王敦表為益州刺史將與宜都太守柳純共固白帝杜弢遣軍要毗遂遇害毗弟秀字彥穎為羅尚主簿州沒為氐賊李驤所得欲用為司馬秀不受見害毗子歆舉秀才軫弟烈明政事察孝廉歷平康安陽令所居有異績遷衡陽太守聞軫亡因自表兄子幼弱求去官詔轉犍為太守蜀土業之後遷湘東太守為成都王穎郎中令病卒烈弟良舉秀才除新都令涪陵太守不就補州大中正卒

竇允

竇允字雅始平人也出自寒門清尚自修少仕縣稍遷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亹長勤於為政勸課田蠶平均調役百姓賴之遷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潔身修己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立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為浩亹長以修勤清白見稱河右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參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克己厲俗改修政事士庶悅服咸歌詠之遷鉅鹿太守甚有政績卒於官

王宏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魏時辟公府累遷尚書郎歷給事中泰始初為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司隸校尉石鑒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曰朕惟人食之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夙夜警戒念在於農雖詔書屢下敕厲殷勤猶恐百姓廢惰以損生植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勤至使地有遺利而人有餘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不將行其賞罰以明沮勸今司隸校尉石鑒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饑人不足食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為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為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罪論太康中代劉毅為司隸校尉於是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繡錦繢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吏科檢婦人衵服至褰發於路論者以為暮年謬妄由是獲譏於世復坐免官後起為尚書太康五年卒追贈太常

曹攄

曹攄字顏遠譙國譙人也祖肇魏衛將軍攄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為考鞫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邪眾囚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

雖小人義不見負吾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以病去官復爲洛陽令及齊王冏輔政攄與左思俱爲記室督冏嘗從容問攄曰天子爲賊臣所逼莫有能奮吾率四海義兵興復王室今入輔朝廷匡振時艱或有勸吾還國於卿意如何攄曰蕩平國賊匡復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竊預下問敢不盡情願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沖精選百官存公屏欲舉賢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高揖歸藩則上下同慶攄等幸甚冏不納尋轉中書侍郎長沙王乂以爲驃騎司馬乂敗免官因丁母憂惠帝末起爲襄城太守時襄城屢經寇難攄綏懷振理旬月克復永嘉二年高密王簡鎮襄陽以攄爲征南司馬其年流人王逌等聚衆屯冠軍寇掠城邑簡遣參軍崔曠討之令攄督護曠曠姦凶人也譎攄前戰期爲後繼旣而不至攄獨與逌戰于酈縣軍敗死之故吏及百姓並奔喪會葬號哭卽路如赴父母焉

##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廞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爲不孝邪京舉版答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其機辯皆此類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爲永式京仍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己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歷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明於政術路不拾遺遷桂林太守不就歸家年五十卒

## 范晷

范晷字彥長南陽順陽人也少游學清河遂徙家僑居郡命爲五官掾歷河內郡丞太守裴楷雅知之薦爲侍御史調補上谷太守遭喪不之官後爲司徒左長史轉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之徵拜少府出爲涼州刺史轉雍州于時西土荒毀氐羌蹈藉田桑失收百姓困弊晷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甚賴之元康中加左將軍卒於官二子廣稚廣字仲將舉孝廉除[illegible]令不之官姊適孫氏早亡有孫名邁廣資以南奔盜賊縱橫終不棄之元帝承制以爲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卽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聽暫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爲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散私穀振饑人至數千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卒於官稚少知名辟大將軍掾早卒子汪別有傳

## 丁紹

丁紹字叔倫譙國人也少開朗公正早歷清官爲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于時河北騷擾靡有完邑而廣平一郡四境乂安是以皆悅其法而從其令及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以獲全模感紹恩生爲立碑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歸未之官復轉荊州刺史從車千乘南渡河至許時南陽王模爲都督留紹啓轉爲冀州刺史到鎮率州兵討破汲桑有功加寧北將軍假節監冀州諸軍事時境內羯賊爲患紹捕而誅之號爲嚴肅河北人畏而愛之紹自以爲才足爲物雄當官莅政每事剋舉視天下之事若運於掌握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矣是時王浚盛於幽州苟晞盛於青州然紹視二人蔑如也永嘉三年暴疾而卒臨終歎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懷帝策贈車騎將軍

## 喬智明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也少喪二親哀毀過禮長而以德行著稱成都王穎辟爲輔國將軍穎之敗趙王倫也表智明爲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部人張兌爲父報讎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

錄令兄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兄逃者兄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遽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惠帝之伐鄴也賴以智明爲折衝將軍參丞相先鋒軍事智明勸賴奉迎乘輿賴大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主上爲羣小所逼將加非罪於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義正若此乎智明乃止尋屬永嘉之亂仕於劉曜

## 鄧攸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祖殷亮直彈正鍾會伐蜀奇其才自龜池令召爲主簿賈充伐吳請殷爲長史後授皇太子詩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婦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後爲中庶子攸七歲喪父尋與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清和平簡貞正寡欲少孤與弟同居初祖父殷有賜官勑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王官欲舉爲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嘗詣鎮軍賈混混以人於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焉舉灼然二品爲吳王文學歷太子洗馬東海王越參軍越欽其爲人轉爲世子文學吏部郎越弟騰爲東中郎將請攸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永嘉末沒于石勒然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閉攸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爲郎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侯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命勿殺勒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因稱攸于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爲參軍給車馬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穀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爲辭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遣攸馬騾諸胡莫不歎惠宗敬之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兄及其弟子經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至新鄭投李矩三年將去而矩不聽荀組以爲陳郡汝南太守愍帝徵爲尚書左丞長水校尉皆不果就後密捨矩去投荀組於許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屬還攸攸與刁協周顗素厚遂至江東元帝以攸爲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饑攸表振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彝慶殿慰勞饑人覩聽善不乃勑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歌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疏貪弊衣周急振乏性謙和善與人交賓無貴賤待之若一而頗敬媚權貴永昌中代周顗爲護軍將軍太寧二年王敦反明帝密謀起兵乃遷攸爲會稽太守初王敦伐都之後中外兵數每月言之於敦攸已出在家不復知護軍事有惡攸者誣攸尚白敦兵數帝聞而未之信轉攸爲太常時帝南郊攸病不能從車駕還攸問疾攸力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行郊而拜道左坐免攸每有進退無喜慍之色久之遷尚書右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祠以少牢攸素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翳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歠菽不變非其粟傭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恆有雙鶴雷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鳥俱集時人感以爲孝感所致嘗食瞰菹以其味旨援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輒餘投節爲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解褐輔國功曹轉參征虜軍事兄坦之爲哀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溫乞代兄命溫矜而釋之遂爲溫所知實拜奉朝請尚書郎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

薪入爲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右衛率轉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孝武帝欲用爲黃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尋守廷尉祕書監御史中丞領著作如故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蓄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賮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簡安中以隱之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幔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懈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勉焉元興初詔曰夫孝行篤於閨門清節厲乎風霜實立人之所難而君子之美致也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過人祿均九族菲己絜素儉愈南越夫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變惟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草奢務儉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及廬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之戰沒循攻擊百有餘日踰城放火焚燒三千餘家死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攜家累出欲奔還都爲循所得循妻劉氏以隱之黨附桓玄宣加截戮詔不許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賜車牛更爲起宅固辭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籬爲屏風坐無氈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革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幷日而食身恆布衣不完妻子不預寸祿義熙八年請老致事優詔許之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屢被褒飾致事及於身沒常蒙優錫贈賻踰厚以爲榮初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辦乃令移廚幔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率大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有番禺其妻劉氏賫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事之水子延之復屬清操爲

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爲郡縣者常以廉慎爲門法雖才學不逮隱之而孝悌絜敬猶爲不替

史臣曰魯芝等建旗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沒留遺愛咸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若伯武之絜己克勤顏遠之申寬緩獄鄧攸贏糧以述職吳隱酌水以厲精晉代良能此焉爲最而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徵邏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世英盡節曹氏犯門斬關宣帝收雷霆之威擬忠貞之烈豈非既已在我欲其屬人者歟

贊曰猗歟良宰嗣美前賢威同御黠靜若烹鮮唯嘗吳水但挹貪泉人風既偃俗化斯遷

魯芝傳遷晉興縣鄉侯○前漢地理志右扶風雍周后稷所封注雍同邰音義云音亦非也

曹據傳號人王遵等○遵監本誤道下文同今從晉紀改正

丁紹傳樓煩紹愚生為立碑○紹南陽王模傳作劭

晉書卷九十考證

儒林

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陵夷夫子將聖多能固天攸縱歎鳳鳥之不至傷麟出之非時於是乃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載籍遂而復存風雅變而還正其後卜商衛賜田吳孫孟之儔或親稟微言或傳聞大義猶能彊晉存魯潛魏却秦既抗禮於邦君亦馳聲於海內及贏氏慘虐棄德任刑煬壞籍於埃塵墳儒林於坑穽嚴是古之法抵挾書之罪先王徵烈廢有子遺漢祖勃興敦焚拯溺粗修禮律未遑俎豆遽于孝武崇尚文儒爰及東京斯風不墜於是傍求蠹簡博訪遺書創甲乙之科擢賢良之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膺台鼎故縉紳之士靡然嚮風餘芳遺烈煥乎可紀者也洎當塗草創深務兵權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端儒碩學無乏於時武帝受終憂勞軍國時既初弁膚功方事江湖訓卒屬兵務展積穀猶復修立學校臨幸胄雍而荀顗以制度贊惟新鄭沖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參朝政子真以好禮居秩宗雖魏明揚亦非退棄既而荊揚底定區寓乂安羣公草封禪之儀天子發讜沖之詔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美一時惠帝讜戎朝昏政弛疊起宮掖禍成藩翰惟懷遽慾喪亂弘多衣冠禮樂掃地俱盡元帝運鍾百六光啓中興賀荀刁杜諸賢並稽古博文財成禮度雖尊儒勸學亟降於綸言東序西膠未聞於弦誦明皇聰睿雅愛流略開文玄囿敦悅丘墳乃招集學徒弘闡風烈並時艱祚促未能詳備有晉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五胡乘閒而競逐二京雖陸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爲長歎息者矣鄭沖等名位既隆自有列傳其餘編之于左以續前史儒林云

范平

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也其先鉅侯覆避王莽之亂遷吳因家焉平研覽墳索遍讀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吳時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初謝病還家教悅儒學吳平太康中頻徵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加謚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奭威東並以儒學至大官東子蔚關內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文立

文立字處休巴郡臨江人也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禮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爲顏回陳壽李虔爲游夏羅憲爲子貢仕至尚書蜀平舉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濟陰太守入爲太子中庶子上表請以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叢宜見敘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詔曰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貞清實有思理器幹前在濟陰政事修明後事東宮盡輔導之節昔光武平隴蜀皆收其賢才以敘之蓋所以拔幽滯而齊殊方也其以立爲散騎常侍蜀故尚書譙爲程瑋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瑋聞之曰處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遷衛尉咸寧末卒所著章奏詩賦數十篇行於世

陳邵

陳邵字節夏東海襄賁人也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學徵爲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撰周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泰始中詔曰燕王師陳邵清貞絜靜行著邦族篤志好古博通六藝耽悅典誥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篤儒教可爲給事中卒於官

虞喜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祿潭之族也父察吳征虜將軍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爲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懷帝即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爲司空先遣貴顯每詣喜循宿志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

夫興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乘也喪亂以來儒雅陵夷每覽子矜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絜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喜辭疾不赴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恆舉喜爲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內史何充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徵猷克闡有自來矣方今聖德欽明思恢遠烈旌異髦俊實而勳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遯世東修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傳綜廣深博聞彊識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殊操一則翼贊大化二則教勵薄俗疏奏詔曰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並守道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蓽絲難染而搜引禮闈乎政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並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永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西豫章頴川三府君初毀主內外博議不能決時喜在會稽朝廷遣就喜諮訪焉其見重如此喜專心經傳兼覽讖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略注孝經爲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數十萬言行於世年七十六卒無子弟豫自有傳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惠王之後也兆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註以正勳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譔述百餘萬言書有人著鞾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既進騎牀閒兆曰閣君大學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說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爲辯釋疑者是非耳兆別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此尊賢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既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炤燿育膳

汜毓

汜毓字雅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教睦九族客居青州遭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于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掃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祕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于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善門人清靜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以三隅示之合三傳爲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述造七萬餘言年七十一卒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曾祖華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斂於講堂其行己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爲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檜棺雜葬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崔遊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也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靖謙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爲氏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遂爲廢疾泰始初武帝錄敘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教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及劉元海僭位命爲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卒於家時年九十三

范隆

范隆字玄嵩厲門人父方魏厲門太守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

母哀號之聲感慟行路單孤無緦功之親疎族范廣愍而養之迎歸教書爲立祠堂隆好學修謹舉廣如父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將亂隆隱迹不應州郡之命晝勤耕稼夜誦書典頗習祕歷陰陽之學知幷州將有氛祲之祥故彌不復出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嘗共紀遊山見一父老於窮澗之濱父老曰二公何爲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不見後與紀依于劉元海元海以隆爲大鴻臚紀爲太常並封公隆死于劉聰之世聰贈太師

杜夷

杜夷字行齊廬江灊人也世以儒學稱爲郡著姓夷少而恬泊操尚貞素居甚貧窘不營產業博覽經籍百家之書算歷圖緯靡不畢究寓居汝潁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惠帝時三察孝廉州命別駕永嘉初公車徵拜博士太傅東海王越辟並不就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剌史王敦以賀循爲賢良夷爲方正乃上疏曰臣聞有唐嘽咨元凱時登漢武欽賢俊彥舉應故能允協時雍敷崇盛化伏見太孫舍人會稽賀循處士廬江杜夷履道彌高清操絕俗思學融通才經王務循宰二縣皆有名績備僚東宮忠恪允著夷清虛沖淡與俗異軌考盤空谷肥遁匿跡蓋經國之良寶聘命之所急若得待詔公車承對冊問必有忠讜良謨弘益政道矣敦於是遣夷赴洛夷遁於壽陽鎮東將軍周馥傾心禮接引爲參軍夷辭之以疾馥知不可屈乃自詣夷爲起宅宇供其醫藥馥敗夷歸舊居道遇兵寇剌史劉陶告廬江郡曰昔魏文侯戢干木之閭齊相曹參尊崇蓋公皆所以優賢表德敦勵末俗徵士杜君德懋行絜高尚其志頃流離道路聞其頓躓剌史忝任不能榮飾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艱屯今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縣五吏恆營衛之常以市租供給家人糧廩勿令闕乏導以胡寇又移渡江王導遣吏周睹之元帝爲丞相教曰今大義頹替禮典無宗朝廷滯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弘其事處士杜夷棲情遺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夷爲祭酒夷辭疾未嘗朝會帝常欲詣夷夷陳篤棄之主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與夷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又除國子祭酒建武中令曰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無以加也其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遘時命亦未嘗朝謁國有大政恆就夷諮訪焉明帝即位夷自表請退詔曰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劉揚縉紳之徒景仰軌訓豈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則焉太寧元年卒年六十六贈大鴻臚諡曰貞子夷臨終遺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錄冠鳥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斂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夷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晏仕至蒼梧太守夷兄弟三人兄崧字行高亦有志節惠帝時俗多浮僞著任子春秋以剌之弟援高平相援子潛右衛將軍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讀誦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竟以壽終

續咸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教重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羣言高才善文論又修陳杜律明達刑書永嘉中歷廷尉平東安太守劉琨承制于幷州以爲從事中郎後遂沒石勒勒以爲理曹參軍持法平恕當時稱其清裕比之于公著遺游志異物志及家古文釋皆十卷行於世年九十七死于石季龍之世季龍贈儀同三司

徐邈

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爲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纡閒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于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邈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少與鄉人臧壽齊名下帷讀書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

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遵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前後十年每被顧問輒有獻替多所匡益甚見寵待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遵每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遵及謝安薨論者或有異同遵固勸中書令王獻之奏加殊禮仍崇進謝石爲尚書令玄爲徐州遵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迭毀禮皆有證據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幷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遵與甯書曰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鉞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貪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蠹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尸前史所書可爲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帝甚親昵之初范甯與遵皆爲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爲王國寶所讒出遠郡遵孤宦易危而無敢排彊族乃爲自安之計會帝頗疎會稽王道子遵欲和協之因從容言於帝曰昔淮南齊王漢晉成戒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而奉上純一宜加弘貸消散紛議外爲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焉遵常詣東府過衆賓沉湎引滿醉歸道子曰君時有恙不遵對曰遵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爲暢耳道子以遵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道子將用爲吏部郎遵以波競成俗非己所能節制苦辭乃止時皇太子尚幼帝甚鍾心文武之選皆一時之俊以遵爲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經帝謂遵曰雖未敕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使微人教授號爲博士不復尊以爲師故帝有云遵雖在東宮猶朝夕入見參綜朝政修飾文詔拾遺補闕劬勞左右帝嘉其謹密方之於金磾有託重之意將進顯位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即位拜驍騎將軍隆安元年遭父憂遵先疾患因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年五十四州里傷悼識者悲之遵莅官簡惠達於從政論精議密當時多諮稟之觸類辯釋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遵以爲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爲藏體地中也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遵長子韜有父風以孝聞爲太常博士祕書郎韜弟浩散騎侍郎鎮南將軍何無忌請爲功曹出補西陽太守與無忌俱爲盧循所害遵弟廣別有傳

孔衍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祖文魏大鴻臚父毓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騎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元帝引爲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聽敦聞而惡之乃啓出衍爲廣陵郡時人爲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雖郡鄰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勒其黨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期月以太興三年卒於官年五十三衍雖不以文才著稱而博覽過於賀循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子啓廬陵太守宗人虓吾有美名博學不及衍涉世警敏過之元帝以爲主簿轉參軍稍遷侍中徙太子左衛率卒追贈太僕

范甯

范甯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

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貧土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聞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爲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讀誦爲業謙沖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恆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子輯歷郡守國子博士大將軍從事中郎自免歸亦以講授爲事義熙中連徵不至

韋謏

韋謏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善著述於羣言祕要之義無不綜覽仕於劉曜爲黃門郎後又入石季龍署爲散騎常侍歷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又徵爲廷尉識者擬之于張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三爲侍中再爲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直諫陳軍國之宜多見允納著伏林三千餘言遠演爲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有才義至冉閔又署爲光祿大夫時閔拜其子胤爲大單于而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謏諫曰今降胡數千接之如舊誠是招誘之恩然胡羯本爲讎敵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或有刺客變起須臾敗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可狃而況千乎願蚤屏降胡去單于之號深思聖王芟夷之誡也閔志在綏撫銳於澄定聞其言大怒遂誅之幷殺其子伯陽謏性不嚴重好恂己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嘗謂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爲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謏慚無言時人傳之以爲嚆笑

范弘之

范弘之字長文安北將軍汪之孫也襲爵武興侯雅正好學以儒術該明爲太學博士時衛將軍謝石薨請諡下禮官議弘之議曰石階籍門蔭屢登榮顯總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僉議皆曰與能當淮肥之捷勳拯危墜難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佩佩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墜之機塞素飡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贖京邑聚斂無厭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優食百姓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於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紈綺盡於婢妾財用糜於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己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恥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後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貞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遠亡貶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按證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諡曰襄墨公又論殷浩宜加贈證不得因桓溫之黜以爲國典仍多敘溫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桓宗猶盛尚書僕射王珣溫故吏也素爲溫所寵三怨交集乃出弘之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牋曰下官輕微寒士謬得厠在俎豆實懼尊累清流惟慶聖世竊以人君居廟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內照亦賴羣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以啓闢爲首咎繇謇禹以侃侃爲先故下無隱情之責上收神明之功敢緣斯義志在輸盡常以謝石體累應被清澄殷浩忠貞宜蒙褒顯是以不量輕弱先衆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實繁雖仰恃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實有無賴下官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相干正以國體宜明不應稍計彊弱與浩年時邈絕世不相及無復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何痛癢而當爲之犯時干主邪每觀載籍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知陽愚負情曲從者所用雖異而並傳後世故比干處三仁之中箕子爲名賢之首後人用

捨參差不同各信所見率應而至或榮名顯赫或禍敗係踵此皆不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硜硜之稱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爲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顏難斯談實過下官知主上聖明明公虛己思求格言必不使盡忠之臣屈於邪枉之門也是以敢獻愚誠布之執事豈與昔人擬其輕重邪亦以臣之事君惟思盡忠而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謹言悟主義感於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藏意蘊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於明君明君所以致法於羣下者也桓溫事跡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豈或異凡厥黔首誰獨無心舉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頓筆按氣不敢多云桓溫於亡祖雖其意難測求之於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爲溫吏推之情禮義兼他人所以每懷憤發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尋之王珣以下官議殷浩誠不宜暴揚桓溫之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懷其入幕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公居攝道致升平禮樂刑政皆自己出以德言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猶復遽避君位復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勳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幾故能君臣俱隆道邁千歲若溫忠爲社稷誠存本朝便當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幾退守藩屏方提勒公王匡總朝廷豈爲先帝幼弱未可親政邪將德桓溫不能聽政邪又逼脅裒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豐命墜而復構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彊臣中宗龍祖敛衽於王敎先皇受屈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幾明公光贊百揆政出王室人無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待誰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誥貽厥孫謀故令閒休嘉千歲承風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又與王珣書曰見足下答仲堪書深具義發之懷夫人道所重莫過君親君親所係忠孝而已孝以揚親爲主忠以義節爲先殷侯忠貞居正心貫人神加與先帝隆布衣之好書莫逆之契契闊艱難夷險以之雖受屈姦雄志達千載此忠貞之徒所以義千其心不獲以已者也既當時貞烈之徒所究見亦後生所備聞吾亦何敢苟避狂狡以欺聖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懷知己之小惠欲以幕府之小節奪名教之重義於君臣之際既以虧矣尊大君以殷侯協契忠規同戴王室志屬秋霜鉞貫一時殷侯所以得宣其義聲實尊大君協贊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感溫小顧懷其曲澤公在聖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及三葉領軍之基一構而傾此忠臣所以解心孝子所以喪氣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則非忠語子則非孝二者既亡吾誰畏哉吾少嘗過庭備聞祖考之言未嘗不發憤衝冠情見乎辭當爾之時惟覆亡是懼豈暇謀及國家不圖今日得操筆斯事是以上憤國朝無正義之臣次惟祖考有沒身之恨豈得與足下同其肝膽邪先君往亦嘗爲其吏于時危懼恆不自保仰首聖朝心口憤歎豈復得計策名昔日自同在三邪昔子政以五世純臣子駿以下委質王莽先典既已正其逆順後人亦已鑒其成敗每讀其事未嘗不臨文痛歎憤懣交懷以今況古乃知一揆耳弘之詞雖亮直終以桓謝之故不諷卒於餘杭令年四十七

王歡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常巧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爲通儒至蓁容膝襲衣號署爲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遲祭酒及暲爲苻堅所滅歡死於長安

史臣曰范平等學府儒宗譽隆望重或質疑是屬或師範攸歸雖爲未及古人故亦一時之俊若仲寧之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齊之居室屢空棲心陋巷文博之激流枕石鍾跡銷聲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闡教斯並通儒之高尚者也而遯協和主相刊削繁辭可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矣元入參機務明主實其博聞出莅邊陽獯狄斂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論不避朝權貶石抵溫斯爲當矣遂乃厄於三怨以至陵遲悲夫

贊曰郁郁周文斐斐漢典炙輠流譽解頤飛辯雅誥弗淪儁言復覩爰及晉代斯風逾闡

晉書卷九十一



范豫傳鴈門人○鴈殿本誤膺今改正

孔衍傳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監本言誤孔皆誤衍今改從宋本

范弘之傳安北將軍汪之孫也○汪監本誤注今從本書范汪傳改正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十二

文苑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遺前史之格言是以溫洛稹圖緣字符其丞業苑山豐篆金閒成其帝載既而書契之道率興鍾石之文逾廣移風俗於王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矣洎姬歷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源自遠總金聲而齊驚揚玉軑而並馳言衆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自時已降軌躅相趨西都賈馬耀靈蛇於掌握東漢班張發雕龍於綈槧俱標稱首咸推雄伯遠乎當塗基命文宗繼起三祖叶其高韻七子分其麗則翰林總其菁華典論詳其藻絢彬蔚之美競爽當年獨彼陳王思風遒舉備乎典與懸諸日月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研之奇藩夏連輝頡頏名輩並綜採繁縟抒軸清英騁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嘉聲茂迹隨諸別傳至於吉甫太沖江右之才傑曹毗庾闡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玉潤林蒼川沖坿美前修垂裕來葉今撰其竭筆之彥著之文苑云

應貞

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漢至魏世以文章顯軒冕相襲爲郡盛族貞善談論以才學稱夏侯玄有盛名貞詣玄玄甚重之舉高第頻歷顯位武帝爲撫軍大將軍以爲參軍及踐阼遷給事中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其辭曰悠悠太上人之厥初皇極肇建彝倫攸敘五德更運應錄受符陶唐既謝天歷在虞於時上帝乃顧惟眷光我晉祚應期納禋位以龍飛文以豹變玄澤旁流仁風潛扇區內宅心方隅迴面天垂其象地耀其文鳳鳴朝陽龍翔景雲嘉禾重穎寶莢載芬率土咸寧人胥悅欣恢恢皇度穆穆聖容言思其允覩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登庸以德明試以功其恭惟何昧旦丕顯無斁不經無理不踐行舍其華言去其辯游心至虛同規易簡六府孔修九有來蹊澤罔不被化莫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幽人肆險遠國忘遐越裳重譯充牣皇家峨峨列辟赫赫武臣內和五品外威四寇順時貢職入覲天人備言錫命羽蓋朱軨貽宴好會不常厥數神心所授不言而喻於時肆射弓矢斯具發彼互的有酒斯飫文武之道厥猷未墜在昔先王射御兹器示武懼荒遏則有失凡厥羣后無懈于位初置太子中庶子官與護軍長史孔恂俱爲之後遷散騎常侍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未施行泰始五年卒文集行於世弟純純子紹永嘉中至黃門郎爲東海王越所害純弟秀秀子詹自有傳

成公綏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饑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爲祥禽乃作賦矣之文多不載又以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無文難以辭贊不然何其闕哉遂爲天地賦曰惟自然之初載令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濁剖分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重規天動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氣而代謝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萬化繁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律覆載無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翔翔六氣氤氳蚊行蠕動方聚類分鱗殊族別羽毛異羣各含精而鎔冶咸受範於陶鈞何滋育之罔極兮偉造化之至神若夫懸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燭燿五緯重光河漢委蛇而帶天虹蜺便蜎於昊蒼望舒彌節於九道羲和正轡於中黃衆星回而環極招搖運而指方白獸峙據於參伐青龍垂尾於心房玄龜匿首於女虛朱鳥奮翼於注張帝皇正坐於紫宮輔臣列位於文昌垣屏駱驛而珠連三台差池而鳳翔軒轅華布而曲列攝提鼎跱而相望若乃徵瑞表祥災變呈異交會雜錯抱暈帶珥流逆犯歷譴悟象事逢容著而妖害生老人形而主受喜天矢黃而國吉祥彗孛發而世所忌爾乃旁觀四極俯察地理川瀆浩汗而分流山嶽磊落而羅峙滄海沆瀣而四周懸圃隆崇而特起昆吾嘉於南極燭龍曜於北陛扶桑高于萬仞尋木長于千里

崐崘鎮於陰隅赤縣據于辰巳於是八十一域區分方别風乖俗異險斷阻絶萬國羅布九州並列青冀白壤荆衡塗泥海岱赤埴華梁青黎兗帶河洛揚有江淮辯方正土經略建邦王圻九服列國一同連城比邑深池高墉康衢交路四達五通東至暘谷西極泰濛南暨丹穴北盡空同遐方外區絶域殊鄰人首蛇軀鳥翼龍身衣毛被羽或介或鱗棲林浮水若獸若人居于大荒之外處于巨海之濱於是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結體而括囊渾元運流而無窮陰陽循度而率常回動糾紛而乾乾天道不息而自彊統羣生而載育人託命於所繫尊太一於上皇奉萬神於五帝故萬物之所宗必敬天而事地若乃共工赫怒天柱摧折東南俄其既傾西北豁而中裂斷鼇足而續毁鍊玉石而補缺豈斯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虚設何陰陽之難測偉二儀之奓闊坤厚德以載物乾資始而至大俯盡鑒於有形仰蔽視於所蓋游萬物而極思故一言于天外綏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成曲因爲嘯賦曰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絶棄人事希高慕古長想遠思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奥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逍遥攜手躊躇步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熛起協黄宫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游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曲既終而響絶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洿細而不沈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濟洪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引唱萬變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時幽散而將絶中矯厲而慨慷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騖而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總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荒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憀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冉弱而柔撓或澎濞而奔壯橫鬱鳴而滔涸冽縹眺而清昶逸氣奮涌繽紛交錯烈烈飈揚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迴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鴈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怫鬱衝流參譚雲屬若離若合將絶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獸應於中谷南箕動於穹蒼清飈振于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埃藹之溷濁變陰陽於至和移淫風之穢俗若乃游崇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盤石漱清泉藉皋蘭之猗靡蔭脩竹之蟬蜎乃吟詠而發散聲駱驛而響連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綿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衆聲繁奏若笳若簫磞硠震隱訇磕嘲嘈發徵則隆冬熙蒸騁羽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音均不恆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嘐而清厲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絶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于時綿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甯子斂手而歎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食百獸率儛而抃足鳳皇來儀而拊翼乃知長嘯之奇妙此音聲之至極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爲絶倫薦之太常徵爲博士歷秘書郎轉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爲詩賦又與賈充等參定法律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

## 左思

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爲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以閑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宫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曰觀中古已來爲賦者多矣相如子虚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意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傅辭會義抑多精致非夫研覈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異世咸貴遠而賤

近莫肯用心於明物斯文吾有異焉故聊以餘思爲其引詁亦猶胡廣之於官箴蔡雍之於典引也陳留衛瓘又爲思賦作略解序曰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品物殊類稟之圖籍辭義瓌瑋良可貴也有晉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州之逸士躭籍樂道高尚其事覽斯文而慷慨爲之都序中書著作郎安平張載中書郎燕南劉逵並以經學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悅玩爲之訓詁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奇怪珍異僉皆研精所由紛散其義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籍二子之遺忘又爲之略解秖增煩重覽者闕焉自是之後咸重於時文多不載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瓿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秘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齊王冏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及張方縱暴都邑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趙至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縣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名浚字九元康每曰卿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及康卒至詣魏輿見太守張嗣宗甚被優遇嗣宗遷江夏相隨到漢川欲因入吳而嗣宗卒乃向壤西而占戶焉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蕃書敘離紆陳其志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歧長謠夫以嘉遁之舉猶懷緬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逝背榮懷辭倫好經遒路造沙漠雞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濛西山則馬首靡託薄歷曲阻則沉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攸隔或乃迴風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皋之內慷慨重阜之顛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芷傾頓桂林移殖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每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此所以怵惕於長衢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殖橘柚於玄朔榮華藉於修陵喪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鄙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退路則有前言之難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而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而夕憩肆目平隰則寥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掩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然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顧景中原憤氣雲騖良物悼世激情風厲龍嘯大野獸睇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思騁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獯蹴崐崘奮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加大翮摧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憤挹者哉吾子殖根芳苑濯秀清流晞葉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曦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肆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勉生遠離隔矣勉哉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沉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紙意結知復何云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精辯有縱橫才氣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遣還西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九獄見稱精審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恥士伍欲以官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慟哭歐血而卒時年三十七

鄒湛

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也父軌魏左將軍湛少以才學知名仕魏歷博事郎太學博士秦始初轉尚書郎廷尉平征南從事中郎深爲羊祜所器重入爲太

子中庶子太康中拜散騎常侍出補渤海太守轉太傅楊駿長史遷侍中駿誅以僚佐免官尋起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轉少府元康末卒所著詩及論事議二十五首爲時所重初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葬畢遂夢此人來謝子捷字太應亦有文才永康中爲散騎侍郎及趙王倫簒逆捷與陸機等俱作禪文倫誅坐下廷尉遇赦免後爲太傅參軍永嘉末卒

棗據

棗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也本姓棘其先避讎改焉父叔禕魏鉅鹿太守據美容貌善文辭弱冠辟大將軍府出爲山陽令有政績遷尚書郎轉右丞賈充伐吳請爲從事中郎軍還徙黃門侍郎冀州刺史太子中庶子太康中卒時年五十餘所著詩賦論四十五首遇亂多亡失子腆字玄方亦以文章顯永嘉中爲襄城太守弟嵩字臺產才藝尤美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爲石勒所殺

褚陶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也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二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遷九真太守轉中尉年五十五卒

王沉

王沉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沉浮爲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其辭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紱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縱橫之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攄是則袞龍出於縕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羣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秃腐骨不簡蚩儜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綺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爲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疏飯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泓噌爲雅量瑣慧者以淺利爲鎗鎗脢胎者以無檢爲弘曠僂垢者以守意爲堅貞嘲哮者以麤發爲高亮韞蠢者以色厚爲篤誠萎婺者以博納爲通濟眡𥇍者以難入爲凝清拉答者有沉重之譽嗛閃者得清勦之聲唫啤怯畏於謙讓闒茸勇敢於饕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己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䶩䶰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敖蔑道素懾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惛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買職童僕闚其車乘閽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參於靖室疏賓徙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荏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爲鄙極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眞抱素志陵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兔衆塗圮塞投足何錯於是冰子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聘周遣師巢由德林豐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諱位尊積罰難任三郤尸晉宋華谷深投局正幅實獲我心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于里閭元康初松滋令吳郡蔡洪字叔開有才名作孤奮論與

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

## 張翰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即去而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文多不載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然府以其輒去除吏名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其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 庾闡

庾闡字仲初潁川鄢陵人也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趫捷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闡好學九歲能屬文少隨舅孫氏過江母隨兄肇為樂安長史在項城永嘉末為石勒所陷闡母亦沒闡不櫛沐不婚宦絕酒肉垂二十年鄉親稱之州舉秀才元帝為晉王辟之皆不行後為太宰西陽王羕掾累遷尚書郎蘇峻之難闡出奔郗鑒為司空參軍峻平以功賜爵吉陽縣男拜彭城內史鑒復請為從事中郎尋召為散騎侍郎領大著作頃之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弔賈誼其辭曰中興二十三載余忝守衡南鼓枻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過洞庭涉湘川而觀汨水臨賈生投書之川慨以永懷矣及造長沙觀其遺象喟然有感乃弔之云偉哉蘭生而芳玉產而絜陽葩熙冰寒松負雪莫邪挺鍔天驥汗血苟云奇儁誰與比傑是以高明倬茂獨發其秀道率天真不議世疚煥乎若望舒耀景而焯羣星矯乎若翔鸞拊翼而逸宇宙也飛榮洛汭擢穎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峯信道居正而以天下為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雖有惠音莫過韶濩雖有騰鱗終仆一壑嗚呼大庭既邈玄風悠緬皇道不以智隆上德不以仁顯三五親譽其軌可仰而攀霸功雖逸其塗可翼而闡悲矣先生何命之蹇懷寶如玉而生運之淺昔咎繇謨虞呂尚歸昌德協充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蕭張草廬三顧臭若蘭芳是以道隱則蠖屈數感則鳳翔若棲不擇木翔非九五雖曰玉折儁才何補夫心非死灰智必存形形託神用故能全生奈何蘭膏揚芳漢庭摧景飇風獨喪厥明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圮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見弔寄之渌水後以疾徵拜給事中復領著作吳國內史虞潭為太伯立碑闡製其文又作揚都賦為世所重年五十四卒謚曰貞所著詩賦銘頌十卷行於世子肅之亦有文藻著稱歷給事中相府記室湘東太守太元中卒

## 曹毗

曹毗字輔佐譙國人也高祖休魏大司馬父識右軍將軍毗少好文籍善屬詞賦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謨舉為佐著作郎父憂去職服闋遷句章令徵拜太學博士時桂陽張碩為神女杜蘭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詩嘲之并續蘭香歌詩十篇甚有文彩又著揚都賦亞於庾闡累遷尚書郎鎮軍大將軍從事中郎下邳太守以名位不至著對儒以自釋其辭曰或問曹子曰夫寶以含珍為貴士以藏器為峻麟以絕迹標奇松以負霜稱儁是以蘭生幽澗玉輝千仞故子州浮滄瀾而龍蟠吳季忽萬乘以解印虞公潛榮巖以頤神梁生適南越以保慎固能全真養和夷跡洞庭陵冬揚芳披雪獨振也今子少睎冥風弱挺秀容奇發幼齡翰披孺童吐辭則藻落揚班抗心則志擬高鴻味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穎奪豪鋒固以騰廣莫而萋猗排素薄而青葱者矣何必以刑禮為己任申韓為宏通既登東觀染史筆又據太學理儒功曾無玄韻淡泊逸氣虛洞養采幽翳晦明蒙籠不追林棲之迹不希抱鱗之龍不營鍊真之術不慕內聽之聰而處汎位以核物屑屑教以自濛負璽車以顯能飾一己以求恭退不居漆園之揭出不踐曾城之衢遊不踐綽約之室趣不希驎騄之縱徒以區區之懷而整

名自之典稽實之譚而塞北川之洪檢名實於俄頃之間定得失乎一管之鋒子者謂我果是邪則是不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邪則俗非不可以苟從俗我紛以交爭利害渾而彌重何異執朽轡以御逸駟承勁風以握秋蓬役恬性以充勞府對蓂物以觸怨尊者乎子不聞乎終軍之賴賈生之才拔奇山東玉映漢臺可謂響播六合聲駭異孩而見毀絳灌之口身離狼狽之災由此言之名爲實賓福鄰禍胎朝敷榮華夕歸塵埃未若潛虛心於玄圃蔭瑤林於蓬萊絕世事而倘黃綺鼓滄川而浿龍鯉者矣蒙羅戚羈主人煥耳而笑欣然而言曰夫兩儀既闢陰陽汗浩五才迭用化生紛擾萬類云云執測其兆故不登閒風安以瞻殊目之形不步景宿何以觀恢廓之表是以迷羅者循一往之智猶介者守一方之矯豈知火林之蔚炎柯冰津之擢陽草故大人達觀任化昏曉出不極勞處不巢皓在儒亦儒在道亦道運屈則紆其清暉時申則散其龍藻此蓋員動之用舍非尋常之所寶也今三明互照二氣載宣玄教夕凝朗風晨鮮道以才暢化隨理全故五典剋明於百揆庸音齊響於五絃安期解褐於秀林漁父擺鈎於長川如斯則化無不融道無不延風澄於俗波清于川方將舞黃虬於慶雲招儀鳳於靈山流玉體乎華闕秀朱草於庭前何有違理之患累真之緣子徒知辯其說而未測其源明朝菌不可蹔晦朔蠐蛄無以觀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敷對以終篇累遷至光祿勳卒凡所著文筆十五卷傳於世

## 李充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中柏樹嘗爲盜賊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幼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嘗著學箴稱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僞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爲之塞爭欲之門夫極聖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聖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爲訓辭莅事則爲物軌遵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以大爲之論以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貴於聖人而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鎮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爲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鮮不覩千仞之門而逐遺物之迹逐迹遺篇離本遺遺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絕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慢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爲之風見義教之殺而不觀其隆矣略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以祛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其辭曰芒芒太初悠悠鴻荒蠢蠢萬類與道兼忘聖迹未顯實名不彰恰此鼓腹率我猖狂黃生既廣羣盜思通闇實師明匪予求蒙遺己濟物而天下爲公大庭唱基羲農宏贊六位時成離暉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璽而人罔僞亂爰暨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興事藉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靜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於德衰三辟興乎叔世既教既誘乃矯乃厲教亦既備矯亦既深彫琢生文抑揚成音羣能騁枝葉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爲病違彼爽塗而遵此險徑狡兔陵岡游魚遡川至曠深妙大象幽玄棄餌收置而貴功蹄筌先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徵辭拔本塞源遵迹求日尋響聆聲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屯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爲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希企邈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況乎行止復禮克己風人司箴敬貽君子征北將軍褚裒又引爲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裒將許之爲縣試問之充曰鷇雛投林豈啄擇木乃除剡縣令遭母憂服闋爲大著作郎干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爲永制累遷中書侍郎卒官充注徐書及周易音六篇釋莊論上下二篇詩賦表頌箏雜文二百四十首行於世子硯亦有文義參所述作郡舉孝廉充從兄式以平陳著績晉陽秋中興初仕至侍郎

## 袁宏

袁宏字彥伯侍中猷之孫也父勗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尚爲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引宏參其軍事累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爲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聞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爲允也溫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公勳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贊胡奴乃止後爲三國名臣頌曰夫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代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雖遭離不同迹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員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矣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賢於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患遇時難遇時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遺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照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人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面霸朝豫謀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人亡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譚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爲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趣舍抑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且哲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生所以不與魏氏所以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人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受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斷主則契於伯符晚節曜奇則三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謇諤而已哉然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況沉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紀德顯功雖大指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作範不可廢也復綴序所懷以爲之贊曰火德既微運纏大過洪飈扇海二溟揚波虬獸雖驚風雲未和潛魚擇川高鳥候柯赫赫三雄並迴乾軸競收杞梓爭採松竹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停菊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頤奇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俱碎達人兼善廢己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救生靈終明風槩公達潛朗思同蓍蔡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遘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愔愔幕裏算無不

經亹亹通韻跡不蹔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智能極物愚足全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尾神氣恬然行不修飾名跡無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疎朗牆宇高嶷忠存軌跡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荊棘人惡其上世不容哲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人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肆庭讜言盈耳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暎天下邈哉太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跡洿必僞處死匪難理存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愛敬既同情禮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搆增堂及陛端委獸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靈獨稟先覺標牓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雰雺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爲時棟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略既陳霸業已基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曰模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己久而可敬公衡沖達秉志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疇昔不造假翮鄰國進能徽音退不失德六合紛紜人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贊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實由老臣才爲世生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無鶺鴒固愼名器伯言謇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亦獻替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立行以恆匡主以漸清不增絜濁不加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莘莘衆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驤首天路仰揖玄流俯弘時務名節殊塗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尙想遐風載揖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從桓溫北征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耳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徙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余心遡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性强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與伏滔同在溫府府中呼爲袁伏宏心恥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甚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爲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率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宏見漢時傳毅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孝武太元初卒於東陽時年四十九撰後漢紀三十卷及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誄表等雜文凡三百首傳於世三子長超子次成子次明子明子有父風最知名官至臨賀太守

## 伏滔

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也有才學少知名州舉秀才辟別駕皆不就大司馬桓溫引爲參軍深加禮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游從溫伐袁眞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其上篇曰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爲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于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於世而終莫戒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商較而論之夫懸象著明而休徵表於列宿山河衿帶

而地險彰於丘陵治亂推移而興亡見於人事由此而觀則兼也必矣昔妖星
出於東南而弱楚以亡飛孛橫於天漢而劉安誅絕近則火精晨見而王淩首
謀長彗宵映而毋丘興亂斯則表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荊汝之利東連三
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
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芭
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藪澤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產草滋之實荒年之所取
給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偽豪右并
兼之門十室而七藏甲挾劍之家比屋而發然而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
及所以屢多亡國也昔考烈以衰弱之楚屢遷其都外迫強秦之威內遘陽申
之禍逃死劫殺二世而滅黥布以三雄之選功成垓下淮陰既囚梁越受戮嫌
結實主之威慮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之計庶幾後亡之福眾潰於一戰身脂
於漢斧劉長支庶奄王大國承衰亂之餘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極禍發王
安內懷先父之憾外眩姦臣之說招引賓客沉溺數術藉二世之資恃戈甲之
盛屈強江淮之上西向而圖宗國言未絕口身嗣俱滅李憲因亡新之餘資術
奮衰漢之末負力幸亂遂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下邑狼狽奔亡傾城受
戮及至彥雲仲恭公休之徒或憑宿名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東夏屬當多
難之世仍值廢興之會謀非所議相係禍敗祖約助逆身亡家族彼十亂者成
乎人事者也然則侵弱昏迷以至絕滅亡楚當之恃彊畏逼遂謀叛亂黥布有
焉二王逢逆寵之之過也公路僭偽眾釁之監也二將以圖功首難士少以驕
矜纍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跡皆寵盛禍淫福過災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
其下篇曰昔高祖之誅黥布也撮三策之要馳赦過之書乘人主之威以除逆
節之虜然猶決戰陳郗暴尸橫野僅乃剋之釁亦深矣長安之謀驛兵未交於
山東禍未搆於天下而馳說之士與闔境之人豈因誅放者亦已眾矣光武達
兵於肥餘魏祖馳馬於新苦而履九之間流彌兵去者十而七八焉夫王陵面
縛得之於矜石仲恭接刃成之於後覺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發疾豈
不勤哉文皇挾萬乘之威杖伊周之權內舉京畿之眾外徵四海之銳雲合兩
集推鋒以臨淮浦而誕斂晏然方舉城自固憑軾以觀王師於是築長圍起芬
樓高壁連塹負戈擊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
極言乎納之出奔淮左為墟悲夫信哉曾哀之言夫生乎深宮長於膏粱憂懼
不切於身榮辱不交於前則其仁義之本淺矣舉以南面之尊藉以列城之富
宅以制險之居養以乘強之威而無德以臨之無制以節之則厭溢樂禍之心
生矣夫以昏主御姦臣利甲資堅城飾令行於封內邪惠結於人心乘閒幸濟
之說日交於側猜詐觸咎之釁各馳於前見利如歸安在其不為亂乎況乘舊
寵挾前功畏逼懼亡以謀圖身之舉者望其俛首就羈不亦適哉易稱履霜堅
冰馴致之道蓋言漸也嗚呼斯所以亂臣賊子亡國覆家累世而不絕者歟昔
先王之宰天下也選於有德訪之三吏正其分位明其等級畫之封疆宣之政
令上下有序無僭差之嫌四人安業無并兼之國三載考績功罪不得逃其跡
九伐時修刑賞無所謬其實令之有漸軌之有度寵之有節權不外授威不下
黷所以杜其萌際重其名器深根固本傳之百世雖時有盛衰弱者無所懼其
亡遵有興廢強者不得資其算夫如是將使天下從風穆然軌道慶自一人惠
流萬國安有向時之患哉壽陽平以功封聞喜縣侯除永世令溫薨征西將軍
桓豁引為參軍領華容令太元中拜著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孝武帝
嘗會於西堂滔豫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
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遷游擊將軍著作如故卒官子系之
亦有文才歷黃門郎侍郎侍中尚書光祿大夫

## 羅含

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也曾祖彥臨海太守父綏滎陽太守含幼孤為叔母
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
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弱冠州三辟不就含父嘗宰新淦
新淦人楊羨後為含州將引含為主簿含傲然不顧羨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
焉及羨去職含送之到縣新淦人以含舊宰之子咸致賂遺含難違而受之及
歸悉封置而去由是遠近推服焉後為郡功曹刺史庾亮以為部江夏從事太

守謝尚與含爲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尋轉州主簿後桓溫臨州又補征西參軍溫嘗使含詣尚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溫問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也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奇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別駕以廨舍諠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爲材織葦爲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溫嘗與寮屬讌會含後至溫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徵爲尚書郎溫雅重其才又表轉征西戶曹參軍俄遷宜都太守及溫封南郡公引爲郎中令尋徵正員郎累遷散騎常侍侍中仍轉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含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爲德行之感焉年七十七卒所著文章行於世

## 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博學有才氣嘗爲箏賦成謂人曰吾賦之比嵇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桓溫引爲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爲殷仲堪參軍亦深被眷接仲堪在荆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還至荆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桓玄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玄曰白布纏棺豎旒旐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玄曰矛頭淅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愷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鍼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鍼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恒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日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廚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又爲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己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己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年六十二卒於官所著文集及啟蒙記行於世

## 郭澄之

郭澄之字仲靜太原陽曲人也少有才思機敏兼人調補尚書郎出爲南康相值盧循作逆流離僅得還都劉裕引爲相國參軍從裕北伐既克長安裕意更欲西伐集寮屬議之多不同次問澄之澄之不答西向誦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裕便意定謂澄之曰當與卿共登霸陵岸耳因還澄之位至裕相國從事中郎封南豐侯卒於官所著文集行於世

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詠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之美華林羣藻罕或疇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清思懷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構新情豈常均之所企太沖含豪歷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善平原覩而韜翰雖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終古鄒湛之持論褒貶之緣情實南陽之人傑並潁川之時秀季雅摛屬遒邁厥備咸德稱爲東岱之珍固其然矣彥伯未能混跡光塵而屈乎卑位擢時宏論亦足見其志耳季鷹縱誕一時不邀名爵黃花之什濬發神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尚稱

袁宏傳增委歌門○歌門文選作師門注師門單門也

晉書卷九十二考證



秀士林陽都之美尤重時彥曹毗沉研秘籍瞻足下寮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儒之論李充之學敏倩清壯也袁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潘陸之亞玄度學藝優贍筆削擅奇降帝問於西堂故其榮觀也君章蘭湘中之寶挺荊楚之材夢鳥發乎精誠豈獨日者之蛟鳳長庾矜能過實醞藉取容而才多逸氣故有三絕之目仲祥機思通敏延譽清流德輿西伐之計取定於徽指者矣

贊曰父豪垂法宮徽流音美哉羣彥楊裴翰林俱諧振玉各擅鏘金子安太沖道文綺爛袁庾充愷縞藻霞煥架彼群人共超清貫

晉書卷九十二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六十三

## 外戚

詳觀往誥逖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由來尚矣而多至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慚明悊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釁隙隨之者乎是以呂霍之家誅夷於西漢梁鄧之族勦絕於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興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者也由此觀之干時縱溢者必以凶終守道謙沖者永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逮于晉難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謐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愍懷濫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顛覆黎庶於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此之謂也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既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敗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賈充楊駿庾亮王獻之王恭等已入列傳其餘即敘其成敗以為外戚篇云

### 羊琇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耽官至太常兄瑾尚書右僕射琇少舉郡計參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琇正言苦諫還賜爵關內侯琇涉學有智算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為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恆有代宗之議琇密為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為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及帝為撫軍命琇參軍事帝即王位後擢琇為左衛將軍封甘露亭侯帝踐阼累遷中護軍加散騎常侍琇在職十三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初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遊讌以夜續晝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然黨慕勝己其所推奉便盡心無二窮窘之徒特能振恤選用多以得意者居先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者為其致節不惜軀命然放恣犯法每為有司所貸其後司隸校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尋以侯白衣領護軍頃之復職及齊王攸出鎮也琇以切諫忤旨左遷太僕既失寵憤怨遂發病以疾篤求退拜特進加散騎常侍還第卒帝手詔曰琇與朕有先后之親少小之恩歷位外內忠允茂著不幸早薨朕甚悼之其追贈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威

### 王恂 弟虔 愷

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之弟也父肅魏蘭陵侯恂文義通博在朝忠正累遷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爲令袁毅嘗餽以駿馬恂不受及毅敗受貨者皆被廢黜焉魏氏給公卿已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部亦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武帝踐位詔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咸寧四年卒贈車騎將軍恂弟虔愷

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累遷衛尉封安壽亭侯拜平東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徵為光祿勳轉尚書卒子士文嗣歷右衛將軍南中郎將鎮許昌為劉聰所害

愷字君夫少有才力歷位清顯雖無細行有在公之稱以討楊駿勳封山都縣公邑千八百戶遷龍驤將軍領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坐事免官起為射聲校尉久之轉後將軍愷既世族國戚性復豪侈用赤石脂泥壁石崇與愷將為鴆毒之事司隸校尉傅祗劾之有司皆論正重罪詔特原之由是眾人僉畏愷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焉及卒謚曰醜

### 楊文宗

楊文宗元武皇后父也其先事漢四世爲三公文宗爲魏通事郎襲封蔣亭侯早卒以后父追贈車騎將軍謚曰穆

## 羊玄之

羊玄之惠皇后父尚書右僕射瑾之子也玄之初爲尚書郎以后父拜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更封興晉侯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爲公成都王穎之攻長沙王乂也以討玄之爲名遂憂懼而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 虞豫 子胤

虞豫元敬皇后父也少有美稱州郡禮辟並不就拜南陽王文學早卒明帝即位追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山縣侯子胤嗣

胤敬后弟也初拜散騎常侍遷步兵校尉太寧末追贈豫官以胤襲侯爵轉右衞將軍與南頓王宗俱爲明帝所暱並典禁兵及帝不豫宗以陰謀發覺事連胤帝隱忍不問徙胤爲宗正卿加散騎常侍咸和二年宗伏誅左遷胤爲桂陽太守秩中二千石頻徙琅邪廬陵太守咸康元年卒追贈衞將軍加散騎常侍子洪襲爵

## 庾琛

庾琛字子美明穆皇后父也兄袞在孝友傳琛永嘉初爲建威將軍過江爲會稽太守徵爲丞相軍諮祭酒卒官以后父追贈左將軍妻毋丘氏追封鄉君子亮陳先志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詔追贈琛驃騎將軍儀同三司亮又辭讓亮在列傳

## 杜乂

杜乂字弘理成恭皇后父鎮南將軍預孫尚書左丞錫之子也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衞玠神清杜乂形清襲封當陽侯辟公府掾爲丹陽丞早卒無男生后而乂終妻裴氏繼居養后以禮自防甚有德音咸康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穆封裴氏爲高安鄉君邑五百戶至孝武帝時崇進爲廣德縣君裴氏壽考百姓號曰杜姥初司徒蔡謨甚器重乂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乂也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 褚裒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䂮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爲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䂮曰物各有所施榱椽之材不合以爲藩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家貧辭吏年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祜與䂮有舊言於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恆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辟西陽王掾吳王文學蘇峻之構逆也車騎將軍郗鑒以裒爲參軍峻平以功封都鄉亭侯稍遷司徒從事中郎除給事黃門侍郎康帝爲琅邪王時將納妃妙選素望詔娉裒女爲妃於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康帝即位徵拜侍中遷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恆使私童樵採頃之徵爲衞將軍領中書令裒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姻戚居之固讓詔以爲左將軍兗州刺史都督兗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鎮金城又領琅邪內史初裒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裒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衞將軍錄尚書事持節都督刺史如故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曰臣以虛鄙才不周用過蒙國恩累忝非據無勞受寵負愧實深豈可復加殊特之命顯號重疊臣有何勳可以克堪何顏可以冒進委身聖世豈復遺力實懼顛墜所誤者大今王略未振萬幾至殷陛下宜委誠宰輔一遵先帝任賢之道虛己受成坦平心於天下無宜內示私親之舉朝野失望所損豈少於是改授都督徐兗青揚州之晉陵吳國諸軍事衞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永和初復徵裒將以爲揚州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說裒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長史王胡之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歎服之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開府裒又以政道在於得才宜委賢任能升敬舊齒乃薦前光祿大夫顧和侍中殷

浩疏奏即以和爲尚書令浩爲揚州刺史及石季龍死裒上表請伐之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裒亶陳前所遣前鋒督護王顧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慶嶷進軍下邳賊即奔潰嶷率所領據其城池今宜速發以成聲勢於是除征討大都督青揚徐兗豫五州諸軍事裒率衆三萬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裒撫納之甚得其歡心先遣督護徐龕伐沛獲僞相支亶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義請援裒遣龕領銳卒三千迎之龕違裒節度單次代陂爲石遵將李菟所敗死傷大半龕執節不撓爲賊所害裒以春秋賈帥授任失所威略虧損上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事求留鎮廣陵詔以偏帥之重不應引咎遘寇未珍方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事求留鎮廣陵詔以偏帥之重不應引咎遘寇未珍方鎮任重不宜貶降使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石季龍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渡河將歸順乞師救援會裒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拔皆爲慕容皝及苻健之衆所掠死亡咸盡裒以遺圖不就憂慨發病及至京口聞哭聲甚衆裒聞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也裒益慚恨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遺近嗟悼吏士哀慕之贈侍中太傅本官如故謚曰元穆子歆字幼安以學行知名歷散騎常侍祕書監

何準

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寒微弱冠知名州府交辟並不就兄充爲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營塔廟而已徵拜散騎郎不起年四十七卒升平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侯子悅以父素行高絜表讓不受三子放悛潛放雖充悛官至南康太守早卒悛子元度西陽太守次叔度太常卿尚書潛字季玄起家祕書郎轉丞清正有器望累遷祕書監太常中護軍孝武帝深愛之以爲冠軍將軍吳國內史太元末琅琊王出居外第妙選師傅徵拜尚書領琅琊王師安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典選王師如故時潛脚疾固讓特聽不朝坐家視事又領本州大中正及桓玄執政以疾委免卒于東安帝反正追贈金紫光祿大夫昇子籍早卒次子融元熙中爲大



司農

王濛　子脩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曾祖豳歷位尚書祖佑北軍中候父訥新淦令濛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曉節始克己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己應物恕而後行莫不敬愛焉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常推厚居廱喜愠不形於色不修小潔而以清約見稱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憮然自入市買之歸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哀皤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司徒王導辟爲掾導復引匡術弟孝濛致牋於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杖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清彝倫榮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經渭混流虧清穆之風以允答具瞻儀刑海內導不答後出補長山令復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謹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就徙中書郎簡文帝之爲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閒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爲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曉求爲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盧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枕盛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常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二子脩蘊

脩字敬仁小字荊子明秀有美稱善隸書號曰流奕清舉年十二作賢全論濛以示劉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參微言起家著作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歎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王暹

王暹字桓子簡順皇后父驃騎將軍述之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勳軍虞初追贈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誄曰靖長子恪領軍將軍恪子欣之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欣之弟歆之廣州刺史暹少子璲樂德衛尉

王蘊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為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贍恤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事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以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嘉其謙讓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紓國朝之重於是乃受命鎮于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楊尹即本軍號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然以和簡為百姓所悅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遇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聯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蘊為知人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長子華早卒次恭在列傳恭弟爽字季明強正有志力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為遺詔爽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為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及國寶執權免爽官從兄恭再起兵以爽為寧朔將軍參預軍事恭敗被誅

褚爽

褚爽字弘茂小字期生恭思皇后父也祖裒父歆爽少有令稱謝安甚重之嘗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矣為義興太守早卒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爽子秀之炎之喜之義熙中並歷大官

史臣曰羊琇託肺腑之親處密闈之近登庸涉躋附之際預參經始之謀獲繾綣原私便著任遇寵冠而退然特勢位而驕傲屢犯憲章頻干國紀幸遇寬政得免刑書王愷地即渭陽家承世祿會參聞於秦儉但崇縱於奢淫競爽於季倫爭先於武子既虧清論有斁王猷雖復侈行易名未足懲惡勸善弘理微形外明季野神鑒內發仲祖提衡風流好尚推崇雅譽藉甚江表見重當時豈惟后族之英華抑亦搢紳之令望者也

贊曰託屬丹掖來輝紫地既擅寵任惟執鈞約乃寡失驕則陵人覆車遺戒詎足書紳

晉書卷九十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六十

## 隱逸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矚其次；文繫探幽，貞遯以成其象。故有避於言色，其道閑乎孔公；驕乎富貴，厥義詳於孫子。是以處柔伊存，有生之恆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道。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潔超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迹囂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貢書以符其志，絕轡以虛其心。玉輝冰潔，川渟嶽峙，修至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窅而無悶，修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至於體天作制之后，訟息刑清之時，尚乃側席幽貞，以康神化，徵聘之禮賁於巖穴，玉帛之贄委於塞衡，故月令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斯之謂歟。自典午運開，旁求隱逸，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悛之嘯詠林藪，峻其貞白之軌，成其出塵之迹，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今美其高尚之德，綴集于篇。

###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往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貳，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緜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為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為懷道迷邦。京答之以詩曰：周道斁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為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飡，何為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於靈，縕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眾人所翫，豈合物情。玄鳥紆幙，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沉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闚我，顰顣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為貴，動以九州為狹，靜以環堵為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螊蜮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悖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慚。統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儛，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紿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為喜慶，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

步佪憮靈談笑飛觴挑拌酬酢翩翩絖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爲之悲惋蝃蝀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愾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之眼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游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髮而臥不復言衆親踧踖即退遣丹珠各各分散後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塡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統乃操柂正檣折旋中流初作鯔鰌躍後作鯆䱐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答充又謂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喉囀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漱天雲雨響集叱咤讙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煙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覲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襡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 朱沖

朱沖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沖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慚以犢還沖沖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沖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咸寧四年詔補博士沖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沖爲太子右庶子沖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沖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沖亦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爲害卒以壽終

## 范粲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強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時州府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爲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爲征西司馬所歷職皆有聲稱及宣帝輔政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埸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又郡壤富實珍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老罷官郡既接近寇戎粲以重鎮輒去職朝廷尤之左遷樂涫令頃之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羣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爲侍中持節使于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恆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武帝踐阼泰始中粲同郡孫和時爲太子中庶子表薦粲稱其操行高潔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致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常加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長子喬

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媟辭弱冠受業於樂安蔣國明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見喬深相器重友人劉彥秋夙有聲

譽書謂人曰范伯孫體履純和理思周密晉每欲婚其一事而終不能光祿大夫李銓書論楊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五經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楊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好學不倦父棄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棄沒足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嘗抗論於朝廷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其爲伯夷叔齊復存於今如其疾篤益是聖主所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敘用深爲朝廷惜遺賢之譏也元康中詔求廉讓沖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貲以參選敘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稟德真粹立操高絜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篤孝純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又吏部郎郄隆亦思求海內幽遐之士喬供養衡門至于白首於是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舉孝廉八辟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鄉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其通物善導皆此類也外黃令高頤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譽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行身不臧爲物所歎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 魯勝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臣按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臺公卿士考論若臣言合理當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紀如無擯驗甘即刑戮以彰虛妄之罪事遂不報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其著述爲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敘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遞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異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 董養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秦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及楊后臨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秦何公卿處讖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夫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 霍原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徵不欲重往乃夜共造焉父友同郡劉岱將率之未果而病篤臨終勑其子沉曰霍原慕道清虛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後歸鄉里高陽許猛素服其名會爲幽州刺史將詣之主簿當車諫不可出界猛歎恨而止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及劉沉爲國大中正元康中進原爲二品司徒不過沉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參論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爲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裒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浚稱制謀僭使人問之原不答浚心銜之又有選東因徙三百餘人依山爲賊意欲劫原爲主事亦未行時有謠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豆爲霍收原斬之懸其首諸生悲哭夜

竊尸，共埋殯之，遣近縣償其不冤痛之。

郭琦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為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答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即堪為郎矣。」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為武帝吏，不容復為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修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為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為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趣者衆，固故以俛僕守道者蓋寡以終身，故令教養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按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旌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為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奏可，而朝不就，終于家。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錢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贏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贏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蓋疾時者共傳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氾騰

氾騰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閟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為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餘而卒。

任旭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父訪，吳南海太守。旭幼孤弱，兒童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為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歎曰：「任功曹真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尋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舉為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初，惠帝博求清節俊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潔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遁，辭疾不行。尋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並見羈絆，旭與賀循守死不回。敏卒不能屈。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召為參軍，手書與旭，欲使必到，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將軍，復召之。及為左丞相，辟為祭酒，並不就。中興建，公車徵，會遭母憂。于時司空王導啟立學校，選天下明經之士，旭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會有王敦之難，尋而帝崩，事遂寢。明帝即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不到，尚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崧議以為不可。太寧末，明帝復下詔備禮徵旭，始下而帝崩。咸和二年卒。太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作亂，事竟不行。子琚，位至大宗正，終于家。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恆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即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粗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鹿於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歎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於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而無倦色

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爛于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頹然箕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導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咸有鉤深味遠之言文常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闚其門者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踦之亞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夭壽長短時也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至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爲知機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寵葬之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並爲作傳贊頌其美云

## 龔壯

龔壯字子瑋巴西人也潔己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讎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克之壽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爲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祕而不宣乃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壯遂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譚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邁德論文多不載

##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也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兄嘉桓溫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由是名著海內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於三禮註論語行於世卒以壽終

## 韓績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也其先避亂居于吳之嘉興父建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爲操布衣蔬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土並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

辟以爲掾不就咸寧末會稽內史孔愉上疏薦之詔以安車束帛徵之尚書令諸葛恢奏續名望猶輕未宜備禮於是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於家于時高密劉緬字長魚城陽邴郁字弘文並有高名緬幼不羣俗長而希古篤學厲行化流邦邑郁魏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敦身謹絜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拱恂恂舉動有禮咸寧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緬郁並被公卿薦舉於是依續及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郁辭以疾緬聞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各以壽終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蜀名蜀朝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驤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東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雖壯常歎服焉桓溫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遣使勑所在四時存問尋而疝實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骴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翟湯

翟湯字道深雍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絜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餽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繼閉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司徒王導辟不就隨子縣界南山始安太守干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勑吏云翟公廉讓鄉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爲惠而更煩之益愧歎焉咸康中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薦之成帝徵爲國子博士湯不起建元初安西將軍庾翼北征石季龍大發僮客以充戎役勑有司特蠲湯所調湯悉推僕使委之鄉吏吏奉旨一無所受湯依所調限放免其僕使令編戶爲百姓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於家

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遷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嗇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鈞自物未能頓毒故先節其甚者且夫食飽吞鉤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篇門歠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年五十六卒子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顯孝武帝以散騎郎徵亦不至世有隱行云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貳臣之舉家于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焉與翟湯俱爲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彊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屢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慚焉乃復沉沒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也卒于家

辛謐

辛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謐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爲時楷法性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謐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謐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沒于劉聰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季龍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頹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爲太常謐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畛之者邪是故不學於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謐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棋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事松喬之

壽。永爲世範。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 劉驎之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驎之少尙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遁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爲長史。驎之固辭不受。沖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使驎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沖勑人代驎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驎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羣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居于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驎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驎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若此。卒以壽終。

##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歎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反。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曰。今四表輯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急。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眾人之所收。收眾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眾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乃諡曰玄居先生。

## 楊軻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麤飲水。衣褐縕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踈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于隴山。曜後爲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龍嗣僞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于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尙。軻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歎有深致。季龍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臥土牀。覆以布被。倮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答。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頹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季龍送以安車蒲輪。遣十戶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絕。其後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爲戍軍追擒。并爲所害。

##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土牀。夏則并食于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詠。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暐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暐。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尠得與言。數年病卒。

##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詠岩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尙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暐徵至鄴。及見暐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

歲餘詐狂，暐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諡曰崇虛先生。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食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縕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為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為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遺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苻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磐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為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效，尚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驛白之，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褒賜命服，諡曰安道先生。

石垣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弊。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喪葬，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闇中取物，如晝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宋纖

宋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隱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顒、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注論語，及為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使者張興備禮徵為太子友，興逼喻甚切。纖喟然歎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諡曰玄虛先生。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羣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為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諡曰玄德先生。

郭瑀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遊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為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柏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皋，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傳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為狄場，二都盡為戎穴，天子僻陋江東，名教淪於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

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避寵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于南山。及天錫滅，苻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及苻氏之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脈病三年，不豫絕其餐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間，西伐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遊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于屋。屋之為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厓閣，飲氣而卒。

## 祈嘉

祈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窗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為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遊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為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為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 瞿硎先生

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為名焉。大司馬桓溫嘗往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為之銘贊。竟卒於山中。

##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鎮軍郗愔召為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於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乃著論曰：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遁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者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偽。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偽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為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敗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闇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途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迹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遁忘反，為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偽，外眩囂華，內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與珣遊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遁不反，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

心俗喪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絶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絶其召命疏奏帝許之遠復還剡後王珣爲尚書僕射上疏復請徵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徵之復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僕射王珣又上疏遠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保侍遠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難進爲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會病卒長子勃有父風義熙初以散騎常侍徵不起尋卒

龔玄之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也父登歷長沙相散騎常侍玄之好學潛默安於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響維之詠丘園旌東帛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絜己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於懷抱哉思挹雅言希承諷議可並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指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弟子元嘉亦有德操高尚不仕舉秀才及州辟召並稱疾不就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累徵遂不起卒於家

陶淡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僊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絶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會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閉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素閒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其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而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暮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絶州郡親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深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轡爲榮邪夫謝以不實此劉公幹所以招誚君子其辨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

嘗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遠數宴話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擧之至州而言笑實適不覺其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贈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慍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並行於世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途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庶政以道濟時處則振拔囂埃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尚矣公和之居窟室甕牖編草誡叔夜而凝神鑒威肇之處叢祠衣無金帛對子荊而陳貞則並滅景而弗追柳惲徇平之流亞夏統遠稱其孝友宗黨高其諒直歌小海之曲則伍胥猶存固貞石之心則公閭尤愧時幸洛濱之觀信乎茲言宋纖幼懷遠操清規映拔楊宣頌其畫象馬岌歎其人龍玄虛之號實斯爲美餘之數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著論而矯俗或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而棲衡泌含和隱璞乘道匿輝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葉者矣

贊曰厚秩招累修名順欲確乎壯士超然絕俗養粹巖阿銷聲林曲激貪止競永垂高躅

晉書卷九十四



董京傳字威輦○逸士傳作董威輦此云京字威輦小異

亦將聞我擧顏而去○擧監本誤卑今從音義改正

郭文傳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滌山中○臣宗檟按滌監本訛絳羅隱詩杳杳諸天路蒼蒼大滌山正指其地今改正

譙秀傳秀避難宕渠○宕監本誤巖地理志宕渠郡名殆宕誤岩岩復誤巖也今改正

鄧攸傳始安太守干寶與湯通家○干監本訛于今從本書干寶傳改正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 列傳第六十五

### 藝術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冥符弼成人事旣興利而除害亦威衆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然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諒非一緒眞雖存矣僞亦憑焉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敘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好神仙世祖尤耽讖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旣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錄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爲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 陳訓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祕學天文算曆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爲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櫬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訓隨例內徙拜諫議大夫俄而去職還鄉及陳敏作亂遣弟宏爲歷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訓鄉人秦璩爲宏參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乃赦之時宏攻征東參軍衡彥於歷陽乃問訓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五百人而有不得理命將士攻之果爲彥所敗方信訓有道術乃優遇之都水參軍淮南周玘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玘曰脫如來言當相爲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玘果爲義興太守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寇洛陽歷陽太守武瑕問訓曰國家人事如何訓曰胡賊三逐國家當敗天子野死今尚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酷瑕又問其以明年吉凶者訓曰揚州刺史當死武昌大火上官將軍亦當死至明年刺史劉陶卒武昌大火燒數千家時甘卓爲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爲眄刀又目有赤脈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爲王敦所害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訓年八十餘卒

### 戴洋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爲酒藏吏授符籙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旣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爲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爲臺吏知吳將亡託病不仕及吳平還鄉里後行至瀨鄉經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經老君祠而不下馬未達橋墜馬死者不鳳言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同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答曰熒惑入南斗八月有暴水九月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冰作亂冰旣陷揚州洋謂人曰視賊雲氣四月當破果如其言時陳敏爲右將軍當邑令孫況見而敬之洋曰敏當作賊族滅何足願也未幾敏果反而族誅況欲迎其家累洋曰此地當敗得風不得正豈可移家於賊中乎況便止敏末敏弟昶攻當邑況遂以單身走免其後都水馬武舉洋爲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旣而皆如其夢廬江太守華譚問洋曰天下誰當復作賊者洋曰王機尋而機反陳鑒問洋曰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佩當是不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玘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爲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冶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爍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即移居東府病遂差鎮東從事中郎張闓舉洋爲丞

相令史時司馬颺爲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慎下吏颺後果坐吏免官洋又謂曰卿雖免官十一月當作郡加將軍至期爲太山太守鎮武將軍颺賣宅將行洋止之曰君不得至當還不可無宅颺果爲徐龕所逼不得之郡元帝增颺衆二千使助祖逖洋勸颺不行颺乃稱疾收付廷尉俄而因赦得出元帝將登阼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景午太令史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主盡出上下盡空德將出游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囚雖當時避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今大王內無含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何爲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邪乃從之及祖約代兄鎮譙請洋爲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爲妖白約收洋付劒奸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救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聚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振往時垂飢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即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竟不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魯延求追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僞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擒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約表洋爲下邑長時梁國人反逐太守夏晏梁城峻險約欲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以八月辛酉日反日辰俱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譙北棄德伐刑賊必破亡又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爲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剋約從之果平梁城太寧三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及王教作逮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爲主應者爲客辰星若出太白爲主辰星爲客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韶伐之約乃率衆向合肥俄而敎死衆敗遂住壽陵洋又曰江淮之閒當有軍事譙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不從豫土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值大雪閒西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反執約兄子廣送于石勒約府內地忽赤如丹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犯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南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賊退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咸和初月暈在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爲天門閉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三年五月大風雷雨西北來城內晦冥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遣佐近直愛下援貧昔秦有此變卒致亂亡約大怒收洋繫之遣部將李梵將兵到廣江其衆盡散約召洋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倘可約欲東向歷陽其衆不樂東下皆叛約劫約妹及嬪奔于石勒約到歷陽祖燠問洋曰君昔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歷陽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如洋曰此當復有反者臺下來年三月當太平江州當大喪後南方復有軍事去此千里尋而牽騰叛約約率所親將家屬奔于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溫嶠卒郭默據湓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親屬並盡皆如洋言約既敗洋往尋陽時劉胤鎮尋陽胤問洋曰我病當差不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年與命幷必凶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胤曰我當解職將君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當作江州不得解職胤曰溫公不復還邪洋曰溫公雖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時迴風從東來入胤兒船中西過狀如匹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池下來攝提下去咸池爲刀兵大殺爲死喪到甲子日申時府內大聚骨埋之胤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也胤築府東門洋又曰東爲天牢牢下開門憂天獄至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臘近可開門以五十人備守幷以百人備東北寅上以卻審氣胤不從二十四日壬辰胤遣爲郭默所害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爲參軍將隨宣

往襄陽太尉陶侃留之住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一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之分野石勒遂死熒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黃道未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鉤繞畢向昴畢爲邊兵主胡夷故重天弓以射之熒惑逆行司無德之國石勒死是也勒之餘燼以自殘害今年官與太歲太陰三合癸巳癸爲北方北方當受災歲鎮二星共合翼軫從子及巳俳徊六年荊楚之分歲鎮所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角亢角亢鄭之分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石季龍若興兵東南此其死會也宜若應天伐刑德據宋鄭則無敵矣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侃志在中原聞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侃薨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尊有大鹿向西城門洋曰野獸向城主人將去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前白氣同時亮欲西鎮石城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不當也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鄂城九月洋言於亮曰毛豫州今年受死問昨朝大鑄晏風當有怨賊報仇攻圍諸侯賊宜遠候邊寶問當在何時答曰五十日內其夕又曰九月建戌朱雀飛驚征軍還歸乘戴火光天示有信災廢東房葉落歸本應有後患明日又曰昨夜火殃非國福今年架屋致使君病可因燒屋移家南渡無嫌也寶即遣兒婦還武昌尋傳賊當來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千爲君支爲臣丁爲征西府亥爲邾城功曹爲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實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爲貴人加丁下魁上有空亡之事不敢進武昌也賊果陷邾城而去亮問洋曰故當不失石城否洋曰賊從安陸向石城逆太白當伐身無所應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客氣三合己亥己爲天下亥爲戎胡季龍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不洋曰恨曉猶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爲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庾翼代亮洋復爲占候少時卒年八十餘所占驗者不可勝紀

## 韓友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爲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占卜能圖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患意友爲筮之使囊作野豬著臥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據王睦病死已復魄友爲筮之令以丹囊版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鄣泥臥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爲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髑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著牖牖閉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友卜家中安否友曰鄉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即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洪後爲廣陽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出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草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往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叔發狂絞殺兩子幷殺婦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殯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宣城太守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時日將有大鵬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爲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鵰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捕得之祐乃還石頭書讖後爲吳郡太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干寶問其故友曰筮卦用五行相生殺如按方投藥治病以冷熱相救其差與不差不可必也友以元康六年舉賢良元帝渡江以爲廣武將軍永嘉末卒

##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有思義能易筮嘗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臥鬼來嘗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檄文後三寸作田字畔方一寸二分使舉手以臥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雖人夏侯藻母病困諸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嘷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嘷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撾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即齧犬所咋死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廳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爲一卦智乃爲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荊馬鞭者便就買以慰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慰之三年淩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其消災轉禍不可勝紀而卜筮所占千百皆中應驗少亦多病智乃爲符使帶佩之誦其文既而皆驗莫能學也性深沉常自言短命曰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巫醫挾道術者死吾守易義以行之猶當不應此乎太元末爲司馬昌明所殺

步熊

步熊字叔羆陽平發干人也少好卜筮數術門徒甚盛熊學舍側有一人燒死吏持熊諸生謂爲失火熊曰已爲卿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火主來者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中有人又鄰人兒遺行或告以死其父母號哭制服熊爲之卜曰當還如期果至趙王倫聞其名召之熊謂諸生曰倫死不久不足應也倫怒遣兵圍之數重熊乃使諸生著其衣南走倫兵悉赴捉之熊密從北出得脫後爲成都王穎所辟穎使熊射覆物無所失後穎奔關中平昌公模鎮鄴以熊穎濮陳之

杜不愆

杜不愆廬江人也少耽外祖郭璞學易卜筮有驗高平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按卦言之卿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雌龍盛置東牆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雌雄飛來與交既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入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入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應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入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雌果得至景午日超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惠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不愆後占筮轉疎無復此類後爲桓嗣建威參軍

嚴卿

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卿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既必不停宜以穰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著船前求索止得駮狗無白者卿曰駮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殺小畜正及六畜鞏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如有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隗炤

隗炤汝陰人也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視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韶來頓此亭姓韓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憚夫言輒止期日有韓使者止亭中妻遵前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曾爲人卜也使者曰嘻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魏窮連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實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發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

意其，金有五百斤，蓋以青瓷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卜珝

卜珝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珝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為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為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珝曰：子勿為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珝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瑯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珝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為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珝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為光祿大夫，珝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偽位，徵為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珝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珝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為是行也。聰大悅，署珝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為琨所敗，珝卒先奔，為其元帥所殺。

鮑靚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也。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墜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稍遷南陽中部都尉，為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王機時為廣州刺史，入廁，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搏，良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鴨。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機尋誅死。靚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吳猛

吳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己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庾亮為江州刺史，嘗遇疾，聞猛神異，乃迎之，問己疾何如。猛辭以算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大斂，遂失其尸。識者以為亮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

幸靈

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羣居，見侮而無慍色。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為癡也。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為？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時順陽樊長賓為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箸一雙，靈作而未輸，或竊之，俄而竊者心痛欲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我箸乎？竊者不應，有頃愈急，靈曰：若爾不以情告我者，今真死矣。竊者急還乃首出之，靈於是飲之以水，病即立愈。行人由此敬畏之。船成，當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請自牽之，乃手執箸，惟用百人而船去如流，衆大驚怪，咸稱其神，於是知名。有龔仲儒女病積年，氣息財屬，靈使以水含之，已而強起，應時大愈。又呂猗母皇氏得痿痹病十有餘年，靈療之，去皇氏數尺而坐，瞑目寂然，有頃，顧謂猗曰：扶夫人令起。猗曰：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倉卒起耶？靈曰：但試扶起。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扶，即能自行，由此遂愈。於是百姓奔趣，水陸輻輳，從之如雲。皇氏自以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留水一器，令食之，每取水，輒以新水補處，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時高悝家有鬼怪，言語呵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劾而不能絕。適值靈乃要之，靈於陌頭望其屋，謂悝曰：此君之家邪？悝曰：是也。靈曰：知之足矣。悝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悝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並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絕。靈所救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即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之傾覆於途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州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服人以為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間，違其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

相半焉

##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及洛中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投勒大將軍郭黑略家黑略每從勒征伐輒豫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澄即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之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謂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何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幷欲苦澄澄乃潛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澄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勑龍取水遂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宥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遣從弟岳攻勒勒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保石梁塢季龍堅柵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潔齋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於掌上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晳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敬澄彌篤時石葱將叛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愼無食葱俄而石葱果走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及季龍僭位遷都于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爲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公遊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爲海鷗鳥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眞僞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方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祠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澄時止鄴城寺中弟子徧於郡國嘗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邪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季龍太子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看之邃即馳信往視則果已得病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

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遠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倘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季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遠遠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兩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遠固留不住所謀遂泄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壁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慘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喝云衆僧祝願澄又自祝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略還自說墜羌圍中東南走馬之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正是澄祝願時也時天旱季龍遣其太子詣臨漳西溢口祈兩久而不降乃令澄自行卽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兩方數千里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黃河中舊不生龜時有得者以獻季龍澄見而歎之曰桓溫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後果如其言也季龍嘗晝寢夢見羣羊黃魚從東北來齎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後亦皆驗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噀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騶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兩亦頗有酒氣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屠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譯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旦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慎之季龍引澄入東閣與其后杜氏閒飲之澄曰臺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后曰和尚慈悲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慈但使少者不昏卽好耳遂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誡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謂季龍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爲重禍邪陛下若舍恕加慈者倘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宜當爲彗星下播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季龍大享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兵閱小字棘奴季龍遣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冕髻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啓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無復言謂弟子法祚曰戊寅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 麻襦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縣市中乞丐恆著麻襦布裘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飴天馬趙與太守籍狀收送詣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季龍不解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酉戌愛玄命絕歷終有期金離消于壞邊荒不能遵脩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奇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頹久游閬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游閬其所直人莫能曉季龍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請步云我當有所過君至合口橋見待使人如言而馳至橋麻襦已先至後幕容儁殺季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爲一柱殿下卽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爲天馬之應云

##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臥。恆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初止鄴城西沙門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於上編菅為禪室，常坐其中。季龍資給甚厚，道開皆以施人。人或來諮問者，道開都不答。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於山舍，敕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如蟬蛻耳。乃為之贊云。

## 黃泓

黃泓字始長，魏郡斥丘人也。父沉，善天文祕術。泓從父受業，精妙踰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動。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說瞻曰：王浚昏暴，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廆法政修明，虛懷引納，且讖言真人出東北，儻或是乎？宜相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廆，廆待以客禮，引為參軍，軍國之務動輒訪之。泓止說成敗，事皆如言。廆常曰：黃參軍，孤之仲翔也。及皝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重之。石季龍攻皝，皝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無可憂也，不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為追擊之備。皝曰：今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足為疑。及期，季龍果退，皝益奇之。及慕容儁即王位，遷從事中郎。儁聞冉閔亂，欲圖中原，訪之於泓，泓勸行，儁從之。及儁僭號，署為進賢將軍、太史令、關內侯。暐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亭侯，又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暐決大事，輒令詳其吉凶。慕容評譖其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為太史令。皆驗，尋加給事中。泓侍暐，不以毀己易心。慕容暐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人，恨吾年過不見耳。年九十七卒。卒後三年，僞吳王慕容垂興焉。

## 索紞

索紞字叔徹，敦煌人也。少遊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為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紞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己；無為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為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紞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遶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紞曰：馬屬離，離為火，火，禍也。人上山，為凶字。但見松柏，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為無門也。三周，三期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紞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紞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桷夢內中有一人著赤衣，桷手把兩杖，極打之。紞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俄而亦驗。黃平問紞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紞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索綏夢東有二角書，皆綠大角，朽敗，小角有題，書纍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紞曰：大角朽敗，腐棺木也。小角有題，題所謂一在前，凶也。一在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紞曰：脚肉被啖，為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紞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為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紞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為西閤祭酒，紞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蒙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 孟欽

孟欽洛陽人也少有左道幻惑之術言善惡而召之苻堅召詣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融遣吏收欽欽至融大會羣僚欽瞋目左右收欽欽化為旋風飛出第外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衆距戰或前有溪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末復見於青州苻朗尋之入于海島

##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遊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於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於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為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鮮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強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床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為吉明年癸未敗於淮南所謂未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既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諡曰文及萇死萇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其所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

## 僧涉

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為沙門苻堅時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能以祕祝下神龍每旱堅常使之呪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卒於長安後大旱移時苻堅歎曰涉公若在豈憂此乎

## 郭黁

郭黁西平人也少明老易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苻氏每有西伐之問太守趙凝使黁筮之黁曰若郡內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凝乃申約屬縣至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凝凝怒其非時也內處鮮卑懼而夜遁凝以告黁黁曰是也國家將亡不可復振苻堅末當陽門震刺史梁熙問黁曰其祥安在黁曰為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主上一當反國一死此城歲餘而鄯善及前部王朝于苻堅西歸鄯善王死於姑臧呂光之王河西也西海太守王穆起兵應光黁謂光之左丞呂寶曰千里襲人自昔所難況王者之師天下所聞何可詭伏以邀成功黁不可從襲人大事黁曰若其不捷黁自伏鈇鉞之誅如其剋也左丞為無謀矣光從而剋之光比之京管常參幃幄謀議光將伐乞伏乾歸黁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功終當覆敗太史令賈曜以為必有秦隴之地及剋金城光使曜詰黁黁密謂光曰昨有流星東墜當有伏尸死將雖得此城憂在不守正月上旬河冰將解若不早渡恐有大變後二日而敗聞至光引軍渡河訖冰泮時人服其神驗光以黁為散騎常侍太常黁復以光年老知其將敗遂與光僕射王詳起兵作亂百姓聞黁起兵咸以聖人起事事無不成故相率從之如不及黁以為代呂者王乃推王乞基為主後呂隆降姚興果以王尚為涼州刺史終如黁言黁之與光相持也逃人稱呂統病死黁曰未也光統之命盡在一時後統死三日而光死黁又曰涼州謙光殿後當有索頭鮮卑居之終於禿髮傉檀沮渠蒙遜迭據姑臧黁性褊隘不為士庶所附戰敗奔乞伏乾歸乾歸敗入姚興興以滅姚者晉遂將妻子南奔為追兵所殺也

##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為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為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

交錯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既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為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為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何如什曰必使大化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儁每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卽馳驛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羅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留王西國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苻堅已為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屬姑臧大風羅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有叛者尋皆殄滅沮渠蒙遜先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主光遣其子纂率衆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羅什答曰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於合棃俄又郭黁起兵纂棄大軍輕還復為黁所敗僅以身免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叉誑詐告資曰叉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為繩叉療果無效少日資亡頃之光死纂立有豬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於殿前蟠臥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號其殿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羅什曰此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己脩德以答天戒纂不納後果為呂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義旨既覽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興使沙門僧䂮僧遷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為慧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弦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于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欲鄣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曇霍

沙門曇霍者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傉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污行步如風雲言人死生貴賤無毫釐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異莫能測也每謂傉檀曰若能安坐無為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己傉檀不能從傉檀女病

甚請救療雲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雲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傅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雲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傅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

臺產

臺產字國儁上洛人漢待中崇之後也少專京氏易善圖讖祕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算六日六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汎情教授不交當世劉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其大司空劉均舉臺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臺極言其故曜見而嘉之引見訪以政事臺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甚懇至曜改容禮之署爲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至明年而其言皆驗曜彌重之轉大中大夫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綬爵關中侯

史臣曰陳戴等諸子並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之幽微窮陰陽之祕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璞知有晉之亡姚去姚以歸晉追兵奄及致斃中塗斯則遠見秋毫不能近知目睫澄什爰自遐裔來游諸夏什既北見星象澄乃服役鬼神並通幽洞冥垂文闡教諒見珍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舉之者神良有以也鮑吳王幸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能厭勝禳災隱文彰義雖復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用者焉然而碩學通人未宜枉墜

贊曰傳敘災祥書稱龜筮應如影響叶若符契怪力亂神詭時戚世榮尚弗已必致流弊

晉書卷九十五



韓友傳使畫作野豬著臥處屏風上○畫一本作或

卜珝傳猶子之不能免卿然也○然監本訛相今從上文有位篇卿然句改

佛圖澄傳勒召澄試以道術○道監本作智今從宋本

孟欽傳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監本脫有字從宋本增

王嘉傳又著拾遺錄十卷○汪士漢云原書一十九卷共二百二十篇所載伏羲以來異事前世奇說之說奇處不完蕭綺纔拾殘缺而敘之今約篇十卷

晉書卷九十五考證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十六

烈女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之風斯著援高情而獨秀魯冊於是飛華挺峻節而孤標周篇於禹稷茂徽烈無弘柔順無愆隔代相望踵非一緒然則虞與嬀汭夏戚塗山有娀有娥廣殷之業太任太姒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揚芬斯皆禮極中閨義殊月室者矣至若恭姜誓節孟母求仁華率傳而經齊樊授規而霸楚曦文伯於奉劍懷子發於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符隱志既昭婦則且擅母儀子政緝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具宜圖範有裨陰訓故上從秦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加撰錄爲之傳云或位極后妃或事因夫子各隨本傳今所不錄在諸僞國暫阻王猷天下之善足以懲勸亦同搜次附于篇末

羊耽妻辛氏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威主國不可以不慴宜威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託太傅皆屬以後事此盲猫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人任爲人死視死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袒曰鍾士季何故西出袒曰將爲減事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單旅之閒可以濟者其唯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祜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泰始五年卒年七十九

杜有道妻嚴氏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于杜氏十八而嫠居于植女嫁並孤貧憲雖少嘗不改節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嫁亦有淑德傳玄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玄內外以爲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亦由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柰何與之爲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歛蠭耳吾恐卵破雪銷行自有在遂與玄爲婚晏等尋亦爲宣帝所誅植後爲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鄰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鄉坐預後果爲僞同三司玄前妻子咸年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亦有名於晉內其知人之鑒如此年六十六卒

王渾妻鍾氏

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矣容止善嘏叡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既適渾生濟濟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謂渾中弟淪也琰女亦有才淑爲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羣小雜處琰自幃中察之既而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書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遠止其人數年果士琰明鑒遠識皆此類也渾弟淡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鄭袤妻曹氏

鄭袤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袤先娶孫氏早亡娉之爲繼室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奉養至於叔妹喪婦之間盡其禮節咸得歡心及袤爲司空其子默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懷戒滿每歎等升進輒憂之形於聲色然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袤等所獲秩俸悉以班散親姻務令周給家無餘貲初孫氏產子黎陽及袤薨讓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元妃理當從葬不可使孤魂無所依邪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婦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以爲趙姬之下叔隗不足稱也太康元年卒年八十二

愍懷太子妃王氏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居于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爲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爲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鄭休妻石氏

鄭休妻石氏不知何許人也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邑稱之既歸鄭氏爲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沉生命棄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養沉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陶侃母湛氏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爲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鉢飡遺母湛氏封飡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臥新薦自剪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辦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宜以功名顯

賈渾妻宋氏

賈渾妻宋氏不知何許人也渾爲介休令被劉元海將喬晞攻破死之宋氏有姿色晞欲納之宋氏罵曰屠販奴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爾安乎何不促殺我因仰天大哭晞遂害之時年二十餘

梁緯妻辛氏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爲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爲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許延妻杜氏

許延妻杜氏不知何許人也延爲益州別駕爲李譲所害譲欲納杜氏爲妻杜氏號哭守尸罵曰汝讐逆賊無道死有先後事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爲賊妻也譲怒遂害之

虞潭母孫氏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兒尚孫氏雖少書不改節躬自撫養勤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遠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摩壁允洽爲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貲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貲其所服環瑱以爲軍賞于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爲獨不潭即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賜曰定夫人

周顗母李氏

周顗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顗父浚爲安東將軍時嘗出獲還兩通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閉浚至與一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開人擧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爲妻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悴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美父兄許之遂生

數及嵩謨而顗等既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作婦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顗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中興時顗等並列顯位書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磊磊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張茂妻陸氏

張茂妻陸氏吳郡人也茂爲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氏傾家產率茂部曲爲先登以討充充敗陸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剋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尹虞二女

尹虞二女長沙人也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弢戰敗二女爲弢所獲並有國色弢將妻之女曰我父二千石終不能爲賊婦有死而已弢並害之

荀崧小女灌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穆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弟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王凝之妻謝氏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歆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又嘗讌玄舉植不進曰爲屋數經心爲天分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讌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讌客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既聞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方命婢膏鬱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率虛爲之改容乃不害濤自爾羣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讌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帶素褥坐於帳中柳東脩整帶造于別榻道韞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胸府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

劉臻妻陳氏

劉臻妻陳氏者亦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又撰元日及冬至進見之儀行於世

皮京妻龍氏

皮京妻龍氏字鐸西道縣人也年十三適京未逾年而京卒京二弟亦相次而隕既無胤嗣又無棄功之親憐貨其嫁時資裝躬自紡績數年間三喪俱舉葬斂畢每時享祭無闕州里聞其賢雇有媵者鐸善不改雖守節窮居五十餘載而卒

孟昶妻周氏

孟昶妻周氏昶弟顗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初桓玄當推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悔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襯其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權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當欲建非常之謀

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況貲財乎遂傾貲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顗妻云一昨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顗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盂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何無忌母劉氏

何無忌母劉氏征虜將軍建之女也少有志節弟牢之爲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榻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舋促汝能如此吾雖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說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劉聰妻劉氏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偽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善營女工夜誦書籍傳母恆止之娥敷習彌厲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歎伏性孝友善風儀進止聰既僭位召爲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爲后將起鸞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勑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鸞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爲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尊明君納諫之昌下忿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以奠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谷歸於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恐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羣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朕無憂矣及娥死偽諡武宣皇后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步擧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於娥初與娥同名拜左貴嬪尋卒偽追諡武德皇后

王廣女

王廣女者不知何許人也容質甚美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爲西揚州刺史權帥梅芳攻陷揚州而廣被殺王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閨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王罵曰禽畜我欲誅反賊可謂反乎吾閤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逵以塞大恥辭氣猛厲言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

陝婦人

陝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僑居陝縣專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羣烏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爲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呼延謨爲太守既知其冤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誄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靳康女

靳康女者不知何許人也美姿容有志操劉曜之誅靳氏將納靳女爲妻靳曰陛下既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污宮伐樹而況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

韋逞母宋氏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輒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于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廖東高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赧讀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爲太常堅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倜儻樂遺闕時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既久晉傳零

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也咸有寵於天錫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吾死後豈可爲人妻乎皆曰尊者不諱妾請效死供灑掃地下誓無他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天錫疾瘳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苻堅妾張氏

苻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汧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于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嘷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以來每夜羣犬大嘷衆雞夜鳴伏聞廄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與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張氏乃自殺

竇滔妻蘇氏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

苻登妻毛氏

苻登妻毛氏不知何許人壯勇善騎射登爲姚萇所襲管壘既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交戰殺傷甚衆衆塞不敢爲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天子后豈爲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寧不鑒照萇怒殺之

慕容垂妻段氏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僞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而婉慧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爲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爲繼室遂有殊寵僞宛陽王德亦娉季妃焉姊妹俱爲垂德之妻卒如其志垂既僭位拜爲皇后垂立其子寶爲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遠西高陽二王陛下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貪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爲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爲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宛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垂死寶嗣僞位遭麟逼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讓以元妃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下咸以爲然僞中書令韓建大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之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配饗安皇先后言虛實尚未可知宜依閻后故事寶從之其後麟果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段豐妻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遷於豐豐爲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僞毒光公餘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己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剋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燾覩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僞辭以疾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裾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

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堂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舊娥宅前娥閉挽歌之聲慟絕良久

呂纂妻楊氏　呂紹妻張氏

呂纂妻楊氏弘農人也美姿有義烈纂被呂超所殺楊氏與侍婢十數人殯葬于城西將出宮超慮賫珍物出外使人搜之楊氏厲聲責超曰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寶超慚而退又問楊氏玉璽所在楊氏怒曰璽毀之矣超將妻之請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乃自殺時呂紹妻張氏亦有操行年十四紹死便請爲尼呂隆見而悅之欲犯其行張氏曰欲樂至道誓不受辱遂昇樓自投於地二脛俱折口誦佛經儼然而死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學清辯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爲玄盛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歸於己生玄盛之創業也謨謀經略多所啟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教煌及玄盛薨子士業嗣位尊爲太后士業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士業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懼其失云何輕舉親冀非蒙遜敵武善用兵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已來有幷兼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今國雖小足以爲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誡也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戰俟時而動言猶在耳奈何忘之不如勉修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無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將亡士業不從果爲蒙遜所滅尹氏至姑臧蒙遜引見勞之對曰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諫之曰母子命雖人手奈何倍傷且國敗子孫屠滅何獨無悲尹氏曰與滅死生理之大分何爲同凡人之事起兒女之悲吾一婦人不能死亡覓慳斧鉞之禍求爲臣妾乎若殺我者吾之願矣蒙遜嘉之不誅爲子茂度娉其女爲妻及親氏以武威公主妻茂度尹氏及女還居酒泉既而女卒撫之不哭曰汝死晚矣沮渠無諱時鎮酒泉每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測其言答曰子孫流漂託身醜虜老年餘命當死於此不能作氈裘鬼也俄而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沮渠酒泉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終不還矣使者不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于伊吾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致陵夷罕樹風檢虧閑爽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汨之以苻姚三月歌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樂舊之情貌驚風埃脫落名教頹纓忘反於茲爲極至若惠風之數喬屬道盪之對孫恩荀女稱急於重圍張婁報德於強寇僭登之后蹈死不迴偽寨之妃捐生匪吝宗幸抗情而致天王斬守節而就終斯皆冥賾義途匪因教至雖清漠之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難無慚雅引比夫縣梁廉頑齒劍如歸異日齊風可以激揚千載矣

贊曰從容陰禮婉娩柔則載循六行爰昭四德操絜風霜譽流邦國彤管貽訓清芬靡忒

晉書卷九十六

晉書卷九十六考證

王渾妻傳琰女亦有才淑○琰監本訛婦今改正

陶侃母湛氏傳以一埳鮓遺母○埳監作坩此因音義作鉗而訛耳又鮓監誤

作鮺

周顗母李氏傳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臣宗楷按本書周顗傳弟嵩嘗因酒瞋目以所燃蠟燭投之顗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是呼嵩爲阿奴而此復以阿奴爲弟謨小字前後小異

何無忌母劉氏傳劉氏潛以屛覆燭徐登櫈於屛風上窺之○櫈各本訛橙今以音義改正

晉書卷九十六考證

# 晉書卷九十七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 列傳第六十七

### 四夷

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蕩蕩坤儀九區之所均載考羲軒於往統肇承天
而理物訊炎昊於前辟爰制地而疏疆襲冠帶以辨諸華限要荒以殊遐裔區
分中外其來尚矣九夷八狄被靑野而亙玄方七戎六蠻絺西宇而橫南極繁
種落異君長遇有道則時遵聲教鍾無妄則爭肆虔劉趨扇風塵蓋其常性也
詳求遐議歷選深謨莫不待以羈縻防其猾夏武帝受終衰魏廓境全吳威略
旣申招攜斯廣迷亂華之議矜來遠之名撫舊懷新歲時無怠凡四夷入貢者
有二十三國旣而惠皇失德中宗遷播凶徒分據天邑傾淪朝化所覃江外而
已賝貢之禮於茲殆絕殊風異俗所未能詳故採其可知者爲之傳云北狄竊
號中壤備于載記在其諸部種類今略書之

東夷 夫餘國 馬韓 辰韓 肅愼氏 倭人 裨離等十國

### 夫餘國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餘里南接鮮卑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戶八萬有城邑宮
室地宜五穀其人強勇會同揖讓之儀有似中國其出使乃衣錦罽以金銀飾
腰其法殺人者死沒入其家盜者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妒皆殺之若有軍事
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死者以生人殉葬有槨無棺
其居喪男女皆衣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玉珮出善馬及貂豽美珠珠大如酸
棗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被破其王印文稱濊王之印國中有古濊城本
濊貊之城也武帝時頻來朝貢至太康六年爲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
子弟走保沃沮帝爲下詔曰夫餘王世守忠孝爲惡虜所滅甚愍念之若其遺
類足以復國者當爲之方計使得存立有司奏護東夷校尉鮮于嬰不救夫餘
失於機略詔免嬰以何龕代之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詣龕求率見人還復舊
國仍請援龕上列遣督郵賈沈以兵送之廆又要之於路沈與戰大敗之廆衆
退羅得復國爾後每爲廆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愍之又發詔以官物贖還下
司冀二州禁市夫餘之口

### 馬韓

韓種有三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在帶方南東西以海爲限馬韓
居山海之間無城郭凡有小國五十六所大者萬戶小者數千家各有渠帥俗
少綱紀無跪拜之禮居處作土室形如冢其戶向上舉家共在其中無長幼男
女之別不知乘牛馬畜者但以送葬俗不重金銀錦罽而貴瓔珠用以綴衣或
飾髮垂耳其男子科頭露紒衣布袍履草蹻性勇悍國中有所調役及起築城
隍年少勇健者皆鑿其背皮貫以大繩以杖搖繩終日讙呼力作不以爲痛善
用弓楯矛櫓雖有鬭爭攻戰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耕種畢群聚歌
舞以祭神至十月農事畢亦如之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謂爲天君又置別
邑名曰蘇塗立大木懸鈴鼓其蘇塗之義有似西域浮屠也而所行善惡有異
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主頻遣使入貢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頻至太熙元年
詣東夷校尉何龕上獻咸寧三年復來明年又請內附

### 辰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以居之立城柵言語有
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爲秦韓初有六國後稍分爲十二又有弁辰亦十二國合
四五萬戶各有渠帥皆屬於辰韓辰韓常用馬韓人作主雖世世相承而不得
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也地宜五穀俗饒蠶桑善作縑布服牛乘
馬其風俗有類馬韓兵器亦與之同初生子便以石押其頭使扁喜舞善彈瑟
瑟形似筑武帝太康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二年復來朝貢七年又來

### 肅愼氏

肅愼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
北極弱水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
則穴處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爲約有馬不乘但以爲財產而已無牛
羊多畜豬食其肉衣其皮績毛以爲布有樹名雒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

木生皮可衣無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暖土無鹽鐵燒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俗皆編髮以布作襜徑尺餘以蔽前後將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致禮娉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即葬之於野交木作小槨殺豬積其上以為死者之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砮逮于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于相府賜其王傉雞錦罽綿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砮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

## 倭人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地多山林無良田食海物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三十國通好戶有七萬男子無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又言上古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昔夏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人好沈沒取魚亦文身以厭水禽計其道里當會稽東冶之東其男子衣以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綴婦人衣如單被穿其中央以貫頭而皆被髮徒跣其地溫暖俗種禾稻紵麻而蠶桑織績土無牛馬有刀楯弓箭以鐵為鏃有屋宇父母兄弟臥息異處食飲用俎豆嫁娶不持錢帛以衣迎之死有棺無槨封土為冢初喪哭泣不食肉已葬舉家入水澡浴自潔以除不祥其舉大事輒灼骨以占吉凶不知正歲四節但計秋收之時以為年紀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國多婦女不淫不妬無爭訟犯輕罪者沒其妻孥重者族滅其家舊以男子為主漢末倭人亂攻伐不定乃立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宣帝之平公孫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帶方朝見其後貢聘不絕及文帝作相又數至泰始初遣使重譯入貢

## 裨離等十國

裨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領戶二萬養雲國去裨離馬行又五十日領戶二萬寇莫汗國去養雲國又百日行領戶五萬餘一羣國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計去肅慎五萬餘里其風俗土壤並未詳泰始三年各遣小部獻其方物至太熙初復有牟奴國帥逸芝惟離模盧國帥沙支臣芝于離末利國帥加牟臣芝蒲都國帥因末繩余國帥馬路沙樓國帥釤加各遣正副使詣東夷校尉何龕歸化

## 西戎

吐谷渾 焉耆國 龜茲國 大宛國 康居國 大秦國

### 吐谷渾

吐延 葉延 辟奚 視連 視羆 樹洛干

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鬭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鬭吐谷渾曰馬為畜耳鬭其常性何怒於人乖別甚易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長史史那樓馮及父時耆舊追還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所啟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矣樓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吐谷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俱當享國廆及曾玄纔百餘年耳我玄孫已後庶其昌乎於是乃西附陰山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而西其後子孫據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為屋以肉酪為糧其官置長史司馬將軍頗識文字其男子通服長裙帽或戴冪䍦婦人以金花為首飾辮髮縈後綴以珠貝其婚姻富家厚出聘財竊女而去父卒妻其羣母兄亡妻其諸嫂喪服制葬訖而除國無常稅調用不給輒斂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至死他犯則徵物以贖地宜大麥而多蔓菁頗有菽粟出蜀馬犛牛西北雜種謂之為阿柴虜或號為野虜焉吐谷渾年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長曰吐延嗣

吐延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羌虜憚之號曰項羽性俶儻不羣常慨然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天下雖使

名委付弟而潛竄窮山隔在殊俗不聞禮教於上庠不得預名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羣死作氈裘之鬼雖倫觀日月揚不愧於心乎性酷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爲羌酋姜聰所刺劍猶在其身顧其將紇拔泥曰豎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後善相葉延遠保白蘭吾終而卒在位十三年有子十二人長子葉延嗣

葉延年十歲其父爲羌酋姜聰所害每旦縛草爲姜聰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則號泣不中則瞋目大呼其母謂曰姜聰諸將已屠鮑之矣汝何爲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不益於先讎以申罔極之志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長而沉毅好問天地造化帝王年曆司馬薄洛鄰曰臣等不學實未審三皇何父之子五帝誰母所生延曰自羲皇以來符命玄象昭言著見而卿等面牆何其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冰良不虛也又曰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始祖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爲氏算祖之義也在位二十三年卒年三十三有子四人長子辟奚嗣

辟奚性仁厚慈惠初聞苻堅之盛遣使獻馬五十匹金銀五百斤堅大悅拜爲安遠將軍時辟奚三弟皆專恣長史鍾惡地恐爲國害謂司馬乞宿雲曰昔鄭莊公蔡昭王以一弟之寵宗祀幾傾見今三孽並驕必爲社稷之患吾與公忝當元輔若襁保首領以沒于地先君有問其將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雲請自辟奚惡地曰吾王無斷不可以告於是因羣下入覲遂執三弟而誅之辟奚自投于牀惡地等奔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告臣云三弟將爲逆亂汝速除之臣謹奉先王之命矣辟奚素友愛因恍惚成疾謂世子視連曰吾禍滅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汝宜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在位二十五年時年四十二有子六人視連嗣

視連既立通聘於乞伏乾歸拜爲白蘭王視連幼廉慎有志性以父憂卒不知政事不飲酒遊田七年矣鍾惡地進曰夫人君者以德御世以威齊衆養以五味娛以聲色此四者聖帝明王之所先也而公皆略之昔昭公儉嗇而喪偃王仁義而亡然則仁義所以存身亦所以亡己經國者德禮也牖世者刑法也二者威柄則綱維失統明公奕葉重光愿結西夏雖仁孝發於天然猶宜憲章周孔不可獨造徐偃之仁使刑德委而不建視連泣曰先王追友于之痛悲憤升遐孤雖負棄尸存而已聲色遊棋豈所安也綱維刑禮付之將來臨終謂其子視羆曰我高祖吐谷渾公常言子孫必有興者來爲中國之西藩慶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孫耳在位十五年而卒有二子長曰視羆少曰烏紇堤

視羆性英果有雄略嘗從容謂博士金城梁苞曰易云勤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以剛柔靡斷取輕鄰敵嘗仁不讓豈宜拱默者乎今將秣馬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爲何如苞曰大王之言高世之略秦雕英豪所願聞也於是虛襟撫納衆赴如歸乞伏乾歸遣使拜爲使持節都督隴涸已西諸軍事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遭不綱姦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徯不順奈何私相假署擬儀羣兒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揚氣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馬逕渭戮罔鼎之豐以一丸泥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子於西京以盡遐藩之節終不能如孚盃子陽妄自尊大爲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勳帝室貽名王府建當年之功流芳來葉邪乾歸大怒然憚其彊初猶結好後竟遣衆擊之視羆大敗退保白蘭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三卒子樹洛干年少傳位於烏紇堤烏紇堤一名大孩性便弱耽酒淫色不恤國事乞伏乾歸之入長安也烏紇堤屢抄其境乾歸怒率騎討之烏紇堤大敗亡失萬餘口保于南涼遂卒於胡國在位八年時年三十五視羆之子樹洛干立

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慧有姿色烏紇堤娶之有寵遂專國事洛干十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爲戊寅可汗沙漠雜種莫不歸附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世恩與滙寶共康休緒今士馬桓桓控弦數萬孤將振威梁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遠朝天子諸君以爲何如衆咸曰此威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勉乞伏乾歸甚忌之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

大敗遂降乾歸乾歸拜爲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又以其弟吐讙眞爲捕虜將軍屠城都尉其後屢爲乞伏熾磐所破又保白蘭慚憤發病而卒在位九年時年二十四熾磐聞其死喜曰此虜嬌嬌所謂有豕白蹄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嗣其後世嗣不絕

焉耆國

焉耆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犂北與烏孫接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不過其俗丈夫翦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好貨利任姦詭王有侍衛數十人皆倨慢無尊卑之禮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猶胡之女姙身十二月剖脅生子曰會立之爲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爲龜茲王白山所辱不忘於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爲王會有膽氣算略遂霸西胡葱嶺以東莫不率服然恃勇輕率嘗出宿于外爲龜茲國人羅雲所殺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衆疆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爲前鋒所向風靡軍次其國熙距戰於賣谷城爲植所敗植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犂熙率其羣下四萬人肉袒降于宣呂光討西域復降于光及光僭位熙又遣子入侍

龜茲國

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人以田種畜牧爲業男女皆翦髮垂項王宮壯麗煥若神居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愚懷末以中國亂遣使貢方物於張重華苻堅時堅遣其將呂光率衆七萬伐之其王白純距境不降光進軍討平之

大宛國

大宛西去洛陽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南至大月氏北接康居大小七十餘城土宜稻麥有蒲萄酒多善馬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鬚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飯爲娉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絶婚姦淫有子皆卑其母與人馬乘不調墜死者馬主出斂具葬市賈爭分銖之利得中國金銀輒爲器物不用爲幣也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楊顒拜其王藍庾爲大宛王藍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貢汗血馬

康居國

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王居蘇薤城風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幷獻善馬

大秦國

大秦國一名黎鞬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爲柂檣琉璃爲牆壁水精爲柱礎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鎧領而文字習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有夜光璧駭雞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錦縷罽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途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少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南蠻 林邑 扶南

林邑

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則馬援銅柱之處也去南海三千里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爲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皆開地戶以向日至於居止或東西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鬬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四時暄暖無霜無雪人皆倮露徒跣以黑色爲美貴女賤男同姓爲婚婦先娉壻女嫁之時著迦盤衣橫幅合縫如井欄首戴寶花居喪翦髮謂之孝婚尸中野以爲葬其王服天冠被纓絡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自

孫權以來不朝中國至武帝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纂位文曰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爲刀刀成乃對大石幢而祝之曰鯉魚變化冶成雙刀石幢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隨商賈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爲將文乃譖逸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爲王以逸妻妾悉置之高樓從己者納之不從者絕其食於是乃攻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幷之有衆四五萬人遣使通表入貢於帝其書皆胡字至永和三年文率其衆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殺五六千人餘奔九真以覽尸祭天鏟平西卷縣城遂據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北鄣橫山爲界初徼外諸國嘗獻寶物自海路來貿貨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壯時使韓戢領日南太守戢估較太半又伐船調枸employ云征伐由是諸國恚憤且林邑少田貪日南之地戢死絕繼以謝擢侵刻如初及覽至郡又耽荒于酒政教愈亂故被破滅既而文還林邑是歲朱蕃使督護劉雄戍于日南文復攻陷之四年文又襲九真害士庶十八九明年征西督護滕畯率交廣之兵伐文於盧容爲文所敗退次九真其年文死子佛嗣升平末廣州刺史滕含率衆伐之佛懼請降含與盟而還至孝武帝寧康中遣使貢獻至義熙中每歲又來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諸郡殺傷甚衆交州遂致虛弱而林邑亦用疲弊佛死子胡達立上疏貢金盤椀及金鉦等物

扶南國

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其境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宮室人皆醜黑拳髮倮身跣行性質直不爲寇盜以耕種爲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爲之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於胡喪葬婚姻略同林邑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載舶入海混潰旦詣神祠得弓遂隨賈人汎海至扶南外邑葉柳率衆禦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爲妻而據其國後胤衰微子孫不紹其將范蔓復世王扶南矣武帝泰始初遣使貢獻太康中又頻來穆帝升平初復有竺旃檀稱王遣使貢馴象帝以殊方異獸恐爲人患詔還之

北狄

匈奴

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趙北暨沙漠東連九夷西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稟中國正朔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其強弱興衰風俗好尚區域所在皆列于前史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劃幷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因留之賜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給綿絹錢穀有如列侯子孫傳襲歷代不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後漢末天下騷動羣臣競言胡人狠多懼必爲寇宜先爲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爲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于太原故汾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縣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夏侯和持節討之楨素有志略以猛衆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爲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初入寘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至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蓌莎胡等

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騾什物不可勝紀來降幷貢其方物帝並撫納之北狄以部落爲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丸種赤勒種捍埿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鞮種萎莎種禿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鍾跂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爲輔相卜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左當戶右當戶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毋氏勃氏皆勇健好反叛武帝時有騎督綦毋倪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史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衆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

史臣曰夫肖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迺有羣分之異蹈仁義者爲中寓蜂目豺聲者爲外夷曾諸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闚邊候隙自古爲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晉劉之際匈奴最彊元成之閒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斯永種類遂繁幷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秦始匪革前迷廣闢塞垣更招種落納荼莎之後附開育鞠之新降接慢連韓充郊捨甸既而沸脣成俗鳴鏑爲羣擾鴈鶩而挺災悉狼心而逞暴何楨縱策弗沮於森萌郭欽馳疏無救於妖漸未瘼星紀坐傾都邑豪元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緒僞燕遺胄正嫡率東胡之餘衆奄西羌之舊宇綢疎啟壤地廣兵全廓萬里之基始一匡之訓弗忘忠義貢可嘉禹吐延風標宏偉見方於項籍始遵朝化遂天於拓跋聽高節不羣亦殊藉之秀也葉延至孝寄新哀於射草辟奚深友遵古烈於分荊視連慕慕光奉先之義視黑矯矯蘧經時之略洛干童幼早擅英規未騁雄心先摧凶手奉順者必敗豈天亡晉乎且渾庶連枝生自邊極各謀孫而翼子感革裔而希華庶胤森凶假厲圖而竊號渾嗣忠謹距龍涸而歸誠懷森者數世而亡資忠者累葉彌劭積善餘慶斯言信矣

贊曰遜矣前王區別羣方叛由德弛朝因化昌武后升圖智昧遷胡遵淪家國多謝明謨谷渾英奮思矯頹運克昌其緒實資忠訓

晉書卷九十七

晉書卷九十七考證

辰韓傳善彈瑟瑟形似筑○上瑟字監本誤琴今從宋本改

賜其王傉薩錦罽緜帛○傉監本訛褥據讀者述疑難字爲訛音義傳內沃反蓋

其王之名也今改正

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一本此句下有四年方達季龍六字

都督龍涸已西諸軍事○龍各本誤罷今從本卷史臣論渾嗣忠藴距龍涸而

歸誠改正

晉書卷九十七考證

晉書卷九十八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六十八

王敦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等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驅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瑤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論者嘉之。遷給事黃門侍郎。趙王倫篡位，敦叔父彥為兗州刺史，倫遣敦慰勞之。會諸王起義兵，彥被齊王冏檄，懼倫兵強，不敢響應，敦勸彥起兵應諸王，故彥遂立勳績。惠帝反正，敦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為中書監。于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眾，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為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強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召為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以敦為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與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蜀賊杜弢作亂，荊州刺史周顗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等討弢，而敦進住豫章，為諸軍繼援。及侃破弢，敦上侃為荊州刺史。既而侃為杜曾所敗，敦以處分失所，自貶為廣武將軍。帝不許。侃之滅弢也，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頃之，杜弢將杜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陶侃距弘不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敦以為將，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險固，聚黨數千人，敦就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為曾所殺，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不拜。尋加荊州牧，敦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帝業，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猶庶孽玄默，躋跡成康，賈誼歎息，以為天下倒懸，誼言有抑揚，不失事體。今聖朝肇建，漸振宏綱，往段匹磾遣使求效忠節，御未有給使，以方州與之，令斬明等為國雪恥，欲除大逆，此之志蓋皆欲附翼天飛，建功大宜，亦宜有以裁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互生事變，皆非其義率，以一朝之榮，天下嘆羨，實由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僭，晉文尊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譬之以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聞賢者雖寬，未殊術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群小冀功之望，實杜無厭之求。若復遷延，顧望流俗，使姦狡生心，遂相倣效，推轉朝廷，姦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猜嫌，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負陛下，備受亦將尋至，輒復喪身，刳心陛下，違偉彌何所及。伏願照臣至誠，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才，少慰有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群小覬覦之望。」帝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乃聽為刺史。時劉隗用事，頗疏間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虛己求賢，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事義不同，雖皇極初建，道教方闡，惟新之美，猶有所闕。臣每慷慨以為陛下所以就朱，是以前後表就，何嘗不苦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眄，臣非不云，導等頃見疏外，所陳如昨，而其萌已著，其為咎豈惟導身而已，羣從所蒙，並過才分，每一惟此，不能自安。陛下亦宜忘其短，常人近情，特原昧進，獨犯僭逆，不省丁臣，疑所自安，原未詳所由，惶恐致辭，情如灰土

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往之勳嘗昔之顯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皆飽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之辭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心縣猶誓誓謂前愆不得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政齊之以禮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納尚書杖節京都幷統六軍既爲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譏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才然於見人未踰於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譏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困圄然終爲良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入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擾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社稷表至導封以還教復遣奏之初教旨自稱屬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事任關外手控彊兵寧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教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誦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還梁州教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教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儀加教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戴若思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實察教也永昌元年教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上疏曰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諂媚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爲參軍晉魏以來未有此比傾盡府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爲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幸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還以實己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佞蕃名昔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願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歸本主百姓莫不憤怨攀轅臥路身欲北渡以還朝廷爲名而密知機要潛行險愿進人還士高下任心森校優劣未有隗比雖無忌幸竊弘恭石顯未足爲喻是以還還憤慨竊后失望臣備位宰輔實圖存亡誠受乎勃蹋時之略然自忘菲薄志存社稷豈可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軍同討奏聞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則衆望厭服皇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勳殷道復昌漢武雄略亦感江充幾使邪說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覺悟不失大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又曰陛下昔鎮揚州虛心下士優賢任能寬以得衆啟君子盡心小人舉力臣以闇蔽豫奉徽猷是以還還蓬屬有識自場王業遂隆惟新克建四海廷頸威望太平自從信隗已來刑罰不中衡談巷議皆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憧憧精魂飛散不覺胸臆摧破泣血橫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所啓奈何棄忽言遂信姦佞誰不痛心願出臣表諮之朝臣介石之幾不俟終日令諸軍早還不至虛擾教黨吳興人沈充起兵應教教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教導特謹暨敬畔狂逆方厥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敢救者封五千戶侯召戴若思劉隗並會京師教兄含時爲光祿勳叛奔子教教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拔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愚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教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教戰王師敗績既入石頭據兵不朝放畔兵士劫掠內外宮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庭但當早道我自還耳祁何至困百姓如此教收周顗戴若思害之以教爲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戶使太常荀崧就拜又加羽葆鼓吹並儀衛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良簡樹親戚以兄含爲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情督河北諸軍事

南中郎將敎又自督寧益二州及帝崩太宰元年敎飄朝廷徵己明帝乃手詔徵之詔在明帝紀又使兼太常廵省拜授加黃鉞班劍武賁二十人委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敎移鎭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敎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敎自爲揚州牧敎既得志驕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己府將相欲收出其門徙舍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荆州彬爲江州遵爲徐州舍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敎貴重故歷顯位敎以沈充錢鳳爲謀主諸葛瑤鄧岳周撫李恆謝雅爲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飄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敎從第豫章太守彬日夜切諫敎怒陰殺之敎無子養舍子應及敎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敎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敎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傾覆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敎死後作難敎又忌周札殺之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爲元帝腹心敎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敎病篤詔遣侍中陳眕散騎常侍庾峻問疾時帝將討敎徹服至葬闕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還舍縣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舍子琦散騎常侍敎以溫嶠爲丹陽尹欲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敎逆謀帝欲討之知其爲物情所畏服乃僞言敎死於是下詔曰先帝以聖德應運創業江東司徒導首居心膂以道翼濟故大將軍敎參處股肱或內或外夾輔之勳與有力焉階緣際會遂據上宰杖節專征委以五州刁協劉隗立朝不允敎抗表致討情希靜拳兵雖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人臣無貳事解之後劫掠城邑放恣兵人便及宮省背違救值陳戰大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還六合阻心人情同憤先帝含垢忍恥容而不責委任如舊禮秩有加朕以不天尋丁睠罰嬰疾在疚哀悼靡寄而敎曾無臣子追遠之誠又無輔孤同獎之操擁甲衆兵威夏來至飄以天官假授私屬將以威脅朝廷傾危宋社朕慾其狂戾覺其覺悟故且含隱以觀其終而敎終其不義之強有侮聞朝廷之志棄親用疏背實任惡錢鳳首子亭爲謀主遲其凶愚經冏忠良周滿亮直讜言致禍周札周筵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泰人之睹刑不過五敎之誅戮傍及無辜滅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怒人怨篤疾所憂昏荒悖逆日以滋甚飄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莫能同惡未有宰相雄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樊無所顧忌擅鑄冶工飄潛運精志肆凶醜以闚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畏奸敎以隕厥鳳承凶究彌復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遣司徒導鎭南將軍丹陽尹嶠建威將軍趙胤武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遼率兗州刺史遐奮武將軍峻奮威將軍琳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右衛將軍胤護軍將軍儁領軍將軍琳中軍將軍豐驍騎將軍艾驃騎將軍南頓王宗鎭軍將軍汝南王祐太宰西陽王羕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舉舉止一人朕不忍刑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賞布五千匹冠軍將軍鄧攸志氣平厚識經邪正前將軍周撫貪性詳閑義誠素著功臣之胄情義兼常往年從敎情節不廢長通首領不得相連論其乃心無貳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爲敎所授用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離所職奔到奉承自求多福無或猶豫以取誅滅敎之將士從敎彌年恐曠日久或父母隕歿或妻子喪亡不得奔赴衛哀從役朕甚愍之若不憫惜其單丁在軍無有繼重者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明承詔書朕不負信又詔曰敎有枹王敎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敎病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鄧攸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舍前敎曰此衆事吾便當行於是以舍爲元帥鳳等問敎曰事就之日天子云何敎曰尚未雨郊何得稱天子便當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奸臣爲名舍至江寧司徒導遣舍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縣縣或云己有不諱恐恒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逆欲肆奸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閻鼎蘇峻等深悼曼慮不謀同肆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衛咸懼有往年之擾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兄人命崇兄鎭軍貴忠義之心神奸細

不逞之計當遏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於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未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跡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是將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欲與諸賢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戮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勳不遂而兄一旦為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既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邪執省來告為兄羞之且悲且慚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付素之本非惟息兵而已天下如反手用之即是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illegible]大[illegible]一[illegible]以為約[illegible]不答[illegible]道中[illegible]曰[illegible]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illegible]死今[illegible]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illegible]以[illegible]之教前華[illegible]及[illegible]位[illegible]乃[illegible]事[illegible]白犬[illegible]令左右[illegible]之[illegible]時年五十[illegible]沈[illegible]兄曰今年大事而天子已親[illegible]本色[illegible]之用[illegible]不[illegible]而居人之[illegible]上[illegible]王之[illegible]并東南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遂逃歸于吳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淩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于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既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郗鑒言於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輗董卓然腹以照市王淩儭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脩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為可聽私葬於義為弘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沈之于江餘黨悉平敦眉目疏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枹音節諧捷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沈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怍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 沈充

沈充字士居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於鄉里敦引為參軍充因薦同郡錢鳳字世儀敦以為鎧曹參軍數得進見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構專弄威權言成禍福遭父喪外託還葬而密為敦使與充交構[illegible]見敦表[illegible]任[illegible]有吳[illegible]曰[illegible]不[illegible]小人勿用使[illegible]在位鮮不敗業[illegible]曰小人[illegible]山陵[illegible]曰玉石[illegible]已而不納明[illegible]人沈[illegible]充[illegible]以為司空充[illegible]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illegible]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始終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illegible]曰

不然。會逆與順，未有不亡者也。大將軍阻兵不朝，爵賞自己，五尺之童知其異
謀矣。之衆將行篡弒耳，豈關於往年乎。是以竊謂賢將莫不歸趣本朝，內外
之士，咸願奉死正以衞國。易主義不北面以事之也。奈何協同逆謀，甘不義之
害乎。朝廷坦然，猶所具也。賊之黨類，猶將其罪，與之更始，況見幾而作邪。充不
納。卒舉兵，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終不還也。及敗，歸吳興，亡失道，誤入
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
也。爾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充子勁竟
滅吳氏。勁見忠義傳。

史臣曰：琅邪之初鎮建鄴，龍德猶潛，雖當璧之禎屬定於天，光宅功厚，利未被
於黎蒸。王敦歷官中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實逾隆，遂能託魚水之深期，定
金蘭之密契，弼成王度，光佐中興，卜世延百二之期，論都創三分之業，此功固
不細也。既而負勳高而圖非望，恃勢逼而肆驕陵，釁隙起自刁、劉，禍難成於錢、
沈。興晉陽之甲，犯象魏之兵，蜂目既露，豺聲又發，擅竊國命，殺害忠貞，遂欲篡
盜乘輿，逼遷龜鼎，賴嗣君英略，晉祚靈長，諸侯釋位，股肱戮力，用能運茲廟算，
殄彼凶徒，克固鴻圖，載清天步者矣。

## 桓溫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期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
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
易吾姓也。彝為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讎。至
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為溫備。溫詭稱弔賓，得進，
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概，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
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
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除琅邪太守，累遷徐州刺史。
溫與庾翼友善，恆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嘗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
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勳。翼卒，以溫
為都督荊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時李勢微
弱，溫志在立勳于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時康獻太后臨朝，溫將發，上疏而行。
朝廷以蜀險遠，而溫兵寡少，深入敵場，甚以為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
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
之。及軍次彭模，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使其叔父
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禦之，福退走。溫又擊權等，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間
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溫戰于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
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
萌城，其將鄧嵩、昝堅勸勢降，勢乃面縛輿櫬請命。溫解縛焚櫬，送于京師。溫停蜀
三旬，舉賢旌善，偽尚書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鎮東將軍鄧定、散騎常侍常璩
等，皆蜀之良也，並以為參軍，百姓咸悅。軍未旋而王誓、鄧定、隗文等反，溫復討
平之。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季龍死，溫欲率衆
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己，溫甚忿
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
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
衆四五萬。殷浩慮為溫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幡住溫軍，內外噂嗒，人情
震駭。簡文帝時為撫軍，與溫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即迴軍還鎮，上疏曰：
臣近親率所統，欲北掃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
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
以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寇讎不滅，國恥未雪，幸因開泰之期，
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
前後表陳，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忌？豈醜正之徒
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昔樂毅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官告變；讒
說殄行，姦邪亂德，乃歷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於陽秋，陛下以聖
淑臨朝，恭己委任，責成羣下，方寄會通於羣才，布德信於遐荒。況臣世蒙殊恩，
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跡無韓彭之釁，而反間起於胸心，交亂過於四國，此
古賢所以歎息於既往，而臣亦大懼於當年也。今寇賊冰消，大事垂定，晉之遺

黎餘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即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横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國然外難未弭而內弊交興則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洛陽修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溫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溫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征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勳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獲苻健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衆數萬屯嶢柳愁思堆以距溫遂大戰生親自陷陣殺溫將應誕劉泓死傷千數溫軍力戰生衆乃散雄又與將軍桓沖戰白鹿原又爲沖所破雄遂馳襲司馬勳勳退次女媧堡溫進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人皆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溫恃麥熟取以爲軍資而健芟苗清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還帝使侍中黃門勞溫于襄陽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伎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母孔氏卒上疏解職欲送葬宛陵詔不許贈臨賀太夫人印綬謚曰敬遣侍中弔祭謁者監護喪事旬月之中使者八至軺軒相望於道溫葬畢視事欲修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不許進溫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沖及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周成以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遣西陽太守滕畯出黃城討蠻賊文盧等又遣江夏相劉岵義陽太守胡驥討妖賊李弘皆破之傳首京師溫還軍之後司豫青兗復陷于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爲縣公以封其次子濟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遷都洛陽上疏曰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德鳳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僞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裔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飆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既迴衆星斯仰本源既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故員通貴於無滯明哲尚於應機砎如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既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於南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經始玄聖宅心畫爲九州制爲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彊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蠖屈以待龍申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圮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荊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荊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勸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既修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鍚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

之事衆人所疑伏願陛下決玄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鎮其甘如薺詔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諸所處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於是改授并司冀三州以交廣遼遠罷都督溫表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溫以既總督內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莫使能植其二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久於其事其三機務不可停廢常行文按宜為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獎忠公之吏其五褒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學業其七宜選建史官以成晉書有司皆奏行之尋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受鼓吹餘皆辭復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錄尚書事使侍中顏旄宣旨召溫入參朝政溫上疏曰方攘除羣凶掃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衆共濟之而朝議咸疑聖詔彌固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參朝政非所敢聞臣違離宮省二十餘載粹戎務役勤思苦若得解帶逍遙鳴玉闕廷參贊無為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實不敏豈不是願但顧以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益梁新平寧州始服懸兵漢川戍禦彌廣加強蠻擾牙勢處上流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遐外臣知捨此之艱危敢背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實恥帝道皇居仄陋於東南痛神華桑梓遂埋於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雲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游魂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廣宣皇靈襟帶秦趙遠不五載大事必定今臣豈以親寶寶國光輔二世即無煩以臣疎鈍並間機務且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表裏相濟實深實宜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內外乞時還屯據軍方隅詔不許復徵溫溫至赭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溫遂城赭圻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屬鮮卑攻洛陽陳祐出奔簡文帝時輔政會溫于洌洲議征討事溫移鎮姑孰會哀帝崩事遂寢溫性儉每讌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覦非望或臥對親僚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溫竊窺之尼倮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又上疏悉衆北伐平北將軍郗愔以疾解職又以溫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沖西中郎袁真步騎五萬北伐百官皆於南州祖道都邑盡傾軍次胡陸攻慕容暐將慕容忠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暐將慕容垂傅末波等率衆八萬距溫戰于林渚溫擊破之遂至枋頭先使袁真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真討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溫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襄邑溫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溫甚恥之歸罪於真表廢為庶人真怨溫誣己據壽陽以自固潛通苻堅慕容暐帝遣侍中羅含以牛酒犒溫於山陽使會稽王昱會溫于涂中詔以溫世子給事熙為征虜將軍豫州刺史假節及南康公主薨詔賻布千匹錢百萬溫辭不受又陳息熙三年之孤且年少未宜使居偏任詔不許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時溫行役既久又兼疾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袁真病死其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事慕容暐苻堅並遣軍援瑾溫使督護竺瑤矯陽之等與水軍擊之時暐軍已至瑤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溫率二萬人自廣陵又至瑾嬰城固守溫築長圍守之苻堅乃使其將王鑒張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于肥水北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瑾衆遂潰生擒之并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于京都而斬之瑾所侍養乞活數百人悉坑之以妻子為賞溫以功詔加班劍十人犒軍於路次文武論功賞賜各有差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二萬匹溫多所廢徙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溫有腳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

陛下數十行溫既懼不得一言而出初元明世郭璞為讖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又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轂脫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轂為亘合成桓字也又曰爾來爾來河內大縣爾來謂自爾已來為元始溫字元子也故河內大縣溫也成康既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隕皇運其暮二子者元子道子也溫謀篡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晉國而其死亦晉衰之由也讖云痛也溫復還白石上疏求歸姑孰詔曰夫乾坤體合而化成萬物二人同心則不言所利古之哲王咸賴元輔姬旦光于四表而周道以隆伊尹格于皇天而殷化以洽大司馬明德應期光大深遠上合天心含章時發用集大命餘子一人功美博陸道固萬世今進公丞相其大司馬本官皆如故留公京都以鎮社稷溫固辭仍請還鎮遣侍中王坦之徵溫入相增邑為萬戶又辭詔以西府經袁真事故軍用不足給世子熙布三萬匹米六萬斛又以熙弟濟為給事中及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一日一夜頻有四詔溫上疏曰聖體不和以經積日愚心惶恐所寄情夫盛衰常理過備無害故漢高枕疾呂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啓嗣嗚咽以問身後蓋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譽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內輔幼君外禦強寇實群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群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陳力公私為宜至如臣溫位兼將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顧但朽邁疾病懼不支久無所復堪託以後事疏未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己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武即位詔曰先帝遺敕云事大司馬如事吾令答表便可盡敬又詔大司馬社稷所寄先帝託以家國內外眾事便就關公施行復遣謝安徵溫入輔加前部羽葆鼓吹武賁六十人溫讓不受及溫入朝赴山陵詔曰公勳德尊重師保朕躬兼有風患其無敬又敕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側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懾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內外懷懼溫既至以盧悚入宮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責替慢罪也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眾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答者言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為溫所廢死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溫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為祟因而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歸于姑孰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己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時年六十二皇太后與帝臨于朝堂三日詔賜九命袞冕之服及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秘器錢二百萬布二千匹蠟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太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賜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轀輬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優冊即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戶進地方三百里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追贈丞相初沖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等不為汝所處分溫知己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望所以息謀溫六子熙濟歆禕偉玄熙字伯道初為世子後以才弱使沖領其眾及溫病熙與叔秘謀殺沖沖知之徙于長沙濟字仲道與熙同謀俱徙長沙歆字叔道賜爵臨賀公禕最愚不辨菽麥偉字幼道平厚篤實居藩為士庶所懷歷使持節督荊益寧秦梁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西昌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玄嗣爵別有傳

## 孟嘉

孟嘉字萬年江夏鄳人吳司空宗曾孫也嘉少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褚裒時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為裒所得乃益器焉後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

文甚美四坐嗟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答曰漸近使之然一坐咨嗟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卒于家

史臣曰桓溫挾雄豪之逸氣趨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夙標令譽時既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扞城用恢威略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獨剋之功有可稱矣及覩兵洛汭脩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既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惠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覦周鼎復欲立奇功於趙魏尤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獻謀略之乖違恥師徒之挽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贊曰播越江濱政翳權分元子恃力處仲矜勳迹既陵上志亦無君罪浮涅澤心窺舜禹樹威外略稱兵內侮惟身與嗣竟罹齊斧

晉書卷九十八

晉書卷九十九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十九

桓玄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陰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妳媪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爲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冲冲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淚覆面衆並異之及長形貌瑰奇風神踈朗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咸憚之朝廷亦疑而未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時議謂溫有不臣之跡故折玄兄弟而爲素官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素官歸國自以元勳之門而負謗於世乃上疏曰臣閑周公大聖而四國流言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老伯有豺獸之慨蘇公興飄風之刺惡直醜正何代無之先臣蒙國殊遇姻婭皇極常欲以身報德投袂乘機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羣虜之衆纍頸北闕園陵修復大恥載雪欽馬瀛涯懸旌趙魏勤王之師功非一揆太和之末皇基有潛移之憚遂乃舉順天人翼登聖朝明離既朗四凶兼澄向使此功不建此事不成宗廟之事豈可孰念昔太甲雖迷商祚無憂昌邑雖昏弊無三孽因茲而言晉室之機危於殷漢先臣之功高於伊霍矣而負重既往衆謗清時聖世明王黜陟之道不閡廢忽顯明之功採射冥冥之心啓嫌謗之塗開邪枉之路者也先臣勤王艱難之勢匡復剋平之勳朝廷若其遺之臣亦不復計也至於先帝龍飛九五陛下之所以繼明南面請問詢者誰之由邪誰之德邪豈惟晉室寔安租宗血食於陛下一門實奇功也自頃權門日盛醜政實繁咸稱述時貞互相扇附以臣之兄弟皆晉之舉人臣等復何理可以苟存聖世何顏可以戾對祿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貝錦萋斐之說臣等自當奉還三封受戮市朝然後下從先臣歸先帝於玄宮耳若陛下述遵先貞追錄舊勳矜愚少垂憶愴覆盆之恩疏遽不報玄在荊楚積年優游無事荊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輔方鎮內外騷動知王恭有愛國之言玄潛有憑於功業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爲對唯患相算之不速耳今既執權要與王緒相爲表裏其所遇易罔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正情爲朝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爲事首君爲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爲允咸謂君雖有恩致非方伯人若發詔徵君爲中書令用殷覬爲荊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晏之久矣君謂計將安出玄曰國寶姦凶天下所知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當遣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說王恭宜興晉陽之師以內匡朝廷己當悉荊楚之衆順流而下推王爲盟主僕等亦皆投袂當此無不響應此事既行桓文之舉也仲堪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既死於是兵罷玄乃求爲廣州會稽王道子亦憚之不欲使在荊楚故順其意隆安初詔以玄督交廣二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玄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玄仲堪謂恭事必剋捷一時響應仲堪給玄五千人與楊佺期俱爲前鋒軍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將軍追獲之玄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恭將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既死庾楷戰敗奔于玄軍既而詔以玄爲江州仲堪等皆被換易乃各還舟西還屯于尋陽共相結約推玄爲盟主玄始得志乃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乃免桓脩復仲堪以相和解初玄在荊州豪雄士庶憚之甚於州牧仲堪親黨勸殺之仲堪不聽及還尋陽貴其聲地故推爲盟主玄逾自矜重佺期爲人麤悍常自謂承藉華胄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戲之佺期甚慍即欲於壇所襲玄仲堪惡佺期兄弟尬勇恐剋玄之後復爲己害苦禁之於是各率詣還鎮玄亦知佺期有異謀潛有吞幷之計於是屯于夏口陰安中詔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兄偉爲輔國將軍南郡校尉仲堪廣玄殷顗遂與佺期結婚爲援初玄既與仲堪佺期有隙恆廉捐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憤會桓與侵洛陽佺期乃建牙壘云援洛

密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從弟遹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且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佺期之兄也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加征虜將軍佺期弟孜敬先為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為諮議參軍玄於是興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說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令親率戎旅逕造金墉使仲堪收楊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計欲兩全之既得玄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沔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乃止後荊州大水仲堪振恤饑者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路經夏口玄聲云朝廷遣佺期為己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內應偉遑遽不知所為乃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為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既至巴陵仲堪遣衆距之為玄所敗玄進至楊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佺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共擊玄玄懼其銳乃退軍馬頭佺期等方復追玄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酇城玄遣將軍馮該躡佺期獲之廣為人所縛送玄並殺之仲堪聞佺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為該所得玄令害之於是遂平荊雍乃表求領江荊二州詔以玄都督荊司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桓脩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輒以偉為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詔輒不許其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衆外託勤王實欲觀釁而進復上疏請討之會恩已走玄又奉詔解嚴以偉為江州鎮夏口司馬刁暢為輔國將軍督八郡鎮襄陽遣桓振皇甫敷馮該等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人立綏安郡又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自謂三分有二知勢運所歸屢上禎祥以為己瑞初庾楷既奔于玄玄之求討孫恩也以為右將軍玄既解嚴楷亦去職楷以玄方與朝廷構怨恐事不剋禍及於己乃密結於後將軍元顯許為內應元興初元顯稱詔伐玄玄從兄石生時為太傅長史密書報玄玄本謂揚土饑饉孫恩未滅必未遑討己可得蓄力養衆觀釁而動既聞元顯將伐之甚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曰公英略威名振于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覆弱者乎玄大悅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衆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克發玄既失人情而興師犯順慮衆不為用恆有迴旆之計既過尋陽不見王師意甚悅其將吏亦振庾楷謀泄收繫之至姑孰使其將馮該苻宏皇甫敷索元等先攻譙王尚之尚之敗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降玄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矯詔曰義旗雲集罪在元顯太傅已別有教其解嚴息甲以副義心又矯詔加己總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上殿玄表列太傅道子及元顯之惡徙道子于安城郡害元顯于市於是玄入居太傅府害太傅中郎毛泰泰弟游擊將軍邃太傅參軍荀遜前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遵譙王尚之等流尚之弟丹陽尹恢之廣晉伯允之驃騎長史王誕太傅主簿毛遁等於交廣諸郡尋追害恢之允之于道以兄偉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從兄謙為左僕射加中軍將軍領選脩為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石生為前將軍江州刺史長史卞範之為建武將軍丹陽尹王謐為中書令領軍將軍大赦改元為大亨玄讓丞相自署太尉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又加衮冕之服綠綟綬增班劍為六十人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奏不名玄將出居姑孰訪之於衆王謐對曰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願靜根本以公旦為心玄善其對而不能從遂大築城府臺館山池莫不壯麗乃出鎮姑孰固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諮焉小事則決於桓謙卞範之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百姓厭之思歸一統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俊賢君子之道粗備京師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擯宰輔豪奢縱欲衆務繁興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時會稽饑荒玄令賑貸之百姓散在江湖採稆內史王愉悉召之還請米

米既不多吏不時給頓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玄又害吳興太守高素輔國將
軍竺謙之謙之從兄高平相朗之輔國將軍劉襲襲弟彭城內史季武冠軍將
軍孫無終等皆牢之之黨北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及寧朔將軍高雅
之牢之子敬宣並奔慕容德玄諷朝廷以己平元顯功封豫章公食安成郡地
方二百二十五里邑七千五百戶平仲堪佺期功封桂陽郡公地方七十五里
邑二千五百戶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改封息昇桂陽郡公賜兄子濬降為
西道縣公又發詔為桓溫諱有姓名同者一皆改之贈其母馬氏豫章公太夫
人元興二年玄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玄本無資力而好為大言
既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
物或諫之玄曰書畫服玩既宜恆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而易
運眾咸笑之是歲玄兄偉卒贈開府驃騎將軍以桓脩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
說玄以桓脩兄弟職居內外恐權傾天下玄納之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為西中
郎將荊州刺史偉服始以公除玄便作樂初奏玄撫節慟哭既而收淚盡懽玄
所親仗唯偉偉既死玄乃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篡逆
殷仲文卞範之等又共催促之於是先改授羣司解琅邪王司徒遷太宰加殊
禮以桓謙為侍中衞將軍開府錄尚書事王謐散騎常侍中書監領司徒桓胤
中書令加桓脩散騎常侍撫軍大將軍置學官教授二品子弟數百人又矯詔
加其相國總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門零陵營陽桂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
為楚王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如故加九錫備物楚國置丞相已下一
遵舊典又諷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玄屢偽讓詔遣百僚敦勸又云當親降鑾
輿乃受命矯詔贈父溫為楚王南康公主為楚王后以平西長史劉瑾為尚書
刁逵為中領軍王嘏為太常殷叔文為左衞皇甫敷為右衞凡眾官合六十餘
人為楚官屬玄解平西豫州以平西文武配相國府新野人庾仄聞玄受九錫
乃起義兵襲馮該於襄陽走之仄有眾七千於城南設壇祭祖宗七廟南蠻參
軍庾彬安西參軍楊道護江安令鄧襄子謀為內應仄本仲堪黨桓偉既死石
康未至故乘間而發江陵震動桓濟之子亮起兵于羅縣自號平南將軍湘州

刺史以討仄為名南蠻校尉羊僧壽與石康共攻襄陽仄眾散奔姚興楊道護等皆
遇害長沙相陶延壽以亮乘亂起兵遣收之玄徙亮于衡陽誅其同謀桓奧等
玄偽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玄又上表固請又諷天子作手詔
固留焉玄好逞偽辭塊然不恥皆此類也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
上臨平湖開除清朗使眾官集賀矯詔曰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誠相國至
德故事為之應太平之化於是乎始六合同悅情何可言又詐云江州甘露降
王成基家竹上玄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己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
之為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為充隱議復肉刑斷
錢貨迴復改異造革紛紜志無一定條制森然動害政理性貪鄙好奇異尤愛
寶物珠玉不離於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己猶難逼奪之皆
蒱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信悅
諂譽逆忤讜言或奪其所憎與其所愛十一月玄矯制加其冕十有二旒建天
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
虡宮縣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其女及孫爵命之號皆如舊制玄乃多斥朝臣
為太宰僚佐又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禪位於己又諷帝以禪
位告廟出居永安宮移晉神主于琅邪廟初玄恐帝不肯為手詔又慮璽不可
得逼臨川王寶請帝自為手詔因奪取璽比臨軒璽已久出玄甚喜百官到姑
孰勸玄僭偽位玄偽讓朝臣固請玄乃於城南七里立郊登壇篡位以玄牡告
天百僚陪列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又不易帝諱榜為文告天皇后帝云晉帝
欽若景運敬順明命以命于玄夫天工人代帝王所以興匪君莫治惟德司其
元故承天理物必由一統並聖不可以二君非賢不可以無主故世換五帝鼎
遷三代爰暨漢魏咸歸勳烈晉自中葉仍世多故海西之亂皇祚殆移九代廓
寧之功升明黜陟之勳微禹之德左衽將及太元之末君子道消積釁基亂鍾
于隆安禍延士庶理絕人倫玄雖身在草澤見棄時班義情理感胡能無慨投
袂剋清之勞阿衡撥亂之績皆仰憑先德遺愛之利玄何功焉屬當理運之會
猥集樂推之數以寡昧之身踵下武之重膺革命之始託王公之上誠仰藉洪

基德漸有由夕惕慮罔知攸厝君位不可以久虛人神不可以乏主是用敢不奉以欽恭大禮敬簡良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承皇民篤式孚萬邦惟明聖是纂乃下書曰夫三才相貫天人所以成功理由一統真夫所以司契帝王之興其源深矣自三五已降世代參差雖所由或殊其歸一也朕皇考宣武王聖德高遠誕啓洪基景命攸歸理實自昔中閒屯險弗克負荷仰瞻宏業殆若綴旒精否終之運遇時來之會用攘除姦敖澡揉拔人倫晉氏以多難葬瑤歷數唯既典章唐虞之準述遵漢魏之則用集天祿於朕躬惟德不敏辭不獲命稽若令典遂升壇燎于南郊受終于文祖思覃斯慶顧與億兆革茲更始於是大赦改元永始賜天下爵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其實賜之制徒設空文無其實也初出偽詔改年爲建始右丞王悠之曰建始趙王倫僞號也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又下書曰夫三恪作賓有自來矣爰變漢魏咸建疇宇晉氏欽若歷數禪位于朕矧宜則是古訓授茲茅土以南康之平固縣奉晉帝爲平固王車旗正朔一如舊典遷帝居鄴陽即陳留王處鄴宮故事降永安皇后爲零陵君項邪王爲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爲彭澤縣侯追尊其父逼宣武皇帝廟稱太祖南康公主爲宣皇后封子昇爲豫章郡王叔父雲孫放之爲寧都縣王嶷孫稚玉爲臨沅縣王豁次子石康爲右將軍武陵郡王祕子蔚爲醴陵縣王贈冲太傅宣城郡王加殊禮依晉安平王故事以孫胤襲爵爲吏部尚書冲次子謙爲揚州刺史新安郡王謙弟倫爲撫軍大將軍安成郡王兄歆臨賀縣王韙高陽縣王贈偉侍中大將軍義興郡王以子濬襲爵爲輔國將軍濬弟邈西昌縣王封王籍爲武昌公班劍二十人卞範之爲臨汝公殷仲文爲東興公褘該爲魚復侯又降始安郡公爲縣公長沙爲臨湘縣公廬陵爲巴丘縣公各千戶其康樂武昌南昌建興永修觀陽皆降封百戶公侯之號如故又普進諸征鎮軍號各有差以相國左長史王敬爲中書令樂恒謙母庾氏爲宣城太妃加殊禮給以鼓吹羽葆温嶠曰永樂陵置守衛四十人玄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於旗徽飾皆傾偃及小會于西堂設炊樂殷上施絳綾慢縟黃金爲顏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旒蘇羣臣綴相謂曰此頗似幡車亦王莽僭奢之流也龍角所謂亢龍有悔者也又造金根車駕六馬是月玄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多被原放有干與乞者時或卹之其好行小惠如此自以水德王辰臘子祖改尚書都官郎爲祕書又增置五校三將及彊弩積射武衛官元興三年玄之永始二年也尚書答荅蒐字誤爲荅蒐凡所關署皆被降黜玄大綱不理而糾摘纖微皆此類也以其妻劉氏爲皇后將僭殿宇乃移入東宮又開東掖平昌廣莫及宮殿諸門皆爲三道更造大輦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舁之性好畋遊以體大不堪乘馬又作併恒輿施轄鍵令迴動無滯既不追尊祖曾殺其禮儀問於羣臣散騎常侍徐廣據晉典宜追立七廟又敬其父則子悅位彌高者情禮得申道愈屈者納敬必昔也玄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然則太祖必居廟之主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逆數可知也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如晉室之廟則宣帝在昭穆之列不得在太祖之位昭穆既錯太祖無寄失之遠矣玄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郊廟禘二日而已祕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又毀晉小廟以廣壹樹其庶母蔡謨曰廟有定所忌日見賓客遊宴唯至亡時一哭而已兼服之內不廢音樂玄出遊水門飄風飛其儀壹夜濤水入石頭大桁流壞殺人甚多大風吹朱雀門樓上層墜地玄自簟輿之後鵬等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兄偉葬日旦哭晚遊或一日之中屢出馳騁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聚馬省前禁內讙雜無復朝廷之體於是百姓疲苦朝野勞瘁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裕等斬桓脩於京口斬桓弘于廣陵河內太守辛扈與弘襲太守王元德振威將軍童厚之竟陵太守劉邁謀爲內應至期裕遣周安穆報之而邁惶遽遂以告玄玄震駭即殺扈與等安穆馳去得免封邁安豐侯一宿又殺之裕率義軍至竹里玄移還上宮百僚步從召侍官皆入止省中敕揚豫徐兗青冀六州加桓譚征討都督假節以殷仲文代桓脩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裕等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至覆舟橋與敷戰復棄其首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算數爲厭勝之法

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失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愈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貫油帔登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懼遣武衞將軍庾頤之配以精卒副援諸軍于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煙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西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船相與南奔初玄在姑孰將相星屢有變篡位之夕月及太白又入羽林玄甚惡之及敗走腹心勸其戰玄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飯咽不能下昇時年數歲抱玄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劉裕以武陵王遵總萬機立行臺總百官遣劉毅劉道規躡玄誅玄諸兄子及石康兄權振兄洪等玄至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殷仲文自後至望見玄舟旌旗輿服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復振故可也玄於是逼乘輿西上桓歆聚黨向歷陽宣城內史諸葛長民擊破之玄於道作起居注敍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略指授算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不遑與羣下謀議唯耽思誦述宣示遠近玄至江陵石康納之張幔屋于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爲尚書僕射其餘職多用輕資於是大修舟師曾未三旬衆且二萬樓船器械甚盛謂其羣黨曰卿等並清塗翼從朕將都下亂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親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殷仲文諫曰陛下少播英譽遠近所服遂掃平荊雍一匡京室聲被八荒矣既據有極位而遇此圮運非爲威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澤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玄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羣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玄左右稱玄爲桓詔桓胤諫曰詔者施於辭令不以爲稱謂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唯聞北虜以苻堅爲苻詔耳願陛下稽古帝則令萬世可法玄曰此事已行今宜勸龍之更爲不祥必其宜革可待事平也荊州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玄怒不受仍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玄遣游擊將軍何澹之武衞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就郭銓以數千人守湓口又遣輔國將軍桓振往義陽聚衆至弋陽爲龍驤將軍胡譁所破振單騎走還何無忌劉道規等破郭銓何澹之郭昶之於桑落洲進師尋陽玄率舟艦二百發江陵使苻宏羊僧壽爲前鋒以鄱陽太守徐放爲散騎常侍欲遣說解義軍謂放曰諸人不識天命致此妄作遂懼禍屯結不能自反卿三州所信可明示朕心若退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江水在此朕不食言放對曰劉裕爲唱端之主劉毅兄爲陛下所誅並不可說也輒當申聖旨於何無忌玄曰卿使若有功當以吳興相敍放遂受使入無忌軍魏詠之破桓歆于歷陽諸葛長民又敗歆于芍陂歆單馬渡淮毅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與玄戰於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衄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鬬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歸降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殺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玄留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玄艦求出別船收集散軍因叛玄奉二后奔于夏口玄入江陵城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欲出漢川投梁州刺史桓希而人情乖阻制令不行玄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闇中斫之不中前後相殺交橫玄僅得至船於是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衞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參軍費恬送弟璠喪葬江陵有衆二百璩弟子脩之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以入蜀玄從之達枚回洲恬與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並中數十箭而死玄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又斬石康及濬等五級庾頤之戰死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市斬之初玄在宮中恆覺不安若爲鬼神所擾語其所親云恐己當死故與時競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及玄建國於楚衡陽屬焉自篡盛至敗時凡八旬矣其時有童謠云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其凶兆符會如此郎君

謂元顯也。是月，王騰之奉帝入居太府。桓謙亦聚衆沮中，爲玄舉哀，立喪庭，僞謚爲武悼皇帝。毅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桁，百姓觀者莫不欣幸。何無忌等攻桓謙于馬頭，桓蔚于龍泉，皆破之。義軍乘勝競進，振等距戰，敗績，死沒者千餘人。義軍退次尋陽，更繕舟甲。毛璩自領梁州，遣將攻漢中，殺桓希。江夏相張暢之、高平太守劉懷肅攻何澹之于西塞磯，破之。振遣桓蔚代王曠守襄陽。道規進討武昌，破僞太守王旻。魏詠之、劉藩破桓石綏於白茅。義軍進次夏口。僞鎮東將軍馮該守夏口，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桓山客守偃月壘。劉毅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與檀祗列艦中流，以防越逸。義軍騰赴，叫聲動山谷，自辰及午，二城俱潰，該散走，生擒山客。毅等平巴陵。毛璩遣涪陵太守文處茂東下，振遣桓放之爲益州，屯夷陵，處茂距戰，放之敗走，還江陵。義熙元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襄陽，破僞雍州刺史桓蔚。無忌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帝出營江津。魯宗之率衆於柞溪，破僞武賁中郎溫楷，進至紀南。振自擊宗之，宗之失利。時毅軍據靈溪，毅率無忌、道規等破馮該，軍推鋒而前，即平江陵。振見火起，知城已陷，乃與謙等北走。是日，安帝反正，大赦天下，唯逆黨就戮，詔特免桓胤一人。桓亮自豫章自號鎮南將軍、湘州刺史，苻宏寇安成、廬陵，劉敬宣遣將討之，宏走入湘中。二月，桓謙、何澹之、溫楷等奔于姚興。桓振與宏出自溳城，襲破江陵，劉懷肅自雲杜伐振等，破之。廣武將軍唐興斬振及僞輔國將軍桓珍毅於臨章，斬僞零陵太守劉叔祖。桓亮、苻宏復出寇湘中，害郡守長吏。檀祗討宏於湘東，斬之。廣武將軍郭彌斬亮於益陽。其餘擁衆假號，皆討平之。詔徙桓胤及諸黨與於新安諸郡。三年，東陽太守殷仲文與永嘉太守駱球謀反，欲建桓胤爲嗣，曹靖之、桓石松、卞承之、劉延祖等潛相交結，劉裕以次收斬之，并誅其家屬。後桓謙走入蜀，蜀賊譙縱以謙爲荊州刺史，使率兵而下，荊楚之衆多應之。謙至枝江，荊州刺史劉道規斬之。梁州刺史傅歆又斬桓石綏，桓氏遂滅。

卞範之

卞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也。識悟聰敏，見美於當世。太元中，自丹陽丞爲始安太守。桓玄少與之遊，及玄爲江州，引爲長史，委以心膂之任，潛謀密計，莫不決之。玄[illegible]之爲丹陽尹。範之與殷仲文陰撰策命，進範之爲征[illegible]以範之爲侍中，班劍二十人，進號後將軍，封臨汝縣[illegible]範之亦[illegible]自以佐命元勳，深[illegible]咸[illegible]之義軍起，範之屯兵於覆舟山西，爲劉[illegible]又以範之爲尚書僕射。玄爲劉毅等所敗，左右分散，唯範之在側。玄平，斬於江陵。

殷仲文

殷仲文，南蠻校尉覬之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從兄仲堪薦之於會稽王道子，即引爲驃騎參軍，甚相賞待。俄轉諮議參軍，後爲元顯征虜長史。會桓玄與朝廷有隙，玄之姊，仲文之妻，疑而間之，左遷新安太守。仲文於玄雖爲姻親，而素不交密，及聞玄平京師，便棄郡投焉。玄甚悅之，以爲諮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被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而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玄將爲亂，使總領詔命，以爲侍中，領左衛將軍。玄九錫，仲文之辭也。初，玄篡位入宮，其牀忽陷，羣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伎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爲劉裕所敗，隨玄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爲土。至巴陵，因奉二后投義軍，而爲鎮軍長史，轉尚書。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曰：「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飆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無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非所敢。昔桓玄之代，誠復驅逼者衆，至如微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僞封，錫文篡事，曾無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會鎮軍將軍劉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又申之以縶維。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是以僶俛從事，自同令人。今宸極反正，唯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衆大。

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遠離闕庭乃心慕戀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徒嘗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忽遷爲東陽太守意彌不平劉毅愛才好士深相禮接臨當之郡游宴彌日行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何無忌甚慕之東陽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修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中命文人殷闡孔甯子之徒撰義構文以候其至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己大怒思中傷之時屬慕容超南侵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爲憂義熙三年又以仲文與駱球等謀反及其弟南蠻校尉叔文並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仲文善屬文爲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史臣曰桓玄纂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含怒於失職苞藏其豕心抗表以稱寃登高以發憤觀釁而動竊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遲欲遂得據全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酣昏縱其狙詐之計肆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兵內侮天長喪亂兇力實繁踰年之閒奄傾晉祚自謂法堯禪舜改物君臨鼎業方隆卜年惟永俄而義旗雷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兇渠即戮更延墜歷復振頹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闇干天祿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宮鳳歷表其祥彤雲玄石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享鴻名允後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玄之么麼豈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贊曰靈寶隱賊世載兇德信順未孚姦回是則肆逆遷鼎憑威縱慝違天虐人覆宗殄國

晉書卷九十九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七十

王彌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頎魏玄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伯根起於東萊之惤縣彌率家僮從之伯根以爲長史伯根死聚徒海渚爲苟純所敗亡入長廣山爲羣賊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爲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徐兗州刺史苟晞逆擊大破之彌退集亡散衆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克彌進兵寇泰山魯國譙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杖所在陷沒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宮城門晝閉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尚彊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爲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悅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無此迎耳遲望將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等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於是署彌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彌固辭使隨劉曜寇河內又與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東海王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安豐太守衛乾等討之及彌戰于高都長平閒大敗之死者十六七元海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頓丘陷五十餘壁皆調爲軍士又與勒攻鄴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而走懷帝遣北中郎將裴憲次白馬討彌車騎將軍王堪次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次大陽討元海武部將軍彭默爲劉聰所敗見害衆軍皆退聰渡黃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暾將軍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越距戰於西明門彌等敗走彌復以二千騎寇襄城諸縣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爲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彌又以二萬人會石勒寇陳郡潁川屯陽翟遣弟璋與石勒共寇徐兗因破越軍彌後與曜寇襄城遂逼京師時京邑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曜彌等遂陷宮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於端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宮廟城府蕩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于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曜斬其牙門王延以徇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爾便相攻討何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願明將軍以爲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爲朱建矣豈況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宮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遂引衆東屯項關初曜以彌先入洛不待己怨之至是嫌隙遂構劉暾說彌還據青州彌然之乃以左長史曹嶷爲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招誘亡命且迎其室彌將徐邈高梁輒率部曲數千人隨嶷去彌益衰弱初石勒惡彌驍勇常密爲之備彌之破洛陽也多遺勒美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苟晞以爲左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彌陰圖之劉暾又勸彌徵曹嶷藉其衆以誅勒於是彌使暾詣青州令曹嶷引兵會己而詐要勒共向青州暾至東阿爲勒游騎所獲勒見彌與嶷書大怒乃殺暾彌未之知勒伏兵襲彌殺之幷其衆

張昌

張昌本義陽蠻也少爲平氏縣吏武力過人每自占卜言應當富貴好論攻戰儕類咸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潛遁半年聚黨數千人盜得幢麾詐言臺遣其募人討流會壬午詔書發武勇以赴益土號曰壬午兵自天下多難數術者云當有帝王興於江左及此調發人咸不樂西征昌黨因之誑惑百姓各不肯去

而詔書催遣嚴速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縣官長皆躬出驅逐展轉不遠屯聚而爲劫掠是歲江夏大稔流人就食者數千口太安二年昌於安陸縣石巖山屯聚去郡八十里諸流人及避戍役者多往從之昌乃易姓名爲李辰太守弓欽遣軍就討輒爲所破昌徒衆日多遂來攻郡欽出戰大敗乃將家南奔沔口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遣騎督靳滿討昌於隨郡西大戰滿敗走昌得其器杖據有江夏即其府庫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山都縣吏丘沈遇於江夏昌名之爲聖人盛車服出迎之立爲天子置百官沈易姓名爲劉尼稱漢後以昌爲相國昌兄味爲車騎將軍弟放廣武將軍各領兵於石巖中作宮殿又於巖上織竹爲鳥形衣以五綵聚肉於其傍衆鳥群集詐云鳳皇降又言珠袍玉璽鐵券金鼓自然而至乃下赦書建元神鳳郊祀服色依漢故事其有不應其募者族誅又流訛言云江淮已南當圖反逆官軍大起悉誅討之羣小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沔間一時猋起豎牙旗鳴鼓角以應昌旬月之間衆十三萬皆以絳科頭撍之以毛江夏義陽士庶莫不從之惟江夏舊姓江安令王僱秀才呂蕤不從昌以三公位徵之僱蕤密將宗室北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劉喬鄉人期思令李權常安令吳鳳孝廉吳鶚糾合善士得五百餘家追隨僱等不豫妖逆新野王歆上言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勒諸軍三道救助於是劉喬率諸軍據汝南以禦賊前將軍趙驤領精卒八千據宛助平南將軍羊伊距守昌遣其將軍黃林爲大都督率二萬人向豫州前驅李宮欲掠取汝水居人喬遣將軍李楊逆擊大破之林等東攻弋陽太守梁桓嬰城固守又遣其將馬武破武昌害太守昌自領其衆西攻宛破趙驤害羊伊進攻襄陽害新野王歆昌別率石冰東破江揚二州僞置守長當時五州之境皆畏逼從逆又遣其將陳貞陳蘭張甫等攻長沙湘東零陵諸郡昌雖跨帶五州樹立牧守皆盜桀小人而無禁制但以劫掠爲務人情漸離是歲詔以寧朔將軍領南蠻校尉劉弘鎮宛弘遣司馬陶侃參軍蒯桓皮初等率衆討昌於竟陵劉喬又遣將軍李楊督護尹奉總兵向江夏侃等與昌苦戰累日大破之納降萬計昌乃沉竄于下儁山明年秋乃擒之傳首京師同黨並夷三族

## 陳敏

陳敏字令通廬江人也少有幹能以郡廉吏補尚書倉部令史及趙王倫篡逆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虛敏建議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從之以敏爲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張昌之亂遣其將石冰等趣壽春都督劉準憂惶計無所出時敏統大軍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故逼迫成賊烏合之衆其勢易離敏請合率運兵公分配衆力破之必矣準乃益敏兵擊之破吳弘石冰等敏遂乘勝逐北戰數十合時冰衆十倍敏以少擊衆每戰皆剋遂至揚州又討徐州賊封雲雲將張統斬雲降敏以功爲廣陵相時惠帝幸長安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父亡去職東海王越當西迎大駕承制起敏爲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致書於敏曰將軍建謀富國則有大漕之勳及遭冰昌之亂則首率義徒以寡敵衆外無彊兵之援內無運籌之侶隻身挺立雄略從橫權奇謀於馬首奮靈計於臨危金聲振於江外精光赫于揚楚攻堅陷險三十餘戰師徒無虧勍敵自滅五州復全苞茅入貢豈非將軍之功力哉今鷙賊屯結遊魂河濟鼠伏雉竄藏匿陳留始欲姦盜終圖不軌將軍孫吳之術既明已試之功先著孤與將軍情分特隆振劍草土之哀抑離居之恩擢鋒執戈來衛國難天子遷巡鑾輿未反引領東眷有懷山陵當遂將軍戮力王略有旋將軍率將所領承書風發米布軍資惟將軍所運時越討豫州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與越俱敗於蕭敏因中國大亂遂請東歸收兵據歷陽會吳王常侍甘卓自洛至教卓假稱皇太弟命拜敏爲揚州刺史并假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爲將軍郡守榮並僞從之敏爲息娶卓女遂相爲表裏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曠等皆棄官奔走敏弟昶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昶將精兵數萬據烏江弟恢率錢端等南寇江州刺史應邈奔走弟斌東略諸郡遂據有吳越之地敏命寮佐以己爲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自江入沔奉迎鑾駕東海王軍諮祭酒華譚聞敏

自相害豈而顧榮等並江東首望悉受敎官爵乃遣榮等書曰石冰之亂朝廷錄敎機功故加越次之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報塵一噬之效而本性凶狡素無識避會榮干運逆天而動阻兵作威鑑據吳會內用凶弟外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場穀之慮天道伐惡人神所不祐雖阻長江命危朝露忠節令圖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恥王蠋匹夫志不可屈於期慕義隕首恭侯況吳會仁人並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便辱身奔人之朝降節逆叛之黨精魂屈膝不亦難乎昔龔勝絕粒不食莽朝魯連赴海恥爲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邁度雅量豈揚是安昔吳之武烈稱美一代雖書奇苑葉亦受折襄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徒賴先王承運雄謀天挺倘內倚慈母仁明之教外杖子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州然兵衆之與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敎倉部令史七第頑冗六品下才欲驟桓王之高躅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諸君垂頤不能建翼義之謀而顧生俛眉已受羈絆之辱皇輿東軒行即繫虜百寮垂纓雲翔鳳瞬廟勝之謀潛運帷幄然後發荊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埭威震丹陽擒寇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小寇隔津音符道闕引領南望情存舊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能安亡而不能存將何貴乎永長宿德情所崇重彥先垂髮分著金石公青早交恩紀特隆令伯義舉親好密結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宸建功帝籍如其不爾亦可泛舟河渭擊楫清歌何爲辱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亂之禍乎昔爲同志今已殊域往爲一體今成異身贈江長嘆非子誰思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敎凡才無遠略一旦據有江東刑政無章不爲英俊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爲患周玘顧榮之徒常懼禍敗又得醇書皆有慚色玘榮遣使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遣兵臨江己爲內應準遣揚州刺史劉機寧遠將軍衛彥等出歷陽敎使弟敦及將軍錢廣次爲江以距之又遣弟閎爲歷陽太守戍牛渚錢廣家在吳興玘鄉人也玘潛使圖敦廣遣其屬何康錢象投募送白事於敦敦傾頭視書康揮刀斬之稱州下已殺敎敢有動者誅二族吹角爲內應廣先勒兵在朱雀橋陳兵水南玘榮又說甘卓卓遂背敎敎率萬餘人將與卓戰未獲殲榮以白羽扇麾之敎衆潰散敎單騎東奔至江乘爲義兵所斬母及妻子皆伏誅於是會稽諸郡並殺敎諸弟無遺焉

王如

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爲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諸流人有韶並遣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發如遂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二軍破之杜蕤走衆擊如戰于湍陽蕤軍大敗山簡不能禦移屯夏口如又破襄城於是南安龐寔馮翊嚴嶷長安侯脫等各帥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如懼石勒之攻己也乃厚賄於勒結爲兄弟勒又假其彊而納之時侯脫據宛與如不協如說勒曰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來襲兄宜備之勒乘怒脫貳己憚如唇齒故不攻之及聞如言甚悅遂夜令三軍秣食待命雞鳴而駕後出者斬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剋之勒遂斬脫如於是大掠西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剋智力並屈遂棄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如連年種穀皆化爲莠軍中大饑其黨互相攻劫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出歸于王敎敎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敎配己麾下敎曰此賢尟險難害汝性忌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敎諸將角射屢嗣爭爲過失稜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爲恥初敎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敎常怒其異己及敎聞如爲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稜如詣稜因閑宴請劍舞爲歡稜從之如於是舞刀爲戲漸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敎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杜曾

杜曾新野人南中郎將錄之從祖弟也少驍勇絕人能被甲游於水中始爲新野王歆鎮南參軍歷華容令至南嶽司馬凡有戰陣勇冠三軍會永嘉之亂荊州荒梗故牙門將胡亢衆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假曾竟陵太守亢後與其黨自

相猜貳，誅其驍將數十人。曾心自不安，潛謀圖之，乃卑身屈節以事於充。充弟之婿甚信任之。會荊州賊王沖自號荊州刺史，部眾亦盛，屢遣兵抄充所統，充患之，問計於曾。曾勸令擊之，充以為然。曾白充取帳下刀戟付工磨之，因潛引王沖之兵。充遣精騎出距，沖城中空虛，曾因斬充而并其眾，自號南中郎將，領竟陵太守。曾求南郡太守劉務女不得，盡滅其家。會愍帝遣第五猗為安南將軍、荊州刺史，曾迎猗於襄陽，為兄子娶猗女，遂分據沔漢。時陶侃新破杜弢，乘勝擊曾，有輕曾之色。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古人爭戰，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軍圍之於石城。時曾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曾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既而致箋於平南將軍荀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納之。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為外援，不從侃言。曾復率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下而還。及王廙為荊州刺史，曾距之，廙使將朱軌、趙誘擊曾，皆為曾所殺。王敦遣周訪討之，屢戰不能克。訪潛遣人緣山開道，出曾不意以襲之，曾眾潰。其將馬儁、蘇溫等執曾詣訪降，訪欲生致武昌，而朱軌息昌、趙誘息胤皆乞曾以復冤，於是斬曾，而昌、胤臠其肉而噉之。

## 杜弢

杜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也。祖植，有名蜀土，武帝時為符節令。父眕，略陽護軍。弢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遭李庠之亂，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愛其才而禮之。後為醴陵令。時巴蜀流人汝班、蹇碩等數萬家，布在荊湘間，而為舊百姓之所侵苦，並懷怨恨。會蜀賊李驤殺縣令，屯聚樂鄉，眾數百人，弢與應詹擊驤，破之。蜀人杜疇、蹇撫等復擾湘州，參軍馮素與汝班不協，言於刺史荀眺曰：「流人皆欲反。」眺以為然，欲盡誅流人。班等懼死，眾聚以應疇。時弢在湘中，賊眾共推弢為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攻破郡縣。眺委城走廣州，廣州刺史郭訥遣始興太守嚴佐率眾攻弢，弢逆擊，破之。荊州刺史王澄復遣王機擊弢，敗於巴陵。弢遂縱兵肆暴，偽降於山簡，簡以為廣漢太守。眺之走也，州人推安成太守郭察領州事，因率眾討弢，反為所敗，察死之。弢遂南破零陵，東侵武昌，害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鑒、邵陵太守鄭融等。元帝命征南將軍王敦、荊州刺史陶侃等討之，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物故，於是請降，帝不許。弢乃遺應詹書曰：「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於荊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伏死亡者略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所鑒也。客主難久，嫌隙易構，不謂樂鄉起變出於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擒其黨帥，惟患算不經遠，力不陷堅耳。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欲守善自衛，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尋山公鎮夏口，即具陳之。此公鑒開塞之會，察窮通之運，納吾於眾疑之中，非高識玄覩，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沐浴於清流，豈惟滌蕩瑕穢，乃骨肉之施。此公薨逝，斯事中廢，實懼禍毒，縈心自慎，欲遣滕禾、文張、休祿詣大府備列起事以來本末，但恐貪功徇名之徒，將構間於聖主之聽，戮吾使於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甘陶率至，水陸十萬，旌旗曜於山澤，舟艦盈於三江，威則威矣，然吾眾鞠末以為懼。晉文伐原，以全信為本，故能使諸侯歸之。陶侃宜敕書而繼之以進討，豈所以崇奉明詔，示軌憲於四海，遣向義之夫以為叛逆之虜哉！思晉之眾以極不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之算也。區區略為合，欲與必死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機權也。吾之赤心，實於神明，西州人士，鄉粗悉之耳。寧當今抱枉於時，不謹於大府邪？昔廉、藺不爭大國之相與，寇、賈同其安危，司馬遷明言於李陵，雖刑殘而無恨。足下抗威千里，擊揚汝衛，進宜為國思靖難之略，退與鄉文摧枉直之正，不亦綽然有餘裕乎！鑒鄉曉吾丹心，令時達盟府，遣大使光臨，使吾得披露肝膽，沒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結紐於紀綱，為一匡於聖世，使吾廁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輿於閶闔，掃長蛇於荒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若然，先清方夏，卻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便泝流西歸，奧李雄之逋寇，備貢之藩獻，展微勞以補往愆，復州邦以謝鄰國，亦其志也。惟所裁處耳。吾遠州寒士，與足下出處殊倫，誠不足感粹文而濟其傾危，但顧吾忠誠，則汝義術必順之恕，銜湘無伐叛之虞，鑒足下宏納之道，拯吾徒隔塞之艱，壽可金玉，其音徽徐顧，釋十餘萬口，亦勞卒於奢備，屈放逸於南畝矣。衡象江湘，刑吾左右，若往言有

貳負罪不赦至梁受戮不惟鄙門而已詹甚哀之乃啓呈弢書并上言曰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優幹事兼美往因使流寓居詹鄰界其真心堅白詹所委究李驤為變舉鄉剋略真晉弢時出家財招募忠勇發憤收亂義誠慷慨會驤攻燒南平弢遂東下巴漢與湘中鄉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爆結論弢本情非首作亂階者也然破湘川實弢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使滋蔓按弢今書自謂亦至矣昔朱鮪自疑於洛陽光武指河水以明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祖受封侯之寵由怨過以錄功也詹謂今者當祀運之會思弘遠猷故宜赦射鉤之誅晉貰斬祛之戮用能濟其戴之高勳隆一匡之美舉況弢等素無斯怨而請纓投命邪以為可遣大使宣揚聖旨霑之於上百姓沐浴於下則上下交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帝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宣詔書大赦凡諸反逆一皆除之加弢巴東監軍弢受命後諸將殉功者攻擊之不已弢不勝憤怒遂殺運而使其將王真領精卒三千為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斷官軍運路侃使伏波將軍鄭攀邀擊大破之真步走湘城於是侃等諸軍齊進真遂降侃眾潰弢乃逃遁不知所在

王機 兄矩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機美姿儀倜儻有度量陳侯之亂機年十七率家兵破之嘗慕王澄為人澄亦雅知之以為己亞遂與友善內綜心膂外為爪牙澄用為成都內史機嘗日醉酒不存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騷動會澄遇害機懼禍及又屬杜弢所在發難而獨為機守界機益自疑說王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州部將溫邵率眾迎機訥遣將軍高幽距之及於吐幽曰何以敢來欲取死邪幽不敢進而歸訥訥聞邵之納機也乃遣兵擊邵反為所破訥又遣機父兄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乃棄節而避機機遂入據廣州訥歎曰昔孝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為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斬而止機自以篡州懼為王敦所討乃更求交州時杜弢餘黨杜弘奔臨賀送金數千兩與機求討桂林賊以自效機為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機難制又欲因機討梁碩故以降杜弘之勳轉為交州刺史碩聞而遣子侯候機於鬱林機怒其迎遲責云須至州當相收拷碩子馳使報碩碩曰王郎已毀廣州何可復來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讚以碩不迎機率兵討碩為碩所敗碩恐諸僑人為機於是悉殺其良者乃自領交阯太守機既為碩所距遂住鬱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遇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州弘素有意乃求機節曰當相與共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與之於是機與弘及溫邵劉沈等並反叛而陶侃為廣州到始興州人皆言不可輕進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侃先討溫邵劉沈皆殺之機遣子芳門屈遂迎州詐言將除招諸所部欲以距侃侃卻收董斬之遣督護許高討機走之病死于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殺其二子焉

機兄矩字令式美姿容少出將者益路初為南平太守封醴陵侯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詣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答稱天上京兆被使召君為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祖約

祖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弟也初以孝廉為成皋令與逖甚相友愛永嘉末隨逖過江元帝稱制引為掾屬與陳留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而性妒約亦不敢違忤嘗夜寢於外忽為人所傷疑其妻所為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營東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眾所具瞻當以身率物以宣內教以方外杜漸防萌式遏寇害而乃變起蕭牆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群小噂嚀囂聲遠被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屏含垢匿瑕而約違命輕出既無明智以保身又孤恩廢命宜加貶黜以塞眾謗帝不之罪隗重加執奏帝不許及逖有功於譙沛約漸見任遇逖卒自侍中代逖為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眾約異母兄光祿大夫納密言於帝曰約內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為亂階矣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有此言而約竟無綏馭之才不為士卒所附及王敦舉兵約歸衛京都率眾次壽陽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

五等侯進號鎮西將軍使屯壽陽爲北境藩扞自以名重不後鄧卞而不豫明帝顧命又輔幼主及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遠懷怨望石勒嘗以衆逼之約屢表請救而官軍不至聽既退朝議又欲作徐塘以遏胡寇約謂爲棄己彌懷憤恚先是太后使蔡謨勞之約見謨目攘袂非毀朝政及蘇峻舉兵遂推崇約而罪執政約聞而大喜從子智及衍並傾險好亂又讚成其事於是命遜子紳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遜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及峻剋京都矯詔以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頴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左右閻禿說頴約光謂爲約而擒之約踰垣變免光奔於石勒而約之諸將復陰結於勒請爲內應勒遣石聰來攻之約衆潰奔歷陽遣兄子渙攻桓宣于皖城會毛寶援宣擊渙敗之趙胤復遣將軍甘苗從二焦上歷陽約懼而夜遁其將率隊率來出降約以左右數百人奔于石勒勒義其爲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說勒曰天下相定當顯明逆順此漢高祖所以斬丁公也今忠于事君者莫不願擒背叛不臣者無不喪膽此天下所以歸伏大王也祖約猶存臣切感之且約大引賓客又占奪細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怨於是勒乃詐約曰祖侯遣來未得喜數可集子第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退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致醉既至于市抱其外孫而泣遂殺之幷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妓妾班賜諸胡初遜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遜爲勒將祖氏之族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覘省潛取遜麻子遺重藏之爲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蘇峻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父模安樂相峻少爲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于本縣于時豪傑所在屯聚而峻最强遣長沙徐璆宣檄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爲主遂射獵於緡遭青山中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時曹嶷領青州刺史表峻爲掖令峻辭疾不受嶷惡其得衆必爲患將討之峻懼率其所部數百家汎海南渡既到廣陵朝廷嘉其遠至轉爲揚將軍會周堅反於彭城峻助討之有功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王敦作逆詔峻討敦下之不吉遲迴不進及王師敗績峻退保盱眙淮陵故吏徐深艾穀重請峻爲內史詔聽之加奮威將軍太寧初更除臨淮內史王敦復舉逆徵書令郡舉讓召峻及劉遐督京都敦遣峻兄說峻曰富貴可坐取何爲自來送死峻不從遐率衆赴京師頓于司徒故府遣行遐軍人疲困沈尤錢鳳謀曰北軍新到未堪攻戰擊之必剋若復猶豫後雖犯也賊於其夜度竹格堵拔柵將戰峻率其將韓晃於南塘橫截大破之又隨度亮追破沈尤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峻本以單家衆衆於擾攘之際歸順之後志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順懷驕恣自負其衆潛有異志撫納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輒藏匿之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有不如意便肆忿言時明帝初崩委政宰輔護軍庾亮欲徵之峻聞將徵遣司馬何仍諸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不從遂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第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害己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累卵非我不膺狡兔既死獵犬理自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是遣參軍徐會結祖約謀爲亂而以討亮爲名約遣祖渙許柳率衆助峻峻遣將韓晃張健等襲姑孰進逼慈湖殺于湖令陶穀及振威將軍司馬流峻自率渙柳衆萬人乘風齊自橫江次于陵口與王師戰頻捷遂據蔣陵覆舟山率衆因風放火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遂陷宮城縱兵大掠侵逼大宮驅凶極暴殘賊無道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逼令擔負登蔣山祿劍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費之矯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自爲驃騎領軍將軍錄

倘書事許柳丹陽尹加前將軍馬雄左衛將軍祖渙驍騎將軍復弋陽王蘷爲西陽王太宰錢尚書事蘷愚憒亦復本官於是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又遣韓晃入義興張健管商弘徽等入晉陵時溫嶠陶侃已唱義於武昌峻聞兵起用參軍賈寧計還據石頭更分兵距諸義軍所過無不殘滅嶠等將至峻遣還天子於石頭逼迫居人盡聚之後苑使懷德令匡術守苑城嶠等既到乃築壘於白石峻率衆攻之幾至陷沒東西抄掠多所擒虜兵威日盛戰無不剋由是義衆沮叛人懷異計朝士之奔義軍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黨驍勇所向無敵惟當以天討有罪跌滅不久若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是譽賊及後累戰不捷嶠亦深憚之管商等進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敗諸義軍韓晃又攻宣城害太守桓彝商等又焚餘杭而大敗於武康退還義興嶠與趙胤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以臨之峻與匡孝將八千人逆戰峻遣子碩與孝以數十騎先薄趙胤敗之峻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迴趙白木陂牙門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墜馬斬首懸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求峻尸不獲碩乃發庾亮父母墓剖棺焚尸逸閉城自守韓晃閉峻死引兵赴石頭管商及弘徽進攻慶亭壘督護李閎及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斬首千級商率衆走延陵李閎與慶亭諸軍追之斬獲數千級商諸庾亮降匡術舉苑城降韓晃與蘇逸等幷力攻術不能陷溫嶠等選精銳將攻賊營碩率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於陣斬碩晃等震懼以其衆幷張健於曲阿門阨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逸爲李湯所執斬于車騎府管商之降也餘者並歸張健健又疑弘徽等不與己同盡殺之更以舟車自延陵向長塘小大二萬餘口金銀寶物不可勝數揚烈將軍王允之與吳興諸軍擊健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馬雄韓晃等輕軍俱走閎率銳兵追之及於巖山攻之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獨出帶兩步數箭却據胡牀彎弓射之傷救甚衆箭盡乃斬之健等遂降並梟其首

孫恩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書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然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求福慶王珣言於會稽王道子流之于廣州廣州刺史王懷之以泰行鬱林太守南越以外皆歸之太子少傅王雅先與泰善言於孝武帝以泰知養性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爲徐州主簿猶以道術眩惑士庶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義兵得數千人爲國討恭黃門郎孔道都陽太守桓放之驃騎諮議周範等皆敬事之會稽世子元顯亦數詣泰求其秘術泰見天下兵起以爲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衆三吳士庶多從之于時朝士皆懼泰爲亂以其與元顯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道子誅之恩逃于海衆聞泰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衆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讎及元顯擾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謝鍾吳郡陸瓊吳興丘尪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胡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於是吳興太守謝遏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稚烏程令夏侯愔等皆遇害吳國內史桓謨義興太守魏隱臨海太守新蔡王黨等並出奔於是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宣稱令誅殺異己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內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並韓嗣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刊木堙井廣掠財貨相率衆于會稽其婦女有學業不能去者費籠盛嬰兒投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閉八郡譬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閑牢之臨江復曰我渡浙江不欠作句賊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暫走矣乃廣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繞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傾慮盈目牢之等遽於

收散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謝琰爲會稽率徐州文武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刑浦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刑浦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率朔將軍高雅之率之恩復還于海於是復遣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浦瀆壘線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恩復還于海轉寇扈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衆西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總兵線海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驚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州不敢進而還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與劉敬宣幷軍追之於郁洲累戰恩復大敗於是漸衰鵝復泝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扈瀆恩遂遠迸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聞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之口其後戰死及自溺幷流離被傷賣者至恩死時裁數千人存而恩攻沒謝琰袁山松陷廣陵前後數十戰亦殺百姓數萬人

盧循

盧循字于先小名元龍司空從事中郎毓之曾孫也變眸阿黴聰于四轉善草隸弈棋之藝沙門惠遠有鑒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亡餘衆推循爲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入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迸海到番禺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稱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獻貢時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恆以君爲腹心之疾劉公未有禍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之後劉公自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遙襲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則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君若不同便當率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雖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僧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會感賣衣物而市之競石水急出船甚難皆餉之如是者數四故船版大積而百姓弗之覺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幷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衆距之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爲官軍所敗輕走告循曰請幷力攻京都若克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遣族而下戎卒十萬艦艦千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運至江準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全之計固不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爲虜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莫雄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慴其便軼乃橫石頭斷相浦以距之循攻橫不利船艦爲暴風所傾人有死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尋陽幷力取荊州徐更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棄洲南走復據尋陽裕先遣羣率追討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豐池循又遣遣豫章乃悉力橫斷左里裕命衆攻橫循衆雖死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誅舍浦魁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擊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鴆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雀服食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辭生於是悉鴆諸幷死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及其父母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譙縱

譙縱巴西南充人也祖蒙之有重名於西土縱少而謹慎蜀人愛之爲安西府參軍義熙元年刺史遣縱及侯暐等領諸縣氐進兵東下暐有貳志因梁州人不樂東也將圖益州刺史毛璩與巴西陽昧結謀於五城水口共遣縱爲主縱懼而不當走投于水暐引出而請之至於再三遂以兵遣縱於與上攻璩第西夷校尉瑾於涪城城陷瑾死之縱乃自號梁秦二州刺史據閬縱反自洛城步還成都遣參軍王瑰率三千人討縱又遣第瑰領四千兵繼瑰後進縱遣第明子及暐距瑰於廣漢瑰輩破暐等進至緜竹明子設二伏以待之大敗瑰衆死

者十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以納縱毛璩既死縱以從弟洪爲益州刺史明子爲鎮東將軍巴州刺史率其衆五千人屯白帝自稱成都王明年遣使稱藩於姚興將順流東寇以討車騎將軍劉裕爲名乞師於姚興且請桓謙爲助興遣之九年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寧朔將軍臧熹下邳太守劉鍾蘭陵太守蒯恩等率衆二萬自江陵討縱初謀元帥而難其人齡石資名素淺裕違衆拔之授以麾下之半臧熹裕妻弟也位出其右又隸焉齡石次于白帝縱遣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彭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僞尚書僕射譙詵屯彭模夾岸連城層樓重柵衆未能攻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秪困我師吾欲養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爲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由內水故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因其機而攻之勢當必尅尅彭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爲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因爲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尅斬侯暉等於是逆進縱之城守者相次瓦解縱乃出奔其尚書令馬耽封倉庫以待王師及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之走也先如其墓縱女謂縱曰走必不免秪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投道福于涪道福怒謂縱曰大丈夫居如斯功業安可棄哉今欲爲降虜豈可而得人誰不死何懼之甚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去之乃自縊道福謂其徒曰吾養爾等正謂今日蜀之存亡實係在我不在譙王我尚在猶足一戰士咸許諾乃散金帛以賜其衆衆受之而走道福獨奔廣漢廣漢人杜瑾執之送齡石徙馬耽於越嶲追殺之耽之徒也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滅衆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師至王遂戮尸焉

史臣曰皇晉失御政亂朝危禍起蕭牆難生藩屏九州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詐懷姦命儔嘯侶伺間候隙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事乎何賊虐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甚者也張昌等或竊狡淮浦或蟻聚荊衡招烏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憑陵險隘屈彊江湖未淹歲稔咸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爲不幸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犯闕炎沴滔天雖董卓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闕方凶比暴弗是加也譙縱乘茲釁隙肆彼姦謀旋踵而亡無足論矣

贊曰中朝蹙政王彌肆亂神器流離生靈塗炭羣妖伺隙構茲多難荐食荊衡陵虐江漢孫盧姦慝約峻殘賊窮凶極暴爲鬼爲蜮縱竊蛾蟯旋至顛踣

晉書卷一百

晉書卷一百考證

王機傳機遂入嶺就納求節○節監本譌即今從下文蘇武不失其節句改正

到始興州人皆赫不可輕進○到始興州監本譌始到興州今從地理志始興州名改正

蘇峻傳峻盡貴之婦留大赦○貴監本作廢或又改爲發今從宋本

於陣斬碩晃等實懾○監本作於陣斬晃碩等實懾各本同　臣龍官按下文會有韓晃則此時未得斬也當爲於陣斬碩晃等實懾之譌耳

孫恩傳南越以外皆歸之○監本脫外皆二字今從宋本增

乃補石頭斷柤浦以距之○柤監本譌租從音義改正

又敗補於曹泚○綱目作劉裕及盧循戰于大雷

乃悉力補斷左里○臣宗楷按綱目集覽里本作蠡卽禹貢彭蠡今之鄱陽也

譙縱傳齡石師次彭模○彭監本作平本書毛璩傳璩率衆西伐軍次彭模據元和志平模山名周宋彭祖家於此而亡故又名彭亡後漢岑彭至其地改曰平無後人訛爲平模今改正

晉書卷一百考證

# 晉書載記序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首衣皮，餐羶飲湩，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種落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以詳備。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竄以荒服，同乎禽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覘風，覩隙揚埃，乘間騁暴，邊城不得緩帶，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言能教訓卒伍，整齊車甲，邊場既伏，境內以安。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登天山，紀（一作絕）地脈，苞玄菟，款黃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寬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董卓之亂，則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騰牋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為魏處戎夷，繡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元海已至。語曰「失以豪釐」，晉卿大夫之辱也。聰之誓兵，東兼齊地；曜之馳旆，西踰隴山，覆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據地險，迴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之胡人。利我艱虞，分鑣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接武效尤。大凡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健後一年也，儁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沖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祊，華夷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為之禍首云。

晉書卷一百一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 載記第一

劉元海　子和　劉宣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名犯高祖廟諱，故稱其字焉。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奧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即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齠齔英慧，七歲遭母憂，擗踊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歎賞。時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彧等皆善相人，及見元海，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爲侍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鑒，雖由余、日磾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鑒，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憙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憙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憙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爲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歔欷，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爲之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爲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元海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俊傑無不至者。幽冀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楊駿輔政，以元海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故北部都尉、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元海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元海爲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元海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穎爲皇太弟，以元海爲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穎，次于蕩陰，穎假元海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及六軍

敗續賴以元海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幷州刺史東嬴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賴元海說賴曰今二鎮殺愿衆餘十萬發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賴曰五部之衆可保發不繼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邪吾欲奉衆襲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勳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慕義不思爲殿下沒命投鞾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嬴疎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發鄴宮示羈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爲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鎮之當爲殿下以二部摧東嬴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賴悅拜元海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于離石王浚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賴敗挾子南奔洛陽元海曰賴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爲晉人所服方當與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爲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敵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衆不武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元海曰善當爲榮陋棄阜何能爲培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算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永興元年元海乃爲壇於南郊僭即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於夏商卜世過於姬氏而元成多僻良平



姪作賊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後皇嗣漸頹天步艱難國統頻絕黃巾海沸於九州羣閹竊流於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尋故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終有泰旋黜舊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于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告孤今猥爲羣公所推紹脩三祖之業顧茲厄閒戰慄靡厝但以大恥未雪社稷無主銜膽栖冰勉從羣議乃赦其境內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置百官以劉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劉宏爲太尉其餘拜授各有差東嬴公騰使將軍聶玄討之戰于大陵玄師敗績騰懼率幷州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在爲寇元海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汲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二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次于離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四戰瑜皆敗欽拔拔而歸是歲離石大饑遷于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其太尉劉宏讓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以其前將軍劉景爲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幷州刺史劉琨于板橋爲琨所敗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元海曰殿下自起兵以來漸已一周而顓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剋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暨鴻基剋殄彊楚者也元海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時汲桑起兵趙魏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氐酋大單于徽東萊王彌及石勒等並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永嘉二年元海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永鳳以其大將軍劉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劉歆樂爲大司徒封陳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封鳳門郡公宗室以親疎爲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勳謀爲差皆封郡縣公侯太史令宣于脩之言於元海曰陛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晉未殄皇居仄陋紫宮

之變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剋洛陽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勢有紫氣兼閻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於是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壽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衆緯光三字元海以爲己瑞大赦境內改年河瑞封子裕爲齊王隆爲魯王於是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劉曜與趙固等爲之後繼東海王越遣平北將軍曹武將軍宋抽彭默等距之王師敗績聰等長驅至宜陽平昌公模遣將軍淳于定呂毅等自長安討之戰于宜陽定等敗績聰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元海素服迎師是冬復大發卒遣聰彌與劉曜劉景等率精騎五萬寇洛陽使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敗王師於河南聰進屯于西明門護軍賈胤夜薄之戰于大夏門斬聰將呼延顥其衆遂潰聰迴軍而南壁於洛水尋進屯宣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廣陽門景攻大夏門聰親祈蒿嶽令其將劉厲呼延朗等督留軍東海王越命參軍孫詢將軍丘光樓裒等率幔下勁卒三千自宣陽門擊朗斬之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罪己也赴水而死王彌謂聰曰今既失利洛陽猶固殿下不如還師徐爲後舉下官當於兗豫之閒收兵積穀伏聽嚴期宣于脩之又言於元海曰歲在辛未當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元海馳遣黃門郎傳詢召聰等還師王彌出自轘轅越遣薄盛等追擊彌戰于新汲彌師敗績於是擁蒲阪之戍還於平陽以劉歆樂爲太傅劉聰爲大司徒劉延年爲大司空劉洋爲大司馬赦其境內立其妻單氏爲皇后子和爲皇太子封子乂爲北海王元海寢疾將爲顧託之計以歆樂爲太宰洋爲太傅延年爲太保聰爲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于平陽西以其子裕爲大司徒元海疾篤召歆樂及洋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僞諡光文皇帝廟號高祖墓號永光陵子和立

劉和

和字玄泰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及爲僞貳內多猜忌叡下無恩元海死和嗣僞位其衛尉西昌王劉銳宗正呼延攸恨不參顧命也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總彊兵於內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于近郊陛下今便爲寄坐耳此之禍難未可測也願陛下早爲之所和即攸之甥也深然之召其領軍劉厥及劉欽馬景等告之厥曰先帝尚在殯宮四王未有逆節今忽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四海未定大業前爾願陛下以上成先帝鴻基爲志且塞耳勿聽此狂閹之言也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既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銳攸怒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於是命左右刃之景懼曰惟陛下詔臣等以死奉之願不濟矣乃相與盟于東堂使銳景攻聰攸率劉安國攻裕使侍中劉粲武衛劉欽攻魯王隆尚書田密武衛劉璿攻北海王乂密璿等使人斬關奔于聰聰命賈甲以待之銳知聰之有備也馳還與攸粲等會攻隆裕攸粲懼安國欽之有異志也斬之是日斬裕及隆聰攻西明門剋之銳等奔入南宮前鋒隨之斬和于光極西室銳攸梟首通衢

劉宣

劉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好學修絜師事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歎之曰宣若遇漢武當蹕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閫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美於前矣幷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爲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銅官清恪所部懷之元海即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寵勳戚莫二軍國內外靡不專之

晉書卷一百一考證

劉元海載記騰懼率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在為寇○前趙錄山東下有淵字謂元海為寇攻掠郡縣也今刪去淵字竟若東瀛公騰為寇矣

在位六年○六前趙錄作七歷代甲子圖淵僭位在惠帝永興元年甲子距懷帝永嘉四年庚午當以七年為是

晉書卷一百一考證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二

劉聰 子粲 陳元達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聰。聰生而目有重瞳子，長二尺餘，甚光潤。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騎冠游于京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謂新興太守郭熙辟為主簿。舉良將入為驍騎別部司馬，累遷右部都尉，善於撫接，五部豪右無不歸之。河間王顒表為赤沙中郎將，聰以元海在鄴懼禍，成都王穎所害，乃亡奔成都王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元海為北單于，立為右賢王，隨還右部。及即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既殺其兄和，羣臣勸即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乂，乂與公卿泣涕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羣公正以四海未定，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敢不祇從。今便欲遠遵魯隱，待乂年長，復子明辟。於是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年光。與單元海婁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為帝太后，乂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封其子粲為河內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河間王翼彭城王悝高平王遵粲及其從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轘轅，周旋梁陳汝頴之間，陷壘壁百餘，以其司空劉景為大司馬，左光祿劉殷為大司徒，右光祿王育為大司空，僞太后單氏姿色絕麗，聰烝焉，單即乂之母也。乂屢以為言，單氏慚恚而死。聰悲悼無已，後知其故，乂之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黜廢。又尊母為皇太后，署其衛尉呼延晏為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王彌劉曜及鎮軍石勒進師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于張方故壘，遽寇洛陽，攻陷平昌門，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寺，懷帝遣河南尹劉默距之，王師敗于社門。晏以外繼不至，出自東陽門，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時帝將濟河東，遇冥船于洛水，晏盡焚之，還于張方故壘。王彌劉曜至，復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內飢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彌晏入于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為京觀。遷帝及惠帝羊后，傳國六璽于平陽。聰大赦，改年嘉平，以帝為特進，左光祿大夫，平阿公。遣其平西趙染安平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模于長安。粲曜率大衆繼之。染敗王師于潼關，將軍呂毅死之。軍至于下邽，模乃降。染送模於粲，粲害模及其子范陽王黎。送衛將軍梁芬，模長史魯繇，兼散騎常侍杜驚，辛謐及北宮純等于平陽。聰以粲之害模也，大怒。粲曰：臣殺模本不以其曉識天命之故，但以其晉氏肺腑，洛陽之難，不能死節，天下之惡一也，故誅之。聰曰：雖然吾恐汝不免誅降之恥也。夫天道至神，理無不報。晉劉曜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鎮長安。王彌為大將軍，封齊公，尋而石勒等殺彌於己營而幷其衆，表彌叛狀。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以彌部衆配之。劉曜既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及諸氐羌皆送質任。唯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讓軍麴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將奔安定，遇疋任于於陰密，擁遺臨涇，推疋為平南將軍，率衆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麴特竺恢等亦率衆十萬會之。曜遣劉雅趙染來距，敗績而還。曜又盡長安銳卒與諸軍戰于黃丘，曜衆大敗，中流矢，還保甘渠。杜人王秀紀特等攻劉粲于新豐，粲還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于長安。時聞鼎等奉秦王為皇太子，入于雍城，關中戎晉莫不響應。聰后呼延氏死，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乂固諫，聰更勑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為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為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皆雲色超世，女德冤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

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爲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
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爲子納司空太原王沈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
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
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聰假懷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
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讌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
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爲辭賦
試爲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
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
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意皇天之意
也大漢將應乾受曆故爲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
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以小劉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
妻卿宜善遇之拜劉爲會稽國夫人遣其鎮北靳沖寇太原平北卜珝率衆繼
之沖攻太原不剋而歸罪於珝輒斬之聰聞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沖
何人哉遣其御史中丞浩衍持節斬沖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將
作大匠望都公靳陵坐溫明徽光二殿不成皆斬于東市聰游獵無度常晨出
晚歸觀魚於汾水以燭繼晝中軍王彰諫曰今大難未夷餘晉假息陛下不懼
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歸陛下當思先帝創業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業已
寘四海屬情何可墜之於垂成隳之於將就比竊觀陛下所爲臣實痛心疾首
有日矣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琨去此咫尺之間狂狷刺
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
之上夫人王氏叩頭乞哀乃囚之詔獄聰母以聰刑怒過差三日不食弟乂子
粲並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其太宰劉延年及
諸公卿列侯百有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曰光文皇帝以聖武膺期創建鴻祚
而六合未一夙世升遐陛下睿德自天龍飛紹統東平洛邑南定長安眞可謂
功高周成德超夏啓往也唐虞今則陛下歷觀書記未有此比而頃頻以小務
不供而斬王公直言忤旨便囚大將游獵無度機管不修臣等竊所未解臣等

所以破肝糜胃忘寢與食者也聰乃赦彰麴特等圍長安劉曜連戰敗績乃驅
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因攻司徒傅祗于三渚使其右將軍劉參攻郭默
于懷城祗病卒城陷遷祗孫純粹并其二萬餘戶于平陽縣聰贈祗太保純粹
皆給事中謂祗子暢曰尊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晉主
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虔劉南鄙沮亂邊萌此其罪也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勳
舊逆臣之孫荷榮禁闥卿知皇漢之德弘曠以不暢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
臣之故而虧其忠節及是恩也自是明主伐國弔人之義臣飄同萬物未敢謝
生於自然聰遣劉粲劉曜等攻劉琨於晉陽琨使張喬距之戰于武灌喬敗績
死之晉陽危懼太原太守高喬琨別駕郝聿以晉陽降粲琨與左右數十騎攜
其妻子奔于趙郡之亭頭遂如常山粲曜入于晉陽先是琨與代王猗盧結爲
兄弟乃告敗於猗盧且乞師猗盧遣子日利孫賓六須及將軍衛雄姬澹等率
衆數萬攻晉陽琨收散卒千餘爲之鄉導猗盧率衆六萬至于狼猛曜及賓六
須戰于汾東曜墜馬中流矢身被七創討虜傅武以馬授曜曜曰當今危亡之
極人各思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矣武泣曰武小人蒙大王識拔以至於是常
思効命今其時矣且皇室始基大難未弭天下何可一日無大王也於是扶曜
乘馬驅令渡汾迴而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劉粲等掠百姓踰蒙山遁歸猗盧率
騎追之戰于藍谷粲敗績斬其征虜邢延獲其鎮北劉豐琨收合離散保于陽
曲猗盧戍之而還正旦聰讌于光極前殿逼帝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儁等起
而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遂鴆帝而誅珉儁等以賜
帝劉夫人爲貴人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立左貴嬪劉氏爲皇后聰將爲劉氏起
鷬儀樓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
子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者使爲之父母以刑賞之不欲使殿屎黎元而蕩逸
一人晉氏闇虐視百姓如草芥故上天剿絕其祚乃眷皇漢蒼生引領息肩懷
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
茵先皇后嬪服無綺綵重逆羣臣之請故建南北宮焉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羣
后饗萬國矣昭德溫明已後足可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已來外殄

二京不世之寇內與殷覩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疲於外人困於內爲之紀綱固若是乎伏聞詔旨將營鄴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爲子來者也竊以大難未夷宮宇粗給今之新營尤實非宜臣聞太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惠役之後以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尚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美爲不朽之迹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都地耳戰守之備者豈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恩澤如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顏色冒不測之禍者也聽大怒曰吾爲萬幾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幷其妻子同棄東市使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鑿腰而入及至即以鑿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聽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勑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匕諫聽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時愍帝即位于長安聽遣劉曜及司隸喬智明武牙李景年等寇長安命趙染率衆赴之時大都督麴允據黃白城累爲曜染所敗染謂曜曰麴允率六衆在外長安可襲而取之得長安黃白城自服願大王以重衆守此染請輕騎襲之曜乃承制加染前鋒大都督安南大將軍以精騎五千配之而進王師敗於渭陽將軍王廣死之染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鴈樓染焚燒龍尾及諸軍營殺掠千餘人且退屯逍遙園麴允率衆襲曜連戰敗之曜入粟邑遂歸平陽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聽甚惡之延公卿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所諱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愼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既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自是後宮亂寵進御無序矣聰以劉易爲大尉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勳德者死乃贈之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綏級旒遊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輔軍鎮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武牙大將軍皆各配兵二千皆以諸子爲之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以其子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食五都劉延年錄尚書六條事劉景爲太師王育爲太傅任顗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紀爲大司空劉曜爲大司馬曜復次渭汭趙染次新豐索綝自長安東討染染狃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今司馬鄴君臣自以過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將軍宜整陣案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困獸猶鬬況於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污吾馬蹄刀刃邪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恢諫遠謀戮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袁紹爲之於前將軍躡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爲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牀枕而死叱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曰虓涔不容尺鯉染之謂也曜遣師攻郭默于懷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安假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略可留征虜將軍貝丘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於是曜歸蒲坂俄而徵曜輔政趙染寇北地夢魯徽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瘤旦將攻城中聲而死聰以粲爲相國總百揆省丞相以幷相國平陽地震烈風拔樹發屋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兄類而食之三日而死聰以其太廟新成大赦境內改年建元雨血於其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劉乂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靳準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爲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已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爲贈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萬幾之事

無不由之置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爲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厄在於旦夕宜早爲之所四衞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尙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衞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爲異也乂弗從乃止聰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爲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爲皇后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乂謀反乂不從之狀聰於是收志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卜抽監守東宮禁乂朝賀乂憂懼不知所爲乃上表自陳乞爲黔首幷免諸子之封褒美晉王粲宜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其青州刺史曹嶷攻汶陽關公丘陷之害齊郡太守徐浮執建威劉宣齊魯之閒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嶷遂略地西下祝阿平陰衆十餘萬臨河置戍而歸于臨淄嶷於是遂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嶷之懷二也請討之聰又憚勒之幷齊乃寢而弗許劉曜濟自盟津將攻河南將軍魏該奔于一泉塢曜進攻李矩于滎陽矩遣將軍李平師於成皋曜覆而滅之矩恐送質請降時聰以其皇后靳氏爲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爲左皇后右貴嬪劉氏爲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聰不納乃以元達爲右光祿大夫外示優賢內實奪其權也於是太尉范隆大司馬劉丹大司空呼延晏尙書令王鑒等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乃以元達爲御史大夫儀同三司劉曜寇長安頻爲王師所敗曜曰彼猶強盛弗可圖矣引師而歸聰宮中鬼夜哭三日而聲向右司隸寺乃止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靳靳慚恚自殺靳有殊寵聰迫於元達之勢故廢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劉曜進師上黨將攻陽曲聰遣使謂曜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恥也公宜以長安爲先陽曲一委驃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亟還曜迴滅郭邁朝于聰遂如蒲阪平陽地震雨血于東宮廣袤頃餘劉曜又進軍屯于粟邑麴允飢甚去黃白而軍于靈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肅奔于允吾於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曜進據黃阜聰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時聰中常侍王沉宣懷俞容中宮僕射郭猗中黃門陵修等

皆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或百日不出羣臣皆因沉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決之故或有勳舊功臣而弗見敘錄姦佞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沉等車服宅宇皆踰于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爲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皆奢僭貪殘賊害良善靳準合宗內外諂以事之郭猗有憾於劉乂謂劉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爲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幾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乂又許衞軍爲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乂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爲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衞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幷見族耳於是歔欷流涕皮惇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即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誑僞故也皮惇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爲信然初靳準從妹爲乂孺子淫于侍人乂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慚恚說粲曰東宮萬幾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急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禍威已及故不敢

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衞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剋季春構變殿下宜爲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爲之柰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粲唯發中旨殺生除授王沈郭猗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聰臨上秋閣誅其特進綦毋達太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衞卜崇大司農朱誕等皆宦閹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聰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無考槃柰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晉厲之無道尸三郤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詔尙在臣閣猶未宣露乞垂昊天之澤迴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爲庶人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王延等詣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螣王化之蟊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奄豎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爲故事乎今王沈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與奪於中勢傾海內愛憎任之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塵下車銓衡迫之遐邇不復以實士以屬舉政以賄成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沈等皆刀鋸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貴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殿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沈等之由願陛下割翦凶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幾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則衆災自弭和氣呈祥今遺晉未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沈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沈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是兒等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灑掃宮閣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讎又深恨陛下願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鼎鑊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恆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粲粲盛稱沈等忠清乃心王室聰大悅封沈等爲列侯太宰劉易詣闕又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北地饑甚人相食啖羌酋大軍須遣糧以給麴昌劉雅擊敗之麴允與劉曜戰于磻石谷王師敗績允奔靈武平陽大饑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騎二萬屯于并州以懷撫叛者聰使黃門侍郞喬詩讓勒勒不奉命潛結曹嶷規爲鼎峙之勢聰立上皇后樊氏卽張氏之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朝廷內外無復綱紀阿諛日進貨賄公行軍旅在外饑疫相仍後宮賞賜動至千萬劉敷屢泣言之聰不納怒曰爾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夕夕生來哭人敷憂忿發病而死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準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饑甚司隸部人奔于冀州二十萬戶石越招之故也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司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鬬死殿上宿衞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愈甚無誡懼之心讌羣臣于光極前殿引見其太弟乂容貌毀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歡待之如初劉曜陷長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牋于曜帝肉袒牽羊輿櫬銜璧出降及至平陽聰以帝爲光祿大夫懷安侯使粲告于太廟大赦境內改年麟嘉麴允自殺聰東宮四門無故自壞後內史女人化爲丈夫時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

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崐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聲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過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机上俄而蘇使左右机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幷葬焉時東宮鬼哭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歷紫宮入於天獄而滅太史令康相言於聰曰蝀虹見彌天一岐南徹三日並照客星入紫宮此皆大異其徵不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氏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爲胡王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漢既據中原歷命所屬紫宮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盡言石勒鴟視趙魏曹嶷狼顧東齊鮮卑之衆星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爲慮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勒衆精盛若盡誅魏之銳燕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嶷率三齊之衆以繼之陛下將何以抗之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爲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內爲高祖圖楚之計無不剋矣聰覽之不悅劉粲使王平謂劉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勑裹甲以備之乂以爲信然令命宮臣裹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王沉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沉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粲圍東宮粲遣沉準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自誣與乂同造逆謀聰謂沉等言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當念爲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誅乂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人皆靳準及閹豎所怨也廢乂爲北部王粲使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爲之空氐羌叛者十餘萬落以靳準行車騎大將軍以討之時聰境內大蝗平陽襄陵尤甚靳準討之獲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沒千餘家東宮災異門閣宮殿蕩然立粲爲皇太子大赦殊死已下以粲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前聰校獵上林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粲言於聰曰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逆相濟興兵聚衆者皆以子鄴爲名不如除之以絕其望聰然之趙固郭默攻其河東至於絳邑右司隸部人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騎騎兵將軍劉勳追討之殺萬餘人固歎引歸劉頡遮邀擊之爲固所敗使粲及劉雅等伐趙固次于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于洛汭遣耿稚張皮潛殲襲粲員丘王翼光自厘城覘之以告粲粲曰征北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邪且聞上身在此自當不敢北視況敢濟乎不須驚動將士也是夜稚等襲敗粲軍粲奔據陽鄉稚館穀粲壘雅聞而馳還柵于壘外與稚相持聰聞粲敗使太尉范隆率騎赴之稚等懼率衆五千突圍趙北山而南劉勳追之戰于河陽稚師大敗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聰所居鑫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絕良久乃蘇平陽西明門社自亡霍山崩署其驃騎大將軍齊南王劉驤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衛大將軍齊王劉勱爲大司徒中常侍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毓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周姒氏以興關雎之化興則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以來亂淫於色縱沉之第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瑩汙清廟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櫬玉簀而對腐木朽楹哉臣恐無福於國家也聰覽之大怒使宣懷謂粲曰鑒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遠考竟於是收鑒等送市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

者弗通等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屬奴復能爲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瞋目叱之曰豎子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等於地下懿之曰靳準梟聲豺形必爲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之聰又立其中常侍宣懷養女爲中皇后鬼哭於光極殿又哭於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十里時聰子約已死至是晝見聰甚惡之謂粲曰吾纏疾憒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爲妖比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今世難未夷非諒闇之日朝終夕殯旬日而葬徵劉曜爲丞相錄尚書輔政固辭乃止仍以劉景爲太宰劉驤爲大司馬劉顗爲太師朱紀爲太傅呼延晏爲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太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僞諡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粲

粲字士光少而爲傑才兼文武自爲宰相威福任情疎遠忠賢昵近姦佞任性嚴刻無恩惠距諫飾非好興造宮室相國之府仿像紫宮在位無幾作豫晝夜饑困窮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既嗣僞位尊聰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靳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粲晨夜烝淫於內志不在哀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大赦境內改元漢昌兩血于平陽靳準將有異謀私於粲曰如聞諸公將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幾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粲弗納準懼其言之不從謂聰二靳氏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齊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盍言之於帝二靳承間言之粲誅其太宰上洛王劉景太師昌國公劉顗大司馬齊南王劉驤大司徒齊王劉勱等太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長安又誅其車騎大將軍吳王劉逞驤母弟也粲大閱上林謀討石勒以靳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粲荒耽酒色游燕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粲命以從弟明爲車騎將軍康爲衛將軍準將作亂以金紫光祿大夫王延耆德時望謀之于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劫延以歸準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掘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左光祿劉雅出奔西平尚書北宮純胡崧等招集晉人保於東宮靳康攻滅之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祿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

陳元達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少而孤貧常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之爲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但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元海果徵元達爲黃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既至引見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顛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於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之謗小臣免招寵之禍不亦可乎元海大悅在位忠謇屢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謂元達曰卿當長朕反使朕長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臣戩愚闇無可採也幸遭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遘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捐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羣臣知免及其死也人盡寃之

晉書卷一百二

晉書卷一百二考證

劉聰載記聰以桀之害樸也大鄴桀曰臣殺樸本不以其曉識天命之故○樸
監本訛桀今改正

杜人王犹紀持衆攻劉桀于新豐○持各本作特前趙錄杜人王犹紀持衆特
衆則特乃持字之訛也今改正

鴻業已隳四海崩情○隳監本訛墮今從前趙錄改

且退屯遺逸圖○前趙錄作辛卯且退屯遺逸圖此且字當因删去辛卯而衍
存且字之訛

置皮囊于机上○机監本誤機前趙錄作杭今從宋本

晉書卷一百二考證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三

劉曜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元海幼而聰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爲不亡矣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聲冀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爲神射尤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游于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爲五色元海世頻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靳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與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上尊號曜以太興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使征北劉雅鎮北劉策次于汾陰與石勒爲掎角之勢靳準遣侍中卜泰降于勒勒因泰送之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羣閹擅政誅滅忠良賊是義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塗炭使朕及此勳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寧濟大艱終不以非命及君子實人司空若執忠誠早迎大駕者政由靳氏祭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平陽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沉吟未從尋而稱泰王騰靳康馬忠等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爲盟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于曜曜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戰累敗遣使求救於曜曜使劉雅劉策等迎之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歸于曜曜命誅明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使劉雅迎母胡氏喪于平陽遷葬粟邑墓號陽陵僞拜宣明皇太后僧尊高祖父亮爲景皇帝曾祖父廣爲獻皇帝祖防爲皇帝考曰宣成皇帝徙都長安起光世殿於前紫光殿於後立其妻羊氏爲皇后子熙爲皇太子封子毅爲長樂王闡太原王沖淮南王敞齊王高魯王徽楚王徹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以水承晉金行國號曰趙牲牡尚黑旗幟尚玄置頓配天元海配上帝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黃石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聚衆數千附于南陽王保保以其將楊曼爲雍州刺史王連爲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顛爲新平太守周膺爲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下草壁秦隴氏羌多歸之曜遷其車騎劉雅平西劉厚攻楊曼于陳倉二旬不剋曜率中外精銳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廣明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勅劉雅等攝圍固壘以待大軍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妻羊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徵也三年曜發雍攻陳倉曼連謀曰諜者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也吾糧廩既少無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圍人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滅不如率見衆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也一等死早曉無在遂盡衆背城而陣爲曜所敗王連死之楊曼奔于南氏曜進攻草壁又陷之松多奔隴城進陷安定保懼遷于桑城氏羌悉從之曜振旅歸于長安署劉雅爲大司徒晉將李矩龔金壻剋之曜左中郎將宋始據威宋恕降于石勒署其大將軍廣平王岳爲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軍疫甚岳遂屯廵池石勒遣石生馳赴宋始等軍勢甚盛曜將尹安趙慎等以洛陽降生岳乃班師鎮于陝城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酋徐庫彭曜乃誅車因庫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固諫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尸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氐盡叛推巴歸等王句渠知爲主四山羌氐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甚數其衰曰大鼻奴不憂命在須臾猶

敢如此嫁死曉邪叱左右速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所謂忠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雖弗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於是勑內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冀非望也但逼於陛下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之家老弱沒奚官者使送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更始彼生路既開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即下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爲陛下梟之不敢勞陛下之將帥也不爾者今賊黨既衆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曜大悅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于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氐羌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先是上郡氐羌十餘萬落保嶮不降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距五戰敗之權渠恐將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五萬展壓壘門左右勠戰子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之彊復非其匹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剽勁鋒銳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誓衆潰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剃面而降子遠啓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最強皆稟其命而爲寇暴權渠既降莫不歸附曜大悅讌羣臣于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書曰蓋褒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之恆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於嚴尤之孫魏武勒兵梁宋追慟於橋公之墓前漸賜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等或識朕於蕃亂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褒贈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綏左光祿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並加散騎常侍但皆丘墓夷滅申哀莫由有司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之士與曹恂奔於劉綏綏匿之於書厨載送於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饑窘變姓名客爲縣卒岳爲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聞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既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祐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爲歸投人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給以衣食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雖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曜立大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祭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權爲祭文祭酒以游子遠爲大司徒曜命起鄧明觀立西宮建陵臺臺於滿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衞雄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衞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秦昭書將營酈明觀市道窈冥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勑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酈明功傷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齊魏矣陛下何爲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勑旨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堲周瑣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乘皇下爾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數不旋踵開主之所終也如此向魏石槨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保葬魏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爲便耳與亡者俱冥冥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悅下書曰二

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鯁雜一言而罷北宮之役況朕之闇眇當今極弊而可不敬從明諱乎今勒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職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閑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省鄧水園以與貧戶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粵酉小衰困喜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鞅其盡乎時羣臣咸賀以爲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爲泰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竊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粵者歲之次名作粵也言歲馭作粵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黓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鞅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稹之縱爲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鄙說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憮然改容御史勃均狂言瞽說經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憂多矣何罪之有乎曜親征氐羌仇池楊難敵率衆來距前鋒輩敗之難敵退保仇池仇池諸氐羌多降於曜曜後復西討楊韜于南安韜懼與隴西太守梁勳等降于曜皆封列侯使侍中喬豫率甲士五千遷韜等及隴右萬餘戶于長安曜又進攻仇池時曜寢疾羣臣疫甚議欲班師恐難敵躡其後乃以其尚書郎王獵爲光國中郎將使于仇池以說難敵難敵於是遣使稱藩曜大悅署難敵爲使持節侍中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氐校尉寧羌中郎將武都王子第爲公侯列將二千石者十五人陳安請朝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且以曜爲死也遂大掠而歸曜疾甚篤馬與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陳安率精騎要之于道寔奔戰無路與長史魯憑俱沒于安安因寔而謂之曰劉曜已死子雛輔哉孤當與足下終定大業寔叱安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視何如主上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懸我首於上邽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遂殺之以魯憑爲參軍又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騎二萬追曜曜衛軍呼延瑜逆戰擊斬之悉俘其衆安懼龍還上邽曜至自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烈趙字襲阬城拔之西州氐羌悉從安安士馬雄盛衆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爲相國領左長史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也害賢人是塞天下之情夫承平之君猶不敢乖臣妾之心況於四海乎陳安今於招賢採哲之秋而害君子絕當時之望吾知其無能爲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曜大悅署武爲使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將軍秦州刺史封酒泉王曜后羊氏死偽諡獻文皇后羊氏內有特寵外參朝政生曜三子熙靜闡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百石已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曜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石宣於陝若言勿東者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規度之負土爲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于道路游子遠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足周身椁足周棺藏足周梆而已不封不樹爲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遠每以清儉恤下爲先社稷資儲爲本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功二陵皆下鑿三泉上築百尺積石爲山增土爲阜發掘古塚以千百數役夫呼嗟氣

塞天地黍饑原野哭聲盈衢臣竊謂無益於先皇先后而徒喪國之儲力陛下
脫仰尋堯舜之軌者則功不盈百萬費亦不過千計下無怨人先帝
先后有太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不納乃使其將劉岳
等帥騎一萬迎父及弟暉喪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四上洛男子張盧死
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冢者盧得蘇曜葬其父墓號永垣陵葬妻羊氏墓號顯平
陵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賜人爵二級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太寧元
年陳安攻曜征西劉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將攻上邽以解南安之圍
安聞之懼馳歸上邽遇於瓜田武以眾寡不敵奔保張春故壘安引軍追武曰
叛逆胡奴要當生縛此奴然後斬劉貢武閉壘距之貢敗安後軍俘斬萬餘安
馳還赴救貢逆擊敗之俄而武騎大至安眾大潰收騎八千奔于隴城貢乃留
武督後眾躬先士卒戰輒敗之遂圍安于隴城大雨霖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
發其父寢堂于垣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于東堂五日使其鎮軍劉襲
太常梁胥等繕復之松柏眾木植已成林至是悉枯置其大司馬劉雅為太宰
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劍六十人
前後鼓吹各二部曜親征陳安圍安于隴城安頻出挑戰累擊敗之斬獲八千
餘級右軍劉幹攻平襄尅之隴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募
不在其例安留楊伯支姜沖兒等守隴城帥騎數百突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
之眾還解隴城之圍安既出知上邽被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
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
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
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
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于溪澗翌日尋之遂
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迹斬安于澗曲曜大悅安善於撫
接吉凶夷險與眾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
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驎驄父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
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驎驄竄巖幽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

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楊伯支斬姜沖兒以隴
城降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氐羌悉
下並送質任時劉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于河上曜自隴長驅至西河戎卒
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鐘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旅之盛未有
斯比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退揚聲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涼州大怖人無固
志諸將咸欲速濟曜曰吾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而來者三有二焉
中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聲言之非
彼五郡之眾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卿等試之不出中旬
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頭
羊十萬口黃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女妓二十人及諸珍寶珠玉方域美貨
不可勝紀曜大悅使其大鴻臚田崧署茂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
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領西域大都護
護氐羌校尉涼王曜至自河西遣胡元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楊難敵以陳
安既平內懷危懼奔于漢中鎮西劉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兩士女六千餘
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崧為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以劉岳為侍
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山王初靳準之亂曜世子胤沒于黑匿郁鞠部至
是胤自言郁鞠大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胤悲慟嘉郁鞠忠款署使持節
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胤字義孫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
寸眉鬢如畫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豈同義真乎固當應為卿之冢嫡卿可
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也曜曰臣之藩國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以
亂長幼之倫也聰曰卿勳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征之任五侯九
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奈何言同諸藩國也義真既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
風吾不過為卿封之以一國義真曜子儉之字也於是封儉為臨海王立胤為
世子胤雖少離屯難流竄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
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屬意焉曜於是顧謂羣下曰
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涅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沖幼儒謹恐難乎

為今世之儲貳也。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光年長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太山之安，義光享無疆之福。於諸卿意如何？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遠擬周、漢，為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亦宗廟四海之慶。左光祿卜泰、太子太保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為是也，則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群下；若以為疑也，固思聞臣等異同之言。竊以廢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表而超樹之，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為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略神度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沖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為承平之賢主。何況儲宮者，六合人神所繫望也，不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聰默然。胤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誠愿乃爾者，臣請死於此，以明赤心。且陛下若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導義光，仰遵聖軌。因歔欷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諡前妻卜氏為元悼皇后。胤之母也。卜泰，胤之舅，曜嘉之，拜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為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時有鳳皇將五子翔於故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曜立后劉氏。石勒將石他自鴈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曜大怒，投袂而起。是日次于渭城，遣劉岳追之。曜次于富平，為岳聲援。岳及石他戰于河濱，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為盡忠，吾獨不可乎？崧厲色大言曰：若賊氐奴才，安敢欲希覬非分！吾寧為國家鬼，豈可為汝臣！何不速殺我！顧排一人取其劍，前刺難敵，不中，為難敵所殺。曜遣劉岳攻石生于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盟津。鎮東呼延謨率荊司之眾自崤澠而東。岳攻石勒盟津、石梁二戍，剋之，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于金墉。石季龍率步騎四萬入自成皋關，岳陳兵以待之，戰于洛西，岳師敗績，岳中流矢，退保石梁。季龍遂塹柵列圍，遏絕內外。岳眾飢甚，殺馬食之。季龍又敗呼延謨，斬之。曜親率軍援岳，季龍率騎三萬來距。曜前軍劉黑大敗季龍將石聰于八特坂。曜次于金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散，乃退如澠池。夜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安。季龍執劉岳及其將王騰等八十餘人，并氐羌三千餘人送于襄國，坑士卒一萬六千。曜至自澠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紀。曜命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劉均舉參軍臺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禮之，署為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曜署劉胤為大司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為國，置單于臺于渭城，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傑為之。曜自還長安，憤恚發病，至是疾瘳，曲赦長安殊死已下，署其汝南王劉咸為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劉綏為大司徒，卜泰為大司空。曜妻劉氏疾甚，曜親省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泣曰：妾叔父昶無子，妾少養於叔，恩撫甚隆，無以報德，願陛下貴之。妾叔皚女芳有德色，願備後宮。曜許之。言終而死，偽諡獻烈皇后。以劉昶為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進封河南郡公。封昶妻張氏為慈鄉君。立劉皚女芳為皇后，追念劉氏之言也。俄置單騎劉述為大司徒，劉昶為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為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等固諫，曜大怒，鴆而殺之。咸和三年，夜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為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為兌位，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為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

百姓租稅之半。長安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曜遣其武衞劉朗率騎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剋，掠三千餘戶而歸。張駿聞曜軍爲石氏所敗，乃去曜官號，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金城太守張閬及枹罕護軍辛晏、將軍韓璞等率衆數萬人，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劉胤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軍呼延那雞率親御郎二千騎絕其運路，胤濟師逆之，璞軍大潰，奔還涼州。胤追之，及于令居，斬級二萬。張閬、辛晏率衆數萬降于曜，皆拜將軍，封列侯。石勒遣石季龍率衆四萬，自軹關西入伐曜，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東救蒲坂，懼張駿、楊難敵承虛襲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于秦州。曜盡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衞關北濟。季龍懼，引師而退，追之，及于高候，大戰，攻之，斬其將軍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季龍奔于朝歌。曜遂濟自太陽，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大風拔樹，昏霧四塞。聞季龍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衆已濟，始議增榮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衆大小復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跼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於西陽門，撝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送于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于河南丞廨，使金瘡醫李永療之，歸于襄國。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邪！當爲翁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舍曜于襄國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佗，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謂曜與其太子熙書，令速降之。曜但勅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後爲勒所殺。熙及劉胤、劉咸等議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一，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走未晚也。」胤不從，怒其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于上邽。劉厚、劉策皆捐鎮奔之，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胤及劉遵率衆數萬自上邽將攻石生于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胤次于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距胤，戰於義渠，爲季龍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邽，季龍乘勝追擊，枕尸千里。上邽潰，季龍執其僞太子熙、南陽王劉胤并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曜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窺我中釁。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生於關洛。至於算強明，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我中華，未可量也。況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啓興王之略，骨都論克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爲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彌效款，終爲夷狄之邦，未辯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幷仁義而盜之者焉。僞主斯亡，玄明篡嗣，構扈戎旅，既殲擁威，擅關河，開景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中，自乖弘遠，貌之爲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善，佞人方嬖，並后載馳，閹豎竊於迴天，凝科臨於炮烙，遣豺狼之將，逞蠆犬之師，懸旌循渭，分麾陷洛，鐵馬陝山，胡笳遵渚，粉忠貞於戎手，聚縉紳於京觀。先王井賦，乃眷維桑；舊都宮室，咸成茂草。監彝玷衣，行人灑淚。若乃上古教厲，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將以拯厥板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載旆乘時，興兵晉野，拔焚既殞，可以絕言，而輕呂旁揮，彤弧三發，豈若嚮清蹕於

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變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觸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既盡幸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爲難弘在三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斯爲甚是以災氣呈形臧臣苞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尪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覇之倫好殺亦董卓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雙便和苞獻直鄧明罷觀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自絶彊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歟何不支之甚也

贊曰惟皇不籠遺匈居穹丹朱罕嗣晉頓爭雄胡旌颺月朔馬騰風埃塵淮浦尸沸河宮未央朝寂謁門旦空郭欽之慮幸有知戎

晉書卷一百三

晉書卷一百三考證

劉曜載記潛結巴酋徐庫彭○前趙錄潛結巴酋句徐庫彭等又云乃因徐彭等是句徐庫彭爲二人也

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前趙錄此句上有非字

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他負盟之甚○石他監本譌石生臣宗楷按本書曜次於富平爲岳擊擒岳及石他戰於河濱敗之斬他又曜遂濟自太陽攻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未嘗殺生又下文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則其爲他字之譌無疑也今改正

晉書卷一百三考證

晉書卷一百四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四

石勒上

石勒字世龍初名訇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冀加並爲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驅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凶麤不爲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己督攝部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麥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勒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鄔人郭敬陽曲宰鄔以爲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每聞轔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太安中幷州饑亂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賣門遺依宰鄔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鄔匿之獲免勒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遇郭敬泣拜言饑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寶食之幷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日大餓不可守窮諸胡饑甚宜誘將冀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說幷州刺史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廣募胡將詣冀州兩胡一勃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爲隆所敕辱敬先以勒屬郭陽及兄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爲解請道路饑病賴陽時而濟既而賣與茌平人師懽爲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變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在家恆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懽懽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懽棄鄴於馬牧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嘗傭於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餓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謂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

吳豫劉膚桃豹遼明等八騎爲羣盜後郭敬劉徽劉寶張嶷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爲十八騎復東如赤龍縣臒諸苑中乘苑馬遺掠繒寶以賂汲桑及成都王穎敗乘輿于蕩陰逼帝如鄴宮王浚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擊之穎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爲張方所逼遷于長安關東所在兵起皆以誅穎爲名河間王顒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夏乃奏誡嚴穎是歲劉元海稱漢王于黎亭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焉藩拜勒爲前隊督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漢陽太守荀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潛苑中桑以勒爲伏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聚囚又招山澤亡命多附勒勒率以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爲成都王穎誅東海王越東嬴公騰爲名桑以勒爲前驅屢有戰功晉爲揚威將軍忠明亭侯桑進軍攻鄴以勒爲前鋒都督大敗騰將馮嵩因長驅入鄴遂奮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刺史苟晞王讚等討之桑勒攻幽州刺史石尟於樂陵尟死之乞活田甄帥衆五萬救尟勒逆戰敗甄與晞等相持于平原陽平閒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越懼次于官渡爲晞擊援桑勒爲晞所敗死者萬餘人乃收餘衆將奔劉元海冀州刺史丁紹要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師駐桑于平原時胡部大張饗晉馮莫突等擁衆數千壁于上黨勒往從之深爲所呢因說饗晉曰劉單于舉兵誅晉部大臣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實募往往衆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爲之計饗晉等素無智略懼部衆之貳己也乃潛謂勒單騎歸元海元海喜饗晉爲親漢王莫突爲都督部大以勒爲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饗晉爲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晉其遇己也爲丸張伏利度亦有衆二千壁于樂平元海屢招而不能致勒偽襲殺于元海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爲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己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爲主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歸伏利度率其部衆歸元

海元海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衆配之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勒遂陷壺關元海命勒與劉零蠭蔡等七將率衆三萬寇魏郡頓丘諸壘壁多陷之假壘主將軍都尉偏雄壯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及元海僭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都督王如故勒幷軍寇鄴鄴和都奔于衛國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進攻趙郡審嶽州西部都尉馮沖攻乞活敖事田種于中丘皆殺之元海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常山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乃引張賓爲謀主始署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爲股肱夔安孔萇爲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逯明吳豫等爲將率使其將張斯率騎詣幷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懼勒威名多有附者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之者數萬人王浚使其將祁弘帥鮮卑烏桓等十餘萬騎討勒大敗勒于飛龍山死者萬餘勒退屯襄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進寇冀都審冀州刺史王斌於是卓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婁渙自洛陽率衆討勒勒燒營幷檄邇軍距之次于黃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統其壘衆爲中軍左翼勒至黎陽婁渙棄其軍奔于淮南王堪退堡倉垣元海授勒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圍讓公不受與閻羆攻腊圍苑市二壘陷之羆中流矢死勒幷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餘口東襲鄄城害兗州刺史袁孚因攻倉垣陷之遂害堪渡河攻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復南濟河樂陽太守裴純奔于建業時劉聰攻河內勒率騎會之攻冠軍將軍梁巨于武德懷帝遣兵救之勒留諸將守武德與王桑逆巨於長陵巨請降勒弗許巨踰城而遁軍人執之勒靴如武德坑降卒萬餘數梁巨罪而害之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皆請降送任于勒及元海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幷州刺史汲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圍薛將軍乃止劉粲率衆四萬寇洛陽勒留輜重于重門率騎二萬會粲於太陽大敗王師於澠池遂至洛川粲出轘轅勒至成皐飛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讚所敗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趙固于滹北勒乃燒船棄輜引軍向柏門迎重門輜重至于石門濟河攻襄城太守崔曠於滎昌審之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脫嚴嶷等起兵江淮間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屯襄城以距勒勒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北山如懼勒之攻襄也使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爲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脫不平說勒攻脫勒夜令三軍雞鳴而駕展蒐苑門攻之旬有二日而魁嚴嶷率衆救脫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囚送于平陽壘幷其衆軍勢彌盛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帥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趨襄城如知之遣弟璃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軍實欲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也張賓以爲不可勒勒北還弗從以賓爲參軍都尉領記室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元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衆討勒勒軍懼不接死疫太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裹糧卷甲渡沔寇江夏太守楊矩棄郡而走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于南頓郡陵公何襲廣陵公陳斡上黨太守羊綏廣平太守邵攀等率衆降于勒勒進陷許昌害平東將軍王康先是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於軍衆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爲勒所敗端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衍及襄陽王範任城王濟西河王喜梁王禕齊王冏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坐之於幕下問以晉故衍踴等懼死多自陳說惟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其奇之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審之死者甚衆勒重衍清辯奇範神氣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牆填殺之左衛何倫右衛李惲閉越薨事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陽勒逆毗於淸倉軍復大潰執毗及諸王公卿士皆審之死者甚衆因率精騎三萬入自成皐飄會劉曜王彌寇洛陽洛陽既陷勒歸攻彌曜遂出轘轅屯於許昌劉聰署勒征東大將軍勒固辭不受先是平陽人李洪有衆數千壘於魏陽荷晞假洪雍州刺史勒進寇穀陽晞冠軍將軍王贊破王讚于陽夏獲讚以爲從事中

郎襲破大將軍荀晞于蒙城執晞署爲左司馬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固辭將軍不受先是王彌納劉暾之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暾徵其將曹嶷於齊勒遊騎獲暾得彌所與嶷書勒殺之密有圖彌之計矣會彌將徐邈輒引部兵去彌彌漸削弱及勒之復荀晞也彌惡之僞卑辭使謂勒曰公復荀晞而殺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吉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幷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今不圖之恐曹嶷復至共爲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既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威可誘而滅之勒以爲然勒時與陳午相攻於蓬關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寇王彌人傑將爲我害勒因迴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無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于肥澤午司馬上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於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兄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詭謂王彌曰吾長史張嶷諫彌勿就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彌不從既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幷其衆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督幷幽二州諸軍事領幷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如故荀晞王讚謀叛勒勒害之以將軍左伏蘭爲前鋒都尉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陂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初勒被寢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儁送王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論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會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逸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衆而爲亂將軍以天挺之資威振宇內擁有德而推業隨時望而歸之勳義堂堂昇享遐貴背聰則福除向主則福至探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蟣寇不足



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顧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已來戚無戎人而爲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盡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遇開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舉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遲節本朝吾自爲難爲效遺琨名馬珍寶厚賓其使謝絕以絕之勒於葛陂築室宇謀慶造舟將寇建鄴會霖雨歷三月不止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軍中飢疫死者太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勒先送款於帝求掃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更計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夔安勒勒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及吳軍未集宜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登其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擅將軍之爵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冀有處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春懼將軍之往擊謂今卒閑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掎擊也輜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以宿君於是退膺爲將軍擢賓爲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發自葛陂遣石季龍率騎二千距壽春會江南運船至獲布米數十艘將士爭之不較備晉伏兵大發敗季龍于巨豐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奔退百里及于勒軍軍中震擾謂王師大至勒陣以待之晉懼有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採掠無所獲軍中大飢士衆相食行達東燕聞汲郡向冰有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冰遽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冰船盡在濮中未上枋內可倒

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合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聊城冰閉勒軍至始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潰軍遂營擾長驅襲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演部將臨深牟穆等率衆數萬降于勒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則能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掃定幷冀桓文之業可以濟也且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實又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深所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資儲未廣送死於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此之意勒又然之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多降附運糧以輸勒劉聰署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幽幷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公邑五萬戶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廣平遊綸張豺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襄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磾等都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壁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陣以待之就六眷屯于堵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又閉其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遠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暴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圍也吾將倒壞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剋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閻就六眷鼠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羣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羸遠壁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幔敵必震懾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柸之衆既奔餘自相散擾擒末柸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即以萇爲攻戰都督遣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衆遂奔散其衆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鐙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堵陽遣使求和送鐙馬金銀幷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諸將並勸勒殺末柸以捽之勒曰遣酉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季龍望就六眷于堵陽結爲兄弟就六眷等引還使參軍閻綜獻捷于劉聰於是游綸張豺請降稱藩勒將襲幽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就署將軍於是遣衆慰信都審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于信都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廣丘將軍蘭胥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人降于勒勒以桃豹爲魏郡太守以撫之命段末柸爲子署爲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柸感勒厚厚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勒襲苑鄉執游綸以爲主簿攻乞活李惲于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萇寇定陵審克州刺史田徽爲丸薄臧執渤海太守劉既率戶五千降于勒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其母王氏爲上黨國太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童設首飾一同王妃段末柸任弟亡歸遼西勒大怒所經令尉皆殺之爲丸審廣漸裘郡襲背王浚密遣使降于勒勒厚加撫納司冀漸寧人始租賦立太學簡明理審書吏署爲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潛空山谷其群其所既而備九牢之禮虔葬于襄國城南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既風俗殷雜須賓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彰忠亮篤敏有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彰署爲魏郡太守彰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宋劉鞠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

所不為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
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
者至如此實以將軍為高祖自擬為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
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
其子明為參軍勒以石季龍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篡奪之萌兆于此矣
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
如羊祜與陸抗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
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內去
就為存亡所在為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
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略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為之卑當稱藩
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
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為天子曰勒本小胡出於戎裔值晉綱弛御
海內飢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
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誰勒
所以捐軀命興義兵誅暴亂者正為明公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
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心慈眄如子也亦遺棗嵩書而厚
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為稱藩于孤其
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俊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貴望
累葉重光出鎮藩岳威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唯區區小府
而敢不斂衽神闕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
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
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誠胡人而
為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
之不為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為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
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
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

府贏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遺勒麈尾勒偽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
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親詣幽
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棗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
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
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流叛略盡鮮卑烏丸離貳于外棗
嵩田嶠貪暴于內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
魏武不足並也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為之寒心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容
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
款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為信然勒纂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為
其後患沈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
方之慮乎勒曰然為之奈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還為寇
讎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飢儉人皆蔬食眾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
無強兵以禦我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將軍便能懸軍千里
以征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宜應機電發勿後
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欣于得
我喜于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
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洩軍計故也遣
張慮奉牋于劉琨陳己過深重求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諸州郡說勒
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將來今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浚
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
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
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
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
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強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
自尊又專任姦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遍燕壤自貽于此非為天也使其將
王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於是分遣流人各還桑梓擢荀綽裴憲責給草廒

數朱碩袁嵩田矯等以賄亂政實游統以不忠于淩皆斬之遷烏丸審廣漸裘郝襲斬市等于襄國焚燒晉宮殿以晉尚書劉輿爲軍期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遣其東曹掾傅遵兼左長史封王淩苗厥捷于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國大饑穀二升直銀二斤肉一斤直銀一兩劉聰以平幽州之勳乃遣其使人柳純持節署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鉦黃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史張敬等十一人爲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勒將支雄攻劉演於廮丘爲演所敗演遣其將韓弘潘良襲頓丘斬勒所署太守邵攀支雄追擊弘等審潘良于廮丘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其太守邢泰琨司馬溫嶠西討山胡勒將遽明要之敗嶠于路城勒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閱實人戶戶貲二匹租二斛勒將陳午以淩儀叛于勒遽明攻害黑于茬平降之因破東燕酸棗而還徙降人二萬餘戶于襄國勒使其將葛陂寇濮陽陷之害太守韓弘劉聰遣其使人苑祚持節策命勒賜以弓矢加崇爲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藏盡集上署其長子興爲上黨國世子加冀軍將軍爲驃騎副貳劉琨遣王旦攻中山遂勒所署太守秦國勒將劉勳距旦敗之執旦于堅都關勒襲邵攀于樂陵攀盡衆逆戰大敗而還章武人王青起兵于科斗壘援亂勒河間渤海諸郡勒以楊武張夷爲河閒太守參軍臨深爲渤海太守各率步騎二千以鎮靜之使長樂太守程遐屯于昌亭爲之聲勢徙平原烏丸展廣劉咬等部落三萬餘戶于襄國使石季龍奔襲乞活王平于梁城敗績而歸又攻劉演于廮丘支雄遽明擊破黑于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于襄國邵攀使文鴦救演季龍退止虛關津避之文鴦弗能進屯于景亭兗豫衆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毀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等以爲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廮丘演奔文鴦軍獲演第啓送于襄國演即劉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墓田宅令備官授其經時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常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于晉關遂奔代郡勒攻樂平太守韓據于姑城劉琨遣將

單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琨次廣牧爲澹聲援勒將距之或諫之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強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單一動豈易中還若澹衆我之退顧乃無暇滿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于山上分爲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偽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獲鐘馬萬匹澹奔代郡據奔劉琨琨長史李弘以幷州降于勒琨遂奔于段匹磾勒遷陽曲樂平戶于襄國置守宰而還孔萇進姬澹于樂乾勒遣棄左長史張敬獻捷于劉聰勒之征樂平也其兩和令趙領招合廣川平原渤海數千戶叛勒奔于邵續河閒邢堰累徵不至亦衆衆數百以叛勒遂下冀州諸縣以右司馬程遐爲軍期將軍監冀州七郡諸軍事勒妙夫慶戚張越與諸將猜博勒親臨觀之越戲言忤勒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孔萇攻代郡澹死之時司冀幷兗州流人數萬戶在于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業孔萇等攻馬嚴湯腊久而不克勒問計於張賓賓對曰湯腊等本非明公之深仇遼西流人悉有戀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差遣員守任之以餌遼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澤晉揚威武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靜遼西流人可指時而至勒曰右侯之計是也召萇等歸署武遂令李回爲易北督護攻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嚴士衆多李潛軍人回先爲潛府長史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以部衆離貳憚奔于幽州瀚水而死遏膳率衆降于勒回移居易水流人降者歲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邑三百戶加賓封一千戶進賓位前將軍固辭不受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靁七八日而臥四日蛻而飛彌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幷冀尤甚石季龍濟自長壽津寇梁國害內史衛關劉琨與段匹磾協復晨疾六眷段末柸等會于固安將謀討勒勒使參軍王續賫金寶遺末柸以間之末柸既感有以報勒恩又忻於厚賂乃說辰眷等引還琨匹磾亦退如薊城邵續使兄子演攻勒渤海廣三千餘人而還劉聰將趙固以洛陽歸順恐勒襲之遣參軍高少奉書推崇勒請師討聰勒以大義懷之固深愧恚與郭默攻掠河內汲郡

段末柸殺鮮卑單于載附真立忽跋鄰爲單于段匹磾自幽州攻末柸末柸逆擊敗之匹磾奔還幽州因害太尉劉琨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柸遣弟騎督擊匹磾于幽州匹磾率其部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于鹽山大敗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爲之屏樂三月贈南平將軍初曹嶷據有青州既叛劉聰南稟王命以連鄰縣遠勢援不接懼勒襲之故遣通和勒授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公劉聰疾甚驛召勒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辭乃止聰又遣其使人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勒不受聰死其子粲襲僞位其大將軍靳準殺粲於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爲前鋒以討準勒統精銳五萬繼之據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曜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幷前十三郡進爵趙公勒攻準于平陽小城平陽大尹周置等率雜戶六千降于勒巴帥及諸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徙之司州諸縣準使卜泰送衆與服御請和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于城中使相率誅靳準準必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議遣之泰入平陽與準將喬泰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靳明爲盟主遣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于劉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城門堅守不復出戰勒遣其左長史王脩獻捷于劉曜晉彭城內史周堅害沛內史周默以彭沛降于勒石季龍率幽冀州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勒命舍師于蒲上靳明率平陽之衆奔于劉曜曜西奔粟邑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脩復元海聰二墓收劉粲已下百餘尸葬之徙渾儀銅器于襄國劉曜又遣其使人郭汜等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幷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寬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曹公輔漢故事夫人爲王后世子爲王太子勒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於曜言於曜曰大司馬遣王脩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大駕强弱謀待脩之返將輕襲乘輿時曜勢實殘弊懼脩宣之曜大怒追汜等還斬脩于稟邑傳太宰之授劉茂逃歸言王脩死故勒大怒誅平樂三族贈脩太常又知傳殊禮之授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斬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瞽叟之義故復推崇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戴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邪於是置太醫尚方御府諸令命參軍畢讚成正陽門俄而門崩勒大怒斬讚既怒刑倉卒尋亦悔之賜以棺服贈大鴻臚平西將軍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季龍救川逖退屯梁國季龍使揚武左伏蕭攻之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襄國四門門將佐素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置率壹署蓄豐貨錢河西鮮卑日六延叛于勒石季龍討之敗延于朔方斬首二萬級俘三萬餘人獲牛馬十餘萬孔萇討平幽州諸郡時段匹磾部衆飢散棄其妻子匹磾奔邵續曹嶷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爲斷桃豹王逢關祖逖退如淮南徙陳川部衆五千餘戶于廣宗石季龍與張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榮寵夙夜戰慓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稱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況國家遭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今敢言刑茲無赦乃止勒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其采集律令之要爲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賈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歲乃用律令晉太山太守徐龕叛降于勒石季龍及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興靜難濟時績伸峯后伏惟殿下天縱聖哲誕應符運鞭撻宇宙弼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繼物望去劉氏威懷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爽靜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人攀仰誠應升御中壇即皇帝位使舉附之徒蒙寸尺之潤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幷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

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二郡合三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爲趙國封內依舊改爲內史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于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幷州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羣望也勒西面而讓者五南面而讓者四百寮皆叩頭固請勒乃許之

晉書卷一百四

晉書卷一百四考證

石勒載記上初名匐○本書音義匐音背魏書作小字匍勒與此小異

時胡部大張匐晉陽莫突等擁衆數千○綱目集覽雄大張名匐晉正誤云一部之長呼爲部大雄張氏下文亦有都督部大之名是也又莫突監本訛突莫今從下文改正

屯于葛陂○陂監本訛陵今從本卷勒於葛陂據改

勒攻樂平太守韓據于坫城○坫監本誤姑今從音義改正

晉書卷一百四考證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五

石勒下　子弘　猨

太興二年勒僞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悌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官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爲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爲史學祭酒中壘支雄游擊王陽並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寧劉謨等爲門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寮首署石季龍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勳教國子擊刺戰射之法命記室佐明稽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羣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羣臣議論功勒曰自孤起軍十六年于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之先也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爲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申孤之心也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如本俗孔萇攻邵續別營十一皆下之續尋爲石季龍所獲送于襄國劉曜將尹安宋始據洛陽降于勒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于檀丘龕遣使詣勒陳討豹之計勒遣將王步都爲龕前鋒使張敬率騎繼之敬遠東平龕疑敬之襲己也斬步都等三百餘人復降于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其襟要以守之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沱泜衡陷山谷巨松偃拔浮于滹沱東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孔萇攻陷文鴦十餘營莫不設備鴦夜擊之大敗而歸勒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爲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車旗禮樂備矣使石季龍率步騎四萬討徐龕龕遣長史劉巖詣勒乞降送妻子爲質納之時蔡豹屯于譙城季龍攻豹豹夜遁季龍引軍城封丘而旋徙朝



臣據屬已上士族者三百戶于襄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翥曰夫人君爲令尚望威行天下況宮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耶翥憚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禁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使石季龍擊氐侯部掘咄哪於蚡北大破之俘獲牛馬二十餘萬勒清定五品以張賓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爲左執法郎孟卓爲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令運寮及州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實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直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村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帥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武攜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書以爲二儀諧暢和氣所致賜其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匹石季龍攻段匹磾于厭次孔萇討匹磾部內諸城陷之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輿櫬出降季龍送之襄國勒署匹磾爲冠軍將軍以其弟文鴦亞將衛麟爲左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諸流人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幷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勒時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爲寇乃下書曰祖逖屢爲邊患逖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爲置守冢二家冀逖知趙施感恩輟其寇暴逖聞之甚悅遣參軍王愉使于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厚賞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兗豫又安人得休息矣從事中郎劉奧坐營建德殿井木斜繩斬于殿中勒悔之贈太常建德校尉王和掘得員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漸氏造嚮者未詳或以爲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堙滅遂命下禮官爲準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禾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

終不行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于襄國列之永豐門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于勒勒斬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兗豫間壘壁叛者逖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歐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狐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讎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復業貲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尋署石季龍爲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鄧珠于離石俘獲及牛馬十餘萬鄧珠奔烏丸悉降其衆城先是勒世子與死至是立子弘爲世子領中領軍遣季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龕龕堅守不戰於是築室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琨降于勒拜鎮南將軍封列侯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盡戚於百尺樓自上撞殺之令步都等妻子剖而食之坑龕降卒三千晉兗州刺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于下邳琨邪內史孫默以琨邪叛降于勒徐兗間壘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清河張披爲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爲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卽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譖之曰張披與張賓爲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賓知遐之間己遂弗敢請無幾以遐爲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于程氏矣時祖逖卒勒始侵寇漫戍勒征虜石他敗王師于豫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勒境內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徽文殷作遣其將王陽屯于豫州有圖關之志於是兵雖日尋梁鄭之間騷然矣又遣季龍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先是嶷懷欲從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季龍進兵圍廣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爲征東將軍鞏羌胡于河西左軍石瞻濟師于廣固曹嶷降送于襄國勒害之坑其衆三萬季龍將盡殺疑衆其青州刺史劉徽曰今留徽使牧人也無人焉牧徽將歸矣季龍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徽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壁盡陷勒司馬刺史石生攻晉揚武將軍郭誦于陽翟不尅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勒以參軍樊坦清貨權受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貪財殘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倖自防俗士不關卿覽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貪俗勒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譙陵又敗彭城內史劉讜東莞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輯以郡叛降于勒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鄧騭貪其勒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勒徵徐揚州兵會石瞻于下邳劉遐懼又自下邳奔于泗納石生攻劉曜河內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尅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稱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閒百姓無聊矣以右常侍霍皓爲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潁俘獲萬餘降者二萬生遂攻陷廣城晉將軍郭誦追生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屯于廣城勒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郭默俘獲男女二千餘人石聰攻敗晉將李矩郭默等勒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客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爲害馳騁之弊古今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鄉文書事不須白此聲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綢爵關內侯於是朝臣諤見忠言競進矣晉都尉魯潛叛以許昌降于勒石瞻攻陷晉兗州刺史檀斌于鄒山斌死之勒西夷中郎將王勝襲殺幷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育以幷州叛于勒先是石季龍攻劉曜將劉豫于石梁至是石梁潰執豫送襄國季龍又攻王勝于幷州殺之李矩以劉豫之敗也懼自滎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矩

衆二千降于勒於是盡有司兗之地徐豫潁淮諸郡縣皆降之勒命徙洛陽暴影于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于建德前殿立桑梓苑于襄國勒嘗夜微行檢察營衛齎雄弗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爲援忠都尉爵關內侯勒如苑鄉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淡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爲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愾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貧鄉而敖快快邪於是幽光幷其妻子于獄勒既將營鄴宮又欲以其世子弘爲鎮密與程遐謀之石季龍自以勳效之重仗鄴爲基雅無去意及修構三臺遷其家室季龍深恨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奪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勒以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石聰攻壽春不拔遂寇邊鄙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震濟岷太守劉閎將軍張闓等叛害下邳內史夏嘉以下邳降于石生石聰攻河南太守王粲于邙陷之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于勒晉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聰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縣爲備棺衾之具以牙門將王波爲記室參軍與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莅平令師懽獲黑兎獻之於勒程遐等以爲勒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兎陰精之獸玄爲水色此示殿下宜遠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石堪攻晉豫州刺史祖納于壽春屯師淮上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于堪南陽都尉董幼叛率襄陽之衆又降于堪祖納諸將佐皆陰遣使附于勒石聰與堪臍淮陷壽春祖納奔歷陽壽春百姓陷于聰者二萬餘戶劉曜敗季龍于高候遂圍洛陽勒襄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久支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剋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爲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鮮卑親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襄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擣自大堨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擣墨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威兵成皐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于成皐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乃卷甲銜枚而詭道兼路出于掌背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于城西彌悅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徇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於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勒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邃等帥騎衛曜而北及是祖約舉兵敗降于勒勒使王波讓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遺逃之叛邪而卿敢有靦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劉曜子熙等去長安奔于上邽遣季龍討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渴嚥盲也季龍剋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僞國玉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一于勒季龍進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于勒徙氐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並萃宜時革徽號以答乾坤之望於是石季龍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于勒勒弗許羣臣固請勒乃以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其妻劉氏爲王后世子弘爲太子署其子宏爲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左衛將軍斌太原王小子恢爲輔國將軍南陽王中山公季龍

爲太尉守尚書令中山王石生河東王石堪彭城王以季龍子遷爲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宣左將軍挺侍中梁王韜左長史郭敖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爲尚書署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秘書監論功封爵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其餘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參議以趙承金爲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臘勒從之勒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坐及委丞郎齎詣東堂詮詳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啓有令僕尚書賜局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其諸子姪親屬百餘人羣臣固請勒宜即尊號勒乃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平自襄國都臨漳追尊其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爲皇后又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員各一人三英九華視伯淑媛淑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勿賢淑不限員數勒荊州監軍郭敬南襄校尉董幼寇襄陽勒馳勅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覘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諜還告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敬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等率該部衆自石城降于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秦州休屠王羌叛于勒刺史臨深遣司馬管光帥州軍討之爲羌所敗龍右大擾氐羌悉叛勒遣石生進據隴城王羌兄子擢與羌有讎生乃賂擢與擒擊之羌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戶于雍州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訓罰或服勤死事之孤遲近罹鼈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陳豬婁一產三男賜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勿事時高句麗慕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並獻名馬于勒涼州牧張駿遣長史馬畯奉圖送高昌于寘諸善大宛使獻其方物晉荊州牧陶侃遣衆長史王敦聘于勒致江南之珍寶奇獸秦州送白獸白鹿荊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連理甘露降葅鄉勒以

休瑞並臻還方慕義赦三歲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逋調特赦涼州殊死涼州計吏皆拜郎中賜絹十匹綿十斤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還宮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涼州諸郡勒親耕藉田還宮赦五歲刑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勒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羣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更爲立祠堂殖嘉樹準嶽瀆已下爲差等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不得成也勅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閉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歎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責尚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且勅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時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宮勒親授規模斲梓潼建平漢固三郡樓巴降于勒勒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爲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于洛陽勒因樂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晉將軍趙胤攻剋馬頭石堪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晦虞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王師復戍襄陽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暴風大雨震電壞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電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餘行人禽

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于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爲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爲之虧況羣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幷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爲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爲殖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謏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爲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乖錯所爲耳且子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側氣泄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緜介之閒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幷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于主相矣季龍之門可設雀羅季龍忿怏怏不悅郭敬南掠江西晉南中郎將桓宣承其虛攻樊城取城中之衆而去敬旋師救樊追戰于涅水敬前軍大敗宣亦死傷大半盡取所掠而止宣遂南取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石季龍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與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於河聲聞九百餘里黑龍見鄴井中勒觀龍有喜色朝其羣臣于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爲佐著作郎錄述時事時大旱勒親臨廷尉錄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浴一須秋論遣未及宮澍雨大降勒如其澧水宮因疾甚而還召石季龍與其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季龍矯命絕弘震及內外羣臣親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邪使王簒鎮正備今日有呼者邪自來也有呼者誅之季龍大懼曰秦王恩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聞之季龍曰奉詔即遣今已半路矣更輸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鎮季龍密遣其子遷率騎三千游于鎮所樊威入鼎星隕于鄴東北六十里初赤黑黃雲如幕長數十匹交錯聲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遷天時有耕者往視之土猶燃沸見有一石方尺餘青色而輕擊之音如磬勒疾甚遺令三日而葬內外百寮既葬除服無禁婚娶祭祀飲酒食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斂以時服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內器玩大雅沖幼恐非能構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命大雅與斌宜善相維持司馬氏汝等之殷鑒其務於敎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以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葬號高平陵僞謚明皇帝廟號高祖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徽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爲世子領中領軍尊署衛將軍使領開府辟召後鎮鄴勒僭位立爲太子虛襟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暱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程遐又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武權智羣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兼荷專征歲久威振外內性又不仁殘忍無賴其諸子並長皆擁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快快不可輔少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沖幼宜任弼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當忠輔幼主之日不得揚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爲過懼也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豈明主開襟納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不可以親義期也杖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效陛下酬其父子以恩榮亦以足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祚倫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瓜葛於東宮臣而不竭言於陛下而誰言之

陛下若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此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爲家禍當爲安國寧家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光復承閒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爲不應符錄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爲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江東豈有虧魏矣陛下既苞括二都爲中國帝王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錄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議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荊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季龍執弘使臨軒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遵率兵入宿衛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讓位于季龍季龍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亂之弘泣而固讓季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遵以咸和七年逼立之改年曰延熙文武百寮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弘策拜季龍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邑總攝百揆季龍僞固讓久而受命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立季龍妻鄭氏爲魏王后子遵爲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宣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爲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堅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爲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閑任季龍府寮舊昵悉署臺省禁要命太子宮曰崇訓宮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及勒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于己署鎮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爲右僕射劉氏謂石堪曰皇祚之滅不復久矣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已斥外衆族不復由人宮殿之內無所措籌臣請出奔充州據廣丘挾南陽王爲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檄逆麾不旬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洩變生堪許諾後服輕騎襲兗州失期不赴遂南奔譙城季龍遣其將郭太等追擊之獲堪于城父送襄國炙而殺之徵石恢還于襄國劉氏謀泄季龍殺之尊弘母程氏爲皇太后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于二鎮季龍留子遵守襄國統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金墉潰獲朗刖而斬之進師攻長安以石挺爲前鋒大都督生潰將軍郭權率鮮卑涉璝部衆二萬爲前鋒距之生統大軍繼發次于蒲坂前鋒及挺大戰潼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戰死季龍退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密通于季龍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坂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長安郭權乃復收衆三千與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渭汭生遂去長安潛于雞頭山撫軍蔣英固守長安季龍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進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分遣諸將屯于汧徙雍秦州華戎十餘萬戶于關東生部下斬生于雞頭山季龍還襄國大赦飄弘命已建魏臺一如魏輔漢故事郭權以生敗據上邽以歸順詔以權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弘鎮西石廣與權戰敗績季龍遣郭敖及其子斌等率步騎四萬討之次于華陰上邽豪族審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幷二州諸郡南氐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陳良夫奔于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擾北地馮翊與石斌相持石韜等率騎挍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于馬蘭山郭敖等縣軍追北爲羌所敗死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季龍喟而大怒遣使殺郭敖石宏有怨言季龍幽之弘猶置綬親諧季龍瞞稱位意季龍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真無復遺矣俄而季龍遣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不堪纂承大統顧慚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幷宏恢于樂訓宮尋殺之在位時年二十二

## 張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爲章句關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爲中丘王幄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石勒爲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

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模乃異之引爲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勳也及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焉竊清百寮屏絶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之正容貌朗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爲比也及卒勒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景將葬送于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晉書卷一百五



石勒載記下修咽氏墳墓爲置守冢二家竊迹知趙施感恩輸其寇暴○後趙錄知作如施作佗盲如南趙王佗感漢之恩也似應從之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六

石季龍上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故稱字羯祖曰匐邪父曰寇覓勒父朱幼而子季龍故或稱勒第羯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龍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王及季龍于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人單中以爲專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爲聘將軍郭榮妹爲妻季龍寵惑優倡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所爲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己侔者輒方便害之前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數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誚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勒即大單于趙王位署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遷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爲王邑萬戶季龍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己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恨之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餐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季龍嚴勒子弘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季龍下書曰王室多難海內自棄四海業重故俛從推遷厥閑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闚且可稱居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於是赦其境內改年曰建武以夔安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爲司空韓晞爲尚書左僕射魏鑒馮莫張崇曹顯爲尚書申鍾爲侍中郎閻爲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邃爲太子季龍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樂陵之柳鄉立倖爲縣季龍徐州從事朱軌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朔擊之軌奔淮南季龍荒游廢政多所曠廢使邃省可尚書奏事還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省臺閣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脩之倍於常度季龍自率衆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邃寇中原遂圍平北將軍桓宣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愆期等率荊州之衆救之屯于章山邃攻守二旬軍中饑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現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邃遂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邃封芝爲宜城君季龍下書令刑順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簉州八郡兩藏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粟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遷于鄴尚書請太常告廟季龍曰出有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謝兩周洽季龍大悅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季龍以其攜恩精微賜爵關內侯實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節乘軺軒時羌羯句大猶保險未賓遣其子章武王城帥精騎二萬幷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嚙不闢桑業不脩者貶其守宰而還咸康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虡九龍翕仲銅駝飛廉于鄴鍾一沒於河寨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牛百頭鹿轆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艦輜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遷至鄴季龍大悅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爲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爲授法選舉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索頭郁鞠率衆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

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于冀青等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願矣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采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爲權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飢人以食之公卿以下出穀以助振給姦吏因之侵割無已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改直遷爲龍騰冠以絳幘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綷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鐺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鳳臺九殿於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穀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鳳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伴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誅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絚纚上下季龍試而悅之其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季龍稱尊號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季龍惡之大怒斬成公段于閶闔門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殊死已下追尊祖匐邪爲武皇帝父寇覓爲太宗孝皇帝立其妻鄭氏爲天王皇后以子邃爲天王皇太子親王皆貶封郡公藩王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有五百餘戶叛入黑羌武鄉長城徙人韓彊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拜彊騎都尉復其一門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按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季龍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惶然非所望也其亟止兹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中書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季龍以石弘時進此璽彊遏而獻之遂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於季龍遂疾之如讎季龍荒虐內游威刑失度遂以事爲可呈呈之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削賣杖捶月至再三遂甚恨私謂常從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胥靡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遂稱疾不省事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于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遂亦昏醉而歸遂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賣遂遂怒殺其使季龍聞遂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遂呼前與語抽劍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遂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遂朝而不謝俄而便出季龍遣使謂遂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遂徑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遂爲庶人其夜殺遂及妻張氏幷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氏爲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爲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爲天王皇后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爲李子楊游于鄠縣爰赤眉家顏見其妖狀事徵有驗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岱三龍嚴誕謝樂子等聚衆數千人於杜南山子楊稱大皇帝建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爲左右丞相龍誕爲左右大司馬樂子爲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子楊頸無血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季龍將伐遼西鮮卑段遼募有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遼遣從弟屈雲襲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季龍以桃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爲前鋒以伐段遼季龍衆次金臺支雄長驅入薊遼漁陽太守馬鮑代相張牧北平相陽裕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並率衆降于季龍支雄攻安次斬其部大夫那樓奇遼懼棄令支奔于密雲山遼左右長史劉寧盧誕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季龍遣將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冒險遣子乞特真送妻及名馬季龍納之乃還其戶二萬餘于薊司兗豫四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敘之先是北單于乙回爲鮮卑敎那所逐既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那破之復立乙回而還季龍入遼宮論功封賞各有差

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季龍陳遼宜伐請盡衆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季龍將伐之天竺佛圖澄進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季龍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尅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斷爲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尅皝遣子恪帥胡騎二千展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季龍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爲太史令季龍旋自令支過易京懸其函而毀之還謁石勒墓朝其羣臣于襄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伴偏於丞郎季龍謀伐昌黎遣渡遼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於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使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冀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坐守宰季龍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己之義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咎無辜所以重吾之責可白衣領司隸加其子司徒韜金鉦黃鉞鑾輅九旒先是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曰歸率衆戍長安二歸告鎮西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季龍大怒追廣至而殺之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信之使征東麻秋百里郊迎勅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衆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于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季龍聞之驚怒方食吐餔乃創秋官爵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季龍以吏部選舉斥外者德而勢門童幼多爲美官免郎中魏窠爲庶人以其太子宣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以婁安爲征討大都督統五將步騎七萬寇荊揚北鄙石閔敗王師于沔陰將軍蔡懷死之宣將朱保又敗王師于白石將軍鄭豹談玄郡莊隨相蔡熊皆遇害季龍將張賀度攻陷邾城敗晉將毛寶于邾西死者萬餘人婁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黃沖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戶而還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寮震慴州郡肅然季龍曰朕閨房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鎮遼王擢裴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戎役之例既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賈一同舊族隨才銓敘思欲分遷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爲例以其撫軍李農爲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于時大旱白虹經天季龍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屋虹之變其令百寮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前以豐國灑池二冶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者循爲恆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徒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其日澍雨季龍將討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幷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亘千一百萬斛于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于兗豫雍洛四州之地季龍僭位之後有所調用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奏行不得其人案以爲令僕之負尚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書劉真以爲失銓考之體而盲之季龍責怒主者加真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季龍如宛陽大閱於曜武場慕容皝襲幽冀略三萬餘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懦弱徵還賜徽士幸證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勅平原爲起甲第先是李壽將李宏自晉奔于季龍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季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豈在逃命一夫壽既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或敢酬反則取誚戎裔宜書答之幷贈以楛矢使壽知我遐荒必臻也於是遣宏備物以酬之以石韜爲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自幽州東至白狼大興屯田張駿憚季龍之盛遣其別駕馬毓朝之季龍初大悅及覽其表辭頗蹇徵季龍大怒將斬毓侍中石璞進曰爲陛下之慮者丹陽也區區河右焉能爲有無今斬馬毓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爲二建業君臣延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爲武弗剋爲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若彼改圖謝罪率其臣職者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

之未後也季龍乃止李宏既至蜀漢李壽欲誇其境內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楛矢季龍聞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守中書監季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馬乃禁畜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于公兼盛興宮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勅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幷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餘人兼公侯牧宰競興私利百姓失業十室而七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猛獸所害三分而一貝丘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遂連結姦黨署置百寮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季龍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韋謏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冥蹩萬無所慮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游罹葛陂之酷深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爲元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之營建宮室未始不於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或戚功于耘藝之辰或煩役于收獲之月頓斃屬途怨聲寒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爲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識慙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覽季龍省而善之賜以穀帛而與繕滋繁游察自若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專總兵要而欲求媚于石宣因說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威儲戚宣素疾石韜之寵甚說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餘下兵二百人自此已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爲大讐之漸矣遣征北張舉自鴈門討索頭郁鞠尅之俘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以斬論將以圖江表於是百姓窮寒鬻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赴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會青州言瘴南平陵城北石獸一夜中忽移在城東南晉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季龍大悅曰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江南之徼也天命不可違其勅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副成路之祥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時妖怪尤多石然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

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太武殿簷古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季龍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寧遠劉寧攻武都狄道陷之使石宣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申鳳有寵於季龍而宣亦呪之鳳聽辯明斷專綜機密之任季龍既不省奏案宣荒酒內游石韜沉湎好獵生殺除拜皆鳳所決於是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鄭系王謙常侍盧諶崔約等十餘人與之抗禮季龍又取州郡吏馬一萬四千餘匹以配曜武關將馬主皆復一年鎮北宇文鯖執送段遼之子闢降于季龍獻駿馬萬匹季龍以平西張伏都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擊涼州既濟河與張駿將謝艾大戰于河西伏都敗績季龍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諸洛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祕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官燕公石斌淫酒荒獵常懸管而入征北張賀度以邊防宜警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季龍聞之大怒杖斌一百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之季龍遣尚書張離持節帥騎追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建元初季龍饗羣臣于太武前殿有白鴈百餘集于馬道南季龍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於季龍曰白鴈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也季龍納之臨宜武觀大閱而解嚴以燕公斌爲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左右衛上東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祿大夫在左右光祿上置鎮衛將軍在車騎將軍上時石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朗言之於季龍曰今隆冬雪寒而舉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水功役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季龍如其言既而宣知朝所爲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焚戚守房趙攬承宣旨言於季龍曰昔者趙之分也焚戚所在其主惡之房爲天子此殃不小宣貴臣姓王者當之季龍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軍也季龍既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季龍乃下書追波前職遣李宏及答楛矢之愆腰斬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厭焚戚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爲侯平北尹

農攻幕容皝凡城不拔而還勛農爲庶人時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爲首化以仁惠爲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薾君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休息黎元庶俾懷百姓仰稟三光而中年已來變眚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于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綏之所致也昔楚相脩政洪災旋珥鄭卿厲道氛祲自消皆殷監之良用康羣黎而羣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立二時于豐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徼梓潼五郡降于季龍先是季龍起河橋於豐昌津采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流于渚上恥震水波騰上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季龍惡甚斬工匠而止作潘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決日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遠往以開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渉不及禍周有子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季龍不從太子僧事孫珍問侍中程納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納素狎珍戲之曰漏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漏納曰卿目朘朘正耐漏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納父子珍有寵于宣頗預朝政自誅納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季龍子義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鑒文武有長髮者拔爲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之季龍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爲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以察之值然徵鑒還鄴收松下廷尉以石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幷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季龍性既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輦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二層於其上植期羽校獵自豐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經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矣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脩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爲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婁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及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季龍臨軒閱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皆爲列侯自初發至鄴諸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荊楚揚徐聞流叛略盡宰守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遵明因侍切諫季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爲祿仕而已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鞾游于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遭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震遭路陷滯不通生因而譖軌不脩道又訕謗朝政季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之問自此而絕軌之囚也冠軍苻洪諫曰臣聞聖主之馭天下也上階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瓊樹象簟玉杯截脛剖心膏賈剉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宮足庶帝宇長安洛陽何爲者哉盤于游田耽於女德三代之亡恆必由此而忽爲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婁女十萬盈宮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診暴降霖雨七旬襄方二日繼有鬼兵百萬尚未及脩之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尤衆望季龍省之不悅憚其彊但褒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晉書卷一百六

晉書卷一百六考證

石季龍載記上衛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司十六國春秋作指

季龍將發賀度攻陷鄴城○賀度十六國春秋作賀

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巨一本作褒又一本作鉅

遣主者禮儀持節監之○左傳有衛大夫禮孔則禮其姓儀其名也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七

石季龍下　子世邃　鑒　冉閔

永和三年季龍親耕籍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蠶于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以中書監石寧爲征西將軍率幷司州兵二萬餘人爲麻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率戶二萬來降河湟間氐羌十餘萬落與張瑤相首尾麻秋憚之不進重華金城太守張沖又以郡降石寧麻秋尋次曲柳劉寧王擢進攻始興武街重華將楊康等與寧戰于沙阜寧敗績乃引還金城王擢刺武街執重華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季龍又以孫伏都爲征西將軍與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濟河且城長最重華大懼遣將謝艾逆擊敗之秋退歸金城勒及季龍並食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爲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子嶺上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水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爲器時沙門吳進言于季龍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季龍於是使尚書張舉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長數十里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陳天文錯亂蒼生凋弊及因引見又面諫辭旨甚切季龍大怒曰緪朝成夕沒吾無恨矣乃促張舉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阿通漳水皆爲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送黃鵠雛五頸長一丈擊閑十餘里泛之于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騶芝蓋列于充庭之乘擊北城引水于華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命石貫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既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雖禽獸皆募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嬪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雖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士卒飢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號爲御有亂其間者以罔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孑遺季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幷州游于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疾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寵于韜徹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陝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槐罕護軍李逵率衆七千降于季龍自河以南氐羌皆降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悉甚謂所幸楊杯牟成曰韜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萬不獲矣杯等許諾時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爲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沒後分爲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閒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讌其寮屬于東明觀樂奏酒酣慨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爲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泫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欷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緣獼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審察公者恐在蕭牆之內慮生非常不可以出季龍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金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季龍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僞言其母哀過危慟宣不虞己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遽與人史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廬閤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閤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牆獲免季龍馳使收之獲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尋皆亡去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愁怒彌甚幽宣於席

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鎌之作數斗木槽和糞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砥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宮者郝稚劉螭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劉螭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龍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衣而大叫時人莫不爲之流涕季龍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湾其東宮養豬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季龍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之殺韜也季龍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爲庶人貴嬪柳氏尚書者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龍于宣亦殺之季龍追其姿色復納者少女于華林園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器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爲嗣劉當爲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于東堂季龍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勑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曾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豺閱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論之遂立世爲皇太子劉氏爲皇后季龍召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嗣謂之曰煩卿傳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太傅嗣爲少傅季龍時疾瘳以來和五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內建元曰大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爵郡王以尚書張良爲右僕射故東宮舊卒高力等萬餘人當戍涼州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勑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禮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人誆獨鹿微告戍者戍者皆踊扑大呼梁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衆攻陷下辯逼張茂爲大都督大司馬戴以輜車安西劉寧自安定擊之大敗而還衆雍閒城戍無不摧潰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已十萬其樂平王石苞時鎮長安盡銳距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如洛川季龍以李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張賓度征西張貝征虜石閔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農師不利又戰于洛陽農師又敗乃退壁成皋犢東掠滎陽陳留諸郡季龍大懼以燕王石斌爲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符洪等擊犢于滎陽東大敗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俄而晉將軍王龕拔其浦郡始平人馬勖起兵於洛氏葛谷自稱將軍石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時癘疫犯積尸又犯鼻口及癘戚北犯河鼓未幾季龍疾甚以石遵爲大將軍鎮關右石斌爲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爲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輔政也害世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上患已漸損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畋縱飲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勑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去是日季龍疾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矣季龍曰恨不見之季龍臨於西閤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季龍曰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爲皇太子季龍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季龍曰促持璽迎之當付其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悟眩而入張豺使弟雄等矯季龍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爲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吾無爲豫之乃仰藥而死俄而季龍亦死季龍始以咸康元年僭位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歲於是世即偽位尊劉氏爲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爲丞相豺請石遵石鑒爲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農懼率騎百餘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于上白劉

氏使張舉等統宿衛精卒圍之對以張離爲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司隸校尉爲己之副鄴中羣盜大起迭相劫掠石遵閻季龍之死屯于河內姚弋仲苻洪石閔劉寧及武衛王鴦寧西王午石榮王鐵立義將軍段勤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于李城說遵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于殿下矣但以末年惛惑爲張豺所誤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執不倒戈開門而迎殿下者邪遵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衆至於李城遵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遵次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爲前鋒豺將出距之舊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爲張豺城戍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率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沖幼託之於將軍將軍何以匡濟邪加遵重官可以弭不豺惶悸失守無復籌計但言唯唯劉氏令以遵爲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於是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于太武前殿摒踢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于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沖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僞讓至于再三羣臣敦勸乃受之僭即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圍封世爲譙王邑萬戶待以不臣之禮廢劉氏爲太妃葬皆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於是李農靖請舉遵復其位待之如初尊其母鄭氏爲皇太后其妻張氏爲皇后以石斌子衍爲皇太子石鑒爲侍中石沖爲太保石苞爲大司馬石琨爲大將軍石閔爲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暴風拔樹震雷雨電大如盂升太武嘩華殿災諸門觀閣蕩然其衆輿服御燒者太半光祿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雨血周徧鄴城石沖時鎮于薊閉遵殺世而自立乃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殺罪逆莫大其勳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寧北林堅成幽州帥衆五萬自薊討遵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衆十餘萬次于苑鄉遇遵赦書謂左右曰吾第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遇進曰彭城篡弒自尊爲舉大矣吳王雖北旆臣將南轅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沖從之遵馳遣王擢以書喻沖沖弗聽遵假石閔黃鉞金鉦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沖師大敗獲沖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始葬季龍號其墓爲顯原陵僞謚武皇帝廟號太祖遵楊州刺史王浹以淮南歸順晉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征北將軍褚裒率師伐遵次于下邳遵以李農爲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來距裒不能進退屯廣陵陳逵聞之懼遂焚壽春積聚毀城而遁石苞時鎮長安謀帥關中之衆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嚕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並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勳於是率衆赴之壁于懸鉤去長安二百餘里使治中劉煥攻京兆太守劉季龍斬之三輔豪右多殺其令長擁三十餘壁有衆五萬以應勳苞輟攻鄴之謀使麻秋姚國等率騎距勳遵遣車騎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勳爲名因劫苞送之于鄴勳又爲朗所距釋懸鉤拔宛城殺遵南陽太守袁景而遁初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儲貳既而立衍閔甚失望自以勳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閔既爲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萬餘人皆委爲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宮女樹己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題名簿惡以挫抑之衆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鑒之計頗疑憚於閔稍奪兵權閔益有恨色準等咸勸誅之遵召石鑒等入議于其太后鄭氏之前皆請誅之鄭氏曰李城迴師無賴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不可便殺也鑒出遵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蔣幼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于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棊閒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乃殺之于琨華殿誅鄭氏及其太子衍上光祿璽中書令孟準左衛王鑒等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鑒乃僭位大赦殊死以下以石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爲大司馬並錄尚書事郎閻爲司空秦州刺史劉寧爲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爲中書監鑒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誅閔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恐閔爲變僞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幷誅石苞呻石祗在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通和遣兵檄誅閔農鑒遣石琨爲

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分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殺之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鑒在中臺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嚴率衛士謹先啓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爲官陳力朕從臺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及銖率衆攻閔農不能屯於鳳陽門閔農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誅己也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朗少府王鑾帥衆數千守鑒于御龍觀縣食給之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勒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爲己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太宰趙鹿太尉張舉中軍張春光祿石行撫軍石寧武衛張季及諸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州撫軍張沉屯濫口張賀度據石濟建義段勤據黎陽車騎楊葦屯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滎枋頭衆各數萬王朗麻秋自長安奔于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朗奔于襄國麻秋率衆奔于苻洪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石閔率騎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遂歸于冀州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濟鑒密遣宦者殤書召張沉等使承虛襲鄴宮者以告閔閔農閔馳還廢鑒殺之誅季龍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季龍小男混永和八年將棄妾數人奔京師勅收付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市

季龍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季龍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季龍子之驍猛多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西華侯閔幼而果銳季龍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絕人拜建節將軍徙封修成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季龍之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振胡夏宿將莫不憚之永和六年殺石鑒其司徒申鍾司空郎闓等四十八人上尊號于閔閔國讓李農農以死固請於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曰永興國號大魏復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爲皇太后立妻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以李農爲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爲縣公封其子胤明裕皆爲王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赦諸屯結皆不從石祗閔鑒死僭稱尊號于襄國諸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閔遣使臨江告晉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答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幷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等晉廬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執南臺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石祗遣其相國石琨率衆十萬伐鄴進據邯鄲祗鎮南劉國自繁陽會琨閔大敗琨于邯鄲死者萬餘劉國還屯繁陽苻健自枋頭入關張賀度段勤與劉國斬豚會于昌城將攻鄴閔遣尚書左僕射劉覆爲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十二萬次于黃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蒼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追斬靳豚于陰安鄉盡俘其衆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鉦鼓綿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至自蒼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受任儒學後門多蒙顯進于時翕然方之爲魏晉之初閔率步騎十萬攻石祗于襄國署其子太原王胤爲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爲麾下光祿大夫韋謏啓諫勿甚閔覽之大怒誅謏及其子孫閔攻襄國百餘日爲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祗大懼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使諧慕容儁姚弋仲以乞師會石琨自冀州援祗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滹頭倚遣將軍悅綰率甲卒三萬自龍城三方勁卒合十餘萬閔遣車騎胡睦距襄子長蘆將軍孫威候琨于黃丘皆

爲敵所敗士卒略盡睦威單騎而還瑰等軍且至閔將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將寇固迷希望外援今彊敵雲集欲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觀勢而動以挫其謀今陛下親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爲陛下滅之閔將從之遵士法鋒進曰太白經昴當殺胡王一戰百尅不可失也閔擾秩大言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衆出戰姚襄悅綰石瑰等三面攻之瑤衛其後閔師大敗閔潛于襄國行宮與十餘騎奔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冉胤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瑤盡殺之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車騎胡睦侍中李琳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鑒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賊盜蜂起司冀大饑人相食自季龍末年而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青雍幽荊徙戶及諸氐羌胡戎數百餘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饑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農者閔悔之誅法鋒父子支解之贈章讓大司徒石祗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時閔潛還莫有知者內外兇兇皆謂閔已沒矣射聲校尉張艾勸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既言乃止劉顯次于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衛將軍王泰讓之泰恚其謀之不從辭以猪甚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宮顯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邪要將先滅羯胡却斬王泰於是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瑤爲效閔擒旅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秦夷其三族劉顯果殺瑤及其太宰趙鹿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送質請命驃騎石寧奔于柏人閔命焚瑤首于通衢閔兗州刺史劉啓以鄄城歸順劉顯復率衆伐鄴閔擊敗之還稱尊號于襄國閔徐州刺史周成兗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典過荊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順平南高崇征虜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歸順慕容庞攻陷中山殺閔寧北白同幽州刺史劉準降于慕容儁時有雲黃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劉顯率衆伐常山太守蘇亥告難于閔閔留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以衆強降于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追奔及于襄國顯大將曹伏駒開門爲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百姓于鄴領軍范路率衆千餘斬關奔于枋頭時慕容儁已尅幽薊略地至于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閏車騎張溫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沮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過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鎁連馬間簳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陳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潰不敢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爲恪所擒及董閏張溫等送之于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邪儁怒縛之三百送于龍城告廟蘆廟遣慕容評率衆圍鄴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于晉陽蘇亥率常山奔于新興鄴中饑人相食季龍時宮人被食略盡冉智尚幼蔣幹遣侍中繆嵩詣事劉猗奉表歸順且乞師于晉濮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于赭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還鄴復命幹沉吟未決施乃率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閏之曰且出璽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也須得璽當馳白天子耳閏璽已在吾處信卿至誠必遣軍糧厚相救餉幹以爲然乃出璽付之施宣言使曾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京師長水校尉馬願龍驤田香開門降評施融蔣幹慫慂而下奔于倉垣評送閔要璽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徐統中書監龔熊司隸校尉籍恕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于薊尚書令王朗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自殺僞送閔既至龍城斬于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僞遣使者祀之螣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雲是歲永和八年也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舉也蠢茲雜種自古爲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況乃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之機覩危亡之隙而莫不嘯羣鳴鏑汩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魏朝閑幹上黨孝子鑒其非凡倘嘯洛城寇南徼其爲亂及惠皇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蝟徒乘閒煽禍

虔劉我都邑翦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渡王公顛仆曾游魂於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貿勇奇謀間發猛氣橫飛遠嗤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慷慨焚元超於苦縣陳其亂敗之由彰祖於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幷吞韓魏杖奇材而窺徼號擁舊都而抗王室觀氈裘製冠帶稱介胄開庠序鄰敵懾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爲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閽焉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聘梟心於狼性始懷怨懟終行篡奪於是窮黷極侈勞役繁興眷婭相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懍懍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獷斯爲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讎隙自相屠戮取笑天下壞土未燥禍亂尋臻豐起於强豺族傾於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爲善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殘晉人既窮其酷禾曾之昧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贊曰中朝不競權狄爭衡塵飛五郡霧晦三精狡焉石氏怙亂窮兵流災肆慝剿邑屠城始自羣盜終假鴻名勿謂凶醜亦曰時英季龍纂奪淫虐播聲身喪國泯其由禍盈

晉書卷一百七

晉書卷一百七考證

石季龍載記下是歲永和八年也○臣紫楷按永各本訛太綱目晉穆帝永和八年壬子夏四月燕慕容恪等擊魏大破之執其主閔以歸殺之今云太和乃海西公年號且在位僅五年不可云八年也今改正

晉書卷一百七考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八

慕容廆 裴嶷 高瑾

慕容廆字奕洛瑰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廆幼而魁岸奇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丱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至長必爲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貂幘遺廆結殷勤而別涉歸死其弟耐篡位將謀殺廆廆亡潛以避禍後國人殺耐迎廆立之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卑廆將脩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廆戰于肥如廆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絕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沉將迎立依慮之子爲王廆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沉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廆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彊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何爲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爲鮮卑都督廆致敬於東夷府中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兵引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爲哉龕聞而慚之彌加敬憚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廆威德日廣懼有吞併之計因爲寇掠往來不絕廆卑辭厚幣以撫之太康十年廆又遷于徒河之青山廆以大棘城卽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寧中燕垂大水廆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



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部廆親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人無鬭志廆曰素延雖大羊質衆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但爲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爲臻報讎實欲因而爲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裴嶷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廆子翰言於廆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敗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幷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于諸侯廆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懷帝衆塵于平陽王浚承制以廆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廆不受建興中愍帝遣使拜廆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廆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讓而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瑣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爲彊今宜通使瑣邪勸承大統然後敦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卽尊位遣詣者陶遼重申前命授廆將軍單于廆固辭公封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脩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幷州人爲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陽耽爲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爲股肱渤海封奕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廣陵繆愷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毋翼魯國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爲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國胄東脩受業焉廆觀政之暇

親臨驍之於是路有頌擊檀讓與矣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自以爲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毖意慮拘留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慮以分其地大與初三國伐慮慮曰彼信崔毖虛說邀一時之利爲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讎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戚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慮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慮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滅其國何用人爲盡衆遶城連營三十里慮簡銳士配戰推鋒於前輸領精騎爲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慮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慮軍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鋒始交輸己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鈕遣長史裴嶷送于建鄴崔毖懼慮之離己也使兄子燕偽賀慮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耳慮將燕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燕懼首服慮乃遣燕歸說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毖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句驪慮悉降其衆徙燕及高瞻等于棘城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驪寇遼東慮遣衆擊敗之裴嶷至自建鄴帝遣使者拜慮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戶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常侍單于並如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脩備慮遣兵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慮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慮慮遣兵距之以裴嶷爲右部都督率索頭爲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國趣柏林爲左翼攻乞得龜乞得龜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德計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即位加慮侍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慮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繫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直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毅下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險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爲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啓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踴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教昌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催汜普天率土靡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荊衡杖棄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始得極其暴羣爲丘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羣臣不及先大夫厲己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句踐取威黃池況今吳士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擊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丸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權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杖周張內憑顧陸距魏赤壁剋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威能侵逼徐豫令魏朝旰食不知今之江表滿實僞臣智藏其勇略邪將呂蒙凌統高蹤曩世哉況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願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彊衆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覆蕩王郎袁術難自詐僞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己昔曾參亦榮此道著盡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慮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繫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爲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慮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勤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遣陳寫言不宣盡慮使者遭風狽海其後慮更寫前箋幷贈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號上侃府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剋平嶠會神武之略遘閔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橫難禍結京畿覆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虛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毀掘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猿犹之彊

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蹶華夏竊稱號者也天祚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莊國忠於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勳屬海內分崩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江外廆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繫心京師常假籍寐欲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遵舟載路戎不稅駕勤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略燕齊廆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況廆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勸奬殊勳者也方今詔命隔絕王路蝕遠貢使往來勤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概代山南極冀方而悉爲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爲宜遵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廆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廆得祇承詔命率合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廆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勳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敎遏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榮寵而愚情至心實爲國計佩荷抽等書其略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貢篚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外遠綏索頭荒服以厭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方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爲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爲官權勳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任天意也朝議未定八年廆卒乃止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襄及傳僭號僞諡武宣皇帝

裴嶷

裴嶷字文翼河東聞喜人也父昶司隸校尉嶷清方有幹略累遷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滎陽太守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爲玄菟太守嶷遂求爲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既達遼西道路梗塞乃與開投廆時諸流寓之士見廆草創並懷去就嶷首定名分爲羣士啓行廆甚悅以嶷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騷動廆問策於嶷嶷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陣若閒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耳廆從之遂陷寇營廆威德於此甚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行人令嶷將命初朝廷以廆僻在荒遠藉以邊奇之衆處之嶷既使至盛言廆威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爲其用舉朝改觀謂嶷將還帝試留嶷以觀之嶷辭曰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投迹荒退今遭開泰得覩朝廷復賜恩詔卽留京輦於臣之私誠爲厚幸願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裔乃心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播平中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今若留臣必謂國家遺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徹臣區區忘身爲國會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嶷還廆後謂羣寮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於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爲遼東相轄樂浪太守

高瞻

高瞻字子前渤海蓨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光熙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爲寇庭非謂國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彊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爲何如衆咸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無恆乃依崔毖隨毖如遼東毖之與三國謀伐廆也瞻固諫以爲不可毖不從及毖奔敗瞻隨衆降于廆廆署爲將軍瞻稱疾不起廆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繫孤恩與諸君匡復帝室翦除豕羣二京迎天子於吳會鄴清八表伸勳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願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廆深不平之瞻又與宋該有隙該陰勸廆除之瞻聞其言彌不自安遂以憂死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九

慕容皝　慕容廆　陽裕

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略尚經學善天文廆爲遼東公立爲世子建武初拜爲冠軍將軍左賢王封崔平侯率衆征討累有功大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廆卒嗣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葬而宇文乞得龜爲其別部逸豆歸所逐奔死于外皝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楡險安晉二城而還初皝庶兄建威翰驍武有雄才素爲皝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並有寵于廆皝亦不平之及廆卒並懼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皝皝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瀆仁知事發殺皝使東歸平郭皝遣其弟建武幼司馬佟素等討之仁盡衆距戰幼等大敗皆沒於仁襄平令王冰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皝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遼東相韓恆玄菟太守高詡等棄城奔遼仁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爲之援咸和九年皝遣其司馬封弈攻鮮卑木堤于白狼揚威淑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堌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剋段遼遂寇徒河皝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寇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旬餘蘭翰復圍柳城皝遣軍遠慕容汗及封弈等救之皝戒汗曰賊衆氣銳難與爭鋒宜顯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爲前鋒而進封弈止之汗不從爲蘭所敗死者大半蘭復攻柳城爲飛梯地道圍守二旬石琮躬勒將士出擊敗之斬首千五百級蘭乃遁歸是歲成帝遣謁者徐孟閻丘幸等持節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皝自征遼東剋襄平仁所署居戚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於是新仁所置守宰分從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咸康初遣封弈襲宇文別部涉弈于大獲而還涉弈于率騎追戰于渾水又敗之皝將棄海討仁軍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蒼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冰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剋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萬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皝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狠狽出戰爲皝所擒殺仁而還立藉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段遼遣其將李詠夜襲武與遇雨引還都尉張萌追擊擒詠段蘭擁衆數萬屯于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歸入寇安晉爲蘭聲援皝以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遁遣封弈率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遣封弈率騎潛于馬兜山諸道俱而遼騎果至弈夾擊大敗之斬其將榮保遣兼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送徐孟等歸于京師使其世子儁伐段遼諸城封弈攻宇文別部皆大捷而歸立納諫之木以開讒言之路後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爲勃援乙連飢甚段遼輸之粟蘭勃要擊獲之遼遣將屈雲攻襲國與皝將慕容覇大戰於五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衆封弈等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皝於是以咸康三年僭即王位赦其境內以封弈爲國相韓壽爲司馬裴開陽舊王寓李洪杜羣宋該劉贍石琮皇甫真陽協宋晃平熙張泓等並爲列卿將帥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蹕以其妻段氏爲王后世子儁爲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皝以段遼屢爲邊患遣將軍宋回稱藩于石季龍請師討遼季龍於是總衆而至皝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段蘭來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季龍至徐無遼奔密雲山季龍進入令支怒皝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築戍凡城而還段遼遣使詐降於季龍請兵應接季龍遣其將麻秋率衆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及其部衆以歸帝又遣使進皝爲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公如故皝前軍帥慕容評敗季龍將石成等于遼

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掠千餘戶以歸段遼謀叛皝誅之季龍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剋進陷廣城皝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爲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于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爲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趙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執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令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耶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人臣莫疇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謂世主若欲榮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噂喈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變況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爲陛下遠爲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鑒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令忠臣更爲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爲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讎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又與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每覽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爲害吾常忿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好善虛己賢士歸心雖爲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忘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讎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耶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殭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況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冰見表及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聽皝稱燕王其年皝伐高句麗王釗乞盟而還明年釗遣其世子朝於皝初段遼之敗也建威翰奔于宇文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歸信而不禁故得周游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莫不練之皝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已車還以白皝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乃竊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皝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蠮螉塞長驅至于薊城進渡武遂津入于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於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希持節拜皝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咸康七年皝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入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爲前鋒遣長史王寓等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釗謂皝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釗戰于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丸都釗單馬而遁皝掘釗父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明年釗遣使稱臣於皝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相國莫淺渾伐皝諸將請戰皝不許渾以皝爲憚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皝曰渾奢忘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翰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皝將巡郡縣勸課農桑起龍城宮闕尋又率騎二萬親

伐宇文歸以輸及垂爲前鋒歸使其驍將涉奔于盡衆距輸戰敗遣謂輸曰奔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驕然後取也輸曰歸之精銳盡於此今若剋之則歸可不勞兵而滅奔于徒有虛名其實易與耳不宜縱敵挫吾兵氣於是前戰斬奔于盡俘其衆歸遺遁漠北獫狁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奔于城爲威德城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以牧牛給貧家田于宛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宛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獫記室參軍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稅而藏于百姓分之以三奪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飢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爲災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施舍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寮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次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飢寒流殣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珍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襁負殊類襫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蓋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彊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雄武開廣之功有高西伯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貴產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遷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壺飧奉迎石季龍雖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特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況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脩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爲雨水則入于溝澮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襲都城恐方將爲國家所審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于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飢必取於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明恩言若湯故人盡易曉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並場忠獻款以貫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貴主者褒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下慈弘荀納恕其大辟猶創鼈禁錮不齒於朝其言是也殿下國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諸越豈有得邪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勸諫士己無骨鯁嫉人有之搖閉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貴教學者有國成事智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單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備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諱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之愆收其粟石之效獫乃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愧焉君以黎元爲國黎元以穀爲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情農弗勸宜以尤不脩闕者措之刑法慮屬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貴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司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勳賢既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剋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餘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其罪應禁錮亦由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寒寒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賜錢五萬明宣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獫親率羣僚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獫大悅還宮赦其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于山上賜其大臣子弟爲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獫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

遣太上章以代息戰又著與戰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恪攻高句麗南蘇戰之置戍而還三年遣其世子儁與恪率騎萬七千東襲扶餘剋之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以還戰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以久旱丐百姓田租罷成周宮陽管丘等郡以渤海人爲與集縣河間人爲寧集縣廣平魏郡人爲興平縣東萊北海人爲青徐縣吳人爲吳縣悉隸燕國戰嘗畋于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慶戰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戰之不言遂濟河還日大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舉而還宮引僧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時年五十二僧僧號追諡文明皇帝

慕容評字元邕廆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略涉曾工射膂力過人廆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行師征伐所在有功威聲大振爲遠近所憚作纂遷東高句麗不敢爲寇拳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於卒伍莫不樂而從之及奔段遼深爲遼所敬愛柳城之敗段蘭欲乘勝深入評廉成本國之害說於蘭蘭遂不進後石季龍征遼戰親將三軍略令支以北遼巇欲追之評知戰躬自總戎戰必剋勝乃謂遼曰今石氏向至方對大敵不宜復以小小爲事燕王自來士馬精銳兵者凶器戰有危慮若其失利何以南鑾乎蘭怒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衆追戰蘭果大敗評雖處儲副因事立忠皆此類也及遼奔走評又北投宇文歸既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評遙謂追者曰吾既思總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爲相還自取死也吾處汝圍久恨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評一發便中刀鋒追騎乃散既至戰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戰討宇文歸臨陣爲流矢所中風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騎馬自試或有人告評私習騎擬爲非常戰素忌之遂賜死馮翊臨死謂使者曰評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能以骸骨委賊庭故歸葬有司天慈曲憫不陽之市朝今日之死評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靖評常懷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不圖此心不遂沒有餘恨命也柰何仰藥而死

陽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兢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爲主簿王浚領州聘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既剋薊城問裕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業長者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爲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潛遁時鮮卑單于段疾眷爲晉驟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虛心延裕裕謂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肹之召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此況吾曹乎眷今召我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九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考槃以待通者俟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爲白駒之歎少游有云郡據足以蔭後況國相乎卿追躡伊孔抑亦知幾其神也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甚見尊重段遼與戰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爲婚姻且戰令德之主不宜連兵構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通款如初使國家有太山之安蒼生蒙惠肩之惠遼不從出爲燕郡太守石季龍剋令支裕以郡降拜北平太守徵爲尚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季龍也裕以左丞相領征東麻秋司馬秋敗裕爲軍人所執將詣戰戰素聞裕名即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戰甚器重之及遷都和龍裕雅有巧思戰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裕雖仕戰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譖恭清儉開簡慈篤雖歷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羈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貴賤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載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戰甚悼之時年六十一

晉書卷一百九

慕容皝載記南推疆越東誠句驪闢境三千○一本闢境三千上有北取宇文四字

晉書卷一百十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

慕容儁　韓恆　李盧　盖子緯

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初廆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廆曰此兒骨相不恆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皝爲燕王拜儁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皝死永和五年儁即燕王位俟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赦于境內是時石季龍死趙魏大亂儁將圖兼幷之計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陽鶩爲輔義將軍慕容垂爲前鋒都督建鋒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以待期是歲穆帝使謁者陳沉拜儁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幷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明年儁率三軍南伐出自盧龍次于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午棄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儁攻陷其城斬他因而都之徙廣甯上谷人于徐無代郡人于凡城而還及冉閔殺石祗僭稱大號遣其使人常煒聘於儁儁引之觀下使其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祥應而僭稱大號煒曰天之所興其致不同猥爲紀于三王雖龍炎于漢魏宴君應天敘歷能無辭乎且用兵殺伐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養於宦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遂能終成大功暴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奮鉞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勳伸高祖卷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祇去歲使張舉請救云晉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閔鑄金爲己象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煒曰誅胡之日在鄴者略無所遺晉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器實在寡君且妖孽之徒欲假奇貶來或改作萬端以神其事寡君今已握乾符類上帝江海懸諸掌大業集于身何所求慮而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儁既銳信舉言又欣於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命裕等以意喻之煒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已來尚不欺庸人況千乘乎巧詐虛言以殺死者使臣所不爲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儁殺之儁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遣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恪次唐城冉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侯龕固守不下恪留其將慕容彪攻之進討常山評次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距評評逆擊斬之侯龕踰城出降恪進兎中山斬白同儁軍令嚴明諸將無所犯閔章武太守賈堅率郡兵邀評戰于高城擒堅於陣斬首三千餘級是歲丁零翟鼠及冉閔將劉準等率其所部降于儁封鼠鉅鹿王拜準左司馬時鮮卑段勤初附於儁其後復叛儁遣慕容恪及相國封弈討冉閔於安喜慕容垂討段勤于繹幕儁如中山爲二軍聲勢閔懼弈于常山恪追及於派水閔威名素振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爲難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爲三部掎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軍但厲卒從旁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剋也及戰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恪屯軍鼻沱閔將蘇亥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奔于幷州恪進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鄴閔將蔣幹閉城距守儁又遣慕容評等率騎一萬會攻鄴是時鸛巢于儁正陽殿之西槐生三雛頂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儁謂羣寮曰是何祥也咸稱瞿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首大燕龍與冠通天章南之象也巢正陽西槐者首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首聖朝膺五行之錄以御四海者也儁覽之大悅既而蔣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慕容評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於是羣臣勸儁稱尊號儁答曰吾本幽漠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歷數之錄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褒舉以覬非望實匪寡德所宜聞也慕容恪討斬午于魯口降之尋而慕容評攻剋鄴城送冉閔妻子宗屬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儁欲神其事乘言歷運在己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建元曰元璽置百官以封弈爲太尉慕容恪爲侍中陽鶩爲尚書令皇甫真爲尚書左僕射張希爲尚書右僕射宋活爲中書監韓恆爲中書令其餘封授各有差追尊廆

爲高祖武宣皇帝，毓爲太祖文明皇帝，時朝廷遣使詣僞僞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初石季龍使人採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絶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爲僞之應也。改司州爲中州，置司隸校尉官，羣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之君，運歷傳屬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幟尚黑，牲牡尚玄，僞從之，其從行文武諸蕃使人及登號之日者，悉增位三級，派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殿中舊人皆隨才擢敘，立其嫡可足渾氏爲皇后，世子曄爲皇太子，晉寧朔將軍樂胡以彭城魯郡叛降于僞，常山人李犢聚衆數千反于晉壁，壘僞遣慕容恪率衆討降之。初冉閔既敗王午自號安國王，午既死，呂護復襲其號，保于魯口，恪進討走之，遣前軍悅綰追及于野王，悉降其衆，姚襄以梁國降于僞，以慕容評爲都督，率雍益梁江揚荆徐兗豫十州河南諸軍事，權鎮于洛水，慕容彊爲前鋒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僞自和龍至薊城，凡蒙之人以爲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僞曰：羣小以朕東巡，故相惑耳，今朕既至，尋當自定，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爲，於是令內外戒嚴，符生河內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鎮僞，晉關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俊各以郡叛鎮于僞，初僞車騎大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蒲城，降于苻氏，至此率戶二千，詣薊歸罪，拜後將軍，高句麗王釗遣使謝恩，貢其方物，僞以釗爲營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僞給事黃門侍郎申胤上言曰：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殊羣辟，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世無其功，則禮宜闕也，至於東宮，體此爲儀，魏晉因循，制不納爲，今皇儲邁德，準同百寮，禮卑過下，有違朝式，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游，非所以辨尊貴賤也，參鑾朝慶，宜正服衮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太陰數終，黃鍾產氣，綿微於下，此月閉關，惠旅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也，事欲靜，君子齋戒，去聲色，唯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說，或以有事至重，非朝饗之節，故有樂作之理，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來二至闕鼓，不宜有設，今之經辦，蓋以常儀二至之禮，事殊餘節，猥動金鼓，驚越神氣，施之宣養，實爲未盡，又朝服雖是古禮，絳褌始於秦漢，迄於今代，遂相仍襲，朔望正旦，乃具衮冕，禮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事者三，兩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濕，不得納爲，而以衮冕改履，案言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實乖禮意，大燕受命，伴蹤虞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爲皇代永制，僞曰：其叡爲不趨事下，太常參議，太子服衮冕九旒，超級逼上，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初段蘭之子龕，因冉閔之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于建鄴，遣書抗中表之儀，非僞正位，僞遣慕容恪慕容皝討之，恪既濟河，龕弟鳳驍勇有智計，言於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其衆旅既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下，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鳳請率精銳距之，若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馬無反，如其敗也，遽出請降，不失千戶侯也，龕弗從，鳳固請行，龕怒殺之，率衆三萬來距恪，恪遏龕於濟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遂斬其弟欽，盡俘其衆，恪進圍廣固，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劫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彊援，廣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彊彼弱，外無救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彼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已來，卒不獲寧，吾每思之，不覺忘餐，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龕所署徐州刺史王騰，崇頭單于薛雲，降于恪，段龕之被圍也，遣使詣建鄴請救，穆帝遣北中郎將荀羨赴之，憚廣彊遲延不敢進，攻破陽都，斬王騰，以絕恪遽，則廣固以龕爲伏順將軍，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于薊，留慕容塵鎮廣固，恪援拔而歸，僞太子曄死，僞謚獻懷，升平元年，復立次子暐爲皇太子，赦其境內，改元曰光壽，遣其撫軍慕容垂、中軍慕容度、與護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勃勃于塞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傷餘萬，初，魔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鞮城也，毓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屢顧人，其能近毓

曰此馬兒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戍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衰倜儻比之於魏氏聽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爲銘贊鐫勒其傍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衆成而焉死匈奴單于賀賴頭率部落三萬五千降于倜拜車西將軍雲中郡公處之于代郡平舒城晉太山太守諸葛攸伐其東郡倜遣慕容恪距戰王師敗績北中郎將謝萬先據梁宋懼而遁歸恪進兵入寇河南汝頴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倜自薊城遷于鄴赦其境內繕修宮殿復銅雀臺廷尉監常煒上言大燕雖草創制至於朝廷銓謨亦多因循魏晉唯祖父不殘葬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而秦人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敗覆軍之禍坑師沉卒往往而然孤猥以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時或依憑博之制孝子廢身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招魂虛葬以敘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令不此載若斯之流抱琳瑯而無申懷英才而不齒鍼可痛也恐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吳起二陳之嘆終將無所展其才幹漢祖何由免於平城之圍郅支之首何以懸於漢闕謹案戊辰詔書蕩滌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維新之慶五六年間罷相遷伐於則天之體臣竊未安倜曰煒宿德碩儒練明刑法覽其所陳良足採也今六合未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搜奇拔異之秋未可才行兼舉且除此條聽大同更議使昌黎遼東二郡營起廬廟范陽燕郡樽酹刷以其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焉苻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戶五千降于倜河閒李黑衆衆千餘攻掠州郡殺襄彊令衛顗倜長樂太守傳顗討斬之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倜以爲嶽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勳以太牢祀之初冉閔之僭號也石季龍將李歷張平高昌等並率其所部歸藩於倜遣子入侍既而投敬建鄴結援苻堅並受爵位歷廉自固雖實使不絕而蔵節未盡呂護之走野王也遣弟率衆謝罪於倜拜車騎將軍河內太守又上黨馮鴦自稱太守附於張平平屢言之倜以平故赦其罪以爲京兆太守護鴦亦陰通京師張平跨有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蟲壁三百餘胡晉十餘萬戶遣拜置征鎮爲鼎跱之勢倜遣其司徒慕容評討平領軍慕輿根討鴦司空陽鶩討昌撫軍慕容臧攻歷幷州蟲壁降者百餘所以倜書右僕射悅綰爲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幷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諸葛驤鎮北蘇象寧東薛庶鎮南石豐等率蟲壁百三十八降于倜倜大悅皆復其官爵既而平率衆三千奔于平陽鴦奔于野王歷走鄴陽昌奔鄧陵悉降其衆倜于是復圖入寇衆欲經略關西乃令州郡校閱見丁精覆隱漏率戶留一丁餘悉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明年大集將進臨洛陽爲三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幷陳時政不便于時者十有三事倜覽而悅之付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爲三五占兵實戎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是歲晉將荀羨攻山茌拔之斬倜太山太守賈堅倜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悅明救之羨師敗績復陷山茌倜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胄子封其子泓爲濟北王沖爲中山王皝葬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潸然流涕顧謂羣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曄七已來孤鬢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曄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將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歲懷之在東宮臣爲中庶子既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備無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人未見闕也倜曰卿言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諧無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恥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倜泣曰卿雖衰拳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既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沖器藝未舉卿以爲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闕然二闕未補雅好游田嫫心絲竹所以爲損耳倜顧謂暐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戒之因問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倜夜夢石季龍責其臂痛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踢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納陽數其殘酷之

邪報之衆于漳水諸葛攸又率水陸二萬討儁入自石門屯于河渚攸部將匡超進據碻磝蕭館屯于新柵又遣督護徐冏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爲東西聲勢儁遣慕容評傅顔等統步騎五萬戰于東阿王師敗績塞北七國賀蘭涉勒等皆降俄而儁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惙然當恐不濟修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沖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亂正統也儁怒曰兄弟之閒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儁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是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斷行於是寬常賦設奇禁賊盜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穀和等百餘人乃止升平四年儁死時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僞謚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號龍陵儁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性嚴重愼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燕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 韓恆

韓恆字景山灌津人也父默以學行顯名恆少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永嘉之亂避地遼東廆既逐崔毖復徙昌黎召見嘉之拜參軍事咸和中宋該等建議以廆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鎭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廆納之命羣寮博議咸以爲宜如該議恆駮曰自羣胡乘閒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羣凶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寵爵者非爲臣之義也廆不平之出爲新昌令皝爲鎭軍復參軍事遷營丘太守政化大行儁爲大將軍徵拜諮議參軍加揚烈將軍儁僭位將定五行次衆論紛紜恆時疾在龍城儁召恆以決之恆未至而羣臣議以燕宜承晉爲水德既而恆至言於儁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爲青龍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城龍爲木德幽契之符也儁初難改後終從恆議儁秘書監清河聶熊聞恆言乃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俱傅東宮從太子暐入朝儁顧謂左右曰此二傅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 李產 子績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永嘉之亂同郡祖逖擁衆部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從橫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閒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爲本郡太守及慕容儁南征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其安危今若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衆潰始詣軍請降儁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犬馬爲主豈忘自効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術僶俛歸死實非誠款儁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眞長者也乃擢用之歷位尙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曾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憚焉儁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績

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爲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饑儉軍供有闕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埸之閒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效命非唯爲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野猶甘爲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弊力屈無所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午辟爲主簿儁之南征也時午奔魯口鄧恆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終不爲用方爲人患午曰績於喪亂之中捐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衆望恆乃止午恐績終爲恆所害乃資遣之及到儁責其背親後至績答曰臣聞豫讓報智伯讎稱于前史既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儁曰此亦事

主之一節耳。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暉立。慕容恪欲以續爲尚書右僕射。暉慮續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曰。萬幾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暉請獨裁。續遂憂死。

晉書卷一百十

晉書卷一百十考證

慕容儁載記慕容垂討段勤于薄慕○垂。一本作覇。前燕錄。儁僭號之三年四月。命冀州刺史吳王覇。徙治信都。更名曰垂。則覇乃垂之本名。覇時猶未改也。

詐稱始於秦漢○補。監本訛稱。今從本書禮志改正。

時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一本作時年五十三。在位十二年。綱目晉穆帝永和八年壬子十一月。燕王儁稱皇帝。至升平四年庚申卒。凡九年。若以嗣燕王位計之。在戊申九月。則爲十三年。不知何以云十一年也。若其年歲。則不可考矣。

晉書卷一百十考證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一

慕容皝

慕容皝字景茂、僞第三子也。初封中山王、尋立爲太子。及僞死、羣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皝、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熙。尊其母可足渾氏爲皇太后、以慕容恪爲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爲太傅、副貳朝政、慕輿根爲太師、慕容垂爲河南大都督、征南將軍、兗州牧、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鎮梁國、孫希爲安西將軍、幷州刺史、傅顏爲護軍將軍、其餘封授各有差。皝既屑羈國事、皆委之於恪。慕輿根自恃勳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爲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沖、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恩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爲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悖也。昔曹臧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爲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慙、陳謝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未建、而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遺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與左衛慕輿干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渾氏及皝曰、太宰太傅將謀爲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皝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真護軍傅顏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內。遣傅顏率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軍威甚盛。初、僞所署寧南將軍呂護據野王、陰通京師。穆帝以護爲前將軍、冀州刺史、僞死、謀引王師襲鄴。事覺、皝使慕容恪等率衆五萬討之。傅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曾不敢鬬兵中路、展其蠭蠆之心。此則士卒攝魂、敗亡之媒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未易卒平。今圍之窮城、檐探路絶、內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吾嚴濬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爵貨閒而離之。事淹勢窮、其費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弊。此爲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傅顏擊斬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尋復叛歸于晉。晉侍之如初。因遣傅顏與護率衆據河陰。顏北襲勒勒、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將軍段崇收軍北渡屯于野王。晉遣其寧東慕容忠攻陷滎陽。又遣鎮南慕容塵寇長平。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陽。遣使請救。帝遣桓溫援之。與寧初、晉復使慕容評寇許昌、懸瓠陳城、並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徙萬餘戶于幽冀。晉豫州刺史孫興上疏請步卒五千、先圖洛陽。晉納之。遣其太宰司馬悅希軍于盟津、孫與分戍成皐以爲之聲援。尋而陳祐率衆奔陸渾。河南諸壘悉陷于希。慕容恪攻陷金墉、審揚威將軍沈勁以其左右中郎慕容筑爲假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金墉。慕容垂爲都督荆揚洛徐兗豫雍益涼秦等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荆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時晉境內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評並稽首歸政、請遜位還第。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過荷先帝拔擢之恩、又蒙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宰錄、不能上諧陰陽、下釐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倫失序。韓嬰任重夕惕、唯憂臣閑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傅之重、參理三光。苟非其人、則靈曜爲虧。戶祿貽殃、貧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以姬旦之勤聖、猶近則二公不悅、遠則管蔡流言。況臣等寵緣戚來、榮非才授。而可久黏天官、壅蔽賢路。是以中年拜表、披陳丹款。聖恩曲矜未忍遐棄。奄再偷榮、忽貴彌厚。自待罪鼎司、歲餘辰紀。忝冒宰衡、七載于茲。雖乃心經略、而思不周務。至令二方干紀、跋扈未庭。同文之豚、有慙威漢。深乖先帝託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之義。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言、敢忘虛丘避賢之美。輒循兩疏、知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惟垂昭許。晉曰、朕以不天早傾乾覆。先帝所託、唯在二公。二公懿親碩德、勳高魯衛、冀寧王室、輔導朕躬。宣慈惠和、坐而待旦。庾冰夕惕、奚亦至矣。故能外掃羣凶、內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靈、抑亦公之力也。今關石有未賓之氏、江吳有遺

燈之處方賴謀猷混寧六合豈宜虛己謙沖以遠委任之重王其割二疏獨善之小以成公旦復辟之大恪評等固請致政暉曰夫建德者必以終善爲名位命者則以功成爲效公與先帝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羣醜紹復隆周之迹災眚橫流乾光墜曜朕以眇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沖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爲榮憂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社之重非唯朕身公所憂也當思所以寧濟兆庶靖難教風垂美將來侔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違至公遂斷其讓表恪評等乃止暉鎮律郎郭敘奏纖以暉承石季龍水爲木德暉從之太和元年暉遣撫軍慕容厲攻晉太山太守諸葛攸攸奔于淮南厲悉陷兗州諸郡置守宰而還慕容恪有疾深慮暉政不在己慕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暉兄樂安王臧謂之曰今勁秦敗亟彊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患事之無由耳夫安危在得人國興在賢輔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宗盟則四海不足圖二虜豈能爲難哉吾以常才受先帝顧託之重每欲掃平關隴湯一甌吳庶嗣成先帝遺志謝憂責于當年而疾固彌留恐此志不遂所以沒有餘恨也吳王天資英傑經略超時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疎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沖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于此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而死其國中皆痛惜之先是晉南陽督護趙弘以宛降于暉暉遣其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至此晉右將軍桓豁攻宛拔之趙盤退奔魯陽豁遣輕騎追盤及於雉城大戰敗之執盤戍宛而歸苻堅將苻護據陝降于暉時有圖書云燕馬當飲渭水堅恐暉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備華陰暉率下議欲遣兵救襄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略又受苻堅閒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略又非太宰之匹終不能平秦也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暉魏尹慕容德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以一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沒武王嗣興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齊功方闡業乾基業成先志逆氏僭據關隴號同王者聚積禍盈自相疑戮羣起蕭牆勢分四國投帾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逆將終數歸有道秦弱攻昧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運集天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舉我之師也宜順天人之會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幷冀之衆徑趣蒲阪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謁圍太傳總京都武旅爲二軍後繼飛檄三輔仁聲先路獲城即俟微功必實此則夢熊待時之雄抱志未申之傑必歸崎灞上雲屯龍下天羅既張內外勢合區區偪豎不走則降大同之舉今其時也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仁人暉覽表大悅將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苻護知評暉之無遠略恐救師弗至乃牋於慕容垂皇甫真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爲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甫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真曰方爲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苻堅王猛乎真曰然纔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暉侯射悅綰言於暉曰太宰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唯有德者可以寬臨衆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戶三分共貫風教陵弊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饒肅明法令以清四海暉納之綰既定制朝野震驚出戶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綰殺之晉大司馬桓溫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真率衆五萬伐暉前兗州刺史孫元起兵應之溫部將檀玄攻胡陸執暉寧東慕容忠暉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于黃墟厲師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溫前鋒朱序又破暉將傅顏于林渚溫軍大振次於枋頭暉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爲征南將軍率衆五萬距溫使其散騎侍郎樂嵩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荀池率衆二萬出自洛陽師于頴川外爲赴援內實觀隙有兼幷之志矣慕容德屯于石門絕溫糧漕豫州刺史李邳率州兵五千斷溫魏運溫頻戰不利糧運復絕及聞堅師之至乃焚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東伏於澠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荀池聞溫班師遣擊于譙溫衆又敗死者萬計垂既有大功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推鋒陷銳宜論功超授評嫉而不錄垂數以爲言頗與評廷爭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遂與評謀殺垂

垂慟奔于苻堅先是暐使其黃門侍郎梁琛聘于堅琛還言於評曰秦揚兵聲武逼東陝東以琛觀之無久和之理兼吳王西奔必有觀釁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鄴國相幷有自來矣況今並稱大號理無俱存苻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溫不足爲慮終爲人患者其唯王猛乎暐評不以爲虞皇前真又陳其事曰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爲聲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於取利無慕善之心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覘秦師出洛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以措奸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爲之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幷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北暐召評而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杖我爲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援慢以動寇心也暐從之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衆伐暐攻慕容筑于金墉暐遣慕容臧率衆救之臧次榮陽猛部將梁成洛州刺史鄧羌與臧戰于石門臧師敗績死者萬餘遂相持于石門筑以救兵不至以金墉降于猛梁成又敗慕容臧斬首三千餘級獲其將軍楊璩臧遂城新梁而還桓溫之敗也歸罪于豫州刺史袁真真怒以壽陽降暐暐遣其大鴻臚溫統署真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公未至而真統俱卒真黨朱輔立真子瑾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固壽陽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兵革不息內則暐母亂政評等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羣下切齒焉其倘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貢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羣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緣時會非但無聞於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無考績黜陟幽明貪惰爲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窮弊便賤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爲賊盜風類化誰莫相糾擾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戶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漸立軍號兼重有攝往時虛假名位廢業農業公私羸擾人無聊生宜幷官省職務勸農桑秦吳二虜僻僭一時倘能任道捐情庶諧偶部況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可與政或處取陵奸寇哉鄴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不修彼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戶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恆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彊首先貧羸行留俱窘貲贖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闕供國之饒退離豐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岵之觀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敎朴哲后恆憲故周公戒成王以啬財爲本漢文以卑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武帷賜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劑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謹案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廝養通兼十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穀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令帑藏虛竭軍士無襦褌之賚宰相侯王送以後麗相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臥薪之諭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蔽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爲家信賞必罰綱維備舉者溫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頹風弊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政無以踰之茲誠又拓宇兼幷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以德今魯陽上郡壺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羈服塞表爲平寇之基徙孤危託落令雜附內郡宜擇就幷豫以臨二河通接漕轂擬之丘後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戰守之備街以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虔劉送死侯入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唯絕二賊闕窺乃是踐殄之要惟陛下覽焉暐不納苻堅又使王猛楊安率衆伐暐猛攻壺關安攻晉陽暐使慕容評等率中外精卒四十餘萬距之猛安進師潞川州郡盜賊大起鄴中多怪異暐愛憚不知所爲乃召其使而問曰秦衆何如大師既出猛等能戰否或對曰秦國小兵翻豈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匹不足憂也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進曰不然兵書之義計敵能圖當以算取之若其敵不圖非萬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衆雖少戰

士倍我衆之多少非可問也且衆行師千里圍戰是求何不戰之有乎暉不悅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懸軍遠入利在速戰纔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閒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障固山泉實櫨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鬬志暉遣其侍中嗣伊謨評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爲憂奈何不務撫養勳勞專以聚斂爲心乎府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圍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傳錢帛可散之三軍以平寇虜旋爲先也評懼而與猛戰于鑿川評師大敗死者五萬餘人評等單騎遁還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衆十萬會猛攻暉先是慕容桓以衆萬餘屯于沙亭爲評等後繼聞評敗引屯內黃堅遣將鄧羌攻信都桓率鮮卑五千退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暉與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堅遣郭慶追及暉于高陽堅將巨武執暉將縛之暉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暉于堅堅詰其奔狀暉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郭慶遂追評桓于和龍桓殺其鎮東慕容亮而幷其衆攻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州郭慶遣將軍朱嶷擊桓執而送之堅徙暉及其王公已下幷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封暉新興侯署爲尚書堅征壽春以暉爲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慕容垂攻苻丕于鄴慕容沖起兵關中暉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爲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德僭稱尊號僞諡幽皇帝始虜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暉四世暉在位二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虜載凡八十五年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沉深有大度母高氏無寵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盲及輒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算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爲寇皝使恪與儁俱伐夫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擒輒遺皝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膽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暉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爲大耳慕輿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寮化德稀有犯者恪之圖洛陽也衆中大懼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還乃定恪爲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暉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閑報恩莫大薦士版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鬬閱之計言終而死

陽騖

陽騖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耽仕虜官至東夷校尉騖少清素好學器識沉遠起家爲平州別駕廉厲安時彊國之術事多納用虜甚奇之皝卽王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幃幄皝臨終謂儁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託付大事汝等待之儁之將圖中原也舊制勝之功亞於慕容恪暉既嗣僞位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爲太尉慨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暉優答不許騖清貞謙謹老而彌篤既以宿望舊齒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儉約常乘弊車瘠馬及死無斂財

皇甫真

皇甫真字處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虜拜爲遼東國侍郎皝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悴真議欲寬減歲賦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破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太守皆有善政及儁僭位入爲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

備臨終與慕容恪等俱受顧託慕與根將謀爲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謀發伏誅恪謝真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恩詔降乎不宜以兵戈取也真曰護九年之間三背王命撰其姦心凶勃未已明公方飲馬江湘勒銘劍閣況護蕞爾近畿而不梟戮宜以兵算取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真爲冠軍將軍別部都督師選拜鎮西將軍幷州刺史鎮護匈奴中郎將徵還拜侍中光祿大夫累遷太尉侍中苻堅密謀兼幷欲觀審釁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轂令轂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真兄典仕苻堅爲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辯既至鄴歷造公卿言於真曰辯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在秦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暉請窮詰之暉評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鑒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真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爲奉車都尉數歲而死

史臣曰觀夫北陰衍氣醜虜棄生隔閡諸華聲教莫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廆英姿偉量是曰邊豪豐迹姦圖實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象襲致罰昭大訓於姚典況乎放命梃禍距戰發其狠心剽邑屠城略地騁其貪賊既而二帝遷平陽之酷按兵窺潼五鄴啓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節俟國泰而將狥適所謂相時而動豈桑蓄之歎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恆暗符天表沉毅自處頗懷奇略于時羣雄角立爭奪在辰顯宗主祭於沖年庾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騖則爲九卷甲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昔鄭武曉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續宣九合位止爲侯贍曩烈而功微徽前經而禮縟豁壑難滿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覆首圖中原燕王協其鷙鶚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氣韜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遽竊鴻名偷安寶錄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縱其餧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銅城而臨漢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恭即世虐媟亂朝垂以勳德不容評以讒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備以攜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軔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贊曰青山徙構玄塞分疆蠢茲雜種奕世彌昌角端捧月步搖翻霜乘危蝟起怙險鴟張假竊神器憑陵帝鄉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晉書卷一百十一

晉書卷一百十一考證

慕容暐載記苻堅將苻睦據陝降于暐○睦前燕錄作庾綱目晉帝奕太和三年秦苻庾以陝城降燕亦作庾今從音義作睦

豫州刺史李那○那一本作邦綱目作邽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二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諸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略晚就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爲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遣洪歸曜拜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石季龍將攻上邽洪又請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季龍滅石生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季龍從之以洪爲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爲關內領侯將再閱言於季龍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厚及石遵即位閔又以爲言遵乃去洪都督如前洪怨之乃遣使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和六年帝以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訓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再閔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季龍以麻秋鎮枹罕再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殺洪將幷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直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僞諡惠武帝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苟氏夢大熊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季龍父子所親愛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于東海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擁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祇官鎮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率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蒙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清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牋于洪幷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益召關中之衆來距健篤之遇寒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事昔往東而小今遣東而大吉執大焉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遷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諸城壘陷者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弄司竹健入而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幷修好於桓溫健軍師將軍賈玄碩等表健爲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我官位輕重非若等所知既而懼使矚玄碩等使上尊號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內死罪建元皇始雄宗廟社稷置百官於長安立妻強氏爲天王皇后子萇爲天王皇太子弟雄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杜洪之弄也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勳至是勳率步騎三萬入秦川健敗之於五丈原八年健僭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諸公進爲王以大單于授其子萇杜洪屯宜秋爲其將張琚所殺琚自立爲秦王置百官健率步騎二萬攻琚斬其首健至自宜秋遣雄晉率衆略關東幷援石季龍豫州刺史張遇於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衛戰于潁水之上王師敗績雄衆勝遂北至于蠡阿殺傷太半遂席卷及其衆歸于長安拜遇司空豫州刺史鎮許昌雄攻壬權於隴上權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權征東大將軍使與其將張弘宋修連兵伐雄雄與晉率衆擊敗之獲弘修送長安初張遇自許昌來降健納遇後母韓氏爲昭儀每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慚恨引關中諸將欲以雍州歸順乃與健中黃門劉昌謀夜襲健事覺遇奔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駿起鄠喬景起

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壽起霸城衆數萬人並遣使詣征西桓溫中軍殷浩請救雄遣薛掠上洛郡於豐陽縣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而異賄盈積矣十年溫率衆四萬趣長安遣別將入淅川攻上洛執健荊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勳掠西鄙健遣其子萇率雄酋等衆五萬距溫于亮柳城愁思堆溫轉戰而前次于灞上萇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遣精銳三萬爲游軍以距溫三輔郡縣多降于洪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桓沖戰於白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勳于子午谷初健聞溫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衆大飢至是徙關中二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爲萇等所敗司馬勳奔譙漢中其年西虜乞沒單邪遣子入侍健於是置來賓館于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簡賦卑宮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兼問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浴蒲津監寇登得一屐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履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蝗蟲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猛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絕健自謂百姓租稅減膳徹懸素服避正殿初桓溫之入關也其太子萇與溫戰爲流矢所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爲太子健疾篤勸兵入東宮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嘗以健爲死迴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舍杖逃散執將殺之數日健死時年三十九在位四年僞諡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曰高祖

苻生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阻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爲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閑暗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慴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勃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桓溫之來伐也生單馬入陣麾旗斬將者前後十數萇既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符故立爲太子健卒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年壽光時永和十三年也尊其母強氏爲皇太后立妻梁氏爲皇后以呂婆樓爲侍中左大將軍苻安領太尉苻柳爲征東大將軍幷州牧鎮蒲坂苻騰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將強懷與桓溫戰沒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會生出游懷妻毋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僞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頻有客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於東井大角爲帝坐東井秦之分野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遷追周文修德以禳之惠和羣臣以成康哉之美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傳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大臣也於是殺其妻梁氏及太傅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未幾又誅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諸羌悉叛弱兒南安羌酋也剛鯁好直言見生嬖臣趙韜董榮亂政每大言於朝故榮等譖而誅之生雖在諒闇游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鉏鉏鋸鑿備置左右又納董榮之言誅其司空王隨以應日蝕之災嬖臣於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典勸既而怒曰何不彈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汗服失冠蓬頭僵仆生以爲樂生閑張祚見殺玄靚幼沖命其征東苻柳參軍閻負梁殊使涼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玄靚年幼不見殊等其涼州牧張瑾謂負殊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君等何爲而至負殊曰晉王以鄰落義好有自來矣雖擁阻山河然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入表宅心光被四海楷於天地晉王恩與張王齊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有何怪乎瑾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二若與苻征東交玉帛之好者便是上違先公純誠雅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負殊曰昔徵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晉之鉉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蓋神算無方鑒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河西衆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遠晉深乖先君雅言執

若遠踰實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鯖趙之事垂祚無窮豈專退敵乎璯曰中州無信好貪誓言往與石氏通好旋見寇讎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貴殊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姦詐秦以義信豈可同年而語哉張先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難恕之罪加以爵封之榮今上遵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二趙相況也璯曰秦若兵彊代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盡爲秦有何畏征東之命貴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彊燕納款八州順軌主上欽明道必隆世慨徽號擁於河西正朔未加吳會以吳必須兵涼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不能蹈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旆恐涼州弗可保也璯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崐城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況自固秦何能爲患貴殊曰貴州險塞孰若靖函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瑤杜洪因趙之成資據天阻之固第三秦之鈐轄隴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矛一指望旗冰解人詠來蘇不費易主燕雖武視關東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懽懷柔通九夷之珍舉于屈膝名王內附控弦之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盍追遵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爵爲秦之西藩璯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貴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遐洿先叛化威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荊大邦爲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璯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貴殊曰皇室懿親忠若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太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遵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強平金紫光祿程肱牛夷博聞強識探賾索幽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苻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注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史富贍數爲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秘書監王賜著作郎梁讜驍勇多權略攻必取戰必勝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若此則前將軍新興王飛龍節將軍鄧羌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辭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略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士猛朱彤之倫相望於巖谷濟濟多士焉可盡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方皆委忠獻款請爲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璯笑曰此事決之主上非卿所了貴殊曰涼王雖天縱英睿然尚幼沖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興機之義實在君公璯薪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盲於玄覽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慕容儁遣將慕輿長卿等率衆七千入包鄴攻幽州刺史張哲于襄氏堡晉將軍劉度等率衆四千攻青州刺史貴勝于盧氏生擒其前將軍苻飛距晉建節鄧羌距燕飛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于堡南大敗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率衆萬餘攻其平陽太守苻產于匈奴堡苻柳救之爲襄所敗引還蒲坂襄遂攻堡剋之殺苻產盡坑其衆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西必爲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爲兄弟平更與襄通和生發三輔人營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劍而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曰元正啟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大起兼水旱不時歲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濟於政事乖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棄嫌介之嫌舍山嶽之過致敬宗廟愛禮公卿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姦回寢止妖祲自消乾靈低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生怒以爲妖言擊其頂而殺之平之囚也鎮衛將軍苻黃眉前將軍苻飛建節鄧羌侍讌禁中叩頭固諫以太后爲言平即生母強氏之弟也生既弟許強氏憂恨而死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爲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

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爲害滋甚遂廣農桑內外兇懼羣臣奏請穰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爲患也天豈不子愛羣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爲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過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爲非禮不從生怒殺之又讒羣臣于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嘗使太醫令程延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幷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爲譏其目鑒延出目然後斬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于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赭渴耳何所怪乎姚裏遣姚蘭王欽盧等招勳鄭城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萬七千進據黃洛生遣苻黃眉苻堅鄧羌率步騎萬五千討之裏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僞弓之爲落於虛發裏頻爲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謀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裏性剛很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裏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裏怒盡銳出戰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裏追之千三原羌迴騎距裏俄而黃眉與堅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黃眉等援旅而歸黃眉雖有大功生不加旌賞每於衆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鄧鄧何青青曉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穰之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不免禍請出鎮上洛生曰卿忠肅篤敬宜左右朕輕豈有外鎮之理改授中軍夷懼歸而自殺初生少凶暴嗜酒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誡之曰曾帥大臣若不從汝命可漸除之及即僞位殘虐滋甚耽湎於酒無復晝夜羣臣期望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暮方出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動連月昏醉文妻因之遂寢納姦佞之言實罰失中左右或百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嫺於我也引而斬之或百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誘我也亦斬之所幸嬖妾少有忤旨便殺之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生剝牛羊驢馬活燔雞豚三五十爲羣放之殿中或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羣臣觀之以爲嬉樂宗室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既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廢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於截脛剖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遂入於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脩德以消之生怒以爲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樂平老強注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捨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堅衆繼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爲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僞謚屬王

苻雄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略好施下士便弓馬有政術健僭位爲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恭奉法健常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健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別有載記

王墮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讖苻洪征梁犢以墮爲司馬謂洪曰識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爲宰相薦匿躬之稱健常歎曰天下羣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易不和乎甚敬重之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慚恨遂勳生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墮瞋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三

苻堅上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祖洪從石季龍徙鄴，家于永貴里。其母荀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滿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卅付臣又十王。咸陽嘗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與，不失機候。洪每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非常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過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戲此，不長司隸緤邪。堅曰：司隸緤罪人，不緤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過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恆，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健異日為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為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勵。士卒莫不悚服。溝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雄世之宜。王猛呂婆樓薛洪梁平老等並有王佐之才，為其羽翼。太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苻生嗣僞位，讚翼說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無德受殃，天之道也。神器業重，不可令他人取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之心。堅深然之，納為謀主。生既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為言，堅遂弒生以僞位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及母荀氏並應衆心，未服離居大位，羣寮固請，乃從之，以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殊生佞幸，臣董龍趙韜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內，改元曰永興，追謚父雄為文桓皇帝，尊母荀氏為皇太后，妻荀氏為皇后，子宏為皇太子，兄法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從祖侯為太尉，從兄柳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為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丕長樂公，曜平原公，熙廣平公，敬矩鹿公，李威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為右僕射，強汪為領軍將軍，仇騰為尚書領選，席寶為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呂婆樓為司隸校尉，王猛薛讚為中書侍郎，權翼為給事黃門侍郎，與猛讚並掌機密，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本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皆隨才擢授。初，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為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友，與法缺於東堂，慟哭嘔血，贈以本官，諡曰哀，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敦為清河公，於是脩農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錄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所以聞。其將張平以幷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羌為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壘衆拒戰，為羌所敗，獲其妻子，氈送之。平懼，乃降于堅，堅赦其罪，署為右將軍，氐武貴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寔啟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亡，南巢首戮。白旗猶殘於大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脩故耳。昊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踪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還。長安賜為父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屯所過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後宮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氐豪也，有大勳于苻氏，負氣倨傲，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為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氐，然後百寮可整。徹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壁倘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壻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倘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散親婚，是為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瞋目大罵，堅由此發怒，命斬之於西廄。諸氐紛紜，競陳猛短，堅悉甚慢罵，或有毆撻於殿廷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遠大度，善取英豪，神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言，

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堅起明堂辟南北郊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於明堂以配上帝親耕籍田其妻苟氏親蠶于近郊堅南游霸陵顧謂羣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爲首乎權翼進曰漢書以蕭曹爲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羽爭天下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餘創通中六七父母妻子爲楚所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頹陳平之謀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之禍二相何得揚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貴中之言乎於是酣飲極歡命羣臣賦詩大赦復改元曰甘露以王猛爲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其特進強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橫爲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羌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寮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爲尊也於是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爲百姓所苦清儉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具條以聞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於堅遂請田內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纔兵掠奪堅怒曰朕方脩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荊吳之戰事與羣婦澆瓜之惠梁宋患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擾邊動衆非國之利也所獲貲產其悉以歸之免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脩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烏丸獨孤鮮卑沒奕干率衆數萬又降于堅堅初欲處之塞內苻融以匈奴爲患其與自古北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於內地見其弱矣方當闚兵郡縣爲北邊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堅僭位五年風皇集于東嗣大赦其境內百寮進位一級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景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赦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堅廣脩學宮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其有學爲通儒才堪幹事清脩廉直孝弟力田者皆旌表之於是人思勸勵號稱多士盜賊止息請託路絕田嗇倉關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備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勤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寔對曰自劉石擾亂華畿二都鞠爲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淪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監周垂羣千祀漢之二武焉足論哉堅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勸羣層各張罔聚衆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其尚書鄧羌爲建節將軍率衆七千討平之時商人趙掾丁妃鄒瓮等皆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王侯堅之諸公競引之爲國二卿黃門侍郎程寤言於堅曰趙掾等皆商販賤豎市鄙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宜齊君子爲藩國列卿傷風敗俗有虧聖化宜肅明典法使清濁顯分堅於是推檢引掾等爲國卿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於都城百里之內金銀錦繡工商皂隸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與寤三年堅又改元爲建元幕容暐遣其太宰慕容恪攻拔洛陽略地至于崤澠堅懼其入關親屯陝城以備之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衛辰舉兵叛率衆二萬攻其杏城已南郡縣屯于馬蘭山衆庶爲延等亦叛堅而通于辰轂堅率中外精銳以討之以其前將軍楊安鎮軍毛盛等爲前鋒都督轂遣弟活距戰于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幷四千餘級轂懼而降堅徙其酋豪六千餘戶于長安進擊烏延斬之鄧羌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堅自驍馬城如朔方巡撫夷狄以衛辰爲夏陽公以統其衆轂尋死分其部落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亶爲駱川侯貳城以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賓爲力川侯故號東西曹衆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湧出金象生毛長安大風震雷壞屋殺人堅懼而愈修德政焉使王猛楊安等率衆二萬寇荊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戶而還羌敛岐叛堅自稱益州刺史率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強天錫叛將李儼堅遣王猛與龍西太守婁術南安太守鄧羌討敛岐于略陽強天錫率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其大夏武始二郡

魁之天錫將掌據又敗儼諸軍于萁谷儼退遣兄子純謝罪於堅仍請救尋而
猛攻破略陽儼奔白馬堅遣楊安與建威王撫率衆會猛以救儼猛遣邵羌
追斂岐使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及天錫將楊遹戰于枹
罕東猛不利邵羌擒斂岐於白馬送之長安天錫遂引師而歸儼猶憑城未出
猛乃服白乘輿從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設備而將士續入遂虜
儼而還堅以其將軍彭越爲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枹罕以儼爲光祿勳歸安
侯是歲苻雙據上邽苻柳據蒲坂叛于堅苻庾據陝城苻武據安定並應之將
共伐長安堅遣使諭之各齧梨以爲信皆不受堅命阻兵自守堅遣後禁將軍
楊成世左將軍毛嵩等討雙武王猛鄧羌攻蒲坂楊安張蚝攻陝城成世毛嵩
爲雙武所敗堅又遣其武衛王鑒寧朔呂光等率中外精銳以討之左衛苻雄
左禁竇衝率羽林騎七千繼發雙武乘勝至于榆眉鑒等擊敗之斬獲萬五千
人武棄安定隨雙奔上邽鑒等攻之苻柳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爲憚己
留其世子良守蒲坂率衆二萬將攻長安去蒲坂百餘里鄧羌率勁騎七
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又盡衆邀擊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入于蒲坂鑒等
攻上邽克之斬雙武猛又尋破蒲坂斬柳及其妻子傳首長安猛屯蒲坂遣鄧
羌與王鑒等攻陷陝城克之送庾于長安殺之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溫伐慕
容暐次于枋頭暐衆屢敗遣使乞師于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堅亦欲與暐連
横乃遣其將茍池等率步騎二萬救暐王師尋敗引歸池乃還是時慕容垂避
害奔于堅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
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
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
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王師既旋慕容暐悔割武牢之地遣使
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與
建威梁成鄧羌率步騎三萬署慕容垂爲冠軍將軍以爲鄉導攻暐洛州刺史
慕容筑于洛陽暐遣其將慕容臧率精卒十萬將解筑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銳
萬人卷甲赴之大破臧於滎陽筑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鄧羌鎮金墉猛

振旅而歸太和五年又遣猛率楊安張蚝鄧羌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暐堅親
送猛于霸東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川此捷濟之
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衆以繼卿後於鄴相見已敕運漕相繼但
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庸劣孤生操無豪介蒙陛下恩榮內侍帷幄出總戎
旅藉宗廟之靈稟陛下神算殘胡不足平也願不煩鑾輅蒙犯霜露臣雖不武
望克不淹時但願速敕有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於是進師楊安攻晉陽猛
攻壺關執暐上黨太守慕容越所經郡縣皆降于猛猛留屯騎校尉茍萇戍壺
關會楊安攻晉陽爲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安遂
入晉陽執暐并州刺史慕容莊暐遣其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餘萬以救二城
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潞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遣游擊郭慶
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暐懼遣使讓
評催之速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評又求戰乃陣於渭原而誓衆曰
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
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
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衆也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
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曰此非吾
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
弗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
數四傍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及日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
擊又降斬十萬於是進師圍鄴堅聞之留李威輔其太子宏守長安以苻融鎮
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
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至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
何以臨敵而棄衆也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卻人主以此而爲名將竊
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算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沖幼鑾駕遠
臨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鄴陷之慕容暐出奔高陽堅將郭慶執而送
之堅入鄴宮閱其名籍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

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郭慶窮追餘燼幕容評奔于高句麗慶追至瓊海句麗縛評送之堅散賜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以郭慶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以郭慶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堅自鄴如枋頭撫諸父老改枋頭爲永昌縣復之終世堅至自永昌行飲至之禮歌勞止之詩以擬其羣臣敕幕容暐及其王公已下皆徙于長安封授有差堅於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東脩釋奠焉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戶于關中處爲丸雜類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隴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晉叛臣袁瑾固守壽春爲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請救于堅堅遣王鑒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鑒據洛澗蚝屯八公山桓溫遣諸將夜襲鑒蚝敗之鑒蚝屯愼城初仇池氏楊世以地降于堅堅署爲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既而歸順於晉世死子篡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絕於堅世弟統驍武得衆起兵武都與篡分爭堅遣其將苻雅楊安與益州刺史王統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宕昌益雅等次于駱谷篡率衆五萬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護郭寶率騎千餘救之戰于唊中爲雅等所敗篡收衆奔還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于雅篡將碩密降于雅請爲內應篡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以楊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先是王猛獲張天錫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堅既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跨威河右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悅即署天錫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護西平公吐谷渾碎奚以楊纂既降懼而遣使送馬五千匹金銀五百斤堅舞纂安遠將軍雕川侯堅書如鄴符于西山旬餘樂而忘反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軨車裹公止孝武好田相如嚴規陛下爲百姓父母蒼生所係何可盤于游田以玷聖德若稱起須臾變在不測者其如宋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昔文公悟煬于虞人厥闕畢於王洛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桓溫屢海西公也謂羣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慶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堅以境內旱課百姓區種懼歲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大官後宮減常度二等百寮之秩以次降之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開諸非正道與學一皆棄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敘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被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鶯栖英彥雲集鵷我明黎是歲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恆星皆見又有赤星見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於占西南國亡明年必當平蜀漢堅大悅命蔡梁密嚴戎備乃以王猛爲丞相以苻融爲鎮東大將軍代猛爲冀州牧融將發堅祖於霸東姚萇賦詩堅母荀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關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堅不許其後天鼓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名曰尤旗經太微垣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彗起尾箕而垣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殊慕容暐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暐爲尚書垂爲京兆尹沖爲平陽太守苻融聞之上疏於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遠于石勒遂據華夏跨有大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動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爲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恩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嘿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況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爲德未亮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遏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尊戴兆庶未寧黎元屢振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

子汝其惠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修德則禳災苟求諸己何懼外患焉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晉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而退守磐險安遂進寇漢川堅遣王統朱彤率卒二萬爲前鋒寇蜀前鋒將軍毛當寇楊將軍徐成率步騎三萬入自劍閣楊亮率巴獠萬餘拒之戰于青谷王師不利亮奔固西城彤乘勝陷漢中徐成又攻二劍克之楊安進據梓潼晉奮威將軍西曹校尉周虓降于彤楊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距彤等于緜竹閬堅將毛當將至成都仲孫率騎五千奔于南中安當進兵遂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莋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爲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爲鎮西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領西戎校尉王統爲南蠻州刺史鎮仇池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與巴獠相應以叛於堅晉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軍桓石虔率衆三萬據墊江育乃自號蜀王遣使歸順與巴獠會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尋而育與萬爭權舉兵相持堅遣鄧羌與楊安等擊敗之育光退屯緜竹安又敗張重尹萬于成都南重死之及首級二萬三千鄧羌復擊張育楊光于緜竹皆害之桓石虔敗姚萇于墊江萇退據五城石虔與竺瑤移屯巴東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慈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肜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能自存者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勰爲國子祭酒及王猛卒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于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以授經遣其武衛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于姑臧遣尚書郎閻負梁殊衛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堅嚴飾鹵簿親餞萇等于城西賞行將各有差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衆以繼之閻負等到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斬之遣將軍馬建出距萇等俄而梁熙王統等自清石津攻其將梁傑于河會城陷之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縮城又陷之馬建懼自楊川退還清塞天錫又遣將軍掌據率衆三萬與馬建陣于洪池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諸將勸據擊之以挫其銳據不從天錫乃率中軍三萬次金昌萇熙聞天錫來過急攻據璋建降於萇遂攻據審之及其軍司席仂萇進軍入清塞乘高列陣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爲前鋒率勁勇五萬與萇等戰于赤岸哲大敗天錫懼而奔還致牋請降萇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于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于長安諸郡縣悉降堅以梁熙爲持節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五品稅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緜皆安堵如故堅封天錫重光縣之東鄉二百戶號歸義侯初萇等將征天錫堅爲其立第於長安至是而居之堅既平涼州又遣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爲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犍又遣後將軍俱難與鄧羌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于涉翼犍庭翼犍戰敗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勢窘迫遁陰山其子翼圭緤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差堅以翼犍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太學習禮以翼圭執父不孝遷之於蜀散其部落於漢鄣故地立尉監行事官寮領押課之始業皆生二五取丁優復三年無役租其渠帥歲終令朝覲出入行來爲之制限堅嘗之太學召涉翼犍問曰中國以學昔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犍不能答又問鄉種人有堪將者可召爲國家用對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草而已何堪爲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何爲堅善其答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徙鄴白故事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渭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渭以溉岡卤之田及舂而成百姓賴其利以涼州新附復租賦一年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孝弟力田爵二級孤寡高年鰥寡有差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三日遣其尚書令苻丕率司馬慕容暐苟萇等步騎七萬寇襄陽使楊安將樊鄧之衆爲前鋒屯騎校尉石越率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與姚萇出自南鄉苟池等與彊弩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沔北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爲虞石越遂游馬以渡序大懼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于江陵晉車騎將軍桓沖據

衆七萬爲序擊援憚池等不進保據上明兗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於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遐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率精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堅於是又遣其後將軍俱難率右將軍毛當後將軍毛盛陵江邵保等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揚武彭超寇彭城梁州刺史韋鍾寇魏興攻太守吉挹于西城皆將軍毛武生率衆五萬赴之與俱難等相持于淮南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幷以綵繒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鱗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恩漢文之返千里馬吞嗟美緑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寶弗古人矣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爲威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是時符丕久圍襄陽御史中丞李柔勑丕以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然中返其特原之令以功成贖罪因遣其黃門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劍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初丕之寇襄陽也將急攻之荀羨諫曰今以十倍之衆積累如山但徙荊楚人內於許洛絕其糧運使外援不接糧盡無人不攻自潰何爲促攻以傷將士之命丕從之及堅讓至衆咸疑恩莫知所爲征南主簿河東王旅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銳以攻小城何異洪鑪燎羽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遁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爲戮首丕於是促圍攻之堅將親率衆助丕等使符融將關東甲卒會于壽春梁熙統河西之衆以繼中軍融熙並上言以爲未可興師乃止太元四年晉兗州刺史謝玄率衆數萬次于泗汭將救彭城符丕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送于長安堅署爲度支尚書以其中壘梁成爲南中郎將都督荊揚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以征南府器杖給之彭超圍彭城也置輜重于留城至是晉將謝玄遣將軍何謙之高衡率衆萬餘攻留城超引軍赴之戴暉率彭城之衆奔于謝玄超留其治中徐褒守彭城而復寇盱眙俱難既陷淮陰留邵保戍之與超會師而南晉將毛武生救魏興遣前鋒督護趙福將軍袁虔等將水軍一萬溯江而上堅兩巴校尉姜宇遣將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距之戰于南鄉王師敗績尋而韋鍾攻陷魏興執太守吉挹毛當與王顯自襄陽而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復晉建威將軍高密內史毛璩之遂攻晉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孝武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于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次于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毛當毛盛毗璩安之王師敗績玄率衆三萬次于白馬塘俱難遣其將都顏率騎逆玄戰于塘西玄大敗之斬顏玄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敗退保盱眙玄進次石梁與田洛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玄遣將軍何謙之督護諸葛侃率舟師乘潮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謙之斬其將邵保難超退師淮北難歸罪彭超斬其司馬柳渾堅聞之大怒檻車徵超下獄超自殺難免爲庶人堅以毛當爲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爲平東將軍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爲平吳校尉揚州刺史戊下邳賞堂邑之功也又以符洛爲散騎常侍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溯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還也恚怒謀於衆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於外既投之西裔復不聽還京師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沉孤於漢水矣爲宜東手就命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諸君意如何其治中平頹妄陳祥瑞勸洛舉兵洛因擾秩大吉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衆王署置官司以平頹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爲其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及薛羅休忍等諸國並不從洛愿而欲止平頹曰且宜擊吉受詔盡幽幷之兵出自中山常山陽平公必郊迎於路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秦雍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定矣洛從之乃率衆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數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匿他何爲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俟駕潼關者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其左將軍竇衝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

傳詣鄴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以苻融爲大都督授之節度使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襲和龍海行四百餘里苻重亦率勁城之衆會洛兵于中山有衆十萬衝等與洛戰于中山大敗之執洛及其將闞殊送于長安呂光追斬苻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熲及其黨與百餘人堅赦闞殊署爲將軍從洛于涼州徵苻融爲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錄尚書事洛既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羣臣于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爲磐石之宗於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苻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爲新泰主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爲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龍城大城臘韓胤領護赤沙中郎將移烏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書梁讜爲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爲鎮西將軍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爲鷹揚將軍幷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晉陽二州各配支戶三千苻暉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苻叡爲安東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虞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頃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虞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慾珠簾千正殿以朝羣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琲奇寶珍怪飾之尚書郎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棟之不琢鄧瓊室而不居敷純風於天下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翫常勤恤人隱勤課農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教至道以厲薄俗修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嶽躡軒皇以齊美哂二漢之徙封臣之願也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略爲諫議大夫鄯善王車師前部王來朝大宛獻汗血馬肅慎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康居于寘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慚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闞捴中兵參軍吳仲等率衆二萬寇竟陵留輔置于管城水陸輕進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二萬距之相持月餘戰于漑水捴等大敗退保管城石虔乘勝攻破之斬捴及仲俘斬萬七千

晉書卷一百十三

符堅載記上以楊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楊十六國春秋作王下文云堅以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鎮仇池未知孰是

高僵而遏守峯險○水經注作高以峯義谷險固難拔保而居之

荊州刺史都貴○都貴一本作都貴又作保成上文有右將軍都貴未知卽其人否

晉書卷一百十三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 載記第十四

### 苻堅下

太元七年堅饗羣臣于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爲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讎而況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賤所以爲此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徙陽于高昌皮于朔方之北苻融以位忝宗正不能肅遏奸萌上疏請待罪私藩堅不許將以融爲司徒融固辭堅銳意荆揚將謀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平郡獻玉器初堅即僞位新平王彫陳說圖讖堅大悅以彫爲太史令嘗言於堅曰謹按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艸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表按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汧隴諸氏于京師三秦大戶置之於邊地以應圖讖之言堅訪之王猛猛以彫爲左道惑衆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於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顓頊之墟里名曰雞閭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顓頊有云河上先生爲吾隱之于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艸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吾嘗齋于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于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爲天王二爲王后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伯子男六爲卿大夫七爲元士自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王后內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于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幽州蝗廣袤千里堅遣其散騎常侍劉蘭持節爲使者發青冀幽并百姓討之以苻朗爲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爲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規模令與王撫備舟師于蜀將以入寇車師前部王彌窴鄯善王休密馱朝于堅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窴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遙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爲永制窴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爲鄉導堅於是以驍騎呂光爲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苻融以虛秏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爲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皆不納晉將軍朱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堅引羣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略計兵杖精卒可有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薄伐南裔於諸卿意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輿櫬啓顙軍門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巢中州之人還之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爲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沖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聞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御六師問罪衡越誠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爲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

願保境養兵伺其虛隙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夫差威陵上國而爲勾踐所滅仲謀澤洽全吳孫皓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越曰臣聞紂爲無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孫皓昏暴衆叛親離所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斯罪深願厲兵積粟以待天時羣臣各有異同庭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于道泪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羣臣出後獨留符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羣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籌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萬貲仗如山晉雖未稱令主亦不爲闇劣以累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宋齊社稷之憂也融泣曰吳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龍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晉人族類斥徙返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豈國以輕本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讎也臣恐非但徙返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游于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檀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三代末主或虧大倫遺一時之情晉惡來世故班姬辭輦垂矣無窮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機神輿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爲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策此乃朕之顓也命輿扶安升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符謁虞陵于疑攬瞻禹穴于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雄遵遡順時以遵聖軌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棲無爲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爲勞身于馳騎口倦于經略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下氣瘡夷辭游而不返大禹遘而弗錄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荀文若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寶百越堅曰非爲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愚混一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庶樹之君者所以除煩去亂安得憚勞朕既大運所鍾將倣天心以行天罰高辛有熊東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度衣冠之會遷其墟墳復其桑梓止爲靖難銓才不欲窮兵極武安曰若誠爲必欲親動猶不願遠涉江淮可暫幸洛陽明授勝略馳檄于丹陽開其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也堅不納先是羣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爲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諫符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于堅又諫曰臣聞季夏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闚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戚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獨子言焉將爲戮也所司奏劉蘭討蝗幽州經秋冬不滅請徵下廷尉韶獄堅曰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明年呂光發長安堅送于建章宮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敘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都善王休密馱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寘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爲光鄉導是年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貢其方物堅南游灞上從容謂羣臣曰軒轅大聖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爲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珍朕忝荷大業巨責攸歸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溫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推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籍朝廷內外皆言不可晉實未解所由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晉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不可伐也且晉主無罪人爲之用謝安桓沖兄弟皆一方之傷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貲財竭於內是故聖王之行師也內斷必誠然後用之彼若還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于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

弓士下氣鼓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內斷於心久矣舉必克之何爲無功吾方命釁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內外如此安有不克遣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德侔軒唐功高湯武運被于八表遺寇重譯而歸司爲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措孫氏跨僭江東終併於晉其勢然也臣閑小不敵大鶉不御彊況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彊兵百萬轄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謀是用不臧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賈而已若採羣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諺云憑天俟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拜冠軍將軍東井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遶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堅惡之上林竹死洛陽地陷晉車騎將軍桓沖率衆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冠軍桓石虔振威桓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伍城進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虜揚郭銓攻武當沖別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叡及冠軍幕容垂左衛毛當率步騎五萬救襄陽揚武張蚝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次新野垂次鄧城王師敗績蚝等于武當掠二千餘戶而歸叡遣垂及驍騎石越爲前鋒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于樹枝光照十數里中沖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兵門在灼然者爲榮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下書期克捷之日以帝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沖爲侍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威之爲建威將軍少年都統遣征南苻融驃騎張蚝撫軍苻方衛軍梁成平南幕容暐冠軍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淮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潁融等攻陷壽春執晉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垂攻陷項城譙晉將軍王太丘梁成與其揚州刺史王顗弋陽太守王詡等率衆五萬屯于洛澗橫淮以遏東軍成頻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爲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將軍敵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衆軍持奮賊帥堅大悅恐石等遁也拾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衆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盡克之斬成及王顗王詡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既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堅遣其偽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賁而降之序詭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濕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側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北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匹穀十斛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難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覩也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妄受不爲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慚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清然流涕而去閉風塵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偽書朱序及徐元喜等皆歸順初諸將堅不出項羣臣勸堅俾項爲大軍麾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

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初慕容暐屯鄴城姜成等守滎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斬之暐棄其衆奔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幷求葬慕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爲變悔之遣驍騎石越率三千戍鄴驟騎張蚝率羽林五千戍幷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于長安東之行宮哭苻融而後入告舉于其太廟赦殊死已下文武增位一級厲兵課農存卹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馬諡曰哀公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于河南長樂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豫州牧平原公苻暉遣毛當擊翟斌爲斌所敗當死之垂子農亡奔列人招集羣盜衆至萬數千丕遣石越擊之爲農所敗越死之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暐弟燕故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烏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暐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軍強永率騎擊之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近遑今暐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熙爲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徵苻歆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姚萇爲司馬討泓于華澤平陽太守慕容沖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符歆勇果輕敢不憚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歆馳兵要之姚萇謂曰鮮卑有愚歸之心宜驅出關不可過也歆弗從戰于華澤歆敗績被殺堅大怒其權殊遣振威竇衝擊慕容沖于河東大破之沖率騎八千奔于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衆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衆師倾敗將欲與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責備大駕率送家兄皇帝並宗室功臣之衆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衆以武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衆之患也鉅鹿公輕銳速爲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召慕容暐責之曰卿父子干紀悖亂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垂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迷歸誓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王師小敗便爲悖若此垂爲長蛇於關東泓沖稱兵內侮泓當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暐叩頭流血泣涕陳謝堅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無相及也卿之忠誠實閒朕心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諭垂及泓沖使愚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暐密遣使者謂泓曰今衆數已終長安怪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既龍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于北地次于趙氏塢使護軍楊璧游騎三千斷其奔路右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屢戰敗之仍斷其運水之路渴甲游欲因淮南之敗衆衆數千保據頻陽遣軍運水及糧以饋姚萇楊璧盡獲之萇軍渴甚遣其弟鎮北尹買率勁卒二萬決壩實衝率衆敗其軍于鶉觀渠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萇衆危懼人有鬬死者俄而降雨於長管管中水三尺廣百步之外寸餘而已於是萇軍大援堅方食去箸怒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管長又東引慕容泓爲援泓謀臣萬度恒勸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爲皇太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留其弟征虜緒守楊渠川大管率衆七萬來攻堅堅遣楊璧等擊之爲萇所敗獲楊璧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數十人皆禮而遣之符暉率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于長安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毗率屬漢之衆來赴難堅開慕容沖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使撫軍苻方戍驪山拜符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配兵五萬距沖河間公苻琳爲中軍大將軍爲暉後繼沖乃令婦人乘牛爲衆揚聲爲楊土爲壘晉屬

其衆晨攻暉營于鄧西暉出距戰沖揚塵鼓譟暉師敗績堅又以尚書姜宇爲前將軍與苻琳率衆三萬擊沖于灞上爲沖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沖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沖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懷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長安又諺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沖小字鳳皇至是終爲堅滅入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魯陽道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晉冠軍謝玄次于下邳徐州刺史趙迁棄彭城奔還玄前鋒張願追迫及于碻山轉戰而免玄進據彭城時呂光討平西域三十六國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書以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增邑一千戶劉牢之伐兗州堅刺史張崇棄鄄城奔于慕容垂垂之遣將軍劉靜追崇戰于河南斬其東平太守楊光而還牢之遂據鄄城慕容沖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彊若斯大晉沖曰爾聖暴奴正可牧牛羊何爲送死沖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沖稱詔曰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沖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東手卑送皇帝自當寬卿苻氏以酬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苻丕在鄴檀玚馬無草剪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垂引師去鄴始具西問知苻叡等喪敗長安危逼乃遣其陽平太守邵興率騎一千將北引重合侯苻謨高邑侯苻亮阜城侯苻定子常山國安侯苻墜中山太守王充子中山以爲己援垂遣張崇要與襲之子裒國南又遣其參軍封孚西引張蚝弁州刺史王騰子晉陽蚝騰以衆寨不赴丕進退路窮乃謀於軍賓司馬楊膺鳴鶴順之計丕猶未從會晉遣濟北太守丁匡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襲次于河北丕遣將軍桑據距之爲王師所敗衆等進攻黎陽克之丕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請救于謝玄丕書稱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軍援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楊廣一方文降而已逵與參軍孫密謂楊膺曰今稱難如此京師阻隔吉凶莫審密還寇雖三軍喪氣傾危之甚朝不及夕觀公衆無不除非救世之主既不能場壹戮敦速致權援方鼓兩端必無成也今日之殆疾於轉機不容虛設從成反覆宜正書爲表以結殷勤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如其不從可遣縛與之若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事濟爲功況君侯累葉載德襲祖初著名於晉朝今值建榮勤使功業相繼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膺乘丕自以力能遣之乃改書而遣逵等幷遣濟南毛嘏毛鮮等分房爲任於晉堅遣楊壁郝稚徵成士王嘉于到歇山既至堅每日召嘉與道安於外殿勤靖諮問之慕容暐入見東堂稽首謝曰第沖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懇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暐出嘉曰權慮作遽降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屋不果出初暐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守甚嚴謀慮之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暐乃密結鮮卑之衆謀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衆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雜胡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實與其妹別妹爲左將軍賈衡小妻聞以告衡請留其兄衡詣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誅暐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及婦女皆殺之慕容垂復圍鄴城無逵既至朝廷裹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師逵固陳丕忠誠無貳幷宣楊膺之意乃遣劉牢之等率衆二萬水陸運漕救鄴時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鑄而吐肉以飴妻子慕容沖僭稱皇號于阿房改年更始堅與沖戰各有勝負常爲沖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邃左中郎將鄧羌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興等數十人皮冒矛而擊沖軍沖軍潰堅獲免嘉其忠勇並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錦袍內侯沖又遣其尚書令高蓋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于南城左將軍賈秭前樂將軍李辯等率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沖于城西逼

奔至于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爲沖所獲乃擊金以止軍是時劉牢之至枋頭征東參軍徐義宦人孟豐告苻丕楊膺姜讓等謀反丕收膺讓戮之牢之以丕自相屠戮盤桓不進符暉屢爲沖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衆屢爲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爲暉憤悉自殺關中保壁三千餘所推平遠將軍馮翊趙敖爲統主相率結盟遣兵糧助堅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沖爭麥戰于驪山爲沖所敗池死之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沖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怒悉坑之定果勇善戰沖深憚之遂穿馬埒以自固對牢之至鄴幕容垂北如新城鄴中饑甚丕率鄴城之衆就晉戰于枋頭牢之入屯鄴城幕容垂軍人飢甚多奔山中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謠曰幽州鼓生當滅若不滅百姓絕鼓垂之本名與丕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絕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將降之郡人遮西太守馮翊雷令馮羽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臣子之於君父盡心竭力誓死而後已豈宜貳哉輔大悅於是憑城固守萇爲土山地道輔亦爲之或戰山崩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萇將入覺之引衆而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計至是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萇遣吏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雠忠臣乎卿但率見衆男女還長安吾須此城置鎮輔以爲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男女無遺初石季龍末清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浚後仕堅爲尚書郎自表父雠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棄鄴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舍墓深以爲慚故相率距萇以立忠義時有暴鳥數萬翔鳴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鬬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沖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衆危逼渴坤諸堡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誠是忠臣赴難之義當今艱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顯禍極災返善保誠順爲國自愛言訖厲甲踰牆師期不可使衰無成相隨歔欷口三輔人爲沖所略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爲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運圮喪殆無容於國空使請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精兵若歌利器如霜而蝦於烏合疲餓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恩之衆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爲國若上天有靈單銳或冀一殲沒無遺恨矣堅遣騎七百應之而沖營放火者爲風發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一二堅深痛之身爲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鑄汝先父勿爲妖形歔欷流涕悲不自勝衆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沖尋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爲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嚴精勇勁馮翊諸縣之衆衆咸曰與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二每夜有人屬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旦尋而不見人跡城中有書曰古苻傳寶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導予今留汝統戎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應收兵還權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是遣衛將軍楊定擊沖于城西爲沖所禽堅痛憶付宏以後事將中山公晫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赦長安宏尋將母妻宋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寮逃散幕容沖入據長安纔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舉煙于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諺曰欲得必存當舉煙又爲謠曰長轅馬轅舉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秦人呼鮮卑爲白虜幕容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堅之分氐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授書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翻父是雠絞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相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餓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於別室萇求傳國璽於堅曰萇次虜符歷可以爲惠堅順目叱之曰小羌乃敢于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國璽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逆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說堅求爲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堅既不許萇以禪代爲而求死萇乃縊堅于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晫及張夫人並自殺是歲太元十年也宏之奔

也歸其南秦州刺史楊璧于下辯璧距之乃奔武都氐豪强熙假道歸順朝廷處宏于江州宏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為涼州刺史義熙初以謀叛被誅初堅彊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閒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佛寺咸應謠言矣丕僭號偽追謚堅曰世祖宣昭皇帝

##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為業嘗貨畚于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瓌姿儁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少遊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為功曹遁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為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彊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翦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尙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姦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為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受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儁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驅馳之役敷宣皇威展筋骨之效故僶俛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命於濟時俟太平於今日今聖德格于皇天威靈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鷹犬微勤未忍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輒以悉停督任弗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讜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士之際顛覆厥德朕奇卿於暫見擬卿為臥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傅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外蕩群凶天下向定彝倫始敘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職王叔昧寵政替身亡斯則成敗之殷監為臣之炯戒惟鼎宰崇重參路泰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為公貽笑孫后千秋

一言致相劒奴喝之臣何膚猶而應斯舉不但取嗤鄰邊實令爲虜輕秦昔東野巂馭顓孑知其將弊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臣之謗臣蒙覆燾之恩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幾之務事無巨細莫不諮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實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救恤之猛牢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實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救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敘於是兵彊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幾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勑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麻恩流寓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恩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卿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嚴攝其令行禁整事無流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簡於善惡尤分徼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暮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幷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讎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敘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祕器帛三千匹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諡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苻融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英姿度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吾兒箕山之操乃止苻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冠便有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爲朝野所屬堅僭號拜侍中尋除中軍將軍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閱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嘗著浮圖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兼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銓綜內外刑政脩理遒才理滯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斷獄姦無所容故爲堅所委任後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婁家是夜婁爲賊所殺婁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婁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瀰右黑而燥瀰而心怦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婁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婁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乘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瀰濕水也左水右馬濡字也兩日昌字也其濡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反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執是乃具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詰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罹皆歎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驛與融議之性至孝初居冀州遣使參問其母動止或日有再三堅以爲煩月斷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使慰喻不許久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俄轉司徒融苦讓不受融爲將善謀略好拔擢士類方征伐必有殊功堅既有意荊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敢且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綴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遵變通大運割裡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爲中國之所幷

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倘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貽誤之言採納貢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裏皆我之讎敵恩閑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遂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裏之叛堅悼恨彌深

荷朗

荷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書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爲方伯有若素士耽翫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俊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聞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慢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饌請之朝士盈坐並机褥壺席朗每事欲跨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爲不及之遠也又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鮮食訖問曰關中之味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恆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遽釐之差時人咸以爲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王忱將爲荆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爲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壹爲處東市嘯此百年期遠同巢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符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晉書卷一百十四



荷堅載記下以十具牛爲田〇風俗通北俗三牛爲一具以荷一犁

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鉅率屬漢之衆來赴難〇十六國春秋鉅作虬屬作獨

將軍顏肱襲次于河北〇綱目作顏肱劉襲軍于河北下文云襲等進攻黎陽則此脫去劉字也

遂穿馬塔以自固〇塔監本譌陷音義塔與坎同今改正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五

苻丕 苻登 宗肜 徐嵩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言將略甚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融爲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丕爲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堅之死也丕復入鄴城將收兵趣魏西趨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沖頻爲垂將平規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龍薊城宮室率衆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滏口驃騎張蚝幷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堅死問舉哀于晉陽三軍縞素王永留苻沖守壺關率騎一萬會丕勸稱尊號丕從之乃以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于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安置百官以張蚝爲侍中司空封上黨郡公王永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進封清河公王騰爲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陽平郡公苻沖爲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西平王俱石子爲衛將軍濮陽公楊輔爲尚書右僕射濟陽公王亮爲護軍將軍彭城公強益耳梁暢爲侍中徐義爲吏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是時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距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自然授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此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真此機也熙弗從冀水令鍵爲張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沖寇逼京師丁零翟斌扇動洛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己今呂光回師將軍何以抗也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絕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銳鋒若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於今行唐公洛上之從第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者莫若奉爲盟主以撫衆望推忠義以總率羣豪則光無異心也實其精銳東募毛興連王統楊壁集四州之衆播凶逆於諸夏宰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洛于西海以子胤爲虜揚將軍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教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胤及光戰于安彌爲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會威會洪池已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爲光所殺堅尚書令魏昌公苻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以中山太守王兗爲平東將軍平州刺史阜城侯苻定爲征東將軍冀州牧高城侯苻紹爲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侯苻暢爲征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苻亮爲鎮北大將軍督幽幷二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暢亮先據常山慕容垂之圍鄴城也並降于垂聞丕稱尊號遣使謝罪王兗固守博陵與垂相持左將軍賈秭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衛將軍楊定並據隴右遣使招丕請討姚萇丕大悅以定爲驃騎大將軍雍州牧衛爲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統鎮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璧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於是王永宣檄州郡曰大行皇帝棄背萬國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荊南威振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兗夏仁澤光于宇宙德擊仲于下武永與司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衛哀即事栖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恥慕容垂爲封豕于關東泓沖雛凶于京邑毒螫與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姚萇我之牧士乘釁滔天親行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豫潭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厚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勳舊豈忍捨破國之讎聲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飛龍九五實協天心靈祥休瑞史不絕書投戈效義之士三十餘萬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爲前軍師司空張蚝爲中軍都督武將猛士風烈雷厲志殄元兇義無他顧永謹奉衆與恭行天罰君臣始終之義在三志貊之誠勠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先是慕容暐攻王兗于博陵至是糧竭矢盡

郡功曹張猗踰城來降麟兗臨城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秦厲賊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之甚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爲世大戮身滅未幾卿復躡之卿兄爲吾吏親尋干戈競爲戎首爲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何取卿一切之功卿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云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門卿母在城不能顧之何忠義之可望惡不絕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卿去老母如脫屣吾復何論哉既而城陷兗及固安侯苻鑒並爲麟所殺丕復以王永爲司徒錄尚書事徐義爲尚書令加右光祿大夫初王廣還自成都也奔其兄秦州刺史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牧毛興于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衛平率其宗人千七百夜襲廣軍大敗之王統復遣兵助廣興於是晏城固守既而襲王廣敗之廣亡奔秦州爲隴西鮮卑匹蘭所執送詣姚萇興既敗王廣謀伐王統平上邽枹罕諸氏皆瞥於兵草而疲不堪命乃殺興推衛平爲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刁雲殺慕容忠乃推慕容永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于垂征東苻定鎮東苻紹征北苻謨鎮北苻亮皆降于慕容垂丕又進王永爲左丞相苻纂爲大司馬張蚝爲太尉王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義爲司空苻沖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司俱石子爲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官皆如故永又檄州郡曰昔夏有窮夷之難少康起滅王莽毒殺平帝世祖重光漢道百六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胡猾夏先帝晏駕賊庭京師鞠爲戎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天未亡秦社稷有奉主上聖德恢弘道侔光武所在宅心天人歸屬必當隆中興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萇殘虐慕容垂凶暴所過滅戶夷烟毀發丘墓毒偏存亡痛壑幽顯難貲中之審於九州赤眉之暴于四海方之未爲甚也今秦秋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守盡主鄉豪或勠力國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敷扶風馬郎建中嵩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應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實衡爲首尾擊萇平涼太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鮮卑沒弈干率都督王胡眞叱據羌中郎將梁苟奴等與萇左將軍姚方成鎮遠強弩戰于豫丘谷大敗之枹罕諸氏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彊遲日不決氐有唉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沈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爲人害諸軍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爲諸軍決之衆以爲然於是大饗諸將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衛公朽邁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軍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劍擬秋將斬貳己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爲盟遣使於丕請命丕以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郡督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爲右丞相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成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王統以衆州降姚萇幕容永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還東丕弗許遣王永及苻纂攻之以俱石子爲前鋒都督與幕容永戰于襄陵王永大敗永及石子皆死之初苻纂之奔丕也部下壯士三千餘人丕猜而忌之及永之敗懼爲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敗之斬丕首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于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於苻宏徐義爲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囚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爲洛陽令苻纂及弟師奴率丕餘衆數萬奔據杏城苻登稱尊號僞諡丕爲哀平皇帝丕之臣佐皆沒幕容永永乃進據上黨之長子偕稱大號改元曰中興丕在位二年而敗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健之世爲太尉司馬隴東太守建節將軍後爲苻生所殺堅即僞位追贈右將軍涼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毛興之鎮上邽以爲長史登少而雄勇有壯氣雖險不脩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拜殿上將軍稍遷羽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毛興同成言於興請以登爲司馬常在營部登度量不羣好爲奇略同成常謂之曰汝闊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千時將爲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譖耳自是可止汝後得還自可專意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爲疾

登而抑敝之登乃屏迹不妄交游與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析理中與內服雖然敬憚而不能委任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衆伐毛興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矜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換撫司馬事登既代衛平遂專統征伐是時歲旱衆飢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飢士衆從之噉死人肉飢飽健能鬬姚萇聞之愈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爲苻登所食盡碩德於是下隴奔萇及丕敗丕倘書寢遺舉丕子渤海王懿濟北王和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丕死問於是爲丕發喪行服三軍縞素登請立懿爲主衆咸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三虜跨僭寇掠殷彊財狼梟獍掣目而是自古厄運之極莫甚於斯大王提劍西州鳳翔秦隴偏師聲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龍驤武奮採拔舊京以社稷宗廟爲先不可顧曹臧吳札一介徵節以失圖運之機不建中興之業也登於是以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初立堅神主于軍中戲以貙鞣羽葆青蓋車建黃旗武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將戰必告凡欲所爲皆主而後行雄甲裹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也今合義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以資贍即日星言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爲期庶上報皇帝睠寃下雪臣子大恥惟帝之靈降監厥誠因歆散流潛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鉼鏤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矟鉤刃爲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堅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險築堡以自固而受姚萇官爵及萇之審堅嵩等以王禮葬堅于二堡之間至是各率衆降登拜嵩鎮軍將軍雍州刺史空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禮又僭立其妻毛氏爲皇后弟懿爲皇太弟遣使拜符纂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師奴爲撫軍大將軍幷州牧期方公纂惡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篡乎秦吳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爲仇敵願大王遠躡光武推聖公之義集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於是二縣虜帥彭沛毅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並應之有衆十餘萬纂遣師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生大黑等逆戰大敗之斬首五千八百登以寶衛爲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楊定爲大將軍益州牧楊璧爲司空梁州牧苻纂敗姚碩德于堙陽姚萇自陰密距纂纂退屯敷陵寶衛攻萇所拜雍二城皆之斬其將軍姚元平張略等又與萇戰于妍東爲萇所敗登次于瓜亭萇攻彭沛毅堡陷之沛毅奔杏城萇遲陰密登征虜馮翊太守嗣慎率衆二萬自頻陽入于和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師奴勸其兄纂稱制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爲秦公嗣慎絕之皆爲姚萇所敗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有餘萬姚萇遣其將軍姚方成攻陷徐嵩堡嵩被殺悉坑戎士登率衆下隴入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飢收蓋以供兵士立其子榮爲皇太子弁爲南安王尚爲北海王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單于胡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退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請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萇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層要路距擊不遂而沒萇勑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復讎臣爲兄報恥於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爲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爲陛下立神象可歸休於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師攻萇既而升樓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象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何爲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利軍中夢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以送登登將軍實洛實于等謀反發覺出奔于萇登進討彭池不剋攻彌姐眷及繁川諸堡皆剋之萇連戰屢敗乃遣其中軍姚榮鎮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榮于安丘俘斬二萬五千進攻萇將吳忠麻匡于平涼剋之以徇眷苻碩原爲前鋒將軍滅羌校尉戍平涼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萇率騎三萬夜襲大界

營陷之殺登妻毛氏及其子弁徙擒名將數十人雕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登收合餘兵退據胡空堡遣使齎書加寶衛大司馬驃騎將軍前鋒大都督都督隴東諸軍事楊定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楊璧大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遣衛率兵衆爲先驅自繁川趣長安登率衆從新平逕據新豐之千戶固使定率隴上諸軍爲其後繼璧留守仇池又命其幷州刺史楊政冀州刺史楊權率所統大會長安冀遣其將軍王破虜略地秦州楊定及破虜戰於清水之格奴坂大敗之登攻張龍世于鳥泉堡姚萇救之登引退萇密遣其將任雋宗度詐爲內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爲然曾惡地軛謂登曰姚萇多計略善御人必爲姦變願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詣登也謂諸將曰此羌多姦智今其詣登事必無成登閉萇縣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曾征東其殆聖乎微此公朕幾爲豎子所誤萇攻陷新羅堡裒扶風太守齊益男奔登登將軍路柴強武等並以衆降於萇登攻萇將張業生于隴東萇殺之不剋而退登將軍魏揭飛攻姚當成于杏城爲萇所殺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胤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廣隸痛結幽泉山陵無松隧之兆豐主無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寧之辛何以喻之姚萇鴟梟凶蟲害毒被人神於圖讖歷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聯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手于忠節凡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投乎衆咸然之唯鄭縣人荀曜不從衆衆數千應姚萇登以質爲東平將軍馮翊太守質遣部將伐曜大敗而歸質乃東引楊權以爲聲援又與曜戰于鄭東爲曜所敗遂歸于萇萇以爲將軍質衆皆潰散登自雍攻萇將金洫于范氏堡剋之遂渡渭水攻萇京兆太守尹茹于段氏堡不剋遂據曲牢荀曜有衆一萬據逵方堡密應登登去曲牢繫川次于馬頭原萇率騎來距大戰敗之斬其尚書吳忠進攻新平萇率衆救之登引退復攻安定爲萇所敗據路承堡是時萇疾病見符堅爲巢登聞之秣馬厲兵告堅神主曰曾孫登自受任執戈幾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祐聿鑒垂矜所在必剋賊旅冰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疢于逆羌以形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隙龔順行天誅挺復梓宮謝罪清廟於是大赦境內百寮進位二等與萇將姚萇爭豪于清水累爲萇所敗遂還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疾小瘳率衆距登登去營逆萇萇遣其將姚熙陛別攻登營登懼退還萇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遣雍以資衛爲右丞相導而衛叛自稱秦王建年號登攻之于野人堡衛請救於姚萇萇遣其太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還赴胡空堡衛遂與萇連和至是萇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衆而東攻層各姚奴帛蒲二堡剋之自甘泉向關中與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趣慶橋與將尹雄據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衆渴死者十二三與雄大戰爲雄所敗其夜衆潰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其弟司徒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廣崇聞登敗出奔衆散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與率衆攻之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于山南爲興所敗登被殺在位九年時年五十二崇奔于湟中僭稱尊號改元延初僞諡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崇爲乾歸所逐崇定皆死始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爲冠族泮少時游俠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爲冠軍記室參軍天錫即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錄事執法御掾州府肅然郡縣改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爲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與戎校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苻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別駕呂光既剋姑臧泮圖郡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既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業照無狀絕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圖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邪寧君何畀而將軍審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讎豈如逆氐彭濟蜜風反叛主滅

臣死禮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色不變第妻有儁才仕張天錫爲執法中郎冗從右監苻堅世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苻堅時舉賢良爲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託路絕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爲長吏故當爾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壘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死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內外位爲列將無犬馬識養之誠首爲大逆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方成怒三斬嵩漆其首爲便器登哭之哀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忠武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鼉黿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瞻烏之靡定苻洪擅瞻隴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蠆毒未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巖險總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森雄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稟自率由覩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虎之朝飢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克翦姦回纂承僞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苻融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以忠勇恢威略俊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栖鸞以成頌因以功侔曩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己夸世復諫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歔三正之未叶恥五運之猶乖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穴駐蹕疑山號爵以侯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野之強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渠候隙狡寇伺間步搖啓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於他族身首聲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謬哉苻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苻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贊曰洪惟壯勇威稜氐種健摛世資遂雄關隴長生昏虐敗不旋踵永固禎祥肇自龍驤垂旒負扆竊帝圖王忠生縱敵亂起矜強丕登僭假淪胥以亡

晉書卷一百十五

符丕載記謀伐王統平上邽○平十六國春秋作于
扶風馬郎○郎十六國春秋作期
符登載記拜殿上將軍○上十六國春秋作中

晉書卷一百十五考證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六

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于南安之赤亭那玄孫柯迴爲魏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爲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隴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于隴上及石季龍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污先叛宜徙隴上豪強虛其心腹以實畿甸季龍納之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殊約勒既死季龍執權恩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傑于關東弋仲率步衆數萬遷于清河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季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強正而不之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季龍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城左尉季龍寵姬之弟也曾擾其部弋仲執尉數以迫脅之狀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諫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類也季龍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步衆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兒死來慰邪乃至于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禁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恩歸之心共爲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羌請效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且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於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鐙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不於是貫鉀蹄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以功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次于滹橋石祗僭號于襄國以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祗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爲尚書郎豺敗復歸威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爲參軍其寬恕如此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時年七十三子襄之入關也爲苻生所敗弋仲之柩爲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于天水冀縣其僭位追謚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

姚襄

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請爲嗣弋仲弗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乃授之以兵石祗僭號以襄爲使持節驃騎將軍護烏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即丘縣公弋仲死襄祕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于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于碻磝津以太原王亮爲長史天水尹赤爲司馬略陽伏子成爲左部帥南安敘歧爲右部帥略陽王熙那爲前部帥強白爲後部帥太原薛讚略陽權翼爲參軍南至滎陽始發喪行服與高昌李歷戰于麻田馬中流矢死賴其弟萇以免晉處襄于譙城遣五弟爲任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春尚命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敘便若平生

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于南夏中軍將軍楊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因襄諸弟頻遣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軍魏憕率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憕而幷其衆浩愈惡之乃使將軍劉啓守譙還襄于梁國蠲臺表授梁國內史襲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於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強終爲難保校兵練衆將懼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蠲復如淮南浩遣劉啓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瀰淮屯于盱眙招掠流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幷自陳謝流人郭敬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內史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爲中軍將軍鎮江備守襄將佐部衆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軌北引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攻外黃爲晉邊將所敗襄收散卒而勸撫恤之於是復振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自許遂攻洛陽踰月不剋其長史王亮諫襄曰公英略蓋天下士衆思效力命不可損威勞衆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戰于伊水北爲溫所敗率麾下數千騎奔于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溫軍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襄尋徙北屈將圖關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輔國姚蘭略地鄜城使其兄益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地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戶苻生遣其將苻飛拒戰蘭敗爲飛所執襄率衆西引生又遣苻堅鄧羌等要之襄將戰沙門曇邃固諫襄宜厲兵收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俱立蓋天不棄德以濟黎元吾計決矣會羌師來逼襄怒遂長驅而進戰于三原襄敗爲堅所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苻生以公禮葬之襄僭號追謚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爲東城侯

## 姚萇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率不修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之寇洛陽也夢萇服衮衣升御坐諸曾長皆侍立且謂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恆或能大起吾族襄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僅免及襄死萇率諸弟降于苻生苻堅以萇爲揚武將軍歷左衛將軍龐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太守寧幽兗三州刺史復爲揚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爲堅將累有大功初萇隨楊安伐蜀嘗晝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右咸異之及苻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實衛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堅既敗于淮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爲司馬爲泓所敗叡死之萇遣龍驤長史趙都諸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于渭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五萬餘家咸推萇爲盟主萇將距之天水尹緯說萇曰今百六之數既臻秦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傑駿馳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羣望不可坐觀沈溺而不拯救之萇乃從緯謀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內年號白雀稱制行事以天水尹詳南安龐演爲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尹緯爲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龐魏任謙爲從事中郎姜訓閻遵爲掾屬王據焦世蔣秀尹延年牛雙張乾爲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尹嘏梁騫趙曜狄廣党韜等爲帥時慕容沖與苻堅相攻衆甚威萇將西上恐沖邀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爲質於沖進屯北地北地屬兵積累以觀時變苻堅先徙晉人李辯等數千戶于敷陸至是降于萇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戶堅率衆將攻之不能剋

萇聞慕容沖攻長安讓進趨之計羣下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晉欲移兵擾北廣收貢實須秦弊燕凋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十莊得貳之義也堅軍期將軍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貳縣要破之方單馬奔免其司馬田晃率衆降萇萇遣諸將攻新平剋之因略地至安定檄北諸城盡降之時苻堅爲慕容沖所逼走入五將山沖入長安堅司隸校尉權翼倘書趙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祿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文武數百人奔于萇萇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堅長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沖遣其車騎大將軍高盖率衆五萬來伐戰于新平南大破之盖率麾下數千人來降拜散騎常侍沖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虛雍水郝奴稱帝于長安渭北盩厔之扶風王騰有衆數千保據馬鬼奴遣弟多攻騰長伐騰破之騰走漢中執多而進攻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萇僭即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立妻毛氏爲皇后子興爲皇太子置百官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以弟征虜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萇如安定擊平涼胡金熙鮮卑沒奕于大破之遂如秦州與苻堅秦州刺史王統相持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萇者二萬餘戶統懼乃降因變將士于上邽南安人古成詵進曰臣州人殷地險獪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于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萇善之權爲倘書郎拜弟碩德都督鼈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萇還安定修偉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之士有豪介之譽者皆顯異之萇復如秦州爲苻登所敗師在登傳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距登渴坍太守鄧羲與苻師奴離貳幕容永攻之羲遣使請救萇將赴救倘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等言於萇曰苻登近在瓜事陛下未宜輕棄萇曰登還重少決每失時機閒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閒足可剋此三豎吾事必矣遂師次于瀍源師奴率衆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衆又擒鄧羲收其士馬萇乃捐苻堅尸檢撫無數裸剝衣裳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幕容永征西將軍王宜率衆降萇初關西雄傑以苻氏既終萇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萇既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爲登所敗遠近咸懷去就之計唯征虜薛難冠軍徐洛生輔國劉郭皇冠威彌姐婁觸龍羲趙惡地鎮北梁國兒等守忠不貳並留子弟守營供繼軍糧身將精卒隨萇征伐時諸營既多故號萇軍爲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時天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沒皆有褒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教煙榮盧曜請刺苻登萇曰卿以身殉難將爲誰乎曜曰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龍西辛遵仰託萇遵之事發爲登所殺萇以遵爲驃騎都尉登進遵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於是留其倘書令姚旻守安定夜襲登輜重于大界剋之諸將或欲因登驟亂欲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萇以安定地狹且逼苻登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立社稷于長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爲中大夫歲賜牛酒尹緯姚旻謂古成詵曰苻登窮寇歷年未滅姦雄騁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詵曰主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氐賊不滅乎緯曰登窮寇未滅姦雄所在扇合吾等寧無懼乎詵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苻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滿足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不足爲憂苻登藉烏合犬羊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然後剋定大業昔漢魏之興也皆十有餘年乃能一同於海內五六年閒未爲久也主上神略內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下耳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天機如其機業不成者詵請腰斬以謝明公緯言之於萇萇大悅賜詵爵關內侯雷惡地率衆降萇拜爲鎮東將軍魏福飛自稱大將軍衡天王率氐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成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讓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福飛萇曰登非可率珍吾城亦非登所能率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兩引福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

冀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冀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絕冀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軍下怪而問之冀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冀兵少盛衆來攻冀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冀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諸降冀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爲一時之傑數數諸雄如吾之徒皆靡跨據一方獸嘯千里邁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慮不可干以非義撫北諸豪皆敬憚之冀命其將當城於管處一檀孔中藏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管所至小已廣之矣冀曰少來鬬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起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貳城胡曹寅王連獻馬三千匹以寅爲鎮北將軍幷州刺史連鎮遠將軍金城太守冀性簡率羣下有過或面加馬辱太常權翼言於冀曰陛下弘遠自任不修小節褐御羣雄包羅傷異乘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冀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關讎言安知過也南羌費鳥率戶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冀下書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吏亡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振給長育之鎮東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冀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遁賊者必有由也冀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登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登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千廊登將金槌以新平降冀冀輕將數百騎入槌管羣下諫之冀曰槌既去苻登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誠委質吾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羣氐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冀如陰密攻登勒其太子興曰苟曜好森羅將爲國害聞吾遠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苟曜果見興於長安興遣尹緯譖而誅之冀大敗奮于安定東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冀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豈而長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豈慮而進前無橫陣二也談古知今讀論遺籍駕馭英雄收羅儁異三也董率大衆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領任羣賢者正謀算略中一片耳羣臣咸稱萬歲冀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擢才擢敘苻登聚騎將軍汲奕子率戶六千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冀衰疾遣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其太子興諸行營征南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衰疾王統苻胤等皆有部曲終爲人害宜盡除之興於是誅苻胤王統王廣徐成毛盛乃赴召興至冀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並爲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冀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苻登與寶衝相持冀嬖擧之尹緯言於冀曰太子純厚之稱著於遐邇將領英略未爲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閑關之原冀從之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捨之無不剋矣比至胡空堡衝國自解登閉與向胡空堡引還與因靜平涼大獲而歸咸如冀策使與遣鎮長安冀下書除妖諱之言及忝穢有相劾舉者皆以其罪罪之晉平遠將軍讓氐校尉楊佛嵩率胡羯三千餘戶降于冀晉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崇赴救大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爲鎮東將軍冀如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與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冀懼走入宮宮人迎冀則鬼祟中冀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瘡而驚悸遂患陰腫晉刺之出血如夢冀遂狂言或稱臣冀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顧不枉臣至長安召太尉姚昇尚書左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尚書狄伯支等入受遺輔政冀謂興曰有殺此諸人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矣以大元十八年死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僞諡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墓稱原陵

晉書卷一百十六

晉書卷一百十六考證

姚弋仲載記弋仲率步衆數萬遷於清河〇十六國春秋此句下有之踵三字

姚萇載記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羣賢者正鵠算略中一片耳〇正鵠算略中一片耳綱目作正鵠算略中有片長

晉書卷一百十六考證

唐　太宗　文皇帝　御撰

載記第十七

姚興上

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苻堅時爲太子舍人萇之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萇萇立爲皇太子萇出征討常留統後事及鎮長安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之萇死興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第崇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強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追二哀之蹤授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與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率衆伐苻登咸陽太守劉忌奴據避世堡以叛興襲忌奴擒之苻登自六陌向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距登登衆甚盛興慮詳不能遏乃自將精騎以迴登遣尹緯領步卒赴詳緯用詳計據廢橋以抗登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爲此也苻登窮寇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退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衆殄逆豎大事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登衆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登奔雍興乃發喪行服太元十九年僭即帝位于槐里大赦境內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先是苻登使弟廣守雍子崇屯胡空堡聞登敗各棄守走登無所投據遂奔平涼率其餘衆入馬毛山興自安定如逕陽與登戰于山南斬登散其部衆歸復農業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分大營戶爲四軍四軍以領之安南強熙鎮遠楊多叛推寶衝爲盟主所在擾亂興率諸將討之軍次武功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衝第彰武與衝離貳衝奔強熙熙閉與將至率戶二千奔秦州寶衝走汧川妍川氐仇高執送之衝從第統率其衆降于興封征虜緒爲晉王征西碩德爲龍西王征南靖等及功臣尹緯魯難楊佛嵩等並爲公侯其餘封爵各有差鮮卑薛勃於貳城爲魏軍所伐遣使請救使姚榮赴救魏師既還薛勃復叛榮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興追尊其庶母狄氏爲皇太后配饗太廟楊盛保仇池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詛諸率戶三萬叛乞伏乾歸降于興興處之于成紀拜使持節鎮西將軍平襄公姚碩德討平涼胡金豹于洛城覘之初上邽姜乳據本縣以叛自稱秦州刺史碩德進討之乳率衆降以碩德爲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徹乳爲尚書強熙及略陽豪族權于城率衆三萬圍上邽碩德擊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歸晉碩德西討于城于城降興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慕容永既爲慕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興遣姚緒討之恭等依河距守緒不得濟鎮東薛強先據楊氏壁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定新戶六千餘蒲坂興母虵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讓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興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事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覽哉其一依嵩議鮮卑薛勃叛奔嶺北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姚詳於金城遣姚榮尹緯討之勃自三交趣金城崇列營擒之而租運不繼三軍大飢緯言於榮曰輔國彌姐高地建節杜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運積留令三軍乏絕宜明賞刑書以懲不肅遂斬之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餘萬興率步騎二萬親討之勃懼棄其衆奔于高平公沒奕于于執而送之泫氏男姚買得欲因興葬母虵氏殺興會有告之者興未之信遣李嵩詐往買得具以告嵩嵩還以聞興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與興下書禁百姓造錦繡及淫祀興率衆親攻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遵皆降于興遵如陝城進寇上洛陷之遣姚榮寇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榮攻之不剋乃陷柏谷徙流人西河嚴彥河東裴岐韓襲等二萬餘戶而還興下書令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親爲之立後武都氐屠飛啖鐵等殺龍東太守姚邇略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興遣姚紹等討之斬飛鐵遣狄伯支迎流人曾會牛

壽萬餘戶于漢中與留心政事包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與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俊進多赴之請業與勳尉曰諸生諮訪道藝修己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始事黃門侍郎古成詵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雅正參管機密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與遠將鎮東楊佛嵩攻陷洛陽班命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爲奴婢者悉免爲良人與以日月薄蝕災眚屢見降號稱王下書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陳一等於是其太尉趙王倫等五十三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勳格皇天功牓四海威靈振於殊域聲教暨于遐方雖成湯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業未足比喻方當廓靖江吳告成中岳豈宜遏垂沖損違皇天之眷命乎與曰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沖未居榮極況朕寡昧安可以處之哉乃遣吏告于社稷宗廟大赦改元弘始賜孤獨鰥寡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彰皆以贓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洛陽既陷自淮漢已北諸城多請降送任與下書聽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姚緒姚碩德以與降號固讓王爵與弗許京兆韋華譙郡夏侯劢始平鹿嘯等率襄陽流人一萬叛晉奔于與與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遷承平已久今政化風俗何如華曰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刑綱陵夷風俗奢宕自桓溫謝安已後未見寬猛之中與大悅拜華中書令與如河東時姚緒鎮河東與待以家人之禮下書封其先朝舊臣姚讜碭趙惡地王平馬萬戴黃世等子爲五等子男命百僚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兵部郎金城邊熙上陳軍令煩苛宜遵簡約與覽而善之乃依孫吳善衆之法以損益之與立律學于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決者轍之廷尉與常臨諸議堂聽決疑獄于時號無冤滯姚緒姚碩德固讓王爵許之緒碩德威權日盛與恐森佞小人沮戚之乃閉清正君子爲之輔佐與以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奉白下書褒美增撫邑一百戶賜超爵關內侯佩等進位一級使碩德率龍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與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與進如槐罕班賜王公已下偏于卒伍與之西也沒奕于密欲乘虛襲安定長史皇甫序切諫乃止于自恨失言陰欲殺序乞伏乾歸以窮蹙來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之與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種場蝮要之所皆聽奔赴及菅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爲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遣晉將軍劉萬等二百三十七人歸于建鄴魏人襲沒奕于于棄其部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勃勃奔于秦州魏軍進次瓦亭長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魏平陽太守貳塵入侵河東與於是據兵蒲武大閱于城西幹勇壯異者召入殿中引見羣臣于東堂大議伐魏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與不從司隸姚顯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行可使諸將分討授以廟勝之策與曰王者正以廊土靖亂爲務吾焉得而辭之與立其子泓爲皇太子大赦境內賜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魏姚碩德姚穆率步騎六萬伐呂隆平等軍次河東與遣其光遠將軍姚立節雷星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嶺北突騎自和寧赴援越騎校尉唐方積弩姚興國率關中勁卒爲平後繼姚緒統河東見兵爲前軍節度姚紹率洛東之兵姚詳率朔方見騎並集平望以會于與使沒奕于權鎮上邽中軍廣陵公敘權鎮洛陽姚顗及尚書令姚晃輔其太子泓入直西宮碩德至姑臧大敗呂隆之衆俘斬一萬隆將呂他等率衆二萬五千以東苑來降先是禿髮利鹿孤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玄盛據敦煌與呂隆相持至是皆遣使降與率戎卒四萬七千自長安赴姚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大至攻平截汾水以守之與至蒲坂憚而不進時碩德攻呂隆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糧積累爲持久之計隆懼遂降碩德軍令齊整秋毫無犯條先賢種儒皆西土

悅之姚平擅竭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率將四萬餘人皆爲魏所擒與下書軍士戰沒者皆厚加褒贈魏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魏乃引還與徙河西豪右萬餘戶于長安晉輔國將軍裴虔之率朔將軍劉壽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貳于桓玄懼而奔與與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辦成大事以不虔之曰玄藉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父遺矣今既握朝權必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爲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廓清吳楚與大悅以虔之爲大司農餘皆有拜授虔之固讓請罷場自效改授假節寧南將軍廣州刺史與立其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弼洗宜醴悟璞質遠裕國兒皆爲公遣其兼大鴻臚梁裘以新平張構爲副拜秃髮傉檀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玄盛安西將軍高昌侯與遣鎮遠趙曜率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王松念率騎助呂隆等守姑臧松念至魏安爲傉檀弟文真所圍衆潰執松念送于傉檀傉檀大怒送松念遣長安歸罪文真深自陳謝與下書錢馬鬼戰時將吏盡擢敘之其堡戶給復二十年與性儉約車馬無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然好游田頗擾農要京兆杜挺以佞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以箴之馮翊相雲作德獵賦以諷焉與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弗能改晉順陽太守彭泉以郡降與與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其荆州刺史趙曜迎之遂寇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萬略地至于梁國而歸又遣其兼散騎常侍席確詣涼州徵呂隆弟超入侍隆遣之呂隆懼禿髮傉檀之逼表請內徙與遣齊難及鎮西姚詰鎮遠乞伏乾歸鎮遠趙曜等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難至姑臧以其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晉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及其宗室僚屬于長安沮渠蒙遜遣弟如子貢其方物王尚經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北部鮮卑莫孤遣使貢馬桓玄遣使來聘請幸恭靖何澹之與留恭靖而遣澹之謂曰桓玄不推計歷運將圖篡逆天未忘晉必將有義舉以吾觀之終當傾覆



卿今馳往必違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初恭靖至長安引見與而不拜與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靖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與怒幽之別室至是恭靖亦踰墻遁歸與遣其將姚碩德姚敘成姚壽都等率衆三萬伐楊盛于仇池壽都等入自宕昌敘成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距成從子城距都都逆擊擒之盡俘其衆楊壽等懼率衆請降碩德遣師晉汝南太守趙策委守奔于與與如遣遏國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與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敏道坦僧肇叡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與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幷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與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于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宮沙門坐禪者恆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使姚碩德及冠軍徐洛生等伐仇池又遣建武趙琬自宕昌而進遣其將敘俱寇漢中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玄衛將軍新安王桓謙臨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謐中書令桓胤將軍何澹之等奔于與劉裕遣大參軍衛凱之諸姚顯請通和顯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晉求南鄉諸郡與許之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與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晉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姚碩德等頻敗楊盛盛懼請降遣子難當及僚佐子弟數十人爲質碩德等引還署盛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益寧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都侯敘俱陷城固徙漢中流人郭陶等三千餘家於關中與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與誄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卑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諮之而後行太史令郭摩言於與曰戊亥之歲當有孤寇起於西北宜慎其鋒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戎馬悠悠會龍頭鮮卑禹丸居不安國朝疲於奔命矣時所在有泉水涌出傳云飲則愈病後多無驗羣有妖人自稱神女戲之乃止與大閱自杜鄴至于羊牧與以姚碩德來朝大赦其境內及碩德歸于秦州與送之及雍乃還禿

若傳檀獻與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與以爲忠於己乃署傳檀爲涼州刺史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興請留尚興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國五年王威不接衡膽棲冰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威靈俯杖良牧惠化忽違天人之心以華土資狄若傳檀才望應代臣豈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貿馬三千匹羊三萬口如所傳實者是爲棄人貴畜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尚書一符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姦胡昔漢武傾天下之資開建河西隔絕諸戎斷匈奴右臂所以終能屠大宛王母寡今陛下方布政玉門流化西域奈何以五郡之地資之獷犹忠誠華族棄之虐虜非但臣州里塗炭懼方爲聖朝旰食之憂興乃遣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喻傳檀會傳檀已至姑臧普以狀先告之傳檀懼脅遣王尚遂入姑臧尚既至長安坐匿呂氏宮人擅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治中張穆主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鄰帶寇讎居泰無垂拱之安運否離傾覆之難自張氏頹基德風絕而莫扇呂數將終梟鴟以之翻翔羣生憂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覽降眷純風遠被刺史王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際輕身率下躬儉節用勞逸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以掃不庭迴天波以蕩氛穢則羣逆冰摧不俟朱陽之曜若秋霜隕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算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易失之幾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既遠役遐方劬勞于外雖效未酬恩而在公無闕自至京師二旬于今出車之命莫逮蕘斐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爲南臺所禁天聽玄鑒聖免囹圄纆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嫠居本家不在尚室年邁姿陋何用送爲邊藩要捍寔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者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勸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且尚之奉國歷事二朝能否效於既往優劣簡在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之翼久沈偽政絕進趣之塗及皇化既沾投竿之心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敢重斷披款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悅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儁興曰有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興曰若爾桓爲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謂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晉之潘陸卽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琅出于崐嶺明珠生于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物興悅赦尚之罪以爲尚書

晉書卷一百十七

姚興載記上京兆韋華馮翊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人○韋華本書安帝紀作韋禮。

狄伯支等卒將四萬餘人皆爲魏所擒○卒閩本作十。

沮渠蒙遜遣弟如子貢其方物○如子一本作孛。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八

姚興下 尹緯

晉義熙二年平北將軍梁州督讚荷宣入漢中興梁州別駕呂營漢中徐逸席謙起兵應宣求救於楊盛盛遣軍臨灌口南梁州刺史王敏退守武興楊盛復遣子晉興以太子濕餘尚書李嘉容超司徒北地王鍾右僕射陽王羨高都公始皆來奔華山郡地涌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赫連勃勃殺高平公沒奕于收其衆以叛先是魏主拓跋珪送馬千匹求婚于興興許之以魏別立后遂絕婚故有榮壁之戰至是復與魏通和魏放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姚夏國庫宦長安皆復其爵位時禿髮傉檀沮渠蒙遜迭相攻擊傉檀遣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念阻河以叛傉檀遣使撫落請桓謙欲令順流東伐劉裕興以問謙謙請行遂許之使中軍姚弼後軍敛成鎮遠乞伏乾歸等率步騎三萬伐傉檀左僕射齊難等率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傉檀恃遠輕敵違逆宜詔蒙遜及李玄盛使自相攻擊待其斃也然後取之此卞莊之舉也興不從勃勃退保河曲弼獨自金城弼部將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聚討勃勃傉檀猶豫未爲嚴防請給輕騎五千捲其城門則山澤之人皆爲晉有孤城獨立坐可剋也弼不從進拔昌松長離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出其兵擊弼弼敗退據西苑興又遣衛大將軍姚顯率騎二萬爲諸軍節度至高平聞弼敗績乘遣赴之撫慰河外率衆而還傉檀遣使人徐宿詣興謝罪齊難爲勃勃所擒興遣平北姚沖征虜狄伯支輔國敛愛鎮東楊佛嵩率騎四萬討勃勃沖次于嶺北欲回師襲長安伯支不從乃止檀其謀潛遣媾殺伯支時王師伐譙縱大敗之縱遣使乞師於興興遣平西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率衆二萬救之王師引還縱遣使拜師仍貢其方物興遣其黨司徒韋華持節策拜縱爲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備物興策一如魏晉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興自平涼如朝那閉沖謀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絕人猶欲隱忍容之敛成泣請興曰沖凶險不仁每恃左右臣常懷不安席願早爲之所興曰沖何能爲也但輕害名將晉欲明其罪於四海乃下書賜沖死葬以庶人之禮晉河間王子國瑤章武王子叔遵來奔興謂之曰劉裕匡復晉室卿等何故來也國瑤等曰裕興不遵之徒削嗣王室宗門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是避之來實非誠歎所以避死耳興嘉之以國瑤爲建義將軍揚州刺史叔遵爲平南將軍兗州刺史賜以甲第興如貳城將討勃勃遣物物遣安遠姚詳及敛愛鎮軍彭白猴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物物騎大至興欲留步軍輕如鬼等來戚懼羣臣圖以爲不可興弗納尚書郎韋宗希旨勸興行謂宗侍御史梁楊越次而進曰韋宗傾險不忠沮敗國計宜先屠斬以謝天下脫車駕勤勞六軍駭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徵詳等興默然右僕射韋華等諫曰若車騎輕動必不戰自潰鬼等亦未必可至惟陛下圖之興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衆兵距戰中壘齊莫統氐兵以繼之文宗與莫皆勇果衆人以死力戰物物乃退留衆兵五千配姚詳守貳城興還長安謙縱遣其侍中譙秉太常楊軌朝於興請大舉以寇江東遣其荊州刺史桓謙梁州刺史譙道福率衆二萬東寇江陵興乃遣前將軍荷林率騎會之據屯支江林屯江津謙江左貴族部曲徧於荊楚晉之將士皆有叛心荊州刺史劉道規大懼舉城固守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襄陽之衆救之道規乃留宗之守江陵率軍逆戰據等舟師大盛衆列步騎以待之大戰支江謙敗績衆輕舸奔就荷林晉人獲而斬之荷林懼而引歸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壅竹山木皆有賦晉臣咸諫以爲天殖品物以養羣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專其利興曰能節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衆富之家吾損有餘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興從朝門游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聽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奈夏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還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聽進位二等乞伏乾歸以衆叛攻陷金城執太守任顗顗厲色責乾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而囚之顗遂不食而死赫連勃勃遣其將胡金基將萬餘騎攻平涼興如貳城因救平涼基衆大潰生擒基勃勃遣兄子提攻陷定陽執北中郎將姚廣都興將曹娥

曹雲王騰佛等各將數千戶避物物內徙與處佛于潼山澤熾雲于陳倉物物來龍右攻白湛堡破之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委守奔秦州物物又收其衆而歸與自安定進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初天水人姜紀呂氏之叛臣阿郁苔詐好鬧人之親戚與子弼有寵於與紀遂傾心附之弼時爲雍州刺史鎮安定與密謀還朝令傾心事常山公顯樹黨左右至是與以弼爲衛書令侍中大將軍既居將相虛襟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宮遂有奪嫡之謀矣與以物物乾歸作亂西北傳檀蒙遣擅兵河右曜咨將帥之臣欲鎮撫二方龍東太守郭播言於與曰嶺北二州鎮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姦略與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恆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毗與曰蛇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爲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鎮晉一方願陛下遠覽前車近悟後轍與不從以其太常棗嵩爲太尉領隴西內史綏誘乾歸政績既美乾歸感而歸之太史令任猶言於與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竟天五百里當有破軍流血乞伏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與以物物之難權宜許之假乾歸及其子熾磐官爵姚詳時鎮杏城爲赫連勃勃所逼權盡委守南奔大蘇物物要之兵散爲物物所執時遣衛大將軍顧迎詳詳敗遂屯杏城因令顧都督安定諸北二鎮事賴川太守姚平都自許昌來朝言於與曰劉裕敢懷奸計屯聚岑陂有擾邊之志宜遣燒之以散其衆謀與曰裕之輕鞅安敢闚吾疆場苟有奸心其在子孫乎召其衛書楊佛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精騎三萬焚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衆以屯城縱輕騎以擾野使淮南諸條兵果俱下足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與大悅時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作亂衆每將妻妾入冦飲酪酒酣升壘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前後征伐屢有大功與以爲鎮北將軍封平與男年八十餘乃死時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與公卿抗表請罪與曰災變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公尊其悉冠履復位仇池公楊盛叛使擾邽山道建威趙瑰率騎五千爲前鋒立節楊伯壽統步卒繼之前將軍姚恢左將軍姚文宗入自鳳陝鎮西秦州刺史姚嵩入羊頭陝右衛胡翼度從陰密出自汧城討盛與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軍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念言於嵩曰先皇神略無方威武冠世冠軍徐洛生猛毅兼人佐命英輔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盛智勇能全直是地勢然也今以趙瑰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衆與瑰相持伯壽晨懼弗進瑰衆寨不敢爲盛所敗與斬伯壽而還嵩乃具陳松念之言與善之乃錄爲其下人所殺子營娥新立軍下咸勸與取之與曰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懷撫因爽伐之非朕本志也以楊佛嵩都督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衆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與謂羣臣曰佛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追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爲不然佛嵩果爲勃勃所執絕亢而死與立昭儀寶氏爲皇后又下書以其故丞相姚緒太宰姚碩德太傅姚旻大司馬姚崇司徒尹緯等二十四人配饗於其廟與以大臣屢喪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與依故事東堂發哀與不從每大臣死皆親臨之姚文宗有寵於姚泓泓弼深疾之經文宗有憾言以待御史廉桃生爲證與怒賜文宗死其後羣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時氐酋竇茂叛與遣後將軍敛成鎮軍彭白狼北中郎將姚洛都討之敛成爲羌所敗其懼諸趙與太守姚穆鎮畢穆欲送殺之成怒奔赫連勃勃與遣姚紹與姚弼率禁衛諸軍鎮撫嶺北遂東侵彌姐羌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劫掠百姓弼收率地送之殺其衆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戶于鄜城弼寵愛方陰所欲施行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尹沖爲給事黃門侍郎廉威爲治書侍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牙彌縫其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東北尹尹昭承間言於與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等理不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奸凶無狀潛有陵奪之志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險無厭之徒莫不歸附其側市巷飆塵皆言陛下欲有廢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

與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遷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滅其威權非但弼有泰山之安宋廟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與默然與疾妖賊李弘反于武原武原氏仇常起兵應弘與與疾討之斬常執弘而還徙常部人五百餘戶于許昌與疾驚其太子泓屯兵于東華門侍疾於諸議堂姚弼潛謀爲亂招集數千人被甲伏於其第撫軍姚紹及侍中任讓右僕射梁喜冠軍姚讚京兆尹尹昭輔國敖曼鬼並與禁兵宿衛于內姚裕遣使告姚懿于蒲坂幷密信諸藩論弼逆狀懿流涕以告將士曰上今疾疢臣子所宜冤屢不豫而廣平公弼擁兵私第不以忠於儲宮正是孤倘義忘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當同孤徇斯舉也將士無不奮怒攘袂曰惟殿下所爲死生不敢貳於是盡赦囚徒散布弗數萬匹以賜其將士建牙誓衆將赴長安鎮東豫州牧姚洸起兵洛陽平西姚萇起兵於雍將以赴泓之難與疾寢朝其羣臣征虜劉羌泣謂與曰陛下疾數旬忝何忽有斯事與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于四海卿等各隊所懷以安社稷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阻兵懷貳自宜實之刑書以明典憲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闕閭之禍全天性之愚與謂梁喜曰卿以爲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與以弼才兼文武未忍致法冤其徇書令以將軍公就第懿等聞與疾寢各罷兵還鎮懿恢及弟敞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與弗許時魏建使聘于與且請婚會平陽太守姚成都來朝與謂之曰卿久處東藩與魏鄰接應悉彼事形今來求婚吾已許之終能分災共患遣相接援以不成都曰魏自柴壁剋捷已來戎甲未曾損失士馬桓桓師旅充盛今修和親兼婚姻之好豈但分災共患而已實亦系安之福也與大悅遣其吏部郎嚴康報聘幷致方物時姚懿姚洸姚宣姚皓來朝使姚裕言於與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與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乘何距之於是引見諮議堂宣洸溥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爲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與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先是大司農竇暹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寵

衰勸與廢立與雖不從亦不以爲責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姦積年謀禍有歲傾陷羣豎爲之羽足豐成逆者取嚆戎翟文武之化刑于寡妻聖朝之亂起自愛子今雖欲舍忍其瑕捨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其可卒邪宜斥散凶徒以絕禍始與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與默然太子詹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宮弼惡之每規陷害周周抗志確然不爲之屈與嘉其守正以周爲中書監與如三原頴謂羣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儁異汝頴多奇士吾應天明命跨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己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威縣魚至於皆效一官行著一善吾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歎卿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曾休倦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實與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業蕭鄧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卿自疑拔不明衆之不至奈何厚誣四海乎羣臣咸悅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據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與遣姚成王司馬圖璠率騎八千赴之弼慢姚宣之駿已遂歸宣於與會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與責丕以無匡輔之益將戮之丕性傾巧因誣宣罪狀與大怒遂收宣于杏城下獄而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言於與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擁彊兵于外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亂者陛下之痛也與弗納赫連勃勃攻杏城與又遣弼救之至冠果而杏城陷與如北地弼次于三橋遣弼及敖曼鬼向新平與還長安姚成王至于南陽司馬休之等爲劉裕所敗引歸休之宗之等遂與譙王文恩新蔡王道賜尋期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軌尋期將軍南陽太守魯範奔于與勃勃遣其將赫連建率衆寇貳縣數千騎入平涼姚恢與建戰于五井平涼太守姚與都爲建所獲建入新平姚弼討之戰于龍尾壁大破之擒建送于長安初勃勃攻彭方于石堡方力戰距守積年不能剋至是聞建敗引歸休之等至長安與謂之曰劉裕柴奉晉帝豈便有關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現邪王德文泣請臣曰劉裕供御主上克厚青深以事勢推之社稷之憂

方未可測與將以休之爲荊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乃以休之爲鎮南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休之將行侍御史應詹言於與曰符命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休之既得湔雪南翔恐非復池中之物可以榮禮不宜放之與曰司馬氏脫如所記留之適足爲患遂遣之楊武安鄉侯康宣驃略白鹿原氏胡數百家奔上洛太守宋林距之商洛人黃金等起義兵以擒宣宣乃率衆歸罪與赦之復其爵位時白虹貫日有術人言於與曰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時與藥動姚弼稱疾不朝集兵於第與聞之怒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應詹孫玄等殺之泓言於與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諭於弟致弼構造是非仰慚天日陛下若以臣爲社稷之憂除臣而國事亦家之福也若乖天性之愿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與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尹昭敘曼鬼於諮議堂密謀收弼時姚紹屯兵雍城馳遣告之數日不決弼黨兇懼與慮其爲變乃收弼囚之中書郎貴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與謂梁喜曰泓天心平和性少猜忌必能容養臺實保全吾子於是皆赦弼黨璽臺令張泉又言於與曰樊戚入東井旬紀而返未踰月復來守心王者惡之宜修仁虛己以答天譴與納之正旦與朝羣臣于太極前殿沙門竇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焉竇僧者莫知其所從來也言事皆有效驗與甚神禮之常與隱士數人預於讌會與如華陰以泓監國入居西宮因疾篤遷長安泓欲出迎其宮臣曰今主上疾篤奸臣在側廣平公等希覬非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出迎則不得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抑情禮以寧宗社泓從之乃拜迎於黃龍門樽下弼黨見與升輿威懷危懼尹沖等先謀欲因泓出迎害之尚書姚沙彌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當奉輿直趣公第宿衛者閉上在此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守乎吾等以廣平公之故陷身逆節今以乘輿南幸自當是仗義之理匪但救廣平之禍足可以申雪前愆沖等不從欲隨輿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輿之存亡疑而不發輿命泓錄尚書事使姚紹胡翼度與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敘曼鬼收弼第中甲杖內之武庫與疾聽篤與妹婿南安長公主問疾不廢與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惜曰上已崩吳宜速決計於是惜與其屬率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敘曼鬼勒兵距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惜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時侍疾于諮議堂遣敘曼鬼率殿中兵登武庫距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惜等既不得進遂燒端門與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與喜躍貫甲赴賊賊衆皷譟和都勒東宮兵自後擊之惜等奔潰挑于驪山惜黨呂隆奔雍尹沖等奔于京師與引紹及讚梁喜尹昭敘曼鬼入內衆受遺輔政義熙十二年與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僞諡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僞陵

## 尹緯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奘氣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勳之際常輟書而歎苻堅以尹赤之降姚萇諸尹皆棄俗不仕緯曉乃爲吏部令史風志秉遠郎皆憚之堅末年秩星見于東井緯知堅將滅喜甚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譏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己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及姚萇奔馬牧緯與尹詳鹿演等扇動羣衆推萇爲盟主遂爲佐命元功萇既敗苻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侍書令史堅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卿士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馮翊段鏗性偏巧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萇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閑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舉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爲不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萇默然乃出鏗爲北地太守萇死緯與姚萇成苻登成與之業皆緯之力也歷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右僕射清河侯緯友人龐西牛壽率漢中流人歸與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二疏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之徒俯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與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

於兎吾識韓信於羈旅以斯爲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貲昔言與閑而謂雄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諛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雄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翦滅符登盪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與大悅及死與甚悼之贈司徒謚曰忠成侯

晉書卷一百十八

晉書卷一百十八考證

姚興載記下弼不從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本書地理志武威郡統縣七有姑臧倉松則昌當作倉

傳檀罷城固守出其兵擊弼○其十六國春秋作奇

遼東侯彌姐率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姐監本訛妲前漢馮奉世傳注姐音紫兎複姓如後秦彌姐率地與彌姐婆觸之類是彌姐其姓率地其名也今改正

晉書卷一百十八考證

唐　太宗　文皇帝　御撰

載記第十九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興每征伐巡游常留總後事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誦尚書王尚黃門郎段章尚書郎窩允文以儒術侍讀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實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壯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黎讚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興之如平涼也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算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綏御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右僕射韋華聞而謂河南太守韋謐曰皇太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于色姚紹每爲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弗以爲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令亦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興既死祕不發喪南陽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爲亂泓皆誅之命其齊公姚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陰謀恢自是懷貳陰聚兵甲焉泓發喪以義熙十二年紹即帝位大赦殊死已下改元永和廬于諒闇堂既葬乃親庶政內外百僚增位一等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便於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初興徙李閏羌三千家於安定尋徙新支至是羌皆覬容率所部叛還遣撫軍姚讚討之容降徙其豪右數百戶于長安餘道還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于泓姚紹討擒之姚宣時鎮李閏未知雍敗遣部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衆既發宣參軍韋宗惡韜好亂說宣曰主上初立威化未著勿勿彌盛便審必深本朝之難未可弭也殿下居維城之任宜深慮之邢望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據之虛心撫禦非但克固維城亦霸王之業也宣乃率戶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宣既南移諸羌據李閏以叛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邢望泓遣姚佛生論宣佛生遂讚成宣計紹數其罪又戮之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贈以爵位永復其家將封宮臣十六人五等子男姚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縣爵於朝所以懲勸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姚紹進曰陛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然後議之乃止秦州定陽二城胡數萬落叛泓入于平陽攻立義姚成都于匈奴堡推匈奴曹弘爲大單于所在殘掠征東姚懿自蒲坂討弘戰于平陽大破之執弘送于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落于雍州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執建節王總遂逼秦州泓遣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追盛及于竹嶺姚讚率龍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至清水嵩爲盛所敗嵩及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郡殷有聲者八山崩舍壞咸以爲不祥及嵩將出羣僚固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遂及於難識者以爲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瞋目厲聲數勃勃殘忍之罪不爲之屈勃勃怒而殺之勃勃既剋陰密進兵侵雍嶺北雜戶悉奔五將山征北姚恢棄安定率戶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儼華韜等率衆距恢恢單騎歸長安立節彌姐成建武裴岐爲儼所殺鎮西姚皛委鎮東走勃勃遂據雍杪掠鄜城姚紹及征虜尹昭鎮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勃勃姚恢以精騎一萬繼之軍次橫水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距之殺鮮卑數千人據安定以降紹進兵攻勃勃勃敗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楊盛遣兄子倦入寇長蛇平陽氏苟渴聚衆千餘據五丈原以叛遣鎮遣姚萬恢武姚難討之爲渴所敗姚謀討渴擒之泓使輔國敏曼鬼前將軍姚光兒討楊倦于陳倉倦奔于散關勃勃遣兄子提南侵池陽車騎姚裕前將軍

彭白狼建義地玄距却之尊而晉太尉劉裕總大軍伐泓次于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滎丘項城將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泓將王荀生以滎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王師遂入頴口所至多降服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破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厲色曰古之王者伐國待士以禮君奈何以不義行師待國士以非禮乎道濟怒殺之姚紹聞王師之至遣長安言於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難敕衛宜遷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橫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無深害也如其不爾晉侵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其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爲鎮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二勃勃終不能棄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於關雍今關中兵馬足距晉師豈可未有憂危先自削損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齊公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欲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擁精兵四萬皷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師至城拒征南姚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以赴之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幷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爲之聲援洸部將趙玄說洸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擒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脫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師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可以坐制其弊時洸司馬姚禹潛通于道壁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黨誘玄忠誠咸共毀之固勸洸出戰洸從之乃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石無諱東戍鞏城以距王師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讐所誤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及城皐滎陽武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玄與晉將毛德祖戰于柏谷以衆寡而敗被瘡十餘據地大呼玄司馬鴈門聲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聲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

姚禹踰城奔于王師道濟進至洛陽洸懼遂降時閻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會洛陽已沒遂留屯不進姚懿嶮薄感於信受其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樂禍勸懿襲長安誅姚紹廢泓自立懿納之乃引兵至陝津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虛損國儲招引和戎諸羌樹己私惠懿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懿曰殿下以母弟之親居分陝之重安危休戚與國共之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蔡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同累卵正是諸侯勤王之日穀者國之本也而今散之若朝廷閒殿下者將何辭以報懿怒笞而殺之泓聞之召姚紹等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性識鄙近從物推移造成此事惟當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東見兵共平吳寇如其逆奪已成違距詔勅者當明其罪於天下聲敵以擊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於是遣姚讚及冠軍司馬國璠建義姚玄屯陝津武衛姚驎屯潼關懿遂舉兵僭號傳檄州郡欲還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姚成都距之懿乃卑辭招誘深自結託送佩刀爲誓成都送以呈泓懿又遣驍騎王國率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擒國囚之遣讓懿曰明公以母弟之親受推穀之寄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宜恭恪憂勤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豈安公乎此鎮之糧一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給之王國爲姚萇足國之罪人已就囚執聽詔而戮之成都方糾合義衆以懲明公之罪復須大兵悉集當與明公會於河上乃宣告諸城勉以忠義厲兵秣馬徵發義租河東之兵無詣懿者懿深患之臨晉數千戶叛應懿姚紹潛自蒲津擊臨晉叛戶大破之懿等震懼鎮人安定郭純王奴等率衆圍懿紹入于蒲坂執懿囚之誅孫暢等泓以內外離叛王師漸逼歲旦朝羣臣于其前殿愾然流涕羣臣皆泣時征北姚恢率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室宇以車爲方陣自北雍州趣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姜紀率衆奔之建節彭完都閻恢將至棗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在東京師空虛公可輕兵徑襲事必剋矣恢不從乃南攻鄀城鎮西姚諶爲恢所敗恢軍勢彌盛長安大震泓馳使徵紹遣姚裕及輔國胡翼度屯于澧西扶

風太守姚儁安夷護軍姚墨蠡建威姚娥都揚威彭蚝皆懼而降恢恢勇苟和時爲立節將軍守忠不二泓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邪和曰若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舅甥之理不待奔馳而加親如其罪極逆銷天盈其罰者守忠執志臣之體也建親叛君臣之所恥泓善其忠恕加金章紫綬姚紹率輕騎先赴難使姚洽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長安恢從曲牢進屯杜成紹與恢相持于靈臺姚讚聞恢漸逼留軍朔尹雅爲弘農太守守潼關率諸軍還長安泓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羣下致禍起蕭墻變自同氣既上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構逆滅亡恢復擁衆內叛將若之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內侮者諒由臣等輕鶩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泓於是班賜軍士而遣之恢衆見諸軍悉集感懼而思善其將齊黃等棄恢而降恢進軍逼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以公禮至是王鎮惡至宜陽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于蠡吾城衆潰德祖使騎追獲之既而殺晉守者奔固潼關檀道濟沈林子攻拔襄邑堡建威薛帛奔河東道濟自陝北渡攻蒲坂使將軍荀卓攻匈奴堡爲泓軍東姚成都所敗泓遣姚驢救蒲坂胡翼度據潼關泓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政皆任決焉紹固辭弗許於是遣紹率武衛姚讐等步騎五萬距王師于潼關姚驢與幷州刺史尹昭爲表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說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濬非可卒尅攻之傷衆守之引日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限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如尅潼關紹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乃棄蒲坂南向潼關姚讚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蒲津劉裕使沈田子及傅弘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多委城鎮奔長安田子等進及青泥姚紹方陣而前以距道濟道濟固壘不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尅遂以大衆過之道濟率王敬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奮散引還定城紹留姚讐守蝕絕道濟糧道時裕別將姚珍入自子午實霸入自洛谷衆各數千人泓遣姚萬距霸姚彊距珍姚讐遣將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于潼關南爲琰所

獲送之劉裕裕以雅前叛欲殺之雅曰前活本在望外今死寧不甘心明公將以大義平天下豈可使秦無守信之臣乎裕嘉而勉之泓遣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于堯柳以備田子姚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來送死衆旅不多舉軍自固者正欲曠日持久以待繼援耳吾欲分軍逕據關鄉以絕其糧運不至一月道濟之首可懸之麾下矣濟等既沒裕計自沮諸將咸以爲然其將胡翼度曰軍勢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師不利人心駭懼胡可以戰紹乃止薛帛據河曲以叛紹分遣置諸軍爲掎角之勢遣輔國胡翼度據東原武衛姚讐督于大路與晉軍相接沈林子銳精銳銜枚夜襲之讐衆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姚讚屯于河上遣恢武姚難運蒲坂穀以給其軍至香城爲王師所敗時泓遣姚諶守堯柳姚和都討薛帛于河東閻王師要難乃兼道赴救未至而難敗因破裕裨將于河曲遂屯蒲坂姚讚爲林子所敗單馬奔定城紹遣左長史姚洽及姚墨蠡等率騎三千屯于河北之九原欲絕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于河上洽戰死衆皆沒紹聞洽等敗忿恚發病託姚讚以後事使姚難屯關西紹嘔血而死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拓拔嵩正直將軍安平公乙旃眷進據河內游擊將軍王洛生屯于河東爲泓聲援劉裕次于陝城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于青泥將攻堯柳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躬將大衆繼發裕爲田子所敗泓退次于灞上關中郡縣多潛通于王師劉裕至潼關遣將軍朱超石徐猗之會薛帛于河北以攻蒲坂姚讚距裕于關西姚難屯于香城裕遣王鎮惡王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鎮東姚璞及姚和都擊敗猗之等於蒲坂猗之遁奔超石棄其衆奔于潼關姚讚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璠自軹關向河內引魏軍以躡裕後姚難既爲鎮惡所逼引師而西時大霖雨渭水泛溢讚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泓自灞上遣軍次于石橋以援之讚退屯鄭城鎮北姚彊率郡人數千與姚難陣于涇上以距鎮惡鎮惡遣毛德祖擊彊大敗彊戰死難還遣長安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裕尚書鹿統屯兵宮中姚洸屯于澧

西伺晉姚白瓜從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讜屯霸東泓軍于逍遙園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于渭橋泓自逍遙園赴之道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諶及前軍姚烈左衛姚寶安散騎王帛建武姚進揚威姚蚝伺晉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出奔于石橋讜閉泓之敗也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擊地攘袂大泣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衆奔裕讜夜率諸軍將會泓于石橋王師已圍諸門讜軍不得入衆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二謂泓曰晉人將遲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慷然不答佛念遂登宮牆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讜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裕盡殺之餘宗遷于江南送泓于建康市斬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外草木皆燋死焉姚萇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凡三十二年

史臣曰自晉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軍戎馬交馳而不息睢童氛於六漢鼓洪流於八際天未厭亂凶族實繁弋仲越自金方言緒石氏抗直詞於暴主闡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鳴哀之義有足稱焉景國騁威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遽踐迷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襲之緒驟符亡之會囂命羣豪恢弘霸業假容沖之銳俯定函秦挫雷惡之鋒戡寧東北在茲森略實冠凶徒列樹而袁漸管雖云效績鷹揚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斯益幸也子略材擅勍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求賢教友悌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鬱盡節爪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數僭燕而蕩偽舅寇龍右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遷安遷轅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既而遑志科功弗慮後患委涼都於禿髮授期方於赫連事已生災邊城繼陷距諫招禍蕭墻屢發戰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聘彼雄圖被深恩於介士觀業詭說加殊禮於桑門嘗有爲之時棘無爲之業麗衣腴食殆將萬數析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殷廣猶鄙鴻都之費況乎偽境日侵軍堪永貴之役僭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懦之質屬偽擾之餘內難方殷外禦斯駿王師杖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聚組而降馘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贊曰弋仲剛烈終羌奇節襄實英果其惟姦桀與始崇構泓遂權滅貽誡將來無踐危轍

晉書卷一百二十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 載記第二十

李特 李流 李庠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
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
四姓曰暉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爲神於是相與以劍刺穴屋能著
者以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
其船浮存者以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
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
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
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
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
嬰之廩君立碭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
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
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廩
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
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幷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
巴人呼賦爲賨因謂之賨人焉及漢高祖爲漢王募賨人平定三秦既而求還
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
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
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于
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魏武帝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
家歸之魏武帝拜爲將軍遷于略陽北土復號之爲巴氐特父慕爲東羌獵將
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沈毅有大度元康中氐齊萬年
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饑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
入于蜀至劍閣箕踞太息顧眄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
才邪同移者閻式趙肅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流人既至漢中上書求寄食
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至漢中受
流人貨賂反爲表曰流人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荆州水湍迅
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
止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滕代廞廞遂謀叛
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振施流人以收衆心特之黨類皆巴西人與廞
同郡率多勇壯廞厚遇之以爲爪牙故特等聚衆專爲寇盜蜀人患之滕密上
表以爲流人剛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亂階宜使移還其本若致
之險地將恐秦雍之禍萃於梁益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廞聞而惡之時益州文
武千餘人已往迎滕滕率衆入州廞遣衆逆滕戰于西門滕敗死之廞自稱大
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與兄弟及妹夫李含任回上官惇扶風李攀始平
費佗氐苻成隗伯等以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爲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
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爲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廞惡其
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馬張粲言於廞曰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
兵始爾便遣李庠握彊兵於外愚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竊
以爲不可願將軍圖之廞斂容曰卿言正當吾意可謂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
成吾事也會庠在門請見廞廞大悅引庠見之庠欲觀廞意旨再拜進曰今中
國大亂無復綱維晉室當不可復興也明公道格天地德被區宇湯武之事實
在于今宜應天時順人心拯百姓於塗炭使物情知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
蜀而已廞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淑等議之於是淑等上庠大逆不道廞乃
殺之及其子姪宗族三十餘人廞慮特等爲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
至死不及兄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爲督將以安其衆牙門將許弇求爲
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於廞閣下手刃殺淑粲左右又殺弇皆廞
腹心也特兄弟既以怨廞引兵歸綿竹廞恐朝廷討己遣長史費遠犍爲太守
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綿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

遣軍遠大潰因放火燒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厥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爲李蕊張徽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厥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下人朱竺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西夷護軍姜發殺厥長史裴治及厥所置守長遣其牙門王角李基諸洛陽陳厥之罪狀先是惠帝以涼州刺史羅尚爲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凡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曠於道奉迎幷貢寶物尚甚悅以曠爲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綿竹王敦辛冉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爲盜賊急宜桑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遠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爲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樂鄉侯流爲奮威將軍武陽侯置幕下益州條列六郡流人與特協同討厥者將加封賞會辛冉以非次見徵不願應召又徵以滅厥爲己功乃寢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貲貨乃移檄發遣又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爲人傭力及閬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又知特兄弟頻請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雨將降年穀未登流人無以爲行資遂相與詣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流人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賂通達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與曠改其牌云能送六郡之衆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騁馬厲鞭同聲雲集旬月間衆過二萬流亦衆衆數千特乃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閻式諸羅尚求申期式既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拚流人數曰無寇而城雖必保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蕊意不可迴乃辭尚還綿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感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綿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納之冉蕊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豎子虜矣宜爲決計不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嚴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害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若之何於是六郡流人推特爲主特命六郡人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李實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軍以相鎮統於是進兵攻冉於廣漢冉衆出戰特每破之尚遣李蕊及費遠率衆救冉憚特不敢進冉智力既窘出奔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閻式遣尚書費苞信用讒構欲討流人又隙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晏城固守求救於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實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長子始爲武威將軍次子蕩爲鎮軍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李含爲西夷校尉含子國離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費佗等爲將帥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珪王達麴歆等爲爪牙李遠李博夕城嚴檀上官琦李膺王懷等爲僚屬閻式爲謀主何臣趙肅爲腹心時羅尚倉穀爲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賓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謠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與特相距河間王顒遣督護衛博廣漢太守張徽討特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遣督護張龜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虓博特躬擊張龜龜衆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至潼德博走襲期蕩進寇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褒珍以郡降蕩蕩撫恤初附百姓安之蕩進攻襲期博又遣還其衆盡降于蕩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年建初赦其境內於是進攻張徽徽依高據險與特相持連日時特與蕩分爲二營徽候特營空虛遣步兵循山攻

之特逆戰不利山險賓還衆不知所爲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曇湯必來故不許徽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謂其司馬王辛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十餘人徽衆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徽軍遂潰特議欲釋徽還浩蕩與王辛進曰徽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徽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徽徽潰圍走蕩水陸追之遂害徽生擒徽子存以徽喪還之以驍碩爲德陽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特之攻張徽也使李驤與李攀任回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軍挑戰驤等破之尚又遣數千人出戰驤又陷破之大獲器甲攻燒其門流進次成都之北尚遣將張興僞降於驤以觀虛實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督李攀逆戰死驤及將士奔于流柵與流幷力迴攻尚軍尚軍亂敗還者十一二晉梁州刺史許雄遣軍攻特特陷破之進擊破尚水上軍遂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小城降特以李璮爲蜀郡太守以撫之羅尚據大城自守流進屯江西尚懼遣使求和是時蜀人危懼並結村堡請命于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從事任明說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怠無備是天亡之也可告諸村密剋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明先僞降特特問城中虛實明曰米穀皆欲盡但有貨弗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說諸村諸村悉聽命還報尚尚許如期出軍諸村亦許一時赴會二年惠帝遣荊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救尚阜已次德陽特遣蕩督李璜助任臧距阜尚遣大衆掩襲特營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卒引趣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稱王追諡特景王及僭號追尊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貴育之勇舉爲東羌督及避地益州刺史趙廞器異之廞之使庠合部衆也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千人庠爲廞所殺流從特安慰流人破常俊於綿竹平趙廞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陽侯特之承制也以流爲鎮東將軍居東營號爲東督護特常使流督銳衆與羅尚相持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壯勇督領村堡流言於特曰殿下神武已剋小城然山藪未集糧仗不多宜鎮州郡大姓子弟以爲質任送付廣漢鑿之二營收集猛銳嚴爲防衛又書與特司馬上官惇深陳納降若待敵之義特不納特既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時宋岱水軍三萬次子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謝碩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縣羅尚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牙門左泓黃訇何沖三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柵剋之深士衆星散追至成都尚閉門自守蕩馳馬追擊單騎矛被傷死流以特蕩並死而岱阜又至甚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驤送諫不納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含子離間父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還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約與君三年迭爲主雄曰今計可定二翁不從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雖是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攻尚軍尚保大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陳圖遂入郫城流移營據之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塢城邑皆空流野無所略士衆飢困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尚參軍涪陵徐舉求爲汶山太守欲要結長生等與尚掎角討流尚不許舉怨之求使江西遂降于流說長生等使貢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故流軍復振流素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與吾家者必此人也勑諸子尊奉之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斷多奇圖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爲成都王遂死時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爲王雄僭號追諡流秦文王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氣聞仕郡督郵主簿皆有當官之稱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良將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舉秀異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軍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文鴦以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郡流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飢病者庠常營護隱恤振施窮乏大收衆心至蜀趙廞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意亦一時之

關張也及將有異志委以心膂之任乃爽庫禹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羌功爽庫禹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五十匹穀千斛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

晉書卷一百二十

晉書卷一百二十考證

李特載記魏武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三國志作巴七姓爽王朴胡賓邑侯杜濩朴胡巴爽資民來附後漢錄作特祖虎爽杜朴胡約楊車李扈等將五百餘家歸魏與此小異

阿梯者關式趙肅李遠任回等○梯監本誤爽今從後漢錄及上文流移就穀句改正又關式式字一本作臧又一本作都

牙門將許弁求爲巴東監軍杜淑發梁國執不許弁怒赴厥閤下手刃殺淑梁左右又殺弁皆厥腹心也○監本弁怒訛作厥怒又皆厥腹心也句皆誤者今改從閩本

何臣趙肅爲厥心○臣後漢錄作巨

益州從事任明○明華陽國志作晉後漢錄作任歆

李流載記牙門左氾黃朝何沖三道攻北營○朝一本作關今從晉載

晉書卷一百二十考證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二十一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爲人主特起兵爲蜀承制以雄爲前將軍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於郫城羅尚遣將攻雄雄擊走之李驤攻犍爲斷尚運道尚軍大餒攻之又急遂留牙門羅特固守尚委城夜遁特開門內雄遂剋成都于時雄軍飢甚乃率衆就穀於鄧攄野草而食之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入七郡雄以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志欲迎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雄乃深自挹損不敢稱制事無巨細皆決于李國李離兄弟國等事雄彌謹諸將固請雄即尊位以承興元年僭稱成都王赦其境內建元爲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驤爲太傅兄始爲太保折衝李離爲太尉建威李雲爲司徒坍軍李璜爲司空材官李國爲太宰其餘拜授各有差追尊其曾祖武曰巴郡桓公祖慕龍西襄王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曰王太后范長生自山西乘素輿諧成都雄迎之于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於是僭即帝位赦其境內改年曰太武追尊父特曰景帝廟號始祖母羅氏爲太后加范長生爲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軍征租稅一入其家雄時建國草創素無法式諸將特恩各爭班位其尚書令閻式上疏曰夫爲國制法動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總領萬機漢武之末越以大將軍統政令國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大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施置不與與故相應宜立制度以爲楷式雄從之遣李國李雲等率衆二萬寇漢中梁州刺史張殷奔于長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中人於蜀先是南土頻歲饑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寧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羨張金荷等殺離及閬式以梓潼歸于羅尚尚遣其將向疇屯安漢之宣福以逼雄雄率衆攻疇不剋時李國鎮巴西其帳下文碩又殺國以巴西降尚雄乃引還遣其將張寶襲梓潼陷之會羅尚卒巴郡亂李驤攻涪又陷之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碩之雄大悅赦其境內改元曰玉衡雄母羅氏死雄信巫覡者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之雄欲申三年之禮羣臣固諫雄不許李驤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未弭吾欲固諫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爲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縗絰至哀而已驤曰任回方至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驤與回俱見雄驤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絰從戎豈所願哉爲天下屈己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來隆天保遂彊扶雄起釋服視政是時南得漢嘉涪陵遠人繼至雄於是下寬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復除虛己愛人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僞立其妻任氏爲皇后氏王楊難敵兄弟爲劉曜所破奔葭萌遣子入質龍西賊帥陳安又附之遣李驤征越巂太守李釗降驤進軍由小會攻寧州刺史王遐遐使其將姚岳悉衆距戰驤軍不利又遇霖雨驤引軍還爭濟瀘水士衆多死釗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禮皆決於釗楊難敵之弈葭萌也雄安北李稚厚撫之縱其兄弟還武都難敵遂特險多爲不法稚請討之雄遣中領軍琦及將軍樂次費佗李乾等由白水橋攻下辯征東李壽晉琦弟奸攻陰平難敵遣軍距之壽不得進而琦稚長驅至武街難敵遣兵斷其歸道四面攻之獲琦稚死者數千人琦稚雄兄蕩之子也雄深悼之不食者數日言則流涕深自咎責蕩其後將立蕩子班爲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羣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羣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

推遷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遺統丕祚所歸恢懿明叡殆天所命大事垂剋薨于戎職班委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爲名器李驤與司徒王連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事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驤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算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恩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恩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闇室有何已已知欲遠算楚漢算樂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巴郡書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破厲侵逼瑣邪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譚多如此類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張駿領秦梁先是遣傳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彊何不自稱帝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世獎忠貞未能雪天下之恥解衆人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瑣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邪雄有慚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地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瑣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夏亦當率衆輔之淳還通表京師天子嘉之時李驤死以其子壽爲大將軍西夷校尉督征南費黑征東任回攻陷巴東太守楊謙退保建平壽別遣費黑寇建平晉巴東監軍毋丘奧退保宜都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卬攀爲前鋒又遣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授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內使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爲撫軍威和八年雄生瘍於頭六日死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僞諡武帝廟曰太宗墓號安都陵雄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氐符成文隗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與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其賦男子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喜實閭門不閉無相侵盜然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爲天下主當網羅四海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遜辭謝之後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褒進曰天子移移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酗也雄即捨之雄無事小出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慢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聞即還雄爲國無威儀官無祿秩班序不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隊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動以虜獲爲先此其所以失也

班字世文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爲太子班謙虛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勰等以爲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警識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慚色何古賢之高明後人之莫逮也爲性汎愛動脩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每朝有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己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雄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瘡皆膿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爲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死嗣僞位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嗣等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李玝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介時有白氣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咸和九年班因夜哭越殺班於殯宮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遂立雄之子期嗣位僞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好施虛心招納初爲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以恩信合衆多者不至數百而期獨致千餘人其所表薦雄多納之故長史列署頗出其門既殺班欲立越爲主越以期雄要任氐所養又多才藝乃讓位於期於是僞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玉恆誅班第都使李壽伐都第玝於涪玝棄城降晉封壽漢王拜梁州刺史東羌校尉中護

軍錄尚書事封兄越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立妻閻氏爲皇后以其衛將軍尹奉爲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爲司徒期自以謀大事既果輕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甕甕無他才藝雄時勸立期故龍待甚厚內則信寔暨許涪等國之刑政希復關之鄉相慶賞威刑皆決數人而已於是綱維紊矣乃誣其尚書僕射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先是晉建威將軍司馬勳屯漢中期遣李壽攻而陷之遂置守宰戍南鄭雄子霸保並不病而死皆云期鴆殺之於是大臣懷懼人不自安天雨大魚於宮中其色黃又宮中豕犬交期多所誅夷籍沒婦女資財以實後庭內外兇兇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期又鴆殺其安北李攸攸壽之養弟也於是與越及景騫田甕姚華謀襲壽等欲因燒市橋而發兵期又累遣中常侍許涪至壽所伺其遽靜及殺攸壽大懼又疑許涪往來之數也乃率步騎一萬自涪回成都表稱景騫田甕亂政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弈爲先登壽到成都期越不虞其至素不備設壽遂取其城屯兵至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委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南公景騫尚書田甕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遐及將軍李西等皆懷姦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滅期從之於是殺越騫等壽矯任氏令廢期爲邛都縣公幽之別宮期歎曰天下主乃當爲小縣公不如死也咸康三年自縊而死時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諡曰幽公及葬賜鑾輅九旒餘如王禮雄之子皆爲壽所殺

壽字武考驤之子也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少尚禮容異於李氏諸子雄奇其才以爲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西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爲賓客盡其讜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驤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中錄尚書事征南州攻圍百餘日然平諸郡雄大悅封建寧王雄死受遺輔政期立改封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壽威名遠振深爲李越景騫等所憚壽深憂之代李玝屯涪每應期朝覲常自隨邊疆寇警不可曠鎮故得不朝壽又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並有彊兵懼不自全乃數聘禮巴西龔壯壯雖不應聘數往見壽時氐山崩江水竭壽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說壽曰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開國裂土長爲諸侯名高桓文勳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恆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乃誣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剋之縱兵虜掠至乃姦略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桓與思明及李弈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而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釐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爲足而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即偽位赦其境內改元爲漢興以董皎爲相國羅恆馬當爲股肱李弈任調李閎爲爪牙解思明爲謀主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爲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處之顯列追尊父騫爲獻帝母晉氏爲太后立妻閻氏爲皇后世子勢爲太子有告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通謀欲廢壽者壽令其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從乾漢嘉太守大鳳暴卒震其端門壽候自悔責命羣臣極盡忠言勿拘忌諱遣其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聘於石季龍先是季龍遣書欲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修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糗糧以其尚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假節鉞營東場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沂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其羣臣咸曰我國小衆寡吳會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竊諫懇至壽於是命羣臣陳其利害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執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既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彊弱勢異此虞號之成筮已然之明戒願陛下熟慮之羣臣以壯之言爲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衆咸稱萬歲遣其鎮東大將軍李弈征牂牁太守謝恕保城距守者積日不拔會弈遭盡引還壽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壽承雄寬儉新行峻壽因循雄政未遑其志欲會李閎王嘏從鄰遠威稱季龍威強宮觀實麗鄰中殷實壽又閑季龍慮用刑法王遜亦以殺罰御下並能控制邦城壽心欣慕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又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工匠械器事未充盈乃徙傍郡戶三丁已上以實成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修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又廣太學起講殿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恩亂

者十室而九矣其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爲誹謗誅之右僕射李嶷數以直言忤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罪下獄殺之壽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爲祟八年壽死時年四十四在位五年僞諡昭文帝廟曰中宗墓曰安昌陵壽初爲王好學愛士庶幾善道每覽良將賢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誦之故能征伐四剋闢國千里雄既垂心於上壽亦盡誠於下號爲賢相及即僞位之後改立宗廟以父驤爲漢始祖廟特雄爲大成廟又下書言與期越別族凡諸制度皆有改易公卿以下率用己之僚佐雄時舊臣及六郡士人皆見廢黜壽初病思明等復議奉王室壽不從李演自越巂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以威襲壯思明等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爲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己勝之也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閻氏無子驤殺李鳳爲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將軍漢王世子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死勢嗣僞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和尊母閻氏爲太后妻李氏爲皇后太史令韓皓婁發戚守心以宗廟禮廢勢命羣臣議之其相國董皎侍中王嘏等以爲景武昌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疎絕勢更令祭特雄同號曰漢王勢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弗許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不多若有所廢則益孤危圖勳許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遣其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命董皎收馬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貶廣爲臨邛侯廣自殺思明有計謀彊諫靜馬當甚得人心自此之後無復紀綱及諫靜者李奕自晉壽舉兵反之蜀人多有從奕者衆至數萬勢登城距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潰散勢既誅奕大赦境內改年嘉寧初蜀土無獐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爲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勝制大爲百姓之患勢既驕吝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爽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蹙加之荒儉性多忌嗇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懷危懼斥外父祖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羣小因行威福又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董皎太師以名位優之實欲與分災害

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溫次青衣勢大發軍距守又遣李福與爰堅等數千人從山陽趣合水距溫謂溫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設伏於江南以待王師爰堅不從率諸軍從江北鷺鷥磧渡向犍爲而溫從山陽出江南爰堅到犍爲方知與溫異道乃迴從沙頭津北渡及堅至溫已造成都之十里陌爰堅衆自潰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衆憧憧無復固志其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降勢以問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出東門與爰堅走至晉壽然後送降文於溫曰僞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特險因襲窮有汶蜀勢以闇弱復統末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慚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鑕以靈軍鼓伏惟大晉天網恢弘澤及四海恩過陽日逼迫倉卒自投草野即日到白水城謹遣私署散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幷勅州郡投戈釋仗夥池之魚待命漏刻勢尋與櫬面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櫬遷勢及弟福從兄權親族十餘人于建康封勢歸義侯升平五年死于建康在位五年而敗始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永宣后興渡湟之師是知戎狄亂華豐深自古況乎巴濮雜種厥類實繁貢剽竊以全生習猾悍而成俗李特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惠劍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落紐乘雒侯之無斷騁馬屬鞬同聲雲集殲殄蜀漢荐食巴梁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析骸之爨蓋上失其道覆敗之至於斯仲倫天挺英姿見稱奇偉摧鋒累戰克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賦而經弊俗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實孫權之亞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通訓繼體承基前脩茂範而雄闇經國之遺圖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彊兵於厥胤遺骸莫斂尋戈之釁已深屋紀未周傾巢之禍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懼災期以暴戾速禍殊塗並失異術同亡武考憑藉世資聘兵竊位罪百周帶華甚楚圍復保歸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繼傳晉虛羸率餘燼敝距大邦授甲農征則理均於困歇斬闕宵遁則

義殊於前禽宜其縣貫國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贊曰晉國弛馭百六斯鍾天垂伏龍野戰羣龍李特殞雲坐我巴庸世歷五朝年將四紀暴殺移國晉狂攜軌德之不脩險亦難恃

晉書卷一百二十一



李雄載記改年曰太武○太武華陽國志同後蜀錄作大成

是時南得漢嘉涪陵遠人繼至○得後蜀錄作陽

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禍監本誤屬字晉不載屬字今改從宋本

李壯載記敗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倘書令王導等○王導監本誤趙導今從倘書令王導及後蜀錄改正

李壽載記壽從之陰與晉史略陽羅恒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恒監本誤恒今從下文及後蜀錄改正

晉書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二十二

呂光　呂纂　呂隆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徙焉世爲酋豪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爲名年十歲與諸童兒游戲邑里爲戰陣之法傳類威推爲主部分詳平壘壁敷服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堯夏愛服遷鷹揚將軍從堅征張平戰于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苻雙反于秦州堅將楊成世爲雙將苟興所敗光與王鑒討之鑒欲速戰光曰興初破成世姦氣漸張宜持重以待其弊興乘勝輕來糧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將不知所爲光曰揆其姦計必攻櫜眉若得櫜眉據城斷路實儲復聰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與攻城尤須赴救如其奔也彼糧既盡可以滅之鑒從焉果敗興軍從王猛滅慕容暐封都亭侯苻堅之鎮洛陽以光爲長史及堅謀反苻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命光權重送之尋入爲太子右率甚見敬重蜀人李福聚衆二萬攻逼益州堅以光爲破虜將軍率兵討滅之遷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擊平之拜驃騎將軍堅既平山東士馬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龜茲董方焉耆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爲四府佐將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閉堅悪音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晉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純距光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驟徙城外人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棄城自守至是光左臂肉腫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雹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隨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猶胡猶胡弟呐龍侯將旭率騎二十餘萬幷引温宿尉頭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稍雖如連鑣射不可入以草索爲羈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夏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爲勾鎌之法精騎爲游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宮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賦以繼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倫沒酒藏者相繼矣諸國慴光威名貢款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榮酤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堅聞光平西域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道絕不通光既平龜茲有留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語在西夷傳光於是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騾馬萬餘匹而苻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昌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初光聞翰之說惡之又聞苻堅喪敗長安危遏謀欲停師杜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納善從說也願不足憂之聞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不捷請受遏言之誅光從之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胤與振威姚皓別駕衛翰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遏歸師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爲前鋒擊胤大敗之胤輕將麾下數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於是西山胡夷

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降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讓羌校尉表杜進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封拜各有差光主簿尉祐姦佞傾諂人也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梁熙光深見寵任乃譖誅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遠近頗以此離貳光尋擢祐爲寧遠將軍金城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鶉陰以應之光遣其將魏真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衆祐奔據興城屢勤百姓莫不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參軍郭雅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初符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爲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齊黃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揖次陷昌松郡光遣其將杜進討之爲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禮豐城固甲兵精銳遠之非利不如席卷檢西屬兵積累東向而爭不及期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楊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及閻襲起兵應之大豫進屯城西王穆率衆三萬及思復鞬子奚干等陣于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干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及此邪皇天欲贊成明公入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貢算耳光大悅賜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諸臨洮羅略百姓五千餘戶保據俱城光將彭晃徐炅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于姑臧市光至是始聞苻堅爲姚萇所害舉哀號三軍縞素大臨于城南謚堅曰文昭皇帝長吏百石已上服斬縗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光於是大赦境內建元曰太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龍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時穀價踊貴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阻兵以叛光屢遣討之不捷初光之定河西也杜進有力焉以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既居都尹權高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州人言晉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聞有吳光默然因此疎進光後讌羣寮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參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秦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荊譽以霸何也業曰明公受天睿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弊奈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是下令寬刑乃崇寬簡之政其將徐炅與張掖太守彭晃謀叛光遣師討炅炅奔晃晃東結廣寧西通王穆光議將討之諸將咸曰今廣寧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于檐左晃穆未平廣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事勢實如卿言今而不往當坐待其來晃穆共相脣齒寧又同惡相救東西交至城外非吾之有若是大事去矣今晃叛逆始謀實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爲易且違誓命也卿勿復言光於是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晃將寇頴斬關納光於是誅彭晃王穆以其凶宗酸棗敦煌太守既而忌其威名率衆攻酸光聞之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光將攻之衆咸以爲不可光曰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不可以累征之勞而失永逸之舉率步騎二萬攻酒泉剋之進次涼與穆引師東還路中衆散穆單騎奔酥爲酥爲令郭文斬首送之是時雖見金澤龜百獸從之光以爲己瑞以建武太元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郎已下敎其境內年號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至自仇池光迎于城東大饗羣臣遣其子左將軍他武賁中郎將纂討北虜匹勒于三嶺山大破之立妻石氏爲王妃子紹爲世子繇其羣臣于內苑新堂太廟新成追尊其高祖爲敬公曾祖爲宣公父爲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爲始祖永爲不遷之廟光從之是歲張掖督郵傅暹考長廣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暹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賊狀狼藉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兩事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驚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寮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敘七軄十六篇以軄爲光覽而悅之尚光彭奚念入攻白土都尉孫峙退奔興城光遣其尚中郎將呂方及其弟右將軍呂寶據威楊統隨晉昌荷討乞伏乾歸于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爲乾歸所敗寶死之武貴呂纂隨晉昌荷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戰于堅夏大敗而歸光親討乾歸奚念遣纂及楊武楊軌

建忠沮渠羅仇建武梁恭單于左南奚念大懼於白土津累石爲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一萬距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潛趣上津夜度潘河光潛自石堤攻剋抱罕奚念單騎奔甘松光擾旅而旋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謠曰期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西河樂部潛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光於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年龍飛立世子紹爲太子諸子弟爲公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詳爲尚書左僕射段業等五人爲尚書乾歸從弟軻殫來奔光下書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鴟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閒可乘之機勿過今也其勅中外戒嚴朕當親討光於是次于長最使呂纂率楊軌竇苟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之光遣其將王寶徐炅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進光又遣其將梁恭金石生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侯奕于攻其東光第天水公延以袍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剋之呂纂剋金城擒乾歸金城太守衛犢輦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爲降虜也光義而免之乾歸因大慟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纔反閒稱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虜剋楊定皆贏師以誘之雖裹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鬬況乾歸而可望風自散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爲姦計而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待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與乾歸相遇戰敗死之耿稚及將軍姜顯收集散卒屯于袍罕光還于姑臧光荒淫信讒殺尚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渠麴粥羅仇弟子蒙遜叛光殺中田護軍馬邃攻陷臨松郡屯兵金山大爲百姓之患蒙遜從兄男成先爲將軍守晉昌閉蒙遜起兵逃奔貴虜扇動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寧戎護軍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屯樂澶呂纂敗蒙遜子忽谷酒泉太守壘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于樂澶戰敗澄策死之男成進攻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宗附府君豈可以蓋世之才而立忠於垂亡之世男成等既偪大義欲歷府君據臨郡州使塗炭之餘霽來蘇之惠業不從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言於業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即墨宜思高算轉禍爲福業先與光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慮不自容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沮渠蒙遜進屯臨洮爲業犄勢戰于合離纂師大敗光散騎常侍太常郭靡明天文善占候謂王詳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沖闇纂等凶武一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內要常有不善之言恐禍及人深宜廉之田胡王氣乞機部衆最彊二苑之人多其故衆吾今與公唱義推機爲主則二苑之衆盡我有也剋城之後徐更圖之詳以爲然夜燒光洪範門二苑之衆皆附之詳爲內應事發光誅之靡遠據東苑以叛光驍使召纂諸將勸纂曰業閑師調必驕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纂曰業雖憑城阻衆無雄略之才若夜潛還彊其姦志乃遣使告業曰郭靡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靡明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庶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纂勒兵推兄爲盟主西襲呂弘據張掖以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言未有包胥存救之效豈可安榮其禄亂增其難乎呂宗若敗吾爲弘演矣統慙至番禾遂奔郭靡靡遣軍邀纂于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夏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靡軍破之遂入于姑臧靡之叛也得光豫八人于東苑及軍敗悉甚悉投之于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衆皆掩目不忍視之靡悠然自若靡推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呂纂擊靡將王斐于城西大破之自是靡勢漸衰光遣楊軌書曰自羌胡不靖郭靡叛逆南藩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遏百姓爲靡脅豳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察成敗遠俗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郭靡巫卜小數時或謏中考之大理率多虛謬朕宰化寡方澤不遠遐致世事

紛紜百城離叛勠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於鄉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靡咀嚼猶有餘喉但與鄉形雖君臣心過父子欲全鄉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答率步騎二萬北赴郭磨至姑臧壘于城北軌以士馬之盛議欲大決成敗磨每以天文裁之呂弘爲段業所逼光遣呂纂迎之軌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敵彊我弱養獸不討將爲後患遂率兵邀纂纂擊敗之郭磨閉軌敗東走魏安遂奔于乞伏乾歸楊軌閉磨走南奔廉川光病甚立其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呂纂爲太尉呂弘爲司徒謂紹曰吾疾病唯增恐將不濟三喪閒闋送伺國隙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己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貳釁起蕭牆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彊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穆則貽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時年六十三在位十年僭諡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入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擊樂爲務及堅亂西奔上邽轉至姑臧拜武賁中郎將封太原公光死呂紹秘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憚爲纂所害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雖年長陛下國家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以讓纂纂不許之及紹嗣僞位呂超言於紹曰纂統戎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遺觀其舉止亂常恐成大變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顧命音猶在耳兄弟至親豈有此乎吾弱年而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過言超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哀倘兄弟未曾不痛心忘餐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聖人稱知幾其神陛下臨幾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紹目纂請收之紹弗許初光欲立弘爲世子會閉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總攝內外威恩被于遐邇輒欲遣迫廢昌邑之義以兄爲中宗何如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將軍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武賁中郎將呂開率其禁兵距戰於端門驍騎呂超率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悉皆潰散纂入自青角門升于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強勸弘即位弘曰自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勑慚負黃泉今復越兄而立何面目以視息世閒大兄長且賢威名振于二賊宜速即大位以安國家纂以隆安四年遜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元爲咸寧尊紹爲隱王以弘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唯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誓遇之纂遣使謂征東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經國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疑贍世難可以此意論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爲纂所容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東苑劫尹文楊桓以爲謀主請宗燮俱行燮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爲列棘不能殞身授命死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爲戎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智不能謀衆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君爲義士我爲亂臣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衆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爲士卒所辱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墻先帝始崩隱王幽遇山陵甫訖大司馬驚疑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考己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辱士女暴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欷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千東宮厚撫之呂方執弘梁嶽馳使告纂纂遣力士康龍拉殺之是月立其妻楊氏爲皇后以楊氏父桓爲散騎常侍侍中左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衆必參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所不爲禿髮利鹿孤上下

用命國未有費不可以伐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殖待可乘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爲患將來願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算纂不從度浩亹河爲鹿孤弟僤檀所敗遂西襲張掖姜紀諫曰方今盛夏百姓廢農所利既少所喪者多若師至猶西虜必乘虛寇掠都下宜且迴師以爲後圖纂曰虜無大志閩朕西征正可自固耳今速襲之可以得志遂圍張掖略地建康閼僤檀寇姑臧乃還即序胡安據益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真珠麗琉璃檀白玉樽赤玉盃紫玉笛珊瑚鞭馬腦鍾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弔祭駿幷繕脩其墓道士句摩羅耆婆言於纂曰潛龍屢出豕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脩德政以答天戒纂納之耆婆卽羅什之別名也纂游田無度荒耽酒色其太常楊穎諫曰臣聞皇天降鑒惟德是與德由人弘天應以福故勑禹之美奄在聖躬大業已爾宜以遵守之靡靈基於日新邀洪福於萬祀自陛下龍飛疆宇未朞崎嶇二嶺之內綱維未振於九州當兢兢夕惕經略四方成先帝之遺志拯蒼生於荼蓼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恆宴安游盤之樂沉湎樽酒之間不以寇讎爲慮親爲陛下危之糟丘酒池洛納不返皆陛下之殷鑒臣蒙先帝爽豫之恩故不敢避干將之戮纂曰朕之罪也不有臭亮之士誰匡邪僻之君然晉虐自任終不能改常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儁扣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清道而行奈何去輿輦之安冒奔騎之危衛衆之變動有不測之禍愚臣竊所不安敢以死爭願陛下遠思袁益攬轡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不納纂番禾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尙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引超及其諸臣讌于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輦將趣等游于內至琨華堂東閤輦不得過纂親將賈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閤超取劍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剛纂洞胸奔于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尙約兵舍杖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爲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廟下爲太子報仇凡我士庶同茲休慶僞巴西公呂他隴西公呂緯時在北城或說緯曰超陵天逆上士衆不附明公以懿弟之親投戈而起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田毓在東苑皆我之黨也何慮不殲緯乃嚴兵謂他曰隆超弒逆所宜擊之昔田恆之亂孔子鄰國之臣猶抗言於哀公況今簷牆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他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爲舍超助緯而爲禍首乎他謂緯曰超事已立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爲難且吾老矣無能爲也超閉登城告他曰纂信讒言將滅超兄弟超以身命之切且懼社稷覆亡故出萬死之計爲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遵有龍於緯說緯曰纂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之心正欲尊立明公耳先帝之子明公爲長四海順順人無異纘隆超雖不達臧否終不以孽代宗更圖異望也願公勿疑緯信之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初纂嘗與鳩摩羅什棋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纂在位三年以元興元年死隆既纂位僞諡纂靈皇帝墓號白石陵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末拜北部護軍稍歷顯位有聲稱超既殺纂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以安帝元興元年遣僧卽天王位超先以番禾得小鼎以爲神瑞大赦改元爲神鼎追尊父寶爲文皇帝母衛氏爲皇太后妻楊氏爲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勳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尙書事封安定公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慴然人不自固魏安人焦朗遣使說姚興將姚碩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皇棄世諸子競尋干戈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鐵鉞流亡死者大半唯泣斬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遣遠前賢任尊分陝宜兼晉攻昧經略此方救生靈之沈溺布徽政于玉門篡奪之際爲功不難遣妻子爲質碩德遂率衆至姑臧其部將姚國方言於碩德曰今戀師三千後無繼援師之難也宜聽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來必決死距戰可一舉而平碩德從之呂超出戰大敗還遁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時羣盜犯帝坐有星當斗太廟

死者數萬東人多謀外叛將軍魏益多又唱動羣心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羣臣表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通塞有時盛衰相襲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大丈夫哉勢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舉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大丈夫哉勢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武旅十萬盈朝秦師臨境識者導以見機而愎諫自專社稷爲墟前鑒不遠我之元龜也何惜尺書舉使不以危易安且令卑辭以退敵然後內脩德政廢興由人未損大略隆曰吾雖常人屬當家國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社稷以太祖之業委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超曰應龍以屈伸爲靈大人以知幾爲美今連兵積歲資儲內盡強寇外逼百姓嗷然無糊口之寄假使人以知幾爲美今連兵積歲資儲內盡強寇外逼百姓嗷然無糊口之寄假使張陳韓白亦無如之何陛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常慮苟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可全隆從之乃請降碩德喪隆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於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臣幕容筑楊穎史難閻松等五十餘家質于長安碩德乃還姚興謀臣皆曰隆藉伯父餘資制命河外今雖飢窘倘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國有涼州險絕世難先違道清後順不如因其飢弊而取之興乃遣使來觀虛實沮渠蒙遜又伐隆隆擊敗之蒙遜請和結盟留穀萬餘斛以振飢人姑臧穀價踊貴斗值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絕百姓請出城乞爲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懼沮動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尸盈于衢路禿髮傉檀及蒙遜頻來伐之隆以二寇之逼也遣超率騎二百多齎珍寶請迎于姚興興乃遣其將齊難等步騎四萬迎之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使呂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遭神略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滅迭相纂弒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歔欷慟泣酸感與軍隆率戶一萬隨難東遷至長安興以隆爲散騎常侍公如故超爲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敘之其後隆坐與子弼謀反爲興所誅呂光以孝武太元十二年定涼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載以安帝元興三年滅

史臣曰自晉室不綱中原蕩析苻氏垂覺竊號神州世明委質僞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腹背征鐵騎如雲出五門而長驅珥戈耀景揖金丘而一息豪爾夷陵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屬釆固運鎮羣雄競起班師右地便有覬覦於是要結六戎潛窺鼎鈇吞五郡遂假鴻名控黃河以設險負玄漢而爲固自謂克昌霸業貽厥孫謀尊而違及政昏親離衆叛瞑目南爾曩發蕭牆紹纂凡才負乘致寇弘超兇狡職爲亂階永基厲面縛姚氏昔實融歸順榮煥累葉隗囂于紀靡終身世而光寨茲勝蹟遵彼覆車十數年間終致殘滅向使矯邪歸正革僞爲忠鳴檄而蕃晉朝仗義而誅醜虜則燕秦之地可定桓文之功可立郭靡段業豈得肆其姦蒙遜焉孤無所窺其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其禍必速在其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鑒非遠庸可濫乎

贊曰金行不競寶業斯屯瓜分九寓沴聚三秦呂氏伺隙敢我人神天命難假終亦傾淪

晉書卷一百二十二

呂光載記大樂羣臣遣其子左將軍他武賁中郎將纂討北虜匹勒於三隴山○下文他妻梁氏止之曰纂超俱兄弟之子是他爲光弟非光子也後涼錄作遣弟左將軍他子武賁中郎將纂可證其誤

時年六十三在位十年○後涼錄光生於咸康四年歲在戊戌則距隆安三年歲在己亥當爲六十二歲編目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丙戌十二月呂光自稱酒泉公十四年己丑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至是年已亥亦爲十四年此云在位十年蓋以稱王之年言之也

呂纂載記郎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後涼錄云涼州人胡據注云一作郎序不知何解又一本作胡安枚今存以俟考

慕容皝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寸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于世子儁故儁不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既還猶有兼幷之志遣將鄧恆率衆數萬屯于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恆相持恆憚而不敢侵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儁僭即王位改名皝外以慕容缺爲名內實惡而改之尊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爲名焉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謂儁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今其時矣儁以新遭大喪不許慕輿根言於儁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儁乃從之以垂爲前鋒都督儁既剋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弔伐之義先代常典今方平中原宜綏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爲王師之先聲儁從之及儁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徙鎮信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大收東北之利又爲征南將軍荊兗二州牧有聲于梁楚之南再爲司隸儁王公已下莫不累迹時慕容皝嗣僞位慕容恪爲太宰恪其重垂常謂皝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己與世子全奔于苻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皝之謀皝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戶王猛伐洛引全爲參軍猛乃令人詭傳垂語於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也全信之乃奔皝猛表全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曰鄉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鄉何爲過懼而狼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皝垂隨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遭無妄之運迍邅棲伏難亦至矣天啓嘉會鼎命聿遷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懷遺俗之規方當網羅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寘以成爲山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竊爲大王不取垂深納之垂在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著之圖籙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故韜光俟會耳今天厭亂德凶衆土崩可謂乾啓神機授之于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今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既湯覆二京竊寄神器仇恥之深莫甚於此願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既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夫鄰國相吞有自來矣秦強而幷燕秦騁而圖之此爲報仇雪辱豈所謂負宿心也昔鄧祁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爲楚所滅吳王夫差遭子胥之諫取禍句踐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韓信之敗迹乘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氏復宗祀建中興繼洪烈天下大機弗宜失也若釋數萬之衆授千將之柄是却天時而待後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兄無疑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爲王猛所譖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之地會非吾有自當有授之者吾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忝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讌攜寶危坐整容謂之曰世云攜孺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慮於是三擲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灞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楷與諫曰垂爪牙名將所謂今之韓白世豪東夏志不爲人用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列土干城未可以滿其志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遣其將李權閔亮尹國率衆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戍鄴張蚝戍幷州

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于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符暉告丁零翟斌衆衆謀還洛陽丕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勃子母之軍殆難爲敵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丕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其將符飛龍率氐騎一千爲垂之副丕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爲三軍之統卿爲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漸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事更禁之垂怒斬吏燒事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爲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亡虜也主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爲亂今不擊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氐兵召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將濟河也遣使推垂爲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術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雖曰君臣義深父子豈可因其小隙便懷二三吾本救豫州不赴君等何爲斯議而及於我垂進欲襲據洛陽故見符暉以臣節退又未審斌之誠款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門距守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說垂乃許之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迎反正無上自尊非孤心也謀于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扼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鄴據之以制天下衆咸以爲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于石門初垂之發鄴中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爲符丕所留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趙魏以相應於是農宙奔列人楷紹奔薊陽衆咸應之農西招廩丘官偉于上黨東引乞特歸于東阿各率衆數萬赴之衆至十餘萬丕遣石越討農農所敗斬越子暢垂引兵至薊陽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令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已下稱臣凡所封拜一如王者以翟斌爲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翟檀爲柱國大將軍弘農王第德爲車騎大將軍范陽王兄子楷征西大將軍太原王衆至二十餘萬攻自石門長驅攻鄴農楷紹宙等率衆會垂立子寶爲燕王太子封功臣爲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符丕乃遣侍郎奚謙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鑾輿勤王誠義邁蹤前烈宜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榮山之功爲此過舉過貴能改先賢之嘉事也深宜詳思悟猶未晚垂謂謙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脩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爲鄰好何故閒於機運不以鄴見歸也大義滅親況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罷兵勢耳令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鄧藉自古君臣冥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大尺之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師而欲與天所廢難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慶德遷於唐衛居陝東之任爲朝廷雄城其可東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憂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縣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竊爲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犬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垂上表於苻堅曰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牆身嬰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徼顧之遇位爲列將爵忝通侯誓在致力輸誠常懼不及去夏桓冲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鄴城俘誠萬計斯誠陛下神算之奇願亦慈臣忘死之效方將歃馬桂洲繫旌閩會不圖天助亂傳大駕班師陛下卑馬奔臣臣奉衛匪貳豈陛下聖明鑒臣單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舉部北遷受制長樂然丕外失衆心內多猜忌令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丁零逆亂寇逼豫州丕迫臣單赴隙以師程惟給弊卒二千臺無兵杖復令飛龍滑爲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舉惟進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亂

白黑丁零夾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爲盟主臣受託善始不遂令終泣盟西京揮涕即遘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復周武之會於孟津漢祖之集於垓下不期之衆實有甚焉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發遣而丕固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理臣忠農收集故營以備不虞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兵陣未交越已隕首臣既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都鷹卽惠及然後西面受制豕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圍鄴幷憎丕以天時人事而丕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恆恐飛矢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蒙神聽輒遣兵止銳不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寶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運方幽喬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勳烈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俄爲淫夫覽表惋然有慚朝士卿既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龍卿以將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勳輔歃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貪榛懷音保之僧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反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龍之魚非羅所羈脫網之鯨豈罟所制鵬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而爲賊生爲叛臣死爲逆鬼係頸幽縲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與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遏卿於兩都應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垂攻拔鄴郭丕固守中城垂塹而圍之分遣老弱於魏郡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擁漳水以灌之翟斌潛龍丁零及西人請斌爲尚書令垂訪之羣僚其安東將軍封衛厲色曰焉能千里不免羈絆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際會兄弟封王自鼈兜已來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復有斯求魂爽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猶隱忍容之令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便置待六合廓清更當議之斌怒密應苻丕潛使丁零決防潰水灌垂陷之斌兄子真率其部衆北走邯鄲引兵向鄴欲與丕爲內外之勢垂令其太子寶冠軍慕容隆擊破之真自邯鄲北走又使慕容楷率騎追之戰于下邑爲真所敗真遂屯于承營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死守不降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患吾欲還師新城開其逸路進以謝秦王噲昔之恩退以嚴擊真之備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慕容農進攻翟鴻于黃泥破之垂謂其范陽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規固鄴都不可置也進師又攻鄴開其西奔之路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農率衆數萬迎之軍僚聞慕容暐爲苻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沖稱號關中不許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衆救苻丕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鄴圍還屯新城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又戰于五橋澤王師敗績德及隆引兵要之于五丈橋牢之馳馬跳五丈澗會苻丕救至而免翟真去承營徙屯行唐真司馬餅于乞殺真盡誅翟氏自立爲趙王營人攻殺乞迎立真從弟成爲主真子遼奔黎陽高句驪寇遼東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馬郝景率衆救之爲高句驪所敗遼東玄菟遂沒建節將軍徐嚴叛于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走幽州垂馳敕其將平規曰但固守勿戰比破丁零吾當自討之規違命距戰爲嚴所敗嚴乘勝入薊掠千餘戶而去所過寇暴遂據令支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而降垂入行唐悉坑其衆苻丕棄鄴城奔于幷州慕容農攻剋令支斬徐嚴兄弟進伐高句驪復遼東玄菟二郡遷屯龍城垂定都中山羣僚勸即尊號具典儀修郊燎之禮垂從之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建興置百官繕宗廟社稷立寶爲太子以其左長史庫辱官偉右長史段崇龍驤張崇中山尹封衡爲吏部尚書慕容德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司隸校尉撫軍慕容麟爲衛大將軍其餘拜授有差追尊母蘭氏爲文昭皇后遷毓后段氏以蘭氏配饗博士劉詳董謐議以堯母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爲先垂不從遣其征西慕容楷衛軍慕容鎮南慕容紹征虜慕容宙等攻苻堅冀州牧苻定鎮東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苻亮楷與定等書喻以禍福定等悉降垂留其太子寶守中山率諸將南攻鄴遼以楷爲前鋒都督遼之部衆皆燕趙人也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遼懷遣使請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厚撫之爲其太子寶起承華觀以寶錬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

垂總大綱而已立其夫人段氏爲皇后又以寶領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于龍城以高陽王慕容隆錄留臺尚書事時慕容皝及諸宗室爲苻堅所害者並招魂葬之清河太守賀耕聚衆定陵以叛南應翟遼慕容農討斬之毀定陵城進師入鄴以鄴城廣難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爲隔城其尚書郎冀會上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求榮進至乃身冒縗絰以赴時役豈必殉忠於國家亦昧利於其閒也聖王設教不以顯沛而虧其道不以喪亂而變其化故能杜衆競之門塞奔波之路陛下鍾百王之季廓中興之業天下漸平兵革方偃誠宜蠲蕩瑕穢率由舊章吏遭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方知化人斯服禮垂不從翟遼死子釗代立攻逼鄴城慕容農擊定之垂引師伐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於南岸距守諸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爲吾今爲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戲疑兵列杖溯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驟騎襲慕容國於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追擊盡擒其衆釗單騎奔長子釗所統七郡戶三萬八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流人七千餘戶于黎陽於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釁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甕底智足以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其丹陽王慕容璝龍驤張崇攻永弟支于晉陽永遣其將刁雲慕容鍾率衆五萬屯潞川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農入自壺關垂頓于鄴之西南月餘不進衆謂垂詭遣伐之乃撫諸軍還杜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于壺壁永率精兵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垂使請戰垂列陣于壺壁之南農楷分二爲翼慕容國伏千兵于深澗與永大戰垂引軍偽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子慕容瑋攻剋晉陽垂進圍長子永將買鉤等潛爲內應垂進軍入城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幷其所署公卿刁雲等三十餘人衆所統新舊八郡戶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矣使慕容農略地河內攻廩丘陽城皆剋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置守宰而還垂告捷于龍城之廟遣其太子寶及農與慕容麟等率衆八萬伐魏慕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爲寶後繼魏閿寶將至徙往河西寶進師臨河憚不敢濟還次參合忽有大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以爲言乃遣麟率騎三萬爲後殿以禦非常麟以曇猛言爲虛設羸遊獵俄而黃霧四塞日月晦明是夜魏師大至三軍奔潰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二紹死之初寶至幽州所乘車軸無故自折術士靳安以爲大凶固勸寶還寶怒不從故及於敗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慕容德亦曰魏人狃于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略摧其銳志垂從之留德守中山自率大衆出參合鑿山開道次于獵猜遣寶與農出天門征北慕容隆征西慕容盛踰青山襲魏陳留公泥于平城陷之收其衆三萬餘人而還垂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歐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及垂至于平城或有叛者奔告魏曰垂病已亡輿尸在軍魏又聞參合大哭以爲信然乃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還館陰山垂至上谷之沮陽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遺令曰方今禍難尚殷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彊寇伺隙秘勿發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寶等遵行之僞諡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

慕容垂載記慕容垂字道明○一本作字叔仁小字阿六敦

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綱目作晉孝武帝太元九年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伎己苻堅時爲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淮肥之役以寶爲陵江將軍及爲太子砥礪自脩教樂儒學工談論善屬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爲克保家業甚賢之垂死其年寶嗣僞位大赦境內改元爲永康以其太尉庫辱官偉爲太師左光祿大夫段業爲太保其餘拜授各有差遵垂遺令校閱戶口罷諸軍營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官儀而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初垂以寶冢嗣未建每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多才藝有雄略垂深奇之及寶之北伐使會代攝宮事總錄禮遇一同太子所以見定省也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僚屬以榮威望臨死顧命以會爲寶嗣而寶寵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寶庶長子長樂公盛自以同生年長恥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爲儲貳而非毀會焉寶大悅乃訪其趙王麟高陽王隆麟等咸希旨贊成之寶遂與麟等定計立策母段氏爲皇后策爲皇太子盛會進爵爲王策字道符年十一美姿貌而憨弱不慧魏伐幷州驟騎李農逆戰敗績還于晉陽司馬慕容嵩閉門距之農率騎數千奔歸中山行及潞川爲魏追軍所及餘騎蓋沒單馬遁還寶引羣臣于東堂議之中山尹苻謨曰魏軍強盛千里轉鬬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爲敵宜杜險距之中書令畦蓮曰魏軍多騎師行剽銳馬上膚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至無所掠資食無出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勁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棄糧集兵以資強寇且動衆心示之以弱阻關距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自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脩城積粟爲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克進據博陵鮑口諸將望風奔退郡縣悉降于魏寶聞魏有內難乃盡衆出距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次于曲陽柏洋魏軍進至新梁寶憚魏師之銳乃遣征北隆夜襲魏師敗績而還魏軍方軌而至對營相持上下兇懼三軍奪氣農麟勸寶還中山乃引歸魏軍追擊之寶農等衆大軍率騎三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於道寶恐爲魏軍所及命去袍杖戎器寸刃無返魏軍進攻中山屯于芳林園其夜尚書慕容皓謀殺寶立慕容麟皓妻兄蘇泥告之寶使慕容隆收皓皓與同謀數十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謀率禁旅弒寶精以義距之麟怒殺精出奔丁零初寶聞魏之來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幷之衆赴中山麟既叛寶恐其逆奪會軍將遣兵迎之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還說麟招集丁零軍衆甚感謀襲會軍東據龍城寶與其太子策及農隆等萬餘騎迎會于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會傾身誘納緒甲厲兵步騎二萬列陣而進迎寶薊南寶分其兵給農隆遣西河公庫辱官騰率衆三千助守中山會以策爲太子有恨色寶以告農隆俱曰會一年少事任方事習騰所致豈有他也臣當以禮責之幽平之士皆懷會威德不樂去之咸請曰清河王天資神武權略過人臣等與之誓同生死願王恩澤皆勇氣百倍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止駕薊宮使王統臣等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寶左右皆審其勇略謂而不許衆咸有怨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鍾閭而告會曰左右密謀如是主上將從之大王所恃唯父母也父已異圖所杖者兵也兵已去手進退路窮恐無自全之理盍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兼領將相以匡社稷會不從寶謂農隆曰觀會爲變事當必然宜早殺之不爾恐成大禍農曰寇賊內侮中州分亂會鎮撫舊都安衆庫境及京師有難萬里星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又逆跡未彰宜且隱忍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復內相誅戮有損威望寶曰會逆心已成而王等仁慈不欲去之恐一旦發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農等固諫乃止會聞之彌懼奔于廣都黃櫨谷會遣仇尼鍾等率壯士二千餘人分襲農隆隆是夜見殺農中重創既而會歸于寶寶意在誅會誘而安之潛使左衛慕容騰斬會不能傷會復奔其衆於是勒兵攻寶寶率數百騎馳如龍城會率衆追之遣使請誅左右

佞臣幷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斬會敗之衆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乃踰圍而入爲慕容詳所殺詳僭稱尊號置百官改年號荒酒耆淫殺戮無度誅其王公以下五百餘人內外震扇莫敢忤視城中大飢公卿餓死者數十人麟率丁零之衆入中山斬詳及其親黨三百餘人復僭稱尊號中山飢甚麟出據新市與魏師戰于義臺麟軍敗績魏師遂入中山麟乃奔鄴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悅慕容盛切諫以爲兵疲師老魏新平中原宜養兵觀釁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慕輿騰進曰今衆旅已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之功人可使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不足廣採異同以沮亂軍謀也寶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寶發龍城以慕輿騰爲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爲中軍寶爲後軍步騎三萬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因衆軍之憚役也殺司空樂浪王崇寶單騎奔農仍引軍討速骨衆威憚征幸亂投杖奔之騰衆亦潰寶農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農爲蘭汗所誘潛出赴賊爲速骨所殺衆皆奔散寶與慕容盛慕容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及于蘄城寶欲還北盛等咸以汗之忠款虛實未明今單馬而還汗有貳志者悔之無及寶從之乃自蘄而南至黎陽閻慕容德稱制懼而退遣慕容騰招集散兵于鉅鹿慕容盛結衆棲于冀州段儀段温收部曲于內黃衆皆響會期將集會蘭汗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盛又汗之壻也必謂忠款無貳乃還至龍城汗引寶入于外邸弒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即隆安三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盛僭位僞諡寶惠愍皇帝廟號烈宗葬之暹于龍城也植松爲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無桑及魔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吳來魔終而垂以吳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沈敏多謀略苻堅誅慕容氏盛潛奔于沖及沖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沖爲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柔曰今崎嶇於鋒刃之間在趑趄之際憑則爲人所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與柔及弟會間行東歸于慕容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濡在火不焦汝欲嘗吾鋒乎試暨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憤爾命如其不中當東手相授盜乃暨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貴而遣之歲餘永誅僞垂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既至垂問以西事盡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驍勇剛毅有伯父全之風烈寶即僞位進爵爲王寶自龍城南伐盛留統後事及段速骨作亂馳出迎衛寶幾爲速骨所獲賴盛以免盛屢進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既如龍城盛留在後寶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內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勒汗殺盛汗不從慕容奇汗之外孫也汗亦宥之奇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奇起兵于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傲淫荒事汗無禮盛因間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內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尼慕率衆討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沮兵背汗襲敗慕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遼盛必應之衆內有蕭牆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要以告於是僞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止有李早衛雙劉志張衆張真者皆盛之舊昵蘭穆引爲腹心早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犒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廁袒而踰牆入于東宮與李早等誅穆衆皆踴呼進攻汗斬之汗二子會公和陳公楊分屯令支自領遣李早張真襲誅之於是內外恬然士女咸悅盛據其自單不稱尊號其年以長樂王稱制赦其境內改元曰建平諸王降爵爲公文武各復舊位初慕容奇衆衆于建安將討蘭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兄子全討奇奇擊滅之進屯乙連盛既誅汗命奇龍兵奇遂與丁零嚴生烏丸王龍之阻兵叛盛引軍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擊敗之執奇而還斬龍生

等百餘人咸於是僭即尊位大赦殊死已下追尊伯考獻莊太子全爲獻莊皇帝尊寶后段氏爲皇太后全妃丁氏爲獻莊皇后謚太子策爲獻哀太子咸幽州刺史慕容廆尚書左僕射張通昌黎尹張順謀叛咸皆誅之改年爲長樂有犯罪者十日一白決之無撾捶之罰而獄情多實高句驪王安遣使貢方物有雀素身綠首集于端門栖翔東園二旬而去改東園爲白雀園咸聽詩歌及周公之事顧謂羣臣曰周公之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擾矣於經傳歌德於管絃至於我之太宰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奪之年二寇闕關難過往日臨朝輔政羣情緝穆經略外敷闢境千里以禮讓維宗親德刑制羣后敦睦雍熙時無二論勳道之茂豈可與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詠闕而不論咸德掩而不述非所謂也乃命中書更爲燕頌以述恪之功焉又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璠秘書監郎敷于東堂問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聖豈不譖哉璠曰周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達君臣之名及流言之謗致烈風以悟主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葉稱其高後王無以奪其美咸曰常令以爲何如忠曰昔武王疾篤周公有請命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楚撻伯禽以訓就王德周公爲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已來未之有也咸曰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詐未見其忠聖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白文王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之終已驗武王之壽矣武王之算未盡而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咸於天命是不聖也據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間有干戈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周公親逮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戮罰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譌談故也忠曰啓金縢而返風亦足以明其不詐遭二叔流言之變而能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咸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爲論之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于文武文武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生靈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脩長加呂召毛畢爲之師傅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爲己任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以爲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曾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羣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誅戮不臣之罪彰于海內方貽王鴟鴞之詩歸非於主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猜於周公也但以踈不間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於當時仁不及于兄弟知羣望之有歸天命之不在己然後返政成王以爲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執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親而功濟一代太甲亂德放於桐宮思愆改善然後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流謗道存社稷矣溢古今臣謂伊尹之勳有高周旦咸曰伊尹以舊臣之重顧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宮事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擬乎郎敷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能匡制其君恐成湯之道墜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宮與小人從事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此其忠也咸曰伊尹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太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期成君德安有人臣幽主而據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奈何挾智藏仁以成君惡夫太甲之事朕已鑒之矣太甲至賢之主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顧祖委授之功故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隱其忠貞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見也亦猶太伯之三讓人無德而稱焉敷曰太伯三以天下讓至仲尼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謗於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談讌賦詩賜金帛各有差遠西太守李矩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將爲自安之計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盛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羣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羣旋師期開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羣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爲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羣候知之襲剋令支遣廣威孟廣平率騎迎期及于無終斬之初咸之遣羣還也羣臣莫知其故羣既斬期

盛謂羣臣曰前以追旱遷者正爲此耳朔新爲叛逆必忌官威一則構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盛怠其志卒然捨之必則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李旱自遠而還閏盛殺其將衛雙懼羣臣奔走既而歸罪復其爵位盛謂侍中孫勗曰旱總三軍之任荷專征之重不能杖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衆情離貳骨肉忘其親殷肱失忠節旱以刑餘之體效力盡命忠敷之至精貫白日朕故錄其忘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耳盛去皇帝之號稱庶人大王魏襲幽州執刺史盧溥而去遣孟廣平援之無及盛率衆三萬伐高句驪襲其新城南蘇皆剋之散其積聚徙其五千餘戶于遼西盛引見百僚于東堂考詳群寮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立其子遼西公定爲太子大赦殊死已下讌其羣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疑故信言及之盛討庫莫奚大虜獲而還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輿段讚等謀率禁兵襲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悔侯段璣輿子讚子泰等因衆心動搖夜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閤中暴傷盛遂舉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僞諡昭武皇帝墓號興平陵廟號中宗盛幼而羈雋流漯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矣懲寶閨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介之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振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所以卒於不免是歲隆安五年也

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初封河間王段速骨之難諸王多被害熙素爲高陽王業所親愛故得免焉蘭汗之篡也以熙爲遼東公備宗祀之義盛初即位降爵爲公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從征高句驪契丹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略不如耳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羣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意在於熙遂廢太子定迎熙入宮羣臣勸進熙以讓元元固以讓熙熙遂悸即尊位誅其大臣段璣秦輿等並夷三族元以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寶之第四子也赦殊死已下改元曰光始改北燕晉爲大單于置左右輔位次尚書初熙孫于丁氏故爲所立及龍幸苻貴人丁氏慫恿呪詛與兄子七兵尚書信謀廢熙熙聞之大怒遣丁氏令自殺葬以后禮殊丁信熙狩于北原石城令高和殺司隸校尉張顯閉門距熙熙率騎馳返和衆皆投杖熙入誅之於是引見州郡及單于八部酋帥于東宮問以疾苦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雲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其昭儀苻氏鑿曲光輝清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太半熙游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立其貴嬪苻氏爲皇后赦殊死已下熙北襲契丹大破之昭儀苻氏死僞諡愍皇后贈苻謨太宰諡文獻公二苻並美而難好徽行游讌熙弗之禁也諫諷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初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溫稱能療之未幾而卒熙忿其妄也立於公車門支解溫而焚之其后好游田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士卒爲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矣會高句驪寇燕郡殺略百餘人熙伐高句驪以苻氏從爲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熙曰待剋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內嚴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擬鄴之鳳陽門作弘光門累級三層熙與苻氏嬖契丹憚其衆盛將還苻氏弗聽遂棄其輜重輕襲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剋而還盛殺寶諸子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爲鎮東大將軍營州刺史鎮宿軍上庸公懿爲鎮西將軍幽州刺史鎮令支尚書劉木爲鎮南大將軍冀州刺史鎮肥如爲苻氏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貨土於北門士與穀同價典軍杜靜戴楯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膽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苻氏死熙悲號辟踴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氣絕久而乃蘇大斂既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寮於宮內

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素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爲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醫藥中有弊氈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侍御公卿已下至於百姓率戶營墓費殫府藏下錮三泉周輪數里內則圖畫尚書八坐之象熙曰善爲之朕將隨后入此陵識者以爲不祥其右僕射韋璆等並懼爲殉沐浴而待死焉號苻氏墓曰徽平陵熙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衛中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盟推慕容雲爲主發尚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黃門趙洛生奔告之熙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剋遂敗走入龍騰苑微服隱于林中爲人所執雲得而弒之及其諸子同瘞城北時年二十三在位六年雲葬之于苻氏墓僞諡昭文皇帝垂以孝武帝太元八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二年滅初童謠曰一東蜜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蜜字上有草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草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爲雲所滅如謠言焉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父和高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焉雲深沈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爲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友之寶之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拜侍御郎襲敗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熙之葬苻氏也馮跋詣雲告之以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還曰慕容氏世衰河間虐暴感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恩亂者十室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爲他養子機運難邀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絕世務卿今與建大事謬見推逼所以俳徊非爲身也實惟否德不足以膺元元故耳跋等強之雲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改元曰正始國號大燕署馮跋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帛有差熙之羣官復其爵位立妻李氏爲天王后子彭爲太子越騎校尉慕輿真謀叛雲誅之雲臨東堂幸臣離班桃仁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劍擊雲雲以几距班桃仁進而弒之馮跋遷雲尸于東宮僞諡惠懿皇帝雲自以無功德而爲豪傑所推常內懷懼故寵養壯士以爲腹心離班桃仁等並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任賞賜月至數千萬衣食臥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敗云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璽之雄方擾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天資英傑威震本朝以雄略見猜而庇身寬政永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而畢力然而隼質難羈狼心自野淮南失律三甥之謀已構河期分隧五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還舉踦石門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逸收羅趙魏驅駕英雄扣囊餘奇推五萬於河曲浮船秘策招七郡於黎陽返遠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禋宗僭擬斯備夫以重耳餘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紿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衆徙一旅揩拔而傾山嶽騰嘯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餘裕伊媿於西鄰僭苻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覩矣寶以浮譽復升峻文御俗蕭牆內憤勍敵外陵雖毒不殺物而惡足自勵威則孝友冥符文武不墜韜光而夷讎賊罪已而遷高危翻翻然濁世之佳處矣熙乃地非奧主舉因淫德驅戎之態取悅於匡牀交喪之資見奇於養髮蕩輕舟於曲光之綽望朝涉於景雲之山飾土木於驕心顯怨嗟於叢壤宗祀夷滅爲馮氏之驅除焉

贊曰戎狄憑陵山川沸騰天未悔禍人非與能疾走而捷先鳴則與道明烈烈鞭笞豪桀掃燕夷魏劍屠永滅大盜潛移鴟名遂竊寶心生亂戚濟家難熙極驕淫人懷憤惋孽貽身咎災無以道

慕容寶載記在位三年卽隆安三年也○綱目寶承康二年卽晉安帝隆安二年兩三字俱誤

慕容盛載記在位三年○綱目晉安帝隆安二年歲在戊戌冬十月稱皇帝至隆安五年辛丑爲殺璣所殺則是在位四年也後燕錄亦作在位四年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二十五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磐　禿髮烏孤　禿髮利鹿孤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聖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遠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訝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鄂莫何託鄂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鄰者即國仁五世祖也秦始初率戶五千遷于夏緣部衆稍盛鮮卑鹿結七萬餘落屯于高平川與祐鄰迭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略陽祐鄰盡幷其衆因居高平川祐鄰死子結權立徙于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鮮卑吐賴于烏樹山討尉遲渴權于大非川收衆三萬餘落利那死弟祁逸立祁逸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于寃川大破之降其衆二萬餘落因居寃川以叔父軻逸爲師傅委以國政斯引烏逸爲左輔將軍鎮蔡國川出連高胡爲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盧那胡爲率義將軍鎮牽屯山述延死子僕大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于麥田元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壻爲苻堅將王統所襲部衆叛降于統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距敵德不撫衆劍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爲呼韓邪之計矣乃詣統降于堅堅大悅署爲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叔父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俄而鮮卑勃寒便斥龍右堅以司繁爲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司繁卒國仁代鎮及堅與壽春之役徵爲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頹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頹閉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擒狹大宣曰苻氏住因趙石之亂遂妄稱名號窮兵極武跨僭八州罪宇既寧宜綏以德方虔虜威黷勤心遠略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窮則慮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及堅敗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幷之衆至十餘萬及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衆帥曰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大守常迷運先達恥之見幾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貴豈可覩時來之運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衆河二州牧建元曰建義以其將乙旃音遲爲左相屋引出支爲右相獨孤匹歸爲左輔武畢勇士爲右輔弟乾歸爲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差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濮川甘松匡朋白馬寃川十二郡簒勇士城以居之鮮卑匹蘭率衆五千降明年南安秘宜及諸羌虜來攻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贏師以强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秘宜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侯悅率衆三萬餘戶降於國仁各拜將軍刺史苻登遣使者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寃川王國仁率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等三部於六泉高平鮮卑沒奕干東胡金熙連兵來襲相遇于渴渾川大戰敗之斬級二千獲馬五千匹沒奕干及熙奔還三部震懼率衆迎降署密貴建義將軍六泉侯裕苟建忠將軍蘭泉侯提倫建節將軍鳴泉侯國仁建威將軍叱盧烏孤跋據衆叛保牽屯山國仁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叱羅侯降者千餘戶跋大懼遂降復其官位因討鮮卑越質叱黎于平襄大破之獲其子詰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太元十三年國仁死在位四年僞謚宣烈王廟號烈祖

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沉雅有度量國仁之死也其羣臣咸以國仁之子公府沖幼宜立長君乃推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初立其妻邊氏爲王后以出連乞都爲丞相鎮南將軍南梁州刺史悅昌爲御史大夫自餘封拜各有差遂遷于金城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南羌獨如率衆七千降之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據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爲其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衆於是聲振邊服吐谷渾大人

視連遣使貢方物鮮卑豆留歸叱豆渾及南丘鹿結幷休官曷呼奴盧水尉地拔並率衆降于乾歸皆署其官爵隴西太守越質詛歸以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乾歸擊敗之詛歸東奔麗山既而擁衆來降乾歸妻以宗女署立義將軍苻登將沒奕于遣使結好以二子爲質請討鮮卑大兜國乾歸乃與沒奕于攻大兜於安陽城大兜退固鳴蟬堡乾歸攻陷之遂遷金城爲呂光弟寶所攻敗於鳴雀峽退屯青岸寶進逼乾歸乾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躬貫甲冑連戰敗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苻登遣使署乾歸假黃鉞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時登爲姚興所逼遣使請兵進封乾歸梁王命置官司納其妹東平長公主爲梁王后乾歸遣其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翟瑾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爲興所殺乃還師氐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伐之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衆衆窮兵遠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於是遣其涼州牧乞伏軻殫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詛歸距之定敗益州於平川軻殫詛歸引衆而退翟瑾晉劍諫曰晉王以神武之姿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振秦梁擊光巴漢將軍以雄城之重受關外之寄宜竭力致命輔車家國秦州雖敗二軍猶全奈何不恩赴救便逆奔散何面目以見王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瑾識才非古人敢忘項氏之義乎軻殫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敢自寧乎乃率騎赴之益州詛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斬定及首虜萬七千級於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太元十七年敕其境內殊死已下署其長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爲右僕射翟瑾爲吏部尚書翟勒爲主客尚書杜宣爲兵部尚書王松壽爲民部尚書樊謙爲三公尚書方弘趙景爲侍中自餘拜授一如魏武晉文故事猶稱大單于大將軍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於是遣乞伏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親之舊有戰功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過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北平韋乾爲長史散騎常侍游和爲司馬至大寒擒益州恃勝自矜不爲部陳命將士解甲游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乾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擒彼凶醜以副具瞻賊已垂逼奈何解甲自寬宴安酖毒窮爲將軍危之益州曰孰以爲合之衆閉吾至理應遺寬今乃與吾決戰者欲成擒也吾自擒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乳率衆距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斂之索虜禿髮如苟率戶二萬降之乾歸妻以宗女呂光率衆十萬將伐乾歸左輔密貴周左衛莫者殺焉言於乾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以命世雄姿開業洮罕剋翦羣凶威振遐邇將鼓滻風於東夏建八百之鴻慶不忍小屈與姦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非國家利也宜遣愛子以退之乾歸乃稱藩於光遣子勿勿爲質既而悔之遂誅周等乞伏軻殫與乞伏益州不平奔于呂光光又伐之威勸其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權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呂延延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衆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隆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歸使呂延爲前鋒乾歸泣謂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既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趣進果爲乾歸所敗遂斬之禿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使乞伏益州攻剋支陽鎮武允吾三城俘獲萬餘人而還又遣益州與武衛慕容允冠軍翟瑾平騎二萬伐吐谷渾視黑至于度周川大破之視黑遁保白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昌爲質鮮卑疊掘河內率戶五千自魏降乾歸乾歸所居南景門崩惡之遂遷于苑川姚興將姚碩德率衆五萬伐之入自南安峽乾歸次于隴西以距碩德興潛師繼發乾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勍敵衆機籍算舉無遺策今姚興盡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騁之地宜引師平川伺其殆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一舉卿等戮力勉之若衆萬姚興關中之地垂吾有也於是遣其衛軍慕容允率中軍二萬遲于柏陽纂軍暴救將外軍四

萬遷于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與軍勢俄而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爲與追軍所逼入于外軍旦而交戰爲與所敗乾歸遁還苑川遂走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謬爲諸君所推心存撥亂而德非時雄叨竊名器年踰一紀貨衆致寇傾喪若斯今人衆已散勢不得安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等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羣下咸曰昔古公杖策而人歸懷玄德南奔荊楚寵分岐之感古人所悲況臣等義深父子而有心離背請死生與陛下俱乾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廢興命也苟天未亡我冀興復有期德之不建何爲俱死公等自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於是大哭而別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禿髮利鹿孤遣弟僧檀迎乾歸處之於晉興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乾歸將叛謀洩利鹿孤遣弟吐雷屯于捫天嶺乾歸懼爲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磐曰吾不能負荷大業致茲顛覆以利鹿孤義兼姻好冀存唇齒之援方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忌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爲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爲質彼必不疑吾既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興見而大悅署乾歸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遣乾歸還鎮苑川盡以部衆配之乾歸既至苑川以邊芮爲長史王松壽爲司馬公卿大將已下悉降號爲偏裨元興元年熾磐自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爲振忠將軍與晉太守尋遣使者加乾歸散騎常侍左賢王遣隨興將齊難迎呂隆于河西討叛羌黨龍頭于滋川攻楊盛將苻韋千皮氏堡並剋之又破吐谷渾將大孩俘獲萬餘人而還尋復率衆攻楊盛將楊玉于西陽堡剋之既而苑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于穴內乾歸甚惡之姚興慮乾歸終爲西州之患因其朝也與留爲主客尚書以熾磐爲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監撫其衆熾磐以長安兵亂將始乃招結諸部一萬七千築城于嶺頭山以據之熾磐攻剋枹罕遣使告之乾歸奔還苑川鮮卑悅大堅有衆五千自龍馬苑降乾歸乾歸遂如枹罕留熾磐鎮之乾歸收衆三萬還于度堅山羣下勸乾歸稱王乾歸以寡弱弗許固請曰夫道應符歷雖廢必興圖錄所業難成必敗本初之衆非不多也魏武運奔四州瓦解尋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申亡新爲散國天命不可虛邀符錄不可妄冀姚數將終否極斯泰衆機撫運實繫聖人今見衆三萬足可以權理秦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四海鵠望豈宜固守嶺沖不以社稷爲本願時即大位允副羣心乾歸從之義熙三年僭稱秦王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已下皆復本位遣熾磐討論璋地延師次熾于地延率衆出降署爲尚書徙其部落于苑川又遣隴西羌邕何攻剋姚興金城郡以其驍騎乞伏務和爲東金城太守乾歸復都苑川又攻剋興略陽南安隴西諸郡徙二萬五千戶於苑川枹罕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爲邊害遣使署乾歸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乾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於興遣熾磐與其次子中軍審虔率步騎一萬伐禿髮傉檀師濟河敗傉檀太子武臺于嶺南獲牛馬十餘萬而還又攻剋興別將姚龍于伯陽堡王憺于永洛城徙四千餘戶於苑川三千餘戶于暉郊乾歸率步騎三萬征西羌彭利髮于枹罕師次于奴葵谷利髮棄其部衆南奔乾歸遣其將公府追及于清水斬之乾歸入枹罕收羌戶一萬三千因率騎二萬討吐谷渾支統阿若干于赤水大破降之乾歸畋于五溪有衆集于其手甚惡之六年爲兄子公府所弒幷其諸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磐與乾歸弟廣武智達陽武木弈于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于嶺頭南山幷其四子懼之於暉郊葬乾歸于枹罕僞謚武元王在位二十四年

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初乾歸爲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興興以爲振忠將軍與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衆鎮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磐爲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乾歸稱藩于姚興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死義熙六年熾磐襲偽位大赦改元曰永康署翟勍爲相國麴景爲御史大夫段暉爲中尉弟延祚爲禁中錄事樊譯爲司直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黃門郎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義熙九年遣其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於澆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戶而還又遣其鎮東彗達與松壽

率騎一萬東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叛保白坑雲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粵爾輿人戮力勉之衆咸拔劍大呼於是進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龍右休官悉降遣安北烏地延冠軍翟紹討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俘獲甚衆熾磐率諸將討吐谷渾別統支旁于長柳川掘達于渴渾川皆破之前後俘獲男女二萬八千僭立十年有雲五色起于南山熾磐以爲己瑞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閏禿髮僔檀西征乙弗投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禿髮武臺憑城距守熾磐攻之一旬而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各有差遷平遠健虔率騎五千追僔檀徙武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于枹罕僔檀遂降署爲驃騎大將軍左南公配僔檀文武依才銓擢之熾磐既兼僔檀兵強地廣置百官立其妻禿髮氏爲王后十一年熾磐攻剋沮渠蒙遜河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左衛匹達爲河湟太守因討降乙弗寇乾而還遣其將曇達王松壽等討南羌彌姐康薄于赤水降之熾磐攻罷川師次省中沮渠蒙遜率衆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聞而引還遣曇達與其將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蒙遜聞曇達至引歸遣使聘于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等率騎一萬伐姚艾于上邽曇達進據蒲水艾距戰大敗之艾奔上邽曇達進屯大利破黃石大羌二戎徙五千餘戶千枹罕令其安東木弈干率騎七千討吐谷渾樹洛干于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洛干奔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嶠所謂有豕白蹢往歲曇達東征姚艾敗走今木弈干西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於是以曇達爲左丞相其子元基爲右丞相麴景爲尚書令翟紹爲左僕射遣曇達元基東討姚艾降之至是乙弗鮮卑烏地延率戶三萬降于熾磐署爲建義將軍地延尋死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于西平他子從弟提孤等率戶五千以西遷叛于熾磐涼州刺史出連虔遣使喻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提孤姦猾終爲邊患稅其部中戎馬六萬匹後二歲而提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戶五千入居西平先是姚艾叛降蒙遜蒙遜率衆迎之艾叔父僧言於衆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土事之何爲從涼主西遷衆咸以爲然相率逐艾推僧爲主遣使請降熾磐大悅徵僧爲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封隴西公邑一千戶使征西他子討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覓地率衆六千降於熾磐署爲弱水護軍遣其左衛匹達建威梯君等討彭利和于渭川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戶于枹罕渭川羌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元熙元年立其第二子慕末爲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內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磐在位七年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慕末嗣僞位在位三年爲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禍生雲雷屯羣凶作自晉室遘孽胡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陰山遺噍難以義服倘我陷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運遭雄略之主已當覊魂沙漠請命蓮街豈暇竊據近郊經綸王業者也乾歸智不及遠而以力詐自矜陷呂延之師姦謀潛斷俘視黜之衆威策退舉便欲晉拼龍之餘卒窺嶺函之奧區秣疲馬而宵征藉勍敵而朝食既而控弦鳴鏑厥志未逞沮岸崩山其功已喪履重氛於外難幸以計全貽巨釁於蕭牆終成凶禍宜哉熾磐叱咤風雲見幾而動牢籠僞傑決勝多奇故能命將掩滅河之酋臨戎襲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隆僞業覽其遺業蓋亦有道乎

##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永嘉之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爲將軍永滅跋東徙和龍家于長谷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脩行業惟跋恭慎勤於家產父母嘗之所居上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內及慕容寶僭號署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于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

萬泥曰順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為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秘之熙怒及即偽位密欲誅跋兄弟其後跋又犯熙禁懼禍乃與其諸弟逃于山澤每夜獨行猛獸常為避路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曰熙今昏虐兼忌吾兄弟既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滅當及時而起立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與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熙立高雲為主雲署跋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跋饗群寮忽有血流其左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因說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雲為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謂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為公斬之於是奮劍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衆推跋為主跋曰范陽公素弗才略不恆志於靖亂掃清凶桀皆公勳也素弗辭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未聞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今鴻基未建危甚綴旒天工無曠業繫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副元元之心群臣固請乃許之於是以太元二十年乃僭稱天王于昌黎而不徙舊號即國曰燕赦其境內建元曰太平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祖和為元皇帝父安為宣皇帝尊母張氏為太后立妻孫氏為王后子永為太子署弟素弗為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弘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泥為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務銀提為上大將軍遼東太守孫護為侍中尚書令陽平公張興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寧公郭生為鎮東大將軍領右衛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陳為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為鎮南大將軍司隸校尉上黨公馬弗勤為吏部尚書廣宗公王難為侍中撫軍將軍潁川公自餘拜授文武進位各有差尋而萬泥抗表請代跋曰猥以不德謬為群賢所推思與兄弟同茲休戚今方難未寧維城任重非明德懿親孰克居也且折衝禦侮為國藩屏雖有他人不如我弟兄豈得如所陳也於是加開府儀同三司義熙六年跋下書曰昔高祖為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高雲義則君臣恩踰兄弟其以禮葬雲及其妻子立雲廟於韮町置園邑二十家四時供薦初跋之

立也萬泥乳陳自以親而有大功謂當入為公輔跋以二藩任重因而弗徵並有憾焉乳陳性粗獷勇氣過人密遣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阻兵以叛跋遣馮弘與將軍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弘遣使諭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群公以天地所鍾人望攸繫推逼主上光踐寶位裂土疏爵當與兄弟共之柰何欲尋干戈於蕭牆棄友于而為閼伯過貴能改善莫大焉宜舍茲嫌同獎王室萬泥欲降乳陳按劍怒曰大丈夫死生有命決之于今何謂降也遂剋期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命三軍以備不虞弘乃密嚴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署素弗為大司馬改封遼西公馮弘為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跋下書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務從簡易前朝苛政悉皆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侵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初慕容熙之敗也工人李訓竊寶而逃貲至巨萬行貨於馬弗勤弗勤以訓為方略令既而失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馮素弗言之於跋請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大臣無忠清之節貨財公行於朝雖由吾不明所致弗勤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但大業草創彝倫未敘弗勤拔自寒微未有君子之志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汙辱朝士可東市考竟於是上下肅然請賕路絕蠕蠕勇斛律遣使求跋女偽樂浪公主獻馬三千匹跋命其群下議之素弗等議曰前代舊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女生從夫千里豈遠朕方崇信殊俗柰何欺之乃許焉遣其游擊秦都率騎二千送其女歸于蠕蠕庫莫奚虞出庫真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匹許之處之於營丘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病不能自存者振穀帛有差孝悌力田閨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昌黎郝越營丘張買成周刁溫遼東傅何纂以賢良皆擢敘之遣其太常丞劉軒徙北部人五百戶于長谷為祖父園邑以其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跋勵意農桑勤心政事乃下書省徭薄賦墮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尚書紀達為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為政事之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先

是河間人褚匡言於跋曰陛下至德應期龍飛東夏舊邦宗族傾首朝陽以日爲歲若聽臣往迎致之不遠跋曰隔絕殊域阻迴數千將何可致也匡曰章武郡臨海船路甚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爲難也跋許之署匡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加資遣匡尋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率五千餘戶來奔署買爲衞尉封城陽伯睹爲太常高城伯契丹庫莫奚降署其大人爲歸善王跋又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又下書曰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壞無寒煖之期衣以錦繡服以羅紈寧有知哉厚於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亡者有損於生是以祖考因舊立廟皆不改營陵寢申下境內自今皆令奉之魏使耿貳至其國跋遣其黃門郎常陋迎之於道跋爲不稱臣怒而不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貳忿而不謝跋散騎常侍申秀言於跋曰陛下接貳以禮而敢驕蹇若斯不可容也中給事馮懿以傾佞有幸又盛稱貳之陵慠以激跋跋曰亦各其志也匹夫尚不可屈況一方之主乎請幽而降之跋乃留貳不遣是時井竭三日而復其尚書令孫護里有犬與豕交護見而懸之召太史令閔尚筮之尚曰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本其於洪範爲犬禍將勃亂失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冢宰遐邇具瞻諸弟並封列侯貴傾王室妖見里庭不爲他也願公戒滿盈之失循尚恭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不悅昌黎尹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跋之立也並冀開府而跋未之許由是有怨言每於朝饗之際常拔劍擊柱曰興建大業有功力焉而滯於散將豈是漢祖河山之義乎跋怒誅之進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慰之護自三弟誅後常怏怏有不悅之色跋怒酖之尋而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功在孫護張興之右而出爲邊郡抗表有恨言密謀外叛跋怒殺之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寧國濟俗實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崩樂壞閭閻絕諷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衿之歎復興于今豈所以穆章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郎中品第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三已上教之跋弟丕先是因亂投於高句驪跋迎致之至龍城以爲左僕射常山公蠕蠕斛律爲其弟大但所逐盡室奔跋乃館之於遼東郡待之以客禮跋納其女爲昭儀時三月不雨至于夏五月斛律上書請還塞北跋曰棄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彊兵相送糧運難繼少也勢不能固且千里襲國古人爲難況數千里乎斛律固請曰不煩大衆願給騎三百足矣得達敕勒國人必欣而來迎乃許之遣單于前輔萬陵率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役至黑山殺斛律而還晉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海來聘跋乃使其中書郎李扶報之蠕蠕大但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有赤氣四塞太史令張穆言於跋曰兵氣也今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斷絕自古未有鄰國接境不通和好違義怒鄰取亡之道宜還前使修和結盟跋曰吾當思之尋而魏軍大至遣單于右輔古泥率騎候之去城十五里遇軍奔還又遣其將姚昭皇甫軌等距戰軌中流矢死魏以有備引還跋境地震山崩洪光門鸛雀折又地震右寢壞跋問閔尚曰比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陰也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向右臣懼百姓將西移跋曰吾亦甚憂之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問所疾苦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有差跋立十一年至是元熙元年也此後事入于宋至元嘉七年死弟弘殺跋子翼自立後爲魏所伐東奔高句驪居二年高句驪殺之始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號至弘二世凡二十有八載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羣任俠放蕩不修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齊異焉曰撥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爲務不以產業經懷弱冠自諸慕容熙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尚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南宮令成藻豪俠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遂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爲侍御郎小帳下督跋之偽業素弗所建也及爲宰輔謙虛恭慎非禮不動雖廝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脩己率下百僚憚之初爲京尹及鎮營丘百姓歌之嘗謂韓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好存亡繼

絶申拔舊門阿侍中陽哲曰秦趙勳臣子弟今何在乎哲曰皆在中州惟桃豹孫鮮在焉素弗召爲左常侍論者歸其有宰衡之度跋之七年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

史臣曰自五胡繼亂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於荒裔鴻名寶位咸假之於雜種書稱戎狄凶暴未窺道德敬天擅命抑乃其常而馮跋出自中州有殊醜類因鮮卑之昏虐亦盜名於海隅然其遷徙之餘少非雄傑幸以寬厚爲衆所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書史稱其信惑妖祀斥黜諫臣無開殷之才異經決之士信矣速禍致寇良謂在茲猶能撫育黎萌保守疆宇發號施令二十餘年豈天意乎非人事也

贊曰國仁號武乾緒勇悍矯矯熾磐臨機能斷執謂獲鹿亦懷沉算文起常才憑時叛換威籍大寶爲我多難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乞伏乾歸載記太元十四年符登遣使署乾歸大將軍大單于○十四年綱目作十三年

隆安元年光遣其子慕伐乾歸○隆安各本誤建安今從西秦錄改正

義熙三年僧辯秦王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綱目晉安帝義熙三年歲在丁未春正月秦以乞伏乾歸爲主客尚書五年乞伏乾歸自秦逃歸秋七月西秦復稱王與此互異

乞伏熾磐載記以其左衛匹達爲河瀆太守○匹達各本訛四今從下文達其左衛匹達改正

馮跋載記凡二十有八載○上文謂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乙未僭號則距丙子爲三十九年當止二十有八載哉北燕錄跋僭號太平元年歲在己酉至亡之歲歲在丙子計其年數爲二十八載與歷代甲子圖合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二十六

禿髮烏孤　禿髮利鹿孤　禿髮傉檀

禿髮烏孤　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產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在孕母胡被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于金山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爲之旰食後爲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從弟務丸立死孫推斤立死子思復鞬立部衆稍盛烏孤卽思復鞬之子也及嗣位務農桑修鄰好呂光遣使署爲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曰呂氏遠來假授當可受不衆咸曰吾士衆不少何故屬人烏孤將從之其將石真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光德刑修明境內無虞若致死於我者大小不敵後雖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遵養之以待其釁耳烏孤乃受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于築廉川堡以都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于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爲不樂者將非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之盛保據大川乃可以一舉百光何足懼也烏孤曰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盧陵契汗萬里委順及吾承業諸部背叛邊境乖違遠何以附所以泣耳其將苻潭曰大王何不振旅誓衆以討其罪烏孤從之大破諸部呂光封烏孤廣武郡公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光又遣使署烏孤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征之威遠有此州不能以德柔遠惠安黎庶諸子貪淫三甥肆暴郡縣土崩下無生賴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起豈有常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爲天下主留其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內年號太初曜兵廣武攻剋金城光遣將軍竇苟來伐戰于街亭大敗之降光樂都遣河湟三郡諸羌胡數萬落皆附之光將楊軌王乞基率戶數千來奔烏孤更稱武威王後三歲徙于樂都署弟利鹿孤爲驃騎大將軍西平公鎮安夷傉檀爲車騎大將軍廣武公鎮西平以楊軌爲賓客金石生時連珍四夷之爵備矣順郭倖西川之德望楊統楊貞衛殷麴丞明郭黃郭奮史暠鹿嵩文武之秀傑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內居顯位外宰郡縣官方授才咸得其所烏孤從容謂其羣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乾歸據有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虐氏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靜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乾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儒生才非經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己千里伐人糧運懸絕且與我鄰好酢以分災共患乘其危弊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沖闇二子纂弘雖頗有文武而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浩亹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纂疲於奔命人不得安其農業黎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遂陰有吞幷之志段業爲呂纂所侵遣利鹿孤救之纂懼燒氏旭張掖穀麥而還以利鹿孤爲涼州牧鎮西平遣傉檀入鎮府國事是歲烏孤因酒墜馬傷脅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羣下曰方難未靜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王位三年僞諡武王廟號烈祖第利鹿孤立

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卽僞位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又徙居于西平使記室監麴梁明聘于段業業曰貴主先王創業啓運功高先世宜爲國之太祖有子何爲不立梁明曰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嗣子沖幼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明曰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亦聖人之格言萬代之通式何必胤己爲是紹兄爲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利鹿孤聞呂光死遣其將金樹霧魁率騎五千屯于昌松漢口既逾年赦其境內改元曰建和二千石長吏清高有惠化者皆封亭侯呂纂來伐使傉檀距之纂

士卒精銳進度三堆三軍擾懼僊檀下馬據胡床而坐士衆心乃始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餘級纂西擊段業僊檀率騎一萬乘虛襲姑臧纂弟緯守南北城以自固僊檀置酒于朱明門上鳴鐘鼓以饗將士耀兵于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乞伏乾歸爲姚興所敗率騎數百來奔處之晉興待以上賓之禮乾歸遣子謙等質于西平鎮北將軍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我之屬國妄自尊立理窮歸命非有款誠若奔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宜徙於乙弗之閒防其越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之心乾歸投誠而徙之四海將謂我不可以誠信託也俄而乾歸果奔于姚興利鹿孤謂延曰不用卿言乾歸果叛卿爲吾行也延追乾歸至河不及而還利鹿孤立二年龍見于長寧麒麟游于綏羌於是羣臣勸進以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其將鍮勿崙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衽無冠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號誠順天心然寧居樂土非貽厥之規倉府粟帛生敵人之志且首兵始號事必無成陳勝項籍前鑒不遠宜署晉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算以縻之如其敵強於我徙而以避其鋒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於是率師伐呂隆大敗之獲其右僕射楊桓僊檀謂之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爲囚虜豈曰智也桓曰受呂氏厚恩位忝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瘞彼俱溺實恥爲叛臣以見明主僊檀曰卿忠臣也以爲左司馬利鹿孤謂其羣下曰吾無經濟之才忝承業統自負乘在位三載于茲雖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尚多凋弊戎車屢駕無闢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猶蓄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焉禍祠部郎中史暠對曰古之王者行師以全軍爲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不以綏卹爲先惟以徙戶爲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以斬將剋城士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爲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玄沖趙誨爲博士祭酒以教胄子時利鹿孤雖僭位尚臣姚興楊桓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與閑桓有德望徵之利鹿孤餞桓于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岐之感實情深古人但餞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脩梧無以晞其翼卿有佐時之器夜光之寶嘗振纓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遲卿才力善勗日新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建陛下宥臣於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之功龍門既開而臣違離公衡之戀豈曰忘之利鹿孤爲之流涕遣僊檀又攻呂隆昌松太守孟禕于顯美剋之僊檀執禕而數之曰晃幾而作賞之所先守迷不變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玉門掃平秦隴卿固守窮城稽淹王憲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禕曰明公開藹河右聲播宇內文德以綏遠人威武以懲不恪況禕蔑爾敢距天命聾鼓之刑禕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荷呂氏厚恩受藩屏之任明公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惟公圖之僊檀大悅釋其縛待以客禮徙顯美麗軒二千餘戶而歸嘉禕忠烈拜左司馬禕請曰呂氏將亡聖朝之幷河右昭然已定但爲人守而不全復忝顯任義所未安明公之恩聽禕就戮於姑臧死且不朽僊檀義而許之呂隆爲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羣下議之尚書左丞婁術沮曰今姑臧饑荒殘弊穀石萬錢野無青草貴食無取蒙遜千里行師糧還不繼使二寇相殘以乘其弊若蒙遜拔姑臧亦不能守適可爲吾取之不宜救也僊檀曰沮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雖虛弊地居形勝河西一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卓騎之言吾之心也遂遣僊檀率騎一萬救之至昌松而蒙遜已退僊檀徙涼澤段家五百餘家而歸利鹿孤疾令曰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以成先王之志在位三年而死葬于西平之東南僞諡曰康王弟僊檀嗣

僊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僊檀明識幹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僊檀及利鹿孤卽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以元興元年僭號涼王遷于樂都改元曰弘昌初乞伏乾歸之在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爲質後熾磐逃歸爲追騎所執利鹿孤命殺之僊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善關羽之奔秦昭恕賈逵之逝熾磐雖逃叛孝心可嘉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熾磐又奔允街僊檀歸其妻子姚興遣使拜僊

檀車騎將軍廣武公俁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衆迎呂隆于姑臧俁檀擊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興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敞父燮呂光時自逢河太守入爲尚書郎見俁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必當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焉是俁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及忝家業雖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敞曰大王仁伸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馬援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俁檀曰卿奢于敬之傳恨不與卿共成大業耳俁檀以姚興之盛又密圖姑臧乃去其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聘于興興謂尚曰車騎投誠歸款爲國藩屏檀與兵衆輒造大城爲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退藩密邇勍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蒙遜虎視盡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興笑曰卿言是也俁檀遣其將文支討南羌西虜大破之上表姚興求涼州不許加俁檀散騎常侍增邑二千戶俁檀於是率師伐沮渠蒙遜次于氐池蒙遜嬰城固守芟其禾苗至於赤泉而還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乃署俁檀爲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姑臧俁檀率步騎三萬次于五涧興涼州刺史王尚遣辛晃孟禕彭敏出迎尚出自清陽門鎮南文支入自涼風門宗敞以別駕送尚還長安俁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害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俁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爲之若何敞曰涼土雖舉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晃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張穆邊憲文齊楊珧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農戰並脩文教兼敷可以從橫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俁檀大悅賜敞馬二十匹於是大獵文武於雟光殿班賜金馬各有差遣西曹從事史馬騁于姚興興謂馬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馬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聞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受職彝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

州授車騎者車騎何從得之馬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顛狽者實由車騎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威勢挫張掖王尚孤城獨守外通羣狄陛下不遑兵十年殪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內收大利乃知妙算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遲授豈亦時宜興悅其言拜騎都尉俁檀驍羣傑于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進曰張文王築城苑雄宮殿爲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灰然瓦解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死於彭濆呂氏以排山之勢王有西夏率土崩離衛鑒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俁檀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俁檀雖受制於姚興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以宗敞爲太府主簿錄記室事俁檀偽游澆河襲徙西平湟河諸羌三萬餘戶于武興番禾武威昌松四郡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閱于方亭遂伐沮渠蒙遜入西陝蒙遜率衆來距戰于均石爲蒙遜所敗俁檀率騎二萬運穀四萬石以給西郡蒙遜攻西郡陷之其後俁檀又與赫連勃勃戰于陽武爲勃勃所敗將佐死者十餘人俁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俁檀懼東西寇至徙三百里內百姓入于姑臧國中駭怨層各成七兒因百姓之擾也率其屬三百人叛俁檀於北城推梁貴爲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夜衆至數千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蓋恃衆故也貴躬悔過明君之義諸君何故從此小人作不義之事殿內武旅正爾相尋目前之危悔將無及衆聞之咸散七兒奔晏然殿中騎將白路等追斬之單諮條酒梁裒輔國司馬邊憲等七人謀反俁檀悉誅之姚興以俁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遣其尚書郎韋宗來觀釁俁檀與宗論六國從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遺言天命廢興近賢人事成敗機變無窮酣致清辨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氛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磾豈足爲多也宗還長安言於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頹俁檀權詐多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勃勃以爲合之

衆倘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伺足剋也宗曰形移勢變終始殊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僔檀以輕勁致敗今以大軍臨之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羣臣無僔檀匹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其利與不從乃遣其將姚弼及敏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使其將姚顯爲弼等後繼遣僔檀書云遣倘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僔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弼衆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固守弼喻霸令降霸曰汝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爲涼鬼何降之有城陷斬霸弼至姑臧屯于西苑州人王鍾宋鍾王娥等密爲內應候人執其使送之僔檀欲誅其元首前軍伊力延侯曰今強敵在外內有姦豎兵交勢敗禍難不輕宜悉坑之以安內外僔檀從之殺五千餘人以婦女爲軍賞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斂成縱兵虜掠僔檀遣其鎮北俱延鎮軍敬歸等十將率騎分擊大敗之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僔檀攻之未剋乃斷水上流欲以持久饑之會雨甚堰壞弼軍乃振姚顯閻弼敗衆遣赴之軍勢甚盛遣射將孟欽等五人挑戰于涼風門弦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顯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僔檀引師而歸僔檀於是僭即涼王位赦其境內改年爲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王后世子武臺爲太子餞尚書事左長史趙昶右長史郭倖爲尚書左右僕射鎮北俱延爲太尉鎮軍敬歸爲司隸校尉自餘封署各有差遣其左將軍枯木耐馬都尉胡原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戶而還蒙遜大怒率騎五千至于顏美方亭破車蓋鮮卑而還俱延又伐蒙遜大敗而歸僔檀將親率衆伐蒙遜趙昶及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惟修德貴躬可以寧吉僔檀曰蒙遜往年無狀入我封畿掠我邊疆殘我禾稼吾蓄力待時將報東門之恥今大軍已集卿欲沮衆邪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臣主察乾象若見事不言非爲臣之體天文顯然動必無利僔檀曰吾以輕騎五萬伐之蒙遜若以騎兵距我則衆寡不敵衆步而來則舒疾不同救右則擊其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與之交兵接戰卿何懼乎保曰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僔檀怒錄保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徇無功封汝百戶侯既而蒙遜率衆來距戰于駟泉僔檀大敗單馬奔還景保爲蒙遜所擒謾之曰卿明於天文爲彼國所任遣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臣匪爲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高祖困于平城以婁敬爲功袁紹敗于官渡而田豐爲戮卿策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遜乃免之至姑臧僔檀謝之曰卿孤之蓍龜也而不能從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蒙遜進圍姑臧百姓懼東苑之戮悉皆驚散疊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于蒙遜僔檀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他爲質歸至胡坑逃還他爲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歸右衛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僔檀懼爲蒙遜所滅又慮奇鎮剋嶺南乃遷于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僔檀始出城焦謀王侯等閉門作難收合二千餘家保據南城謀推焦朗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刺史降于蒙遜鎮軍敬歸討奇鎮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剋姑臧之威來伐僔檀遣其安北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以襲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蒙遜圍樂都三旬不剋遣使謂僔檀曰若以寵子爲質我當還師僔檀曰去否任卿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蒙遜怒築室返耕爲持久之計臺臣固請乃以子安周爲質蒙遜引歸吐谷渾樹洛干率衆來伐僔檀遣其太子武臺距之爲洛干所敗僔檀又將伐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初幷姑臧凶勢甚盛宜固守伺隙不可妄動不從五道俱進至番和苕驪掠五千餘戶其將屈右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戶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師早度峻險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虛表大敵外逼徙戶內攻危之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徙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損衆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僔檀敗績而還蒙遜進圍樂都僔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爲質蒙遜乃歸久之遣安西乾歸耀兵西境蒙遜侵西平徙戶掠牛馬而還邯川護軍孟愷表鎮南湟河太守文支荒酒惰課不卹政事僔檀謂伊力延曰今州土傾覆所杖者文支而已將若之何延曰宜召而訓之使改往愆

來僞檀乃召文支既到讓之曰二兄英姿早世吾以不才嗣統不能負荷大業頗狼如是胡顏視世雖存若隕庶憑子鮮存衛藉文種復吳卿之謂也閩卿唯酒是耽荒廢事業吾年已老卿復若斯祖宗之業將誰寄也文支頓首陳謝邯川人衛董等謀殺孟愷南啓乞伏熾磐郭越止之曰孟君寬以惠下何辜而殺之吾軍違衆而死不負君以生乃密告之愷誘章等飲酒殺四十餘人憎愷熾磐軍之至馳告文支文支遣將軍匹珍赴之熾磐軍到城閉珍將至引歸蒙遜又攻樂都二旬不剋而還鎮南文支以湟河降蒙遜徙五千餘戶于姑臧蒙遜又來伐僞檀以太尉俱延爲質蒙遜乃引還僞檀嗾欲西征乙弗孟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飢弊南還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今遠征雖剋後患必深不如結盟熾磐通稱藩難慰喻種部以廣軍資畜力繕兵相時而動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惟陛下圖之僞檀曰孤將略地卿無沮衆謂其太子武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彼名微衆寡易以討禽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僞檀乃率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乘虛來襲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武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宜聚國人於內城肅等率諸晉人距戰於外如或不捷猶有萬全武臺曰小賊叢爾旦夕當走卿何慮之過也武臺懼晉人有二心也乃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不道人神同憤愷等進則荷恩重遲退顧妻子之累豈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自效有何猜邪武臺曰吾豈不知子忠實憚餘人脫生慮耳以君等安之耳一旬而城潰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僞檀僞檀謂衆曰今樂都爲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女婦賞軍雖欲歸還無所赴也卿等能與吾籍乙弗之貲取契汗以贖妻子是所望也不爾卿歸熾磐便爲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人抱中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遣鎮北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惟中軍統勃後軍洛肱安西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在焉僞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也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不廣與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吳兄之子宋都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二萬蒙遜方招懷遐邇存亡繼絕汝其西也統勃洛肱亦與尼俱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惟陰利鹿隨之僞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勢不俱全雖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豹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算僞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終始不虧者惟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僞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初樂都之潰也諸城皆降于熾磐僞檀將尉賢政固守浩臺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門孤城獨守何所爲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爲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實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勤懷昔羅憲待命晉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責邀一時之榮忘委付之重竊用恥焉大王亦安用之哉熾磐乃遣武臺手書喻政政曰汝爲國儲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既而閉僞檀至左南乃降熾磐以僞檀爲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爲熾磐所鴆左右勸僞檀解藥僞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僞諡景王武臺後亦爲熾磐所殺僞檀少子保周臘于破羌俱延子覆龍鹿孤孫副周爲孤孫承鉢皆奔沮渠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爲張掖王覆龍酒泉公破羌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爲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僞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

史臣曰禿髮累葉曾豪擅強邊服控弦玉塞躍馬金山候滿月而窺兵乘折膠而縱鏑禮容弗被聲教斯阻爲孤納苻渾之策治兵以討不賓鹿孤從史喬之言建學而延胄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彊國道由人弘抑此之謂僞檀承累捷之銳藉二昆之資權呂氏算無遺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略雄圖比蹤前烈既而叨竊重位盈滿易期窮兵以逞其心縱慝自貽其孽地奪於蒙遜勢蹙於赫連覆國喪身猶爲幸也昔宋殤好戰致災於華督楚靈黷武取殺於乾谿異代同亡其於僞檀見之矣

贊曰禿髮弟兄擅雄塞虜開疆河外清氛西土傉檀傑出騰駕時英窮兵黷武

喪國頹聲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禿髮傉檀載記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傉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歷代甲子圖隆安元年歲在丁酉距十九年當爲義熙十一年乙卯不應稱義熙十年也綱目南涼亡於義熙十年是所云十九年則爲十八年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腹中，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便弓重文，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也，封爲樂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暐嗣位，改封范陽王，稍遷魏尹，加散騎常侍。俄而苻堅將苻雙據陝以叛，堅將苻柳起兵枹罕，將應之，德勸暐乘震討堅，辭旨慷慨，識者言其有遠略，暐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輸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枋頭之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及垂奔苻堅，德坐免職。後遇暐敗，徙于長安，苻堅以爲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及堅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堅與張夫人相失，慕容暐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暐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業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還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遏奈何將衛之也！暐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遷次滎陽，言於暐曰：昔句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釁以復社稷，暐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爲車騎大將軍、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參斷政事。久之，遷司徒于時慕容永據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羣臣咸以爲疑。德進曰：昔三祖積德遺訓，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爲燕臣也。今永既建僞號，扇動華戎，致令羣豎從橫，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衆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讓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垂臨終，勑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位，以德爲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罷留臺以都督專總南夏。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別駕韓諄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頻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腹背，攻則衆旅多斃，師老費生，祥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夏平之策也。於是召青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其參軍劉藻請救於姚興，且參母兄之問，而興師不至。衆大懼，德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爲致死。會章盧內相乖爭，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慕容評又僭號，會劉藻自姚興而至，與太史令高盧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幷圖讖，祕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讖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頹，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德之羣臣議以慕容詳僭號中山，魏師威于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即尊號。德不從，會慕容建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羣議乃止。尋而寶以德爲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德兄子鎮自薊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懋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二年，乃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于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且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爲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見于尾箕，津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置百官，以慕容鎮爲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爲中軍將軍，慕輿拔爲尚書左僕射，丁通爲尚書右僕射，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麟見，慕容鎮以爲己瑞，及此潛謀爲亂，事覺，賜死。其夏，魏將賀賴盧率衆附之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黃

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羣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爲何如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從橫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賂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憮然未決耳慕輿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後知德機位懼而北奔護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況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羣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效猶慕君資不生莽世德怒斬之晉南陽太守閻丘羨軍期將軍鄧啓方率衆二萬來伐師次管城德遣其中軍慕容法撫軍慕容和等拒之王師敗績德怒法不窮追晉師斬其撫軍司馬斬褒初苻登既爲姚興所滅登弟廣率部落降於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發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者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于晉魏之閒地無十城衆不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於廣德乃留慕容和守滑臺親率衆討廣斬之初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泄乃引晉軍至管城冀德親率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北行也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于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既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霊斬李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彊敵退無所托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險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爲基本慕容鍾慕容讓封逢韓諱等固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彊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險晉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爲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執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爲帝王之都宜遷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聃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聃曰歲鶉三策潘尚書之讖可謂與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于奎婁遂掃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瑕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使喻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瑕邪徐兗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瑕邪而北迎者四萬餘人德進寇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昔經因難啓聖事彰中興是以宣王龍飛於危周光武鳳起於絕漢斯蓋歷數大期帝王之興廢也自我釆唐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閭渾父蔚昔同段龕沮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絕凶命渾於覆巢之下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讎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剝黎元委輸南海卑上應期大命再集矜彼昏丘暫阻王略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以神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軍討步剋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擯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來戰何敵不平昔寶融以河西歸漢樂毅於後齊彭寵盜逆漁陽身死於奴轟近則曹縶駿鷹見擒於後趙段龕于紀取滅於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樂龕有加如其敷抗王師敗誠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實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玉石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廣固諸

鄧皆承檄陣於德潭慱將婁子奔于魏德遣射聲校尉劉剛追斬於莒城潭參軍張璞常與潭作檄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璞神色自若徐對曰潭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晏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德遂入廣固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爲建平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潘進慕容鍾爲司徒慕輿拔爲司空封乎爲左僕射慕輿護爲右僕射遣其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以其妻段氏爲皇后建立學官創公卿以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爲太學生後因讌其羣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己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爲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爲效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爲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親求祿雖外如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明年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過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薄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遂以謨從至漢城陽景王廟謖庶老于申池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歎曰古無不死惜然有終滕之志遂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盡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冶於商山置鹽官於烏常澤以廣軍國之用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其司隸校尉慕容建因此謀反遣牙門皇琛率衆攻端門殿中師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黃門孫進扶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閉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宮誅赤眉等遽懼而奔魏慕容法及魏師戰于濡北之揆榆谷魏師敗績其尚書韓諄上疏曰二寇連誅國恥未雪關西爲豺狼之藪揚越爲鴟鴞之林三京社稷鞠爲丘墟四祖園陵蕪而不守豈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略未振是使長蛇弗翦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朝夕之逸無卒歲之憂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還氓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責因循而不擾斯可以保寧于營丘難以經措于秦越今羣凶僭逆實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釁深宜審量虛實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爲雪恥討寇之資退爲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陰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託城社不懼燔燒公避課役擅爲姦宄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但撿令未宜弗可加戮今宜隱實黎氓正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之用若蒙採納冀神山海雖遷商鞅之刑悅綰之害所不辭也德納之遣其車騎將軍慕容鎮率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諄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巡郡縣隱實得陰戶五萬八千諄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燕逵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陰修櫓臨清紹軨朱輪佩長劍悉非馬之雄辭舊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頹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逵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先是妖賊王始聚衆於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爲太上皇兄爲征東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何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軍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要怒之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鐶築之仰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己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廣陵

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德中書侍郎韓範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略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載于茲桓玄逆纂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毅之卒接厭亂之機譬如擊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未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置羣之舉卷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旌草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萬可以西歼彊秦北抗大魏夫欲拓境開疆保其社稷無過今也如使後機失會衆傑復起巢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邇既寧物無異望非但建鄴難屠江北亦不可復機過患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陛下覽之德曰自頃數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舊京墟穢每尋否運憤慨兼懷昔少康以一旅之衆復夏配天況朕據三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教之以軍旅訓之以禮讓上下知義人思自奮雄甲待發爲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掃除逋孽然後宣布淳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坂此志未遂且韜戈耳今者之事王公其詳議之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劉毅高雅之曰昔郤克忿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慚昔人也雅之等頓首答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絕實在聖時雖則萬隕何以上報俄聞桓玄敗德以慕容鎮爲前鋒慕容鍾爲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剋期將發而德寢疾於是罷兵初德迎其兄子超於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勑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爲皇太子大赦境內子爲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死即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乃夜爲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僞諡獻武皇帝

晉書卷一百二十七

晉書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慕容德載記魏將拓拔章攻鄴○綱目作魏別將拓拔儀

慕輿護請駕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之○輿監本訛容今從南燕錄及下文慕輿護爲右僕射改正

乞還就上以明徵節德固留之○徵監本誤是今從宋本

恣非馬之雄酔○非監本誤飛今從公孫龍子白馬非馬語改正

晉書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 載記第二十八

## 慕容超　慕容鍾　封孚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苻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以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于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平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厚恩於是娶之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乃歸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吏德無子欲以超爲嗣故爲超起第於萬春門內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於是內外稱美焉頃之立爲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嗣僞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上尊德妻段氏爲皇太后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爲征南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鎮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爲太尉麴仲爲司空潘聰爲左光祿大夫封嵩爲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爲青州牧段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遘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辯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恚恨形于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由是結憾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鍾稱疾不赴於是收其黨侍中慕容統右衛慕容根散騎常侍段封誅之車裂僕射封嵩於東門之外西中郎將封融奔于魏超尋遣慕容鎮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莒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于魏封融又集羣盜襲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青土振恐人懷異議慕容凝謀殺韓範將襲廣固範知而攻之凝奔梁父範幷其衆攻梁父剋之凝奔姚興慕容法出奔于魏慕容鎮剋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于時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諲切諫不納超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九數纏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焉爲本既不能導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咎繇作士刑之不可已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兵革尚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致蕭牆釁發遂戎馬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宜修定尚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轘之法亦可附之律條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乖度今犯罪彌多死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育既廣懲慘尤深光壽建興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轘裂之刑烹煮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之轘著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愍刑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羣下

讓多不同乃止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實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超下書遣羣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太上因楚高祖不遜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彼侵掠吳邊必成鄰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己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德在秦方寸亂亂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能迴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脩和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使範聘于興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懿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款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專以孝敬爲母屈也範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並帝通聘結好義尚謙沖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儀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威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與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霈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敘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笑之況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貧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範承閒遲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慕容凝自梁父奔于姚興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後歸之興意乃變遣使聘於超超遣其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入長安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興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作興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遭威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于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邃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遺小國之臣辱及寒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於是還超母妻義熙三年追尊其父爲穆皇帝立其母段氏爲皇太后婁呼延氏爲皇后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圜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密問其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殘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謚貴公孫五樓等俄而復之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女水竭河濟凍合而灤水不冰超正旦朝羣臣于東陽殿閱樂作觱篥音俱不備悔送伎於姚興遂議入寇其領軍韓譚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沒戰興三齊荷時運未可上智輸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士以待賊釁不可結怨兩鄰廣樹讎隙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於是遣其將鮮卑段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執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大掠而去獲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兄歸爲冠軍常山公叔父頹爲武衛興樂公五樓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鮮卑提等並爲郡縣公幕容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勳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答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儁詔事五樓遲尚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人入濟南執太守趙元略男女千餘人而去劉裕率師將討之超引見羣臣于東陽殿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勑段暉率兗州之軍據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實儲之外悉燒蕩安除累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據城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東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彊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蹂之此成擒也實願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

矣。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隘。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既不能芟苗守蝝。又不肯從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鄉。等中華之士。後爲文身矣。超聞而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倚城墜壍。士馬奮銳。以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輔國賀賴盧等六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暉等于臨朐。謂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驍騎據之。劉裕前鋒將軍孟龍符。已至川源。五樓戰敗而返。裕遣諸議參軍檀韶率銳卒攻破臨朐。超大懼。單騎奔段暉于城南。暉衆又戰敗。裕軍人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從郭內入。保小城。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于姚興。救慕容鎮。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羣臣。謝之曰。朕嗣奉成業。不能委賢任智。而專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謨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臨難。諸君其勉思六奇。共殫艱運。鎮進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陛下既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羣臣解心。士庶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內難。恐不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今散卒還者。猶有數萬。可悉出金市宮女餌令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如其不濟。死尚爲笑。不可閉門。坐受圍擊。司徒慕容恩曰。不然。今晉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二國連橫。勢成脣齒。今有寇難。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是以趙肅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攄時艱。於是遣範與王簿往乞師于姚興。未幾。裕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若得張綱爲攻具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綱自長安歸。遂奔于裕。裕令綱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伏弩射之。乃退。右僕射張華中丞封懿並爲裕軍所獲。裕令華懿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遣裕書。請爲藩臣。以大峴爲界。幷獻馬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許。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尚書張俊自長安還。又降于裕。說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杖韓範。冀得秦援。範既時望。又與姚興舊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啗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爲散騎常侍。遣範書以招之。時姚興乃遣其將姚彊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其將姚紹于洛陽。幷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彊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於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弊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翌日。裕將範循城。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彊。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弟諱盡忠無二。故不罪焉。是歲。東萊兩血。廣固城門鬼夜哭。明年朔旦。超登天門。朝羣臣于城上。殺馬以饗將士。文武皆有遷授。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超手而相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彊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其尚書令董銳勸超出降。超大怒。縶之於獄。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爲滹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嶷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覆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腳弱病者大半。超羣而升城。尚書悅壽言於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尪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運有終。堯舜降位。轉禍爲福。聖達以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決死。不能銜璧求生。於是張綱爲裕造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幷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爲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逼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城中出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甚衆。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亡。爲裕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唯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僭立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

慕容鍾字道明。德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論清辯。至於

臨難對敵知勇兼濟累進奇策德用之頗中由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爲佐命元勳後公孫五樓規校威權慮鍾抑己因勸超誅之鍾遂謀反事敗奔于姚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

封孚

封孚字處道渤海蓨人也祖悛振威將軍父放慕容暐之世吏部尚書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寶僭位累遷吏部尚書及蘭汗之篡兩奔群閩渾渾喪爲渤海太守德至葛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爲慶喜於得卿也常外總機事內參密謀雖位任崇重謙虛博納甚有大臣之體及超嗣位政出權嬖多違舊章軌憲日頹殘虐滋甚孚屢盡匡救超不能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於百王可方誰乎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遜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以超三年死于家時年七十一文筆多傳于世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君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俶儻之雄姿韜從橫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劍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剃吳崇儒術以弘風延讜言而勵己觀其爲國有足稱焉超繼已成之基居覇者之業政刑莫恤畋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動威離先緒後嬪家聚莫振陷宿豫而貽禍啓大蜮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爲墟迹其人謀非不幸也

贊曰德實姦雄轉敗爲功奄有青土淫名域中超承僞祚撓其國步廟失良籌庭悲焞露

晉書卷一百二十八

唐　太宗文皇帝　御撰

載記第二十九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焉蒙遜博涉羣史頗曉天文雄傑有英略滑稽善權變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故常游飲自晦會伯父羅仇麴粥從呂光征河南光前軍大敗麴粥言於兄羅仇曰主上荒亂縱諸子朋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爲所憚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出苕藋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爲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爲光所殺宗姻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戴宣融保寧河右呂王昏逼荒虐無道豈可不上繼先祖安時之志使二父有恨黃泉衆咸稱萬歲遂斬光中田護軍馬邃臨松令井祥以盟一旬之間衆至萬餘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呂光龍飛二年爲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將使蒙遜攻西郡衆咸疑之蒙遜曰此郡據嶺之要不可不取業曰卿言是也遂遣之蒙遜引水灌城城潰執太守呂純以歸於是王德以晉昌孟敏以敦煌隆業業封蒙遜臨池侯呂弘去張掖將東走業議欲擊之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弗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弘所敗業艱蒙遜而免歡曰孤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業築西安城以其將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忘退所謂爲之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俄而爲呂纂所敗蒙遜懼業不能容己每匿智以避之業僧稱涼王以蒙遜爲尚書左丞梁中庸爲右丞呂光遣其二子紹纂伐業業請救於禿髮烏孤烏孤遣其弟鹿孤及楊軌救業紹以業等軍威欲從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驕之強有窺覦之志紹纂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不戰則有太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乃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歸業憚蒙遜雄武微欲遠之乃以蒙遜之從叔益生爲酒泉太守蒙遜爲臨池太守業門下侍郎馬權儁爽有逸氣武略過人業以權代蒙遜爲張掖太守甚見親重每輕陵蒙遜蒙遜亦憚而怨之乃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之蒙遜謂男成曰段業愚闇非濟亂之才信讒愛佞無鑒斷之明所憚惟索嗣馬權今皆死矣蒙遜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孱懦孤臆我所建立有吾兄弟猶魚之有水人既親我背之不祥乃止蒙遜既爲業所憚內不自安請爲西安太守業亦以蒙遜有大志懼爲朝夕之變乃許焉蒙遜期與男成同祭蘭門山密遣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叛許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日果然業收男成令自殺男成曰蒙遜欲謀叛先以告臣臣以兄弟之故隱忍不言以臣今在悉部人不從與臣剋期祭山返相告誣臣若朝死蒙遜必夕殺乞詐言臣死說臣罪惡蒙遜必作逆臣投袂討之事無不捷業不從蒙遜閉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公枉見屠害諸君能爲報仇乎且州土兵亂似非業所能殲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爲陳吳耳而信讒多忌枉害忠良豈可安枕臥觀使百姓離於塗炭男成素有恩信衆皆憤泣而從之比至氐池衆逾一萬鎮軍臧莫孩率部衆附之羌胡多起兵響應蒙遜壁于侯塲業先疑其右將軍田昂幽之于內至是謝而赦之使與武衛梁中庸等攻蒙遜業將王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很志大而情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豐孫言既不從昂至侯塲率騎五百歸于蒙遜蒙遜至張掖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大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騷一己爲貴門所推可見匈餘命投身横南庶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遂斬之業京兆人也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爲杜進記室從征婁喪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軍下擅命尤信卜筮識記巫覡徵祥故爲姦佞所誤隆安五年梁中庸房晏田昂等推蒙遜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晉從兄伏奴爲鎮軍將軍張掖太守和平侯第

舉爲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爲鎮南將軍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國將軍房晏梁中庸爲左右長史張隰謝正禮爲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悅時姚興遣將姚碩德攻呂隆于姑臧蒙遜遣從事中郎李典聘于興以通和好蒙遜以呂隆既降于興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李玄盛乃遣建忠翟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于姑臧請軍迎接率郡人東遷碩德大悅拜潛張掖太守翟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擊私於蒙遜曰呂氏猶存姑臧未拔碩德糧竭將還不能久也何故遠離桑梓受制於人輔國莫孩曰建忠之言是也蒙遜乃斬張潛因下書曰孤以虛薄猥忝時運未能弘闡大猷戡蕩羣孽使桃蟲鼓翼東京封豕烝涉西裔戎車屢動干戈未戢農失三時之業百姓戶不粒食可蠲省百僚專功南畝明設科條務盡地利時梁中庸爲西郡太守西奔李玄盛蒙遜聞之笑曰吾與中庸義深一體而不信我但自貧耳孤豈尤之乃盡歸其要撃蒙遜下令曰養老乞言晉文納輿人之誦所以能招禮英奇致時邕之美況孤寡德智不經遠而可不思聞讓言以自鏡哉內外羣僚其各搜揚賢儁廣進嘉謀以匡孤不逮遣輔國臧莫孩襲山北虜大破之姚興遣將齊難率衆四萬迎呂隆隆勸難伐蒙遜難從之莫孩敗其前軍難乃結盟而還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並驕奢侵害百姓苦之蒙遜曰亂晉國者二伯父也何以紀綱百姓乎皆令自殺蒙遜襲狄洛磐于番禾不剋還其五百餘戶而還姚興遣使人梁斐張構等拜蒙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時興亦拜禿髮傉檀爲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悅謂斐等曰傉檀上公之位而身爲侯者何也構對曰傉檀輕狡不仁款誠未著聖朝所以加其重爵者褒其歸善即敘之義耳將軍忠貫白日勳高一時當入諧鼎味匡贊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姑尹緯姚昇佐命初基猶難徐洛元勳貶將並位綴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實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以張掖見封乃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規畫之內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悅乃受拜時地震山崩折木太史令劉栄言於蒙遜曰辛酉金也地震於金金動刻木大軍東行無前之徵時張掖城每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成百戰百勝之象也遂攻禿髮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統降拜爲右長史寵踰功舊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西涼以從弟成都爲金山太守羅仇子也鄯爲西郡太守麴痾子也句呼勒自西涼奔還待之如初蒙遜率騎二萬東征次于丹嶺北虜大人思盤率部落三千降之時木連理生于永安永安令張掖上書曰異枝同幹遐方有齊化之應殊本共心上下有莫二之固蓋至道之嘉祥大同之美徵蒙遜曰此皆二千石令長匪躬濟時所致豈吾薄德之所能感也蒙遜率步騎三萬伐禿髮傉檀次于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傉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弗可犯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還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以一鼓而滅進擊敗之衆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傉檀懼請和許之而歸及傉檀南奔樂都魏安人焦朗據姑臧自立蒙遜率步騎三萬攻朗剋而宥之爨文武將士于謙光殿班賜金馬有差以敦煌張穆博通經史才藻清贍擢拜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之任以其弟翰爲護羌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鎮姑臧旬餘而翰死又以從祖益子爲鎮京將軍護羌校尉秦州刺史鎮姑臧俄而蒙遜遷于姑臧以義熙八年僭即河西王位大赦境內改元玄始置官僚如呂光爲三河王故事繕宮殿起城門諸觀立其子政德爲世子加鎮衛大將軍錄尚書事傉檀來伐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傉檀遁河太守文支據湟川讓軍成宜侯率衆降之署文支鎮東大將軍廣武太守振武侯成宜侯爲振威將軍湟川太守以殿中將軍王建爲湟河太守蒙遜下書曰古先哲王應期撥亂者莫不經略八表然後光闡純風孤雖智非靖難職在濟時而狡虜傉檀鴟峙舊京毒加爽夏東苑之戮酷甚長平邊城之禍害深偃仇每念蒼生之無辜是以不遑啓處身被甲冑體倦風塵雖傾其巢穴傉檀猶未授首傉檀弟文支追項伯歸漢之義據彼重藩請爲臣妻自西平已南連城繼順惟傉檀窮獸守死樂都四支既落命豈久全五嶽之會已應清一之期無緣方散馬金山黎元永逸可單布遠近咸使聞知蒙遜西如苕嶺遣冠軍伏恩率騎三萬襲卑和烏啼二虜大破之俘二千餘落而還蒙遜襲于新臺閣人王

懷祖擊蒙邈傷足其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族蒙邈母車氏疾篤蒙邈升南景門散錢以賜百姓下書曰孤庶憑宗廟之靈乾坤之祐濟否剝之運會拯遺黎之塗炭上望歸清氛穢下冀保寧家福而太后不豫涉歲彌增將刑獄枉濫衆有怨也賦役繁重時不堪乎嗟望不絕神所聽乎內省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大赦殊死已下俄而車氏死蒙邈遣其將譙橦于湟河自率衆攻剋乞伏熾磐廣武郡以譙橦不繼自廣武如湟河度浩亹熾磐遣將乞伏魏尼寅距蒙邈蒙邈擊斬之熾磐又遣將王衛折斐麴景等率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邈且戰且前大破之擒折斐等七百餘人麴景奔還蒙邈以弟漢平爲折衝將軍湟河太守乃引還晉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來聘蒙邈遣舍人黃迅報聘益州因表曰上天降禍四海分崩靈耀擁于南裔蒼生沒于醜虜陛下累聖重光遵遵周漢純風所被八表宅心臣雖被髮邊徼才非時儁謬爲河右遺黎推爲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寵雖歷夷險執義不回傾首朝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臣始具朝廷休問承車騎將軍劉裕秣馬揮戈以中原爲事可謂天贊大晉篤生英輔臣聞少康之興大夏光武之復漢業皆舊劍而起衆無一旅猶能成配天之功著車攻之詠陛下據全楚之地擁荊揚之銳而可垂拱晏然棄二京以資戎虜若六軍北軫剋復有期臣請率河西戎爲晉右翼前驅熾磐率衆三萬襲湟河漢平力戰固守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磐斬級數百熾磐將引退先遣老弱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密信招熾磐熾磐復進攻漢平漢平納昶景之說面縛出降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上三日不下衆寡不敵爲熾磐所擒熾磐怒命斬之段暉諫曰仁臨難履危奮不顧命忠也宜宥之以厲事君熾磐乃執之而歸在熾磐所五年暉又爲之固請乃得還姑臧及至蒙邈執其手曰卿孤之蘇武也以爲高昌太守爲政有威惠之稱然頗以貨財爲失蒙邈西祀金山遣沮渠廣宗率騎一萬襲烏啼虜大捷而還蒙邈西至苕藋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將騎五千襲卑和虜蒙邈率中軍三萬繼之卑和虜率衆迎降遂循海而西至鹽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圖命其中禱侍郎張穆賦焉銘之於寺前遂如金山而歸蒙邈下書曰頃自春炎旱害及時苗碧原青野倏爲枯壤將刑政失中下有冤獄乎役繁賦重上天所譴乎內省多缺孤之罪也書不云乎百姓有過罪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翼日而澍雨大降蒙邈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郎劉祥言事於蒙邈蒙邈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其峻暴如此顧謂左右曰古之行師不犯歲鎮所在姚氏癬後軒轅之苗裔也今鎮星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能久守關中蒙邈爲李士業敗於解支澗復收散卒欲戰前將軍成都諫曰臣聞高祖有彭城之敗終成大漢宜旋師以爲後圖蒙邈從之城建康而歸其羣下上書曰設官分職所以經國濟時恪勤官次所以緝熙庶政當官者以匪躬爲務受任者以忘身爲效自皇綱初覆戎馬生郊公私草創未遑舊式而朝士多違憲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按在家臥署或事無可否望空而過至令黜陟絕於皇朝駁議廢於聖世清濁共流能否相雜人無勸競之心苟爲度日之事豈能憂公忘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邇寧泰宜肅振綱維申修舊則蒙邈納之命征南姚艾倘書左丞房晏撰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僚振肅太史令張衍言於蒙邈曰今歲臨澤城西當有破兵蒙邈乃遣其世子政德屯兵若厚塢蒙邈西至白岸謂張衍曰吾今年當有所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當南巡要其歸會主而勿客以順天心計在臨機慎勿露也遂攻浩亹而蛇盤於帳前蒙邈笑曰前一爲騰蛇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次于川巖聞李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邈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亹將進軍黃谷士業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蒙邈潛軍逆之敗士業於壞城遂進剋酒泉百姓安堵如故軍無私焉以子茂虔爲酒泉太守士業舊臣皆隨才擢敘蒙邈以安帝隆安元年自稱州牧義熙八年僭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死時年六十六在僞位三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爲魏所擒合三十九載而滅

史臣曰蒙邈出自夷隊擅雄邊塞屬呂光之悖德深懷仇弊之冤推段業以濟時假以陳吳之事稱兵白澗南涼請和出師丹嶺北寇賓服然而見利忘義苞禍毓親雖能制命一隅抑亦備諸凶德者矣

贊曰光猜人傑業忌時賢游欽自晦匿智圖全兇心既逞僞績攸宣挾茲姦數馳競當年

晉書卷一百二十九

晉書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沮渠蒙遜載記乃以蒙遜之從叔祖生蒲洞泉太守○監本遜字下脫之字叔字下衍下字今從宋本增刪

蒙遜曰汝開劉岑入關數研研然也○史炤曰研研五見反正誤謂以文義及音義指之庶斷斷相類忽爭疆辨之意只如字讀

晉書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三十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孑，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武，劉聰世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鎮中郎將，雄據畔盧川，爲代王猗盧所敗，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部落，復爲諸部之雄，石季龍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丁零翟斌父衛辰入居塞內，苻堅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于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後魏師伐之，辰令其子力佷提距戰，爲魏所敗，魏人乘勝濟河，剋代來，執辰殺之，勃勃乃奔于叱干部，叱干阿利伏送勃勃於魏，阿利先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馳諫曰：烏雀投人，尚宜憐免，況勃勃國破家亡，歸命於我，縱不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阿利潛遣勁勇纂勃勃於路，送於姚興高平公沒弈干，弈干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辯慧，美風儀，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拜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言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弈干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爲伐魏偵候。姚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性氣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爲，去就寵之踰分，終爲邊害，與乃止。頃之，以勃勃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崙獻馬八千匹于姚興，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三萬餘人，偽獵高平川，襲殺沒弈干而幷其衆，衆至數萬。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其境內，建元曰龍昇，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以其長兄右地代爲丞相，代公次兄力佷提爲大將軍，魏公叱干阿利爲御史大夫，梁公第阿利羅引爲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爲尚書令，叱以鞮爲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爲征北將軍，尚書右僕射，自餘以次授任。其年，討鮮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衆萬數千。進討姚興三城，已北諸戍，斬其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諫固險不從，又復言於勃勃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業，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鮮，可以都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衆旅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幷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撫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於是侵掠撫北，撫北諸城門不晝啓，興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黃兒，姚邕小字也。勃勃初僭號，求婚於禿髮傉檀，傉檀弗許。勃勃怒，率騎二萬伐之，自楊非至於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謂傉檀曰：勃勃天姿雄驁，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溫圍北渡，斷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傉檀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亡之餘，率烏合之衆，犯順結禍，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財寶若山，皆彝之餘人，懷貪競，不能督厲士衆以抗我也。我以大軍臨之，必土崩魚潰，今引軍避之，示敵以弱，我衆氣銳，宜在速追。傉檀曰：吾追計決矣，敢諫者斬。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陳，壅陵堙車以塞路。傉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勒衆逆擊，大敗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以爲京觀，號哭傷慟，還于撫北，勃勃與將張佛生戰于青石原，又敗之，俘斬五千七百人，與遣將齊難率衆二萬來伐，勃勃退如河曲，難以去勃勃既遠，縱兵掠野，勃勃潛軍覆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仗，難引軍而退，勃勃復追擊于木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有三千，戎馬萬匹，撫北夷夏降附者數萬計，勃勃於是拜置守宰以撫之，勃勃乃率騎二萬入高岡，及于五井，掠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候與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與大憧遣其將姚文宗距戰，勃勃僞退，毅伏

以待之與遣其將姚榆生等追之伏兵夾擊皆擒之與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于勅奇堡勅勒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勅勒之衆多爲所傷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勅勒謂奚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爲惠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勅勒又攻與將金洛生于黃石固彌姐羌地于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遣其尚書金紹率騎二萬攻平涼姚與來救紹爲與所敗死之勅勒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與將姚廣都于定陽剋之坑將士四千餘人以女弱爲軍賞拜廣都爲太常勅勒又攻與將姚壽都于清水城壽都奔上邽徙其人萬六千家于大城是歲齊難姚廣都謀叛皆誅之姚與將姚詳棄三城南奔大蘇勅勒遣其將平東鹿弈于要擊之執詳盡俘其衆詳至勅勒數而斬之其年勅勒率騎三萬攻安定與姚與將楊佛嵩戰于青石北原敗之降其衆三萬五千獲戎馬二萬匹進攻姚與將党智隆于東鄉降之署智隆光祿勳徙其三千餘戶于武城姚與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勅勒謂買德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祖宗重耀常與漢魏爲敵國中世不競受制於人遠朕不肖不能紹隆先構國破家亡流離漂虜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卿以爲何如買德曰自皇晉失統神器南移羣雄競峙人懷問鼎況陛下奕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於漢皇聖略邁於魏祖而不於天啓之機建成大業乎今秦政雖衰藩鎮猶固深願蓄力待時詳而後舉勅勒善之拜軍師中郎將乃赦其境內改元爲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勅勒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薄乃蒸土築城雖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幷築之勅勒以爲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遷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爲大鼓飛廉銜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於是議討乞伏熾磐王買德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磐我之與國新遭大喪今若伐之豈所謂乘理而動上感靈和之義乎苟恃衆力因人喪難匹夫猶恥爲之而況萬乘哉勅勒曰甚善微卿朕安聞此言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奴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爲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繫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疆大慶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立其妻梁氏爲王后子瑰爲太子封子延陽平公昌太原公倫酒泉公定平原公滿河南公安中山公又攻姚與將姚逵于杏城二旬剋之執逵及其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敵等坑戰士二萬人遣其御史中丞烏洛孤盟於沮渠蒙遜曰自金晉數終禍壞九服趙魏爲長蛇之墟秦隴爲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爲茂草蕃羅生罔知憑賴上天悔禍運屬二家封疆密邇道會義親宜敦和好弘康世難爰自終古有國有家非盟誓無以昭神祇之心非斷金無以定終始之好然晉楚之成吳蜀之約咸口血未乾而尋背之今我二家契殊冀日言未發而有篤愛之心音一交而懷傾盡之顧恩風塵之警同克濟之誠戮力矢心共濟六合若天下有事則鼓振義旗區域既清則並敦鴻衛夷險相赴交易有無爰及子孫永崇斯好蒙遜遣其將沮渠漢平來盟勅勒聞姚泓將姚嵩與氐王楊盛相持率騎四萬襲上邽未至而嵩爲盛所殺勅勒攻上邽二旬剋之殺泓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將士五千人毀城而去進攻陰密又殺與將姚艮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爲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鎮陰密泓將姚恢棄安定奔于長安安定人胡儼華韜率戶五萬據安定降于勅勒以儼爲侍中韜爲尚書留鎮東羊苟兒鎮之配以鮮卑五千進攻泓將姚讜于雍城讜奔長安勅勒進師次鄜城泓遣其將姚紹來距勅勒退如安定胡儼等襲殺苟兒以城降泓勅勒引師杏城笑謂羣臣曰劉裕伐秦水陸兼進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豈能自固吾聽以天時人事必當剋之又其兄弟內叛安可以距人裕既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士馬於是

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尋進據安定蜚泓鎮戍郡縣悉降勃勃於是盡有嶺北之地俄而劉裕滅泓入于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徽爲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爲書封以答裕俗鄙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儀瑰偉英武絶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既而勃勃遣統萬裕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聞王賢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賢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以君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爲歲矣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游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轅陝絶其水陸之道陛下鼓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以子璝都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長安前將軍赫連昌屯兵潼關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勃勃率大軍繼發璝至澠陽降者屬路義真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不利而退屯劉迴堡田子與義真司馬王鎮惡不平因鎮惡出城遂殺之義真又殺田子於是悉召外軍入于城中閉門距守關中郡縣悉降璝夜襲長安不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檄採路絶劉裕聞之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石爲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真大掠而東至於灞上百姓遂逐齡石而迎勃勃入于長安璝率衆三萬追擊義真王師敗績義真單馬而遁買德獲晉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蔺恩義真司馬毛修之於青泥積人頭以爲京觀於是勃勃大饗將士于長安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謂算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此觴所集非卿而誰於是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赫連昌攻齡石及龍驤將軍王敬於潼關之曹公故壘剋之執齡石及敬送于長安羣臣乃勸進勃勃曰朕無撥亂之才不能弘濟兆庶自枕戈寢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寇尚熾不知何以謝責當年垂之來葉將明揚仄陋以王位讓之然後歸老朔方羣書卒歲皇帝之號豈臻德所膺羣臣固請乃許之於是爲壇于灞上備即皇帝位赦其境內改元爲昌武遣其將叱奴侯提率步騎二萬攻晉秦州刺史毛德祖于蒲坂德祖奔于洛陽以侯提爲秦州刺史鎮蒲坂勃勃歸于長安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羣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荊吳僻遠勢不能爲人之患東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數百餘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以宮殿大成於是赦其境內又改元曰真興刻石都南頌其功德曰夫膺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窮之祚昔在陶唐數終厄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姿當經綸之會鑿龍門而闢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夷一元之窮災拯六合之沉溺績侔於天地神功邁於造化故二儀降祉王璽叶贊揖讓受終光啓有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徵猷冠於玄古高範煥乎曩昔而道無常夷數或屯險王柒不綱網漏殷氏用使金瞳絶于中天神轡輟于促路然純曜未渝慶緜萬祀龍飛漢南鳳峙朔北長轡遠馭則西軍崐山之外密網遐張則東紐滄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餘載雖三統迭興於蜻函五德草運於伊洛秦雍成篡弒之墟周豫爲爭奪之藪而幽朔謐爾主有常尊於上海代晏然物無異望於下故能控弦之衆百有餘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于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爲日久矣是以偏師聳擬涇陽摧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銳雖霸王繼蹤猶朝日之升扶桑英豪接蹱若夕月之登濛汜自開闢已來未始聞也非夫卜世與乾坤比長鴻基與山嶽齊固孰能本枝於千葉重光於萬祀履寒霜而踰榮處重氛而彌耀者哉於是玄符告徵大猷有會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仰協時休俯順時望龍升北京則義風盡於九區鳳翔天域則威聲格于八表屬姦雄鼎峙之秋羣凶猾立之際昧旦臨朝日昃忘膳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則有征無戰故僞秦以三世之資喪魂於關隴河源望旗而委質

北廓欽風而納款德音著于柔服威刑彰于伐叛文教與武功並宣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弘著暨乎七載而王猷允洽乃遠惟周文啓經始之基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隱日崇墉際雲石郭天池周綿千里其爲獨守之形險絕之狀固以遠邁於咸陽超美於周洛若乃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坐而營路寢闔閭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虛而嶽峙華林靈沼崇臺祕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園可以蔭映萬邦光覆四海莫不鬱然並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帶皇穹閶闔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羣黎士庶僉以爲重威之式有闕前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輸之妙匠搜文梓於鄧林採繡石於恆嶽九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瓌寶親運神奇參制規矩營離宮於露寢之南起別殿於永安之北高構千尋崇基萬仞玄棟鏤榥若騰虹之揚眉飛簷舒咢似翔鵬之矯翼二序啓矣而五時之坐開四隅陳設而一御之位建溫宮膠葛涼殿崢嶸絡以隋珠綷以金鏡雖曦望互升於表而中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於外而內無寒暑之別故善目者不能爲其名博辯者不能究其稱斯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尋名以求類跡狀以效真據實以究名形疑妙出雖如來須彌之寶塔帝釋忉利之神宮尙未足以喻其麗方其飾矣昔周宣考室而詠於詩人閟宮有侐而頌聲是作況乃太微肇制清都啓建軌一文昌書章唯始咸秩百神賓享萬國羣生開其耳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得不播之管弦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讚碩美俾皇風振於來葉聖庸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祚配乾比隆巍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玄穹帝錫玄珪揖讓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風道無常夷數或不競金精南邁天輝北映靈祉蹄昌世業彌盛惟祖惟父克廣休命如彼日月連光接鏡玄符瑞德乾運有歸誕鍾我后應圖龍飛落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教內敷羣妖外夷化光四表威截九圍封畿之制王者常經乃延輸爾肇建帝京土苞上壤地跨勝形庶人子來不日而成崇臺霄峙秀闕雲亭千榭連隅萬閣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離宮既作別宇云施爰構崇明仰準乾儀懸甍風閣飛軒雲垂溫室嵯峨層城參差楹雕虬獸節鏤龍螭瑩以寶璞飾以珍奇稱因褒著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矣厥章義高靈臺美隆未央遵軌三五貽則霸王永世垂範億載彌光

其祕書監胡義周之辭也名其南門曰朝宋門東門曰招魏門西門曰服涼門北門曰平朔門追尊其高祖訓兒曰元皇帝曾祖武曰景皇帝祖豹子曰宣皇帝父衞辰曰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曰桓文皇后勃勃性凶暴好殺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子昌嗣僞位尋爲魏所擒弟定僭號於平涼遂爲魏所滅自勃勃至定凡二十有六載而亡

史臣曰赫連勃勃獯醜遺類入居邊宇屬中壤分崩緣間肆慝控弦鳴鏑據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開宮擬神京而建社竊先王之徽號備中國之禮容驅駕英賢闚闢天下然其器識高爽風骨魁奇姚興覩之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韞異氣不然何以致斯乎雖雄略過人而凶殘未革飾非距諫酷害朝臣部內囂然忠良卷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猶及其嗣非不幸也

贊曰淳維遠裔名王之餘嚮羣龍漢乘釁僭漁爰創宮宇易彼氊廬雖弄神器猶曰凶渠

晉書卷一百三十

晉書卷一百三十考證

赫連勃勃載記黃兒姚邕小字也○綱目正誤男女始生爲黃黃兒猶言小兒也載邕諫當勸勃勃用勃勃實不聽故曰不用黃兒之言今謂黃兒乃邕小字恐誤

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候興諸軍未集率騎擊之○三當作貳亦作二本書姚興載記謂倉松番禾爲二城又下文徙其三千餘戶于貳城當卽其地也

姚興將姚詳棄三城南奔大蘇○本書姚興載記云留禁兵五千配姚詳守貳城則知三之當作貳矣

晉書卷一百三十考證

晉書音義序

晉書音義余內弟東京處士何超字令升之所纂也令升即仲舅商州府君之子惟我仲舅實蘊多才彊學懿文紹興門範剖符行節弘闡帝猷雖位謹兼榮大名猶鬱而增修益振餘慶方鍾確爾專精深期克復時之未與衣冠之嗣曷沉遺在則闇儒業之風自遠不隕其業斯爲得與處士第約以優閑瀾於墳史書訝晉室之典未昭其音思欲發揮前人啓迪後進由是博考諸傳諜覽羣言研覈異同譔成音義亦足以暢先皇音趣爲學者司南式敘其由勸成其美三都倘隱思旌擅洛之文五等迴封遠愧平吳之績巨唐天寶六載天王左史弘農楊齊宣字正衡序

晉書音義三卷

卷之上　紀志

卷之中　列傳上

卷之下　列傳及載記

先朝所譔晉書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合一百三十篇令升此音紀志共爲一卷其列傳載記各自區分都成三軸件目如左仍依陸氏經典釋文注字並以朱點服勤編簡頗涉暄寒凡所訓釋必求典據庶無牆面噂敢師心如或未周敬俟來哲耳

晉書音義卷之上　紀志　起第一盡第二十

唐　東　京　何　超　纂

晉書卷一　帝紀第一

黎落兮反　司馬卭五郎反　瘞必至反　賜音壇　每與音預　令掎上力呈反下居綺反　宛於元反　向鄉式亮反　有

閒閒之閒　水柵字林曰柵編豎木也側白反　造七到反　扼音厄　向晥漢書音乎袞反又音胡官反下短反又胡江反　泝

音素　胸腴上音凶下如淳曰音如允反　部音含　鄜音膚　鯨渠京反　腧臁上以朱反下音屑　芟所銜反　餌仍吏反　齒音

使使上音史下所吏反　勞洛到反　衄女六反　監音冶也　儔音壽　挑徒了反　巾幗古獲反婦人首飾　鯁古杏反　卒

子恕反　五藏昨浪反　疾癘上疾二音下製　歛而兗反　木屐音逆反　氐音當兮反　輸音戍　碣音竭　遼隧漢書音遂　旟幟

志晶反　櫧音諸　謔虛虐反　道居委反　楯上食允反下音盾　鈎音江反　芒獄二音亡代　賓惛之涉反　篡初宦

晉書卷二　帝紀第二

反　餽餉上渠京反下五委反　眭音雖又胡卦反　攜日朱反　施式智反　莿音刺　計心懸反　烏故　先是蘇見反　更古行

倭烏禾反　重譯上直龍反下音亦　湯於書反　芍陂芍此削反　隲之日反　捸祖上力計反下側孤反　鄢音偃　漕在到

反　水運　諡名必反　曾從才用反　肘陟柳反　挾音叶　鄢於乾反　彪甫九反　涂音除　折衝之舌反　巢鋤交

褞褓二音丕反　佑音右　戢阻立反

覘勅劍反　毋丘上音無下同　艾五愛反　嘏古雅反一作暇　鄴音業　緝七入反　儌古堯反　要一遙反　鏁　冗從

上而勇反下才用反　辟旁益反　嫚與慢同　裸郎果反　恚一避反　覆斯此反　髦音毛　脩徒臥反本作隳　趾音止　侁吐彫

宄音軌　摯音至　虔其結反　琢丁角反　顓頊上音專下許玉反　柏招漢書古今人表帝嚳師　摯音因反　灕橋說文曰

水出潁川陽城少室山東入潁音殷又音隱　枚莫回反　鶩為郎反又於貢反　冠古亂反　隸郎計反　披靡上四反　綝丑林

楯食允反　瘤音留　蟹五結反　訶何音　褘於離反　亟紀力反　霙髮說文髮若之涉反　子覲才結反　隗五罪反　轀

側持　鋄奴罪反　完胡官反　懌音亦　譎古穴反　蹙子六反　曼音萬　叱昌日反　顗魚豈反　倅七碎反　瓚音讚　楛

矢音尸　砮音奴又音弩　貂音彫　絆音半　沓徒合反　篡作管反　斌府巾反　廖化廖音力救反漢有廖湛　以隳許規

履哲本或作喆與哲同　迪宣音狄　櫛阻瑟反　蝉音蟬與蟬同　擾音憲　元懿字林曰懿大懿云元懿悉也徒對反　勍巨京

反　鹹古咸反　信咸音申　覆敷救反　口　狡古巧反　悍音翰　提封徒奚反　胙昨誤反　校尉陵公才反　苴子余

反　鄭侯音　叔盧結反　賁音奔　鈇鉞二音　彤徒冬反　旅音虞　秬鬯二音巨暢　卣音由　將校上子亮反下音效

莘所巾反　滕以證反　岷音昬　傳張戀反　權胡反　虞音巨　弒音試

晉書卷三　帝紀第三

輯音集　於戲烏呼二音　惴之睡反懼也　伷音胄　堯音　雎音睢　茹餉反　尉他音陀亦作佗　禰乃禮反　擢音濯

本或作皐同　子夏音中　孛音斛　反又　羊祜下古反　必涚奴反　郝於六反　毛炅古鼎反字林音桂　販方願

反　郭廙音弋　渦口說文渦水出淮陽扶溝東入淮又古禾反　壘音　堆都回反　綴陟衛反　皇子東音簡　冠古亂

反　汜數劍反　大雩音于祭也　尸鬭徒甲反　袁其俱反　組音祖　其帥所類反　枳諸氏反　盼之忍反　夏侯

字林云也所六反　稱尺證反　嫂音　穎魚毀反　璩音渠　蕊支力智反　召或作邵同　颯魚容反　眈丁含反　隸僧

磨彬音斌　秩莫反　盤烏定反　鑾子六反　槻初覲反　鄒音　浩亹漢書音浩亹音合門郡浩云亹音孟康曰水

名也浩亹者水流夾山岸若門今俗呼此水爲閤門河蓋疾言之耳浩音閤　龐五郎反　二　絆則反　獫音老　跕音

褚力灼反　朱提山漢書朱提山出銀朱音殊提音匙北方人名七曰匙　鑊其連反　朱整之領反　袷音洽

皇孫遹音聿　次子蒙弋向反　絲遣音　造次七到反　青絲綃也字林曰素文　系音　侯遹音

晉書卷四　帝紀第四

翼本或作翌與翼同　楙莫候反本一作懋　泓烏宏反　奎苦圭反　郝好各反　解系胡計反　氏帥所類反　禖音梅　褻

顴魚殿反　皇孫庥精關反　冏九永反　彗似歲反又似醉反　廞許金反　汶山音岷　塼五各反　塽公壁反又補輒反

饕吐高反　葛旟音余　韡草鬼反　虓許交反　炤亦照字之肖反　駝徒何反　堨烏葛反　碓都對反　涸下各反　蹴子六反

周玘音起　郫音皮　圯符鄙反　陳眕字林曰眕目有所恨也之忍反又音眞　鸝音鄭令反　杭音庚　燥蘇老反乾也　盂

音于　歔欷上音許既反下他昆反　馥音復　繆胤音謬　騫軀居勿反　刁默音彫　擻令音漢堅　纂七亂反

跋蒲撥反　蝦蟆二音遐麻　麋音眉　鳩直禁反　赧奴版反　蝸古蛙反又烏瓜反蝸牛也又爲蝸反

晉書卷五　帝紀第五

蠕牛綺反　嗎嗎字林曰嗎嗎口上見魚容反　玫莫迴反　魦息淺反　鄄音絹　憚於粉反　錢璯苦遷反　沶音怡　袍

鼓亦作鞞音弗本　睎音希　瑁音妹　珉武巾反　杜弢他勞反　轘轅二音環袁　覬古本反　疋音雅　崧音嵩　眤尼質反　集

古堯反　沌音篆　髦音毛　潃中書涉反　骼音格　嵛前智反　雖必郢反　磾音低　螽音終　蓍爲外反　喋音牒　淇音其　鑑

之石反　羯居謁反　耒盧對反　嫄音元　貊音陌　櫛阻瑟反　梟胥里反　弛式是反　核下革反　燮蘇叶反　鼇五勞反

獵音獵　顲力胡反　仆音赴

晉書卷六　帝紀第六

覲渠刃反　蕖音渠　刈音乂　煒如也于鬼反　窘其隕反　徼玉約反　軼音逸　擐音患　鈇音甫又于甫反　毖音秘　麗姬

與驪羿五計反　黃周易音璋　泱辰子協反　谿音淪　逡七旬反　郤音隙本或作郄俗　悝苦迴反　諝私呂反　輯音集

茹而據反　贊音至　惏盧含反　珥仍吏反　璠音繁　龕可含反　莞胡管反又音官　句驪上古侯反下音離　厭次上於琰反下一

又一涉反下女九反又音忝　紐　詮此緣反　偄乃亂反一作懦　隗五罪反　遼難遂反　郗丑脂反　鄒側鳩反　青綠所居

反　叙初佳反　楦苦蕢反　貯張呂反　扛鼎音江　墮許規反　齎斧張晏曰齎利也應劭曰齎當作齋凡師出必齋戒入廟而受斧也　彝音夷　軼於兩反　驤音襄　樹息委反　剡以冉反　跣蘇典反　盱

貽上下況于反與之反　篡初宦反　公乘雄公乘姓也風俗通見　巴濆都賁反　嫗衣遇反　壺苦本反　朱雀桁胡郎反

惋烏亂反　亹七亂反　李遏他歷反　稷契私列反　賁於巾反　禋因音　崧亦作嵩本　柰奴帶反　犨赤周反　羿

古代反　扞音翰　推鬟吐迴反　圜音權　緝七入反　崎嶇上去奇反下音區　大祲子林反字公　續經上徒結反下

纂之卷反

晉書卷七　帝紀第七

垙徒結反　滄音浮　曹勳音勳　嫱音嫱　劉闓音鎧又音開　抱罕上于甫反又下音扶　瑾音覲　嶠音嶠　柤側孤反又側加反



反　蟾餘刃反　溧陽上音栗　郅音至　琬音苑本或作玩　丘墟音古　雹彪甫休反　鵬側鳩反　鯢黃瑪反　郿音眉

音午　噲苦怪反　凱音愷　奎苦圭反　桁與航同　駱音洛　晞音希　懌音亦　降殺所拜反　驎力珍反　闐音田　聃他含反

瞿音衢　贴音覃

晉書卷八　帝紀第八

瓚昨旱反　纛徒到反　鬃頠上七亂反下魚毁反　篤與篤同　俊　晙音俊　亢二音剛抗　氐帥上丁奚反下所類反　枋音方　邯鄲音寒丹

二音丹　垣音袁　遂與遂同　苟晞七削反　顤樂笑反　蓂音莫　鞴音溝　蠡於買反　竺音竹　佽飛音次　鳩直任反　蠱

音運　山荏仕疑反　梁王琁子仁反本亦作璿下同　于瞻于鬼反　鑑士子反　汪烏皇反　嵇上音闞下音門　饋位逵

反　苛音何　劉岵音戶　餌仍吏反　瓠胡故反　鞴祈上之也下音所反　昹武盡反　涂中音塗　尨許交反　瘵疾字林

痿人垂反又於佳反　白蛤苦洽反　重闞音檻　第倒敢反　莊凡反又側里反　禳汝商反　攘扶北反又

晉書卷九　帝紀第九

褋音保　犢音讀　頤與之反　戮音六　秕政甫几反　俾以二反　見團絹　滑泥上音骨　擠都禮反　樂涯二音洛郎　卞眈丁含

反　赧奴版反　寧康一本云寧康　郁於六反　天門　蠻徒旱反　鸞字學作鸞或作萬見文　墊江音牒　邸都禮反　句難

音鈎　璪早　遒傳孤反　句町劬　見町音挺　牢音勞　阿房如淳音旁　翟雨　濤冰也　飫和音　蠡音終　忧氏林

潼音同　潼水名安定在　晡博孤反　臨力禁反　懸烏路反　醒音星又息定反　識初晉反　孕以證反　屯陟倫反　吒

反　嫌力弔反　析料本亦作一斲　寔音寔　竇音實　鑣甫嬌反

晉書卷十　帝紀第十

劇計音　靡奴昆反　婀古道反　阯音止　沮渠子余反　檟側賈反　蝦音　鵬側鳩反　儁　權內沃反　仄阻力反　鎰

音蜜　溢口見漸陽記　奔反　水名　蜂蟻上音土　宏下音　䴖他典反　柞在各反又音作　稜威來登反　愁徒對反　猖狂

上音島　狡苦巧反　沮慈呂反　孜子之反　救音求　跋蒲撥反　臨胸其俱反　駱盧脂反　劇苦怪反　憘許其反　會

所乘反　句驪上古侯反下音離　倭烏和反　鵜五歌反　鎰於賜反　衰古本反　猴盧結反　瞋目字林云瞋目人出反也

子云鎮　而器目　飪如甚反　啓行戶郎反　閫苦本反　嫌音遂　有閒古莧反　屏音使　隻石反　爆許云反　涵

反

晉書卷十一　志第一

庖犧上蒲交反下許奇反　攀苦妖反　佚音逸　裨頻卑反　婚音煩　犨傷米反　隮杜回反　推磨下莫賀反同　嫌魚倚反

發莫侯反　窈烏皎反　填屋陟刃反　鵝鶖上音　糧賈音副　鞏音妹　覆奮上芳福反下音奮　較比角反　晷音軌

伺相吏反　璣居希反　麋音武　櫝食尤反　閎安音　莢上古叶反　卵下　穀苦角反　甄曜居延反

反鄐音丑六反 旃音施智反 猗音共之反 杠音江 䰠音胡甘反 杓必遥反 腐音父 芒音亡 紐女久反 㯳蒲遥反

武賁音奔 抵丁禮反 機居希反 槍初庚反 棓片口反 果蓏果郎果反在木曰果在地曰蓏 鉤鈐上古侯反下巨廉反 鈇鑕上甫下音質

于子于反又音 府下音實 跗甫于反 枓甫于反本作枹 濆音賁 鬲音子儒反 咸陵上音咸下之然反 擢音濯 鍵音件 貉音陌 貊音

觿上子兒反下戶圭反 囷去倫反 膾古外反 重譯上直龍反下音亦 共工音恭 句古侯反 杵尺與反 氐丁禮反 栘

許音 瓠子侯反 樂浪上洛下郎 二音 敦煌上屯下皇 二音 牂牁上子郎反下音哥

## 晉書卷十二　志第二

懸吐得反 高埤音卑 龐音龐 爍書藥反 焠七碎反 傪音六 癰疽上於容反下七余反 孛音佩 格澤

如字 兌音銳本亦作銳 天欃初銜反 蘊音丸 鑱音與鋒同 天枘甫于反 蜓音庭 天棓蒲項反 彙士咸反 蓬絜息

反 齕區物反 十煇音運見周禮 眂祲上音視下子任反 倘音決又其亮反本亦作鐍 觿子垂反又戶圭反本亦作鑴 主 窖

反又其亘反 璚音瓊見玉篇 亟紀力反 乂初牙反 杵敕汝反 䵝其皆反 蝯時忍反 㒼 蠶音鬱又視音 音韵反 約

音龜 智音結見 揩其反 遹音聿 隗五罪反 仄匿上莊力反 昣之忍反 狡古巧反 虢音

## 晉書卷十三　志第三

𡍐閉其肇反 其偃反又 甄氏音真 虓許交反 朐音衢 黿音元 繆胤音謬 秤音平 耕 豉他高反

## 晉書卷十四　志第四

蟠音盤 忞音文 碭大浪反 上谷古木反又音欲 邯鄲二音寒丹 黔音琴 閬音浪 洮吐刀反 千乘繩證反 儋都甘反

㑃小委反 汶山音旻 犍爲上音乾 拓土上托音 鄱陽上音婆 朱提上音殊下市支反 涪陵音浮 東莞音官 睍

五計反 鯖音青 扶風 又 鼈亥 魏 主 鍾丁乙反 秭公八反 要一遥反 鞏音至 秭郫上 飛 大鬼 閬 麥之三音 蔗

音廟 鄣作 見周禮 分限持周 郴 輪 鄖音云 共音恭 部 鄒告音 邗 俱 鄃相倫 鬲音革 過 古禾

僞 陽遇 郜 音 鄶 古外 郮 鄒 鄅音 聃 奴甘反 又 莘所巾反 郾 烏 媯 鄢 與 緡 旻音 䣢 音留 藪 音

子紅反 五伯音霸 綫息 䓣初 畦戶圭反 果蓏郎果反 太行胡郎反 郟鄏二夾辱音 成皐高音 卷

丘圓反 黽池 俱一作澠 嶢 鄢 嬴 而之 涉氣 又 濩澤 烏 析城 錫音 猗 乙 鄂 音 孱

陵 士連反 又 宛句 上於元反下音劬 單父 二音善甫 方與 二音房預 亢父 上古郎反下音甫 扶 鬻 爾 珍 山

荏 仕 綏 盱眙 上況于反下與之反 鄢 一 傍 隣 於 鯛陽 鯛音 紵 秋 音 鄒 交 虹 鄭

才 胡 龍亢 古郎反 鉄 太音 蘄 祈音 鄿 薺 況 于 騶 眾 鄒 口 鄹 闞 上 下音 茌平 仕 疑

厭次 二 琅 濕 他合反 蓨 音條 鬲 音革 鄃 式朱反 陘 刑音 遒 子由反 劇 計音 沮陽 七余反 句麗 上古侯反下音

鄞 令支 上來定反下三支反 鼓 蒲撥反 盂 手音 鄔 一古反 㳄氏 上乎犬反 又 鞮 低音 蘇 音 鄣 音 犍 為 上

---

佳 仕反亦作 芮人 反 雍閼 二音 大荔 力計反 下邽 音圭 蓮勺 上力 下音酌 絫 上 下 昨五結

鄜 敷音 城 音 瑣 公 浩亹 上古合反下音門 麗軒 上力下音度 翻 反 番和 本作禾 干反 薛 息 列反 涫 音 官

扶 音 沮渠 子余反 狐 丸音 勢 甘 燋 音 蓼 翦 上亡行反 下加 胸 腺 二音 郿 音 皮 鄦 白北 鮮 必 面反 又 施

毛音 牟 昨音 鬻 必世反 又 拼 樺 丁 上 送反 舞 下 鈴 零音 樸 纖 七 沙 句 町 二 何 毋 擾 奇 上

鄯 下之 耳反 鶉觚 下音 孤 存 亡 鸇 音 毋 單 二 母 音 丹 滇 丁田反

## 晉書卷十五　志第五

浞 仕角反 黔陬 上其廉反下子侯反 又音 陂 彼音 東莞 音官 又 下邳 持悲 郲 亦音 睢陵 音雖 郯 鄺 襄

賁 音奔 贛榆 上古暗反 才 陵 費 秘音 贊 之稅反 高鄉 尤音 黔中 音琴 鄢 武庚反 編 步典反 鄀 若音 婁 力 計

臨沮 七余反 邛 渠容反 又 鄰 鄳 蒙 音 牛 漬 以六反 葉 比陽 潁 羞 反 歙 結 鄺 鄖 竹 音

又 遲 音 穰 人羊反 泝 怡音 秭歸 姊音 傋山 恒 懸 鄩 其 鄱 又 大 南反 漕 力 主 下雋 似 鄲 丁來

反 茶陵 大家 耒 力對反 又 鄮 章 湛 片 備 秫 末音 溧 慄音 漂 陽 鄜 胡 管 鄮 牛 中 鄆 又 鯖 鄮

上 下 巨乙反 鄖 具 侯 剡 上 冉 又 鍚 賦音 黝 伊音 歙 失反 鄆 陽 口 鄒 都 況于反 又 鄣 陽

音 趙 他 陀音 番禺 音 潘 下 愚 二 苟 溺 上古 下來 且反 嬴 陵 上 音 又 力 主 反 下 力 口 桑 羊 全 零 陵 音 鄰

泫 胡交反 含洭 音匡 湞 大音 丁 盈 又 切

## 晉書卷十六　志第六

僸 音 佅 正日 征音 械 胡 界反 嘉量 力向反 龠合 上 二音 藥 閣 伶 音零 簇 音 錐 琯 音管 泠 音 零 儌 張 里 太

簇 七 漾 洗 四 典反 無射 亦音 函 鐘 含音 椐 居 道反 廂 賓 種 整 之 鄭反 箱 作音 周 禮 本 籥 力 之 有 奇 居 宜

反 匏 白交反 喟 七 記 反 又 邪 也 小 見 也 見 爾雅 工 鼓 徐 歲 律中 張 仲 反 綎 綫 赤 色 也 徒 典 反 鉶 下 音 也 鐃 蒼 孳

加 手音 覆 剸 反 臬 魚列反 鞴 父 音 聲 徒 罪 反 荅 都合 反 毚 力 委 反 錘 自 垂 鏘 鎗 二 音 將 碓 對 音

## 晉書卷十七　志第七

扐 勒音 撓 如 效 反 又 機 居 希 反 蹉跌 上 初 皆 反 下 徒 結 反 三號 豪 音 奇 居 宜 反 耦 五口反

## 晉書卷十八　志第八

䓊 葵 音 告朔 古 沃 反 陬 子 侯 反 紕繆 上 匹 夷 反 下 音 謬 岌 魚 及 反 郗 郗 音 脁 吐了反 驭 斜 音

## 晉書卷十九　志第九

蟾 烏 計 反 秕 卑 履 反 瑄 音 宣 崧 嵩 音 撫 支石 反 騂 息 營 反 蘻 蒜 贊 鶡 粥 赤 周 反 蕤 儒 追 反 蕤 孟 尚 苑 窊 烏 瓜 反 拜

音 饑 儀 黑 色 遺 周 禮 音 位 增 也 音 饋 衎 苦 旦 反 嵗 於 六 棋 音 其 樗 干 音 澍 之 遇 反 漿 音 瀆 音 攘 音 讓 憝 徒 對 反

嗣古雅反 葦茭韋交二音 梗古杏反 磔竹客反 嫡音適 祧他彫反 昭音韶 顯音顯 袷音洽 宙竹律反 墠音善 醢
音海 勦子小反 宗綝丑林反

晉書卷二十 志第十

豐殺所拜反 苴子余反 絰大結反 繞音遶 衰音催 韶 音 矚 胡 臨力禁反 險易以豉反 洚音江
彪甫巾反 方閑反 又 齋 斬 上音 喧況晚反 眴芳鳳反 燕音 卣音酉 厭降一葉反 倅七碎反 虢 嘯
二簋上音蒲 北反 下 武賁音奔 楯食允反 卣簿上音 古反 下 蔓丑芥反 轅音 枚音梅 稱先 屠
蕢苦壞反 本作 簋苦協反 讖音志 珥仍吏反 稗史 音 歷反 諡音 惺 恩女六反 伍員音云 析音 約
音撰

晉書卷二十一 志第十一

正會音任 贄音至 百辟音 花 朧去委反 又 璲以水反 旂音祈 嬙音 稱乃禮反 跳音 暨 上古下音
秦口 遒音由 壹音 本 襦 二音 孟 立 宿 作 本 杕杜音 貰 霧 至 辟
反 掘劉亦作 俱反 本 祚音 子笑反 拜 祺音其 犹都 敢 雄 楚之反 畢音必 冪
侯師令升之十五代 悸其季反 禊音 祓除

晉書卷二十二 志第十二

佺音 聆音零 祖音但 逕五 反 蹕音 尊反 彌乃代反 洿音 徽 反 里 族音族 反 猶音秋
紐女九反 於音烏 如字 燕及 於乎二音 銓音全 埃 與 侯 蔓 代 黍音 酤音姑 又 厢
音 顧 旂音 煌音 償必刃反 燒燿二音 昆耀 塤音 五 損 二 又 巾 晳哲又音 熱反 壅 瞳音 楛音戶
箴 簫 淳音 投秧音 績音 撥 秫二 音 鄰反 痺疾 龠音 樛居 實在
反 種神音 瑊府巾反

晉書卷二十三 志第十三

癃力之反 齊斧如字亦音資 已見上文 鉦音征 也似鈴 鐃女交反 繆音 撓物居反 曉胡 獨息 痛音胡
反又 磔音 蟠丑之反 蹕音 闕火斬反 又 龍 音 稱 杭音 鍚音 又 蟯
音 飴 饋呼外反 髭才毛音 賂之六反 亦作 爨 反 睥闢 下上 火許交反 帽之 疚
反 身 音 閉 中 嘯音 鴉 櫛 撕音 古 云 魑
魁上五下音 知反 兜 侯 郗好各反 瑕音 慎上下 麻許 佯音 紵音 歌 丑 扛
音 頡古 鼓 棬音 篆又音

晉書卷二十四 志第十四

仲虺許鬼反 摽版布綰反 飲次音 銑 與 隱之日反 鼇音 盧 結反 或作 貂音 卑 作 早 鏤音 鄉
官古者天子 皆名執 政大夫曰正 卿自周已來 始有三公九 卿之號 率九卿 或其 無卿字 至 梁始 加卿字 其後因之 晉書 及唐 初 重撰 故九卿 官之加 卿字 其
無卿 字 腥芳鳳反 珧 音 惇 音 憙 虛里反 郤音 鑄胡沃反 輸音 貂璫二音 彫當 伉大 甘反 冗從上而
並存
勇反 下 廄音 救 韓 離二音 大篁 音 作 丹本或 作 灌溉 古 秀音 驪音 幟 又音 志 試 又昌志反 所以相
才用反
別

晉書卷二十五 志第十五

繡音 戴 韒 赤真反 鞴 胡犬反 敕 分 約 音 條 音 鷸 音 豸 宅買反 爐 疾刃反 枸 居 戒 反 服也 韁 許 鑣
軔 刃音 葆 保音 幘 必忍反 改正 任音 韃 其巨反 聆 零音 繆 渠字 紕當作 作 軾 式音 軛 厄音 籥 同音 橑 老音 珧瑶
代 二音 賜 翅 施上 智音 反 下 葉 彝音 囊 作 許 毫音 高 毦 古文 勿反 蛙蟆 下上 音麻 反 杪 音妙 纛 反之 亞
蠢 導音 搽 入久反 鬆 插 初上 洽音 反 毛 下 廁 盧音 麥 士反 乾 魚 乾 剡 居 屬 葺 而 容 鈴 零音 瑱 音 鑲
也 玦 名 玦 決音 鞅 分 留 轙 魚 倚 幘 扶 云 耒 耜 下上 音 盧 對 反 幢 宅 江 鞅 同音 闌 上 徒 音 反 又
鞮 徒 畫 鬐 號音 騣 戚 箱 植 直 道 屬 車 同音 總 似 鏃 揭 去 竭 伏 大音 四 行 戶 郎 柾 音 也 邪
拖 託何 觥 同音 幟 但 猶 山 車 褘 褶 神 入 歛 音 蚤 早音 轎 轎 同 憶 盧 傳 乘 發 轀 轀
側 持 耕 又 蒲 丁 反 驍 黑音 色 愧 浅 歐 烏 侯 縹 紺 下上 古 數 暗 沼 反 反 幅 福音 禪 音 也 畢 服 袜 畫 發 帕 洽音

晉書卷二十六 志第十六

反 疵 旋音 嬉 惠音 勁 悍 音 譏 想 同 里 反 咋 壯 伯 陌 反 又 纏 所 綺 反 鶴 音 幡 反 手 貢 喻 快音 驢 馬 音 漾
其音 郎 處音 尖 銖 下上 音 子 味 廉 反 尋 況 羽 反 領 亦 五 作 陌 頓 反 本 蜂 亦 步 作 項 蜂 反 本 螭 反 丑 知 蠻 音 鵰 側 樵
袷 古洽反 威 成音 綏 儒 追 標 博音 鮮 單音 相 繆 武 反 彪 翡 扶 沸 反 于 實 音 田 反 又 婕 妤 二音 接 予 璜 音 黃
鏃 音 鉞 古本反 幗 古獲反
罩 都孝反 耜 似音 蝎 夷 歲 反 脂 厲 戶音 膚 古 反 兒 環 玕 二 郎 千 音 槍 所 交 反 蒲 也 馬 裸 郎 反 果 赧 女 版 反 貸
音 式 菁 茅 精音 廡 武音 矛 居 反 列 觡 他 朗 反 倔 負 音 氾 汜 音 咦 叔 反 敢 侯 玟 同 音 灑 子 反 賤 糇 糧 二 侯 音 糧
音 戊 楛 呂 音 樵 食 反 珍 珍 音 荷 錦 初 反 洽 鵬 與 同 餅 賜 以 吐 財 反 寶 貫 賤 反 夷 挺 式 連 反 覲 音 苟 七 反 削 塲
音 場 斐 紀 反 墮 軼 鞏 音 冀 瀨 古 反 鳥 幽 二 音 鬲 究 音 桓 批 比 音 販 方 反 願 殿 最 都 反 見 汗 音 烏 垸 堵 口 上
交 反 下 音 精 螺 蟀 上 蟋 和 下 白 項 反 反 填 淤 於 音 茎 音 鼓 革 仲 沮 子 反 據 兗 丸 音 奠 與 同 盆 渚 丑 反 六 涸 音 實
反 在 米 占 之 反 贍 級 色 立 反 壙 壙 音 氾 勝 凡 音 撲 斐 音 鼈 并 列 反 買 販 下 音 古 同 杍 柚 二 音 竹 逐 盟 古 音 磲 音 層

顩公領反又音口頌反

晉書卷二十七　志第十七

迪音狄　宓音伏生　眭息為反　雰音分　驍音嬌　頫音覽本作俯　鈴音零　掛音卦又音封　埜古野字　萐莆上所甲反下音甫　綝丑林反　珧音遙　紞都敢反　屐其逆反　柝音託　耗莫報反　姏武酣反老女稱　隼思尹反　恣睢許維反　荼陵丈加反　昭穆音韶　東莞音官　冏舉永反　航胡郎反　艘蘇曹反　胔在智反　燠於六反　霿莫弄反天氣下地不應又音蒙　穩音穩與隱同　豸池爾反　瀰作在反　剽匹妙反　倮郎果反　悛此緣反　醬音　酤音姑　帢苦洽反　縹敷沼反　婁　音薛　鵩音服　孾一寶反　貊音陌　炙之夜反　帕與帕同莫格反方言帕頭也南楚江淮之間曰帕頭自關以西秦晉之郊曰絡頭字書帕頭　幧且消反　頭巾者也　毳此芮反　擷胡結反　皺徒猴反　屩音腳　縗蓑音崔　幍七遙反　偏扶然反　髮皮義反　殮力驗反　菰音孤　葆音保　輀音而　玘音起　嫗為老反　盧武乘反

晉書卷二十八　志第十八

蜩音調　螗音唐　韡音韡　炕苦浪反　掐巨淹反　螽音終　款歘上苦管反下蘇豆反　慎都田反　謖所大反　澍之戍反又音樹　荐與薦同在見反　兕音侯　畫徒河反　刮古刪反　拊音撫　腝乃亂反　蝼蛾上昨何反下五歌反　鸜鵒二音衢欲　齁　上盧紅反下音凶　咀嚼上慈呂反下在爵反　郭訪反　屠蘇音塗　瞎許鎋反　匐呼宏反　瓻武音　瓿音部　甀盧斗反　堙　音因　礚礚苦蓋反　攫居縛反　縊一賜反　曇音潭　忱氏林反　拉颯上盧合反下蘇合反　鋌音挺　捻乃叶反　喝於介反　嘶　嬰　懊憹上烏皓反下奴浩反　啄丁角反　荻徒歷反　髗胡計反　橙橙直耕反　攣居斯反　讙音喧　欸許物反　拆丑格反　反　鼇音黎黑而黃也　胡粉反　傴於武反　撞宅江反　噪蘇到反　犓陟瓜反　棋音梅　鉦音征　弛式是反　螟螣音特　稗傍賣反　貿音賈　枇杷音毗琶二音　穋居虯反　蝘於殄反字或作蝘音偃　蟄音輸　樟諸良反　仆音赴　泓烏宏反　鸛鸛　觀胡二音　汙澤音烏　共公音恭　轂苦候反　吻武粉反　鶖音秋　帆檣凡牆二音　瘤音留　汙萊二音烏來　鶂與鷁同本亦作　鳴　猗於離反　咋助陌反又壯百反　淖奴效反　潛層閑反　賕音求　委蛇二音逶迤

晉書卷二十九　志第十九

觝都禮反　漳諸良反　抱罕上音扶又音浮下音漢　彭與彭同本作觀　殪於計反　趺甫于反　釘釘上音丁下丁定反　猴　音加豭　豚徒渾反　酗香句反　匱釋上烏豆反下亡豆反　蹉七何反　幃音韋　鞞鞹上四計反下五計反　剃初輔反　絀　音點　彭音其　蜞音　駛所吏反　豨許幾反　鍋音戈　犍其焉反　呴呼后反　畀息渠反　朱提二音殊匙　滹沲上火乎反下音　沱　浩亹上古合反下音門　亡位下同音無　資與傒同春秋曰師敗績於貿戎　嘻許其反　蔡侯渫反　蟠音鐵　橑音老　滁　仙箭反　黿愚袁反　毈之石反　瀰匹備反　塈居未反　柘之夜反　鼪鼯上鄙移反下相俞反　尉音尉

晉書卷三十　志第二十

痛音胡　犴音岸　陬子侯反　惛音昏　朴普木反一作朴　膩女忍反　皋音高　肺孚廢反　鎔音容　老耋田結反　鱗辮　丑江反又丑用反　縶陟立反　宄音軌　狙七余反　殛紀力反　榜音彭　箠之累反　鉆鑽上巨淹反下子丸反　齕　齕乃代反　應劭音邵　菅蒯上音奸下苦懷反又苦壞反　感於六反　痡音吉　鷙摯二音　鋸音據　鈦音大　又　趾　止　械胡戒反　犓陟瓜反　悝苦回反　狡古巧反　糅女救反又入久反　竭苦葛反又起法反　諼相武反　安　呵呼何反　鄣　音尤　烽燧二音逢遂　兕　梟菹側居反　歐烏口反　以句音　戕疾良反　捍音汗　銖音殊　斑他鼎反　蹴取育反　顩魚數反　曾音　擭　鋋古孫反　圮符鄙反　凝魚力反　惇音敦

晉書音義卷上

唐 東京 何超 纂

晉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一

伉儷抗麗二音 賓盧政反 礐苦沃反 朓漢書音吐彫反又吐鳥反 龍蘇史記音決林五之反 其反 挺式更反 枌音汾 甄

音真 孿力兗反 詖彼義反 睢七餘反 彤徒冬反 勳則歷反 絺音癡 痺必至反 恚於避反 衒古文衒字 拜音 紡

方兩反 浣胡管反 曣音燕 臑而音 輼輬溫涼二音 黷說文曰好而長也以體反 東音 諳語魚據反 蒸音 瘵病 窀

穸屯夕二音 王假音格 儼音合 嬪音頻 元 嫣居焉反 瞢音 瞳 成 躊躇除二音 擧所甲反 媟於計反 悝

苦回反 要摹要慕二音 泯武盡反 忉怛刀音 憧憧尺容反 瞠五來反 懰慄劉音 歔欷上音虛下許既反 號咷

二音 漣而漣而二音 蔟倉谷反 鬮古典反 綢繆上直牛反下武彪反 褆福上氏支反又章移反 妊如林反 聃他含反

遂音遂 斯反 仡許乾反 輓音萬又音晚 滕以證反 闖音開又音懂 烟煴上音因下於云反 睍睆上一見反下文見

曣日生無雲暫見也下乃見反詩云見睍曰消 愽物居反 玫音梅 昔古時字 踧踖上子六反下音迹 珖音 廝音斯 輕好遞

麗音麗 寺人時志反 暇他昆反 祊甫彰反

晉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

癖子禮反 邛陽音云 和熹音熙 毋丘無字 篇音葉 姥莫補反 彪甫巾反又 蒜蘇貫反 怖音布 贊芮之

反 恇然音匡 喁魚容反 瀯音營 濚音營 隗五罪反 有娠音申 陰沴音戾 麗語巾反 蛙烏蝸反 蛤音閤 戚閭

許劣反 鏑音的 化芊 辯闕反事見史記春申君傳

晉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三

砥音止 雎陵音雖 耆艾上音祁下五蓋反 騫真報反 寶徒玷反 玦音決 筍相吏反 贊所反 奎音 糈平 發

降殺所介反 酖直任反 篁丹音 緼於問反 憮音武 絀音黜 核下革反 擯必刃反 句音 蕭 鵰側嬌反 繆靡幼

酢音昨 燕見二音 宴現 坼丑格反 忲他蓋反 猷 紼上方物反下直引反 螢烏定反 鬲音革在平聲 名 鯤音 效胡孝

反 販方願反 轂音角 輜側持反 詭居委反 葆音保 折撓奴教反 臗此鋭反 幢宅江反 眇之忍反 虓許交

悻其季反 戢側立反 鉗巨奄反 料音僚 訕所晏反 狽音貝 賞鄭 珥仍吏反 漢與之反 咄當沒

鄭反 騙蒲田反 四面反又 爵神夜反 螺樂和反 確音對 眭戶圭反 蘇息委反 迓胡故反 逶迤上於為反下弋支反

撞宅江反 蝗蝡當即二音 飪如甚反

晉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四

祜音戶 汶音問 識音志 和適音由 佑音右 戍邏盧箇反 鈴音零 榮音營 衂女六反 續音決 俘音孚 償音常 又

慤苦角反 鈂丁感反 緘胡暗反 驟音 吳會古外反 霓五奚反 搴居輦反 堡音保 岷音 昊 秣音末 楯食允反

讓譏郭即反 峴胡典反 鑽贊相余反 柩音臼 戀去倦反 儈古外反 懦乃亂反 墓莫胡反 鑒其器反 鄶音 饋

菑側持反 檻胡黯反 人排蒲介反魏志韓暨作木排 韡音花 碁音執 欹器去奇反孔子家語又韓詩外傳 完牢丸二音

嬰音 抨音平 幟昌志反 陴頻卑反 沅音元 潦音老 耽丁含反都含反又 罌一井反 瓠胡故反 頸居郢反 洋音羊

淯潰左傳云夾攏而軍杜云攏水自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字林曰清水出酈縣西北山中南入漢酈縣字亦同淯音育 刊音 溢

悉野反 鮮息淺反 跨苦化反 贄音至 薛音 餉式向反 嘔吐烏口反 祭仲側介反 壒音逮 淯栗美反 瑕古雅

反 刺七亦反 砥音貢 幅音福 檀徒丹反

晉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五

睥子反 枳音紙 胥音 郁說反 甄擅吉反 迂乙具反下同 渠入武反 隙

又側 頒魚聚反 椽九冢反 紿之音 詒古來反 楔莫胡反 謨音 咎單音 祖己音 佚音 埤音 裸

程說文曰裎袒也直貞反 摭之石反 舉居 仿佛上方往反下芳不反 餌仍吏反 從伯 巨衣反 當否丁 

斥音尺 肆其 甑子孕反 拳音權 蓁音 贊 精 作 甲 闒 遏反 又 餵音 盧 數五來反 峒 

勤鐸 古 數音 盾徒損反 泠音 筍相吏反 媯 古 禾反 又

晉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六

覲几利反 闊 安 眩音 卜 菑音 敦煌 二音 索 各反 筋音斤 綟音 璪 玠上早下界反 螺

反 檣 瓜反 齊子 創 瘢音 頻 胡反 委蛇二音 苯蓴二本音 峨嵯上音俄下才何反 蚑蚑音

鼓婉行也 阿那上安可反下 諸於 韁 胡毋音無 華印音 殳音 甄音真 緘之林反 櫛阻瑟

緄 云 撥拏 林 也 寞音 從者音 杳杪 了 郤音 般倕二音 韜 輸 音叶 頻

仰 說文曰頫低頭也太史卜書頫仰字如此俗作俛 又 作 父反 又 鶴胡 釘丁定反 砥音 鐵蜒上 下 餘

音 鑿 巨 斷 嚴 衝 才結反 勳子小反 崎去奇 駒 駐上知之反下智主反 黠 乃 拂

音 樸 之 橋 枯老反 擿 字林 足 反 職 許 較音 被 苦 幹 惔徒含 鵜 二 音

蟹 蔚二 音 書 外 宦 音止 又 鵙 二 音 鴂 距 反 鸞 鵬 音 鸞 音

驚 至音 縫 塊 對 立 坻 里 蚊蠍二 文音 騏 潸 所 佪 閒 上 下 相 吏 反 鮦 

反 射 留 履音 逆 鬼 坼丑格反 頸居 盧 叶 晃 飾 賈 茅 積

反 懼 古 蛇蜿 反 又 棲之 壺 愈音 要 效 與音 函 拭音 芒 方 炫

蟠 宮 罔九 反 檻 宜 蔚 角 繫 二 音 阜 作 竿 籊力 角 殍

晉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七

槌渠追反　勸渠卷反　邽音圭　股音古　墉音庸　阼音祚　跪渠庳反　鑾音鸞　賁音奔　魁苦回反　芍七削反　整之郢反　稜力戟二音　饋賁音肥　確苦角反　誮氏林反　晞音希　旄許交反　莞音官　韡音偉　顒魚容反　湞陽應劭曰湞水出　南海龍川音真又更大反　緝七入反　冗從上而勇反　蕃薛前漢書云蕃國名音皮　應劭曰魯國之縣　郭國相人　鄰之諱改曰皮白異曰皮　顏云白說非也鄰縣之名士俗各有別稱不必皆依本字　詈力智反　誹府謂反　奏劾胡得反　惦占賈反　萊音來　叟人所求反　郝好各反　攄勅居反　淩音凌　斌音彬　鄶弋朱反　叟音蒐　瞰徒敢反　瘰音蹶　疋音雅　攘汝羊反　鬐渠隴反　瘞人垂反　又於佳反　猜佻吐彫反　皺彼義反　孑居列反　惇音敦　扞音汗　唏山洽反　耽丁含反　媧堡上姑蛙反下音保　桀　古堯反　隗五罪反　潰胡對反　迭徒結反　鉛音緣　葦交音韋　鮮息淺反　悝苦回反　圯待鄙反　膪陟魚反　悍音旱　嘗音翼　涓公玄反　叱昌日反　舟艫字林艫船也音盧　涂音徒　浙江說文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之舌反　報　奴版反　郗丑之反　糅汝救反　恇音匡　眭丑亞反　渾胡本反　蓼音了　皋陶二音高遙　杳曰魚紀反說文作橐　梗古杏反　汲黯烏檻反

晉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八

伷音宙　彤音融本或作彤徒東反　膈爛音蘭　釘丁定反　踞音據　闚去隨反　堙音因　窶則前反　靚疾正反　秔音庚　俶　昌六反　酗香遇反　禧許之反　喆音哲　贊汝重反　悖音佩　貿音至左傳　婁補計反　洵音荀　禪副頻將車反　啖徒敢反　衒力轉反　膂疾慈反　慮盧偃反　盾徒損反　萊餘亮反　牘音讀　嵇音奚　差選初皆反　乃賣側賣反　鞭扑　音木　餒奴罪反　闓音開　紞都感反　昣之忍反　歐烏口反　泫胡犬反　鼓古木反　殛紀力反　恚於避反　痼音固　遏或作稅周易遏稅是反

晉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九

廞許金反　翯力灼反　柷鮀堂何反　櫬初覲反　浚音峻　薊音計　鹵音魯　僉於貫反　鰲於鄭反又　錯苦愛反　麓音鹿　奮烏外反　絙古旦反　猗於宜反　炆音秋　識初躡反　踞音據　調徒弔反　或於六反　嘏古雅反　顧音契　棃音薛　盼許乙反又許乾反　佑音又　閫闇二音昌嗇　倅千內反　刺七賜反　斥音尺　睢七余反　賈音古　鐸徒洛反　敫音邀　傲古堯反　孜音茲　掔　瓶苦結反　惰於綠反　撓奴教反　曅一鹽反　奸音干　駁北角反　否音圯　毗房脂反　珧弋昭反　圊上渠又音色　反　邴音丙　近爭音　轒音　晙音俊　適音滴　磬苦定反　遼闉上音遼下音煙亦反　刁音貂　汪烏皇反　秣音末　華所縣反　滕以證反　叟蘇口反　獵許云反　潭溢二音　稌府如甚反　焚燎力召反　濱古猛反　鷙音豉　嫺音因　狙七余反　投畀必至反　蟊賊音牟左傳

晉書卷四十　列傳第十

逵渠追反　度支待洛反　汲音急　毋丘音無　蠱力紈反　歸音　蘆力之反　燁與輒反　經緯云貴反　要一遙反　禰乃禮反　緹幢上從兮反下宅江反　鉞音月　疫音役　韉鞭實遙反　輪音到　綏音盧結反又　輾轉二遷音　武賁音奔　佾音逸　荃音銓　撓而羊反　愕五各反　狸里之反　輻音福　斌府巾反　摯音至　軫之忍反　傅音付　會　斷丁亂反　飄頻宵反　閑使古莧反　詈力智反　懿下　悽七余反　廩巨　憔悴上在焦反下音　彝音夷　在代反　確苦角反　柔戚二音　珧音遙　顉五感反　悞待過反　昵女乙反　蒯苦怪反　跪渠庳反　闡昌善反又　也宮中門謂之闈也　怯懦上去劫反下乃亂反　庋　斫之若反　刺七亦反　薅亭古亡反　上音力下音何反　文秬音　函音　褘　計反　乞丐古太反　決音

晉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十一

甯乃定反　確苦角反　鷁　淩音　汰音太　侯　賁至音　贈賻上芳鳳反下音附　恒當反　嫌音　總音　隨　早　鬟　泫氏上玄下氏　又乎犬反　陂古來反　占之廉反　繆　音斥尺　玷音點　宥音　竽音于　稽音　昝縣二音　縻　乞上咸反　躋　啖徒敢反　磋七何反　級音急　筋力音斤　飪如甚反　確苦角反　蹇　憩去例反　肄音　裀褥二音因辱　祭仲側界反　賦音求　贖仕賣反　概古愛反

晉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十二

渾戶昆反　耙丑兩反　簪　曉胡官反又　艘蘇遭反　瀨音賴　俞恭丑攻反　釃所宜反　曬下酒也　一滕徒登反　與閒　伷　駮又一　甄音真　睢音雖　稽顙上音下　佑音又　音駁北角反　賭音　貯陟呂反　蒸　熊徒　郭音　辟芳　汶音問　恢苦回反　嶠旗二音其　鵠胡沃反　鬐其　鞼音　徹古　鬷音　紡府　轎　鶴五狄反　栫　廢反　彬音　險　碩七　歷字林云　雌七　閒　鰈　餞　炬其呂反　鼓　輝亦　幅　姿　欄初　瑾音　犒苦到反　秣音末　訴音　要　帆音凡　泊傍各反　趾子六反　怖普故反　慄音栗　螳螂　庇必至反　蹲踞　上子本反　下徒合反　毳　丑江反又丑用反　腦奴浩反　謠　閭之閭　歷他得反　鬭古　嗤時制反　沸府　脆此銳反　據勅居反　案行下孟反　跳刀　字林曰大也公　蹶　實七　饉　券音　鎰　跖之石反　瓶苦　翳　賁所　蔥　稿方　猜倉才反　鍘左傳音胡　泯武盡反　顆苦　錯苦愛反　搔　隔　一作　穫褐音亦　莫瘼五郭反　拓音托　泊其　峰音峰　關　作音　本　幅音逼　又　癸　纍　戾衣反　歠音亦

晉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十三

宛句上於元反下其具反蹴取育反眠莫賢反咄當沒反傳張戀反藜郎奚反枚音梅迪音由昵尼質反沓徒合
反甄居延反奠音殿瞑莫見反跣蘇典反模莫胡反猋必遙反牢音勞晷音軌塍以證反鬲音革埃音哀該
古來反尪烏皇反酩酊上莫迥反下音頂涅乃結反嶷魚力反軼音逸伶人郎丁反弛式是反饕吐刀反何
足算蘇管反虓吼上呼交反下呼垢反賻音附禊下計反蘄音祁邾音誅僩音閒苫失廉反粥之竹反圮符鄙反
旟音餘碓音對嗇音色肓音荒鑽借官反核下革反郟古洽反璞匹角反鋑初六反壚音盧纆紲私列反穰
音糜嫗紆遇反馨呼刑反標力軌反麈音主愎符逼反錮音固窟苦骨反輜重上側持反下直用反萇音長填陟鄰反
反清畤直里反擔簦都甘反敳五來反豎殊主反餛音昆胡毋音無鷇字林鳥子生哺者音卵又公豆反瓢符霄
反寵力董反殜音洽孱音勵仕連反沓徒合反扈音戶搤烏革反稚直利反彪甫休反勱音邁廞許金
反吒陟日反棒步項反恚於避反搯口洽反灸音久沌口音篆稆音呂唉徒楷反廙音翼繆音謬誹府謂
僑音喬髦音毛裸即果反鏑音的衵女日反左傳衵服近身衣捫音門跰步孟反愞乃亂反

晉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十四

裒真侯反甄主然反鍾之雕反詡況羽反覈下革反剗所奸反儔但究反廝音斯邃雖遂反嚌諸嚌一作䶩
訊音信羸力為反隸力軌反涿丁角反毓音育沔彌兖反韶音遙錯苦愛反鑵音觀匱逵位反貲卸移反疽
七余反珽他鼎反笏音忽驤音襄朝歌字如櫟音歷衄女六反泓烏宏反觖窺瑞反又音決猾音滑綝丑林反粗
祖古反駑怯上音奴下去劫反諶氏林反猗於離反磾音低迕五故反賕音求詭居委反瘖於今反鍱音叶膳
陟魚反鏊之鄰反薈烏外反蔬色魚反懟子隊反雩音于覡勑歷反爲己音紀叁音三郁於六反

晉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十五

掖音亦嗜音旨攫居縛反颿音凡藎古盡反喟五愧反鄒側愁反蜂蠆丑芥反洙音朱蘌淡溜反矍然俱遇
反詾音凶疵疾移反悴疾醉反暨其器反駮北角反培蒲回反撓奴效反捶之累反峭七肖反劾胡得反又
胡愛反搵音示暾總上他昆反下作孔反犹都敢反扞音汗懟直類反詰去吉反粹雖遂反艾五蓋反晅況晚
嬌直葉反稜魯登反殲子廉反楅音福矗音檀峙直几反佑音右琇音秀㔩音更逌音由磥砢上音壘下
反勸可吝力晉反陝古賽反郅持悉反銓綸字林云銓具也七全反綸具事理也昊胡老反昵尼質反檢覈下核音
筯持據反又作箸瘖於今反蕃孚袁反鐫弋笑反郤音隙瑠璃字林云火齊珠也留離二音詭說居委反少選
呂覽云覆以玉匣少選而發視之高誘云少選須臾之頃也殊暫少音戶紹反選音先兗反又音書絹反幢宅江反郫音皮共驩上音恭

晉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十六

碓音對芍七削反稚直利反剽匹妙反堙音因氾敷劍反瞽音古鈇鉞方無反又甫于反槩古礙反蔕都計反

捍音汗闔閉渠篆反赧奴版反械胡界反較音角諳烏含反竊隨於斬反本或作付也教究面反省所景
旒音流亢或作䞉本反纉音纂兕徐姊反逡七旬反瘁疾醉反甌烏侯反渾胡本反訾卸移反殺所拜
反嬖博計反陽音儒鄒側鳩反呵好何反杳滯特計反醉子內反珩音衡觸音獨級音急蠹蔑上杜下莫結
楊側反菹醢上側魚反下音海愜苦協反亹亹無匪反懋哉莫候反

晉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十七

泥陽說文云泥水出北地郁郅北蠻中漢書音暱繆音穆鶉觚音孤賞卸移反亟定紀力反莘所巾反懽音讙
直遙反蓁毋餘其和無反諠譁上喧下音花暵音漢墾康本反徧音遍韙音韋僨方問反窟苦骨反慕
音暮恚於避反罵莫駕反竦踊二音誹妃尾反惄女六反馥房六反激訕上古歷反下所晏反茅茨疾脂
反以茅覆屋也賈豎古樹二音玠音介烝烝諸承反悾苦貢反又音空癡丑之反快苦夬反摯音贄造詣七到反吠
持廉反叵普可反歔許物反頷額五陌反饡相食反仄音側譖沓上音簪泥乃計反致遠恐泥闚苦穴
反靦他典反翅施智反弛式是反涸滑上胡各反下音骨倩千見反倩而笑也沽音姑更互上音庚下胡故反縷
力主反簒作管反嘏音賈堰於建反瓚昨旱反槥音接盟津音孟愕五各反崎嶇上卿宜反下曲俱反

晉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十八

箸丑之反駱音洛齜在智反幢宅江反敦煌屯皇二音洮上刀反懍懍力錦反曰百姓懍懍耒耜上盧會反下音
似呑吐根反戇子降反狼狽博蓋反慷慨上苦朗反下苦愛反有抗慷者其倒不一或柩音舊圜音還盤薄官反貯
張呂反糅女久反餌入吏反閶闔音昌七章反耀弋照反尪悴上烏光反萐山甲反又蔞音樓盂輛
口何反闔閭上口臘反下音侯慺落侯反蜫音昆糟音遭殺音古獺他達反鷙諸熱反幟初砥矢上征履反
槊石角反嚼音爵一作嚼篹音纂纘作管反牂牁上側郎反下音哥填音田遣音牽鮮衣音仙磋七何反一作瑳操
七刀反闔音合絮息據反叱齒日反兕鉗本或作䄪上口尾反下巨炎反戢阻立反撻他達反窋竹骨反俶昌六
恣睢許鼻反心肆志也翳植時勑反楚詞翳植王逸云植立志也懾之涉反褻息列反暮莫胡反啜其泣矣啜音
陟衛反又昌雪反啜泣貌也見詩傳

晉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瑀音禹鐩四歲反鄣之亮反嘻許其反釀女亮反竄七亂反朓徒了反痺音婢賭音覩慘此感反懌音亦齎
即委反壚音盧蟊音蟹褌古屯反縫房用反絮息據反襠音當鏟所簡反又山垣音袁氛祲作任反嫣許音
屐奇逆反屏當上卑政反下丁浪反篚音匪蟻音蟻儁都濫反皁音㝃臺音鵬音朋鶩於角反婦音巢雖遂
溧音栗弛式是反剡以冉反綜子宋反貰式射反腆他典反黏音兼鮭戶果反飴以之反庖薄交反餌仍吏

反悢悢力讓反鍛都亂反縲紲上力追反下音薛饒音獲穰禳上居兩反下音保姐子據反痏榮美反恧女六反
反圄圄語零沮慈呂反涙音即祗音支煌音皇向式亮反狷古縣反躊躇上除二音伶音零觶初洽反跪祝
反渠醒音星隗五罪反拳音權肋音勒扃古螢反厄章移反觚音孤絜楷苦盍反竪烏莖反潄所又反醪
音勞鬢汝鹽反蜾蠃上果下盧螟蛉冥零鯤音昆挑徒了反憍徒濫反胛音甲殘音叨勦與
砥礪音叟音蒿胡毋音無數五來反鋸音據鸊側慈反尻苦高反銅音紂蟹音解蠶音珀音伯笨
布爽睚眦上五懈反下士懈反荼音徒蹌七將反舐痔上食爾反下直里反鬻弋亭反客腐音輔潺湲水流也上士見
建反下于權反瀨音賴躡丈足反

晉書卷五十　列傳第二十

郵音絹鷸音決隧音遂掉徒弔反棣堤細反鵾鶤上武喧反下千歸反鞔顆苦果反隰音又踶瑙
上徒計反漢書云乘桴札者不得聚會往云雍留案聚關也蝎音葛蠹當故反禨亡伐反秕卑履反屣所綺反珉音旻幅芳逼
反福砢上方可反下力可反憒憒上音貴下徒果反瀉音寫斛苦回反訶呼何反名公名無目也反相饒女交反
錯倉故反酗香句反龐白江反瘢疾移反醒息定反拊音撫湎音緬俾卑使也反販母板反亟去吏反萆
音芊芮而銳反茈左傳音眦至反整之郢反贅力灼反丐音蓋節彼結反詩音賣實音實怙音戸鄜疾反婞下梃
反懷音醬音酒也又音瘴多朗反

晉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瘭丑之反瘴必至反欬於兩反喑於吟反痙口莖反睨五計反膦力神反膜烏忍反刲居恢反瑣蘇果反
較音駁扁方典反薄法反又擊音至榛士臻反咳苦愛反嗜許及反贉古猛反贊音至羹作千反癰音勳璵璠
于繁捫音門唅下紺反阬口庚反犅但古反蘧蒢上渠下除瘵鄭委反祔音附殘音叨璜音黄覓五令反篇音經
他種蜩音調繇音由厮音斯隧音遂殿丁練反彫音雕壟音尾篋音匿懸音玄轒轀上音翡下音鬼反吸許及反
麇力苦縲鸛上所綺反下所過反狙子朗反凱音愷溽音辱鷄五歷反舳艫上逐下盧二音汎數劍反漂音飄曇士咸
反蕁音尋渚丑六反職苦濫反偭面反俑倫也又音沔黔音琴蔞句音俱跖之石反巛音川與坤同據人常
豕歎他反弧翔奴反彎烏遷反殰於計反轑軻上魚綺反下袪皆居古拜反旃之然反櫟力藥
音標懺纔上息廉反下所宣反傑傑牛仰顧也炫音懸闇翳上音暗下於計反僧所景反箅必音於休鳥音
膜鳥到反圮符鄙反岷音旻朝鮮上持遙下音仙反貊音陌絺徒對反嘽昌善反亦音卬冉反魚兩容騃巨起反築
音高猗於綺反綦音叶蛙閭上胡卦反下音佀澍音注橡音象鮫五罪反哲音鑿壁古衛反哈火才
反烹撫庚反涿音深識音叶蟠音長沮七余反又子余反撲音鐵秋音坮音肝于楛古沃反

桎音質儸猩音類紹上厥下彤嵘上宏士耕反蕃丑六反拖徒可反獾丑大反夸苦瓜反羅池反計綫
反濡住霖霖上二陌沐二音滂沲上普郎反下音馳雩音于簞川公犬反賤南蓁古本反絆祖桑清渤上音清下音河
二勃海乾胡結下没反又雕軒上職追下數悲反坰古螢反紵直呂反湾烏音鳥卤二尺音塢烏古反香治初
反徐陵古隋鄭委反鬃音不準反不雄也音南共伯音纖音約嬉疾反刀洗袚音方吠反又蹕
反惠眘珓五愛反從理鄭容反

晉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郤音隙單父音甫二讓音黨朗音瞞古侯反絞古巧反兇徐姊反种直忠反犍犹二音陰尤悍音輸狙七余反
反填徒賢瀚音汗沴音帝反雉職追反磽口交反稽色音斲子角反砥音旨廋所鳩反譔仙與赴睢
上七下七余反慤苦角反黠胡八反跣蘇典反嘲張交反郊音兆反余昭快於亮反曾施智反触
蟾疾陵反恰口洽反也斮音鄭委反珩音行轅軸上苦和反下音嵬凱寰戈反摻禮反池爾

晉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遹音述粲音禕於宣反虞音嬉許其反虒式是反婞音鞅於兩反黏音揣初委反訶呼何反廂音
郁於六反臘盧合反羖子紅反螳蜋上才何反下五他反饕餮二音吐他故反甑直任反杵椎上昌反
下直遠反切音刀也幃玉非反鬢音凱初反牝婢忍反氅毛音溉反鬢鄙斤反嗄咽古杏反撥都活
反胙昨故反

晉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伯世音聲五計反鹹古獲反枋甫彭反森甫遙反嘩闐上呼交反下火斬反怙音戸鈙甘如反許及反鉏士魚
反嗜音儲諸作一睎音希輻音福臘之日反愇音教喟丘愧反滸呼古反濤日朱反蓬蘢盧紅子居列
反蚵女竹反莞胡版反蔥所鳩反棘音鐵所八反圻渠希反瑋韋鬼反瑰古回反鞜音由翻扶朗凱
反苦友皐音皐梯鳩委反隊徒對反浹之叶反賈其候反蜃音要稚直利反傷做力反饕蘇叶踴蹐精局
二音忼慨上苦朗下苦改反阨烏解反訟音容抗苦浪反蹠跡音跋魅二音珍瘁疾醉反酪洛音囊橐
音燁他鼎反篇簡音頸居郢反筒所交反祓音肆莢音芒武方反懸觀音饕叨音賈古音瞪直耕反視
也又大音仆蒲北反堙音因稅丑兩反呤音否符鄙反號音豪岨側呂反宄音軌鉦章上之成下步迷反閫
反苦本共和音鞏博計反扼腕上烏下貫反寓音貫駱音駭拯蒸上郝好各反懥盧至反恰目洽
嗅音嗅也民漂撫昭反驟胡案反鑽相鍁反纏經上音上緣渠連反麋武悲反緯音韋也反肵音斯
反口鹽篇音邯鄲二音丹酺音燕丁降反逞丑音羽反袁鮫古岳反鏊鳥定反圻五格反懟於貢

晉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茵音因 抵諸氏反 苯疾醉反 彤徒冬反 煇與輝同 蟠音盤 駘徒來反 噫於其反 嘔嘔上烏侯反下虛矩反 函音咸
瓊渠營反 纍七亂反 嚧音盧 噏許及反 蹭疾陵反 枳落枳樹也居紙反 音巳 滿烏和反 詁音古
誹府謂反 抵祕 倪 枇 必之反 蹉跎七何反 仡許乞反 歇蘇上先結反 近五故反 髒音葬
鏗格耕反 鬗為閑反 徽古堯反 三絀音黜 才生音戴 於戲二音烏呼 砥礪二音 棗音早 鑽借官反 緝七入反
囊在外反 刹式忍反 適音由 劇居衛反 玼音此 遺以季反 社稷之禮大司 栢音互 行馘丁感反 怍
在檳反 蕙糟古遇反 縹瓢上匹妙反下為革反 紺古暗反 貂鄭玄禮記注云貂之金也音似 憾以御熱云車幔也 所反
魚麗呂知反 穜稑鄭玄周禮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上直龍反下力竹反 挈壺苦結反 鋝鏘上又下又莊反
緗縹音湘 鋍鞛上七七反下大倅反 沛艾上普賴反下五賴反 縞古老反 颯所立反 睢為感反 嘲嗤下所交反 哦
噌上子秋反下音曾 聳步述反 砝磢上火宏反下音隴 砰礚上普耕反下苦蓋反 筍虡二音 巨 之庶反 震塡上音
年其下從 頽工迴反 麋牛宜反 遝徒合反 頒斌上版巾反 彎大聯反 掎居反 虆 與同 闍
也音　季注文亦作 本音 祧他堯反 諷足俱反 寶簋二音軌 渜乃孝反 縮咎上所六反下所六反
鍼息廉反 秦戚子寅反 鏶奴豆反 斯齊子寅反 坻直夷反 軼於亮反 輶七牛反 刺促七亦反 官欆音
盤之郭反 橘 大公事厄反 寫輵先反 券音 酒與同 踔則到反 請才笑反 筲所交反 酤酪上古胡反下盧
格於 鞨反 鏦匹孝反 寂莫行反 帳實 與同 滄擯上土咸反下土劒反 菡萏上胡感反下徒感反 禪必益反 郁
梯提細反 蒜芋下子 鄙句反 筍戊尹反 蓋齊上居曆反下 萎八反 蕤而隹反 萑戶反 版與板以
翼與 服事周選 桂頰勒貞反 楔胡計反 汜辭理反 狡黠古巧反 刎無粉反 暐曄上憑下徒合反 粕匹各反
反 闉闍上他合反下他 般辟房益反 哇於佳反 侏音朱 蠛 漬上子下子賜反 閹語巾反 盥音管 去聲 又 蒔
音時 蜺 他計反 蚌步項反 壇常職反 嘏古雅反 澡音早 傪尺氏反 屣所綺反 杅音于 岷嶓音波 卬
婢 仰北反 趑趄七余反 鐫子泉反 攉古角反 又 犀音西 吳榜方孟反 螭丑之反 敲口交反 轉古交反
璽音 辟孟康云 州謂 仕達反 喲香句反 稼音 欻苦 去音 濛汜二音 祀 輮尼展反 嵚崟上 土反
下音 渾淪胡 郭 嘲音 上音料 喫 音 歷 蟅烏 卷 汀濘下吐 奴 冷反 醫音 為 外反 腴以朱
岞崿上下音鄂 跖之石反 著 夷反 嶸嶢下五 聊反 葉莢 下古協反 燗 旰古岸反 闌音
頽一作頹 本反 枌榛二音 葩 音巴 蠖 為郭反 蘢音 藹 音 翹 音 鯤 蘇才反 増 音 権 與同 鑄
疃音 二 異音 鉦諸盈反 殺音 邃 豣音堅 縱子公反 鼓五交反 瓶 音 瓦 以 物 賁 音 鹹子六反 豨許豈反
擿令升案諸家書並無此字李善注文選作 擿非也 物 頓 竄 澤 佛反 偵 拉 盧合反 龍 胡甘反 鑑 音 叔

晉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甃側救反 𧋍上 允父二音 崎嶇上去奇反下音區 姿 盧含反 悍音汗 顧 頻 蘇 則 嬌 疾 陵 鄭 騎 毋官 反 綫 私箭
反 粧如甚反 肘腋上陟柳反下音亦 愈以主反 一作惰 燼 似刃反 狃 女救反 字 當作 狃 忕音大 段 類古鼎反 扞音 翰
澂 古 蟣 札 蟻 昨何反 狡猾音滑 迸比諍反 逷他歷反 穆 藥咸反 粒音立 擒 音 齊西 又 柘 音 託 句 聲 上 古
侯 反 又 音 俱下 聲 嗤 簪 上 時 下 五 結 反 詰 陟 列 反 史佚音逸 采椽 直 緣 反 繂 徒 卷 反 娣 扶 粉 反 藍 縷 上 力 甘 反
下力 主反 椅音 角 魚 許 生 鮹 也 弁 皮 變 反 販 方 萬 反 寰 與 環 同 圖 博 戶 反 攀 呂 員 反 攎 敕 居 反 鄒 丑 皆 成
鼻高音 影 作 遷 贊 作 單 反 散 五 才 反 悛 此 緣 反 紐 女 九 反 陳 為 到 反 乘 桴 芳 于 反 棘 上 人 下 音 又 反 屬

晉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抱鼓音孚 楛音戶 擾攘 如兩反 合從上音閤下音容 鄮 鄙 散 槽 音 蛻 託 卧 反 艘 蘇 遭 反 剡 音 胡 秣
莫劇 音 肓呼光反 俞跗以朱反 訕所諫反 蛙蝦上烏下音 鄣 語 斤 反 楓 音 風 汰 音 太 鎩 布 火 反 粃 卑 履
反 蹴 子六反 擊 苦 結 反 仆音赴 漕 昨 到 反 瘞 弋 夭 反 慴 之 涉 反
臨 力 禁 反 厥 許 金 反 郛 音 皮 紲 私 列 反 槭 勅 觀 反 遷 徒 困 反 募 莫 故 反 鎧 苦 愛 反 幢 宅 江 反 猝 跋 上 寢
下 猶 反 跣 遷 音 陘 北 口 經 反 蟄 字 當 作 歷 之 北 井 戶 甸 反 斛 與 同 下 圖 璜 音 貴 阯 音 止 醑 私 呂 反 汜 詳 里 反
符 二 嚴 反 數 翊 況 羽 反 阿 呼 何 反 阻 險 與 嶮 同 阻 獠 盧 浩 反 宛 陵 於 袁 反 譯 音 亦 帥 所 類 反 居 為 光 境 塥
劇 上 口 交 反 下 苦 角 反 賈 莫 候 反 湮 音 因 跳 徒 聊 反 昵 尼 質 反 敦 煌 上 徒 渾 反 下 音 皇 魏 建 位 反 殘 吐 衰 反 猗 於 離
賑 市 忍 反 酋 字 秋 反 薪 櫝 音 犢

晉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鈁 符 方 反 頿 五 陌 反 蛟 音 交 搏 音 博 蹉 七 何 反 跎 徒 何 反 鸝 所 宜 反 齊 斧 上 已 見 解 鷕 音 鵬 子 朗 反 琦 苦 賣 反
憒 叔 亂 反 恚 於 避 反 覷 音 叶 倫 反 助 庚 反 内 荏 一 作 如 甚 反 涂 度 都 反 卞 壺 音 本 梟 古 堯 反 闕 胡 屬 反 須
音 陟 宅 反 狋 樟 高 音 根 直 庚 反 虞 音 沌 文 字 集 略 沌 水 出 江 夏 入 江 音 篆 上 聲 左 甄 音 堅 釗 指 遙 反 勰 許 交 尚
古 郎 反 汗 音 烏 靳 上 音 託 下 式 是 反

晉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赧奴版反 柘音石 㲉音枳 蹇卿蹇反 偪彼側反 鶪居鶪反 懟徒對反 絜下結大反 孎音屬 丏古麪反 袚敷勿

反 羕余亮反 刲 鈔居巢反 𢢴息戎反 珉音旻 貂音彫 䮾側留反 辟歷二音 歔欷上音虛下許既反 緝七入

反 斃博計反 欽音大 莽音作莽手本 翾況羽反 顥胡老反 櫓音魯 徼古弔反 鬝語巾反 訬楚交反又亡少反 健也

販方願反 藘音盧 瘤音留 顒魚容反 顆一作顆古鼎反 塢五各反 皐音高 髦音毛 懣莫旱反又亡本反 倓徒含反 汶

音盼 敞昌兩反 昀之忍反 覘勅豔反 僕也 遠雖遂反 旟音餘 橭胡路反 決音玦 迕五故反 鈇鑕上方主反下之日反

湎彌兗反 憮惘上作舞反下無弄反 知貌 闚去隨反 喋音牒 闉音開 柏音白 箄呂角反 歃山洽反 𤃩盧偃反

殄徒典反 慨苦蓋反 郅之日反 痍音夷 墐音謹 眕之忍反 或作斷 逯力玉反 蓬彌委反 龕音堪 疋與雅同 槃

反 武彪 扼烏革反 田 甄音真 憚於粉反 禈頻草反 涓 桃吐彫反 蠶徒到反 狙七余反 奸音干

晉書卷六十 列傳第三十

蟹下買反 斲息須反 欒郤綺戟反 認而忍反 旂渠希反 蹇去遠反 悍音翰 慴之涉反 韡步迷反 繆音繆

郝呼各反 坫都念反 睢七余反 躓音致 贖音遺 罷彼爲反 棧側諫反 薈烏外反 塢烏古反 𢽾古況鄧反又

綝丑林反 靖疾郢反 氾吏凡忠二音 斛胡甘反 紾之忍反 虫蛇虎鬼反 虬繆渠糾反 阿那上烏可反下乃可反

歘許物反 盻許乾反 窊烏瓜反 踞音據 差初宜反 窈嬈上烏交反下奴鳥反 苦先廉反 猗音倚 鸝丑知反 鸝力

反 傚儻他朗反又他浪反 析先擊反 礫盧狄反 腕烏段反 綣去完反 芟所銜反 蝮芳伏反 螫施尺反 柘

音呂 竺眇六反 獷古猛反

晉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浚私閏反 鼪誡古獲反 惲於粉反 猬吉掾反 詆都禮反 磋初危反 衰苑初危反 聆之忍反 崤胡茅反 險

澀所立反 漕在到反 睎音希 紓音舒 臧許交反 柵楚革反 壘力軌反 援枹上芳呼反 鴟居鴞反 懣亡本

反 刲居洼反 瑁莫佩反 盾徒損反 軼夷質反 悝苦回反 崎嶇上去奇反下音區 祛去魚反 艱當奚反 篋音祿

晉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耈音苟 帀子答反 楯食尹反 齷當奚反 鞬居軒反 耨奴豆反 勞倈上盧到反下音賴 猗崖上於支反下弋支反 癱

音奭 拓音託 湨鍊音 翅施智反 蛾魚豈反 殰於計反 磾當奚反 啼所洽反 邏騎上盧兵反 儴慷上口沆反下二音

鞅留 擄勅居反 綏於賜反 擾攘如兩反 頓 仆音赴 跛痛反 桑音高 麟方珍反 蹄踐上去奇反下音區

鞶 猶 膩女利反 械胡戒反 殮力驗反 疽七余反 鳶悅郎貝反又 遒子由反 隅音隅 瞰敢反 剽

四笑反 饞音 楫紫葉反 蘄古穴反 擒都濫反 樵昨焦反 齷音 妖於嬌反 殺音古 嗜音嗜 蹠之石反 錐

職追反 捶之累反 佻巧吐彫反 靳弛上音式是反下 圖音圖 攝音

晉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亟去吏反 掠力灼反 亂 塢烏古反 塌烏葛反 薈烏外反 貂音彫 塢五各反 猗於綺反 麈音主 蜆胡典反

反 翏所角反 洎其冀反 酖直任反 縷 暮 鞻 戈 祿居兩反 皷古亥反 倮郎果反 朓徒昆反 孔

煒于鬼反 响呼后反 噴 戚 賊上士下五 反 盧葉反

晉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毗房脂反 東音 瑋于鬼反 匱逵位反 隸郎到反 忼苦朗反 慨苦愛反 懦乃臥反 鑰音 鈐郎丁反 敘

反 劃四笑反 鑣音 鹿莫紅反 翣所甲反 梲昌六反 瓴音巳 罷音皮 臾音庾 妯娌上直六反下音里

領五感反 傳如冬反 茹音而據反又 澹音 忱氏林反 鉏助魚反 傳會音 鄹 躁人反 將

諜下 朱芾 傑 尾媪烏浩反 童 丱古患反 翳四反 札 瘥才何反

晉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晛胡典反 樧子了反又 泮音半 龕音堪 隗五罪反 略 練色魚反 麗 攏音

鰥二音 導音 檮杌上徒刀反下五忽反 圯符鄙反 發 谷 蝦古雅反 驪所買反 如椽直緣

反 疊徒含反 隨徒臥反 鍾 飴音 厥許金反 隼思尹反 橋居昭反 隤杜回反 鶚胡大反

晉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研音硯 集古 綜鄉與之反 橋日朱反 膠音 勤音 璠音 達 渠 岌皮 樧陽七 犀

曰 丁角反 段吐高反 濤音 泠力丁反 沌音 湞音 惛之涉反 邁音 芟所銜反 鉞其 折渠布

祚子各反 在各反又 某音母 桃徒丁反 領布 百 僕蒲 扑普木 樽助居 腈 詞呼何反 把

博下 遜蒲本反 琉音 浮長直亮反 慍許旣反又 毋丘音 傳知 榮音 棧 和 褒於

寮朱 翻古我反 敞子 髦音毛 江湊於六反

晉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憎徒敢反 數五才反 員音云 鞋苦賈反 庇人至反 憤側革反 析胡明反 慢持遇反 琉音充 桑咸二音

瞞 斲丁角反 重 跰古典反 嘶山洽反 磻砨上方緬反下鳥懈反 怯去業反 綢繆上直牛反下武彪反 祿

反 鉦 四 堡 磯居希反石激水也 腹大 璡 纎許委反 校古巧反 慗牛吝反 噎烏結反 鑒古銜反 胎

辛 亦音 聲 立 汨古沒反 瘞 力 廋子丑升反 扞音扞 忖倉本反 晡博孤反 鮐音 頰古叶

嬖呂角反 冀 汝 立 澀色立反 枋府良反 盱音 洙大 履 穎 紐女久反 拓音

反 梱 蔽二音

晉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炙之夜反　嗚徒濫反　旟以魚反　舳艫上逐下盧二音　薢芥上五芥反下古邁反　蹉跌上七何反下徒結反　蛙烏瓜反　娙音娙

拓音託　牓郎反　闠音闠下同　鄰音　混沌上胡本反下徒損反　朦莫紅反　鑿音鑿　燔薪如雷反　藿章鬼反

晉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隗五罪反　砥音旨　龕口含反　魑魅上丑知反下美祕反　鬣語巾反　惷丑江反又丑龍反　釐理之反　讙譁上喧下花二音訟

睞凶二音　刁協音彫　懦乃亂反乃臥二反　塢烏古反　諳烏含反　犄丛離反　蠹當故反　井渫息列反　騄音錄　璵璠

余繁二音　沁七鴆反　殘吐高反　繆坦音　蕾積音　洙音殊　羯居謁反　騎廚瞻反　蘧布玄反　蝶私列反　賁音肥

風俗通賁甫前漢賁赫種有縣音父音奔　腐脊上音父　膩昌鄰反　郝暇上呼各反下古雅反　樗勑居反　絜息據反　肘陟柳反

料力弔反　腴羊朱反

晉書卷七十　列傳第四十

應詹音　玫莫杯反　酋自由反　券去願反　覬覦上几利反下羊米反　鞅於兩反　秕卑履反　滮虎音　蕉蕉委　頡頏

上胡結反下胡郎反　譴綣上音遣下去阮反　黔息遙反　玘音起　估音古　櫨下甜反　拉盧合反　印王聯反　縣難禮反

逵位　撻重逵反　假慢符遇反　訐姜謁反　裴盾徒損反　狷古掾反　滕以證反　意斷上於力反下都亂反　銓此緣反

反　撻與穆同　嫣鹤氣反　謨莫胡反　撓奴效反　峚岠巨音　析胡郎反　創初亮反　眕盱上之忍反下凶于反　矢簷說文曰簷

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　厭二葉反　僵音良　拳巨員反　瞻以贍反　耽丁含反　悛此全反　春秋傳曰簷動而鼓古外反

胡毋音無　盱眙上許于反下與夷反　悷而兗反又奴亂反　璩條鄒反　儋石都濫反　函音咸　麾音　褒音　旆薄蓋反

葩音巴反　棲音

晉書音義卷中

唐 東京 何超 纂

晉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踽踽 積局二音 餔糟 博孤反 噬 時制反 壘 徒歷反 重蘭 上直龍反下古典反 爨 則前反 噏 許及反 賁育 音奔

拉 盧合反 曳 音裔 刎頸 上武粉反下居郢反 喁喁 魚容反 鞬 居言反 鶻 胡沃反 榜 與牓同 賻 音附 幘 側革反 華

軼 夷質反 謳 烏侯反 貔貅 上房脂反下音休 耒耜 上盧對反下音似 蠖 魚縛反 穰苴 上而羊反下子余反 茹 而據反

駮 下革反 棽 丑林反 捽 昨沒反 秕 卑履反 翱 五勞反 兜 當侯反 蟣蝨 上居豈反下音瑟 兕 徐姊反 擯 音殯 旂

衄 女六反 戣 以遂反 顑頷 二倫反又 訢 許斤反 倨 居御反 垤 徒結反 核 下革反 宿 辦 蒲莧反 崧

息融反 悝 苦回反 嚃嗒 上鼓損反下徒合反 酃 來丁反 耆 渠脂反 楯 音 觝 都禮反

晉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抵 都禮反 嘘吸 上音虛 郯 音談 甗 五胡反 螫 式石反 歘 許物反 茱萸 二殊瑜音 沴 魯帝反 鐸 徒洛反 繇 直又

棧 士限反 繆 音繆 蠢 尺尹反 刃 盱 音輸 紓 音書 糈粕 四博反 呼 瓿 徒何反 珥 而至反 埒 力輟反 薈 烏外反

皋 音高 搴 莫胡反 鬌 汝 罿 鶬鶊 二音倉庚 蛙 烏媧反 鼇 五勞反 袪 去魚反 訊 息晉反 驪騶 二音 黃 奚度

嚶 烏莖反 刈 音乂 虆 七亂反 譽 許歸反 旭晞 上許玉反下音希 蚓蛾 上餘忍反下五哥反 騂 息營反 龘 倉胡反

籟 音賴 蚊 音文 蜉蝣 二音浮游 椿 勑屯反 汙 胡故反 蔚 音蔚 蠼 不實之狀 螻蛄 二音 薺 音

娑 素何反 沌 徒本反 杌 五忽反 潦 音老 犴 音岸 鞶 居末反 投畀 并至反 歎 私列反 貍 理之反 魍魎 上音罔下音

慝 他德反 沙汰 穧 即奚反 彝 以脂反 騤 即果反 騣 陟衛反 袴褶 又音習 鷔 五勞反 貿 莫侯反

徬 勑居反 扃 音 翅 施智反 鶉 音 跛 布火反 鼈 并列反 嫫 莫胡反 礫 音歷 焦僥 二音堯 夸 苦瓜反 躓

蹊 陟利反 扛鼎 音江 圮 符鄙反 藻棁 職雷反 較 古學反 悱憤 上妃尾反 肘 陟柳反 軟 而兖反 綈緗 二音啼襄

紬 勑鳩反

晉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徼 古堯反 悖 苦貢反 蒙 餘亮反 施 工 徒可反 懌 音亦 嗽 徒敢反 雍 胡界反 餵噎 上古杏反下烏結反 旴 音幹 撟

鋤 許為反 鉏 助魚反 鍼 古獲反 巔 音當 彬 俯巾反 穌 與和同 睎 渠希反 艾 五蓋反 聆 郎丁反 餉 式亮反 恇 去王

汪 烏光反 殲 子廉反 琉 音充 貣 徒德反 髟 卑民反 鉞 黃霸反 頎 渠希反 傴 於語反不伸也 惛 音昏 掣 尺制反又

尺折反 灦 音云 豬圻 上之野反下渠希反 豨 丑六反 羸瘠 上力為反下秦昔反 燥涸 上蘇浩反下下各反 疽 七余反 惔 徒含

反 瑰 公回反 禼 私列反 昒 武粉反 台產 史記台音胎

晉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龍亢 音岡 顥 音昊 篁瓢 上音皇下符霄反 丹 嶔崎 上去音反下去奇反 遒 才由反 禕 符支反 鶤 諸然反 魭 巨鄖

喻 魚毀反 繖 丑又反 迸 北諍反 勣 胡勃反 豁 呼括反 竺 陟六反 賻 音附 蘧 巨消反又去遙反 跳 徒聊反 鏜

苦愛反 沮 子余反 中 涌 音勇 柞 在各反又子各反 紿 徒玄反 瞋 昌鄰反 諳 烏含反 沂 魚衣反 漳 諸良反 擅 幢

宅江反 仄 阻力反 悚 音 掠 力灼反 扼腕 上音厄下烏段反 氐 音低 勦 子小反 較 古岳反 重複 上直龍反下音福

闒闟 二音 偲 思 算 相吏反 犒 苦到反 漂 音栗 辱陵 古限反 樸 普木反 闈 苦本反 鼯 音由又弋久反 衽 如甚反

嶙 音鄰 媆 乃亂反 齵 音 嗜 音 汙 音烏

晉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顙 蘇朗反 隤 徒雷反云坤隤然 易 秣 音末 蟻 魚倚反 躋 陟利反 梗 古杏反 稽 丑六反 屐 奇逆反 齧 五結反 臧

音巨 鬻 音育 襪 亡發反 邯鄲 二音寒丹 臺壐 音尾 綢繆 上直牛反下武彪反 繾綣 上遣音下去阮反 濠 胡刀反 燮 叶蘇

反 厭 於叶反 忱 市林反 戲 側限反 裸 魯果反 峭崚 七笑反 召 佑 音右 蔡州 荻 徒歷反 齎 即奚反 崧 音嵩 或

一 反 六 顒 居物反 齱齪 上初音下側角反 櫨 渠建反 厥 許金反 瘁 在醉反 訂 字林曰訂評議平 又音汀 鼎文 宜 亭 闓

胡 慨 苦愛反 與愾同 鞋 備佳反 惔 徒甘反 鷩 并列反 遂 音遂與通同 鋁 胡瞻反 汪 烏皇反 瘥 於列反 洙 音殊

螭 丑知反 帑 他朗反 涯 五佳反 賞 即移反 謦 苦定反 徙 所宜反與師同 睫 紫葉反 攙 陟爪反 鉗 其炎反 嚬 音頻

瑕 古雅反 芒屩 居灼反 傖 初庚反 勃 窣 蘇骨反 稽 日朱反 熨 音尉 複褌 古渾反 煖 乃管反 縕 叶音 窒 陟栗

反 爻 胡交反 瑲 苦夬反 牝 毗忍反 旂 渠希反 箋 則前反 餗 音速 橋 音角 麁 直例反 橐 無運反 蔀 音部 蕆 音威

晉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轜 側持反 鄶 古外反 鞍 音雙 埭 臺音 苞 皮表反 柵 側戟反 纛 徒倒反 浙 之舌反 醒 息定反 番禺 音潘 愚音

廙 音翼 殹 吐高反 胇腑 音附 額 五格反 樟 諸良反 鐸 徒落反 舫 府妄反 眩 音縣 彬 府巾反 謇 居輦反 跪 去委

反 稜 魯登反 彪 甫尤反 纘 相象反 秣 音末 悴 在醉反 猖獗 二音昌厥 蒞 都計反 頷 戶感反 鷙 脂利反 埼

居 綺反 滬 音戶 仡 許乾反 覼 字林作緣 魚出東萊文字集略 又音祭 字 蝦 音霞 鮓 側下反 厥 許金反 崎嶇 上去

音 奇 反 下 詰 去吉反 琉 音充 茹 而據反 祚 在各反 慶亭 於懃反 吳志孫權此事陸亭侯即也 射 耽 都含反 鶡 諸然

禬 左傳音 紀 音 且亦反 錯 史音 附 鄜 音歷 蘙 思

晉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睥 猗輕反 瑕 古雅反 培塿 上蒲走反下力狗反 稿 以周反 傖 初庚反 懞 莫侯反 糜 於禁反 闐 于閔反 樹 力覔

一 柈 音盤 裝 音莊 樸 房玉反 俶 昌六反 撞 宅江反 濃 音 憚 於粉反 敷 以芮反 麋 音主 槧 古暫反 嗷 五勞反

釀女亮反 霎字林曰翼捷飛之疾也山立反又所甲反 顩魚撿反 坑客庚反 柴音寨 叱昌日反 呵呼何反 惠與德同 忖七本反

狷古緣反 固 圮符鄙反 句音鉤 獲胡郭反 炬音巨 掬九六反 哂式忍反 璩音渠 僂力主反 顙蘇郎反

賵撫諷反 彭蜞音其 蟹胡買反 鼇五勞反 航胡郎反 覬疾致反 黷說文黑欺也山六反 黮說文白欺也下甘反 嘐文說

嚶惶也音流案通溧沃曰亦爲嚶 緇側持反 獦居謁反 芍胶七削反 肘陟柳反 咄咄當沒反 櫛阻瑟反 遂音邃

方驗反 拊孚武反

晉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龐薄江反 龜 堰於建反 閫苦本反 汪烏光反 茹如魚反 殛 鯀古本反 氾音凡 膾古外反 矸字林音介

也 戲下没反 諷子二反 榱榱直上音衰反 鬢下 斤斤音斤詩云斤斤其明也 穰汝陽反

逮遠 覆 瓿揚雄傳云覆醬瓿小甕也音部 秫音述 韰魚列反 豚徒渾反 盎阿浪反 弛式是反 滌徒歷反 鎸上

爲反下 徒沼反

晉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鯤音昆 咷音陶 鴝鵒二音衢欲 糯日朱反 枋音方 譎古穴反 梗 澁色立反 韶音遙 錮音固 惔徒甘反 噂嗜上蛙

攢 下反 輯集音 胼胝上音駢下竹尸反 繕市戰反 賭音覩 屐音逆 旆蒲蓋反 慽下尉反 眶音光 鄒

女六反 迮狹上側陌反下音洽 艦胡黯反 剺音胡 禁禦力宄反 一 豚赤 戴逵 逵與道同 困同反 東莞音官

涂度乎反 盱眙與之 航胡郎反 毦七吏反 屈氏音支 駱駝徒河反 渦古禾反 楣 倒 弧匹封反

碻磝上苦勞反下五勞反 香音桂 風俗通彰城香以爲計據古有此姓 鏑音的 豸云子居反 懽辭反 奐音煥

鷲昌兩反 脩治直之反 褊阨上方緬反下爲解反 來舐食爾反 郜音告 懟直類反 醆池爾反 泌鄙媚反 瞰苦濫反

愞奴亂反 額廬潰反

晉書卷八十　列傳第五十

炙之夜反 嗷徒敢反 啗徒濫反 亟紀力反 饋達位反 麾音麼 泣力至反 浙吉熱反 稧胡計反 湍他端反 惓

渠出玉反 睿閏反 姥莫補反 梨几音匪 刮古滑反 慎爲到反 戢阻立反 酒先禮反 顏 又蘇朗反 皦音皎 彷彿二音髣髴

二音 犖呂角反 柱頰上張反下古協反 搏補各反 掣尺折反 駁悖上北角反下音字 傖助庚反 殿榜傅朗反 釘

丁定反 橙都鄧反 蹟 揣初委反 鞁分物反 裘音求 覬疾致反 罾力救反 樫栝 五忽反 伐木餘 文春

蚓音引 煮之據反 蟠音盤

晉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醎古獲反 牂柯二音臧歌 釗指遙反 竄七亂反 透他候反 龕日含反 莞音官 焉於虔反又爲郎反 愞乃亂反 髻

奴古反 狡古巧反 衄女六反 郝呼各反 嘏古雅反 鶴呼各反 而 販方願反 汰音太 鉦諸盈反 翊與翼同 蔑久反

鑊胡郭反 鉏耒上助魚反下盧對反 韶餘昭反 芸積二音云 鐵音 鐏 蜆山胡典反 惔徒甘反 毦七吏反

鼓音鼓 披反 串古患反 捋盧活反 伺相吏反 湎書涉反 郴丑林反 楊珉武巾反 致吐高反 脛戶定反

猾 音 怯去劫反 噤渠飲反 械胡界反 鋋市連反 甑子孕反 茹古牙反 轔傍禮反 蹋徒合反 韡與韋同

郑音 貉下各反 騫徒到反 汶無運反 璩強魚反 璠音蟠 瑾音僅 迸北諍反 菰蒋 菰蒋云音孤

名曰 异餘吏反 涪音浮 僰蒲北反 又 勵 子小反 邃雖遂反 隙去逆反 歐烏口反 迭徒結反 鑿昨合反

蹌苦夬反 皎音交 枋音方 阮音元 舞 罶子邪反 赳音糾

晉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謖所六反 毘音毗 鄴又取音蘇 醬五結反 上貸他代反 下貸徒得反 儻常亮反 旃諸然反 溥與普同

蓼力竹反 剝音 疊相居反 攝子括反 摯音至 嗜音嗜 斥昌石反 跌徒結反 帶鄰移反 綦七亂反 猃狁

陰允二音 龕口含反 婞四備反 耐乃代反 裸袒徒旱反 塵主音 鶴雞然反 鑢爲定反 鱗力珍反 碣渠列反

躊躇二音儔除 磯磯音機 獻盧敢反 歔許既反 緹徒奚反 疑 流漣音連 惇都昆反

晉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蠡音昆 喘昌兖反 耽丁含反 白 璇似泉反 姚乃了反 洙市朱反 媟私列反 甑子孕反 滬音戶 負進 漢書高紀

云蕭何主進 鄧氏曰主賦斂禮錢也 陳遵傳云進帝博而服 紛歸 下孟康云 慶之盧直反 上音

適由音 塹柵上七豔反下側革反 泮音判 賁返音方 易音扶云反 又音徐 姚徒位反 糯平祕反 沴魯帝反 瞢武登反

反 又武 覬几利反 脊盧 蘩 繳蘇旱反 鹹 譴丁浪反

晉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忱氏林反 長直亮反 珧餘招反 棱所追反 輯秦入反 軼於兩反 歆許金反 邁盧鑒反 鉀 各旱反 合鏑的閤

二音 薜 傍禮反 葦 鬼 贊相亦反 鷲昌兩反 盱眙與之反 跳音 狡古巧反 骹丁角反 稻音 鷹音迷 鶴

于 薪 蕃食鉛反 捍音 歐 署下上力一口反 犍巨焉反 鍵其偃反 獠音老 扞音翰 析音 溢蒲奔反 遁

音 歙山洽反 鄴城 作在各反 又 診之忍反 瘠古猛反 餉式亮反 剿匹妙反

晉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慴之涉反 噪蘇到反 悛此緣反 訛吐彫反 躁則到反 愎符逼反 捘五木反 駑奴禾反 蹇居輦反 禍方緬反 猜

所 新淦古暗反 音紺 又 諒 渠京反 旰古旰反 拉盧合反 桎音質 梏古屋反 跳躓 音 棣 二傳 音 石 音

蓋 丑介反 莞音官

晉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烏氏音支　莢音冊　氾音汎　繆靡幼反　刎武粉反　魴音房　鵰　哲徒聊反　晁直遙反　耽丁含反　屣所綺反　毿音毛

轄胡瞎反　蹹勳合反　璵字林璵玉他浩反　璽二門音　蚝布吐反　塢烏古反　鉄市朱反　肘陟柳反　籃館

匡音二　㵒許反　宛於元反　嶷魚力反　隸郎計反　腕烏貫反　歿莫勃反　糟粕匹各反　鑑音　鮫　擐

音鰒　白蛤字林曰蛤士蛝蛤如四角苦洽反　隲之日反　揖次上子入反　下音戚　令居孟反　鏁　鮭音封　窪烏瓜反

反　寶　羅音　蹋音　解扁音　諠譁二音　懍悍上匹笑反下音汗　虓許交反　璣居希反　稦直陟反

二子魚反　耿弇古南反　梟古堯反　冕軍反　白褶苦洽反　璠其偃反　燬許委反　瘴疾忍反　戩音昇　絡　他朗反

反　囹圄二音　疢疾刃反　琪音其　驩軒呼官反　音匡　骽許其反　曰力虔反　訞音妖　張穢反　大綝

丑林反　剟他屢反　鞘私妙反　嘏古雅反　仂與力同又音勒　甚食稔反　甜徒兼反　覘丑廉反又勑豔反

晉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麈奴尾反　駉古營反　且渠子余反　縢所六反　湟胡光反　胖思營反　赫呼格反　泮音半　璉良善反　樣土

反　拓音託　繫烏奚反　餘音連　香熱都念反　鵯烏暗反　樂涫上音洛下音館　類盧對反　禪槽音谷　又　恣睢上如

宇下許季反　又音千余反　蓰如蓋反　勑　養語於蓋反　沮七余反　觜遂　驊呼訝反　瀲所諸反　彭

千私反　辭音千余反

音淳　閬苦浪反　忪上之凶反　惶　嚏下音　嵊上才接反　欽岑二音　歃於冷反　畢都孝反　馘古獲反

芟所銜反　帢苦洽反　眷音患

晉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壘壘音尾　循陂音　灑所綺反　頻與俯同　沫莫葛反　畤時吏反　毳此芮反　醮子肖反　孑居列反　竪刁音彫

哺蒲故反　鰭鰭二音　餘之　馨上音六下音哉　臠居約反　祁兵永反　貨笈其輒反　學士所以負　上起

書許孜音　蠶　防介反　顆居郢反　搏音博　衰古本反一本作衰　管音　襂先咸反　裾居運反　榛音　　舍

音條　麂古衡反　說文以鑿古文犢字　拏音奴　憂初力反　燾而鑄反　怡直牛反　眩音　穢其結反　阿呼何反　盤

反　富甘反　惇都昆反　曈音同　刮古滑反　髯汝鹽反　毳　毛居隱反　棲棲上所進反下直緣反　擷汝陽反　挾丑

反　錄而　鉏助魚反　厥許金反　貂以紹反與黲同　毓　將古侯反　羞　蜂乎丸反　壁蒲歷反　槐胡廣反

晉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崎去奇反　憿許交反　顴魚毀反　豐許歸反　伶音零　血濺子賤反又則榦反　洗胡管反　胗之忍反　椅音衡　之溜

力救反　勸音遍　呼嚷許及反　圻渠希反　蹐許慎云小高也音脊　乢所晏反　蹇鑫委反　庀與雅同　寶音償

嘗光　鴆弋冥反　疚詹疾反　濼　膤昭反　瞋　瞻反　僨人丑鄭反　幘側革反　掛音封　筋　欣反　悝苦回反

晉書卷九十　列傳第六十

鯨鯢上渠京反下五兮反　蓮　药　藥　粒音立　䆉　豆

儒與通同　氾音汎　麥其俱反　蒙音平一音來　始　貽　䳟力居反　颳　黥　紂七亂反　廡音武　袓尼質反　燎力召反

遒音由　酈即激反　廞許金反　拖託何反　歌　渲側魚反　案息淵反　歃所洽反　剔他歷反　殄音殊　蓬音紅

反　番禺二音

晉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嫋奴鳥反　攘徒賈反　坑殊疾反　孑居列反　弛式是反　亟去吏反　銍陟栗反　賁音肥　褒貴音　祧吐彫反

詁音古　蜱與蟬同　炤耀與照同　膝音　氾音汎　鉏助魚反　雍於容反　斂力驗反　嶙胡　葦席　殘

作嫺　躓陟利反　凝魚變反　媟私列反　褓　稞即果反　綹　饒　抵都禮反　軟而兗反　鋒音

跜跜當口作跜　盬乎反　儀音　巧古幸反　鍵初限反　擴古猛反　瑧古火反

晉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軑音大　桀才散反　研音現　嗇　碕力　飫於據反　涸滑上胡本反下胡交反　蚑巨支反　蠕而允反又而兗反

鎔音容　委蛇音委　迂張丁仗反　暈云問反　珥而至反　彗孛上因歲反下蒲背反　沆瀣上胡朗反下胡背反　嶶

反　炮白交反　麓五勞反　夯陟加反　濛氾二音似　壕必遙反　涔安　慨慷上苦朗反下音　嘈音　桑梳

而小反　彭湃上音彭下音滂　刎音列　拂符弗反　蟬蜎伊緣反　悱妃尾反　襦褷上普朝反下即當反　留蓮上火

下苦　嘲啁二音　物武粉反　曬音　涸胡困反　偶助康反　濆音　云　占之　蒂都計反　黻取音　賜

反　醼他典反　汗音　翳俱　歈羊朱反　組福於門反　倬女耕反　絣奴豆反　泓噌　上則登反　又　鍹

初　庾　海胎音　傳垢上力口反　嘲啅上張交反下許交反　醫鬻上於粉反下尺允反　纏萎上烏含反下盧含反　胝

照上支反　拉盧合反　嚜閃上力冉反下舒斂反　噴嗶上七鄉反下二向反　閭茸上土盍反下而勇反　蔓音　詩

乳上　下五　挬音　忆音　蔽　嚴音　㹹古胡反　鑪音　麁去遠反　楣阻瑟反　棖除耕反　汨音　秩

倬丁角反　煌之藥反　璵璵音　仆音赴　綽約　下尸約反　逗　徘徊鼓反　隼　踞力玉反　鯢　才　獮吉典反

北買反　蝶姑二音　重子邪反　涔音　斷苦上居稀反　斫音介　褋樨二分音　斯七　柝音託

反　麤之夜反　紿徒亥反　奄他亂反

晉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勦子小反　戚之許反　鴝　位　勞　姥　聲力灼反　樓梯二音　廉音　　力反　本作　作孔

反　貌　憐　徒合反　燴古南反　幘　頸　㗊　犴音　辮

晉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六十四

渟音亭 窅烏了反 窒烏華反 悛此緣反 歜音觸 汨音骨 膢與閭同 斥 蹙頞上辟實反下子六反 梠音呂 蠨蛸上乎鍼反

一字林曰蝨海蟲長一寸可食下音總 帀子答反 撞宅江反 挑拌音盤 蟏蟏上都計反下音動 忼慨音懷 蹶踖上子六反

下音昔 㩻徒可反 櫝音讀 鯔鰛音淄下音烏 鱅音庸 鮃音浮埤蒼鮃鱅魚也一名江豚多膏少肉說文一曰鱅魚出樂浪番國一曰出江有兩乳

鰬音居 鷁五歷反 梢所交反 跳徒聊反 喉嚨知戀反 漱蘇豆反 咤陟嫁反 謔況實反 葭音加 桂音圭 橘

音蜀字林曰袿婦人上衣也襦連要衣也 認而晉反 涫音官 媟私列反 頟居踦反又 哿古我反 荊森音叢 賀其餞反

巷烏含反 禊褶神執反 踑踞居御反 矓眸直陵反二 粱踦魚綺反二 墊都念反 餌而音 饋求位反 歠

邑反 雷 驎力珍反 囷去倫反 纏動音 鑣許既反 鬻居錫反 傈則聚反 鐃女交反 掇古稽反 銖音殊 瞿 硎客庚反

反 汁 溲疎有反 縶陟立反 秫音述 秔古行反 拳拳巨員反 芸耔音云子叶韻音滋 籃輿盧甘反 颯蘇合反

賨盧致反 泌毗必反

晉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讖初譖反 眕之忍反 闓音開 蟲音種 禹音隅 冒昂卯音誚 炬音巨 儃邅上丑連反下直連反二 賽先代反 魅莫秘反 鼊

徒何反 脹陟亮反 欻許物反 大鸞其俱反 嚙五結反 嘷五刀反 拉盧合反 捷拍上直連反下音伯 咋鉏陌反

淩私閏反 羆彼為反 駮北角反 隗炤音照 蓍式脂反 翃況萌反 覿疾歷反 捍音翰 鸇烏押反 敉音文 癸霽

上人垂反下必至反 訶叱上呼何反下齒日反 絜息據反 鉢博末反 枋府良反 劬其居反 肘陟柳反 鷗烏侯反 攤初鑒

反 黿音元 噀蘇困反 嘗古類反 虓許交反 紞都敢反 泮普半反 啖徒敢反 濛汜二音似 蒙 鳥音鳥 滑音骨

稸音畜 乂初牙反 紕四夷反 曇徒含反 睫紫葉反

晉書卷九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

娀息融反 娶所蔾反 姙如林反 韡韋鬼反 翅施智反 郝好各反 袤莫候反 浣胡管反 瘞於計反 姏餂甘苦

反 劓魚器反 睎音希 藐妙小反 㬥吐高反 覘勅豔反 磙音碌 崧音嵩 葩普巴反 剔他歷反 登桎等反 蝉

鷄音雞 壼苦本反 矕烏關反 娩晚免二音

晉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

夫餘音扶 蔚居謁反 貂豹女滑反 穢王於廢反 肸胻乙二音 沃沮子余反 訐音亦 吁音許 嚼其虐反 蠷音揣

反 食允 鳳音鸞 檐處會反 督奴古反 楛音戶 儺難內沃反 倭烏禾反 筝奴音 鈔所交反 羅 幂籬音 覓 籭之理

反 酋字秋反 拔蒲撥反 葉音攝 恍惚上呼晃反下呼骨反 涸下各反 愞乃亂反 奸音干 灖音彌 跪音跂 襦日朱反

獪古邁反 賁鯩音奔 月氏音支 賈音古 銖音殊 類音類 巍胡罪反 犁鞬上音黎下居言反 棿楄而音拙 跂蹉音

晉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六十八

合縫下音逢 西卷又音權音卷 鞬居言反 估音古 賡音庚 鉦之成反 大澹烏闞反 舶音白 猾古滑反

莎素和反 蛭之日反 蟊音務 毋音無 俔苦見反 韡古候反

晉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六十八

駭烏口反 磾音低 坫都念反 閫苦本反 陳頌布遷反 貉他胡反 鑿四郭反 嬌苦到反 剽掠上四笑反下力灼反

鬻音育 拳音權 箠音捶 鯿音匾 踝胡瓦反 靳胡靳反 輗五兮反 軍鞭車也 抱音抱 稜音登 蝟云貴反 磔陟格反

反 魚復音腹 勁 筮 橋側陌反 蔓萌音加 咎子感反 嚙嗜上烏結反下徒合反 漸音尖 芰音妓 濟數板反 饑

反 牸音字 犢音屬 犇方孔反 牿折上之野反下渠希反 牂音臧 涂度都反 紵七吏反 憎之涉反 巢慈交反 蠶

徒到反 鄙人林音芒 歌反 睥睨上匹詣反下五計反 懟直類反 浞上捉反 漉於計反

晉書卷九十九　列傳第六十九

冏俱永反 瓢符遙反 姝媼上奴解反下烏浩反 溢補奔反 悍胡幹反 虓呼交反 跛鬼步反 蹇子六反 蹶其廬反

反 梠音呂 舸古我反 彬甫巾反 榜博朗反 衽如甚反 髯而音 蒐所愁反 讙音喧 皴彼秘反 儐丑鄰反 蟒

反 嘱魚容反 韡音花 衂女六反 舫府蓋反 璣居希反 柞則在各反又 隕音云 韻齡上音香下音韻 徂

反 么上一堯反下亡可反

晉書卷一百　列傳第七十

椒古本作栊 賈反 券去願反 懵子感反 偃於武反 下僞鯨究反 腐扶古反 綷音老 浬陽奴結反 莠音酉 訶呼何

反 殆吐高反 鎣則前反 嵩音 勦力究反 眕之忍反 跳他鳥反 躧丁六反 汶衛亡運反 紐女久反 唱山洽

反 鯖餘美反 簣音詐制反 又 唬戶嫁反 又胡名反 在盧江 盱眙貽之反 槽側裁反 攮如兩反 裸郎果反 聚

鯀音兖 沮衂上慈呂反下女六反 怯懦上去業反下奴亂反 慶丑升反 叡音銳 縠音叶 蛻他臥反 匡烏光反 僭於建反

理因音 篾音 榛咸 祖浦側加反 禛古穴反 翌音 蠱古暮反又去聲 痛音胡 蜮音或 駱食北反

晉書卷一百一　載記第一

湩乳汁也多貢反又竹用反 鈹彼義反 覡胡狄反 覷勅黎二反 盟津音孟 劃胡麥反 沮渠子余反 冒頓莫北反 奧鞬上於

六反下 髻渠居言反 覡胡狄反 邯鄲二寒丹音 鄒亂上音條一本作下初雜反 膊附音 磾音低 珖餘昭反 培塿

補口反 盧斗反 垃盧合反 崎嶇上去音下音區反 拓音他 閹音奄宮中門又豎也 孺尼反 泫胡犬反 氏音真

反 酋字秋反 穎音淯

晉書卷一百二　載記第二

彎烏關反 麃麃音鑣 鰲五勞反 胂脯音 疋雅 柘之夜反 鍜碬五見反 翊況雨反 猳犺音

猥殿屎許伊反云人之方殿屎爾雅云殿屎呻吟也呻吟之聲殿音丁見反屎音香夷反字林火迷反 狃女久反 黥丁□ 蹄

涔助音 悸其季反 侁吐彤反 夷 猗乙奇反 眭音桂 孺而遇反 蓁毋音無 螟螣音冥音特食苗葉 蠡

音誅 蟠石音盤 蠡斯音誅 劉勤音遵 樓所追反 簣側革反 喧嘩況袁反 寅 卿但 讖楚譖之記云鄉子直反

晉書卷一百三　載記第三

仆蒲遇反 蘋蘩上相然反下汝豐反 菅涔一作管 菅反 猗居起反 諜徒叶反 大藹音烏 蓋反 劉四笑反又音飄 亂初管反

反 滈池胡老反 向龜杜回反 倮郎果反 粤酉五各反 奮劉直引反 困敦丁回反 獷古猛反 呀城音牽

休屠音除漢書屠 縣字或作觀女鳥反 行疾也 躓涉利反 鼪五來反 軟鑰氏反 蜡苦洽反 戱水許 羈反 炮烙

上音抱下公百反一作格 譖門音池字林刀之反又直紙反

晉書卷一百四　載記第四

甸音背 背下發同 鞨居謁反 鄅音太一尸反 鄅縣也 粹步迷反 饕餮音叨 食二音 荏平仕之士 延反又 逡明音 梯

睦赴反計 賭圈侯反 稿苦到反 禧許其反 數五來反 呵呼何反 填熱之鄉填音陟反 洧榮美反 蜡魚 綺

反 慥子小反 殺斜反又 鐘苦愛反 筏伐音 欲填徒賢反 苑鑫音堪 王育音古 嗆下佐反 雷反又 焦烏反又即

赴反 坫都念反 桑乾音干 陘戶定反 作陘同 蜺反 本託 队 遶之音 朝 鏘 挐 壺苦反 結 李 謐 孳 沒反又

晉書卷一百五　載記第五

擻古雅反 瀍荒作渾 鳥反 本 蘇徒到反 呵呼何反 咄哪上當沒反下乃結反 研音 歐烏口反 暱麻赴反 俟奉

巨員反又 復之方六反 膝女亮反 擾殺蒲角反 劉括音 鄚才何反 鄌食二歷音昜 核下革反 現音郎 遠適才由

反 闐音 鎮 堨烏葛反 漸字林漸流冰也 思移反 聖書上居下許 俟反又 颳他典反 偵諜上丑下音 鄭反 句麗句音

晉書卷一百六　載記第六

輯 梏戶音 于寶居蠻反 磐呂角反 磻磻鄰反 瀉下亥反 鍍鐔都 涅奴結反 樹之樹 涉璜公回反

晉書卷一百六　載記第六

遁去又音遁 物反武粉 雙陶上音一下音遙 并反 賁縣音 祕 組字林大也古恒反 宗 網岡音 橡象音 粹子對反 錯都堂

反 紫杠音江 年也 組緞之藥反 紐女九反 恧女六反 褻私列反 捶之累反 安次漢書 音恣 令支音郎 令音劭

辟 甚支音 躡 蹞徒合反 海島都浩反 艘蘇遭反 鉦諸盈反 臭丑略反 鄉鄉 輪 薤胡 鬼 迭徒結也 反

豫且子余反 申且子余反 申屬芳連反 溷 卯音 究 鼎 嘉胡桂反 繕中 乃弔反 䠄一日丸反 耐

乃代 鞨同 偶語五口反 象籌張 孕以證反

晉書卷一百七　載記第七

瀍音 鶴 胡反 沃子居反 劉 張琯 具 愀子小反又 倒 婁 斜反 領胡反 咸 舐食反 郝呼各反 浩音 豺 士偕



反 頡胡結反 下辦步莧反 惛音 鶂居反 孟子音 餘以赭反 浹子協反 銖市朱反 鑫音 讂古穴反

反 餉式亮反 雒 偽 遇陘戶經反 汩音骨 閣鄞蒲迷反 仆音赴 倜儻他歷反 卓異也 倜他況反 讜

反 懟直類反 眘 錚 初耕反 上音本下 愫他協反 獷古猛反 慘蘇 浩 曉 為 感

晉書卷一百八　載記第八

魔五罪反 步搖以昭反 魁音回 耐乃代反 膾古外反 岌魚及反 戭音 崔毖音秘 犒苦到反 紐女久反

鬻徒到反 僮汜二音 貞云音 蒲音 餘

晉書卷一百九　載記第九

修徒冬反 滑火謝反 嬌房粉 噂嗒上茲損反下徒合反 溘盧合反 釗指遙反 嬌蟜上烏結反下烏紅反 澮古兌反

贄都念反 佛肸許乙反

晉書卷一百一十　載記第十

鶩音務 龕口含反 淹徒何反 錢仙 翦 鳧 反 蒲奔 猶由音 鏗鏘上口莖反下七將反 猜古侯反 棖陸氏士耕反音士

合 踶蠹上特計反下五結反 戴 鬱 糜 蒲 鳶 蕃 黍 即反又 清 然出沸 音毛 音生 牒反 沸下音 他 禮

反 関苦覓反 蹋徒合反 嗃 噭口弔反 五弔反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載記第十一

踔文字集略曰赤鬼 蝃蝀 二音 圝渠篆反 竺六反 一作 竺 跋扈音戶 嫪 刃 荷擔都濫反 甌

吳反 一 侯 饋 蘇 為 涌音 錦 逢 位 賦求音 陟 岵字 古 作 岵 胡乎 反 作 貉他朗反 譓 林 上 曰 衛反

下 弋 趨杜反 奚 犅 直 牛 臾音 隔 閡五代反 挺式連反 瞀 音 沖 林 章 失 氣 也 嫗 反 烏 浩 衛

獱 步 朝 蛸 云 賁 鷂 尺 賭

晉書卷一百一十二　載記第十二

氏音 奚 會字 秋 上 邽 古 攜 枋府反 艸古草字 本或作草 菁子情反 馭音 紙 淅音析 堆 都回反 展 音 蓬

反 瞎許 辭 耐刀 槧所 角反 跣 蘇典反 梁楞 來 登反 彎 烏 關 鐘 直 垂 鉗巨淹反 鋸 音 僅 仆 赴

二 渧 音 鳥 鄜 城 夫 旟 反 徐 康 傳 反 之石 悸其季反

晉書卷一百一十三　載記第十三

翌 與 職 嘔血烏口反 蚝七 吏 丐古泰反 厳 音 救 京宗 京兆 小宗 舉 音 約 曰 今 有 大 耳 屬 朱 暑 反

奎 蒲 奔 鶩 陝 上音 陝 山之 間 也 本 或 作 陝 下 夾 反 灄 音 攝 肺附 府音 輔 以 周 反 沮水 十 余 反 熾 許 文

卬 在 本 各 反 軍 蠡 江 音 仿 奉 北 翼 鵠 頭 滷 古 嶷 游 鳥 以 度 上 文 曰 也 由 水 盱 眙 士 說

魚反下換之反 溺音裊 璪音早 涂中度都反 擯必刃反 福辰方編烏𩀨反 㜷子紅反 璣居希反 玕音干 哂式忍反

于寘堂見反又音田 敷五勞反

晉書卷一百一十四　載記第十四

鮫奴拜反 汞真侯反 彌寘堂見反 輟鋪薄故反 咤陟嫁反 沮計慈呂反 鄖音云 榴鬲反 掎居綺反 勑

渠京反 惝音武 壹燧音孫 韓傍禮反 厭於豔反 豫且子魚反 濟數版反 慧丁降反 攄於建反 鷄古奚反 揭

羊去竭反 碭山音宕 碣磝上口勞反下五勞反 蓮藤渠除二音 以飴反 肆吏 培苦回 貪坎同反 連芍二音 的圯要

荷二都反 鵝女大反 娼以灼反 長韓所交反 鑿馬 春音育作 一音 蘋相倫反 捫蝨二門音瑟 摘揞字林音

反子 蔽雛上抽知反下音鶵 哂式忍反 睚眦上五懈反下士懈反 如綖私箭反 汰音太 唾吐臥反 精鏑音適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載記第十五

犍為渠焉反 驛力珍反 猗於宜反 吒陟加反 械胡界反 轀輬上側持反下薄經反 刻鉾字林矛字 古猗所鈎

彌姐慈野反又作子野反 可裸郎果反 騂舒閏反 笞丑之反 湟胡光反 泮音半 蹇龍字林似蠋鳥佳反又

烏蟈反 題水虫也 芒耿反 蓋丑芥反 愎符逼反

晉書卷一百一十六　載記第十六

墳徒實反 滂音烏 猬吉祿反 鉚貫音甲 碣磝上口勞反下五勞反 愊芳逼反 蠡音禮 北屈居勿反 光剛丁浪反

馬蔸五回反 鵝虎臏 肆時吏反 樾直追反 闞駰二音窺渝

晉書卷一百一十七　載記第十七

泫氏胡犬反又胡堅反上黨有泫氏縣 彰音戲 脁他了反 魋碓五內反 轍魚列反 沮渠子余反 洸古皇反 傳內沃

反 梃式連反 番禾音盤 譯羊益反 波若入者反 獫狁二音險允 鶚五各反 籜音託 重齣上持容反下古典反 攢

必刃反

晉書卷一百一十八　載記第十八

湓口水經曰湓水出襄鄉縣東北陽中山南都賦云湓溢流渡發源藥浮穴即此水也 麦真侯反 拓跋上音託下步末反 楞盧登

反 禕音韋 平輿音預 鶩陝下失冉反下同 絕亢下即反 紓音舒 覲九利反 鏗口莖反 滂音烏

晉書卷一百一十九　載記第十九

傩古侯反 股殷有磬驚取音 瞋昌鄰反 洸古皇反 完胡官反 墨臺以戈反 蠡吾上音禮 掎居綺反 禪

將頻卑 嘔一口反 拔蒲撥反 憮無府反

晉書卷一百二十　載記第二十

皞胡老反 碭杜浪反 黔中音琴 賨南蠻賦才冬反 剽匹笑反 復方大反 覡胡狄反 蒸戚必 廞許金反 獿乃鳳

反 識式吏反 昌市又 弇古南反 氐叟蘇后反 韓居言反 晶音精光也 檀勒真 衙上音牙 博 萌上音

加下冥耕反 鮭徒叶反 璜胡光反 氾音洪 黃訇呼宏反 銑尺玉反又音古 鄧符 幢宅江反

晉書卷一百二十一　載記第二十一

鄣又音 芋羽遇反 羅萊餘亮反 覡胡狄反 悖蒲昧反 絰丑結反 剒指遙反 琀胡甘反 玕音干 扞音

玔字林方廉反 毋丘音無 朱提上音殊下是支反 瘍左傳云生瘍於頭字林瘍頭瘡也音羊 酗香句反 椵古雅反 痕

字林 吮徐兗反 環姑回反 素無連反 觜子虛反 體胡 禁到反 柴 遂 獠音老 鐾子六

玟音旻 鑽之日反 剽竊字林剽刺也匹召反 鶩井珥

晉書卷一百二十二　載記第二十二

蚝七吏反 獪古邁反 吶女劣反又 矛猗音 鷄古犬反 檀渠連反 黠胡入反 尉祐音 允吾曰允

哥音 鷄之然反 韃居言反下同 揖次如反 撫音字次音 肄於兩反 渚音實 番禾音盤一作和 本 吞吐

咀慈呂反 拉盧合反 檣苦 崎嶇上去音下 坑客庚反 羹其月反 瑚彫音 蓑爾在最反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　載記第二十三

句踐音鮑 鼪音 郯城音云 歃山洽反 檻食 畓姑戶反 侏張上陟輸反 塹七豔反 兜當侯反 北走音

跳徒聊反 娵音原 溯音 蠱徒含反 狃女久反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　載記第二十四

砥音貴 惹丑江反 丑降反又 畦戶圭反 擿捶上陟瓜反下之累反 騙騙上虛舖反下于販反 弊五計反 勅呪 詛上側救反

下鯛 據反 喝也文倫音 剡徒 鞞蹦房益反 仆音赴 褫輕同 跋蒲撥反 藁古老反 擬魚紀 懸

有音為 掎拔居綺反 勦子小反 蹴之忍反 遑胡 般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　載記第二十五

紇下沒反 汗音寒 鐸大各反 軻音柯 嫂蛙也 又去 鞨居宜反 翟 琨音混 狃女久反 投瓶音低 蹴子六反 捫

音門 光丁浪反 蝀峴二康那音 穎音 踰疾反 謫重也又音 嘆爲兩反 咋叫 陆余廉反 叱咤上齒只反下陟嫁反 跋蒲撥

反 韮徒鼎反 鬩伯為萬反 賕音求 蝾蠕上音而下究反 睹音 柘之夜反 鶡古段反 廝音斯 砥礪音

二音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　載記第二十六

霧徒實反 韃居言反 湟胡光反 鑰紙侯反 崙倫音 麗軒上力馳反下音虔 項襄項音傾 允街孟康曰允音鉛

衙音牧　氏池都兮反，或作丘池　番和音盤　邯川音寒，又胡甘反　苕藋上音條，下徒弔反　愎符逼反　子鮮音仙　驃靮音的，馬韁也　乾谿音干

晉書卷一百二十七　　載記第二十七

拓拔上音託，下蒲撥反　諱音韋　紐女久反　流澌息移反　奎苦圭反　勦子小反　耽弇古南反　湫隘子小反　鴟鴞上處脂反，下于驕反　鉦諸盈反

晉書卷一百二十八　　載記第二十八

恚於避反　韈音患，下同　糯音羞反　峴胡典反　陘音刑　臨朐音劬　從成卽容反　翌與職反　龕音堪　悛此緣反　撓如效反

晉書卷一百二十九　　載記第二十九

沮子余反　滑稽史記滑稽二音，又骨雞二音　句古侯反　覡胡狄反　拏女余反　湟胡光反　魋杜回反　姐才也反　隗五罪反　澍之樹反　研研五見反

晉書卷一百三十　　載記第三十

孑居列反　偵丑鄭反　堆都回反　髑髏獨樓二音　刎武粉反　光丁頂反　璝公回反　蒯恩苦壞反　罩都孝反　緄古埋反　濛汜音蒙，似　盱眙音盱　綷子對反　閟兵冀反　偭況遇反　嵯峨上昨何反，下五哥反　螭丑之反

晉書音義卷下

編修臣人龍謹言。晉書一百三十卷。晁公武謂。歷代之史。惟此最為繁冗。至於取沈約誤記之說。雜採晚異碎妄之言。尤不可不辨。而鄭樵謂古者修書。如班馬之徒。自成一家。至唐始用衆手。各隨其學術所長。所以晉之有志。獨詳于古今。是則此書之瑕瑜。固有不相掩者。編修臣李龍官。奉勅校勘。凡監本舛訛。或從他本。及何倫音義。有可據者。從而釐正之。臣人龍復與同事諸臣。詳審參訂。錄為考證。各附卷末。臣謹識。

原任詹事臣陳浩。洗馬臣陸宗楷。編修臣孫人龍。知州臣王祖庚。被貢生臣王積光等。奉

敕恭校刊。